中華大典

歷史典

編年分典

中華大典

歷史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總主編：任繼愈

副主編：席澤宗　程千帆　戴　逸　吳文俊　柯　俊
傅熹年

編　委：卞孝萱　任繼愈　李明富　余瀛鰲　林仲湘
郁賢皓　馬繼興　袁世碩　席澤宗　陳美東
黃永年　章培恒　張永言　張晉藩　葛劍雄
董治安　程千帆　傅世垣　曾棗莊　龐　朴
趙振鐸　劉家和　潘吉星　錢伯城　戴　逸
張海鵬　李根蟠　吳文俊　金正耀　戴念祖
柯　俊　金維諾　白化文　汪子春　周少川
孫培青　朱祖延　傅熹年　李　申　郭書春
熊月之　柴劍虹　吳子勇　寧　可　江曉原
王渝生　吳征鎰　尹偉倫　魏明孔

《中華大典》 前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資料。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千年來纂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有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編就距今也已數百年。爲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

國務院在關於編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編纂《中華大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七億多字，分爲二十四個典，近百個分典，内容廣博，規模宏大，前所未有。

《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堅持科學態度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儘量採用古精校精刻本，優先採用我國建國後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學派的資料，兼收并蓄。運用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對收集到的資料，精選、精編，力求便於檢索、準確可信。

這項工作從開始起就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分別爲《中華大典》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認真編好中華大典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李鵬的題詞是：「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委員李鐵映也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抓緊辦理。一九九零年五月，國務院批准《中華大典》爲國家重點

古籍整理項目。一九九二年九月，正式成立了《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召開了《中華大典》工作、編纂會議。自此，《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由試點轉入正式啓動，逐步鋪開。

編纂《中華大典》，學術性很强，工作量很大，工程十分艱巨，全賴廣大專家學者和全國各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圖書館、出版單位的鼎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大家本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心願，發揚奉獻精神，克服各種困難，團結協作，給這部巨大類書的出版提供了根本保證。在此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對本書的批評與建議，我們將十分歡迎。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編纂通則

一、性質：《中華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是對漢文古籍（含已翻譯成漢文的少數民族古籍）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分類整理和匯編總結的新型類書，是在繼承歷代類書優良傳統、考慮漢文古籍固有特點的基礎上，借鑒和參照近代編纂百科全書的經驗和方法編纂而成。編纂《大典》的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各種分門別類的，準確詳細的古代漢文專題資料。

二、規模和體例：《大典》所收古籍的時限，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全書共收各類漢文古籍三萬餘種，七億多字。全書體例，着重汲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所採用的經目和緯目相交織這一統一框架結構的模式，同時參照現代科學的學科、目録分類方法，并根據各類學科内容的實際情況，一般將每一大類學科輯爲一典，也有將幾個相關學科共輯爲一典的。對各典名稱，均以現代學科命名，對於所收入的各種古籍資料，亦儘可能納入現代科學分類體系之中。

三、經目：大典共分二十四個典，即哲學典、宗教典、政治典、軍事典、經濟典、法律典、教育體育典、語言文字典、文學典、藝術典、歷史典、歷史地理典、民俗典、數學典、物理化學典、天文典、地學典、生物學典、醫藥衛生典、農業典、林業典、工業典、交通運輸典、文獻目録典。典以下以分典、總部、部、分部分級，分部之下的標目根據各學科特點由各典自行擬定。

四、緯目：共設置九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内容：

① 題解：對有關學科的名稱、概念、涵義、特點等作總體介紹的資料。

② 論説：有關理論部份的資料。

③ 綜述：有關學科或事物的系統性資料，凡有關學科或事物的性狀、制度、範疇、特點及學科地位、發展情況等具體内容均編入此緯目中。

④ 傳記：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

⑤ 紀事：有關學科或事物的具體活動或事例的資料。

⑥著録：重要人物或文獻的有關著作資料，如專集介紹、序跋、藏書題記，以及有關著作的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等。

⑦藝文：有關屬於文學欣賞性的散文或韵文。

⑧雜録：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有較高參考價值的資料，均入雜録。

⑨圖表：根據有關經目的内容需要，圖與表附於相關專題之下，或集中匯總於某級經目之後。

《大典》以内容分類安排各級緯目，各級緯目的正文，一般以原書爲單位，按時代順序排列。每一條資料前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以利讀者核對原書。

五、書目：每分典後附有該分典所收書之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時（年）代、版本等内容。時代以成書時代爲準，成書時代不詳者，以作者主要活動時代爲準，并遵從歷史習慣。

六、版本：《大典》在選用版本時儘量採用古人的精校精刻本，亦採用學術界通用的近、現代整理圈點本及現代學者校點整理本。

七、校點：爲儘可能保存古籍原貌，《大典》衹對底本中明顯的脱、訛、衍、倒進行勘正。古本中的避諱字一般不作改動，衹對缺筆字補足筆畫。後人刻書時避當朝人諱而改動的字，據古本改回。《大典》採用新式標點法。

一九九六年八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纂委員會

（以姓氏筆畫爲序）

主　編：熊月之

編　委：方詩銘　芮傳明　承　載　俞　鋼　許沛藻

虞萬里　熊月之　錢　杭　瞿林東　龔書鐸

《中華大典·歷史典》前言

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包括史實記述、史書編修、史官設置、史學研究在內的歷史學極為發達，歷史文獻浩瀚無垠。誠如梁啟超所說，「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達」。

殷商時代，甲骨上的大量占卜文辭，是中國最早的反映族類記憶與國家記憶的歷史記錄；卜辭與青銅器銘文中所述的遣史作冊，是中國最早的重視歷史記錄與保存文書的制度安排。西周時，周王朝的國史稱《周書》，諸侯國的國史或稱書，或稱乘，或稱春秋，或稱檮杌。孔子命子夏訪求周室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墨子亦曾見百國春秋。這些都說明保存史料、編寫國史在周代已成通例。

春秋戰國時期，史學多元發展，繁盛一時。孔子以春秋各國史書為基礎，參照所見、所聞、所傳聞的各種資料，以正名分、辨是非、克己復禮為宗旨，刪訂編修《春秋》，開私人修史之先河。《左傳》、《竹書紀年》，是以年代為序、以記事為主的編年體史書。《國語》、《戰國策》是以地區為中心、以記言為主的史書。至今不詳撰人的《世本》，則是按專題分載，注意記述地理環境、氏姓、工藝製作等社會經濟事項的特別史書，頗具文化史性質，被史家歸入別史一類。

秦漢以後，與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相適應，出現了司馬遷《史記》與班固《漢書》，鴻篇巨制，卓識美文，分別開創了紀傳體通史與紀傳體斷代史的體例，為後來歷代王朝編纂國史提供了範本。東漢荀悅以《漢書》為資料基礎，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編成《漢紀》，為中國第一部編年體斷代史。

從三國、兩晉、南北朝到隋、唐，史書數量、種類都大為增加。中國正史二十四史中的一半以上成書於這一時期，范曄的《後漢書》，陳壽的《三國志》，沈約的《宋書》，魏收的《魏書》，與唐初房玄齡、姚思廉、魏徵等人所修的《晉書》、《梁書》、《陳書》、《隋書》等八部史書，或以史料豐贍、條貫清楚，或以敍事簡練、文風樸實，或以評論允當、見解過人，在史學史上各具特色。杜佑的《通典》，專記歷代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典章制度沿革，取材廣博，見解獨特，是中國第一部關於典章制

度的巨著。劉知幾的《史通》，綜合研究歷代史學實踐與成果，溯其源流，判其得失，融會貫通，自成體系，在中國史學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志》，為中國現存最早的全國地理總志，記述各道鎮府州縣的戶數、沿革、山川、道里、貢賦等，以地繫事，間有親歷資料，甚為翔實，所創體例在中國地理史上有里程碑意義。

五代、宋、元時期，中國史學又有新的發展。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上紀戰國，下迄五代，遍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薈萃為書，按年紀載，一氣銜接，其經緯規制，為史學史上橫空大作，後世典範。鄭樵的《通志》，上起三皇，下迄隋代，內容豐富，卓識多有，特別是其二十略，精心結撰，自出機杼，氏族、校讎、圖譜、六書、音韻、金石等略，均為此前所無，豐富了歷史記載的範圍，成為後代各種專門學問的先驅前導。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專論歷代典章制度，上起上古，下迄南宋，敘事本于經史，參以歷代會要、各種傳記，旁采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分門排列，有敘述，有考訂，有論斷，信者傳之，疑者棄之，為此後同類史書所宗範。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劉昫的《舊唐書》，薛居正的《舊五代史》，歐陽修的《新唐書》、《新五代史》，王溥等人的《唐會要》、《五代會要》，元人修的《宋史》、《遼史》、《金史》等，蔚為大觀。樂史的《太平寰宇記》為北宋初全國地理總志，體例與記述範圍較前人有所發展，注意記述風俗、姓氏、人物等人文地理內容，史籍之外，旁及詩賦，兼采仙佛雜記，保留了相當豐富的歷史資料。

明清時期，史學更為繁榮。官修正史方面，宋濂等人修的《元史》，張廷玉等人修的《明史》，沿襲了歷代編修前朝歷史的傳統。《續通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明會典》、《清會典》、《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獻通考》，也繼承了此前同類史書的傳統。民間治史盛極一時，李贄的《藏書》、《續藏書》，黃宗羲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宋論》，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崔述的《考信錄》，角度不同，風姿各異，均為名著。歷史地理學、地方志、地方史空前發達。李賢等人編修的《大明一統志》，穆彰阿等人編修的《重修大清一統志》，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各省府州縣所修的難計其數的地方志，或繁或簡，或新創或續修，極大地豐富了歷史記述的內容。

中國究竟有多少歷史文獻，恐怕永遠也不會有確切統計。《漢書・藝文志》把史書放在「六藝略」內。《隋書・經籍志》

開始把古代典籍分爲經、史、子、集四部，並在史部之下分正史、古史等十三類，著錄史籍八百十七種，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清代《四庫全書》，史部著錄（包括存目在內）二千零五十三種，三萬九千零九卷。《四庫全書》未收史籍，據後人研究，有二千九百三十八種，四萬五千三百六十三卷。兩者相加，得四千九百九十一種，八萬四千三百七十二卷。這個數字，還不包括收在集部中、史部未錄的大量傳記、碑銘、史論、史評。據不完全統計，至清朝末年尚存留的史部著述約六千種，方志約一萬種，另有大量敦煌卷子、金石碑誌、古代文書。

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多次類書的編纂，其中有大量的史籍。明代編成的《永樂大典》，清代編成的《古今圖書集成》，其中都有大量的歷史資料和豐富的史書內容。

今日所修之《中華大典》，是在我國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的新的類書，《歷史典》是《中華大典》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典》全書約五千萬字，力圖通過經緯交織的方法，展示中國歷史與歷史學的豐富內涵。《歷史典》內容，上不设限，下迄清朝統治結束。《歷史典》借鑑了中國傳統類書與傳統史書的編纂方法，分为四個分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匯編關於中國史學之理論遺產與歷史發展的文獻，《編年分典》、《人物分典》、《紀事分典》分別以編年、人物、紀事為主幹匯編能夠反映中國歷史發展的文獻。中國古代歷史文獻浩如煙海，將豐富的歷史資料按照史學理論遺產、歷史發展脈絡、重要歷史人物、重大歷史事件的分類進行編排，有助於今天的讀者檢索、使用。

《歷史典》的工作，得到了《中華大典》工委會、編委會的指導與支持。《歷史典》是來自北京、上海眾多高校、研究機構的歷史學者通力合作的成果，各位分典主編專攻的歷史時段，連接起來，涵蓋了從上古到清末的全部歷史。各位分典主編學養豐厚，都有參與古籍整理與研究的經歷，對於此項工作兢兢業業，精益求精，參與具體編纂工作的各位同仁也都盡心盡責，黽勉從事，大家都為能夠參加整理、研究祖國文化典籍，為弘揚中華優秀文化貢獻自己的力量而感到無上的榮光。

熊月之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中華大典・歷史典

編年分典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編纂委員會

主　編：方詩銘　許沛藻

副主編：俞　鋼　金　圓

編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張劍光　程　郁　燕永成　儲玲玲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編纂説明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是《中華大典·歷史典》的分典之一，是關於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的中國歷史編年的大型類書。

《編年分典》是《中華大典·歷史典》中的編年紀事部分，原則上主要收録編年體裁的史籍。編年體是我國史書的古老體裁，通過編年紀事來展現歷史進程中的因果關係和連貫性。在編纂體例上，本分典的指導思想是：既要適應編年紀事的特點，又應符合資料以類相聚的要求，故而經目、緯目的設置不宜過細，可依據資料内容的性質或其體裁的形式適當歸類。本分典依據學科特點，按歷史時期的劃分，下設《先秦總部》、《秦漢總部》、《三國晉南北朝總部》、《隋唐五代總部》、《宋遼夏金總部》、《元總部》、《明總部》、《清總部》等八個總部，總部下視文獻豐儉存佚的實際狀況設部。各總部設置綜述、史表、雜録三項緯目，雜録項包含備録、備論兩部分。

緯目中的綜述，主要取歷代主要的編年史書和正史本紀的紀事，雜互采摭，歸并剪裁，以事相從，統一編年，以期達到編年繫事相對齊備，從而上下貫通，展現中國歷史進程基本脈絡的目的。史表收録正史或他書中的將相大臣、百官公卿、宰輔、紀事等表，概述歷朝將相大臣興廢拜罷之迹，以作提綱舉要之用。雜録的備録部分，主要收録一些史料價值較高、較爲罕見的編年史籍，包括後人的輯佚書，以及一些别史的帝紀和載記類、雜史類中用編年紀事的史籍，以起到保存文獻和拾遺補闕的作用。雜録的備論部分，則收録歷代對各相關朝代國勢興衰、諸帝功過以及重大事件、制度、政令所作的代表性評論。

本分典綜述部分的紀年方法，先秦時期共和元年以前，依據考古成果和歷史文獻，以歷史傳説人物和三代諸王世系爲序；共和之後用諸王和皇帝紀年，漢武帝建元以降用年號紀年，皆附以干支、公元紀年；分裂時期，參考傳統編年通史做法，取一家年號表年，分注其他政權相應紀年。

本分典的編纂方案，是在已故主編方詩銘先生主持下設計制定的，經過專家會議論證，並由《歷史典》編委會討論修訂，各位專家和編委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指導性意見；在編纂過程中，我們始終得到《中華大典》工委會、編委會的勉勵和關懷，並一直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支持和配合，也得到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和古籍整理研究所領導的支持，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我們期待讀者給予指正。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編纂委員會

二〇〇八年五月一日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凡例

一、《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系《中華大典·歷史典》的分典之一，其下按歷史時期設總部，各總部下視文獻資料狀況設部。

二、本分典設綜述、史表、雜録三項緯目，均在總部下展開，部下不設緯目。

三、本分典秦以後各部以皇帝即位時日爲斷，並摘取本紀中對該帝的介紹性文字置於部首。

四、本分典綜述部分的紀年方法，先秦時期共和元年以前以歷史傳説人物和諸王世系爲序，共和以後以諸王和皇帝紀年。自漢武帝建元起以年號紀年，並用括弧注明干支和公元；遇有並立政權，取一家爲主，附以其他政權紀年。在位皇帝於年中改元，歲首即用新年號；新帝年中即位並改元，新部開始即用新年號。

五、本分典綜述部分一日内有多種引書，首部引書下保留干支，餘皆省略。

六、本分典綜述部分，遇有各史置閏不同，則據實際對應月日排序。所引各書四時、朔日記闕不一，皆仍其舊，未就一律。

七、本分典綜述部分所選文獻原文省略主語、姓氏、時間等，因摘録而致使語義歧異或不明者，用〔　〕補出。

八、本分典所録文獻若有節略，其節略部分一般以【略】注明。但綜述部分同一干支下若有多條紀事，而僅選取其中一或若干條，其未取諸條，則不用【略】標示。

九、本分典所録文獻，一般不作校勘。遇明顯錯訛，則以（　）括出，並將正確文字以〔　〕補入。

一〇、本分典中的卷次、繫年數字，均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〇標出，不用十、百、千、萬。

隋唐五代總部

編纂人員：俞　鋼　張劍光　儲玲玲

《隋唐五代總部》提要

本總部所涉及的中國歷史，起公元五八一年，迄公元九六〇年，其間歷隋、唐、五代時期。現存記述這段歷史的編年類史籍，數量較多，編纂中盡可能廣泛收録，並作了必要的甄别取捨。

本總部下依諸帝設三十七部。紀年依隋、唐、五代諸帝年號，附以並立政權的紀年、干支及公元。

本總部下設綜述、史表、雜録三項緯目。綜述項以正史帝紀、《資治通鑑》等作爲編年脈絡，略采《册府元龜》、《唐會要》等補充，一體剪裁，連貫而成。

史表項除收録《新唐書·宰相表》外，主要列清人編纂的月表和年表。

雜録項分備録、備論兩部分。備録主要列起居注、實録、行記、大事記等編年類史籍，以及載記類的帝紀和雜史類中用編年紀事的史籍。其中還輯録了《玉海》源自唐諸帝實録，且有明確紀年的史事，單列成《〈玉海〉收存唐諸帝實録輯録》。備論略收歷代史家就隋、唐、五代重要史事所作的評論，以期對編年史事有所加詳。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主　任：柳斌傑

　　金人慶

副主任：李　彥　李東生　于永湛　鄔書林　張少春

　　李衛紅　周和平　陳金泉　李靜海

委　員：張小影　伍　杰　朱新均　吳尚之　孫　明

　　王家新　徐維凡　劉小琴　毛群安　遲　計

　　曹清堯　彭常新　王志勇　潘教峰　姜文明

　　王　正　石立英　安平秋　陳祖武　詹福瑞

　　戴龍基　宋煥起　孫　顯　陳　昕　魏同賢

　　王建輝　朱建綱　高紀言　莫世行　段志洪

　　湯漢清　何學惠　甄樹聲　馮俊科　譚　躍

　　羅小衛　王兆成

目録

綜述

隋文帝部……一
隋煬帝部……三九
隋恭帝部……六七
唐高祖部……七三
唐太宗部……一〇七
唐高宗部……一五三
則天皇后部……一八八
唐中宗部……二一七
唐睿宗部……二二九
唐玄宗部……二三六
唐肅宗部……二九五
唐代宗部……三一六
唐德宗部……三四五
唐順宗部……三八七
唐憲宗部……三九〇
唐穆宗部……四二五
唐敬宗部……四四〇
唐文宗部……四四八
唐武宗部……四七九
唐宣宗部……四九〇
唐懿宗部……五〇三
唐僖宗部……五一八
唐昭宗部……五四二
唐哀帝部……五七一
後梁太祖部……五八〇
後梁末帝部……五九五
後唐莊宗部……六一三
後唐明宗部……六二八
後唐閔帝部……六六四
後唐末帝部……六六七
後晉高祖部……六七八
後晉出帝部……七〇五
後漢高祖部……七二三
後漢隱帝部……七二九
後周太祖部……七三八
後周世宗部……七五四
後周恭帝部……七七四

史表

《隋唐之際月表》……七七六
《隋將相大臣年表》……七八一
《新唐書・宰相表》……七八九
《五代紀年表》……八三七
《五代將相大臣年表》……八五二
《五代諸國年表》……八六六
《吳將相大臣年表》……八七六
《南唐將相大臣年表》……八八一
《蜀將相大臣年表》……八八七
《後蜀將相大臣年表》……八九一
《南漢將相大臣年表》……八九七
《吳越將相大臣年表》……九〇二

《北漢將相大臣年表》……九一二

雜録

備録

《稽古録》……九一六
《大事記續編》……九四八
《唐鑑》……一〇三六
《玉海》收存唐諸帝實録輯録……一〇九二
《大唐創業起居注》……一一〇〇
《順宗實録》……一一一四
《奉天録》……一一二二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一三五
《平巢事蹟考》……一一八五
《五代春秋》……一一九〇
《周世宗實録》……一一九四
《十國春秋》……一一九八
《南唐書》（馬令）……一三六八
《南唐書》（陸游）……一三八〇
《錦里耆舊傳》……一三八九
《蜀檮杌》……一四〇〇
《吴越備史》……一四一一

備論

隋……一四五二
唐……一四五九
五代……一五一〇

引用書目……一五二三

綜述

隋文帝部（起公元五八一年，迄公元六〇四年）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鉉，仕燕爲北平太守。鉉生元壽，後魏代爲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隋國公。薨，贈太保，謚曰桓。皇妣吕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

開皇元年、北周大定元年、陳太建一三年（辛丑、五八一）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建臺置官。

丙辰，〔周帝〕詔進王妃獨孤氏爲王后，世子勇爲太子。

開府儀同大將軍庾季才，勸隋王宜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太傅李穆、開府儀同大將軍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下詔，遜居別宮。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甲子，上自相府常服入宫，備禮即皇帝位於臨光殿。設壇於南郊，遣使柴燎告天。是日，告廟，大赦，改元。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子勇鎮洛陽。

少内史崔仲方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内史、祕書、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左右衛等十二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爲納言。以相國司馬高熲爲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録、京兆虞慶則爲内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内郎李德林爲内史令。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乙丑，追尊皇考爲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爲元明皇后。

遣八使巡省風俗。

丙寅，修廟社。

立王后獨孤氏爲皇后，王太子勇爲皇太子。

丁卯，以大將軍、金城郡公趙煚爲尚書右僕射，上開府、濟陽侯伊婁彦恭爲左武候大將軍。

己巳，以周帝爲介國公，邑五千户，爲隋室賓。旌旗車服禮樂，一如其舊。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稱詔。周氏諸王，盡降爲公。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

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譙公乾惲、冀公絢，閔帝子紀公湜，明帝子酆公貞、宋公實，高祖子漢公贊、秦公贇、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兄、荆公元，宣帝子萊公衍、郢公術皆死。德林由此品位不進。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辛未，以皇弟同安郡公爽爲雍州牧。

乙亥，封皇弟邵國公慧爲滕王，同安公爽爲衛王，皇子雁門公廣爲晉王，俊爲秦王，秀爲越王，諒爲漢王。以上柱國、并州總管、申國公李穆爲太師，上柱國、鄧國公竇熾爲太傅，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于翼爲太尉，觀國公田仁恭爲太子太師，武德郡公柳敏爲太子太保，濟南郡公孫恕爲太子少傅，開府蘇威爲太子少保。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上〔陳宣帝〕耕藉田。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丁丑，以晉王廣爲并州總管，以陳留郡公楊智積爲蔡王，興城郡公楊静爲道王。

戊寅，以官牛五千頭分賜貧人。

三月辛巳，高平獲赤雀，太原獲蒼烏，長安獲白雀，各一。宣仁門槐樹連理，衆枝内附。

壬午，白狼國獻方物。

甲申，太白晝見。

乙酉，又晝見。

以上柱國元景山爲安州總管。

丁亥，詔犬馬器玩口味不得獻上。

戊子，弛山澤之禁。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爲吴州總管，鎮廣陵。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熲，熲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爲經略。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己丑，盩厔縣獻連理樹，植之宫庭。

辛卯，以上柱國、神武郡公竇毅爲定州總管。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戊戌，以太子少保蘇威兼納言、度支尚書。

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制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譬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

高熲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熲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使之去官！」命熲復位。熲、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帝無不與之謀議，然後行之。故革命數年，天下稱平。

太子左庶子盧賁，以熲、威執政，心甚不平，時柱國劉昉亦被疏忌。賁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廣有寵於帝，私謂太子曰：「賁欲數謁殿下，恐爲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帝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當死，帝以故舊，不忍誅，並除名爲民。

庚子，隋詔前代品爵，皆依舊不降。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丁未，梁主蕭巋使其太宰蕭巖、司空劉義來賀。

四月辛巳，大赦。

壬午，太白、歲星晝見。

戊戌，太常散樂並放爲百姓。禁雜樂百戲。

辛丑，陳散騎常侍韋鼎、兼通直散騎常侍王瑳來聘于周，至而上已受禪，致之介國。

是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二旬而罷。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五月戊午，隋封邗公雄爲广平王，永康公弘爲河間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辛未，介國公薨，上舉哀於朝堂，以其族人洛嗣焉。

六月癸未，詔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爲火色。其郊及社廟，依服冕之儀，而朝會之服，旗幟犧牲，盡令尚赤。戎服以黄。

秋七月乙卯，上始服黄，百僚畢賀。

庚午，鞫鞫酋長貢方物。

八月壬午，廢東京官。

突厥阿波可汗遣使貢方物。

甲午，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擊吐谷渾於青海，破而降之。

九月戊申，戰亡之家，遣使賑給。

庚午，陳將周羅睺攻陷胡墅，蕭摩訶寇江北。

辛未，以越王秀爲益州總管，改封爲蜀王。

壬申，以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上柱國、宋安公元景山，並爲行軍元帥，以伐陳，仍命尚書左僕射高熲節度諸軍。

突厥沙鉢略可汗遣使貢方物。

是月，行五銖錢。

冬十月乙酉，百濟王扶餘昌遣使來賀，授昌上開府、儀同三司、帶方郡公。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戊子，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斃，斬則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轘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爲用，殘剥膚體，徹骨侵肌，酷均臠切。雖云往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轘及鞭，並令去之。貴帶礪之書，不當徒罰，廣軒冕之蔭，旁及諸

親。流役六年，改爲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爲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嚴科，並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

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帝甚寵憚之，宮中稱爲「二聖」。帝每臨朝，后輒與帝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宦官伺帝，政有所失，隨即匡諫。候帝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與政，或從此爲漸，不可開其源也。」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帝嘗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壬辰，行幸岐州。

十一月乙卯，以永昌郡公竇榮定爲右武候大將軍。

丁卯，遣兼散騎侍郎鄭撝使於陳。

己巳，有流星，聲如隤牆，光燭于地。

十二月戊寅，以申州刺史尒朱敞爲金州總管。

甲申，以禮部尚書韋世康爲吏部尚書。

己丑，以柱國元胄爲廓州總管，興勢郡公衛玄爲淮州總管。

庚子，至自岐州。

壬寅，高麗王高陽遣使朝貢，授陽大將軍、遼東郡公。

《資治通鑒》卷一七五 〔陳〕廣州刺史馬靖，得嶺表人心，兵甲精練，數有戰功。朝廷疑之，遣吏部侍郎蕭引觀靖舉措，諷令送質，外託收督賧物，引至番禺。靖即遣子弟入質。

是歲，隋主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時俗隨風而靡，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突厥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曹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實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人曰：「若立菴邏者，我當帥兄弟事之。若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且雄勇，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共迎立之，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略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

隋主既立，待突厥禮薄，突厥大怨。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滅，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爲周室復讎。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主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寧合兵爲寇。隋主患之，敕緣邊脩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以備之。

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法。沙鉢略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沙鉢略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强弱，靡不知之。

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有以攘之。玷厥之於攝圖，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强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爲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貳。

〔陳〕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爲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謔，有寵於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爲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伯固憚之，

乃詔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冢，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野，大相款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爲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開皇二年、陳太建一四年（壬寅、五八二）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春正月己酉，上〔陳宣帝〕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癸丑，幸上柱國王誼第。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甲寅，上〔陳宣帝〕殂。倉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乙卯，小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劉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絶于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媪吴氏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搤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吴媪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脱，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

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内空虚。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内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謂曰：「事捷，必以公爲台輔。」摩訶紿報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戴温、譚騏驎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

叔陵自知不濟，入内，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渡，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伯固爲亂兵所殺，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爲庶人。韋諒及前衡陽内史彭暠、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典籤俞公喜並伏誅。

丁巳，太子〔陳叔寶〕即皇帝位，大赦。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庚申，幸安成長公主第。

辛酉，置河北道行臺尚書省於并州，以晉王廣爲尚書令。置河南道行臺尚書省於洛州，以秦王俊爲尚書令。置西南道行臺尚書省於益州，以蜀王秀爲尚書令。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癸亥，〔陳〕以長沙王叔堅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蕭摩訶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綏遠公，始興王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爲中書通事舍人。

乙丑，〔陳〕尊皇后爲皇太后。時帝病創，卧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衆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

丁卯，〔陳〕封皇弟叔重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戊辰，陳遣使請和，歸我胡墅。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己巳，〔陳〕立妃沈氏爲皇后。

辛未，〔陳〕立皇弟叔儼爲尋陽王，叔慎爲岳陽王，叔達爲義陽王，叔熊爲巴山王，叔虞爲武昌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高麗、百濟並遣使貢方物。

甲戌，詔舉賢良。

二月己丑，詔高熲等班師。

庚寅，以晉王廣爲左武衛大將軍，秦王俊爲右武衛大將軍，餘官並如故。

辛卯，幸趙國公獨孤陀第。

庚子，京師雨土。

三月戊申，開渠，引杜陽水於三畤原。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己巳，〔陳〕以尚書左僕射、晉安王伯恭爲湘州刺史，永陽王伯智爲尚書僕射。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四月丁丑，以寧州刺史竇榮定爲左武候大將軍。

庚寅，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頭山，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丙申，〔陳〕立皇子永康公胤爲太子。胤，孫姬之子，沈后養以爲子。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五月戊申，以上柱國、開府長孫平爲度支尚書。

己酉，旱，上親省囚徒。其日大雨。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己未，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庚申，以豫州刺史皇甫績爲都官尚書。

壬戌，太尉、任國公于翼薨。

甲子，改傳國璽曰受命璽。

六月壬午，以太府卿蘇孝慈爲兵部尚書，雍州牧、衛王爽爲原州總管。

甲申，使使弔於陳國。

乙酉，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馬邑。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突厥又寇蘭州，涼州總管賀婁子幹敗之於可洛峘。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戊子，以上柱國叱李長叉爲蘭州總管。

辛卯，以上開府尒朱敞爲徐州總管。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又宮内多妖異。納言蘇威勸帝遷都，帝以初受命，難之。夜，與威及高熲共議。明旦，通直散騎侍郎庾季才奏曰：「臣仰觀乾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帝愕然，謂熲、威曰：「是何神也！」太師李穆亦上表請遷都。帝省表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抗此請，無不可矣。」丙申，詔高熲等創造新都於龍首山。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秋七月辛未，〔陳〕大赦。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八月癸巳，以左武候大將軍竇榮定爲秦州總管。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九月丙午，〔陳〕設無导大會於太極殿，捨身及乘輿御服。大赦。

〔陳〕以長沙王叔堅爲司空，將軍、刺史如故。

冬十月癸酉，隋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庚寅，上疾愈，享百僚於觀德殿。賜錢帛，皆任其自取，盡力而出。

辛卯，以營新都副監賀婁子幹爲工部尚書。

十一月丙午，高麗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辛未，上講武於後園。

甲戌，上柱國竇毅卒。

丙子，名新都曰大興城。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突厥寇周槃，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之，爲虜所敗。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列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爲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

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説沙鉢略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沙鉢略懼，迴兵出塞。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丙戌，賜國子生經明者束帛。

丁亥，親録囚徒。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隋主既立，待遇梁主，恩禮彌厚。是歲，納梁主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開皇三年、陳至德元年（癸卯、五八三）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春正月庚子，將入新都，大赦天下。禁大刀長矟。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壬寅，〔陳〕大赦，改元。

初，上〔陳主〕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叔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求其短，搆之於上。上乃即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

司之儀，出爲江州刺史。以祠部尚書江總爲吏部尚書。

癸卯，〔陳〕立皇子深爲始安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癸亥，高麗遣使來朝。

二月己巳朔，日有蝕之。

壬申，宴北道勳人。

癸酉，陳遣兼散騎常侍賀徹、兼通直散騎常侍蕭褒來聘。

突厥寇邊。

甲戌，涇陽獲毛龜。

癸未，以左衛大將軍李禮成爲右武衛大將軍。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癸巳，〔陳〕葬孝宣皇帝于顯寧陵，廟號高宗。〔陳〕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司馬申既掌機密，頗作威福，多所譖毀。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己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而靡。

上〔陳主〕欲用侍中、吏部尚書毛喜爲僕射，申惡喜强直，言於上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陛下寧忘之邪？」上乃止。

上〔陳主〕創愈，置酒於後殿以自慶，引吏部尚書江總以下展樂賦詩。既醉而命毛喜。于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上已醉。喜升階，陽爲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上醒，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彼實無疾，但欲阻我歡宴，非我所爲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對曰：「彼終不爲官用，願如聖旨。」中書通事舍人北地傅縡爭之曰：「不然。若許報讎，欲置先皇何地？」上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乃以喜爲永嘉內史。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三月丁未，上柱國、鮮虞縣公謝慶恩卒。

己酉，以上柱國達奚長儒爲蘭州總管。

丙辰，雨，常服入新都。京師醴泉出。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每歲十二番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丈。周末榷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

丁巳，詔購求遺書於天下，每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庚申，宴百僚，班賜各有差。

癸亥，城榆關。

夏四月己巳，上柱國、建平郡公于義卒。

庚午，吐谷渾寇臨洮，洮州刺史皮子信死之。

辛未，高麗遣使來朝。

壬申，以尚書右僕射趙煚兼內史令。

丁丑，以滕王瓚爲雍州牧。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突厥數爲隋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也。朕以爲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諸將令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

於是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己卯，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狃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骨爲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

幽州總管陰壽帥步騎十萬出盧龍塞，擊高寶寧。寶寧求救於突厥，突厥方禦隋師，不能救。庚辰，寶寧棄城奔磧北，和龍諸縣悉平。壽設重賞以購寶寧，又遣人離其腹心；寶寧奔契丹，爲其麾下所殺。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甲申，旱，上親祀雨師於國城之西南。

丙戌，詔天下勸學行禮。

以濟北郡公梁遠爲汶州總管。

己丑，陳郢州城主張子讜遣使請降，上以和好，不納。

辛卯，遣兼散騎常侍薛舒、兼通直散騎常侍王劭使於陳。

癸巳，上親雩。

甲午，突厥遣使來朝。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隋改度支尚書爲民部，都官尚書爲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廢光禄、衛尉、鴻臚寺及都水臺。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五月癸卯，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於摩那渡口。

甲辰，高麗遣使來朝。

乙巳，梁太子蕭琮來賀遷都。

丁未，靺鞨貢方物。

戊申，幽州總管陰壽卒。

辛酉，有事於方澤。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屢敗。

前上大將軍京兆史萬歲，坐事配敦煌爲戍卒，詣榮定軍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悦。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而去。

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爲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遽即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宿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强，此萬全計也，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

沙鉢略素忌阿波驍悍，自白道敗歸，又聞阿波貳於隋，因先歸，襲擊北牙，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强。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丙寅，赦黄龍死罪已下。

六月庚午，以衛王爽子集爲遂安郡王。

壬申，以晉州刺史燕榮爲青州總管。

戊寅，突厥遣使請和。

庚辰，行軍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斬其名王。

己丑，以河間王弘爲寧州總管。

乙未，幸安成長公主第。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突厥寇幽州，隋幽州總管、廣宗壯公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頽，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虜營，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爲其備，每夜中結陳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及明，奔還城者尚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汝俟吾死，且可降賊，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陳，復殺二人，突厥亂射，殺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秋七月辛丑，以豫州刺史周摇爲幽州總管。

壬戌，詔曰：「行仁蹈義，名教所先，厲俗敦風，宜見褒奬。往者，山東、河表，經此妖亂，孤城遠守，多不自全。濟陰太守杜猷身陷賊徒，命懸寇手。郡省事范臺玫傾産營護，免其戮辱。眷言誠節，實有可嘉，宜超恒賞，用明沮勸。臺玫可大都督、假湘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八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陳〕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爲司空，實奪之權。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丁丑，靺鞨貢方物。

己卯，以右武衛大將軍李禮成爲襄州總管。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壬午，隋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出寧州道，内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厥。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戊子，上有事於太社。

九月壬子，幸城東，觀稼穀。

癸丑，大赦天下。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冬十月甲戌，隋廢河南道行臺省，以秦王俊

爲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

丁酉，〔陳〕立皇弟叔平爲湘東王，叔敖爲臨賀王，叔宣爲陽山王，叔穆爲西陽王。

戊戌，〔陳〕侍中、建昌侯徐陵卒。

癸丑，〔陳〕立皇弟叔儉爲安南王，叔澄爲南郡王，叔興爲沅陵王，叔韶爲岳山王，叔純爲新興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十一月己酉，發使巡省風俗，因下詔曰：「朕君臨區宇，深思治術，欲使生人從化，以德代刑，求草萊之善，旌閭里之行。民間情僞，咸欲備聞。已詔使人，所在賑恤，揚鑣分路，將遍四海，必令爲朕耳目。如有文武才用，未爲時知，宜以禮發遣，朕將銓擢。其有志節高妙，越等超倫，亦仰使人就加旌異，令一行一善獎勸於人。遠近官司，遐邇風俗，巨細必紀，還日奏聞。庶使不出户庭，坐知萬里。」

庚辰，陳遣散騎常侍周墳、通直散騎常侍袁彦來聘。陳主知上之貌異世人，使彦畫像持去。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隋既班律令，蘇威屢欲更易事條，内史令李德林曰：「修律令時，公何不言？今始頒行，且宜專守，自非大爲民害，不可數更。」

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楊尚希曰：「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户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僚已衆，資費日多，吏卒增倍，租調歲減，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閒，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蘇威亦請廢郡。帝從之。

甲午，悉罷諸郡爲州。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閏十二月乙卯，遣兼散騎常侍曹令則、通直散騎常侍魏澹使於陳。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丙辰，〔陳〕司空長沙王叔堅免。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乃爲厭媚，醮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帝召叔堅，囚于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敕數之。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戊午，以上柱國竇榮定爲右武衛大將軍，刑部尚書蘇威爲民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帝以李穆功大，詔曰：「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申公，自今雖有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禮部尚書牛弘請立明堂，帝以時事草創，不許。

帝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唯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

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虚，是歲，詔西自蒲、陝，東至衛、汴，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千子爲杞州刺史。千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千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涖衆，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帝善之。千子竟免。

彧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臣聞上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爲叢脞，是謂欽明。舜任五臣，堯咨四岳，垂拱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若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上覽而嘉之，因曰：「柳彧直士，國之寶也。」

彧以近世風俗，每正月十五夜，然燈游戲，奏請禁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竭貲破産，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成，盜賊由斯而起，因循弊風，曾無先覺。無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天下，並即禁斷。」詔從之。

開皇四年、陳至德二年（甲辰、五八四）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春正月甲子，日有蝕之。

己巳，有事於太廟。

辛未，有事於南郊。

壬申，梁主蕭巋來朝。

甲戌，大射於北苑，十日而罷。

壬午，齊州水。

辛卯，渝州獲獸似麋，一角同蹄。

壬辰，班新曆。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癸巳，〔陳〕大赦。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二月乙巳，上餞梁主於霸上。

丁未，靺鞨貢方物。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人來降。

庚戌，幸隴州。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突厥達頭可汗請降於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夏四月己亥，勑總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將之官。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庚子，隋以吏部尚書虞慶則爲右僕射。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甲辰，以上柱國叱李長叉爲信州總管。

丁未，宴突厥、高麗、吐谷渾使者於大興殿。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渾，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

帝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命子幹勒民爲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右、河西，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疏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人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從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丁巳，以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爲榆關總管。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五月，〔陳〕以吏部尚書江總爲僕射。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癸酉，契丹主莫賀弗遣使請降，拜大將軍。

丙子，以柱國馮昱爲汾州總管。

乙酉，以汴州刺史吕仲泉爲延州總管。

六月庚子，降囚徒。

乙巳，以鴻臚卿乙弗寔爲冀州總管，上柱國豆盧勣爲夏州總管。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壬子，詔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帥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戊午，秦王俊來朝。

秋七月丙寅，陳遣兼散騎常侍謝泉、兼通直散騎常侍賀德基來聘。

八月甲午，遣十使巡省天下。

戊戌，衡王爽來朝。是日，以秦王俊納妃，宴百僚，頒賜各有差。

壬寅，上柱國、太傅、鄧國公竇熾薨。

丁未，宴秦王官屬，賜物各有差。

壬子，享陳使。

乙卯，陳將夏侯苗請降，上以通和，不納。

九月甲子，幸襄國公主第。

乙丑，幸霸水，觀漕渠，賜督役者帛各有差。

己巳，上親録囚徒。

庚午，契丹內附。

甲戌，駕幸洛陽，關內饑也。

癸未，太白晝見。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隋主不喜詞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録。

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爲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爲隋主女。隋主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爲大義公主。晉王廣請因釁乘之，隋主不許。

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居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爲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絶。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彼之繒綵，皆此國之物。」

帝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爲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略，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

沙鉢略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謂沙鉢略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柰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與羣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爲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冬十一月壬戌，遣兼散騎常侍薛道衡、通直散騎常侍豆盧寔使於陳。

癸亥，以榆關總管賀婁子幹爲雲州總管。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是歲，上〔陳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沈、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卉。

上〔陳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並有寵，迭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

〔陳〕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爲龔貴嬪侍兒，上見而悅之，得幸，生太子深。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進止詳華，每瞻視眄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顏色，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常置淫祀於宮中，聚女巫鼓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上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絶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于外。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

〔陳〕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敏强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爲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人並無關市之稅。上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恆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爲太市令，暨慧景爲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纖毫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爲知人，尤見親重，小大衆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

〔陳〕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爲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開皇五年、陳至德三年（乙巳、五八五）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春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戊辰，詔行新禮。

三月戊午，以尚書左僕射高熲爲左領軍大將軍，上柱國宇文忻爲右領軍大將軍。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陳〕豐州刺史章大寶，昭達之子也，在州貪縱，朝廷以太僕卿李暈代之。暈將至，辛酉，大寶襲殺暈，舉兵反。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夏四月甲午，契丹主多彌遣使貢方物。

壬寅，上柱國王誼謀反，伏誅。

乙巳，詔徵山東馬榮伯等六儒。

戊申，車駕至自洛陽。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陳〕章大寶遣其將楊通攻建安，不克。臺軍將至，大寶衆潰，逃入山，爲追兵所擒，夷三族。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五月甲申，初詔郡、縣置義倉。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山東承北齊之弊政，户口租調，姦僞尤多。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户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熲請爲輸籍法，徧下諸州，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輸長安者相屬於路，晝夜不絶者數月。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梁主蕭巋殂，其太子琮嗣立。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略有隙，阿波浸强，東距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號西突厥。隋主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于阿波以撫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秋七月庚申，陳遣兼散騎常侍王話、兼通直散騎常侍阮卓來聘。

丁丑，以上柱國宇文慶爲涼州總管。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突厥沙鉢略既爲達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隋主許之，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之。而阿拔國乘虚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壬午，突厥沙鉢略上表稱臣。

八月丙戌，沙鉢略可汗遣子庫合真特勤來朝。

甲辰，河南諸州水，遣民部尚書邳國公蘇威賑給之。

戊申，有流星數百，四散而下。

己酉，幸栗園。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九月，〔陳〕將軍湛文徹侵隋和州，隋儀同三司費寶首擊擒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丁巳，至自栗園。

乙丑，改鮑陂曰杜陂，霸水爲滋水。陳將湛文徹寇和州，儀同三司費寶首獲之。

丙子，遣兼散騎常侍李若、兼通直散騎常侍崔君贍使於陳。

冬十月壬辰，以上柱國楊素爲信州總管，朔州總管吐萬緒爲徐州總管。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初，北地傅縡以庶子事上〔陳主〕於東宫，及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上收縡下獄。

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宫曳綺繡，廢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殣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

書奏，上〔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

上〔陳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縡言及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十一月甲子，以上大將軍源雄爲朔州總管。

丁卯，晉王廣來朝。

十二月丁未，降囚徒。

戊申，以上柱國達奚長儒爲夏州總管。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是歲，梁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公安，不克而還。

隋主徵梁主叔父太尉吴王岑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

梁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荆州刺史、宜黄侯慧紀。謀泄，梁主殺之。

隋主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綿歷七百里，以遏胡寇。

開皇六年、陳至德四年（丙午、五八六）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春正月甲子，党項羌内附。

庚午，班曆於突厥。

辛未，以柱國韋洸爲安州總管。

壬申，遣民部尚書蘇威巡省山東。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梁改元廣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二月乙酉，山南荆、淅七州水，遣前工部尚書長孫毗賑恤之。

丙戌，制刺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

丁亥，發丁男十一萬修築長城，二旬而罷。

乙未，以上柱國崔弘度爲襄州總管。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丙申，〔陳〕立皇弟叔謨爲巴東王，叔顯爲臨江王，叔坦爲新會王，叔隆爲新寧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庚子，大赦天下。

三月己未，洛陽男子高德上書，請上爲太上皇，傳位皇太子。上曰：「朕承天命，撫育蒼生，日旰孜孜，猶恐不逮。豈學近代帝王，事不師古，傳位於子，自求逸樂者哉！」

癸亥，突厥沙鉢略遣使貢方物。

夏四月己亥，陳遣兼散騎常侍周磻、兼通直散騎常侍江椿來聘。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五月丁巳，〔陳〕立皇子莊爲會稽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秋七月辛亥，河南諸州水。

乙丑，京師雨毛，如馬鬣尾，長者二尺餘，短者六七寸。

八月辛卯，關内七州旱，免其賦稅。遣散騎常侍裴豪、兼通直散騎常侍劉頵聘于陳。

戊申，上柱國、太師、申國公李穆薨。

閏月己酉，以河州刺史段文振爲蘭州總管。

丁卯，皇太子鎮洛陽。

辛未，晉王廣、秦王俊並來朝。

丙子，上柱國、郕國公梁士彦，上柱國、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以謀反伏誅。上柱國、許國公宇文善坐事除名。

九月辛巳，上素服御射殿，詔百僚射，賜梁士彦三家資物。

丙戌，上柱國、宋安郡公元景山卒。

庚子，以上柱國李詢爲隰州總管。

辛丑，詔大象已來死事之家，咸令賑恤。

冬十月己酉，以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并州總管、晉王廣爲雍州牧，餘官如故。兵部尚書楊尚希爲禮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隋主每旦臨朝，日昃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帝善之而不能從。

癸丑，隋置山南道行臺於襄州。以秦王俊爲尚書令。俊妃崔氏生男，隋主喜，頒賜羣官。直祕書内省博陵李文博，家素貧，人往賀之，文博曰：「賞罰之設，功過所存。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聞者愧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丙辰，以芳州刺史駱平難爲疊州刺史，衡州總管周法尚爲黄州總管。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癸亥，〔陳〕以尚書僕射江總爲尚書令，吏部尚書謝伷爲僕射。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甲子，甘露降于華林園。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十一月，己卯，〔陳〕大赦。

吐谷渾可汗夸吕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吕而降，請兵於隋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

太子謀洩，爲夸吕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釁而討之，隋主又不許。

是歲，嵬王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户降隋，遣使詣闕，請兵迎之。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爭，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欲歸朕，唯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訶乃止。

開皇七年、陳禎明元年（丁未、五八七）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春正月戊寅，〔陳〕大赦，改元。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癸巳，有事于太廟。

乙未，制諸州歲貢三人。

二月丁巳，祀朝日于東郊。

己巳，陳遣兼散騎常侍王亨、兼通直散騎常侍王脊來聘。

《册府元龜》卷一〇九《宴享一》 壬申，幸醴泉宮，詔兵部尚書韋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虎等於卧内賜宴，令各敘舊事，以爲笑樂。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是月，發丁男十萬餘修築長城，二旬而罷。

夏四月己酉，幸晉王第。

庚戌，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其子入貢于隋，因請獵於恆、代之間，隋主許之，仍遣人賜以酒食。沙鉢略帥部落再拜受賜。

沙鉢略尋卒，隋爲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

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枝葉也，豈可使根本反從枝葉，叔父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

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賜以鼓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爲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

隋主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李充請生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癸亥，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

甲戌，遣兼散騎常侍楊同、兼通直散騎常侍崔儦使于陳。以民部尚書蘇威爲吏部尚書。

五月乙亥朔，日有蝕之。

己卯，雨石于武安、滏陽間十餘里。

秋七月己丑，衛王爽薨，上發喪於門下外省。

八月丙午，以懷州刺史源雄爲朔州總管。

庚申，梁主蕭琮來朝。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隋主以梁主在外，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軍至都州，梁主叔父、太傅、安平王巖，弟荆州刺史、義興王瓚等，恐弘度襲之，乙丑，遣都官尚書沈君公詣〔陳〕荆州刺史、宜黄侯慧紀請降。

九月庚寅，慧紀引兵至江陵城下。

辛卯，巖等驅文、武、男、女十萬口來奔〔陳〕。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廢梁國，曲赦江陵。以梁主蕭琮爲柱國，封莒國公。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甲午，〔陳〕大赦。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冬十月庚申，行幸同州，以先帝所居，降囚徒。

癸亥，幸蒲州。

丙寅，宴父老，上極歡，曰：「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閑雅，良由仕宦之鄉，陶染成俗也。」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十一月丙子，〔陳〕以蕭巖爲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蕭〔瓛〕〔瓚〕爲吴州刺史。

丁亥，〔陳〕以豫章王叔英兼司徒。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甲午，幸馮翊，親祠故社。父老對詔失旨，上大怒，免其縣官而去。

戊戌，至自馮翊。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是行也，内史令李德林以疾不從，隋主自同州敕書追之，與議伐陳之計。及還，帝馬上舉鞭南指曰：「待平陳之日，以七

寶裝嚴公，使自山以東無及公者。」

初，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陳〕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帝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爲主辱臣死，再拜請罪。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勱、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湓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諸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非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

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柿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

楊素在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舸艦各有等差。

晉州刺史皇甫續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

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除太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陳〕帝大怒，即日斬之。

開皇八年、陳禎明二年（戊申、五八八）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春正月乙亥，陳遣散騎常侍袁雅、兼通直散騎常侍周止水來聘。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辛巳，〔陳〕立皇子恮爲東陽王，恬爲錢塘王。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二月庚子，鎮星入東井。

辛酉，陳人寇硤州。

三月辛未，上柱國、隴西郡公李詢卒。

壬申，以成州刺史姜須達爲會州總管。

甲戌，遣兼散騎常侍程尚賢、兼通直散騎常侍韋惲使于陳。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戊寅，隋主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埸。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帝二十惡，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

夏（五）〔六〕月庚子，〔陳〕廢太子胤爲吳興王，立揚州刺史、始安王深爲太子。

帝遇沈后素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身居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唯尋閱經史及釋典爲事，數上書諫爭。帝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秋八月丁未，河北諸州饑，遣吏部尚書蘇威賑恤之。

九月丁丑，宴南征諸將，頒賜各有差。

癸巳，嘉州言龍見。

冬十月己亥，太白出西方。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陳〕立皇子蕃爲吴郡王。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己未，置淮南行臺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爲尚書令。

辛酉，陳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來聘，拘留不遣。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江，吴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總管弘農燕榮出東海，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熲爲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爲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十一月丁卯，車駕餞師。詔購陳叔寶位上柱國、萬户公。

乙亥，行幸定城，陳師誓衆。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　丙子，〔陳〕立皇弟叔榮爲新昌王，叔匡爲太原王。隋主如河東。

十二月庚子，還長安。

突厥莫何可汗西擊鄰國，中流矢而卒。國人立雍虞閭，號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

隋軍臨江，高熲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兹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熲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

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爲上流節度。〔陳〕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

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虚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黄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

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陳〕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

初，上〔陳主〕以蕭巖、蕭瓛、梁之宗室，擁衆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衆，以巖爲東揚州刺史，瓛爲吴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吴興郡，以襟帶二州。使南平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彦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爲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鬬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

〔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爲用，無可任者，乃擢施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

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鋭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爲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施文慶恐無兵從己，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己得專權，俱言於朝：「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爲通奏。」憲等以爲然，二人齎啓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

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于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

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内爲之遊説，帝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

〔陳〕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是歲，吐谷渾禪王拓跋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隋主曰：「普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撫育，俱存仁孝。渾賊悖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

河南王移兹裒卒，隋主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

開皇九年、陳禎明三年（己酉、五八九）

《資治通鑑》卷一七七　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

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内。陳人覘之，以爲内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横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

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

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

戊辰，陳主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内外並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爲都督，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皋文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己巳，白虹夾日。

《資治通鑑》卷一七七　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黄恪。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

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皋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絶。

魯廣達之子世真在新蔡，與其弟世雄及所部降於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陳主慰勞之，加賜黄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遊弈，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諭猛，猛不悦，陳主重傷其意而止。

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闍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

賀若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管杜彦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悦，宴賜羣臣。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癸酉，以尚書右僕射虞慶則爲右衛大將軍。

《資治通鑑》卷一七七　己卯，任忠自吴興入赴，仍屯朱雀門。

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任忠於内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兵足食，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

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欻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陳，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

甲申，〔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

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總管楊牙、員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乃釋而禮之。

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金兩縢，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忠出部分，令宮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

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下牖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于井，憲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爲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爲之備，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

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流涕歔欷，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恥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欲令蔡徵爲叔寶作降箋，命乘驟車歸己，事不果。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

高熲先入建康，熲子德弘爲晉王廣記室，廣使德弘馳詣熲所，令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

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皆爲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使高熲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爲賢。

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收以屬吏。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

開府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宗陵，總給五戶分守之。

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哀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

陳水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吕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荊門之延洲，素遣巴蜑千人，乘五牙四艘，

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陳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爲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罷湘州，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爲盟主。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睺，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已亡，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走，豫章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

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

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丙申，制五百家爲鄉，正一人，百家爲里，長一人。

丁酉，以襄州總管韋世康爲安州總管。

《資治通鑑》卷一七七 陳吳州刺史蕭瓛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瓛爲主，右衛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瓛，并軍拒述。述軍且至，瓛立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瓛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瓛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爲人所執。述進至奉公埭，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瓛皆送長安，斬之。

楊素之下荊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克期入城，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狗，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禽叔慎，仁恩，破鄔居業於橫橋，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號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璒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遣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洸。洸擊斬徐璒，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表馮魂爲儀同三司，册洗氏爲宋康郡夫人。

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

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宮室，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置蔣州。

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城，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絶。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脩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夏四月己亥，幸驪山，親勞旋師。

《資治通鑑》卷一七七 乙巳，諸軍凱入，獻俘于太廟，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殿庭。拜廣爲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玄圭、白璧。

庚戌，帝御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內，給復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辛亥，大赦天下。

《資治通鑑》卷一七七 丙辰，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己未，以陳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瓊等，邪佞於其主，以致亡滅，皆投之邊裔。

辛酉，以信州總管楊素爲荊州總管，吏部侍郎宇文弼爲刑部尚書，宗正少卿楊异爲工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一七七 進楊素爵爲越公，以其子玄感爲儀同三司，

玄獎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各加賜金寶及陳叔寶妹爲妾。

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

加高熲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帝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論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

帝之伐陳也，使高熲問方略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熲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之，乃止。

以秦王俊爲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

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問：「餘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爲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

詔以陳尚書令江總爲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爲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吳興姚察爲祕書丞。上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

帝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將羊翔來降，伐陳之役，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睺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

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既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

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爲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爲上儀同三司。

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脩，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

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爲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

左衛將軍龐晃等短高熲於上，上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熲父賓爲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爲獨孤而不名。

樂安公元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上同學，甚相愛，及即位，累歷顯仕。諧好排詆，不能取媚左右。與上柱國王誼善，誼誅，上稍疏忌之。或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儀同三司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三司祈緒等謀反，下有司按驗，奏：「諧謀令祈緒勒党項兵斷巴、蜀。又，諧嘗與滂同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閏月甲子，以安州總管韋世康爲信州總管。

丁丑，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

己卯，以吏部尚書蘇威爲尚書右僕射。

六月乙丑，以荆州總管楊素爲納言。

丁丑，以吏部侍郎盧愷爲禮部尚書。

秋七月丙午，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以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絶。」

八月壬戌，以廣平王雄爲司空。

冬十一月壬辰，考使定州刺史豆盧通等上表，請封禪，上不許。

庚子，以右衛大將軍虞慶則爲右武候大將軍，右領軍將軍李安爲右領軍大將軍。

甲寅，降囚徒。

《資治通鑑》卷一七七　帝踐阼之初，柱國沛公鄭譯請脩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爲宫，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兹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爲十二均、八十四調，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譯又於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宣示朝廷。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

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悦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恥宿儒反不逮譯等，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爲宫及七調，競爲異議，各立朋黨。或欲令各造樂，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帝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黄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黄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黄鍾一宫，不假餘律。帝悦，從之。

時又有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譯等爲黄鍾調成，奏之，帝召問寶常，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帝不悦。寶常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毁之。蘇夔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寶常樂竟爲威所抑，寢不行。

及平陳，獲宋、齊舊樂器，并江左樂工，帝令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内十四調，賓祭用之。仍詔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

時天下既壹，異代器物，皆集樂府。牛弘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前克荆州得梁樂，今平蔣州又得陳樂，史傳相承以爲合古，請加脩緝以備雅樂。其後魏之樂及後周所用，雜有邊裔之聲，皆不可用，請悉停之。」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十二月甲子，詔曰：「朕祇承天命，清蕩萬方。百王衰敝之後，兆庶澆浮之日，聖人遺訓，掃地俱盡，制禮作樂，今也其時。朕情存古樂，深思雅道。鄭、衛淫聲，魚龍雜戲，樂府之内，盡以除之。今欲更調律吕，改張琴瑟。且妙術精微，非因教習，工人代掌，止傳糟粕，不足達神明之德，論天地之和。區域之間，奇才異藝，天知神授，何代無哉！蓋晦迹於非時，俟昌言於所好，宜可搜訪，速以奏聞，庶覩一藝之能，共就九成之業。」仍詔太常牛弘、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祕書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議定作樂。

己巳，以黄州總管周法尚爲永州總管。

《資治通鑑》卷一七七　以駕部侍郎、狄道辛公義爲岷州刺史。

開皇一〇年（庚戌、五九〇）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春正月乙未，以皇孫昭爲河南王，楷爲華陽王。

二月庚申，幸并州。

夏四月辛酉，至自并州。

《資治通鑑》卷一七七　成安文子李德林，恃其才望，論議好勝，同列多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德林數與蘇威異議，高熲常助威，奏德林狠戾，上多從威議。上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上許之。及幸晉陽，店人訴稱高氏强奪民田，於内造店賃之。蘇威因奏德林誣罔，妄奏自入，司農卿李圓通等復助之曰：「此店收利如食千户，請計日追贓。」上自是益惡之。虞慶則等奉使關東巡省，還，皆奏稱「鄉正專理辭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不便於民」。上令廢之。德林曰：「兹事

臣本以爲不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自今羣臣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上遂發怒，大詬云：「爾欲以我爲王莽邪！」先是，德林稱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給事黃門侍郎猗氏陳茂等密奏：「德林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上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但預散參。」上不許，遷懷州刺史而卒。

上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棰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命斬之。尚書左僕射高熲、治書侍御史柳彧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地」。上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上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棰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死。」上不懌，乃令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付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言：「上寵高熲過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棰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上不從，竟於殿廷殺之。上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包桑，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六月辛酉，制人年五十，免役收庸。

癸亥，以靈州總管王世積爲荊州總管，淅州刺史元胄爲靈州總管。

秋七月癸卯，以納言楊素爲內史令。

庚戌，上親録囚徒。

辛亥，高麗遼東郡公高陽卒。

壬子，吐谷渾遣使來朝。

八月壬申，遣柱國、襄陽郡公韋洸，上開府、東萊郡公王景，並持節巡撫嶺南，百越皆服。

冬十月甲子，頒木魚符於京師官五品已上。

戊辰，以永州總管周法尚爲桂州總管。

十一月辛卯，幸國學，頒賜各有差。

辛丑，有事於南郊。

丙午，契丹遣使朝貢。

是月，婺州人汪文進、會稽人高智慧、蘇州人沈玄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稜、饒州吳代華、永嘉沈孝澈、泉州王國慶、餘杭楊寶英、交趾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攻陷州縣。詔上柱國、內史令、越國公楊素討平之。

《資治通鑑》卷一七七 以并州總管晉王廣爲揚州總管，鎮江都，復以秦王俊爲并州總管。

番禺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洸中流矢卒，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又詔給事郎裴矩巡撫嶺南，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仲宣遣別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擊斬之，進至南海。

高涼洗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暄與賊將陳佛智素善，逗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更遣孫盎出討佛智，斬之。進會鹿愿於南海，與慕容三藏合擊仲宣，仲宣衆潰，廣州獲全。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纛，引轂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爲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

矩復命，上謂高熲、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矩爲民部侍郎。拜馮盎高州刺史，追贈馮寶廣州總管，譙國公。册洗氏爲譙國夫人，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官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仍敕以夫人誠效之故，特赦暄逗留之罪，拜羅州刺史。皇后賜夫人首飾及宴服一襲，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一庫，每歲時大會，陳之於庭，以示子孫，曰：「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忠順之心，今賜物具存，此其報也。汝曹皆念之，盡赤心於天子！」

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

皆降。上嘉之，賜夫人臨振縣爲湯沐邑，贈馮僕崖州總管、平原公。

開皇一一年（辛亥、五九一）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春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命毀之。

辛丑，高麗遣使朝貢。

丙午，皇太子妃元氏薨，上舉哀於文思殿。

《資治通鑑》卷一七七 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吕聞陳亡，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爲寇。夸吕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他國聞之，必當相效，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宫乎！」竟不許。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以大將軍蘇孝慈爲工部尚書。

丙子，以臨潁令劉曠治術尤異，擢爲莒州刺史。

己卯，突厥遣使獻七寶盌。

辛巳晦，日有蝕之。

三月壬午，遣通事舍人若干洽使于吐谷渾。

癸未，以幽州總管周摇爲壽州總管，朔州總管吐萬緒爲夏州總管。

夏四月戊午，突厥雍虞閭可汗遣其特勤來朝。

五月（甲子），高麗遣使貢方物。

癸卯，詔百官悉詣朝堂上封事。

乙巳，以右衛將軍元旻爲左衛大將軍。

秋七月己丑，以柱國杜彦爲洪州總管。

八月壬申，幸栗園。滕王瓚薨。

《資治通鑑》卷一七七 瓚從帝幸栗園，暴薨，時人疑其遇鴆。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乙亥，至自栗園。

上柱國、沛國公鄭譯卒。

十二月丙辰，靺鞨遣使貢方物。

開皇一二年（壬子、五九二）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春正月壬子，以蘇州刺史皇甫績爲信州總管，宣州刺史席（代）〔世〕雅爲廣州總管。

二月己巳，以蜀王秀爲内史令，兼右領軍大將軍，漢王諒爲雍州牧、右衛大將軍。

夏四月辛卯，以壽州總管周摇爲襄州總管。

五月辛亥，廣州總管席（代）〔世〕雅卒。

秋七月乙巳，尚書右僕射、邳國公蘇威，禮部尚書、容城縣侯盧愷，並坐事除名。

壬戌，幸昆明池，其日還宫。

己巳，有事於太廟。

壬申（晦），日有蝕之。

八月甲戌，制天下死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大理覆治。

乙亥，幸龍首池。

癸巳，制宿衛者不得輒離所守。

丁酉，上柱國、夏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勣卒。

戊戌，上親録囚徒。

九月丁未，以工部尚書楊异爲吴州總管。

冬十月丁丑，以遂安王集爲衛王。

壬午，有事于太廟。至太祖神主前，上流涕嗚咽，悲不自勝。

十一月辛亥，有事於南郊。

壬子，宴百僚，頒賜各有差。

己未，上柱國、新義郡公韓擒虎卒。

庚申，以豫州刺史權武爲潭州總管。

甲子，百僚大射於武德殿。

十二月癸酉，突厥遣使來朝。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乙酉，以内史令楊素爲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

有司上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帝曰：「朕既薄賦於民，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入者常多於出，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户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北史》卷一一《隋本紀上》 是歲，突厥、吐谷渾、靺鞨并遣使朝貢。

開皇一三年（癸丑、五九三）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春正月乙巳，上柱國、郇國公韓建業卒。

丙午，契丹、奚、霫、室韋並遣使貢方物。

壬子，親祀感帝。

己未，以信州總管韋世康爲吏部尚書。

壬戌，行幸岐州。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二月丙（午）〔子〕，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使楊素監之。素奏前萊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記室封德彝爲土木監。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己卯，立皇孫暕爲豫章王。

丁亥，至自岐州。

戊子，宴考使於嘉則殿。

晉州刺史、南陽郡公賈悉達，隰州總管、撫寧郡公韓延等，以賄伏誅。

己丑，制坐事去官者，配流一年。

丁酉，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

夏四月癸未，制戰亡之家，給復一年。

五月癸亥，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絶。

秋七月戊申，靺鞨遣使貢方物。

壬子，左衛大將軍、雲州總管、鉅鹿郡公賀婁子幹卒。

丁巳，幸昆明池。

戊辰晦，日有蝕之。

九月丙辰，降囚徒。

庚申，以邵國公楊綸爲滕王。

乙丑，以柱國杜彦爲雲州總管。

冬十〔一〕月乙卯，上柱國、華陽郡公梁彦光卒。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是歲，上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明堂木樣，上命有司規度安業里地，將立之；而諸儒異議，久之不決，乃罷之。

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爲詩敍陳亡以自寄。上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昶欲與其妻作亂攻隋，遣欽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脩職貢，頗爲邊患。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微觀察之。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議，扇惑都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内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以爲恥。都藍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内史侍郎裴矩請説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復譖之於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爲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强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

牛弘使協律郎、范陽祖孝孫等參定雅樂，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爲宮之法，由是著名。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上猶記何妥之言，注弘奏下，不聽作旋宮，但用黄鍾一宮。於是弘等復爲奏，附順上意，其前代金石並銷毀之，以息異議。弘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廟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稍盡，其餘聲律，皆不

復通。

開皇一四年（甲寅、五九四）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春三月，樂成。

夏四月乙丑，詔行新樂，且曰：「民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宜加禁約，務存其本。」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子，久之，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爲！」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五日辛酉，京師地震。關內諸州旱。

六月丁卯，詔省府州縣，皆給公廨田，不得治生，與人爭利。

秋七月乙未，以邳國公蘇威爲納言。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初，張賓曆既行，廣平劉孝孫、冀州秀才劉焯並言其失。賓方有寵於上，劉暉附會之，共短孝孫，斥罷之。後賓卒，孝孫爲掖縣丞，委官入京，上其事，詔留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輿櫬來詣闕下，伏而慟哭，執法拘而奏之。帝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乃遣與賓曆比校短長。直太史、勃海張胄玄與孝孫共短賓曆，異論鋒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率皆無驗，胄玄所刻，前後妙中，孝孫所刻，驗亦過半。」於是上引孝孫，胄玄等親自勞徠。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曆，帝不懌，又罷之。孝孫尋卒。

關中大旱，民飢，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不御酒肉，殆將一朞。八月辛未，上帥民就食於洛陽，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九月丁巳，以基州刺史崔仲方爲會州總管。

己未，以齊州刺史樊子蓋爲循州總管。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邙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他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渡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熲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飢閉糴，除名。帝後復欲授以一州，賁對詔失旨，又有怨言，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爲言：「此輩並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譯爲巫蠱。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爲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於家。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十一月壬戌，制州縣佐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

癸未，有星孛于角亢。

十二月乙未，東巡狩。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上好禨祥小數，上儀同三司蕭吉上書曰：「甲寅、乙卯，天地之合也。今茲甲寅之年，以辛酉朔旦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至尊本命；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皇后本命。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大悅，賜物五百段。員外散騎侍郎王劭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悅，拜著作郎。劭前後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捃摭佛經，回易文字，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前後賞賜優洽。

開皇一五年（乙卯、五九五）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春正月壬戌，車駕次齊州，親問疾苦。

丙寅，旅王符山。

庚午，上以歲旱，祠太山，以謝愆咎。大赦天下。

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不在其例。

丁巳，上柱國、蔣國公梁睿卒。

三月己未，至自東巡狩。望祭五嶽海瀆。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仁壽宮成。丁亥，上幸仁壽宮。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上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惶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上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素負貴恃才，多所陵侮，唯賞重德彝，每引之與論宰相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須據吾此坐。」屢薦於帝，帝擢爲內史舍人。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夏四月己丑朔，大赦天下。

甲辰，以趙州刺史楊達爲工部尚書。

丁未，以開府儀同三司韋沖爲營州總管。

五月癸酉，吐谷渾遣使朝貢。

丁亥，制京官五品已上，佩銅魚符。

六月戊子，詔鑿底柱。

庚寅，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命焚之於朝堂。

乙未，林邑遣使來貢方物。

辛丑，詔名山大川未在祀典者，悉祠之。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秋七月，納言蘇威坐從祠泰山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乙丑，晉王廣獻毛龜。

甲戌，遣邳國公蘇威巡省江南。

戊寅，至自仁壽宮。

辛巳，制九品已上官，以理去職者，聽並執笏。

冬十月戊子，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爲荆州總管。

十一月辛酉，幸溫湯。

乙丑，至自溫湯。

十二月戊子，勑盜邊糧一升已上皆斬，並籍沒其家。

己丑，詔文武官以四考交代。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汴州刺史令狐熙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

開皇一六年（丙辰、五九六）

《北史》卷十一《隋紀上》 春二月丁亥，封皇孫裕爲平原王，筠爲安成王，嶷爲安平王，恪爲襄城王，該爲高陽王，韶爲建安王，熲爲潁川王。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夏五月丁巳，以懷州刺史龐晃爲夏州總管，蔡陽縣公姚辯爲靈州總管。

六月甲午，制工商不得進仕。

并州大蝗。

辛丑，詔九品已上妻，五品已上妾，夫亡不得改嫁。

秋八月丙戌，詔決死罪者，三奏而後行刑。

冬十月己丑，幸長春宮。

十一月壬子，至自長春宮。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党項寇會州，詔發隴西兵討降之。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

開皇一七年（丁巳、五九七）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萬歲擊四寧羌，平之。

庚寅，幸仁壽宮。

庚子，上柱國王世積討桂州賊李光仕，平之。

壬寅，河南王昭納妃，宴羣臣，頒賜各有差。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上以嶺南夷、越數反，以汴州刺史令狐熙爲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

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化焉。俚帥甯猛力，在陳世已據南海，隋因而撫之，拜安州刺史。猛力恃險驕倨，未嘗參謁，熙諭以恩信，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奏改安州爲欽州。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三月丙辰，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爲幹能，以守法爲懦弱。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辛酉，上親録囚徒。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

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河東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大理掌固來曠上言大理官司太寬，帝以曠爲忠直，遣每旦於五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閣。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制御掌固，使曠觸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會獨孤后在坐，命賜綽二金盃酒，并盃賜之。曠因免死，徙廣州。

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

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之。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

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詗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

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閤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胄同時，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

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於元日不劾武官衣劍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將作寺丞以課麥鞠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左右出使，或（授）〔受〕牧宰馬鞭、鸚鵡，帝察知，並親臨斬之。

帝既喜怒不恆，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鴻臚少卿陳延有隙，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氈上樗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樗蒲者皆杖殺之，棰陳延幾死。

帝遣親衛大都督長安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柰何以畜産之故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勾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達等皆減死論，擢通爲左武候將軍。

上柱國彭公劉昶與帝有舊，帝甚親之。其子居士，任俠不遵法度，數有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轉驕恣，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毆擊路人，多所侵奪，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或告居士謀爲不軌，帝怒，斬之，公卿子弟坐居士除名者甚衆。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癸亥，上柱國、彭國公劉昶以罪伏誅。

庚午，遣治書侍御史柳彧、皇甫誕巡省河南、河北。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楊素、牛弘等復薦張胄玄曆術。上令楊素與

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劉暉等與胄玄等辯析。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上乃拜胄玄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令參定新術。至是，胄玄曆成。夏四月戊寅，詔頒新曆。前造曆者劉暉四人並除名。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壬午，詔曰：「周曆告終，羣凶作亂，釁起蕃服，毒被生人。朕受命上玄，廓清區宇，聖靈垂祐，文武同心。申明公穆、鄖襄公孝寬、廣平王雄、蔣國公睿、楚國公勣、齊國公熲、越國公素、魯國公慶則、新寧公長叉、宜陽公世積、趙國公羅雲、隴西公詢、廣業公景、真昌公振、沛國公譯、項城公子相、鉅鹿公子幹等，登庸納揆之時，草昧經綸之日，丹誠大節，心盡帝圖，茂績殊勳，力宣王府。宜弘其門緒，與國同休。其世子世孫未經州任者，宜量才升用，庶享榮位，世禄無窮。」

五月，宴百僚於玉女泉，頒賜各有差。

己巳，蜀王秀來朝。高麗遣使貢方物。

甲戌，以左衛將軍獨孤羅（雲）爲涼州總管。

閏月己卯，羣鹿入殿門，馴擾侍衛之内。

秋七月丁丑，桂州人李（代）〔世〕賢反，遣右武候大將軍虞慶則討平之。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秦王俊，幼仁恕，喜佛教，嘗請爲沙門，不許。及爲并州總管，漸好奢侈，違越制度，盛治宫室。俊好内，其妃崔氏，弘度之妹也，性妬，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京師。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丁亥，上柱國、并州總管秦王俊坐事免，以王就第。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崔妃以毒王，廢絶，賜死於家。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解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

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孝卿相繼爲使。

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長孫晟説其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絶，亟來抄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静，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八月丁卯，荆州總管、上庸郡公韋世康卒。

九月甲申，至自仁壽宫。

庚寅，上謂侍臣曰：「禮主於敬，皆當盡心。黍稷非馨，貴在祇肅。廟庭設樂，本以迎神，齋祭之日，觸目多感。當此之際，何可爲心！在路奏樂，禮未爲允。羣公卿士，宜更詳之。」

冬十月丁未，頒銅獸符於驃騎、車騎府。

戊申，道王静薨。

庚午，詔曰：「五帝異樂，三王殊禮，皆隨事而有損益，因情而立節文。仰惟祭享宗廟，瞻敬如在，罔極之感，情深兹日。而禮畢升路，鼓吹發音，還入宫門，金石振響。斯則哀樂同日，心事相違，情所不安，理實未允。宜改兹往式，用弘禮教。自今已後，享廟日不須備鼓吹，殿庭勿設樂懸。」

辛未，京師大索。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何稠之自嶺南還也，甯猛力請隨稠入朝，稠見其疾篤，遣還欽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使還，奏狀，上意不懌。冬十月，猛力病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猛力臨終，果戒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約，不可失信，汝葬我畢，宜即登路。」長真嗣爲刺史，如言入朝。上大悦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十一月丁亥，突厥遣使來朝。

十二月壬子，上柱國、右武候大將軍、魯國公虞慶則以罪伏誅。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爲拒守之策。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别遣才彦！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

吐谷渾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爲主，遣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

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開皇一八年（戊午、五九八）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春正月辛丑，詔曰：「吳、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其江南諸州，人間有船長三丈已上，悉括入官。」

二月甲辰，幸仁壽宮。

乙巳，以漢王諒爲行軍元帥，水陸三十萬伐高麗。

三月乙亥，以柱國杜彦爲朔州總管。

夏四月癸卯，以蔣州刺史郭衍爲洪州總管。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辛亥，詔：「畜貓鬼、蠱毒、厭媚、野道之家，並投於四裔。」

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秋七月壬申，詔以河南八州水，免其課役。丙子，詔京官五品已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

九月己丑，漢王諒師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

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庚寅，勑舍客無公驗者，坐及刺史、縣令。

辛卯，至自仁壽宮。

冬十一月甲戌，上親録囚徒。

癸未，有事於南郊。

十二月庚子，上柱國、夏州總管、任城郡公王景以罪伏誅。

是月，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南寧夷爨翫復反。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責萬歲，萬歲詆讕，上怒，命斬之。高熲及左衛大將軍元旻等固請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爲民。

開皇一九年（己未、五九九）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

戊寅，大射武德殿，宴賜百官。

二月己亥，晉王廣來朝。

辛丑，以并州總管長史宇文弢爲朔州總管。

甲寅，幸仁壽宮。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爲元帥，尚書左僕射高熲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漢王節度，然漢王竟不臨戎。

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渡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

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郁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其心。

高熲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蠶山，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内。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

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衆號哭而去。

六月丁酉，以豫章王暕爲内史令。

宜陽公王世積爲涼州總管，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孝諧配防桂州，因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爲國主，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希，非用武之國。』」世積坐誅，拜孝諧上大將軍。

獨孤后性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没宮中，上於仁壽宮見而悦之，因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爲天子，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還宮。后俟上於閤内，及至，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高熲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熲謂己爲一婦人，遂銜之。

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熲曰：「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熲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獨孤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

會上令選東宮衛士以入上臺，熲奏稱：「若盡取强者，恐東宮宿衛太劣。」上作色曰：「我有時出入，宿衛須得勇毅。太子毓德春宮，左右何須壯士！此極弊法。如我意者，恆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佳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熲子表仁，娶太子女，故上以此言防之。

熲夫人卒，獨孤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娶！」上以后言告熲。熲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既而熲愛妾生男，上聞之，極喜，后甚不悦。上問其故，后曰：「陛下尚復信高熲邪？始，陛下欲爲熲娶，熲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安得信之！」上由是疏熲。

伐遼之役，熲固諫，不從，及師無功，后言於上曰：「熲初不欲行，陛下强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事於熲，熲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諒甚銜之，及還，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熲所殺。」上聞之，彌不平。

及擊突厥，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熲欲反。上未有所答，熲已破突厥而還。及王世積誅，推覈之際，有宮禁中事，云於熲處得之，上大驚。有司又奏：「熲及左右衛大將軍元旻、元胄，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旻、胄坐免官。上柱國賀若弼、吴州總管宇文弢、刑部尚書薛胄、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熲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無敢言者。秋八月癸卯，熲坐免上柱國、左僕射，以齊公就第。

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熲侍宴。熲歔欷悲不自勝，獨孤后亦對之泣。上謂熲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於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熲。人臣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頃之，熲國令上熲陰事，稱其子表仁謂熲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囚熲於内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沙門真覺嘗謂熲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猶不得天下。熲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之。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兹斬王世積，如更誅熲，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爲民。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辛亥，上柱國、皖城郡公張威卒。

甲寅，上柱國、城陽郡公李徹卒。

九月乙丑，以太常卿牛弘爲吏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爲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

晟奏：「染干部落，歸者益衆，雖在長城之内，猶被雍虞閭抄掠，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横塹，令處其内，使得任情畜牧。」上從之。

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爲啓民防達頭，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鎮恆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千餘級。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庚子，以朔州總管宇文弢爲代州總管。

《隋書》卷二一《天文志下》 十二月乙未，星隕於渤海。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突厥都藍可汗爲部下所殺。

《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之。降者甚衆。

開皇二〇年（庚申、六〇〇）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春正月辛酉朔，上在仁壽宮。突厥、高麗、契丹並遣使貢方物。

癸亥，以代州總管宇文弢爲吳州總管。

二月己巳，以上柱國崔弘度爲原州總管。

丁丑，無雲而雷。

三月辛卯，熙州人李英林反，遣行軍總管張衡討平之。

《資治通鑑》卷一七九 賀若弼復坐事下獄，上數之曰：「公有三大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他日，上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熲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熲云：『必不然。』及平陳，遽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熲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預朝政。』弼後語熲：『皇太子於己，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脈脈邪！』意圖廣陵，又圖荊州，皆作亂之地，意終不改也。」

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王廣、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

長孫晟帥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

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

達頭復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常爲大隋典羊馬也。」帝又遣趙仲卿爲啓民築金河、定襄二城。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乙亥，天有聲如瀉水，自南而北。

六月丁丑，秦王俊薨。

《資治通鑑》一七九 俊所爲侈麗之物，悉命焚之。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俊子浩，崔妃所生也，庶子曰湛。羣臣希旨，奏：「漢之栗姬子榮、郭后子彊皆隨母廢，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之，以秦國官爲喪主。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爲儲后，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一枚，并葅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

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

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熲。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

晉王廣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爲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絶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爲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

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偏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

晉王廣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於諸王。

廣爲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泫然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恆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是以勤憂積念，懼履危亡。」后忿然曰：「睨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

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己，奏爲壽州刺史。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爲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

約時爲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爲，皆先籌於約而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啓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

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睨地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上廢立。

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

上遂疏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衛率蘇孝慈爲淅州刺史，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

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秋八月，老人星見。

《資治通鑑》卷一七九 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

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此去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爲下利，不解衣卧。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

素乃顯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恆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嘗責之，勇即慙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

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

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嘗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

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右衛大將軍元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上以旻及裴弘付獄。

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索得之，大以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臣，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癸丑，吳州總管楊异卒。

冬十月己未，太白晝見。

《資治通鑑》卷一七九　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爲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望聖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留意。」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殺柱國、太平縣公史萬歲。

《資治通鑑》卷一七九　己巳，詔：「元旻、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典膳監元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下士何竦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叉，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賞鞫勇之功也。

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胸。

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娀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爲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

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縱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爲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爲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人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疏棄也。自古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爲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十一月戊子，天下地震，京師大風雪。

以晉王廣爲皇太子。

十二月戊午，詔東宮官屬不得稱臣於皇太子。

《資治通鑑》卷一七九 以宇文述爲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總管郭衍預焉，由是徵衍爲左監門率。

帝因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爲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

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玄齡與杜杲之兄孫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辛巳，詔曰：「佛法深妙，道教虛融，咸降大慈，濟度羣品，凡在含識，皆蒙覆護。所以雕鑄靈相，圖寫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誠敬。其五嶽四鎮，節宣雲雨，江、河、淮、海，浸潤區域，並生養萬物，利益非人，故建廟立祀，以時恭敬。敢有毀壞偷盜佛及天尊像、嶽鎮海瀆神形者，以不道論。沙門壞佛像，道士壞天尊者，以惡逆論。」

《資治通鑑》卷一七九 是歲，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智積，帝之弟子也，性脩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蓋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齊州行參軍章武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哉！」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卻，吾當爲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因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善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絶，吏無慈愛之心，民懷姦詐之意，朕思遵聖法，以德化民，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寤，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若使官盡王伽之儔，民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乃擢伽爲雍令。

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謹按《元命包》曰：『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爲年號。」是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

仁壽元年（辛酉、六〇一）

《資治通鑑》卷一七九 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

以尚書右僕射楊素爲左僕射，納言蘇威爲右僕射。

丁酉，徙河南王昭爲晉王。

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管韓弘於恆安。

以晉王昭爲內史令。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辛丑，詔曰：「君子立身，雖云百行，唯誠與孝，最爲其首。故投主殉節，自古稱難，殞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代俗之

徒，不達大義，至於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止墳塋，獨在其外。自今已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

二月乙卯朔，日有蝕之。

辛巳，以上柱國獨孤楷爲原州總管。

三月壬辰，以豫章王暕爲揚州總管。

夏四月，以淅州刺史蘇孝慈爲洪州總管。

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

壬辰，驟雨震雷，大風拔木，宜君漱水移於始平。

六月癸丑，洪州總管蘇孝慈卒。

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風俗。

《資治通鑑》卷一七九　乙丑，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国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殿内將軍河間劉炫上表切諫，不聽。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其日，頒舍利於諸州。

秋七月戊戌，改國子爲太學。

九月癸未，以柱國杜彦爲雲州總管。

十一月己丑，有事於南郊。

《資治通鑑》卷一七九　山獠作亂，以衛尉少卿洛陽衛文昇爲資州刺史鎮撫之。文昇名玄，以字行。初到官，獠方攻大牢鎮，文昇單騎造其營，謂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羣獠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悦，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帝大悦，賜縑二千匹。壬辰，以文昇爲遂州總管。

潮、成等五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請討之。帝敕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盎發江、嶺兵擊之。事平，除盎漢陽太守。

詔以楊素爲雲州道行軍元帥，長孫晟爲受降使者，挾啓民可汗北擊步迦。

仁壽二年（壬戌、六〇二）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春二月辛亥，以邢州刺史侯莫陳穎爲桂州總管，宗正楊[文](祀)[紀]爲荆州總管。

三月己亥，幸仁壽宫。

壬寅，以齊州刺史張(喬)[奫]爲潭州總管。

《資治通鑑》卷一七九　突厥思力俟斤等南渡河，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抄。素以功進子玄感爵柱國，賜玄縱爵淮南公。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夏四月庚戌，岐、雍二州地震。

《資治通鑑》卷一七九　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萬年韋雲起：「外間有不便事，可言之。」述時侍側，雲起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壻，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爲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秋七月丙戌，詔内外官各舉所知。柳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嵓之討西爨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

自長史元巖卒後，秀漸奢僭，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車馬被服，擬於乘輿。

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爲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上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馬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

忠！聖上有敕追王，以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内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戊子，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爲益州總管，馳傳代之。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有備，乃止。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八月己巳，皇后獨孤氏崩。

《資治通鑑》卷一七九 太子對上及宫人哀慟絶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

著作郎王劭上言：「佛説：『人應生天上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伏惟大行皇后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按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宫内再雨金銀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宫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虚空，至夜五更，奄然如寐，遂即升遐。與經文所説，事皆符驗。」上覽之悲喜。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九月丙戌，至自仁壽宫。

壬辰，河南、北諸州大水，遣工部尚書楊達賑恤之。

乙未，上柱國、襄州總管、金水郡公周摇卒。

隴西地震。

冬十月壬子，曲赦益州管内。

癸丑，以工部尚書楊達爲納言。

閏月甲申，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與諸術者刊定陰陽舛謬。

己丑，詔曰：「禮之爲用，時義大矣。黄琮蒼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牲食，展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治人，莫善於禮。自區宇亂離，緜歷年代，王道衰而變風作，微言絶而大義乖，與代推移，其弊日甚。至於四時郊祀之節文，五服麻葛之隆殺，是非異説，踳駁殊塗，致使聖教凋訛，輕重無準。朕祗承天命，撫臨生人，當洗滌之時，屬干戈之代。克定禍亂，先運武功，删正彝典，日不暇給。今四海又安，五戎勿用，理宜弘風訓俗，導德齊禮，綴往聖之舊章，興先王之茂則。尚書左僕射、越國公楊素，尚書右僕射、邳國公蘇威，吏部尚書、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祕書丞許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達古今，或器推令望，學綜經史。委以裁緝，實允僉議。可並修定五禮。」

《資治通鑑》卷一七九 上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爲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没。」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遺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云：『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紿云『卜年二千』者，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其識之！」

壬寅，葬文獻皇后於太陵。詔以「楊素經營葬事，勤求吉地，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可别封一子義康公，邑萬户。」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珠綾錦稱是。

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

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嶽慈父聖母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并作檄文，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邪！」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十二月癸巳，上柱國、益州總管蜀王秀廢爲庶人。

《資治通鑑》卷一七九 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按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爲能，賞賜甚厚。

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爲衆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録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絶，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

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吴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

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族父忌並爲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處，邸店、碾磑、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千數，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宫禁。親故吏布列清顯。既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橈者，獨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

毗見楊素專權，恐爲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旨者嚴霜夏零，阿旨者甘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竦，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

其後上亦寖疏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爲伊州刺史。

素既被疏，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尚書，參掌機密。素由是惡之。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鬬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交州人李佛子舉兵反，遣行軍總管劉方討平之。

仁壽三年（癸亥、六〇三）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春二月己卯，原州總管、比陽縣公龐晃卒。

戊子，以大將軍、蔡陽郡公姚辯爲左武候大將軍。

夏五月癸卯，詔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但風樹不靜，嚴敬莫追，霜露既降，感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爲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

六月甲午，詔曰：「《禮》云：『至親以期斷。』蓋以四時之變易，萬物之更始，故聖人象之。其有三年，加隆爾也。但家無二尊，母爲厭降，是以父存喪母，還服于朞者，服之正也。豈容朞内而更小祥！然三年之喪而有小祥者，《禮》云：「朞祭，禮也。朞而除喪，道也。」以是之故，雖未再朞，而天地一變，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練焉，以存喪祭之本。然朞喪有練，於理未安。雖云十一月而練，乃無所法象，非朞非時，豈可除祭。而儒者徒擬三年之喪，立練禫之節，可謂苟存其變，而失其本，欲漸於奪，乃薄於喪。致使子則冠練去絰，黄裏縓緣，絰則布葛在躬，粗服未改。豈非絰哀尚存，子情已奪，親疎失倫，輕重顛倒！乃不順人情，豈聖人之意也！故知先聖之禮廢於人邪，三年之喪尚有不行之者，至於祥練之節，安能不墜者乎？

《禮》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大夫士之喪父母，乃貴賤異服。然則禮壞樂崩，由來漸矣。所以晏平仲之斬粗縗，其老謂之非禮，滕文公之服三年，其臣咸所不欲。蓋由王道既衰，諸侯異政，將踰越於法度，惡禮制之害己，乃滅去篇籍，自制其宜。遂至骨肉之恩，輕重從俗，無易之道，隆殺任情。況孔子没而微言隱，秦滅學而經籍焚者乎！有漢之興，雖求儒雅，人皆異説，義非一貫。又近代亂離，唯務兵革，其於典禮，時所未遑。夫禮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乃人心而已者，謂情緣於恩也。故恩厚者其禮隆，情輕者其禮殺。聖人以是稱情立文，別親疎貴賤之節。自臣子道消，上下失序，莫大之恩，逐情而薄，莫重之禮，與時而殺。此乃服不稱喪，容不稱服，非所謂聖人緣恩表情，制禮之義也。

然喪與易也，寧在於戚，則禮之本也。禮有其餘，未若於哀，則情之實也。今十一月而練者，非禮之本，非情之實。由是言之，父存喪母，不宜有練。但依禮十三月而祥，中月而禫。庶以合聖人之意，達孝子之心。」

秋七月丁卯，詔曰：「日往月來，唯天所以運序，山鎮川流，唯地所以宣氣。運序則寒暑無差，宣氣則雲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大德，育萬物而爲功。況一人君于四海，睹物欲運，獨見致治，不藉羣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堯欽

明，命羲、和以居岳，虞舜叡德，升元、凱而作相。伊尹鼎俎之媵，爲殷之阿衡，吕望漁釣之夫，爲周之尚父。此則鳴鶴在陰，其子必和，風雲之從龍虎，賢哲之應聖明，君德不回，臣道以正，故能通天地之和，順陰陽之序，豈不由元首而有股肱乎？

自王道衰，人風薄，居上莫能公道以御物，爲下必踵私法以希時。上下相蒙，君臣義失，義失則政乖，政乖則人困。蓋同德之風難嗣，離德之軌易追，則任者不休，休者不任，則衆口鑠金，戮辱之禍不測。是以行歌避代，辭位灌園，卷而可懷，黜而無愠，放逐江湖之上，沈赴河海之流，所以自潔而不悔者也。至於閭閻秀異之士，鄉曲博雅之儒，言足以佐時，行足以勵俗，遺棄於草野，堙滅而無聞，豈勝道哉！所以覽古而歎息者也。

方今區宇一家，煙火萬里，百姓乂安，四夷賓服，豈是人功，實乃天意。朕惟夙夜祇懼，將所以上嗣明靈，是以小心勵己，日慎一日。以黎元在念，憂兆庶未康，以庶政爲懷，慮一物失所。雖求傅巖，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唯恐商歌於長夜，抱關於夷門，遠跡犬羊之間，屈身僮僕之伍。其令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識治亂，究政教之本，達禮樂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舉。限以三旬，咸令進路。徵召將送，必須以禮。」

八月壬申，上柱國、檢校幽州總管、落叢郡公燕榮以罪伏誅。

九月壬戌，置常平官。

甲子，以營州總管韋沖爲民部尚書。

十二月癸酉，河南諸州水，遣納言楊達賑恤之。

《資治通鑑》卷一七九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啓民。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

仁壽四年（甲子、六〇四）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春正月丙午，赦天下。帝將避暑於仁壽宮，術士章仇太翼固諫，不聽。太翼曰：「是行恐鑾輿不返！」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

甲子，幸仁壽宮。

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

夏四月（乙卯），上不豫。

《北史》卷十一《隋紀上》 六月庚午，大赦。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有星入月中，數日而退。長人見於雁門。

秋七月乙未，日青無光，八日乃復。

己亥，以大將軍段文振爲雲州總管。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甲辰，上疾甚，卧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欷，命太子赦章仇太翼。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丁未，崩於大寶殿，時年六十四。遺詔曰：「嗟乎！自昔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爭相尋，年將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稱帝王者非一人，書軌不同，生人塗炭。上天降鑒，爰命於朕，用登大位，豈關人力！故得撥亂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聲教遠被，此又是天意欲寧區夏。所以昧旦臨朝，不敢逸豫，一日萬機，留心親覽，晦明寒暑，不憚劬勞，匪曰朕躬，蓋爲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闕庭，刺史以下，三時朝集，何嘗不罄竭心府，誠勑殷勤。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智力，萬國歡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豐，教化政刑，猶未盡善，興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踰六十，不復稱夭，但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爲身，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

人生子孫，誰不愛念，既爲天下，事須割情。勇及秀等，並懷悖惡，既知無臣子之心，所以廢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家國，必當戮辱徧於公卿，酷毒流於人庶。今惡子孫已爲百姓黜屏，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前對文武侍衛，具已論述。皇太子廣，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堪成朕志。但令內外羣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

但國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禮。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勞改定。凶禮所須，纔令周事。務從節儉，不得勞人。諸州總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職，不須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後帝，沿革隨時。律令格式，或有不便於事者，宜依前勑修改，務當政要。嗚呼，敬之哉！無墜朕命！」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初文獻皇后既崩，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

蔡氏皆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蔡氏，丹楊人也。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皆入閤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録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人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爲敕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别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與後宮聞變，相顧戰栗失色。晡後，太子遣使者齎小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合中有同心結數枚，宮人咸悦，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乙卯，發喪。

隋煬帝部（起公元六〇四年，迄公元六一七年）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煬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麼，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獻獨孤皇后。

仁壽四年（甲子、六〇四）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七月乙卯，【略】太子即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爲房陵王，不爲置嗣。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河間楊柳四株無故黃落，既而花葉復生。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八月丁卯，梓宮至自仁壽宮。

丙子，殯于大興前殿。

柳述、元巖並除名，述徙龍川，巖徙南海。帝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絶，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臨終，上表請葬於柳氏，帝愈怒，竟不哭，葬送甚薄。

太史令袁充奏言：「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侍郎許善心議，以爲「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素惡善心，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并州總管漢王諒舉兵反，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討平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羣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爲民，絶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九月乙巳，以備身將軍崔彭爲左領軍大將軍。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冬十月己卯，葬文皇帝於太陵，廟號高祖，與文獻皇后同墳異穴。

詔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二十二成丁。

章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爲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脩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爲然。

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楊素以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爲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妓妾二十人。

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渡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

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謚曰煬。

癸丑，下詔於伊洛建東京，仍曰：「宮室之制，本以便生，今所營構，務從儉約。」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十二月乙丑，以右武衛將軍來護兒爲右驍衛大將軍。

戊辰，以柱國李景爲右武衛大將軍，以右衛率周羅睺爲右武候大將軍。

大業元年（乙丑、六〇五）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春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立妃蕭氏爲皇后。改豫州爲溱州，洛州爲豫州。廢諸州總管府。

丙申，立晉王昭爲皇太子。

丁酉，以上柱國宇文述爲左衛大將軍，上柱國郭衍爲左武衛大將軍，延壽公于仲文爲右衛大將軍。

己亥，以豫章王暕爲豫州牧。

戊申，發八使巡省風俗。

己酉，以吳州總管宇文弢爲刑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高祖之末，羣臣有言林邑多奇寶者。時天下無事，劉方新平交州，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真等以步騎萬餘出越裳，方親帥大將軍張愁等以舟師出比景，是月，軍至海口。

二月戊辰，敕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綵、車馬，引楊素及諸將討漢王諒

有功者立於前，使奇章公牛弘宣詔，稱揚功伐，賜賚各有差。素等再拜舞蹈而出。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己卯，以尚書左僕射楊素爲尚書令。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詔天下公除，惟帝服淺色黃衫、鐵裝帶。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實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廢二崤道，開葵册道。

戊申，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又於皁澗營顯仁宮，採海内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以實園苑。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艗、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又作天經宮於東京，四時祭高祖。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夏四月癸亥，大將軍劉方擊林邑，破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初，尚書右丞李綱數以異議忤楊素及蘇威，素薦綱於高祖，以爲方行軍司馬。方承素意，屈辱之，幾死。軍還，久不得調，威復遣綱詣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自歸奏事，威劾奏綱擅離所職，下吏按問。會赦，免官，屏居於鄠。

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内爲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内。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翦綵爲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内亦翦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庚戌，民部尚書、義豐侯韋沖卒。

六月甲子，熒惑入太微。

秋七月丁酉，制戰亡之家給復十年。

丙午，滕王綸、衛王集並奪爵徙邊。

閏七月甲子，以尚書令楊素爲太子太師，安德王雄爲太子太傅，河間王弘爲太子太保。

丙子，詔曰：「君民建國，教學爲先，移風易俗，必自茲始。而言絶義乖，多歷年代，進德修業，其道寖微。漢採坑焚之餘，不絶如線，曾承板蕩之運，掃地將盡。自時厥後，軍國多虞，雖復黌宇時建，示同愛禮，函丈或陳，殆爲虛器。遂使紆青拖紫，非以學優，製錦操刀，類多牆面。上陵下替，綱維靡立，雅缺道消，實由於此。朕纂承洪緒，思弘大訓，將欲尊師重道，用闡厥緜，講信修睦，敦獎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諸在家及見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悦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經術，未願進仕者，可依其藝業深淺，門蔭高卑，雖未升朝，並量準給禄。庶夫恂恂善誘，不日成器，濟濟盈朝，何遠之有！其國子等學，亦宜申明舊制，教習生徒，具爲課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以左武衛大將軍郭衍爲前軍，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爲後軍。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内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漆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板艙、黃篾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漆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艚艎、八櫂、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

州縣，五百里内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舉，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冬十月己丑，赦江淮已南。揚州給復五年，舊總管内給復三年。

十一月己未，以大將軍崔仲方爲禮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之，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契丹不爲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殺其男子，以女子及畜産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今自舉之。」擢爲治書侍御史。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爲葉護可汗所虜，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與向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舍於鴻臚寺。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爲鐵勒所困。鐵勒者，匈奴之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族姓雖殊，通謂之鐵勒，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爲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其爲變，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爲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咥爲小可汗，與處羅戰，屢破之。莫何勇毅絶倫，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大業二年（丙寅、六〇六）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府儀同三司。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以大理卿梁毗爲刑部尚書。

丁卯，遣十使併省州縣。

二月丙戌，詔尚書令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大將軍宇文愷、内史侍郎虞世基、禮部侍郎許善心制定輿服。始備輦路及五時副車。上常服，皮弁十有二琪，文官弁服，佩玉，五品已上給犢車、通幰，三公親王加油絡，武官平巾幘，袴褶，三品已上給飆槊。下至胥吏，服色皆有差。非庶人不得戎服。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亘二十餘里。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戊戌，置都尉官。

三月庚午，車駕發江都。先是，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雲定興盛修儀仗，於是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殆無遺類。至是而成。

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於東京。

辛亥，上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稅。

癸丑，以冀州刺史楊文思爲民部尚書。

五月甲寅，金紫光禄大夫、兵部尚書李〔元〕通坐事免。

乙卯，詔曰：「旌表先哲，式存饗祀，所以優禮賢能，顯彰遺愛。朕永鑒前修，尚想名德，何嘗不興歎九原，屬懷千載。其自古已來賢人君子，有能樹聲立德、佐世匡時、博利殊功、有益於人者，並宜營立祠宇，以時致祭。墳壟之處，不得侵踐。有司量爲條式，稱朕意焉。」

六月壬子，以尚書令、太子太師楊素爲司徒。進封豫章王暕爲齊王。

秋七月癸丑，以衛尉卿衛玄爲工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庚申，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雖有闕員，留而不補。時牛弘爲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別敕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驍衛大將軍張瑾、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黄門侍郎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雖七人同在坐，然與奪之筆，虞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壬戌，擢藩邸舊臣鮮于羅等二十七人官爵有差。

甲戌，皇太子昭薨。

乙亥，上柱國、司徒、楚國公楊素薨。

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爲燕王，侗爲越王，侑爲代王。

九月乙丑，立秦孝王俊子浩爲秦王。

冬十月戊子，以靈州刺史段文振爲兵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詔改脩律令。

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于懷。自古已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户，蠲其雜役，以供守視。」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初，齊温公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户。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黿鼉、龜鼈、水人、蟲魚，偏覆于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黄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騰過，左右易處。又有神鼇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衣錦繡繒綵，舞者鳴環佩，綴花氈。課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爲之空竭。帝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帝甚悦，謂明達曰：「齊氏偏隅，樂工曹妙達猶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貴汝，宜自脩謹！」

大業三年（丁卯、六〇七）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率其屬上表固請，帝大悦，謂牛弘等曰：「今衣冠大備，致單于解辮，卿等功也！」各賜帛甚厚。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癸亥，勑并州逆黨已流配而逃亡者，所獲之處，即宜斬決。

丙子，長星竟天，出於東壁，二旬而止。

是月，武陽郡上言，河水清。

二月己丑，彗星見於奎，掃文昌，歷大陵、五車、北河，入太微，掃帝坐，前後百餘日而止。

三月辛亥，車駕還京師。

壬子，以大將軍姚辯爲左屯衛將軍。

癸丑，遣羽騎尉朱寬使於流求國。

乙卯，河間王弘薨。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初，雲定興、閻毗坐媚事太子勇，與妻子皆没官爲奴婢。上即位，多所營造，聞其有巧思，召之，使典其事，以毗爲朝請郎。時宇文述用事，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并以奇服新聲求媚於述。述大喜，兄事之。上將有事四夷，大作兵器，述薦定興可使監造，上從之。述謂定興曰：「兄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興兵誅討，若使之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於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帝然之，乃鴆殺長寧王儼，分徙其七弟於嶺表，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以從恪。

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甲申，頒律令，大赦天下，關内給復三年。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壬辰，改州爲郡，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改上柱國以下官爲大夫。置殿内省，與尚書、門下、内史、祕書爲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與御史爲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爲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爲十六府。廢伯、子、男爵，唯留王、公、侯三等。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甲午，詔曰：「天下之重，非獨治所安，帝王之功，豈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經邦，何嘗不選賢與能，收採幽滯。周稱多士，漢號得人，常想前風，載懷欽佇。朕負扆夙興，冕旒待旦，引領巖谷，置以周行，冀與羣才共康庶績。而彙茅寂寞，投竿罕至，豈美璞韜采，未值良工，將介石在懷，確乎難拔？永鑒前哲，憮然興歎！凡厥在位，譬諸股肱，若濟巨川，義同舟楫。豈得保茲寵禄，晦爾所知，優游卒歲，甚非謂也。祁大夫之舉善，良史以爲至公，臧文仲之蔽賢，尼父譏其竊位。求諸往古，非無褒貶，宜思進善，用匡寡薄。夫孝悌有聞，人倫之本，德行敦厚，立

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厲俗，有益風化。强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並爲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以禦侮，膂力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採録，衆善畢舉，與時無棄。以此求治，庶幾非遠。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擢。其見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舉送之限。」

丙申，車駕北巡狩。

丁酉，以刑部尚書宇文弢爲禮部尚書。

戊戌，勑百司不得踐暴禾嫁，其有須開爲路者，有司計地所收，即以近倉酬賜，務從優厚。

己亥，次赤岸澤。以太牢祭故太師李穆墓。

五月丁巳，突厥啓民可汗遣子拓特勤來朝。

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

丙寅，啓民可汗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勤來朝。

辛未，啓民可汗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

癸酉，有星孛于文昌上將，星皆動摇。

六月辛巳，獵於連谷。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初，高祖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帝即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等奏請爲太祖、高祖各立一殿，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至是，有司請如前議，於東京建宗廟。帝謂祕書監柳晉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略】丁亥，詔爲高祖建別廟，仍修月祭禮。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帝過鴈门，鴈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悦。以和爲博陵太守，仍使廓至博陵觀和爲式。由是所至獻食，競爲豐侈。

戊子，車駕頓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啓民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諸國奚、霤、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晟見牙帳中草穢，欲令啓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灑掃，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内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得效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教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開爲御道。帝聞晟策，益嘉之。

丁酉，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宫。

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

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法尚朝于行宫，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關，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千里不絶，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猝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阻長，難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陳，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内。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内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左武衛將軍。

啓民可汗復上表，以爲：「先帝可汗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乏。臣兄弟嫉妬，共欲殺臣。臣當是時，走無所適，仰視唯天，俯視唯地，奉身委命，依歸先帝。先帝憐臣且死，養而生之，以臣爲大可汗，還撫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還如先帝養生臣及突厥之民，種種無乏。臣荷戴聖恩，言不能盡。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率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帝以爲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啓民璽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存心恭順，何必變服？」

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悦，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帝賜啓民帛二千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丙子，殺光禄大夫賀若弼、禮部尚書宇文弢、太常卿高熲。尚書左僕射蘇威坐事免。

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一旬而罷，死者十五六。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絶。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爲榦，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乙酉，啓民飾廬清道，以候乘輿。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宴賜極厚。上謂高麗使者曰：「歸語爾王，當早來朝見。不然者，吾與啓民巡彼土矣。」皇后亦幸義城公主帳。

己丑，啓民可汗歸蕃。

癸巳，入樓煩關。

壬寅，次太原。詔營晉陽宮。

九月己未，次濟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宴享極歡。

己巳，至于東都。

壬申，以齊王暕爲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

癸酉，以民部尚書楊文思爲納言。

《資治通鑑》卷一八〇　冬十月，敕河南諸郡送一藝户陪東都三千餘家，置十二坊於洛水南以處之。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列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總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壅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兹乎！」帝大悦，賜帛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爲黄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

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擊之，不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帝使裴矩慰撫之。

大業四年（戊辰、六〇八）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庚戌，百僚大射於允武殿。

丁卯，賜城内居民米各十石。

壬申，以太府卿元壽爲内史令，鴻臚卿楊玄感爲禮部尚書。

癸酉，以工部尚書衛玄爲右候衛大將軍，大理卿長孫熾爲民部尚書。

二月己卯，遣司朝謁者崔（君）毅使突厥處羅，致汗血馬。

三月辛酉，以將作大匠宇文愷爲工部尚書。

壬戌，百濟、倭、赤土、迦羅舍國並遣使貢方物。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行宫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内布鐵菱。次施弩牀，皆插鋼錐，外向。上施旋機弩，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其外又以繒周圍，施鈴柱、槌磬以知所警。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丙寅，遣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致羅剎。

夏四月丙午，以離石之汾源、臨泉，雁門之秀容，爲樓煩郡。起汾陽宫。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初，元德太子薨，河南尹齊王暕次當爲嗣，元德吏兵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帝爲之妙選僚屬，以光禄少卿柳謇之爲齊王長史，且戒之曰：「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鍾卿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暕寵遇日隆，百官趨謁，闐咽道路。暕以是驕恣，昵近小人，所爲多不法。遣左右喬令則、庫狄仲錡、陳智偉求聲色。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美女，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第，淫而遣之。仲錡、智偉詣隴西，撾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取歸其家，暕不知也。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安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悦。暕從帝幸汾陽宫，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爲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

有伊闕令皇甫詡，得幸於暕，違禁，攜之至汾陽宮。御史韋德裕希旨劾奏暕，帝令甲士千餘人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暕妃韋氏早卒，暕與妃姊元氏婦通，産一女。暕召相工令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産子者當爲皇后。」暕以元德太子有三子，恐不得立，陰挾左道爲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賜妃姊死，暕府僚皆斥之邊遠。柳謇之坐不能匡正，除名。時趙王杲尚幼，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虎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虎賁輒奏之。帝亦常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太史令庾質，季才之子也，其子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對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猶怒，出爲合水令。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癸丑，以河内太守張定和爲左屯衛大將軍。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乙卯，詔以突厥啓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上，務從優厚。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五月壬申，蜀郡獲三足烏，張掖獲玄狐，各一。

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

乙未，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破吐谷渾於曼頭、赤水。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八月辛酉，上親祠恒岳，赦天下。河北道郡守畢集，裴矩所致西域十餘國皆來助祭。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車駕所經郡縣，免一年租調。

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

戊寅，彗星出於五車，掃文昌，至房而滅。

辛巳，詔免長城役者一年租賦。

冬十月丙午，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蘊茲素王，而頹山之歎，忽踰於千祀，盛德之美，不存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優崇。可立孔子後爲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録以申上。」

辛亥，詔曰：「昔周王下車，首封唐、虞之胤，漢帝承曆，亦命殷、周之後。皆所以褒立先代，憲章在昔。朕嗣膺景業，傍求雅訓，有一弘益，欽若令典。以爲周兼夏、殷，文質大備，漢有天下，車書混一，魏、晉沿襲，風流未遠。並宜立後，以存繼絶之義。有司可求其胄緒列聞。」

乙卯，頒新式於天下。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常駿等至赤土境，赤土王利富多塞遣使以三十舶迎之，進金鏁以纜駿船，凡汎海百餘日，入境月餘，乃至其都。其王居處器用，窮極珍麗，待使者禮亦厚，遣其子那邪迦隨駿入貢。

帝以右翊衛將軍河東薛世雄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出玉門，啓民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聞世雄軍已度磧，大懼，請降。世雄乃於漢故伊吾城東築城，留銀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

大業五年（己巳、六〇九）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爲東都。

突厥啓民可汗來朝，禮賜益厚。

癸未，詔天下均田。

戊子，上自東都西還。

己丑，制民間鐵叉、搭鉤、鑽刃之類皆禁之。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太守每歲密上屬官景迹。

二月戊戌，次于闋鄉。詔祭古帝王陵及開皇功臣墓。

庚子，制魏、周官不得爲蔭。

辛丑，赤土國遣使貢方物。

戊申，車駕至京師。

丙辰，宴耆舊四百人於武德殿，頒賜各有差。

己未，上御崇德殿之西院，愀然不怡，顧謂左右曰：「此先帝之所居，實用增感，情所未安，宜於此院之西别營一殿。」

壬戌，制父母聽隨子之官。

三月己巳，車駕西巡河右。

庚午，有司言，武功男子史永遵與從父昆弟同居。上嘉之，賜物一百段，米二百石，表其門閭。

乙亥，幸扶風舊宅。

夏四月己亥，大獵於隴西。

壬寅，高昌、吐谷渾、伊吾並遣使來朝。

乙巳，次狄道，党項羌來貢方物。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癸亥，出臨津關，渡黄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

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長圍亘二十里。

庚辰，入長寧谷。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壬午，度星嶺。

甲申，宴羣臣於金山之上。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丙戌，至浩亹川。以橋未成，斬都水使者黄亘及督役者九人，數日，橋成，乃行。

吐谷渾可汗伏允帥衆保覆袁川，帝分命内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壬辰，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輕其衆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渾伏兵射殺之。其亞將柳武建擊吐谷渾，破之。

甲午，吐谷渾仙頭王窮蹙，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

六月丁酉，遣左光禄大夫梁默等追討伏允，兵敗，爲伏允所殺。衛尉卿劉權出伊吾道，擊吐谷渾，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追奔，至伏俟城。

辛丑，帝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癸卯，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霰晦冥，與從官相失，士卒凍死者太半。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丙午，至張掖。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説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辛亥，詔諸郡學業該通、才藝優洽，膂力驍壯、超絶等倫，在官勤奮，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禦四科舉人。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諠譟。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嗔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悦。

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

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帝謂裴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禄大夫。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途險遠及遇寇鈔，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

初，吐谷渾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帝留順不遣。伏允敗走，無以自資，帥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爲可汗，送至玉門，令統其餘衆；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爲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

丙辰，上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及魚龍戲以娱之，賜賚有差。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戊午，大赦天下。開皇已來流配，悉放還鄉，晉陽逆黨，不在此例。隴右諸郡，給復一年，行經之所，給復二年。

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青海渚中，以求龍種，無效而止。

九月癸未，車駕入長安。

冬十月癸亥，詔曰：「優德尚齒，載之典訓，尊事乞言，義彰膠序。鬻熊爲師，取非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治，是以庞眉黄髮，更令收叙，務簡秩優，無虧藥膳，庶等卧治，佇其弘益。今歲耆老赴集者，可於近郡處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沉滯，不堪居職，即給賜帛，送還本郡；其官至七品已上者，量給廩，以終厥身。」

十一月丙子，車駕幸東都。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脱漏户口及詐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諸郡計帳進丁二十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冒，今户口皆實，全由裴蘊。」由是漸見親委，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曲法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

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刑部、大理莫敢與爭，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有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

突厥啓民可汗卒，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爲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

初，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高祖末，出爲襄州總管，帝即位，自番州刺史召之，欲用爲祕書監。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司隸刺史房彥謙勸道衡杜絶賓客，卑辭下氣，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邪！」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之行役，輕我童稚，與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道衡自以所坐非大過，促憲司早斷，冀奏日帝必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

帝大閱軍實，稱器甲之美，宇文述因進言：「此皆雲定興之功。」帝即擢定興爲太府丞。

大業六年（庚午、六一〇）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春正月癸亥朔，未明三刻，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監門者皆稽首。既而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丁丑，角抵大戲於端門街，天下奇伎異藝畢集，終月而罷。帝數微服往觀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慙不能答。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己丑，倭國遣使貢方物。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帝復遣朱寬招撫流求，流求不從，帝遣虎賁郎將廬江陳稜、朝請大夫同安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之。行月餘，至其國，以鎮周爲先鋒。流求王渴剌兜。遣兵逆戰，屢破之，遂至其都。渴剌兜自將出戰，又敗，退入柵。稜等乘勝攻拔之，斬渴剌兜，虜其民萬餘口而還。二月乙巳，稜等獻流求俘，頒賜百官，進稜位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夫。

乙卯，詔以「近世茅土妄假，名實相乖，自今唯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於是舊賜五等爵，非有功者皆除之。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丙辰，改封安德王雄爲觀王，河間王子慶爲郁王。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庚申，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三月癸亥，幸江都宮。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衡乘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録齊王暕攜皇甫詡從駕及前幸涿郡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譴衡以憲司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築樓煩城，因帝巡幸，得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復遣之榆林。未幾，敕衡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衡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爲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詣江都市，將斬之，久乃得釋，除名爲民，放還田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甲子，以鴻臚卿史祥爲左驍衛大將軍。

夏四月丁未，宴江淮已南父老，頒賜各有差。

六月辛卯，室韋、赤土並遣使貢方物。

壬辰，雁門賊帥尉文通聚衆三千，保於莫壁谷。遣鷹揚楊伯泉擊破之。

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

冬十月（壬申），刑部尚書梁毗卒。

壬子，民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長孫熾卒。

十二月己未，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牛弘卒。

辛酉，朱崖人王萬昌舉兵作亂，遣隴西太守韓洪討平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上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於軍旅間不便。是歲，始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黃。」

帝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別爲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啓民。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藩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大業七年（辛未、六一一）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春正月壬寅，左武衛大將軍、光祿大夫、真定侯郭衍卒。

二月己未，上升釣臺，臨揚子津，大宴百僚，頒賜各有差。

庚申，百濟遣使朝貢。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船前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壬午，詔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興之以教義。高麗高元，虧失藩禮，將欲問罪遼左，恢宣勝略。雖懷伐國，仍事省方。今往涿郡，巡撫民俗。其河北諸郡及山西、山東年九十已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三月丁亥，右光祿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姚辯卒。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文武從官九品以上，並令給宅安置。先是，詔總徵天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鑪手三萬人，於是四遠奔赴如流。

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戊子，以武威太守樊子蓋爲民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大水，山東、河南漂沒三十餘郡，民相賣爲奴婢。

冬十月乙卯，底柱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

戊午，以東平太守吐萬緒爲左屯衛大將軍。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初，帝西巡，遣侍御史韋節召西突厥處羅可汗，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强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屬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狀，稱射匱向善，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爲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徑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數千騎東走，緣道被劫，寓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管昌城，曉諭處羅使入朝。十二月己未，處羅來朝於臨朔

宮，帝大悅，接以殊禮。帝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入見之晚。帝以温言慰勞之，備設天下珍膳，盛陳女樂，羅綺絲竹，眩曜耳目，然處羅終有怏怏之色。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羅而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爲羣盜。

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

平原東有豆子鹹，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宦，貲産富厚。霸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

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爲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爲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爲征士，安祖辭以家爲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官司逐捕，蹤跡至建德家，建德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高麗，尚爲所敗。今水潦爲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爲亡虜邪！」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爲羣盜，安祖自號將軍。時鄒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蒋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内爲盜。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頃之，孫安祖爲張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爲之致死。

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甲子，勑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之。

大業八年（壬申、六一二）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春正月，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爲三，使其弟闕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于會寧，又使特勒大奈別將餘衆居于樓煩，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車駕巡幸，賜號曷婆那可汗，賞賜甚厚。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辛巳，大軍集于涿郡。以兵部尚書段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爲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對曰：「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曰：「汝既懼行，自可留此。」右尚方署監事耿詢上書切諫，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

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溟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踰頓、肅慎、碣石、東暆、帶方、襄平等道，駱驛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北。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敘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營内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内、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乙未，以右候衛大將軍衛玄爲刑部尚書。

甲辰，内史令元壽卒。

二月甲寅，詔曰：「朕觀風燕裔，問罪遼濱。文武協力，爪牙思奮，莫不執銳勤王，捨家從役，罄蓄倉廩之資，兼損播殖之務。朕所以夕惕愀然，慮其匱乏。雖復素飽之衆，情在忘私，悦使之人，宜從其厚。諸行從一品以下，欽飛募人以上家口，郡縣宜數存問。若有糧食乏少，皆宜賑給；或雖有田疇，貧弱不能自耕種，可於多丁富室勸課相助。使夫居者有斂積之豐，行役無顧後之慮。」

壬戌，司空、京兆尹、光禄大夫觀王雄薨。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北平襄侯段文振爲兵部尚書，上表，以爲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内，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爲國患，宜以時諭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兵曹郎斛斯政，以器幹明悟，爲帝所寵任，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不從。及征高麗，以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脱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既竭，强敵在前，鞅鞚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三月辛卯，兵部尚書、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卒。

癸巳，上御師。

甲午，臨戎于遼水橋。

戊戌，大軍爲賊所拒，不果濟。右屯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麥鐵杖，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等，皆死之。

（甲午），車駕渡遼。大戰于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因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尚書衛文昇、尚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以相統攝。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乙未），大頓，見二大鳥，高丈餘，皦身朱足，遊泳自若。上異之，命工圖寫，并立銘頌。

五月壬午，納言楊達卒。

于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赴機。既而高麗各城守，攻之不下。

六月己未，幸遼東，責怒諸將。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

七月壬寅，宇文述等敗績于薩水，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死之。九軍並陷，將帥奔還亡者二千餘騎。

癸卯，班師。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初，百濟王璋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覘高麗動静，璋内與高麗潛通。隋軍將出，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師期，帝大悦，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告以期會。及隋軍渡遼，百濟亦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

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

八月，敕運黎陽、洛陽、洛口、太原等倉穀向望海頓，使民部尚書樊子蓋留守涿郡。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九月庚辰，上至東都。

己丑，詔曰：「軍國異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難，則霸德攸興，化人成俗，則王道斯貴。時方撥亂，屠販可以登朝，世屬隆平，經術然後升仕。豐都爰肇，儒服無預于周行，建武之朝，功臣不參于吏職。自三方未一，四海交爭，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設官分職，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勳叙，莫非拔足行陣，出自勇夫，斁學之道，既所不習，政事之方，故亦無取。是非暗于在己，威福專於下吏，貪冒貨賄，不知紀極，蠹政害民，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回授文武職事，庶遵彼更張，取類於調瑟，求諸名製，不傷于美錦。若吏部輒擬用者，御史即宜糾彈。」

冬十月甲寅，工部尚書宇文愷卒。

十一月己卯，以宗女華容公主嫁于高昌王。

辛巳，光禄大夫韓（僧）壽卒。

甲申，敗將宇文述、于仲文等並除名爲民，斬尚書右丞劉士龍以謝天下。是歲，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甚。

密詔江、淮南諸郡閱視民間童女，姿質端麗者，每歲貢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　張衡既放廢，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帝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朝政，詔賜盡于家。衡臨死大言：「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

大業九年（癸酉、六一三）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爲驍果，脩遼東古城以貯軍糧。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壬午，賊帥杜彦冰、王潤等陷平原郡，大掠

而去。

辛卯，置折衝、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領驍果。

乙未，平原李德逸聚衆數萬，稱「阿舅賊」，劫掠山東。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靈武賊帥白瑜娑劫掠牧馬，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謂之「奴賊」。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遣將軍范貴討之，連年不能剋。

戊戌，大赦。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己亥，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辛丑，以右驍騎將軍李渾爲右驍衛大將軍。

二月己未，濟北人韓進洛聚衆數萬爲羣盜。

（壬午），復宇文述等官爵。又徵兵討高麗。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三月丙子，濟陰孟海公起爲盜，保據周橋，衆至數萬，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

戊寅，幸遼東。以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留守東都。

庚子，北海人郭方預聚徒爲盜，自號盧公，衆至三萬，攻陷郡城，大掠而去。

夏四月庚午，車駕渡遼。

壬申，遣宇文述、楊義臣趣平壤。

六月乙巳，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

丙辰，玄感逼東都。河南贊（務）〔治〕裴弘策拒之，反爲賊所敗。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玄感屯上春門，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

代王侑使刑部尚書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崤、澠，直趨東都城北。玄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

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爲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玄感粗疏，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寖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憂之。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戊辰，兵部侍郎斛斯政奔于高麗。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丘山，營壘、帳幕，按堵不動，皆棄之而去。衆心恟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即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兵之衆，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渡，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爲所殺略。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等馳傳發兵，以討玄感。

秋七月己卯，令所在發人城縣府驛。

癸未，餘杭人劉元進舉兵反，衆至數萬。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壬辰，玄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玄感以爲然。弘農太守蔡王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詐衆西入，軍事貴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玄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於皇天原。玄感上槃豆，布陳亘五十里，且戰且行，玄感一日三敗。

八月壬寅，玄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戍，獨與弟積善徒步走，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玄感尸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玄

感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赴玄感，爲郡丞周旋玉所殺。仁行爲朝請大夫，伏誅於長安。

帝以元弘嗣，斛斯政之親也，留守弘化郡，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爲留守，關右十三郡兵皆受徵發。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癸卯，吴人朱燮、晉陵人管崇擁衆十萬餘，自稱將軍，寇江左。

甲辰，制驍果之家蠲免賦役。

丁未，詔郡縣城去道過五里已上者，徙就之。

戊申，制盜賊籍没其家。

乙卯，賊帥陳瑱等衆三萬，攻陷信安郡。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辛酉，司農卿、雲陽趙元淑坐楊玄感黨伏誅。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蘊、刑部侍郎骨儀與留守樊子蓋推玄感黨與。儀，本天竺胡人也。帝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既殘酷，蘊復受此旨，由是峻法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没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餘人。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阬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琅邪王胄俱坐徙邊。綽、胄亡命，捕得，誅之。

帝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

帝使裴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可汗部落，遣闕度設寇掠吐谷渾以自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九月己卯，濟陰人吴海流、東海人彭孝才並舉兵爲盜，衆數萬。

庚辰，賊帥梁慧尚率衆四萬，陷蒼梧郡。

甲午，車駕次上谷，以供費不給，上大怒，免太守虞荷等官。

丁酉，東陽人李三兒、向但子舉兵作亂，衆至萬餘。

閏月己巳，幸博陵。

庚午，上謂侍臣曰：「朕昔從先朝周旋於此，年甫八歲，日月不居，倏經三紀，追惟平昔，不可復希！」言未卒，流涕嗚咽，侍衛者皆泣下沾襟。

冬十月丁丑，賊帥吕明星率衆數千圍東郡，武賁郎將費青奴擊斬之。

乙酉，詔曰：「博陵昔爲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豳風》，義高姚邑。朕巡撫氓庶，爰屆兹邦，瞻望郊塵，緬懷敬止，思所以宣播德澤，覃被下人，崇紀顯號，式光令緒。可改博陵爲高陽郡。赦境内、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材授職。

丁亥，以右候衛將軍郭榮爲右候衛大將軍。

壬辰，以納言蘇威爲開府儀同三司。

朱燮、管崇推劉元進爲天子。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連年不能剋。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清河賊張金稱衆數萬，渤海賊帥格謙自號燕王，孫宣雅自號齊王，衆各十萬，山東苦之。

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反爲所敗，孝慈死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楊玄感之西也，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樊子蓋收玄感文簿，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爲人所獲，亦送東都。樊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牆而逸。密呼韋福嗣同去，福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收付大理。宇文述奏：「凶逆之徒，臣下所當同疾，若不爲重法，無以肅將來。」帝曰：「聽公所爲。」十二月甲申，述就野外，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以車輪括其頸，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亂發矢如蝟毛，支體糜碎，猶在車輪中。積善、福嗣仍加車裂，皆焚而揚之。積善自言手殺玄感，冀得免死。帝曰：「然則梟類耳！」因更其姓曰梟氏。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丁亥，扶風人向海明舉兵作亂，稱皇帝，建元白烏。遣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帝召衛文昇、樊子蓋詣行在，慰勞之，賞賜極厚，遣還所在。

劉元進攻丹陽，吐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衆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燮、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圍之，元進、燮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

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諸子在洛京，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俱羅敗衂，俱羅坐斬，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

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渡江，頻戰皆捷，元進、燮敗死於吳，其餘衆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於通玄寺瑞像前焚香爲誓，約降者不殺。散者始欲入海爲盜，聞之，旬月之間，歸首略盡，世充悉阬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爲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

是歲，詔爲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

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爲刎頸交，俱亡命爲羣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爲帥。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爲盜，伏威使公祏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爲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爲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即帥其衆降之。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顯討之，伏威與戰，陽爲不勝，引顯衆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顯衆皆燒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輕之，召與并力。伏威使公祏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齎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并其衆。

大業一〇年（甲戌、六一四）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春正月甲寅，以宗女爲信義公主，嫁於突厥曷娑那可汗。

二月辛未，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

戊子，詔曰：「竭力王役，致身戎事，咸由徇義，莫匪勤誠，委命草澤，棄骸原野，興言念之，每懷愍惻。往年出車問罪，將屆遼濱，廟算勝略，具有進止。而諒惛凶，罔識成敗，高頴愎很，本無智謀，臨三軍猶兒戲，視人命如草芥，不遵成規，坐貽撓退，遂令死亡者衆，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設祭於遼西郡，立道場一所。恩加泉壤，庶弭窮魂之冤，澤及枯骨，用弘仁者之惠。」

辛卯，詔曰：「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諸侯，令行天下。盧芳小盜，漢祖尚且親戎，隗囂餘燼，光武猶自登隴，豈不欲除暴止戈，勞而後逸者哉！朕纂成寶業，君臨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沾，孰非我臣，獨隔聲教。蕞爾高麗，僻居荒表，鴟張狼噬，侮慢不恭，抄竊我邊陲，侵軼我城鎮。是以去歲出軍，問罪遼碣，殪長蛇於玄菟，戮封豕於襄平。扶餘衆軍，風馳電逝，追奔逐北，徑踰浿水，滄海舟楫，衝賊腹心，焚其城郭，污其宮室。高元伏鑕泥首，送款軍門，尋請入朝，歸罪司寇。朕以許其改過，乃詔班師。而長惡靡悛，宴安鴆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師，百道俱進。朕當親執武節，臨御諸軍，秣馬丸都，觀兵遼水，順天誅於海外，救窮民於倒懸，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誅之，止除元惡，餘無所問。若有識存亡之分，悟安危之機，翻然北首，自求多福；必其同惡相濟，抗拒王師，若火燎原，刑茲無赦。有司便宜宣布，咸使知聞。」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丁酉，扶風賊帥唐弼立李弘芝爲天子，有衆十萬，自稱唐王。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

癸亥，至臨渝宮，禡祭黃帝，斬叛軍者以釁鼓，亡者亦不止。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夏四月辛未，彭城賊張大彪聚衆數萬，保懸薄山爲盜。遣榆林太守董純擊破，斬之。

甲午，車駕次北平。

五月庚子，詔舉郡孝悌廉潔各十人。

壬寅，賊帥宋世謨陷琅邪郡。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庚申，延安賊帥劉迦論自稱皇王，建元大世，有衆十萬，舉稽胡相表裏爲寇。詔以左驍衛大將軍屈突通爲關內討捕大使，發兵擊之，戰於上郡，斬迦論并將卒萬餘級，虜男女數萬口而還。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六月辛未，賊帥鄭文雅、林寶護等衆三萬，陷建安郡，太守楊景祥死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畢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乙卯，曹國遣使貢方物。

甲子，高麗遣使請降，囚送斛斯政。上大悦。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八月己巳，帝自懷遠鎮班師。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黄上廄馬四十二匹而去。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庚午，右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鄭榮卒。

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己丑，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

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爲意，劉炫獨以爲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十一月丙申，支解斛斯政於金光門外。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乙巳，有事于南郊，上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即行禮。是日，大風。上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己酉，賊帥司馬長安破長平郡。

乙卯，離石胡劉苗王舉兵反，自稱天子，以其弟六兒爲永安王，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能剋。

是月，賊帥王德仁擁衆數萬，保林慮山爲盜。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内，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帝不悦。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竟死獄中。十二月壬申，帝如東都，赦天下。

戊子，入東都。

東海賊帥彭孝才轉掠沂水，彭城留守董純討擒之。純戰雖屢捷，而盜賊日滋，或譖純怯懦，帝怒，鎖純詣東都，誅之。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庚寅，賊帥孟讓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遣江都郡丞王世充擊破之，盡虜其衆。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郡丞張須陀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瓊，以字行。

大業一一年（乙亥、六一五）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春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並以學士補之。帝好讀書著述，自爲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爲帝，前後近二十載，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蒲博、鷹狗，皆爲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祕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簡爲三品，分置西京東都宫、省、官府，其正書皆裝翦華淨，寶軸錦褾。於觀文殿前爲書室十四間，窗户牀褥廚幔，咸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户，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户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宫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廚扉皆自啓，帝出，則垂閉復故。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羅、靺鞨、畢大辭、訶咄、傳越、烏那曷、波臘、吐火羅、俱慮建、忽論、靺鞨、訶多、沛汗、龜茲、疎勒、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

戊戌，武賁郎將高建毗破賊帥顔宣政於齊郡，虜男女數千口。

乙卯，大會蠻夷，設魚龍曼延之樂，頒賜各有差。

《北史》卷一二《隋紀下》　二月戊辰，賊帥楊仲緒等率衆萬餘攻北平，滑公李景破斬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帝以户口逃亡，盜賊繁多，【略】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

《北史》卷一二《隋紀下》　丙子，王須拔反，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趙。

三月丁酉，殺右驍衛大將軍、光禄大夫、郕公李渾，將作監、光禄大夫李敏，並族滅其家。

發卯，賊帥司馬長安破西河。

己酉，幸太原，避暑汾陽宫。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以衛尉少卿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選補郡縣文武官，仍發河東兵討捕羣盜。淵行至龍門，擊賊帥毋端兒，破之。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秋七月己亥，淮南人張起緒舉兵爲盜，衆至三萬。

辛丑，光禄大夫、右禦衛大將軍張壽卒。

八月乙丑，巡北塞。

戊辰，突厥始畢可汗率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

壬申，車駕馳幸雁門。

癸酉，突厥圍城，官軍頻戰不利。上大懼，欲率精騎潰圍而出，民部尚書樊子蓋固諫乃止。齊王暕以後軍保于崞縣。

甲申，詔天下諸郡募兵，於是守令各來赴難。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九月甲辰，突厥解圍而去。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丁未，車駕還至太原。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曲赦太原、雁門郡死罪已下。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冬十月壬戌，帝至東都，顧眄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扈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蓋固請，以爲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懼，不敢對。帝性吝官賞，初平陽玄感，應授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尉爲正六品，次奮武、宣惠、綏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遞降一階。將士守膺門者萬七千人，得勳者纔千五百人，皆準平玄感勳，一戰得第一勳者進一階，其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戰得第一勳者至秉義尉，其在行陳而無勳者四戰進一階，亦無賜。會仍議伐高麗，由是將士無不憤怨。

楊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丁卯，彭城人魏騏驎聚衆萬餘爲盜，寇魯郡。

壬申，賊帥盧明月聚衆十餘萬，寇陳、汝間。

東海賊帥李子通擁衆度淮，自號楚王，建元明政，寇江都。

十一月乙卯，賊帥王須拔破高陽郡。

十二月戊寅，有大流星如斛，墜明月營，破其衝車。

庚辰，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討絳郡賊敬盤陀、柴保昌等，經年不能剋。

《資治通鑑》卷一八二　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他郡。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譙郡人朱粲擁衆數十萬，寇荆襄，僭稱楚帝，建元昌達。漢南諸郡多爲所陷焉。

大業一二年（丙子、六一六）

《資治通鑑》卷一八三　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宫苑，周圍十二里，内爲十六離宫，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宫於會稽，會亂，不果成。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甲午，雁門人翟松柏起兵於靈丘，衆至數萬，轉攻傍縣。

二月己未，真臘國遣使貢方物。

癸亥，東海賊盧公暹率衆萬餘，保于蒼山。

甲子，夜有二大鳥似鵰，飛入大業殿，止于御幄，至明而去。

《資治通鑑》卷一八三　三月上巳，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黄衮以木爲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如生，鍾磬箏瑟，能成音曲。

己丑，張金稱陷平恩，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鉅鹿、清河諸縣。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

夏四月丁巳，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爲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恆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摇撫，乃得眠。

癸亥，歷山飛别將甄翟兒衆十萬寇太原，將軍潘長文敗死。

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既。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癸巳，大流星隕于吴郡，爲石。

（壬）〔甲〕午，上於景華宫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巖谷。

《資治通鑑》卷一八三　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悦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兹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按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秋七月壬戌，濟景公樊子蓋卒。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甲子，幸江都宫，以越王侗、光禄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頤，乃斬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三　戊辰，馮翊孫華舉兵爲盜。虞世基以盜賊充斥，請發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恇怯。」

車駕至鞏。敕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内，仍令築城以備不虞。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高涼通守冼琮徹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多應之。

己巳，熒惑守羽林，月餘乃退。

車駕次汜水，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日盛，諫上請還西京。上怒，斬之而行。

《資治通鑑》卷一八三　是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光禄大夫陳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八月己巳，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恒山寇高陽。

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聲如隤牆。

癸丑，大流星如甕，出羽林。

九月丁酉，東海人杜揚州、沈寬敵等作亂，衆至數萬。右禦衛將軍陳稜擊破之。

戊午，有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於南斗。

壬戌，安定人荔非世雄殺臨涇令，舉兵作亂，自號將軍。

《資治通鑑》卷一八三　冬十月己丑，許恭公宇文述卒。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淮陽村舍，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不敢舍，轉寄密於遊俠王秀才家，秀才以女妻之。君明從姪懷義告其事，帝令懷義自齎敕書與梁郡通守楊汪相知收捕。汪遣兵圍秀才宅，適值密出外，由是獲免，君明、秀才皆死。

韋城翟讓爲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黄君漢奇其驍勇，夜中潛謂讓曰：「翟法司，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曰：「讓，圈

牢之豕，死生唯黃曹主所命。」君漢即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蒙再生之恩則幸矣，柰黃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爲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脱，柰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崗爲羣盜，同郡單雄信，驍健，善用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家於衛南，年十七，有勇略，説讓曰：「東郡於公與勣皆爲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衆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聚徒至萬餘人。

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自雍州亡命，往來諸帥間，説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斯人公卿子弟，志氣若是。今人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

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强，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爲讓畫策，往説諸小盜，皆下之。讓悦，稍親近密，與之計事，密因説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爲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鋭兵盡於遼東，和親絶於突厥，方乃巡遊揚、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鋭，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旦夕偷生草間，君子言者，非吾所及也。」

會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謡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與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后，皆君也。『宛轉花園裏』，謂天子在揚州無還日，將轉於溝壑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齊郡房玄藻，自負其才，恨不爲時用，預於楊玄感之謀，變姓名亡命，遇密於梁、宋之間，遂與之俱遊漢、沔，徧入諸賊，説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仍爲遊客，處於讓營。讓見密爲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豫未決。

有賈雄者，曉陰陽占候，爲讓軍師，言無不用。密深結於雄，使之託術數以説讓。雄許諾，懷之未發。會讓召雄，告以密所言，問其可否，對曰：「吉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曰：「如卿言，蒲山公當自立，何來從我？」對曰：「事有相因。所以來者，將軍姓翟，翟者，澤也，蒲非澤不生，故須將軍也。」讓然之，與密情好日篤。

密因説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攻滎陽諸縣，多下之。

滎陽太守郇王慶，弘之子也，不能討，帝徙張須陁爲滎陽通守以討之。庚戌，須陁引兵擊讓，讓收數爲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公但列陳以待，密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陁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鷹揚郎將河東賈務本爲須陁之副，亦被傷，帥餘衆五千餘人奔梁郡，務本尋卒。詔以光禄大夫裴仁基爲河南討捕大使，代領其衆，徙鎮虎牢。

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爲之用。麾下士卒多爲讓士卒所陵辱，以威約有素，不敢報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意欲還向瓦崗，公若不往，唯公所適，讓從此別矣。」讓帥輜重東引，密亦西行至康城，説下數城，大獲資儲。讓尋悔，復引兵從密。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十二月癸未，鄱陽賊操天成舉兵反，自號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陷豫章郡。

乙酉，以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爲開府儀同三司、行左翊衛大將軍。

壬辰，鄱陽人林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攻陷九江、廬陵郡。

《資治通鑑》卷一八三 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爲太原留守，以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爲之副，將兵討甄翟兒，與翟兒遇於雀鼠谷。淵衆纔數千，賊圍淵數匝，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帝疏薄骨肉，蔡王智積每不自安，及病，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没於地矣！」

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者相繼，唯虎賁中郎將蒲城王辯、清河郡丞華陰楊善會數有功，善會

前後與賊七百餘戰，未嘗負敗。帝遣太僕卿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營於平恩東北，義臣引兵直抵臨清之西，據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營西，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日暮，金稱還營，明旦，復來。如是月餘，義臣竟不出。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金稱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累重。金稱聞之，引兵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討擒之。吏立木於市，懸其頭，張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間，歌謳不輟。詔以善會爲清河通守。

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萬餘人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爲前驅，擊士達以自效。絢信之，引兵隨建德至長河，不復設備。建德襲之，殺虜數千人，斬絢首，獻士達，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於陳斬之，乘勝逐北，趣其營，營中守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既殺士達，以爲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士達散兵，收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

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爲大理司直。

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剥，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爲末，或煑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牣，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爲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河間賊帥格謙擁衆十餘萬，據豆子鹵，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勃海高開道收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初，帝謀伐高麗，器械資儲，皆積於涿郡。涿郡人物殷阜，屯兵數萬。又，臨朔宮多珍寶，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虎賁郎將趙什住等不能拒，唯虎賁郎將、雲陽羅藝獨出戰，前後破賊甚衆，威名日重，什住等陰忌之。藝將作亂，先宣言以激其衆曰：「吾輩討賊數有功，城中倉庫山積，制在留守之官，而莫肯散施以濟貧乏，將何以勸將士！」衆皆憤怨。軍還，郡丞出城候藝，藝因執之，陳兵而入。什住等懼，皆來聽命，乃發庫物以賜戰士，開倉廩以賑貧乏，境內咸服。殺不同己者勃海太守唐禕等數人，威振燕地，柳城、懷遠並歸之。藝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爲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暠爲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

突厥數寇北邊。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强，兩軍衆不滿五千，仁恭患之。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突厥頗憚之。

大業一三年（丁丑、六一七）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春正月壬子，齊郡賊杜伏威率衆渡淮，攻陷歷陽郡。

丙辰，勃海賊竇建德設壇於河間之樂壽，自稱長樂王，建元丁丑。

辛巳，賊帥徐圓朗率衆數千，破東平郡。

弘化人劉企成聚衆萬餘人爲盜，傍郡苦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三 盧明月轉掠河南，至于淮北，衆號四十萬，自稱無上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討之。世充與戰於南陽，大破之，斬明月，餘衆皆散。

二月壬午，朔方鷹揚郎將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遣銀青光禄大夫張世隆擊之，反爲所敗。

戊子，賊帥王子英破上谷郡。

己丑，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北連突厥。

庚寅，賊帥李密、翟讓等陷興洛倉。

《資治通鑑》卷一八三 朝散大夫時德叡以尉氏應密，前宿城令祖君彦自昌平往歸之。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光禄少卿房崱擊之，反爲所敗，死者十五六。

庚子，李密自號魏公，稱元年，開倉以振羣盜。

《資治通鑑》卷一八三 其魏公府置三司、六衛，元帥府置長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爲上柱國、司徒，東郡公，亦置長史以下官，減元帥府之半。以單雄信爲左武候大將軍，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彦藻爲元帥左長史，東郡邴元真爲右長史，楊德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祖君彦爲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孟讓、郝孝德、王德仁及濟陰房獻伯、上谷王君廓、長平李士才、淮陽魏六兒、李德謙、譙郡張遷、魏郡李文相、譙郡黑社、白社、濟北張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驢賊等皆歸密。密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絶如流，衆至數十萬。乃命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之，密遣房彦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安、濟陽，河南郡縣多陷於密。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壬寅，劉武周破武賁郎將王智辯于桑乾鎮，智辯死之。

三月戊午，廬江人張子路舉兵反。遣右禦衛將軍陳稜討平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三 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宫，獲隋宫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遣以狼頭纛。武周即皇帝位，立妻沮氏爲皇后，改元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爲尚書左僕射，妹壻同縣苑君璋爲内史令。武周引兵圍鴈門，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梁師都略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遂即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始畢遣以狼頭纛，號爲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

左翊衛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改元丑平。尊其父爲太公，以其弟子政爲尚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爲質以自固。始畢以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事天子，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爲屋利設。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丁丑，賊帥李通德衆十萬，寇廬江，左屯衛將軍張鎮州擊破之。

夏四月癸未，金城校尉薛舉率衆反，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秦興，攻陷隴右諸郡。

己丑，賊帥孟讓，夜入東都外郭，燒豐都市而去。

《資治通鑑》卷一八三 於是東京居民悉遷入宫城，臺省府寺皆滿。鞏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頲以城降密，密以孝和爲護軍，頲爲右長史。

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士卒怨之。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聞劉長恭等敗，懼不敢進，屯百花谷，固壘自守，又恐獲罪於朝。李密知其狼狽，使人説之，啗以厚利。賈務本之子閏甫在軍中，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何？」閏甫曰：「蕭君如棲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之，遣閏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閏甫爲元帥府司兵參軍，兼直記室事，使之復命，遣仁基書，慰納之，仁基還屯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殺懷靜，帥其衆

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爲上柱國、河東公。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爲上柱國、絳郡公。

密得秦叔寶及東阿程咬金，皆用爲驃騎。選軍中尤驍勇者八千人，分隸四驃騎以自衛，號曰内軍，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咬金後更名知節。羅士信、趙仁基皆帥衆歸密，密署爲總管，使各統所部。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癸巳，李密陷迴洛東倉。

《資治通鑑》卷一八三 密攻偃師、金墉，皆不克。乙未，還洛口。

東都城内乏糧，而布帛山積，至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爲九營，首尾相應，以備密。

丁酉，房獻伯陷汝陰，淮陽太守趙陁舉郡降密。

己亥，密帥衆三萬復據回洛倉，大修營塹以逼東都。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

辛丑，戰於倉北，隋兵敗走。

丁未，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彦之辭也。

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内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没。」因歔欷嗚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

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爲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爲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内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爲也。

初，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

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右勳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右勳侍池陽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熾之孫也，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卧内，琮意乃安。

晉陽宮監猗氏裴寂，晉陽令武功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

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虚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

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説，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

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説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爲表。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説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

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

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爲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柰何，正須從之耳。」

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强，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沖，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柰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淵謀亦緩。

淵之爲河東討捕使也，請大理司直夏侯端爲副。端，詳之孫也，善占候及相人，謂淵曰：「今玉牀搖動，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主上猜忍，尤忌諸李，金才既死，公不思變通，必爲之次矣。」淵心然之。及留守晉陽，鷹揚府司馬太原許世緒說淵曰：「公姓在圖籙，名應歌謠，握五郡之兵，當四戰之地，舉事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旋踵，唯公圖之。」行軍司鎧文水武士彠，前太子左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舉兵。儉說淵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傑，以取天下，此湯、武之舉也。」淵曰：「湯、武非所敢擬，在私則圖存，在公則拯亂，卿姑自重，吾將思之。」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

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爲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益衆。

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再拜請計。淵曰：「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俟奏報，豈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

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彠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當死，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彠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人之狀，士彠曰：「討捕之兵，悉隸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爲！」德平亦止。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五月辛酉，夜有流星如甕，墜於江都。

《資治通鑑》卷一八四 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爲不利。」【略】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

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胙城劉政會入立庭中，稱有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乃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文靜因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

丙寅，突厥數萬衆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淵命裴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死，城中恟懼。淵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他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終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煬帝命監門將軍涇陽龐玉、虎賁郎將霍世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强，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尚存，從兵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孝和曰：「然則大軍既未可西上，僕請間行觀釁。」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甲戌，〔李淵〕遣劉文靜使於突厥始畢可汗，令率兵相應。

《資治通鑑》卷一八三 時密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兵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尚卧營中。丁丑，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兵，陳於回洛倉西北。密與裴仁基出戰，達等大破之，殺傷太半，密乃棄回洛，奔洛口。龐

玉、霍世舉軍於偃師，柴孝和之衆聞密退，各散去。孝和輕騎歸密，楊德方、鄭德韜皆死。密以鄭頲爲左司馬，滎陽鄭乾象爲右司馬。

李建成、李元吉棄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智雲送長安，殺之。建成、元吉遇柴紹於道，與之偕行。

《資治通鑑》卷一八四　（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晉陽。

西河郡不從淵命，六月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命太原令太原温大有與之偕行，曰：「吾兒年少，以卿參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閑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悦。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己丑，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尉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悦。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爲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癸巳，建大將軍府，以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温大雅爲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彠爲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爲、太原張道源爲户曹，晉陽長上邽姜謩爲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爲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鷹揚郎將高平王長諧、天水姜寶誼、陽屯爲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爲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爲右領軍府長史，諮議譙人劉瞻領西河通守。

李密復帥衆向東都。丙申，大戰于平樂園。密左騎、右步，中列强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

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爲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丁酉，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盡恭，贈遣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来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也？當爲汝貰之，不足爲汝費。」

乙巳，靈壽賊帥郗士陵帥衆數千降於淵，淵以爲鎮東將軍、燕郡公，仍置鎮東府，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

（己巳），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秋七月，煬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將軍王隆帥邛黄蠻，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霽，河南大使、虎牙郎將王辯等各帥所領同赴東都，相知討李密。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壬子，熒惑守積屍。

《資治通鑑》卷一八四　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宫，後事悉以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衆，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衆以從。甲寅，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稽胡。

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餘豪俊，隨才授任，口詢功能，手註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

淵入雀鼠谷。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武威人李軌舉兵反，攻陷河西諸郡，自稱涼王，建元安樂。

《資治通鑑》卷一八四　壬戌，〔李淵〕軍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更運一月糧。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

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

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强，欲爲盟主，使祖君彦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唯虚薄，爲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内，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絶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皋之道，綴東

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使温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絶。

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静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虚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内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柰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夜追左軍復還。丙子，太原運糧亦至。

薛舉自稱秦帝，立其妻鞠氏爲皇后，子仁果爲皇太子。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嘗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火上，稍割以噉軍士。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

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趨劍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卻之。又遣其將常仲興濟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於昌松，仲興舉軍敗没。軌欲縱遣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阬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爲我有；若其無成，留之何益！」乃縱之。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竇建德士衆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子鹵。世雄以爲畏己，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衆續發，建德與其士衆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一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大亂，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慙恚發病卒。建德遂圍河間。

八月己卯，雨霽。

庚辰，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辛巳，唐公破武牙郎將宋老生於霍邑，斬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四 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柰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

丙戌，淵入臨汾郡，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

癸巳，淵至龍門，劉文静、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静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

汾（陽）（陰）薛大鼎説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鼎爲大將軍府察非掾。

河東縣户曹任瓌説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當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悦，以瓌爲銀青光禄大夫。

時關中羣盜，孫華最强。丙申，淵至汾陰，以書招之。

己亥，淵進軍壺口，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軍。

壬寅，孫華自郃陽輕騎渡河見淵。淵握手與坐，慰奬之，以華爲左光禄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金紫光禄大夫史大奈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營於河西以待大軍。以任瓌爲招慰大使，瓌説韓城，下之。淵謂長諧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絶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

驍果從煬帝在江都者多逃去，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九月，悉召江都境内寡婦、處女集宫下，恣將士所取，或先與姦者聽自首，即以配之。

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寶藏爲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其客鉅鹿魏徵爲啓謝密，且請改武陽爲魏州，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即以寶藏爲魏州總管，召魏徵爲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

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煬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武安、永安、義陽、弋陽、齊郡相繼降密。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密以粲爲揚州總管、鄧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鋭，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乙卯，張綸徇龍泉、文成等郡，皆下之，獲文成太守鄭元璹。

屈突通遣虎牙郎將桑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長諧等戰不利，孫華、史大奈以遊騎自後擊顯和，大破之。顯和脱走入城，仍自絶河梁。

丙辰，馮翊太守蕭造降於李淵。

戊午，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

將佐復推淵領太尉，增置官屬，淵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爲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順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

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謨，以蒲津、中潭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仍應接河西諸軍。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王世充、韋霽、王辯及河内通守孟善詮、河陽郡尉獨孤武都各帥所領會東都，唯王隆後期不至。己未，越王侗使虎賁郎將劉長恭等帥留守兵，龐玉等帥偃師兵，與世充等合十餘萬衆，擊李密於洛口，與密夾洛水相守。煬帝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

庚申，李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宫，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

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静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敦煌公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

冠氏長于志寧、安養尉顔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宫。【略】淵皆禮而用之，以志寧爲記室，師古爲朝散大夫，無忌爲渭北行軍典籤。

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郎將湯陰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爲劉文静所遏。將軍劉綱戍潼關，屯都尉南城，通欲往依之，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吕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

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弟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爲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在長安，亡入鄠縣

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爲盜，有衆數萬，劫前尚書右丞李綱爲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説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衆逾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樂城長令狐德棻爲記室。【略】李氏又使馬三寶説羣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皆帥衆從之。【略】西京留守屢遣兵討潘仁等，皆爲所敗。李氏徇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綸，文振之子也，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綸各遣使迎淵。淵以神通爲光禄大夫，子道彦爲朝請大夫，綸爲金紫光禄大夫，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關中羣盜，皆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使各居其所，受敦煌公世民節度。

刑部尚書領京兆内史衛文昇年老，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獨左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

己巳，淵如蒲津。庚午，自臨晉濟渭，至永豐勞軍，開倉賑飢民。辛未，還長春宫。壬申，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

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玄齡亦自以爲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爲。

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南渡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帥衆從之，頓于阿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盩厔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虞矣！」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趣長樂宫，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至並聽教。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

丙子，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宫園苑皆罷之，出宫女還其親屬。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彗星見於營室。

《資治通鑑》卷一八四 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壁壘，毋得入村落侵暴。屢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丁亥，太原楊世洛聚衆萬餘人，寇掠城邑。

《資治通鑑》卷一八四 辛卯，〔李淵〕命諸軍進圍城。

甲午，淵還館於安興坊。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丙申，羅令蕭銑以縣反，鄱陽人董景珍以郡反，迎銑於羅縣，號爲梁王，攻陷傍郡。

戊戌，武賁郎將高毗敗濟北郡賊甄寶車於巖山。

《資治通鑑》卷一八四 壬寅，王世充夜渡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渡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渡洛南，餘衆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趣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孫華中流矢卒。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宫，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宫，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淵還，舍於長樂宫，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

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

王世充自洛北之敗，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慙懼，請戰於密。【略】世充與密夾石子河而陳，密布陳南北十餘里。翟讓先與世充戰，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當、裴仁基從旁横斷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西走。

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

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爲大冢宰，總領衆務，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柱國滎陽公弘，粗愚人也，謂讓曰：「天子汝當自爲，柰何與人！汝不爲者，我當爲之！」讓但大笑，不以爲意，密聞而惡之。總管崔世樞自鄢陵初附於密，讓囚之私府，責其貨，世樞營求未辦，遽欲加刑。讓召元帥府記室邢義期博，逡巡未就，杖之八十。讓謂左長史房彦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寶貨，

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彦藻懼，以狀告密，因與左司馬鄭頲共説密曰：「讓貪愎不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頲曰：「毒蛇螫手，壯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略】讓與兄弘及兄子、司徒府長史摩侯同詣密，密與讓、弘、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單雄信等皆立侍，房彦藻、鄭頲往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彦藻白密曰：「今方爲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聲若牛吼，并弘、摩侯、儒信皆殺之。徐世勣走出，門者斫之傷頸，王伯當遥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左右驚擾，莫知所爲，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暴虐，陵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勣置幕下，親爲傅瘡。讓麾下欲散，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獨騎入其營，歷加撫諭，令世勣、雄信、伯當分領其衆，中外遂定。讓殘忍，摩侯猜忌，儒信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密天資明決，爲龍爲蛇，固不可測也！」

隋恭帝部（起公元六一七年，迄公元六一八年）

《隋書》卷五《恭帝紀》　恭皇帝諱侑，元德太子之子也。母曰韋妃。

義寧元年（丁丑、六一七）

《資治通鑑》卷一八四　十一月壬戌，李淵備法駕迎代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遥尊煬帝爲太上皇。

甲子，淵自長樂宫入長安。以淵爲假黄鉞、使持節、大都督内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令，日於虔化門視事。

乙丑，榆林、靈武、平涼、安定諸郡皆遣使請命。

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爲長史，劉文静爲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淵留之，以爲丞相府司録，專掌選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爲司録參軍，使定禮儀。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不足，右光禄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爲「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中樹爲樵，以易布帛，可得數十萬匹。」淵從之。

己巳，以李建成爲唐世子，李世民爲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爲齊公。

《隋書》卷五《恭帝紀》　乙亥，張掖康老和舉兵反。

《資治通鑑》卷一八四　河南諸郡盡附李密，唯滎陽太守郇王慶，梁郡太守楊汪尚爲隋守。密以書招慶，爲陳利害，且曰：「王之家世，本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初，慶祖父元孫早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從周文起兵關中，元孫在鄴，恐爲高氏所誅，冒姓郭氏，故密云然。慶得書惶恐，即以郡降密，復姓郭氏。

十二月癸未，追諡唐王淵大父襄公爲景王，考仁公爲元王，夫人竇氏爲穆妃。

薛舉遣其子仁果寇扶風，唐弼據汧源拒之。舉遣使招弼，弼乃殺李弘芝，請降於舉，仁果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衆。弼以數百騎走詣扶風請降，扶風太守竇璡殺之。舉勢益張，衆號三十萬，謀取長安，聞丞相淵已定長安，遂圍扶風。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又使姜謩、竇軌俱出散關，安撫隴右，左光禄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府户曹張道源招慰山東。

《隋書》卷五《恭帝紀》　丁亥，桂陽人曹武徹舉兵反，建元通聖。

《資治通鑑》卷一八四　癸巳，世民擊薛仁果於扶風，大破之，追奔至壠坻而還。薛舉大懼，問其羣臣曰：「自古天子有降事乎？」黄門侍郎錢唐褚亮曰：「趙佗歸漢，劉禪仕晉，近世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爲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高祖屢經奔敗，蜀先主亟亡妻子，卒成大業。陛下柰何以一戰不利，遽爲亡國之計乎！」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爲謀主。

乙未，平涼留守張隆，丁酉，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漢陽郡相繼來降。以竇璡爲工部尚書、燕國公，蕭瑀爲禮部尚書、宋國公。

姜謩、竇軌進至長道，爲薛舉所敗，引還。淵使通議大夫醴泉劉世讓安集唐弼餘黨，與舉相遇，戰敗，爲舉所虜。

李孝恭擊破朱粲，諸將請盡殺其俘，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於是自金川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州。

屈突通與劉文静相持月餘，通復使桑顯和夜襲其營，文静與左光禄大夫段志玄悉力苦戰，顯和敗走，盡俘其衆，通勢益蹙。或説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禄而違其難，吾不爲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悉爲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通適去，顯和即以城降文静。文静遣竇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爲兵部尚書，賜爵蔣公，兼秦公元帥府長史。

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歔欷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

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宜早降。」君素曰：「公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柰何負國生降，乃更爲人作説客邪！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

東都米斗三錢，人餓死者什二三。

庚子，王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爲？」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光禄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平原公郝孝德、琅邪公王伯當、齊郡公孟讓勒兵分屯倉城之側以待之。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利。世充兵即陵城，總管魯儒拒卻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費青奴，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數戰疲弊，侗以兵七萬益之。

劉文静等引兵東略地，取弘農郡，遂定新安以西。

甲辰，李淵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袞徇巴、蜀，下之。

乙巳，方與賊帥張善安襲陷廬江郡，因渡江，歸林士弘於豫章。士弘疑之，營於南塘上。善安恨之，襲破士弘，焚其郭邑而去，士弘徙居南康。蕭銑遣其將蘇胡兒襲豫章，克之，士弘退保餘干。

義寧二年（戊寅、六一八）

《隋書》卷五《恭帝紀》　春正月丁未，詔唐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羽葆鼓吹。

《資治通鑑》卷一八五　唐王既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及盜賊渠帥、氐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百數。

王世充既得東都兵，進擊李密於洛北，敗之，遂屯鞏北。辛酉，世充命諸軍各造浮橋渡洛擊密，橋先成者先進，前後不一。虎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柵，密營中驚擾，將潰。世充不知，鳴角收衆，密因帥敢死士乘之，世充大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王辯死，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北趣河陽，是夜，疾風寒雨，軍士涉水沾濕，道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還東都，賜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屯含嘉城，不敢復出。

密乘勝進據金墉城，脩其門堞，廬舍而居之，鉦鼓之聲，聞於東都。未幾，擁兵二十萬，陳於北邙，南逼上春門。乙丑，金紫光禄大夫段達、民部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先還，密縱兵乘之，軍遂潰，韋津死。於是偃師、柏谷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檢校河内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續等各舉所部降於密。竇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官屬裴仁基等亦上表請正位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

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爲左元帥，秦公世民爲右元帥，督諸軍十餘萬人救東都。

東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糧者進散官二品，於是商賈執象而朝者，不可勝數。

二月己卯，唐王遣太常卿鄭元璹將兵出商洛，徇南陽，左領軍府司馬安陸馬元規徇安陸及荆、襄。

李密遣房彦藻、鄭頲等東出黎陽，分道招慰州縣。以梁郡太守楊汪爲上柱國、宋州總管，又以手書與之曰：「昔在雍丘，曾相追捕，射鉤斬袂，不敢庶幾。」汪遣使往來通意，密亦羈縻待之。彦藻以書招竇建德，使來見密。建德復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侵，請捍禦北垂。彦藻還，至衛州，賊帥王德仁邀殺之。德仁有衆數萬，據林慮山，四出抄掠，爲數州之患。

三月己酉，以齊公元吉爲鎮北將軍、太原道行軍元帥，都督十五郡諸軍事，聽以便宜從事。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

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爲吴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

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陽，保據江東，命羣臣廷議之，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爲善，右候衛大將軍李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忿爭而出。門下録事衡水李桐客曰：「江東卑濕，土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亦恐終散亂耳。」御史劾桐客謗毀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

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郎將竇賢遂帥所部西走，帝遣騎追斬之，而亡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謀曰：「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誅，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柰何？又聞關內瀹没，李孝常以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二人皆懼，曰：「然則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勳侍楊士覽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明論叛計，無所畏避。有宮人白蕭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爲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自是無復言者。

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楊士覽，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結黨西遁，智及曰：「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竇賢取死耳。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薛世良請以智及兄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爲主，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駑怯，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

德戡使許弘仁、張愷入備身府，告所識者云：「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欲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相告語，反謀益急。

乙卯，徙秦公世民爲趙公。

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爲，皆曰：「唯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晡後，德戡盜御廐馬，潛厲兵刃。是夕，元禮、裴虔通直閤下，專主殿內。唐奉義主閉城門，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鍵。至三更，德戡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諠譁，問何事。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隔絶，帝以爲然。智及與孟秉於城外集千餘人，劫候衛虎賁馮普樂布兵分守衢巷。燕王倓覺有變，夜，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猝中風，命懸俄頃，請得面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士。虔通自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內宿衛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衛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勢太異！」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毋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爲亂兵所殺。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玄覽門，叩閤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開遠，義而釋之。先是，帝選驍健宮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以宮人賜之。司宮魏氏爲帝所信，化及等結之使爲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猝際制無一人在者。

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閤。虔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閤，魏氏啓之，遂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窗扉謂行達曰：「汝欲殺我邪？」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閤。虔通，本帝爲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正爲上江米船未至，今與汝歸耳！」虔通因勒兵守之。

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俛首據鞍稱罪過。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騎，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轡挾刀出宮門，賊徒喜譟動地。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帝問：「世基何在？」賊黨馬文舉曰：「已梟首矣！」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蠭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

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爲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帝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賊欲弒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初，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鴟貯毒藥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飲。」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后與宮人撤漆牀板爲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珠堂。

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囚於驍果營。化及弒帝，欲奉秀立之，衆議不可，乃殺秀及其七男。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齊王暕素失愛於帝，恆相猜忌，帝聞亂，顧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誅暕，暕謂帝使收之，曰：「詔使且緩兒，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中，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爲誰，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殺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祕書監袁充、右翊衛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皛、梁公蕭鉅等及其子。

難將作，江陽長張惠紹馳告裴蘊，與惠紹謀矯詔發郭下兵收化及等，扣門援帝。議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虞世基宗人伋謂世基子、符璽郎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渡，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知必將有亂，雖廝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爲驍果娶婦。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既而化及至，矩迎拜馬首，故得免。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之。威名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集衆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闔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卧不食，十餘日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爲上洛令，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以降。宇文化及之亂，仲琰弟琮爲千牛左右，化及殺之，兄弟三人皆死國難，時人愧之。

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爲帝，居別宮，令發詔畫敕書而已，仍以兵監守之。化及以弟智及爲左僕射，士及爲內史令，裴矩爲右僕射。

戊辰，隋恭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爲相國，總百揆，唐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爲，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改丞相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宇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綜領留事。壬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爲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仗衛部伍，皆擬乘輿。奪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歸。以折衝郎將沈光驍勇，使將給使營於禁內。行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錢傑與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讎，受其驅帥，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期以晨起將發時襲化及。語洩，化及夜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使討之。光聞營內諠，知事覺，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內史侍郎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數百人皆鬬死，一無降者，孟才亦死。

武康沈法興，世爲郡著姓，宗族數千家。法興爲吳興太守，聞宇文化及弒逆，舉兵以討化及爲名，比至烏程，得精卒六萬，遂攻餘杭、毗陵、丹陽，皆下之。據江表十餘郡，自稱江南道大總管，承制置百官。

陳國公竇抗，唐王之妃兄也，煬帝使行長城於靈武，聞唐王定關中，癸酉，帥靈武、鹽川等數郡來降。

夏四月，稽胡寇富平，將軍王師仁擊破之。又五萬餘人寇宜春，相國府諮議參軍竇軌將兵討之，戰於黃欽山。稽胡乘高縱火，官軍小卻，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校代之，勒兵復戰。軌自將數百騎居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而鼓之，將士爭先赴敵，稽胡射之不能止，遂大破之，虜男女二萬口。

世子建成等至東都，軍於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

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多欲爲内應者，趙公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軍還。世民曰：「城中見吾退，必來追躡。」乃設三伏於三王陵以待之。段達果將萬餘人追之，遇伏而敗。世民逐北，抵其城下，斬四千餘級。遂置新安、宜陽二郡，使行軍總管史萬寶、盛彦師鎮宜陽，吕紹宗、任瓌將兵鎮新安而還。

初，五原通守櫟陽張長遜以中原大亂，舉郡附突厥，突厥以爲割利特勒。郝瑗説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時啓民可汗之子咄苾號莫賀咄設，建牙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賀咄設謀入寇，莫賀咄設許之。唐王使都水監宇文歆賂莫賀咄設，且爲陳利害，止其出兵，又説莫賀咄設遣張長遜入朝，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莫賀咄設並從之。己卯，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王即以長遜爲五原太守。長遜又詐爲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莫賀咄設乃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辛卯，停竹使符，頒銀菟符於諸郡。

《資治通鑑》卷一八五 戊戌，世子建成等還長安。

東都號令不出四門，人無固志，朝議郎段世弘等謀應西師。會西師已還，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之。事覺，越王命王世充討誅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

宇文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宫，自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方取啓狀與唐奉義、牛方裕、薛世良、張愷等參決之。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十餘人守之，遣令史取其晝敕，百官不復朝參。至彭城，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宫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司馬德戡竊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初，化及既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温國公，加光禄大夫，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部士卒，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柄。德戡由是憤怨，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爲之言，乃使之將後軍萬餘人以從。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爲主。遣人詣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爲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内，出於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得已也。」化及縊殺之，并殺其支黨十餘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强，帥衆具牛酒迎之。李密據羅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引兵向東郡，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

辛丑，李密將井陘王君廓帥衆來降。君廓本羣盜，有衆數千人，與賊帥韋寶、鄧豹合軍虞鄉，唐王與李密俱遣使招之。寶、豹欲從唐王，君廓僞與之同，乘其無備，襲擊，破之，奪其輜重，奔李密。密不禮之，復來降，拜上柱國，假河内太守。

蕭銑即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謚其從父琮爲孝靖皇帝，祖巖爲河間忠烈王，父璿爲文憲王，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皆爲王。遣宋王楊道生擊南郡，下之，徙都江陵，脩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使典文翰，委以機密。又使魯王張繡徇嶺南，隋將張鎮周、王仁壽等拒之，既而聞煬帝遇弑，皆降於銑。欽州刺史甯長真亦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銑。漢陽太守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弘。銑、士弘各遣人招交趾太守丘和，和不從。銑遣甯長真帥嶺南之兵自海道攻和，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説和曰：「長真兵數雖多，懸軍遠至，不能持久，城中勝兵足以當之，柰何望風受制於人！」和從之，以士廉爲軍司馬，將水陸諸軍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既而有驍果自江都至，得煬帝凶問，亦以郡附於銑。

始安郡丞李襲志，遷哲之孫也，隋末，散家財，募士得三千人，以保郡城。蕭銑、林士弘、曹武徹迭來攻之，皆不克。聞煬帝遇弑，帥吏民臨三日。或説襲志曰：「公中州貴族，久臨鄙郡，華、夷悦服。今隋室無主，海内鼎沸，以公威惠，號令嶺表，尉佗之業可坐致也。」襲志怒曰：「吾世繼忠貞，今江都雖覆，宗社尚存，尉佗狂僭，何足慕也！」欲斬説者，衆乃不敢言。堅守二年，外無聲援，城陷，爲銑所虜，銑以爲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煬帝凶問至長安，唐王哭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五月，山南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於冠軍，破之。

《隋書》卷五《恭帝紀》 乙巳朔，詔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金根車駕，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車，儛八佾，設鍾虡宫懸。王后、

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遵舊典。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甲寅，王德仁降。

戊午，隋帝遜于位，以刑部尚書蕭造、司農少卿裴之隱奉皇帝璽紱於唐王，三讓乃受。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改大興殿爲太極殿。

唐高祖部（起公元六一八年，迄公元六二六年）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姓李氏，諱淵。其先隴西狄道人，涼武昭王暠七代孫也。暠生歆。歆生重耳，仕魏爲弘農太守。重耳生熙，爲金門鎮將，領豪傑鎮武川，因家焉。儀鳳中，追尊宣皇帝。熙生天錫，仕魏爲幢主。大統中，贈司空。儀鳳中，追尊光皇帝。皇祖諱虎，後魏左僕射，封隴西郡公，與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馬獨孤信等以功參佐命，當時稱爲「八柱國家」，仍賜姓大野氏。周受禪，追封唐國公，謚曰襄。至隋文帝作相，還復本姓。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陵曰永康。皇考諱昞，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襲唐國公，謚曰仁。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廟號世祖，陵曰興寧。

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於長安，七歲襲唐國公。

武德元年（戊寅，六一八）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五月甲子，高祖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命刑部尚書蕭造兼太尉，告於南郊，大赦天下，改隋義寧二年爲唐武德元年。官人百姓，賜爵一級。義師所行之處，給復三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

《資治通鑑》卷一八五　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丁卯，宴百官于太極殿，賜帛有差。

《資治通鑑》卷一八五　戊辰，〔東都〕留守官奉越王〔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是時於朝堂宣旨，以時鍾金革，公私皆即日大祥。追謚大行曰明皇帝，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曰成皇帝，廟號世宗。尊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陳國公，王世充爲納言，鄭國公，元文都爲內史令，魯國公，皇甫無逸爲兵部尚書，杞國公，又以盧楚爲內史令，郭文懿爲內史侍郎，趙長文爲黃門侍郎，共掌朝政。時人號「七貴。」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庚午，太白晝見。

《資治通鑑》卷一八五　辛未，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勒來，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强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帝優容之。

壬申，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郡縣學亦各置生員。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六月甲戌，趙國公世民爲尚書令，裴寂爲尚書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爲納言，隋民部尚書蕭瑀、丞相府司録參軍竇威爲內史令。

《資治通鑑》卷一八五　廢大業律令，頒新格。

上每視事，自稱名，引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靜諫曰：「昔王導有言：『若太陽俯同萬物，使羣生何以仰照！』今貴賤失位，非常久之道。」上曰：「昔漢光武與嚴子陵共寢，子陵加足於帝腹。今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友，宿昔之歡，何可忘也。公勿以爲嫌。」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丙子，太白晝見。

《資治通鑑》卷一八五　戊寅，隋安陽令吕珉以相州來降，以爲相州刺史。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己卯，備法駕，迎高祖宣簡公已下神主，祔於太廟。追謚妃竇氏爲太穆皇后，陵曰壽安。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庚辰，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封世民爲秦王，元吉齊王。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諸州總管加號使持節。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癸未，薛舉寇涇州，秦王世民爲西討元帥，劉文靜爲司馬。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改封永康王神通爲淮安王。

《資治通鑑》卷一八五　遣太僕卿宇文明達招慰山東，以永安王孝基爲陝州總官。時天下未定，凡邊要之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

乙酉，奉隋帝〔侑〕爲酅國公。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

選用。」

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誅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元文都謂盧楚等曰：「今讎恥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擊化及，兩賊自鬬，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爲然，即以琮爲通直散騎常侍，齎敕書賜密。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壬辰，加秦王雍州牧，餘官如故。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癸巳，禁言符瑞者。

《資治通鑑》卷一八五　丙申，隋信都郡丞東萊麴稜來降，拜冀州刺史。

萬年縣法曹武城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辛丑，內史令、延安靖公竇威薨。以將作大匠竇抗兼納言，黃門侍郎陳叔達判納言。

宇文化及留輜重於滑臺，以王軌爲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北趣黎陽。李密將徐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渡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與世勣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以掎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恩，富貴累世，舉朝莫二。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弒逆，欲規篡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瞋目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愚如此，忽欲圖爲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脩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勣於塹中爲地道，出兵擊之，化及大敗，焚其攻具。

時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雄武郎將于洪建，遣元帥府記室參軍李儉、上開府徐師譽等入見。皇泰主命戮洪建於左掖門外，如斛斯政之法。元文都等以密降爲誠實，盛飾賓館於宣仁門東。皇泰主引見儉等，以儉爲司農卿，師譽爲尚書右丞，使具導從，列鐃吹，還館，玉帛酒饌，中使相望。册拜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以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仍下詔稱密忠款，且曰：「其用兵機略，一稟魏公節度。」

元文都喜於和解，謂天下可定，於上東門置酒作樂，自段達已下皆起舞。王世充作色謂起居侍郎崔長文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爲邪！」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然猶外相彌縫，陽爲親善。

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張權、鴻臚卿崔善福賜李密書曰：「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以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揮。」權等既至，密北面拜受詔書。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軍糧且盡，因僞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中，墮馬悶絶，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寶獨捍衛之，密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化及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等不堪其弊，遣通事舍人許敬宗詣密請降。以軌爲滑州總管，以敬宗爲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共掌文翰。房公蘇威在東郡，隨衆降密，密以其隋氏大臣，虛心禮之。威見密，初不言帝室艱危，唯再三舞蹈，稱：「不圖今日復覩聖明。」時人鄙之。化及聞王軌叛，大懼，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帥嶺南驍果萬餘人，樊文超帥江淮排攢，張童兒帥江東驍果數千人，皆降於密。化及猶有衆二萬，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爲，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

乙巳，宣州刺史周超擊朱粲，敗之。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丙午，刑部尚書蕭造爲太子太保。追封皇子玄霸爲衡王。

《資治通鑑》卷一八五　丁未，梁師都寇靈州，驃騎將軍藺興粲擊破之。

突厥闕可汗遣使内附。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壬子，劉文靜及薛舉戰于涇州，敗績。

《資治通鑑》卷一八五　乙卯，榆林賊帥郭子和遣使來降，以爲靈州總管。

李密每戰勝，必遣使告捷於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没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聞之，大懼，與盧楚等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段達性庸懦，恐其事不就，遣其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

戊午，夜三鼓，世充勒兵襲含嘉門。元文都聞變，入奉皇泰主御乾陽殿，陳兵自衛，命諸將閉門拒守。將軍跋野綱將兵出，遇世充，下馬降之。將軍費曜、田闍戰於門外，不利。文都自將宿衛兵欲出玄武門以襲其後，長秋監段瑜稱求門鑰不獲，稽留遂久。天且曙，文都復欲引兵出太陽門逆戰，還至乾陽殿，世充已攻太陽門得入。皇甫無逸棄母及妻子，斫右掖門，西奔長安。盧楚匿於太官署，世充之黨擒之，至興教門，見世充，世充令亂斬殺之，進攻紫微宫門。皇泰主使人登紫微觀，問：「稱兵欲何爲？」世充下馬謝曰：「元文都、盧楚等横見規圖，請殺文都，甘從刑典。」段達乃令將軍黄桃樹執送文都。文都顧謂皇泰主曰：「臣今朝死，陛下夕及矣！」皇泰主慟哭遣之，出興教門，亂斬如盧楚，并殺盧、元諸子。段達又以皇泰主命開門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皇泰主於乾陽殿。皇泰主謂世充曰：「擅相誅殺，曾不聞奏，豈爲臣之道乎？公欲肆其强力，敢及我邪！」世充拜伏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報。文都等苞藏禍心，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臣迫於救死，不暇聞奏。若内懷不臧，違負陛下，天地日月，實所照臨，使臣闔門殄滅，無復遺類。」詞淚俱發。皇泰主以爲誠，引令升殿，與語久之，因與俱入見皇太后。世充被髮爲誓，稱不敢有貳心。乃以世充爲左僕射、總督内外諸軍事。比及日中，捕獲趙長文、郭文懿，殺之。然後巡城，告諭以誅元、盧之意。世充自含嘉城移居尚書省，漸結黨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惲爲内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分政事爲十頭，悉以其黨主之，勢震内外，莫不趨附，皇泰主拱手而已。

李密將入朝，至温，聞元文都等死，乃還金墉。

東都大饑，私錢濫惡，太半雜以錫鐵，其細如線，米斛直錢八九萬。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庚申，廢隋離宫。

《資治通鑑》卷一八五　戊辰，遣黄臺公瑗安撫山南。

己巳，以隋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爲刑部尚書。

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羣盜，竇建德攻之，歲餘不下。聞煬帝凶問，帥吏士發喪，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爲之泣。諸將曰：「琮久拒我軍，殺傷甚衆，力盡乃降，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柰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爲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乃徇軍中曰：「先與王琮有怨敢妄動者，夷三族！」以琮爲瀛州刺史。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

先是，建德陷景城，執户曹河東張玄素，將殺之，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户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以爲治書侍御史，固辭。及江都敗，復以爲黄門侍郎，玄素乃起。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説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爲謀主。建德定都樂壽，命所居曰金城宫，備置百官。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八月（壬申），劉文靜除名。

戊寅，約功臣恕死罪。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辛巳，〔薛〕舉卒，太子仁果立，居於折墌城，謚舉曰武帝。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壬午，李軌降。

甲申，巖州刺史王德仁殺招慰使宇文明達以反。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己丑，以秦王世民爲元帥，擊薛仁果。

丁酉，臨洮等四郡來降。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庚子，贈隋太常卿高熲上柱國、郯國公，上柱國賀若弼杞國公，司隸大夫薛道衡上開府、臨河縣公，刑部尚書宇文弢上開府、平昌縣公，左翊衛將軍董純柱國、狄道公，右驍衛將軍李金才上柱國、

申國公，左光禄大夫李敏柱國、觀國公。諸遭隋枉殺而子孫被流者，皆還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取宇文化及所留輦輅鼓吹，粗備天子儀衛，改葬於江都宮西吴公臺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瘞於帝塋之側。

宇文化及之發江都也，以杜伏威爲歷陽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於隋，皇泰主拜伏威爲東道大總管，封楚王。

沈法興亦上表於皇泰主，自稱大司馬、録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陳杲仁爲司徒，孫士漢爲司空，蔣元超爲左僕射，殷芊爲左丞，徐令言爲右丞，劉子翼爲選部侍郎，李百藥爲府掾。

九月，隋襄國通守陳君賓來降，拜邢州刺史。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乙巳，虜囚。

始置軍府。

《册府元龜》卷五〇二《常平》　四日〔丙午〕，令州縣始置社倉。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虞州刺史韋義節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久不下，軍數不利。壬子，以工部尚書獨孤懷恩代之。

〔王世充〕出師擊〔李〕密，旗幡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癸丑，改銀菟符爲銅魚符。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王世充〕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於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阻邙山以待之。

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虚，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鋭，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鬬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兵法曰，『倍則戰』，況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諠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惑於衆議而從之。仁基苦爭不能得，擊地歎曰：「公後必悔之。」魏徵言於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鋭卒多死，戰士心怠，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

程知節將内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於偃師城北。世充遣數百騎渡通濟渠攻雄信營，密遣裴行儼與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爲世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迴身捩折其槊，兼斬追者，與行儼俱免。會日暮，各斂兵還營。密驍將孫長樂等十餘人皆被重創。

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

甲寅，旦，將戰，世充誓衆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若其不捷，必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非獨爲國，各宜勉之！」遲明，引兵薄密。密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衆大潰，其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

世充夜圍偃師。鄭頲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都，隨宇文化及至滑臺，又隨王軌入李密，密留於偃師，欲以招世充。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偉、子玄應、虔〔玄〕恕、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頲、祖君彦等數十人。世充於是整兵向洛口，得邴元真妻子、鄭虔象母及密諸將子弟，皆撫慰之，令潛呼其父兄。

初，邴元真爲縣吏，坐贓亡命，從翟讓於瓦岡，讓以其嘗爲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真爲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留元真守洛口倉。元真性貪鄙，宇文温謂密曰：「不殺元真，必爲公患。」密不應。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單雄信等又勒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真遂以城降。

初，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諸軍，軍中號曰：「飛將」。彦藻以雄信輕

於去就，勸密除之。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

密將如黎陽，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皆曰：「今兵新失利，衆心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欲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號絶，衆皆悲泣，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府掾柳燮曰：「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好，雖不陪起兵，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盡帥子弟以從漢王，伯當恨不兄弟俱從，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縱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者凡二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朱粲亦遣使降隋，皇泰主以粲爲楚王。

秦州總管竇軌擊薛仁果，不利。驃騎將軍劉感鎮涇州，仁果圍之。城中糧盡，感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仁果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

乙卯，〔薛仁果〕又遣高墌人僞以城降。叔良遣〔劉〕感帥衆赴之。

己未，至城下，扣〔門〕，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詐，遣步兵先還，自帥精兵爲殿。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敗，感爲仁果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餒，亡在旦夕，秦王帥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果怒，執感，於城旁埋之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逾厲。叔良嬰城固守，僅能自全。

庚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達擊薛仁果於宜禄川，斬首千餘級。

上遣從子、襄武公琛，太常卿鄭元璹，以女妓遺始畢可汗。

壬戌，始畢復遣骨咄禄特勒來。

癸亥，白馬道士傅仁均造《戊寅曆》成，奏上，行之。

薛仁果屢攻常達，不能克，乃遣其將仵士政以數百人詐降，達厚撫之。

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降於仁果。達見仁果，詞色不屈，仁果壯而釋之。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辛未，追謚隋太上皇爲煬帝。

宇文化及至魏州，鴆殺〔隋〕秦王浩，僭稱天子，國號許。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冬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戊寅，宴突厥骨咄禄，引骨咄禄升御坐以寵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己卯，李密降。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庚辰，詔右翊衞大將軍、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安撫大使，山東諸軍並受節度，以黄門侍郎崔民幹爲副。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壬午，朱粲陷鄧州，刺史吕子臧死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陳於闕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乙酉，邵江海降。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皇泰主大赦。丙戌，以世充爲太尉、尚書令、〔總督〕内外諸軍事，仍使之開太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

李密總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拜陟州刺史。其餘將佐劉德威、賈閏甫、高季輔等，或以城邑，或帥衆，相繼來降。

及李密據洛口，〔綦〕公順以衆附之，密敗，亦來降。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癸巳，詔行傅仁均所造《戊寅曆》。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乙未，附〔李〕襲譽籍於宗正。

丙申，朱粲寇淅州，遣太常卿鄭元璹帥步騎一萬擊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己亥，盜殺商州刺史泉彦宗。

辛丑，大閱。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是月，納言竇抗罷爲左武候大將軍。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封皇從父弟、襄武公琛爲襄武王，黄臺公瑗爲廬江王。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十一月乙巳，涼王李軌即皇帝位，改元安樂。

《唐會要》卷三五《學校》　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祕書外省別立小學。」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詔頒五十三條格，以約法緩刑。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戊申，王軌以滑州來降。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禁獻侏儒短節、小馬庳牛、異獸奇禽者。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己酉，以京師穀貴，令四面入關者，車馬牛驢各給課米，充其自食。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秦王世民敗薛仁杲，執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上遣使謂世民曰：「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冤魂。」李密諫曰：「薛舉虐殺無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

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詔以員外散騎常侍姜謩爲秦州刺史，謩撫以恩信，盜賊悉歸首，士民安之。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爲祕書丞，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户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嘆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以孝恪爲宋州刺史，使與世勣經略虎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之選補。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癸丑，行軍總管趙慈景攻蒲州，隋刺史堯君素拒戰，執慈景。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癸亥，秦王世民至長安，斬薛仁果於市。

己巳，以劉文靜爲户部尚書，領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復殷開山爵位。

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嘗遇大朝會，密爲光禄卿，當進食，深以爲恥。退，以告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怏怏，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内耳。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虚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賊交鬬，吾可以坐收其弊。」

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者。密請與賈閏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閏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巵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密、閏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爲密副而遣之。

有大鳥五集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乃去。竇建德以爲己瑞，改元五鳳。宗城人有得玄圭獻於建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會稽孔德紹皆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請改國號曰夏。」建德從之。以正本爲納言，德紹爲内史侍郎。

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衆，據深澤，掠冀、定之間，衆至十萬，自稱魏帝。建德僞與連和，刀兒弛備，建德襲擊破之，遂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斬之，盡并其衆。

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稜堉崔履行，暹之孫也，自言有奇術，可使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鬬，曰：「賊雖登城，汝曹勿怖，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爲壇，夜，設章醮，然後自衣衰絰，杖竹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四面振裙。建德攻之急，稜將戰，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建德見稜曰：「卿忠臣也！」厚禮之，以爲内史令。

十二月壬申，詔以秦王世民爲太尉，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其蒲州、河北諸府兵馬並受節度。

癸酉，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來降。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乙亥，豐州總管張良遂獻馴耳馬二匹。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丙子，蒲州人殺堯君素，立其將王行本。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丁（酉）〔丑〕，隋襄平太守鄧暠以柳城、北平二郡來降，以暠爲營州總管。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封上柱國李孝常爲義安王。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辛巳，太常卿鄭元璹擊朱粲於商州，破之。

初，宇文化及遣使招羅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者，爲煬帝發喪，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建德、開道，皆劇賊耳！吾聞

唐公已定關中，人望歸之。此真吾主也，吾將從之，敢沮議者斬。」會張道源慰撫山東，藝遂奉表，與漁陽、上谷等諸郡皆來降。

癸未，詔以藝爲幽州總管。薛萬均，世雄之子也，與弟萬徹俱以勇略爲藝所親待，詔以萬均爲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爲車騎將軍、武安縣公。

竇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盛，帥衆十萬寇幽州。藝將逆戰，萬均曰：「彼衆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贏兵背城阻水爲陳，彼必渡水擊我。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於城旁，俟其半渡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縣，藝復邀擊，敗之。凡相拒百餘日，建德不能克，乃還樂壽。

藝得隋通直謁者温彦博，以爲司馬。藝以幽州歸國，彦博贊成之，詔以彦博爲幽州總管府長史，未幾，徵爲中書侍郎。兄大雅，時爲黄門侍郎，與彦博對居近密，時人榮之。

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爲歸義王，曷娑那獻大珠，上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乙酉，如周氏陂。

丁亥，至自周氏陂。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壬辰，王世充帥衆三萬圍穀州，刺史任環拒郤之。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庚子，李密反於桃林，行軍總管盛彦師追討斬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六 李世勣在黎陽，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勣北面拜伏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勣爲之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儀衛，舉軍縞素，葬密于黎陽山南。密素得士心，哭者多歐血。

隋右武衛大將軍李景守北平，高開道圍之，歲餘不能克。遼西太守鄧暠將兵救之，景帥其衆還于柳城，後將還幽州，於道爲盜所殺。開道遂取北平，進陷漁陽郡，有馬數千匹，衆且萬，自稱燕王，改元始興，都漁陽。

懷戎沙門高曇晟因縣令設齋，士民大集，曇晟與僧五千人擁齋衆而反，殺縣令及鎮將，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爲邪輪皇后，改元法輪。遣使招開道，立爲齊王。開道帥衆五千人歸之，居數月，襲殺曇晟，悉并其衆。

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洪業，柰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户，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上以舞胡安比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世不易其業。唯齊末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以爲殷鑑。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爲五品，使鳴玉曳組，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李軌吏部尚書梁碩，有智略，軌常倚之以爲謀主。碩見諸胡浸盛，陰勸軌宜加防察，由是與户部尚書安脩仁有隙。軌子仲琰嘗詣碩，碩不爲禮，乃與脩仁共譖碩於軌，誣以謀反，軌酖碩，殺之。有胡巫謂軌曰：「上帝當遣玉女自天而降。」軌信之，發民築臺以候玉女，勞費甚廣。河右饑，人相食，軌傾家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召羣臣議之，曹珍等皆曰：「國以民爲本，豈可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謝統師等皆故隋官，心終不服，密與羣胡爲黨，排軌故人，乃詬珍曰：「百姓餓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飼羸弱！僕射苟悦人情，不爲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爲然，由是士民離怨。

武德二年（己卯、六一九）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爲太尉府官屬，杜淹、戴胄皆預焉。隋將軍王隆帥屯衛將軍張鎮周、都水少監蘇世長等以山南兵始至東都。王世充專總朝政，事無大小，悉關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闃然。世充立三牌於府門外：一求文學才識，堪濟時務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鋒陷敵者；一求身有冤滯，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日有數百，世充悉引見，躬自省覽，殷勤慰諭，人人自喜，以爲言聽計從，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養，世充皆以甘言悦之，而實無恩施。

隋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爲世充所親任，其從弟司隸大夫機與虞部郎楊恭慎、前勃海郡主簿孫師孝、步兵總管劉孝元、李儉、崔孝仁謀召唐兵，使孝仁

說武都曰：「王公徒爲兒女之態以悅下愚，而鄙隘貪忍，不顧親舊，豈能成大業哉！圖讖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之。唐起晉陽，奄有關内，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物，舉善責功，不念舊惡，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屬託身非所，坐待夷滅。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又吾之故人也，若遣間使召之，使夜造城下，吾曹共爲内應，開門納之，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

癸卯，命秦王世民出鎮長春宮。

宇文化及攻魏州總管元寶藏，四旬不克。魏徵往説之。

丁未，寶藏舉州來降。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乙卯，初令文官遭父母喪者聽去職。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戊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拔魏縣，斬獲二千餘人，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甲子，陳叔達兼納言。

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殺。

丙寅，張善相降。

己巳，楊士林降。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初，王世充既殺元、盧，慮人情未服，猶媚事皇泰主，禮甚謙敬。又請爲劉太后假子，尊號曰聖感皇太后。既而漸驕横，嘗賜食於禁中，還家大吐，疑遇毒，自是不復朝謁。皇泰主知其終不爲臣，而力不能制，唯取内庫綵物大造幡花。又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乏以求福。世充使其黨張績、董濬守章善、顯福二門，宫内雜物，毫釐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獻印及劍。又言河水清，欲以耀衆，爲己符瑞云。

上遣金紫光禄大夫武功靳孝謨安集邊郡，爲梁師都所獲。孝謨罵之極口，師都殺之。二月，詔追賜爵武昌縣公，謚曰忠。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乙酉，初定租、庸、調法。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丙戌，詔天下諸宗人無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每州置宗師一人，以相統攝。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甲午，赦并、浩、介、石四州賈胡堡以北繫囚。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戊戌，〔李〕軌遣其尚書左丞鄧曉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曉不遣，始議興師討之。

初，隋煬帝自征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以數千騎奔党項，煬帝立其質子順爲主，使統餘衆，不果入而還。會中國喪亂，伏允復還收其故地。上受禪，順自江都還長安，上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上遣之。

閏月，朱粲遣使請降，詔以粲爲楚王，聽自置官屬，以便宜從事。

宇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衆從之，與共守聊城。

竇建德謂其羣下曰：「吾爲隋民，隋爲吾君，今宇文化及弒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

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以勞將士，若受其降，將何以爲軍賞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内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爲功甚易，柰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既而宇文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先登，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遂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辛丑，竇建德殺宇文化及于聊城。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噉肉，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所役婢妾，纔十許人。及破化及，得隋宫人千數，即時散遣之。以隋黄門侍郎裴矩爲左僕射，掌選事，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書，右司郎中柳調爲左丞，虞世南爲黄門侍郎，歐陽詢爲太常卿。詢，紇之子也。自餘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留，欲詣關中及東都者亦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尚近萬人，亦各縱遣，任其所之。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奉表於隋皇泰主，皇泰主封爲夏王。建德起於羣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爲之定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悦，每從之諮訪典禮。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壬寅，皇太子及秦王世民、裴寂巡于畿縣。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甲辰，上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虚心求諫，然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敝風，俛眉而已，豈朕所

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臣之敬，極歡而罷。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乙巳，御史大夫段確勞朱粲于菊潭。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初，上爲隋殿内少監，宇文士及爲尚輦奉御，上與之善。士及從化及至黎陽，上手詔召之，士及潛遣家僮間道詣長安，又因使者獻金環。化及至魏縣，兵勢日蹙，士及勸之歸唐，化及不從，内史令封德彝説士及於濟北徵督軍糧以觀其變。化及稱帝，立士及爲蜀王。化及死，士及與德彝自濟北來降。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上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祕策干上，上悦，尋拜内史舍人，俄遷侍郎。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庚戌，微行，察風俗。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甲寅，隋夷陵郡丞安陸許紹帥黔安、武陵、澧陽等諸郡來降。紹幼與帝同學，詔以紹爲峽州刺史，賜爵安陸公。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乙卯，以穀貴，禁關内屠酤。

左屯衛將軍何潘仁及山賊張子惠戰于司竹，死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丙辰，以徐世勣爲黎州總管。

丁巳，驃騎將軍張孝珉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郛，沈米船百五十艘。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慮囚。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己未，世充寇穀州。世充以秦叔寶爲龍驤大將軍，程知節爲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爲呪誓，此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叔寶、知節皆將兵在陳，與其徒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思報效，公性猜忌，喜信讒言，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遂躍馬來降。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爲馬軍總管，知節爲左三統軍。時世充驍將又有驃騎武安李君羨、征南將軍臨邑田留安，亦惡世充之爲人，帥衆來降。世民引君羨置左右，以留安爲右四統軍。

王世充囚李育德之兄厚德於獲嘉，厚德與其守將趙君穎逐殷州刺史段大師，以城來降。以厚德爲殷州刺史。

寶建德陷邢州，執總管陳君賓。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庚申，驍騎將軍趙欽、王娑羅及山賊戰于盩厔，死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壬戌，元吉坐免官。

癸亥，陟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河内堡聚三十一所。

乙丑，世充遣其兄子君廓侵陟州，李育德擊走之，斬首千餘級。李厚德歸省親疾，使李育德守獲嘉，世充併兵攻之。

丁卯，城陷，育德及弟三人皆戰死。

己巳，李公逸以雍丘來降，拜杞州總管，以其族弟善行爲杞州刺史。

隋吏部侍郎楊恭仁，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魏州總管元寶藏獲之，送長安。上與之有舊，拜黄門侍郎，尋以爲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僞，民夷悦服，自葱嶺已東，並入朝貢。

突厥始畢可汗將其衆渡河至夏州，梁師都發兵會之，以五百騎授劉武周，欲自句注入寇太原。會始畢卒，子什鉢苾幼，未可立，立其弟俟利弗設爲處羅可汗。處羅以什鉢苾爲尼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先是，上遣右武候將軍高靜奉幣使於突厥，至豐州，聞始畢卒，敕納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總管張長遜遣高靜以幣出塞爲朝廷致賻，突厥乃還。

三月庚午，梁師都寇靈州，長史楊則擊走之。

壬申，王世充寇穀州，刺史史萬寶戰不利。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甲戌，王薄降。

庚辰，蔣弘度、徐師順降。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辛巳，〔段〕達等以皇泰主之詔命世充爲相國，假黄鉞，總百揆，進爵鄭王，加九錫，鄭國置丞相以下官。

初，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爲民部尚書，從至聊城，爲化及督戰，中流矢。竇建德克聊城，王琮獲善果，責之曰：「公名臣之家，隋室大臣，柰何爲弑君之賊効命，苦戰傷痍至此乎！」善果大慙，欲自殺，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復不爲禮，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之長安。

〔庚〕〔壬〕午，善果至，上優禮之，拜左庶子、檢校内史侍郎。

甲申，復以元吉爲并州總管。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丁亥，竇建德陷趙州。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戊子，淮南五州皆遣使來降。

辛卯，劉武周寇并州。

壬辰，營州總管鄧暠擊高開道，敗之。

甲午，王世充遣其將高毗寇義州。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丁酉，李義滿降。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東都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於王世充，言相國當代隋爲天子。世充大悦，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鳥來獻者，亦拜官爵。於是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充殊禮，世充奉表三讓。百官勸進，設位於都堂。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四月庚子，并州總管、齊王元吉及劉武周戰于榆次，敗績。

辛丑，朱粲殺段確以反。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王世充令長史韋節、楊續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造禪代儀，遣段達、雲定興等十餘人入奏皇泰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皇泰主斂膝據案，怒曰：「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輒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顏色凜冽，在廷者皆流汗。退朝，泣對太后。世充更使人謂之曰：「今海内未寧，須立長君，俟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必如前誓。」

癸卯，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于鄭，遣其兄世惲幽皇泰主於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敦勸，皇泰主皆不知也。遣諸將引兵入清宫城，又遣術人以桃湯葦火祓除禁省。

隋將帥、郡縣及賊帥前後繼有降者，詔以王薄爲齊州總管，伏德爲濟州總管，鄭虔符爲青州總管，綦公順爲淮州總管，王孝師爲滄州總管。

甲辰，遣大理卿新樂郎楚之安撫山東，祕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乙巳，王世充〔王世充〕大赦，改元開明。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丙午，〔王世充〕大赦，改元開明。

丁未，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來降，以稜爲揚州總管。

戊申，王世充立子玄應爲太子，玄恕爲漢王，餘兄弟宗族十九人皆爲王。奉皇泰主爲潞國公。以蘇威爲太師，段達爲司徒，雲定興爲太尉，張僅爲司空，楊續爲納言，韋節爲内史，王隆爲左僕射，韋霽爲右僕射，齊王世惲爲尚書令，楊汪爲吏部尚書，杜淹爲少吏部，鄭頲爲御史大夫。又以國子助教吴人陸德明爲漢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散，卧稱病，玄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

世充於闕下及玄武門等數處皆設榻，坐無常所，親受章表，或輕騎歷衢市，亦不清道，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轡徐行，語之曰：「昔時天子深居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今世充非貪天位，但欲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尚恐門有禁限，今於門外設坐聽朝，宜各盡情。」又令西朝堂納冤抑，東朝堂納直諫。於是獻策上書者日有數百，條流既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

竇建德聞王世充自立，乃絶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齊王暕之死也，有遺腹子政道，建德立以爲鄖公，然猶依倚突厥以壯其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皇后及南陽公主，建德遣千餘騎送之，又傳宇文化及首以獻義成公主。

丙辰，劉武周圍并州，齊王元吉拒卻之。

戊午，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救并州。

王世充將軍丘懷義居門下内省，召越王君度、漢王玄恕、將軍郭士衡雜妓妾飲博，侍御史張蘊古彈之。世充大怒，令散手執君度、玄恕，批其耳數十，又命引入東上閤，杖之各數十。懷義、士衡不問。賞蘊古帛百段，遷太子舍人。

世充每聽朝，殷勤誨諭，言詞重複，千端萬緒，侍衛之人不勝倦弊，百司奏事，疲於聽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計云爾即可，何煩許辭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終不能改也。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癸亥，〔王世充〕陷伊州，執總管張善相。

五月庚辰，涼州將安脩仁執李軌以降。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隋末，離石胡劉龍兒擁兵數萬，自號劉王，以其子季真爲太子。虎賁郎將梁德擊斬龍兒。至是，季真與弟六兒復舉兵爲

亂，引劉武周之衆攻陷石州，殺刺史王儉。季真自稱突利可汗，以六兒爲拓定王。六兒遣使請降，詔以爲嵐州總管。

壬午，以秦王世民爲左武候大將軍、使持節、涼甘等九州諸軍事、涼州總管，其太尉、尚書令、雍州牧、陝東道行臺並如故。遣黄門侍郎楊恭仁安撫河西。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癸未，曲赦涼、甘、瓜、鄯、肅、會、蘭、河、廓九州。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丙戌，劉武周陷平遥。

癸巳，梁州總管、山東道安撫副使陳政爲麾下所殺，攜其首奔王世充。

王世充以禮部尚書裴仁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長温、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充及其黨，復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齊王世惲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爲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皇泰主曰：「更爲請太尉，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百年欲爲啓陳，世惲不許，又請與皇太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絶，以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世充以其兄楚王世偉爲太保，齊王世惲爲太傅，領尚書令。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六月戊戌，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子監。

庚子，竇建德陷滄州。

丁未，劉武周陷介州。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己酉，突厥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上舉哀于長樂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内史舍人鄭德挺弔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癸亥，尚書右僕射裴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以討劉武周。

秋七月壬申，置十二軍，以關内諸府分隸焉。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海岱賊帥徐圓朗以數州之地請降，拜兗州總管，封魯國公。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侵我穀州，士信率其衆來降。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丙子，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寇穀州，刺史任瓌大破之，俘斬且盡。

甲申，行軍總管劉弘基遣其將种如願襲王世充河陽城，毁其河橋而還。

乙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高昌王麴伯雅各遣使入貢。

辛卯，宋金剛寇浩州，浹旬而退。

八月丁酉，鄖公薨，謚曰隋恭帝；無後，以族子行基嗣。

竇建德將兵十餘萬趣洺州，淮安王神通帥諸軍退保相州。

己亥，建德兵至洺州城下。

丙午，將軍秦武通軍至洛陽，敗王世充將葛彦璋。

丁未，竇建德陷洺州，總管袁子幹降之。乙卯，引兵趣相州，淮安王神通聞之，帥諸軍就李世勣於黎陽。

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行軍總管段德操兵少不敵，閉壁不戰。九月丙寅，遣副總管梁禮將兵擊之。師都與禮戰方酣，德操以輕騎多張旗幟，掩擊其後，師都軍潰，逐北二百里，破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

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帥舟師上峽，規取巴、蜀。紹遣其子智仁及録事參軍李弘節等追至西陵，大破之，擒普環。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荆門城。

先是，上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略蕭銑。靖至峽州，阻銑兵，久不得進。上怒其遲留，陰敕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爲之奏請，獲免。

己巳，竇建德陷相州，殺刺史吕珉。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辛未，殺户部尚書劉文静。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賊帥李子通據江都，僭稱天子，國號吴。

沈法興據毗陵，僭稱梁王。

丁丑，和州賊帥杜伏威遣使來降，授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封楚王。

裴寂與劉武周將宋金剛戰於介州，我師敗績，右武衛大將軍姜寶誼死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劉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紿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戰。」

辛巳，元吉夜出兵，攜其妻妾棄州奔還長安。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

下，晉陽士豪薛深以城納武周。上聞之，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晉陽强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聞宇文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竇誕曾無規諫，又掩覆之，使士民憤怨，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悛，尋皆聞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明日，上召綱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爲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誕赦之。衛尉少卿劉政會在太原，爲武周所虜，政會密表論武周形勢。

武周據太原，遣宋金剛攻晉州，拔之，虜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弘基逃歸。金剛進逼絳州，陷龍門。

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與北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長安，北突厥遣使請殺之，上不許。羣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爲患！」秦王世民曰：「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上遲迴久之。

丙戌，引曷娑那於內殿宴飲，既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使殺之。

禮部尚書李綱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太子漸昵近小人，疾秦王世民功高，頗相猜忌，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上罵之曰：「卿爲何潘仁長史，乃恥爲朕尚書邪！且方使卿輔導建成，而固求去，何也？」綱頓首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即止，爲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不才，所言如水投石，言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臺、辱東朝乎！」上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

戊子，以綱爲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上書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慝，疏骨肉；太子不懌，而所爲如故。綱鬱鬱不得志，是歲，固稱老病辭職，詔解尚書，仍爲少保。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庚寅，太白晝見。

竇建德陷趙州，執總管張志昂。

乙未，京師地震。

梁師都寇延州，鄜州刺史梁禮死之。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冬十月己亥，封幽州總管羅藝爲燕郡王，賜姓李氏。

黃門侍郎楊恭仁爲納言。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辛丑，李藝破竇建德於衡水。

癸卯，以左武候大將軍龐玉爲梁州總管。時集州獠反，玉討之，獠據險自守，軍不得進，糧且盡。熟獠與反者皆鄰里親黨，爭言賊不可擊，請玉還。玉揚言：「秋穀將熟，百姓毋得收刈，一切供軍，非平賊吾不返。」聞者大懼曰：「大軍不去，吾曹皆將餒死。」其中壯士乃入賊營，與所親潛謀，斬其渠帥而降，餘黨皆散，玉追討，悉平之。

劉武周將宋金剛進攻澮州，陷之，軍勢甚銳。裴寂性怯，無將帥之略，唯發使駱驛，趣虞、泰二州居民入城堡，焚其積聚。民驚擾愁怨，皆思爲盜。夏縣民吕崇茂聚衆自稱魏王，以應武周，寂討之，爲所敗。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等將兵討之。

時王行本猶據蒲反，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乙卯，如華陰，赦募士背軍者。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秦王世民討劉武周，軍于蒲州，爲諸軍聲援。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　竇建德引兵趣衛州。建德每行軍，常爲三道，輜重、細弱居中央，步騎夾左右，相去三里許。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李世勣遣騎將丘孝剛將三百騎偵之。孝剛驍勇，善馬槊，與建德遇，遂擊之，建德敗走。右方兵救之，擊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父蓋、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勣以數百騎走渡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衛州聞黎陽陷，亦降。建德以李世勣爲左驍衛將軍，使守黎陽，常以其父蓋自隨爲質。以魏徵爲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返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徐圓朗等皆望風歸附。

己未，建德還洛州，築萬春宮，徙都之。置淮安王神通於下博，待以客禮。

行軍總管羅士信帥勇士夜入洛陽外郭，縱火焚清化里而還。

壬戌，士信拔青城堡。

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臺，臨黎陽。尉氏城主時德叡、汴州刺史王要漢、亳州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以德叡爲尉州刺史。

夏侯端至黎陽，李世勣發兵送之，自澶淵濟河，傳檄州縣，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皆遣使來降。行至譙州，會汴、亳降於王世充，還路遂絶。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端坐澤中，殺馬以饗士，因歔欷謂曰：「卿等鄉里皆已從賊，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見委。我奉王命，不可從卿，卿有妻子，無宜效我。可斬吾首歸賊，必獲富貴。」衆皆流涕曰：「公於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義，志不圖存。某等雖賤，心亦人也，寧肯害公以求利乎！」端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衆抱持之，乃復同進，潛行五日，餒死及爲賊所擊奔潰相失者太半，唯餘五十二人同走，采營豆生食之。端持節未嘗離身，屢遣從者散，自求生，衆又不可。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爲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仍送除書，以端爲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於竿，自山中西走，無復蹊徑，冒踐荆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從者墜崖溺水，爲虎狼所食，又喪其半，其存者鬢髮禿落，無復人狀。端詣闕見上，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上復以爲祕書監。

郎楚之至山東，亦爲竇建德所獲，楚之不屈，竟得還。

王世充遣其從弟世辯以徐、亳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求救，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至襄城，爲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説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没。上以公逸子爲襄邑公。

甲子，上祠華山。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是月，夏縣人吕崇茂反。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十一月己卯，劉武周寇浩州。

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渡河，屯柏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恇擾，聚入城堡，徵斂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聞世民爲帥而來，莫不歸附，自近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食，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

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遂白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

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吾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嘉，破之，多所俘獲，以獻建德，建德由是親之。

初，漳南人劉黑闥，少驍勇狡獪，與竇建德善，後爲羣盜，轉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爲騎將，每見世充所爲，竊笑之。世充使黑闥守新鄉，李世勣擊虜之，獻於建德。建德署爲將軍，賜爵漢東公，常使將奇兵東西掩襲，或潛入敵境覘視虚實，黑闥往往乘間奮擊，克獲而還。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十二月丙申，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總管于筠爲劉武周將宋金剛掩襲，並没焉。

甲辰，狩于華山。

壬子，大風拔木。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上徵裴寂入朝，責其敗軍，下吏，既而釋之，寵待彌厚。

尉遲敬德、尋相將還澮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總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頃之，敬德、尋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反，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夜趨安邑，邀擊，大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柏壁。

諸將咸請與宋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軍無蓄積，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鋭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

永安壯王孝基謀逃歸，劉武周殺之。

李世勣復遣人説竇建德曰：「曹、戴二州，户口完實，孟海公竊有其地，與鄭人外合内離。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既得海公，以臨徐、兗，河南可不戰而定也。」建德以爲然，欲自將徇河南，先遣其行臺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世勣引兵三千會之。

武德三年（庚辰、六二〇）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春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於蒲反。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己巳，獵于渭濱。

戊寅，王行本降。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辛巳，上幸蒲州，斬行本。秦王世民輕騎謁上於蒲州。宋金剛圍絳州。

癸巳，上還長安。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甲午，李世勣於竇建德所自拔歸國。建德僭稱夏王。

二月丁酉，京師西南地有聲如山崩。

庚子，幸華陰。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劉武周遣兵寇潞州，陷長子、壺關。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軍河東王行敏助之。行敏與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將叛，行敏斬子武以徇。

乙巳，武周復遣兵寇潞州，行敏擊破之。

壬子，開州蠻冉肇則陷通州。

甲寅，遣將軍桑顯和等攻吕崇茂於夏縣。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獨孤懷恩謀反，伏誅。

辛酉，檢校隰州總管劉師善謀反，伏誅。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竇建德攻李商胡，殺之。建德〔至〕洺州勸課農桑，境内無盜，商旅野宿。

突厥處羅可汗迎楊政道，立爲隋王。中國士民在北者，處羅悉以配之，有衆萬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于定襄。

三月乙丑，劉武周遣其將張萬歲寇浩州，李仲文擊走之，俘斬數千人。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庚午，改納言爲侍中，内史令爲中書令。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癸酉，西突厥葉護可汗、高昌王麴伯雅遣使朝貢。突厥貢條支巨鳥。

甲戌，内史侍郎封德彝兼中書令。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甲申，行軍副總管張綸敗劉武周於浩州，俘斬千餘人。

西河公張綸、真鄉公李仲文引兵臨石州，劉季真懼而詐降。

乙酉，以季真爲石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彭山郡王。

蠻酋冉肇則寇信州，趙郡公孝恭與戰，不利。李靖將兵八百，襲擊，斬之，俘五千餘人。

己丑，復開、通二州。孝恭又擊蕭銑東平王闍提，斬之。

夏四月丙申，上祠華山。

壬寅，還長安。

置益州道行臺，以益、利、會、鄜、涇、遂六總管隸焉。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癸卯，禁關内諸州屠。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劉武周數攻浩州，爲李仲文所敗。宋金剛軍中食盡。

丁未，金剛北走，秦王世民追之。

壬子，以顯州道行臺楊士林爲行臺尚書令。

甲寅，加秦王世民益州道行臺尚書令。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秦王世民及宋金剛戰于雀鼠谷，敗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丙辰，陝州總管于筠自金剛所逃來。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秦王大破宋金剛於介州，金剛與劉武周俱奔突厥，遂平并州。僞總管尉遲敬德、尋相以介州降。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庚申，懷州總管黄君漢擊王世充太子玄應於西濟州，大破之，熊州行軍總管史萬寶邀之於九曲，又破之。

辛酉，王世充陷鄧州。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壬戌，秦王世民及劉武周戰于洺州，敗之，武周亡入于突厥。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宴羣臣，賜縵帛，使自入御府，盡力取之。復唐儉官爵，仍以爲并州道安撫大使，所籍獨孤懷恩田宅資財，悉以賜之。

世民留李仲文鎮并州，劉武周數遣兵入寇，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堡百餘

所。詔仲文檢校并州總管。

五月，竇建德遣高士興擊李藝於幽州，不克，退軍籠火城。藝襲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建德大將軍王伏寶，勇略冠軍中，諸將疾之，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柰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壬午，秦王世民屠夏縣。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辛卯，秦王世民至長安。

是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獻馬千匹於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與之互市。

六月壬辰，詔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爲使持節、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道安撫使，進封吳王，賜姓李氏。以輔公祏爲行臺左僕射，封舒國公。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丙申，赦晉、隰、潞、并四州。

癸卯，詔隋帝及其宗室柩在江都者，爲營窆，置陵廟，以故宮人守之。

丙午，慮囚。封子元景爲趙王，元昌魯王，元亨酆王。

己酉，出宮女五百人，賜東征將士有功者。

甲寅，顯州長史田瓚殺行臺尚書令楊士林，叛附于王世充。

乙卯，瘞州縣暴骨。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秦王世民之討劉武周也，突厥處羅可汗遣其弟步利設帥二千騎助唐。武周既敗，是月，處羅至晉陽，總管李仲文不能制；又留倫特勒，使將數百人，云助仲文鎮守，自石嶺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七月壬戌，秦王世民討王世充。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癸亥，突厥遣使潛詣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邀擊，敗之，虜牛羊萬計。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甲戌，皇太子屯于蒲州，以備突厥。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王世充遣魏王弘烈鎮襄陽，荊王行本鎮虎牢，宋王泰鎮懷州，齊王世惲檢校南城，楚王世偉守寶城，太子玄應守東城，漢王玄恕守含嘉城，魯王道徇守曜儀城，世充自將戰兵，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游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軍二十八府步兵，左游擊大將軍跋野綱帥外軍二十八府步兵，總三萬人，以備唐。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丙戌，梁師都導突厥，稽胡寇邊，行軍總管段德操敗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羅士信將前軍圍慈澗，世充自將兵三萬救之。

己丑，秦王將輕騎前覘世充，猝與之遇，衆寡不敵，道路險阨，爲世充所圍。世民左右馳射，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世充乃退。世民還營，塵埃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世民免胄自言，乃得入。旦日，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世充拔慈澗之戍，歸于洛陽。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總管黃君漢自河陰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洧州長史繁水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

八月，丁酉，南寧西爨蠻遣使入貢。

己亥，竇建德共州縣令唐綱殺刺史，以州來降。

鄧州土豪執王世充所署刺史來降。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庚子，慮囚。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癸卯，梁師都石堡留守張舉帥千餘人來降。

甲辰，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迴洛城，克之，獲其將達奚善定，斷河陽南橋而還，降其堡聚二十餘。世充使太子玄應帥楊公卿等攻迴洛，不克，乃築月城於其西，留兵戍之。

世充陳於青城宮，秦王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皆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

上遣使與竇建德連和，建德遣同安長公主隋使者俱還。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時德叡降。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乙卯，劉德威襲懷州，入其外郭，下其堡聚。

九月庚午，梁師都將劉旻以華池來降，以爲林州總管。

癸酉，王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陽聲問與世

充絶。

史萬寶進軍甘泉宮。

丁丑，秦王世民遣右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轘轅，拔之。王世充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君廓僞遁，設伏，大破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

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絶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爲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

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横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卻，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反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略，斬首千餘級，獲排矟兵六千。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

叛胡陷嵐州。

濮州刺史杜才幹，【略】壬午，以濮州來降。

突厥莫賀咄設寇涼州，總管楊恭仁擊之，爲所敗，掠男女數千人而去。

丙戌，以田瓚爲顯州總管，賜爵蔡國公。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己丑，給復陝、鼎、熊、穀四州二年。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冬十月甲午，王世充大將軍張鎮周來降。

甲辰，行軍總管羅士信襲王世充硤石堡，拔之。士信又圍千金堡，堡中人罵之。士信夜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下，使兒啼呼，詐云「從東都來歸羅總管」。既而相謂曰：「此千金堡也，吾屬誤矣。」即去。堡中以爲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道，伺其門開，突入，屠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戊申，高開道降。

己酉，楊仲達降。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李密之敗也，楊慶歸洛陽，復姓楊氏。及王世充稱帝，慶復姓郭氏，世充以爲管州總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陽，慶潛遣人請降，世民遣總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慶欲與其妻偕來，妻曰：「主上使妾侍巾櫛者，欲結君之心也。今君既幸付託，徇利求全，妾將如君何！若至長安，則君家一婢耳，君何用爲！願送至洛陽，君之惠也。」慶不許。慶出，妻謂侍者曰：「若唐遂勝鄭，則吾家必滅；鄭若勝唐，則吾夫必死。人生至此，何用生爲！」遂自殺。

庚戌，慶來降，復姓楊氏，拜上柱國、郇國公。

時世充太子玄應鎮虎牢，軍于滎、汴之間，聞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勣擊卻之。使郭孝恪爲書説滎州刺史魏陸，陸密請降。玄應遣大將軍張志就陸徵兵。

丙辰，陸擒志等四將，舉州來降。陽城令王雄帥諸堡來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勣引兵應之，以雄爲嵩州刺史，嵩南之路始通。魏陸使張志詐爲玄應書，停其東道之兵，令其將張慈寶且還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漢使圖慈寶，要漢斬慈寶以降。玄應聞諸州皆叛，大懼，奔還洛陽。詔以要漢爲汴州總管，賜爵郇國公。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己未，有星隕于東都。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王弘烈據襄陽，上令金州總管府司馬涇陽李大亮安撫樊、鄧以圖之。

十一月，庚申，大亮攻樊城鎮，拔之，斬其將國大安，下其城柵十四。

蕭銑性褊狹，多猜忌。諸將恃功恣横，好專誅殺，銑患之，乃宣言罷兵營農，實欲奪諸將之權。大司馬董景珍弟爲將軍，怨望，謀作亂；事泄，伏誅。景珍時鎮長沙，銑下詔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甲子，以長沙來降，詔峽州刺史許紹出兵應之。

雲州總管郭子和，先與突厥、梁師都相連結，既而襲師都寧朔城，克之。又詗得突厥釁隙，遣使以聞，爲突厥候騎所獲。處羅可汗大怒，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請帥其民南徙，詔以延州故城處之。

張舉、劉旻之降也，梁師都大懼，遣其尚書陸季覽説突厥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爲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楊可汗既亡，天下將悉爲唐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爲，師都請爲鄉導。」處羅從之，謀使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會寶建德之師自滏口西入，會于晉、絳。莫賀咄者，處羅之弟咄苾也；突利者，始畢之

子什鉢苾也。

處羅又欲取并州以居楊政道，其羣臣多諫，處羅曰：「我父失國，賴隋得立，此恩不可忘。」將出師而卒。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之，更立莫賀咄設，號頡利可汗。

乙酉，頡利遣使告處羅之喪，上禮之如始畢之喪。

戊子，安撫大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汜、華二州。

是月，竇建德濟河擊孟海公。

初，王世充侵建德黎陽，建德襲破殷州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建德中書侍郎劉彬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强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并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又遣其禮部侍郎李大師等詣唐，請罷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答。

十二月辛卯，王世充許、亳等十一州皆請降。

壬辰，燕郡王李藝又擊竇建德軍於籠火城，破之。

辛丑，王世充隨州總管徐毅舉州降。

癸卯，峽州刺史許紹攻蕭銑荊門鎮，拔之。紹所部與梁、鄭鄰接，二境得紹士卒，皆殺之，紹得二境士卒，皆資給遣之。敵人愧感，不復侵掠，境內以安。

蕭銑遣其齊王張繡攻長沙，董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不見之乎，何爲相攻？」繡不應，進兵圍之，景珍欲潰圍走，爲麾下所殺。銑以繡爲尚書令。繡恃功驕橫，銑又殺之。由是功臣諸將皆有離心，兵勢益弱。

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長孫安世詣竇建德報聘，且乞師。

突厥倫特勒在并州，大爲民患，并州總管劉世讓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張道源從竇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洺州以震山東。

丙午，詔世讓爲行軍總管，使將兵出土門，趣洺州。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己酉，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反。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是歲，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遣其僕射蔣元超拒之，戰於庱亭，元超敗死，法興棄毗陵，奔吳郡。於是丹陽、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子通以法興府掾李百藥爲內史侍郎，國子祭酒。

杜伏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祏將卒數千攻子通，以將軍闞稜、王雄誕爲之副。公祏渡江攻丹陽，克之，進屯溧水，子通帥衆數萬拒之。公祏簡精甲千人，執長刀爲前鋒，又使千人踵其後，曰：「有退者即斬之。」自帥餘衆，復居其後。子通爲方陳而前，公祏前鋒千人殊死戰，公祏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走，公祏逐之，反爲所敗，還，閉壁不出。王雄誕曰：「子通無壁壘，又狃於初勝，乘其無備，擊之可破也。」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夜出擊之，因風縱火，子通大敗，降其卒數千人。子通食盡，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陽。

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塗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廣、新二州賊帥高法澄、沈寶徹殺隋官，據州，附於林士弘，漢陽太守馮盎擊破之。既而寶徹兄子智臣復聚兵於新州，盎引兵擊之。賊始合，盎免胄大呼曰：「爾識我乎？」賊多棄仗肉袒而拜，遂潰，擒寶徹、智臣等，嶺外遂定。

竇建德行臺尚書令恆山胡大恩請降。

武德四年（辛巳、六二一）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春正月癸酉，以大恩爲代州總管，封定襄郡王，賜姓李氏。代州石嶺之北，自劉武周之亂，寇盜充斥，大恩徙鎮鴈門，討擊，悉平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辛巳，皇太子伐稽胡。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王世充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

杜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

甲申，攻梁，克之。

丙戌，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蕭銑五州、四鎮，皆克之。

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皂衣玄甲，分爲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世民親被玄甲帥之爲前鋒，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行臺僕射屈突通、贊皇公竇軌引兵按行營屯，猝與王世充遇，戰不利。秦王世民帥玄甲救之，世充大敗，獲其騎將葛彦璋，俘斬六千餘人。世充遁歸。

李靖説趙郡王孝恭以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二月己丑，車騎將軍董阿興反于隴州，伏誅。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辛卯，改信州爲夔州，以孝恭爲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孝恭未更軍旅，以靖爲行軍總管，兼孝恭長史，委以軍事。靖説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爲質。

王世充太子玄應將兵數千人，自虎牢運糧入洛陽，秦王世民遣將軍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

世民使宇文士及奏請進圍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陽，止於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

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衆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拒唐兵，諸將皆懼。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邙，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徼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渡水擊之，戒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衆皆披靡，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將軍丘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馬以授世民，行恭於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陳而出，得入大軍。世充亦帥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斬七千人，遂圍之。驃騎將軍段志玄與世充兵力戰，深入，馬倒，爲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玄踴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玄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

初，驃騎將軍王懷文爲唐軍斥候，爲世充所獲，世充欲慰悦之，引置左右。

壬寅，世充出右掖門，臨洛水爲陳，懷文忽引槊刺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爲。懷文走趣唐軍，至寫口，追獲，殺之。世充歸，解去衷甲，袒示羣臣曰：「懷文以槊刺我，卒不能傷，豈非天所命乎！」

先是御史大夫鄭頲不樂仕世充，多稱疾不預事，至是謂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陛下真是也。臣實多幸，得生佛世，願棄官削髮爲沙門，服勤精進，以資陛下之神武。」世充曰：「國之大臣，聲望素重，一旦入道，將駭物聽。俟兵革休息，當從公志。」頲固請，不許。退謂其妻曰：「吾束髮從官，志慕名節，不幸遭遇亂世，流離至此，側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智力淺薄，無以自全，人生會有死，早晚何殊，姑從吾所好，死亦無憾。」遂削髮被僧服。世充聞之，大怒曰：「爾以我爲必敗，欲苟免邪？不誅之，何以制衆！」遂斬頲於市。頲言笑自若，觀者壯之。

詔贈王懷文上柱國、朔州刺史。

并州安撫使唐儉密奏：「真鄉公李仲文與妖僧志覺有謀反語，又娶陶氏之女以應桃李之謠。諂事可汗，甚得其意，可汗許立爲南面可汗。及在并州，贓賄狼籍。」上命裴寂、陳叔達、蕭瑀雜鞫之。乙巳，仲文伏誅。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丙午，慮囚。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庚戌，王泰棄河陽走，其將趙夐等以城來降。別將單雄信、裴孝達與總管王君廓相持於洛口，秦王世民帥步騎五千援之，至轘轅，雄信等遁去，君廓追敗之。

壬子，延州總管段德操擊劉仚成，破之，斬首千餘級。

乙卯，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

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弘基等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柰何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未破，師必不還，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上聞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軍事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德彝言於上曰：「世充

得地雖多，率皆羈屬，號令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遺世充書，諭以禍福。世充不報。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丁巳，赦代州總管府石嶺之北。

《資治通鑑》卷一八八 戊午，王世充鄭州司兵沈悅遣使詣左武候大將軍李世勣請降。左衞將軍王君廓夜引兵襲虎牢，悅爲內應，遂拔之，獲其荆王行本及長史戴胄。

竇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三月庚申，盧囚。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以靺鞨渠帥突地稽爲燕州總管。

太子建成獲稽胡千餘人，釋其酋帥數十人，授以官爵，使還，招其餘黨，劉仚成亦降。建成詐稱增置州縣，築城邑，命降胡年二十以上皆集，以兵圍而殺之，死者六千餘人，仚成覺變，亡奔梁師都。

行軍總管劉世讓攻竇建德黃州，拔之。洛州嚴備，世讓不得進。會突厥將入寇，上召世讓還。

竇建德所署普樂令平恩程名振來降，上遥除名振永寧令，使將兵徇河北。名振夜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閱婦人乳有湩者，九十餘人，悉縱遣之，鄴人感其仁，爲之飯僧。

甲戌，突厥寇汾陰。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絹一匹直粟三升，布十匹直鹽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枕倚於道。皇泰主之遷民入宮城也，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爲公卿，糠覈不充，尚書郎以下，親自負戴，往往餒死。

竇建德使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門納之。己卯，軍于酸棗。

壬午，突厥寇石州，刺史王集擊卻之。

竇建德陷管州，殺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汎舟運糧，泝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行臺世辯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皋之東原，築宮板渚，遣使與王世充相聞。

先是，建德遣奏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脩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强，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强，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

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分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弟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逡巡稍卻以誘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爲我有，爲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

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

立秦王世民之子泰爲衞王。

夏四月己丑，豐州總管張長遜入朝。時言事者多云，長遜久居豐州，爲突厥所厚，非國家之利。長遜聞之，請入朝，上許之。會太子建成北伐稽胡，長遜帥所部會之，因入朝，拜右武候將軍。益州行臺左僕射竇軌帥巴、蜀兵來會秦王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右僕射。

己亥，突厥頡利可汗寇鴈門，李大恩擊走之。

壬寅，王世充騎將楊公卿、單雄信引兵出戰，齊王元吉擊之，不利，行軍總管盧君諤戰死。

太子還長安。

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隱以城來降。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戊申，突厥寇并州，執漢陽郡王瓊、太常卿鄭元璹、左驍騎衞大將軍長孫順德。

甲寅，封子元方爲周王，元禮鄭王，元嘉宋王，元則荆王，元茂越王。

丁巳，左武衞將軍王君廓敗張青特，執之。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初置都護府官員。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衆，形勢益强；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爲今之策，無以易此。」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衆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

諜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

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

己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鵲山，亘二十里，鼓行而進。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壬戌，秦王世民敗竇建德于虎牢，執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慮，不免一失乎！」德彝甚慚。

建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歸洺州。

甲子，世充偃師、鞏縣皆降。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乙丑，赦山東爲建德所詿誤者。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以太子左庶子鄭善果爲山東道撫慰大使。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丙寅，王世充舉東都降，河南平。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丁卯，世民入宫城，命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制詔，已爲世充所毀，無所獲。命蕭瑀、竇軌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叡、張童兒、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餘人斬於洛水之上。

初，秦王府屬杜如晦叔父淹事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不協，譖如晦兄殺之，又囚其弟楚客，餓幾死，楚客終無怨色。及洛陽平，淹當死，楚客涕泣請如晦救之，如晦不從。楚客曰：「曩者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一門之内，自相殘而盡，豈不痛哉！」欲自剄，如晦乃爲之請於世民，淹得免死。

秦王世民坐閶闔門，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及至長安，又請見，不許。既老且貧，無復官爵，卒於家，年八十二。

秦王世民觀隋宫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毁則天門及闕；廢諸道場，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餘皆返初。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庚午，周法明降。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壬申，齊善行以洺、相、魏等州來降。時建德餘衆走至洺州，欲立建德養子爲主，徵兵以拒唐，又欲剽掠居民，還向海隅爲盜。善行獨以爲不可，曰：「隋末喪亂，故吾屬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馬精强，一朝爲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非人力所能爭邪！今喪敗如此，守亦無成，逃亦不免，等爲亡國，豈可復遺毒於民！不若委心請命於唐，必欲得繒帛者，當盡散府庫之物，勿復殘民也！」於是運府庫之帛數十萬段，置萬春宮東街，以散將卒，凡三晝夜乃畢。仍布兵守坊巷，得物者即出，無得更入人家。士卒散盡，然後與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帥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并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寶請降于唐。上以善行爲秦王左二護軍，仍厚賜之。

乙亥，以周法明爲黄州總管。

戊寅，王世充徐州行臺杞王世辯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詣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世充故地悉平。

竇建德博州刺史馮士羨復推淮安王神通爲慰撫山東使，徇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平。

己卯，代州總管李大恩擊苑君璋，破之。

突厥寇邊，長平靖王叔良督五將擊之，叔良中流矢，師旋。六月戊子，卒於道。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庚寅，赦河南爲王世充所詿誤者。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戊戌，孟海公餘黨蔣善合以鄆州，孟暾鬼以曹州來降。

庚子，營州人石世則執總管晉文衍，舉州叛，奉靺鞨突地稽爲主。

黄州總管周法明攻蕭銑安州，拔之，獲其總管馬貴遷。

乙巳，以右驍衛將軍盛彦師爲宋州總管，安撫河南。

乙卯，海州賊帥臧君相以五州來降，拜海州總管。

秋七月庚申，王世充行臺王弘烈、王泰、左僕射豆盧行褒、右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甲子，秦王凱旋，獻俘於太廟。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乙丑，高句麗王建武遣使入貢。

丙寅，詔赦世充爲庶人，與兄弟子姪處蜀。斬竇建德於市。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丁卯，大赦，給復天下一年，陝、鼎、函、虢、虞、芮、豳七州二年。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王世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廨舍。獨孤機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帥兄弟至其所，矯稱敕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惲趨出，修德等殺之。詔免修德官。其餘兄弟子姪等，於道亦以謀反誅。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以屈突通爲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洛陽，以淮陽王道玄爲洛州總管。李世勣父蓋竟無恙而還，詔復其官爵。竇軌還益州。

癸酉，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諸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鑄錢。自餘敢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没。

河北既平，上以陳君賓爲洺州刺史。將軍秦武通等將兵屯洺州，欲使分鎮東方諸州；又以鄭善果等爲慰撫大使，就洺州選補山東州縣官。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甲戌，建德餘黨劉黑闥據漳南反。

置山東道行臺尚書省於洺州。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丁丑，以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行臺右僕射。

辛巳，褒州道安撫使郭行方攻蕭銑郡州，拔之。

孟海公與竇建德同伏誅，戴州刺史孟暾鬼不自安，挾海公之子義以曹、戴二州反，以禹城令蔣善合爲腹心，善合與其左右同謀斬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丁亥，皇太子安撫北境。

丁酉，劉黑闥陷鄗縣，魏州刺史權威、貝州刺史戴元祥死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癸卯，突厥寇代州，總管李大恩遣行軍總管王孝基拒之，舉軍皆没。

甲辰，進圍崞縣。

乙巳，王孝基自突厥逃歸，李大恩衆少，據城自守，突厥不敢逼，月餘引去。

丙午，以左武候將軍張鎮周爲淮南道行軍總管，大將軍陳智略爲嶺南道行軍總管，鎮撫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丁未，劉黑闥陷歷亭，屯衛將軍王行敏死之。

辛亥，深州人崔元遜殺其刺史裴晞，叛附于劉黑闥。

兗州總管徐圓朗反。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九月乙卯，文登賊帥淳于難請降，置登州，以難爲刺史。

突厥寇并州，遣左屯衛大將軍竇琮等擊之。

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軍總管尉遲敬德等擊之。

辛酉，徐圓朗自稱魯王。

隋末，歙州賊汪華據黟、歙等五州，有衆一萬，自稱吴王。甲子，遣使來降，拜歙州總管。

隋末，弋陽盧祖尚糾合壯士以衛鄉里，部分嚴整，羣盜畏之。及煬帝遇弑，鄉人奉之爲光州刺史，時年十九，奉表於皇泰主。及王世充自立，祖尚來降。丙子，以祖尚爲光州總管。

己卯，詔括天下户口。

徐圓朗寇濟州，治中吴伋論擊走之。

癸未，詔以太常樂工皆前代因罪配没，子孫相承，多歷年所，良可哀愍，宜並蠲除爲民，且令執事，若仕宦入流，勿更追集。

甲申，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破之。

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爲荆湘道行軍總管，李靖攝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廬江王瑗爲荆郢道行軍元帥，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黄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以擊蕭銑。是月，孝恭發夔州。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進軍，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

淮安王神通將關内兵至冀州，與李藝兵合。又發邢、洺、相、魏、恆、趙等兵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饒陽城南，布陳十餘里。黑闥衆少，依隄單行而陳以當之。會風雪，神通乘風擊之，既而風返，神通大敗，士馬軍資失亡三分之二。李藝居西偏，擊高雅賢，破之，逐奔數里，聞大軍不利，退保藁城；黑闥就擊之，藝亦敗，薛萬均、萬徹皆爲所虜，截髮驅之。萬均兄弟亡歸，藝引兵歸幽州。黑闥兵勢大振。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冬十月己丑，加秦王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齊王元吉爲司空。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世民以海内浸平，乃開館於宫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顔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户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庚寅，劉黑闥陷瀛州，執刺史盧士叡，又陷觀州。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辛卯，蕭銑鄂州刺史雷長穎以魯山來降。

趙郡王孝恭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爲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癸巳，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追奔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銑江州總管蓋彦舉以五州來降。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癸卯，毛州人董燈明殺其刺史趙元愷。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盛彦師自徐圓朗所逃歸。王薄因説青、萊、密諸州，皆下之。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乙巳，趙郡王孝恭平荆州，獲蕭銑。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詔以孝恭爲荆州總管，李靖爲上柱國，賜爵永康縣公，仍使之安撫嶺南，得承制拜授。

先是，銑遣黄門侍郎江陵劉洎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洎以所得城來降，除南康州都督府長史。

戊申，徐圓朗昌州治中劉善行以須昌來降。

庚戌，詔陝東道大行臺尚書省自令、僕至郎中、主事，品秩皆與京師同，

而員數差少，山東行臺及總管府、諸州並隸焉。其益州、襄州、山東、淮南、河北等道令、僕以下，各降京師一等，員數又減焉。行臺尚書令得承制補署。其秦王、齊王府官之外，各置左右六護軍府，及左右親事帳内府。

閏月乙卯，上幸稷州。

己未，幸武功舊墅。

壬戌，獵于好畤。

乙丑，獵于九嵕。

丁卯，獵于仲山。

戊辰，獵于清水谷，遂幸三原。

辛未，幸周氏陂。

壬申，還長安。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十一月甲申，有事于南郊。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於洺州置大行臺，廢洺州都督府。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杜伏威使其將王雄誕擊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將陳當將千餘人，乘高據險以逼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布滿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杭州，雄誕追擊之，又敗之於城下。

庚寅，子通窮蹙請降。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焚東都紫微宮乾陽殿。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先是，汪華據黟、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還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犯其陳，戰纔合，陽不勝，走還營，華進攻之，不能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

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

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南至嶺，東距海。雄誕以功除歙州總管，賜爵宜春郡公。

壬辰，林州總管劉旻擊劉仚成，大破之。仚成僅以身免，部落皆降。

李靖度嶺，遣使分道招撫諸州，所至皆下。蕭銑桂州總管李襲志帥所部來降，趙郡王孝恭即以襲志爲桂州總管，明年入朝。以李靖爲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户六十餘萬。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丙申，子通謀反，伏誅。

壬寅，劉黑闥陷定州，總管李玄通死之。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庚戌，杞州人周文舉殺刺史王文矩，以城應徐圓朗。

幽州大饑，高開道許以粟賑之。李藝遣老弱詣開道就食，開道皆厚遇之。藝喜，於是發民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千餘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絶於藝，復稱燕王，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引兵攻易州不克，大掠而去。又遣其將謝稜詐降於藝，請兵援接，藝出兵應之。將至懷戎，稜襲擊破之。開道與突厥連兵數入爲寇，恆、定、幽、易咸被其患。

十二月乙卯，劉黑闥陷冀州，殺刺史麴稜。

庚申，遣右屯衛大將軍義安王孝常將兵討黑闥。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甲子，左武候將軍李世勣及黑闥戰于宋州，敗績。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 丙寅，洺州土豪翻城應黑闥。黑闥於城東南告天及祭竇建德而後入。

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

昆彌遣使内附。昆彌，即漢之昆明也。嶲州治中吉弘緯通南寧，至其國説之，遂來降。

己巳，劉黑闥陷邢州、趙州。庚午，陷魏州，殺總管潘道毅。辛未，陷莘州。

壬申，徙宋王元嘉爲徐王。

武德五年（壬午、六二二）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正月乙酉，劉黑闥陷相州，刺史房晃死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丙戌，同安賊帥殷恭邃以舒州來降。

丁亥，濟州别駕劉伯通執刺史竇務本，以州附徐圓朗。

庚寅，東鹽州治中王才藝殺刺史田華，以城應劉黑闥。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丙申，劉黑闥據洺州，僭稱漢東王。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世民復取相州，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之上以逼之。

蕭銑既敗，散兵多歸林士弘，軍勢復振。

己酉，嶺南俚帥楊世略以循、潮二州來降。

唐使者王義童下泉、睦、建三州。

幽州總管李藝將所部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劉黑闥，黑闥聞之，留兵萬人，使范願守洺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河，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范願驚懼，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其弟十善與行臺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藝於鼓城。壬子，戰於徐河，十善、君立大敗，所失亡八千人。

洺水人李去惑據城來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守。

二月，劉黑闥引兵還攻洺水。癸亥，行至列人。秦王世民使秦叔寶邀擊，破之。

豫章賊帥張善安以虔、吉等五州來降，拜洪州總管。

戊辰，金鄉人陽孝誠叛徐圓朗，以城來降。

己巳，秦王世民復取邢州。

辛未，并州人馮伯讓以城來降。

丙子，李藝取劉黑闥定、欒、廉、趙四州，獲黑闥尚書劉希道，引兵與秦王世民會洺州。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丁丑，劉黑闥陷洺水，總管羅士信死之。

戊寅，汴州總管王要漢敗徐圓朗于杞州，執周文舉。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庚辰，延州道行軍總管段德操擊梁師都石堡城，師都自將救之；德操與戰，大破之，師都以十六騎遁去。上益其兵，使乘勝進攻夏州，克其東城，師都以數百人保西城。會突厥救至，詔德操引還。

辛巳，秦王世民拔洺水。

三月，世民與李藝營於洺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別遣奇兵絶其糧道。

壬辰，黑闥以高雅賢爲左僕射，軍中高會。李世勣引兵逼其營，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馬，左右繼至，扶歸，未至營而卒。

甲午，諸將復往逼其營，潘毛爲王小胡所擒。黑闥運糧於冀、貝、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車。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戊戌，譚州刺史李義滿殺齊州都督王薄。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婚。頡利乃遣漢陽公瓌、鄭元璹、長孫順德等還。庚子，復遣使來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熱寒、阿史那德等還。并州總管劉世讓屯鴈門，頡利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月餘，乃退。

甲辰，以隋交趾太守丘和爲交州總管，和遣司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詔許之，遣其子師利迎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丁未，秦王世民及劉黑闥戰于洺水，敗之，黑闥亡入于突厥。

蔚州總管高開道反，寇易州，刺史慕容孝幹死之。

四月，梁州野蠶成繭。

冉安昌降。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己未，隋鴻臚卿甯長真以寧越、鬱林之地請降於李靖，交、愛之道始通；以長真爲欽州總管。

以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爲荆州總管。

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會上召之，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

庚申，世民至長安，上迎之於長樂。世民具陳取圓朗形勢，上復遣之詣黎陽，會大軍趨濟陰。

丁卯，廢山東行臺。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戊辰，釋流罪以下穫麥。

壬申，代州總管李大恩及突厥戰，死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丙子，行臺民部尚書史萬寶攻徐圓朗陳州，拔之。

戊寅，廣州賊帥鄧文進、隋合浦太守甯宣、日南太守李暾並來降。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五月，田留安降。

庚寅，瓜州人王幹殺賀拔行威以降。

乙巳，賜荆州今歲田租。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突厥寇忻州，李高遷擊破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六月辛亥，劉黑闥與突厥寇山東。

車騎將軍元韶爲瓜州道行軍總管，以備突厥。

癸丑，吐谷渾寇洮、旭、疊三州，岷州總管李長卿敗之。

乙卯，淮安郡王神通討徐圓朗。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丁卯，劉黑闥引突厥寇定州。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置諫議大夫官員。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秋七月甲申，爲秦王世民營弘義宮，使居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震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世民以淮、濟之間略定，使淮安王神通、行軍總管任瓌、李世勣攻圓朗。乙酉，班師。

丁亥，杜伏威入朝，延升御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長安，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異之。以闕稜爲左領軍將軍。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甲午，淮陽郡王道玄爲河北道行軍總管，討劉黑闥。

貝州人董該以定州叛附于黑闥。

丙申，突厥殺劉武周于白道。

遷州人鄧士政反，執其刺史李敬昂。

丁酉，馮盎降。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八月辛亥，以洺、荆、并、幽、交五州爲大總管府。

改封恆山王承乾爲中山王。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改葬隋煬帝於揚州雷塘。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甲寅，吐谷渾寇岷州，益州道行臺左僕射竇軌敗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乙卯，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武衛將軍段德操、雲州總管李子和將兵拒之。子和本姓郭，以討劉黑闥有功，賜姓。

丙辰，頡利十五萬騎入鴈門。

己未，寇并州，別遣兵寇原州。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庚申，皇太子出豳州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禦突厥。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辛酉，上謂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璹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爲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上從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己巳，吐谷渾陷洮州。

并州總管、襄邑郡王神符及突厥戰于汾東，敗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丙子，突厥寇廉州。

戊寅，陷大震關。上遣鄭元璹詣頡利。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填溢山谷。元璹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辨詰，頡利頗慚。元璹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脩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璹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

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權士通、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於三觀山，破之。

乙未，太子班師。

丙申，宇文歆邀突厥於崇崗鎮，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壬寅，定州總管雙士洛擊突厥於恆山之南，丙午，領軍將軍安興貴擊突厥於甘州，皆破之。

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馬匡武。鹽州人馬君德以城叛附黑闥。高開道寇蠡州。

冬十月己酉，詔齊王元吉討劉黑闥於山東。

壬子，以元吉爲領軍大將軍，并州大總管。

癸丑，貝州刺史許善護與黑闥弟十善戰於鄗縣，善護全軍皆沒。

甲寅，右武候將軍桑顯和擊黑闥於晏城，破之。觀州刺史劉會以城叛附黑闥。

契丹寇北平。

甲子，以秦王世民領左、右十二衛大將軍。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乙丑，淮陽郡王道玄及黑闥戰于下博，死之。

己巳，林士弘降。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乙亥，（劉黑闥）進據洺州。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十一月庚辰，劉黑闥陷滄州。

甲申，皇太子討黑闥。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乙酉，封宗室略陽公道宗等十八人爲郡王。

丙申，上帝宜州。

己亥，齊王元吉遣兵擊劉十善於魏州，破之。

癸卯，上校獵於富平。

劉黑闥擁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田留安勒兵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復還攻之。

十二月庚戌，立宗室孝友等八人爲郡王。

丙辰，上校獵於華池。

戊午，劉黑闥陷恆州，殺刺史王公政。

庚申，車駕至長安。

癸亥，幽州大總管李藝復廉、定二州。

甲子，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獲其莘州刺史孟柱，降將卒六千人。

乙丑，并州刺史成仁重擊范願，破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壬申，皇太子及劉黑闥戰于魏州，敗之。

甲戌，又敗之于毛州。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上以隋末戰士多没於高麗，是歲，賜高麗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使州縣索高麗人在中土者，遣歸其國。建武奉詔，遣還中國民前後以萬數。

武德六年（癸未、六二三）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春正月己卯，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壬午，嶲州人王摩娑反，驃騎將軍衛彦討之。

庚寅，徐圓朗陷泗州。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庚子，以吴王杜伏威爲太保。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二月，劉黑闥伏誅。

庚戌，幸温湯。

壬子，獵于驪山。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甲寅，還宫。

平陽昭公主薨。戊午，葬公主，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劍四十人，武賁甲卒。太常奏：「禮，婦人無鼓吹。」上曰：「鼓吹，軍樂也。公主親執金鼓，興義兵以輔成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

丙寅，徐圓朗窮蹙，與數騎棄城走，爲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林邑王梵志遣使入貢。初，隋人破林邑，分其地爲三郡。及中原喪亂，林邑復國，至是始入貢。

幽州總管李藝請入朝。庚午，以藝爲左翊衛大將軍。

廢參旗等十二軍。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三月，苗海潮、梅知巖、左難當降。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癸未，高開道掠文安、魯城，驃騎將軍平善政邀擊，破之。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乙未，幸昆明池，宴百官。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庚子，梁師都將賀遂、索同以所部十二州來降。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乙巳，洪州總管張善安反。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夏四月，吐谷渾寇芳州，刺史房當樹奔松州。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己未，以故第爲通義宫，祭元皇帝、元貞皇后于舊寢。赦京城，賜從官帛。

辛酉，張善安陷孫州，執總管王戎。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乙丑，鄜州道行軍總管段德操擊梁師都，至夏州，俘其民畜而還。

丙寅，吐谷渾寇洮、岷二州。

丁卯，南州刺史龐孝恭、南越州民甯道明、高州首領馮暄俱反，陷南越州，進攻姜州，合州刺史甯純引兵救之。

壬申，立皇子元軌爲蜀王、鳳爲豳王、元慶爲漢王。

癸酉，以裴寂爲左僕射，蕭瑀爲右僕射，楊恭仁爲吏部尚書兼中書令，封德彝爲中書令。

五月庚辰，遣岐州刺史柴紹救岷州。

庚寅，吐谷渾及党項寇河州，刺史盧士良擊破之。

丙申，梁師都將辛獠兒引突厥寇林州。

戊戌，苑君彰將高滿政寇代州，驃騎將軍林寶言擊走之。

癸卯，高開道引奚騎寇幽州，長史王詵擊破之。

六月戊午，高滿政以馬邑來降。

壬戌，梁師都以突厥寇匡州。

丁卯，苑君璋與突厥吐屯設寇馬邑，高滿政與戰，破之。以滿政爲朔州總管，封榮國公。

瓜州總管賀若懷廣按部至沙州，值州人張護、李通反，懷廣以數百人保子城。涼州總管楊恭仁遣兵救之，爲護等所敗。

癸酉，柴紹與吐谷渾戰，爲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大潰。

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厥寇馬邑，右武候大將軍李高遷及高滿政禦之，戰于臘河谷，破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沙州別駕竇伏明反，殺其總管賀若懷廓。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高開道掠赤岸鎮及靈壽、九門、行唐三縣而去。

丁丑，岡州刺史馮士翽據新會反，廣州刺史劉感討降之，使復其位。

辛巳，高開道所部弘陽、統漢二鎮來降。

癸未，突厥寇原州。

乙酉，寇朔州。李高遷爲虜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將兵救之。

己亥，遣太子將兵屯北邊，秦王世民屯并州，以備突厥。

八月（丙）〔甲〕辰，突厥寇真州，又寇馬邑。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壬子，淮南道行臺左僕射輔公祏反。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己未，突厥寇原州。

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桂之衆趣宣州，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亳，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以討輔公祏。

丙寅，吐谷渾內附。

辛未，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鎮。

癸酉，又寇渭州。

高開道以奚侵幽州，州兵擊卻之。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九月丙子，突厥退，皇太子班師。

改東都爲洛州。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戊子，輔公祏遣其將徐紹宗寇海州，陳政通寇壽陽。邛州獠反，遣沛公鄭元璹討之。

庚寅，突厥寇幽州。

壬辰，詔以秦王世民爲江州道行軍元帥。

乙未，竇伏明以沙州降。

高昌王麴伯雅卒，子文泰立。

丙申，渝州人張大智反，刺史薛敬仁棄城走。

壬寅，高開道引突厥二萬騎寇幽州。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十月丙午，殺廣州都督劉世讓。

戊申，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己未，詔世民引兵還。

上幸華陰。

張大智侵涪州，刺史田世康等討之，大智以衆降。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庚申，獵于白鹿原。

壬戌，右虞候率杜士遠殺高滿政，以朔州反。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丁卯，突厥復請和親，以馬邑歸唐。上以將軍秦武通爲朔州總管。

突厥數爲邊患，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

議者以爲煩擾，不許。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州大總管。

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壬午，張善安襲殺黃州總管周法明。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甲申，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輔公祏將陳當世於猷州之黃沙，大破之。

丁亥，上校獵於華陰。

己丑，迎勞秦王世民於忠武頓。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辛卯，獵于沙苑。

丁酉，獵于伏龍原。

十二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癸卯，張善安降。

庚戌，以奉義監爲龍躍宮，武功宅爲慶善宮。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甲寅，車駕至長安。

庚申，白簡、白狗羌並遣使入貢。

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擊走之。

武德七年（甲申、六二四）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春正月，依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壬午，趙郡王孝恭擊輔公祏別將於樅陽，破之。

庚寅，鄒州人鄧同穎殺刺史李士衡反。

丙申，以白狗等羌地置維、恭二州。

二月，輔公祏遣兵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安撫使李大亮引兵擊公祏，破之。趙郡王孝恭攻公祏鵲頭鎮，拔之。

丁未，高麗王建武遣使來請班曆。遣使册建武爲遼東郡王、高麗王；以百濟王扶餘璋爲帶方郡王，新羅王金真平爲樂浪郡王。

始州獠反，遣行臺僕射竇軌討之。

己酉，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鄉皆置學。」

壬子，行軍副總管權文誕破輔公祏之黨於猷州，拔其枚泗等四鎮。

丁巳，上幸國子監，釋奠，詔諸王公子弟各就學。

戊午，改大總管爲大都督府。

己未，高開道將張金樹殺開道來降。

壬戌，以金樹爲北燕州都督。

戊辰，洋、集二州獠反，陷隆州晉城。

是月，太保吴王杜伏威薨。

三月，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祕書、殿中、内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爲十四衛；東宫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爲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戊寅，廢尚書省六司侍郎，增吏部郎中秩正四品，掌選事。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丙戌，趙郡王孝恭破輔公祏於蕪湖，拔梁山等三鎮。

辛卯，安撫使任瓌拔揚子城，廣陵城主龍龕降。

丁酉，突厥寇原州。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戊戌，趙郡王孝恭大破輔公祏，擒之，丹陽平。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己亥，以孝恭爲東南道行臺右僕射，李靖爲兵部尚書。頃之，廢行臺，以孝恭爲揚州大都督，靖爲府長史。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孝恭殺越州都督闞稜。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夏四月庚子朔，赦天下。是日，頒新律令，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給復江州道二年、揚越一年。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以天下大定，詔遭父母喪者聽終制。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户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禄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黄，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户籍。

丁未，党項寇松州。

庚申，通事舍人李鳳起擊萬州反獠，平之。

五月辛未，突厥寇朔州。

甲戌，羌與吐谷渾同寇松州，遣益州行臺左僕射竇軌自翼州道，扶州刺史蔣善合自芳州道擊之。

丙戌，作仁智宫於宜君。

丁亥，竇軌破反獠於方山，俘二萬餘口。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宫避暑。

辛亥，瀧州、扶州獠作亂，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擊平之。

丙辰，吐谷渾寇扶州，刺史蔣善合擊走之。

壬戌，慶州都督楊文幹反。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爲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元吉愠曰：「爲兄計耳，於我何有！」

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宫衛士，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宫東諸坊，欲以補東宫長上。爲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嶲州。

楊文幹嘗宿衛東宫，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宫，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又使郎將爾朱焕、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至豳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使表裏相應。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宫言狀。上怒，託他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師謇勸之據城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勸之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宫。未至六十里，悉留其官屬於毛鴻賓堡，以十餘騎往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絶。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飼以麥飯，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都督楊師道擊之。

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文幹豎子，敢爲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遣一將討之耳。」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上以仁智宫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宿衛南出山外，行數十里，東宫官屬繼至，皆令三十人爲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宫。

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德彝復爲之營解於外，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於嶲州。

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州兵擊破之。

秋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擊卻之。

楊文幹襲陷寧州，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秦王世民軍至寧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爲其麾下所殺，傳首京師。獲宇文穎，誅之。

丁丑，梁師都行臺白伏願來降。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寧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

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

吐谷渾寇岷州。

辛巳，吐谷渾、党項寇松州。

癸未，突厥寇陰盤。

甲申，扶州刺史蔣善合擊吐谷渾於松州赤磨鎮，破之。

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甲午，至自仁智宫。嶲州地震山崩，江水咽流。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或説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

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爲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柰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況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虛言也！」上乃止。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爲邊患，得賂即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

上校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爲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請下法司案驗。上怒不解，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

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豳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蘭池。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初，隋末京兆韋仁壽爲蜀郡司法書佐，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唐興，爨弘達帥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有叛者。仁壽時爲嶲州都督長史，上聞其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嶲，使之歲一至其地慰撫之。仁壽性寬厚，有識度，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周歷數千里，蠻、夷豪帥皆望風歸附，來見仁壽。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爲刺史、縣令，法令清肅，蠻、夷悅服。將還，豪帥皆曰：「天子遣公都督南寧，何爲遽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爲辭。蠻、夷即相帥爲仁壽築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壽乃曰：「吾受詔但令巡撫，不敢擅留。」蠻、夷號泣送之，因各遣子弟入貢。壬戌，仁壽還朝，上大悅，命仁壽徙鎮南寧，以兵戍之。

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

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己巳，吐谷渾寇鄯州。

壬申，突厥寇忻州。

丙子，寇并州，京師戒嚴。

戊寅，寇綏州，刺史劉大俱擊卻之。

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絶，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爲憂。世民與虜遇於豳州，勒兵將戰。己卯，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柰何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觀之。」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鬬，獨出與我鬬，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渡，我無他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卻。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頡利之從叔也。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爲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壬午，突厥退。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庚寅，岐州刺史柴紹破突厥於杜陽谷。

壬(申)〔辰〕，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見，上引升御榻，慰勞之。思摩貌類胡，不類突厥，故處羅疑其非阿史那種，歷處羅、頡利世，常爲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爲設。既入朝，賜爵和順王。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乙未，京師解嚴。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丁酉，裴寂使于突厥。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九月癸卯，日南人姜子路反，交州都督王志遠擊破之。

突厥寇綏州，都督劉大俱擊破之，獲特勒三人。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　十七日〔甲寅〕，給事中歐陽詢奉勅撰《藝文類聚》成，上之。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冬十月丁卯，幸慶善宮。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己巳，突厥寇甘州。

辛未，上校獵於鄠之南山。

癸酉，幸終南。

吐谷渾及羌人寇疊州，陷合川。

丙子，上幸樓觀，謁老子祠。

癸未，以太牢祭隋文帝陵。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庚寅，獵于圍川。

十二月丁卯，如龍躍宮。

戊辰，獵于高陵。

庚午，至自高陵。

太子詹事裴矩檢校侍中。

武德八年（乙酉、六二五）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春，正月，丙辰，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爲舒州都督。

丁巳，遣右武衛將軍段德操徇夏州地。

吐谷渾寇疊州。

是月，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於戎狄，雜畜被野。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二月己巳，親録囚徒，多所原宥。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癸未，慮囚。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夏四月乙亥，党項寇渭州。

甲申，上幸鄠縣，校獵于甘谷，營太和宮於終南山。

丙戌，還宮。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婚，上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婚，何如？」對曰：「今北狄方強，爲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婚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上從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

〔五月〕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爲將軍，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

甲寅，涼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襲都督府，入子城，長史劉君傑擊破之。

六月甲子，上幸太和宮。

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縣及彈箏峽，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

丙戌，頡利可汗寇靈州。

丁亥，以右衛大將軍張瑾爲行軍總管以禦之，以中書侍郎温彦博爲長史。

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爲書，皆用詔敕。」

丙午，車駕還宮。

己酉，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

睦伽陀攻武興。

丙辰，代州都督藺謩與突厥戰於新城，不利。復命行軍總管張瑾屯石嶺，李高遷趨大谷以禦之。

丁巳，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備突厥。

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

癸亥，寇靈州。

丁卯，寇潞、沁、韓三州。

左武候大將軍安修仁擊睦伽陀於且渠川，破之。

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璝屯太行，以禦突厥。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壬申，并州行軍總管張瑾及突厥戰于太谷，敗績，鄆州都督張德政死之，執行軍長史温彦博。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庚辰，突厥寇靈武。

甲申，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之。

丙戌，突厥寇綏州。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丁亥，突厥請和。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九月癸巳，突厥没賀咄設陷并州一縣。

丙申，代州都督薕暮擊破之。

癸卯，初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丙午，右領軍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俘斬二千餘人。

突厥寇蘭州。

冬十月壬申，吐谷渾寇疊州，遣扶州刺史蔣善合救之。

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救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辛巳，如周氏陂，獵于北原。

壬午，如龍躍宫。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十一月辛卯朔，上幸宜州。

權檢校侍中裴矩罷判黄門侍郎。

戊戌，突厥寇彭州。

庚子，以天策司馬宇文士及權檢校侍中。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講武於同官縣。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辛丑，徙蜀王元軌爲吴王，漢王元慶爲陳王。

癸卯，加秦王世民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

丙午，吐谷渾寇岷州。

戊申，眉州山獠反。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癸丑，獵于華池北原。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十二月辛酉，上還至京師。

庚辰，上校獵於鳴犢泉。

辛巳，還宫。

以襄邑王神符檢校揚州大都督。始自丹楊徙州府及居民於江北。

武德九年（丙戌、六二六）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春正月己亥，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更定雅樂。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甲寅，裴寂爲司空。

二月庚申，齊王元吉爲司徒。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丙子，初令州縣祀社稷，又令士民里閈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

戊寅，上祀社稷。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壬午，有星孛于胃、昴。

丁亥，孛于卷舌。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

三月庚寅，上幸昆明池。

壬辰，還宫。

癸巳，吐谷渾、党項寇岷州。

戊戌，益州道行臺尚書郭行方擊眉州叛獠，破之。

壬寅，梁師都寇邊，陷靜難鎮。

丙午，上幸周氏陂。

辛亥，突厥寇靈州。

癸丑，南海公歐陽胤奉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牙帳，事泄，突厥囚之。

乙卯，車駕還宫。

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走之。

戊午，郭行方擊叛獠於洪、雅二州，大破之，俘男女五千口。

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

庚午，寇原州。

癸酉，寇涇州。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硤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辛巳，下詔命有司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毋令闕乏。庸猥粗穢者，悉令罷道，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

癸未，突厥寇西會州。

五月戊子，虔州胡成郎等殺長史，叛歸梁師都，都督劉旻追斬之。

壬辰，党項寇廓州。

戊戌，突厥寇秦州。

壬寅，越州人盧南反，殺刺史甯道明。

丙午，吐谷渾、党項寇河州。

突厥寇蘭州。

丙辰，遣平道將軍柴紹將兵擊胡。

六月丁巳，太白經天。

己未，太白復經天。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庚申，秦王以皇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同謀害己，率兵誅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翊衛車騎將軍馮翊立聞建成死，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咥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將士大懼。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宮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既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遂解兵，逃於野。

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爲？」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閤門出宣敕，衆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

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絕屬籍。

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爲太弟，故元吉爲之盡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依舊。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

辛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癸亥，立秦王世民爲皇太子，聽政。賜爲父後者襲勳、爵，赤牒官得爲真，免民逋租宿賦。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戊辰，以宇文士及爲太子詹事，長孫無忌、杜如晦爲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齡爲右庶子，尉遲敬德爲左衛率，程知節爲右衛率，虞世南爲中舍人，褚亮爲舍人，姚思廉爲洗馬。悉以齊王國司金帛什器賜敬德。

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衆爲之危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巂州，皆以爲諫議大夫。

世民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

以屈突通爲陝東道行臺左僕射，鎮洛陽。

益州行臺僕射竇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不協。雲起弟慶儉及宗族多事太子建成，建成死，軌誣雲起與建成同反，收斬之。行方懼，逃奔京師，軌追之，不及。

吐谷渾寇岷州。

突厥寇隴州。

辛未，寇渭州。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擊之。

廢益州大行臺，置大都督府。

壬申，上以手詔賜裴寂等曰：「朕當加尊號爲太上皇。」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己卯，太白晝見。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辛巳，幽州大都督、廬江王瑗反，右領軍將軍王君廓殺之，傳首。

壬午，以王君廓爲左領軍大將軍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癸未，赦幽州管内爲瑗所詿誤者。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乙酉，罷天策府。

秋七月己丑，柴紹破突厥於秦州，斬特勒一人，士卒首千餘級。

以秦府護軍秦叔寶爲左衛大將軍，又以程知節爲右武衛大將軍，尉遲敬德爲右武候大將軍。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辛卯，楊恭仁罷。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壬辰，以高士廉爲侍中，房玄齡爲中書令，蕭瑀爲左僕射，長孫無忌爲吏部尚書，杜如晦爲兵部尚書。

癸巳，以宇文士及爲中書令，封德彝爲右僕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參軍杜淹爲御史大夫，中書舍人顔師古、劉林甫爲中書侍郎，左衛副率侯君集爲左衛將軍，左虞候段志玄爲驍衛將軍，副護軍薛萬徹爲右領軍將軍，右内副率張公謹爲右武候將軍，右監門率長孫安業爲右監門將軍，右内副率李客師爲領左右軍將軍。

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之黨散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徼幸者爭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啓太子。丙（子）〔申〕，太子下令：「六月四日已前事連東宫及齊王，十七日前連李瑗者，並不得相告言，違者反坐。」

丁酉，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吾受命之日，前宫、齊府左右皆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誰信之！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爲國慮。且既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

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唐臨出爲萬泉丞，縣有繫囚十許人，會春雨，臨縱之，使歸耕種，皆如期而返。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辛亥，太白晝見。

甲寅，太白晝見。

八月丙辰，突厥請和。

丁巳，太白晝見。

壬戌，吐谷渾請和。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癸亥，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固辭，不許。

唐太宗部（起公元六二六年，迄公元六四九年）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諱世民，高祖第二子也。母曰太穆順聖皇后竇氏。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

武德九年（丙戌、六二六）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八月甲子，即皇帝位于東宮顯德殿。遣裴寂告于南郊。大赦，武德流人還之。賜文武官勳、爵。免關内及蒲、芮、虞、泰、陝、鼎六州二歲租，給復天下一年。民八十以上賜粟帛，百歲加版授。廢潼關以東瀕河諸關。

癸酉，放宮女三千餘人。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甲戌，突厥頡利、突利寇涇州。

乙亥，突厥進寇武功，京師戒嚴。

丙子，立妃長孫氏爲皇后。

己卯，突厥寇高陵。

辛巳，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癸未，突厥頡利至于渭水便橋之北，遣其酋帥執失思力入朝爲覘，自張形勢，太宗命囚之。親出玄武門，馳六騎幸渭水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俄而衆軍繼至，頡利見軍容既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遂請和，詔許焉。即日還宮。

乙酉，又幸便橋，與頡利刑白馬設盟，突厥引退。

九月丙戌，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帝不受，令頡利歸所掠中國户口。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丁未，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羣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人詐乘驛馬入朝切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柰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己酉，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敍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脱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没，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壬子，禁私家妖神淫祀、占卜非龜易五兆者。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長孫無忌封齊國公，房玄齡邢國公，尉遲敬德吳國公，杜如晦蔡國公，侯君集潞國公。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内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詔追封故太子建成爲息王，謚曰隱；齊王元吉爲剌王，以禮改葬。葬

日，上哭之於宜秋門，甚哀。魏徵、王珪表請陪送至墓所，上許之，命宮府舊僚皆送葬。

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爲太子，生八年矣。

庚辰，初定功臣實封有差。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蕭瑀、陳叔達罷。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請户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虚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户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

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爲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丙午，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内升平，路不拾遺，外户不閉，商旅野宿焉。

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爲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許。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

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

上召傅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爲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爲懲也。」上嘗謂奕曰：「佛之爲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

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悦，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酉，慮囚。

是歲，進封子長沙郡王恪爲漢王，宜陽郡王祐楚王。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迭相攻擊，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指，三國皆上表謝罪。

貞觀元年（丁亥、六二七）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春正月乙酉，改元。

丁亥，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己亥，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爲斷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請改爲加役流，徙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爲大理少卿。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

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偏歷諸司，搜摘疵纇，太爲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悦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

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柰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辛丑，燕郡王李藝反于涇州，伏誅。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初，隋末喪亂，豪桀並起，擁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爲之割置州縣以寵禄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一曰關内，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丁巳，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鰥夫六十、寡婦五十、婦人有子若守節者勿彊。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三月癸巳，皇后親蠶。

尚書左僕射、宋國公蕭瑀爲太子少師。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丙午，詔：「齊僕射崔季舒、黄門侍郎郭遵、尚書右丞封孝琰以極言蒙難，季舒子剛、遵子雲、孝琰子君遵並及淫刑，宜免内侍，褒敘以官。」

閏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壬申，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曩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偏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夏四月癸巳，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有罪，伏誅。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五月，苑君璋帥衆來降。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丑，敕中書令、侍中朝堂受訟辭，有陳事者悉上封。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六月辛巳，右僕射、密明公封德彝薨。

壬辰，復以太子少師蕭瑀爲左僕射。

戊申，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山東大旱，詔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七月壬子，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爲尚書右僕射。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悦。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疏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會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餒。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由是内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

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八月戊戌，貶侍中、義興郡公高士廉爲安州大都督。

户部尚書裴矩卒。

是月，關東及河南、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秋稼。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宇文士及檢校涼州都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辛酉，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爲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他官參豫政事自此始。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命中書侍郎温彦博、尚書右丞魏徵等分往諸州賑恤。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謀叛，道死。

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薊謇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上曰：「告者道路不絶，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

冬十月乙酉，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丁酉，以歲饑減膳。

十一月己未，許子弟年十九以下隨父兄之官所。

十二月壬午，蕭瑀罷。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上謂侍臣曰：「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爲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徐福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爲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

戊申，利州都督義安王孝常、右武衛將軍劉德裕等謀反，伏誅。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毋惜盡言。」

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宫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上謂黄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顔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内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所笑也！」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爲：「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爲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的以娱悦近臣，此乃少年爲諸王時所爲，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爲陛下不取。」上悦。未幾，以伏伽爲諫議大夫。

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觀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爲便。

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敍，各得其所，時人稱之。詔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

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鄜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悦，免仁軌死，以乾祐爲侍御史。

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

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預議。

初，突厥既强，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迴紇、都播、骨利幹、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白霤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薛延陀於諸部爲最强。

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强，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諸部皆怨。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敕勒相帥叛之，共推契苾哥楞爲易勿真莫賀可汗，居貪于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鉢爲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匱可汗兵復振，薛延陀、契苾二部並去可汗之號以臣之。

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者，東屬始畢可汗。統葉護可汗勢衰，乙失鉢之孫夷男帥部落七萬餘家，附于頡利可汗。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回紇酋長菩薩將五千騎，與戰於馬鬣山，大破之。欲谷設走，菩薩追至天欲谷設走，菩薩追至天山，部衆多爲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設，頡利不能制。

頡利益衰，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頡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鴻臚卿鄭元璹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迎唐公主，要須經我國中過。」統葉護患之，未成婚。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是歲，關中饑，至有鬻男女者。

貞觀二年（戊子、六二八）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正月辛亥，長孫無忌罷。

兵部尚書杜如晦檢校侍中，總監東宮兵馬事。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置六司侍郎，副六尚書，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

丁巳，徙漢王恪爲蜀王，衞王泰爲越王，楚王祐爲燕王。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庚午，刑部尚書李靖檢校中書令。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上謂房玄齡等曰：「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寬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爲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熲之存没。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丙戌，靺鞨內屬。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戊戌，外官上考者給祿。

三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壬子，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爲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册府元龜》卷一〇五《惠民一》　己未，遣中書侍郎温彥博往山東賑恤窮乏。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壬戌，李靖爲關內道行軍大總管，以備薛延陀。

己巳，遣使巡關內，出金寶贖饑民鬻子者還之。

庚午，以旱蝗責躬，大赦。

癸酉，雨。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夏四月己卯，詔骸骨暴露者，令所在埋瘞。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霫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衆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敗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曩者突厥之强，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册府元龜》卷九九一《備禦四》　丁亥，突（厥）〔利〕可汗爲頡利可汗所攻，遣使來乞師，帝謂近臣：「朕與突厥（頡）〔突〕利結爲弟兄，不可以不救。又頡利與國通和，不可失信，其計安在？」兵部尚書杜如晦進曰：「夷狄無信，其來自久，國家雖爲守信，彼必背之。不若因其亂而取之，所謂取亂侮亡之道也。」帝然之，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丙申，契丹内屬。

初詔天下州縣並置義倉。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壬寅，朔方人梁洛仁殺梁師都以降。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五月，大雨雹。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六月甲申，詔出使官禀食其家。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梁、陳之音多吴、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脩定。

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情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奥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庚寅，皇子治生，宴五品以上，賜帛有差，仍賜天下是日生者粟。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辛卯，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悦，賜帛二百段。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辰州刺史裴虔通以弑隋煬帝削爵，流驩州。

七月戊申，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長史唐奉義、虎牙郎將高元禮，以宇文化及之黨，皆除名，徙于邊。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暗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八月甲戌朔，幸朝堂，親覽冤屈。自是，上以軍國無事，每日視膳於西宫。

癸巳，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居臺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帝曰：「朕有氣病，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産。朕德不逮于漢帝，而所費過之，豈謂爲民父母之道也。」竟不許。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辛丑，立二王後廟，置國官。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是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饑。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在本品之上。

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丁未，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爲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洹水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壬子，以有年，賜酺三日。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己未，突厥寇邊。朝臣或請脩古長城，發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脩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爲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脩障塞乎！」

壬申，以前司農卿竇靜爲夏州都督。

上問王珪曰：「近世爲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十月庚辰，杜淹薨。

戊子，殺瀛州刺史盧祖尚。

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南郊。

十二月壬辰，黄門侍郎王珪守侍中。

癸巳，禁五品以上過市。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上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上怒曰：「朕置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爲孝孫遊説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不盡言也。」

上曰：「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内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爲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爲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服，弩矢畢部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勒避莫賀咄之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婚。上不許，曰：「汝國方亂，君臣未定，何得言婚！」且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於是西域諸國及敕勒先役屬西突厥者皆叛之。

突厥北邊諸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喬師望間道齎册書拜夷男爲真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貢，建牙於大漠之鬱督軍山下，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廻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霫諸部皆屬焉。

貞觀三年（己丑、六二九）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正月丙午，以旱避正殿。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辛亥，契丹渠帥來朝。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丑，官得上下考者，給禄一年。

戊午，享于太廟。

癸亥，耕藉田。

辛未，裴寂罷。

二月戊寅，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尚書右丞魏徵爲祕書監，參預朝政。

三月己酉，慮囚。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丁巳，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義宮，更名大安宮。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甲午，始御太極殿。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謂羣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黄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戊戌，賜孝義之家粟五斛，八十以上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歲加絹二匹，婦人正月以來産子者粟一斛。

五月乙丑，周王元方薨。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六月戊寅，以旱親録囚徒。遣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祈雨於名山大川，中書舍人杜正倫等往關内諸州慰撫。

己卯，大風折木。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壬午，詔文武官言事。

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脩壻禮。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丁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以伐突厥。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癸丑，諸州置醫學。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丁巳，華州刺史柴紹爲勝州道行軍總管，以伐突厥。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戊午，拔野古、僕骨、同羅、奚酋長並帥衆來降。

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河西，肅州刺史公孫武達、甘州刺史成仁重與戰，破之，捕虜千餘口。

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大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絶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癸卯，上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賜以胡餅及荀悦《漢紀》。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丙午，西突厥、高昌遣使朝貢。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兵部尚書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爲暢武道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勣節度，分道出擊突厥。

乙丑，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

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

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癸未，右僕射杜如晦以疾遜位，上許之。

乙酉，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内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庚寅，突厥郁射設帥所部來降。

閏月丁未，東謝酋長謝元深、南謝酋長謝强來朝。諸謝皆南蠻别種，在黔州之西。詔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州，隸黔州都督。

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顔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丑，爲死兵者立浮屠祠。

辛酉，慮囚。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乙丑，牂柯酋長謝能羽及充州蠻入貢，詔以牂柯爲牂州，党項酋長細封步賴來降，以其地爲軌州，各以其酋長爲刺史。党項地亘三千里，姓別爲部，不相統壹，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旁當氏、米擒氏、拓跋氏，皆大姓也。步賴既爲唐所禮，餘部相繼來降，以其地爲峭、奉、巖、遠四州。

是歲，户部奏：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貞觀四年（庚寅、六三〇）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乙亥，定襄道行軍總管李靖大破突厥，獲隋皇后蕭氏及煬帝之孫正道，送至京師。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巳，武德殿北院火。

二月己亥，幸温湯。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

丙午，上還宫。

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

以御史大夫温彦博爲中書令，守侍中王珪爲侍中。守户部尚書戴胄爲户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常少卿蕭瑀爲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丁巳，以旱詔公卿言事。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三月戊辰，以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爲右武候大將軍。

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庚午，突厥思結俟斤帥衆四萬來降。

丙子，以突利可汗爲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庚辰，大同道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生擒頡利可汗，獻於京師。

甲申，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杜如晦薨。

甲午，以俘頡利告於太廟。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强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

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逮夜而罷。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顔師古以爲：「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静以爲：「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温彦博以爲：「徙於兗、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虚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强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

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絶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彦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柰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彦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

五月辛未，以突利爲順州都督，使帥部落之官。上戒之曰：「爾祖啓民挺身奔隋，隋立以爲大可汗，奄有北荒，爾父始畢反爲隋患。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者，懲啓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爲都督，爾宜善守中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

壬申，以阿史那蘇尼失爲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爲懷化郡王。頡利之亡也，諸部落酋長皆棄頡利來降，獨思摩隨之，竟與頡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候大將軍，尋以爲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舊衆。

丁丑，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奈爲豐州都督，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辛巳，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若仍不伏，然後聞奏。」

丁亥，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見，上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上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録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禄大夫，賜絹千匹，加真食邑通前五百户。未幾，上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爲懷。」復賜絹二千匹。

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爲北寧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爲北撫州都督。

壬寅，以右驍衛將軍康蘇爲北安州都督。

乙卯，發卒脩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説，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搆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爲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戞摩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癸酉，以前太子少保李綱爲太子少師，以兼御史大夫蕭瑀爲太子少傅。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甲戌，太上皇不豫，廢朝。

辛卯，疾愈，賜都督刺史文武官及民年八十以上、孝子表門閭者有差。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

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爲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八月丙午，詔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

甲寅，詔以兵部尚書李靖爲右僕射。

突厥既亡，營州都督薛萬淑遣契丹酋長貪没折說諭東北諸夷，奚、霫、室韋等十餘部皆內附。

戊午，突厥欲谷設來降。欲谷設，突利之弟也。頡利敗，欲谷設奔高昌，聞突利爲唐所禮，遂來降。

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既滅，舉其屬七城來降，因以其地置西伊州。

思結部落飢貧，朔州刺史新豐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徙勝州都督，州司奏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入其部落說諭，徙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思結卒無叛者。儉因勸之營田，歲大稔。儉恐虜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庚午，瘞長城南隋人暴骨。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丙子，開南蠻地置費州、夷州。

己卯，上幸隴州。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壬午，禁芻牧于古明君、賢臣、烈士之墓者。

十月壬辰，赦岐、隴二州，免今歲租賦，降咸陽、始平、武功死罪以下。

辛丑，獵于貴泉谷。

甲辰，獵于魚隴川，獻獲于大安宮。

乙卯，免武功今歲租賦。

十一月壬戌，右衛大將軍侯君集爲兵部尚書，參議朝政。

甲子，至自隴州。

戊寅，除鞭背刑。

十二月甲辰，獵于鹿苑。

乙巳，至自鹿苑。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辛亥，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薨。

甲寅，高昌王麴文泰來朝。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既先可汗之子，爲衆所附，莫賀咄可汗所部酋長多歸之。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兵敗，逃於金山，爲泥熟設所殺，諸部共推肆葉護爲大可汗。

貞觀五年（辛卯、六三一）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春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癸酉，上大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

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羣臣。

丙子，還宮，親獻禽于大安宮。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己卯，幸左藏庫，賜三品已上帛，任其輕重。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癸未，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上表，以四夷咸

服，請封禪，上手詔不許。

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最急，不可失也。」

二月甲辰，詔：「諸州有京觀處，無問新舊，宜悉剗削，加土爲墳，掩蔽枯朽，勿令暴露。」

己酉，封皇弟元裕爲鄫王，元名爲譙王，靈夔爲魏王，元祥爲許王，元曉爲密王。

庚戌，封皇子愔爲梁王，惲爲郯王，貞爲漢王，治爲晉王，慎爲申王，囂爲江王，簡爲代王。

夏四月壬辰，代王簡薨。

壬寅，靈州斛薛叛，任城王道宗追擊，破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五月乙丑，以金帛購隋人没于突厥者，以還其家。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六月甲寅，太子少師、新昌縣公李綱薨。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秋八月甲辰，遣使詣高麗，收隋氏戰亡骸骨，葬而祭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戊申，殺大理丞張蘊古。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初令天下決死刑必三覆奏，在京諸司五覆奏，其日尚食進蔬食，内教坊及太常不舉樂。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帑藏空虚，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璡鑿池築山，彫飾華靡。上遽命毀之，免璡官。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乙丑，賜羣官大射於武德殿。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　二十七日〔癸未〕，秘書監魏徵撰《羣書政要》，上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康國求内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絶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内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虚名，朕不爲也。」遂不受。

是歲，高州總管馮盎入朝。未幾，羅竇諸洞獠反，敕盎帥部落二萬，爲諸軍前鋒。獠數萬人，屯據險要，諸軍不得進。盎持弩謂左右曰：「盡吾此矢，足知勝負矣。」連發七矢，中七人。獠皆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可勝數。盎所居地方二千里，奴婢萬餘人，珍貨充積，然爲治勤明，所部愛之。

新羅王真平卒，無嗣，國人立其女善德爲王。

貞觀六年（壬辰、六三二）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唐會要》卷三五《書法》　八日〔壬戌〕，命整治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癸酉，靜州獠反，將軍李子和討平之。

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户口未復，倉廩尚虚，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虚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上將幸九成宮，通直散騎常侍姚思廉諫。上曰：「朕有氣疾，暑輒頓劇，往避之耳。」賜思廉絹五十匹。

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以爲：「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在宮城之西，制度比於宸居，尚爲卑小，於四方觀聽，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温清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又，王長通、白明達皆樂工，韋槃提、斛斯正止能調馬，縱使技能出衆，正可賚之金帛，豈得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上深納之。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二月丙戌，置三師官員。

戊子，初置律學。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三月，侯君集罷。

戊辰，如九成宮。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庚午，吐谷渾寇蘭州，州兵擊走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丁丑，降雍、岐、豳三州死罪以下，賜民八十以上粟帛。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嘗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顔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疏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悦。

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鄒襄公張公謹卒。明日，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之於臣，猶父子也，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五月，魏徵檢校侍中。

六月己亥，鄫王元亨薨。

辛亥，江王嚞薨。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騎支遣使入貢。初，焉耆入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由高昌。突騎支請復開磧路以便往來，上許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襲焉耆，大掠而去。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己巳，詔天下行鄉飲酒。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辛未，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强盛以自滿也！」

西突厥肆葉護可汗發兵擊薛延陀，爲薛延陀所敗。

肆葉護性猜狠信讒，有乙利可汗，功最多，肆葉護以非其族類，誅滅之，由是諸部皆不自保。肆葉護又忌莫賀設之子泥孰，陰欲圖之，泥孰奔焉耆。設卑達官與弩失畢二部攻之，肆葉護輕騎奔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爲咄陸可汗，遣使内附。〔八月〕丁酉，遣鴻臚少卿劉善因立咄陸爲奚利邲咄陸可汗。

閏月乙卯，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讎，不謂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顔色乎！」

戊辰，祕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覩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九月己酉，幸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與貴人宴，賦詩。起居郎清平吕才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爲《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毆道宗，目幾眇。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

令子孫不絶。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葅醢，非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飭，無貽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十月，侯君集起復。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乙卯，車駕還京師。帝侍上皇宴於大安宮，帝與皇后更獻飲膳及服御之物，夜久乃罷。帝親爲上皇捧輿至殿門，上皇不許，命太子代之。

突厥頡利可汗鬱鬱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憊。上見而憐之，以虢州地多麋鹿，可以游獵，乃以頡利爲虢州刺史，頡利辭，不願往。

十一月辛巳，契苾酋長何力帥部落六千餘家詣沙州降，詔處之於甘、涼之間，以何力爲左領軍將軍。

癸未，復以〔頡利〕爲右衛大將軍。

庚寅，以左光禄大夫陳叔達爲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以此官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爲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十二月癸丑，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温彦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辛未，親録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是歲，党項羌前後内屬者三十萬口。

公卿以下請封禪者前後相屬，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公等勿復言。」

貞觀七年（癸巳、六三三）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正月戊子，斥宇文化及黨人之子孫勿齒。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是日，上製《破陣樂舞圖》。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

癸巳，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太常卿蕭瑀上言：「《七德舞》形容聖功，有所未盡，請寫劉武周、薛仁果、竇建德、王世充等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嘗北面事之，若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其心乎！」瑀謝曰：「此非臣愚慮所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辛丑，賜京城酺三日。

二月丁卯，雨土。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正）〔二〕月乙酉，薛延陀遣使來朝。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戊子，侍中王珪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

庚寅，以祕書監魏徵爲侍中。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癸巳，直太史、將仕郎李淳風鑄渾天黄道儀，奏之，置於凝暉閣。

夏五月癸未，幸九成宫。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雅州道行軍總管張士貴擊反獠，破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六月辛亥，戴胄薨。

《册府元龜》卷一〇五《惠民一》　甲子，滹沱決於洋州，壞人廬舍，遣諫議大夫孫伏伽賑邮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秋八月乙丑，左屯衛大將軍譙敬公周範卒。

上行幸，常令範與房玄齡居守。範爲人忠篤嚴正，疾甚，不肯出外，竟終於内省，與玄齡相抱而訣曰：「所恨不獲再奉聖顔！」

辛未，以張士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使擊反獠。

九月，山東、河南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

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冬十月庚申，上還京師。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乙丑，京師地震。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十一月丁丑，頒新定《五經》。

壬辰，開府儀同三司、齊國公長孫無忌爲司空。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十二月甲寅，幸芙蓉園。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丙辰，狩于少陵原，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李綱之墓。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戊午，還宮，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工部尚書段綸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上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

嘉、陵州獠反，命邛江府統軍牛進達擊破之。

貞觀八年（甲午、六三四）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

辛丑，行軍總管張士貴討東、西王洞反獠，平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壬寅，遣使循省天下。

二月乙巳，皇太子加元服。

丙午，降死罪以下，賜五品以上子爲父後者爵一級，民酺三日。

《唐會要》卷七六《進士》　三月三日〔乙亥〕，詔進士試讀一部經史。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庚辰，如九成宮。

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丁丑，上初服翼善冠，貴臣服進德冠。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初，吐谷渾可汗伏允遣使入貢，未返，大掠鄯州而去。上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仍爲其子尊王求婚。上許之，令其親迎，尊王又不至，乃絕婚，伏允又遣兵寇蘭、廓二州。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又執唐使者趙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親諭以禍福，伏允終無悛心。六月，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爲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樊興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党項之衆以擊之。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七月，始以雲麾將軍階爲從三品。

隴右山崩，大蛇屢見。

山東、河南、淮南大水，遣使賑恤。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九月丁丑，皇太子來朝。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上屢請上皇避暑九成宮，上皇以隋文帝終於彼，惡之。冬十月，營大明宮，以爲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

辛丑，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吐谷渾驅牧馬而遁。

甲子，上還京師。

右僕射李靖以疾遜位，許之。十一月辛未，以靖爲特進，封爵如故，祿賜、吏卒並依舊給，俟疾小廖，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

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仍請婚。吐蕃在吐谷渾西南，近世浸强，蠶食他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然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宦族皆曰尚。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鄰畏之。上遣使者馮德遐往慰撫之。

丁亥，吐谷渾寇涼州。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己丑，吐谷渾拘我行人趙德楷。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下詔大舉討吐谷渾。上欲得李靖爲將，爲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

十二月辛丑，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集爲積石道、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爲鄯善道、涼州都督李大亮爲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爲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爲鹽澤道行軍總管，并突厥、契苾之衆

擊吐谷渾。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壬子，越王泰爲雍州牧。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丁卯，從太上皇閱武于城西。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帝聘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爲充華，詔已行，册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聞之，大驚，手詔深自克責，命停册使。房玄齡等奏稱：「許嫁陸氏，無顯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爽亦表言初無婚姻之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爲陛下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外人意或當如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脩洛陽宫，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宫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强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禄，飢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浸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嚴設科禁。又，密王元曉等皆陛下之弟，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答拜，紊亂昭穆，宜訓之以禮。」書奏，上善之。

西突厥咄陸可汗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爲沙鉢羅咥利失可汗。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是歲，龜兹、吐蕃、高昌、女國、石國遣使朝貢。

貞觀九年（乙未、六三五）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春正月，党項先内屬者皆叛歸吐谷渾。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二月，長孫无忌罷。

三月庚辰，洮州羌殺刺史孔長秀，附于吐谷渾。

壬午，大赦。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每鄉置長一人，佐二人。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乙酉，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甑生擊叛羌，破之。

庚寅，詔民貲分三等，未盡其詳，宜分九等。

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饑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爲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爲亡國，齊主尤劣也。」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夏四月壬寅，康國獻獅子。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閏四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癸酉，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吐谷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爲：「馬無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曩者段志玄軍還，纔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衆爲之用故也。今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斥候亦絶，君臣攜離，父子相失，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爲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任城王道宗由南道。

戊子，靖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

癸巳，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水源。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經破邏真谷，其地無水，人齕冰，馬嗽雪。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五月乙未，又破之於烏海，追奔至柏海。副總管薛萬均、薛萬徹又破之於赤水源，獲其名王二十人。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庚子，高祖大漸，下詔：「既殯之後，皇帝宜於別所視軍國大事。其服輕重，悉從漢制，以日易月。園陵制度，務從儉約。」是日，崩於太安宫之垂拱前殿，年七十。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甲辰，羣臣請上準遺誥視軍國大事，上不許。乙巳，詔太子承乾於東宫平決庶政。

大寧王順、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爲侍中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侍子爲太子，及歸，意常怏怏。會李靖破其國，國人窮蹙，怨天柱王，順因衆心，斬天柱王，舉國請降。伏允帥千餘騎逃磧中，十餘日，衆散稍盡，爲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爲可汗。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冬十月，右衛大將軍、順州都督、北平郡王阿史那什鉢苾卒。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丙午，上逐兔於後苑，左領軍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爲華、夷父母，柰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脱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爲之止。

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爲：「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禄，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税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内地，難以奔赴。」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運祚脩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卻。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中書侍郎顔師古以爲：「不若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爲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世無虞。」

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毋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

丁巳，林邑獻五色鸚鵡。丁卯，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别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倭國遣使入貢，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與其王爭禮，不宣命而還。

丙子，上祀圜丘。

十二月，太僕寺丞李世南開党項之地十六州、四十七縣。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丁亥，詔：「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其日尚食毋進酒肉。」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彠等復上表請封禪，不許。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壬寅，幸温湯。

癸卯，獵於驪山。

丙午，賜新豐高年帛有差。

戊申，至自温湯。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丑，赦關内。

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渾。

乙卯，詔復其國，以慕容順爲西平郡王、趙故吕烏甘豆可汗。上慮順未能服其衆，仍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爲其聲援。

六月己丑，羣臣復請聽政，上許之，其細務仍委太子，太子頗能聽斷。是後上每出行幸，常令居守監國。

秋七月庚子，鹽澤道行軍副總管劉德敏擊叛羌，破之。

辛亥，詔：「國初草創，宗廟之制未備，今將遷祔，宜令禮官詳議。」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虚太祖之位。於是增脩太廟，祔弘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爲六室。房玄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爲始祖。左庶子于志寧議以爲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爲始祖。上從之。

党項寇疊州。

李靖之擊吐谷渾也，厚賂党項，使爲鄉導。党項酋長拓跋赤辭來，謂諸將曰：「隋人無信，喜暴掠我。今諸軍苟無異心，我請供其資糧，如或不然，我將據險以塞諸軍之道。」諸將與之盟而遣之。赤水道行軍總管李道彦行至闊水，見赤辭無備，襲之，獲牛羊數千頭。於是羣羌怨怒，屯野狐峽，道彦不得進。赤辭擊之，道彦大敗，死者數萬，退保松州。左驍衛將軍樊興逗遛失軍期，士卒失亡多。

乙卯，道彦、興皆坐減死徒邊。

上遣使勞諸將於大斗拔谷，薛萬均排毁契苾何力，自稱己功。何力不勝忿，拔刀起，欲殺萬均，諸將救止之。上聞之，以讓何力，何力具言其狀，上怒，欲解萬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羣胡無知，以陛下爲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且使胡人謂諸將皆如萬均，將有輕漢之心。」上善之而止。尋令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尚宗女臨洮縣主。

丁巳，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務存隆厚。」期限既促，功不能及。祕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爲：「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爲親之累，故不爲耳。昔張釋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雖鋼南山猶有隙。』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其言深切，誠合至理。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爲法，臣竊爲陛下不取。雖復不藏金玉，後世但見丘壟如此其大，安知無金玉邪！且今釋服已依霸陵，而丘壟之制獨依長陵，恐非所宜。伏願依《白虎通》爲三仞之墳，器

物制度，率皆節損，仍刻石立之陵旁，別書一通，藏之宗廟，用爲子孫永久之法。」疏奏，不報。世南復上疏，以爲：「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爲數十年之功，恐於人力有所不逮。」上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詳處其宜。房玄齡等議，以爲：「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

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甑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甑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八月庚辰，甑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寬其罪。」上曰：「甑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甑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爲此不敢赦耳。」李靖自是闔門杜絶賓客，雖親戚不得妄見也。

上欲自詣園陵，羣臣以上哀毀羸瘠，固諫而止。

冬十月乙亥，處月初遣使入貢。處月、處密，皆西突厥之別部也。

庚寅，葬太武皇帝於獻陵，廟號高祖；以穆皇后祔葬，加號太穆皇后。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十一月〕辛丑，左僕射、魏國公房玄齡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庚戌，詔議於太原立高祖廟。祕書監顏師古議，以爲：「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戊午，以光禄大夫蕭瑀爲特進，復令參預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魏徵曰：「瑀違衆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鬲不遇聖明，求免難矣！」

特進李靖上書，請依遺誥，御常服，臨正殿，弗許。

吐谷渾甘豆可汗久質中國，國人不附，竟爲其下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十二月，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等將兵援之。先遣使者諭解，有不奉詔者，隨宜討之。

貞觀一〇年（丙申、六三六）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春正月甲午，上始親聽政。

辛丑，以突厥拓設阿史那社爾爲左驍衛大將軍。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聞。可汗以爲拓設，建牙於磧北，與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賦斂。諸設或鄙其不能爲富貴，社爾曰：「部落苟豐，於我足矣。」諸設慙服。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社爾兵亦敗，將其餘衆走保西陲。頡利可汗既亡，西突厥亦亂，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其地幾半，有衆十餘萬，自稱答布可汗。社爾乃謂諸部曰：「首爲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爲先可汗報仇擊滅之。」諸部皆諫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鎮撫。今遽捨之遠去，西突厥必來取其故地。」社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會咥利失可汗立，社爾之衆苦於久役，多棄社爾逃歸。薛延陀縱兵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衆來降。敕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留社爾於長安，尚皇妹南陽長公主，典屯兵於苑內。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壬子，尚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上梁、陳、齊、周、隋五代史，詔藏于祕閣。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癸丑，徙趙王元景爲荆王，魯王元昌爲漢王，鄭王元禮爲徐王，徐王元嘉爲韓王，荆王元則爲彭王，滕王元懿爲鄭王，吴王元軌爲霍王，幽王元鳳爲虢王，陳王元慶爲道王，魏王靈夔爲燕王，蜀王恪爲吴王，越王泰爲魏王，燕王祐爲齊王，梁王愔爲蜀王，鄫王惲爲蔣王，漢王貞爲越王，申王慎爲紀王。

二月乙丑，以元景爲荆州都督，元昌爲梁州都督，元禮爲徐州都督，元嘉爲潞州都督，元則爲遂州都督，靈夔爲幽州都督，恪爲潭州都督，泰爲相州都督，祐爲齊州都督，愔爲益州都督，惲爲安州都督，貞爲揚州都督。泰不之官，以金紫光禄大夫張亮行都督事。上以泰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

三月丁酉，吐谷渾王諾曷鉢遣使請頒曆，行年號，遣子弟入侍，並從之。

丁未，以諾曷鉢爲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丑，出諸王爲都督。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夏六月，以侍中魏徵爲特進，仍知門下省事。

壬申，中書令温彦博爲尚書右僕射。

甲戌，太常卿、安德郡公楊師道爲侍中。

己卯，皇后長孫氏崩于立政殿。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駁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朝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宮司并《女則》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秋八月丙子，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庚寅，葬文德皇后于昭陵。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帝復爲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爲：『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爲己有。今因九嵕山爲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没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爲法。」

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之毀觀。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十二月壬申，吐谷渾河源郡王慕容諾曷鉢來朝。

乙亥，親録京師囚徒。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戊寅，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朱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唯諸公匡其不逮耳。」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庚辰，慮囚。

蕭瑀罷。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顛躓，彼豈非天子兒邪！朕但不聽諸子縱横耳，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房玄齡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悦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扉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

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爲姦。自今變法，皆宜詳慎而行之。」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是歲，更命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内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皆自備，輸之庫，有征行則給之。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其屬教戰，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疏、近數，皆一月而更。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是歲，關内、河東疾病，命醫齎藥療之。

貞觀一一年（丁酉、六三七）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春正月丁亥朔，徙鄫王元裕爲鄧王，譙王元名爲舒王。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辛卯，以吴王恪爲安州都督，晉王治爲并州都督，紀王慎爲秦州都督。將之官，上賜書戒敕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癸巳，加魏王泰爲雍州牧、左武候大

將軍。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庚子，作飛山宮。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以爲：「舊法，兄弟異居，蔭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蔭，而止應配流。據禮論情，深爲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者俱配役。」從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天下稱賴焉。玄齡等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爲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武德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饗；玄齡等建議停祭周公，以孔子爲先聖，顏回配饗。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是頒行之。又定枷、杻、鉗、鑽、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

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甲寅，房玄齡等進所修《五禮》，詔所司行用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乙卯，免雍州今歲租賦。

二月丁巳，營九嵕山爲陵，賜功臣、密戚陪塋地及祕器。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甲子，幸洛陽宮，命祭漢文帝。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上至顯仁宮，官吏以缺儲偫，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親見，柰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傲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嫌不足乎！」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乙丑，給民百歲以上侍五人。

壬午，獵于鹿臺嶺。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丁亥，車駕至洛陽。

丙申，改洛州爲洛陽宮。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庚子，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内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卯，降洛州囚見徒，免一歲租調。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房玄齡、魏徵上所定《新禮》一百三十八篇。

丙午，詔行之。

以禮部尚書王珪爲魏王泰師，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箒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珪始。

羣臣復請封禪，上使祕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辛亥，獵于廣成澤。

癸丑，如洛陽宮。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夏四月甲子，震乾元殿前槐樹。

丙寅，詔河北、淮南舉孝悌淳篤，兼閑時務，儒術該通，可爲師範；文辭秀美，才堪著述；明識政體，可委字人；并志行修立，爲鄉閭所推者，給傳詣洛陽宮。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己卯，魏徵上疏，以爲：「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强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

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六月甲寅，温彦博薨。

丁巳，幸明德宫。

己未，以諸王爲世封刺史。

戊辰，以功臣爲世封刺史。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改封任城王道宗爲江夏郡王，趙郡王孝恭爲河間郡王。

己巳，改封許王元祥爲江王。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秋七月癸未，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宫，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

魏徵上疏，以爲：「《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内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吴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乙未，車駕還洛陽，詔：「洛陽宫爲水所毀者，少加脩繕，纔令可居。自外衆材，給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

壬寅，廢明德宫及飛山宫之玄圃院，給遭水者。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丙午，給亳州老子廟、兖州孔子廟户各二十以奉享，復涼武昭王近墓户二十以守衛。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八月甲子，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

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曏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夫昧爽丕顯，後世猶怠，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宫，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脩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已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强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世，囚禁諸王，但無縲紲耳。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已上各舉一人。」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九月丁亥，河溢，壞陝州河北縣，毀河陽中潭，幸白司馬坂觀之，賜瀕河遭水家粟帛。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冬十月癸丑，詔勳戚亡者皆陪葬山陵。

上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尋加光禄大夫。

安州都督、吴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上曰：「長史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範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畋獵，豈得獨罪萬紀！」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十一月辛卯，如懷州。

乙未，獵于濟源麥山。

丙午，如洛陽宫。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十二月辛酉，百濟王遣其太子隆來朝。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故荆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宫，爲才人。

貞觀一二年（戊戌、六三八）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春正月乙未，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已上遇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子。」特進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爲王降乘，誠非所宜當。」上曰：「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他日不爲公輩之主！何得輕之！」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絶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此爲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吏部尚書高士廉等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卯，松州地震。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二月乙卯，車駕西還。

癸亥，幸河北，觀砥柱。

甲子，巫州獠反，夔州都督齊善行敗之，俘男女三千餘口。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乙丑，次陝州，自新橋幸河北縣，祀夏禹廟。

丁卯，次柳谷頓，觀鹽池。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庚午，至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黄紗單衣迎車駕，盛飾廨舍樓觀，又飼羊百餘頭、魚數百頭以饋貴戚。上數之曰：「朕巡省河、洛，凡有所須，皆資庫物。卿所爲乃亡隋之弊俗也。」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甲戌，如長春宫。免朝邑今歲租賦，降囚罪。

乙亥，獵于河濱。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戊寅，以隋鷹揚郎將堯君素忠於本朝，贈蒲州刺史，仍録其子孫。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閏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丙戌，至自長春宫。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丁未，車駕至京師。

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爲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爲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許。

丙子，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宫。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悦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悦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户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悦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宫，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夏五月壬申，銀青光禄大夫、永興縣公

虞世南卒。

六月庚子，初置玄武門左右飛騎。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秋七月癸酉，以吏部尚書高士廉爲右僕射。

乙亥，吐蕃寇弘州。

八月，霸州山獠反。燒殺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餘家。

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蕃聞突厥、吐谷渾皆尚公主，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棄宗弄讚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許尚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間，唐禮遂衰，亦不許婚。」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爲吐蕃所掠。

吐蕃進破党項、白蘭諸羌，帥衆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壬寅，吐蕃寇松州，侯君集爲當彌道行軍大總官，率三總管兵以伐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爲白蘭道、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爲闊水道、左領軍將軍劉簡爲洮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九月辛亥，闊水道行軍總管牛進達及吐蕃戰于松州，敗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

甲寅，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初，突厥頡利既亡，北方空虛，薛延陀真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都尉犍山北，獨邏水南，勝兵二十萬，立其二子拔酌、頡利苾主南、北部。上以其强盛，恐後難制。癸亥，拜其二子皆爲小可汗，各賜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冬十月乙亥，巴州獠反。

己卯，畋于始平。

乙未，還京師。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鈞州山獠反，桂州都督張寶德敗之。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己亥，百濟遣使貢金甲雕斧。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十一月丁未，初置左、右屯營飛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衣五色袍，乘駿馬，以虎皮爲韉，凡遊幸則從焉。

己巳，明州獠反，遣交州都督李道彥討平之。

十二月辛巳，左武候將軍上官懷仁擊反獠於壁州，大破之，虜男女萬餘口。

是歲，以給事中馬周爲中書舍人。

初，西突厥咥利失可汗分其國爲十部，每部有酋長一人，仍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居碎葉以東；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以西；通謂之十姓。咥利失失衆心，爲其臣統吐屯所襲。咥利失兵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爲大可汗，會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咥利失復得故地。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既立，與咥利失大戰，殺傷甚衆。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咄陸，以東屬咥利失。

處月、處密與高昌共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廬舍而去。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是歲，滁、豪二州野蠶成繭。

貞觀一三年（己亥、六三九）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正月乙巳，拜獻陵，赦三原及行從，免縣人今歲租賦，賜宿衛陵邑郎將、三原令爵一級。

丁未，至自獻陵。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戊午，加房玄齡爲太子少師。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禮部尚書永寧懿公王珪薨。

二月庚辰，以光禄大夫尉遲敬德爲鄜州都督。

戊戌，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内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行者充，以禮聘納；其没官口及素微賤之人，皆不得補用。」上從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庚子，停世封刺史。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絶西域朝貢，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内屬，文泰與西突厥共擊之。上下書切責，徵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與議事，文泰不遣，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頡利之亡也，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又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狀，且謂其使者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脱略，無藩臣禮，所置官號，皆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討。我使者至彼，文泰語之云：『鷹飛于天，雉伏于蒿，貓遊于堂，鼠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又遣使謂薛延陀曰：『既爲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爲拜其使者！』事人無禮，又間鄰國，爲惡不誅，善何以勸！明年當發兵擊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報，請發所部爲軍導以擊高昌。」上遣民部尚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齎繒帛賜薛延陀，與謀進取。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乙丑，有星孛于畢、昴。

四月戊寅，如九成宫。

甲申，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反，伏誅。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庚寅，遣武候將軍上官懷仁擊巴、壁、洋、集四州反獠，平之，虜男女六千餘口。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壬寅，雲陽石燃者方丈，晝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於上則焚，歷年而止。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五月甲寅，以旱避正殿，詔五品以上言事，減膳，罷役，理囚，賑乏，乃雨。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牂柯開道，經西趙，出邕州，以通交、桂、蠻、俚降者二萬八千餘户。

丙申，立皇弟元嬰爲滕王。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秋七月庚戌，詔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言：「頡利既敗，其部落咸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牧。今户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許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將遣突厥渡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鎮撫部落。其踰分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上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涕泣，奉觴上壽曰：「奴等破亡之餘，分爲灰壤，陛下存其骸骨，復立爲可汗，願萬世子孫恒事陛下。」又遣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等齎册書，就其種落，築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忠，蘇尼失之子也，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及出塞，懷慕中國，見使者必泣涕請入侍。詔許之。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詔以：「身體髮膚，不敢毁傷。比來訴訟者或自毁耳目，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後依法。」

冬十月甲申，車駕還京師。

十一月辛亥，以侍中楊師道爲中書令。

戊辰，尚書左丞劉洎爲黄門侍郎、參知政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十二月壬申，侯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昌。

乙亥，封子福爲趙王。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壬午，嵩州都督王志遠有罪伏誅。

詔於洛、相、幽、徐、齊、并、秦、蒲等州並置常平倉。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己丑，吐谷渾王諾曷鉢来朝，以宗女爲弘化公主，妻之。

壬辰，上畋於咸陽。

癸巳，還宫。

太子承乾頗以遊畋廢學，右庶子張玄素諫，不聽。

是歲，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一）〔五〕十一。

西突厥咥利失可汗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咄陸可汗通謀作亂，咥利失窮蹙，逃奔鏺汗而死。弩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爲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沙鉢羅葉護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咄陸建牙於鏺曷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駮馬、結骨、火燄、觸（水）〔木〕昆等國皆附之，以伊列水爲境。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滁州野蠶成繭。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高麗、新羅、西突厥、吐火羅、康國、安國、波斯、疎勒、于闐、焉耆、高昌、林邑、昆明及荒服蠻酋，相次遣使朝貢。

貞觀一四年（庚子、六四〇）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春正月庚子，初命有司讀時令。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甲寅，上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長安繫囚大辟以下，免延康里今年租賦，賜泰府僚屬及同里老人有差。

二月丁丑，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二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庚辰，左驍衛將軍、淮陽王道明送弘化公主歸于吐谷渾。

壬午，幸溫湯。

辛卯，至自溫湯。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乙未，詔求近世名儒梁皇甫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以聞，當加引擢。

三月，寶州道行軍總管党仁弘擊羅竇反獠，破之，俘七千餘口。

辛丑，流鬼國遣使入貢。去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南鄰靺鞨，未嘗通中國，重三譯而來。上以其使者佘志爲騎都尉。

丙辰，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

《唐會要》卷三五《書法》 四月二十二日（己丑），太宗自爲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絶。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夏五月壬寅，徙燕王靈夔爲魯王。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 二十一日（丁巳），詔以特進魏徵所撰《類禮》，賜皇太子及諸王，并藏本于祕府。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六月乙酉，大風拔木。

己丑，薛延陁遣使求婚。

乙未，滁州野蠶成繭，凡收八千三百石。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八月庚午，作襄城宮。

癸酉，侯君集克高昌。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九月，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各置屬縣。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癸卯，曲赦西州大辟罪。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乙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

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其羣臣豪傑而還。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焉耆與之合勢，焉耆喜，聽命。及高昌破，焉耆王詣軍門謁見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爲高昌所奪，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焉耆民悉歸之。

冬十月甲戌，荆王元景等復表請封禪，上不許。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己卯，詔以贈司空、河間元王孝恭，贈陝東道大行臺尚書右僕射、鄖節公殷開山，贈民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等配饗高祖廟庭。

閏月乙未，幸同州。

甲辰，狩于堯山。

庚戌，至自同州。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丙辰，吐蕃贊普遣其相禄東贊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婚。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

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時《戊寅曆》以癸亥爲朔，宣義郎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旦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爲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衆議以仁均定朔微差，淳風推校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

丁卯，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丙子，百官復表請封禪，詔許之。更命諸儒詳定儀注，以太常卿韋挺等爲封禪使。

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獻俘于觀德殿。行飲至禮，大酺三日。尋以智盛爲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太常，增九部樂爲十部。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爲盜竊，君集不能禁，爲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爲：「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掛網羅，恐海内之人疑陛下唯録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黄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録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

又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内出高昌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辯。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辯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虚則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絶纓之罪，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釋之。

侯君集馬病蚘頸，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霑其膿而鼠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栝州刺史。

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

癸卯，上獵於樊川。

乙巳，還宫。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乙卯，高麗世子相權來朝。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魏徵上疏，以爲：「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成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僞成俗矣！」上納之。

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

上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宫數諫爭，擢爲銀青光禄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宫中擊鼓，玄素叩閤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玄素毁之。太子久不出見官屬，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宫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宫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聽。

玄素少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對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恥之，出閤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户！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恥，使之鬱結于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遂良，亮之子也。孫伏伽與玄素在隋皆爲令史，伏伽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聖，貴爲天子，不能化其子，況崇爲刺史，獨能使其民比屋爲善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縱捨罪人。自今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刺史，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庶以肅清姦惡耳。」

上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

貴吏。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

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貞觀一五年（辛丑、六四一）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 正月三日〔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五十卷，上嘉之，賜物一萬段，其書宣付祕閣。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丁卯，吐蕃遣其國相祿東贊來逆女。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甲戌，以吐蕃祿東贊爲右衛大將軍。上嘉祿東贊善應對，以琅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

乙亥，突厥侯利苾可汗始帥部落濟河，建牙於故定襄城，有户三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爲部落之長，願子子孫孫爲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陀侵逼，請從家屬入長城。」詔許之。

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壻禮，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爲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自服紈綺以見公主。其國人皆以赭塗面，公主惡之，贊普下令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上將幸洛陽，命皇太子監國，留右僕射高士廉輔之。辛巳，行及温湯。衛士崔卿、刁文懿憚於行役，冀上驚而止，乃夜射行宮，矢及寢庭者五，皆以大逆論。

三月戊辰，幸襄城宮，地既煩熱，復多毒蛇。

庚午，罷襄城宮，分賜百姓，免閻立德官。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四月辛卯，詔以來歲二月有事于泰山。

乙未，免洛州今歲租，遷户故給復者加給一年，賜民八十以上物，惸獨鰥寡疾病不能自存者米二斛。慮囚。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吕才與諸術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己酉，書成，上之。才皆爲之敍，質以經史。

丁巳，果毅都尉席君買帥精騎百二十襲擊吐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初，丞相宣王專國政，陰謀襲弘化公主，劫其王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聞之，輕騎奔鄯善城，其臣威信王以兵迎之，故君買爲之討誅宣王。國人猶驚擾，遣户部尚書唐儉等慰撫之。

五月壬申，并州父老詣闕請上封泰山畢，還幸晉陽，上許之。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丙子，百濟王扶餘璋卒。詔立其世子扶餘義慈嗣其父位，仍封爲帶方郡王。

六月戊申，詔天下諸州，舉學綜古今及孝悌淳篤、文章秀異者，並以來年二月總集泰山。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五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太史令薛頤上言，未可東封。

辛亥，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

丙辰，詔罷封禪。

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就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志寧上書，以爲：「自易牙以來，宦官覆亡國家者非一。今殿下親寵此屬，使陵易衣冠，不可長也。」太子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思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塊，竟不忍殺而止。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七月丙寅，宥周、隋名臣及忠烈子孫貞觀以後流配者。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甲戌，孛星滅。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入貢。【略】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即其所號立爲可汗，賜以鼓纛。上又命使者多齎金帛，歷諸國市良馬，魏徵諫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馬，彼必以爲陛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爲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淺，若不得立，爲怨實深。諸國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

乙毗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陸浸强大，西域諸國多附之。未幾，乙毗咄陸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葉護，擒之以歸，殺之。

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摇，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八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没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戚存没，大德給之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上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乙巳，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册府元龜》卷一〇四《訪問》 九月癸酉，詔集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敬，臣每存恤之；少者國家所養，臣每勸戒之。田疇雖荒，漸加懇闢，禮義既行，産業咸振。此皆禀之聖化，非臣等之力。」帝曰：「如公之所奏，足稱循良，清淨爲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冬十月辛卯，上校獵伊闕。

壬辰，幸嵩陽。

辛丑，還宫。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 二十五日〔癸丑〕，尚書左僕射、申國公士廉等撰《文思博要》成，凡一千二百卷，詔藏之祕府。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十一月庚申，以世勣爲兵部尚書。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壬戌，廢鄉長。

壬申，還京師。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酉，薛延陀寇邊，兵部尚書李世勣爲朔州道行軍總管，右衛大將軍李大亮爲靈州道行軍總管，涼州都督李襲譽爲涼州道行軍總管，以伐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强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敕思摩燒薙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頃偵者來，云其馬齧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爲掎角，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

十二月戊子，車駕至京師。

己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庚子，命三品以上嫡子事東宫。

辛丑，慮囚。

甲辰，李世勣及薛延陀戰于諾真水，敗之。

乙巳，贈戰亡將士官三轉。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丙〔子〕〔午〕，薛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爲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强，踰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

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虚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説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爲此也。」

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貞觀一六年（壬寅、六四二）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勗説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脩之。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從之。

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書，以爲：「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時人不以爲可，雖時異事異，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遣使安撫西州。

戊辰，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聽自首以應募。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辛未，徙死罪者實西州，其犯流徒則充戍，各以罪輕重爲年限。

敕天下括浮遊無籍者，限來年末附畢。

以兼中書侍郎岑文本爲中書侍郎，專知機密。

《册府元龜》卷九七《獎善》 四月甲辰，太宗閱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益學者，嘆曰：「德明雖亡，此書足可傳習。」因賜其家布帛百疋。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壬子，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黄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誠然。」

六月庚寅，詔息隱王可追復皇太子，海陵剌王元吉追封巢王，謚並依舊。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戊戌，太白晝見。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甲辰，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以爲：「周武帝平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爲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況宫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宫。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其書，令户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七月戊午，長孫無忌爲司徒，房玄齡爲司空。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庚申，制：「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至是遺風猶存，故禁之。

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豈爲一人，何事過謝！」

八月丁酉，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絶天下之疑。」

九月丁巳，以魏徵爲太子太師。徵疾少愈，詣朝堂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癸亥，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泥熟俟斤來請婚，獻馬三千，貂皮三萬八千，馬腦鏡一。

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高昌舊民與鎮兵及謫徙者雜居西州，孝恪推誠撫御，咸得其歡心。

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殺沙鉢羅葉護，并其衆，又擊吐火羅，滅之。自

恃强大，遂驕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乙毗咄陸又遣處月、處密二部圍天山，孝恪擊走之，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處密之衆而歸。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爲：「聖王爲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産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柰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室藩輔，内安外寧，不亦善乎！」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乙毗咄陸西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虜獲甚多，不分與其下，其將泥孰啜輒奪取之，乙毗咄陸怒，斬泥孰啜以徇，衆皆憤怨。泥孰啜部將胡禄屋襲擊之，乙毗咄陸衆散，走保白水胡城。於是弩失畢諸部及乙毗咄陸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詣闕，請廢乙毗咄陸，更立可汗。上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之子爲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射匱既立，悉禮遣乙毗咄陸所留唐使者，帥所部擊乙毗咄陸於白水胡城。乙毗咄陸出兵擊之，乙毗射匱大敗。乙毗咄陸遣使招其故部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乙毗咄陸自知不爲衆所附，乃西奔吐火羅。

冬十月丙申，殿中監鄠縣公宇文士及卒。

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强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上曰：「然。朕爲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

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上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陀方强，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柰何遽爲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詣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徒執之詣薛延陀，置真珠牙帳前。何力箕倨，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

上聞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陀，如魚趨水耳。」上曰：「不然。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爲之下泣，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諭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十一月丙辰，上校獵於武功。

丁巳，營州都督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弒其王武。蓋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閱者，并盛陳酒饌於城南，召諸大臣共臨視，勒兵盡殺之，死者百餘人。因馳入宫，手弒其王，斷爲數段，棄溝中，立王弟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上下馬，常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出行必整隊伍，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迸，不避阬谷，路絶行者，國人甚苦之。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辛酉，使祭隋文帝陵。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壬戌，獵于岐山之陽。

甲子，賜所過六縣高年孤疾氈衾粟帛，遂幸慶善宫。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丁卯，宴武功士女於慶善宫南門。酒酣，上與父老等涕泣論舊事，老人等遞起爲舞，爭上萬歲壽，上各盡一杯。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庚午，還京師。

壬申，上曰：「朕爲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斂，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亳州刺史裴行莊奏請伐高麗，上曰：「高麗王武職貢不絶，爲賊臣所弒，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高祖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馮翊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於蒲阪，從平京城，尋除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弘轉餉不絶，歷南寧、戎、廣州都督。仁弘有材略，所至著聲迹，上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爲人所訟，贓百餘萬，罪

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爲之求生理，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

十二月壬午朔，上復召五品已上集太極殿前，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日一進蔬食，以謝罪於天三日。」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以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弘爲庶人，徙欽州。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卯，幸温湯。

甲辰，獵于驪山。

乙巳，至自温湯。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没官爲輕，請改從死」，敕八座議之，議者皆以爲：「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請爲是。」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柰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

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爲不治，縱暴愎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彦，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爲治哉！」

貞觀一七年（癸卯、六四三）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人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徼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窺窬之源也！」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戊辰，魏徵薨。

代州都督劉蘭謀反，伏誅。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二月壬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時皇子爲都督、刺史者多幼穉，遂良上疏，以爲：「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穉，未知從政，不若且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爲然。

壬辰，以太子詹事張亮爲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異志。亮出爲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誰！」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安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上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己亥，慮囚。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鄜州都督尉遲敬德表乞骸骨。乙巳，以敬德爲開府儀同三司，五日一參。

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戊申，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鄖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公張亮、陳公侯君集、�ele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煙閣。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三月壬子，禁送終違令式者。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丙辰，齊州都督齊王祐殺長史權萬紀、典軍韋文振，據齊州自守，詔兵部尚書李〔世〕勣、刑部尚書劉德威發兵討之。

丁巳，熒惑守心前星，十九日而退。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時李世勣兵未至，而青、淄等數州兵已集其

境。齊府兵曹杜行敏等陰謀執祐，祐左右及吏民非同謀者無不響應。庚申，夜，四面鼓譟，聲聞數十里。祐黨有居外者，衆皆攢刃殺之。祐問何聲，左右紿云：「英公統飛騎已登城矣。」行敏分兵鑿垣而入，祐與弘亮等被甲執兵入室，閉扉拒戰，行敏等千餘人圍之，自旦至日中，不克。行敏謂祐曰：「王昔爲帝子，今乃國賊，不速降，立爲煨燼矣。」因命積薪欲焚之。祐自牖間謂行敏曰：「即啓扉，獨慮燕弘亮兄弟死耳。」行敏曰：「必相全。」祐等乃出。或抉弘亮目，投睛於地，餘皆檛折其股而殺之。執祐出牙前示吏民，還，鎖之於東廂。齊州悉平。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甲子，以旱遣使覆囚決獄。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　乙丑，敕李世勣等罷兵。祐至京師，賜死於內侍省，同黨誅者四十四人，餘皆不問。

祐之初反也，齊州人羅石頭面數其罪，援槍前，欲刺之，爲燕弘亮所殺。祐引騎擊高村，村人高君狀遥責祐曰：「主上提三尺劍取天下，億兆蒙德，仰之如天。王忽驅城中數百人欲爲逆亂以犯君父，無異一手摇泰山，何不自量之甚也！」祐縱擊，虜之，慚不能殺。敕贈石頭亳州刺史。以君狀爲榆社令，以杜行敏爲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其同謀執祐者官賞有差。

上檢祐家文疏，得記室郟城孫處約諫書，嗟賞之，累遷中書舍人。庚午，贈權萬紀齊州都督，賜爵武都郡公，謚曰敬，韋文振左武衛將軍，賜爵襄陽縣公。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夏四月庚辰朔，〔紇干〕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乙酉，廢皇太子爲庶人，漢王元昌、侯君集等伏誅。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太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其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爲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

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悦。是日，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敕門司盡辟其騎，引泰入肅章門，幽於北苑。

丙戌，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酺三日。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且泰立，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丁亥，中書令楊師道爲吏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己丑，詔以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房玄齡爲太傅，蕭瑀爲太保，李世勣爲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又以左衛大將軍李大亮領右衛率，前詹事于志寧、中書侍郎馬周爲左庶子，吏部侍郎蘇勗、中書舍人高季輔爲右庶子，刑部侍郎張行成爲少詹事，諫議大夫褚遂良爲賓客。

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須灰可療」，上自翦須，爲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爲社稷，非爲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

涕辭謝，齧指出血，因飲沈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庚寅，謝承乾之過于太廟。

癸巳，降封魏王泰爲東萊郡王。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庚子，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前後稱名、「惶恐」。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五月乙丑，手詔舉孝廉茂才異能之士。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癸酉，太子上表，以承乾、泰衣服不過隨身，飲食不能適口，幽憂可愍，乞敕有司，優加供給。上從之。

黃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内幸甚！」上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與太子遊處談論。

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丁亥，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絶域者也！」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壬辰，葬隋恭帝。

甲午，以旱避正殿，減膳，詔京官五品以上言事。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丁酉，尚書右僕射高士廉請致仕，詔以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閏月辛亥，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丁巳，詔皇太子典左右屯營兵。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戊午，薛延陁遣其兄子突利設獻馬五萬匹、牛駝一萬、羊十萬以請婚，許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庚申，突利設獻饌，上御相思殿，大饗羣臣，設十部樂，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賚甚厚。

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陁不可與婚。」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爲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下遽絶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敕夷男使親迎，雖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絶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既不成婚，其下復攜貳，不過一二年必病死，二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徵真珠可汗使親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真珠大喜，欲詣靈州，其臣諫曰：「脱爲所留，悔之無及！」真珠曰：「吾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且漠北必當有主。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陁先無庫廐，真珠調斂諸部，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耗死將半，失期不至。議者或以爲聘財未備而與爲婚，將使戎狄輕中國，上乃下詔絶其婚，停幸靈州，追還三使。

褚遂良上疏，以爲：「薛延陁本一俟斤，陛下盪平沙塞，萬里蕭條，餘寇奔波，須有酋長，璽書鼓纛，立爲可汗。比者復降鴻私，許其姻媾，西告吐蕃，北諭思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羣臣四夷，宴樂終日。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凡在含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茲聲聽；所顧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既生，必搆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慚，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何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爲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

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既許其婚，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强，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强，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薛延陁所以匍匐稽顙，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爲君長，雜姓非其種族，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彼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并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壻，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爲害。今吾絶其婚，殺其禮，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上曰：「蓋蘇文弒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擾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

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少爲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

戊辰，詔以高麗王藏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遣使持節册命。

丙子，徙東萊王泰爲順陽王。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秋七月庚辰，京城訛言云：「上遣梵梵取人心肝，以祠天狗。」遞相驚悚。上遣使遍加宣諭，月餘乃止。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中書侍郎兼左庶子杜正倫曰：「吾兒足疾乃可耳，但疏遠賢良，狎昵羣小，卿可察之。果不可教示，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太子抗表以聞，上責正倫漏泄，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上怒，出正倫爲穀州刺史。【略】辛卯，復左遷正倫爲交州都督。

初，魏徵嘗薦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爲僕射，且曰：「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衛兵馬宜委君集專知。」上以君集好誇誕，不用。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録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悦，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初，上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虚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　所以前代不觀，蓋爲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删爲高祖、今上《實録》。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丁酉，房玄齡罷。

八月庚戌，工部尚書張亮爲刑部尚書，參豫朝政。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絶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奬齎璽書賜高麗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爾與百濟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

癸未，徙承乾於黔州。

甲午，徙順陽王泰於均州。上曰：「父子之情，出於自然。朕今與泰生離，亦何心自處！　然朕爲天下主，但使百姓安寧，私情亦可割耳。」又以泰所上表示近臣曰：「泰誠爲俊才，朕心念之，卿曹所知。但以社稷之故，不得不斷之以義，使之居外者，亦所以兩全之耳。」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十月丁未，建諸州邸于京城。

丁巳，房玄齡起復。

十一月己卯，有事于南郊。

壬午，賜酺三日，以涼州獲瑞石，赦涼州。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初，上與隱太子、巢剌王有隙，密明公贈司空封德彝陰持兩端。楊文幹之亂，上皇欲廢隱太子而立上，德彝固諫而止。其事甚祕，上不之知，薨後乃知之。壬辰，治書侍御史唐臨始追劾其事，請黜官奪爵。上命百官議之，尚書唐儉等議：「德彝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衆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謚。」詔黜其贈官，改謚曰繆，削所食實封。

敕選良家女以實東宫，癸巳，太子遣左庶子于志寧辭之。上曰：「吾不欲使子孫生於微賤耳。今既致辭，當從其意。」上疑太子仁弱，密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柰何！　吴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　願陛下熟思之。」上乃止。

十二月壬子，上謂吴王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漢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陰圖不軌，霍光折簡誅之。爲人臣子，不可不戒！」

庚申，車駕幸驪山温湯。

庚午，還宫。

貞觀一八年（甲辰、六四四）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正月乙未，如鍾官城。

庚子，如鄠。

壬寅，幸温湯。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相里玄奬至平壤，莫離支已將兵擊新羅，破其兩城，高麗王使召之，乃還。玄奬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奬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論！至於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

二月乙巳朔，玄奬還，具言其狀。上曰：「蓋蘇文弒其君，賊其大臣，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讋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曏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

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多諫征高麗者，上曰：「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夫、童子，春種而生，得時故也。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蓋蘇文陵上虐下，民延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紜，但不見此耳。」

己酉，上幸靈口。

乙卯，還宮。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丁巳，給復突厥、高昌部人隸諸州者二年。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三月辛卯，以左衛將軍薛萬徹守右衛大將軍。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

夏四月，上御兩儀殿，皇太子侍。上謂羣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聖德。」上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

辛亥，上幸九成宮。

壬子，至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慚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

上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絶。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歟；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内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説。此材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己未，至顯仁宮。

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卯，敕將作大監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甲午，營州都督張儉率幽、營兵及契丹、奚以伐高麗。

八月壬子，安西都護郭孝恪爲西州道行軍總管，以伐焉耆。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上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悦，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

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甲子，上還京師。

丁卯，以散騎常侍劉洎爲侍中，行中書侍郎岑文本爲中書令，太子左庶子中書侍郎馬周守中書令。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九月，黄門侍郎褚遂良參豫朝政。

辛卯，郭孝恪及焉耆戰，敗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西突厥處那啜使其吐屯攝焉耆，遣使入貢。上數之曰：「我發兵擊得焉耆，汝何人而據之！」吐屯懼，返其國。焉耆立栗婆準從父兄薛婆阿那支爲王，仍附於處那啜。

乙未，鴻臚奏：「高麗莫離支貢白金。」褚遂良曰：「莫離支弑其君，九夷所不容，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郜鼎之類也，臣謂不可受。」上從之。上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弑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爲之遊説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卯，宴雍州父老於上林苑，賜粟帛。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甲辰，初置太子司議郎官員。

《資治通監》卷一九七　甲寅，車駕行幸洛陽，以房玄齡留守京師，右衛大將軍、工部尚書李大亮副之。

郭孝恪鎖焉耆王突騎支及其妻子詣行在，敕宥之。丁巳，上謂太子曰：「焉耆王不求賢輔，不用忠謀，自取滅亡，係頸束手，漂摇萬里。人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

己巳，畋于滻池之天池。

十一月壬申，至洛陽。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戊寅，慮囚。

庚辰，遣使巡問鄭、汝、懷、澤四州高年，宴賜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前宜州刺史鄭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

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爲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悦。

上聞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爲，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爲富貴極邪！敢於天子之側，言語粗疏，又復不拜！」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玄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顔色無主。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懾，辭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

甲午，以刑部尚書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淮、嶺、峽兵四萬，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衛率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兩軍合勢並進。

庚子，諸軍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姜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先督衆工造梯衝於安蘿山。時遠近勇士應募及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上皆親加損益，取其便易。又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所過營頓，無爲勞費」。且言：「昔隋煬帝殘暴其下，高麗王仁愛其民，以思亂之軍擊安和之衆，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勝之道有五：一曰以大擊小，二曰以順討逆，三曰以治乘亂，四曰以逸待勞，五曰以悦當怨，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爲疑懼！」於是凡頓舍供費之具，減者太半。

十二月辛丑，武陽懿公李大亮卒於長安，遣表請罷高麗之師。

壬寅，故太子承乾卒於黔州，上爲之廢朝，葬以國公禮。

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豫蓄輕騎於漠北，欲擊之。上遣使戒敕，無得相攻。真珠可汗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爲至尊克之，當翦爲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請

爲至尊誅之。」自是數相攻。

俟利苾之北渡也，有衆十萬，勝兵四萬人，俟利苾不能撫御，衆不愜服。戊午，悉棄俟利苾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以爲：「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爲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爲讎敵。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運卒反於黎陽，非戎狄爲患也。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爲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顧謂褚遂良曰：「爾知起居，爲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俟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貞觀一九年（乙巳、六四五）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春正月，韋挺坐不先行視漕渠，運米六百餘艘至盧思臺側，淺塞不能進，械送洛陽。丁酉，除名，以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

滄州刺史席辯坐贓污，二月庚子，詔朝集使臨觀而戮之。

庚戌，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以特進蕭瑀爲洛陽宮留守。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丑，射虎於武德北山。

乙卯，皇太子監國於定州。

丁巳，賜所過高年鰥寡粟帛，贈比干太師，諡忠烈。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上之發京師也，命房玄齡得以便宜從事，不復奏請。或詣留臺稱有密，玄齡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也。」玄齡驛送行在。上聞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曰：「果然。」叱令腰斬。璽書讓玄齡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

癸亥，上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是月，李世勣軍至幽州。

三月丁丑，車駕至定州。

丁亥，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爲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唯噉肉飯，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勳賞，惟願效死遼東。」上不許。

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上曰：「今留汝鎮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爲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爲！」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劉洎、馬周、少詹事張行成、右庶子高季輔同掌機務，輔太子。長孫無忌、岑文本與吏部尚書楊師道從行。

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命長孫無忌攝侍中，楊師道攝中書令。

李世勣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門自守。

壬寅，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爲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

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視事，又令更爲士廉設案，士廉固辭。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卯，誓師於幽州，大饗軍。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嚴鼓聲，曰：「文本殞没，所不忍聞，命撤之。」時右庶子許敬宗在定州，與高士廉等同知機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

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

丁巳，車駕至北平。

癸亥，李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五月己巳，平壤道行軍總管程名振克沙卑城。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

壬申，渡澤東。

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爲衆寡懸絶，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衆，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爲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李世勣以爲然。果毅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勍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所向皆靡，衆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乂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陳亂，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

丁丑，車駕渡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勞賜江夏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張君乂。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李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鼓譟聲震天地。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甲申，克遼東城。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乙未，進軍白巖城。

丙申，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爲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烏骨城遣兵萬餘爲白巖聲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暝而罷。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六月丁酉，克白巖城。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初，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世勣盡虜之，其人請從軍自效，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爲我戰，莫離支必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廩賜遣之。

己亥，以蓋牟城爲蓋州。

丁未，車駕發遼東。

丙辰，至安市城。進兵攻之。

丁巳，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上夜召文武計事，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爲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鬬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龍門人薛仁貴著奇服，大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拜游擊將軍。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己未，大敗高麗於安市城東南山，左武衛將軍王君愕死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驛山。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辛酉，賜酺三日。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秋七月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壬申，葬死事官，加爵四級，以一子襲。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己卯，詔標識戰死者尸，俟軍還與之俱歸。

戊子，以高延壽爲鴻臚卿，高惠真爲司農卿。

八月甲辰，候騎獲莫離支諜者高竹離，反接詣軍門，上召見，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間行，不食數日矣。」命賜之食，謂曰：「爾爲諜，宜速反命。爲我寄語莫離支：欲知軍中消息，可遣人徑詣吾所，何必間行辛苦也！」竹離徒跣，上賜屨而遣之。

丙午，徙營於安市城南。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爲塹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爲寇抄，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

上之伐高麗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上謂之曰：「語爾可汗：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爲寇，宜亟來！」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驛山，莫離支使靺鞨說真珠，啗以厚利，真珠懾服不敢動。九月壬申，真珠卒，上爲之發哀。

初，真珠請以其庶長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雜種。嫡子拔灼

爲肆葉護可汗，居西方，統薛延陀。詔許之，皆以禮册命。曳莽性躁擾，輕用兵，與拔灼不協。真珠卒，來會喪。既葬，曳莽恐拔灼圖己，先還所部，拔灼追襲殺之，自立爲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

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爲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

安市人望見上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女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爲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衆，望旗沮潰，國人膽破，烏骨城耨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併力拔烏骨城，渡鴨緑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衆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

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兢聲，謂李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今雞兢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

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爲之針。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頹，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詣旗下請罪，上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蓋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未，班師。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乙酉，至遼東。

丙戌，渡遼水。

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渡渤錯水，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敕然火於道以待之。

凡征高麗，拔玄菟、横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黄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户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驛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丙午，次營州，以太牢祭死事者。

丙辰，皇太子迎謁于臨渝關。

戊午，次漢武臺，刻石紀功。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先集幽州，將以賞軍士，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爲民，讙呼之聲，三日不息。

十一月辛未，車駕至幽州，高麗民迎於城東，拜舞呼號，宛轉於地，塵埃彌望。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酉，大饗軍于幽州。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庚辰，過易州境，司馬陳元璹使民於地室蓄火種蔬而進之，上惡其詿，免元璹官。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未，平壤道行軍總管張文幹有罪，伏誅。

丙戌，次定州。

丁亥，貶楊師道爲工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壬辰，車駕發定州。

十二月辛丑，上病癰，御步輦而行。

戊申，至并州，太子爲上吮癰，扶輦步從者數日。

辛亥，上疾瘳，百官皆賀。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己未，薛延陀寇夏州，左領軍大將軍執失

思力敗之。

庚申，殺劉洎。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中書令馬周攝吏部尚書，以四時選爲勞，請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從之。

是歲，右親衛中郎將裴行方討茂州叛羌黄郎弄，大破之，窮其餘黨，西至乞習山，臨弱水而歸。

貞觀二〇年（丙午、六四六）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及薛延陀戰，敗之。

丁丑，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條黜陟于天下。

庚辰，赦并州，起義時編户給復三年，後附者一年。

二月甲午，從伐高麗無功者，皆賜勳一轉。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乙未，上發并州。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庚申，賜所過高年鰥寡粟。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三月己巳，車駕至京師。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庚午，不豫，皇太子聽政。

己丑，張亮謀反，伏誅。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閏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戊戌，罷遼州都督府及巖州。

夏四月甲子，太子太保蕭瑀解太保，仍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甲寅，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上還之。金，即蘇文也。

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且請婚。上許之，且使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五國以爲聘禮。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乙亥，江夏郡王道宗、李世勣伐薛延陀。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靺鞨遇薛延陀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帥靺鞨擊破之。薛延陀國中驚擾，曰：「唐兵至矣！」諸部大亂。多彌引數千騎奔阿史德時健部落，回紇攻而殺之，并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諸俟斤互相攻擊，爭遣使來歸命。

薛延陀餘衆西走，猶七萬餘口，共立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爲伊特勿失可汗，歸其故地。尋去可汗之號，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使兵部尚書崔敦禮就安集之。

敕勒九姓酋長，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種，聞咄摩支來，皆恐懼，朝議恐其爲磧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敕勒共圖之。上戒世勣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己丑，上手詔，以「薛延陀破滅，其敕勒諸部，或來降附，或未歸服，今不乘機，恐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東兵，皆不調發」。

時太子當從行，少詹事張行成上疏，以爲：「皇太子從幸靈州，不若使之監國，接對百寮，明習庶政，既爲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愛，俯從公道。」上以爲忠，進位銀青光禄大夫。

李世勣至鬱督軍山，其酋長梯真達官帥衆來降。薛延陀咄摩支南奔荒谷，世勣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慰，咄摩支詣嗣業降。其部落猶持兩端，世勣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七月辛亥，疾愈。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咄摩支至京師，拜右武衛大將軍。

八月甲子，立皇孫忠爲陳王。

己巳，上行幸靈州。

江夏王道宗兵既渡磧，遇薛延陀阿波達官衆數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奔二百里。道宗與薛萬徹各遣使招諭敕勒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

庚午，車駕至浮陽。回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稱：「薛延陀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爲主，自取敗死，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育奴等。」上大喜。

辛未，詔回紇等使者宴樂，頒賚拜官，賜其酋長璽書，遣右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

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

户，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庚辰，次涇州，賜高年鰥寡粟帛。

丙戌，踰隴山關，次瓦亭，觀馬牧。

丁亥，許陪陵者子孫從葬。

九月辛卯，遣使巡察嶺南。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甲辰，鐵勒諸部落俟斤、頡利發等遣使相繼而至靈州者數千人，來貢方物，因請置吏，咸請至尊爲可汗。於是北荒悉平，爲五言詩勒石以序其事。

辛亥，靈州地震有聲。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十月，貶蕭瑀爲商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上自高麗還，蓋蘇文益驕恣，雖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窺伺邊隙。屢敕令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壬申，詔勿受其朝貢，更議討之。

丙戌，車駕還京師。

十（一）月己丑，上以幸靈州往還，冒寒疲頓，欲於歲前專事保攝。詔祭祀、表疏、胡客、兵馬、宿衛行魚契，給驛，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決死罪皆以聞，餘並取皇太子處分。

十二月（己）（乙）丑，羣臣累請封禪，從之。詔造羽衛送洛陽宮。

戊寅，回紇俟利發吐迷度、僕骨俟利發歌濫拔延、多濫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發屈利失、同羅俟利發時健啜、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霫酋長，皆來朝。

《册府元龜》卷一七〇《來遠》 庚辰，宴廻紇等于芳蘭殿，恩賜甚渥，仍勑所司加禮供給，每五日一會。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癸未，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爲：「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爲最。自非有罪在不赦，搢紳同尤，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勳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玄齡敕子弟汎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貞觀二一年（丁未、六四七）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春正月，開府儀同三司、申文獻公高士廉疾篤。辛卯，上幸其第，流涕與訣。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壬辰，高士廉薨。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丙申，詔以回紇部爲瀚海府，僕骨爲金微府，多濫葛爲燕然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府，思結爲盧山府，渾爲皋蘭州，斛薛爲高闕州，奚結爲雞鹿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溪州，思結別部爲蹛林州，白霫爲寘顏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敕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塵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既爲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爲表疏。」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丁酉，詔以明年仲春有事泰山，禪社首，餘並依十五年議。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甲寅，以鐵勒諸部爲州縣，賜京師酺三日。慮囚，降死罪以下。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二月壬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等二十一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命配享宣尼廟堂。

丁丑，皇太子於國學釋菜。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太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

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緑之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三月戊子，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以伐高麗。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辛卯，上曰：「朕於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順衆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木，疏百川注之海，其勞甚矣，而民不怨者，因人之心，順地之勢，與民同利故也。」

是月，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

夏四月乙丑，命脩終南山太和廢宮爲翠微宮。

丙寅，置燕然都護府，統瀚海等六都督、皋蘭等七州，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爲之。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爲獻，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

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

初，昌齡與進士王公治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壬辰，詔百司依舊啓事皇太子。

庚(辰)〔戌〕，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率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阼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爲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李世勣克南蘇、木底城。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六月癸亥，以司徒長孫無忌領揚州都督，實不之任。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丁丑，遣使鐵勒諸部購中國人陷沒者。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癸未，以司農卿李緯爲户部尚書。時房玄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但云李緯美髭鬚。」帝遽改除緯洛州刺史。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七月乙未，牛進達克石城。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庚子，建玉華宮於宜君縣之鳳凰谷。

庚戌，至自翠微宮。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八月，泉州海溢。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壬戌，詔以河北大水，停封禪。

辛未，骨利幹國遣使貢名馬。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九月〕丙戌，以骨利幹爲玄闕州，拜其俟斤爲刺史。

己丑，齊州人段志沖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沖。上手詔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志沖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丁酉，立皇子明爲曹王。明母楊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爲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柰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戊戌，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高麗。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十)〔九〕月癸丑，褚遂良罷。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冬十月庚辰，奴剌啜匐俟友帥其所部萬餘人内附。

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

癸卯，徙順陽王泰爲濮王。

壬子，上疾愈，三日一視朝。

十二月壬申，西趙酋長趙磨帥萬餘户内附，以其地爲明州。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戊寅，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弘禮爲崑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龜兹。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高麗王使其子莫離支任武入謝罪，上許之。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是歲，墮婆登、乙利、鼻林送、都播、羊同、石、波斯、康國、吐火羅、阿悉吉等遠夷十九國，並遣使朝貢。又於突厥之北至于迴紇部落，置驛六十六所，以通北荒焉。

貞觀二二年（戊申、六四八）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春正月己丑，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庚寅，中書令馬周卒。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戊戌，幸温湯。

己亥，中書舍人崔仁師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真德爲柱國，封樂浪郡王，遣使册命。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丙午，左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

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省事。

戊申，至自温湯。

二月，褚遂良起復。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癸丑，西番沙鉢羅葉護率衆歸附，以其俟斤屈裴禄爲忠武將軍，兼大俟斤。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乙卯，見京城父老，勞之，蠲今歲半租，畿縣三之一。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戊午，以結骨部置堅昆都督。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是時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絶，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辛酉，上引見諸胡使者，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户乎！」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丁卯，詔度遼水有功未酬勳而犯罪者與成官同。

乙亥，幸玉華宫。

己卯，獵于華原。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中書侍郎崔仁師坐有伏閤自訴者，仁師不奏，除名，流連州。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三月丁亥，赦宜君，給復縣人自玉華宫苑中遷者三年。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己丑，分瀚海都督俱羅勃部置燭龍州。

甲午，上謂侍臣曰：「朕少長兵間，頗能料敵，今崑丘行師，處月、處密二部及龜兹用事者羯獵顛、那利每懷首鼠，必先授首，弩失畢其次也。」

庚子，隋蕭后卒，詔復其位號，謚曰愍，使三品護葬，備鹵簿儀衛，送至江都，與煬帝合葬。

充容長城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兹，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又曰：「雖復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又曰：「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酖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四月甲寅，磧外蕃人爭牧馬出界，上親臨斷決，然後咸服。

丁巳，右武候將軍梁建方擊松外蠻，下其部落七十二所。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己未，契丹辱紇主曲據帥衆内附，以其地置

玄州，以曲據爲刺史，隸營州都督府。

甲子，烏胡鎮將古神感將兵浮海擊高麗，遇高麗步騎五千，戰於易山，破之。其夜，高麗萬餘人襲神感船，神感設伏，又破之而還。

初，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以阿史那賀魯爲葉護，居多邏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始蘇、歌邏祿、失畢五姓之衆。乙毗咄陸奔吐火羅，乙毗射匱可汗遣兵迫逐之，部落亡散。乙亥，賀魯帥其餘衆數千帳内屬，詔處之於庭州莫賀城，拜左驍衛將軍。賀魯聞唐兵討龜茲，請爲鄉導，仍從數十騎入朝。上以爲崑丘道行軍總管，厚宴賜而遣之。

五月庚子，右衛率長史王玄策擊帝那伏帝王阿羅那順，大破之。

初，中天竺王尸羅逸多兵最强，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諸國皆遣使入貢。會尸羅逸多卒，國中大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帥從者三十人與戰，力不敵，悉爲所擒，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物。玄策脱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書徵鄰國兵，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泥婆國遣七千餘騎赴之。玄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進至中天竺所居茶鞠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走，更收餘衆，還與師仁戰。又破之，擒阿羅那順。餘衆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衛江，師仁進擊之，衆潰，獲其妃及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於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俘阿羅那順以歸。以玄策爲朝散大夫。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使方士那羅邇娑婆於金飈門造延年之藥。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六月乙丑，以白霫（別）部爲居延州。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丙寅，張行成存問河北從軍者家，令州縣爲營農。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癸酉，特進、宋國公蕭瑀薨。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丙子，薛萬徹及高麗戰于泊灼城，敗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爲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上從之。

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强偉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趣萊州。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甲申，太白晝見。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請帥所部從討龜茲。

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爲華州刺史。有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絶粒，曉佛法，君羨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壬辰，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卯，房玄齡薨。

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辛未，執失思力伐薛延陀餘部于金山。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丁丑，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

九月庚辰，崑丘道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擊處月、處密，破之，餘衆悉降。

癸未，薛萬徹等伐高麗還。萬徹在軍中，使氣陵物，裴行方奏其怨望，坐除名，流象州。

己丑，新羅奏爲百濟所攻，破其十三城。

己亥，以黄門侍郎褚遂良爲中書令。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壬寅，眉、邛、雅三州獠反，茂州都督張士貴討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冬十月癸丑，車駕還京師。

回紇吐迷度兄子烏紇蒸其叔母。烏紇與俱陸莫賀達官俱羅勃，皆突厥車鼻可汗之壻也，相與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烏紇夜引十餘騎襲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使人誘烏紇，許奏以爲瀚海都督，烏紇輕騎詣禮臣謝，禮臣執而斬之，以聞。上恐回紇部落離散，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久之，俱羅勃入見，上留之不遣。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己巳，阿史那社爾及龜茲戰，敗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甲戌，以迴紇吐迷度子、前左屯衛大將軍〔翊左郎將〕婆閏爲左驍衛大將軍、大俟利發、瀚海都督。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十一月戊戌，眉、邛、雅三州獠反，右衛將軍梁建方討平之。

庚子，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並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爲松漠都督，以奚部置饒樂都督。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辛丑，置東夷校尉官於營州。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十二月乙卯，增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各二員，大理寺置平事十員。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庚午，太子爲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辛未，降長安、萬年徒罪以下。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閏月丁丑朔，崑山道總管阿史那社爾降處密、處月，破龜茲大撥等五十城，虜數萬口，執龜茲王訶黎布失畢以歸，龜茲平，西域震駭。副將薛萬徹脅于闐王伏闍信入朝。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戊寅，以崑丘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爲泥伏沙鉢羅葉護，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

癸未，新羅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癸巳，慮囚。

貞觀二三年（己酉、六四九）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春正月辛亥，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至京師，上責讓而釋之，以布失畢爲左武衛中郎將。

西南徒莫祗等蠻內附，以其地爲傍、望、覽、丘四州，隸朗州都督府。

上以突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入其境，諸部落相繼來降。拔悉密吐屯肥羅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　二十日〔乙丑〕，太宗撰《帝範》十三篇，賜皇太子，顧謂王公曰：「聖躬闡政之道，備在其中矣。」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隸安西都護府。

丁亥，西突厥肆葉護可汗遣使來朝。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戊子，以左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爲瑤池都督。

《冊府元龜》卷一〇九《宴享一》　癸巳，特進、新羅（王）〔相〕金春秋還國，令三品以上宴餞之，優禮甚備。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三月丙辰，置豐州都督府，使燕燕都護李素立兼都督。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己未，自冬旱，至是雨。

辛酉，大赦。

丁卯，不豫，命皇太子聽政于金液門。

四月己亥，幸翠微宮。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

五月戊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辛酉，開府儀同三司、衛景武公李靖薨。

上苦利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

丁卯，疾篤，召長孫無忌入含風殿。上卧，引手捫無忌頤，無忌哭，悲不自勝，上竟不得有所言，因令無忌出。

己巳，復召無忌及褚遂良入卧內，謂之曰：「朕今悉以後事付公輩。太

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

太子擁無忌頸，號慟將絶，無忌攬涕，請處分衆事以安内外，太子哀號不已，無忌曰：「主上以宗廟社稷付殿下，豈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祕不發喪。

庚午，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

辛未，太子入京城，大行御馬輿，侍衛如平日，繼太子而至，頓於兩儀殿。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寧爲侍中，少詹事張行成兼侍中，以檢校刑部尚書、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輔兼中書令。

壬申，發喪太極殿，宣遺詔，太子即位。軍國大事，不可停闕，平常細務，委之有司。諸王爲都督、刺史者，並聽奔喪，濮王泰不在來限。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之人入仕於朝及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翦髮、剺面、割耳，流血灑地。

唐高宗部（起公元六四九年，迄公元六八三年）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諱治，太宗第九子也。母曰文德順聖長孫皇后。以貞觀二年六月，生於東宮之麗正殿。

貞觀二三年（己酉、六四九）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六月甲戌朔，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二十二。詔曰：「大行皇帝奄棄普天，痛貫心靈，若置湯火。思遵大孝，不敢滅身，永慕長號，將何逮及。粵以孤眇，屬當元嗣，思勵空薄，康濟黎元。敬順惟新，仰昭先德，宜布凱澤，被乎億兆。可大赦天下。內外文武賜勳官一級。諸年八十以上賚以粟帛。雍州及諸州比年供軍勞役尤甚之處，並給復一年。」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丁丑，以疊州都督李勣爲特進、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

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連言者勿避。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諱者。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辛巳，改民部尚書爲户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癸未，以長孫無忌爲太尉，兼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無忌固辭知尚書省事，帝許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

癸巳，以李勣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秋七月丙午，有司請改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諸州治中爲司馬，別駕爲長史，治禮郎爲奉禮郎，以避上名。以貞觀時不諱先帝二字，不許，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既單名，臣子不合指斥。」上乃從之。

己酉，于闐王伏闍信來朝。

八月癸酉朔，河東地震，晉州尤甚，壞廬舍，壓死者五千餘人。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乙亥，又震。

庚辰，遣使存問河東，給復二年，賜壓死者人絹三匹。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廟號太宗。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殺身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爲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爲其像，刻名列於北司馬門內。

丁酉，禮部尚書許敬宗奏弘農府君廟應毀，請藏主於西夾室，從之。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九月十一日〔癸丑〕，太尉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帝報曰：「朕登大位，日夕孜孜，猶恐擁滯衆務，自今已後，每日嘗坐。」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甲寅，加授鄜州刺史、荆王元景爲司徒，前安州都督、吴王恪爲司空兼梁州刺史。丙寅，贈太尉、梁國公玄齡，贈司徒、申國公士廉，贈左僕射、蔣國公屈突通，并可配食太宗廟庭。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乙卯，李勣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冬十月，以突厥諸部置舍利等五州隸雲中都督府，蘇農等六州隸定襄都督府。

乙亥，上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應死。」上悦。上嘗録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

上以吐蕃贊普弄讚爲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贊普致書于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當勒兵赴國討除之。」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冬十一月甲子，以瑶池都督阿史那賀魯爲左驍衛大將軍。

乙丑，晉州地又震。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左翊衛郎將高侃伐突厥。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十二月，詔濮王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珍膳，特加優異。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是冬無雪。

永徽元年（庚戌、六五〇）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春正月辛丑朔，上不受朝，詔改元。

壬寅，御太極殿，受朝而不會。

丙午，立妃王氏爲皇后。

丁未，以陳王忠爲雍州牧。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己未，以張行成爲侍中。

辛酉，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

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命立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婚。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爲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婚。」上從之。

二月辛卯，立皇子孝爲許王，上金爲杞王，素節爲雍王。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四月己巳，晉州地震。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五月丁未，上謂羣臣曰：「朕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晉州之地屢有震動。良由賞罰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進封事，極言得失，以匡不逮。」吐火羅遣使獻大鳥如駝，食銅鐵，上遣獻于昭陵。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己未，太白晝見。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壬戌，吐蕃贊普弄讚卒，其嫡子早死，立其孫爲贊普。贊普幼弱，政事皆決於國相祿東贊。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六月，高侃及突厥戰于金山，敗之。

庚辰，晉州地震，詔五品以上言事。

七月辛酉，以旱慮囚。

八月戊辰，給五品以上解官充侍者半祿，加賜帛。

庚午，降死罪以下。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壬午，詔復以布失畢爲龜茲王，遣歸國，撫其衆。

九月庚子，高侃執車鼻可汗至京師，釋之，拜左武衛將軍，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統之。以高侃爲衛將軍。於是突厥盡爲封內之臣，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領瀚海、金徽、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爲刺史、都督。

癸亥，上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油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爲之罷獵。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十月戊辰，李勣罷左僕射。

十一月己未，貶褚遂良爲同州刺史。

十二月庚午，琰州獠寇邊，梓州都督謝萬歲死之。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是歲，雍、絳、同等九州旱蝗，齊、定等十六州水。

永徽二年（辛亥、六五一）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正月戊戌，開義倉以賑民。

乙巳，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奭同中書門下三品。

乙卯，瑤池都督阿史那賀魯叛。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焉耆王婆伽利卒，國人表請復立故王突騎支。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還國。

金州刺史滕王元嬰驕奢縱逸，居亮陰中，畋遊無節，數夜開城門，勞擾百姓，或引彈彈人，或埋人雪中以戲笑。上賜書切讓之，且曰：「取適之方，亦應多緒，晉靈荒君，何足爲則！朕以王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今書王下上考以愧王心。」

元嬰與蔣王惲皆好聚斂，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爲錢貫。」二王大慙。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乙丑，命有司毋進肉食，訖于五月。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乙酉，秩太廟令及獻、昭二陵令從五

品，丞從七品。

（五月）壬辰，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

（六）〔五〕月辛酉，開府儀同三司、襄邑王神符薨。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七月癸巳，詔諸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丁未，賀魯寇庭州，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行軍總管以伐之。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八月乙丑，大食國始遣使朝獻。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己巳，高季輔爲侍中。于志寧爲尚書左僕射，張行成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己卯，白水蠻寇邊，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爲郎州道行軍總管以伐之。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二十九日〔庚寅〕，下詔：「來月一日太極殿受朝，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即爲嘗式。」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九月癸巳，廢玉華宮爲佛寺。

戊戌，更命九成宮爲萬年宮。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癸卯，以同州苦泉牧地賜貧民。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庚戌，左武候引駕盧文操踰牆盜左藏物，上以引駕職在糾繩，乃自爲盜，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文操死，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册府元龜》卷五〇二《常平》 閏九月初六〔丙寅〕，勅：「義倉據地稅子，實是勞煩，宜令衆户出粟，率上上户五石，餘各有差。」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辛未，頒新定律、令、格、式於天下。

冬十月辛卯，晉州地震。

十一月辛酉，有事於南郊。

戊辰，定襄地震。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癸酉，禁進犬馬鷹鶻。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護府。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戊寅，忻州地震。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特浪羌酋董悉奉求、辟惠羌酋卜檐莫各帥種落萬餘户詣茂州内附。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甲申，雨木冰。

是月，寶州、義州蠻寇邊，桂州都督劉伯英敗之。

趙孝祖及白水蠻戰于羅仵候山，敗之。

十二月乙未，太白晝見。

壬子，處月朱邪孤注殺招慰使單道惠，叛附于賀魯。

是冬無雪。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是歲，百濟遣使入貢，上戒之，使「勿與新羅、高麗相攻，不然，吾將發兵討汝矣」。

永徽三年（壬子、六五二）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貢。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癸亥，梁建方及處月戰于牢山，敗之。

甲子，以旱避正殿，減膳，降囚罪，徒以下原之。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丙寅，太尉、趙國公無忌以旱請遜位，不許。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己巳，以同州刺史褚遂良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丙子，上饗太廟。

丁亥，饗先農，躬耕藉田。

二月甲寅，上御安福門樓，觀百戲。

乙卯，上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爲誡。」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三月庚申，幸觀德殿，賜文武羣官大射。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辛巳，雨土。

宇文節爲侍中，柳奭守中書令。

四月庚寅，趙孝祖及白水蠻戰，敗之。

甲午，彭王元則薨。

是月，兵部侍郎韓瑗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庚申，求齊侍中崔季舒、給事黄門侍郎裴澤、隋儀同三司豆盧毓、御史中丞游楚客子孫官之。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六月戊申，遣兵部尚書崔敦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發薛延陀餘衆渡河，置祁連州以處之。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大赦，賜五品以上子爲父後者勳一轉，民酺三日。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乙丑，以于志寧兼太子少師，張行成兼少傅，高季輔兼少保。

丁丑，上問户部尚書高履行：「去年進户多少？」履行奏：「去年進户總一十五萬。」因問隋代及今日見户，履行奏：「隋開皇中，户八百七十萬，即今户三百八十萬。」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九月丙辰，求周司沐大夫裴融、尚書左丞封孝琰子孫官之。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丁巳，改太子中允爲内允，中書舍人爲内史舍人，諸率府中郎將改爲旅賁郎將，以避太子名。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是月，中書侍郎來濟同中書門下三品。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冬十月戊戌，幸同安大長公主第，又幸高陽長公主第，即日還宫。

十一月乙亥，駮馬國遣使朝貢。

十（一）〔二〕月庚寅，弘化長公主自吐谷渾來朝。

癸巳，濮王泰薨。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散騎常侍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甚，房玄齡薨，公主教遺愛與兄遺直異財，既而反譖遺直。遺直自言，太宗深責讓主，由是寵衰，主怏怏不悦。會御史劾盜，得浮屠辯機寶枕，云主所賜。主與辯機私通，餉遺億計，更以二女子侍遺愛。太宗怒，腰斬辯機，殺奴婢十餘人；主益怨望，太宗崩，無戚容。上即位，主又令遺愛與遺直更相訟，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遺直爲隰州刺史。又，浮屠智勗等數人私侍主，主使掖庭令陳玄運伺宫省機祥。

先是，駙馬都尉薛萬徹坐事除名，徙寧州刺史，入朝，與遺愛款昵，對遺愛有怨望語，且曰：「今雖病足，坐置京師，鼠輩猶不敢動。」因與遺愛謀：「若國家有變，當奉司徒荆王元景爲主。」元景女適遺愛弟遺則，由是與遺愛往來。元景嘗自言，夢手把日月。駙馬都尉柴令武，紹之子也，尚巴陵公主，除衛州刺史，託以主疾留京師求醫，因與遺愛謀議相結。高陽公主謀黜遺直，奪其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無禮於己。遺直亦言遺愛及主罪，云：「罪盈惡稔，恐累臣私門。」上令長孫無忌鞫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

司空、安州都督吴王恪母，隋煬帝女也。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爲類己，欲立爲太子，無忌固爭而止，由是與無忌相惡。恪名望素高，爲物情所向，無忌深忌之，欲因事誅恪以絶衆望。遺愛知之，因言與恪同謀，冀如紇干承基得免死。

永徽四年（癸丑、六五三）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春正月癸丑朔，上臨軒，不受朝，以濮王泰在殯故也。

丙子，新除房州刺史、駙馬都尉房遺愛，司徒、秦州刺史、荆王元景，司空、安州刺史、吴王恪，寧州刺史、駙馬都尉薛萬徹，嵐州刺史、駙馬都尉柴令武謀反。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二月甲申，詔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

乙酉，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節，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左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執失思力並坐與房遺愛交通，流嶺表。

戊子，廢恪母弟、蜀王愔爲庶，置巴州。房遺直貶春州銅陵尉，萬徹弟萬備流交州。罷房玄齡配饗。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己亥，徐王元禮爲司徒，李勣爲司空。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

丙辰，上御觀德殿，陳逆人房遺愛等口馬資財爲五埱，引王公、諸親、蕃客及文武九品已上射。

夏四月戊子，林邑國王遣使來朝，貢馴象。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壬寅，以旱慮囚，遣使決天下獄，減殿中、太僕馬粟，詔文武官言事。

甲辰，避正殿，減膳。

六月己丑，太白晝見。

八月己亥，隕石于馮翊十有八。

九月壬戌，張行成薨。

甲戌，褚遂良爲尚書右僕射。

十月庚子，幸溫湯。

甲辰，赦新豐。

乙巳，至自溫湯。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戊申，睦州女子陳碩貞舉兵反，自稱文佳皇帝，攻陷睦州屬縣。婺州刺史崔義玄、揚州都督府長史房仁裕各率衆討平之。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十一月庚戌，陳碩真伏誅。

癸丑，兵部尚書崔敦禮爲侍中。

丁巳，柳奭爲中書令。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頒新律疏於天下。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十二月庚子，高季輔薨。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是歲，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卒，其子頡苾達度設號真珠葉護，始與沙鉢羅可汗有隙，與五弩失畢共擊沙鉢羅，破之，斬首千餘級。

永徽五年（甲寅、六五四）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春正月壬戌，羌酋凍就内附，以其地置劍州。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丙寅，以旱詔文武官、朝集使言事。

三月戊午，如萬年宫。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庚申，加贈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

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悦之。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内之後宫，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宫，卑辭屈體以事后。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而武士彠預焉。

乙丑，上幸鳳泉湯。

（乙）〔己〕巳，還萬年宫。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辛未，曲赦所經州縣繫囚。

以工部尚書閻立德領丁夫四萬築長安羅郭。

夏四月，守黄門侍郎、潁川縣公韓瑗，守尚書侍郎來濟，並加銀青光禄大夫，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大食發兵擊波斯，殺波斯王伊嗣侯，伊嗣侯之子卑路斯奔吐火羅。大食兵去，吐火羅發兵立卑路斯爲波斯王而還。

閏（五）月丙子，以處月部置金滿州。

丁丑，夜，大雨，山水漲溢，衝玄武門，宿衛士皆散走。右領軍郎將薛仁貴曰：「安有宿衛之士，天子有急而敢畏死乎！」乃登門桄大呼以警宫内。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水溺衛士及麟遊居人，死者三千餘人。

壬辰，新羅女王金真德卒，詔立其弟春秋爲新羅王。

六月丙午，恒州大水，呼沱溢，漂溺五千三百家。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癸丑，蒲州汾陰縣暴雨，漂溺居人，浸壞廬舍。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癸亥，柳奭罷。

丙寅，河北大水，遣使慮囚。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七月辛巳，有小鳥如雀，生大鳥如鳩於萬年宫皇帝舊宅。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戊戌，上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絶；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八月，大理奏決死囚，總管七十餘人。

辛亥，詔自今已後，五品已上有薨亡者，隨身魚並不須追收。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己未，詔免麟游、岐陽今歲課役，岐州及供頓縣半歲。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辛未，吐蕃使人獻馬百匹及大拂廬可高五丈，廣袤各二十七步。

九月丁酉，至自萬年宮。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十月癸卯，築京師羅郭，起觀于九門。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癸丑，雍州參軍薛景宣上封事，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絶言路。」遂赦之。

高麗遣其將安固將高麗、靺鞨兵擊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禦之，大敗高麗於新城。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十二月癸丑，倭國獻琥珀、瑪瑙，琥珀大如斗，瑪瑙大如五斗器。

戊午，發京師謁昭陵，在路生皇子賢。

己未，敕二年一定户。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是歲大稔，洛州粟米斗兩錢半，秔米斗十一錢。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不爲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

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驩，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悦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永徽六年（乙卯、六五五）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正月壬申，拜昭陵，赦醴泉及行從，免縣今歲租、調，陵所宿衛進爵一級，令、丞加一階。

癸酉，以少牢祭陪葬者。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甲戌，至自昭陵。於陵側建佛寺。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己丑，嵩州道行軍總管曹繼叔破胡叢、顯養、車魯等蠻於斜山，拔十餘城。

庚寅，立皇子弘爲代王，賢爲潞王。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二月乙巳，皇太子加元服，降死罪以下，賜酺三日，五品以上爲父後者勳一轉。

乙丑，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伐高麗。

五月壬午，及高麗戰于貴端水，敗之。

癸未，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賀魯。

壬辰，韓瑗爲侍中，來濟爲中書令。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六月，大食國遣使朝貢。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爲厭勝，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吏部尚書柳奭爲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風，岐州長史于承素希旨奏奭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

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爲之，韓瑗、來濟諫，以爲故事無之，乃止。

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爲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閤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上悦，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

乙酉，以侍中崔敦禮爲中書令。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均天下州縣公廨。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八月，尚藥奉御蔣孝璋員外特置，仍同正員。員外同正自孝璋始。

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爲后，以國家之禍必自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己酉，大理更置少卿一員。

先是大雨，道路不通，京師米價暴貴，出倉粟糶之，京師東西二市置常平倉。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　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爲禮部尚書。

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

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嘆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法，後嗣何觀！願陛下詳之，無爲後人所笑！使臣有以益國，葅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內失望，棘荊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

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欲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庚午，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

乙酉，洛水溢。

十月，齊州黃河溢。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爲庶人，母及兄弟，並除名，流嶺南。」許敬宗奏：「故特進贈司空王仁祐告身尚存，使逆亂餘孽猶得爲蔭，並請除削。」從之。

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壺之內，恒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

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以妾爲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此既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爲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

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齎璽綬冊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肅義門。

故后王氏，故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窺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爲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爲回心院。」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捉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敕，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他生我爲貓，阿武爲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貓。尋又改王氏姓爲蝟氏，蕭氏爲梟氏。武后數見王、蕭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

長安。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己巳，皇后見于太廟。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許敬宗奏曰：「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暉宜息。安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又，父子之際，人所難言，事或犯鱗，必嬰嚴憲，煎膏染鼎，臣亦甘心。」上召見，問之，對曰：「皇太子，國之本也，本猶未正，萬國無所係心。且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竊位而懷自疑，恐非宗廟之福，願陛下熟計之。」上曰：「忠已自讓。」對曰：「能爲太伯，願速從之。」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癸酉，追贈后父、故工部尚書、應國公、贈并州都督武士彠爲司空。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西突厥頡苾達度設數遣使請兵討沙鉢羅可汗。甲戌，遣豐州都督元禮臣册拜頡苾達度設爲可汗。禮臣至碎葉城，沙鉢羅發兵拒之，不得前。頡苾達度設部落多爲沙鉢羅所併，餘衆寡弱，不爲諸姓所附，禮臣竟不册拜而歸。

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丙子，淄州高苑縣吴文威妻魏氏一産四男，三見育。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戊子，停諸州貢珠。

癸巳，詔禁吏酷法及爲隱名書者。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應國夫人楊氏改封代國夫人。

十二月，遣禮部尚書、高陽縣男許敬宗每日待詔於武德殿西門。

顯慶元年（丙辰、六五六）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正月辛未，廢皇太子爲梁王，立代王弘爲皇太子。

壬申，大赦，改元，賜五品以上子爲父後者勳一轉，民酺三日，八十以上粟帛。

《唐會要》卷三三《破陳樂》　十五日〔庚辰〕，詔改《破陳樂舞》爲《神功破陳樂》。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甲（子）〔申〕，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燕國公于志寧兼太子太傅，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並爲太子賓客，始有賓客也。

御玄武門，餞葱山道大總管程知節。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丙戌，禁胡人爲幻戲者。

甲午，放宫人。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二月辛亥，贈武士彠司徒，賜爵周國公。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三月辛巳，皇后親蠶。

丙戌，户部侍郎杜正倫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四月壬寅，詔五品以上老疾不以罪者同致仕。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戊申，御安福門，觀僧玄奘迎御製并書慈恩寺碑文，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壬子，矩州人謝無零反，伏誅。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己未，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游，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五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進史官所撰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志》三十卷。

弘文館學士許敬宗進所撰《東殿新書》二百卷，上自製序。

六月，岐州刺史、潞王賢爲雍州牧。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辛亥，禮官奏停太祖、世祖配祀，以高祖配昊天於圜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從之。

秋七月乙丑，西洱蠻酋長楊棟附，顯和蠻酋長王郎祁，郎、昆、梨、盤四州酋長王伽衝等，帥衆内附。

癸未，以中書令崔敦禮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改户部尚書爲度支尚書，侍郎亦然。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八月丙申，崔敦禮薨。

辛丑，程知節及賀魯部歌邏禄、處月戰于榆慕谷，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乙巳，龜兹王布失畢入朝。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九月癸酉，初詔户滿三萬已上爲上州，二萬已上爲中州。先爲上州、中州者各依舊。

皇后製《外戚誡》。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庚辰，括州海溢。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辛巳，初制都督及上州各置執刀十五人，中州、下州十人。

癸未，初置驃騎大將軍，官爲從一品。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程知節及賀魯戰于怛篤城，敗之。

十一月乙丑，以子顯生，賜京官、朝集使勳一轉。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丙寅，生羌酋長浪我利波等帥衆内附，以其地置柘、栟二州。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自八月霜且雨至於是月。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十二月（乙酉），置算學。

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坐討賀魯逗留，追賊不及，減死免官。

罷蘭州都督，鄯州置都督。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是歲，龜兹大將羯獵顛附于賀魯，左屯衛大將軍楊胄伐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是歲，以太常卿駙馬都尉高履行爲益州長史。

韓瑗上疏，爲褚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内外眈黎，咸嗟舉措。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爲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

劉洎之子訟其父冤，稱貞觀之末，爲褚遂良所譖而死，李義府復助之。上以問近臣，衆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給事中長安樂彦瑋獨曰：「劉洎大臣，人主暫有不豫，豈得遽自比伊、霍！今雪洎之罪，謂先帝用刑不當乎？」上然其言，遂寢其事。

顯慶二年（丁巳、六五七）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春正月（癸巳），分哥邏禄部置陰山、大漠二都督府。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閏正月壬寅，如洛陽宮。

庚戌，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以伐賀魯。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初，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及族兄左屯衛大將軍步真，皆西突厥酋長，太宗之世，帥衆來降。至是，詔以彌射、步真爲流沙安撫大使，自南道招集舊衆。

二月辛酉，車駕至洛陽宮。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癸亥，降洛州囚罪，徒以下原之，免民一歲租、調，賜百歲以上氈衾粟帛。

庚午，封子顯爲周王。

壬申，徙封素節爲郇王。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爲桂州都督。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戊申，禁舅姑拜公主，父母拜王妃。

癸丑，李義府兼中書令。

五月丙申，幸明德宫。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上自即位，每日視事。庚子，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秋七月丁亥朔，上還洛陽宫。

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邏邇娑婆寐以歸，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使合長生藥。發使四方求奇藥異石，又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其言率皆迂誕無實，苟欲以延歲月，藥竟不就，乃放還。上即位，復詣長安，又遣歸。玄策時爲道王友，辛亥，奏言：「此婆羅門實能合長年藥，自詭必成，今遣歸，可惜失之。」玄策退，上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誠如聖言。此婆羅門今茲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娑婆寐竟死於長安。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八月丁卯，貶韓瑗爲振州刺史，來濟爲台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又貶褚遂良爲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爲象州刺史。

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己巳，禮官奏：「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亦請合爲一祀。」從之。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辛未，衛尉卿許敬宗爲侍中。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九月庚寅，度支尚書杜正倫爲中書令。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十一月戊戌，如許州。

甲辰，遣使慮所過州縣囚。

乙巳，獵于潩南。

壬子，講武于新鄭，赦鄭州，免一歲租賦，賜八十以上粟帛，其嘗事高祖任佐史者以名聞。

十二月乙卯，如洛陽宮。

丁巳，蘇定方敗賀魯于金牙山，執之。

《册府元龜》卷五〇二《常平》 京西嘗平倉置平署官員。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乙丑，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爲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阿史那步真爲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遣光禄卿盧承慶持節册命，仍命彌射、步真與承慶據諸姓降者，準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

丁卯，以洛陽宮爲東都，洛州官吏員品並如雍州。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廢穀州，以福昌等四縣，并懷州河陽、濟源、温，鄭州汜水並隸洛州。

己巳，中書省置起居舍人兩員，品同起居郎。

庚午，以周王顯爲洛州牧。

改「昏」、「葉」字。

《册府元龜》卷五〇四《關市》 十九日〔癸酉〕，雒州置北市，隸太府寺，並不須禁。雒州南面、北面各置關。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壬午，分散騎常侍爲左右各兩員，其右散騎常侍隸中書省。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是歲，詔：「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所司明有法制禁斷。」

以吏部侍郎劉祥道爲黄門侍郎，仍知吏部選事。祥道以爲：「今選司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過一千四百，雜色入流，曾不銓簡。即日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約準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略盡矣。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須之數。望有釐革。」既而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太多。上命正倫與祥道詳議，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

顯慶三年（戊午、六五八）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春正月戊子，長孫無忌等上所脩新禮，詔中外行之。先是，議者謂《貞觀禮》節文未備，故命無忌等脩之。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者非之。太常博士蕭楚材等以爲豫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遂焚《國恤》一篇，由是凶禮遂闕。

初，龜兹王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相那利私通，布失畢不能禁，由是君

臣猜阻，各有黨與，互來告難。上兩召之，既至，囚那利，遣左領軍郎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至龜茲東境泥師城，龜茲大將羯獵顛發衆拒之，仍遣使降於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布失畢據城自守，不敢進。詔左屯衛大將軍楊胄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卒，胄與羯獵顛戰，大破之，擒羯獵顛及其黨，盡誅之，乃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戊申，立布失畢之子素稽爲龜茲王兼都督。

二月丁巳，上發東都。

甲戌，至京師。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戊寅，慮囚。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壬午，親録囚徒，多所原宥。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舊安西復爲西州都督府，鎮高昌故地。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六月壬子，程名振及高麗戰于赤烽鎮，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秋八月甲寅，播羅哀獠酋長多胡桑等帥衆内附。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九月，廢書、算、律學。

有司奏請造排車七百乘，擬行幸載排城。上以爲勞民，乃於舊頓置院牆焉。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 十月二日〔辛亥〕，許敬宗修《文館詞林》一千卷，上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庚申，吐蕃贊普來請婚。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十一月乙酉，貶杜正倫爲横州刺史，李義府普州刺史。

戊子，許敬宗權檢校中書令。

甲午，蘇定方俘賀魯以獻。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赦免其死，分其種落爲六都督府，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賀魯尋死，葬於頡利墓側。

戊戌，以許敬宗爲中書令，大理卿辛茂將爲兼侍中。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甲辰，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敬德薨。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是歲，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雍州司士許禕與來濟善，侍御史張倫與李義府有怨，吏部尚書唐臨奏以禕爲江南道巡察使，倫爲劍南道巡察使。是時義府雖在外，皇后常保護之，以臨爲挾私選授。

顯慶四年（己未、六五九）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春二月乙丑，免臨官。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惟郭待封、張九齡五人居上第，令待詔弘文館，隨仗供奉。

三月，以左驍衛大將軍、郯國公契苾何力往遼東經略。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壬午，西突厥興昔亡可汗與真珠葉護戰于雙河，斬真珠葉護。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四月丙辰，于志寧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乙丑，黄門侍郎許圉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及議廢王后，燕公于志寧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悦。許敬宗屢以利害説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無忌内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

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敬宗與辛茂將鞫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此邪！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爲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間屢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使朕慙見天下之人。茲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竊發，陛下遺誰當之！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小事，乃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臣竊恐無忌知季方自刺，窘急發謀，攘袂一呼，同惡雲集，必爲宗廟之憂。臣昔見

宇文化及父述爲煬帝所親任，結以婚姻，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復典禁兵，一夕於江都作亂，先殺不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馬首，唯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前事不遠，願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宗復奏曰：「昨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臣又問季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爲太子，今梁王既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自此無忌憂恐，漸爲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請收捕準法。」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使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爲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無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無忌。戊辰，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爲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準一品供給。祥，無忌之從父兄子也，前此自工部尚書出爲荆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誣之。

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宮掖，謀行鴆毒，于志寧亦黨附無忌。」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遣使發道次兵援送無忌詣黔州。無忌子祕書監駙馬都尉沖等皆除名，流嶺表。遂良子彦甫、彦沖流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累貶洪州都督。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五月己卯，許圉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丙申，兵部尚書任雅相、度支尚書盧承慶參知政事。

戊戌，殺涼州都督長史趙持滿。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六月丁卯，詔改《氏族志》爲《姓氏録》。

初，太宗命高士廉等脩《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敍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爲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爲準，凡九等。於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

許敬宗議封禪儀，己巳，奏：「請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皇后俱配皇地祇。」從之。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七月己丑，以旱避正殿。

壬辰，慮囚。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韓瑗，並枷鎖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録其家。

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無忌事。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至則逼無忌令自縊。詔柳奭、韓瑗所至斬決。使者殺柳奭于象州。韓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没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爲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無忌通書，處絞。長孫恩流檀州。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八月壬子，李義府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乙卯，長孫氏、柳氏緣無忌、奭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于志寧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宫矣。

九月，詔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駒半等國置州縣府百二十七。

《唐會要》卷三六《氏族》　五日〔己卯〕，詔改《氏族志》爲《姓録》，上親製序，仍自裁其類例，凡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十月丙午，皇太子加元服，大赦，賜五品以上子孫爲父祖後者勳一轉，民酺三日。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初，太宗疾山東士人自矜門地，婚姻多責資財，命脩《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壻皆取勳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爲婚，常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其子求婚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弊。壬戌，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温、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爲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然族望爲時所尚，終不能禁，或載

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爲婚。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婚家，益增厚價。

閏月戊寅，上發京師，今太子監國。太子思慕不已，上聞之，遽召赴行在。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辛巳，詔所過供頓免今歲租賦之半，賜民八十以上氈衾粟帛。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戊戌，車駕至東都。

十一月丙午，以許圉師爲散騎常侍、檢校侍中。

戊午，侍中兼左庶子辛茂將薨。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癸亥，賀魯部悉結闕俟斤都曼寇邊，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安撫大使以伐之。

盧承慶同中書門下三品。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等與高麗將温沙門戰於横山，破之。

顯慶五年（庚申、六六〇）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正月癸卯，蘇定方俘都曼以獻。

甲子，如并州。

己巳，次長平，賜父老布帛。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二月辛巳，至并州。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丙戌，赦并州及所過州縣，義旗初嘗任五品以上葬并州者祭之，加佐命功臣食別封者子孫二階，大將軍府僚佐存者一階，民年八十以上版授刺史、縣令，賜酺三日。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甲午，祠舊宅，以武士彠、殷開山、劉政會配食。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三月丙午，皇后宴親族隣里于朝堂，會命婦于内殿。賜從官五品以上，并州長史、司馬勳一轉。婦人八十以上版授郡君，賜氈衾粟帛。

己酉，講武于城西。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辛亥，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水陸十萬以伐百濟。以春秋爲嵎夷道行軍總管，將新羅之衆，與之合勢。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丁巳，左右領始改左右千牛。

夏四月戊寅，車駕還東都，造八關宫于東都苑内。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癸巳，至東都。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五月辛丑，作八關宫。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壬戌，幸八關宫，改爲合璧宫。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候將軍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並爲泠岍道行軍總管，各將所部兵以討叛奚，仍命尚書右丞崔餘慶充使總護三部兵，奚尋遣使降。更以樞賓等爲沙磚道行軍總管，以討契丹，擒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東都。

六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辛卯，詔文武五品已上四科舉人。

甲午，駕還東都。

秋七月乙巳，廢梁王忠爲庶人，徙於黔州。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丁卯，盧承慶罷。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八月，吐蕃禄東贊遣其子起政將兵擊吐谷渾，以吐谷渾内附故也。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庚辰，蘇定方等討平百濟，面縛其王扶餘義慈。國分爲五部，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萬，以其地分置熊津等五都督府。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壬午，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將兵討思結、拔也固、僕骨、同羅四部，三戰皆捷，追奔百餘里，斬其酋長而還。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癸未，赦神兵道大總管以下軍士及其家，賜民酺三日。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九月戊午，賜英國公勣墓塋一所。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冬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

權與人主侔矣。

《舊唐書》卷三《高宗紀上》　丙子，代國夫人楊氏改榮國夫人，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則天門樓，受百濟俘，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蘇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赦天下。

甲寅，上幸許州。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乙卯，狩於許、鄭之郊。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十二月辛未，畋於長社。

己卯，還東都。

壬午，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浿江道行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爲鏤方道總管，將兵分道擊高麗。青州刺史劉仁軌坐督海運覆船，以白衣從軍自效。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阿史德樞賓及奚、契丹戰，敗之。

龍朔元年（辛酉，六六一）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萬四千餘人，詣平壤、鏤方行營。

戊午，以鴻臚卿蕭嗣業爲扶餘道行軍總管，帥回紇等諸部兵詣平壤。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　二十七日（癸亥），右內率府録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李善上《注文選》六十卷，藏于祕府。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二月乙未，改元，赦洛州。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三月丙申朔，上與羣臣及外夷宴於洛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謂之《一戎大定樂》。時上欲親征高麗，以象用武之勢也。

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鎮守百濟府城，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其餘衆。文度濟海而卒，百濟僧道琛、故將福信聚衆據周留城，迎故王子豐於倭國而立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起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將王文度之衆，便道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喜曰：「天將富貴此翁矣！」於州司請《唐曆》及廟諱以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須大唐正朔於海表！」仁軌御軍嚴整，轉鬬而前，所向皆下。百濟立兩柵於熊津江口，仁軌與新羅兵合擊，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道琛乃釋府城之圍，退保任存城。新羅糧盡，引還。道琛自稱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集徒衆，其勢益張。仁軌衆少，與仁願合軍，休息士卒。上詔新羅出兵，新羅王春秋奉詔，遣其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欽自葛嶺道遁還新羅，不敢復出。福信尋殺道琛，專總國兵。

夏四月丁卯，上幸合璧宮。

庚辰，以任雅相爲浿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爲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方爲平壤道行軍總管，與蕭嗣業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分道並進。上欲自將大軍繼之。

癸巳，皇后抗表諫親征高麗，詔從之。

《册府元龜》卷一五九《革弊一》　五月庚申，禁婦人雜戲。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六月辛巳，太白經天。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癸未，以吐火羅、嚩噠、罽賓、波斯等十六國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並隸安西都護府。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庚寅，中書令許敬宗等進《累璧》六百三十卷，目録四卷。

秋七月癸卯，車駕還東都。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八月甲戌，蘇定方及高麗戰于浿江，敗之。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丙戌，令諸州舉孝行尤著及累葉義居可以勵風俗者。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九月癸巳朔，特進新羅王春秋卒，以其子法敏爲樂浪郡王、新羅王。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癸卯，及皇后幸李勣、許圉師第。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甲辰，以河南縣大女張年百三歲，親幸其第。

天宫寺是高祖潛龍時舊宅，上周歷殿宇，感愴久之，度僧二十人。

壬子，徙封潞王賢爲沛王。

是日，以雍州牧、幽州都督、沛王賢爲揚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牧如故。以洛州牧、周王顯爲并州都督。

是日，敕中書門下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尚書省侍郎并諸親三等已上，並詣沛王宅設宴禮，奏《九部樂》。禮畢，賜帛雜綵等各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緑水，諸軍不得渡。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何力引衆乘冰渡水，鼓譟而進，高麗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衆悉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

冬十月丁卯，上畋于陸渾。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戊辰，獵于非山。

癸酉，如東都。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回紇酋長婆閏卒，姪比粟毒代領其衆，與同羅、僕固犯邊，詔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燕然都護劉審禮、左武衛將軍薛仁貴爲副，鴻臚卿蕭嗣業爲仙萼道行軍總管，右屯衛將軍孫仁師爲副，將兵討之。

龍朔二年（壬戌、六六二）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春正月乙巳，太府寺更置少卿一員，分兩京檢校。

丙午，東都初置國子監，并加學生等員，均分於兩都教授。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辛亥，立波斯都督卑路斯爲波斯王。

二月甲子，改百官名：以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中臺，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僕射爲匡政，左、右丞爲肅機，尚書爲太常伯，侍郎爲少常伯。其餘二十四司、御史臺、九寺、七監、十六衛，並以義訓更其名，而職任如故。

甲戌，浿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于軍。雅相爲將，未嘗奏親戚故吏從軍，皆移所司補授，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苟便其私！」由是軍中賞罰皆平，人服其公。

戊寅，左驍衛將軍白州刺史沃沮道總管龐孝泰與高麗戰於蛇水之上，軍敗，與其子十三人皆戰死。蘇定方圍平壤久不下，會大雪，解圍而還。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三月庚寅，鄭仁泰及鐵勒戰于天山，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 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鐵勒道安撫使，左衛將軍姜恪副之，以安輯其餘衆。何力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虜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皆脅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已。」其部落大喜，共執其葉護及設、特勒等二百餘人以授何力，何力數其罪而斬之，九姓遂定。

甲午，車駕發東都。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乙巳，如河北縣。

辛亥，如蒲州。

癸丑，如同州。

四月，庚申，至自同州。

辛巳，作蓬萊宮。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五月丙申，左侍極許圉師爲左相。

乙巳，復置律、書、算三學。

六月己未朔，皇子旭輪生。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癸亥，禁宗戚獻纂組雕鏤。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乙丑，初令道士、女冠、僧、尼等，並盡禮致拜其父母。

乙亥，制蓬萊宮諸門殿亭等名。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七月戊子，以子旭輪生滿月，大赦，賜酺三日。

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爲熊津道行軍總管，以伐百濟。

戊戌，李義府罷。

丁巳，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於熊津之東，拔真峴城。

初，仁願、仁軌等屯熊津城，上與之敕書，以「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法敏藉卿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無貳，豈得先念其私！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兵守之，制其心腹。雖餘寇充斥而守備甚嚴，宜礪兵秣馬，擊其不意，理無不克。既捷之後，士卒心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以聞，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將出師，聲援繼接，凶醜自殲。

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軍既還，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寇，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敵中央，苟或動足，即爲擒虜，縱入新羅，亦爲羈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凶悖殘虐，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百濟王豐與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之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仁願、仁軌知其無備，忽出擊之，拔其支羅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真峴城險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懈，引新羅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

福信專權，與百濟王豐浸相猜忌。福信稱疾，卧於窟室，欲俟豐問疾而殺之。豐知之，帥親信襲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八月甲午，右相許敬宗乞骸骨。

壬寅，許敬宗爲太子太師，同東西臺三品，仍知西臺事。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九月丁丑，李義府起復。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戊寅，初令八品、九品衣碧。

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温湯，太子監國。

丁未，還宫。

庚戌，西臺侍郎、陝人上官儀同東西臺三品。

癸丑，詔以四年正月有事於泰山，仍以來年二月幸東都。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十一月辛未，左相許圉師下獄。

癸酉，封皇第四子旭輪爲殷王。

十二月辛丑，改魏州爲冀州大都督府，改冀州爲魏州。又以并、揚、荆、益四都督府並爲大都督府。沛王賢爲揚州大都督，周王顯爲并州大都督，殷王旭輪遥領冀州大都督。

左相許圉師解見任。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戊申，詔以方討高麗、百濟，河北之民，勞於征役，其封泰山、幸東都並停。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是歲，右衛將軍蘇海政爲颱海道行軍總管，以伐龜兹。海政殺崑陵都護阿史那彌射。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是歲，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冑，赴敵而死。

龍朔三年（癸亥，六六三）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春正月，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種，悉平之。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乙丑，李義府爲右相。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二月，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瀚海都護。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以磧爲境，磧北州府皆隸瀚海，磧南隸雲中。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丙戌，隴、雍、同、岐等一十五州户口，徵修蓬萊宫。

癸巳，置太子左右諭德及桂坊大夫等官員，改司經局爲桂坊館，崇賢館罷隸左春坊。

丁酉，減京官一月俸，助修蓬萊宫。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乙）〔己〕亥，殺駙馬都尉韋正矩。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庚戌，詔曰：「天德施生，陽和在節，言念幽圄，載惻分宵。雖復每有哀矜，猶恐未免枉濫。在京繫囚應流死者，每日將二十人過。」於是親自臨問，多所原宥，不盡者令皇太子録之。

詔以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寺。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三月，許圉師再貶虔州刺史，楊德裔以阿黨流庭州，圉師子文思、自然並免官。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二月），太子弘撰《瑶山玉彩》成，書凡五百卷。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右相河間郡公李義府典選，恃中宫之勢，專以賣官爲事，銓綜無次，怨讟盈路，上頗聞之，從容謂義府曰：「卿子及壻頗不謹，多爲非法，我尚爲卿掩覆，卿宜戒之！」義府勃然變色，頸、頰俱張，曰：「誰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從得邪！」義府殊

不引咎，緩步而去。上由是不悅。

望氣者杜元紀謂義府所居第有獄氣，宜積錢二十萬緡以厭之，義府信之，聚斂尤急。義府居母喪，朔望給哭假，輒微服與元紀出城東，登古塚，候望氣色，或告義府窺覘災眚，陰有異圖。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受其錢七百緡，除延司津監，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告之。

夏四月乙(丑)〔酉〕，下義府獄，遣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御史、詳刑共鞫之，仍命司空李勣監焉。事皆有實。

戊子，詔義府除名，流嶲州。津除名，流振州。諸子及壻並除名，流庭州。朝野莫不稱慶。

乙未，置雞林大都督府於新羅國，以金法敏爲之。

丙午，蓬萊宮含元殿成，上始移仗居之，更命故宮曰西內。

戊申，始御紫宸殿聽政。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五月壬午，柳州蠻叛，冀州都督長史劉伯英以嶺南兵伐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吐蕃與吐谷渾互相攻，各(遣)〔遣〕使上表論曲直，更來求援。上皆不許。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六月，吐蕃攻吐谷渾，涼州都督鄭仁泰爲青海道行軍大總管以救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戊申，又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安集大使，節度諸軍，爲吐谷渾之援。

吐蕃祿東贊屯青海，遣使者論仲琮入見，表陳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親。上不許。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于吐蕃，降璽書責讓之。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八月癸卯，有慧星出于左攝提。

戊申，詔百寮言事。

遣按察大使于十道。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仍令內外官五品已上各舉所知。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九月戊午，孫仁師及百濟戰于白江，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真峴城，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

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仕百濟爲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縶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月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羈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

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户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立橋梁，補隄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闔境各安其業。然後脩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

劉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爲，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爲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璽書勞勉之。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十月辛巳，詔皇太子五日一至光順門，監諸司奏事，小事決之。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 二日(壬午)，皇太子弘遣司元太常伯竇德元進所撰《瑤山玉彩》五百卷上之，詔藏書府。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丙申，絳州麟見于介山。

丙午，含元殿前麟趾見。

十一月癸酉，雨冰。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十二月庚子，改明年爲麟德元年，降京師、

雍州諸縣死罪以下。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壬寅，以安西都護高賢爲行軍總管，將兵擊弓月以救于闐。

是歲，大食擊波斯、拂菻，破之，南侵婆羅門，吞滅諸胡，勝兵四十餘萬。

麟德元年（甲子、六六四）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春正月甲子，改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官品同大都督府。

二月丁亥，加授殷王旭輪單于大都護。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戊子，如福昌宮。

癸卯，如萬年宮。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三月辛亥，展大射禮。

丁卯，長女追封安定公主，謚曰思，其鹵簿鼓吹及供葬所須，並如親王之制，於德業寺遷于崇敬寺。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夏四月壬子，衛州刺史道孝王元慶薨。

丙午，魏州刺史郇公孝協坐贓，賜死。司宗卿隴西王博乂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孝協無兄弟，恐絶嗣。上曰：「晝一之法，不以親疏異制，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亦所不赦。孝協有一子，何憂乏祀乎！」孝協竟自盡於第。

五月戊申朔，遂州刺史、許悼王孝薨。

乙卯，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丙寅，以旱避正殿。

七月丁未，詔以三年正月有事于泰山。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秋八月丙子朔，至自萬年宮，便幸舊宅。

己卯，降萬年縣繫囚，因幸大慈恩寺。

壬午，還蓬萊宮。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丁亥，以司列太常伯劉祥道兼右相，大司憲竇德玄爲司元太常伯、檢校左相。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九月己卯，詔曰：「周京兆尹、左右宮伯大將軍、司衛上將軍、少冢宰、廣陵郡公宇文孝伯，忠亮存心，貞堅表志。淫刑既逞，方納諫而求仁；忍忌將加，甘捐軀而徇節。年載雖久，風烈猶生，宜峻徽章，式旌胤胄。其孫左威衛長史思純，可加授朝散大夫。」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冬十月庚辰，檢校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臣伏覩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貧敝，唯思西歸，無心展效。臣問以『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應募，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爲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没王事，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渡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征人屢經渡海，官不記録，其死者亦無人誰何。州縣每發百姓爲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逐，皆亡匿得免，貧者身雖老弱，被發即行。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當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及達西岸，惟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勳級以爲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勳官挽引，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由此。』臣又問：『曩日士卒留鎮五年，尚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爲如此單露？』咸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臣檢校軍士所留衣，今冬僅可充事，來秋以往，全無準擬。陛下留兵海外，欲殄滅高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爲影響，若無鎮兵，還成一國。今既資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而衆有此議，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以前處置，恐師衆疲老，立效無日。逆耳之事，或無人爲陛下盡言，故臣披露肝膽，昧死奏陳。」

上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渡海以代舊鎮之兵，仍敕仁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家懸軍海外，欲以經略高麗，其事非易。今收穫未畢，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夷人新服，衆心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留舊兵，漸令收穫，辦具資糧，節級遣還，軍將且留鎮撫，未可還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多留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唯知准敕，豈敢擅有所爲！」仁軌曰：「人臣苟利於國，知無不爲，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自請留鎮海東，上從之。仍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使招輯其餘衆。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爲，動爲后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爲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内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爲然，即命儀草詔。

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紿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爲陳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没其家。戊子，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爲司禮太常伯，左肅機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故也。

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宫，黜陟、殺生，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太子右中護、檢校西臺侍郎樂彦瑋、西臺侍郎孫處約並同東西臺三品。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是冬，無雪。

麟德二年（乙丑、六六五）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春正月甲子，以發向泰山，停選。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丁卯，吐蕃遣使入見，請復與吐谷渾和親，仍求赤水地畜牧，上不許。

二月壬午，車駕發京師。

丁酉，至合璧宫。

上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爲戒，虚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三月甲寅，以兼司戎太常伯姜恪同東西臺三品。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戊午，遣使慮京都諸司及雍、洛二州囚。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辛未，東都乾元殿成。

閏月壬申朔，車駕至東都。

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闐，敕西州都督崔知辯、左武衛將軍曹繼叔將兵救之。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癸酉，日有食之。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四月丙午，曲赦桂、廣、黔三都督府管内大辟罪已上。

丙寅，講武邙山之陽，御城北樓觀之。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戊辰，左侍極陸敦信檢校右相，孫處約、樂彦瑋罷。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五月辛卯，以祕閣郎中李淳風造曆成，名《麟德曆》，頒之。

以司空、英國公李勣，少師、高陽郡公許敬宗，右相、嘉興縣子陸敦信，左相、鉅鹿男竇德玄爲檢校封禪使。

六月，鄜州大水，壞城邑。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七月己丑，鄧王元裕薨。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上命熊津都尉扶餘隆與新羅王法敏釋去舊怨。

八月壬子，同盟于熊津城。劉仁軌以新羅、百濟、耽羅、倭國使者浮海西還，會祠泰山，高麗亦遣太子福男來侍祠。

冬十月癸丑，皇后表稱：「封禪舊儀，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至日，妾請帥内外命婦奠獻。」詔：「禪社首以皇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

壬戌，詔：「封禪壇所設上帝、后土位，先用藁秸、陶匏等，並宜改用茵褥、罍爵，其諸郊祀亦宜準此。」又詔：「自今郊廟享宴，文舞用《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帶方州刺史劉仁軌爲大司憲兼知政事。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丙寅，上發東都，從駕文武儀仗，數百里不絶。列營置幕，彌亘原野。東自高麗，西至波斯，烏長諸國朝會者，各帥其屬扈從，穹廬毳幕，牛羊駝馬，填咽道路。時比歲豐稔，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于市。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十一月丙子，次于原武，以少牢祭漢將

紀信墓，贈驃騎大將軍。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戊子，上至濮陽，竇德玄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庚寅，華州刺史、燕國公于志寧卒。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十二月丙午，車駕至齊州，留十日。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乙卯，命有司祭泰山。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丙辰，發靈巖頓，至泰山下，有司於山南爲圜壇，山上爲登封壇，社首山上爲降禪方壇。

乾封元年（丙寅、六六六）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春正月戊辰朔，車駕至泰山頓。是日親祀昊天上帝於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饗。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己巳，登泰山，封玉牒，上帝册藏以玉匱，配帝册藏以金匱，皆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玉璽，藏以石磕。

庚午，降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帟皆以錦繡爲之。酌酒、實俎豆，登歌，皆用宫人。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辛未，御降禪壇。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壬申，上御朝覲壇，受朝賀。赦天下，改元。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階。先是階無泛加，皆以勞考敘進，至五品三品，仍奏取進止，至是始有泛階，比及末年，服緋者滿朝矣。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民年八十以上版授下州刺史、司馬、縣令，婦人郡、縣君。七十以上至八十，賜古爵一級。民酺七日，女子百户牛酒。免所過今年租賦，給復齊州一年半、兖州二年。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義府憂憤發病卒。自義府流竄，朝士日憂其復入，及聞其卒，衆心乃安。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癸酉，宴羣臣，陳《九部樂》，賜物有差，日昃而罷。

丙子，皇太子弘設會。

丁丑，以前恩薄，普進爵及階勳等，男子賜古爵。兖州界置紫雲、仙鶴、萬歲觀，封巒、非煙、重輪三寺。天下諸州置觀、寺一所。

《册府元龜》卷五一《崇釋氏一》　詔：「兖州置觀、寺各三所。其觀以紫雲、仙月、萬歲爲稱。其寺以封巒、非煙、重輪爲名。各度七人，天下諸州別置一觀一寺，各度七人。」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丙戌，發自泰山。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辛卯，幸曲阜，祠孔子，贈太師。

二月己未，如亳州，祠老子，追號太上玄元皇帝，縣人宗姓給復一年。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夏四月甲辰，至京師，謁太廟。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庚戌，陸敦信罷。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五月庚寅，鑄乾封泉寶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六月壬寅，高麗莫離支蓋蘇文死。其子男生繼其父位，爲其弟男建所逐，使其子獻誠詣闕請降，詔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兵以應接之。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七月乙丑，徙封旭輪爲豫王。

庚午，劉仁軌兼右相。

八月辛丑，竇德玄薨。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丁未，殺司衛少卿武惟良、淄州刺史武懷運，仍改姓蝮氏。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九月，龐同善大破高麗兵，泉男生帥衆與同善合。詔以男生爲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

戊子，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廣平宣公劉祥道薨，子齊賢嗣。

《唐會要》卷三五《經籍》　十月十四日〔丙午〕，上以四部羣書傳寫

訛謬，並亦缺少，乃詔東臺侍郎趙仁本、兼蘭臺侍郎李懷嚴、兼東臺舍人張文瓘等，集儒學之士刊正，然後繕寫。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十二月己酉，李勣爲遼東道行臺大總管，率六總管兵以伐高麗。

乾封二年（丁卯、六六七）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正月丁丑，以旱避正殿，減膳，慮囚。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自行乾封泉寶錢，穀帛踊貴，商賈不行。癸未，詔罷之。

二月丁酉，涪陵悼王愔薨。

辛丑，復以萬年宮爲九成宮。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禁工商乘馬。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生羌十二州爲吐蕃所破。三月戊寅，悉罷之。

上屢責侍臣不進賢，衆莫敢對。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對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羣臣敢蔽賢也。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爲讒者已指爲朋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羣臣也。」上深以爲然。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六月乙卯，西臺侍郎楊武、戴至德，東臺侍郎李安期，司列少常伯趙仁本同東西臺三品。東臺舍人張文瓘參知政事。

七月己卯，以旱避正殿，減膳，遣使慮囚。

八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辛亥，李安期罷。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九月，庚申，上以久疾，命太子弘監國。

辛未，李勣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師夫仇等縛城主開門降。勣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

龐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襲其營，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之。侃進至金山，與高麗戰，不利，高麗乘勝逐北，仁貴引兵橫擊，大破之，斬首五萬餘級，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與泉男生軍合。

郭待封以水軍自別道趣平壤，勣遣別將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師本船破，失期，待封軍中飢窘，欲作書與勣，恐爲虜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合詩以與勣。勣怒曰：「軍事方急，何以詩爲？必斬之！」行軍管記通事舍人元萬頃爲釋其義，勣乃更遣糧仗赴之。

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緑之險。」泉男建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鴨緑津，唐兵不得渡。上聞之，流萬頃於嶺南。

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床，方食乾糒，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服其膽略。

冬十二月甲午，詔：「自今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並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

是歲，海南獠陷瓊州。

總章元年（戊辰、六六八）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春正月庚寅，詔繕工大監兼瀚海都護劉審禮爲西域道安撫大使。

壬子，以右相劉仁軌爲遼東道副大總管。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二月丁巳，皇太子釋奠于國學。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丙寅，以明堂制度歷代不同，漢、魏以還，彌更訛舛，遂增損古今，新制其圖。

戊寅，幸九成宮。

己卯，分長安、萬年置乾封、明堂二縣，分理於京城之中。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壬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薛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在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爲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

侍御史洛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藏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

兄弟内相攻奪，男生傾心内附，爲我鄉導，彼之情僞，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强，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饑饉，妖異屢降，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鬬，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頗忌前，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

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勣等遇於薛賀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三月庚寅，大赦，改元。

四月乙卯，贈顔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丙辰，彗星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譴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庚申，以太原元從西府功臣爲二等：第一功後官無五品者，授其子若孫一人，有至四品五品者加二階，有三品以上加爵三等。第二功後官無五品者，授其子若孫從六品一人，有至五品者加一階，六品者二階，三品以上爵一等。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戊辰，彗星滅。

辛巳，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楊弘武薨。

八月辛酉，卑列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坐征高麗逗留，流姚州。

癸酉，車駕還京師。

九月癸巳，李勣拔平壤。勣既克大行城，諸軍出他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緑栅，高麗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城，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産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泉男建猶閉門拒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勣，請爲内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鼓譟，焚城四月，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

冬十月戊午，以烏荼國婆羅門盧迦逸多爲懷化大將軍。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寐藥，竟無效；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爲，議者歸罪娑婆寐，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上乃止。

李勣將至，上命先以高藏等獻于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于太廟。

十二月丁巳，上受俘于含元殿。以高藏政非己出，赦以爲司平太常伯、員外同正。以泉男産爲司宰少卿，僧信誠爲銀青光禄大夫，泉男生爲右衛大將軍。李勣以下，封賞有差。泉男建流黔中，扶餘豐流嶺南。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户，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爲都督、刺史、縣令，舉華人參理。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

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麗，以李勣爲亞獻。

己巳，謁太廟。

時有敕，征遼軍士逃亡，限内不首及首而更逃者，身斬，妻子籍没。太子上表，以爲：「如此之比，其數至多：或遇病不及隊伍，怖懼而逃；或因樵採爲賊所掠；或渡海漂没；或深入賊庭，爲所傷殺。軍法嚴重，同隊恐并獲罪，即舉以爲逃，軍旅之中，不暇勘當，直據隊司通狀關移所屬，妻子没官，情實可哀。《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没。」從之。

甲戌，司戎太常伯姜恪兼檢校左相，司平太常伯閻立本守右相。

是歲，京師及山東、江、淮旱，饑。

總章二年（己巳，六六九）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下》　春正月，封諸王嫡子皆爲郡王。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二月辛酉，以張文瓘爲東臺侍郎，以右肅機、檢校太子中護譙人李敬玄爲西臺侍郎，並同東西臺三品。先是同三品不入銜，至是始入銜。

癸亥，以雍州長史盧承慶爲司刑太常伯。

三月丙戌，東臺侍郎郝處俊同東西臺三品。

丁亥，詔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其宇上圓，覆以清陽玉葉，其門牆階

級，窗櫺楣柱，枅窠枅栱，皆法天地陰陽律曆之數。詔下之後，衆議猶未決，又會饑饉，竟不果立。

夏四月己酉朔，上幸九成宮。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置司列少常伯、司戎少常伯各兩員。

五月庚子，移高麗户二萬八千二百，車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頭，馬二千九百匹，駝六十頭，將入内地，萊、營二州般次發遣，量配於江、淮以南及山南、并、涼以西諸州空閑處安置。

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

秋七月，劍南益、瀘、巂、茂、陵、邛、雅、縣、翼、維、始、簡、資、榮、隆、果、梓、普、遂等一十九州旱，百姓乏絶，總三十六萬七千六百九十户，遣司珍大夫路勵行存問賑貸。

癸巳，冀州大都督府奏，自六月十三日夜降雨，至二十日水深五尺，其夜暴水深一丈已上，壞屋一萬四千三百九十區，害田四千四百九十六頃。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烏海道行軍大總管，以援吐谷渾。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八月丁未朔，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虚耗，議者多以爲未宜遊幸。上聞之。

辛亥，御延福殿，召五品已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爲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巡守雖帝王常事，然高麗新平，餘寇尚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户口彫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誠爲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爲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爲黄門侍郎。

甲戌，改瀚海都護府爲安北都護府。

九月丁丑朔，詔徙吐谷渾部落就涼州南山。議者恐吐蕃侵暴，使不能自存，欲先發兵擊吐蕃。右相閻立本以爲去歲饑歉，未可興師。議久不決，竟不果徙。

庚寅，大風，海溢，漂永嘉、安固六千餘家。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己亥，發自九成宮。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壬寅，如岐州。

乙巳，赦岐州，賜高年粟帛。

十月丁巳，至自岐州。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十一月庚辰，發九州人夫，轉發太原倉米粟入京。

丁亥，徙封豫王旭輪爲冀王，仍令單名輪。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十二月戊申，李勣薨。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勣長子震早卒，震子敬業襲爵。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爲永制，無能革之者。

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爲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是冬無雪。

咸亨元年（庚午、六七〇）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正月丁丑，劉仁軌罷。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辛卯，列遼東地爲州縣。

二月戊申，以旱，親録囚徒，祈禱名山大川。

癸丑，日色出如赭。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丁巳，東南有聲若雷。

三月甲戌，大赦，改元。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丁丑，改蓬萊宮爲含元宮。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壬辰，許敬宗罷。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敕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西臺舍人徐齊聃上疏，以爲：「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置左右，豈可使戎狄醜類入侍軒闥。」又奏：「齊獻公即陛下外祖，雖子孫有犯，豈應上延祖禰！今周忠孝公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毀廢，不審陛下何以垂示海内，彰孝理之風！」上皆從之。

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癸卯，吐蕃陷龜茲撥換城。廢安西四鎮。

己酉，李敬玄罷。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辛亥，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以討吐蕃，且援送吐谷渾還故地。

庚午，上幸九成宮。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雍州大雨雹。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高麗酋長劍牟岑反，立高藏外孫安舜爲主。以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爲東州道行軍總管，發兵討之。安舜殺劍牟岑，奔新羅。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五月丙戌，詔曰：「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露，深非敬本。宜令所司速事營造。」

六月壬寅朔，日有蝕之。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七月甲戌，以雍、華、蒲、同四州旱，遣使慮囚，減中御諸廄馬。

戊子，李敬玄起復。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薛仁貴、郭待封至大非川，爲吐蕃大將論欽陵所襲，大敗，仁貴等並坐除名。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八月庚戌，以穀貴禁酒。

丁巳，至自九成宮。

甲子，趙王福薨。

丙寅，以旱避正殿，減膳。

《册府元龜》卷一〇五《惠民一》　九月辛未，詔贊善大夫崔承福、通事舍人韋太真、司衛承鉗耳知正等使往江西南運糧，以濟貧乏。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丁丑，給復雍、華、同、岐、邠、隴六州一年。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關中旱，饑。【略】詔以明年正月幸東都。

甲申，皇后母魯國忠烈夫人楊氏卒，敕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婦並詣宅弔哭。

閏月癸卯，皇后以久旱，請避位，不許。

壬子，加贈司徒周忠孝公武士彠爲太尉、太原王，夫人爲王妃。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甲寅，葬太原王妃，京官文武九品已上及外命婦，送至便橋宿次。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　以左相姜恪爲涼州道行軍大總管，以禦吐蕃。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冬十月癸酉，大雪，平地三尺餘，行人凍死者贈帛給棺木。令雍、同、華州貧窶之家，有年十五已下不能存活者，聽一切任人收養爲男女，充驅使，皆不得將爲奴婢。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庚辰，詔文武官言事。

乙未，趙仁本罷。

《册府元龜》卷一〇五《惠民一》　十一月乙卯，令運劒南義倉米萬石，浮江西下以救饑人。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十二月庚寅，復官名。

是歲，大饑。

咸亨二年（辛未、六七一）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春正月乙巳，幸東都。留皇太子弘於京監國，令侍臣戴至德、張文瓘、李敬玄等輔之。唯以閻立本、郝處俊從。

甲子，至東都。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二月辛未，遣使存問諸州。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丁亥，雍州人梁金柱請出錢三千貫賑

濟貧人。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爲左驍衛大將軍兼匐延都督，以安集五咄陸之衆。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戊子，大風，雨雹。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初，武元慶等既死，皇后奏以其姊子賀蘭敏之爲士襲之嗣，襲爵周公，改姓武氏，累遷弘文館學士、左散騎常侍。魏國夫人之死也，上見敏之，悲泣曰：「鼾吾出視朝猶無恙，退朝已不救，何蒼猝如此！」敏之號哭不對。后聞之，曰：「此兒疑我。」由是惡之。敏之貌美，蒸於太原王妃；及居妃喪，釋衰絰，奏妓。司衞少卿楊思儉女，有殊色，上及后自選以爲太子妃，婚有日矣，敏之逼而淫之。后於是表言敏之前後罪惡，請加竄逐。六月丙子，敕流雷州，復其本姓。至韶州，以馬韁絞死。朝士坐與敏之交遊，流嶺南者甚衆。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癸巳，以旱慮囚。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秋七月乙未朔，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九月，地震。

丙申，徐王元禮薨。

十月丙子，求明禮樂之士。

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庚戌，幸許、汝等州教習。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十二月癸酉，校獵於葉縣。

丙戌，還東都。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是歲，姜恪爲侍中，閻立本爲中書令。

咸亨三年（壬申、六七二）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春正月辛丑，以太子左衞副率梁積壽爲姚州道行軍總管，將兵討叛蠻。

庚戌，昆明蠻十四姓二萬三千户内附，置殷、敦、總三州。

《唐會要》卷七五《雜處置》 十八日〔辛亥〕，許雍、洛二州人任本郡官。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二月庚午，徙吐谷渾於鄯州浩亹水南。吐谷渾畏吐蕃之强，不安其居，又鄯州地狹，尋徙靈州，以其部落置安樂州，以可汗諾曷鉢爲刺史。吐谷渾故地皆入於吐蕃。

己卯，侍中、永安郡公姜恪薨。

夏四月庚午，上幸合璧宫。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壬申，校旗于洛水之陰。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上問中書令閻立本、黄門侍郎郝處俊：「伊尹負鼎俎干湯，應是補緝時政，不知鑄鼎所緣，復在何國？將爲國之重器，歷代傳寶？」閻立本以古義對。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敗薛仁貴、寇逼涼州事，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上厚賜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黄仁素使于吐蕃。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五月乙未，五品已上改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已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

六月丙子，於洛州柏崖倉。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秋八月壬午，特進、高陽郡公許敬宗卒。

九月癸卯，徙沛王賢爲雍王。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乙卯，冀州大都督府復爲魏州，魏州復爲冀州。

冬十月己未，皇太子監國。

壬戌，車駕還京師。

乙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道國公戴至德加兼户部尚書，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張文瓘檢校大理卿，黄門侍郎、甑山縣公、同中書門下三品郝處俊爲中書侍郎，兼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敬玄爲吏部侍郎，並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十一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甲辰，車駕至京師。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十二月，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劉仁軌爲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高侃與高麗餘衆戰于白水山，破之。新羅遣兵救高麗，侃擊破之。

太子罕接宫臣，典膳丞全椒邢文偉輒減所供膳，并上書諫太子。太子復書，謝以多疾及入侍少暇，嘉納其意。頃之，右史缺，上曰：「邢文偉事吾子，能撤膳進諫，此直士也。」擢爲右史。

太子因宴集，命宫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咸亨四年（癸酉、六七三）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春正月甲午，詔咸亨初收養爲男女及驅使者，聽量酬衣食之直，放還本處。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丙辰，鄭王元懿薨。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二月壬午，以左金吾將軍裴居道女爲皇太子弘妃。

夏四月丙子，幸九成宫。

閏五月丁卯，燕山道總管李謹行破高麗叛黨於瓠盧河之西，高麗平壤餘衆遁入新羅。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禁作簻捕魚、營圈取獸者。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秋七月庚午，九成宫太子新宫成，上召五品已上諸親宴太子宫，極歡而罷。

辛巳，婺州暴雨，水泛溢，漂溺居民六百家，詔令賑給。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八月辛丑，以不豫詔皇太子聽諸司啓事。

己酉，大風落太廟鴟尾。

十月壬午，閻立本薨。

乙未，以皇太子納妃，赦岐州，賜酺三日。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庚子，還京師。

乙巳，至自九成宫。

十一月丙寅，上製樂章，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宫》、《十洲》、《得一》、《慶雲》之曲，詔有司，諸大祠享即奏之。

十二月丙午，弓月、疎勒二國王入朝請降。

上元元年（甲戌、六七四）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二月壬午，劉仁軌爲雞林道行軍大總管，以伐新羅。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己巳，皇后親蠶。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夏四月辛卯，以尚輦奉御、周國公武承嗣爲宗正卿。

五月己未，詔：「春秋二社，本以祈農，如聞此外別爲邑會。此後除二社外，不得聚集，有司嚴加禁止。」

六月壬寅，太白入東井。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簡公爲宣皇帝，妣張氏爲宣莊皇后。懿王爲光皇帝，妣賈氏爲光懿皇后。太武皇帝爲神堯皇帝，太穆皇后爲太穆神皇后。文皇帝爲太宗文武聖皇帝，文德皇后爲文德聖皇后。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改元，赦天下。

戊戌，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緑，七品服淺緑，並銀帶。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並鍮石帶。庶人服黄，銅鐵帶。自非庶人，不聽服黄。」

《册府元龜》卷六〇《立制度一》　辛丑，詔：「公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爲先後。」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九月辛亥，百僚具新服，上宴之於麟德殿。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癸丑，詔追復長孫晟、長孫無忌官爵，以無忌

曾孫翼襲爵趙公，聽無忌喪歸，陪葬昭陵。

甲寅，上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爲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是日，衛尉卿李弼暴卒于宴所，爲之廢酺一日。

冬十一月丙午朔，車駕發京師。

己酉，校獵華山之曲武原。

戊辰，至東都。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十二月癸未，蔣王惲自殺。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戊子，于闐王伏闍雄來朝。

辛卯，波斯王卑路斯來朝。

壬寅，天后上表，以爲：「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準《孝經》、《論語》策試。」又請：「自今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祿。」及其餘便宜，合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之。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號王鳳薨。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是歲，有劉曉者，上疏論選，以爲：「今選曹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上元二年（乙亥、六七五）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春正月甲寅，熒惑犯房。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己未，給復雍、同、華、岐、隴五州一年。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壬戌，支汗郡王獻碧玻璃。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丙寅，以于闐國爲毗沙都督府，分其境內爲十州，以于闐王尉遲伏闍雄爲毗沙都督。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庚午，龜茲王白素稽獻銀頗羅。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復脩鄰好，上不許。

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羅之南境，斬獲甚衆。仁軌引兵還。詔以李謹行爲安東鎮撫大使，屯新羅之貫肖城以經略之，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王法敏官爵。金仁問中道而還，改封臨海郡公。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三月丁未，日色如赭。丁巳，天后親蠶於邙山之陽。

時帝風疹不能聽朝，政事皆決於天后。自誅上官儀後，上每視朝，天后垂簾於御座後，政事大小皆預聞之，內外稱爲「二聖」。帝欲下詔令天后攝國政，中書侍郎郝處俊諫止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夏四月，分括州永嘉、永固二縣置溫州，析臨海縣爲樂安、永寧二縣。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庚辰，以司農少卿韋弘機爲司農卿。弘機兼知東都營田，受詔完葺宮苑。有宦者於苑中犯法，弘機杖之，然後奏聞。上以爲能，賜絹數十匹，曰：「更有犯者，卿即杖之，不必奏也。」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辛巳，天后殺周王顯妃趙氏。

丙戌，以旱避正殿，減膳，撤樂，詔百官言事。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己亥，皇太子弘薨于合璧宮之綺雲殿。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壬寅，車駕還洛陽宮。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五月戊申，追號皇太子爲孝敬皇帝。

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爲皇太子，大赦。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秋七月辛亥，洛州復置緱氏縣，以管孝敬皇帝恭陵。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杞王上金免官，削封邑。

八月庚寅，葬孝敬皇帝于恭陵。

丁酉，詔婦人爲官者歲一見其親。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戊戌，以戴至德爲右僕射，庚子，以劉仁軌爲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張文瓘爲侍中，郝處俊爲中書令。李敬玄爲吏部尚書兼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九月丙午，宰相劉仁軌、戴至德、張文瓘、郝處俊並兼太子賓客。

《唐會要》卷三六《氏族》　二十一日〔壬戌〕，勅文：「其氏族並得之久遠，有餘俗諱及僻疾同聲者，宜改與本族望所出大姓，任自遂便穩。」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冬十月，析永州營道、江華、唐興三縣置道州。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庚辰，雍州雨雹。

壬午，有彗星出于角、亢。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十二月丁亥，龜茲王白素稽獻名馬。

儀鳳元年（丙子、六七六）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正月壬戌，徙封輪爲相王。

丁卯，納州獠寇邊。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二月甲戌，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是，有華人任〔安〕東官者，悉罷之。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其百濟户口先徙於徐、兗等州者，皆置於建安。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乙亥，堅昆獻名馬。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天后勸上封中嶽。癸未，詔以今冬有事于嵩山。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丁亥，如汝州温湯，遣使慮免汝州輕繫。

三月癸卯，黄門侍郎來恒、中書侍郎薛元超同中書門下三品。

甲辰，如東都，免汝州今歲半租，賜民八十以上帛。

閏月己巳，吐蕃寇鄯、廓、河、芳四州，左監門衛中郎將令狐智通伐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己卯，詔以吐蕃犯塞，停封中嶽。

乙酉，以洛州牧周王顯爲洮州道行軍元帥，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輪爲涼州道行軍元帥，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以討吐蕃。二王皆不行。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戊（午）〔子〕，敕制比用白紙，多爲蟲蠹，今後尚書省下諸司、州、縣，宜並用黄紙。其承制敕之司，量爲卷軸，以備披檢。

庚寅，車駕還京。

夏四月戊申，至自東都。

甲寅，中書侍郎李義琰同中書門下三品。

戊午，幸九成宫。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六月癸亥，黄門侍郎高智周同中書門下三品。

七月丁亥，有彗星出于東井。

乙未，吐蕃寇疊州。

八月庚子，避正殿，減膳，撤樂，損食粟馬，慮囚，詔文武官言事。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壬寅，置南選使，簡補廣、交、黔等州官吏。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甲子，停南北中尚、梨園、作坊，減少府雜匠。

是月，青州海溢。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九月壬申，大理奏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左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太原狄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作色，令出，仁傑曰：「犯顔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柏

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後數日，擢仁傑爲侍御史。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十月乙未，至自九成宮。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丁酉，祫享太廟，用太學博士史璨議，禘後三年而祫，祫後二年而禘。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丙午，降封郇王素節鄱陽郡王。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十一月丁卯，敕新造《上元舞》，圜丘、方澤、享太廟用之，餘祭則停。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壬申，大赦，改元。

庚寅，李敬玄爲中書令。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十二月丙申，皇太子賢上所注《後漢書》，賜物三萬段。

戊午，遣使分道巡撫：宰相來恒河南道，薛元超河北道，左丞崔知悌等江南道。

儀鳳二年（丁丑、六七七）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正月乙亥，耕藉田。

庚辰，京師地震。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壬辰，幸司竹園，即日還宮。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初，劉仁軌引兵自熊津還，扶餘隆畏新羅之逼，不敢留，尋亦還朝。二月丁巳，以工部尚書高藏爲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又以司農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封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時百濟荒殘，命隆寓居高麗之境。藏至遼東，謀叛，潛與靺鞨通。召還，徙邛州而死，散徙其人於河南、隴右諸州，貧者留安東城傍。高麗舊城没於新羅，餘衆散入靺鞨及突厥，隆亦竟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三月癸亥朔，以郝處俊、高智周並爲左庶子，李義琰爲右庶子。

夏四月，左庶子張大安同中書門下三品。

詔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侍御史寧陵劉思立上疏，以爲：「今麥秀蠶老，農事方殷，敕使撫巡，人皆竦扑，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務閒，出使褒貶。」疏奏，謐等遂不行。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五月，吐蕃寇扶州。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八月乙巳，太白犯軒轅。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辛亥，劉仁軌爲洮河軍鎮守使。

十月壬辰，徙封顯爲英王，更名哲。

十二月乙卯，募關内、河東猛士，以伐吐蕃。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詔京文武職事官三品已上，每年各舉文武才能堪任將帥牧守者一人。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詔以顯慶新禮，多不師古，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官益無憑守，每有大禮，臨時撰定。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是歲，西突厥及吐蕃寇安西。

冬，無雪。

儀鳳三年（戊寅、六七八）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春正月辛酉，百官及蠻夷酋長朝天后于光順門。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丙子，李敬玄爲洮河道行軍大總管，以伐吐蕃。

癸未，遣使募河南、河北猛士，以伐吐蕃。

四月丁亥，以旱避正殿，慮囚。

戊申，大赦，改明年爲通乾元年。

癸丑，涇州民生子異體連心。

五月壬戌，如九成宮。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以相王輪爲洛州牧。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丙寅，山中雨，大寒，從兵有凍死者。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秋七月丁巳，宴近臣諸親於咸亨殿。

上謂霍王元軌曰：「去冬無雪，今春少雨，自避暑此宮，甘雨頻降，夏麥豐熟，秋稼滋榮。又得敬玄表奏，吐蕃入龍支，張虔勗與之戰，一日兩陣，斬馘極多。又太史奏，七月朔，太陽合虧而不虧。此蓋上天垂祐，宗社降靈，豈虛薄所能致此！又男輪最小，特所留愛，比來與選新婦，多不稱情。近納劉延景女，觀其極有孝行，復是私衷一喜。思與叔等同爲此歡，各宜盡醉。」上因賦七言詩效柏梁體，侍臣並和。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上初即位，不忍觀《破陳樂》，命撤之。辛酉，太常少卿韋萬石奏：「久寢不作，懼成廢缺。請自今大宴會復奏之。」上從之。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九月丁巳，還京師。

辛酉，至自九成宮。

癸亥，侍中張文瓘卒。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丙寅，李敬玄、劉審禮及吐蕃戰于青海，敗績，審禮死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李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原武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赤嶺。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爲之數年不犯邊。師德遷殿中侍御史，充河源軍司馬，兼知營田事。

上以吐蕃爲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驅發兵擊之。議竟不決，賜食而遣之。

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爲：「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吕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

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絶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勳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曏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

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爲强，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强爲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内供奉。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十月丙申，停劍南、隴右歲貢。

丙午，密王元曉薨。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閏）十（一）月戊寅，熒惑犯鈎鈐。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閏十一月丙申，雨木冰。

壬子，來恒薨。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十二月，詔停明年「通乾」之號，以反語不善故也。

調露元年（己卯、六七九）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正月辛（未）〔卯〕，户部尚書、平恩縣公許圉師卒。

己酉，幸東都。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司農卿韋弘機作宿羽、高山、上陽等宮，制度壯麗。上陽宮臨洛水，爲長廊亘一里。宮成，上徙御之。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爲奢泰，弘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請付法司，上特原之，仁傑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爲忠貞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庚戌，戴至德薨。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二月壬戌，吐蕃贊普卒，子器弩悉弄立，生八

年矣。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乙丑，東都饑，官出糙米以救饑人。

夏四月戊午，熒惑入羽林星。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辛酉，郝處俊爲侍中。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五月壬午，盜殺正諫大夫明崇儼。

丙戌，皇太子賢監國。

戊戌，造紫桂宮於澠池之西。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六月辛亥，赦天下，改元。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蕃爲寇，審禮覆沒，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涅師爲質在京師，宜遣使者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儉册立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爲己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

秋七月己卯朔，詔以今年冬至有事于嵩山。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八月丁巳，侍中郝處俊、左庶子高智周、黄門侍郎崔知温、給事中劉景先兼脩國史。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九月壬午，行儉敗西突厥，執其可汗都支。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萬，遣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右領軍衛將軍花大智、右千牛衛將軍李景嘉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拔營走，衆遂大亂，爲虜所敗，死者不可勝數。大智、景嘉引步兵且行且戰，得入單于都護府。嗣業減死，流桂州，大智、景嘉並免官。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問之。

壬子，遣左金吾衛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龍門，以備突厥。突厥扇誘奚、契丹侵掠營州，都督周道務遣户曹始平唐休璟將兵擊破之。

庚申，詔以突厥背誕，罷封嵩山。

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論塞調傍來告喪，並請和親，上遣郎將宋令文詣吐蕃會贊普之葬。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十一月戊寅，高智周罷。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癸未，上宴裴行儉，謂之曰：「卿有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

甲辰，以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十八萬，并西軍檢校豐州都督程務挺、東軍幽州都督李文暕總三十餘萬以討突厥，並受行儉節度。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岳牧舉人。

永隆元年（庚辰、六八〇）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春正月乙酉，宴諸王、諸司三品已上、諸州都督刺史於洛城南門樓，奏新造《六合還淳》之舞。

二月丙午，詔曰：「故符璽郎李延壽撰《正典》一部，辭殫雅正，雖已淪亡，功猶可録，宜賜其家絹五十疋。」

壬子，霍王元軌率文武百僚，請出一月俸料助軍，以討突厥。

癸丑，幸汝州温湯。

丁巳，至少室山。

戊午，親謁少姨廟。賜故玉清觀道士王遠知謚曰昇真先生，贈太中大夫。又幸隱士田遊巖所居。

己未，幸嵩陽觀及啓母廟，並命立碑。又幸逍遥谷道士潘師正所居。

甲子，自温湯還東都。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乙丑，如東都。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三月，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首領奉職。僞可汗泥熟匐爲其部下所殺，傳首來降。

夏四月乙丑，幸紫桂宮。

戊辰，黄門侍郎裴炎、崔知温，中書侍郎王德真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癸未，熒惑犯輿鬼。

丁酉，太白經天。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七月己卯，吐蕃寇河源。

辛巳，李敬玄及吐蕃戰于湟川，敗績。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巂之路。吐蕃以生羌爲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於吐蕃。吐蕃盡據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嶲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爲比。

丙申，鄭州刺史、江王元祥薨。

突厥餘衆圍雲州，代州都督竇懷悊、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將兵擊破之。

八月丁未，上還東都。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丁巳，貶李敬玄爲衡州刺史。

甲子，廢皇太子爲庶人。

乙丑，立英王哲爲皇太子，大赦，改元，賜酺三日。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太子洗馬劉訥言常撰《俳諧集》以獻賢，賢敗，搜得之，上怒曰：「以《六經》教人，猶恐不化，乃進俳諧鄙説，豈輔導之義邪！」流訥言於振州。

左衛將軍高真行之子政爲太子典膳丞，事與賢連，上以付其父，使自訓責。政入門，真行以佩刀刺其喉，真行兄户部侍郎審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旋斷其首，棄之道中。上聞之，不悦，貶真行爲睦州刺史，審行爲渝州刺史。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己巳，貶張大安爲普州刺史。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九月，河南、河北諸州大水，遣使賑卹，溺死者官給棺槨，其家賜物七段。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甲申，王德真罷。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冬十月壬寅，蘇州刺史、曹王明，沂州刺史、嗣蔣王煒，皆坐故太子賢之黨。明降封零陵郡王，黔州安置。煒除名，道州安置。

丙午，文成公主薨于吐蕃。

己酉，車駕西還。

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洛州饑，減價官糴，以救饑人。

開耀元年（辛巳、六八一）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春正月，突厥寇原、慶等州。

乙亥，遣右衛將軍李知十等屯涇、慶二州以備突厥。

庚辰，以初立太子，敕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以爲：「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其散樂伏望停省。」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宴日，賜利貞帛百段。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辛巳，賜京官九品以上酺三日。

癸巳，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以伐突厥。

己亥，減殿中、太僕馬，省諸方貢獻，免雍、岐、華、同四州二歲稅，河南、河北一年調。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上詔雍州長史李義玄曰：「朕思還淳返朴，示天下以質素。如聞游手墮業，此類極多，時稍不豐，便致饑饉。其異色綾錦，并花間裙衣等，糜費既廣，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敵，常著七破間裙，豈不知更有靡麗服飾，務遵節儉也。其紫服赤衣，閭閻公然服用，兼商賈富人，厚葬越禮。卿可嚴加捉搦，勿使更然。」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二月，天后表請赦杞王上金、鄱陽王素節之罪。以上金爲沔州刺史，素節爲岳州刺史，仍不聽朝集。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丙午，皇太子親行釋奠禮。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三月辛卯，以劉仁軌兼太子少傅，餘如故。以侍中郝處俊爲太子少保，罷政事。

《册府元龜》卷六二九《條制一》　四月十一日〔庚戌〕，勑：「吏部、兵部選人漸多，及其銓量，十放六七。既疲於來往，又虚費資量，宜付尚書省，集京官九品以上詳議。」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五月乙酉，常州人劉龍子謀反，伏誅。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丙戌，定襄道總管曹懷舜與突厥史伏

念戰於橫水，官軍大敗。懷舜減死，配流嶺南。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己丑，河源道經略大使黑齒常之將兵擊吐蕃論贊婆於良非川，破之，收其糧畜而還。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六月壬子，永嘉郡王晫有罪，伏誅。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初，太原王妃之薨也，天后請以太平公主爲女官以追福。及吐蕃求和親，請尚太平公主，上乃爲立太平觀，以公主爲觀主以拒之。至是，始選光祿卿汾陰薛曜之子紹尚焉。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七月己丑，以太平公主下嫁，赦京師。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夏州羣牧使安元壽奏：「自調露元年九月以來，喪馬一十八萬餘匹，監牧吏卒爲虜所殺掠者八百餘人。」薛延陀達渾等五州四萬餘帳來降。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甲午，劉仁軌罷左僕射。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閏七月丁未，裴炎爲侍中，崔知温、薛元超並守中書令。

上徵田遊巖爲太子洗馬，在東宮無所規益。右衛副率蔣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俊節，傲唐、虞之聖主，聲出區宇，名流海内。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僕以不才，猶參庭諍，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餐周粟，僕何敢言！禄及親矣，以何酬塞？想爲不達，謹書起予。」遊巖竟不能答。

庚申，上以服餌，令太子監國。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裴行儉及突厥戰，敗之。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丙寅，雍州大風害稼，米價騰踊。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八月丁卯，以河南、河北大水，遣使賑乏絶，室廬壞者給復一年，溺死者贈物人三段。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許遭水處往江、淮已南就食。

丁亥，户部尚書崔知悌卒。

辛卯，改交州爲安南都護府。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九月丙申，有彗星出于天市。

壬戌，裴行儉俘突厥温傅可汗、阿史那伏念以獻。

乙丑，改元，赦定襄軍及諸道緣征官吏兵募。

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斬阿史那伏念及温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爲副將張虔勗，程務挺所逼，又回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歎曰：「渾、濬爭功，古今所恥。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丁亥，新羅王法敏卒，遣使立其子政明。

十一月癸卯，徙故太子賢於巴州。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十二月，吐火羅獻金衣一領，上不受。

辛未，太子少保、甑山縣公郝處俊薨。

永淳元年（壬午、六八二）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正月乙未朔，以年饑，罷朝會。

關内諸府兵，令於鄧、綏等州就穀。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春二月，作萬泉宫於藍田。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癸未，以孫重照生滿月，大赦，改元，賜酺三日。

是月，突厥車薄、咽麪寇邊。

三月戊午，立重照爲皇太孫。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上欲令開府置官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晉及齊皆嘗立太孫，其太子官屬即爲太孫官屬，未聞太子在東宫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爲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

西突厥阿史那車薄帥十姓反。

夏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丙寅，幸東都，皇太子京師留守，命劉仁軌、裴炎、薛元超等輔之。上以穀貴，減扈從兵，士庶從者多殍踣於路。

辛未，以裴行儉爲金牙道行軍大總管，與將軍閻懷旦等三總管兵分道討十姓突厥阿史那車薄。行儉未行而卒。

安西副都護王方翼破車薄、咽麪，西域平。

戊寅，次澠池之紫桂宮。

乙酉，至東都。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丁亥，以黄門侍郎潁川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秘書員外少監、檢校中書侍郎鼓城郭正一，吏部侍郎鼓城魏玄同並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欲用待舉等，謂韋知温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爲名。

先是，玄同爲吏部侍郎，上言銓選之弊，以爲：「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羣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自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疏奏，不納。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五月壬寅，置東都苑總監。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丙午〕，東都霖雨。

乙卯，洛水溢，溺民居千餘家。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六月，關中初雨，麥苗澇損，後旱，京兆、岐、隴蝗蝗食苗並盡，加以民多疫癘，死者枕藉於路，詔所在官司埋瘞。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甲子，突厥骨咄禄寇邊，嵐州刺史王德茂死之。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丁丑，以岐州刺史蘇良嗣爲雍州長史。

京師人相食，寇盜縱横。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七月，作萬泉宮。

己亥，作奉天宮。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爲憂！」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庚申，零陵郡王明自殺。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太子留守京師，頗事遊畋，薛元超上疏規諫。上聞之，遣使者慰勞元超，仍召赴東都。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九月，吐蕃寇柘州，驍衛郎將李孝逸伐之。

十月甲子，京師地震。

丙寅，黄門侍郎劉齊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十二月，南天竺、于闐各獻方物。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是歲，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北境，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元珍於雲州，虜問唐大將爲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紿我！」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

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爲比部員外郎、左驍衛郎將、河源軍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弘道元年（癸未、六八三）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正月甲午，幸奉天宮。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擊

卻之。

乙亥，復寇嫗州。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己卯，左領軍衛大將軍薛仁貴卒。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三月庚寅，突厥寇單于都護府，司馬張行師死之。

庚子，李義琰罷。

丙午，有彗星出于五車。

癸丑，崔知温薨。

四月己未，如東都。

壬申，郭待舉、郭正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甲申，綏州部落稽白鐵余寇邊，右武衛將軍程務挺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五月庚寅，上幸芳桂宫，至合璧宫，遇大雨而還。

乙巳，突厥阿史那骨篤禄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兵敗，爲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以爲：「豐州阻河爲固，居賊衝要，自秦、漢已來，列爲郡縣，土宜耕牧。隋季喪亂，遷百姓於寧、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爲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六月，突厥别部寇掠嵐州，偏將楊玄基擊走之。

秋七月己丑，立皇孫重福爲唐昌王。

（庚）〔壬〕辰，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嵩山。尋以上不豫，改用來年正月。

甲辰，徙相王輪爲豫王，更名旦。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瘡，乞骸骨，許之。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庚戌，熒惑入輿鬼，犯質星。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八月乙丑，皇太子朝于東都，皇太孫留守京師。

丁卯，滹沱溢。

己巳，河溢，壞河陽城。

九月己丑，以太平公主子生，赦東都。

十月癸亥，幸奉天宫。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己卯，太子至東都。

十一月丙戌，詔罷來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鳴鶴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在簾中，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鳴鶴叩頭請命。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百會、腦户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百匹以賜鳴鶴。

戊戌，以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招討阿史那骨篤禄等。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辛丑，皇太子監國。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戊申，裴炎、劉齊賢、郭正一兼於東宫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殿。遺詔太子柩前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廢萬泉、芳桂、奉天等宫。

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應宣赦，有要速處分，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

則天皇后部（起公元六八三年，迄公元七〇五年）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諱曌，并州文水人也。父士彠，官至工部尚書、荆州都督，封應國公。

弘道元年（癸未、六八三）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十二月甲子，皇太子即皇帝位，尊后爲皇太后，臨朝稱制。大赦，賜九品以下勳官一級。

庚午，韓王元嘉爲太尉，霍王元軌爲司徒，舒王元名爲司空。

甲戌，劉仁軌爲尚書左僕射，裴炎爲中書令，劉齊賢爲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

戊寅，郭待舉、魏玄同、岑長倩同中書門下三品。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爲司空，房玄齡爲僕射，魏徵爲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壬午，遣左威衛將軍王果、左監門將軍令狐智通、右金吾將軍楊玄儉、右千牛將軍郭齊宗分往并、益、荆、揚四大都督府，與府司相知鎮守。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癸未，郭正一罷。

光宅元年（甲申、六八四）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赦天下。

立太子妃韋氏爲皇后；擢后父玄貞自普州參軍爲豫州刺史。

癸巳，以左散騎常侍杜陵韋弘敏爲太府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中宗欲以韋玄貞爲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爲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

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爲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别所。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己未，立豫王旦爲皇帝，妃劉氏爲皇后，立永平郡王成器爲皇太子。大赦，改元爲文明。賜文武官五品以上爵一等，九品以上勳兩轉。老人版授官，賜粟帛。職官五品以上舉所知一人。皇太后仍臨朝稱制。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曏知别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

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爲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玄貞於欽州。

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吕后禍敗事以申規戒。太后使祕書監武承嗣齎璽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又云『吕氏見嗤於後代，禄、産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爲懷，無以暮年致請。」

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

丁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册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以視朝。

丁丑，以太常卿、檢校豫王府長史王德真爲侍中，中書侍郎、檢校豫王府司馬劉禕之同中書門下三品。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庚辰，贈玉清觀道士、太中大夫王遠知金紫光禄大夫。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三月丁亥，徙杞王上金爲畢王，鄱陽王素節爲葛王。

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賢於别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於神勣。戊

戊，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爲疊州刺史。

己亥，追封賢爲雍王。神勣尋復入爲左金吾將軍。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四月丁巳，滕王元嬰薨。

辛酉，徙封上金爲澤王，素節許王。

癸酉，遷廬陵王于房州。

丁丑，又遷于均州。

五月癸巳，以大喪禁射獵。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丙申，高宗靈駕西還。

閏月，以禮部尚書武承嗣爲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秋七月戊午，廣州都督路元叡爲崑崙所殺。元叡闇懦，僚屬恣横。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於元叡，元叡索枷，欲繫治之。羣胡怒，有崑崙袖劍直登聽事，殺元叡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温州大水，流四千餘家。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乙丑，突厥寇朔州，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敗之。

辛未，有彗星出于西方。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八月庚寅，葬天皇大帝于乾陵，廟號高宗。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丙午，武承嗣罷。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栝州大水，流二千餘家。

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旗幟皆從金色。八品以下，舊服青者更服碧。改東都爲神都，宫名太初。又改尚書省爲文昌臺，左、右僕射爲左、右相，六曹爲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侍中爲納言，中書令爲内史，御史臺爲左肅政臺，增置右肅政臺，其餘省、寺、監、率之名，悉以義類改之。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追尊老子母爲先天太后。

丙辰，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突厥。

己巳，追尊武氏五代祖克己爲魯國公，妣裴氏爲魯國夫人，高祖居常爲太尉、北平郡王，妣劉氏爲王妃，曾祖儉爲太尉、金城郡王，妣宋氏爲王妃，祖華爲太尉、太原郡王，妣趙氏爲王妃，考士彠爲太師、魏王，妣楊氏爲王妃。

丁丑，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于揚州以討亂。

貶韋弘敏爲汾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李敬業〕移檄州縣，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温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宫。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又曰：「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别宫，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紿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十月癸未，楚州司馬李崇福以山陽、安宜、鹽城三縣歸于敬業。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甲申，以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道大總管，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爲之副，以討李敬業。

武承嗣與其從父弟右衛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禕之、韋思謙皆無言，内史裴炎獨固爭，太后愈不悦。

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閒暇，不汲汲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賢子得以爲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藍田崔詧聞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在己，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騫味道、侍御史欒陽魚承曄鞫之，收炎下獄。炎被收，辭氣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

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及鳳閣侍郎義陽胡元範皆曰：「炎社稷元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對曰：「若裴炎爲反，則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聽。俄并景先、元範下獄。

丁亥，以騫味道檢校内史同鳳閣鸞臺三品，李景諶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魏思温説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温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渡江攻潤州。思温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强，分則弱，敬業不并力渡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壬辰，李敬業克潤州。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丙申，斬裴炎于都亭。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竄，不亦悲乎！」籍没其家，無甔石之儲。劉景先貶普州刺史，胡元範流瓊州而死。裴炎弟子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伷先曰：「臣爲陛下畫計耳，安敢訴冤！陛下爲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爲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發此言！」命引出，伷先反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瀼州。

炎之下獄也，郎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邪？」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有奏事，願附使人以聞。」嗣宗曰：「諾。」明日，受仁軌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庭，絞於都亭。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追謚五代祖魯國公曰靖，高祖北平郡王曰恭肅，曾祖金城郡王曰義康，祖太原郡王曰安成，考魏王曰忠孝。

丁酉，曲赦揚、楚二州。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貶劉齊賢爲辰州刺史。李景謀罷。

右史沈君諒、著作郎崔融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淮陰，别將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

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兹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

壬寅，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

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爲江南道大總管，討敬業。

韋超擁衆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楊曰：「超雖據險，其衆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爲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衆單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强，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脱身走。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庚申，右監門衛將軍蘇孝祥及徐敬業戰于阿谿，死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奔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餘黨唐之奇、魏思温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潤、楚三州平。

敬業之起也，使敬猷將兵五千，循江西上，略地和州。前弘文館學士歷陽高子貢帥鄉里數百人拒之，敬猷不能西。以功拜朝散大夫、成均助教。

丁卯，郭待舉罷爲左庶子。以鸞臺侍郎韋方質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十二月，劉景先又貶吉州員外長史，郭待舉貶岳州刺史。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前中書令薛元超卒。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戊子，遣御史察風俗。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初，裴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癸卯，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爲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

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后近屬，徵下獄，流崖州而死。

垂拱元年（乙酉、六八五）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春正月丁未朔，赦天下，改元。

太后以徐思文爲忠，特免緣坐，拜司僕少卿。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今不復奪也。」

庚戌，以鴦味道守內史。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戊辰，劉仁軌薨。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二月癸未，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不須防守，有撾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狀以聞。」

乙巳，以春官尚書武承嗣、秋官尚書裴居道、右肅政大夫韋思謙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數寇邊，以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行軍總管，擊之。

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沈君諒罷。

三月，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崔督罷。

丙辰，遷廬陵王于房州。

辛酉，武承嗣罷。

辛未，頒《垂拱格》。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四月丙子，貶鴦味道爲青州刺史。

癸未，淳于處平及突厥戰于忻州，敗績。

五月丙午，裴居道爲納言。

丁未，流王德真于象州。

己酉，冬官尚書蘇良嗣守納言。

封皇帝子成義爲恒王。

壬戌，以旱慮囚。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制內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

壬申，韋方質同鳳閣鸞臺三品。

六月，天官尚書韋待價同鳳閣鸞臺三品。

同羅、僕固等諸部叛，遣左豹韜衛將軍劉敬同發河西騎士出居延海以討之，同羅、僕固等皆敗散。敕僑置安北都護府於同城以納降者。

秋七月己酉，以文昌左丞魏玄同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

詔自今祀天地，高祖、太宗、高宗皆配坐，用鳳閣舍人元萬頃等之議也。

九月丁卯，廣州都督王果討反獠，平之。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揚州地生毛。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冬十一月癸卯，命天官尚書韋待價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蕃。初，西突厥興昔亡，繼往絕可汗既死，十姓無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興昔亡之子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兼崐陵都護，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

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爲寺主。

垂拱二年（丙戌、六八六）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辛酉，大赦，賜酺三日，內外官勳一轉。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初令都督、刺史並準京官帶魚。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右衛大將軍李孝逸既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左遷施州刺史。

《唐會要》卷三六《蕃夷請經史》　十四日（甲申），新羅王金政明遣

使請《禮記》一部并雜文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并《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賜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三月戊申，太后命鑄銅爲匭。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

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魚承曄之子保家教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爲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爲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夏四月，太后鑄大儀，置北闕。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　七日〔丙子〕，太后撰《百寮新誡》及《兆人本業記》，頒朝集使。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庚辰，岑長倩爲内史。

五月丙午，裴居道爲内史。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爲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待價爲右相。

己卯，以韋思謙爲納言。

蘇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中營造。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以爲：「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閹爲給使，使教宫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宫中驅使者，臣請閹之，庶不亂宫闈。」表寢不出。

秋九月丁未，以西突騎繼往絶可汗之子斛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襲繼往絶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十月己巳，有山出于新豐縣，改新豐爲慶山，赦囚，給復一年，賜酺三日。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　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堛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突厥入寇，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拒之，至兩井，遇突厥三千餘人，見唐兵，皆下馬擐甲，常之以二百餘騎衝之，皆棄甲走。日暮，突厥大至，常之令營中然火，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夜遁。

狄仁傑爲寧州刺史。右臺監察御史晉陵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薦之於朝，徵爲冬官侍郎。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十二月，免并州百姓庸、調，終其身。是冬無雪。

垂拱三年（丁亥、六八七）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春閏正月丁卯，封皇子成美爲恒王，隆基爲楚王，隆範爲衛王，隆業爲趙王。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二月己亥，以旱避正殿，減膳。丙辰，突厥寇昌平，黑齒常之擊之。

三月乙丑，韋思謙罷。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夏四月，命蘇良嗣留守西京。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辛丑，追號孝敬皇帝妃裴氏曰哀皇后，葬于恭陵。

癸丑，以旱慮囚，命京官九品以上言事。

壬戌，裴居道爲納言。

五月丙寅，夏官侍郎張光輔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庚午，殺劉禕之。

七月丁卯，冀州雌雞化爲雄。

乙亥，京師地震，雨金于廣州。

八月壬子，魏玄同兼檢校納言。

交趾人李嗣仙殺安南都護劉延祐，據交州，桂州司馬曹玄靜敗之。

是月，突厥寇朔州，燕然道行軍大總管黑齒常之敗之。

九月己卯，虢州人楊初成自稱郎將，募州人迎廬陵王于房州，不果，見殺。

十月庚子，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及突厥戰，敗績。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命魏玄同留守西京。

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減死除名，流儋州而卒。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十二月壬辰，韋待價爲安息道行軍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温古副之，以擊吐蕃。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太后欲遣韋待價將兵擊吐蕃，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是歲，天下大饑，山東、關内尤甚。

垂拱四年（戊子、六八八）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春正月甲子，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悰請爲七室，又減唐太廟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悰別引浮議，廣述異聞，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皇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庚午，毀乾元殿，作明堂。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二月，山東、河南甚飢乏，詔司屬卿王及善、司府卿歐陽通、冬官侍郎狄仁傑巡撫賑給。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三月壬戌，殺麟臺少監周思茂。

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武承嗣使鑿白石爲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五月〕庚〔午〕〔申〕，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爲遊擊將軍。

戊辰，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天，禮畢，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

乙亥，太后加尊號爲聖母神皇。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壬寅，作神皇三壐。

東陽大長公主削封邑，并二子徙巫州。

江南道巡撫大使、冬官侍郎狄仁傑以吴、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得瑞石于汜水。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寶圖」爲「天授聖圖」，洛水爲永昌洛水，封其神爲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瀆。名圖所出曰「聖圖泉」，泉側置永昌縣。又改嵩山爲神嶽，封其神爲天中王，拜太師，使持節，神嶽大都督，禁芻牧。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改汜水爲廣武。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戊午，京師地震。

八月戊戌，神都地震。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壬寅，博州刺史、琅邪王沖據博州起兵，命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爲行軍總管，討之。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戊申，沖死之。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庚戌，沖父、豫州刺史、越王貞又舉兵於豫州，與沖相應。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辛亥，曲赦博州。

九月丙辰，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岑長倩爲後軍大總

管，以拒越王貞，張光輔爲諸軍節度。

削越王貞及琅邪郡王沖屬籍，改其姓爲虺氏。

貞死之。

丙寅，赦豫州。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蘇珦按其密狀。珦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珦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珦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珦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

以文昌左丞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

時張光輔尚在豫州，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城中聞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蹊，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爲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丁卯，左肅政大夫鸞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並同平章事。

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成均助教高子貢，子貢曰：「來必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融蒼猝不能應，爲官屬所逼，執使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未幾，爲支黨所引。冬十月己亥，戮於市，籍沒其家。高子貢亦坐誅。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辛亥，大風拔木。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濟州刺史薛顗、顗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與琅邪王沖通謀。顗聞沖起兵，作兵器，募人。沖敗，殺録事參軍高纂以滅口。十一月辛酉，顗、緒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十二月乙酉，殺霍王元軌、江都郡王緒及殿中監裴承光。

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于嶺南。

己亥，殺鸞味道。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己酉，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內外文武百官、蠻夷各依方敘立，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爲圓蓋，九龍捧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欂槮藉以爲本。下施鐵渠，爲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羣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爲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僧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

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塗以丹青，鐵鶱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太后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以爲：「雅州邊羌，自國初以來未嘗爲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懼誅滅，必蜂起爲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絶，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幸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爲糜費，無益聖德，況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厄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爲戎矣。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疏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者，蓋以陛下務在養人，不在廣地也。今山東饑，關、隴弊，而徇貪夫之議，謀動甲兵，興大役，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由黷兵，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永昌元年（己丑、六八九）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衮冕，搢大圭，執鎮圭爲初獻，皇帝爲亞獻，太子爲終獻。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

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舒王元名爲司徒。

戊午，布政于萬象神宮，頒九條以訓百官。

己未，朗州雌雞化爲雄。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御明堂，饗羣臣。

《册府元龜》卷六三九《條制一》　二月十四日〔丁酉〕，試貢舉人于雒城殿前，數日畢。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陽陵曰明義陵。置崇先府官。

戊戌，尊魯公曰太原靖王，北平王曰趙肅恭王，金城王曰魏義康王，太原王曰周安成王。

三月甲子，張光輔守納言。

壬申，太后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爲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爲：「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凡三千言。

癸酉，以天官尚書武承嗣爲納言，張光輔守內史。

夏四月甲辰，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諶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嶲州。

己酉，殺天官侍郎藍田鄧玄挺。

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

浪穹州蠻酋傍時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來降，以傍時昔爲浪穹州刺史，令統其衆。

己巳，以僧懷義爲新平軍大總管，北討突厥。行至紫河，不見虜，於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六月，令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所知。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七月丁巳，流紀王慎于巴州，改其姓爲虺氏。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韋待價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戰，大敗。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丙子，流韋待價于繡州，殺閻温古。

戊寅，王本立同鳳閣鸞臺三品。

八月癸未，薛懷義爲新平道中軍大總管，以擊突厥。

甲申，殺張光輔、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弓嗣明、陝州參軍弓嗣古、流人徐敬真。

乙未，松州雌雞化爲雄。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秋官尚書太原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丁未，殺相州刺史弓志元、蒲州刺史弓彭祖、尚方監王令基。

九月庚戌，殺恒山郡王承乾之子厥。

閏月甲午，殺魏玄同、夏官侍郎崔詧。

戊申，殺彭州長史劉易從。

十月癸丑，殺涼州都督李光謹。

丁巳，殺陝州刺史劉延景。

戊午，殺右武威衛大將軍黑齒常之、右鷹揚衛將軍趙懷節。

己未，殺嗣鄭王璥。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庚申，嗣滕王脩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

丁卯，春官尚書范履冰、鳳閣侍郎邢文偉並同平章事。

己卯，詔太穆神皇后、文德聖皇后宜配皇地祇，忠孝太后從配。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改羽林軍百騎爲千騎。

天授元年（庚寅、六九〇）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太后享萬象神宮，

赦天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爲載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以周、漢之後爲二王後，舜、禹、成湯之後爲三恪，周、隋之嗣同列國。

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

乙未，司刑少卿周興奏除唐親屬籍。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臘月丙寅，殺劉齊賢。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辛未，以僧懷義爲右衛大將軍，賜爵鄂國公。

春一月戊子，武承嗣遷文昌左相，岑長倩遷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爲納言，邢文偉守内史，左肅政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爲地官尚書。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甲午，流韋方質于儋州。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二月辛酉，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丁卯，地官尚書王本立薨。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三月乙酉，以旱減膳。

丁亥，蘇良嗣薨。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夏四月丁巳，春官尚書、同平章事范履冰坐嘗舉犯逆者下獄死。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五月己亥，殺梁郡公孝逸。

六月戊申，殺汴州刺史柳明肅。

七月辛巳，流舒王元名于和州。

壬午，殺豫章郡王亶。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丁亥，殺澤王上金、許王素節。

甲午，赦永昌縣。

癸卯，殺太常丞蘇踐言。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攸暨，攸暨時爲右衛中郎將，太后潛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額廣頤，多權略，太后以爲類己，寵愛特厚，常與密議天下事。舊制，食邑，諸王不過千户，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户，太平食邑獨累加至三千户。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八月辛亥，殺許王素節之子璟、曾江縣令白令言。

甲寅，殺裴居道。

壬戌，殺將軍阿史那惠、右司郎中喬知之。

癸亥，殺尚書右丞張行廉、太州刺史杜儒童。

甲子，殺流人張楚金。

戊辰，殺流人元萬頃、苗神客。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辛未，殺南安王潁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爲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九月乙亥，殺鉅鹿郡公晃、麟臺郎裴望及其弟、司膳丞璉。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丙子，侍御史汲人傅遊藝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爲給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

戊寅，羣臣上言：有鳳皇自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久之飛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

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羣臣之請。

壬午，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

乙酉，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爲皇孫。

丙戌，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睿皇后。太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謚，稱皇后。立武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攸寧爲建昌王，士襲兄孫攸歸、重規、載

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皆爲郡王，諸姑姊皆爲長公主。

又以司賓卿溧陽史務滋爲納言，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内史，給事中傅遊藝爲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與岑長倩、右玉鈐衛大將軍張虔勗、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侍御史來子珣等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内史。遊藝暮年之中歷衣青、緑、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

敕改州爲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廢州，不祥。」太后遽追止之。

命史務滋等十人巡撫諸道。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爲郡王。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改内外官所佩魚並作龜。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十月丁巳，給復并州武興縣百姓，子孫相承如漢豐、沛。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甲子，檢校内史宗秦客坐贓貶遵化尉，弟楚客亦以姦贓流嶺外。

丁卯，殺流人韋方質。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己巳，殺許王素節之子瑛、琪、琬、瓚、瑒、瑗、琛、唐臣。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辛未，内史邢文偉坐附會宗秦客貶珍州刺史。頃之，有制使至州，文偉以爲誅己，遽自縊死。

壬申，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賜紫袈裟、銀龜袋。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封周公爲褒德王，孔子爲隆道公。改唐太廟爲享德廟，以武氏七廟爲太廟。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制天下武氏咸蠲課役。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爲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濛池都護繼往絶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内地，拜右衛大將軍，改號竭忠事主可汗。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是歲，以右衛大將軍泉獻誠爲左衛大將軍。太后出金寶，命選南北牙善射者五人賭之，獻誠第一，以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咄摩，咄摩復讓獻誠。獻誠乃奏言：「陛下令選善射者，今多非漢官，竊恐四夷輕漢，請停此射。」太后善而從之。

天授二年（辛卯、六九一）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旗幟尚赤。

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戊寅，殺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其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感，兄子、左鷹揚衛將軍虔通。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辛巳，納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四時唯享高祖已下，餘四室皆閉不享。又改長安崇先廟爲崇尊廟。

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從祀，武氏祖宗配饗，唐三帝亦同配。

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縱横，上疏，以爲：「今告事紛紜，虚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爲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饒陽尉姚貞亮等數百人表請上尊號曰上聖大神皇帝，不許。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戊子，武承嗣爲文昌左相。

庚寅，賜酺。

乙未，殺丘神勣、左豹韜衛將軍衛蒲山。

庚子，殺史務滋。

臘月己未，始用周臘。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春一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

己亥，廢唐興寧、永康、隱陵署官，唯量置守户。

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内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伏罪。法當死，太后原之。

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

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徙左衛大將軍千乘王武攸暨爲定王。

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爲義豐王。

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喬陵，嚴祖墓曰節陵，肅祖墓曰簡陵，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爲昊陵，顯義陵爲順陵。

追復李君羨官爵。

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癸卯，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

命建安王攸宜留守長安。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丙午，大赦。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丙辰，鑄大鍾，置北闕。

五月，以岑長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中道召還，軍竟不出。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丁亥，大風折木。

六月庚戌，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格輔元爲地官尚書，鸞臺侍郎樂思晦，鳳閣侍郎任知古：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七月庚午，徙關内七州户以實神都。

《册府元龜》卷五〇四《關市》　九日〔戊寅〕，勑：「其雍州已西安置潼關即宜廢省。」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分京兆置鼎、稷、鴻、宜四州。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八月戊申，納言武攸寧罷爲左羽林大將軍。夏官尚書歐陽通爲司禮卿兼判納言事。

庚申，殺玉鈐衛大將軍張虔勗。來俊臣鞫虔勗獄，虔勗自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于市。

義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縣主等皆賜姓武氏，與睿宗諸子皆幽閉宫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

或告地官尚書武思文初與徐敬業通謀。甲子，流思文於嶺南，復姓徐氏。

九月乙亥，殺岐州刺史雲弘嗣。來俊臣鞫之，不問一款，先斷其首，乃僞立案奏之，其殺張虔勗亦然。敕旨皆依，海内鉗口。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壬辰，殺傅游藝。

癸巳，左羽林衛大將軍武攸寧守納言，冬官侍郎裴行本，洛州司馬狄仁傑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月己酉，殺岑長倩、歐陽通、格輔元。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柰何廢之？」慶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欲見我，以此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

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壬戌，殺樂思晦、左衛將軍李安靜。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太學生王循之上表，乞假還鄉，太后許之。狄仁傑曰：「臣聞君人者唯殺生之柄不假人，自餘皆歸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句，左、右相，流以上乃判，爲其漸貴故也。彼學生求假，丞、簿事耳，若天子爲之發敕，則天下之事幾敕可盡乎！必欲不違其願，請普爲立制而已。」太后善之。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制官人者咸令自舉。

長壽元年（壬辰、六九二）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正月戊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臘月，立故于闐王尉遲伏闍雄之子瑄爲于闐王。

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欙推侍御史，盤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糊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慚。太后雖濫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

戊辰，以夏官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

初，隋煬帝作東都，無外城，僅有短垣而已。至是，鳳閣侍郎李昭德始築之。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禮卿崔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定滅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少階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

侯思止鞫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絓於鐙，爲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

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告變，得召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褫其巾帶，寢處甚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綝視之。綝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俊臣又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

樂思晦男未十歲，没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流行本、嗣真于嶺南。

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爲：「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

甲戌，補闕薛謙光上疏，以爲：「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諠訴無慚。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吴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虚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賞罰而已。」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乙亥，殺右衛大將軍泉獻誠。

庚辰，司刑卿李遊道爲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二月己亥，吐蕃党項部落萬餘人内附，分置十州。

戊午，以秋官尚書袁智弘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三月，五天竺國並遣使朝貢。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大赦，改元如意。

《册府元龜》卷五〇四《關市》 十六日〔辛亥〕，神都置西市，尋廢。

《唐會要》卷八六《奴婢》 十七日〔壬子〕，勅：「逆人家奴婢及緣坐等色入官者，不須充尚食、尚藥驅使。」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五月，洛水溢。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丙寅，禁天下屠殺及捕魚蝦。

江淮旱饑，民不得采魚蝦，餓死者甚衆。

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請内附，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爲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曷蘇事洩，爲國人所擒。別部酋長咎捶帥羌蠻八千餘人内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萊川州而還。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秋七月，大雨，洛水泛溢，漂流居人五千餘家，遣使巡問賑貸。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八月甲戌，河溢，壞河陽縣。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弒其父者，況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爲親王，又爲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戊寅，武承嗣、武攸寧、楊執柔罷。

《新唐書》卷六一《宰相表上》　司賓卿崔神基，秋官侍郎崔元綜，夏官侍郎李昭德，權檢校天官侍郎姚璹，守容州都督、檢校地官侍郎李元素，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辛巳，營繕大匠王璿守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是時，酷吏恣横，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

太后習貓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貓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慚。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户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搆陷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爲渾儀監丞。

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爲：「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説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悦，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

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爲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九月戊戌，大霧。

庚子，大赦，改元。改用九月社，賜酺七日。

癸卯，以并州爲北都。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癸丑，同平章事李遊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長史任令輝，皆爲王弘義所陷，流嶺南。

左羽林中郎將來子珣坐事流愛州，尋卒。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十月丙戌，武威道行軍總管王孝傑敗吐蕃，克四鎮。

長壽二年（癸巳，六九三）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正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爲亞獻，梁王三思爲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

户婢團兒爲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爲厭呪。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略】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

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諶爲潤州刺史，有奴妄爲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爲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爲，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爲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璡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爲有功苟自强，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諶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戊申，姚璹奏請令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從之。《時政記》自此始。

臘月丁卯，降皇孫成器爲壽春王，恒王成義爲衡陽王，楚王隆基爲臨淄王，衛王隆範爲巴陵王，趙王隆業爲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春一月庚子，以夏官侍郎婁師德同平章事。

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令舁入宮中，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罷舉人習《老子》，更習太后所造《臣軌》。

二月乙亥，禁人間錦。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錦，李昭德按之，杖殺於朝堂。

丙子，新羅王政明卒，遣使立其子理洪爲王。

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國俊驅就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爲反狀，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爲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衛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爭效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減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三月（己卯），殺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元慶、白潤府果毅薛大信。

五月乙未，殺冬官尚書蘇幹、相州刺史來同敏。

癸丑，河溢棣州。

九月丁亥朔，日有蝕之。

乙未，加號金輪聖神皇帝，大赦，賜酺七日，作七寶。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

辛丑，以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璹爲司賓卿，罷政事。以司賓卿萬年豆盧欽望爲內史，文昌左丞韋巨源同平章事，秋官侍郎吳人陸元方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

延載元年（甲午、六九四）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正月丙戌，太后享萬象神宮。

突厥可汗骨篤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爲可汗。

臘月甲戌，默啜寇靈州。

室韋反，遣右鷹揚衛大將軍李多祚擊破之。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一月甲午，婁師德爲河源、積石、懷遠等軍營田大使。

二月庚午，薛懷義爲伐逆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擊默啜。

乙亥，以旱慮囚。

己卯，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及吐蕃戰于冷泉，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三月甲申，以鳳閣舍人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檢校内史。更以僧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李昭德爲長史，蘇味道爲司馬，帥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默啜，未行，虜退而止。

夏四月壬戌，以夏官尚書、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同鳳閣鸞臺三品。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常州地震。

五月甲午，加號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大赦，改元，賜酺七日。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六月癸丑，永昌蠻酋薰期帥部落二十餘萬户内附。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七月癸未，嵩嶽山人武什方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八月，什方罷。

戊辰，王孝傑爲瀚海道行軍總管。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己巳，以司賓少卿姚璹爲納言，左肅政中丞原武楊再思爲鸞臺侍郎，洛州司馬杜景儉爲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輪兩月俸以贍軍，轉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禄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柰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欽望正色拒之。既上表，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奪之！」姚璹曰：「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璹，爲識大體者邪！」事遂寢。

戊寅，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崔元綜坐事流振州。

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爲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以姚璹爲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殿中丞來俊臣坐贓貶同州參軍。王弘義流瓊州，詐稱敕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壬寅，貶李昭德爲南賓尉。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太后出黎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爲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黄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冬十月壬申，以文昌右丞李元素爲鳳閣侍郎，左肅政中丞周允元檢校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嶺南獠反，以容州都督張玄遇爲桂、永等州經略大使以討之。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癸酉，雨木冰。

天册萬歲元年（乙未、六九五）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戊子，貶豆盧欽望爲趙州刺史，韋巨源鄜州刺史，杜景佺溱州刺史，蘇味道集州刺史，陸元方綏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堂始構，爲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爲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爲僧有。懷義頗厭入宫，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爲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惟卿所處。」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

乙未，作無遮會於明堂，鑿地爲阬，深五丈，結綵爲宫殿，佛像皆於阬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愠，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爲數百段。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内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璹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爲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

先是，河内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爲。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内，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皆没爲官婢。什方還，至偃師，聞事露，自絞死。

庚子，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爲：「火發既從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恐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所以統和天人，一旦焚毁，臣下何心猶爲酺宴！憂喜相爭，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爲今既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逄敏奏稱，彌勒成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諂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禄無窮。」

獲嘉主簿彭城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爲：「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時則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户則寇攘爲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需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徽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以爲：「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蚩，何者爲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爲：「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爲：「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丙午，以王孝傑爲朔方道行軍總管，擊突厥。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二月己酉朔，日有蝕之。

壬子，殺薛懷義。

甲子，罷「慈氏越古」號。

三月丙辰，周允元薨。

《册府元龜》卷五〇二《平糴》 二十一日〔戊辰〕，敕：「州縣、軍司、府官等，不得輒取和糴物，亦不得遣人替。」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四月戊寅，建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七月辛酉，吐蕃寇臨洮，王孝傑爲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擊之。

九月甲寅，祀南郊。加號天册金輪大聖皇帝。大赦，改元，賜酺九日。以崇先廟爲崇尊廟。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太后喜，册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

《册府元龜》卷六二九《條制一》 二十二日〔丙申〕，敕：「品藻人物，銓綜士流，委之選曹，責成斯在。且人無求備，用匪一途，理宜才地並昇，輪轅兼綵，或收其履歷，或取其學行。糊名考判，立格注官，既乖委任之方，頗異銓衡之述。朕厲精思化，仄席求賢，必使草澤無遺，方圓曲盡，改弦易調，革故鼎新，載想緝熙之崇，式佇清通之効。其嘗選人自今已後，宜委所司依嘗例銓注，其糊名入試，及令學士考判，宜停。」

萬歲通天元年（丙申、六九六）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臘月甲戌，太后發神都。

甲申，封神嶽。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天下百姓無出今年租税，大酺九日。

丁亥，禪于少室。

己丑，御朝覲壇受賀。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給復洛州二年，登封、告成縣三年。

癸巳，復于神都。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甲午，謁太廟。

春一月甲寅，以婁師德爲肅邊道行軍副總管，擊吐蕃。

己巳，以師德爲左肅政大夫，知政事如故。

改長安崇尊廟爲太廟。

二月辛巳，尊神嶽天中王爲神嶽天中黄帝，靈妃爲天中黄后，啓爲齊聖皇帝，封啓母神爲玉京太后。

三月壬寅，王孝傑、婁師德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唐兵大敗。

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爲大風所損，更爲銅火珠，羣龍捧之，號曰通天宫。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

大食請獻師子。姚璹上疏，以爲：「師子專食肉，遠道傳致，肉既難得，極爲勞費。陛下鷹犬不蓄，漁獵悉停，豈容菲薄於身而厚給於獸！」乃卻之。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四月癸酉，檢校夏官侍郎孫元亨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庚子，貶婁師德爲原州都督府司馬。

五月壬子，契丹首領、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

乙丑，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玄遇、左威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擊之。

七月辛亥，春官尚書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納言姚璹爲副，以備契丹。

八月丁酉，張玄遇、曹仁師、麻仁節等及契丹戰于黄麞谷，敗績，執玄遇、仁節。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九月，制：「天下繫囚及庶士家奴驍勇者，官償其直，發以擊契丹。」初令山東近邊諸州置武騎團兵。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庚子，同州刺史武攸宜爲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擊契丹。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　右拾遺陳子昂爲攸宜府參謀，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況今天下忠臣義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

丁巳，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

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太后遣右武衛胄曹參軍貴鄉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爲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

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爲：「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絶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絶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遥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

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内興矣。」太后深然之。

庚申，以并州長史王方慶爲鸞臺侍郎，與殿中監萬年李道廣並同平章事。

突厥默啜請爲太后子，并爲其女求昏，悉歸河西降户，帥其部衆爲國討契丹。太后遣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左衛郎將攝司賓卿田歸道册授默啜左衛大將軍、遷善可汗。

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太后進拜默啜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

孫萬榮收合餘衆，軍勢復振，遣别帥駱務整、何阿小爲前鋒，攻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吏民數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彭澤令狄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脩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百姓

太悅。

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硤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爲夏官侍郎。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聞者無不相賀。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甲午，慮囚。

神功元年（丁酉、六九七）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正月己亥朔，太后享通天宮。

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壬戌，殺李元素、孫元亨、洛州録事參軍綦連耀、箕州刺史劉思禮、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譔、鳳閣舍人王勮、前涇州刺史王勖、太子司議郎路敬淳、司門員外郎劉順之、右司員外郎宇文全志、來庭縣主簿柳璨。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癸亥，突厥默啜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

甲子，以原州司馬婁師德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一月乙巳，慮囚。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春三月戊申，清邊道總管王孝傑、蘇宏暉等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硤石谷，唐兵大敗，孝傑死之。

武攸宜軍漁陽，聞孝傑等敗没，軍中震恐，不敢進。契丹乘勝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將擊之，不克。

閻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册默啜爲可汗。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輒與之緋袍、銀帶，且上言：「虜使至都，宜大爲供張。」歸道上言：「突厥背誕積年，方今悔過，宜待聖恩寬宥。今知微擅與之袍帶，使朝廷無以復加。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又，小虜使臣，不足大爲供張。」太后然之。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責其無厭，爲陳禍福。阿波達干元珍曰：「大國使者，不可殺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遣。

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户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太后不許。默啜怒，言辭悖慢。姚璹、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郎贊皇李嶠曰：「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璹、再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户數千帳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四萬斤，并許其昏。默啜由是益强。

田歸道始得還，與閻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爲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爲之備。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赦河南、北。

四月戊辰，置九鼎于通天宮。

癸酉，前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王及善爲内史。

癸未，右金吾衛大將軍武懿宗爲神兵道行軍大總管，及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以擊契丹。

五月癸卯，婁師德爲清邊道行軍副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爲清邊中道前軍總管，以擊契丹。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先是，有朱前疑者，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即拜拾遺。又自言：「夢陛下髮白再玄，齒落更生。」遷駕部郎中。出使還，上書曰：「聞嵩山呼萬歲。」賜以緋算袋，時未五品，於緑衫上佩之。會發兵討契丹，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酬以五品。前疑買馬輸之，屢抗表求進階，太后惡其貪鄙。六月乙丑，敕還其馬，斥歸田里。

司僕少卿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敕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俊臣，又嘗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備，二人共誣昭德謀反，下獄。

俊臣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衞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摇朝廷。」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既而果反，今止爲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

善，賕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

丁卯，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没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

太后徵于安遠爲尚食奉御，擢吉頊爲右肅政中丞。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己卯，尚方少監宗楚客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駱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懿宗懼，欲南遁。或曰：「虜無輜重，以抄掠爲資，若按兵拒守，勢必離散，從而擊之，可有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委棄軍資器仗甚衆。契丹遂屠趙州。

甲（午）〔申〕，孫萬榮爲奴所殺。

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内王武懿宗、婁師德及魏州刺史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民有爲契丹所脅從復來歸者，懿宗皆以爲反，生剖取其膽。

秋七月丁酉，昆明内附，置寶州。

武承嗣、武三思並罷政事。

（八月）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凱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王求禮庭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從之以求生，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强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委罪於草野詿誤之人，爲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

（八月）丙戌，納言姚璹坐事左遷益州長史，以太子宫尹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鳳閣鸞臺三品。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賜酺七日。

庚戌，婁師德守納言。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甲寅，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爲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爲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摇！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悦曰：「曩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

時人多爲魏元忠訟冤者，太后復召爲肅政中丞。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十月甲子，給復徇忠、立節二縣一年。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冬閏十月甲寅，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爲鸞臺侍郎，司刑卿杜景儉爲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鳳閣舍人李嶠知天官選事，始置員外官數千人。

先是曆官以是月爲正月，以臘月爲閏。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至，乃下制以爲：「去晦仍見月，有爽天經。可以今月爲閏月，來月爲正月。」

聖曆元年（戊戌、六九八）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正月甲子，大赦，改元，賜酺九日。

丙寅，宗楚客罷。

丁亥，李道廣罷。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春二月乙未，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豆盧欽望罷爲太子賓客。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説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

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

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何以自全？竊爲公憂之！」二人懼，流涕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冊府元龜》卷六二九《條制一》 二十二日〔癸丑〕，敕：「選人無故三試三注唱不到者，不在銓試重注之例。其過門下三引不過者，亦不在更注之限。」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三月己巳，召廬陵王于房州。

戊子，廬陵王至自房州。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夏四月庚寅朔，太后祀太廟。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赦神都及河北。

辛丑，婁師德爲隴右諸軍大使，檢校河西營田事。

五月庚午，禁屠。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請和親。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六月甲午，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爲妃。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衛郎將楊齊莊攝司賓卿，齎金帛巨億以送之。

鳳閣舍人襄陽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爲合州刺史。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乙卯，大風拔木。

七月辛未，杜景佺罷。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謂閻知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此豈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於別所，以知微爲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發兵襲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之。虜勢大振，進寇嫗、檀等州。前從閻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賜之五品、三品之服，太后悉奪之。

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穀種，種之不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真物，二也。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三也。繒帛皆疏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户不敵，罔冒爲昏，五也。我爲此起兵，欲取河北耳。」

監察御史裴懷古從閻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將殺之，逃歸，抵晉陽，形容羸悴。突騎譟聚，以爲間諜，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嘗爲人所枉，懷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見，遷祠部員外郎。

甲午，鸞臺侍郎、同平章事王方慶罷爲麟臺監。

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爲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

庚子，以春官尚書武三思檢校內史，狄仁傑兼納言。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司府丞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

以司屬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下邽張仁愿爲天兵東道總管，將兵三十萬以討突厥默啜。又以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將兵十五萬爲後援。

癸丑，默啜寇飛狐。

乙卯，陷定州，殺刺史孫彥高及吏民數千人。

九月甲子，以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戊辰，突厥寇趙州，長史唐波若降于突厥，刺史高叡死之。

突厥寇相州，沙吒忠義爲河北道前軍總管，將軍陽基副之，李多祚爲後軍總管，大將軍富福信爲奇兵總管，以禦之。

壬申，立廬陵王顯爲皇太子，大赦，賜酺五日。

甲戌，皇太子爲河北道行軍元帥，以擊突厥。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戊寅，以狄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右丞宋元爽爲長史，右臺中丞崔獻爲司馬，左臺中丞吉頊爲監軍使。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

藍田令薛訥，仁貴之子也，太后擢爲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將行，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辛巳，試天官侍郎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癸未，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自五回道去，所過，殺掠不可勝紀。沙吒忠義等但引兵躡之，不敢逼。狄仁傑將兵十萬追之，無所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

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内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癸卯，以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

以夏官侍郎姚元崇、祕書少監李嶠並同平章事。

突厥默啜離趙州，乃縱閲知微使還。太后命磔於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既乃臠其肉，剉其骨，夷其三族，疏親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

擢田歸道爲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聖曆二年（己亥、六九九）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正月丁（卯）〔巳〕朔，告朔於通天宮。

壬戌，以皇嗣爲相王，領太子右衛率。

甲子，置控鶴監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爲控鶴監，銀青光禄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臨汾員半千皆爲控鶴監内供奉。

臘月戊子，以左臺中丞吉頊爲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爲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贓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

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

河南、北置武騎團以備突厥。

春一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攸寧罷爲冬官尚書。

二月己丑，太后幸嵩山，過緱氏，謁升仙太子廟。

壬辰，太后不豫，遣給事中樂城閻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自爲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賞之。

丁酉，自緱氏還。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三月甲戌，以隋、唐爲二王後。

婁師德爲納言。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爲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出畋，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使召欽陵兄弟，欽陵等舉兵不受命。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殺。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太后命左武衛鎧曹參軍郭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將騎迎之，以贊婆爲特進、歸德王。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帳來降，拜左玉鈐衛將軍、酒泉郡公。

壬辰，以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辛丑，婁師德爲隴右諸軍大使。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爲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于史館。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甲辰，慮囚。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望。

丙辰，吐谷渾部落一千四百帳内附。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神都大雨，洛水溢。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八月癸巳，突騎施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見。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

制：「州縣長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庚子，王及善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太子宮尹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楊再思罷。

丁未，試天官侍郎陸元方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婁師德薨。

戊申，武三思爲內史。

九月乙亥，如福昌縣，曲赦。

戊寅，復於神都。

庚辰，王及善薨。

是秋，黃河溢。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冬十月丁亥，論贊婆至都，太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爲右衛大將軍，使將其衆守洪源谷。

太子、相王諸子復出閤。

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爲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國子生爲齋郎，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曩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以爲：「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岐仕進。又，自揚、豫以來，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進。賴陛下聖明，周、丘、王、來相繼誅殛，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以爲葅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爲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恐冤之負冤得罪者甚衆，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

是歲，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爲左廂察，骨篤祿子默矩爲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匐俱爲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爲拓西可汗。

久視元年（庚子、七〇〇）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爲特進、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頊貶安固尉。

《册府元龜》卷六二九《條制一》　三十日（庚辰），敕：「監察御史，左右拾遺，赤縣尉、主簿，大理評事，兩畿縣丞、主簿、尉，經三任以上，及內外官經三任十考以上，不改舊品者，選叙日各聽量隔品處分，餘官必須以次授任，不得超越。」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臘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爲邵王，其弟重茂爲北海王。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庚寅，陸元方罷（爲）司禮卿。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羅爲平西軍大總管，鎮碎葉。

丁酉，以狄仁傑爲內史。

庚子，以文昌左丞韋巨源爲納言。

乙巳，太后幸嵩山。

春一月丁卯，幸汝州之溫湯。

戊寅，還神都。作三陽宮於告成之石淙。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二月乙未，豆盧欽望罷。

三月癸丑，夏官尚書唐奉一爲天兵中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李嶠爲鸞臺侍郎，知政事如故。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以吐谷渾青海王宣超爲烏地也拔勤忠可汗。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癸丑，大赦，改元，罷「天册金輪大聖」號，賜酺五日，給復告成縣一年。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六月，改控鶴爲奉宸府，以張易之爲奉宸令。太后每内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祕書監昌宗飲博嘲謔。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内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

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内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内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右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明自媒衒，醜慢不恥，求爲奉宸内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緜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烏羣，所向披靡。黄麾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爲所縛。又有駱務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皆來降。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絶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爲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爲左玉鈐衛大將軍，務整爲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魏元忠爲左肅政御史大夫，仍舊知政事。

是夏大旱。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太后以楷固爲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氏。

閏月戊寅，車駕還宫。

己丑，以天官侍郎張錫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李嶠罷爲成均祭酒。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丁酉，吐蕃寇涼州，隴右諸軍州大使唐休璟敗之於洪源谷。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司府少卿楊元亨，尚食奉御楊元禧，皆弘武之子也。元禧嘗忤張易之，易之言於太后：「元禧、楊素之族。素父子，隋之逆臣，子孫不應供奉。」太后從之，壬寅，制：「楊素及其兄弟子孫皆不得任京官。」左遷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貝州刺史。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八月庚戌，魏元忠爲隴右諸軍州大總管，以擊吐蕃。

庚申，斂天下僧錢作大像。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狄仁傑上疏諫，其略曰：「今之伽藍，制過宫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又曰：「游僧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所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又曰：「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又曰：「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遍，自餘廊宇，不得全無。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豈欲勞人，以存虚飾！」又曰：「比來水旱不節，當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太后曰：「公教朕爲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

阿悉吉薄露叛，遣左金吾將軍田揚名、殿中侍御史封思業討之。軍至碎葉，薄露夜於城傍剽掠而去，思業將騎追之，反爲所敗。揚名引西突厥斛瑟羅之衆攻其城，旬餘，不克。九月，薄露詐降，思業誘而斬之，遂俘其衆。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辛丑，狄仁傑薨。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爲蕭關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甲寅，制復以正月爲十一月，一月爲正月。赦天下。

丁巳，納言韋巨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

丁卯，太后幸新安。

壬申，還宫。

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

戊午，復開屠禁，祠祭用牲牢如故。

長安元年（辛丑、七〇一）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春正月丁丑，以成州言佛迹見，改元大足。

《册府元龜》卷六二九《條制一》 十五日〔己丑〕，勅：「選人應留，不須要論考第。若諸事相似，即先書上考。必書判（遼）〔寥〕落又無善狀者，雖帶上考，亦宜量放。」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二月己酉，鸞臺侍郎李懷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三月丙申，流張錫于循州。

四月丙午，大赦。

癸丑，姚元崇檢校并州以北諸軍州兵馬。

五月乙亥，如三陽宮。

《唐會要》卷八六《奴婢》 勅：「西北緣邊州縣，不得畜突厥奴婢。」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丁丑，魏元忠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丙申，天官侍郎顧琮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六月庚申，夏官侍郎李迥秀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辛未，赦告成縣。

七月甲戌，復于神都。

乙亥，揚、楚、常、潤、蘇五州地震。

壬午，蘇味道按察幽、平等州兵馬。

甲申，李懷遠罷。

《册府元龜》卷六二九《條制一》 二十九日〔庚子〕，勅：「桂、廣、泉、建、連、賀、福、韶等州縣，既是好處，所有闕官，宜依選例省補。」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八月，突厥默啜寇邊，命安北大都護、相王爲天兵道元帥，統諸軍擊之，未行而虜退。

丙寅，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褒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祇族親，旦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煩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内、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閒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爲美矣。」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九月壬申，殺邵王重潤及永泰郡主、主壻武延基。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丙申，以相王知左、右羽林衛大將軍事。

冬十月壬寅，太后西入關。

辛酉，至京師，赦天下，改元。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丙寅，魏元忠同鳳閣鸞臺三品。

十一月壬申，武三思罷。

戊寅，改含元宮爲大明宮。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 十二日〔庚辰〕，麟臺監張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

《册府元龜》卷五〇四《關市》 二十八日〔丙申〕，廢京中市。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以主客郎中郭元振爲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長安二年（壬寅、七〇二）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正月，突厥寇鹽州。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乙酉，初設武舉。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三月丙戌，李迥秀安置山東軍馬，檢校武騎兵。

庚寅，突厥寇并州，雍州長史薛季昶持節山東防禦大使以備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張仁愿專知幽、平、嬀、檀防禦，仍與季昶相知，以拒突厥。

五月壬申，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詰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乙未，以相王爲并州牧，充安北道行軍元帥，以魏元忠爲之副。

六月壬戌，召神都留守韋巨源詣京師，以副留守李嶠代之。

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八月辛亥，劍南六州地震。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爲王，制不許。

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

敕：「自今有告言揚州及豫、博餘黨，一無所問，內外官司無得爲理。」

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神都見其既。

壬申，突厥寇忻州。

己卯，吐蕃遣其臣論彌薩來求和。

庚辰，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大谷道大總管，洛州長史敬暉爲副。

辛巳，又以相王旦爲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忠爲之副。姚元崇爲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爲司馬。然竟不行。

癸未，宴論彌薩於麟德殿。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預宴。彌薩屢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太后擢休璟爲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休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緜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

冬十月甲辰，天官侍郎、同平章事顧琮薨。

戊申，吐蕃贊普將萬餘人寇茂州，都督陳大慈與之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甲寅，姚元崇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蘇味道、韋安石、李迥秀同鳳閣鸞臺三品。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日本國遣使貢方物。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十一月甲子，相王旦爲司徒。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爲：「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頲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衆。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戊子，祀南郊，大赦，賜酺三日。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十二月甲午，以魏元忠爲安東道安撫大使，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檢校幽州都督，右羽林衛將軍薛訥、左武衛將軍駱務整爲之副。

戊申，置北庭都護府於庭州。

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采訪使，有疑事不能決，病之，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猗氏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爲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爲奏，皆意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后，太后善其奏，循憲具言嘉貞所爲，且請以己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入見內殿，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長安三年（癸卯、七〇三）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夏四月庚子，相王旦表讓司徒，許之。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吐蕃來求婚。

乙巳，以旱避正殿。

閏月庚午，成均祭酒李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丁丑，命韋安石留守神都。

己卯，改文昌臺爲中臺。以中臺左丞李嶠知納言事。

新羅王金理洪卒，遣使立其弟崇基爲王。

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賀干來，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寧州大水，溺殺二千餘人。

秋七月癸卯，以正諫大夫朱敬則同平章事。

戊申，以相王旦爲雍州牧。

庚戌，以夏官尚書、檢校涼州都督唐休璟同鳳閣鸞臺三品。

時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撫其衆，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十員，各將兵七千人，屯碎葉西北，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衆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烏質勒悉併其地。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八月乙酉，京師大雨雹。

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

丁酉，貶魏元忠爲高要尉。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爲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鞫之，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曰：「反狀昭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不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

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宜充西京留守。

冬十月丙寅，車駕發西京。

乙酉，至神都。

十一月（己丑），突厥遣使謝許婚。

丙（寅）（申），宴於宿羽臺，太子預焉。宮尹崔神慶上疏：以爲：「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爲別敕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望降墨敕及玉契。」太后甚然之。

始安獠歐陽倩擁衆數萬，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爲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爲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悉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十二月丙戌，天下置關三十。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是歲，分命使者以六條察州縣。

吐蕃南境諸部皆叛，贊普器弩悉弄自將擊之，卒於軍中。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棄隸蹜贊爲贊普，生七年矣。

長安四年（甲辰、七〇四）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春正月丙申，册拜右武衛將軍阿史那懷道爲西突厥十姓可汗。

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

壬子，以天官侍郎韋嗣立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二月癸亥，貶李迥秀爲廬州刺史。

壬申，朱敬則罷。

三月丁亥，進封皇孫、平恩郡王重福爲譙王。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己丑，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寔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韋嗣立及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制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嗣立爲汴州刺史。

其後政績可稱者，唯常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鍠而已。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己亥，夏官侍郎宗禁客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貶蘇味道爲坊州刺史。

四月壬戌，韋安石知納言事，李嶠知內史事。

丙子，如興泰宮，赦壽安縣，給復一年。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糜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爲：「天下編户，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户。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悦，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爲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爲之罷役，仍召見廷珪，深賞慰之。

《唐會要》卷六一《館驛》　五月二日〔丙戌〕，乘傳人使事閑緩，每日不得過四驛。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丁亥，大風拔木。

六月辛酉，姚元之罷。

乙丑，天官侍郎崔玄暐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召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檢校汴州刺史韋嗣立赴興泰宮。

丁丑，以李嶠同鳳閣鸞臺三品。

壬午，以相王府長史姚元崇兼知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爲內史。

甲午，太后還宮。

乙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命左右臺共鞫之。

丙申，敕張易之、張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

辛丑，司刑正賈敬言奏：「張昌宗强市人田，應徵銅二十斤。」制：「可。」

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彦範奏：「張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悦，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狐賦》以譏再思，再思出令言爲長社令。

丙午，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左遷原州都督，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

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張昌儀貶博望丞。

鸞臺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揚州刺史。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爲亂，殿下宜備之。」

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突厥默啜既和親，戊寅，始遣淮陽王武延秀還。

九月壬子，以姚元之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十月辛酉，元之爲靈武道安撫大使。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甲戌，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乙亥，以韋嗣立檢校魏州刺史，餘如故。

壬午，以懷州長史、河南房融同平章事。

太后命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廣武公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爲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十一月丁亥，以天官侍郎韋承慶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癸卯，成均祭酒、同鳳閣鸞臺三品李嶠罷爲地官尚書。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自九月至於是，日夜陰晦，大雨雪，都中人有飢凍死者，令官司開倉賑給。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十二月甲寅，敕大足已來新置官並停。

丙辰，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嗣立罷爲成均祭酒，檢校魏州刺史如故，以

兄承慶入相故也。

太后寢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閒，崔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己，引用黨援，陰爲之備。屢有人爲飛書及牓其書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

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弘泰妖言，請收行法。」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弘泰爲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爲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污，又敕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

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爲：「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福禳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爲逆。此乃奸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爲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爲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

崔玄暐亦屢以爲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玄暐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温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楊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己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

先是李嶠、崔玄暐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

神龍元年（乙巳、七〇五）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自文明以來得罪者，非揚、豫、博三州及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庚寅，禁屠。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

初，柬之與荊府長史閿鄉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

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

癸卯，柬之、玄暐、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

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横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蹔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

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宫，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宫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宫。」彦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暐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

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己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

甲辰，制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恕己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

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

唐中宗部（起公元七〇五年，迄公元七一〇年）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也，母曰則天順聖皇后武氏。

神龍元年（乙巳、七〇五）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　春正月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爲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没者皆免之。相王加號安國相王，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没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敍官爵。

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

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庚戌，以張柬之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暐爲内史，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彦範皆爲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皎爲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爲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

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田歸道將千騎宿玄武門，敬暉遣使就索千騎，歸道先不預謀，拒而不與。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

甲寅，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爲東都，北都爲并州，老君爲玄元皇帝。

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楊再思爲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

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彦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别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爲亳州刺史。

甲子，立妃韋氏爲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爲上洛王，母崔氏爲妃。

左拾遺賈虚己上疏，以爲：「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以觀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沖之德矣。」不聽。

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上之遷房陵也，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彦範上表，以爲：「《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雞之辰，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宫，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

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宫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彦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

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吴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褊躁無才，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爲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爲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爲擇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涕泣舞蹈，各以親疏襲爵拜官有差。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産、禄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强劉

幽求亦謂桓彦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

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儀之女孫也，儀死，没入掖庭，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曆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爲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

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柬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禄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柰何！」

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宫，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柰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丙寅，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

貶譙王重福爲濮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爲司徒、定王。

辛未，相王固讓太尉及知政事，許之。又立爲皇太弟，相王固辭而止。

甲戌，以國子祭酒始平祝欽明同中書門下三品，黄門侍郎、知侍中事韋安石爲刑部尚書，罷知政事。

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

立皇子義興王重俊爲衛王，北海王重茂爲温王，仍以重俊爲洛州牧。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三月辛巳，追復故司空、英國公李勣官爵，令所司爲起墳改葬。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甲申，制：「文明已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廕，唯徐敬業、裴炎不在免限。」

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己丑，袁恕己守中書令。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以安車徵安平王武攸緒於嵩山，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制：「梟氏、蟒氏皆復舊姓。」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庚寅，衛王重俊上洛州牧。王乘駟馬車，鹵簿從，諸王公已下、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及諸親並祖送，禮儀甚盛。事畢，賜物有差。

辛卯，以故司僕少卿徐有功執法平恕，追贈越州都督，并授一子官。

戊戌，左右千牛衛各置大將軍一員。罷奉宸府官員。以安北大都護、安國相王旦爲左右千牛大將軍，每天朝會内供奉。

丙午，改秋社依舊用仲秋。

戊申，相王旦於太常廳上。王公諸親祖送，衛尉張設，光禄造食。禮畢，賜物如衛王上洛州牧之儀。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静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以普思爲祕書監，静能爲國子祭酒。桓彦範、崔玄暐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彦範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顔師古爲祕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豈普思、静能之比乎！」

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爲「《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脩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辛亥，桓彦範爲侍中，袁恕己爲中書令。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癸亥，初令文武官四品已上每朔望參日升殿食。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丁卯，高要尉魏元忠爲衛尉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辛未，敬暉爲侍中。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甲戌，以魏元忠爲兵部尚書，韋安石爲吏部尚書，李懷遠爲右散騎常侍，唐休璟爲輔國大將軍，崔玄暐檢校益府長史，楊再思檢校楊府長史，祝欽明爲刑部尚書，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乙亥，以張柬之爲中書令。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丙子，以時屬炎暑，制令每隔日方坐。左拾遺靳嘗上疏諫，不納。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爲懿德太子。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同官縣大雨雹，燕雀多死，漂溺居人四百家，遣使賑給。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五月壬午，遷武氏神主于崇恩廟。

乙酉，立太廟，社稷於東都。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戊子，復周、隋二王後。

壬辰，進封兄成紀郡王千里爲成王。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五運迭興，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内外。」上不許。

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

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宜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悦，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

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内實奪之權。」上以爲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爲平陽王，桓彦範爲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爲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己爲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暐爲博陵王，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仍賜彦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玄暐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思令百官復脩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爲表，衆莫肯爲。中書舍人岑羲爲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偃師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羲改祕書少監，出構爲潤州刺史。

上嘉宋璟忠直，屢遷黄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産、禄之事乎！」

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爲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爲光禄卿，楊元琰爲衛尉卿。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丙申，皇后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爲三年服，年二十二成丁，五十九免役。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癸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爲德静王，定王攸暨爲樂壽王，河内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爲公，以厭人心。

甲辰，以唐休璟爲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豆盧欽望爲右僕射。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丙午，制以鄒魯之邑百户爲太師、隆道公宣尼采邑，用供薦享。又授裔孫、褒聖侯崇基朝散大夫，仍許子孫傳襲。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六月壬子，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説充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丁巳，河北十七州大水，漂没人居。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癸亥，命右僕射豆盧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

先是，僕射爲正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爲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爲

宰相矣。

又以韋安石爲中書令，魏元忠爲侍中，楊再思檢校中書令。

丁卯，祔孝敬皇帝於太廟，號義宗。

戊辰，洛水溢，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辛巳，以太子賓客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如故。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乙未，以特進、漢陽郡王張柬之爲襄州刺史，仍不知州事。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甲辰，洛水溢。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八月戊申，以水災，令文武官九品以上直言極諫。河南、洛陽百姓被水兼損者給復一年。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壬戌，追立妃趙氏爲恭皇后，孝敬皇帝妃裴氏爲哀皇后。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乙亥，祔孝敬皇帝于東都太廟。皇后見于廟。

丁丑，幸洛城南門，觀鬬象。

九月壬午，祀天地于明堂。大赦，賜文武官勳、爵，民爲父後者古爵一級，酺三日。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禁《化胡經》及婚娶之家父母親亡停喪成禮。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改葬上洛王韋玄貞，其儀皆如太原王故事。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癸巳，韋巨源罷。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以左衛將軍上邽紀處訥兼檢校太府卿，處訥娶武三思之妻姊故也。

《唐會要》卷三六《附學讀書》 二十一日〔戊戌〕，勅：「吐蕃王及可汗子孫欲習學經業，宜附國子學讀書。」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冬十月，命唐休璟留守京師。

癸亥，上幸龍門。

乙丑，獵於新安而還。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改弘文館爲修文館。

辛未，魏元忠爲中書令，楊再思爲侍中。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十一月戊寅，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

壬午，上與后謁謝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户。

己丑，上御洛城南樓，觀潑寒胡戲。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辛丑，衛王重俊爲左衛大將軍，遥領揚州大都督。温王重茂爲右衛大將軍，遥領并州大都督。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之。」

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户。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羣臣。

太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以爲：「乾陵玄宫以石爲門，鐵鋸其縫，今啓其門，必須鑱鑿。神明之道，體尚幽玄，動衆加功，恐多驚黷。況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爲陵，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

是歲，户部奏天下户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畸。

神龍二年（丙午、七〇六）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春正月丙申，護則天靈駕還京。

戊戌，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于惟謙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月丙午朔，置公主府官員。

乙卯，以特進敬暉、桓彦範、袁恕己等三人爲滑、洛、豫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賜閿鄉僧萬回號法雲公。

甲戌，以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爲懷德郡王。

二月乙未，以刑部尚書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與皇后敍宗族。

丙申，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葉靜能加金紫光祿大夫。

選左、右臺及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爲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易州刺史魏人姜師度，禮部員外郎馬懷素，殿中侍御史臨漳源乾曜，監察御史靈昌盧懷慎，衛尉少卿滎陽李傑皆預焉。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三月甲辰，韋安石罷。户部尚書蘇瓌守侍中。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乙巳，黄霧四塞。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戊申，唐休璟罷。

庚戌，殺光禄卿、駙馬都尉王同皎。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爲朗州刺史，崔玄暐爲均州刺史，桓彦範爲亳州刺史，袁恕己爲郢州刺史。與暉等同立功者皆以爲黨與坐貶。

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壬子，洛陽城東七里許，地色如水，側近樹木、往來車馬歷歷影見水中，經月餘乃滅。

壬戌，贈后父韋玄貞太師、益州都督。

夏四月甲戌，又贈玄貞爲酆王，玄貞弟四人並贈郡王。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己丑，李懷遠罷。

己亥，雨毛于鄭縣。

辛丑，洛水溢。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五月庚申，葬則天大聖皇后於乾陵。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六月戊寅，貶敬暉爲崖州司馬，桓彦範瀧州司馬，袁恕己竇州司馬，崔玄暐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

七月戊申，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

丙寅，魏元忠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李嶠守中書令。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庚午，禮部尚書祝欽明爲中丞蕭至忠所劾。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辛未，左散騎常侍致仕李懷遠同中書門下三品。

流敬暉于嘉州，桓彦範于瀘州，袁恕己于環州，崔玄暐于古州，張柬之于瀧州。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

中書舍人崔湜説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爲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彦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咼而殺之。恕己素服黄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

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柬皆爲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八月丙子，貶祝欽明爲申州刺史。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九月壬寅，幸白馬寺。

置户部侍郎一員。

戊午，左散騎常侍李懷遠卒。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初，李嶠爲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員外官，廣引貴勢親識。既而爲相，銓衡失序，府庫減耗，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

冬十月己卯，車駕發東都，以前檢校并州長史張仁愿檢校左屯衛大將軍兼洛州長史。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癸巳，蘇瓌爲侍中。

戊戌，至自東都。

十一月乙巳，大赦，賜行從官勳一轉。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改河南爲合宫，洛陽爲永昌，嵩陽爲登封，陽城爲告成。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丙辰，以蒲州刺史竇從一爲雍州刺史。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戊午，兼秘書〔監〕鄭普思坐妖逆配流儋州，其黨與皆伏誅。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十二月己卯，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及突厥戰于鳴沙，敗績。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丁）〔辛〕巳，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免忠義官。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甲申，募能斬默啜者，封授諸大衛大將軍。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丙戌，以突厥寇邊，京師旱，河北水，減膳，罷土木工。蘇瓌存撫河北。

丙申，魏元忠爲尚書左僕射。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卧不動。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襲嘔鹿州都督、懷德王。

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爲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是冬，牛大疫。

景龍元年（丁未、七〇七）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春正月庚子朔，不受朝會，喪未再期也。

庚戌，以默啜寇邊，制募猛士武藝超絶者，各令自舉，内外羣官各進破滅突厥之策。

丙辰，以旱，親録囚徒。

己巳，遣武攸暨、武三思往乾陵祈雨于則天皇后，既而雨降，上大感悦。

二月辛未，制武氏崇恩廟依舊享祭，仍置五品令、七品丞，其昊陵、順陵置令、丞如廟。

壬午，贈太師、鄫王廟號褒德，陵號榮先，置六品令、八品丞。

庚寅，改中興寺、觀爲龍興，内外不得言「中興」。

辛卯，幸安樂公主宅。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熱入貢。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是春，自京師至山東疾疫，民死者衆。河北、河南大旱。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庚寅，幸薦福寺，曲赦雍州。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五月戊戌，右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丙午，假鴻臚卿臧思言使于突厥，死之。

以旱避正殿，減膳。

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庚午，雨土于陝州。

戊子，吐蕃及姚州蠻寇邊，姚巂道討擊使唐九徵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特進、德静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宫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爲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爲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是夏，山東、河北二十餘州旱，饑饉疾疫死者數千計，遣使賑卹之。

《册府元龜》卷五一《崇釋氏一》　七月丁酉，以所造長樂坡大像工役稍廣，百姓多怨嗟，制罷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又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宫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使右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

於樓下以自衛。楊再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冀上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勗在上側，請擊之。多祚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爲前鋒總管，思勗挺刃斬之，多祚軍奪氣。上據檻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況、禕之、忠義，餘衆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憩於林下，爲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更成王千里姓曰蝮氏，同黨皆伏誅。

東宮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唯永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

太子兵所經諸門守者皆坐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卿、宋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推，則反仄者衆矣。」上乃止。

以楊思勗爲銀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

癸卯，赦天下。

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墓爲陵，給事中盧粲駁之，以爲：「永泰事出特恩，今魯王主塟，不可爲比。」上手敕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穴之義，今古不殊。」粲又奏：「陛下以膝下之愛施及其夫，豈可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粲爲陳州刺史。

襄邑尉襄陽席豫聞安樂公主求爲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爲諫官，豫恥之，逃去。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壬戌，李嶠爲中書令。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改玄武門爲神武門，樓爲制勝樓。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上並許之。

初，右臺大夫蘇珦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珦密爲之申理，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内所知。柰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

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之謀，上疏，以爲：「自文明以來，國之祚胤，不絶如綫，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況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疏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

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丙戌，左僕射兼中書令魏元忠請致仕，授特進。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九月丁酉，吏部侍郎蕭至忠爲黄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同中書門下三品。于惟謙罷。

庚子，大赦，改元，賜文武官階、勳、爵。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爲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爲：「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羣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爲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汚宫。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惑聖聽，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正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

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容數改！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

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甲辰，又貶元忠務川尉。

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宫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爲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

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

元忠行至涪陵而卒。

銀青光禄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長樂坡作大像，府庫爲之虚耗。上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内外，無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實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于家。

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思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爲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誤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接。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辛亥，杨再思爲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爲侍中。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壬戌，改左、右羽林千騎爲萬騎。

冬十月丁丑，命左屯衛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擊突厥。比至，虜已退，追擊，大破之。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戊寅，殺習藝館内教蘇安恒。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壬午，彗見于西，月餘而滅。

皇后上《神武頌》，令兩京及四大都督府皆刻之於石。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蝕之。

丁丑，京師雨土。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是歲，上遣使者分道詣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房子李乂上疏諫曰：「江南鄉人采捕爲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利，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僦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景龍二年（戊申、七〇八）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春正月丙申，滄州雨雹，大如雞卵。

二月辛未，幸左金吾大將軍、陳國公陸頌宅。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庚（寅）〔辰〕，宫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癸未，有星隕于西南。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乙酉，帝以后服有慶雲之瑞，大赦天下。内外五品已上母妻各加邑號一等，無妻者聽授女。天下婦人八十已上，版授鄉、縣、郡等君。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天皇大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則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媚娘》。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蓋天意以爲順天皇后宜爲國母，主蠶桑之事，謹上《桑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悦，皆受厚賞。

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爲周王。則天時，唐同泰獻《洛水圖》。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上悦，擢延禧爲諫議大夫。

丁亥，蕭至忠上疏，以爲：「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粱肉，不可以公器爲私用。今列位已廣，冗員倍之，干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己，鬻法徇私。臺寺之内，朱紫盈滿，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上雖嘉其意，竟不能用。

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夏四月庚午，左散騎常侍、樂壽郡王、駙馬都尉武攸暨讓郡王，改封楚國公。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癸未，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爲文者李嶠等爲之。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己丑，幸長樂公主莊，即日還宫。

六月丁亥，改太史局爲太史監，罷隸祕書省。

秋七月辛卯，台州地震。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癸巳，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張仁亶同中書門下三品。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甲午，清源尉吕元泰上疏，以爲：「邊境未寧，鎮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日廣月滋，勞人費財，無有窮極。昔黄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羣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過於此！」疏奏，不省。

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宫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

上官婕妤及後宫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横，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宫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悦，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爲一色。

上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

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替否上疏諫，略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爲理體，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爲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疏見在，失真實而冀虚無，重俗人之爲，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

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丁酉，有星孛于胃、昴。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閏〕九月甲戌，黄霧昏濁。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上優制不許。平一名甄，以字行。

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爲可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努等帥衆犯塞。

上以安樂公主將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遣使召太子賓客武攸緒於嵩山。攸緒將至，上敕禮官於兩儀殿設别位，欲行問道之禮，聽以山服葛巾入見，不名不拜。仗入，通事舍人引攸緒就位。攸緒趨立辭見班中，再拜如常儀。上愕然，竟不成所擬之禮。上屢延之内殿，頻煩寵錫，皆謝不受。親貴謁候，寒温之外，不交一言。

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悦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己卯，成禮，假皇后仗，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

庚辰，赦天下。以延秀爲太常卿，兼右衛將軍。

辛巳，宴羣臣于兩儀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癸未，牛師奭與突騎施娑葛戰于火燒城，師奭兵敗没。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娑葛。

娑葛遣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讒闕啜。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

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爲十四姓可汗。

以婕妤上官氏爲昭容。

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比見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萬機叢委，不可偏覽，豈有脩一水竇，伐一枯木，皆取斷宸衷！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取進止，自餘各準法處分。其有故生疑滯，致有稽失，望令御史糾彈。」從之。

丁巳晦，敕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閤守歲，設庭燎，置酒，奏樂。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朕甚憂之。今夕歲除，爲卿成禮。」從一但唯唯拜謝。俄而内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自西廊而上，扇後有人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卻扇詩》數首。扇卻，去花易服而出，徐視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爲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爹」，從一每謁見及進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爹」，時人謂之「國爹」，從一欣然有自負之色。

景龍三年（己酉、七〇九）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春正月丁卯，黄霧四塞。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制廣東都聖善寺，居民失業者數十家。

長寧、安樂諸公主多縱僮奴掠百姓子女爲奴婢，侍御史袁從之收繫獄，治之。公主訴於上，上手制釋之。從之奏稱：「陛下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釋之。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癸酉，幸薦福寺。

乙亥，宴侍臣及近親於梨園亭。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二月己丑，上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宫女拔河。又命宫女爲市肆，公卿爲商旅，與之交易，因爲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爲樂。

丙申，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壬寅，韋巨源爲左僕射，楊再思爲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爲樂。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脱》，左衛將軍張洽舞《黄麞》，左金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呪》，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惲獨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上許之。山惲乃歌《鹿鳴》、《蟋蟀》。明日，上賜山惲敕，嘉美其意，賜時服一襲。

上又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辭》，衆皆爲諂語，或自求榮禄，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悦。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壬子，及皇后幸太常寺。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三月戊午，以宗楚客爲中書令，蕭至忠爲侍中，太府卿韋嗣立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崔湜、趙彦昭並同平章事。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昭容引以爲相。

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爲：「比者造寺極多，務取崇麗，大則用錢百數十萬，小則三五萬，無慮所費千萬以上，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之爲教，要在降伏身心，豈彫畫土木，相誇壯麗！萬一水旱爲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問户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臣頃在太府，每歲庸絹，多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勳，始可分茅胙土。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國家租賦，太半私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爲得！封户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勢，陵轢州縣，多索裹頭，轉行貿易，煩擾驅迫，不勝其苦。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於事爲愈。又，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又，刺史、縣令，近年以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選人，衰耄無手筆者方補縣令，以此理人，何望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上弗聽。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二月）庚申，日赤紫色，無光。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戊寅，禮部尚書韋温爲太子少保，同中書

門下三品。太常少卿鄭愔守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太常博士唐紹以武氏昊陵、順陵置守户五百，與昭陵數同，梁宣王、魯忠王墓守户多於親王五倍，韋氏褒德廟衛兵多於太廟，上疏請量裁減，不聽。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夏五月丙(戌)〔寅〕，崔湜、鄭愔坐贓，湜貶襄州刺史，愔貶江州司馬。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六月癸巳，太白晝見。

庚子，以旱避正殿，減膳，撤樂。詔括天下圖籍。

壬寅，慮囚。

癸卯，楊再思薨。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秋七月乙卯朔，鎮軍大將軍、右驍衛將軍、兼知太史事迦業至忠配流柳州。

丙辰，娑葛遣使來降。

辛酉，幸梨園亭，宴侍臣學士。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者，許同見任職事官，聽子孫用廕，從之。

壬戌，安福門外設無遮齋，三品已上行香。

癸亥，御承慶殿，録囚徒。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庚辰，澧水溢。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壬午，遣使册驍衛大將軍、兼衛尉卿、金河王突騎施守忠爲歸化可汗。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八月(己)〔乙〕酉，以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安石爲侍中，蕭至忠爲中書令。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庚寅，諸州各置司田參軍一員。

吐蕃贊普遣使勃禄星奉進國信、贊普祖娑進物，及上中宫、安國相王、太平公主有差。

壬辰，遣十使巡察天下。

有星孛于紫宫。

令特進佩魚。散職佩魚，自此始也。

乙未，親送朔方軍總管、韓國公張仁亶於通化門外，上製序賦詩。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上將祀南郊，丁酉，國子祭酒祝欽明、國子司業郭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祼獻以瑶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駁之，以爲：「鄭玄註《周禮·内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國子司業鹽官褚無量議，以爲：「祭天惟以始祖爲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應預祭。」韋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上從之，以皇后爲亞獻，仍以宰相女爲齋娘，助執豆籩。欽明又欲以安樂公主爲終獻，紹、欽緒固爭，乃止。以巨源攝太尉爲終獻。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乙巳，幸安樂公主山亭，宴侍臣、學士，賜繒帛有差。

九月壬戌，幸九曲亭子，宴侍臣、學士。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戊辰，以蘇瓌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冬十月庚寅，幸安樂公主金城新宅，宴侍臣、學士。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十一月癸亥，上謂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内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爲：「此由讒諂之人陰爲離間，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捨近圖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

上召前修文館學士崔湜、鄭愔入陪大禮。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乙丑，親祀南郊，皇后登壇亞獻，左僕射舒國公韋巨源爲終獻。大赦天下，見繫囚徒及十惡咸赦除之，雜犯流人並放還。京文武三品已上賜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階，京官及應襲岳牧入三品五品減考，高年版授。大酺三日。

壬申，幸見子陵。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甲戌，豆盧欽望薨。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贊咄等千餘人逆金城公主。

河南道巡察使、監察御史宋務光，以「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四十餘家，應出封户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或一封分食數州，而太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貲多丁者，刻剥過苦，應充封户者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縑，人多趨射，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請稍分封户散配餘州。又，徵封使者煩擾公私，請附租庸，每年送納。」上弗聽。

時流人皆放還，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歸，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棄，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爲臣流涕。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栖遑！」表奏，不報。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十二月壬辰，前宋國公致仕唐休璟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甲午，如新豐温湯。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庚子，幸兵部尚書韋嗣立莊，封嗣立爲逍遥公，上親製序賦詩，便游白鹿觀。

甲辰，曲赦新豐縣，百姓給復一年，行從官賜勳一轉。

是日，幸驪山。

乙巳，至自温湯。

（乙）〔己〕酉，令諸司長官向醴泉坊看潑胡王乞寒戲。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是歲，關中饑，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車駕復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覡彭君卿等説上云：「今歲不利東行。」後復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景龍四年（庚戌、七一〇）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春正月乙卯，於化度寺門設無遮大齋。

《册府元龜》卷一一〇《宴享二》 乙丑，宴吐蕃使于苑内毬場，命駙馬都尉楊慎交與吐蕃使打毬，帝率侍臣觀之。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丙寅，上元夜，帝與皇后微行觀燈，因幸中書令蕭至忠之第。是夜，放宫女數千人看燈，因此多有亡逸者。

丁卯，夜，又微行看燈。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幸韋安石、長寧公主第。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河源軍使楊矩爲送金城公主入吐蕃使。

己卯，幸始平，送金城公主歸吐蕃。

二月壬午，曲赦咸陽、始平，改始平爲金城縣。便幸長安令王光輔馬嵬北原莊。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癸未，還宫。公主至吐蕃，贊普爲之别築城以居之。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庚戌，令中書門下供奉官五品已上、文武三品已上并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毬場，分朋拔河，帝與皇后、公主親往觀之。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三月，以河源九曲予吐蕃。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甲寅，幸臨渭亭修禊飲，賜羣官柳棬以辟惡。

丙辰，游宴桃花園。

庚申，京師雨木冰，井溢。

壬戌，賜宰臣已下内樣巾子。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夏四月丁亥，上游櫻桃園，引中書門下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學士等入芳林園嘗櫻桃，便令馬上口摘置酒爲樂。

乙未，幸隆慶池，結綵爲樓，宴侍臣，泛舟戲樂，因幸禮部尚書竇希玠宅。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五月辛酉，封嗣虢王邕爲汴王。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乙丑，皇后請加嗣王三品。

丁卯，前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上書，言皇后干預國政，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同危宗社。帝怒，召欽融廷見，撲殺之。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丁丑，剡縣地震。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己卯，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摇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禄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宫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

《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六月壬午，皇帝崩，年五十五。

唐睿宗部（起公元七一〇年，迄公元七一二年）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諱旦，高宗第八子，中宗母弟，龍朔二年六月己未，生於長安。

景龍四年（庚戌、七一〇）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

韋后祕不發喪，自總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韋捷、韋灌、衛尉卿韋璿、左千牛中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分領之。中書舍人韋元徼巡六街。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

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温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蘇瓌曰：「遺詔豈可改邪！」温、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爲太子太師。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甲申，發喪于太極殿，宣遺制。皇太后臨朝，大赦天下，改元爲唐隆。見繫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長流任放歸田里，負犯痕瘕咸從洗滌。內外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進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禮爲豳王，壽春王成器爲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温總知內外守捉兵馬事。

丁亥，殤帝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陸氏爲皇后。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時召諸府折衝兵五萬人分屯京城，列爲左右營，諸韋子姪分統之。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

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温、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衙軍、臺閣要司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温、安樂公主謀去之。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户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鞬，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

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己，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暕，苑總監贊人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李仙鳧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庚子，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入北軍討亂，誅韋氏、安樂公主及韋巨源、馬秦客、駙馬都尉武延秀、光禄少卿楊均。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王昱爲左拾遺，昱説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之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起兵討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温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宫，昭容執燭帥宫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爲之言，隆基不許，斬於旗下。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辛丑，帝挾少帝御安福門樓慰諭百姓，大赦天下，見繫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親皇三等已上加兩階，四等已下及諸親賜勳三轉，天下百姓免今年田租之半。進對臨淄王爲平王，以薛崇簡爲立節郡王。鍾紹京爲中書侍郎，劉幽求爲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加實封。其餘封賞有差。遣使

分行諸道宣諭，仍令往均州慰勞譙王。

壬寅，左千牛中郎將、宋王成器爲左衛大將軍，司農少卿同正員、衡陽王成義爲右衛大將軍，太府少卿同正員、巴陵王隆範爲左羽林衛大將軍，太僕少卿同正員、彭城王隆業爲右羽林衛大將軍。黄門侍郎李日知同中書門下三品。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紀處訥、韋温、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司農卿趙履温伏誅。貶汴王邕爲沁州刺史，蕭至忠許州刺史，韋嗣立宋州刺史，趙彦昭絳州刺史，崔湜華州刺史。

癸卯，太白晝見。平王隆基同中書門下三品，鍾紹京行中書令。張嘉福伏誅。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宫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睿宗即位，御承天門，赦天下。復以少帝爲温王。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乙巳，中書令鍾紹京爲户部尚書、越國公，實封五百户，中書舍人劉幽求爲尚書左丞、徐國公，實封五百户，並依前知政事。宫人比來取百姓子女入宫者，放還其家。

丙午，新除太常少卿薛稷爲黄門侍郎，參知機務。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丁未，立平王隆基爲皇太子。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則天大聖皇后復舊號爲天后。追謚雍王賢曰章懷太子。

戊申，以宋王成器爲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

置温王重茂於内宅。

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其墳墓。

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州刺史韋嗣立、許州刺史蕭至忠爲中書令，絳州刺史趙彦昭爲中書侍郎，華州刺史崔湜爲吏部侍郎，並同平章事。

趙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諂附韋、武，皆流嶺表。

己酉，立衡陽王成義爲申王，巴陵王隆範爲岐王，彭城王隆業爲薛王。

加太平公主實封滿萬户。

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爲類己，故於諸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勢。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居處奉養，擬於宫掖。

追贈郎岌、燕欽融諫議大夫。

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刺史。

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爲黄門侍郎，參知機務。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桓彦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丁巳，河南、洛陽、華州並依舊名。以洛州長史宋璟爲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岑羲爲右散騎常侍。

壬戌，以蕭至忠爲晉州刺史，韋嗣立爲許州刺史，趙彦昭爲宋州刺史，兵部尚書姚元之兼太子右庶子，吏部尚書宋璟兼太子左庶子。

癸亥，吏部侍郎崔湜爲尚書右丞，罷知政事。

甲子，右僕射許國公蘇瓌、兵部尚書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右常侍判刑部尚書岑羲並充使册定陵。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丙寅，貶李嶠爲懷州刺史。姚元之兼中書令，蘇瓌爲尚書左僕射。

丁卯，唐休璟、張仁亶罷。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戊辰，崔日用爲雍州長史，薛稷爲右散騎常侍，並停知機務。

廢司田參軍。

景雲元年（庚戌、七一〇）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己巳，大赦，改元，賜内外官及子爲父後者勳一轉。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自神龍以來直諫枉遭非命者咸令式墓，天下州縣名目天授以來改爲「武」字者並令復舊。

制自今授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六尚書已上官聽讓，其餘停讓。

《資治通鑑》卷二〇九　凡韋氏餘黨未施行者，咸赦之。

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丁丑，改太史監爲太史局，隸祕書省。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八月庚寅，譙王重福及汴州刺史鄭愔反，伏誅。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萬騎恃討諸韋之功，多暴横，長安中苦之。詔並除外官。又停以户奴爲萬騎，更置飛騎，隸左、右羽林。

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

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裴談貶蒲州刺史。

贈蘇安恒諫議大夫。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癸卯，改門下坊爲左春坊，典書坊爲右春坊，左右羽林衛依舊爲左右羽林軍。

九月庚戌，封皇太子男嗣直爲許昌郡王，嗣謙爲真定郡王。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丁卯，百官上（中宗）謚曰孝和皇帝。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辛未，以太子少師致仕唐休璟爲朔方道大總管。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冬十月甲申，詔孝敬皇帝神主先祔太廟，有違古義，於東都别立義宗廟。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乙未，追復天后尊號爲大聖天后。

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爲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己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爲，纖介必聞於上，太子左右，亦往往爲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

十一月戊申朔，以姚元之爲中書令。

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廟號中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謚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乃以褘衣招魂，覆以夷衾，祔葬定陵。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壬子，蘇瓌、韋安石罷。宋王成器爲尚書左僕射。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甲寅，追復裴炎官爵。

初，裴伷先自嶺南逃歸，復杖一百，徙北庭。至徙所，殖貨任俠，常遣客詗都下事。武后之誅流人也，伷先先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護追獲，囚之以聞。使者至，流人盡死，伷先以待報未殺。既而武后下制安撫流人，有未死者悉放還，伷先由是得歸。至是求炎後，獨伷先在，拜詹事丞。

壬戌，追復王同皎官爵。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丁卯，赦靈駕所過。

己巳，宋王成器爲司徒。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庚午，許文貞公蘇瓌薨。

十二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資天皇太后之福，仍欲於城西造觀。諫議大夫甯原悌上言以爲：「先朝悖逆庶人以愛女驕盈而及禍，新城、宜都以庶孽抑損而獲全。又釋、道二家皆以清浄爲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梁武帝致敗於前，先帝取災於後，殷鑒不遠。今二公主入道，將爲之置觀，不宜過爲崇麗，取謗四方。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上覽而善之。

宦者閭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於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曰：「卿爲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爲。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爲太中大夫，賜中上考及絹

百匹。」

壬辰，奚、霫犯塞，掠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幽州都督薛訥追擊之，弗克。

舊制，三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中宗之末，斁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至是，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皆不畏强禦，請謁路絶。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爲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爲侍郎，武選亦治。

侍御史蕢城倪若水，奏彈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亂常改作，希旨病君。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山惲括州長史。

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毁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孚，隋文帝之姪孫也。

置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領涼、甘、肅、伊、瓜、沙、西七州，治涼州。

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又請築城，列置州縣，重税之，黄門侍郎徐堅以爲不可。不從。知古發劍南兵築城，因欲誅其豪傑，掠子女爲奴婢。羣蠻怨怒，蠻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以其尸祭天，由是姚、巂路絶，連年不通。

安西都護張玄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雖怨而未絶和親，乃賂鄯州都督楊矩，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爲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是歲，韋庶人、悖逆庶人並以禮改葬，武三思父子剖棺戮屍。

景雲二年（辛亥，七一一）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春正月丁未朔，以山陵日近，不受朝賀。

癸丑，改泉州爲閩州，置都督府，改武榮州爲泉州。

突厥默啜遣使請和親，許之。

己未，太僕卿郭元振、中書侍郎張説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甲子，改封温王重茂爲襄王，遷于集州。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乙丑，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葬於東都城南，立廟京師，號儀坤廟。竇氏，太子之母也。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壻唐晙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宫，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

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内，諷以易置東宫，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宫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柰何忽有此議！」

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長孫，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宫不安。請出宋王及豳王皆爲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爲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他官。」

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宫，卿等爲朕備之。」張説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宫。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説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説。

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爲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爲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爲右衛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丁丑，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戊寅，制：「諸緣斜封別敕授官，先停任者，並量材敍用。」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甲申，貶姚元之爲申州刺史，宋璟楚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丙戌，宋王、豳王亦寢刺史之命。

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劉幽求罷爲户部尚書。以太子少保韋安石爲侍中。

安石與李日知代姚、宋爲政，自是綱紀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

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爲北門四軍，使葛福順等將之。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辛卯，禁屠。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戊戌，郭元振爲兵部尚書，仍依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三月，以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啜。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癸丑，作金仙、玉真觀。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夏四庚辰，張説爲兵部侍郎，依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癸未，分瀛州置鄭州。

詔以釋典玄宗，理均迹異，拯人化俗，教別功齊。自今每緣法事集會，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齊行道集。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甲申，宋王成器讓司徒，許之，以爲太子賓客。以韋安石爲中書令。

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爲貴，曩爲皇嗣，又爲皇太弟，皆辭不處。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爲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

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其軍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與太子議之，然後以聞。」

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壬寅，大赦天下，重福徒黨放雪。京官四品已下加一階，外官賜勳一轉，三品已上各賜爵一級。天下濫度僧尼、道士、女冠並依舊。又令内外官依上元元年九品已上文武官咸帶手巾算袋，武官咸帶七事鞢鞳並足。其腰帶一品至五品並用金，六品七品並用銀，八品九品並用鍮石。魚袋着紫者金裝，着緋者銀裝。景龍三年已前逋懸並放免。天下大酺五日。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甲辰，作玄元皇帝廟。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許之。

庚戌，制：「則天皇后父母墳仍舊爲昊陵、順陵，量置官屬。」太平公主爲武攸暨請之也。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庚申，韋安石加開府儀同三司。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辛酉，更以西城爲金仙公主，隆昌爲玉真公主，各爲之造觀，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百萬。右散騎常侍魏知古、黄門侍郎李乂諫，不聽。

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爲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僧慧範恃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産，御史大夫薛謙光與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奏彈之。公主訴於上，出謙光爲岐州刺史。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六月壬午，依漢代故事，分置二十四都督府。

閏六月，初置十道按察使。

秋七月，新置都督府並停。唯雍、洛州長史，揚、益、荆、并四大都督府長史階爲三品。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癸巳，追復上官昭容，謚曰惠文。

《唐會要》卷六一《館驛》　八月四日〔丙午〕，勅：「諸使至京都，經一日已上，即停乘傳驛及供給。」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乙卯，詔以興聖寺是高祖舊宅，有柿樹，天授中枯死，至是重生，大赦天下。其謀殺、劫殺、造僞頭首並免死配流嶺南，官典受贓者特從放免。天下大酺三日。

丁巳，皇太子釋奠于太學。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己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爲朔方大總管。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庚午，韋安石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改左右屯衛爲左右威衛，左右宗衛率府爲左右司禦府，渾儀監爲太史監。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九月乙亥，竇懷貞爲侍中。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説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爲災，府庫益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安石可左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户部尚書，説可左丞，並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爲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爲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

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

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于突厥，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婚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櫸頭、衣紫衫，南向再拜，稱臣，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逢堯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逢堯以奉使功，遷户部侍郎。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改太史監爲太史局，依舊隸祕書省。改王師爲傅。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壬辰，令天下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

十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史那獻爲招慰十姓使。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丁未，作潑寒胡戲。

延和元年（壬子、七一二）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春正月辛未朔，親謁太廟。

癸酉，上始釋慘服，御正殿受朝賀。

甲戌，并、汾、絳三州地震，壞人廬舍。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辛巳，有事于南郊。

戊子，耕籍田。

己丑，大赦，改元曰太極。賜内外官階、爵，民酺五日。版授九十以上下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

辛卯，幸安福門，觀酺三日夜。

壬辰，陸象先同中書門下三品。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乙未，上御安福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會上傳位，婚竟不成。

以左御史大夫竇懷貞、户部尚書岑羲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二月丁巳，皇太子釋奠于國學。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辛酉，廢右御史臺。

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己巳，頒新格式於天下。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璡有隙，璡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三月丁丑，以佺爲幽州大都督，徙訥爲并州長史。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夏四月辛丑，制曰：「朕聞措刑由於用刑，去殺存乎必殺。明罰峻典，自古而然，立制齊人，於是乎在。自我朝建國，僅將百年，天下和平，其來已久。往承隋季，守法頗專，比襲時安，持綱日緩。況朕薄德，甚莫逮先，惟人難理，遠不如昔。粤從守位，三載于兹，庶務煩勞，不損晷景。嘗謂自我作則，感而成化，痛乎迷俗忘返，不威罔懲。將至純風，先歸重典。比者贓賄不息，渝濫公行，放心未寧，禁犯無懼。此焉暫革，期於承平，遂割小慈，以崇大體。自今已後，造僞頭首者斬，仍没一房資財，同用廕者並停奪。非頭首者絞。其承前造僞人，限十日内首使盡。官典主司枉法受贓一匹已上，先決杖一百。其緣贓及惡狀被解及與替者，非選時不得輒入京城。縱家貫在京，不得輒至朝堂，妄有披訴。如有此色，並決杖仍加貶斥。其先在京城者，限三日内勒還。上下官僚輒緣私情相囑者，其受囑人宜封狀奏聞。成器已下，朕自決罰。其餘王公已下，並解見任官，三五年間不須齒録。其進狀人别加褒賞。御史宜令分察諸司。」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五月，益州獠反。

戊寅，上祭北郊。

辛巳，赦天下，改元延和。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桓彦範、敬暉、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等，特還其子孫實封二百户。天下大酺五日。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六月丁未，右散騎常侍武攸暨卒，追封定王。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癸丑，岑羲爲侍中。

乙卯，追號大聖天后爲天后聖帝。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庚申，幽州大都督孫佺與奚酋李大酺戰于冷陘，全軍覆没。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辛酉，刑部尚書郭元振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伐突厥。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壬戌，魏知古爲户部尚書，仍依舊同中書

門下三品。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七月辛未，有彗星入于太微。

兵部尚書李迥秀爲朔方道後軍大總管。

乙亥，竇懷貞爲尚書右僕射、平章軍國重事。

己卯，幸安福門觀樂，三日而止。

丙戌，以旱減膳。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爲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爲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悦，朕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己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爲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爲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爲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

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

唐玄宗部（起公元七一二年，迄公元七五六年）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母曰昭成順聖皇后竇氏。垂拱元年秋八月戊寅，生於東都。

先天元年（壬子、七一二）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壬寅，上大聖天后尊號曰聖帝天后。

甲辰，赦天下，改元。

乙巳，於鄭州北置渤海軍，恒、定州境置恒陽軍，嬀、蔚州境置懷柔軍，屯兵五萬。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丁未，立皇太子妃王氏爲皇后。

戊申，封皇帝子嗣直爲郯王，嗣謙郢王。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己酉，以宋王成器爲司空，依舊遥領揚州大都督。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庚戌，竇懷貞爲尚書左僕射，劉幽求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魏知古爲侍中，崔湜檢校中書令。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初，河内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内。」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爲患日深，爲之柰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蓋主，漢昭帝之姊，自幼供養，有罪猶誅之。爲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悦曰：「君有何藝，可以與寡人遊？」琚曰：「能飛煉、詼嘲。」太子乃奏爲詹事府司直，日與遊處，累遷太子中舍人。及即位，以爲中書侍郎。

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暐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爲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爲然。暐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爲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殺。

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張暐于峯州，光賓于繡州。

初，崔湜爲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遺之金帶。重福敗，湜當死，張説、劉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説政事，以左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王晙知其謀，留幽求不遣。利貞屢移牒索之，晙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晙，使遣幽求，幽求謂晙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固請詣廣州，晙曰：「公所坐非可絶於朋友者也。晙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辛卯，立皇子嗣昇爲陝王。

冬十月庚子，上謁太廟，赦天下。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壬寅，祔昭成皇后、肅明皇后神主於儀坤廟。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癸卯，上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

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陀者，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

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丁亥，誥遣皇帝巡邊。

甲午，幽州都督宋璟爲左軍大總管，并州長史薛訥爲中軍大總管，兵部尚書郭元振爲右軍大總管。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請致仕。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丁未，詔禁人屠殺犬雞。

戊午，改箕州爲儀州。

開元元年（癸丑、七一三）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春正月，敕江北諸州團結兵馬，皆令本州刺史押掌。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乙亥，詔：「衞士自今二十五入軍，五十免。羽林飛騎並以衞士簡補。」

以吏部尚書蕭至忠爲中書令。

皇帝巡邊改期，所募兵各散遣，約八月復集，竟不行。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門觀燈，出内人連袂踏歌，縱百僚觀之，一夜方罷。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辛巳，皇后親蠶。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二月丙申，改隆州爲閬州，始州爲劍州。分冀州置深州。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庚子，夜，開門然燈，又追作去年大酺，大合伎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華陰嚴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爲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乃止。

初，高麗既亡，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及李盡忠反，祚榮與靺鞨乞四北羽聚衆東走，阻險自固，盡忠死，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其餘黨。楷固擊乞四北羽，斬之，引兵踰天門嶺，逼祚榮。祚榮逆戰，楷固大敗，僅以身免。祚榮遂帥其衆東據東牟山，築城居之。祚榮驍勇善戰，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户十餘萬，勝兵數萬人，自稱振國王，附于突厥。時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絶，武后不能討。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張行岌招慰之，祚榮遣子入侍。至是，以祚榮爲左驍衞大將軍、勃海郡王，以其所部爲忽汗州，令祚榮兼都督。

庚申，敕以嚴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

三月辛巳，皇后親蠶。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　癸巳，制敕表狀、書奏、牒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三十、四十字。

《唐會要》卷五〇《雜記》　五月十四日〔丙子〕，勅：「王公以下不得輒奏請將莊宅置寺觀。」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先是，脩大明宫未畢，【略】庚寅，敕以農務方勤，罷之以待閒月。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　六月辛丑，以雨霖避正殿，減膳。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丙辰，以兵部尚書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太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睃及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宫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置毒進於上。

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説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意欲上斷割。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宫，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爲然。以日用爲吏部侍郎。

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懷貞、至忠、羲等於南牙舉兵應之。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給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

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閑廄馬及兵三百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召元楷、慈，先斬之，擒膺福、猷於内客省以出，執至忠、羲於朝堂，皆斬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毒。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詰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詰罪狀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於萬年獄。

乙丑，上皇詔：「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爲養志，以遂

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

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于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賜姓李，官爵如故。籍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侔於御府，廐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範家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

初，上謀誅竇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滌謂湜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竇州，藏用流瀧州。新興王晉臨刑歎曰：「本爲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會有司鞫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於荆州。薛稷之子伯陽以尚主免死，流嶺南，於道自殺。

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以爲然，陸象先獨以爲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主怒而去。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衆，象先密爲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爲公主所善及惡之者，或黜或陟，終歲不盡。

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

己巳，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内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内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壬申，遣益州長史畢構等六人宣撫十道。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王琚爲銀青光禄大夫、户部尚書，封趙國公，實封三百户。姜皎銀青光禄大夫、工部尚書，封楚國公，實封五百户。李令問銀青光禄大夫、殿中監，實封三百户。王毛仲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内外閑廐兼知監牧使，霍國公，實封五百户。王守一銀青光禄大夫、太常卿同正員，進封晉國公，實封五百户。並賞其定策功。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甲戌，毁天樞。

乙亥，尚書右丞張説檢校中書令。

庚辰，陸象先罷。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王琚爲中書侍郎，加實封二百户。姜皎殿中監，仍充内外閑廐使，加實封二百户。李令問殿中少監、知尚食事，加實封二百户。

己丑，周孝明高皇帝依舊追贈太原王，宜去帝號，孝明皇后宜稱太原王妃。昊陵、順陵並稱太原王及妃墓。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八月癸巳，劉幽求爲尚書右僕射，知軍國大事。

壬寅，宋王成器爲太尉，申王成義爲司徒，邠王守禮爲司空。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楊我支來求婚。

丁巳，許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

中宗之崩也，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子於外。上即位，於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嶠時以特進致仕，或請誅之，張説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爲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九月壬戌，以嶠子率更令暢爲虔州刺史，令嶠隨暢之官。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丙寅，宋王成器罷。

庚午，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説爲中書令。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己卯，宴王公百僚於承天門，令左右於樓下撒金錢，許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及諸司三品已上官爭拾之，仍賜物有差。郭元振兼御史大夫。

丙戌，又置右御史臺。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十月，姚嶲蠻寇姚州，都督李蒙死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辛卯，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歲饑惠養黎元之意。

己亥，上幸新豐。

癸卯，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説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

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金吾衛將軍李邈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邈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懾失次。惟左軍節度薛訥、朔方道大總管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美，慰勉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甲辰，獵于渭川。

同州刺史姚元之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元之吏事明敏，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即位，勵精爲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卻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

乙巳，車駕還京師。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君人之體。

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鄙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

新興王晉之誅也，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之聞之，曰：「欒布之儔也。」及爲相，擢爲尚書郎。

己酉，以刑部尚書趙彦昭爲朔方道大總管。

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侍中。

辛巳，羣臣上表請加尊號爲開元神武皇帝，從之。

戊子，受册。

中書侍郎王琚爲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每進見，侍笑語，逮夜方出；或時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或言於上曰：「王琚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疏之。是月，命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邊諸軍。

十二月庚寅，赦天下，改元。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中書省爲紫微省，門下省爲黄門省，侍中爲監。雍州爲京兆府，洛州爲河南府，長史爲尹，司馬爲少尹。

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己亥，禁潑寒胡戲。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

敕：「都督、刺史、都護將之官，皆引面辭畢，側門取進止。」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癸丑，劉幽求罷。貶張説爲相州刺史。

甲寅，黄門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黄門平章事。

開元二年（甲寅、七一四）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春正月丙寅，紫微令姚崇上言請檢責天下僧尼，以僞濫還俗者二萬餘人。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壬申，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恒式。」

己卯，以盧懷慎檢校黄門監。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宫中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殷寀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爲：「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悦鄭聲，好遊獵爲戒。」上雖不能用，咸嘉賞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壬午，以關内旱，求直諫，停不急之務，寬繫囚，祠名山大川，葬暴骸。

甲申，杵州節度大使薛訥同紫微黄門三品，以伐契丹。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爲之請。敕紫微、黄門覆按。姚崇、盧懷慎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

無所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

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之史册。從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壬辰，避正殿，減膳，徹樂。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將兵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瓘擊破之。同俄單騎逼城下，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

丁未，敕：「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舊寺頹壞應葺者，詣有司陳牒檢視，然後聽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己酉，以旱，親録囚徒。

改太史監罷隸祕書省。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閏月，以鴻臚少卿、朔方軍副大總管王晙兼安北大都護、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令豐安、定遠、三受降城及旁側諸軍皆受晙節度。徙大都護府於中受降城，置兵屯田。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癸亥，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丁卯，復置十道按察使，以益州長史陸象先等爲之。

上思徐有功用法平直，乙亥，以其子大理司直惲爲恭陵令。竇孝諶之子光禄卿豳公希璡等請以己官爵讓惲以報其德，由是惲累遷申王府司馬。

丙子，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録事閻楚珪爲其府參軍，上許之。姚崇、盧懷慎上言：「先嘗得旨，云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墨敕皆勿行。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爲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

《唐會要》卷九〇《閉糴》 勅：「年歲不稔，有無須通，所在州縣，不得閉糴，各令當處長吏檢校。」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突厥石阿失畢既失同俄，不敢歸。癸未，與其妻來奔，以爲右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命其妻曰金山公主。

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按問，幽求等不服。姚崇、盧懷慎、薛訥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閒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恐驚遠聽。」戊子，貶幽求爲睦州刺史，紹京爲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行邊軍未還，亦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

敕：「涪州刺史周利貞等十三人，皆天后時酷吏，比周興等情狀差輕，宜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三月己亥，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執西突厥都擔。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甲辰，青州刺史、郇國公韋安石爲汴州別駕，太子賓客、逍遥公韋嗣立爲岳州別駕，特進致仕李嶠先隨子在袁州，又貶滁州別駕，並員外置。

《册府元龜》卷六三〇《條制二》 二十八日〔乙卯〕，勅：「繁劇司闕官有灼然要籍者，聽牒選司，於應得官人内，據材用資歷相當者先補擬。」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毀天樞，發匠鎔其鐵錢，歷月不盡。先是，韋后亦於天街作石臺，高數丈，以頌功德，至是并毀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四月辛未，停諸陵供奉鷹犬。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辛巳，突厥可汗默啜復遣使求婚，自稱「乾和永清太駙馬、天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禄可汗」。

五月己丑，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有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

己酉，吐蕃相坌達延遣宰相書，請先遣解琬至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爲朔方大總管，故吐蕃請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復召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復坌達延書，招懷之。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辛亥，魏知古罷。

六月，京師大風拔木。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丁巳，開府儀同三司、宋王成器爲岐州刺史，司徒、申王成義爲豳州刺史，司空、邠王守禮爲虢州刺史，委務於上佐。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甲子，以太上皇避暑，徙御大明宫。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乙丑，兵部尚書致仕、韓國公張仁

願卒。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欽藏來獻盟書。

《册府元龜》卷一七〇《來遠》 丁卯，北庭大都護、（瀚）〔瀚〕海軍使那獻梟都擔首，獻於闕下，并擒其孥及胡禄等部落五萬餘帳内屬。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七月乙未，焚錦繡珠玉于前殿。

戊戌，禁采珠玉及爲刻鏤器玩、珠繩帖綃服者，廢織錦坊。

庚子，薛訥及奚、契丹戰于灤河，敗績。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壬寅，以北庭都護郭虔瓘爲涼州刺史、河西諸軍州節度使。

果州刺史鍾紹京心怨望，數上疏妄陳休咎，乙巳，貶溱州刺史。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丙午，昭文館學士柳沖、太子左庶子劉子玄刊定《姓族系録》二百卷，上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丁未，房州刺史、襄王重茂薨，輟朝三日，追謚曰殤皇帝。

戊申，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道士往還。

壬子，禁人間鑄佛、寫經。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宫。甲寅，制許之，始作興慶宫，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宫側。又於宫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

乙卯，以岐王範兼絳州刺史，薛王業兼同州刺史。仍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復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八月戊午，西天竺國遣使獻方物。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壬戌，禁女樂。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乙丑，令有司具車牛於崇明門，自選後宫無用者載還其家。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乙亥，吐蕃寇邊，薛訥攝左羽林軍將軍，爲隴右防禦大使，右驍衛將軍郭知運爲副，以伐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辛巳，大募勇士，詣河、隴就訥教習。

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

乙酉，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其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以爲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九月丁酉，宴京師侍老于含元殿庭，賜九十以上几杖，八十以上鳩杖，婦人亦如之，賜於其家。

戊申，幸温湯。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敕以歲稔傷農，令諸州脩常平倉法。江、嶺、淮、浙、劍南地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

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壬子，葛邏禄等部落詣涼州降。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甲寅，制曰：「自古帝王皆以厚葬爲誡，以其無益亡者，有損生業故也。近代以來，共行奢靡，遞相仿效，浸成風俗，既竭家産，多至凋弊。然則魂魄歸天，明精誠之已遠，卜宅於地，蓋思慕之所存。古者不封，未爲非達。且墓爲真宅，自便有房，今乃別造田園，名爲下帳，又冥器等物，皆競驕侈。失禮違令，殊非所宜，戮屍暴骸，實由於此。承前雖有約束，所司曾不申明，喪葬之家，無所依准。宜令所司據品令高下，明爲節制：冥器等物，仍定色數及長短大小。園宅下帳，並宜禁絶。墳墓塋域，務遵簡儉。凡諸送終之具，並不得以金銀爲飾。如有違者，先決杖一百。州縣長官不能舉察，並貶授遠官。」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冬十月，吐蕃復寇渭源。

丙辰，上下詔欲親征，發兵十餘萬人，馬四萬匹。

戊午，上還宫。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甲子，薛訥及吐蕃戰于武階，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戊辰，姚崇、盧懷慎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爲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

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婚，上許以來歲迎公主。

突厥十姓胡禄屋等諸部詣北庭請降，命都護郭虔瓘撫存之。

〔十一月〕乙酉，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于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矛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辛卯，葬殤皇帝。

丙申，遣左散騎常侍解琬詣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隨便宜區處。

十二月壬戌，沙陀金山入朝。

甲子，置隴右節度大使，須嗣鄯、奉、河、渭、蘭、臨、武、洮、岷、郭、疊、宕十二州，以隴右防禦副使郭知運爲之。

乙丑，立皇子嗣真爲鄫王，嗣初爲鄂王，嗣主爲鄄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時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爲安南市舶使，與波斯僧廣造奇巧，將以進內。監選使、殿中侍御史柳澤上書諫，上嘉納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是歲，置幽州節度、經略、鎮守大使，領幽、易、平、檀、媯、燕六州。

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導，以伐守忠。默啜遣兵二萬擊守忠，虜之而還。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并殺之。

開元三年（乙卯、七一五）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正月丁亥，立郢王嗣謙爲皇太子。降死罪，流以下原之。賜酺三日。

《册府元龜》卷六三〇《條制二》 五日〔戊子〕，詔：「内外官考未滿，所司預補替名守闕，特宜禁斷。」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癸卯，盧懷慎檢校黄門監。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甲辰，工部尚書魏知古卒。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二月，禁斷天下採捕鯉魚。

十姓部落左廂五咄六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俟斤，及高麗莫離支高文簡、都督跌跌思太等，各率其衆自突厥相繼來奔，前後總二千餘帳。析許州、唐州置仙州。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辛酉，赦囚非惡逆、造僞者。

《册府元龜》卷九七四《褒異一》 三月己丑，突厥支匐忌等來朝，帝親臨宴，賜綵繡、金銀器物、錦等有差。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夏四月，岐王範兼虢州刺史，薛王業兼幽州刺史。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庚申，突厥部三姓葛邏禄來附。右羽林軍大將軍薛訥爲涼州鎮軍大總管，涼州都督楊執一副之，右衛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州鎮軍大總管，并州長史王晙副之，以備突厥。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默啜發兵擊葛邏禄、胡禄屋、鼠尼施等，屢破之。敕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侍解琬等發兵救之。五月壬辰，敕嘉惠等與葛邏禄、胡禄屋、鼠尼施及定邊道大總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爲蝗衆多，除不可盡，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飢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丁未，以旱録京師囚。

戊申，避正殿，減膳。

《册府元龜》卷九七四《褒異一》 六月丁巳，林邑國遣使來朝，授其使右領軍衛員外將，放還蕃。

《册府元龜》卷六三〇《條制二》 八日〔戊午〕，勑：「吏部銓委任尤重，比雖守職，務在循嘗，既限之以選勞，或失之於求士。宜選日用擢一二十人，不須限以資次。」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七月，刑部尚書李日知卒。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庚辰朔，日有食之。

《册府元龜》卷九七四《褒異一》 八月丙辰，高麗、吐渾等儲蕃降附。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冬十月甲寅，制曰：「朕聽政之暇，常覽史籍，事關理道，實所留心，中有闕疑，時須質問。宜選耆儒博學一人，每日入内侍讀。」以光禄卿馬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无量並充侍讀。

遣還。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九姓思結都督磨散等來降，己未，悉除官。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辛酉，嵩州蠻寇邊，右驍衛將軍李玄道伐之。

壬戌，薛訥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吕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

癸亥，如鄜，赦所過徒罪以下，賜侍老九十以上及篤疾者物。

甲子，如鳳泉湯。

戊辰，降大理繫囚罪。

十一月己卯，至自鳳泉湯。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憤恚，甲申，卒于道。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乙酉，幸温湯。

丁亥，相州人崔子岳反，伏誅。

甲午，至自温湯。

乙未，禁白衣長髮會。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丁酉，以左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大使。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還，陳磧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勢。上許之，聽以便宜從事。

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内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爲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都護吕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兹西數千里，下數百城，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于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斬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八國皆遣使請降。會有言其贓汚者，坐繫涼州獄，貶靈州兵曹參軍。

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而恐愒，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如故，貶日知爲歙縣丞。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尚書左丞韋玢：「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他官。」玢尋出爲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寬怠及不稱職，玢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玢即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爲戒，則省事何從而舉矣！伏望聖慈詳察，使當官者無所疑懼。」乃除冀州刺史。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乙丑，降鳳泉湯所過死罪以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庚午，以軍器使爲軍器監，置官員。

是冬無雪。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突騎施守忠既死，默啜兵還，守忠部將蘇禄鳩集餘衆，爲之酋長。蘇禄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衆二十萬，遂據有西方，尋遣使入見。是歲，以蘇禄爲左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

開元四年（丙辰、七一六）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正月戊寅，朝太上皇于西宫。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癸未，尚衣奉御長孫昕恃以皇后妹壻，與其妹夫楊仙玉毆擊御史大夫李傑，上令朝堂斬昕以謝百官。以陽阳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陳請，乃命杖殺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乙酉，隴右節度使郭虔瓘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戰功，請除遊擊將軍。敕下，盧懷慎等奏曰：「郭虔瓘恃其微效，輒侮彝章，爲奴請五品，實亂綱紀，不可許。」上從之。

丁亥，宋王成器更名憲，申王成義更名撝。

丙午，以鄫王嗣真爲安北大都護、安撫河東、關内、隴右諸蕃大使，以安北大都護張知運爲之副。陝王嗣昇爲安西大都護、安撫河西四鎮諸蕃大使，以安西都護郭虔瓘爲之副。二王皆不出閤。諸王遥領節度自此始。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温湯。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辛酉，吐蕃寇松州，廓州刺史蓋思貴伐之。

丁卯，至自温湯。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以關中旱，遣使祈雨于驪山，應時澍

雨。令以少牢致祭，仍禁斷樵採。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辛未，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爲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訪使。

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爲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揚州采訪使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行，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癸酉，松州都督孫仁獻襲擊吐蕃於城下，大破之。

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鴉鵲、鸂鶒等，欲置苑中，使者所至煩擾。道過汴州，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水陸傳送，食以粱肉。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乎！陛下方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況鴉鵲、鸂鶒，曷足貴也！」上手敕謝若水，賜帛四十段，縱散其鳥。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脩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爲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脩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

《冊府元龜》卷九七四《褒異一》　三月丁亥，新羅遣其臣金楓厚來賀正，授員外郎，放還蕃。

四月辛亥，突厥俾失州大首領伊羅友闕頡斤十囊來降，封其妻阿史那氏爲鴈門郡夫人，以向化寵之也。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夏五月甲辰，敕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或言於上曰：「今歲選敍大濫，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左遷豫州刺史，李朝隱左遷滑州刺史。

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師子國求靈藥及善醫之嫗，寘之宮掖。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胡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胡嫗，豈宜寘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諭而罷之。

《冊府元龜》卷六三〇《條制二》　六月十九日〔癸亥〕，敕：「六品以下官，令所司補授其員外郎、御史，并餘供奉，宜進名勅授。」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上皇崩于百福殿。

己巳，以上女萬安公主爲女官，欲以追福。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辛未，京師，華、陝二州大風拔木。

癸酉，大武軍子將郝靈佺殺突厥默啜。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默啜兄子小殺繼立爲可汗。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七月丁丑，吐蕃請和。

《冊府元龜》卷九七四《褒異一》　戊子，大食國黑密牟尼蘇於漫遣使獻金線織就寶裝、玉灑地瓶各一，授其使員外中郎將，放還蕃。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壬辰，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於別廟，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從之。又奏遷昭成皇后祔睿宗室，肅明皇后留祀於儀坤廟。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丙申，分嵩、雅二州置黎州。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丁酉，洛水溢。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八月乙巳，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辛未，奚、契丹降。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吐蕃復請和，上許之。

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多離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牙官暾欲谷，以爲謀主。暾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户處河曲者，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

并州長史王晙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帥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興兵剽掠。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爲間諜，日月滋久，姦詐逾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爲內應，來逼軍州，表裏受敵，

雖有韓、彭，不能取勝矣。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衆，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内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比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爲諛辭，皆非事實，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户妥帖，皆欲自衒其功，非能盡忠徇國。願察斯利口，勿忘遠慮。議者必曰：『國家曩時已嘗實降户於河曲，皆獲安寧，今何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曩者，頡利既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安無變。今北虜尚存，此屬或畏其威，或懷其惠，或其親屬，豈樂南來！較之彼時，固不侔矣。以臣愚慮，徙之内地，上也。多屯士馬，大爲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願審兹三策，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爲唐有。若留至河冰，恐必有變。」疏奏，未報。降户跌思泰、阿悉爛等果叛。

《册府元龜》卷六三〇《條制二》 九月十二日〔乙酉〕，勅：「諸色選人納紙保候五日内，其保識官各加當司具名品，并所在人州貫頭御都爲一牒，報選司。若有僞濫，先用闕，然後准式處分。」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晙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破之，斬獲三千級。

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户兵仗，令渡河而南，降户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降户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户得之，遂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爲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邀擊之，大破其衆於黑山呼延谷，虜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

毗伽可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爲寇。暾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力尚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强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爲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癸丑，户部尚書、新除太子詹事畢構卒。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庚午，葬大聖皇帝于橋陵，廟號睿宗。御史大夫李傑護橋陵作，判官王旭犯贓，傑按之，反爲所構，左遷衢州刺史。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以同州蒲城縣爲奉先縣，隸京兆府。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十一月己卯，黄門監盧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並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棄者大，望垂矜録。上深納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丁亥，遷中宗于西廟。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乙未，〔盧懷慎〕薨。

丙申，以尚書左丞源乾曜爲黄門侍郎、同平章事。

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痞謁告，上遣使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或稱旨，上輒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稱旨，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常謝實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問崇。癸卯，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上許之。崇以四方館有簿書，非病者所宜處，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爲官吏也，使卿居之，爲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

崇子光禄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廣通賓客，頗受饋遺，爲時所譏。主書趙誨爲崇所親信，受胡人賂，事覺，上親鞫問，下獄當死，崇復營救，上由是不悦。會曲赦京城，敕特標誨名，杖之一百，流嶺南。崇由是憂懼，數請避相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

十二月，上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闕，遣内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乙卯，定陵寢殿火。

丙辰，幸温湯。

乙丑，至自温湯。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閏月己亥，姚崇罷爲開府儀同三司，源乾曜罷爲京兆尹、西京留守，以刑部尚書宋璟守吏部尚書兼黄門監，紫微侍郎蘇頲同平章事。

辛丑，罷十道按察使。

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省奏擬，是歲，始制員外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

開元五年（丁巳、七一七）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春正月壬寅朔，上以喪制不受朝賀。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癸卯，太廟四室壞，遷神主于太極殿，素服避正殿，輟視朝五日。

己酉，享于太極殿。

辛亥，如東都。

戊辰，大霧。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二月甲戌，至自東都，大赦天下，唯謀反大逆不在赦限，餘並宥之。河南百姓給復一年，河南、河北遭澇及蝗蟲處，無出今年地租。武德、貞觀以來勳臣子孫無位者，訪求其後奏聞；有嘉遯幽棲養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薦。

三月庚戌，於柳城依舊置營州都督府。

丁巳，以辛景初女封爲固安縣主，妻于奚首領、饒樂郡王大酺。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丙寅，吐蕃請和。

四月甲申，毀拜洛受圖壇。

己丑，子嗣一卒。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衆浸强，雖職貢不乏，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發葛邏祿兵擊之，上不許。

《册府元龜》卷九七四《褒異一》　壬子，天竺國遣使來朝，詔曰：「中天竺國大首領大野迷地羅梵摩寺，殊邦慕德，重譯來朝，是加褒奬，用益誠心，可毅（部）〔都〕尉。」賜緋袍銀帶，放還蕃。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丙辰，詔公侯子孫襲封。

《册府元龜》卷九七四《褒異一》　六月丙子，文單國、真臘国朝貢使還蕃，並降璽書及帛五百疋，賜國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壬午，鞏縣暴雨連月，山水泛濫，毀郭邑廬舍七百餘家，人死者七十二。汜水同日漂壞近河百姓二百餘家。

《册府元龜》卷九七四《褒異一》　七月己亥，突厥遣使獻馬，授其使郎將，放還蕃。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初，上微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卧内，與后妃連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弟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宋璟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爲然。【略】庚子，以晦爲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皎宜放歸田園，散官、勳、封皆如故。」

壬寅，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

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圍鉢換及大石城，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擊之。

并州長史張嘉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鎮之。」辛酉，置天兵軍於并州，集兵八萬，以嘉貞爲天兵軍大使。

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則天立明堂不合古制。又，明堂尚質，而窮極奢侈，密邇宮掖，人神雜擾。甲子，制復以明堂爲乾元殿，冬至、元日受朝賀，季秋大享，復就圜丘。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九月壬寅，復紫微省爲中書省，黄門省爲門下省，監爲侍中。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坐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御史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須祕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册府元龜》卷九七四《褒異一》　十月丁卯，日本國遣使朝貢。

戊辰，勑：「日本國遠在海外，遣使來朝，既涉滄波，兼獻邦物，其使真人莫問等，宜以今月十六日於中書宴集。」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癸酉，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於别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況弟臣於兄，可躋之於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别廟。願下羣臣博

議，遷中宗入廟。」事下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議，以爲：「七代之廟，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爲君，若數以爲代，則無祖禰之祭矣。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爲中宗特立別廟。中宗既升新廟，睿宗乃祔高宗，何嘗躋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躋僖公爲證，誣罔聖朝，漸不可長。」時論多是平子，上亦以爲然，故議久不決。蘇獻，頲之從祖兄也，故頲右之。卒從禮官議。平子論之不已，謫爲康州都城尉。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丙子，京師修太廟成。

丁丑，詔以故越王貞死非其罪，封故許王男琳爲嗣越王，以繼其後。

戊寅，祔神主于太廟。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上命宋璟、蘇頲爲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上甚善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甲申，命史官月奏所行事。

《册府元龜》卷九七四《褒異一》 乙酉，鴻臚寺奏：「日本國使請謁孔子廟堂，禮拜寺觀。」從之。仍令州縣金吾相知，簡較捌捉，示之以整，應須作市買非違禁入蕃者，亦容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十一月己亥，契丹首領、松漠郡王李失活來朝。

司徒兼鄧州刺史、申王撝兼虢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十二月壬午，以東平王外孫楊氏爲永樂公主，妻之〔李失活〕。

祕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散亂訛缺，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補。」從之。於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韋述等二十人同刊正，以左散騎常侍褚無量爲之使，於乾元殿前編校羣書。

開元六年（戊午、七一八）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正月辛丑，突厥請和。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廣州吏民爲宋璟立遺愛碑。璟上言：「臣在州無他異迹，今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下禁止。」上從之。於是他州皆不敢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丙辰〔朔〕，以未經大祥，不受朝賀。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辛酉，敕禁惡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錢。於是京城紛然，賣買殆絶。宋璟、蘇頲請出太府錢二萬緡置南北市，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聽兩京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從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將作大匠韋湊上疏，請遷孝敬神主，別立義宗廟。

以太子少師兼許州刺史、岐王範兼鄭州刺史。

二月甲戌，禮幣徵嵩山隱士盧鴻。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戊子，移蔚州橫野軍於山北，屯兵三萬，爲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頡質略、同羅都督毗伽末啜、霫都督比言、回紇都督夷健頡利發，僕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騎兵爲前、後、左、右軍討擊大使，皆受天兵軍節度。有所討捕，量宜追集，無事各歸部落營生，仍常加存撫。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壬辰，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王晙伐突厥。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三月乙巳，徵嵩山處士盧鴻入見，拜諫議大夫，鴻固辭。

天兵軍使張嘉貞入朝，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願特赦之。」其人遂得減死。上由是以嘉貞爲忠，有大用之意。

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并獻其所爲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

夏四月戊子，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爲道士。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夏五月乙未，孝敬哀皇后祔于恭陵。

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卒。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辛亥，以突騎施都督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充金方道經略大使。

《唐會要》卷七二《府兵》 二十七日〔庚申〕，勅：「諸折衝府兵每年

一簡點，至時所司條奏。」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六月甲申，瀍水溢。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乙酉，制以故侍中桓彦範、敬暉，故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張柬之，故特進崔玄暐，故中書令袁恕己配饗中宗廟庭。故司空蘇瓌，故左丞相、太子少保、郴州刺史劉幽求配饗睿宗廟庭。

秋七月己未，祕書監馬懷素卒。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八月，頒鄉飲酒禮於州縣，令每歲十二月行之。

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户掌錢，出息以給之，息至倍稱，多破産者。祕書少監崔沔上言，請計州縣官所得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從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庚辰，以旱慮囚。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九月乙未，遣工部尚書劉知柔持節往河南道存問。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十月癸亥，賜河南府，懷、汝、鄭三州父老帛。

十一月辛卯，至自東都。

丙申，享于太廟。元皇帝以上三祖枝孫失官者授五品京官，皇祖妣家子孫在選者甄擇之。免知頓及旁州供承者一歲租稅。

乙巳，改傳國璽曰「寶」。

是月，突厥執單于副都護張知運。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宋璟奏：「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沖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僉議，當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爲左散騎常侍，以李朝隱代之。陸象先閑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爲河南尹。」從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十二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兼澤州刺史、宋王憲爲涇州刺史，司徒兼虢州刺史、申王撝爲絳州刺史，以太子少師兼鄭州刺史、岐王範爲岐州刺史，以太子少保兼衛州刺史、薛王業爲虢州刺史。

開元七年（己未、七一九）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春正月，吐蕃遣使朝貢。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二月，俱密王那羅延、康王烏勒伽、安王篤薩波提皆上表言爲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

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以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册府元龜》卷一六八《却貢獻》　癸未，勅：「伊州歲貢年支米一萬石，宜停。」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三月乙卯，以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内外閑廄使、苑内營田使王毛仲行太僕卿。毛仲嚴察有幹力，萬騎功臣、閑廄官吏皆憚之，苑内所收常豐溢。上以爲能，故有寵。雖有外第，常居閑廄側内宅，上或時不見，則悄然若有所失。宦官楊思勗、高力士皆畏避之。

勃海王大祚榮卒，丙辰，命其子武藝襲位。

《册府元龜》卷九七四《褒異一》　四月己卯，訶毗施國王捺塞使吐火羅大首領摩婆羅獻獅子及五色鸚鵡，帝以其遠來脩貢，加宴勞賜錦綵五百疋。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壬午，開府儀同三司、祁公王仁皎薨。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素服，徹樂，減膳，中書門下慮囚。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辛卯，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脩德，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絶女謁，除讒慝，所謂脩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而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六月戊辰，吐蕃請和。

《唐會要》卷六一《館驛》　二十八日〔乙酉〕，勅：「專知傳驛官，一差定後，年限未終，所由不得輒迴改，并别差使及别報句當。」

七月一日〔戊子〕，勅：「諸道按察使家口，往過宜給傳遞。」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丙辰，制以亢陽日久，上親録囚徒，多所原免。諸州委州牧、縣宰量事處置。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閏七月，右補闕盧履冰上言：「禮，父在爲母服周年，則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下其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履冰議爲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辛巳，以旱避正殿，徹樂，減膳。

甲申，慮囚。

八月丙戌，慮囚。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辛卯，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九月甲子，改昭文館依舊爲弘文館。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甲戌，徙封宋王憲爲寧王。

十月，作義宗廟于東都。

辛卯，幸温湯。

癸卯，至自温湯。

壬子，册拜突騎施蘇禄爲忠順可汗。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十一月壬申，上以岐山令王仁琛，藩邸故吏，墨敕令與五品官。宋璟奏：「故舊恩私，則有大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鄙緣舊恩，已獲優改，今若再蒙超奬，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於格應留，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乙亥，皇太子入學齒胄，賜陪位官及學生帛。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及春將還，多遷官，宋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十二月丙戌，置弘文、崇文兩館雠校書郎官員。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是歲，置劍南節度使，領益、彭等二十五州。

開元八年（庚申、七二〇）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春正月丙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卒。

辛酉，命右散騎常侍元行沖整比羣書。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甲子（朔），皇太子加元服。

乙丑，皇太子謁太廟。

丙寅，會百官於太極殿，賜物有差。

《唐會要》卷八三《租稅上》　二十日〔癸酉〕，勅：「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準，故遣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而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兩，遂則加其丈尺，至有五丈爲匹者，理甚不然。闊一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亦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于比年常例，丈尺過多，奏聞。」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辛巳，宋璟、蘇頲罷。京兆尹源乾曜爲黄門侍郎，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張嘉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戊戌，皇子敏卒，追立爲懷王，謚曰哀。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壬子，敕以役莫重於軍府，一爲衛士，六十乃免，宜促其歲限，使百姓更迭爲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三月甲子，免水旱州逋負，給復四鎮行人家一年。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夏四月丙午，遣使賜烏長王、骨咄王、俱位王册命。三國皆在大食之西。大食欲誘之叛唐，三國不從，故褒之。

五月辛酉，復置十道按察使。

丁卯，以源乾曜爲侍中，張嘉貞爲中書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人。」上從之。因下制稱乾曜之公，命文武官效之，於是出者百餘人。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南天竺國遣使獻五色鸚鵡。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六月庚寅，洛、瀍、穀水溢。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突厥降户僕固都督勺磨及跌跌部落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勺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户殆盡。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横野軍之側者，聞之皆恟懼。秋，并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説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説復書曰：「吾肉非黄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羅由是遂安。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九月甲子，太子少師兼岐州刺史、岐王範兼太子太傅，太子少保兼虢州刺史、薛王業爲太子太保，餘並如故。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丙寅，降京城囚罪，杖以下原之。

壬申，契丹寇邊，王晙檢校幽州都督、節度河北諸軍大使，黄門侍郎韋抗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伐之。

甲戌，中書門下慮囚。

十月辛巳，如長春宮。

壬午，獵于下邽。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光禄少卿、駙馬都尉裴虚己與岐王範遊宴，仍私挾讖緯。戊子，流虚己於新州，離其公主。萬年尉劉庭琦、太祝張諤數與範飲酒賦詩，貶庭琦雅州司户，諤山茌丞。然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强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上嘗不豫，薛王業妃弟、内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覺，賓杖死，恂貶錦州刺史。業與妃惶懼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實殛之。」即與之宴飲，仍慰諭妃，令復位。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庚寅，幸温湯。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十一月乙卯，上還京師。

辛未，突厥寇甘、涼等州，敗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

先是，朔方大總管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帳於稽落水上。毗伽聞之，大懼。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絶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若必能來，俟其垂至，徙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不相悦，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晙兵不出，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

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暾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衆潰走，趨北庭，不得入，盡爲突厥所虜。

暾欲谷引兵還，出赤亭，掠涼州羊馬，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將兵邀擊之。暾欲谷謂其衆曰：「吾乘勝而來，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删丹，與暾欲谷遇，唐兵大敗，公利、澄脱身走。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

契丹牙官可突干驍勇得衆心，李娑固猜畏，欲去之。是歲，可突干舉兵擊娑固，娑固敗奔營州。營州都督許欽澹遣安東都護薛泰帥驍勇五百與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討之，戰敗，娑固、李大酺皆爲可突干所殺，生擒薛泰，營州震恐。許欽澹移軍入渝關，可突干立娑固從父弟鬱干爲主，遣使請罪。上赦可突干之罪，以鬱干爲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魯蘇爲饒樂都督。

開元九年（辛酉，七二一）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春正月，制削楊敬述官爵，以白衣檢校涼州都督，仍充諸使。

丙辰，改蒲州爲河中府，置中都官僚，一準京兆、河南。

丙寅，上幸驪山温湯。

乙亥，還宫。

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户口逃移，巧僞甚衆，請加檢括。源乾曜素愛其才，贊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僞之法以聞。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丙戌，突厥請和。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丁亥，制：「州縣逃亡户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户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僞甚衆。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户，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

上疏言其狀。上方任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户爲客，凡得户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冊府元龜》卷一五九《革弊一》　三月庚午，濮州聖佛寺僧多摩持書誑惑百姓，大聚財物，勒其僧還俗，納其財。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四月庚寅，蘭池胡康待賓寇邊。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戊戌，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爲舉者賞罰。」

以太僕卿王毛仲爲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與王晙及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説相知討康待賓。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五月庚午，原見囚死、流罪隨軍効力、徒以下未發者。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六月己卯，罷中都，復爲蒲州。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七月己酉，王晙執康待賓。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丙辰，揚、潤等州暴風，發屋拔樹，漂損公私船舫一千餘隻。

辛酉，集諸酋長，斬康待賓。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先是，叛胡潛與党項通謀，攻銀城、連谷，據其倉庾，張説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党項乃更與胡戰，胡衆潰，西走入鐵建山。説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討擊使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説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以鎮撫党項餘衆。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先天中，重修三九射禮，至是，給事中許景先抗疏罷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八月，蘭池胡康願子寇邊。

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康待賓之反也，詔郭知運與王晙相知討之。晙上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知運還本軍。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晙不協。晙所招降者，知運復縱兵擊之。虜以晙爲賣己，由是復叛。上以晙不能遂定羣胡，丙午，貶晙爲梓州刺史。

丁未，梁文獻公姚崇薨，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脩甲兵，齊則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諸武、諸韋，造寺度人，不可勝紀，無救族誅。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爲後法！」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丁巳，御丹鳳樓，宴突厥首領。

庚申，幸中書省。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癸亥，以張説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卒。知運與同縣右衛副率王君㚟，皆以驍勇善騎射著名西陲，爲虜所憚。時人謂之王、郭。㚟遂自知運麾下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

十一月丙辰，國子祭酒元行沖上《羣書四録》，凡書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庚午，赦天下。

十二月乙酉，上幸驪山温湯。

壬辰，還宮。

是歲，諸王爲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京師。

新作蒲津橋，鎔鐵爲牛以繫絚。

安州別駕劉子玄卒。子玄即知幾也，避上嫌名，以字行。

著作郎吴兢撰《則天實録》，言宋璟激張説使證魏元忠事。説脩史見之，知兢所爲，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乃兢所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説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太史上言，《麟德曆》浸疏，日食屢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曆，率府兵曹梁令瓚造黄道遊儀以測候七政。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是冬無雪。

開元一〇年（壬戌，七二二）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春正月丁巳，幸東都。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癸亥，命有司收公廨錢，以稅錢充百官俸。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甲子，省王公已下視品官參佐及京三品已上官伏身職員。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乙丑，收職田。畝率給倉粟二斗。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二月丁丑，次望春頓，賜從官帛。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戊寅，上至東都。

《册府元龜》卷一五九《革弊一》　庚寅，詔曰：「釋道二門，施其戒律，緇黃法服，衆亦崇尚，苟有踰濫，是無憲章。如聞道士、僧尼多有虛挂名籍，或權隸他寺，或侍養私門，託以爲詞，避其所管，互相掩匿，共成姦詐，甚非清淨之意也。自今已後，更不得於州縣權隸、侍養師主父母，此色者竝宜括還本寺觀。」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三月戊申，詔自今内外官有犯贓至解免已上，縱逢赦免，並終身勿齒。

《册府元龜》卷九九九《請求》　庚戌，波斯國王勃善活遣使獻表，乞授一員漢官，許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夏四月丁酉，封契丹首領松漠都督李鬱于爲松漠郡王，奚首領饒樂都督李魯蘇爲饒樂郡王。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己亥，以張説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五月戊午，突厥請和。

辛酉，伊、汝水溢。

閏月壬申，張説巡邊。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戊寅，敕諸番充質宿衛子弟，並放還國。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己丑，以餘姚縣主女慕容氏爲燕郡公主，妻契丹王鬱干。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六月辛丑，上訓註《孝經》，頒于天下。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丁巳，博州河決，命按察使蕭嵩等治之。

己巳，制增太廟爲九室，還中宗主還太廟。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七月庚辰，給復遭水州。

丙戌，安南人梅叔鸞反，伏誅。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秋八月癸卯，武彊令裴景仙，坐贓五千匹，事覺，亡命。上怒，命集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贓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爲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録。一門絶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又曰：「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餒而！」上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安南賊帥梅叔焉等攻圍州縣，遣驃騎將軍兼内侍楊思勗討之。思勗募羣蠻子弟，得兵十餘萬，襲擊，大破之，斬叔焉，積尸爲京觀而還。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九月，張説擒康願之於木盤山。

詔移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

甲戌，祕書監、楚國公姜皎坐事，詔杖之六十，配流欽州，死於路。

乙亥，制曰：「朕君臨宇内，子育黎元。内修睦親，以敍九族，外協庶政，以濟兆人。勳戚加優厚之恩，兄弟盡友于之至。務崇敦本，克慎明德。今小人作孽，已伏憲章，恐不逞之徒，猶未能息。凡在宗屬，用申懲誡：自今已後，諸王、公主、駙馬、外戚家，除非至親以外，不得出入門庭，妄説言語。所以共存至公之道，永協和平之義，克固藩翰，以保厥休。貴戚懿親，宜書座右。」又下制，約百官不得與卜祝之人交遊來往。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己卯，京兆人權梁山反，伏誅。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癸未，吐蕃攻小勃律，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説以時無强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爲疑，説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亢卒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爲疑，臣請以闔門百口保之。」上乃從之。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

略盡，百姓苦之。張説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從此始矣。

冬十月癸丑，復以乾元殿爲明堂。

甲寅，上幸壽安興泰宮，獵於上宜川。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庚申，至自興泰宮。波斯國遣使獻獅子。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上欲耀兵北邊，丁卯，以秦州都督張守潔等爲諸衛將軍。

《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二》　十一月辛未，渤海遣使，其大臣味勃計來朝，并獻鷹，授大將軍，賜錦袍、金魚袋，放還蕃。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乙未，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户。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嫁突騎施可汗蘇禄。

上將幸晉陽，因還長安。張説言於上曰：「汾陰脽上有漢家后土祠，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脩之，爲農祈穀。」上從之。

上女永穆公主將下嫁，敕資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武后惟太平一女，故資送特厚，卒以驕敗，奈何爲法！」上遽止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突厥請和。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停按察使。

開元一一年（癸亥、七二三）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正月丁卯，降東都囚罪，杖以下原之。

己巳，如并州，降囚罪，徒以下原之。賜侍老物。

庚辰，次潞州，赦囚，給復五年，以故第爲飛龍宮。

辛卯，次并州，改并州爲北都。

癸巳，赦太原府，給復一年，下户三年，元從家五年。版授侍老八十以上上縣令，婦人縣君。九十以上上州長史，婦人郡君。百歲以上上州刺史，婦人郡夫人。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二月戊申，還至晉州。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己酉，貶張嘉貞爲幽州刺史。

壬子，如汾陰，祠后土，賜文武官階、勳、爵、帛。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乙卯，貶平遥令王同慶爲贛尉，坐廣爲儲偫，煩擾百姓也。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癸亥，張説兼中書令。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三月〕己巳，罷天兵、大武等軍，以大同軍爲太原以北節度使，領太原、遼、石、嵐、汾、代、忻、朔、蔚、雲十州。

庚午，車駕至京師。

《册府元龜》卷六三〇《條制二》　四月十五日〔己酉〕，敕：「要官兒子、少年未經事者，不得作縣官親民。」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甲子，張説爲中書令。吏部尚書王晙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乙丑，復中宗于太廟。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己巳，北都置軍器監官員。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己丑，王晙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祕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鼓城趙冬曦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説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説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宫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説而薄堅。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辛卯，遣使分巡天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六月，王晙赴朔方軍。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秋八月癸卯，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戊申，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祔於太廟九室。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九月己巳，頒上撰《廣濟方》於天下，仍令諸州各置醫博士一人。春秋二時釋奠，諸州宜依舊用牲牢，其屬縣用酒酺

而已。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先是，吐谷渾畏吐蕃之强，附之者數年。【略】壬申，帥衆詣沙州降，河西節度使張敬忠撫納之。

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作温泉宫。

甲寅，還宫。

十一月，禮儀使張説等奏，以高祖配昊天上帝，罷三祖並配之禮。

戊寅，上祀南郊，赦天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丁亥，廢軍器監官員，少府監加置少監一人以充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戊子，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使。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是月，自京師至山東、淮南大雪，平地三尺餘。

十二月甲午，幸鳳泉湯。

戊申，至自鳳泉湯。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二十四日〔乙卯〕，勑：「萬春公主薨，廢元日朝賀。」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庚申，王晙授蘄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是歲，張説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初，監察御史濮陽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度磧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或薦暹往使安西，人服其清慎。時暹自給事中居母憂。

開元一二年（甲子、七二四）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春三月甲子，起暹爲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等使。

《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二》　癸酉，遣使齎絹綿八萬段，分賜奚及契丹。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神龍初，追復澤王上金官爵，求得庶子義珣於嶺南，紹其故封。許王素節之子瓘，利其爵邑，與弟璆謀，使人告義珣非上金子，妄冒襲封，復流嶺南，以璆繼上金後爲嗣澤王。至是，玉真公主表義珣實上金子，爲瓘兄弟所擯。夏四月庚子，復立義珣爲嗣澤王，削璆爵，貶瓘鄂州别駕。壬寅，敕宗室旁繼爲嗣王者並令歸宗。

壬子，命太史監南宫説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强，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星皆見。

五月丁亥，停諸道按察使。

六月壬辰，制聽逃户自首，闢所在閒田，隨宜收税，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爲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

上以山東旱，命臺閣名臣以補刺史。壬〔午〕〔子〕，以黄門侍郎王丘，中書侍郎長安崔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休等五人出爲刺史。

《唐會要》卷四九《雜録》　二十六日〔癸丑〕，勑有司：「試天下僧尼年六十已下者，限誦二百紙經，每一年限誦七十三紙，三年一試，落者還俗，不得以坐禪對策義試。諸寺三綱統，宜入大寺院。」

《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二》　七月壬戌，突厥遣使哥解頡利發獻方物，求婚，宴于朝堂，賜帛五十疋。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溪州蠻覃行璋反。以監門衛大將軍楊思勗爲黔中道招討使，將兵擊之。癸亥，思勗生擒行璋，斬首三萬級而歸。加思勗輔國大將軍，俸禄、防閤皆依品給。赦行璋以爲洵水府别駕。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壬申，月蝕既。

《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二》　丁丑，尸利佛誓國王遣使俱摩羅

獻侏儒二人、價耆婦女一人、雜樂（人）一部及五色鸚鵡，授摩羅折衝，賜帛一百疋，放還蕃。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己卯，廢皇后王氏爲庶人。后弟太子少保、駙馬都尉守一貶爲澤州別駕，至藍田，賜死。户部尚書、河東伯張嘉貞貶台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八月丙申，突厥哥解頡利發還其國。以其使者輕，禮數不備，未許婚。

己亥，以宇文融爲御史中丞。

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虚數，凡得客户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宫，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亦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勢，不敢立異。惟户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爲華州刺史。

壬寅，以開府儀同三司宋璟爲西京留守。

冬十月丁酉，謝艇王特勒遣使入奏，稱：「去年五月，金城公主遣使詣箇失密國，云欲走歸汝。箇失密王從臣國王借兵，共拒吐蕃。王遣臣入取進止。」上以爲然，賜帛遣之。

廢后王氏卒，後宫思慕后不已，上亦悔之。

十一月庚午，上幸東都。

戊寅，至東都。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庚辰，溪州首領覃行章反，伏誅。

辛巳，申王撝薨。

閏十二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丁卯，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于泰山。時張説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爲之，由是與説不平。

是歲，契丹王李鬱干卒，弟吐干襲位。

開元一三年（乙丑，七二五）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春正月（乙酉），以幽州都督府爲大都督府。

戊子，降死罪從流，流已下罪悉原之。分遣御史中丞蔣欽緒等往十道疏決囚徒。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壬子，葬朔方、隴右、河西戰亡者。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二月戊午，幸龍門，即日還宫。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庚申，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户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户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

乙亥，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内坊歌妓。上自書十韻詩賜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丙子，改豳州爲邠州，鄭州爲莫州，梁州爲褒州，沅州爲巫州，舞州爲鶴州，泉州爲福州，以避文相類及聲相近者。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三月甲午，太子嗣謙更名鴻。徙郯王嗣真爲慶王，更名潭。陝王嗣昇爲忠王，更名浚。鄫王嗣真爲棣王，更名洽。鄂王嗣初更名涓。鄄王嗣玄爲榮王，更名滉。又立子琚爲光王，濉爲儀王，潩爲潁王，澤爲永王，清爲壽王，洄爲延王，沐爲盛王，溢爲濟王。

丙申，御史大夫程行謀奏：「周朝酷吏，來俊臣等二十三人，情狀尤重，子孫請皆禁錮。傅遊藝等四人差輕，子孫不聽近任。」從之。

汾州刺史楊承令不欲外補，意怏怏，自言：「吾出守有由。」上聞之，怒，壬寅，貶睦州别駕。

張説草封禪儀獻之。夏四月丙辰，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虚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説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上欲以説爲大學士，説固辭而止。

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說所不及。」即奏行之。

上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諭旨於突厥，小殺與闕特勒、暾欲谷環坐帳中，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厥前後求婚獨不許，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僞！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爲之奏請。小殺乃使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

五月庚寅，妖賊劉定高帥衆夜犯通洛門，悉捕斬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六月乙亥，廢都西市。

《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二》　七月戊申，波斯首領穆沙諾來朝，授折衝，留宿衛。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秋八月，張說議封禪儀，請以睿宗配皇地祇。從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九月丙戌，罷奏祥瑞。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冬十月癸丑，作水運渾天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匱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藏匱中。

辛酉，車駕發東都，百官、貴戚、四夷酋長從行。每置頓，數十里中人畜被野，有司輦載供具之物，數百里不絶。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庚午，次濮州，賜河南、北五百里内父老帛。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十一月丙戌，至兗州岱宗頓。

丁亥，致齋於行宮。

己丑，日南至，備法駕登山，仗衛羅列嶽下百餘里。詔行從留於谷口，上與宰臣、禮官昇山。

庚寅，祀昊天上帝於上壇，有司祀五帝百神于下壇。禮畢，藏玉册於封祀壇之石磴，然後燔柴。燎發，羣臣稱萬歲，傳呼自山頂至嶽下，震動山谷。上還齋宮，慶雲見，日抱戴。

辛卯，祀皇地祇於社首，藏玉册於石磴，如封祀壇之禮。

壬辰，御帳殿受朝賀，大赦天下，流人未還者放還。内外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等，四品已下賜一階，登山官封賜一階，褒聖侯量才與處分。封泰山神爲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近山十里，禁其樵採。賜酺七日。侍中源乾曜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中書令張說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張說多引兩省吏及以所親攝官登山。禮畢推恩，往往加階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扈從士卒，但加勳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

初，隋末國馬皆爲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内外閑廄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癸巳，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甲午，車駕發泰山。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丙申，幸孔子宅，親設奠祭。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上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羸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饋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臣帥羣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丁酉，賜徐、曹、亳、許、仙、豫六州父老帛。

十二月己巳，如東都。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突厥頡利發辭歸，上厚賜而遣之，竟不許婚。

先是，契丹王李吐干與可突干復相猜忌，攜公主來奔，不敢復還，更封遼陽王，留宿衛。可突干立李盡忠之弟邵固爲主。車駕東巡，邵固詣行在，因從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將軍、靜折軍經略大使。

上疑吏部選試不公，時選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吏部爲十銓。甲戌，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吏部選，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上表，以爲：「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邴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鬬死之人，況大唐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凡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停此十銓。」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是歲，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

于闐王尉遲眺陰結突厥及諸胡謀叛，安西副大都護杜暹發兵捕斬之，更爲立王。

開元一四年（丙寅、七二六）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爲廣化王，奚饒樂王李魯蘇爲奉誠王。以上從甥陳氏爲東華公主，妻邵固，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爲東光公主，妻魯蘇。

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曾脩纂，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討論古今，刪改施行。」制從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二月庚戌朔，邕州獠首領梁大海、周光等據賓、橫等州叛，遣驃騎大將軍兼內侍楊思勗討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說善，說薦爲御史大夫。上不從。丙辰，以日知爲左羽林大將軍，丁巳，以隱甫爲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三月壬寅，以國甥、東華公主降于契丹李召固。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罵。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爲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焉！」夏四月壬子，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敕源乾曜及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明）〔胡〕珪與隱甫等同於御史臺鞫之。

丁巳，以户部侍郎李元紘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庚申，張說停兼中書令。

《册府元龜》卷一五九《革弊一》　壬戌，詔曰：「如聞道俗之間，妄有占筮，誑惑士庶，假託災祥，兼託符呪，遂行左道。先令禁斷，不合更然。仍慮愚下未能悛改，宜令所司申明格勑，嚴加訪察。」

丁卯，太子少師、岐王範薨，册贈惠文太子。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五月〕丁亥，太原尹張孝嵩奏：「有李子嶠者，自稱皇子，云生於潞州，母曰趙妃。」上命杖殺之。

辛丑，於定、恒、莫、易、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

上欲以武惠妃爲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讎，豈可以爲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

（五月）癸卯，户部奏今歲户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六月戊午，東都大風拔木。

壬戌，詔州縣長官言事。

七月癸未，瀍水溢。

八月丙午，河決魏州。

九月己丑，磧西節度使杜暹檢校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是秋，十五州言旱及霜，五十州言水，河南、河北尤甚，蘇、同、常、福四州漂壞廬舍，遣御史中丞宇文融檢覆賑給之。

冬十月，廢麟州。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甲寅，太白晝見。

庚申，如廣成湯。

己巳，如東都。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十一月（甲戌），突厥遣使來朝。

《冊府元龜》卷六三〇《條制二》　二十五日（己亥），勅：「比來所擬（法）〔注〕官，多不慎擇，或以資授，或未適才。宜令吏部每年先於選人内精加簡試，灼然明閑法理者，留擬其評事以上，仍令大理長官相加簡擇，並不得授非其人。」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辛丑，渤海靺鞨遣其子義信來朝，并獻方物。

十二月丁巳，幸壽安之方秀川。

己未，日色赤如赭。

壬戌，還東都。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楊思勗討反獠，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首二萬級而還。

是歲，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爲黑水州，仍爲置長史以鎮之。

勃海靺鞨王武藝曰：「黑水入唐，道由我境。往者請吐屯於突厥，先告我與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請吏於唐，是必與唐合謀，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將兵擊黑水。門藝嘗爲質子於唐，諫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以其故擊之，是叛唐也。唐，大國也。昔高麗全盛之時，强兵三十餘萬，不遵唐命，掃地無遺。況我兵不及高麗什之一二，一旦與唐爲怨，此亡國之勢也。」武藝不從，强遣之。門藝至境上，復以書力諫。武藝怒，遣其從兄大壹夏代之將兵，召，欲殺之。門藝棄衆，間道來奔，制以爲左驍衛將軍。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留其使者，别遣報云，已流門藝於嶺南。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爲此欺誑？」固請殺門藝。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

杜暹爲安西都護，突騎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禄大怒，發兵寇四鎮。會暹入朝，趙頤貞代爲安西都護，嬰城自守。四鎮人畜儲積，皆爲蘇禄所掠，安西僅存。既而蘇禄聞暹入相，稍引退，尋遣使入貢。

開元一五年（丁卯、七二七）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春正月戊寅，制草澤有文武高才，令詣闕自舉。

庚子，太史監復爲太史局，依舊隸祕書省。

辛丑，涼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於青海之西，虜輜車、馬羊而還。

二月，遣左監門將軍黎敬仁往河北賑給貧乏，時河北牛畜大疫。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説復用，數奏毀之，各樹朋黨。上惡之。【略】乙巳，制説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爲魏州刺史。

《唐會要》卷七二《軍雜録》　三日（丙午），勅：「諸軍不得奏置參謀軍事。」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乙卯，制：「諸州逃户，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

《唐會要》卷六一《館驛》　四月十日（壬子），勅：「兩京都亭驛，應出使人三品已上及清要官，驛馬到日，不得淹留過時不發，餘並令就驛進發，左右巡御史專知訪察。」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夏五月，晉州大水，漂損居人廬舍。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癸酉，上悉以諸子慶王潭等領州牧、刺史、都督、節度大使、大都護、經略使，實不出外。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　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相從，上制名曰《初學記》。至是上之。

《冊府元龜》卷一一〇《宴享二》　丁丑，是日端午，宴羣臣于武成殿，各賜衣一襲。帝親自賦詩曰：「端午臨中夏，時清日復良。鹽梅已佐鼎，麴蘗且傳觴。事古人留迹，年深縷續長。當軒知槿茂，向水覺蘆香。億兆同歸壽，羣公共保昌。忠貞如不替，貽厥後昆芳。」特賜宰臣李元紘及兵部尚書蕭嵩金章紫綬，以寵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上命妃嬪以下宫中育蠶，欲使之知女功。丁

酉，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綟。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七月甲戌，震興教門觀，災。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戊寅，冀州河溢。

己卯，禮部尚書、許文憲公蘇頲薨。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庚寅，洛水溢。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辛卯，又壞同州馮翊縣廨宇，及溺死者甚衆。

丙申，改武臨縣爲潁陽縣。

己亥，赦都城繫囚，死罪降從流，徒已下罪悉免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八月，澗、穀溢，毀澠池縣。

己巳，降天下死罪，嶺南邊州流人，徒以下原之。

九月丙子，吐蕃寇瓜州，執刺史田元獻。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初，突厥默啜之强也，迫奪鐵勒之地，故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以避之。王君㚟微時，往來四部，爲其所輕，及爲河西節度使，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㚟遽發驛奏：「四部難制，潛有叛計。」上遣中使往察之，諸部竟不得直。於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瀼州，渾大德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州，以回紇伏帝難爲瀚海大都督。己卯，貶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爲撫州別駕，坐其子與承宗交游故也。

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録啜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遣毗伽書，欲與之俱入寇，毗伽并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爲互市，每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爲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

閏月庚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禄圍安西城，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破之。

庚申，車駕發東都。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回紇襲甘州，王君㚟死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是秋，六十三州水，十七州霜旱。河北饑，轉江、淮之南租米百萬石以賑給之。

冬十月己卯，至自東都。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辛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信安王禕爲朔方節度等副大使。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爲河西節度等副大使。時王君㚟新敗，河、隴震駭。嵩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爲判官，與君㚟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

嵩又奏以建康軍使河北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榦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鬬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

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十一月丁卯，獵于城南。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爲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伺虜入寇，互出兵腹背擊之。

乙亥上幸驪山温泉。丙戌，還宮。

開元一六年（戊辰、七二八）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春正月庚子，始聽政于興慶宮。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壬寅，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敗吐蕃于曲子城。

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爲户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

乙卯，春，瀧等州獠陳行範、廣州獠馮璘、何遊魯反，陷四十餘城。行範稱帝，遊魯稱定國大將軍，璘稱南越王，欲據嶺表。命内侍楊思勗發桂州及嶺北近道兵討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庚申，許徒以下囚保任營農。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甲子，黑水靺鞨遣使來朝獻。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二月壬申，以尚書右丞相致仕張説兼集賢殿學士。

《册府元龜》卷一五九《革弊一》 癸未，詔曰：「養人施惠，患在不均，哀多益寡，務資適中。比來公私舉放，取利頗深，有損貧下，事須釐革。自今已後，天下私舉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壬辰，改隴騎爲左右羽林軍飛騎。

《册府元龜》卷一三六《慰勞》 乙未，令朔方節度副大使、左金吾大將軍、信安郡王禕宣慰嶺南。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三月辛丑，免營農囚罪。

七月，吐蕃寇瓜州，刺史張守珪敗之。

乙巳，隴右節度使張志亮、河西節度使蕭嵩克吐蕃大莫門城。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丙辰，新羅王金興光遣使貢方物。

八月己巳，特進張説進《開元大衍曆》，詔命有司頒行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辛卯，及吐蕃戰于祁連城，敗之。

九月丙午，以久雨降囚罪，徒以下原之。

十月己卯，幸温泉宫。

乙丑，至自温泉宫。

十一月癸巳，蕭嵩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甲辰，弛陂澤禁。

戊申，幸寧王憲第。

庚戌，至自寧王憲第。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十二月丙寅，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五轉。」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丁卯，幸温泉宫。

丁丑，至自温泉宫。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是歲，制户籍三歲一定，分爲九等。

楊思勗討陳行範，至瀧州，破之，擒何遊魯、馮璘。行範逃於雲際、盤遼二洞，思勗追捕，竟生擒，斬之，凡斬首六萬。

開元一七年（己巳、七二九）

《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二》 正月庚戌，骨咄俟斤遣男骨都施來朝，獻馬二疋，授郎將，賜帛三段，放還蕃。

甲寅，米國遣獻胡旋女子三人及豹子各一，賜帛百疋以遣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二月丁卯，巂州都督張審素克雲南昆明城、鹽城。

三月戊戌，張守珪及吐蕃戰于大同軍，敗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庚子，特進張説復爲尚書左丞相，同州刺史陸象先爲太子少保。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丙辰，國子祭酒楊瑒上言，以爲：「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又奏：「諸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絶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四月癸亥，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庚午，禘于太廟。唐初，祫則序昭穆，禘則各祀於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韋縚等奏：「如此，禘與常饗不異，請禘祫皆序昭穆。」從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乙亥，大風，震，藍田山崩。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五月壬辰，復置十道及京、都兩畿按察使。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六月甲戌，源乾曜、杜暹、李元紘罷。蕭嵩兼中書令。户部侍郎宇文融爲黄門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左

丞相乾曜、右丞相説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丙寅，越州大水，漂壞廨宇及居人廬舍。

己卯，中書侍郎裴光庭兼御史大夫，依舊知政事。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庚辰，工部尚書張嘉貞薨。

辛巳，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爲器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爲市取。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乙酉，尚書右丞相、開府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宋璟爲尚書左丞相，尚書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

《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二》　九月乙未，大食國遣使來朝，且獻方物，賜帛百疋，放還蕃。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　十一日〔戊戌〕，上令左丞相張説修《八陣圖》十卷及《經》二卷成。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壬寅，裴光庭爲黄門侍郎，依舊知政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壬子，貶宇文融爲汝州刺史。

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庚申，前太子賓客元行沖卒。

癸未，睦州獻竹實。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十一月庚寅，享于太廟。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辛卯，發京師。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丙申，拜橋陵，赦奉先縣。

戊戌，拜定陵。

己亥，拜獻陵。

壬寅，拜昭陵。

乙巳，拜乾陵。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戊申，還宮。赦天下，百姓今年地税悉蠲其半。

開元一八年（庚午、七三〇）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春正月辛卯，黄門侍郎裴光庭爲侍中，依舊兼御史大夫。左丞相張説加開府儀同三司。

丙午，幸薛王業宅，即日還宮。

《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二》　壬子，大佛涅槃鞾兀異來朝，獻馬四十疋，授左武衛折衝，賜帛三十段，留宿衛。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二月丙寅，大雨，雷震左飛龍廄，災。

辛未，免囚罪杖以下。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癸酉，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上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

《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二》　甲戌，新羅國王金興光遣姪志蒲獻小馬五疋、狗一頭、金二千兩、頭髮八十兩、海豹皮十張，乃授志蒲太僕卿員外置同正員，絹一百疋、紫袍、銀鈿帶、魚袋，留宿衛。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三月辛卯，改定州縣上中下户口之數。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丁酉，復給京官職田。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四月乙卯，築京師外廓。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壬戌，幸寧親公主第，即日還宮。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乙丑，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禄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久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即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

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過門下省審。

五月，吐蕃遣使致書於境上求和。

《冊府元龜》卷六三〇《條制二》　十一日〔甲午〕，勅：「附甲授官無闕者，却牒中書門下改擬。」

《冊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二》　戊申，契丹遣使獻馬十二疋，賜帛，放還蕃。

己酉，渤海靺鞨遣使烏那達利來朝，獻海豹皮五張、貂鼠皮三張、馬瑙盃一、馬三十匹，授以果毅，賜帛，放還蕃。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奚、契丹附于突厥。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六月庚申，命左右丞相、尚書及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舉才堪邊任及刺史者。

甲子，彗星見于五車。

《唐會要》卷六一《館驛》　十三日〔丙寅〕，勅：「如聞比來給傳使人，爲無傳馬，還只乘驛，徒押傳遞，事頗勞煩。自今已後，應乘傳者，宜給紙券。」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癸酉，有星孛于畢、昴。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乙亥，瀍水溢。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丙子，命單于大都護、忠王浚爲河北道行軍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爲副，率十八總管以討契丹及奚等，事竟不行。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壬午，洛水溢。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閏月甲申，分幽州置薊州。

己丑，令范安及、韓朝宗就瀍、洛水源疏決，置門以節水勢。

辛卯，禮部奏請千秋節休假三日，及村閭社會，並就千秋節先賽白帝，報田租，然後坐飲，從之。

秋七月庚辰，幸寧王憲第，即日還宮。

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已上金鏡、珠囊、縑綵，賜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賦八韻詩，又制《秋景詩》。

辛亥，幸永穆公主宅，即日還宮。

九月，先是高户捉官本錢，乙卯，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稅百姓一年租錢充，依舊高户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供官人稅錢。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丁巳，忠王浚兼河東道諸軍元帥。

十月戊子，吐蕃請和。

庚寅，如鳳泉湯。

癸卯，至自鳳泉湯。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甲寅），護密王羅真檀入朝，留宿衛。

《冊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二》　十一月甲子，波斯首領穆沙諾來朝，獻方物，授折衝，留宿衛。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丁卯，上幸驪山温泉。

丁丑，還宮。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十二月戊子，豐州刺史袁振坐妖言下獄死。

戊申，尚書左丞相、燕國公張説薨。

是歲，百僚及華州父老累表請上尊號内請加「聖文」兩字，並封西嶽，不允。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開元一九年（辛未、七三一）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春正月壬戌，開府儀同三司、霍國公王毛仲貶爲瀼州别駕，中路賜死，黨與貶黜者十數人。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辛未，遣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

《唐會要》卷三六《蕃夷請經史》　二十四日〔癸酉〕，命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以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丙子，親耕於興慶宮龍池。

己卯，禁採捕鯉魚。天下州府春秋二時社及釋奠，停牲牢，唯用酒酺，永爲常式。

二月甲午，以崔琳爲御史大夫。

三月（乙）〔己〕酉朔，崔琳使于吐蕃。

夏四月壬午，於京城置禮院。

丙申，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尚父廟，以張良配饗，春秋二時仲月上戊日祭之。

《冊府元龜》卷六三〇《條制二》　二十六日〔甲辰〕，勅：「應授官較考敘功累勳有失者，門下省詳覆，有憑郎爲改注。」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五月壬戌，五嶽各置老君廟。

六月乙酉，大風拔木。

《唐會要》卷四九《雜録》　二十八日〔乙巳〕，勅：「朕先知僧徒至弊，故預塞其源，不度人來。向二十餘載，訪聞在外，有二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縣檢責處分。」又曰：「惟彼釋道，同歸凝寂，各有寺觀，自宜住持。如聞遠就山林，別爲蘭若，兼亦聚衆，公然往來，或妄説生緣，輒在俗家居止，即宜一切禁斷。」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七月癸丑，吐蕃請和。

八月辛巳，以千秋節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九月辛未，吐蕃遣其國相論尚他緁來朝。

冬十月丙申，幸東都。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十一月乙卯，次洛城南，賜從官帛。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丙辰，至自東都。

甲子，太子少傅源乾曜薨。

十二月，衞州都督張審素以劫制使、監察御史楊汪伏誅。

戊戌，裴光庭上《瑶山往則》、《維城前軌》各一卷，上令賜太子、諸王各一本。

是冬，浚苑内洛水，六十餘日而罷。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是歲，楊州稬稻生。

開元二〇年（壬申、七三二）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春正月乙卯，以禮部尚書、信安王禕率兵討契丹。

丁巳，幸長芬公主宅。

乙丑，幸薛王業宅。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壬申，以户部侍郎裴耀卿爲副總管。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二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壬午，降囚罪，徒以下原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己）〔乙〕未，敕文武選人，承前例三月三十日爲例，然開選門，比團甲進官至夏來。自今已後，選門並正月内開，團甲二月内訖。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上思右驍衞將軍安金藏忠烈，三月，賜爵代國公，仍於東、西嶽立碑，以銘其功。金藏竟以壽終。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己巳，信安郡王禕及奚、契丹戰于薊州，敗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夏四月乙亥，讌百僚於上陽東州，醉者賜以牀褥，肩輿而歸，相屬于路。

癸巳，改造天津橋，毁皇津橋，合爲一橋。

五月癸卯，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爲恒式。

辛亥，金仙長公主薨。

戊辰，信安王獻奚、契丹之俘，上御應天門受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六月丁丑，浚爲司徒。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加信安王禕開府儀同三司。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庚寅，幽州長史趙含章坐盜用庫物，左監門員外將軍楊元方受含章饋餉，並於朝堂決杖，流瀼州，皆賜死于路。

其月，遣范安及於長安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秋七月，蕭嵩奏：「自祠后土以來，屢獲豐

年，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

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戊辰，幸寧王憲宅，即日還宮。

八月辛未朔，日有蝕之。

己卯，户部尚書王晙卒。

九月乙巳，中書令蕭嵩等奏上《開元新禮》一百五十卷，制所司行用之。

渤海靺鞨寇登州，殺刺史韋俊，命左領軍將軍蓋福順發兵討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壬子，河西節度使牛仙客加六階。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戊辰，以宋、滑、兗、鄆四州水，免今歲稅。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冬十月壬午，上發東都。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丙戌，命巡幸所至，有賢才未聞達者舉之。仍令中書門下疏決囚徒。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辛卯，幸潞州。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十一月辛丑，如北都。

癸丑，赦北都，給復三年。

庚申，如汾陰，祠后土，大赦。免供頓州今歲稅。賜文武官階、勳、爵，諸州侍老帛，武德以來功臣後及唐隆功臣三品以上一子官。民酺三日。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十二月辛未，還京師。

是歲，以幽州節度使兼河北采訪處置使增領衛、相、洛、貝、冀、魏、深、趙、恒、定、邢、德、博、棣、營、鄭十六州及安東都護府。

天下户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

開元二一年（癸酉、七三三）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春正月庚子朔，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兩條策，加《老子》策。

乙巳，還附肅明皇后神主于廟，毀儀坤廟。

丁巳，幸温泉宮。

己未，命工部尚書李嵩使于吐蕃。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上遣大門藝詣幽州發兵，以討勃海王武藝。

庚申，命太僕員外卿金思蘭使于新羅，發兵擊其南鄙。會大雪丈餘，山路阻隘，士卒死者過半，無功而還。武藝怨門藝不已，密遣客刺門藝於天津橋南，不死。上命河南搜捕賊黨，盡殺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癸亥，至自温泉宮。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請立碑於赤嶺以分唐與吐蕃之境，許之。

三月乙巳，侍中裴光庭薨。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甲寅，尚書右丞韓休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月癸酉，幽州副總管郭英傑及契丹戰于都山，英傑死之。

四月乙卯，遣宣慰使黜陟官吏，決繫囚。

丁巳，寧王憲爲太尉，薛王業爲司徒。

五月戊子，以皇太子納妃，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夏六月癸亥，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流外奏用不復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九月壬午，立皇子沔爲信王，泚爲義王，滻爲陳王，澄爲豐王，憑爲恒王，滋爲梁王，滔爲汴王。

關中久雨穀貴，上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禄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吴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吴船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上深然其言。

冬十月庚戌，上幸驪山温泉。

己未，還宫。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十一月戊子，尚書右丞相宋璟以年老請致仕，許之。

《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二》　十二月癸丑，大食王遣首領摩思覽達干等七人來朝，並授果毅，各賜絹二十疋，放還蕃。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丁巳，蕭嵩、韓休罷。京兆尹裴耀卿爲黄門侍郎，中書侍郎張九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是歲，關中久雨害稼，京師饑，詔出太倉米二百萬石給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是歲，分天下爲京畿、都畿、關内、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劍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非官有遷免，則使無廢更。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開元二二年（甲戌、七三四）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春正月（癸亥朔），制古聖帝明皇、嶽瀆海鎮用牲牢，餘並以酒醊充奠。

己巳，幸東都。

辛未，太府卿嚴挺之、户部侍郎裴寬於河南存問賑給。

乙酉，懷、衛、邢、相等五州乏糧，遣中書舍人裴敦復巡問，量給種子。

己丑，至東都。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張九齡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

二月壬寅，秦州地連震，壞公私屋殆盡，吏民壓死者四千餘人。命左丞相蕭嵩賑恤。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辛亥，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

徵恒州張果先生，授銀青光禄大夫，號曰通玄先生。

三月，没京兆商人任令方資財六十餘萬貫。

壬午，欲令不禁私鑄錢，遣公卿百僚詳議可否。衆以爲不可，遂止。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夏四月壬辰，以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兼關内道采訪處置使，增領涇、原等十二州。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乙未，伊西、北庭且依舊爲節度。

廢太廟署，以太常寺奉宗廟。

庚子，唐州界淮勝州例立表，測候日晷影長短。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甲辰，降死罪以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乙巳，詔京都見禁囚徒，令中書門下及留守檢校覆降罪，天下諸州委刺史。

丁未，眉州鼎皇山下江水中得寶鼎。

甲寅，北庭都護劉涣謀反，伏誅。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悦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宫，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内助，由是擢黄門侍郎。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是日，大風拔木。

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俘奚、契丹以獻。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乙未，遣左金吾將軍李佺於赤嶺與吐蕃分界立碑。

《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二》　丙申，林邑國遣使獻沉香，賜帛三十疋，放還蕃。

《唐會要》卷七四《吏曹條例》　七月六日〔乙丑〕，吏部尚書李嵩奏曰：「伏見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行用參雜，難以區分，望請准司勳兵部印文，加告身兩字。」從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己巳，司徒、薛王業薨，追謚爲惠宣太子。

甲申，遣中書令張九齡充河南開稻田使。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上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八月壬寅，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

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説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柰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又遣張九齡於許、豫、陳、亳等州置水屯。

九月壬申，改饒樂都督府爲奉誠都督府。

辛巳，移登州平海軍於海口安置。

冬十月甲辰，試司農卿陳思問以贓私配流瀼州。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十一月甲戌，免關内、河南八等以下户田不百畝者今歲租。

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乙巳，張守珪及契丹戰，敗之，殺其王屈烈。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突厥毗伽可汗爲其大臣梅録啜所毒，未死，討誅梅録啜及其族黨。既卒，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庚戌，來告喪。

禁京城匄者，置病坊以廩之。

開元二三年（乙亥、七三五）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制以過折爲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

乙亥，上耕藉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畝。赦天下，都城酺三日。

上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謟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時命三百里内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蒿》。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上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纔破契丹，陛下即以爲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二月，守珪詣東都獻捷，拜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三月丁卯，殿中侍御史楊萬頃爲儜人所殺。

夏五月戊寅，宗子請率月俸於興慶宫建龍池，上《聖德頌》。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户，中宗時，太平公主至五千户，率以七丁爲限。開元以來，皇妹止千户，皇女又半之，皆以三丁爲限，駙馬皆除三品員外官，而不任以職事。公主邑入至少，至不能具車服，左右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户邪？且欲使之知儉嗇耳。」秋七月，咸宜公主將下嫁，始加實封至千户。公主，武惠妃之女也。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户。

《唐會要》卷六一《館驛》　十七日〔庚午〕，新除都督刺史，并闕三官州上佐，并給驛發遣。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八月戊子，免鰥寡惸獨今歲稅米。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九月（戊申），移泗州就臨淮縣置。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十月戊申，突騎施寇邊。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辛亥，移隸伊西、北庭都護屬四鎮節度。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閏十一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十二月，新羅遣使朝獻。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乙亥，册故蜀州司户楊玄琰女爲壽王妃。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是冬，東都人劉普會反，伏誅。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是歲，契丹王過折爲其臣涅禮所殺，并其諸子，一子刺乾奔安東得免。涅禮上言，過折用刑殘虐，衆情不安，故殺之。上赦其罪，因以涅禮爲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

昔如此，朕亦知之。然過折是卿之王，有惡輒殺之，爲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爲王，後人亦爾。常不自保，誰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前！」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歸國擊破之。

開元二四年（丙子、七三六）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春正月，吐蕃遣使獻方物。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庚寅，敕：「天下逃户，聽盡今年内自首，有舊産者令還本貫，無者别俟進止，踰限不首，當命專使搜求，散配諸軍。」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丙午，北庭都護蓋嘉運及突騎施戰，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二月甲寅，宴新除縣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

庚午，更皇子名：鴻曰瑛，潭曰琮，浚曰璵，洽曰琰，涓曰瑤，滉曰琬，涺曰琚，濰曰瑾，澤曰璘，清曰瑁，洄曰玢，沐曰琦，溢曰環，沔曰理，洮曰珉，淮曰珪，澄曰珙，漙曰璜，滔曰璩。

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試貢舉人。有進士李權，陵侮員外李昂，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三月壬辰，敕自今委禮部侍郎試貢舉人。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禄山討奚、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禄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柰何殺禄山！」守珪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宫嬪。守珪軍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禄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故連州司馬武攸望之子温脊，坐交通權貴，杖死。乙丑，朔方、河東節度使信安王禕貶衢州刺史，廣武王承宏貶房州别駕，涇州刺史薛自勸貶澧州别駕，皆坐與温脊交遊故也。

辛未，蒲州刺史王琚貶通州刺史，坐與禕交書也。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丁丑，降死罪已下。

五月丙午，醴泉人劉志誠反，伏誅。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六月，初分月給百官俸錢。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是夏大熱，道路有暍死者。

秋七月庚子，太子太保陸象先卒。

辛丑，李林甫爲兵部尚書，依舊知政事。

（己巳），初置壽星壇，祭老人星及角、亢等七宿。

八月戊申朔，加親舅小功服，舅母緦麻服，堂舅袒免。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壬子，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録》，上之。上賜書褒美。

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禄達干來請降，許之。

甲戌，追贈承乾恒山愍王。

乙亥，汴哀王璬薨。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九月壬午，改尚書主爵曰司封。

《唐會要》卷七六《緣舉雜録》 二十日〔丙申〕，禮部以貢舉請别置印。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冬十月戊申，車駕發東都，還西京。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京師地震。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甲子，至華州，曲赦行在繫囚。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丁卯，至西京。

十一月戊戌，賜〔牛〕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户。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辛丑，東都地震。

壬寅，裴耀卿、張九齡罷。李林甫兼中書令，朔方軍節度副大使牛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説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

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爲下邽令。自是諫爭路絶矣。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十二月戊申，太子太師、慶王琮爲司徒。

丙寅，牛仙客知門下省事。

開元二五（丁丑、七三七）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春正月，初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經舉。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壬午，制：「朕猥集休運，多謝哲王，然而哀矜之情，小大必慎。自臨寰宇，子育黎烝，未嘗行極刑，起大獄。上玄降鑒，應以祥和，思協平邦之典，致之仁壽之域。自今有犯死刑，除十惡罪，宜令中書門下與法官詳所犯輕重，具狀奏聞。崇德尚齒，三代丕義，敦風勸俗，五教攸先。其曾任五品已上清資官以禮去職者，所司具録名奏，老疾不堪釐務者與致仕。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百司每旬節休假，並不須入曹司，任遊勝爲樂。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癸卯，道士尹愔爲諫議大夫、集賢學士兼知史館事。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二月，敕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壬子，加宗正丞一員。

戊午，罷江淮運，停河北運。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戊辰，新羅王興光卒，子承慶襲位。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三月乙酉，張守珪及契丹戰于捺禄山，敗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乙）〔辛〕卯，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自涼州南率衆入吐蕃界二千餘里。

己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觜，與賊相遇，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

《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一》　四月丁未，渤海遣其臣公伯計來獻鷹鶻，授將軍，放還蕃。

《册府元龜》卷一〇五《惠民一》　戊申，詔有司以咸宜公主秦州牧地分給逃還貧下户。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庚戌，陳、許、豫、壽四州開稻田。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辛酉，殺監察御史周子諒。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甲子，尚書右丞相張九齡以曾薦引子諒，左授荆州長史。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乙丑，廢皇太子瑛及鄂王瑶、光王琚爲庶人，皆殺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太子妃兄、駙馬都尉薛鏽長流瀼州，至藍田驛賜死。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丙寅，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瑶舅家皇甫氏，坐流貶者數十人，惟瑶妃家韋氏以妃賢得免。

五月，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癸未，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度使量軍鎮閒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於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册府元龜》卷一五九《革弊一》　庚子，詔曰：「道釋二教，必在護持，須置威儀，令自整肅。徒衆既廣，統攝尤難，互相是非，却成煩弊。自今已後，京都簡較道僧威儀事並停。或恐先有猜嫌，因此妄相糾告，所由不煩爲理。」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辛丑，上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授以臺省及法官、京縣官，敕曰：「違道慢常，義無私於王法，修身效節，恩豈薄於他人！期於帥先，勵我風俗。」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六月壬戌，熒惑犯房，至心星越度而過。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秋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上歸功宰輔。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敕諸陵廟並隸宗正寺，其宗正寺官員，

自今並以宗枝爲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庚辰，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九月壬申，頒新定《令》、《式》、《格》及《事類》一百三十卷於天下。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戊子，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癸巳，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

太常博士王璵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親迎春於東郊。

《唐會要》卷五〇《雜記》　二十七日〔丁卯〕，勅：「諸州元元皇帝廟，自今已後，每年二月降生日，宜准西都福唐觀，一例設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十一月壬申，幸温泉宮。

乙酉，至自温泉宮。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己丑，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薨。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

丁巳，追册爲皇后。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吐蕃使其大臣屬盧論莽藏來朝貢。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是歲，命將作大匠康暬素之東都毀明堂。暬素上言：「毀之勞人，請去上層，卑於舊九十五尺，仍舊爲乾元殿。」從之。

初令租庸調、租資課，皆以土物輸京都。

開元二六年（戊寅、七三八）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正月甲戌，潮州刺史陳思挺謀反，伏誅。

乙亥，牛仙客爲侍中。

丁丑，迎氣于東郊。降死罪，流以下原之，以京兆稻田給貧民，禁王公獻珍物，賜文武官帛。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長安、萬年兩縣各與本錢一千貫，收利供馹，仍付雜馹。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制邊地長征兵，召募向足，自今鎮兵勿復遣，在彼者縱還。

令天下州、縣、里別置學。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諸鄉貢每年令就國子監謁先師，明經加口試。内外八品已下及草澤有博學文辭之士，各委本司本州閑薦。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壬辰，以李林甫領隴右節度副大使，以鄯州都督杜希望知留後。

《册府元龜》卷五一《崇釋氏一》　丁酉，制曰：「道釋二門，皆爲聖教，義歸弘濟，理在尊崇。其天下觀、寺大小各度一十七人，簡擇灼然有經業戒行，爲鄉閭所推，仍先取年高者。」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二月甲辰，禁大寒食以雞卵相饋送。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乙卯，以牛仙客兼河東節度副大使。

己未，葬貞順皇后于敬陵。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辛酉，廢仙州，分其屬縣隸許、汝等州。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壬戌，敕河曲六州胡坐康待賓散隸諸州者，聽還故土，於鹽、夏之間，置宥州以處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三月己巳朔，減祕書省校書、正字官員。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丙子，有星孛于紫微。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己酉），河南、洛陽兩縣亦借本錢一千貫，收利充人吏課役。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癸巳，京師地震。

吐蕃寇河西，崔希逸敗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克其新城。

四月己亥，有司讀時令。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五月乙酉，以李林甫遥領河西節度使，兼判梁州事。

庚寅，幸咸宜公主宅。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丙申，以崔希逸爲河南尹。

六月庚子，立瑛爲太子。

辛丑，以岐州刺史蕭炅爲河西節度使總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爲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昱爲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

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留私蓄，由是衆樂爲用。既尚唐公主，又潛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爲可敦，又立數子爲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晚年病風，一手攣縮，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强，其部落又分爲黄姓、黑姓，互相乖阻，於是莫賀達干勒兵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既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啜爲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衆，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據怛邏斯城，相與連兵以拒唐。

《唐會要》卷三六《蕃夷請經史》　二十七日〔甲子〕，渤海遣使求寫《唐禮》及《三國志》、《晉書》、《三十六國春秋》，許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秋七月己巳，册皇太子，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内外文武官及五品已上爲父後者各賜勳一轉。忠王府官及侍講加一階。賜酺三日。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己卯，册忠王妃韋氏爲太子妃。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庚辰，分越州置明州。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杜希望將鄯州之衆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衆少不敵，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泉。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

八月（辛巳），勃海王武藝卒，子欽茂立。

九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庚子，於舊六胡州地置宥州。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益州長史王昱及吐蕃戰于安戎城，敗績。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戊午，册南詔蒙歸義爲雲南王。

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温泉。

壬辰，上還宫。

是歲，於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作行宫千餘間。

分左右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

潤州刺史齊澣奏：「自瓜步濟江迂六十里。請自京口埭下直濟江，穿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立伊婁埭。」從之。

開元二七年（己卯、七三九）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春正月壬寅，命隴右節度大使榮王琬自至本道巡按處置諸軍，選募關内、河東壯士三五萬人，詣隴右防遏，至秋末無寇，聽還。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乙巳，大雨雪。

二月己巳，加尊號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開元已來諸色痕瘕人咸從洗滌，左降官量移近處。百姓免今年租税。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上加一階。宗廟薦饗，自今已後並用宗子。賜酺五日。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夏四月癸酉，敕：「諸陰陽術數，自非婚喪卜擇，皆禁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丁丑，廢洮州隸蘭州，改臨州爲洮州。

乙酉，太子少傅竇琎爲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李暠爲太子少傅。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己丑，以牛仙客爲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甫爲吏部尚書兼中書令，總文武選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以東宫内侍隸内侍省爲署。

五月癸卯，置龍武軍官員。先是，鄃國公主之子薛詮與其黨李談、崔洽、石如山同於京城殺人，或利其財，或違其志，即白日椎殺，煑而食之。其夏事發，皆決殺於京兆府門，詮以國親流瀼州，賜死於城東驛。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六月癸酉，以御史大夫李適之兼幽州節度使。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甲戌，内常侍牛仙童坐贓，決殺之。幽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張守珪以賄貶爲括州刺史。太子太師、徐國公蕭嵩以

嘗賂仙童，左授青州刺史。

秋七月辛丑，熒惑犯南斗。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敗突騎施于賀邏嶺，執其可汗吐火仙。

壬午，吐蕃寇邊，河西、隴右節度使蕭炅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甲申，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追贈弟子皆爲公、侯、伯。

九月戊午，處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諸部先隸突騎施者，皆帥衆內附，仍請徙居安西管內。

太子更名紹。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汴州刺史齊澣請開汴河下流，自虹縣至淮陰北合于淮，逾時而功畢。因棄沙壅舊路，行者弊之，尋而新河之水勢淙急，遂填塞矣。

前刑部尚書致仕崔隱甫卒。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冬十月辛巳，改脩東都明堂。

丙戌，上幸驪山溫泉。

十一月辛丑，還宮。

甲辰，明堂成。

劍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團練副使章仇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悅之。丁巳，以宥爲光祿卿。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十二月，東都副留守、太子賓客崔沔卒。

以益州司馬章仇兼瓊權劍南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祫。太常議以爲祭數則瀆，請停今年祫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祫、一禘。從之。

開元二八年（庚辰，七四〇）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春正月，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

癸巳，幸溫泉宮。

庚子，至自溫泉宮。

壬寅，以望日御勤政樓讌羣臣，連夜燒燈，會大雪而罷，因命自今常以二月望日夜爲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二月，荆州長史張九齡卒。

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壬子，益州司馬章仇兼瓊敗吐蕃，克安戎城。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甲寅，蓋嘉運入獻捷。上赦吐火仙罪，以爲左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阿史那懷道之子昕爲十姓可汗。從之。

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氏爲交河公主。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五月乙未，太子少師韓休、太子少傅李暠卒。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癸卯，吐蕃寇安戎城，兼瓊又敗之。

《唐會要》卷六一《館驛》 六月一日（丙辰），勅曰：「先置陸驛，以通使命，苟無闕事，雅適其宜。如聞江淮、河南兼有水驛，損人費馬，甚覺勞煩，且使臣受命，貴赴程期，豈有求安，故爲勞擾，其應置水驛，宜並停。」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吐蕃圍安戎城。

上嘉蓋嘉運之功，以爲河西、隴右節度使，使之經略吐蕃。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懷州刺史、信安王禕爲太子少師。

（庚寅），太子賓客李尚隱卒。

《册府元龜》卷一五九《革弊一》 秋七月庚子，詔曰：「頃緣諸州寺觀僧道闕人，所以精選行業用填其數。如聞因此之際私度者，多接脚冒名，觸類非一，遂使是非齊列，真僞難分，若不澄其源流，何以革茲頹弊。天下諸州寺觀有此色者，聽勅到陳首免罪還俗。」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壬寅，追尊宣皇帝陵名曰建初，光皇帝陵名曰啓運，仍置官員。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八月甲戌，幽州奏破奚、契丹。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九月，魏州刺史盧暉開通濟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州城而西，卻注魏橋。

庚寅，封皇孫俶等十九人爲郡主。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十月甲子，幸温泉宮。以壽王妃楊氏爲道士，號太真。

戊辰，以徐、泗二州無蠶，免今歲稅。

辛巳，至自温泉宮。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彍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十一月，罷牛仙客朔方、河東節度使。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十二月乙卯，突騎施酋長莫賀達干率衆内屬。

己未，禮部尚書杜暹卒。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金城公主薨，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許。

是歲，天下縣千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開元二九年（辛巳、七四一）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正月癸巳，幸温泉宮。

丁酉，立玄元皇帝廟，禁厚葬。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制：「承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道路悠遠，何救懸絶！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訪使量事給訖奏聞。」

庚子，上還宮。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三月，吐蕃、突厥各遣使來朝。

丙午，風霾，日色無影。

夏四月丙辰，以太原裴伷先爲工部尚書。

韋虚心卒。

親王已下及内外官各賜錢令讌樂。

（壬午），以左右金吾大將軍裴寬爲太原尹、北都留守。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上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上遣使求得之於盩厔樓觀山間。夏閏四月，迎置興慶宮。

五月，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庚戌，求明《道德經》及《莊》、《列》、《文子》者。

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六月，吐蕃四十萬衆入寇，至安仁軍，渾崖峯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

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來告登利可汗之喪。

上以突厥内亂，癸酉，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禄、拔悉密等部落。

乙亥，東都洛水溢，溺死者千餘人。

平盧兵馬使安禄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禄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爲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禄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禄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禄山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兩蕃、勃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唐會要》卷五〇《雜記》　九月七日〔乙卯〕，勅：「諸道真容，近令每州於開元觀安置，其當州及京兆、河南、太原等諸府有觀處，亦各令本州府寫貌，分送安置。」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丁卯，大雨雪。

十月丙申，幸温泉宮。

戊戌，遣使黜陟官吏。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壬寅，分北庭、安西爲二節度。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十一月庚戌，邠王守禮薨。

辛酉，至自温泉宮。

己巳，雨木冰。

辛未，寧王憲薨，追册爲皇帝，及其妃元氏爲皇后。

《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二》 十二月丙申，大食首領和薩來朝，授左金吾衛將軍，賜紫袍、金鈿帶，放還蕃。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女國王趙曳夫及佛逝國王、日南國王遣其子來朝獻。

天寶元年（壬午、七四二）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正月丁未，大赦，改元。詔京文武官材堪刺史者自舉。賜侍老八十以上粟帛，九品以上勳兩轉。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壬子，分平盧别爲節度，以安禄山爲節度使。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兹、焉耆、于闐、疏勒四鎮，治龜兹城，兵二萬四千。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涼、肅、瓜、沙、會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朔方節度捍禦突厥，統經略、豐安、定遠三軍，三受降城，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屯靈、夏、豐三州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人。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以禦突厥，統天兵、大同、横野、岢嵐四軍，雲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嵐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萬五千人。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統經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横海九軍，屯幽、薊、媯、檀、易、恒、定、漠、滄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萬一千四百人。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屯營，平二州之境，治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隴右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門、寧塞、積石、鎮西十軍，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天寶、平戎、昆明、寧遠、澄川、南江六軍，屯益、翼、茂、當、嶲、柘、松、維、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萬九百人。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統經略、清海二軍，桂、容、邕、交四管，治廣州，兵萬五千四百人。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兵千五百人。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兵各千人。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甲寅，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於故函谷關尹喜臺旁求得之。

《册府元龜》卷一一〇《宴享二》 命有司宴女國王及佛遊國于曲江，令宰臣已下同宴。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陝州刺史李齊物穿三門運渠，辛未，渠成。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二月丁亥，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

辛卯，享玄元皇帝于新廟。

甲午，享于太廟。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制天下囚徒，罪無輕重並釋放。流人移近處，左降官依資敘用，身死貶處者量加追贈。枉法贓十五疋當絞，今加至二十疋。莊子號爲南華真人，文子號爲通玄真人，列子號爲沖虚真人，庚桑子號爲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書改爲真經。崇玄學置博士、助教各一員，學生一百人。桃林縣改爲靈寶縣。改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左右丞相依舊爲僕射，又黄門侍郎爲門下侍郎。東都爲東京，北都爲北京，天下諸州改爲郡，刺史改爲太守。陝州河北縣爲平陸縣。老幼版授，文武官三品已上加一爵，四品已下加一階。

庚子，平盧節度使安禄山進階驃騎大將軍。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爲陝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利權者，稍稍别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

上嘗陳樂於勤政樓，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横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

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爲之，可乎？若憚遠行，則當左遷，不然，則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何如？」絢懼，以賓、詹爲請。林甫恐乖衆望，乃除華州刺史。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員外同正。

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爲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吒久之。夏四月壬寅，以爲詹事，又以汴州刺史、河南采訪使齊澣爲少詹事，皆員外同正，於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

上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於突騎施，至俱蘭城，爲莫賀達干所殺。突騎施大纛官都摩度來降。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六月庚寅，武功山水暴漲，壞人廬舍，溺死數百人。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乙未，册都摩度爲三姓葉護。

秋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辛未，左相牛仙客薨。

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適之爲左相。

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禄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禄自爲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爲西殺。

上遣使諭烏蘇令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盛兵磧口以威之，烏蘇懼，請降，而遷延不至。忠嗣知其詐，乃遣使説拔悉密、回紇、葛邏禄使攻之，烏蘇遁去。忠嗣因出兵擊之，取其右廂以歸。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丁亥，突厥阿布思及默啜可汗之孫、登利可汗之女相與率其黨屬來降。

壬辰，吏部尚書兼右相李林甫加尚書左僕射，左相李適之兼兵部尚書，左僕射裴耀卿爲尚書右僕射。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九月辛亥，上御花萼樓宴突厥降者，賞賜甚厚。

護密先附吐蕃，戊午，其王頡吉里匐遣使請降。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丙寅，改天下縣名不穩及重名一百一十處。兩京玄元廟改爲太上玄元皇帝宮，天下准此。

冬十月丁酉，幸温泉宮。

辛丑，改驪山爲會昌山，仍於秦坑儒之所立祠宇，以祀遭難諸儒。新成長生殿名曰集靈臺，以祀天神。

十一月己巳，至自温泉宮。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十二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嶺等軍。

戊戌，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營三萬餘衆，斬獲五千餘級。

庚子，河西節度使王倕奏破吐蕃漁海及遊弈等軍。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朔方軍節度使王忠嗣及奚戰于紫乾河，敗之，遂伐突厥。

是冬無冰。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是歲，命陝郡太守韋堅引滻水開廣運潭於望春亭之東，以通河、渭。京兆尹韓朝宗又分渭水入自金光門，置潭於西市之兩衙，以貯材木。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是歲，天下縣一千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户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

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賜爵奉義王。

天寶二年（癸未、七四三）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春正月，安禄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禄山奏言：「去年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官。」從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乙卯，作昇仙宮。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丙辰，追尊玄元皇帝爲大聖祖玄元皇帝，兩京崇玄學改爲崇玄館，博士爲學士。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遥、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遥、晉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爲之首，羣議沸騰。前薊令蘇孝韞以告安禄山，禄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癸亥，遥貶武當太守，晉卿貶安康太守，倚貶淮賜太守，同考判官、禮部郎中裴朏等皆貶嶺南官。

《唐會要》卷八六《城郭》　二十八日〔戊辰〕，築神都羅城，號曰「金城」。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三月壬子，享于玄元宮，追號大聖祖父周上御大夫敬曰先天太皇，咎繇曰德明皇帝，涼武昭王曰興聖皇帝。改西京玄元宮曰太清宮，東京曰太微宮。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韋堅開廣運潭畢功，盛陳舟艦。丙寅，上幸廣運樓以觀之，即日還宮。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四月己卯，皇甫惟明克吐蕃洪濟城。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五月辛丑，以〔楊〕慎矜爲諫議大夫。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六月甲戌，震東京應天門觀，災。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七月癸丑，致仕禮部尚書王丘卒。

丙辰，尚書右僕射裴耀卿薨。

九月，太子少保崔琳卒。

辛酉，譙郡紫極宮改爲太清宮。

冬十月戊辰，太子太保、信安王禕卒。

戊寅，幸温泉宮。

十一月乙卯，至自温泉宮。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十二月壬午，海賊吴令光寇永嘉郡。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己亥），東京應天門改爲乾元門。

（戊申），幸温泉宮。

（丙辰），至自温泉宮。

乙酉，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爲道士還鄉。

是冬無雪。

天寶三載（甲申、七四四）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正月丙申，改年爲載。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庚子，遣左右相已下祖別賀知章於長樂坡，上賦詩贈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辛丑，幸温泉宮。

辛亥，有星隕于東南。

二月庚午，至自温泉宮。

丁丑，河南尹裴敦復、晉陵郡太守劉同昇、南海郡太守劉巨鱗討吴令光。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封讓皇帝男琳爲嗣寧王，故邠王守禮男承寧爲嗣邠王，讓帝男璿爲嗣岐王，琄爲嗣薛王。

《册府元龜》卷四八六《户籍》　二十五日〔己丑〕，制：「天下籍造四本，京師、東京、尚書省、户部各貯一本。」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辛卯，太子更名亨。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閏月辛亥，有星如月，墜於東南，墜後有聲。京師謡言官遣倀捕人肝以祭天狗。人相恐，畿縣尤甚，發使安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三月己巳，以平盧節度使安禄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使裴寬爲户部尚書。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庚午，武威郡上言：番禾縣天寶山有醴泉湧出，嶺石化爲瑞麥，遠近貧乏者取以給食。改番禾爲天寶縣。

《新唐書》卷王《玄宗紀》　壬申，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夏四月，裴敦復破吴令光，擒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敕兩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鑄金銅天尊及佛各一軀，送開元觀、開元寺。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五月，河西節度使夫蒙靈詧討突騎施莫賀達

干，斬之，更請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戊寅，長安令柳升坐贓，於朝堂決殺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六月甲辰，册拜骨咄禄毗伽爲十姓可汗。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秋八月丙午，九姓拔悉密葉護攻殺突厥烏蘇米施可汗，傳首京師。

庚申，内外文武官六品已下自今已後，赴任之後，計載終滿二百日已上，許其成考。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李林甫以楊慎矜屈附於己，九月甲戌，復以慎矜爲御史中丞，充諸道鑄錢使。

冬十月癸巳，上幸驪山温泉。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丁未，改史國爲來威國。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十一月丁卯，還宫。

《唐會要》卷四九《燃燈》　敕每載依舊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開坊市燃燈，永爲常式。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玉真公主先爲女道士，讓號及實封，賜名持盈。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十二月癸巳，置會昌縣於温泉宫下。

户部尚書裴寬素爲上所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言於上。甲午，寬坐貶睢陽太守。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分新豐縣置會昌縣。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宫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絶世無雙。上見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内太真宫中。太真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宫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

癸卯，以宗女爲和義公主，嫁寧遠奉化王阿悉爛達干。

癸丑，上祀九宫貴神，赦天下。

初令百姓十八爲中，二十三成丁。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每歲庸調，八月起徵，可延至九月。

詔天下民間家藏《孝經》一本。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悦。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爲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天寶四載（乙酉、七四五）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春正月庚午，上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宫中爲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黄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亦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曙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丙戌，王忠嗣及突厥戰于薩河内山，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衆來降。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

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二月己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三月壬申，上以外孫獨孤氏爲靜樂公主，嫁契丹王李懷節，甥楊氏爲宜芳公主，嫁奚王李延寵。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甲申，宴羣臣於勤政樓。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四月〕乙巳，以刑部尚書裴敦復充嶺南五府經略等使。

五月壬申，敦復坐逗留不之官，貶淄川太守，以光禄少卿彭果代之。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駙馬張垍爲侍郎，林甫亦惡之，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鞫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温鞫之。温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皆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兵部吏素聞温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温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之迹。六月辛亥，敕誚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宥之。

秋七月壬午，册韋昭訓女爲壽王妃。

《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二》 乙酉，小勃律遣僧大德三藏伽羅密多來朝，授右金吾衛員外中郎將，放還蕃。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八月壬寅，册楊太真爲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其叔父玄珪爲光禄卿，從兄銛爲殿中少監，錡爲駙馬都尉。

癸卯，册武惠妃女爲太華公主，命錡尚之。及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是月，河南睢陽、淮陽、譙等八郡大水。

《唐會要》卷七五《選部下》 九月二十一日〔乙亥〕，勅：「侍郎銓曹，入宿令史加轉。」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爲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

安禄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禄山討破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甲申，皇甫惟明及吐蕃戰于石堡城，副將褚誡死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冬十月，於單于都護府置金河縣，安北都護府置陰山縣。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甲午，安禄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奠之日，廟梁産芝。

丁酉，上幸驪山温泉。

《唐會要》卷五〇《雜記》 二十三日〔丁未〕，詔：「其墳籍中有載玄元皇帝及南華真人舊號者，並宜改正。其餘編録經義等書，宜以《道德經》在諸經之首，《南華》等經不宜編列子書。」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壬子，以會昌縣爲同京縣。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上以户部郎中王鉷爲户口色役使，敕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志在聚斂，以有籍無人者皆爲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宫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百億萬，貯於内庫，以供宫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爲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鉷爲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

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樗蒲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强明，曰：「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

十二月戊戌，上還宫。

天寶五載（丙戌、七四六）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癸酉，刑部尚書韋堅貶括蒼太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貶播川太守，尋決死於黔中。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於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乙亥，敕大小縣令並准畿官吏三選聽集。《禮記・月令》改爲《時令》。封中嶽爲中天王，南嶽爲司天王，北嶽爲安天王。天下山水，名稱或同，義且不經，多因於里諺，宜令所司各據圖籍改定。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停六品以下員外官。

《唐會要》卷五〇《雜記》　十三日〔乙未〕，太清宮使、門下侍郎陳希烈奏：「大聖大祖元元皇帝以二月十五日降生，既是吉辰，請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從之。

《唐會要》卷四九《雜録》　二月二十五日〔丁未〕，京兆尹蕭炅奏：「私度僧尼等，自今已後有犯，請委臣府司，男夫并一房家口，移隸磧西。」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三月丙子，遣使黜陟官吏。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夏四月癸未，立奚酋娑固爲昭信王，契丹酋楷洛爲恭仁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庚寅，李適之罷。

丁酉，門下侍郎陳希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己亥，制：「自今四孟月，皆擇吉日祀天地、九宫。」

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庚申，敕今後每至旬節休假，中書門下文武百僚不須入朝，外官不須衙集。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乙亥，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爲户部尚書，諸楊引之也。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癸卯），停郡縣差丁白直課錢。

六月，敕三伏内令宰相辰時還宅。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秋七月丙辰，敕：「流貶人多在道逗留。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是後流貶者多不全矣。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爲户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

至是，妃以妒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銛之第。是日，上不懌，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横被棰撻。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偫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後宫莫得進矣。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丙子，韋堅爲李林甫所構，配流臨封郡，賜死。堅妹皇太子妃聽離，堅外甥嗣薛王琄貶夷陵郡别駕，女壻巴陵太守盧幼臨長流合浦郡。太子少保李適之貶宜春太守，到任，飲藥死。

八月，以户部侍郎郭虚己爲御史大夫、劍南節度使。

九月壬子，於太清宫刻石爲李林甫、陳希烈像，侍於聖容之側。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十月戊戌，幸温泉宫。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改臨淄郡爲濟南郡。

《唐會要》卷四一《雜記》　十一月五日〔癸未〕，勅：「其僞畫印，宜用僞鑄印刻印之例處分，永爲常式。」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乙巳，至自温泉宫。

十二月甲戌，殺贊善大夫杜有鄰、著作郎王曾、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王脩己，右武衛司戈盧寧、左威衛參軍徐徵。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乙亥，鄴郡太守王琚坐贓貶江華司馬。

天寶六載（丁亥、七四七）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正月戊寅，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禄山兼御史大夫。

禄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腹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内實狡黠。常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詗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或應有牋表者，駱谷即爲代作通之。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絶於路，郡縣疲於遞運。

禄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正有赤心耳！」上悦。又嘗命見太子，禄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禄山拱立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禄山曰：「臣愚，暴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爲禄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簾以示榮寵。命楊銛、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禄山敍兄弟。禄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禄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悦。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辛巳，殺北海郡太守李邕、淄川郡太守裴敦復。

丁亥，上享太廟。

戊子，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制免百姓今載田租。又令削絞、斬條。上慕好生之名，故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又令天下爲嫁母服三載。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於京城置三皇、五帝廟，以時享祭。其章懷、節愍、惠莊、惠文、惠宣等太子，宜與隱太子、懿德太子同爲一廟。每日立仗食及設仗於庭，此後並宜停廢。五嶽既已封王，四瀆當昇公位，封河瀆爲靈源公，濟瀆爲清源公，江瀆爲廣源公，淮瀆爲長源公。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瞶，恐有俚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絶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

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禄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禄山而還，數上言禄山必反。林甫益惡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三月戊戌，南海太守彭果坐贓，決杖，長流溱溪郡，死于路。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甲辰，陳希烈爲左相。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夏四月，忠嗣固辭兼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癸酉，復置軍器監。

自五月不雨至秋七月。

七月乙酉，以旱，命宰相、臺寺、府縣録繫囚，死罪決杖配流，徒已下特免。

庚寅，始雨。

冬十月戊申，幸温泉宫，改爲華清宫。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

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

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歸者恐爲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

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宫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

上聞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宫，與語，悦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引朝集使及貢舉人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丁酉，殺户部侍郎楊慎矜及其弟少府少監慎餘、洛陽令慎名。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三司按王忠嗣，上曰：「吾兒居深宫，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遂單裹而行。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冤，且請以己官爵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己亥，貶忠嗣漢陽太守。

李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庭之親，出入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爲援，擢爲御史。事有微涉東宫者，皆指嗾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温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十二月丙辰，工部尚書陸景融卒。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壬戌，發馮翊、華陰民夫築會昌城，置百司。王公各置第舍，士畝直千金。

癸亥，上還宮。

丙寅，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

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己巳，上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

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遥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禄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是歲，安西副都護高仙芝及小勃律國戰，敗之。

天寶七載（戊子、七四八）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春正月己卯，禮部尚書席豫卒。

己亥，韋縚奏御案褥袱帷等望去紫用赤黄。從之。

三月乙酉，大同殿柱産玉芝，有神光照殿。羣臣請加皇帝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許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夏四月辛丑，左監門大將軍、知内侍省事高力士加驃騎大將軍。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五月壬午，上御興慶宮，受册徽號，大赦天下，百姓免來載租庸。三皇以前帝王，京城置廟，以時致祭。其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在各置一廟。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德行彌高者，亦置祠宇致祭。賜酺三日。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六月庚子，賜安禄山鐵券。

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甲辰，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恩幸日隆。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秋八月己亥朔，改千秋節爲天長節。

壬子，改萬年縣爲咸寧縣。

《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二》　戊午，勃律國王蘇失利芝及三藏大德僧伽羅密多並來朝，授伽羅密多鴻臚員外卿，放還蕃，賜蘇失利芝紫袍、金帶，留宿衛，給官宅。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冬十月庚戌，上幸華清宮。

十一月癸未，以貴妃姊適崔氏者爲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爲虢國夫人，適柳氏者爲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

十二月戊戌，或言玄元皇帝降於朝元閣，制改會昌縣曰昭應，廢新豐入昭應。

辛酉，上還宮。

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

是歲，雲南王歸義卒，子閣羅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

天寶八載（己丑、七四九）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春正月甲申，賜京官絹，備春時遊賞。

二月戊申，引百官於左藏庫縱觀錢幣，賜絹而歸。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三月，朔方節度等使張齊丘於中受降城西北五百餘里木剌山築橫塞軍，以振遠軍使鄭人郭子儀爲橫塞軍使。

夏四月，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幸華清宮觀風樓。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獷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六馱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五月癸酉，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爲之。其獷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矣。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辛巳，於開遠門外作振旅亭。

戊子，南海太守劉巨鱗坐贓，決死之。

六月，大同殿又産玉芝一莖。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御史中丞王鉷入仙遊谷，求而獲之。上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略】戊申，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諡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諡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諡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諡曰玄真大聖皇帝，竇太后以下皆加諡曰順聖皇后。

辛亥，刑部尚書、京兆尹蕭炅坐贓左遷汝陰太守。

《唐會要》卷八六《奴婢》　勅：「京畿及諸郡百姓，有先是給使在私家驅使者，限勅到五日内，一切送付内侍省。其中有是南口及契券分明者，各作限約，定數驅使。雖王公之家，不得過二十人。其職事官，一品不得過十二人，二品不得過十人，三品不得過八人，四品不得過六人，五品不得過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過二人，八品九品不得過一人。其嗣郡王、郡主、縣主、國夫人、諸縣君等，請各依本品，同職事及京清資官處分。其有別承恩賜，不在此限。其蔭家父祖先有者，各依本蔭職減，比見任之半。其南口請禁蜀蠻及五溪嶺南夷獠之類。」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下》　乙卯，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及吐蕃戰于石堡城，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爲神武軍，又於劍南西山索磨川置保寧都護府。

丙寅，上謁太清宮。

丁卯，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赦天下。禘、祫自今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封太白山爲神應公，金星洞爲嘉祥公，所管華陽縣爲貞符縣。

戊辰，太子太師、徐國公蕭嵩薨。

丁亥，南衙立仗馬宜停，省進馬官。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秋七月，册突騎施移撥爲十姓可汗。

八月乙亥，護密王羅真檀入朝，請留宿衛，許之，拜左武衛將軍。

《唐會要》卷五〇《雜録》　二十日〔辛巳〕，司封奏：「道士籍每一載一度，永爲恒式。」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戊子，郡別駕宜停，下郡置長史。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冬十月乙丑，上幸華清宮。

《册府元龜》卷五〇四《關市》　五日〔丙寅〕，西京威遠營置西市，華清宮置北市。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是月，特進何履光率十道兵以伐雲南。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十一月乙未，吐火羅葉護失里怛伽羅遣使表稱：「謁師王親附吐蕃，困苦小勃律鎮軍，阻其糧道。臣思破凶徒，望發安西兵，以來歲正月至小勃律，六月至大勃律。」上許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丁巳，幸御史中丞楊釗莊。

天寶九載（庚寅，七五〇）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春正月庚寅朔，與歲次同始，受朝於華清宮。

己亥，還京。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丁巳，詔以十一月封華嶽。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户部郎中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婦人識慮不遠，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宫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幸不殺而歸之。今當永離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爲獻，惟髮者父母所與，敢以薦誠。」乃翦髮一綹而獻之。上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深。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産。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轡出其間。宫苑小兒數百奮梃於前，華僅以身免。

安西節度使高仙芝破揭師，虜其王勃特没。三月庚子，立勃特没之兄素迦爲揭師王。

上命御史大夫王鉷鑿華山路，設壇場於其上。

《册府元龜》卷六三〇《條制二》　十三日〔辛丑〕，勑：「吏部取人，必限書判。且文學政事，本自異科，求備一人，百中無一，況古來良宰，豈必文人。又限循資，尤難奬擢。自今以後簡縣令，但才堪政理方圓，取人不得限以書判，及循資格注擬。諸畿望緊上中，每等爲一甲，委中書門下察問，選擇堪者，然後奏授。大理評事，其朝要子弟，中庸未歷望畿縣便授此官，既不守文，又未經事。自今以後，有此色及朝要至親，並不得注擬。」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庚戌，改匭使爲獻納。

辛亥，西嶽廟災。時久旱，制停封西嶽。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夏四月己巳，御史大夫宋渾坐贓巨萬，流潮陽。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五月庚寅，以旱，録囚徒。

乙卯，安禄山進封東平郡王。節度使封王，自此始也。

《唐會要》卷七二《軍雜録》　七月五日〔辛卯〕，諸衛應隊仗所用緋色旗旛等，並改爲赤黄，以符土運。其諸節度使亦准此。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己亥，國子監置廣文館，領生徒爲進士業者。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八月丁巳，以安禄山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朔方節度使張齊丘給糧失宜，軍士怒，毆其判官，兵馬使郭子儀以身捍齊丘，乃得免。癸亥，齊丘左遷濟陰太守，以河西節度使安思順權知朔方節度事。

《新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九月辛卯，以商、周、漢爲三恪。

十月庚申，幸華清宫。

太白山人王玄翼言：「玄元皇帝降于寶仙洞。」

《册府元龜》卷一五九《革弊一》　戊辰，詔曰：「南北衛百官等，如聞昭應縣兩市及近場處廣造店舖，出賃與人，干利商賈，莫甚於此。自今已後，其所賃店舖，每間月估不得過五百文，其清資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賣。如有違犯，具名録奏。」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安禄山屢誘奚、契丹，爲設會，飲以葭菅酒，醉而阬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爲起第於昭應。禄山至戲水，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冠蓋蔽野，上自幸望春宫以待之。辛未，禄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禄山於上谷鑄錢五爐，禄山乃獻錢樣千緡。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昭雪易之兄弟。庚辰，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賜一子官。

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冬十一月己丑，制自今告獻太清宫及太廟改爲朝獻，巡陵爲朝拜，告宗廟爲奏，天地享祀文改昭告爲昭薦，以告者臨下之義故也。

辛卯，幸楊國忠亭子。

辛丑，立周武王、漢高祖廟於京城，司置官吏。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十二月乙亥，上還宫。

關西遊弈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以難得爲白水軍使。

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僞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虜其王及部衆以歸，悉殺其老弱。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爲劍南節度使。

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

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閣羅鳳忿怨，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天寶一〇載（辛卯、七五一）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正月壬辰，朝獻于太清宮。

癸巳，朝享于太廟。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甲午，有事于南郊，合祭天地，禮畢，大赦天下。太廟置內官，供灑掃諸陵廟。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丁酉，李林甫兼朔方軍節度副大使、安北副大都護。

己亥，改傳國寶爲承天大寶。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庚子，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爲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上命有司爲安祿山治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帝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長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丈六尺，於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罌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他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爲祿山護役，築第及造儲賜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

祿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於樓下擊毬，遽爲罷戲，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侑以梨園教坊樂。上每食一物稍美，或後苑校獵獲鮮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繹於路。

甲辰，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歡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戊申，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執突騎施可汗及石國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庚戌，大風，陝郡運船失火，燒米船二百餘隻，人死者五百計。

癸丑，分遣嗣吳王祇等十三人祭嶽瀆海鎮。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安祿山求兼河東節度。二月丙辰，以河東節度使韓休珉爲左羽林將軍，以祿山代之。

祿山既兼領三鎮，賞刑己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爲之解圖讖，勸之作亂。

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及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歲輸珍貨數百萬。私作緋紫袍、魚袋，以百萬計。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爲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爲爪牙。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四月壬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及雲南蠻戰于西洱河，大敗績，大將王天運死之，陷雲南都護府。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五月丁亥，改諸衛幡旗緋色者爲赤黃，以符土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七月，高仙芝及大食戰于恒邏斯城，敗績。

八月，范陽節度副大使安祿山及契丹戰于吐護真河，敗績。

乙卯，廣陵海溢。

丙辰，武庫災。

十月壬子，幸華清宮。

《唐會要》卷二六《牋表例》 十一月五日〔甲申〕，勅：「比來牧守初上，准式附表申謝，或因便使，或有差官，事頗勞煩，亦資取置。自今已後，諸郡太守等謝上表，宜並附驛遞進，務從省便。」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乙未，幸楊國忠第。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楊國忠使鮮于仲通表請已遥領劍南。【略】丙午，以國忠領劍南節度使。

天寶一一載（壬辰、七五二）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春正月丁亥，上還宮。

二月庚午，命有司出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緡於兩市易惡錢。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突厥部落阿布思寇邊。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三月乙巳，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刑部爲憲部。

户部侍郎、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絶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鉷子準爲衛尉少卿，俱供奉禁中。準陵侮岫，岫常下之。然鉷事林甫謹，林甫雖忌其寵，不忍害也。

準嘗帥其徒過駙馬都尉王繇，繇望塵拜伏。準挾彈命中於繇冠，折其玉簪，以爲戲笑。既而繇延準置酒，繇所尚永穆公主，上之愛女也，爲準親執刀匕。準去，或謂繇曰：「鼠雖挾其父勢，君乃使公主爲之具食，有如上聞，無乃非宜？」繇曰：「上雖怒無害，至於七郎，死生所繫，不敢不爾。」

鉷弟户部郎中鋌，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託以他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王繇之同産也，話之私庭。鉷使長安尉賈季鄰收會繫獄，縊殺之。繇不敢言。

鋌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前期二日，有告之者。夏四月乙酉，上臨朝，以告狀面授鉷，使捕之。鉷意鋌在縡所，先使人召之，日晏，乃命賈季鄰等捕縡。縡居金城坊，季鄰等至門，縡帥其黨數十人持弓刀格鬬突出。鉷與楊國忠引兵繼至，縡黨曰：「勿傷大夫人。」國忠之傔密謂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也。」縡鬬且走，至皇城西南隅。會高力士引飛龍禁軍四百至，擊斬縡，捕其黨，皆擒之。

國忠以狀白上，曰：「鉷必預謀。」上以鉷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爲之辯解。上乃特命原鋌不問，然意欲鉷表請罪之，使國忠諷之，鉷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鉷大逆當誅，戊子，敕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鉷賜自盡，鋌杖死於朝堂，鉷子準、僔流嶺南，尋殺之。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鉷賓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

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爲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爲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庚子，以思順爲朔方節度使。

五月戊申，慶王琮薨，贈靖德太子。

丙辰，京兆尹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内采訪等使，凡王鉷所綰使務，悉歸國忠。

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鉷俱爲中丞，鉷用林甫薦爲大夫，故國忠不悦，遂深探邢縡獄，令引林甫交私鉷兄弟及阿布思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疏林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爲仇敵矣。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甲子，東京大風拔木。

六月壬午，御史大夫兼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敗吐蕃于雲南，克故洪城。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戊子，東京大風，拔樹發屋。

《唐會要》卷七二《軍雜録》　八月十一日〔乙酉〕，改諸衛士爲武士。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己丑，幸左藏庫，賜羣臣帛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癸巳，楊國忠奏有鳳皇見左藏庫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庫西通訓門。

九月，阿布思入寇，圍永清栅，栅使張元軌拒卻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冬十月戊寅，幸華清宫。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己亥，改通訓門曰鳳集門，魏仲犀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屬吏率以鳳皇優得調。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乙卯，李林甫薨。

庚申，楊國忠爲右相。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十二月甲戌，楊國忠奏請兩京選人銓

日便定留放，無長名。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充盧龍軍使。

丁亥，上還宮。

丁酉，以安西行軍司馬封常清爲安西四鎮節度使。

哥舒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爲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爲其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爲怨愈深。

棣王琰有二孺人，爭寵，其一使巫書符置琰履中以求媚。琰與監院宦者有隙，宦者知之，密奏琰祝詛上；上使人掩其履而獲之，大怒。琰頓首謝：「臣實不知有符。」上使鞫之，果孺人所爲。上猶疑琰知之，囚於鷹狗坊，絶朝請，憂憤而薨。

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其事乃畢。及楊國忠以宰相領文部尚書，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

天寶一二載（癸巳、七五三）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春正月壬子，楊國忠於尚書省注官，注訖，於都堂對左相與諸司長官唱名。

二月庚辰，選人鄭懃等二十餘人以國忠銓注無滯，設齋於勤政殿下，立碑於尚書省門。

癸未，追削故右相李林甫在身官爵，男將作監岫、宗黨李復道等五十人皆流貶，國忠誣奏林甫陰結叛胡阿布思故也。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己亥，賜陳希烈爵許國公，楊國忠爵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五月己酉，復魏、周、隋爲三恪。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辛亥，太廟諸陵署依舊隸太常寺。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阿布思爲回紇所破，安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

（壬辰），以左武衛大將軍何復光將嶺南五府兵擊南詔。

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爲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

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七月壬子，天下齊人不得鄉貢，須補國子學生然後貢舉。

八月，京城霖雨，米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仍令中書門下就京兆、大理決囚徒。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楊國忠欲厚結（哥舒）翰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略】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翰表侍御史裴冕爲河西行軍司馬。

是時中國盛强，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

九月甲辰，以突騎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羅蜜施爲突騎施可汗。

北庭都護程千里追阿布思至磧西，以書諭葛邏祿，使相應。阿布思窮迫，歸葛邏祿，葛邏祿葉護執之，并其妻子、麾下數千人送之。甲寅，加葛邏祿葉護頡毗伽開府儀同三司，賜爵金山王。

冬十月戊寅，上幸華清宮。

上在華清宮，欲夜出遊，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諫曰：「宮外即曠野，安可不備不虞！陛下必欲夜遊，請歸城闕。」上爲之引還。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和雇京城丁户一萬三千人築興慶宮牆，起樓觀。

十二月，改橫塞城爲天德軍。

庚寅，行從官、憲部尚書張筠等請上尊號爲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孝德證道皇帝。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是歲，安西節度使封常清擊大勃律，至菩薩勞城，前鋒屢捷，常清乘勝逐之。斥候府果毅段秀實諫曰：「虜兵羸而屢北，誘我也，請搜左右山林。」常清從之。果獲伏兵，遂大破之，受降而還。

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廣平劉迺以選法未善，上書於昱，以爲：「禹、稷、皋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天寶一三載（甲午、七五四）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春正月丁酉朔，上御華清宮之觀風樓，受朝賀。

己亥，安慶緒獻俘于行在，帝引見於禁中，賞賜鉅萬。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安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

庚子，見上於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

甲辰，太清宮奏：「學士李琪見玄元皇帝乘紫雲，告以國祚延昌。」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太常卿垍皆翰林院供奉。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垍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爲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乙巳，加祿山左僕射，賜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

丙午，上還宮。

安祿山求兼領閑廄、羣牧。庚申，以祿山爲閑廄、隴右羣牧等使。祿山又求兼總監。壬戌，兼知總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爲武部侍郎，充閑廄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

二月壬申，上朝獻太清宮，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大皇太帝。

癸酉，享太廟，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光孝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

甲戌，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乙亥，御興慶殿受徽號，禮畢，大赦天下。左降官遭父母憂，放歸。獻陵等五署改爲臺，令丞各升一階。文武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賜酺三日。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甲申，司空楊國忠受册，天雨黃土，霑於朝服。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己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勳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三月，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敗吐蕃，復河源九曲。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丁酉朔，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十五里一更，晝夜兼行，日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太常卿張垍貶盧溪郡司馬，垍兄、憲部尚書均貶建安太守。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哥舒翰亦爲其部將論功，敕以隴右十將、特進、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歸仁爲驃騎大將軍，河源軍使王思禮加特進，臨洮太守成如璆、討擊副使范陽魯炅、皋蘭府都督渾惟明並加雲麾將軍，隴右討擊副使郭英乂爲左羽林將軍。【略】翰又奏嚴挺之之子武爲節度判官，河東吕諲爲支度判官，前封丘尉高適爲掌書記，安邑曲環爲別將。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丙午，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羣臣，賜右相絹一千五百疋，綵羅三百疋，綵綾五百疋，左相絹三百疋，綵羅綾各五十疋，餘三品八十疋，四品五品六十疋，六品七品四十疋，極歡而罷。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辛酉，大風拔木。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壬戌，御勤政樓大酺。

北庭都護程千里生擒阿布思獻于樓下，斬之於朱雀街。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甲子，以千里爲金吾大將軍，以封常清權北庭都護、伊西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六三〇《條制二》　勑：「爲授官，取蜀郡大麻紙一張，寫告身。」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萬春公主出降楊朏。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夏四月癸巳，安禄山奏擊奚破之，虜其王李日越。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夏五月，熒惑守心五十餘日。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劍南節度留後李宓及雲南蠻戰于西洱河，死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廢濟陽郡，以所領五縣隸東平郡。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秋七月癸丑，哥舒翰奏：於所開九曲之地置洮陽、澆河二郡及神策軍，以臨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陽太守，充神策軍使。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八月丙戌，陳希烈罷。文部侍郎韋見素爲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是秋，霖雨積六十餘日，京城垣屋頹壞殆盡，物價暴貴，人多乏食，令出太倉米一百萬石，開十場賤糶以濟貧民。東都瀍、洛暴漲，漂没一十九坊。上御勤政樓試四科制舉人，策外加詩賦各一首。制舉加詩賦，自此始也。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守。

冬十月乙酉，上幸華清宮。

十二月己未，置内侍監二員，正三品。

《唐會要》卷二六《牋表例》　二十九日〔庚申〕，詔：「自今已後，每載賀正及賀赦表，並宜附驛遞進，不須更差專使。」

《册府元龜》卷一七〇《來遠》　閏十一月壬申，東曹國王設阿，及安國副王野解，及諸胡九國王，竝遣上表，請同心擊黑（水）〔衣〕，辭甚切至。帝方務以懷柔，皆勞賜慰諭遣之，以安西域。

乙亥，吐蕃白蘭二品官籠董占庭等二十人來，並授左武衛員外大將軍。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河東太守兼本道采訪使韋陟，斌之兄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贓汚事，下御史按問。陟賂中丞吉温，使求救於安禄山，復爲國忠所發。（閏）〔十二〕月壬寅，貶陟桂嶺尉，温澧陽長史。安禄山爲温訟冤，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十）〔十二〕月乙巳，開府儀同三司、畢國公寶瑰薨。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戊午，至自華清宮。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是歲，户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鄉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

天寶一四載（乙未、七五五）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

二月辛亥，安禄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給告身。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禄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當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國忠許諾。壬子，國忠、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禄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悦。國忠逡巡不敢言，上竟從禄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謀。今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吕知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翙爲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禄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禄山厚賂，還，盛言禄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上謂國忠等曰：「禄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鎮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入朝，道得風疾，遂留京師，家居不出。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三月丙寅，宴羣臣於勤政樓，奏《九部樂》，上賦詩敦柏梁體。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辛巳，命給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壬午，安禄山及契丹戰于潢水，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夏四月癸巳，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爲懷義王，賜姓名李忠信。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五月，天有聲于浙西。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安禄山歸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陳武備，然後見之。裴士淹至范陽，二十餘日乃得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禄山反狀，使京兆尹圍其第，捕禄山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潛殺之。禄山子慶宗尚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密報禄山，禄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婚，手詔禄山觀禮，禄山辭疾不至。

秋七月，禄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禄山以進車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禄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亦泄，上託以他事撲殺之。上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禄山，如珣策，且曰：「朕新爲卿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陽宣旨，禄山踞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人安隱。」又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灼然詣京師。」即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數日，遣還，亦無表。神威還，見上泣曰：「臣幾不得見大家！」

八月辛卯，免今載百姓租庸。

冬十月庚寅，上幸華清宮。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甲午，頒《御注老子》并《義疏》於天下。

十一月戊午（朔），始寧太守羅希奭以停止張博濟決杖而死，吉温自縊於獄。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安禄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禄山不相悦，屢言禄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禄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孔目官、太僕丞嚴莊，掌書記、屯田員外郎高尚，將軍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禄山詐爲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禄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略】甲子，禄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二十萬，反於范陽。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吕知誨守平盧，别將高秀巖守大同。諸將皆引兵夜發。

詰朝，禄山出薊城南，大閱誓衆，以討楊國忠爲名，牓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引兵而南。禄山乘鐵鞏，步騎精鋭，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禄山統内，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禄山先遣將軍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翽出迎，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禄山反。上猶以爲惡禄山者詐爲之，未之信也。

庚午，上聞禄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德色，曰：「今反者獨禄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琛詣東京，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簡募數萬人，隨便團結以拒之。

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悦。

壬申，以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即日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

甲戌，禄山至博陵南，何千年等執楊光翽見禄山，責光翽以附楊國忠，斬之以徇。

禄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顔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禄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禄山。

丙子，上還宫。斬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爲户部尚書，思順弟元貞爲太僕卿。以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

三郡，以衛尉卿猗氏張介然爲之。以程千里爲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

丁丑，以榮王琬爲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彍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

丁亥，安祿山自靈昌渡河，以絚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授兵登城，衆恟懼，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庭望爲節度使，守陳留。

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癸巳，安祿山陷滎陽郡，太守崔無詖死之。

丙申，封常清及安祿山戰于甯子谷，敗績。

丁酉，陷東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判官蔣清死之。河南尹達奚珣叛降于安祿山。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封常清帥餘衆至陝，陝郡太守竇廷芝已奔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冢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脩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

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晤爲睢陽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爲名。單父尉賈賁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晤。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

庚子，以永王璘爲山南節度使，江陵長史源洧爲之副，潁王璬爲劍南節度使，蜀郡長史崔圓爲之副。二王皆不出閤。

上議親征，辛丑，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稍豐。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韓、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相與聚哭。使三夫人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

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真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海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河內穆寧共斬道玄，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道玄首謁長史李暐，暐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遊弈將訾嗣賢濟河，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爲盟主，軍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兵萬人圍饒陽。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癸卯，封常清、高仙芝伏誅。哥舒翰持節統領處置太子先鋒兵馬副元帥，守潼關。

甲辰，郭子儀及安祿山將高秀巖戰于河曲，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顏杲卿將起兵，參軍馮虔、前真定令賈深、藁城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丘丞張通幽皆預其謀，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顏真卿自平原遣杲卿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詣郡受犒賚。丙午，薄暮，欽湊至，杲卿使袁履謙、馮虔等攜酒食妓樂往勞之，并其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悉散井陘之衆。有頃，高邈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杲卿使馮虔往擒之。南境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醴泉驛迎千年，又擒之，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杲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既善其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膂。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

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悦，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禄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

杲卿又密使人入范陽招賈循，郟城人馬燧説循曰：「禄山負恩悖逆，雖得洛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禄山，禄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至范陽，引循屏語，使壯士縊殺之，滅其族，以别將牛廷玠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步騎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

初，禄山欲自將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蔡希德將兵萬人自河内北擊常山。

戊申，榮王琬薨，贈謚靖恭太子。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壬子，濟南郡太守李隨、單父尉賈賁、濮陽人尚衡以兵討安禄山。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是歲，吐蕃贊普乞梨蘇籠獵贊卒，子娑悉籠獵贊立。

天寶一五載（丙申、七五六）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春正月乙卯，御宣政殿受朝。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禄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爲中書令，高尚、嚴莊爲中書侍郎。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東平郡太守、嗣吴王祗以兵討安禄山。

丙辰，李隨爲河南節度使，以討禄山。

壬戌，禄山陷恒山郡，執顔杲卿、袁履謙，陷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九郡。

癸亥，朔方軍節度副使李光弼爲河東節度副大使，以討禄山。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甲子，加哥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餘如故。置南陽節度使，以南陽太守魯炅爲之，將嶺南、黔中、襄陽子弟五萬人屯葉北，以備安禄山。

乙丑，安禄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卻之。

己巳，加顔真卿户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丁丑，真源令張巡以兵討安禄山。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訪使。

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己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上以吴王祗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千。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庚子，賈賁戰于雍丘，死之。

三月，顔真卿克魏郡。史思明寇饒陽、平原。

乙卯，張巡及安禄山將令狐潮戰于雍丘，敗之。

丙辰，殺户部尚書安思順、太僕卿安元貞。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郭子儀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軍于代。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乙丑，李光弼克趙郡。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戊辰，吴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

壬午，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爲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加顔真卿河北采訪使。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四月乙酉，北海郡太守賀蘭進明以兵救平原。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子儀引兵自井陘出，【略】壬辰，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

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略】思明收餘衆奔趙郡，蔡希德奔鉅鹿。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思明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至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爲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大悦。子儀生擒

四千人，皆捨之，斬禄山太守郭獻璆。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恒陽就食。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丙午，太子左贊善大夫來瑱爲潁川郡太守兼招討使。

五月丁巳，魯炅及安禄山戰于滍水，敗績，奔于南陽。

戊辰，嗣虢王巨爲河南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一八　巨引兵自藍田出，趣南陽。賊聞之，解圍走。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蔡希德至洛陽，安禄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壬午，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槍歸營，奔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絶，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爲官軍所獲，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

禄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詬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爲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絶，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自關下來，爲尚、莊説禄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衆，未更行陳，豈能敵我薊北勁鋭之兵，何足深憂！尚、莊皆佐命元勳，陛下一旦絶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内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爲陛下危之！」禄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心事。」即召尚、莊，置酒酣宴，自爲之歌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禄山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又，禄山起兵以誅國忠爲名，王思禮密説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或説國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後無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上許之，使劍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六月癸未，召杜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顔真卿及安禄山將袁知泰戰于堂邑，敗之。賀蘭進明克信都。

《資治通鑑》卷二一八　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禄山久習用兵，今始爲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内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内潰。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己，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

己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庚寅，哥舒翰將兵八萬與賊將崔乾祐戰于靈寶西原，官軍大敗，死者十六七。

辛卯，哥舒翰至潼關，爲其帳下火拔歸仁以左右數十騎執之降賊，關門不守，京師大駭，河東、華陰、上洛等郡皆委城而走。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劍南，聞安禄山反，即令副使崔圓陰具儲偫，以備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

癸巳，國忠集百官於朝堂，惶懼流涕，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國忠曰：「人告禄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仗下，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國忠使韓、虢入宫，勸上入蜀。

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爲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宫闈管鑰。託以劍南節度大使、潁王璬將赴鎮，令本道設儲偫。是日，上移仗北内。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

軍，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

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爲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見禄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

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柰何絶其路！」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上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上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禄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食舉御膳而至，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令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未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縣令亦逃，縣民皆脱身走，飲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合散卒，以俟東討。

丙申，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韓國、秦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爲亂兵所撾，腦血流地。衆曰：「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聞諠譁，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録韋諤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置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請罪，上慰勞之，令曉諭軍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

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違衆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少，未易東向，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上詢于衆，衆以爲然，乃從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爲之按轡久之，乃令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衆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絶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兩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毁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温清，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使送東宮内人於太

子，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俶、佚，皆太子之子也。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是日，張巡及安祿山將翟伯玉戰于白沙塢，敗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戊戌，次扶風縣。

《資治通鑑》卷二一八　己亥，上至岐山。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遽過，宿扶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朕比來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知卿等皆蒼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爰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霑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既留，莫知所適。廣平王俶曰：「日漸晏，此不可駐，衆欲何之？」皆莫對。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敗卒，誤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涉渡，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比至新平，通夜馳三百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毅亦走，又斬之。

庚子，以劍南節度留後崔圓爲劍南節度等副大使。

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閑廄使任沙門叛降于祿山。

《資治通鑑》卷二一八　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壬寅，上至散關，分扈從將士爲六軍。使潁王璬先行詣劍南，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

丙午，上至河池郡。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日，以圓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珙爲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訪防禦使。

王思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没於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死，又不與火拔歸仁俱降賊。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爲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爲隴右節度使，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招其部落。以思禮爲行在都知兵馬使。

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級。

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

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以張通儒爲西京留守，崔光遠爲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孝哲爲祿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關中諸將，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垍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然賊將皆粗猛無遠略，既克長安，以爲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賓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卻之，與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俌將景城、河間團練兵守常山。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初，顏真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陘，即斂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陘，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

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爲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

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漪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説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内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宫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

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壬戌，次益昌縣，渡吉柏江，有雙魚夾舟而躍，議者以爲龍。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裴冕等請皇太子即皇帝位。

唐肅宗部（起公元七五六年，迄公元七六二年）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諱亨，玄宗第三子，母曰元獻皇后楊氏，景雲二年（九月）乙亥生。

至德元載（丙申、七五六）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七月甲子，即皇帝位于靈武，尊皇帝曰上皇天帝，大赦，改元至德。賜文武官階、勳、爵，版授侍老太守、縣令。裴冕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改靈武郡爲大都督府，上縣爲望，中縣爲上。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玄宗〕次普安郡，憲部侍郎房琯自後至，上〔玄宗〕與語甚悅，即日拜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一八　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蒼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爲之傅，長沙太守李峴爲都副大使。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爲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爲都副大使。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爲之傅，充都副大使。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號王巨等並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任自簡擇，署訖聞奏。」時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鎮。置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陽等九郡。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爲黔中節度，領黔中等諸郡。分江南爲東、西二道，東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安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於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慶宗。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惡者皆殺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棓揭其腦蓋，流血滿街。己巳，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庚午，〔玄宗〕次巴西郡，以太守崔渙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韋見素爲左相。

《資治通鑑》卷二一八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爲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得歸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甲戌，賊黨同羅部五千餘人自西京出降朔方軍。

《資治通鑑》卷二一八　賊遣兵寇扶風，薛景仙擊卻之。

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繒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乂擒斬之。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己卯，京兆尹崔光遠、長安令蘇震等率府縣官吏大呼於西市，殺賊數千級，然後來赴行在。

《資治通鑑》卷二一八　上以光遠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以震爲中丞。

祿山以田乾真爲京兆尹。

侍御史吕諲，右拾遺楊綰，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繼詣靈武。以諲、器爲御史中丞，綰爲起居舍人，知制誥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慚，即白宰如數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

兵七千人，勵以忠義而遣之。

敕改扶風爲鳳翔郡。

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僞降，伏甲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左脅，夜奔博陵。

顔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爲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河北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八月壬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范陽節度使李光弼破賊於常山郡之嘉山。上以治兵收京城，詔子儀等旋師，子儀、光弼率所統步騎五萬至自河北。詔以子儀爲兵部尚書，依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光弼爲户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一八 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

回紇可汗、吐蕃贊普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

癸未，上皇下制，赦天下。

北海太守賀蘭進明遣録事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爲：「今方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産，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悦，即以琦爲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史思明再攻九門，辛卯，克之，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藁城。

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寧陵、襄邑，夜，去雍丘城三十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擊，大破之，殺獲太半。庭望收軍夜遁。

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

丁酉，〔玄宗〕制：「自今改制敕爲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

己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册詣靈武傳位。

辛丑，史思明陷藁城。

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遥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絶，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爲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壬子，史思明圍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吴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宫。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

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黄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絶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俶入則泌在府，泌入俶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虚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

阿史那從禮説誘九姓府、六胡州諸胡數萬衆，聚於經略軍北，將寇朔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別將兵與虜戰，兵敗，降之。既而復逃歸，懷恩叱而斬之。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

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

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上斬之。

丙子，上至順化。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册，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寶册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爲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諸相拱手避之。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閤中言曰：「鄉里之舊，何至於是！」上曰：「先生爲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聲聞於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李泌及倓。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爲用韋妃之故，內慚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

他夕，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

南詔乘亂陷越巂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驃國皆降之。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己卯，斬潼關敗將李承光於蠡下。

十月辛巳朔，日有蝕之，既。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癸未，次彭原郡。

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大夫及宰相。

始鬻爵，度僧尼。

房琯爲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元帥，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南軍入於宜壽，中軍入於武功，北軍入於奉天。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用以饒。

以賀蘭進明爲河南節度使。

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

房琯以中軍、北軍爲前鋒，庚子，至便橋。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辛丑，房琯以中軍、北軍及安祿山之衆戰於陳濤斜，敗績。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暐赴湛水死。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樂安即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渡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萬人。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癸卯，琯又以南軍戰，敗績。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以薛景仙爲關內節度副使。

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

尹子奇將五千騎渡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歸。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十一月辛亥，河西地震。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十(二)(一)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與郭子儀軍合。

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子儀還軍洛交。

上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

令狐潮帥衆萬餘營雍丘城北，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史思明寇太原。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永王璘，幼失母，爲上所鞠養，常抱之以眠，從上皇入蜀。上皇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爲不可，上皇不聽。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璘生長深宮，不更人事，子襄城王（瑒）（傷），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爲之謀主，以爲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數千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覲于蜀，璘不從。江陵長史李峴辭疾赴行在，上召高適與之謀。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之狀。十二月，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以適爲之，置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五郡，以來瑱爲之，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戊子，以王思禮爲關内節度。

彭原郡百姓給復二載，郡同六雄，縣升緊、望。

以秦州都督郭英乂爲鳳翔太守。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安禄山陷潁川，執太守薛愿及長史龐堅。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上問李泌曰：「今敵强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禄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悦。

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爲先。」倓不從。

甲辰，永王璘擅引兵東巡，沿江而下，軍容甚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吴郡太守兼江南東路采訪使李希言平牒璘，詰其擅引兵東下之意。璘怒，分兵遣其將渾惟明襲希言於吴郡，季廣琛襲廣陵長史、淮南采訪使李成式於廣陵。璘進至當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之將兵拒之，李成式亦遣其將李承慶拒之。璘擊斬敬之以徇，景曜、承慶皆降於璘，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衆以討之。

于闐王勝聞安禄山反，命其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絶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是歲，置北海節度使，領北海等四郡，上黨節度使，領上黨等三郡，興平節度使，領上洛等四郡。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初，林邑王范真龍爲其臣摩訶漫多伽獨所殺，盡滅范氏。國人立其王頭黎之女爲王，女不能治國，更立頭黎之姑子諸葛地，謂之環王，妻以女王。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是歲，吐蕃陷巂州，嶺南溪獠梁崇牽陷容州。

至德二載（丁酉、七五七）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正月，永王璘陷鄱陽郡。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庚戌朔，上在彭原受朝賀。是日通表

入蜀賀上皇。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詔求天下孝悌可旌者。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甲寅，以襄陽太守李峘爲蜀郡長史、劍南節度使，將作少監魏仲犀爲襄陽、山南道節度使，永王傅劉彙爲丹陽太守兼防禦使。以憲部尚書李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皇遣平章事崔圓奉詔赴彭原。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乙卯，安慶緒弒其父祿山。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

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愈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上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所不爲。曏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辛酉，於江寧縣置金陵郡，仍置軍，分人以鎮之。

甲子，幸保定郡。

丙寅，武威郡九姓商胡安門物等叛，殺節度使周佖，判官崔稱率衆討平之。

蜀郡健兒賈秀等五千人謀逆，上皇御蜀郡南樓，將軍席元慶等討平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脩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擊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

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人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爲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擣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乙亥，安慶緒將尹子奇寇睢陽郡，張巡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

二月戊子，上至鳳翔。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文城太守、武威郡九姓齊莊破賊五千餘衆。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郭子儀自洛交引兵趣河東，分兵取馮翊。己丑夜，河東司户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軍，殺賊近千人。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拒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千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遂平河東。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絶。西師憩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鋭，攻禄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絶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上議大舉收復兩京，盡括公私馬以助軍。給事中李廣署云「無馬」，大夫崔光遠劾之，貶廣江華太守。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丁酉，關西節度兵馬使郭英乂及安慶緒戰於武功，敗績。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

安慶緒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使，兼領恒陽軍事，封媽川王。以牛廷介領安陽軍事，張忠志爲常山太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先是安禄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强兵，據富資，益驕横，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戊戌，永王璘敗死，其黨薛鏐皆伏誅。

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旰及兵馬使李韶光、大將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斬首五百級。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壬寅，河西判官崔倜克武威郡，孟庭倫伏誅。

甲辰，郭子儀及安慶緒戰於永豐倉，敗之，大將李韶光、王祚死之。

三月辛酉，韋見素、裴冕罷。憲部尚書致仕苗晉卿爲左相。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吐蕃遣使和親，遣給事中南巨川報命。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癸亥，河西自去冬地震，至是方止。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庚午，通化郡言玄元皇帝降。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癸亥大雨，至癸酉不止，詔疏理刑獄，甲戌方止。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夏四月，顔真卿自荆、襄北詣鳳翔，上以爲憲部尚書。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戊寅，郭子儀爲關内、河東副元帥。壬午，瘞陣亡者。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乙酉，太史奏歲星、太白、熒惑集於東井。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庚寅，郭子儀及安慶緒將李歸仁戰於劉運橋，敗之。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五月癸丑，郭子儀與賊將安守忠戰於清渠，官軍敗績，子儀退保武功。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丁巳，房琯罷，諫議大夫張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庚申，誥追贈故妃楊氏爲元獻皇太后，上母也。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爲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炅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甲子，郭子儀以失律讓司空，許之。

《唐會要》卷八五《逃户》　十九日〔丙寅〕，勅：「逃户不歸者，當户租賦停徵，不得率攤鄰親高户。」

《册府元龜》卷一六八《却貢獻》　六月戊寅，帝降誕日，公卿以下咸以進獻，帝以行在竝不受。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癸未，尹子奇寇睢陽。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壬辰，敕免死，以白衣於陝郡效力。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丁酉，南充郡民何滔執其太守楊齊會以反，劍南節度使盧元裕敗之。

七月己酉，太白經天。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庚戌，行營健兒李季反，伏誅。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

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務欽戰死，賊遂屠陝。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庚午，劍南健兒郭千仞反，伏誅。

八月丁丑，焚長春宮。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甲申，以黄門侍郎崔渙爲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

己丑，以平章事張鎬兼河南節度、採訪處置等使。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靈昌郡太守許叔冀奔於彭城。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癸巳，大閱諸軍，上御城樓以觀之。

丁酉，改雍縣爲鳳翔縣，陳倉爲寶雞縣。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説之，往往棄賊來降，爲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

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既拔，即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强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强兵，觀睢陽陷没，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爲泣下。

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絶，圍之益急。

初，房琯爲相，惡賀蘭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爲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鋭，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

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甲寅，安慶緒寇好畤，渭北節度使李光進敗之。

丁卯，廣平郡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以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兵討安慶緒。

《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戊辰，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

賊屢攻上黨，常爲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九月丁丑，上黨節度使程千里與賊挑戰，爲賊將蔡希德所擒。

《資治通鑑》卷二二〇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其所欲。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

庚子，諸軍俱發。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壬寅，與賊將安守忠、李歸仁等戰于香積寺西北，賊軍大敗，斬首六萬級，賊帥張通儒棄京城東走。

癸卯，廣平王收西京。

《資治通鑑》卷二二〇 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百姓、軍士、胡虜見俶拜，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以太子少傅虢王巨爲西京留守。

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

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脩臣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柰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瘉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

郭子儀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於上曰：「今元惡未除，爲賊所污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使赦之。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冬十月乙巳朔，以崔光遠爲京兆尹。詔曰：「緣京城初收，要安百姓，又灑掃宮闕，奉迎上皇。以今月十九日還京，應緣供頓，務從減省。」

《資治通鑑》卷二二〇 丁未，（談）〔啖〕庭瑤至蜀。

壬子，興平軍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

吐蕃陷西平。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癸丑，賊將尹子奇陷睢陽，害張巡、姚閏。

《資治通鑑》卷二二〇 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閻丘曉，使共救之。曉素傲很，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丁巳，皇帝復京師，以聞，誥降劍南囚罪，流以下原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〇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并舊兵步騎猶十五萬。己未，廣平王至曲沃。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

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庚申，安慶緒與其黨奔河北。

《資治通鑑》卷二二〇　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壬戌，廣平王入東京，陳兵天津橋南，士庶歡呼路側。

《資治通鑑》卷二二〇　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成都使還，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爲。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爲之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癸亥，上發鳳翔，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

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制以瑱爲河南節度使。

丙寅，上至望賢宮，得東京捷奏。

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爲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爲安成府，改元天成，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己巳，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擊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由、祇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收擊之。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及安慶緒戰于絳郡，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〇　壬申，上御丹鳳門，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爲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爲賊所污者，勿問。」

癸酉，回紇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上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爲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

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丙子，張鎬率四鎮、伊西、北庭行營兵馬使李嗣業，陝西節度使來瑱，河南都知兵馬使、嗣吳王祗，克河南郡縣。

《資治通鑑》卷二二〇　己丑，以回紇葉護爲司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以嚴莊爲司農卿。

上之在彭原也，更以栗爲九廟主，庚寅，朝享於長樂殿。

丙申，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

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皇上馬，上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幸興慶

宮，遂居之。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辛亥，以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吕諲爲詳理使，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爲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之刻深，而峴獨得美譽。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甲寅，苗晉卿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禄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立廣平王俶爲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自餘蜀郡、靈武扈從立功之臣，皆進階，賜爵，加食邑有差。李憕、盧奕、顔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郡縣來載租庸三分蠲一。近所改郡名、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爲南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京。以張良娣爲淑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爲趙王，新城王僅爲彭王，潁川王僩爲兗王，東陽王侹爲涇王，儀爲襄王，倕爲杞王，偲爲召王，侶爲興王，侗爲定王。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苗晉卿爲侍中，崔圓爲中書令，李麟同中書門下三品。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乙丑，史思明降。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上大喜，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子七人皆除顯官。遣内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

先是，慶緒以張忠志爲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薛萼攝恒州刺史，開井陘路，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爲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爲唐有矣。

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

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

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

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曰：「均、垍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爲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説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垍，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説於九泉！」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張垍爲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從命。

安禄山所署河南尹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頃之，有自賊中來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故妃韋氏既廢爲尼，居禁中，是歲卒。

置左、右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爲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

升河中防禦使爲節度，領蒲、絳等七州。分劍南爲東、西川節度，東川領梓、遂等十二州。又置荆澧節度，領荆、澧等五州，夔峽節度，領夔、峽等五州。更安西曰鎮西。

乾元元年（戊戌、七五八）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春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册，加上尊號。上固辭「大聖」之號，上皇不許。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乙酉，敕：「因亂所失庫物，先差使搜檢，如聞下吏因便擾人，其搜檢使一切並停，務令安輯。」内出宫女三千人。

庚寅，大閲諸軍於含元殿庭，上御棲鸞閣觀之。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

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降，以爲鴻臚卿，充河北招討使。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乙巳，上上皇天帝册號曰聖皇天帝。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丁未，上御明鳳門，赦天下，改元。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爲年。

庚午，以安東副大都護王玄志爲營州刺史，充平盧節度使。

三月甲戌，徙楚王俶爲成王。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乙亥，山南東道、河南、淮南、江南皆置

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戊寅，立張淑妃爲皇后。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辛卯，以歲饑，禁酤酒，麥熟之後，任依常式。

太史監爲司天臺，取承寧坊張守珪宅置，仍補官員六十人。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癸巳，北庭兵馬使王惟良謀作亂，嗣業與裨將荔非元禮討誅之。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其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歸，丮於鄴市。凡有謀歸者，誅及種、族，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者甚衆。又與其羣臣歃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離。慶緒聞李嗣業在河內，夏四月，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水攻之，不勝而還。

癸卯，以太子少師、虢王巨爲河南尹，充東京留守。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辛亥，祔神主于太廟。

甲寅，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乙卯，御明鳳門，赦天下。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戊辰，上進鍊石英金竈於興慶宮。

《册府元龜》卷四八四《經費》　庚午，勅：「諸司諸使支一物已上，商量減省三分之二。」以兩京初收，務令節儉。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五月壬申朔，迴紇、黑衣大食各遣使朝貢，至閤門爭長，詔其使各從左右門入。

《資治通鑑》卷十《肅宗紀》　壬午，制停采訪使，改黜陟使爲觀察使。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癸未，夜，月掩心前星。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戊子，張鎬罷。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庚寅，立成王俶爲皇太子。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乙未，崔圓、李麟罷。太常少卿王璵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爲太僕丞。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丙申，燉煌王承寀薨。

六月辛丑朔，吐火羅、康國遣使朝貢。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丙午，回紇使達亥阿波剌史入朝迎公主，詔授開府儀同三司。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己酉，初置太一神壇於圓丘東。是日，命宰相王璵攝行祠事。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嗣業爲懷州剌史，充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癸丑，夜，月入南斗魁。

《資治通鑑》卷二一〇　山人韓穎改造新曆，丁巳，初行穎曆。

戊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貶、降者續處分。

太子少師房琯既失職，頗怏怏，多稱疾不朝，而賓客朝夕盈門，其黨爲之揚言於朝云：「琯有文武才，宜大用。」上聞而惡之，下制數琯罪，貶豳州剌史。前祭酒劉秩貶閬州剌史，京兆尹嚴武貶巴州剌史，皆琯黨也。

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盧軍使烏知義，知義善待之。知義子承恩爲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思明思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敗，承恩勸思明降唐。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爲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

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既宣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帷其床，伏二人於床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爲節度使。」二人於床下大呼而出。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爲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榜殺承恩父子，連坐死者二百餘人。承恩弟承玼走免。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

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上皇自棄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況吾屬本從安禄山反乎！」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其僚張不矜爲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以白思明，思明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復召入，謂曰：「我任使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亂捶之，腦流于地。

烏承玼奔太原，李光弼表爲昌化郡王，充石嶺軍使。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七月，党項羌寇邊。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辛未朔，吐火羅葉護烏利多并九國首領來朝，助國討賊，上令赴朔方行營。

《資治通鑑》卷二二〇 丙戌，初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

丁亥，册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殿中監、漢中王瑀爲册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僕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

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叔明爲瑀副。

甲（子）〔午〕，上送寧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

乙未，郭子儀入朝。

八月壬寅，以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爲滑、濮等六州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甲辰，上皇誕節，上皇宴百官於金明門樓。

《資治通鑑》卷二二〇 庚戌，李光弼入朝。

丙辰，以郭子儀爲中書令，光弼爲侍中。

丁巳，子儀詣行營。

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九月庚午朔，以右羽林大將軍趙泚爲蒲、同、虢三州節度使。

丙子，招討党項使王仲昇斬党項酋長拓跋戎德，傳首。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甲申，回紇使大首領蓋將軍等謝公主下降，兼奏破昆堅五萬人，宴於紫宸殿，賜物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二〇 庚寅，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内、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癸巳，大食、波斯寇廣州。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十月（乙未），以鳳翔尹李齊物爲刑部尚書，以濮州刺史張方須爲廣州都督、五府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〇 甲辰，册太子，更名曰豫。自中興以來，羣臣無復賜物，至是，始有新鑄大錢，百官、六軍霑賚有差。

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炅自陽武濟，季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與李嗣業兵皆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内，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僞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兵拒戰於愁思岡，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千人。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滏陽，遥爲慶緒聲勢。

甲寅，上皇幸華清宫。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十一月壬申，王思禮及安慶緒戰于相州，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〇 丁丑，〔上皇〕還京師。

崔光遠拔魏州。

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爲魏州防禦使。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十二月癸卯，以河南節度崔光遠爲魏州刺史，遣蕭華赴相州行營。

甲辰，以昇州刺史韋黄裳爲蘇州刺史、浙西節度使。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庚戌，户部尚書李峘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丙寅，立春，上御宣政殿，讀時令，常參官五品已上升殿序坐而聽之。

時王師圍相州，慶緒食盡，求於史思明率衆來援。

丁卯，思明復陷魏州，刺史崔光遠出奔。

《資治通鑑》卷二二〇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是歲，置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又置陝虢華及豫許汝二節度使。安南經略使爲節度使，領交、陸等十一州。

吐蕃陷河源軍。

乾元二年（己亥、七五九）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春正月己巳朔，上御含元殿，受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

是日，史思明自稱燕王於魏州，僭立年號。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郭子儀及安慶緒戰于愁思岡，敗之。

丁丑，祠九宫貴神。

戊寅，耕籍田。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癸未，夜，月掩歲星。

（乙丑），以御史中丞崔寓都統浙江、淮南節度處置使。

丙申，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懷州、北庭行營節度使、虢國公李嗣業卒于相州行營。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衆。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二月壬子望，月蝕既。百官請加皇后張氏尊號曰「翊聖」，上以月蝕陰德不修而止。

貶東京留守、嗣虢王巨以遂州刺史，苛政也。

丙辰，月犯心大星。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壬戌，中書門下慮囚。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錢四千，淘牆麪及馬矢以食馬。人皆以爲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進退無所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

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遥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三月己巳，皇后親蠶。

壬申，九節度之師潰于溵水。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汝州刺史賈至奔于襄、鄧。郭子儀屯于東京。

史思明殺安慶緒。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

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賞賜有差。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流民還者給復三年。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庚寅，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

辛卯，以荔非元禮爲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

段秀實爲節度判官。

甲午，以兵部侍郎吕諲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乙未，侍中苗晉卿爲太子太傅，平章事王璵爲刑部尚書，並罷知政事。以京兆尹李峴爲吏部尚書，禮部侍郎李揆爲中書侍郎，與户部侍郎第五琦等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丙申，以郭子儀爲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

夏四月庚子，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

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内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事無大小，輔國口爲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按，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三司、府、縣鞫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

及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寤，賞其正直。輔國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上不許。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壬寅，詔減常膳服御，武德中尚作坊非賜蕃客、戎祀所須者皆罷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敕處分。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自今須一切經臺、府。如所由處斷不平，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僞外，餘煩冗一切删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

甲辰，置陳、鄭、亳節度使，以鄧州刺史魯炅爲之，以徐州刺史尚衡爲青、密七州節度使，以興平軍節度使李奐兼豫、許、汝三州節度使，仍各於境上守捉防禦。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乙巳，第五琦依舊判度支、租庸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立其妻辛氏爲皇后，子朝義爲懷王，以周摯爲相，李歸仁爲將，改范陽爲燕京，諸州爲郡。

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爲鄭、陳、潁、亳節度使。

回紇毗伽闕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爲登里可汗。回紇欲以寧國公主爲殉。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爲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婚萬里之外邪！」然亦爲之勞面而哭。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癸亥，以久旱徙市，雩祈雨。

《册府元龜》卷一六四《招懷二》　五月丁卯，河北破賊，生擒賊八人來獻。帝竝釋之，各賜乾元錢十千文及器仗一副、馬一匹、絹一束。竝放歸賊中，勑之曰：「任汝所適。」八人皆刺臂爲盟約，誓梟賊首以報聖恩。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辛巳，貶宰相李峴蜀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壬午，以滑、濮節度使許叔冀爲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節度使。以試汝州刺史劉展爲滑州刺史，充副使。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丁亥，上御宣政殿，試文經邦國等四科舉人。

六月乙未朔，以右僕射裴冕爲御史大夫、成都尹，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本道觀察使。以邠州刺史房琯爲太子賓客。以饒州刺史顔真卿爲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丁巳，分朔方置邠、寧等九州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己巳），以明州刺史吕延之爲越州刺史，充浙江東道節度使。以右羽林大將軍彭元曜爲鄭州刺史，充陳、鄭、申、光、壽等州節度使。

秋七月乙丑朔，以禮部尚書韋陟充東京留守。

太子少傅、兗國公李麟卒。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辛巳，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丁亥，以兵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潞沁節度、霍國公王思禮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刑部

尚書王璵爲蒲州刺史，充蒲、同、絳三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辛卯，以朔方節度副使、殿中監僕固懷恩兼太常卿，進爵大寧郡王。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吕諲罷。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亂，刺史王政奔荆州。楚元自稱南楚霸王。

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

戊午，上使將軍曹日昇往襄州慰諭康楚元，貶王政爲饒州長史，以司農少卿張光奇爲襄州刺史。楚元不從。

壬戌，以李光弼爲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九月甲子，張嘉延陷荆州。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戊辰，更令絳州鑄乾元重寶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俸禄，宜以新錢給其冬料。

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爲荆、襄招討使，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以陳、潁、亳、申節度使王仲昇爲申、沔等五州節度使，知淮南西道行營兵馬。

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皋，周摯自胡良濟河，會于汴州。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庚寅，逆胡史思明陷洛陽，副元帥李光弼守河陽，汝、鄭、滑等州陷賊。

冬十月丁酉，制親征史思明，竟不行。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己亥，以(高)庭暉爲右武衛大將軍。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乙巳，李光弼及史思明戰于河陽，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丁巳，以李日越爲右金吾大將軍。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壬戌，吕諲起復。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邛、簡、嘉、眉、瀘、戎等州蠻反。

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監董秦爲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李，名忠臣。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商州刺史韋倫破康楚元，荆襄平。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發安西、北庭兵屯陝，以備史思明。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庚午，貶第五琦爲忠州刺史。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十二月癸巳朔，神策將軍衛伯玉破賊於陝東彊子坂。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甲午，吕諲領度支使。

乙巳，韋倫送康楚元詣闕，斬之。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甲寅，以御史大夫史翽爲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上元元年（庚子、七六〇）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爲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以杭州刺史侯令儀爲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兼江寧軍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丙戌，以于闐王勝之弟曜同四鎮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

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等州節度爲鄜坊丹延節度，亦謂之渭北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領邠寧，鄜州刺史杜冕領鄜坊節度副使，分道招討。戊子，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使，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

上祀九宫貴神。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二月癸巳朔，以右丞崔寓爲蒲州刺史，充蒲、同、晉、絳等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庚戌，第五琦除名，長流夷州。

癸丑，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爲鳳翔尹、秦隴節度使。

三月壬申，以京兆尹李若幽爲成都尹、劍南節度使。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丙子，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甲申，改蒲州爲河中府。

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

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甲辰，以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韋陟爲吏部尚書，太子賓客房琯爲禮部尚書。以太子賓客、平章事張鎬爲左散騎常侍，太子賓客崔渙爲大理卿。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戊申，山南東道將張維瑾反，殺其節度使史翽。

丁巳，有彗星出于婁、胃。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戊午，以右丞蕭華爲河中尹、兼御史中丞，充同、晉、絳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

己未，以陝州刺史來瑱爲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襄鄧等十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郭英乂爲陝州刺史、陝西節度、潼關防禦等使。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閏月辛酉，有彗星出于西方。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壬戌，以禮部尚書房琯爲晉州刺史。

甲子，制彭王僅充河西節度大使，兗王僩北庭節度大使，涇王侹隴右節度大使，杞王倕陝西節度大使，興王侶鳳翔節度大使，蜀王偲邠寧節度大使，並不出閤。

丁卯，太原尹王思禮進位司空。

甲戌，天下兵馬元帥、趙王係改封越王。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己卯，大赦，改元，賜文武官爵。追封太公望爲武成王。復死刑三覆奏。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是日，史思明入東京。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壬午，以刑部尚書王璵爲太常卿，右散騎常侍韓擇木爲禮部尚書。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是月，大饑。

張維瑾降。

五月丙午，太子太傅苗晉卿爲侍中。

壬子，吕諲罷。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癸丑，以京兆尹、南華劉晏爲户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是夜，月掩昴。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六月甲子，桂州經略使邢濟奏：破西原蠻二十萬衆，斬其帥黄乾曜等。

乙丑，鳳翔節度使崔光遠奏破涇、隴羌、渾十餘萬衆。

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乃敕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錢當三十，諸州更俟進止。是時史思明亦鑄順天、得一錢，一當開元錢百。賊中物價尤貴。

甲申，興王侶薨。侶，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侗。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遜取容。會侶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

乙酉，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党項於普潤。

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於鄭州。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李光弼及史思明戰于懷州，敗之。

七月丁未，聖皇天帝遷于西内。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刑部尚書顔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癸丑，敕天下重稜錢皆當三十，如畿内。

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悦流溱州，陳玄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觀。上更選後宫百餘人，置西内，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御史大夫崔器卒。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八月庚午，以〔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辛未，吏部尚書韋陟卒。

丁丑，以太子賓客吕諲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澧、朗、硤、忠五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己卯，以將作監王昂爲河中尹，本府晉、絳等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丁亥，贈諡興王侶曰恭懿太子。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九月甲午，以荆州爲南都，州曰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兆。其蜀郡先爲南京，宜復爲蜀郡。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乙未，命子儀出鎮邠州。党項遁去。

戊申，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發射生英武等禁軍及朔方、鄜坊、邠寧、涇原諸道蕃、漢兵共七萬人，皆受子儀節度。」制下旬日，復爲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十月壬申，以廬州刺史趙良弼爲越州刺史，充浙江東道節度使，青州刺史殷仲卿爲淄州刺史，淄、沂、滄、德、棣等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丙子，置青、沂等五州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甲申，以兵部侍郎尚衡爲青州刺史，青、登等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十一月壬辰，涇州破党項。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甲午，揚州長史劉展反，陷潤州。丙申，陷昇州。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乙巳，李光弼奏收懷州。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江將二千人徇兗、鄆，薛鄂將五千人徇曹州。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壬子，李峘、淮南節度使鄧景山及劉展戰于淮上，敗績。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十二月丙子，党項寇美原，同官，大掠而去。賊帥郭愔等引諸羌、胡敗秦隴防禦使韋倫，殺監軍使。兗鄆節度使能元皓擊史思明兵，破之。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庚辰，以右羽林軍大將軍李鼎爲鳳翔尹、興鳳隴等州節度使。

癸未夜，歲星掩房。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初，上命平（盧）、（盧）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五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討（劉）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渡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渡江。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是歲，吐蕃陷廓州。

西原蠻寇邊，桂州經略使邢濟敗之。

上元二年（辛丑、七六一）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春正月辛卯，温州刺史季廣琛爲宣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使。

甲午，上不康，皇后張氏刺血寫佛經。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癸卯，史思明改元應天。

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击王晅。

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

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洲，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渡，還軍瓜洲。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率衆力戰。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

楊惠元等擊破王晅於淮南，晅引兵東走，至常熟，乃降。

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荆南節度使吕諲奏：請以江南之潭、岳、郴、邵、永、道、連，黔中之涪州，皆隸荆南。從之。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甲寅，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二月己未，党項寇寶雞，入散關，陷鳳州，殺刺史蕭悆，鳳翔李鼎邀擊之。

癸亥，以鳳翔尹崔光遠爲成都尹、劍南節度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以太子詹事、趙國公崔圓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戊辰，新羅王金嶷入朝，因請宿衛。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辛未，夜，月有蝕之，既。

戊寅，李光弼率河陽之軍五萬，與史思明之衆戰於北邙，官軍敗績。光弼、僕固懷恩走保聞喜，魚朝恩、衛伯玉走保陝州，河陽、懷州共陷賊，京師戒嚴。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癸未，貶李揆爲袁州長史。河中節度使蕭華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乙酉，來瑱及史思明戰于魯山，敗之。

三月甲午，史朝義寇陝州，神策軍節度使衛伯玉敗之。

戊戌，史朝義弒其父思明。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朝義即皇帝位，改元顯聖。密使人至范陽，敕散騎常侍張通儒等殺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并不附己者數十人。其黨自相攻擊，戰城中數月，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爲范陽尹、燕京留守。時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爲丘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禄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李光弼上表，固求自貶。制以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河中節度使。

術士長塞鎮將朱融與左武衛將軍竇如玢等謀奉嗣岐王珍作亂，金吾將軍邢濟告之。夏四月乙卯朔，廢珍爲庶人，溱州安置，其黨皆伏誅。

丙辰，左散騎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户。鎬嘗買珍宅故也。

己未，以吏部侍郎裴遵慶爲黄門侍郎、同平章事。

乙亥，青密節度使尚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

丁丑，兗鄆節度使能元皓破史朝義兵。

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驍勇，從上皇在蜀有功，東川節度使李奂奏替之，子璋舉兵，襲奂於綿州。道過遂州，刺史虢王巨蒼黄脩屬郡禮迎之，子璋殺之。李奂戰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改元黄龍，以綿州爲龍安府，置百官，又陷劍州。

《册府元龜》卷五二《崇釋氏二》　甲申，詔於唐興寺設高座講論二教。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癸巳，党項寇寶雞。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甲午，思明僞將、滑州刺史令狐彰以滑州歸朝，授彰御史中丞，依前滑州刺史，滑、魏、〔德〕〔衛〕、貝、相、〔博〕六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乙未，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東川節度使李奂共攻綿州。

戊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史朝義范陽兵，破之。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庚子，李光弼爲河南道副元帥。

劍南節度使崔光遠克東川，段子璋伏誅。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北京留守、守司空、太原尹、河東節度副大使、霍國公王思禮卒。

辛丑，以鴻臚卿、趙國公管崇嗣爲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

壬子，太子少傅、宗正卿李齊物卒。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六月甲寅，青密節度使能元皓敗史朝義將李元遇。

江淮都統李峘畏失守之罪，歸咎於浙西節度使侯令儀，丙子，令儀坐除名，長流康州。加田神功開府儀同三司，徙徐州刺史。徵李峘、鄧景山還京師。

戊寅，党項寇好畤。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己卯，以鳳翔尹李鼎爲鄯州刺史、隴右節度營田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秋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見。

以試少府監李藏用爲浙西節度副使。

《册府元龜》卷五二《崇釋氏二》　癸巳，於景龍觀設高座，講論道、釋二教。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甲辰，延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製《玉靈芝詩》。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八月癸丑朔，加開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部尚書。

（乙）〔己〕未，輔國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廚具饌，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爲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上密謂蕭華曰：「輔國求爲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出，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

己巳，李光弼赴河南行營。

辛巳，以殿中監李若幽爲鎮西、北庭、興平、陳鄭等節度行營及河中節度使，鎮絳州，賜名國貞。

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爲佛菩薩，士爲金剛神主，召大臣膜拜圍繞。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壬辰，以太子賓客、集賢殿學士、昌黎伯韓擇木爲禮部尚書。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壬寅，大赦，去「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號，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爲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爲名。賜文武官階、勳、爵，版授侍老官，先授者叙進之。停四京號。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壬申），嗣寧王棣薨。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江淮大饑，人相食。

冬十月，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用爲楚州刺史。會支度租庸使以劉展之亂，諸州用倉庫物無準，奏請徵驗。時倉猝募兵，物多散亡，徵之不足，諸將往往賣産以償之。藏用恐其及己，嘗與人言，頗有悔恨。其牙將高幹挾故怨，使人詣廣陵告藏用反，先以兵襲之。藏用走，幹追斬之。崔圓遂簿責藏用將吏以驗之，將吏畏，皆附成其狀。獨孫待封堅言不反，圓命引出斬之。或曰：「子何不從衆以求生！」待封曰：「吾始從劉大夫，奉詔書來赴鎮，人謂吾反。李公起兵滅劉大夫，今又以李公爲反。如此，誰則非反者，庸有極乎！吾寧就死，不能誣人以非罪。」遂斬之。

元年（辛丑、七六一）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賀，如正旦儀。

丁亥，貶〔劉〕晏通州刺史。

戊子，御史中丞元載爲户部侍郎，充句當度支、鑄錢、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癸巳，曹州刺史常休明及史朝義將薛嵩戰，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戊戌，冬至。

己亥，上朝上皇於西內。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丙午，衛伯玉及史朝義戰于永寧，敗之。

己酉，朝獻于太清宮。

庚戌，朝享于太廟及元獻皇后廟。

建丑月辛亥，有事于南郊。

己未，來瑱及史朝義戰于汝州，敗之。

乙亥，侯希逸及朝義將李懷仙戰于范陽，敗之。

寶應元年（壬寅、七六二）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建寅月甲申，追册靖德太子琮爲皇帝，妃竇氏爲皇后。

乙酉，葬王公妃主遇害者。

丙戌，盜發敬陵、惠陵。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甲辰，吐蕃遣使請和。

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潁川太守李春。朝義將史參救之，丙午，戰于城下，又破之。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戊申，史朝義陷營州。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渡河而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

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産，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爲羣盜，州縣不能制。

建卯月辛亥朔，赦天下。復以京兆爲上都，河南爲東都，鳳翔爲西都，江陵爲南都，太原爲北都。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停貢鷹、鷂、狗、豹。

壬子，羌、渾、奴剌寇梁州。

癸丑，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

乙丑，河中軍亂，殺李國貞及其節度使荔非元禮。

戊辰，淮西節度使王仲昇及史朝義將謝欽讓戰于申州，敗績。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從連賊，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辛未，以郭子儀爲汾陽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澤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絹四萬匹、布五萬端、米六萬石以給絳軍。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壬申，鄜州刺史成公意及党項戰，敗之。

建辰月壬午，大赦，官吏聽納贓免罪，左降官及流人罰鎮効力者還之。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丙戌，夜，月有白冠。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庚寅，子儀將行，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内，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

史朝義遣兵圍李抱玉於澤州，子儀發定國軍救之，乃去。

上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樂在襄陽，其將士亦愛之，乃諷所部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荆南節度使吕諲、淮西節度使王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衆心，恐久難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别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會謝欽讓圍王仲昇於申州數月，瑱怨之，按兵不救，仲昇竟敗没。行軍司馬裴茂謀奪瑱位，密表瑱倔强難制，請以兵襲取之，上以爲然。癸巳，以瑱爲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使，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茂代瑱爲襄、鄧等州防禦使。

甲午，奴剌寇梁州，觀察使李勉棄城走。以邠州刺史河西臧希讓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丙申，党項寇奉天。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庚（午）〔子〕，以户部侍郎元載爲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

壬寅，以司農卿陶鋭爲京兆尹。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丁未，詔左降官、流人一切放還。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戊申，蕭華罷。户部侍郎元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建巳月庚戌，史朝義寇澤州，刺史李抱玉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壬子，楚州刺史崔侁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

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年七十八。

乙卯，遷坐於太極殿。上以寢疾，發哀於内殿，羣臣發哀於太極殿。蕃官劈面割耳者四百餘人。

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爲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赦天下。

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内射生使三原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姑歸，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内謁者監段恒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於陵霄門以俟之。太子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廐，且以甲卒守之。是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恒俊及知内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别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

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丁卯，上崩于長生殿，年五十二。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兗王僩。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與宰相相見，敍上皇晏駕，拜哭，始行監國之令。

戊辰，發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宣遺詔。

唐代宗部（起公元七六二年，迄公元七七九年）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諱豫，肅宗長子也。母曰章敬皇后吴氏。玄宗諸孫百餘人，代宗最長，爲嫡皇孫。

寶應元年（壬寅、七六二）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四月己巳，即皇帝位於柩前。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高力士遇赦還，至朗州，聞上皇崩，號慟，嘔血而卒。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癸酉，始聽政。

甲戌，奉節郡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罷副元帥。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乙亥，以兵部尚書、判元帥行軍、閑廄等使李輔國進號尚父，飛龍閑廄副使程元振爲右監門將軍。流宦官朱光輝、啖庭瑶、陳仙甫等於黔中。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五月庚辰，〔郭子儀〕收〔王〕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壬午，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

党項寇同官、華原。

甲申，以平盧節度使侯希逸爲平盧、青淄等六州節度使，由是青州節度有平盧之號。

乙酉，徙奉節王适爲魯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丙戌，改行乾元錢，重稜小錢一當二，重稜大錢一當三。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庚寅，追尊母爲皇太后。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辛卯，制曰：「三年之喪，天下達禮，苟或變革，何以教人？朕遘此閔凶，攀號罔極，公卿固請，俾聽朝務，斬焉縗絰，痛貫心靈，豈可便議公除，遽移諒闇。昨見所司儀注，今月十三日大祥，十五日從吉。仰憑遺制，又欲抑予，竊惟哀思，深謂未可。其百僚並以此釋服，朕將繼武丁之道，《素冠》之詩，恭默再周，不忍權奪。凡庶在位，宜悉哀懷。」宰臣苗晉卿等三上表請依遺制，方聽政。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壬辰，貶禮部尚書蕭華爲峽州司馬。元載希李輔國意，以罪誣之也。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丙申，以户部侍郎元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度支、轉運使。

改乾元大小錢並一當一。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李光弼及史朝義戰于宋州，敗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丁酉，御丹鳳樓，大赦。子儀、光弼、李光進諸道節度使並加實封，四月十七日立功人並號「寶應功臣」。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進爵，四品已下加階。諸州防禦使並停。内外官三考一轉。益昌郡王邈進封鄭王，延慶郡王迥進封韓王。故庶人皇后王氏、故庶人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並宜復封號。棣王琰、永王璘並與昭雪。建昌王追封齊王，崇恩王追封衛王，靈昌王追封鄆王。

壬寅，以來瑱復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六月己酉朔，百僚臨于西宫，上不視朝。自是每朔望皆如之，迄于山陵。凡人臣有事辭見，先臨西宫，然後詣朝。改豫州爲蔡州，避上名也。侍中苗晉卿以老疾，請三日一入中書，從之。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辛亥，追廢皇后張氏、越王係、兗王僩皆爲庶人。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己未，罷尚父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及兵部尚書、閑廄等使。

辛酉，以輔國爲博陸王，罷中書令，許朝朔望。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壬戌，以兵部侍郎嚴武爲西川節度使。

乙亥，以通州刺史劉晏爲户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轉運、鹽鐵、鑄錢等使。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秋七月辛巳，觀軍容使魚朝恩封馮翊

郡開國公，宦官程元振爲鎮軍大將軍、保定郡開國公。

乙酉，襄州刺史裴茂長流費州，賜死於藍田驛。

庚寅，詔不許匭使閔投匭人文狀。

賜道州司馬敬羽自盡。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壬辰，以郭子儀都知朔方、河東、北庭、潞、儀、澤、沁、陳、鄭等節度行營及興平等軍副元帥。

癸巳，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以兵守要害，拒嚴武，武不得進。

八月，桂州刺史邢濟討西原賊帥吳功曹等，平之。

己未，徐知道爲其將李忠厚所殺，劍南悉平。

乙丑，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入朝謝罪，上優待之。

己巳，郭子儀自河東入朝。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慰撫之，子儀遂留京師。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庚午，夜，西北有赤光亘天，貫紫微，漸移東北，彌漫半天。

貶太子少傅李遵爲袁州刺史。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辛未，台州人袁晁反。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乙亥，徙魯王适爲雍王。

九月庚辰，以來瑱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知山南東道節度使。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戊子，鳳州刺史吕日將及党項羌戰于三嗟谷，敗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甲午，太州至陝州二百餘里黄河清，澄澈見底。

祕書監韓穎、中書舍人劉烜配流嶺表，尋賜死，坐狎昵李輔國也。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乙未，加程元振驃騎大將軍兼内侍監。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丙申，右僕射、山陵使裴冕貶施州刺史。

戊戌，回紇登里可汗率衆來助國討逆，令御史大夫尚衡宣慰之。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壬寅，大閱。

癸卯，袁晁陷信州。

十月乙卯，陷温、明二州。

詔浙江水旱，百姓重困，州縣勿輒科率，民疫死不能葬者爲瘞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辛酉，詔天下兵馬元帥雍王統河東、朔方及諸道行營，回紇等兵十餘萬討史朝義，會軍於陝州。加朔方行營節度使、大寧郡王僕固懷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壬戌，盜殺李輔國。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丙寅，上命僕固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乂、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爲殿，自澠池入。潞澤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

辛未，懷恩等軍于同軌。

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癸酉，雍王适克懷州。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甲戌，戰于橫水，賊大敗，俘斬六萬計。史朝義奔冀州。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史朝義將張獻誠以汴州降。

《舊唐書》卷二《代宗紀》 乙亥，雍王奏收東京、河陽、汴、鄭、滑、相、魏等州。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回紇入東京，肆行殺略，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爲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回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恪守之。

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師。

辛巳，制：「東京及河南、北受僞官者，一切不問。」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十月）乙酉，陝西節度使郭英乂權知東京留守。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丁亥，朝義將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

《册府元龜》卷一七〇《來遠》 回紇遣使拔賀那上表，賀收東京，并獻逆賊史朝義旌旗等物。引見于内殿，賜綵物二百疋。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己丑，以户部侍郎劉晏兼河南道水陸轉運

都使。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十月）丁酉，僞恒州節度使張忠志以趙、定、深、恒、易五州歸順，以忠志檢校禮部尚書、恒州刺史，充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寶臣。於是河北州郡悉平。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己亥，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懷恩爲朔方、河北副元帥。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臨清。朝義自衡水引兵三萬還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官軍益振，遂逐之。大戰于下博東南，賊大敗，積尸擁流而下。朝義奔莫州。懷恩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庭玉與田神功、辛雲京會於下博，進圍朝義於莫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十二月己酉，太府左藏庫火。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庚戌，太子太師、邠國公韋見素薨。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庚申，初以太祖配天地。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戊辰，瘞京城内外暴骨。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辛未，僕固懷恩爲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河北副元帥。

邛州新置鎮南軍。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甲戌，李光弼及袁鼒戰于衢州，敗之。是歲，舒州人楊昭反，殺其刺史劉秋子。

西原蠻叛。

吐蕃寇秦、成、渭三州。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是歲，江東大疫，死者過半。

廣德元年（癸卯、七六三）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春正月己卯，追謚吴太后曰章敬皇后。

癸未，以國子祭酒劉晏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甲申，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甲午，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都統淮南節度觀察等使、越國公李峘卒。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壬寅，山陵使、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有罪，伏誅。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閏月己酉，夜，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敢遏。

癸亥，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二月甲午，迴紇登里可汗辭歸蕃。

三月甲辰朔，襄州右兵馬使梁崇義殺大將李昭，據城自固，乃授崇義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丁未，李光弼及袁鼒戰，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辛酉，葬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于泰陵，廟號玄宗。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甲子，党項羌寇同州，郭子儀敗之于黄堆山。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庚午，葬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于建陵，廟號肅宗。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自三月一日廢朝，至於晦日，百僚素服詣延英門通名起居。

四月戊寅（朔），太州依舊爲華州，太陰縣爲華陰縣。

庚辰，河南副元帥李光弼奏生擒袁晁，浙東州縣盡平。

辛巳，羣臣請上尊號。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爲虜所留，二年乃得歸。

羣臣三上表請立太子。

五月癸卯，詔許俟秋成議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丙寅，尚書省試制舉人，命左右丞、侍郎對試，賜食如舊儀。太常卿杜鴻漸奏：「婚葬合給鹵簿，望於國立大功及二等已上親則給，餘不在給限。」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丁卯，制分河北諸州：以幽、莫、嫣、檀、平、薊爲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爲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爲相州管，魏、博、德爲魏州管，滄、棣、冀、瀛爲青淄管，懷、衞、河陽爲澤潞管。

六月癸酉，禮部侍郎華陰楊綰上疏，以爲：「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幸。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與綰同。至議以爲：「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風流頹弊，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又請置五經秀才科。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癸未，以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檢校司空，封武威郡王，河中節度使王昂檢校刑部尚書，封邘國公，同華節度使李懷讓檢校工部尚書：同日入省，宰相送上。

甲申，以前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爲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六軍將軍兼大夫，自仲昇始也。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庚寅，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爲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户口，壯者皆籍爲兵，惟使老弱者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衞，謂之牙兵。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甲午，觀軍容使魚朝恩自陝州入朝。上御達禮門，命公卿百僚觀兵馬。

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自殺，爲程元振所構。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壬子，御宣政殿宣制，改元曰廣德，大赦天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安禄山、史思明親族應在諸道，一切原免不問。民户三丁免一丁庸，租稅依舊每畝二升。男子二十成丁，五十入老。元帥雍王兼尚書令，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加太保，回紇登里可汗進徽號。功臣皆賜鐵券，藏名太廟，畫像凌烟閣。刺史、縣令自今後改轉，刺史以三年爲限，縣令四年爲限，員外及攝試，不得釐務。

丁巳，僕固瑒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營節度。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戊辰，楊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是月，吐蕃大寇河、隴，陷我秦、成、渭三州，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等州，盜有隴右之地。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壻，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及史朝義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逸等屯（祈）〔祁〕縣，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爲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奉仙還，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汝與吾兒約爲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綵。懷恩欲酬之，曰：「來日端午，當更樂飲一日。」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左右曰：「朝來責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以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以荆南節度使李峴爲宗正卿。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察其

去就。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乙丑，涇州刺史高暉叛附于吐蕃。

十月庚午，吐蕃陷邠州。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辛未，高暉引吐蕃犯京畿，寇奉天、武功、盩厔等縣。蕃軍自司竹園渡渭，循南而東。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壬申，雍王适爲關内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

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吕日將及吐蕃戰于盩厔，敗之。

乙亥，又戰于盩厔，敗績。

丙子，如陝州。

丁丑，次華陰。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議誅之，乃賜死。

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承宏爲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爲相。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辛巳，車駕至陝州。子儀在商州，會六軍使張知節、烏崇福、長孫全緒等率兵繼至，軍威遂振。舊將王甫誘聚京城惡少，齊擊街鼓於朱雀街，蕃軍震懾，狼狽奔潰。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吐蕃惶駭，庚寅，悉衆遁去。高暉聞之，帥麾下三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伯〕越擒而殺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子儀收京城。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爲京兆尹。

癸巳，以郭子儀爲西京留守。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南山五谷人高玉反。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甲午，子儀發商州。

己亥，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温爲陝州刺史，周智光爲華州刺史。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十一月辛丑(朔)，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蕃寇犯京師，罪由程元振，請斬之以謝天下。上甚嘉納，以元振有保護之功，削在身官爵，放歸田里。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王甫自稱京兆尹，聚衆二千餘人，署置官屬，暴横長安中。壬寅，郭子儀至滻水西，甫按兵不出。或謂子儀，城不可入。子儀不聽，引三十騎徐進，使人傳呼召甫。甫失據，出迎拜伏，子儀斬之，其兵盡散。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蕰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

宦官廣州市舶使吕太一發兵作亂，節度使張休棄城奔端州。太一縱兵焚掠，官軍討平之。

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鬬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璘帥衆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璘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十二月辛未，劉晏宣慰上都。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丁亥，車駕發陝郡還京。

辛卯，鄂州大風，火發江中，焚船三千艘，焚居人廬舍二千家。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權寵無比，築城於鄠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爲鄠縣築城使，遂將其兵。

乙未，以苗晉卿爲太保，裴遵慶爲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爲黄門侍郎、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丙申，放廣武王承宏于華州，一切不問。

丁酉，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瑒爲帳下梟首來獻。懷恩聞瑒死，燒營遁入吐蕃。朝臣稱賀，上不悦，曰：「朕之涼德，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覆，用增愧恧，何至賀焉！」

程元振自三原縣衣婦人服入京城，京兆府擒之以聞，乃下御史臺鞫問。

吐蕃陷松州、維州、雲山城、籠城。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西原蠻陷道州。

廣德二年（甲辰、七六四）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春正月壬寅，敕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尋復令於江陵安置。

癸卯，合劍南東、西川爲一道，以黄門侍郎嚴武爲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甲辰，復置京畿觀察使，以御史中丞領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顔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顔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真卿説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宫，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自餘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别駕李抱真，抱玉之從父弟也，知懷恩有異志，脱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爲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云，郭子儀已爲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詔舉堪御史、諫官、刺史、縣令者。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甲寅，禮儀使杜鴻漸奏：「自今祀圜丘、方丘請以太祖配，祈穀以高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之。

乙卯，立雍王适爲皇太子。

吐蕃之入長安也，諸軍亡卒及鄉曲無賴子弟相聚爲盜。吐蕃既去，猶竄伏南山子午等五谷，所在爲患。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仙爲南山五谷防禦使，以討之。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

僕固懷恩既不爲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竭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殺竭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出與戰，瑒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戊午，以子儀爲關内、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癸亥，劉晏、李峴罷。右散騎常侍王縉爲黄門侍郎，太常卿杜鴻漸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罷度支使，以户部侍郎第五琦專判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鑄錢等使。

甲子，元帥、尚書令雍王三上章讓皇太子。

第五琦奏諸道置常平倉使司，量置本錢和糴，許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丁卯，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大使。

二月，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爲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己巳朔，册天下兵馬元帥、尚書令、雍王适爲皇太子。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辛未，僕固懷恩殺朔方軍節度留後渾釋之。

癸酉，朝獻于太清宫。

甲戌，朝享于太廟。

乙亥，有事于南郊。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戊寅，以澧州刺史裴冕爲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充東都、河南、江南、淮南轉運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上以李抱真言有驗，還殿中少監。

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還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

戊子，赦天下。

《册府元龜》卷四八六《户籍》 二十一日〔己丑〕，勑：「天下户口委輸刺史、縣令，據見在實户，量貧富作等第差科，不得依舊籍帳。」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三月辛丑，給復河南府二年。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己酉，以太子賓客劉晏爲河南、江淮以來轉運使，議開汴水。

庚戌，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便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挼穗以給禁軍，宮廚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推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甲子，盛王琦薨。

党項寇同州，郭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李國臣擊之，曰：「虜得間則出掠，官軍至則逃入山，宜使羸師居前以誘之，勁騎居後以覆之。」國臣與戰於澄城北，大破之，斬首捕虜千餘人。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四月甲午，禁鈿作珠翠。

五月，洛水溢。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癸丑，初行《五紀曆》。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戊午，敕中書、門下兩省加置散騎常侍四員，官爲正三品。

庚申，罷歲貢孝悌力田、童子等科。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六月丁卯，有星隕于汾州。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爲始。〔庚辰〕，敕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子儀復請罷關內副元帥，不許。

僕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癸未，下詔，稱其：「勳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察其深衷，本無他志，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已有所屬，宜解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等使，其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

秋七月庚子，稅天下青苗錢以給百官俸。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己酉，李光弼薨。

八月丙寅，王縉爲侍中，都統河南、淮南、山南東道節度行營事。

壬申，王縉罷侍中。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爲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辛巳，子儀發，赴奉天。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癸巳，吐蕃寇邠州，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之于宜禄。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甲午，加王縉東都留守。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九月丙申，詔徵河中兵討吐蕃，將發，是夜軍衆諠譟，劫節度使崔寓家財及民家財産殆盡，皆重裝而行，吏不能禁。

丙午，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原尹、北京留守。

己酉，江南西道觀察、洪州刺史張鎬卒。

辛亥，河東副元帥、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加太尉，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已東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撫使。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進位司徒，充南道通和吐蕃使，鳳翔秦隴臨洮已東觀察使。子儀三表懇讓太尉，許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子儀聞吐蕃逼邠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兵萬人救之。

己未，劍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衆，拔當狗城。

關中蟲蝗、霖雨，米斗千餘錢。

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禄，郭子儀使右兵馬使李國臣將兵爲郭晞後繼。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于宜禄。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尚書左丞楊綰知東京選，禮部侍郎賈至知東都舉，兩都分舉選，自此始也。

辛酉，以太子詹事李峴爲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知江南東西及福建道選事，并觀農宣慰使。仍命洪州刺史李勉副知選事。

冬十月丙寅，僕固懷恩引吐蕃二萬寇邠州，節度使白孝德閉城拒守。

丁卯，寇奉天，京師戒嚴。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庚午，嚴武拔吐蕃鹽川城。

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爲怯，必不戒，乃可破

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

辛未，夜，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

壬申，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虜，至麻亭而還。

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甲申，河南尹蘇震卒。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乙酉，虜涉涇而遁。

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遽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陀所殺。沙陀姓朱耶，世居沙陀磧，因以爲名。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是月，突厥寇豐州，守將馬望死之。

十一月乙未，吐蕃軍潰，京師解嚴。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丁未，子儀自涇陽入覲，詔宰臣百僚迎之於開遠門，上御安福寺待之。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癸丑，袁晁伏誅。免越州今歲田租之半，給復溫、台、明三州一年。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五谷防禦使薛景仙討南山羣盜，連月不克，上命李抱玉討之。賊帥高玉最强，抱玉遣兵馬使李崇客將四百騎自洋州入，襲之於桃虢川，大破之，玉走成固。庚申，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擒玉，獻之，餘盜皆平。

十二月乙丑，加郭子儀尚書令。子儀以爲：「自太宗爲此官，累聖不復置，近皇太子亦嘗爲之，非微臣所宜當。」固辭，不受，還鎮河中。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丙寅，衆星隕。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戊辰，子儀於都省領副元帥事，宰臣百僚送，仍令射生五百騎戎服自光範門送至省門，右僕射郭英乂以樂迎之。是日便赴奉天。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是歲，户部奏：户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上遣于闐王勝還國，勝固請留宿衛，以國授其弟曜，上許之，加勝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武都王。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西原蠻陷邵州。

永泰元年（乙巳、七六五）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正月癸巳，大赦，改元。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戊申，加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鳳翔、隴右節度使，以其從弟殿中少監抱真爲澤潞節度副使。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傜，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爲諸道最。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癸丑，罷岐州之鳳翔縣，併入天興縣。

乙卯，左散騎常侍高適卒。

戊午，劍南節度使嚴武加檢校吏部尚書，山南節度使張獻誠加檢校工部尚書。以前太子少保王璵爲太子少師，前袁州刺史李遵爲太子少保，聽朝朔望。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是月，歙州人殺其刺史龐濬。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二月甲子，夜，雷霆震擊。

丁丑，内出宫女千人，品官六百人守洛陽宫。

戊寅，党項羌寇富平，焚定陵寢殿。

庚辰，儀王璲薨。

諸陵署復隸太常寺。

戊子，河西党項永、定等十二州部落内屬，請置宜、芳等十五州，許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三月壬辰朔，命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庚子，雨木冰。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丙午，鳳翔李抱玉讓司徒，從之，授左僕射、同平章事。

庚戌，吐蕃請和。詔宰臣元載、杜鴻漸與蕃使同盟于興唐寺。

辛亥，大風拔木。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是春不雨，米斗千錢。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夏四月己巳，乃雨。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丁丑，命御史大夫王翊充諸道稅錢使。河東道租庸、鹽鐵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戊子，太保致仕苗晉卿薨。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辛卯，劍南節度使嚴武薨。

五月癸丑，以右僕射郭英乂爲劍南節度使。

畿内麥稔，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淄青，好遊畋，營塔寺，軍州苦之。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爲帥。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詔赦之，召還京師。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六月癸亥，吏部尚書李峴南選迴，至江陵，貶衢州刺史。

自春無雷，至此月甲申，大風而雷。

代州置代北軍，平州置柳城，析通州石鼓縣置巴渠縣。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是夏，盜屋穭麥生。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秋七月壬辰，以鄭王邈爲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承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以久旱，遣近臣分録京城諸獄繫囚。

甲午，昇平公主出降駙馬都尉郭暧。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太子母沈氏，吴興人也。安禄山之陷長安也，掠送洛陽宫。上克洛陽，見之，未及迎歸長安，會史思明再陷洛陽，遂失所在。上即位，遣使散求之，不獲。己亥，壽州崇善寺尼廣澄詐稱太子母，按驗，乃故少陽院乳母也，鞭殺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庚子，雨。時久旱，京師米斗一千四百，他穀食稱是。

八月乙亥，河南道副元帥、涇原節度使馬璘封扶風郡王。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庚辰，王縉爲河南副元帥。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九月庚寅朔，置百高座於資聖、西明兩寺，講《仁王經》，内出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於光順門外，從至寺。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大將尚結悉贊摩、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項帥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吐谷渾、奴剌之衆自西道趣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

郭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寧白孝德、鎮西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得詔，亟命治行。諸將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勒兵就道。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辛卯，太白經天。

丁酉，僕固懷恩死于靈州之鳴沙縣。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

甲辰，上命宰相及諸司長官於西明寺行香設素饌，奏樂。

是日，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

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衆，數日，斂衆還營。

丙午，罷百高座講。

召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

己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奉仙、將軍李日越屯盩厔，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

庚戌，下制親征。

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皆衣皁，團結爲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衆，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議論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勠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

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党項西掠白水，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城北，因逐北至鄜州。智光素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阬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

冬十月己未，復講經於資聖寺。

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天。

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乙丑，寇興平。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

丁卯，復至城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丁丑），郭子儀說諭迴紇，令與吐蕃疑貳。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癸酉，郭子儀及吐蕃戰于靈臺，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

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

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

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乂入爲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寖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敕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貞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德等，皆詣鳳翔降。

甲申，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鎮。

乙酉，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賚繒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丁亥，分宣、饒、歙户口於秋浦縣置池州，分信州弋陽置貴溪縣。

閏十月辛卯，以京兆少尹黎幹爲京兆尹。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朔方副將李懷光克靈州。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乙巳，郭子儀入朝。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朔方軍糧使三原路嗣恭鎮之。河西節度使楊志烈既死，請遣使巡撫河西及置涼、甘、肅、瓜、沙等州長史。上皆從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丙午，封朔方大將孫守亮等九人爲異姓王，李國臣等十三人爲同姓王。

丁未，百僚上表，以軍興急於糧餉，請納職田以助費，從之。

戊申，進封渭北節度使李光進爲武威郡王。以刑部侍郎路嗣恭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關內副元帥兼知朔方節度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己酉，郭子儀還河中。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辛亥，劍南西山兵馬使崔旰反，寇成都，節度使郭英乂奔于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殺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邛州牙將柏茂琳、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

將李昌巙各舉兵討旰，蜀中大亂。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癸丑，斂民貲作浮屠供。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十一月，宰臣河南都統王縉請減諸道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洛陽宮，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己酉，敕：「如聞諸州承本道節度、觀察使牒，科役百姓，致户口凋弊，此後委轉運使察訪以聞。」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頹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

大曆元年（丙午、七六六）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春正月丁巳朔，大雪平地二尺。

壬申，減子孫襲實封者半租，永爲常式。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乙酉，敕復補國子學生。

丙戌，以户部尚書劉晏爲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侍郎第五琦爲京畿、關内、河東、劍南、山南西道轉運等使，分理天下財賦。

周智光至華州，益驕横，召之，不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於商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子弟，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悦其心，擅留關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二月，吐蕃遣使來朝。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丁亥朔，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爲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

辛卯，命有司脩國子監。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壬辰，鎮南都護依舊爲安南都護府。

乙未，貶刑部尚書顔真卿爲峽州員外别駕，以不附元載，載陷之於罪也。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己亥，命大理少卿楊濟脩好於吐蕃。

壬子，以杜鴻漸爲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

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邠寧節度使。

癸丑，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兼劍南東川節度使，邛州刺史柏茂琳爲邛南防禦使。以崔旰爲茂州刺史，充西山防禦使。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三月癸未，劍南東川節度使張獻誠及崔旰戰于梓州，敗績。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夏四月辛亥，詔尚書省郎中授中州刺史，員外郎授下州刺史，爲定制。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五月，河西節度使楊休明徙鎮沙州。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丙辰，税青苗地錢使、殿中侍御韋光裔諸道税地迴，是歲得錢四百九十萬貫。自乾元已來，天下用兵，百官俸錢折，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配税錢，命御史府差使徵之，以充百官俸料。每年據數均給之，歲以爲常式。

六月戊戌，以淮南節度使崔圓檢校尚書右僕射。

自春旱，此月庚子始雨。

丁未，日重輪。其夜，月重輪。

秋七月辛酉，檢校兵部尚書、衢州刺史李峴卒。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癸酉，洛水溢。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加荆南節度使衛伯玉檢校工部尚書。

癸未，太廟二室芝草生。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八月，國子監成。

丁亥，釋奠。魚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壬寅，以茂州刺史崔旰爲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劍南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邛南防禦使、邛州刺史柏茂林爲邛南節度使，從杜鴻漸所請也。

癸卯，太子少保裴遵慶爲吏部尚書，吏部尚書崔寓爲太子少傅。

甲辰，以開府儀同三司、右監衛大將軍、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神策軍兵馬使、上柱國、馮翊郡開國公魚朝恩加内侍監、判國子監事，充鴻臚禮賓等使，進封鄭國公。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丁未，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辛亥，以檢校禮部尚書裴士淹充禮儀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京兆尹黎幹自南山引澗水穿漕渠入長安，功竟不成。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九月丙子，宣州刺史李佚坐贓二十四萬貫，集衆杖死，籍没其家。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辛巳，吐蕃陷原州。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冬十月己丑，宗正卿、吴王祗奏上《皇室永泰新論》二十卷，太常博士柳芳撰。

和蕃使楊濟與蕃使論位藏等來朝。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乙未，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爲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丙申，令宰臣宴論位藏於中書省。

十一月甲寅，乾陵令於陵署得赤兔以獻。

丙辰，詔：「古者量其國用，而立稅典，必於經費，由之重輕。公田之籍，可謂通制，履畝而稅，斯誠弊法。所期折中，以便於時。億兆不康，君孰與足？故愛人之體，先以博施，富國之源，必均節用。朕自臨宸極，比屬艱難，嘗欲闡淳朴之風，守冲儉之道，每念黎庶，思致和平。而邊事猶殷，戎車屢駕，軍興取給，皆出邦畿。九伐之師，尚勤王略，千金之費，重困吾人。乃者遵冉有之言，守周公之制，什而稅一，務於行古。今則編户流亡，而墾田減稅，計量入之數，甚倍征之法，納隍之懼，當宁軫懷。慮失三農，憂深萬姓，務從省約，稍冀蠲除，用申勤卹之懷，以救惸嫠之弊。京兆府今年合徵八十二萬五千石數内，宜減放一十七萬五千石，青苗地頭錢宜三分取一。在京諸司官員久不請俸，頗聞艱辛。其諸州府縣官、及折衝府官職田，據苗子多少，三分取一，隨處糶貨，市輕貨以送上都，納青苗錢庫，以助均給百官。」

甲子，日長至，上御含元殿，下制大赦天下，改永泰二年爲大曆元年。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十二月己亥，有彗星出于瓠瓜。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

戊申，詔加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材，若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慄。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以隴右行軍司馬陳少遊爲桂管觀察使。【略】數日，改宣歙觀察使。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是冬，無雪。

鄭王邈爲天下兵馬元帥。

大曆二年（丁未、七六七）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正月丁巳，郭子儀討周智光。

己未，同華將李漢惠以同州降。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壬戌，貶智光澧州刺史。

甲子，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

己巳，置潼關鎮兵二千人。

壬申，分劍南置東川觀察使，鎮遂州。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癸酉，詔：「天文著象，職在於疇人，讖緯不經，蠹深於疑衆。蓋有國之禁，非私家所藏。雖裨竈明徵，子産尚推之人事，王肹必驗，景略猶置於典刑。況動皆訛謬，率是矯誣者乎！故聖人以經籍之義，資理化之本，側言曲學，實紊大猷，去左道之亂政，俾彝倫而攸敘。自四方多故，一紀于兹，或有妄庸，輒陳休咎，假造符命，私習星曆。共肆窮鄉之辯，相傳委巷之譚，作僞多端，順非僥澤。熒惑州縣，詿誤閭閻，壞紀挾邪，莫逾於此。其玄象器局、天文圖書、《七曜曆》、《太一雷公式》等，私家不合輒有。今後天下諸州府，切宜禁斷，本處分明牓示，嚴加捉搦。先藏蓄此

等書者，敕到十日内送官，本處長吏集衆焚毁。限外隱藏爲人所告者，先決一百，留禁奏聞。所告人有官即與超資注擬，無官者給賞錢五百貫。兩京委御史臺處分。各州方面勳臣，洎百僚庶尹，罔不誠亮王室，簡于朕心，無近憸人，慎乃有位，端本靜末，其誡之哉！」

丁丑，升魏州爲大都督府。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戊寅，給復同、華二州二年。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庚辰，禁王公宗子郡縣主之家，不得與軍將婚姻交好，委御史臺察訪彈奏。

二月壬午，幸昆明池踏青。

丙戌，封華州牙將姚懷爲感義郡王，李延俊爲承化郡王，以斬智光之功也。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郭子儀入朝。上命元載、王縉、魚朝恩等互置酒於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上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三月辛亥，夜，大風。

丁巳，河中府獻玄狐。

汴宋節度使田神功來朝。

戊辰，貶太子少保李遵永州司馬，坐贓也。

甲戌，魚朝恩宴子儀、宰相、節度、度支使、京兆尹於私第。

乙亥，子儀亦置宴于其第。

戊寅，田神功宴于其第。

夏四月己亥，以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洪州刺史李勉爲京兆尹，刑部侍郎魏少遊爲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江西觀察團練等使。

庚子，宰臣内侍魚朝恩與吐蕃同盟於興唐寺。

丙午，加田神功檢校右僕射。

六月戊戌，山南、劍南副元帥杜鴻漸自蜀入朝。

壬寅，荆南節度使衛伯玉封城陽郡王。

癸卯，御史大夫王翊卒。

秋七月戊申朔，以右散騎常侍于休烈爲檢校工部尚書、知省事。時方面勳臣升八座者多非正員，朝命正員者以知省事爲名。

以中書舍人張延賞檢校河南尹。

丙寅，以劍南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崔旰爲劍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遂州刺史杜濟爲劍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以杭州刺史張伯儀爲安南都護。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丁卯，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爲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財不足用，奏毁曲江及華清宫館以給之，費逾萬億。

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與鴻漸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爲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内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敕天下無得箠曳僧尼。造金閣寺於五臺山，鑄銅塗金爲瓦，所費鉅億。縉給中書符牒，令五臺僧數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營之。載等每侍上從容，多談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癸酉，析道州延唐縣置大曆縣。

甲戌，西時，有白氣竟天。

八月庚辰，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來朝。

壬午，月入氐。

丙戌，渤海朝貢。

辛卯，潭、衡水災。

丙申，月犯畢。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丁酉，杜鴻漸飯千僧，以使蜀無恙故也。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壬寅，殺駙馬都尉姜慶初。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敕陵廟署復隸宗正寺。

九月戊申朔，歲星守東井七日。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甲寅，吐蕃寇靈州。

乙卯，〔吐蕃〕寇邠州。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戊午，夜，白霧起西北竟天。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詔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鎮涇陽，京師戒嚴。

甲子，子儀移鎮奉天。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乙丑，晝，有大流星出于午，没于亥。

命左丞李涵宣慰河北。

熒惑犯南斗。

辛未，靺鞨使來朝。

桂州山獠陷州城，刺史李良遁去。

十月戊寅，靈州奏破吐蕃二萬，京師解嚴。

甲申，減京官職田三分之一，給軍糧。

乙酉，醴泉出于櫟陽，飲之愈疾。

迴紇、党項使來朝。

癸卯，上御紫宸殿，策試茂才異行、安貧樂道、孝悌力田、高蹈不仕等四科舉人。

十一月庚申，改黄門侍郎依舊爲門下侍郎。

壬戌，夜，月暈南北河、東井，鎮星入輿鬼，久之方散。

甲子，月去軒轅一尺。

己丑，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錢以助軍。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辛未，雨木冰。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壬申，京師地震，自東北來，其聲如雷。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十二月庚辰，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爲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自奉天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甲申，鳳翔李抱玉來朝。

丁酉，太原節度使辛雲京來朝。

熒惑入壁壘。

戊戌，黑氣如塵，竟北方。

是秋，河東、河南、淮南、浙江東西、福建等道五十五州奏水災。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是歲，復以鎮西爲安西。

新羅王憲英卒，子乾運立。

大曆三年（戊申、七六八）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春正月辛亥，劍南西山置乾州，管招武、寧遠二縣。

壬子，夜，月掩畢。

甲子，册新羅國王金乾運母爲太妃。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贈建寧王倓爲齊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甲戌，以工部侍郎蔣渙爲尚書左丞，浙西團練觀察使、蘇州刺史韋元甫爲尚書右丞，左丞李涵、右丞賈至並爲兵部侍郎。

乙亥，永和公主薨。

二月己卯，以常州刺史李栖筠爲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西團練觀察使。

壬午，邠寧節度使馬璘來朝。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癸巳，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尋討平之。

甲午，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

庚子，以後宫獨孤氏爲貴妃。

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壬申，割恒州行唐縣置泜州，以靈壽、恒陽隸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夏四月戊寅，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疾舉從父弟右羽林將軍獻恭自代，上許之。

壬寅，西川節度使崔旰入朝。

初，上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既至，復賜金紫，爲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

上時衣汗衫、躡屨過之，自給、舍以上及方鎮除拜、軍國大事，皆與之議。又使魚朝恩於白花屯爲泌作外院，使與親舊相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五月戊申，加崔旰檢校右散騎常侍。

乙卯，追謚故齊王倓爲承天皇帝，興信公主亡女張氏爲恭順皇后，祔葬。

辛酉，改桂州臨源縣爲全義縣。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癸亥，地震。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戊辰，以劍南西川節度使崔旰檢校工部尚書，改名寧。寧爲柏茂林、楊子琳所攻，寧既入朝，子琳乘虛襲據成都府。朝廷憂之，即日詔寧還成都。

庚午，以邛州刺史鮮于叔明爲梓州刺史，充劍南東川節度使。

六月戊子，承天皇帝祔奉天皇帝廟，同殿異室。

庚寅，太子少師王璵卒。

壬辰，幽州節度使、檢校侍中、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李懷仙爲麾下兵馬使朱希彩所殺。

庚子，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趙國公崔圓卒。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閏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兵討希彩，爲希彩所敗，朝廷不得已宥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己酉，郭子儀加司徒。

庚申，宰臣充河南副元帥王縉兼幽州節度使。

以尚書右丞韋元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等使。

丁卯，以幽州節度副使、試太常卿朱希彩知幽州留後。遣兵部侍郎李涵兼御史大夫，使河北宣慰，以幽州亂故也。

庚午，相州薛嵩、魏州田承嗣、恒州李寶臣並加左右僕射。

七月壬申，崔寧弟寬攻破楊子琳，收復成都府。

乙亥，王縉赴鎮州。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戊寅，吐蕃遣使來朝。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回紇可敦卒，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爲弔祭使。

丙戌，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旛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爲常。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是月，五星並聚於東井，占曰：中國之利也。

八月己未，月掩畢。

辛酉，月入東井。

壬戌，吐蕃十萬寇靈武。

熒惑犯太微垣。

丁卯，吐蕃寇邠州，京師戒嚴。

戊辰，邠寧節度使馬璘破吐蕃二萬於邠州。

御史大夫崔渙爲稅地青苗錢使，給百官俸錢不平，詔尚書左丞蔣渙按鞫，貶崔渙爲道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庚午，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辛雲京薨，以王縉領河東節度使，餘如故。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辛未，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山劍副元帥、太清宮使、崇玄館大學士杜鴻漸兼東都留守。

九月壬申，郭子儀自河中移鎮奉天。

歲星入輿鬼。

丁丑，濟王環薨。

熒惑入太微垣。

壬午，吐蕃寇靈州。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甲申，以尚書左丞蔣渙爲華州刺史，充鎮國軍潼關防禦使。

丙戌，檢校户部尚書、知省事、鄧國公張獻誠卒。

丁亥，工部尚書趙國珍卒。

庚寅，以前華州刺史張重光爲尚書左丞。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萬衆於靈武。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戊戌，靈武奏破吐蕃六萬，百僚稱賀，京師解嚴。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潁州刺史李岵以事忤滑亳節度使令狐彰，彰使節度判官姚奭按行潁州，因代岵領州事，且曰：「岵不受代，即殺之。」岵知之，因激怒將士，使殺奭，與奭同死者百餘人。岵走依河南節度使田神功於汴州。冬十月乙巳，彰表言其狀，岵亦上表自理。上命給事中賀若察往按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甲寅，朔方留後、靈武大都督府長史常謙光加檢校工部尚書。

（乙）〔己〕未，以京兆尹李勉爲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丁卯，郭子儀自奉天入朝。

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爲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癸巳，加廊下百官廚料，增舊五分之一。

十二月壬寅，道州刺史崔渙卒。

己酉，以邠寧節度使馬璘爲涇原節度，移鎮涇州，其邠寧割隸朔方軍。邠州將吏以燒馬坊爲亂，兵馬使段秀實斬其兇首八人，方定。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癸亥，西川破吐蕃萬餘衆。

平盧行軍司馬許杲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淮南節度使崔圓令副使元城張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是歲，上召萬福，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討杲。萬福至州，杲懼，移軍上元，又北至楚州大掠，淮南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什二三。元甫將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今方立小功，不足過賞，請用三分之一。」

大曆四年（己酉、七六九）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春正月甲戌，大風。

乙亥，大雪，平地盈尺。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丙子，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

壬午，流李岵於夷州。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甲申，日有蝕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乙酉，郭子儀還河中。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戊子，敕有司定王公士庶每户税錢，分上、中、下三等。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辛卯，賜李岵死。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乙未，福建觀察使李承昭請徙汀州於長汀縣之白石村，從之。

黑衣大食國使朝貢。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二月壬寅，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遊、普潤隸神策軍，從魚朝恩之請也。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乙巳，以瀘州刺史楊子琳爲陝州刺史。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乙卯，杜鴻漸罷副元帥。

丙辰，京師地震。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辛酉，以湖南都團練觀察使、衡州刺史韋之晉爲潭州刺史，因是徙湖南軍於潭州。

江西團練使魏少遊來朝。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三月，遣御史税商錢。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壬申，詔：「夫計人而置官，度事而賦任，因時立制，損益在焉。吏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則官稱其禄，禄當其秩，然後上下相樂，公私不匱。昔漢光武時及魏太和中，並減吏員，兼省鄉邑，致理之道，此其一隅。今連歲治戎，天下凋瘵，京師近甸，煩苦尤重，比屋流散，念之惻然。人寡吏多，困於供費，欲其蘇息，不可得也。設令廉恥守分，以奉科條，猶有禄廩之煩，役使之弊，而況貪猾縱欲，而動踰典章，作威以虐下，厚斂以潤己者乎！古者縣置大夫一員，足以爲治，奚必貳佐分掌而後治耶？且京畿户口，減耗大半，職員如舊，何以堪之？豈可以重困之人，供不給之費。使人不倦，其在變通，制事之宜，式從省便。其京兆府長安、萬年宜各減

丞一員、尉兩員，餘縣各減丞、尉一員。餘委吏部條件處分。」吏部尚書裴遵慶爲右僕射，劉晏改吏部尚書。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甲戌，免京兆今歲稅。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庚寅，江西團練使魏少遊封趙國公。

丙申，復置仙州。

夏四月壬寅，陝州虞邑縣復爲安邑縣，虢州天平縣復爲湖城縣。

五月丙戌，京師地震。

辛卯，以僕固懷恩女爲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

六月丁酉，公主辭行，至回紇牙帳。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以太子詹事臧希讓檢校工部尚書，充渭北節度。以渭北節度李光進爲太子太保。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戊申，王縉罷副元帥、都統。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辛亥，升辰州爲都督府，析辰、巫、溪、錦、業等州置團練觀察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辛酉，郭子儀自河中還于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靈州。軍士久家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郢領留府，悉捕得，誅其渠帥，衆心乃定。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秋七月己巳，以澧州刺史崔瓘爲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癸未，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八月，自夏四月連雨至此月，京城米斗八百文。官出米二萬石，減估而糶，以惠貧民。

（己卯），虎入長壽坊元載家廟，射生將周皓引弩斃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九月，吐蕃寇靈州。

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

冬十月，常謙光奏吐蕃寇鳴沙，首尾四十里。郭子儀遣兵馬使渾城將銳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將進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乙卯，以汝州刺史孟皞爲京兆尹。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丁巳，大霧。

十一月辛未，禁畿内弋獵。

壬申，杜鴻漸罷。

癸酉，元載權知門下省事。

甲戌，吐蕃寇靈州，朔方軍節度留後常謙光敗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乙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衛國公杜鴻漸卒。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丙子，左僕射裴冕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癸巳，裴冕兼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十二月乙未，敕左右補闕、拾遺、内供奉員左右各置兩員，餘罷之。

戊戌，裴冕卒。

辛酉，敕京兆府稅宜分作兩等，上等每畝稅一斗，下等稅六升，能耕墾荒地者稅二升。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是歲，廣州人馮崇道、桂州人朱濟時反，容管經略使王翊敗之。

大曆五年（庚戌、七七〇）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春正月己巳，羌酋白對蓬等各帥部落内屬。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辛卯，以陝州節度使皇甫温判鳳翔尹，充鳳翔、河隴節度使。鳳翔節度使李抱玉判梁州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壬辰，加河南尹張延賞爲東京留守。罷河南等道副元帥，以其兵屬留守。

二月戊戌，李抱玉徙鎮盩厔，軍士憤怒，大掠鳳翔坊市，數日乃定。

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魚朝恩，朝恩始疑懼。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温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温及周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己亥，廢仙州，以襄城、葉縣隸汝州。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三月癸酉，寒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辯，語頗悖慢，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

丁丑，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二月）戊寅，詔定京兆府戶稅。夏稅，上田畝稅六升，下田四升。秋稅，上田畝五升，下田三升。荒田開墾者二升。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丙戌，赦京畿繫囚，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

己丑，罷度支使及關內等道轉運、常平、鹽鐵使，其度支事委宰相領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二月）辛卯，以兵部侍郎賈至爲京兆尹。以京西兵馬使李忠臣爲鳳翔尹，代皇甫溫，溫移鎮陝州。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夏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觀察使崔瀼。澧州刺史楊子琳起兵討之，取賂而還。

涇原節度使馬璘屢訴本鎮荒殘，無以贍軍，上諷李抱玉以鄭、潁二州讓之。乙巳，以璘兼鄭潁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夜，歲星入軒轅。

丙午，復置先農、馬祖壇，祀之。

丁未，封幽州節度使朱希彩爲高密郡王。

己未，夜，彗起五車，長三丈。

庚申，宰臣、太原尹王縉入朝。

五月辛未，刑部侍郎黎幹爲桂州刺史、桂管防禦經略招討觀察等使。

己卯夜，彗起北方，其色白。

庚辰，貶禮儀使、禮部尚書裴士淹爲虔州刺史，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爲饒州刺史，皆魚朝恩黨也。

癸未，以羽林大將軍辛京杲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甲申，西北白氣竟天。

徙置當、悉、柘、靜、恭五州於山險要害地，備吐蕃也。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荆南節度使衛伯玉遭母喪。六月戊戌，以殿中監王昂代之。

伯玉諷大將楊鉷等拒昂留己。甲寅，詔起復伯玉鎮荆南如故。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己未，以彗星滅，降死罪，流以下原之。録魏徵、王珪、李靖、李勣、房玄齡、杜如晦之後。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秋七月丁卯，以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御史大夫薛兼訓爲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使。

是月，京城斗米千文。

八月辛卯，宰臣元載上疏請置中都於河中府，秋杪行幸，春中還京，以避蕃戎侵寇之患。疏入不報。載疏大旨以關輔、河東等十州戶稅入奉京師，創置精兵五萬，以威四方，辭多捭闔，欲權歸於己也。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劉希暹內常自疑，有不遜語，王駕鶴以聞。九月辛未，賜希暹死。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丁丑，以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陳少遊充浙江東道團練觀察使。

吐蕃寇永壽。

汴州田神功來朝。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冬十一月，郭子儀入朝。

上悉知元載所爲，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

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上曰：「北軍，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預謀，卿勿以爲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十二月乙未，改巫州爲溆州，業州爲蔣州。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是歲，湖南將王國良反，及西原蠻寇州縣。

大曆六年（辛亥、七七一）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春正月戊寅，於鄜州之鄜城置肅戎軍。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二月壬寅，李抱玉罷山南西道副元帥。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郭子儀還邠州。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三月，王翊敗梁崇牽，克容州。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河北旱，米斗千錢。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二月）乙酉，御史大夫敬括卒。

夏四月丁巳，上御宣政殿試制舉人，至夕，策未成者，令太官給燭，俾盡其才。

己未，澧州刺史楊子琳來朝，賜名猷。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庚申，以典内董秀爲内常侍。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丁丑，改果州爲充州。

戊寅，詔：「纂組文繡，正害女紅。今師旅未息，黎元空虚，豈可使淫巧之風，有虧常制。其綾錦花文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透背，及大綢綿、竭鑿、六破已上，並宜禁斷。其長行高麗白錦、大小花綾錦，任依舊例織造。有司明行曉諭。」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吐蕃請和，庚辰，遣兼御史大夫吴損使于吐蕃。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五月癸卯，以河南尹張延賞爲御史大夫。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戊申，殺殿中侍御史陸珽、成都府司録參軍事李少良、大理評事韋頌。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秋七月乙巳，月掩畢。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丙午，元載奏，凡别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從之。時載所奏擬多不遵法度，恐爲有司所駁故也。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八月乙卯，淮南節度使韋元甫卒。

丙辰，以東都副留守常休明爲檢校左散騎常侍、河陽三城使。

夏旱，此月己未始雨。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丁卯，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將兵二千屯奉天防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庚午，以御史大夫張延賞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上益厭元載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丙子，内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丁丑，獲白兔於太極殿之内廊。

庚辰，夜，月入紫微垣。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九月，吐蕃下青石嶺，軍于那城。郭子儀使人諭之，明日，引退。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壬辰，夜，熒惑犯哭星。

戊申，於輪臺置靜塞軍。

辛亥，熒惑入壁壘。

自八月連雨，害秋稼。

冬十月壬午，滄州置横海軍。

十一月己亥，文單國王婆彌來朝，獻馴象一十一。

壬寅，夜，月入太微，又掩氐。

十二月己未，江西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魏少遊卒。

庚午，制以文單王婆彌爲開府儀同三司、試殿中監。

是歲，春旱，米斛至萬錢。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是歲，以尚書右丞韓滉爲户部侍郎、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虚耗。滉爲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

大曆七年（壬子、七七二）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春正月戊子，於魏州頓邱縣置澶州。以頓邱縣之觀城店置觀城縣，以張之清豐店置清豐縣，并割魏州之臨黄縣，並隸澶州。以貝州臨清縣之張橋店置永濟縣。

乙未，月犯軒轅。

庚子，以檢校户部尚書路嗣恭爲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江西觀察使。

辛丑，太常卿楊綰兼充禮儀使。

甲辰，迴紇使出鴻臚寺劫掠坊市，吏不能禁止，復三百騎犯金光、朱雀等門。是日皇城諸門皆閉，慰諭之方止。

二月甲寅，以兵部侍郎李涵爲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浙西觀察使。

鎮星臨太微。

戊午，夜，月掩天關。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庚午，江州江溢。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三月，郭子儀入朝。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壬辰，詔諫議大夫置四員爲定。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丙午，〔郭子儀〕還邠州。

夏四月，吐蕃五千騎至靈州，尋退。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甲寅，迴紇王子李秉義卒，歸國宿衛賜名也。

五月乙酉，雨雹，大風折樹。

丙戌，夜，月入太微。

辛卯，徙忻州之七聖容於太原府之紫極宮。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乙未，赦天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癸亥），以檢校禮部尚書蔣渙充東都留守。

六月庚戌朔，有司言日蝕，陰雲不見。

丁丑，詔誡薄葬，不得造假花果及金手脱寶鈿等。

秋七月癸巳，迴紇蕃客奪長安縣令邵説所乘馬，人吏不能禁。

八月庚戌，賜北庭都護曹令忠姓名曰李元忠。

九月乙未，工部尚書于休烈卒。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悖慢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北，其弟滔將牙内兵，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冬十月壬子，上畋于苑中，矢一發貫二兔，從臣皆賀。

辛未，以權知幽州盧龍節度留後朱泚檢校左散騎常侍，充幽州盧龍節度使。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乙亥，以淮南旱，免租、庸三之二。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丙子，以太府卿吕崇賁爲廣州都督，充嶺南節度使。

十一月庚辰，詔自頃蕃戎入寇，巴南屢多征役，其巴、蓬、渠、集、壁、充、通、開等州，宜放二年租庸。

甲申，以福建觀察使李承昭爲禮部尚書，華州刺史李琦爲福州刺史、福建都團練觀察使。

辛卯，以嶺南節度李勉爲工部尚書。

十二月壬子，禁鑄銅器。

丙寅，雨土。是夜，長星出於參。

辛未，滑州置永平軍。

癸酉，大雪。

是秋稔。回紇、吐蕃、大食、渤海、室韋、靺鞨、契丹、奚、牂柯、康國、石國並遣使朝貢。

大曆八年（癸丑、七七三）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爲帥，平僞許之，既而讓其叔父崿，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壬午，制以崿知留後。

《册府元龜》卷五二《崇釋氏二》　乙未，勑：「天下寺、觀僧尼、道士不滿七人者，宜度滿七人。三七人已上者，更度一人。二七人以下者，更度三人。」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癸卯，敕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十五文，率京畿三十文，自今一例十五文。京官三品已上郎官御史，每年各舉一人堪爲刺史縣令者。

二月甲子，御史大夫李栖筠彈吏部侍郎徐浩。

丁卯，幽州節度使朱泚加檢校户部尚書，封懷寧郡王。

徐浩、薛邕違格，並停知選事。

壬申，永平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滑州刺史、霍國公令狐彰卒，遺表薦劉晏、李勉代己。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三月丙子，以李勉爲永平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夏四月戊申，乾陵上仙觀天尊殿有雙鵲銜紫泥補殿之隙缺，凡十五處。

戊午，以太僕卿吴仲孺爲鄂州刺史、鄂岳沔等州團練觀察使。

五月乙酉，貶吏部侍郎徐浩明州别駕，薛邕歙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丙戌，貶〔杜〕濟杭州刺史，〔于〕邵桂州長史。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以太府卿于頔爲京兆尹。

辛卯，鄭王邈薨，贈昭靜太子。

壬辰，曲赦京城繫囚。

癸卯，詔赦天下繫囚，死罪降從流，流已下並放。

六月，隴州華亭縣置義寧軍。

癸亥，户部侍郎、判度支韓滉奏安邑鹽池生乳鹽。

是夏，城奉天以備蕃寇。

秋七月己卯，太白入東井。

乙未，月掩畢。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絶於鴻臚。至是，上欲悦其意，命盡市之。【略】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八月甲寅，詔吏部尚書劉晏知三銓選事。

己未，吐蕃寇靈武。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甲子，廢華州屯田給貧民。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庚午，靈武奏蕃軍退去。

辛未，幽州節度使朱泚弟滔率五千騎來朝，請河西防秋。詔千騎迓於國門，許自皇城南面出開遠門，赴涇州行營。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九月癸酉，臨晉公主薨。

壬午，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吕崇賁爲部將哥舒晃所殺。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癸未，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丁亥，貶左巡使、殿中侍御史楊護，以其抑郁謨而不上聞也。

戊子，詔京官五品以上各上封事，言政得失。

己丑，夜，太白入太微。

甲午，東都留守蔣瓊兼知東都貢舉。

戊戌，以辰錦觀察使李昌巙爲桂州刺史、桂管防禦觀察使。大鳥見武功，肉翅狐首，四足有爪，爪長四尺三寸，毛赤如蝙蝠，羣鳥隨而噪之。神策將張日芬射斃以獻。

冬十月癸卯，魏博田承嗣加同平章事。

丁巳，夜，月掩畢。

吐蕃寇涇州，邠州。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庚申，戰于宜禄。瑊登黄萯原望虜，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温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爲！」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士

卒死者什七八，居民爲吐蕃所掠千餘人。

甲子，馬璘與吐蕃戰于鹽倉，又敗。

郭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爲虜敗，何策可以雪恥？」莫對。渾瑊曰：「敗軍之將，不當復預議。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既破官軍，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于潘原，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乙丑，以江西觀察使路嗣恭爲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封翼國公。以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陳少遊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

戊辰，郭子儀奏破吐蕃十萬，百僚稱賀。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爲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爲國市之。上不許。

《册府元龜》卷五〇二《平糴》 十一月癸未，敕：「度支江淮轉運三十萬石米價并脚價，充關内和糴。」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戊子，命市六千匹。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閏〕十一月庚戌，汴宋節度使田神功來朝。

辛酉，淮西節度使李忠臣來朝。

十二月癸酉，月入羽林。

是冬無雪。

是歲大有年。

大曆九年（甲寅、七七四）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春正月壬寅，田神功薨於京師。

澧朗鎮遏使楊猷自澧州沿江而下，擅出境至鄂州，詔聽入朝。猷遂泝漢江而上，復州、郢州皆閉城自守，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發兵備之。

二月辛未，徐州軍亂，刺史梁乘逾城走。

諫議大夫吴損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虜中。

庚辰，汴宋兵防秋者千五百人，盜庫財潰歸，田神功薨故也。己丑，以神功弟神玉知汴宋留後。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癸巳，郭子儀自邠州來朝，李抱玉自鳳翔來朝。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甲午，許蓮華寺尼悟空似先氏還俗，封沂國夫人，并賜實封一百户。似先氏，回紇可汗之妻母，故特寵之也。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三月丙午，禁畿内漁獵採捕，自正月至五月晦，永爲常式。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戊（子）〔午〕，以澧州刺史楊猷爲洮州刺史。

夏四月丁丑，月入太微。

己卯，以桂管觀察使黎幹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甲申，中書舍人常袞率兩省官一十八人詣閤請論事，詔三人各盡所懷。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郭子儀辭還邠州，復爲上言邊事，至涕泗交流。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乙酉，詔郭子儀等大閱兵師以備吐蕃。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壬辰，大赦。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乙未，華陽公主薨，上悲惜之，累日不聽朝，宰臣抗疏陳請。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五月丙午，楊猷自澧州入朝。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庚戌，廢泜州。

庚申，詔度支使支七十萬貫、轉運使五十萬貫和糴，歲豐穀賤也。

乙丑，詔：「四海之内，方協大寧，西戎無厭，獨阻王命，不可忘戰，尚勞邊事。朕頃以兵革之後，軍國空耗，躬率節儉，務勤農桑。上玄儲休，仍歲大稔，益用多愧，不知其然。雖屬此人和，近於家給，而邊穀未實，戎備猶虚。因其天時，思致豐積，將設平糴，以之餽軍。然以中都所供，内府不足，粗充

常入之數，豈齊倍餘之收。其在方面蓋臣，成茲大計，共佐公家之急，以資塞下之儲。每道歲有防秋兵馬，其淮南四千人，浙西三千人，魏博四千人，昭義二千人，成德三千人，山南東道三千人，荆南二千人，湖南三千人，山南西道二千人，劍南西川三千人，東川二千人，鄂岳一千五百人，宣歙三千人，福建一千五百人。其嶺南、浙東、浙西，亦合準例。恐路遠往來增費，各委本道每年取當使諸色雜錢及迴易利潤、贓贖錢等，每人計二十貫。每道據合配防秋人數多少，都計錢數，市輕貨送納上都，以備和糴，仍以秋收送畢。」

涇原節度使馬璘來朝。丙寅，加馬璘尚書左僕射、知省事。璘諷將士進狀求宰相，故有是授。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六月，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仍爲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己卯，月掩南斗。

庚辰，月入太微。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癸未，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賜爵肅國公，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京師旱，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不雨，又禱於文宣王。上聞之，命撤土龍，減膳節用。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秋七月甲辰，月掩房，又入羽林。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戊午，雨。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八月辛未，以虢州刺史宋晦爲同州刺史，充長春宮營田等使。

戊寅，以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皇甫温爲越州刺史，充浙東觀察使。

辛卯，月掩軒轅。

九月庚子，幽州節度使朱泚來朝。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辛丑，宴泚及將士於延英殿，犒賞之盛，近時未有。

壬寅，回紇擅出鴻臚寺，白晝殺人，有司擒之。上釋不問。

甲辰，命郭子儀、李抱玉、馬璘、朱泚分統諸道防秋之兵。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乙巳，渭北節度使、坊州刺史臧希讓卒。

是秋，大雨。

冬十月壬申，信王瑝薨。

乙亥，梁王璿薨。

以前宣州刺史季廣琛爲右散騎常侍。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使作亂。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十一月戊戌，大雪，平地盈尺。

庚子，以商州刺史李國清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陝州觀察使。

十二月庚寅，以中書舍人楊炎、祕書少監韋肇並爲吏部侍郎，中書舍人常衮爲禮部侍郎。

壬辰，赦京繫囚，死罪降從流，流已下並釋放。

大曆一〇年（乙卯、七七五）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嵒，帥其衆歸承嗣。承嗣聲言救援，引兵襲相州，取之。嵒奔洺州，上表請入朝，許之。

辛丑，郭子儀入朝。

壬寅，壽王瑁薨。

乙巳，朱泚表請留闕下，以弟滔知幽州、盧龍留後，許之。

昭義裨將薛擇爲相州刺史，薛雄爲衛州刺史，薛堅爲洺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戊申，遣使慰諭田承嗣，令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

壬子，充州復爲果州。

癸丑，田承嗣盜取洺州，又破衛州。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乙卯，西川節度使崔寧奏破吐蕃數萬於西山，斬首萬級，捕虜數千人。

丙辰，詔：「諸道兵有逃亡者，非承制敕，無得輒召募。」

二月乙丑，田承嗣誘衛州刺史薛雄，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家，盡據相、衛四州之地，自置長吏，掠其精兵良馬，悉歸魏州。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丙寅，罷辰、錦、溪、獎、溆五州經略使，復隸黔中。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辛未，立皇子述爲睦王，逾爲郴王，連爲恩王，遘爲鄜王，迅爲隨王，造爲忻王，暹爲韶王，運爲嘉王，遇爲端王，遹爲循王，通爲恭王，達爲原王，逸爲雅王。

丙子，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留後。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是日河陽軍亂，逐城使常休明，迫牙將王惟恭爲留後，軍士大掠數日。休明奔東都。

甲申，以平盧淄青節度觀察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檢校工部尚書、青州刺史李正己檢校尚書左僕射。前隴右節度副使、隴州刺史馬燧爲商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三月甲午，陝州軍亂，逐兵馬使趙令珍。觀察使李國清不能禁，卑辭，偏拜將士，乃得脱去。軍士大掠庫物。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陝，上命忠臣按之。將士畏忠臣兵威，不敢動。忠臣設棘圍，令軍士匿名投庫物，一日，獲萬緡，盡以給其從兵爲賞。

乙巳，薛嵩、常休明皆詣闕請罪，上釋不問。

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爲田承嗣所輕。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驚，誤觸維死。承嗣怒，囚寶正，以告寶臣。寶臣謝教敕不謹，封杖授承嗣，使撻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鎮交惡。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上亦欲因其隙討承嗣。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丁未，以左散騎常侍孟皞爲華州刺史，充潼關防禦使。

庚戌，熒惑入壁壘。

四月，太常寺奏：諸州府所用斗秤，當寺給銅斗秤，州府依樣製造而行。從之。

乙丑，制：魏博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尉、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鴈門郡王田承嗣可貶永州刺史。仍詔河東、鎮冀、幽州、淄青、淮西、滑亳、汴宋、澤潞、河陽道出師進討。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甲申，大雨雹，大風拔木。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五月乙未，田承嗣部將霍榮國以磁州歸。

癸卯，劍南置昌州。

罷兩都貢舉，都集上都，停童子科。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丁未，李正己攻德州，拔之。李忠臣統永平、河陽、懷、澤步騎四萬進攻衛州。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將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衆降李寶臣。

甲戌，承嗣自將圍冀州，寶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千禦之，寶臣大軍繼至，承嗣燒輜重而遁。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秋七月己未，户部尚書暢璀卒。

杭州大風，海水翻潮，溺州民五千家，船千艘。

八月丁卯，田承嗣上表請束身歸朝。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辛巳，郭子儀還邠州。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戊子，夜，月入太微。

己丑，田承嗣將盧子期攻磁州。

九月戊戌，荆南節度使衛伯玉來朝。

壬寅，宥京城繫囚。

戊申，迴紇白晝殺人於市，吏捕之，拘於萬年獄。其首領赤心持兵入縣，劫囚而出，斫傷獄吏。

月暈，熒惑犯昴、五車、參、東井等星。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壬子，吐蕃寇臨涇。

癸丑，寇隴州。

丙辰，李抱玉敗之于義寧。

丁巳，馬璘又敗之于百里城。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戊午，幽州節度使朱泚鎮奉天。

冬十月辛酉，日有蝕之。

癸亥，以商州刺史馬燧檢校左散騎常侍、河陽三城使。

甲子，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與盧子期戰於磁州清水縣，大破之，生擒子期以獻。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遣使盡籍境内户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

六，溘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弱，凡今日所有，爲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於庭，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

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蔑不克矣。」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

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與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滔軍於瓦橋，寶臣選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時兩軍方睦，滔不虞有變，狼狽出戰而敗，會衣他服得免。寶臣欲乘勝取范陽，滔使雄武軍使、昌平劉怦守留府。寶臣知有備，不敢進。

承嗣聞幽、恒兵交，即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寶臣既與朱滔有隙，以張孝忠爲易州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

丙寅，貴妃獨孤氏薨。

丁卯，追謚貞懿皇后。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己丑，尚書右僕射裴遵慶卒。

十一月辛卯，新平公主薨。

丁酉，田承嗣所署瀛州刺史吳希光以城降。

丁未，路嗣恭攻破廣州，擒哥舒晃，斬首以獻。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

元載、王縉奏魏州鹽貴，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屢爲之上表，乞許其自新。

大曆一一年（丙辰、七七六）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春正月庚寅朔，田承嗣上表請罪。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壬辰，遣諫議大夫杜亞使魏州宣慰。

辛亥，西川節度使崔寧奏破吐蕃四節度及突厥、吐谷渾、氐、羌羣蠻衆二十餘萬，斬首萬餘級。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二月癸亥，荆南節度使衛伯玉卒于京師。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庚辰，田承嗣復遣使上表，請入朝。上乃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

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

三月戊子，河陽軍亂，逐監軍冉庭蘭出城，大掠三日。庭蘭成備而入，誅亂者數十人，乃定。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二月）戊申，昌樂公主薨。

（二月）辛亥，御史大夫李栖筠卒。

夏四月丙子，以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御史大夫李涵知臺事，充京畿觀察使。

己卯，以前淮南節度使、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張延賞爲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五月，汴宋留後田神玉卒。

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史孟鑒，北結田承嗣爲援。

癸巳，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後。

乙未，以靈曜爲濮州刺史，靈曜不受詔。

六月戊午，以靈曜爲汴宋留後，遣使宣慰。

《册府元龜》卷五〇二《平糴》　十三日（己巳），敕：「自今已後，所在一切不得閉糴及隔截榷稅。」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秋七月戊子，夜，暴澍雨，平地水深盈尺，溝渠漲溢，壞坊民千二百家。

庚寅，田承嗣兵寇滑州，李勉拒戰而敗。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吐蕃寇石門，入長澤川。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八月丙寅，幽州節度使朱泚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靈耀據汴州叛。甲申，命淮西李忠臣、滑州李勉、河陽馬燧三鎮兵討之。

閏月丁酉，太白經天。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靈曜之謀主也。宋州牙門將劉昌遣僧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召問計，昌爲之泣陳逆順。僧惠乃與汴宋牙將高憑、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靈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爲宋州刺史，憑爲曹州刺史，隱金爲鄆州刺史。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乙丑，李忠臣、馬燧及李靈耀戰于鄭州，敗績。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戊辰，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

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于雍丘。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冬十月乙酉，忠臣等軍破賊於中牟。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壬辰，忠臣又敗之于西梁固。

壬寅，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及李靈耀戰于汴州，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癸卯，忠臣等圍之〔汴州〕。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丙午，田承嗣以兵援靈耀，李忠臣敗之于匡城。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

丁未，靈曜至韋城，永平將杜如江擒之。

甲寅，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

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寶臣並加同平章事。

涇原節度使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付以後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丙申，璘薨，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峴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兵馬使崔珍、十將張景華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廷幹入宿衛，徙珍屯靈臺，補景華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戊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以澤潞行軍司馬李抱真兼知磁、邢兩州留後。

庚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治汴州。

大曆一二年（丁巳、七七七）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春正月辛酉，以四鎮、北庭、涇原節度副使，知節度事，張掖郡王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團練使。

月掩軒轅。

渤海使獻日本國舞女十一人。

癸酉，夜，月掩心前大星，又入南斗魁。

京師旱，分命祈禱。

二月戊子，淄青節度使李正己之子納爲青州刺史，充淄青節度留後。

丁未，以朗州刺史李國清爲黔州刺史、經略招討觀察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三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隴澤潞、秦隴節度使李抱玉薨，弟抱真仍領懷澤潞留後。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壬戌，月入太微。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癸亥，以河東行軍司馬鮑防爲河東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戊辰，夜，月逼心前星。

庚午，左降官、永州刺史田承嗣復授魏博節度使，官並如故。承嗣姪悅，子綰、緒、綸並復舊官。

庚辰，宰相元載、王縉得罪下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訊鞫之。

辛巳，制：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賜自盡，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貶括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夏四月壬午，以太常卿楊綰爲中書侍郎，禮

部侍郎常袞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

癸未，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起居舍人韓會等，皆載黨也。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以右庶子潘炎爲禮部侍郎。給事中杜亞使魏州，賜田承嗣鐵券。

癸巳，以前祕書監李揆爲睦州刺史。揆故宰相，爲元載所忌，二十年流落丐食江湖間，載誅，方得爲郡。又召顔真卿於湖州，亦載所忌斥外也。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詔諫官獻封事勿限時，側門論事者隨狀面奏，六品以上官言事投匭者無勒副章。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乙未，月掩心前星。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丁酉，吐蕃寇黎、雅二州，崔寧敗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壬寅，以前商州刺史烏崇福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

渤海、奚、契丹、室韋、靺鞨並遣使朝貢。

己酉，加京官料錢，文武班諸司共二千七百九十六員，文官一千八百五十四員，武官九百四十二員，歲加給一十五萬六千貫，并舊給凡二十六萬貫。以關内副元帥、兵馬使渾瑊兼邠州刺史。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是月，金州人卓英璘反。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五月辛亥，詔自都團練使外，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又令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職務，差人權攝。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自兵興以來，州縣官俸給不一，重以元載、王縉隨情徇私，刺史月給或至千緡，或數十緡，至是，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禄，掊多益寡，上下有敍，法制粗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甲寅，諸道邸務在上都名曰留後，改爲進奏院。

丙辰，夜，月入太微。

辛酉，貶刑部尚書王昂連州刺史，昂至萬州卒。

庚午，敕毀元載祖、父墳，剖棺棄骸，焚毀私廟主於大寧里。

甲戌，以前安南都護張伯儀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戊寅，卓英倩等皆杖死。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六月乙巳，給復金州二年。

丁未，以旱降京師死罪，流以下原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秋七月戊午，罷潤州丹陽軍、蘇州長洲軍。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己巳，楊綰薨。

丙子，詔尚書、御史大夫、左右丞、侍郎舉任刺史者。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八月癸未，賜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姓李氏。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癸卯，宰臣讓賜食。先是元載、王縉輔政，每日賜食，因爲故事。至是，常袞等上表云：「飧錢已多，更頒御膳，胡顔自安，乞停賜食。」從之。

甲辰，以湖州刺史顔真卿爲刑部尚書。

乙巳，以久雨宥常參百僚，不許御史點班。

九月乙卯，許以庶人禮葬元載。

辛酉，以涇原節度副使段秀實爲四鎮、北庭行營，涇原鄭潁等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吐蕃八萬衆軍於原州北長澤監，己巳，破方渠，入拔谷。郭子儀使裨將李懷光救之，吐蕃退。

庚午，吐蕃寇坊州。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是秋，河溢。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冬十月乙酉，西川節度使崔寧奏大破吐蕃於望漢城。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户部侍郎判度支韓滉恐鹽户減稅，丁亥，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義興蔣鎮往視之。吐蕃寇鹽、夏州，又寇長武。郭子儀遣將拒卻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壬寅，夜，月掩昴，又入太微。

乙巳，以滑州牙將劉洽爲宋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上命御史按視，丁未，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

損，迺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澧州司户，而不問滉。

十一月壬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奏破吐蕃萬餘衆於岷州。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癸丑，太白臨哭星。

乙卯，夜，月入羽林。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丙辰，蔣鎮還，奏言「瑞鹽實如韓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錫以嘉名。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應池。時人醜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癸酉，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爲工部尚書。

刑部尚書顔真卿獻所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十二月丙戌，朱泚自涇州還京師。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丁亥，崔寧及吐蕃戰于西山，敗之。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己亥，天下仙洞靈迹禁樵捕。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庚子，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知河西、澤潞行營。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爲。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猜貳，常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内築壘、繕兵無虚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京兆尹請脩六門堰，許之。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是歲，恒、定、趙三州地震。

冬，無雪。

大曆一三年（戊午、七七八）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春正月辛酉，壞白渠碾磴八十餘所，以奪農溉田也。

壬戌，刑部尚書、魯郡公顔真卿三抗章乞致仕，不允。

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請附屬籍，從之。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戊辰，回紇寇并州。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朱泚徙封遂寧郡王。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癸酉，河東節度留後鮑防及回紇戰于陽曲，敗績。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二月庚辰，代州都督張光晟擊迴紇，戰于羊武谷，破之，北人乃安。

己亥，吐蕃寇靈武。

甲辰，太僕寺佛堂有小脱空金剛右臂忽有黑汗滴下，以紙承之，色類血。

三月甲戌，河陽將士劫回紇輜重，因與相鬬，縱兵大掠，久之方定。

四月丁亥，以浙西觀察留後李道昌爲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浙西都團練觀察使。

己丑，以前浙西觀察使李涵爲御史大夫。

甲辰，吐蕃寇靈州，朔方留後常謙光擊敗之。

五月戊午，宦官劉清潭賜名忠翼。

六月戊戌，隴右節度使朱泚於軍士趙貴家得貓鼠同乳不相害，籠而獻之。

秋七月壬子，中書舍人崔祐甫知吏部選事。

癸丑，劍南節度使崔寧加檢校司空、東川李叔明加檢校工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戊午，郭子儀奏以回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鎮振武軍，從之。回紇始去。

辛未，吐蕃將馬重英二萬衆寇鹽、慶二州，郭子儀遣朔方都虞候李懷光擊卻之。

八月乙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姓張，許之。

吐蕃二萬衆寇銀、麟州，略党項雜畜，郭子儀遣李懷光擊破之。

上悼念貞懿皇后不已，殯於内殿，累年不忍葬。丁酉，始葬于莊陵。

九月庚午，吐蕃萬騎下青石嶺，逼涇州。詔郭子儀、朱泚與段秀實共卻之。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十月己丑，禁京畿持兵器捕獵。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十一月丁卯，日長至，有司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上不視朝故也。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冬十二月丙戌，以吏部尚書、轉運、鹽鐵等使劉晏爲左僕射，知三銓及使職如故。

郭子儀入朝，命判官京兆杜黄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爲詔書，欲誅大將温儒雅等。黄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黄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

以給事中杜亞爲江西觀察使。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以江西觀察使路嗣恭爲兵部尚書。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是歲，郴州黄芩山崩。

大曆一四年（己未、七七九）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春正月壬戌，以李泌爲澧州刺史。

二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甲申，以魏博中軍兵馬使、左司馬田悦兼御史中丞，充魏博節度留後。

《唐會要》卷六一《館驛》　二十六日〔丁酉〕，郎官請假拜埽，宜準開元、天寶中舊例，給公乘。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三月丁未，汴宋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領汴、潁二州，徙鎮汴州。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庚戌，以河南尹嚴郢爲京兆尹，河中少尹、知府事趙惠伯爲河南尹。

辛酉，以前容管經略使、容州刺史王翊爲河中少尹、知府事。

夏四月癸未，成德軍節度使張寶臣復請姓李，從之。

五月癸卯，上不康，至辛亥，不視朝。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辛酉，不豫，詔皇太子監國。是夕，皇帝崩于紫宸内殿，年五十三。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遺詔皇太子柩前即位。

壬戌，遷神柩于太極殿，發喪。

唐德宗部（起公元七七九年，迄公元八〇五年）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諱适，代宗長子，母曰睿真皇后沈氏。

大曆一四年（己未、七七九）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五月癸亥，即位於太極殿。

閏月壬申，貶中書舍人崔祐甫爲河南少尹。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甲戌，貶常袞爲河南少尹，以河南少尹崔祐甫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丙子，罷諸州府及新羅、渤海貢鷹鷂。

戊寅，罷山南貢枇杷、江南甘橘非供宗廟者。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庚（寅）〔辰〕，以兵部尚書路嗣恭爲東都留守，以常州刺史蕭復爲潭州刺史、湖南團練觀察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辛巳，罷邕府歲貢奴婢。

癸未，罷梨園樂工三百人、劍南貢生春酒。

甲申，郭子儀爲尚父，兼太尉、中書令。

丙戌，罷獻祥瑞，貢器以金銀飾者還之。

丁亥，出宮人，放舞象三十有二于荆山之陽。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戊子，以淮西留後李希烈爲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己丑，以右羽林大將軍吴希光檢校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充渭北鄜坊丹延都團練觀察使。

辛卯，以河陽三城鎮遏使馬燧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原尹、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

壬辰，以河東節度留後鮑防爲京畿觀察使，陳州刺史李芃檢校太常少卿，爲河陽三城鎮遏使。

癸巳，以壽州刺史杜亞爲江西觀察使。

甲午，册太尉子儀。

以江西觀察使杜亞爲陝州長史，充轉運使。

丙申，詔兵部侍郎黎幹害若豺狼、特進劉忠翼掩義隱賊，并除名長流。既行，俱賜死。

丁酉，以京畿觀察使鮑防爲福州刺史、福建都團練觀察使。以户部侍郎、判度支韓滉爲太常卿，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六月己亥，大赦。賜文武官階、爵，民爲户者古爵一級。減乘輿服御。士庶田宅、車服踰制者，有司爲立法度。禁百官置邸販鬻。武德、至德將相有功者子孫予官。

庚子，進封子、宣城郡王誦爲宣王，封子謨爲舒王，諶通王，諒虔王，詳肅王，謙資王。

乙巳，封弟迺爲益王，迅隋王，遂蜀王。

丙午，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二人待制。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庚戌，以朱泚爲鳳翔尹。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癸丑，命皇族五等以上居四方者，家一人赴山陵。

己未，罷揚州貢鏡、幽州貢麝。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辛酉，罷宣歙池、鄂岳沔二都團練觀察使，陝虢都防禦使，以其地分隸諸道。

壬戌，處州刺史王縉、湖州刺史第五琦皆爲太子賓客，睦州刺史李揆爲國子祭酒，並留司東都。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癸亥，舉可刺史、京令者。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甲子，以神策都知兵馬使、右領軍大將軍王駕鶴爲東都園苑使，以司農卿白琇珪代之。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庚午，弛邕州金坑禁。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辛未，以吏部侍郎房宗偃爲御史中丞、東都畿觀察使。

壬申，毁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以其雄侈踰制也。

癸酉，減宮中服御常貢者千數。

丁丑，復置廐馬隨仗於月華門外。

己卯，詔王公卿士不得與民爭利，諸節度觀察使於揚州置迴易邸，並罷之。

庚辰，詔鴻臚寺，蕃客入京，各服本國之服。

辛卯，罷天下榷酒。

《資治通鑑》卷二二五　乙未，以〔張〕涉爲右散騎常侍，仍爲學士。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丁酉，詔國用未給，其宣王已下開府俸料皆罷給。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八月甲辰，道州司馬楊炎爲門下侍郎，懷州刺史喬琳爲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乙巳，還吐蕃俘。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癸亥，詔人死亡於外以棺柩還城者勿禁。

九月甲戌，以淮西節度爲淮寧軍。

辛巳，以檢校刑部尚書白孝德爲太子少傅。

丙戌，秘書少監邵説爲吏部侍郎，給事中劉迺爲兵部侍郎，中書舍人令狐峘爲禮部侍郎。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十月丁酉，吐蕃、雲南蠻寇黎、茂、文、扶四州，鳳翔節度使朱泚、金吾衛大將軍曲環敗之于七盤城。

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

戊午，罷九成宮貢立獸炭、襄州蔗蒻工。

辛酉，以沙苑豢豕三千給貧民。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十一月辛未，以鴻臚卿賈耽爲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

丁丑，以陝州長史杜亞爲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都防禦觀察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壬午，喬琳罷。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癸巳，加崔寧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出鎮坊州。

十二月己亥，南選使可以專達，勿復以御史臨之。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乙卯，立宣王誦爲皇太子。

丙寅晦，日有食之。

建中元年（庚申，七八〇）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正月丁卯朔，御含元殿，改元建中，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

己巳，上朝太清宮。

庚午，謁太廟。

辛未，有事於郊丘。是日還宮，御丹鳳門，大赦天下。

《資治通鑑》卷二二六　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刺史：「約百姓丁産，定等級，改作兩税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税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己（巳）〔丑〕，福建觀察使鮑防、湖南觀察使蕭復讓憲官，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六　甲（子）〔午〕，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劉〕晏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是月，浚豐州陵陽渠。

《資治通鑑》卷二二六　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癸卯，以户部郎中韓洄爲諫議大夫，以涇原節度使段秀實爲司農卿。

己酉，貶尚書左僕射劉晏爲忠州刺史。

癸丑，昭義軍節度留後李抱真爲本道節度使。

甲寅，貶史館修撰、禮部侍郎令狐峘郴州司馬，右補闕柳冕巴州司户。

日本國朝貢。

癸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

三月丙寅，禮儀使奏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詔下議之，不決。

庚午，監察御史張著以法冠彈中丞嚴郢浚陵陽渠匿詔不行，削郢官，著賜緋魚。

辛未，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張涉放歸田里。

《資治通鑑》卷二二六　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張涉受前湖南觀察使辛京杲金，事覺，上怒，欲置于法。李忠臣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請言於上曰：「陛下貴爲天子，而先生以乏財犯法，以臣愚觀之，非先生之過也。」上意解。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甲戌，以前司農卿庾準爲江陵尹、兼御史中丞、荆南節度使。

癸巳，以諫議大夫韓洄爲户部侍郎、判度支。時將貶劉晏，罷使名，歸尚書省本司。今又命洄判度支，令金部郎中杜佑權勾當江淮水陸運使，一如劉晏、韓滉之則，蓋楊炎之排晏也。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四月乙未，四鎮、北庭行軍別駕劉文喜反于涇州。

己亥，地震。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辛（未）〔丑〕，命江西觀察使崔昭册命回紇可汗。

《資治通鑑》卷二二六　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宫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悦，除道迎倫。贊普即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戊申，以福建觀察使鮑防爲洪州刺史、江西團練觀察使。

癸丑，上誕日，不納中外之貢，唯李正己、田悦各獻縑三萬匹，詔付度支。妃父王景先、駙馬高怡獻金銅像，上曰：「有何功德？非吾所爲。」退還之。

壬戌，以衡州刺史、嗣曹王皐爲潭州刺史、湖南團練觀察使，御史中丞元全柔爲杭州刺史。

五月甲子朔。戊辰，以太常少卿韋倫爲太常卿。

己卯，右金吾衛大將軍李通爲黔州刺史、黔中經略招討觀察鹽鐵等使，潮州刺史常袞爲福建觀察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六　乙酉，復遣倫使吐蕃。

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

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肯附叛臣，必爲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於是衆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爲發兵，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

《册府元龜》卷六一二《監牧》　詔市關輔之馬牝牡二萬匹以實内厩。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六月甲午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祐甫卒。

辛丑，築奉天城。

加試殿中監劉海賓兼御史中丞，封樂平郡王。

《資治通鑑》卷二二六　乙卯，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册頡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

七月丙寅，邵州賊帥王國良降。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壬申，以鴻臚寺左右威遠營隸金吾。

丁丑，罷内出盂蘭盆，不命僧爲内道場。

己丑，忠州刺史劉晏賜自盡。

八月甲午，振武軍使張光晟殺領蕃回紇首頡突董統等千人，收駝馬千餘、繒錦十萬匹。乃徵光晟歸朝，以彭令茂代之。

乙未，河中晉絳觀察使杜亞爲睦州刺史。

丁未，加朱泚中書令，餘官使並如故。以舒王謨爲涇原節度大使，尚書右丞孟皞爲涇州刺史、知留後。

東奭烏蠻守來朝貢。

《資治通鑑》卷二二六　癸丑，詔贈太后父、祖、兄、弟官，及自餘宗族男女拜官封邑者告第告身，凡百二十有七通，中使以馬負而賜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丁巳，遥尊上母沈氏曰皇太后。

戊午，以吏部尚書顔真卿爲太子少師，依前禮儀使。改封嗣舒王藻爲嗣郢王。

九月戊辰，判度支韓洄奏請於商州紅崖冶洛源監置十鑪鑄錢，江淮七監每鑄一千費二千文，請皆罷，從之。

己卯，雷。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壬午，將作奏宣政殿廊壞，十月魁岡，未可脩。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時日！」即命脩之。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庚寅，睦王述爲奉迎皇太后使。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十月甲午，貶尚書左丞薛邕爲連山尉，坐贓也。

乙巳，太子少傅、昌化郡王白孝德卒。

十一月辛酉朔，朝集使及貢使見於宣政殿。兵興已來，四方州府不上計，内外不朝會者二十有五年，至此始復舊制。州府朝集者一百七十三人，詔每令分番二人待詔。

乙丑，贈敬暉等五王官，又贈張九齡司徒，鍾紹京太子太傅。

戊寅，諸王有官者初令出閤就班。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主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雖居禁中，或十年不見天子。上始引見諸宗女，尊者致敬，卑者存慰，悉命嫁之。所齎小大之物，必經心目。己卯，庚辰二日，嫁岳陽等九十一縣主。

《册府元龜》卷五六《節儉》　己丑，詔減膳羞嘗貢之物。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十二月辛卯，韋倫使迴，與吐蕃宰相論欽明思等五十五人同至，獻方物，修好也。

丁酉，令詳定國初以來將相功臣房玄齡等一百八十七人，據功績分爲三等。

建中二年（辛酉，七八一）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庚申朔，御含元殿，受朝賀，四方貢賦珍寶列爲庭實，舊制也。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戊辰，成德軍節度、恒定等州觀察使、司空、兼太子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恒州刺史、隴西郡王李寶臣卒。

丙子，以汴宋滑亳陳潁泗節度觀察使、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李勉爲永平軍節度、汴滑陳等州觀察等使，以兵部尚書、東都留守路嗣恭爲鄭汝陝河陽三城節度、東畿觀察等使，以宋州刺史劉洽爲宋亳潁節度使。以鄭州隸永平軍。

自去年十月無雪，至甲申方雨雪。

丁亥，檢校户部尚書張獻恭爲東都留守，以河南尹趙惠伯爲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都防禦觀察使，以前鄭州刺史于頔爲河南尹。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　二月辛卯，上以偶日御殿，羣臣皆入賀。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乙未，以御史中丞盧杞爲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以桂管觀察使李昌巎爲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等使，以前荆南節度使庾準爲左丞。

甲辰，以容州刺史盧嶽爲桂州防禦觀察使。

乙巳，以門下侍郎楊炎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御史大夫盧杞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丙午，以宋亳節度爲宣武軍。

丁未，以御史中丞袁高爲京畿觀察使。

乙卯，振武軍亂，殺其帥彭令芳，監軍劉惠光。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丁巳，發兵屯關東，誓師于望春樓。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三月庚申朔，築汴州城。

先是汴州以城隘不容衆，請廣之。至是築城，〔李〕正己、田悦移兵於境爲備，故詔分汴、宋、滑爲三節度，移京西防秋兵九萬二千人以鎮關東。又於郾城置潩州。

辛巳，以汾州刺史王栖爲振武軍使、東中二受降城鎮北綏銀麟勝等州留後。以萬年令崔漢衡爲殿中少監，使吐蕃。

四月己〔酉〕〔丑〕朔，省沔州。

庚寅，襄州梁崇義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己亥，省燕州、順化州。

乙卯，併平琴州爲黨州。

丁巳，貶禮部侍郎于召桂州刺史，御史中丞袁高韶州長史。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五月，京師雨雹。

庚申，置待詔官三十人。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丙寅，以軍興十一而稅。

己巳，以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充漢南北諸道都知兵馬招撫處置等使，封

南平王。

《資治通鑑》卷二二七　六月庚寅，以浙江東西觀察使、蘇州刺史韓滉爲潤州刺史、浙江東西節度使，名其軍曰鎮海。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以御史中丞一員爲理匭使，諫議大夫一員知匭使，給事中、中書舍人爲監考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癸巳，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爲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以討梁崇義。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　辛丑，尚父、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薨。

丙午，以檢校祕書少監鄭叔則爲御史中丞、東都畿觀察使。

壬子，以懷鄭河陽節度副使李芃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仍割東畿五縣隸焉。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熒惑、太白鬬于東井。

《資治通鑑》卷二二七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絶不通，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數遣使奉表，皆不達，聲問絶者十餘年。至是，遣使間道歷諸胡自回紇中來，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都護，賜爵寧塞郡王；以昕爲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賜爵武威郡王；將士皆遷七資。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庚申，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楊炎爲左僕射，以前永平軍節度使張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司空、淮陽郡王侯希逸卒。

《資治通鑑》卷二二七　丙子，贈故伊州刺史袁光庭工部尚書。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丁丑，以河中尹關播爲給事中，同州刺史李承爲河中尹、晉絳都防禦觀察使。

《唐會要》卷二四《諸侯入朝》　二十二日〔己卯〕，勅：諸州府今年朝集使，宜且權停。其貢物及文解等，準例令考典赴上都。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辛巳，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以鄜坊丹延觀察留後李建徽爲坊州刺史、鄜坊丹延都團練觀察使。

壬午，以幽州隴右節度使、中書令朱泚爲太尉。

田悦攻寇臨洺，守將張伾城守。

《資治通鑑》卷二二七　癸未，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大破田悦於臨洺。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八月辛卯，平盧淄青節度觀察使、司徒、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正己卒。

庚戌，以中書舍人衞晏爲御史中丞、京畿觀察使。

壬子，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攻襄陽，誅梁崇義，斬其同惡三十餘人。

九月辛酉，以易州刺史張孝忠爲恒州刺史，充成德軍節度觀察使。

壬戌，加李希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癸亥，兵部尚書、冀國公路嗣恭卒。

甲子，以晉絳觀察使李承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

戊辰，以杭州刺史元全柔爲黔中經略招討觀察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七　十月乙未，〔楊〕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馬，未至崖州百里，縊殺之。

辛〔巳〕〔丑〕，册太子妃蕭氏。

癸卯，祫太廟。先是，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祖皆藏西夾室，不饗。至是，復奉獻祖東嚮而饗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戊申，加宣武軍節度使劉洽御史大夫。

徐州刺史李洧棄其帥李納，以州來降。

《資治通鑑》卷二二七　十一月戊午，以永樂公主適檢校比部郎中田華，上不欲違先志故也。

蜀王傀更名遂。

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

己巳，詔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乙亥，貶户部侍郎、判度支韓洄蜀州刺史，以江淮轉運使、度支郎中杜佑代判度支、户部事。

丁丑，以陝州長史李齊爲河中尹，充河中晉絳防禦觀察使。以商州刺史姚明敭爲陝州長史、本州防禦、陸運使。以權鹽鐵使、户部郎中包佶充江淮

水陸運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馬燧及田悦戰于雙岡，敗之。

甲申，李納將王涉以海州降。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十二月庚寅，河中節度使馬燧檢校左僕射，澤潞節度使李抱真檢校兵部尚書，賞破田悦之功也。

丙申，太子賓客王縉卒。

《資治通鑑》卷二二七　李納密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爲密州刺史。

崔漢衡至吐蕃，贊普以敕書稱貢獻及賜，全以臣禮見處。又，雲州之西，當以賀蘭山爲境，邀漢衡更請之。丁未，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上爲之改敕書、境土，皆如其請。

加馬燧魏博招討使。

建中三年（壬戌、七八二）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乙卯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丙寅，幽州節度使朱滔、張孝忠破李惟岳之兵於束鹿。

辛未，詔供御及太子諸王常膳有司宜減省之，於是宰臣上言，減堂廚百官月俸，請三分省一以助軍，從之。

庚辰，追封皇叔僖爲宋王，贈皇弟選荆王。

《資治通鑑》卷二二七　癸未，蜀王遂更名遡。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密二州，李納復攻陷之。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閏月乙未，李惟岳將楊政義以定州降。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丙申，以文宣王三十七代孫齊賢爲兗州司功，襲文宣公。

辛丑，復置具員簿。

甲辰，成德軍兵馬使王武俊殺李惟岳，傳首京師。

庚戌，馬燧、李抱真、李芃破田悦兵於洹水，進攻魏州。

《資治通鑑》卷二二七　復権天下酒，惟西京不権。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二月戊午，惟岳將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加朱滔檢校司徒，以張孝忠檢校兵部尚書、易定滄三州節度使，以檢校太子賓客王武俊檢校秘書監、恒州刺史、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趙州刺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甲戌，給復易、定、深、趙、恒、冀六州三年，赦吏民爲李惟岳迫脅者。

己卯，震通化門。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三月丁亥，贈故衛尉卿顔杲卿司徒，故常山太守袁履謙左散騎常侍，故許州長史龐堅右散騎常侍，故鄴縣主簿蔣清禮部侍郎。贈故驍衛將軍、代國公安金藏兵部尚書，授其子承恩廬州長史。

乙未，以徐州刺史李洧爲徐沂海團練觀察使。

戊戌，田悦洺州刺史田昂以城降。

以嶺南節度使張伯儀檢校兵部尚書，兼江陵尹、御史大夫、荆南節度等使。以容管經略使元琇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

丙午，貶京兆尹盧慁爲撫州長史。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四月戊午，李納將李士真以德、棣二州降。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庚申，先陷蕃僧尼將士八百人自吐蕃而還。

壬戌，封朱滔爲通義郡王。

朱滔、王武俊與田悦合從而叛。

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以軍興庸調不給，請借京城富商錢，大率每商留萬貫，餘並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則國用濟矣。判度支杜佑曰：「今諸道用兵，月費度支錢一百餘萬貫，若獲五百萬貫，纔可支給數月。」甲子，詔京兆尹、長安萬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嚴峻，長安令薛苹荷校乘車，於坊市搜索，人不勝鞭笞，乃至自縊。京師囂然，如被盜賊。搜括既畢，計其所得纔八十萬貫，少尹韋禛又取僦櫃質庫法拷索之，纔及二百萬。

《資治通鑑》卷二二七　甲戌，以昭義節度副使、磁州刺史盧玄卿爲洺州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丁丑，彭王傅徐浩卒，贈太子少師。

戊寅，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使，以代朱泚。加泚實封五百户，賜竇氏名園、涇水上腴田及錦綵金銀器，以安其意，時滔叛故也。

壬午，貶御史大夫嚴郢爲費州長史，杖殺左巡使、殿中侍御史鄭詹。

五月丙戌，增兩稅、鹽榷錢，兩稅每貫增二百，鹽每斗增一百。

丁亥，貶太子詹事邵説歸州刺史，卒於貶所。

辛卯，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率神策及朔方軍東討。

丙申，詔：「故伊西北庭節度使楊休明、故河西節度使周鼎、故西州刺史李琇璋、故瓜州刺史張銑等，寄崇方鎮，時屬殷憂，固守西陲，以抗戎虜。殁身異域，多歷歲年，以迨于兹，旅櫬方旋，誠深追悼，宜加寵贈，以貢幽泉。休明可贈司徒，鼎贈太保，琇璋贈户部尚書，銑贈兵部侍郎。」皆隴右牧守，至德已來陷吐蕃而殁故，至是西蕃通和，方得歸葬也。

丁酉，加河東節度使、檢校左僕射馬燧同平章事，澤潞李抱真檢校右僕射，河陽李芃檢校兵部尚書，神策營招討使李晟右散騎常侍，賞破田悦功也。

乙巳，貶户部侍郎、判度支杜佑爲蘇州刺史，以中書舍人趙贊爲户部侍郎、判度支。

辛亥，易定節度賜名義武軍。

六月丁巳，尚書左丞庾準卒。

甲子，京師地震。

以左散騎常侍李涵爲入回紇弔祭使，京兆少尹源休爲光禄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恒冀觀察使王武俊反。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辛未，朱滔、王武俊兵救田悦，至魏州北。是日李懷光兵亦至，馬燧、抱真、李芃等盛軍容迓懷光。朱滔等慮其掩襲，遽出兵，懷光與之接戰於連篦山之西，王師不利，各還營壘。賊乃壅河決水，絶我糧道。

戊寅，以前衢州刺史趙涓爲尚書左丞，右庶子柳載爲右丞。

七月甲申，以前振武軍使王栩爲京兆尹，以兵部郎中楊真爲御史中丞、京畿觀察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壬辰，殿中丞李雲端謀反，伏誅。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以括率商户，人情不安，癸巳，詔除已收納入庫外，一切停，已貯納者仍明置簿曆，各給文牒，後准元數卻還。

甲午，以前同州刺史蕭復爲兵部侍郎。

庚子，馬燧、李懷光、李抱真、李芃等四節度兵退保魏橋。朱滔、王武俊、田悦之衆亦屯於魏橋東南，與官軍隔河對壘。

自五月不雨，甲辰始雨。

《資治通鑑》卷二二七 甲辰，以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淄青、兗鄆、登萊、齊州節度使，討李納。又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兼魏博澶相節度使，加朔方、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丁未，初分置汴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事，從户部侍郎、判度支趙贊奏也。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八月癸丑，演州司馬李孟秋、峯州刺史皮岸反，伏誅。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戊午，太子賓客第五琦卒于位。

辛酉，以涇原節度留後姚令言爲涇原節度使。

戊辰，以江淮鹽鐵使、太常少卿包佶爲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

己巳，加劍南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檢校吏部尚書。

甲戌，以大理少卿崔縱爲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

丁丑，以禮儀使、太子少師顔真卿爲太子太師。

庚辰，徐海沂都團練使李洧卒。

江淮訛言有毛人捕人，食其心，人情大恐。

《唐會要》卷六二《雜録》 九月一日〔辛巳〕，敕：御史大夫、中丞奏授御史，便充臺中職掌者，宜占缺，以後並依此處分。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丁亥，以李洧部將高承宗爲徐州刺史、徐海沂都團練使。

判度支趙贊上言，請爲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等州署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十萬貫，收貯斛斗匹段絲麻，候貴則下價出賣，賤則加估收糴，權輕重以利民。從之。贊乃於諸道津要置吏税商貨，每貫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

己亥夜，有猛獸入宣陽里，傷二人，詰朝獲之。

《資治通鑑》卷二二七 癸卯，殿中少監崔漢衡自吐蕃歸，贊普遣其

臣區頰贊隨漢衡入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十月辛亥，以湖南觀察使嗣曹王皋爲洪州刺史、江西節度使。

丙辰，以吏部侍郎關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二七　戊辰，遣都官員外郎樊澤使于吐蕃，告以結盟之期。

丙子，肅王詳薨。

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以山南西道節度使賈耽檢校工部尚書、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興鳳團練使嚴震爲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

甲午，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李承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是月，朱滔、田悦、王武俊於魏縣軍壘各相推奬，僭稱王號。滔稱大冀王，武俊稱趙王，悦稱魏王。又勸李納稱齊王。僭署官名如國初親王行臺之制。

《資治通鑑》卷二二七　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悦，客主日益困弊。聞李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司天少監徐承嗣請更造《建中正元曆》，從之。

建中四年（癸亥、七八三）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戊寅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丁亥，鳳翔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宰相尚結贊同盟于清水。

庚寅，李希烈陷汝州，執州將李元平而去，東都震駭。

甲午，遣顔真卿宣慰李希烈軍。

戊戌，以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爲東都畿汝節度使，率鳳翔、邠寧、涇原等軍，東討希烈。

《資治通鑑》卷二二八　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南路遂絶，貢獻、商旅皆不通。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丙午，福建觀察使常袞卒。

《資治通鑑》卷二二八　二月戊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頰贊還吐蕃。

丙寅，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爲河陽軍。

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丁丑，以工部侍郎蔣鎮充禮儀使。

《資治通鑑》卷二二八　三月戊寅，江西節度使曹王皋敗李希烈將韓霜露於黄梅，斬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己卯，復置沔州。

癸未，以左散騎常侍孟皞爲福建都團練觀察使。

辛卯，嗣曹王皋擊李希烈將陳質之衆，敗之，收復黄州。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李希烈寇鄂州，刺史李兼敗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丁酉，荆南張伯儀與賊戰，敗績。嗣曹王收復蘄州。

《資治通鑑》卷二二八　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嘗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没，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甚苦之，人心始摇。

上命宰相、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疆場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

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爲之副，以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爲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江西節度使曹王皋爲之副。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甲子，京師地震，生黄白毛，長尺餘。

丙子，哥舒曜進軍至潁橋，大震雷，人死者十之三四，乃退保襄城。

五月辛巳夜，京師地震。

乙酉，潁王璬薨。

《資治通鑑》卷二二八　乙未，以宣武節度使劉洽兼淄青招討使。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乙巳，滑、濮二州黄河清。滑州馬生角。

六月庚戌，初税屋間架、除陌錢。時馬燧、李懷光、李抱真、李艽屯魏縣，李晟屯易定，李勉、陳少遊、哥舒曜屯懷汝間，神策諸軍皆臨賊境。凡諸道之軍出境，仰給於度支，謂之食出界糧，月費錢一百三十萬貫，判度支趙贊巧法聚斂，終不能給。至是又税屋，所由吏秉筆持算，入人廬舍而抄計，峻法繩之，愁嘆之聲，徧於天下。

《資治通鑑》卷二二八　丁卯，徙郴王逾爲丹王，鄜王遘爲簡王。

庚午，答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與吐蕃使者論剌没藏至自青海，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贊歸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七月甲申，以國子祭酒李揆爲禮部侍郎，復其爵。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壬辰，盧杞、關播、李忠臣及吐蕃區頰贊盟于京師。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甲午，以李揆爲左僕射、兼御史大夫，爲入吐蕃會盟使。

八月丁未，李希烈率衆三萬攻哥舒曜於襄城。

湖南觀察使李承卒。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乙卯，希烈將曹季昌以隋州降。

庚申，有星隕于京師。

《資治通鑑》卷二二八　壬戌，以汴西運使崔縱兼魏州四節度都糧料使。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九月戊寅，龍見於汝州之城濠。

丙戌，李勉將唐漢臣、劉德信喪師於扈澗，汴軍自此不振，東都危急。

《資治通鑑》卷二二八　上以諸軍討淮寧者不相統壹，庚子，以舒王謨爲荆襄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誼。以户部尚書蕭復爲長史，右庶子孔巢父爲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爲右司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未行，會涇師作亂而止。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十月丙午，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涇原之師救哥舒曜。

丁未，涇原軍出京城，至滻水，倒戈謀叛，姚令言不能禁。上令載繒綵二車，遣晉王往慰諭之，亂兵已陣于丹鳳闕下，促神策軍拒之，無一人至者。與太子諸王妃主百餘人出苑北門，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聞難，聚射士得四百人扈從。其夕至咸陽，飯數匕而過。

戊申，至奉天。

《資治通鑑》卷二二八　旦，（朱）泚徙居白華殿。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己酉，元帥都虞候渾瑊以子弟家屬至，乃以瑊爲行在都虞候，神策軍使白志貞爲行在都知兵馬使，以令狐建爲中軍鼓角使，金吾將軍侯仲莊爲奉天防城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庚戌，泚殺司農卿段秀實及左驍衛將軍劉海賓。

《資治通鑑》卷二二八　源休勸朱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爲傭僕潛出。休又爲泚説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

辛亥，以渾瑊爲京畿、渭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爲都知兵馬使，令狐建爲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爲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亂兵既剽京城，屯於白華，乃於晉昌里迎朱泚爲帥，稱太尉，居含元殿。

上以奉天隘，欲幸鳳翔，壬子，鳳翔軍亂，殺節度使張鎰，乃止。

《資治通鑑》卷二二八　以少府監李昌巙爲京畿、渭南節度使。

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殿，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癸丑，泚以姚令言爲侍中、關内元帥，李忠臣爲司空兼侍中，源休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爲吏部侍郎，樊系爲禮部侍郎，彭偃爲中書舍人，自餘張光晟等各拜官有差。立弟滔爲皇太弟。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糧，皆稟於休。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李希烈陷襄城，哥舒曜走洛陽。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甲寅，朱泚殺涇原節度都虞候何明禮。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乙卯，賜檢校司空崔寧死。

丁巳，以吏部尚書蕭復、刑部侍郎劉從一、諫議大夫姜公輔並以本官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

邠寧節度韓遊瓌與論惟明率兵三千至，纔入奉天，賊軍亦至，乃出拒之，王師不利。賊乘勝攻門，自卯至午，殺傷殆半，會有草車在門外，渾瑊令焚之，賊衆遂退。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辛酉，靈鹽節度留後杜希全、鄜坊節度使李建徽及朱泚戰于漠谷，敗績。

癸亥，劉德信及泚戰于思子陵，敗之。

甲子，行在都虞候渾瑊及泚戰于城下，敗之，左龍武軍大將軍吕希倩死之。

乙丑，將軍高重傑死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賊自丁未攻城，至己巳二十餘日，矢石不絶。

《資治通鑑》卷二二八　己巳，加渾瑊京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

壬申，王武俊與馬寔至趙州城下。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是月，商州軍亂，殺其刺史謝良輔。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十一月乙亥，以隴右節度判官、隴州留後、殿中侍御史韋皐爲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奉義軍節度使。

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顔、夏州刺史時常春合兵六千來援，至漠谷，爲賊所敗而退。賊由是攻城愈急，矢石雨下，死傷者衆，人心危蹙，上與渾瑊對泣。朱泚據乾陵作樂，下瞰城中，詞多侮慢。

《資治通鑑》卷二二九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疾愈，聞上幸奉天，帥衆將奔命。

丁丑，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

王武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亦歸恒州。

上之出幸奉天也，陝虢觀察使姚明敭以軍事委都防禦副使張勸，去詣行在。勸募兵得數萬人。甲申，以勸爲陝虢節度使。

丁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戊子，賊造雲橋，攻東北隅，兵仗不能及，城中憂恐，相顧失色。渾瑊預爲地道，及雲橋傅城，脚陷不得進，瑊命焚之，風迴焰轉，橋焚而賊退。朔方節度李懷光遣兵馬使張韶奉表，言大軍將至，乃令舁韶巡城，叫呼歡聲動地，賊不之測，疑懼緩攻。

癸巳，懷光軍次醴泉，是夜賊解圍而去。

神策將李晟自定州率師赴難，軍於渭橋。

甲午，以商州都虞候王仙鶴權商州防禦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劍南西山兵馬使張朏逐其節度使張延賞，朏伏誅。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十二月壬戌，貶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杞爲新州司馬，貶行在都知兵馬使白志貞爲恩州司馬，户部侍郎、判度支趙贊爲播州司馬。

癸亥，以京兆少尹裴腆判度支。

甲子，以湖南觀察留後趙憬爲湖南觀察使。

乙丑，以祠部員外郎陸贄爲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吴通微爲職方郎中，翰林學士並如故。以侍御史吴通玄爲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

《資治通鑑》卷二二九　丁卯，〔朱〕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己巳，以河中尹李齊運爲宗正卿。

庚午，李希烈陷汴州。以右庶子崔縱爲京兆尹。

《資治通鑑》卷二二九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關播罷爲刑部尚書。以給事中孔巢父爲淄青宣慰使，國子祭酒董晉爲河北宣慰使。

興元元年（甲子、七八四）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正月癸酉，大赦，改元。去「聖神文武」號。復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納官爵。赴奉天收京城將士有罪減三等，子孫減二等，在行營者賜勳五轉。賜文武官階、勳、爵。罷間架、竹木茶漆税及除陌錢。給復奉天五年，城中十年。

《資治通鑑》卷二二九　朱滔引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悦供承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永濟，遣王郅見悦，約會館陶，偕行渡河。

壬午，滔遣裴抗等還，分兵置吏守平恩、永濟。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丙戌，以吏部侍郎蕭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郎盧翰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戊子，命宰臣蕭復往山南、荆南、湖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等道宣慰。

己丑，以京兆尹裴腆爲户部侍郎、判度支。

《資治通鑑》卷二二九　辛卯，以王武俊爲恒、冀、深、趙節度使。

壬辰，加李抱真、張孝忠並同平章事。

丙申，加田悦檢校左僕射。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爲本道節度使，前深、趙觀察使康日知爲同州刺史、奉誠軍節度使，曹州刺史李納爲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

戊戌，加劉洽汴、滑、宋、亳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衆授之。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祕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

辛丑，六軍各置統軍，秩從三品，以寵勳臣。

《資治通鑑》卷二三〇　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謚曰忠烈，厚恤其家。時賈隱林已卒，贈左僕射，賞其能直言也。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以滑州刺史李澄兼汴州刺史、汴滑節度使。

是日，李晟自咸陽移兵東渭橋，避懷光也。晟以懷光反狀已明，請上幸蜀。

《資治通鑑》卷二三〇　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

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甲子，加懷光太尉，增實食，賜鐵券，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

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

上猶以爲薄，丙寅，又加同平章事。

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丁卯，車駕幸梁州，留戴休顔守奉天，以御史中丞齊映爲沿路置頓使。李晟大集兵賦，以收復爲己任。李懷光患之，移軍涇陽，連朱泚，欲同滅晟。晟卑詞厚意，致書諭之，冀其感悟，懷光頗增愧懼。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三月癸酉，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悦，自稱留後。

甲戌，李懷光殺左廂兵馬使張名振、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甲申，以祕書監崔漢衡爲上都留守，右散騎常侍于頔爲京兆尹。

是日，懷光燒營走歸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等千人奔歸李晟。

丙戌，以前饒州刺史杜佑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加神策節度使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觀察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丁亥，李晟爲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神策行營兵馬使尚可孤爲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招討使。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庚寅，車駕次城固。唐安公主薨，上愛女，悼惜之甚。

壬(申)〔辰〕，至梁州。

丁(丑)〔酉〕，宣武節度使劉洽加同平章事。

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靈州大都督，充朔方節度使、邠寧振武永平奉天行營副元帥。

涇州亂，牙將田希鑒殺其帥馮河清，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三〇　庚子，詔數李懷光罪惡，敍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速具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四月辛丑朔。時將士未給春衣，上猶夾服，漢中早熱，左右請御暑服，上曰：「將士未易冬服，獨御春衫可乎！」俄而貢物繼至，先給諸軍而始御之。

壬寅，詔奉天隨從將士並賜號「元從功臣」。以邠寧兵馬使韓遊瓌爲邠

寧節度使。尚書左丞趙涓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〇　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爲奉天行營節度使。

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

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爲河中、同絳節度使。前河中尹李齊運爲京兆尹，供晟軍糧役。

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爲魏博節度使。

甲寅，罷公輔爲左庶子。

加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同平章事，賞其供億無乏故也。

丁巳，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南皮賈耽爲工部尚書。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甲子，入蕃使、左僕射李揆卒於鳳州。

乙丑，渾瑊與吐蕃將論莽羅之衆破賊將韓旻之衆於武功，斬首萬級。

丙寅，加李納平章事。

丁卯，義王玭薨。

《資治通鑑》卷二三〇　戊辰，〔王〕武俊軍于南宮東南，〔李〕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五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加檢校司徒，東川節度使李叔明太子太傅，鎮海軍韓滉檢校右僕射。

癸酉，涇王侹薨。

《資治通鑑》卷二三一　徐、海、沂、密觀察使高承宗卒，甲戌，使其子明應知軍事。

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丙子，李抱真、王武俊破朱滔於經城東南，斬首三萬級，擒僞相朱良祐、李俊以獻。朱滔遁歸幽州。

癸未，岳州李兼、黔南元全柔、桂管盧嶽加御史大夫，嶽加中丞。

庚寅，李納上章稟命，乃贈李正己太尉。

《資治通鑑》卷二三一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壬辰，商州尚可孤破賊於藍田。

乙未，安西四鎮節度使郭昕、北庭都護李元忠加左右僕射。

《資治通鑑》卷二三一　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

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斂兵還。賊餘衆走入白華門，夜，聞慟哭。

丁酉，晟復出兵。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戊戌，又敗之于白華，復京師。

《資治通鑑》卷二三一　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衆，聞泚西走，分兵邀之。

己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以鎮京城。斬泚黨李希倩、敬釭、彭偃等八人於市。

王武俊既破朱滔，還恒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六月庚子朔，升恒州爲大都督府。

癸卯，贈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右僕射。是日，李晟上《收京城露布》，上覽之，涕下霑襟。涇州田希鑒斬姚令言，幽州軍士韓旻於彭原斬朱泚，並傳首至行在。

乙巳，遣吏部侍郎班宏入京宣諭。

《資治通鑑》卷二三一　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又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沇等。

己酉，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駱元光、尚可孤各遷官有差。以檢校御史中丞田希鑒爲涇原節度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癸丑，以梁州爲興元府，給復一年，耆老加版授。

《資治通鑑》卷二三一　甲寅，以渾瑊爲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有差。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丙辰，斬僞相李忠臣，籍没其家。李晟奏受賊僞署同惡抵法之家，所没財物、牛馬、奴婢，請以賞軍士。從之。

戊午，車駕還京，發興元，是日大雨，及入斜谷，晴霽，從官將士懽然以爲天助。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星或什或伍而隕。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己巳，給復洋州一年，加給興元一年，免鳳州今歲稅，父老加版授。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七月丙子，車駕次鳳翔府。詔放管内今年秋稅，耆壽侍老八十已上，各與版授刺史，賜紫，其餘版授上佐，賜緋，府、縣置頓官，考滿日放選。受僞署官喬琳、蔣鎮、張光晟、李通、蔣鑑伏誅。朱泚害郡王、王子、王孫七十七人於馬璘宅，丁丑，令所司具凶禮收殮於淨域寺。

《資治通鑑》卷二三一　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璀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庚辰，詔遣給事中孔巢父齎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壬午，至自興元。

丁亥，河中宣慰使孔巢父、中官啖守盈並爲懷光所害。

辛卯，御丹鳳樓，大赦天下。賜李晟永崇里第，女樂八人。

甲午，命宰臣諸將送晟入新賜第，教坊樂，京兆府供帳食饌，鼓吹導從，京城以爲榮觀。

《資治通鑑》卷二三一　乙未，以〔李〕泌爲左散騎常侍，〔杜〕亞爲刑部侍郎。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八月辛丑，詔所司爲贈太尉段秀實樹碑立廟。淄青節度使承前帶陸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宜令李納兼之。

癸卯，加司徒、中書令、合川郡王李晟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右節度等使、涇原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河東保寧軍節度使，太原尹、北都留守、檢校司徒、平章事、北平郡王馬燧爲奉誠軍晉絳慈隰節度行營兵馬副元帥。以靈鹽節度使、侍中、兼靈州大都督、樓煩郡王渾瑊爲河中尹、晉絳節度使、河中同陝虢等州及管内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咸寧郡王。

甲辰，以金吾大將軍杜希全爲靈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天德軍靈鹽豐夏節度營田等使，以同絳節度使唐朝臣爲鄜坊丹延等州節度使，以保義軍節度使、鳳翔尹李楚琳爲金吾大將軍，以奉義軍節度使、隴州刺史韋皐爲左金吾衛大將軍。

《資治通鑑》卷二三一　丙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戊申，以奉天行營節度戴休顔爲左龍武統軍。

己酉，以延王玢、隨王迅、西平長公主薨，廢朝。

己未，前湖州刺史袁高爲給事中。

《册府元龜》卷九八〇《通好》　甲子，以右武衛將軍周皓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宣慰迴紇使。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九月庚午，宗正卿李琬卒。

賜渾瑊大寧里第，并女樂五人，詔宰臣諸將賜樂饋贈如送李晟入第故事。

乙亥，王武俊加檢校司徒，李抱真檢校司空，並賜實封五百户，賞破朱滔之功也。

壬午，贈故右僕射致仕李涵太子太保。

《資治通鑑》卷二三一　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甲申，以前嶺南節度使元琇爲户部侍郎、判度支。

丁亥，上顧謂宰臣曰：「今大盜雖除，時猶多難，宜廣延納，以達下情。近日諫官都無論奏，自今每正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臣三兩人面奏時政得失，庶有弘益也。」

《册府元龜》卷一六二《命使二》　十月辛丑，詔工部尚書賈耽往河陽魏博道宣慰，兵部侍郎李紓往河東宣慰。

《資治通鑑》卷二三一　李勉累表乞自貶，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其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

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敗于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

《册府元龜》卷四九三《山澤一》　丁巳，諸道榷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裁減估價，兼條疏利害奏聞。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乙丑，馬燧收絳州。

戊辰，令中官竇文場、王希遷監左右神策軍都知兵馬使。

閏月庚午，詔：「朕臨御萬方，失於君道，兵革不息，于今五年。閔衆庶之勞，悔征伐之事。而李希烈蔑義棄德，反道虐人。朕哀彼生靈，陷于塗炭，苟存拯物，不憚屈身。故於歲首，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至誠。使臣纔及於郊圻，巨猾已聞其僭竊，酷烈滋甚，吞噬無厭。將相大臣，咸懷憤激，繼陳章疏，固請討除。朕以所行天誅，本去人害，兵戈既接，玉石難分。言念勳臣，橫遭脅制，雖思改革，厥路無由。受污終身，銜冤没代，淪胥以逞，誠可痛傷。豈孽自一夫，而毒流萬姓，爲人父母，寧不愧懷！宜令諸道節度使明行曉諭，罪止元凶，脅制之徒，一切不問。」唐朝臣奏收永樂縣。

癸酉，以右龍武大將軍李觀爲涇州刺史、涇原節度使。

乙亥，詔宋亳、淄青、澤潞、河東、恒冀、幽、易定、魏博等八節度，鎮鄆爲害，蒸民饑饉，每節度賜米五萬石，河陽、東畿各賜三萬石，所司般運，於楚州分付。

《資治通鑑》卷二三一　丙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爲衛尉卿。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丁丑，李晟至涇州，誅節度使田希鑒，罪其殺馮河清也。

戊子，希烈將李澄以滑州歸國。

甲午，以李澄爲汴州刺史、汴滑節度使，封武威郡王。

神策行營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馮翊郡王尚可孤卒。

十一月癸卯，宋亳節度使劉洽與曲環破希烈之衆於陳州，俘斬三萬級，生擒賊將翟崇暉以獻。

戊午，劉洽大破希烈之衆，擒其僞相鄭賁等五人以獻。希烈遁歸蔡州，汴州平。

乙丑，宰相蕭復三上章乞罷免，許之。

十二月乙亥，淮南節度使、檢校司空、平章事陳少遊卒。

贈蕭定太子太師。

以壽州刺史張建封爲濠壽都團練使。

庚辰，以刑部侍郎杜亞爲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乙酉，渾瑊及李懷光戰于乾坑，敗績。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戊子，以吏部郎中崔造爲給事中。

辛卯，以諫議大夫陸贄爲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詔翰林學士朝服班序，宜同諸司官知制誥例。

貞元元年（乙丑、七八五）

正月丁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宣制大赦天下，改元貞元。

戊戌，大風雪，寒。去秋蝗蝻，冬旱，至是雪，寒甚，民饑凍死者踣於路。

《册府元龜》卷一〇六《惠民二》　辛丑，賑貸諸道將士、百姓。

《新唐書》卷三六《五行三》　丙午，又大風雪，寒，民飢，多凍死者。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丁未，以饒州刺史盧慈爲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

癸丑，始聞太子太師、魯郡公顔真卿爲希烈所害，追贈司徒，廢朝五日，謚曰文忠。

《資治通鑑》卷二三一　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内瘡痍，柰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

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壬戌，以吉州長史盧杞爲澧州別駕，尋卒。

二月丙寅朔，遣工部尚書賈耽、侍郎劉太真分往東都、兩河宣慰。河南、河北饑，米斗千錢。

癸未，李抱真、嚴震來朝。寒食節，上與諸將擊鞠於内殿。

丙戌，以檢校祕書監金良相爲檢校太尉、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刺史、寧海軍使，襲封新羅王。

辛卯，大雨。

三月丙申朔，以蜀州刺史韓洄爲兵部侍郎，以汴東水陸運等使、左庶子包佶爲刑部侍郎。

辛丑，户部侍郎、判度支元琇兼諸道水陸運使。

丁未，李希烈陷南陽，殺守將黄金嶽。

甲寅，詔宰臣宣諭御史，今後上封彈奏，人自陳論，不得羣署章疏。

戊午，宣武帥劉洽檢校司空。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爲滑州刺史，充鄭滑節度使。加李納司空。

《冊府元龜》卷一六五《招懷三》　己未，以光州固始縣令孫液爲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四月乙丑朔，普王誼改封舒王。

癸酉，鄂岳觀察使李謙爲洪州刺史、江西都團練觀察使。

丁丑，以江西節度使嗣曹王皐爲江陵尹、荆南節度使。

己卯，改滑州永平軍名曰義成。

江陵度支院失火，燒租賦錢穀百餘萬。時關東大饑，賦調不入，由是國用益窘。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壬午，渾瑊及李懷光戰于長春宮，敗之。

丙戌，馬燧、渾瑊爲河中招撫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一　五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癸卯，分命朝臣禱羣神以祈雨。蝗自海而至，飛蔽天，每下則草木及畜毛無復孑遺。穀價騰踊。

辛酉，以河陽都知兵馬使雍希顔爲河陽懷都團練使。

六月丙子，以兵部侍郎韓洄爲京兆尹。

辛巳，劉玄佐兼汴州刺史。

壬午，以工部尚書賈耽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都畿汝州防禦使，以汴州刺史薛珏爲河南尹。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己丑，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朱滔卒，涿州刺史劉怦自稱留後。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辛卯，以左金吾衛大將軍韋皐檢校户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劍南西川節度觀察使。以國子祭酒董晉爲左金吾衛大將軍。

七月甲午朔，河東節度使馬燧自河中行營來朝。

庚子，大風拔樹。

辛丑，以左散騎常侍李泌爲陝州長史、陝虢都防禦觀察陸運使。

丙午，以鎮海軍、浙江東西道節度使韓滉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江淮轉運使，以河南尹薛珏爲河南水陸運使。

戊申，馬燧還行營。

辛亥，加檢校工部尚書王士真爲德棣都團練觀察使。

壬子，以前涿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劉怦爲幽州長史、御史大夫、幽州盧龍節度副大使，兼知節度管理度支營田觀察、押奚契丹經略盧龍等軍使。

丁巳，以左散騎常侍柳渾爲兵部侍郎。

庚申，以諫議大夫高參爲中書舍人。

關中蝗食草木都盡，旱甚，灞水將竭，井多無水。有司計度支錢穀，纔可支七旬。

《冊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八月甲子，詔不御正殿，奏事悉於延英。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詔凡不急之費及人冗食者皆罷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李懷光大將尉珪以焦籬堡降。

丁卯，懷光將徐庭光以長春宮兵六千人降。

甲戌，朔方大將牛名俊斬李懷光，傳首闕下。馬燧收復河中。

丁丑，始雨。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己卯，給復河中、同絳二州一年。馬燧爲侍中，張延賞罷。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戊子，前河陽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開陽郡王李芃卒。

九月己亥，幽州節度劉怦病，請以子濟權知軍州事，從之。

《冊府元龜》卷五〇六《俸禄二》　八日〔庚子〕，勅：「自今應徵息利本錢，除生捉逃亡轉徵隣近者放免，余並准舊徵收。其所欠錢，仍任各取當司闕官職田量事糶貨，充填本數，并已後所舉，不得過二十貫。」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癸卯，以牛名俊爲丹州刺史。

乙巳，上御正殿，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三科舉人。

辛亥，宰相劉從一以疾辭任，授户部尚書。

庚申，劉從一卒。幽州節度使劉怦卒。

辛巳，以權知幽州盧龍軍府事劉濟爲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幽州盧龍節度觀察、押奚契丹兩蕃等使。

丙戌，渾瑊自河中來朝。

十一月癸巳朔，山南嚴震來朝。

癸卯，上親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時河中渾瑊、澤潞李抱真、山南嚴震、同華駱元光、邠寧韓遊瓌、鄜坊唐朝臣、奉誠康日知等大將侍祠。郊壇畢，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

丁（丑）〔巳〕，詔文武常參官共賜錢七百萬貫，以歲凶穀貴，衣冠窘乏故也。

十二月戊辰，詔延英視事日，令常參官七人引對，陳時政得失。自是羣官互進，有不達理道者，因多詆訐，不適事宜，上亦優容遣之。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甲戌，户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

貞元二年（丙寅、七八六）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正月壬辰朔，以歲饑罷元會，禮也。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乙未，大雨雪。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丙申，詔以民饑，御膳之費減半，宮人月共糧米都一千五百石，飛龍馬減半料，臺郎御史與兼官出爲畿赤令。

庚子，大雪，平地尺餘。

壬寅，以散騎常侍劉滋、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並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侍郎、平章事盧翰爲太子賓客。

丁未，以禮部侍郎鮑防爲京兆尹，京兆尹韓洄爲刑部侍郎，國子祭酒包佶知禮部貢舉。以江陵少尹李復爲容州刺史、本管經略使。

癸丑，以御史大夫崔縱爲吏部侍郎。諫議大夫、知制誥、翰林學士吉中孚爲户部侍郎、判度支兩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詔宰相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崔造判户部、工部。

甲寅，詔天下兩税錢物，委本道觀察使、刺史差人送上都，其先置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等使並停。

二月癸亥，山南樊澤奏破希烈將杜文朝之衆五千，擒文朝以獻。

乙丑，鹿入含元殿，衛士執之。

《册府元龜》卷五〇《崇儒術二》　丁卯，有司釋奠於文宣王廟，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

《册府元龜》卷九八〇《通好》　辛未，以水部員外郎趙聿爲倉部郎中，兼侍御史，入吐蕃使。

《新唐書》卷三五《五行二》　壬申，又有鹿至于含元殿前，獲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甲戌，户部侍郎元琇爲尚書左丞，京兆少尹李竦爲户部侍郎、判鹽鐵榷酒。

三月壬寅，滑州李澄奏破希烈之衆於鄭州。

乙巳，以司農卿李模爲黔中觀察使。

四月丙寅，淮西李希烈爲其牙將陳仙奇所酖，并誅其妻子，仙奇以淮西歸順。

戊辰，以前黔中觀察使元全柔爲湖南觀察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甲戌，雨土。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　辛巳，陝州觀察使李泌奏盧氏山冶出瑟瑟，請禁以充貢奉。上曰：「瑟瑟不産中土，有則與民共之，任人採取。」

甲申，詔以淮西牙將陳仙奇爲蔡州刺史、淮西節度使，都統劉玄佐、李澄、曲環、李皋、賈耽、張建封各與一子正員官，賞平淮、蔡功也。

《唐會要》卷六《雜録》　二十九日〔戊子〕，太常卿董晉奏：「公主出降蕃國，請加玉册。」制曰：「可。」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五月丙申，自癸巳大雨至於兹日，饑民俟夏麥將登，又此霖澍，人心甚恐，米斗復千錢。

丁酉，以伊西北庭節度留後楊襲古爲北庭大都護、伊西北庭節度度支營田瀚海等使。

己亥，百僚請上復常膳，是時民久饑困，食新麥過多，死者甚衆。

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卒，贈司空。

《新唐書》卷三四《五行一》　乙巳，雨。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丁未，以劍南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太子太傅，以東川兵馬使王叔邕爲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己酉，地震。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六月〕辛酉，大風雨，街陌水深數尺，人有溺死者。

《新唐書》卷二六《五行三》　丙子，大雨雹。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癸未，滄州刺史程日華卒，其子懷直自稱觀察留後。

是月，淮西兵馬使吴少誠殺其節度使陳仙奇，自稱留後。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七月戊子，黔中觀察使理所復在黔州。

辛卯，以開州别駕白志貞爲果州刺史。

乙未，福建觀察盧慈卒。

己酉，以虔王諒爲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淮西兵馬使吴少誠爲蔡州刺史、知節度留後，加東都留守賈耽東都畿唐汝鄧都防禦觀察使，以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爲陳許節度使。

〔八月〕戊午，以鄜坊節度唐朝臣爲單于大都護、振武綏銀節度使，右金吾大將軍論惟明爲鄜州刺史、鄜坊都防禦觀察使。

己巳，以金吾大將軍董晉爲尚書右丞。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丙子，大雨雹。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庚辰，右散騎常侍蔣沇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癸未，義成節度使李澄薨，其子士寧謀總軍務，祕不發喪。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丙戌，吐蕃寇涇、隴、邠、寧，諸鎮守閉壁自固，京師戒嚴。遣河中節度駱元光鎮咸陽。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九月丁亥，詔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爲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軍二人、將軍二人。

庚寅，李克寧始發父澄之喪，殺行軍司馬馬鉉，墨縗出視事，增兵城門。劉玄佐出師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寧迺不敢襲位。

丁酉，以東都留守賈耽爲義成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戊戌，以吏部侍郎崔縱檢校禮部尚書、東都留守、東都畿唐鄧汝防禦觀察使。

己亥，赦左右衛上將軍、大將軍並於衙内宿。

乙巳，吐蕃寇好畤，京師戒嚴。李晟部將王佖擊吐蕃於汧陽城，敗其中軍。

《册府元龜》卷九八〇《通好》　丁未，詔左監門將軍康成使於吐蕃。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辛亥，寇鳳翔，李晟出師禦之，一夕而退。

《册府元龜》卷九八〇《通好》　甲寅，以左千牛大將軍裴謂爲吏部侍郎，充入蕃使。俄以吐蕃退，遂不行。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佖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砂堡。

壬申，遇吐蕃衆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

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癸酉，軍於合水之北。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邠寧節度使韓游瓌又敗之于平川。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壬午，奏關内、河中、河南等道秋夏兩税、青苗等錢，悉折納粟麥，兼加估收糴以便民，從之。

十一月甲午，册淑妃王氏爲皇后。

乙未，兩浙節度使韓滉來朝。

丁酉，册皇后王氏。是日后崩，謚曰昭德。

辛丑，吐蕃陷鹽州。

壬寅，劉玄佐、曲環、鄂岳盧玄卿並來朝。

十二月丁巳，以韓滉兼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

吐蕃陷夏州，又陷銀州。

庚申，以給事中、同平章事崔造爲右庶子。貶尚書右丞、度支元琇爲雷州司户，爲韓滉誣奏，人以爲非罪，諫官屢論之。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襲其背。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會邠寧軍，趣鹽州，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還於雲、朔之間。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辛未，鳳翔李晟來朝。

壬申，京城畿内榷酒，每斗榷錢一百五十文，蠲酒户差役，從度支奏也。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甲戌，以吐蕃寇邊，避正殿。

貞元三年（丁卯、七八七）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丙戌朔，停朝賀，以大行皇后在殯故也。

庚寅，百寮以停朝賀，及是歲假滿，於崇明門奉慰皇太子。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乙巳，禮部侍郎薛播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丙午，上急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

《册府元龜》卷五六《節儉》　庚戌，詔：「内外諸親設祭於大行皇后，并不得假餚花果。已後公私集會，竝宜准此。」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辛亥，以户部侍郎李竦爲鄂岳觀察使。

壬子，以兵部侍郎柳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滋守本官，罷知政事；中書舍人、平章事齊映貶夔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二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漪充入吐蕃使。

戊寅，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充江、淮轉運使韓滉薨。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己卯，華州潼關節度使駱元光克鹽、夏二州。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上以果州刺史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志貞，儉人，不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辛巳，詔下，用之。渾疾間，遂乞骸骨，不許。

甲申，葬昭德皇后于靖陵。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三月庚寅，詔今年朝集使宜停。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丁酉，以左庶子李銛充入吐蕃使。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丙午，鳳翔隴右元帥副兵馬使吴詵爲福建觀察使，鳳翔都虞候邢君牙爲鳳翔尹、本府團練使。

丁未，制鳳翔隴右涇原四鎮北庭管内兵馬副元帥、鳳翔隴右道節度使、奉天靖難功臣、司徒兼中書令、鳳翔尹、上柱國、西平郡王、食實封一千五百户李晟可太尉兼中書令。

庚戌，以晟甥元帥兵馬使王佖爲右威衛上將軍。

辛亥，河東馬燧來朝。時蕃相尚結贊使大將論頰熱卑辭厚意告馬燧，請兩國同盟和好，上疑其不誠，不允，故燧自將論頰熱入朝，盛言蕃相請盟，可以保信。上乃從之，許盟于平涼。

夏四月庚申，詔：「蕃寇雖退，疆理猶虞，安邊之策，必有良算，宜令常參官各陳邊事，隨所見封進以聞。」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丙寅，〔崔〕漪至長安。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庚午，御麟德殿，試《定難樂曲》，馬燧所獻。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辛未，以漪爲鴻臚卿，復使入吐蕃。

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爲清水會盟使。

戊子，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爲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爲判官，特進宋奉朝爲都監。

己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丁酉，以左丞暢悦爲湖南觀察使。

戊戌，左右神策、左右龍武各加將軍一員。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梨樹；既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丙午，以嶺南節度使杜祐爲尚書右丞，以容管經略使李復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閏月乙卯，以國子司業裴胄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戊午，陝虢李泌獻瑞麥，一莖五穗。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己未，韋皐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書，使詗伺導達雲南。

庚申，大省州、縣官員，收其禄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壬戌，日有黑暈，自辰及申方散。

癸亥，以荆南節度使、檢校户部尚書、嗣曹王皐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郢安隨唐等州觀察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爲江陵尹、荆南節度使。

辛未，侍中渾瑊與吐蕃宰相尚結贊同盟于平涼，爲蕃兵所劫，瑊狼狽遁而獲免，崔漢衡已下將吏陷没者六十餘人。

癸酉，遣使齎書以讓結贊，蕃界不受。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甲戌，尚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瑊，虚致公輩。」

公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戊寅，枉矢墜于虚危。

辛巳，以少府監盧嶽爲陝虢觀察使。

是月，太白晝見，凡四十餘日。

六月丙戌，以檢校司徒、侍中馬燧爲司徒兼侍中，以贊吐蕃之盟失策而罷兵柄也。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以左龍武將軍李自良爲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河東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李泌初視事，壬寅，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乙巳，浙西觀察使白志貞卒。

是月，吐蕃驅鹽、夏二州居民，焚其州城而去。

七月甲寅，渾瑊自盟所來，素服待罪，釋之。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乙卯，詔先所減官，並復故。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下》　丙辰，平涼陷蕃官員崔漢衡已下各與一子正員官。以左羽林大將軍韓潭爲夏州刺史、夏綏銀等州節度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甲子，朔方節度使杜希全爲朔方、靈鹽、豐夏綏銀節度都統。

《册府元龜》卷一一四《巡幸三》　丙寅，幸章敬寺。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壬申，賜駱元光姓曰李元諒。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延賞薨，贈太保。

癸酉，復置吏部小選。

《册府元龜》卷一一四《修武備》　庚辰，遣決勝軍使唐良臣以其衆六百人自咸陽戍潘原堡，神策副將蘇太平率其衆五百人戍隴州。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八月辛巳朔，日有蝕之。

丁亥，陷蕃兵部尚書崔漢衡得還。

己丑，以兵部侍郎、平章事柳渾爲散騎常侍，罷知政事。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甲午，詔李萬不知避宗，宜杖死。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

《册府元龜》卷九七九《和親二》　丁酉，迴鶻可汗遣首領啜達于多覽將，將軍合（關）〔闕〕達于等來貢方物，且請和親。帝許以咸安公主嫁之，命見于麟德殿。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戊戌，貶前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復爲太子左庶子，饒州安置，坐宗人位、佩、儒、偲、鼎等連部國長公主姦蠱事也。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戊申，吐蕃寇青石嶺，隴州刺史蘇清沔敗之。

庚戌，禁大馬出蒲、潼、武關。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九月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吴山、華亭界民庶，徙於安化峽西。

庚申，左庶子崔造卒。

丙寅，吐蕃陷華亭，又陷涇州之連雲堡。

甲戌，吐蕃退，俘掠邠、涇、隴等州民户殆盡。自是蕃寇常至涇、隴。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遊瓌擊卻之。

乙酉，復寇長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丙戌，神策將魏循上言：「射生將韓欽緒等十餘人與資敬寺妖僧李廣弘同謀不軌，廣弘自言當爲人主，大舉，已署置將相名目。」詔捕劾之，連坐死者百餘人。

丁亥，太子太傅李叔明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壬辰，腰斬〔李〕軟奴等八人。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是月，復降魚書停刺史務。

《册府元龜》卷一六〇《革弊二》　十一月壬戌，罷浙西雜罰錢。

《册府元龜》卷一三四《念功》　癸亥，以神策軍大將軍莫仁擢爲左驍衛上將軍。

丁卯，以河東兵馬使兼御史大夫張元芝爲神策軍大將軍。

己巳，詔：「奉天定難功臣左神策將軍、兼御史大夫、武陵郡王孟日華於洪州安置，仍賜絹百匹，充家口路糧。至彼委本道都團練使給十人衣糧，以時存問。」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壬申，禁商人不得以口馬兵械市於党項。

丁丑，以湖南觀察使趙憬爲給事中。

是夜，京師地震者三，鳥巢散落。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十二月，韓遊瓌入朝。

庚辰，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辛丑，鄜坊節度使論惟明卒。

貞元四年（戊辰、七八八）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正月庚戌朔，京師地震。大赦，刺史予一子官，增户墾田者加階，縣令減選，九品以上官言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辛亥，又震。

壬子，又震。

《册府元龜》卷六〇《立制度一》　乙卯，詔曰：「嘗參官比來請假東都拜掃，多廢曠職事，任遣子弟以申情禮。」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壬戌，以左龍武大將軍王栖曜爲麟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

丁卯，京師地震。

戊辰，又震。

庚午，又震。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壬申，以宣武行營節度使劉昌爲涇原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癸酉，京師地震。

甲戌，以華州潼關節度使李元諒兼隴右節度使、臨洮軍使。

乙亥，地震，金、房尤甚，江溢山裂，廬舍多壞，居人露處。陳留雨木如大指，長寸餘，有孔通中，下而植於地，凡十里許。

〔二月〕辛巳，李泌以京官俸薄，請取中外給用除陌錢，及闕官俸外一分職田、額内官俸，及刺史執刀司馬軍事等錢，令户部別庫貯之，以給京官月俸，令御史中丞竇參專掌之。歲得錢三百萬貫，謂之户部別處錢，朝臣歲支不過五十萬，常有二百餘萬以資國用。

壬午，地震。

甲申，又震。

乙酉，又震。

丙申，又震。

《册府元龜》卷一一〇《宴享二》　戊戌，帝御麟德殿，觀宰臣李晟、馬燧及諸將會鞠。李泌辭以不能，請記籌，從之，頒賜有差。

辛丑，帝以寒食假滿，内鞠會未畢，是日特賜百官假一日。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甲辰，太僕郊牛生犢六足，又豕生兩首四足。築延喜門北複道屬永春門。涇原劉昌復築連雲堡。

〔三月〕甲寅，地震。

宴羣臣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内出舞馬，上賦詩一章，羣臣屬和。

己未，地震。

《新唐書》卷二五《五行二》　癸亥，有鹿至京師西市門，獲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丁卯，有司條奏省官，其左右常侍、太子賓客請依前置四員，從之。

庚午，地震。

詔涇原劉昌於平涼會盟所收被害將士骸骨，葬於淺水原，爲二冢，立石堠志之，題曰懷忠冢。

辛未，地震。中書省梧樹有鵲以泥爲巢。

〔四月〕癸巳，以太子左庶子暢悦爲桂管觀察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乙未，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軍，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號曰十軍。神策尤盛，多戍京西，散屯畿甸。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己亥，福建軍亂，逐其觀察使吴詵，大將郝誠溢自稱留後。

《唐會要》卷六七《致仕官》　二十三日〔庚子〕，致仕官給半禄料，其朝會及朔望朝參，並依常式。自今以後，宜准此。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乙〕〔丁〕未，隴右節度使李元諒築良原故城而鎮之。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五月庚戌〔朔〕，御含元殿，受朝賀畢，御丹鳳門樓，大赦天下。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雲南王異牟尋欲内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

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丁巳，右龍武統軍張伯儀卒。

辛酉，以吉州刺史張庭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

升鄆州爲大都督府。

壬戌，加置諫議大夫八員，分中書四員爲右，門下四員爲左。

檢校左庶子蕭復卒於饒州。

丙寅，地震。

丁卯，又震。月犯歲星。

辛未，太子賓客吴湊爲福建觀察使。

《册府元龜》卷九七二《朝貢五》　壬申，迴紇遣使來朝。

《舊唐書》卷十三《德宗紀下》　乙亥，熒惑、歲、鎮三星聚營室，凡二十日。

是月，吐蕃寇涇、邠、寧、慶、鄜等州，焚彭原縣，邊將閉城自固。賊驅人畜三萬計，凡二旬而退。吐蕃入寇以秋冬，今盛暑而來，華人陷蕃者道之也。

六月丁丑，鄂岳觀察使李竦卒。

乙酉，以尚書左丞杜祐爲陝州長史、陝虢觀察使。徵夏縣處士先除著作郎陽城爲諫議大夫。城以褐衣詣闕，上賜之章服而後召。

〔乙〕〔己〕丑，桂管都防禦觀察使暢悦卒。

乙未，以諫議大夫何士幹爲鄂岳沔蘄黄等州都團練觀察使。

〔乙〕〔己〕亥，封皇子、皇弟邕王謨等七人爲王，兼卿、監、祭酒等官。

癸卯，熒惑退行入羽林。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七月庚戌，加渾瑊邠寧副元帥，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爲邠寧節度使，陳許兵馬使韓全義爲長武城行營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癸丑，邠寧軍因韓遊瓌受代，憚張獻甫之嚴，乘其無帥，縱兵大掠，仍脅監軍楊明義奏請范希朝爲帥。都虞候楊朝晟斬其亂首二百餘人，方定。朝命仍以希朝副獻甫。

己未，奚、室韋寇振武軍。

壬戌，詔以太尉、中書令、西平郡王李晟長子愿爲銀青光禄大夫、太子賓客，賜勳上柱國，與晟門並列戟。

乙丑，以前撫州刺史戴叔倫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

壬申，詔：「嗣王、郡王朝會，班位在本官班之上。左右庶子准令在左右丞侍郎之下、諸司四品之上，今在少卿之下，非也，宜改之。」

乙亥，以蘇州刺史孫晟爲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

荆河自陝州至河陰，水色如墨，流入汴口，至汴州，一宿而復。

八月，以權判吏部侍郎吉中孚爲中書舍人。

丁丑，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爲晉州刺史、晉慈隰觀察使。

乙酉，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師、汧國公李勉薨。

甲午，京師地震，其聲如雷。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灞水溢。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九月丙午，詔：「比者卿士内外，左右朕躬，朝夕公門，勤勞庶務。今方隅無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

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爲樂。每節宰相及常參官共賜錢五百貫文，翰林学士一百貫文，左右神威、神策等軍每廂共賜錢五百貫文，金吾、英武、威遠諸衛將軍共賜錢二百貫文，客省奏事共賜錢一百貫文，委度支每節前五日支付，永爲常式。」

戊申，晉慈隰觀察使崔漢衡加都防禦使名。

癸丑，賜百僚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羣臣畢和，上品其優劣。

庚申，吐蕃寇邠、寧、坊等州。

《册府元龜》卷六九《審官》 癸酉，詔：「中書門下選嘗參官曾爲牧守理行有聞者，具名聞奏，與諸薦守宰論政事知所任者，具名封進。應被舉官等，令御史臺及吏部撿校勘資次，勿令踰越，然後臨試處分，仍永爲嘗式。」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十月〕丙戌，以右神策將軍李長榮爲河陽三城懷州團練使，仍賜名元。

戊子，回紇公主將妾媵六十餘人、馬二千匹來迎咸安公主。

《册府元龜》卷九七九《和親二》 癸巳，使見于宣政殿。

乙未，帝召回紇公主及使者對於麟德殿，各有頒賜。

庚子，詔以咸安公主出降回紇可汗，仍特置官屬視親王。

壬寅，以殿中監嗣滕王湛然爲咸安公主婚禮使。

十一月乙巳，加嗣滕王湛然簡較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丁未，加送咸安公主及册回紇可汗使關播簡較右僕射。

《册府元龜》卷八一《慶賜三》 庚午，日南至。南郊禮畢，詔内外文武及致仕官，并諸軍將士等，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十二月辛巳，少府監李觀卒。

貞元五年（己巳、七八九）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乙卯，詔：「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説禳除，雖因舊俗，與衆共樂，咸合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及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和同，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内外官司休假一日。」宰臣李泌請中和節日令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糧種穜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問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穀，從之。

丁卯，右散騎常侍宜城縣子柳渾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二月丁亥，韋皋遣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爲回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虚棄矣。且雲南久爲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己丑，貶京兆尹鄭叔則爲永州長史。

戊戌，以滄景留後程懷直爲滄景觀察使。

庚子，以大理卿董晉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御史中丞竇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兼轉運使，以户部侍郎班宏爲户部尚書，依前度支轉運副使。

三月甲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卒。

乙卯，以兵部郎中姚南仲爲御史中丞，司農卿薛珏爲京兆尹，以大理卿李速爲黔州刺史、黔州觀察使。

癸亥，以資州刺史龐復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

丙寅，貶禮部侍郎劉太真爲信州刺史。以給事中杜黄裳爲河南尹。

戊辰，詔以李懷光外孫燕八八爲左衛率府胄曹參軍，賜姓名曰李承緒，仍賜錢千貫，俾自營居業。

四月乙未，以太子少師蕭昕爲工部尚書，致仕，給半禄，料，永爲常式。初，致仕官只給半禄，無料，上加之以待老臣，半料自昕始也。

五月戊辰，宋州麥一莖九岐者百餘本。

六月乙未，以光禄卿裴胰爲桂管觀察使。

秋七月，以嗣滕王湛然爲太子賓客、入回紇使。

八月辛未，以同州刺史竇覦爲户部侍郎。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九月丙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敗吐蕃于臺登北谷，克嶲州。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壬戌，詔以褚遂良已下至李晟等二十七人，圖形於凌煙閣，以繼國初功臣之像。

十月庚午，百僚請復徽號，不允。

己丑，易定節度使、檢校司空、平章事張孝忠以擅出兵襲蔚州，降檢校司空爲左僕射。

桂管觀察、御史中丞孫晟卒。

癸巳，以户部侍郎竇覦爲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嶺南節度使李復克瓊州。

《册府元龜》卷四九八《漕運》　十一月，度支轉運使奏：「來年江淮轉運米等，比年自揚子運米送上都，皆分配緣路觀察使差長綱發遣，運路既遠，實謂勤勞。伏以京西屯軍儲畜是切，今請當使諸院悉自差綱節級船運，冀得省便，必應程期。」從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十二月庚午，回紇汨咄禄長壽天親毗伽可汗卒。

辛未，以淮南節度使杜亞爲東都留守、畿汝州都防禦使，兵部侍郎裴諝爲河南尹，司農卿李巽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

壬申，以陝虢觀察使杜祐檢校禮部尚書，兼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戊寅，遣鴻臚卿郭鋒册命其子爲登里羅没密施俱録忠貞毗伽可汗。

《册府元龜》卷六三〇《條制二》　十六日〔癸未〕，勅：「除嘗參官及諸使判官等，餘並附所司申，其兵部選人亦准此。」

《唐會要》卷六《雜録》　十八日〔乙酉〕，諸郡縣主堉每停官後，郡主每季給錢七十千文，縣主每季五十千文。如受官後，即停。其郡縣主堉已亡歿者，依準此，仍令度支隨季折給綾絹。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絶。壬辰，韋皋復以書招諭之。

貞元六年（庚午、七九〇）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正月戊戌朔，有司奏合蝕不蝕，百僚稱賀。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戊申，大雪。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甲子，日赤如血。

《唐會要》卷四一《斷屠釣》　二十八日〔乙丑〕，勅：「每年中和節及九月九日，自今以後，逼節放三日開屠。」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二月戊辰朔，百僚會宴於曲江亭，上賦《中和節羣臣賜宴》七韻。是日，百僚進《兆人本業》三卷，司農獻黍粟各一斗。

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乙亥，詔送還本寺。

《册府元龜》卷三四《崇祭祀三》　甲申，復祀元中司命、司人、司録及靈星。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丙戌，以中書舍人陸贄權兵部侍郎。

甲午，以吏部侍郎劉滋爲吏部尚書。

丁酉，王武俊守棣州將趙鎬以郡歸李納，武俊怒，以兵攻之。

三月庚子，百僚宴于曲江亭，上賦《上巳詩》一篇賜之。

壬寅，渾瑊自河中來朝。

《册府元龜》卷六〇《立制度一》　丙午，加寒食假寧七日。

《册府元龜》卷一一〇《宴享二》　己酉，帝以寒食與宰臣及北諸軍將軍擊鞠於麟德殿，頒賜各有差。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戊午，祥柯蠻來朝。

甲子，以旱，日色如血，無光。

《新唐書》卷三五《五行二》　四月甲申，大風雨。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閏四月乙卯，詔常參官、畿縣令言事。免京兆府夏稅。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戊午，始雨。

庚申，太白、辰星聚東井。

五月丙寅朔，上御紫宸受朝。上以是月一陰生，臣子道長，父子必以是朔面焉，故取朔日受朝。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戊辰，月犯太白，間容一指。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壬午，以寧州刺史范希朝爲單于大都護、麟勝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六三六《考課二》　六月三日〔戊戌〕，考功奏：「准天

寶七年六月勅，内外官初無赴上日末考，不具得替便注破，不在較限。」

《冊府元龜》卷三四《崇祭祀三》　己酉，復祭五龍壇。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回鶻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奔西州。六月，頡干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爲阿多，頡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己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七月丙寅，淮南節度使竇覦卒。

癸酉，復呼親王母曰太妃，公主母曰太儀。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八月辛丑，殺皇太子妃蕭氏。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丁未，工部尚書致仕鮑防卒。

《冊府元龜》卷二五《符瑞四》　甲寅，老人星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九月乙丑，收諸道進奏院官印，悉毀之。

己卯，詔：「十一月八日，有事於南郊太廟，行從官吏將士等，一切並令自備食物。其諸司先無公廚者，以本司闕職物充。其王府官，度支量給廩物。其儀仗禮物，並仰御史撙節處分。」

十月己亥，文武百僚京城道俗抗表請徽號。

辛亥，回紇弔祭使、鴻臚卿郭鋒復命，回紇遣達北勒梅録將軍來，告九姓回紇登里邏没密施俱録忠貞毗伽可汗之喪。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十一月戊辰，朝獻于太清宮。

己巳，朝享于太廟。

庚午，有事于南郊。賜文武官階、爵。降囚罪，徒以下原之。葬戰亡暴骨者。

《冊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十二月丙申，詔九姓迴鶻登里羅没密施俱録忠貞毗伽可汗薨，廢朝三日，仍令文武官三品已下就鴻臚弔其使者。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上屢詔李納以棣州歸王武俊，納百方遷延，請以海州易之於朝廷，上不許。乃請詔武俊先歸田緒四縣，上從之。十二月，納始以棣州歸武俊。

貞元七年（辛未、七九一）

《冊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壬戌朔，帝不視朝，以去年冬親郊故也。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己巳，襄王僙薨。

庚辰，以湖南觀察使裴胄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以常州刺史李衡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蔡州置汝南縣。黑衣大食遣使朝貢。以中書舍人韓皋爲御史中丞。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二月戊戌，詔涇原節度使劉昌築平涼故城，以扼彈箏峽口，浹辰而畢，分兵戍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庚子，侍中渾瑊自河中來朝。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癸卯，遣鴻臚少卿庾鋋册回鶻奉誠可汗。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三月辛酉，陳許節度使曲環奏請權停當道冗官，待一二年後，民力稍給，則復之。

壬戌，左龍武統軍戴休顔卒。

甲子，涇原節度使劉昌築胡谷堡，改名彰義堡。堡在平涼西三十五里，亦禦戎之要地。

壬申，詔：「頃來賜衣，文彩不常，非制也。朕今思之，宜有定制，節度使宜以鶻銜綬帶，觀察使宜以鴈銜威儀。」威儀，瑞草也。關輔牛疫死，十亡五六。上遣中使以諸道兩税錢買牛，散給畿民無牛者。

《唐會要》卷六五《内侍省》　十三日〔癸酉〕，勅：「内侍省五品已上，許養一子，仍以同姓者。初養不得過十歲。」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辛巳，詔神威、神策六軍將士自相訟，軍司推劾；與百姓相訟，委府縣推劾，小事移牒，大事奏取處分，軍司、府縣不得相侵。

癸未，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平章事張孝忠卒。

四月庚子，太子少師致仕蕭昕卒。

《册府元龜》卷二五《符瑞四》　壬寅，廣州言甘露降。

乙卯，汴州獻白烏。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戊午，詔：「仲夏之時，萬物敷暢，陽德方茂，陰事始承。昔者觀于法象，因天地交會之序，爲父子相見之儀，沿習成風，古今不易。王者制事，在於因人，酌其情而用中，順其俗以爲禮。咸覩之義，既行於父子之間；資事之情，豈隔於君臣之際。申恩卿士，自我爲初。起今年五月朔，御正殿，召見文武百官，外官因朝奏，咸聽就列。仍編禮式，以爲常典。」

己未，安南首領杜英翰叛，攻都護府，都護高正平憂死。

五月庚申朔，上御宣政殿見百官，從新制也。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戊辰，以渤海賀正使太嘗靖爲衛尉卿同正，令歸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辛未，置柔遠軍於安南都護府。

甲申，端王遇薨。許州獻白烏。

戊子，以衡州刺史齊映爲桂管觀察使。

《舊唐書》卷一三六《天文下》　六月庚寅朔，有司奏蝕，是夜陰雲不見，百官表賀。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韋皋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每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皋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閣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皋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乙巳，太常卿崔縱卒。

七月庚午，以信州刺史鄭叔則爲福建觀察使。

癸酉，上幸章敬寺，賦詩九韻，皇太子與羣臣畢和，題之寺壁。

戊寅，以邕王謨爲義武軍節度使，易定觀察等大使，以定州刺史張昇雲爲留後。

庚辰，以虔州刺史趙昌爲安南都護、經略招討使。

八月己丑，以翰林學士歸從敬爲工部尚書。

甲午，給事中鄭瑜爲中書舍人。

丙申，貶宗正卿李翰爲雅王傅；翰林學士陸贄爲兵部侍郎，罷學士。

庚戌，夏州奏開延化渠，引烏水入庫狄澤，溉田二百頃。

九月庚申，兵部尚書致仕馬炫卒。

冬十月癸丑，每御延英令諸司官長二人奏本司事。尋又敕常參官每一日二人引對，訪以政事，謂之巡對。

十一月乙丑，令常參官趨朝入閤，不得奔走。周親已下喪者禁慘服，朝會須服本色綾袍金玉帶。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十（一）〔二〕丁亥，日南至，不視朝。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尚結心。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丁酉，以前福建觀察使吳湊爲陝州長史、陝虢觀察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戊戌，睦王述薨。

貞元八年（壬申、七九二）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丙辰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癸酉，罷桂管經略招討使。

《册府元龜》卷三九《睦親》　壬午，詔：「在京宗室，每年三節，宜准百官例宴會。若大選集，賜錢三百千；非大選集，錢三減一。宗室任嘗參官者同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二月丁亥，許州人李狗兒持杖入含元殿，擊欄檻，又格擒者。誅之。

庚子，京師雨土。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雲南之路始通。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己酉，吏部尚書李紓卒。

〔三月〕乙丑，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户部尚書嗣曹王皋薨。

庚午，宣武軍節度使、司徒、平章事劉玄佐卒。

癸酉，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奏請，有當道閑員官吏，增其俸禄，從之。

（己）（乙）亥，以湖南觀察使李衡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

襄州軍亂，掠府庫民財殆盡，都將徐誠斬其亂首楊清潭，方止。

丙子，以荆南節度使樊澤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江西觀察使裴胄爲江陵尹、荆南節度使。以户部尚書班宏判度支，户部侍郎張滂爲諸道鹽鐵轉運使。

己卯，以陝虢觀察使吴湊爲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汴宋等州觀察使。

辛巳，以同州刺史姚南仲爲陝虢觀察使。

壬午，以左庶子李充爲京兆尹，以蘇州刺史齊抗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夏四月丁（丑）（亥），貶左金吾大將軍嗣虢王則之爲昭州司馬，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吴通玄爲泉州司馬，給事中竇申道州司馬。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尋賜通玄死。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戊子，以雅王傅李翰爲金吾衛大將軍。翰前爲竇參所惡貶官，至是參敗，上遽召翰，口授將軍，便令金吾仗上事，翌日除書方下。

庚寅，以汴州長史劉士寧爲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時吴湊行次汜水，聞其有變而還。

乙未，貶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爲郴州别駕，竇申景州司户。尋杖殺申。諸竇皆貶。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丁酉，韋皐請十二而税，以給官吏，從之。

丙午，以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嶺南、山南東道兩税等物，令户部侍郎張滂主之；以河内、河東、劍南、山南西道等財，户部尚書、判度支班宏主之。一遵大曆故事，如劉晏、韓滉分掌焉。

給事中韋夏卿左遷常州刺史，坐交諸竇也。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渠，敗營田。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吐蕃乃退。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五月乙卯朔，上御宣政殿受朝。

丙辰，初增税京兆青苗畝三錢，以給掌閑廣騎。

戊午，以光禄少卿崔穆爲黔州觀察使。

《舊唐書》卷三七《五行》　己未，暴風破屋拔樹，太廟屋及諸門寺署壞者不可勝計。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丙寅，以大理卿王翊爲福建觀察使。

戊辰，初令授臺省官者各具舉主於授官詔。先是郎官缺，左右丞舉之，御史缺，大夫、中丞舉之，詔書不具所舉。及趙憬、陸贄爲相，建議郎官不宜專於左右丞，宜令尚書、丞、郎各舉其可，詔書具所舉官名，御史亦如之，異日考殿最以舉主能否。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癸未，前太僕少卿劉士幹有罪賜死，劉玄佐養子也。

《册府元龜》卷四八四《經費》　五月，以都官郎中鄭克鈞爲靈、夏二州運糧使。吐蕃之圍靈州，軍食絶。及吐蕃稍却，鈞自夏州以牛馬雜運米六萬餘斛致靈州，度支又於勝州泝河運雲朔米萬餘斛。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而去。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淮水溢。

吐蕃寇連雲堡，大將王進用死之。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七月甲寅朔，户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以桂管觀察使齊映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以翰林學士歸崇敬爲兵部尚書，致仕。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陸〕贄上言，以爲：「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禄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己未，以延齡判度支事。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甲子，以迴鶻使藥羅昊檢校尚書右僕射。

《册府元龜》卷五二《崇釋氏二》　丁卯，幸章敬寺。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辛巳，大雨。

《册府元龜》卷九九九《互市》　給回紇市馬絹七萬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八月（乙）〔己〕丑，以天下水災，分命朝臣宣撫賑貸。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餘州大水，漂溺死者二萬餘人。

辛卯，以青州刺史李師古爲鄆州大都督府長史、平盧淄青等州節度觀察海運陸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

丁未，詔以歲凶罷九日賜宴。

九月丁巳，韋皐攻吐蕃之維州，獲蕃將論莽熱以獻。

貶太子賓客于邵江州別駕，尋卒。

乙亥，以太子賓客薛珏爲嶺南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邊備浸充。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冬十月己亥，追封故皇弟遐爲均王。庚戌，復命金吾置門籍。

《册府元龜》卷四八四《經費》　以西北邊穀錢，詔令度支增價和糴，以實邊儲，凡積米三十萬斛。

《册府元龜》卷六三六《考課二》　以刑部尚書劉滋爲較外官考使，吏部侍郎杜黄裳爲較京官考使，給事中李選宜監京官考，中書舍人鄭珣瑜宜監外官考。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爲之備。辛酉，韋皐復遣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己巳，貶右庶子姜公輔泉州別駕。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庚午，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奏敗吐蕃於芳州及黑水堡。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壬申，詔自今死刑勿決，先杖。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初，李納以棣州蛤蜊有鹽利，城而據之；又戍德州之南三汊城，以通田緒之路。及李師古襲位，王武俊以其年少，輕之，是月，引兵屯德、棣，將取蛤蜊及三汊城，師古遣趙鎬將兵拒之。上遣中使諭止之，武俊乃還。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是月，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濟及其弟瀛州刺史滮戰于瀛州，滮敗，奔于京師。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左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文場惡之。會良器妻族飲醉，寓宿宫舍。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庚寅，詔賜遭水縣乏絶户米三十萬石。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甲辰，獵于城東。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丁未，以給事中李巽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閏月癸酉，門下省奏：「郵驛條式，應給紙券。除門下外，諸使諸州不得給往還券，至所詣州府納之，别給俾還朝。常參官在外除授及分司假寧往來，並給券。」從之。

甲戌，泚柯、室韋、靺鞨皆遣使朝貢。

貞元九年（癸酉、七九三）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正月庚辰朔，朝賀畢，上賦《退朝觀仗歸營詩》。

乙酉，劍南東川節度使王叔邕來朝。

癸卯，初税茶，歲得錢四十萬貫，從鹽鐵使張滂所奏。

甲辰，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採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鑄造。

二月庚戌朔。先是宰相以三節賜宴，府縣有供帳之弊，請以宴錢分給，各令諸司選勝宴會，從之。是日中和節，宰相宴于曲江亭，諸司隨便，自是分宴焉。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甲寅，以義武留後張昇雲爲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辛酉，詔復築鹽州城。貞元三年，城爲吐蕃所毀，自是塞外無堡障，犬戎入寇，既城之後，邊患息焉。

三月己亥，以駕部郎中、知制誥張式爲虢州刺史。

四月辛酉，地震，有聲如雷，河中、關輔尤甚，壞城壁廬舍，地裂水涌。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海州團練使張昇璘，昇雲之弟，李納之壻也，以父大祥歸于定州，嘗於公座罵王武俊，武俊奏之。

丁丑，詔削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定州富庶，武俊常欲之，因是遣兵襲取義豐，掠安喜，無極萬餘口，徙之德、棣。昇雲閉城自守，屢遣使謝之，乃止。

《册府元龜》卷二五《符瑞四》　五月辛卯，左神策監州行營節度使胡堅、右神策監州行營節度使張昌皆表奏：「初城監州，鹵中獲懷土，又置烽堡，水路迴遠，即時有兩廢鹽井悉生鹽。事符聖德，可謂天贊，請宣付史館。」制曰：「可。」

甲午，鄆州言甘露降。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甲辰，以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賈耽爲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尚書左丞盧邁本官同平章事。以鄭州刺史李融爲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

乙巳，韋皐奏，遣軍出西山，破吐蕃峨和城、定廉城、通鶴軍，凡平堡五十餘所。是日以蕃俘器仗來獻。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丙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晉罷爲禮部尚書。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六月〕甲寅，加韋皐檢校右僕射，以司農少卿裴延齡爲户部侍郎、判度支。

庚申，以給事中李衡爲户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

《册府元龜》卷三〇《奉先三》　癸亥，詔定國忌日寺觀齋僧道人數有差。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秋七月乙未，敕縣令以四考爲限，無替者宜至五考。

庚子，以信州刺史孫公器爲邕管經略使。

故事，宰相秉筆決事，每人十日一易。至是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僚有所關白，更相讓而不言。始詔令旬日秉筆，後詔每日更秉筆。

劍南西山羌女國王湯立志、哥鄰王董卧庭、白狗王羅陀忽、弱水王董避和、逋租王弟鄧告知、南水王姪尚悉曩等六國君王，自來朝貢。六國初附吐蕃，韋皐出西山討吐蕃，故六蠻内附，各授官秩遣之。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癸卯，户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别置欠負耗賸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則别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别庫，虚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虚費吏人簿書而已。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八月庚戌，太尉、中書令、西平郡王李晟薨，贈太師，廢朝五日。

己巳，皇太子長男廣陵王淳納妃郭氏。

九月己卯，罷九日宴，以太師晟喪也。

《册府元龜》卷九七二《朝貢五》　迴鶻遣使朝貢。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冬十月己酉，侍中馬燧對于延英。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甲子，韋皐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并自爲帛書答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癸酉，環王國獻犀牛，上令見于太廟。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十一月癸未，朝獻于太清宫。

甲申，朝享于太廟。

乙酉，有事于南郊，大赦。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辛卯，華州潼關鎮國軍、隴右節度使李元諒卒於良原，以其部將阿史那敍統元諒之衆，戍良原。

壬寅，河南尹、東都留守裴謖卒。

甲辰，制以冬薦官，宜令尚書丞、郎於都堂訪以理術，試時務狀，考其通否及歷任考課事迹，定爲三等，并舉主姓名。仍令御史一人爲監試。如授官

後政事能否，委御史臺、觀察使以聞，而殿最舉主。

十二月丙午朔，制：「今後使府判官、副使、行軍已下，使罷後，如是檢校試五品以上官不合集於吏部選，任準罷使郎官、御史例，冬季聞奏。」

丙辰，宣武軍亂，逐節度使劉士寧。

壬戌，以通王諶爲宣武軍節度使，以宣武軍節度副使李萬榮爲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汴宋等州觀察留後。朔方靈鹽節度副大使、太子少師、檢校左僕射、餘姚郡王杜希全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丁卯，納故駙馬都尉郭曖女爲廣陵王淳妃。

貞元一〇年（甲戌、七九四）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乙亥朔，罷朝賀之禮，以九年冬郊祀故也。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乙酉，以虔王諒爲朔方靈鹽豐節度大使，以朔方等道行軍司馬李欒爲留後。

壬辰，南詔異牟尋大破吐蕃於神川，使來獻捷。

己亥，昭義節度使、檢校司空、平章事李抱真請降官，乃授檢校左僕射。時抱真病，巫祝言宜降爵，故有是請。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劍南、西山羌、蠻二萬餘户來降，詔加韋皋押近界羌、蠻及西山八國使。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二月丙午，以瀛州刺史劉濬爲秦州刺史、隴右經略軍使，理普潤縣，仍以普潤軍爲名。

乙卯，以給事中齊抗爲河南尹。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壬戌，以來朝渤海王子太清允爲右衛將軍同正，其下拜官三十餘人；契丹大首領梅落河、奚大首領梅落隘都等皆授果毅都尉，令歸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乙丑，義成軍節度使、鄭滑觀察使李融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丁卯，以華州刺史李復爲義成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詔：「君臣之際，義莫重焉，每聞薨殂，良深悼惻。應文武朝臣薨卒者，其月俸、料宜全給，仍更准本官一月俸、料，以爲賻贈。」

三月乙亥，黄霧四塞，日無光。

滄州程懷直來朝，賜安業坊宅，妓一人，復令還鎮。

庚辰，南詔異牟尋攻收吐蕃鐵橋已東城壘一十六，擒其王五人，降其民衆十萬口。

辛丑，以延州刺史李如暹所部蕃落賜名曰安塞軍，以如暹爲軍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四月癸卯朔，赦京城。

戊申，地震。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癸丑，復震。

以雲南告捷使高細龍爲左武衛將軍。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戊辰，以雲南來朝使段南羅爲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庚午，宣武軍亂，留後李萬榮討平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是月，太白晝見。

《册府元龜》卷一七〇《來遠》 五月乙酉，以劍南西州歸化蠻悉差爲左驍衛將軍同正。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 庚子，徙〔劉〕士寧於郴州。

欽州蠻酋黄少卿反，圍州城，邕管經略使孫公器奏請發嶺南兵救之，上不許，遣中使諭解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六月壬寅朔，昭義軍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義陽王李抱真卒，詔以其將王延貴權知昭義軍事。

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兼御史中丞，爲册南詔使。

甲寅，以辰州刺史房孺復爲容管經略使。

丙寅，韋皋奏西山峨和城擊破吐蕃城柵，斬首二千八百級。

庚午，度支使裴延齡兼鹽、鹽等州鹽池井榷使。

辛未晦，有水鳥集於左藏庫，是夜暴雨，大風折木。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賜義武節度使張昇雲名茂昭。

御史中丞穆贊按度支吏贓罪，裴延齡欲出之，贊不從，延齡譖之，貶饒州別駕，朝士畏延齡側目。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秋七月壬申朔，以邕王諒爲昭義軍節度使，以昭義軍押衙王延貴爲潞府左司馬，充昭義節度留後，賜名虔休。抱真別將權知洺州事元誼不悅虔休爲留後，據洺州叛，陰結田緒。

庚辰，賜南詔異牟尋金印銀窠，其文曰「貞元册南詔印」。先是，吐蕃以金印授南詔，韋皐因其舊而請之。

欽州守鎮黄少卿叛，攻邕管經略使孫公器。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八月，陷欽、横、潯、貴四州。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吐蕃大將論乞髯、陽没藏、悉諾硉以其家内附，授歸義將軍。因置四品已下武官，以授四夷歸附者，仍定懷化大將軍已下俸錢。

九月辛未朔，以袁州刺史董鎮爲邕管經略使。

戊子，賜百僚九日宴，上賦詩賜之。

辛卯，南詔獻鐸槊、浪人劍、吐蕃印八紐。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王虔休破元誼兵，進拔雞澤。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冬十月癸卯，御宣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舉人。

壬戌，刑部尚書劉滋卒。

十一月乙酉，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爲衛尉卿，以浙西觀察使王緯爲諸道鹽鐵轉運使。

庚寅，祕書監致仕穆寧卒。

十二月庚子朔。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丙辰，獵于城南。

壬戌，貶陸贄爲太子賓客。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王虔休乘冰合度壕，急攻洺州。元誼出兵擊之，虔休不勝而返；日暮冰解，士卒死者太半。

貞元一一年（乙亥、七九五）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庚午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乙亥，嶺南節度使薛珏卒。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甲申，以降吐蕃論乞髯湯没藏悉諾硉爲歸德將軍。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乙未，以祕書少監王礎爲黔中經略觀察使，衛尉少卿武少儀爲邕管經略使。

丙申，以邕管經略使王鍔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

二月癸卯，以衛州刺史李若初爲福建觀察使。

乙巳，册渤海大欽茂之子嵩爲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

乙卯，於涇州彰信堡置潘原縣。

甲子，九姓回紇骨咄禄毗伽奉誠可汗卒。

三月庚午，司徒兼侍中馬燧以疾請罷侍中，不許。

辛未，賜宰臣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亭。

（乙）〔己〕丑，以吏部侍郎鄭瑜爲河南、淮南水陸轉運使。

丙申，諸州準例薦隱居丘園不求聞達蔡廣成等九人，各授試官，令給公乘，到京日量才敍用。

夏四月，旱。壬戌，貶太子賓客陸贄爲忠州别駕，京兆尹李充信州長史，衛尉卿張滂汀州長史。

癸亥，以兵部侍郎韓皐爲京兆尹。

甲子，賜南詔敕書，始列中書三官奉宣行，復舊制也。

丙寅，幽州劉濟奏大破奚王啜剌等六萬餘衆。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五月〔丁卯〕朔，帝御宣政殿受朝。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庚午，中書門下慮囚。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丁丑，以宣武留後李萬榮爲汴州刺史、宣武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以昭義軍節度留後王虔休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度支營田、潞澤磁邢洺觀察使。又以

朔方留後李欒爲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豐夏四州受降定遠城天德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度支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

甲申，河東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李自良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戊子，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説爲留後。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庚寅，遣使册九姓回紇騰里羅羽録没密施合胡六骨咄禄毗伽懷信可汗。

癸巳，以通王諶爲河東節度使，以河東行軍司馬李悦爲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留後、北都副留守。

甲午，初鑄河東監軍印。監軍有印，自王定遠始也。

六月，河陽獻白烏。

甲辰，晉慈隰觀察使崔漢衡卒。

癸丑，以絳州刺史姚齊梧爲晉慈隰都防禦觀察使。

秋七月丙寅朔，右諫議大夫陽城爲國子司業。

河東監軍王定遠配流崖州，坐專殺也。

辛卯，江西觀察使、洪州刺史齊映卒。

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郡王馬燧薨，贈太傅。

丙辰，以楚州刺史路嚭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

《唐會要》卷五八《吏部員外郎》　閏八月一日〔乙丑〕，侍郎杜黄裳奏：「當司郎官，判南曹廢置，請准舊例轉廳。」勅旨依奏。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戊辰，元誼以洛州詐降；王虔休遣裨將將二千人入城，誼皆殺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己丑，國子司業裴澄表上《乘輿月令》十二卷，《禮典》十二卷。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辛卯，廢朝，以故端王太妃薨故也。

《册府元龜》卷四〇《文學》　九月癸卯，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宴于曲江，帝作詩賜百僚，百僚畢和。

辛亥，退朝，召百僚詣延英，令中使宣諭曰：「昨九日聊示所懷，文非工也。卿等屬和，雅麗深所加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丁巳，加韋皋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

滄州大將程懷信逐其帥程懷直。

冬十月丁丑，以虔王諒爲横海軍節度大使，以兵馬使程懷信爲留後。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朗、蜀二州江溢。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十一月丙申，日南至，不受朝賀，以司徒馬燧葬也。

辛丑，太常定馬燧謚曰「景武」，上曰：「景，太祖謚，改莊武可也。」

《唐會要》卷三二《輅車》　十三日〔丙午〕，户部侍郎裴延齡奉進止，修造法駕御輅排城等。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己酉，潭州獻赤烏。

《册府元龜》卷一三一《延賞二》　辛亥，以前太子賓客李愿爲左領軍大將軍，李憑爲右威衛大將軍，依前兼中丞，皆（大）〔太〕尉晟之子，以免喪故。晟諸子同日授官者凡九人。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十二月戊辰，上獵苑中，戒多殺，止行三驅之禮，勞士而還。

貞元一二年（丙子、七九六）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甲午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庚子，元誼、李文通率洛州兵五千、民五萬家東奔田緒。

壬子，以前滄州節度使程懷直爲左龍武統軍。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二月〕乙丑，以渾瑊、王武俊並兼中書令。

己巳，加嚴震、田緒、劉濟、韋皋並同平章事，天下節度、觀察使，悉加檢校官以悦其意。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己卯，吐蕃寇嶲州，刺史曹高仕敗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上制《貞元廣利藥方》五百八十六

首，頒降天下。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三月甲午，韋皋奏降西南蠻高萬唐等二萬餘口。

乙巳，以閑厩、宫苑使李齊運爲禮部尚書，户部侍郎裴延齡爲户部尚書，使職如故。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戊申，以兵部尚書董晉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東畿汝州都防禦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丙辰，韶王暹薨。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四月壬戌朔。

戊辰，左右十軍使奏：去年冬車駕幸諸營，欲於銀臺亭子門外立碑以紀聖迹。從之。

庚午，魏博節度使、度支營田觀察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魏州長史、駙馬都尉、鴈門郡王田緒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乙亥，發喪，推（田）季安爲留後。

庚辰，上生日，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士參之。

五月丙申，邠寧節度使張獻甫暴薨，監軍楊明義請都虞候楊朝晟權知留後。

甲辰，以朝晟爲邠寧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銀夏節度使韓潭讓所授禮部尚書，乞雪崔寧，許其家收葬。

丁巳，駙馬郭曖、王士平、曖弟煦暄，坐代宗忌辰飲宴，貶官歸第。

六月壬戌，故驩州司户竇參，許其家收葬。

乙丑，初置左右護軍中尉監、中護軍監，以授宦官。以左右神策軍使竇文場、霍仙鳴爲左右神策護軍中尉監，以左右神威軍使張尚進、焦希望爲左右神威中護軍監。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風，昏不知事，霍仙鳴薦宣武押牙劉沐可委軍政。辛巳，以沐爲行軍司馬。

宣歙觀察使劉贊卒。

李萬榮疾病，其子迺爲兵馬使。甲申，迺集諸將責李湛、伊婁説、張丕以不憂軍事，斥之外縣。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七月壬辰，贈故降吐蕃歸德將軍論乞髯湯没藏悉諾律懷化大將軍。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乙未，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以萬榮爲太子少保，貶迺虔州司馬。

丙申，萬榮薨。

《册府元龜》卷二五《符瑞四》　丁酉，東都留守進芝草。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戊戌，韓王迥薨。

《册府元龜》卷二五《符瑞四》　甲辰，滑州進白雀。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壬子，詔以宣武將士鄧惟恭等有執送李迺功，各遷官賜錢，其爲迺所脅，邀逼制使者，皆勿問。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八月（辛）〔己〕未朔，日有蝕之。

己巳，以前魏博節度副使田季安爲魏州長史、魏博節度觀察等使。

庚午，增修望仙門，廣夾城、十王宅、六王宅。

癸酉，以虢州刺史崔衍爲宣歙池觀察使，以乞髯子湯忠義爲歸德將軍。

丙子，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宣武行軍司馬。

丙戌，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薨。

九月甲午，以河東行軍司馬李景略爲豐州刺史、天德軍豐州西受降城都防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盧邁得風疾，庚子，賈耽私忌，宰相絶班，上遣中使召主書承旨。

《新唐書》卷三四《五行一》　癸卯，夜有赤氣如火，見北方，上至北斗。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丙午，户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

庚戌，幸魚藻宫，即日還内。

壬子，吐蕃寇慶州。

冬十月壬戌，詔以京畿旱，放租税。

甲戌，諫議大夫崔損、給事中趙宗儒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俱賜金紫。

以少府監崔穆爲晉州刺史、晉慈隰觀察使。

十一月辛卯，昭義王虔休造《誕聖樂曲》以獻。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乙未，以右補闕韋渠牟爲左諫議大夫。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十二月己未，大雪平地二尺，竹柏多死。環王國所獻犀牛，甚珍愛之，是冬亦死。上著《刑政箴》一首。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宣武都虞候鄧惟恭内不自安，潛結將士二百餘人謀作亂；事覺，董晉悉捕斬其黨，械惟恭送京師。【略】詔免死，汀州安置。

《册府元龜》卷二五《符瑞四》　甲子，左神策軍進白鵲。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癸未，迴紇、南詔、劍南西山國女國王並來朝賀。

《册府元龜》卷二五《符瑞四》　丁亥，許州進白麞。

貞元一三年（丁丑、七九七）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戊子〕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庚寅，太子少師致仕關播卒。

《册府元龜》卷九九三《備禦六》　辛卯，鳳翔邠君牙奏請於隴州西七千里平戎川築城，以備西戎，名永信城。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壬寅，吐蕃贊普遣使修好，塞上以聞，上以犬戎負約，不受其使。東都尚書省火。

二月丁巳，賜宰臣、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亭。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戊辰，太白入昴。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乙亥，度支郎中蘇弁爲户部侍郎、判度支，兵部郎中王紹判户部。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楊〕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三月戊子，造會慶亭於麟德殿前。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庚寅，月犯太白。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乙巳，以福建都團練使李若初爲明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以婺州刺史柳冕爲福建觀察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三城成。

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辛酉，以旱慮囚。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壬戌，上幸興慶宮龍堂祈雨。

乙丑，大雪。

庚午，義成軍節度使、鄭滑觀察營田、檢校左僕射、滑州刺史李復卒。

己卯，以大理卿于頔爲陝州長史、陝虢觀察使。

庚辰，以陝虢都防禦觀察轉運等使姚南仲爲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使。

五月丙戌朔，韋皐收復嶲州，畫圖來上。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壬寅，吐蕃寇嶲州，曹高仕敗之。

庚戌，義寧軍亂，殺其將常楚客。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壬子，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鄭餘慶爲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

六月〔己〕〔乙〕卯朔，以衡州刺史陳雲爲邕管經略使。

《新唐書》卷三六《五行三》　丙寅，天晦，街鼓不鳴。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辛巳，引龍首渠水自通化門入，至太清宮前。

壬午，韋皐奏於嶲州破吐蕃，生擒大籠官七人，馬畜器械不可勝紀。

秋七月丙戌，宰相盧邁請告累月，四表避相位，是日，命宰臣問疾於盧邁私第。

己丑，右神策中尉霍仙鳴病，賜馬十匹，令於諸寺齋僧。

壬辰，浚湖渠、魚藻池，深五尺。

乙未，地震。

甲辰，以兵部郎中、判户部王紹爲户部侍郎。

乙〔丑〕〔巳〕，詔今後嗣王薨葬，所司並供鹵簿，永爲常式。

八月丁巳，詔京兆尹韓皋修昆明池石炭、賀蘭兩堰兼湖渠。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癸酉，起復〔張〕茂宗左衛將軍同正。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壬午，容管經略使房孺復卒。

九月己丑，盧邁懇讓相位，乃授太子賓客。

辛卯九日，宴宰臣百官於曲江，上賦詩以賜之。

〔己〕〔乙〕未，江西觀察使路嚞卒。

甲辰，升定州爲大都督府。

以湖南觀察使李巽爲江州刺史、江西觀察使，以禮部侍郎吕渭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冬十月癸丑朔，以前滁州刺史房濟爲容管經略使。

丙辰，黔中觀察使奏：「溪州人户訴，被前刺史魏從琚於兩稅外，每年加進朱砂一千觔、水銀二百馱，户民疾苦，請停。」從之。

淮西吴少誠擅開淘刁河、汝河，詔使不能禁。

癸酉，宰相賈耽以疾避相位，不允。

丁丑，徐泗節度使張建封來朝，上嘉之，次日於延英召對。

〔十一月〕癸巳，贈太傅馬燧祔廟，命所司供少牢祭，仍給鹵簿從宅至廟。

《舊唐書》卷三七《五行》　乙未日午時，震從東來，須臾而止。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十二月庚辰，右龍武統軍韓遊瓌卒。

《册府元龜》卷六四〇《條制二》　顧少連爲尚書左丞，權知貢舉。

貞元一四年（戊寅，七九八）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壬午〕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庚寅，詔諸道州府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榷酒錢，在百姓腹内者，總五百六十萬七千貫，並除放。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壬辰，以文單國朝貢使李頭及爲中郎將，放還蕃。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甲午，敕：「比來朝官或相過從，金吾皆上聞。其間如是親故，或嘗同僚，伏臘歲時，須有還往，亦人倫常禮，今後不須奏聞。」因張建封奏議也。

二月壬子朔。

戊午，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僚，初奏《破陣樂》，徧奏《九部樂》，及宫中歌舞妓十數人列於庭。先是上制《中和樂舞曲》，是日奏之，日晏方罷。比詔二月一日中和節宴，以雨雪，改用此日。上又賦《中春麟德殿宴羣臣詩》八韻，羣臣頌賜有差。

乙亥，賜光蔡節度曰彰義軍。

《唐會要》卷三〇《雜記》　三月三日〔癸未〕，造會慶亭于麟德殿前。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丙申，右神策行營節度、鳳翔隴右觀察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鳳翔尹邢君牙卒。以右神策將軍張昌爲鳳翔尹、右神策行營節度、鳳翔隴右節度使，仍改名敬則。

夏四月乙丑，以左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爲修奉八陵使。先是昭陵寢殿爲火所焚，至是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八十間，橋、元、建三陵據闕補造。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五月〔庚辰〕朔，御宣政殿受朝。

《册府元龜》卷二五《符瑞四》　〔乙〕〔己〕丑，滑州奏黄河清。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甲午，前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檢校吏部尚書杜亞卒。

丙午，户部侍郎、判度支蘇弁爲太子詹事。上特召度支郎中于頔于延英，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令判度支。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己酉，始雷。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閏五月辛亥，有星墜于東北，光燭如晝，聲如雷。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庚申，以左神策行營節度韓全義爲夏州刺史，兼鹽夏綏銀節度使，以代韓潭。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辛酉，長武城軍亂，逐其使韓全義。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甲子，貶太子詹事蘇弁爲汀州司户，兄贊善大夫衮爲永州司户，前京兆府士曹冕爲信州司户。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丙子，以〔高〕崇文爲長武城都知兵馬使，不降敕，令中使口宣授之。

《册府元龜》卷一〇六《惠民二》　六月庚寅，詔曰：「訪聞蒸庶之間，米價稍貴，念茲貧乏，每用憂懷。苟利于人，所宜通濟。今令度支出官米十萬石于街，東、西各五萬石，每斗賤較時價糶與百姓。」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丙申，歸化堡軍亂，逐其將張國誠，涇原節度使劉昌敗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癸卯，太子賓客盧邁卒。

乙巳，以旱儉，出太倉粟賑貸。

〔七月〕乙卯，貶京兆尹韓皋爲撫州司馬。

召右金吾將軍吴湊于延英，面授京兆尹，即令入府視事。

壬申，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趙宗儒爲太子左庶子，以左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以工部侍郎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左神策護軍中尉霍儀鳴卒。

丁丑，以宦者第五守亮代儀鳴爲中尉。

以吉州刺史杜春爲邕管經略使。

是夏，熱甚。

〔八月〕己卯，左右神策置統軍，品秩奉給視六軍統軍例。

《新唐書》卷三五《五行二》　癸未，廣州大風，壞屋覆舟。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甲午，崔損修奉八陵寢宫畢，羣臣於宣政殿行稱賀。

浙西觀察使、潤州刺史王緯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京兆尹吴湊屢言宫市之弊。宦者言湊屢奏宫市，皆右金吾都知趙洽、田秀嵓之謀也。丙午，洽、秀嵓坐流天德軍。

初置左、右神策統軍。時禁軍戍邊，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遥隸神策軍，稱行營，皆統於中尉，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册府元龜》卷二五《符瑞四》　九月丁未朔，中書門下奏賀峨嵋獲白鷴。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己酉，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襄州刺史樊澤卒。

乙卯，以同州刺史崔宗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水陸轉運使，以浙東觀察李若初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及諸道鹽鐵轉運使，又以常州刺史裴肅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

丙辰，以陝虢觀察使于頔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丁卯，杞王俔薨。以太常卿杜確爲同州刺史、本州防禦、長春宫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己巳，左遷城道州刺史。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癸酉，諫議大夫田登奏言：「兵部武舉人持弓挾矢，數千百人入皇城，恐非所宜。」上聞之瞿然，乃命停武舉。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冬十月丁酉，通王諶薨。

庚子，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北。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十一月戊申，以渤海國王大嵩隣姪能信爲左驍騎衛中郎將；虞候婁蕃長都督茹富仇爲右武衛將軍，並放還蕃。

十一日〔丁巳〕，考功奏：「所在長史，請立德政碑，並須去任後申請，仍須有灼然事蹟，乃許奏成。若無故在任申請者，刺史縣令，委本道觀察使勘問。」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己未，韋皋進《開西南蠻事狀》十卷，敍開復南詔之由。

十二月戊子，太子少師致仕鄚國公韋倫卒。

己亥，南詔異牟尋遣使賀正旦。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壬寅，明州將栗鍠殺其刺史盧雲以反。

是冬，無雪，京師饑。

貞元一五年（己卯、七九九）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春正月丙午朔。

《新唐書》卷三六《五行三》　戊申，狂人劉忠詣銀臺，稱白起令上

表，天下有火災。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甲寅，雅王逸薨。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壬戌，郴州藍山崩。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甲戌，浙西觀察使李若初卒。

二月，罷中和節宴會，年凶故也。

丁丑，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汴州刺史董晉卒。

乙酉，以行軍司馬陸長源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度支營田、汴宋亳潁觀察等使。

是日，汴州軍亂，殺陸長源及節度判官孟叔度、丘穎，軍人臠而食之。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爲汴之大將，以書招之，俾靜亂。

以常州刺史李錡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及諸道鹽鐵轉運使。

《册府元龜》卷三〇《奉先三》　丁亥，不視事，以公卿等朝拜諸陵，循親規制也。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己丑，以劉逸準爲宣武節度使，賜名全諒。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乙未，裴肅奏於台州擒栗鍠以獻，斬於獨柳樹。

癸卯，罷三月羣臣宴賞，歲饑也。出太倉粟十八萬石，糶於京畿諸縣。

三月甲寅，吴少誠寇唐州，殺監軍邵國朝，掠居民千餘而去。

丁巳，以度支郎中、兼中丞于頔爲户部侍郎，依前判度支。

戊午，昭義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王虔休卒。

戊辰，以河陽三城節度使李元爲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澤潞磁邢洺觀察使，以河陽節度押衙衡濟爲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

辛未，太子少師致仕于頔卒。

壬申，於易州滿城縣置永清軍。

癸酉，令江淮歲運米二百萬石。雖有是命，然歲運不過四十萬石。

四月丁丑，以久旱，令陰陽人法術祈雨。

壬午，内侍省加置内給事二員。

癸未，以安州刺史伊慎爲安黄節度營田觀察使。

庚寅，應京城内外諸軍縣鎮職員官，見共五萬八千二百七十一人，宜令每人賜粟一石。

乙未，特進、兵部尚書歸崇敬卒。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五月（甲辰）朔，以雨罷御宣政殿。

《册府元龜》卷二五《符瑞四》　丁未，延州進玄兔。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戊辰，宗正卿嗣吴王嶠薨。

六月己卯，黔中觀察使、御史中丞王礎卒。

癸巳，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嚴震卒。

秋七月乙巳，以興州刺史、興元都虞候嚴礪爲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度支營田觀察等使。

丙午，故唐安公主賜謚曰莊穆。公主賜謚，自唐安始也。

丁未，以王礎卒，廢朝一日。觀察使卒廢朝，自礎始也。

戊午，貶諫議大夫拯萬州刺史，左拾遺李繁播州參軍，以私議除拜嚴礪不當而無章疏，而僞言累上疏故也。

鄭、滑大水。

八月壬申朔。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乙未，吴少誠遣兵掠臨潁，陳州刺史上官涚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爲少誠所虜。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丙申，陳許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許州刺史曲環卒。

丁酉，以洋州刺史韋士宗爲黔中觀察使。

〔九月〕丙午，以陳許兵馬使、前陳州刺史上官涚爲許州刺史、陳許節度使。吴少誠謀逆漸甚，陷臨潁，進圍許州。

庚戌，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劉全諒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丙辰，詔削奪吴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辛酉，以韓弘爲宣武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己巳，自今中和、重陽二節，每節只禁屠一日。

冬十月己丑，邕王諒薨。

吏部侍郎奚陟卒。

十一月乙巳，冬至，罷朝會，兵興也。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丁未，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及吴少誠戰于吴房，敗之。陳許節度使上官涚又敗之于柴籬。

辛亥，安黄節度使伊慎又敗之于鍾山。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壬子，襄州于頔奏，于朗山破淮西賊三千人。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十二月庚午，壽州刺史王宗又敗之于秋栅。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辛未，中書令、咸寧王渾城薨于河中。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乙未，戰淮西賊於小溵河，王師不利，諸軍自潰。

丁酉，以同州刺史杜確爲河中尹、河中絳州觀察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及嶲州，異牟尋與韋皋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貞元一六年（庚辰、八〇〇）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正月庚子朔。

乙巳，恒冀、定州、許、河陽四鎮之師與賊戰，皆不利而退。

南詔獻《奉聖樂舞曲》，上閱於麟德殿前。

《册府元龜》卷一一〇《宴享二》　詔罷今年中和宴會，以旱故也。

《册府元龜》卷三〇《奉先三》　二月辛未，不視朝，以拜陵公卿辭故也。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己）〔乙〕酉，以左神策行營、銀夏節度等使韓全義爲蔡州行營招討使，陳許節度使上官涚副之。

己丑，左龍武統軍程懷直卒。

〔三月〕己酉，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盧徵卒。

壬子，以尚書右丞袁滋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

四月壬申，檢校兵部尚書、京兆尹吴湊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義成監軍薛盈珍爲上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

丙子，南仲至京師，待罪於金吾，詔釋之，召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丁亥，黔中知宴設吏傅近逐觀察使韋士宗。

己丑，以義成軍節度使姚南仲爲右僕射。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新羅王敬則卒，庚寅，册命其嫡孫俊邕爲新羅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辛卯，以義成軍行軍司馬盧羣爲滑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義成軍節度使。

五月戊戌朔，以雨罷朝。

庚戌，韓全義與蔡賊將吴少誠戰於溵水南，王師敗績。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請除代人。辛亥，以蘇州刺史韋夏卿爲徐、泗、濠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薨。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壬子，徐州軍亂，不納行軍司馬韋夏卿，迫建封子愔爲留後。

丙寅，韋士宗却入黔州。

丁卯，以吏部侍郎顧少連爲京兆尹。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湖南觀察使河中吕渭奏發永州刺史陽履贓賄，履表稱所斂物皆備進奉，上召詣長安，〔六月〕丁丑，命三司使鞫之，詰其物費用所歸。

丙戌，加淄青節度使李師古同平章事。

徐州亂兵爲張愔表求旄節，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同平章事，兼徐、濠、泗節度使，使討之。佑大具舟艦，遣牙將孟準爲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泗州刺史張伾出兵攻埇橋，大敗而還。朝廷不得已除愔徐州團練使，以伾爲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爲濠州留後，仍加佑兼濠泗觀察使。

新羅王俊邕卒，國人立其子重熙。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七月丁巳，伊慎及吴少誠戰于申州，敗之。

己未，韋皋克吐蕃末恭城。

丙寅，韓全義及吴少誠戰于五樓，敗績。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湖南觀察使吕渭卒。

八月癸酉，以河中尹王□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己丑，殺遂州别駕崔位。韋皋克吐蕃顒城。

劉濟及其弟涿州刺史源戰于涿州，源敗，執之。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九月癸卯，義成節度使盧羣薨。

甲（戊）〔辰〕，以尚書左丞李元素代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丙午，前太常卿裴郁卒。

庚戌，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鄭餘慶爲郴州司馬，户部侍郎、判度支于頔爲泉州司户。以户部侍郎王紹判度支，以户部郎中崔從質爲户部侍郎。

癸（酉）〔丑〕，吴少誠賊迫官軍潑水砦下營，韓全義退保陳州，諸軍散還本道，官軍不振。以河南少尹張式爲河南尹、水陸轉運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　己未，孟元陽等與吴少誠戰，殺二千餘人。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庚申，以太常卿齊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癸亥，以虔王諒爲徐州節度使，張愔爲留後。

駙馬都尉郭曖卒。

冬十月辛未，興元嚴礪希監軍旨，誣奏流人通州别駕崔河圖，長流崖州，賜死，人士傷之。

吴少誠引兵歸蔡州，上表待罪。戊子，詔雪吴少誠，復其官爵。

（乙）〔己〕丑，河東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李悦卒。

甲午，以河東行軍司馬鄭儋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河東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十一月戊戌，以齊國大長公主薨，廢朝三日。

己亥，以義陽公主薨起今七日，廢朝三日。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癸卯，泗州、濠州宜隸淮南觀察使。

戊申，以太府卿韋渠牟爲太常寺卿。

十二月戊寅，罷吏部復考判官及禮部别頭貢舉。

貞元一七年（辛巳、八〇一）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甲午）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爲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

閏月甲戌，歸夏州。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二月癸巳朔，賜羣臣宴於曲江亭，上賦《中和節賜宴曲江詩》六韻賜之。

丁酉，雨雹。

己亥，雨霜。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乙巳，韋皋及吐蕃戰于鹿危山，敗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戊申夜，雷震，雨雹。

庚戌，大雨雪兼雹。

三月乙丑，賜羣臣宴於曲江亭。

己巳，黔中觀察使韋士宗復爲三軍所逐。

癸酉，衢州刺史鄭式瞻進絹五千匹，銀二千兩，上曰：「式瞻犯贓，已詔御史按問，所進宜付左藏庫。」

丁丑，省天下州府别駕、司馬、田曹、參軍，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外，諸府判司雙曹者省一。

夏四月丁未，始命駙馬及郡縣主壻無子者，養男不用母蔭。

辛亥，以諫議大夫裴佶爲黔中觀察使。

五月壬戌朔，日有蝕之。

《新唐書》卷三六《五行三》　戊寅，好畤縣風雹，害麥。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乙酉，邠寧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邠州刺史楊朝晟卒。

丙戌，以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楊朝晟疾亟，召僚佐謂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帥多自本軍，雖徇衆情，殊非國體。寧州刺史劉南金，練習軍旅，宜使攝行軍，且知軍事，比朝廷擇帥，必無虞矣。」

己丑，上遣中使往察軍情，軍中多與南金。

辛卯，上復遣高品薛盈珍齎詔詣寧州。

六月甲午，盈珍至軍宣詔曰：「朝宗所將本朔方軍，今將并之，以壯軍勢，威戎狄，以李朝宗爲使，南金副之，軍中以爲何如？」諸將皆奉詔。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丙申，寧州軍亂，殺其刺史劉南金。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戊戌，以定平鎮兵馬使李朝宗檢校工部尚書，兼邠州刺史、朔方邠寧慶節度使；以中官楊志廉爲右神策護軍中尉。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己亥，浙西觀察使李錡殺上封事人崔善貞。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己酉，以高固爲邠寧節度使。

丁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

辛巳，以前成德軍節度副使、檢校工部尚書、知恒府事、清河郡王王士真起復授恒州長史，充成德軍節度使。

乙酉，太常卿韋渠牟卒。

己丑，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毀城壘而去。

八月戊午，以河東行軍司馬嚴綬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原尹、御史大夫、河東節度使。

九月壬戌，韋皐奏大破吐蕃於雅州。

戊辰，羣臣宴曲江，上賦《九日賜宴曲江亭詩》六韻賜之。

丁丑，禮部尚書李齊運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十月庚子，加皐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郡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戊午，鹽州刺史杜彦先委城奔慶州。

〔十一月〕辛未，宰相賈耽上《海内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

甲戌，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十二月〕庚戌，以京兆尹顧少連爲吏部尚書，以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兆尹。

淮南節度使杜祐進《通典》，凡九門，共二百卷。

貞元一八年（壬午、八〇二）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春正月戊午朔，大雨雪，罷朝賀。

乙丑，驃國王遣使悉利移來朝貢，并獻其國樂十二曲與樂工三十五人。

乙亥，韋皐以所擒蕃相論莽熱來獻。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戊寅，以驃國王子悉利移爲試太僕卿。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庚辰，以常州刺史賈全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

二月戊子朔，賜羣臣宴於馬璘之山池。

三月癸〔未〕〔亥〕，以劍南東川行軍司馬李康爲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使。

乙丑，賜羣臣宴於馬璘之山池。

己巳，以蘄州刺史鄭紳爲鄂州刺史、鄂岳蘄沔觀察使。

癸酉，以浙東團練副使齊總爲衢州刺史，總以横賦進奉希恩，給事中許孟容封還制書。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己〕〔乙〕亥，上召孟容，慰奬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丙戌，以河中行軍司馬鄭元爲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河中絳節度使。

五月癸亥，以竇羣爲左拾遺。

庚辰，以祠部員外郎裴泰爲檢校兵部郎中，充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

六月癸巳，以吏部尚書顧少連爲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都畿汝防禦使。前東都留守、檢校禮部尚書王翃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秋七月辛未，嘉王府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逋債。

《新唐書》卷三六《五行三》　癸酉，大雨雹。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乙亥，詔：「公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奏事，如有陳奏，宜延英門請對。」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庚辰，蔡、申、光三州春水夏旱，賜帛五萬段，米十萬石，鹽三千石。

八月壬寅，以邕管經略使徐申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

甲辰，以嶺南節度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張正元爲邕州刺史、御史中丞、邕管經略使，給事中許孟容以非次遷授，封還詔書。

丁未，以户部侍郎、判度支王紹爲户部尚書、判度支。

九月乙卯朔，以太常少卿楊憑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癸亥，賜羣臣宴於馬璘山池，上賦《九日賜宴詩》六韻賜之。

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尚書王鍔爲淮南節度副使兼行軍司馬。

己酉，鄜坊丹延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王栖曜卒。

十一月丙辰，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爲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

十二月乙巳，貶大理卿李正臣爲衛尉少卿，正臣爲御史彈劾下獄，不堪其辱而死。

戊申，黎州蠻、牂柯使入朝。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環王陷驩、愛二州。

貞元一九年（癸未、八〇三）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正月癸丑，南詔朝賀使楊鎮龍試太僕卿兼侍御史，黎州廓清道蠻首領襲恭化郡王劉志遼試太常卿。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御含元殿受朝賀。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二月壬午朔，賜宴馬璘山池。

丁亥，修含元殿。

賜安黄節度曰奉義軍。

丙申，以桂管留後韋武爲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己亥，安南牙將王季元逐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鳶。

明日（庚子），左兵馬使趙匀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甲辰，淮南節度使杜祐來朝。

三月壬子朔，以杜祐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宫使。以淮南行軍司馬王鍔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

丁卯，以今年孟夏禘饗，前議太祖、懿、獻之位未決，至此禘祭，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其獻祖、懿祖祔于德明、興聖之廟，每禘祫年就本室饗之。

《舊唐書》卷二六《禮儀六》　二十四日（乙亥），饗太廟。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以司農卿李實爲京兆尹。

《册府元龜》卷三〇《奉先三》　四月壬辰，修德明、興聖、獻祖廟。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乙未，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移行原州於平涼城，從之。

戊戌，百官以祔廟畢，蹈舞稱賀。

五月辛亥，荆南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江陵尹裴胄卒。

（乙）〔己〕未，以荆南行軍司馬裴筠爲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使。

甲子，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涇州刺史劉昌卒。

甲戌，以涇原節度留後段佑爲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

乙亥，吐蕃遣使論頻熱入朝。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六月辛卯，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孫榮義爲中尉，與楊志廉皆驕縱招權，依附者衆，宦官之勢益盛。

壬辰，遣右龍武大將軍薛伾使于吐蕃。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甲辰，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檢校工部尚書，兼許州刺史、陳許節度使。

自正月至是未雨，分命祈禱山川。

秋七月戊午，以關輔饑，罷吏部選、禮部貢舉。

己未，中書侍郎、平章事齊抗爲太子賓客，病免也。

甲戌，始雨。

乙亥，尚書右僕射姚南仲薨。貸京畿民麥種。

八月乙未，大雨霖。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王〕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己陰事，令〔韋〕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冬十月乙未，以太子賓客韋夏卿爲東都留守、東都畿汝都防禦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閏十月庚戌，鹽州將李庭俊反，伏誅。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丁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損卒。

十一月戊寅朔，以鹽州兵馬使李興幹爲鹽州刺史，許專達于上，不隸夏州。

丙午，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來朝。

〔十二月〕戊午，以振武行軍司馬閻巨源檢校工部尚書，兼單于大都護、振武麟勝節度使。

《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庚申，太常卿高郢爲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壬申，監察御史崔遠入臺近，不練故事，違式入右神策軍；上怒，笞四十，配流崖州。

貞元二〇年（甲申、八〇四）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丁丑〕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丙申，天德軍防禦團練使、豐州刺史李景略卒，以其判官任迪簡代領其任。

己亥，以鄜坊丹延節度使劉公濟爲工部尚書，以其行軍司馬裴玢代領其任。

二月丙午朔，罷中和節宴，歲儉也。

庚戌，大雷震，雨雹。

三月甲申，以吐蕃贊普卒，廢朝。

己亥，以國子祭酒趙昌爲安南都護、御史大夫、本管經略使。

夏四月辛酉，太子賓客齊抗卒。

丙寅，吐蕃使臧河南觀察使論乞冉等五十四人來朝貢。陳許節度賜號忠武軍。

五月甲戌朔，罷御宣政殿。

乙亥，以史館修撰、祕書監張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入吐蕃弔祭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左金吾大將軍李昇雲將禁兵鎮咸陽，疾病，其子政諶與虞候上官望等謀效山東藩鎮，使將士奏攝父事。六月壬子，昇雲卒。

甲寅，詔追削昇雲官爵，籍沒其家。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七月癸酉朔，大雨雹。

辛卯，福建觀察使柳冕奏置萬安監牧於泉州界，置羣牧五，悉索部內馬牛羊近萬頭匹，監吏主之。

八月戊申，以房州刺史郤士美爲黔中觀察使。

己未，以昭義兵馬使盧從史爲檢校工部尚書，兼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澤潞磁邢洺觀察使。

九月庚辰，賜羣臣宴於馬璘山池。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冬十月甲辰，於景州南皮縣置唐昌軍。

辛亥，易定節度使張茂昭來朝。

十一月丁酉，以監察御史李程、祕書正字張聿、藍田縣尉王涯並爲翰林學士。

十二月，吐蕃、南詔、日本國並遣使朝貢。

庚午，以桂管防禦使顏証爲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

貞元二一年（乙酉、八〇五）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春正月辛未朔，御含元殿受朝賀。是日，上不康。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諸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

《新唐書》卷三四《五行一》　甲戌，雨赤雪于京師。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丙子，以浙東觀察判官淩準爲翰林學士。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癸巳，德宗崩。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人心粗安。

唐順宗部（起公元八〇五年，迄公元八〇五年）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昭德皇后王氏。

永貞元年（乙酉、八〇五）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正月）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太子縗服見百官。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遷神柩於太極殿。

丙申，發喪，羣臣縞素。皇太子即位。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庚子，羣臣上書請聽政。

《册府元龜》卷一七二《求舊二》　順帝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制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脩撰歸登爲給事中，脩撰如故。伉及登皆帝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甲（申）〔辰〕，以河陽三城行軍司馬元韶爲懷州刺史、河陽懷州節度使。

丙午，罷翰林醫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

己酉，以易定張茂昭兼同平章事，以來朝，故寵之。

是夜，太白犯昴。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爲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掌國政，首引執誼爲相，己用事於中，與相唱和。

壬子，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使李元素以師古鄰道，欲示無外，遣使密以遺詔示之。師古欲乘國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杖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

師古詐窮變索，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元素表請自貶，朝廷兩慰解之。

《册府元龜》卷二四《仁慈》　癸丑，釋掖庭没官婦人朱泚妻徐氏等。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甲寅，釋仗内囚嚴懷志、吕温等一十六人。平涼之盟陷蕃，久之得還，以習蕃中事，不欲令出外，故囚之仗内，至是方釋之。

日本國王并妻還蕃，賜物遣之。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辛酉，詔數京兆尹道王實殘暴掊斂之罪，貶通州長史，市井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爲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

甲子，上御丹鳳門，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爲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

乙丑，罷鹽鐵使月進羨餘而經入益少，至是，罷之。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戊辰，以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雞林州刺史、上柱國、新羅王金重熙兼寧海軍使，以重熙母和氏爲太妃，妻朴氏爲妃。

《舊唐書》卷一九六《吐蕃傳下》　二月，順宗命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于吐蕃，以庫部員外郎、兼御史中丞熊執易爲副使。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三月庚午，出宫女三百人于安國寺。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辛未，以王伾爲翰林學士。

壬申，追忠州别駕陸贄、郴州别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皋、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

《新唐書》卷七《順宗紀》　癸酉，放後宫及教坊女妓六百人。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戊寅，以韋皋兼檢校太尉，李師古、劉濟兼檢校司空，張茂昭司徒。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浙

西觀察使李錡爲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轉運使。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戊子，徐州節度賜名武寧軍。蔡州吴少誠兼同平章事。以翰林學士王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副，杜佑雖領使名，其實叔文專總。宰相賈耽兼檢校司空，鄭瑜吏部尚書，高郢刑部尚書，韋執誼中書侍郎，鎮冀王士真、淮南王鍔、魏博田季安皆檢校司空。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癸巳，立淳爲太子，更名純。

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宰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逡巡慚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夏四月壬寅，制第十弟諤封欽王，第十一弟誠封珍王。男建康郡王渙封鄭王，改名經。洋川郡王沔封均王，改名緯。臨淮郡王洵封潏王，改名縱。弘農王浼封莒王，改名紓。漢東郡王泳封密王，改名綱。晉陵郡王湜封郇王，改名總。高平郡王潏封邵王，改名約。雲安郡王滋封宋王，改名結。宣城郡王淮封集王，改名絪。德陽郡王湑封冀王，改名�emsp。河東郡王浥封和王，改名綺。十七男絢封衡王，十九男纁封會王，二十男綰封福王，二十一男紘封撫王，二十三男緄封岳王，二十四男紳封袁王，二十五男綸封桂王，二十七男繟封翼王。殤臣國嗣王道勿禮封殤臣國王。西平郡王晟男、左羽林大將軍愿襲封岐公，食邑三千户。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乙巳，上御宣政殿，册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戊申，詔以册太子禮畢，赦京城繫囚，大辟降從流，流以下減一等。以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並爲太子侍讀。

庚戌，封太子男寧、寬、宥、察、寰、寮等六人爲郡王，並食邑三千户。

癸丑，贈入吐蕃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張薦禮部尚書。

丙寅，罷萬安監牧。

《册府元龜》卷四二《仁慈》　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以殺人者。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戊辰，以杭州刺史韓皋爲尚書右丞。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爲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爲内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爲，益疑懼。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丁丑，以邕管經略使韋丹爲河南少尹，以萬年縣令房啓爲容管經略招討使。

癸未，以郴州司馬鄭餘慶爲尚書左丞。

甲（辰）〔申〕，以檢校司空、忽汗州都督、渤海國王大嵩璘檢校司徒。承徽王氏、趙氏可昭儀，崔氏、楊氏可充儀，王氏可昭媛，王氏可昭容，牛氏可修儀，張氏可美人。以右丞韓皋爲鄂岳沔蘄都團練觀察使。

丁亥，升襄州爲大都督府。臨漢縣仍徙于鄧城。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辛卯，以王叔文爲户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

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尉。

癸丑，韋皋上表。

皋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摇，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表繼至，意與皋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而邪黨震懼。

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於翰林。

丁巳，叔文以母喪去位。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七月戊辰朔，吐蕃使論悉諾來朝貢。

《唐會要》卷九〇《緣封雜記》　六日〔癸酉〕，勅：「應食實封，其節度使宜令百户給八百端疋。若是絹，兼給綿六百兩。伏以食封本因賞功，封之多少，視功之厚薄，不以官位散要別置差等。其節度使兼宰相，準貞元二十年以前舊例處分。」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丙子，鄆州李師古加檢校侍中。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謚曰宣。贈故道州刺史陽城爲左散騎常侍。

戊寅，以户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副。

丙戌，關東蝗食田稼。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己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爲河中少尹。

《册府元龜》卷二五《符瑞四》　辛卯，潞州獻白雀。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癸巳，橫海軍節度使、滄州刺史程懷信卒，以其子副使執恭起復滄州刺史、橫海軍節度使。

甲午，度支使杜佑奏：「太倉見米八十萬石，貯來十五年，東渭橋米四十五萬石，支諸軍皆不悦。今歲豐阜，請權停北河轉運，於濱河州府和糴二百萬石，以救農傷之弊。」乃下百僚議，議者同異不決而止。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乙未，制以：「積疢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句當。」

又以太常卿杜黄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又以鄭珣瑜爲吏部尚書，高郢爲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丙申，皇太子於麟德殿西亭見奏事官。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八月丁酉朔，受内禪。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

辛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宫，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爲太上皇后。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壬寅，貶右散騎常侍王伾爲開州司馬，前户部侍郎、度支鹽鐵轉運使王叔文爲渝州司户。

唐憲宗部（起公元八〇五年，迄公元八二〇年）

永貞元年（乙酉、八〇五）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諱純，順宗長子也，母曰莊憲王太后。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八月乙巳，即皇帝位於宣政殿。丙午，昇平公主進女口十五人，上曰：「太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其還郭氏。」

丁未，始御紫宸對百僚。

己酉，以道州刺史路恕爲邕管經略使。

庚戌，荆南獻龜二。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罷獻祥瑞。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癸丑，劍南西川節度使、檢校太尉、中書令、南康郡王韋皐薨。

甲寅，以常州刺史穆贊爲宣歙池觀察使，以前宣歙觀察使崔衍爲工部尚書。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戊午，天有聲于西北。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己未，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袁滋爲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時韋皐卒，劉闢據蜀邀節鉞故也。

辛酉，太上皇誥册良娣王氏爲太上皇后。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遣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宣慰江、淮，行視租賦、榷稅利害，因察官吏否臧，百姓疾苦。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癸亥，以朝請大夫、守尚書左丞、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鄭餘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丙寅，以饒州刺史李吉甫爲考功郎中，夔州刺史唐次爲吏部郎中，並知制誥。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九月丁卯，羣臣上謚曰神武孝文，廟號德宗。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戊辰，禮儀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深，迎訪理絶。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之。伏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宫日，皇帝帥百官舉哀，即以其日爲忌。」從之。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己巳，罷教坊樂人授正員官之制。

辛未，河陽三城節度使元韶卒。

癸酉，以陳州刺史孟元陽爲懷州刺史、河陽三城孟懷節度使。

丙子，敕申光蔡、陳許兩道比遭亢旱，宜加賑恤，申光蔡賑米十萬石，陳許五萬石。

丁丑，前户部侍郎蔡弁卒。襄州于頔進鷹，詔還之。

己卯，京西神策行營節度行軍司馬韓泰貶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曄貶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貶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貶連州刺史，坐交王叔文也。

辛巳，給事中陸質卒。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十月丙申，百寮於興慶宫起居皇太子。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丁酉，集百僚發曾太皇太后沈氏哀於肅章門外。

檢校司空兼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國公賈耽卒。

戊戌，以宰臣劍南安撫使袁滋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以西川行軍司馬劉闢爲給事中。

舒王誼薨。

庚子，南詔使趙迦寬來赴山陵。

浙東觀察使賈全卒。

辛丑，吐蕃使論乞縷貢助山陵金銀衣服。

太常上大行曾太皇太后沈氏謚曰睿真皇后。

丙午，以華州刺史楊於陵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

丁未，改桂州純化縣爲慕化縣，蒙州純義縣爲正義縣。

己酉，葬德宗皇帝于崇陵。

甲寅，以刑部尚書高郢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御史中丞李鄘爲京兆尹。

貶京兆尹王權爲雅王傅。

久雨，京師鹽貴，出庫鹽二萬石，糶以惠民。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十一月己巳，祔睿真皇后、德宗皇帝主于太廟。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壬申，貶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馬，以交王叔文也。

潤、池、揚、楚、湖、杭、睦、江等州旱。

貶劍南西川節度使袁滋爲吉州刺史，以其慰撫三川逗留不進故也。

以左驍衛將軍李演爲夏州刺史、夏綏銀等州節度使，以右庶子武元衡爲御史中丞。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戊寅，以韓全義爲太子少保，致仕。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己卯，再貶撫州刺史韓泰爲虔州司馬，河中少尹陳諫台州司馬，邵州刺史柳宗元爲永州司馬，連州刺史劉禹錫朗州司馬，池州刺史韓曄饒州司馬，和州刺史淩準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郴州司馬，皆坐交王叔文。初貶刺史，物議罪之，故再加貶竄。

辛巳，宣、撫、和、郴、郢、袁、衢七州旱。

壬午，吏部尚書鄭珣瑜卒。

甲申，以湖南觀察使楊憑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以虢州刺史薛苹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鄂、岳、婺、衡等州旱。

癸巳，宣歙觀察使穆贊卒。

十二月丙申朔。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己亥，日南至。百寮詣興慶宮起居皇太子。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庚子，以東都留守韋夏卿爲太子少保，以兵部尚書王紹爲東都留守。

壬寅，改淳州爲巒州，還淳縣爲清溪縣，淳風縣爲從化縣，姓淳于者改姓于。

甲辰，襄陽于頔加平章事。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丙午，月犯畢。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己酉，以新除給事中、西川行軍司馬劉闢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歲星犯太微西垣。

庚戌，金州復析漢陰縣置石泉縣。

壬子，以右諫議大夫韋丹爲梓州刺史，充劍南東川節度使，以常州刺史路應爲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辛酉，百官請上上皇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孝德皇帝。上許皇尊號而自辭不受。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壬戌，以朝請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鄭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學士。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李吉甫爲中書舍人，以考功員外郎裴垍爲考功郎中、知制誥，並充翰林學士。

元和元年（丙戌、八〇六）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正月丙寅朔，皇帝率羣臣於興慶宮奉上太上皇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

丁卯，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改元曰元和。

辛未，以鄂岳沔觀察使韓皋爲鄂岳蘄安黄等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癸酉，以奉義留後伊宥爲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後。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丁丑，太子少保韋夏卿卒。

辛巳，以興元元從功臣、右神策護軍使副薛盈珍爲右神策護軍中尉。

壬午，成德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王士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癸未，詔以太上皇舊恙愆和，親侍藥膳，起今月十六日已後，權不聽政。

以左神策長武城防秋都知兵馬使高崇文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使。

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遷殯于太極殿，發喪。

乙酉，宰相杜佑攝冢宰，杜黄裳爲禮儀使，右僕射伊慎大明宮留守，視事

於尚書省。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

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爲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辛卯，羣臣請聽政。

壬辰，復置斜谷路館驛。

甲午，高崇文之師由斜谷路，李元奕之師由駱谷路，俱會于梓潼。

二月乙未朔，以度支郎中敬寬爲山劍行營糧料使。嚴礪奏收劍州。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奚王誨落可入朝。丁酉，以誨落可爲饒樂郡王，遣歸。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癸卯，贈宣武軍節度使陸長源爲右僕射，贈故吉州刺史姜公輔禮部尚書。

甲辰，以錢少，禁用銅器。

癸丑，以魏博田季安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戊午，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以京兆尹李鄘爲尚書右丞，以金吾大將軍鄭雲逵爲京兆尹。

《册府元龜》卷三八《尊親》　三月乙丑，中書門下上表請尊太上皇后王氏爲皇太后，詔依。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丙寅，以神策行營京西節度使范希朝爲右金吾大將軍。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戊辰，詔常參官寒食拜墓，在畿内聽假日往還，他州府奏取進止。

辛未，御史中丞武元衡奏：「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已上官、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正三品已上、從三品職事官、東都留守、轉運鹽鐵節度觀察使、團練防禦招討經略等使、河南尹、同華州刺史、諸衛將軍三品已上官除授，皆入閤謝，其餘官許於宣政南班拜訖便退。」詔曰：「如此例中有加使及職掌並准此。」

丙子，嚴礪收梓州。

丁丑，制削奪劉闢在身官爵。

先是，韓全義入朝，令其甥楊惠琳知留後，俄有詔除李演爲節度，代全義。演赴任，惠琳據城叛，詔發河東、天德兵誅之。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以獻。

壬辰，大行太上皇德妃董氏卒。

以右神策行營節度高崇文檢校兵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戊戌，以安南經略副使張舟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

己亥，以前劍南東川節度使韋丹爲晉絳觀察使。

壬寅，以前安南經略使趙昌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

癸卯，前嶺南節度使徐申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潘孟陽所至，專事遊晏，從僕三百人，多納賄賂，上聞之，甲辰，以孟陽爲太理卿，罷其度支、鹽鐵轉運副使。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丙午，命宰臣監試制舉人於尚書省，以制舉人先朝所徵，不欲親試也。

丁未，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爲司徒，所司備禮册拜，平章事如故，罷領度支、鹽鐵、轉運等使，從其讓也，仍以兵部侍郎李巽代領其任。

戊申，以隴右經略使、秦州刺史劉澭爲保義軍節度使。

賑浙東米十萬石。

己未，武元衡奏，常參官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准檢校省官例，立在本品同類之上。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辛酉，以元稹爲左拾遺，白居易爲盩厔尉、集賢校理，蕭俛爲右拾遺，沈傳師爲校書郎。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壬戌，邵王約薨。

武元衡奏：「正衙待制官，本置此官以備問。比來正衙多不奏事。自今

後請以尚書省六品以上職事官、東宮師傅賓詹、王傅等，每坐日令兩人待制，退朝，詔於延英候對。」從之。

五月甲子朔。

丁卯，京兆尹鄭雲逵卒。

辛未，以兵部侍郎韋武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壬申，貶劍南東川節度使李康爲雷州司馬。

陳、許、蔡等州旱。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丙子，以橫海留後程執恭爲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庚辰，左丞、同平章事鄭餘慶爲太子賓客，罷知政事。

辛卯，册太上皇后王氏爲皇太后。

六月癸巳朔，以册太后禮畢，赦天下繫囚，死罪降從流，流以下遞減一等。文武内外官加母邑號，太后諸親，量與優給。

丙申，册德宗充容武氏爲崇陵德妃。大風折樹。

丁酉，高崇文破賊萬人於鹿頭關。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戊戌，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

加盧龍節度使劉濟兼侍中。己亥，加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兼侍中。

庚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

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

《唐會要》卷七三《軍雜録》 十三日〔乙巳〕，勅：「單身百姓，父年七十以上，及無父其母年六十以上，並不得差征鎮。」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乙卯，皇帝率羣臣上大行太上皇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號順宗。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閏六月壬〔子〕〔戌〕朔，淄青李師古卒。

戊辰，以祕書監董叔經爲京兆尹。

壬午，諫議大夫去左、右字，只置四員。以前司封員外郎韋況爲諫議大夫。

甲申，吐蕃論勃藏來朝貢。

秋七月壬辰朔。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壬寅，葬順宗于豐陵。

己酉，太子少保致仕韓全義卒。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癸丑，高崇文及劉闢戰于玄武，敗之。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八月辛酉朔。

癸亥，以左衛大將軍李愿檢校禮部尚書、夏州刺史，充夏綏銀節度使。

甲子，郇王母王昭儀、宋王母趙昭儀、郯王母張昭訓、衡王母閻昭訓等，各以其王並爲太妃。以許氏爲美人，尹氏、段氏爲才人。潯陽公主母崔昭訓爲太妃。韓全義子進女樂八人，詔還之。

丁卯，封王子平原郡王寧爲鄧王，同安郡王寬爲澧王，建安郡王宥爲遂王，彭城郡王察爲深王，高密郡王寰爲洋王，文安郡王寮爲絳王，第十男審爲建王。

己巳，以建王審爲鄆州大都督、平盧淄青節度使，以節度副使李師道權知鄆州事，充節度留後。

乙亥，册妃郭氏爲貴妃。

靈武李鑾奏，黄河岸塌處得古錢三千三百，其形小，方孔，三足。

壬午，左降官韋執誼、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準、程异等八人，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癸未，京兆尹董叔經卒。

甲申，御史臺奏，常參官在城未上及在外未到、假故等，在外未到，計水陸程外，滿百日，並停解，從之。

丙戌，以尚書右丞李鄘爲京兆尹。

九月辛卯朔。

《册府元龜》卷一四一《抑外戚》 戊戌，詔曰：「公主、郡主、駙馬等所養鷹鷂，按放但於城南，不得輒越諸界。其故違者，府縣切加簡察，録名聞奏。」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佑、鄭絪等皆低意善視

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上命宰相閤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其姦狀，九月辛丑，貶渙雷州司户，尋賜死，籍没家財凡數千萬。

壬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癸卯，詔自今後兩省官每坐日一人對。

丙午，以太子賓客鄭餘慶爲國子祭酒。

辛亥，高崇文奏收成都，擒劉闢以獻。

癸丑，以山人李渤爲左拾遺，徵不至。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冬十月甲子，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入朝。

丙寅，以高崇文爲西川節度使。

戊辰，以嚴礪爲東川節度使。

庚午，以將作監柳晟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壬申，以平盧留後李師道爲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庚辰，以吉州刺史袁滋爲御史大夫，充義成軍節度使。

壬午，以淄青節度使留後李師道檢校工部尚書，兼鄆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平盧淄青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丙戌，以渤海國王大嵩璘檢校太尉。

戊子，斬劉闢并子超郎等九人於獨柳樹下。

十一月庚寅朔。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己亥，歸宿衛新羅王子金獻忠于其國，加試祕書監。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己）〔乙〕巳，以簡王傅王權爲河南尹。

丁未，以司農卿李上公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陝虢觀察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武寧節度使張愔有疾，上表請代。

戊申，徵愔爲工部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紹代之，復以濠、泗二州隸武寧軍。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庚戌，以吏部侍郎趙宗儒爲東都留守、東畿汝防禦使，以國子祭酒鄭餘慶爲河南尹。

甲寅，以給事中劉宗經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

丙辰，以内常侍吐突承璀爲神策護軍中尉。

十二月（丙）〔庚〕申朔，太常奏隱太子、章懷、懿德、節愍、惠莊、惠文、惠宣、靖恭、昭靖以下九太子陵，代數已遠，官額空存，今請陵户外並停。

《册府元龜》卷一七《尊號二》　甲戌，宰臣及百僚表請上尊號曰文武聖德皇帝，不許。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乙亥，工部尚書張愔卒。

丙戌，新羅、渤海、牂柯、迴紇各遣使朝貢。

元和二年（丁亥、八〇七）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正月己丑，朝獻于太清宫。

庚寅，朝享于太廟。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辛卯，祀昊天上帝于郊丘，是日還宫，御丹鳳樓，大赦天下。

丁酉，司徒杜佑辭知政事，詔令每月三度入朝，便於中書商量政事。

庚子，迴紇請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

乙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南陽郡開國公杜黄裳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河中尹、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

停諸陵留守。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己酉，以户部侍郎武元衡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李吉甫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癸丑，月犯太白于女、虚。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丁巳，停中和、重陽二節賜宴，其上巳宴，仍舊賜之。

二月辛酉，詔僧尼道士全隸左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復關奏。

丙寅，左右羽林軍應管月番飛騎總五千六百一十三人，並停。

己巳，起居舍人鄭隨次對，面受進止，令宣與兩省供奉官，自今已後，有事即進狀，次對官宜停。

庚午，司天造新曆成，詔題爲《元和觀象曆》。

壬申夜，月掩歲星。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癸酉，邕管經略使路恕敗黃洞蠻，執其首領黃承慶。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丁丑，寒食節，宴羣臣於麟德殿，賜物有差。

壬午，以第五國軫爲右神策軍中尉。

三月辛卯，賜羣臣宴於曲江亭。

癸卯，判度支李巽爲兵部尚書，依前判度支鹽鐵轉運使。

《册府元龜》卷四九一《蠲復三》 四月戊午朔。庚申，制：「以劍南西川所管，新罹兵革，蠲放去年兩稅、榷酒上供錢五十六萬餘貫，今年者免其半。」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甲子，禁鉛錫錢。以右金吾衛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司空、靈州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使。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丙子，太白犯東井北轅。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戊寅，近置英武軍額，宜停。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己卯，月犯房上相。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庚辰，嶺南節度使趙昌進瓊管儋、振、萬安六州《六十二洞歸降圖》。

六月丁巳朔，始置百官待漏院於建福門外。

戊午，鳳翔節度使張敬則卒。

乙丑，五坊色役户及中書門下兩省納課陪廚户及捉錢人，並歸府縣色役。

己巳，停舒、廬、滁、和四州團練使額。

癸酉，東都莊宅使織造户，並委府縣收管。

乙亥，停潤州丹陽軍額。

丙子，左神策軍新築夾城，置玄化門晨耀樓。

辛巳，以京兆尹李鄘爲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蔡州水，平地深七八尺。

秋七月丙戌朔，敕刑部侍郎許孟容等删定《開元格後敕》。

丁亥，敕外命婦朝謁皇太后，多有前却，今後諸親委宗正寺，百官母妻委臺司，如有違越者，夫子奪一月俸，頻不到，有司具狀奏聞。

戊子，録配享功臣之後，得蘇瓌孫繫，用爲京兆府司録。崔玄暐孫元方、張説孫嗣，並爲監察御史。狄仁傑後玄範，爲右拾遺。敬暉孫元亮、袁恕己孫德師，相次敍用。

《册府元龜》卷四九一《蠲復三》 辛卯，蠲劍南西川嘗賦錢米貫石七十餘萬，以經劉闢亂故也。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癸巳，太僕寺丞令狐丕進亡父峘所撰《代宗實録》四十卷，詔贈峘工部尚書。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八月丙辰朔，授南詔使者鄧傍傳試殿中監。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辛酉，宰相武元衡兼判户部事。

壬戌，刑部奏改《律》卷第八爲《鬬競律》。

甲子，以職方員外郎王潔爲嶺南選補使，監察御史崔元方監之。

《册府元龜》卷二五《符瑞四》 戊辰，老人星見。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甲戌，中書奏：「先停諸道奏祥瑞。伏以所獻祥瑞，皆緣臘饗、告廟、元會奏聞，今後諸大瑞隨表聞奏，中瑞、下瑞申有司，其元日奏祥瑞，請依令式。」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劉濟、王士真、張茂昭爭私隙，迭相表請加罪。戊寅，以給事中房式爲幽州、成德、義武宣慰使，和解之。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辛巳，封杜黄裳爲邠國公，于頔爲燕國公。没蕃僧惟良闡等四百五十人自蕃中還。

九月乙酉，密王綱薨。

《册府元龜》卷五二《崇釋氏二》 乙巳，許成都府置聖壽、南平二佛寺。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十月己未，詔徵錡爲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爲鎮海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庚申，李錡據潤州反，殺判官王澹、大將趙琦。時錡詐請入朝，署澹爲留後，因諷兵士亂，殺澹、琦，遂令蘇、常、杭、湖、睦五州戍將殺刺史，修石頭故城，謀欲僭逆。

壬戌，詔：「李錡屬列宗枝，任居方伯，窮赫奕之貴，飽綢繆之恩。待以親賢，報之以逆節；授其師旅，用之以亂常。累獻表章，亟請朝會，初則詐疾，後乃縱兵。僚佐以獻規受屠，王臣以傳命見脅。朕切於含垢，未忍發明，累降中人，令遵前旨。無軺車之戒路，有沴氣之滔天，加以日逞淫刑，月興暴賦。朕爲人父母，聞甚惻然，顧惟紀綱，焉敢廢墜！李錡在身官爵，並宜削奪。」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乙丑，淮南節度使王鍔爲諸道行營兵馬招討使以討之。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丁卯，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武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仍封臨淮郡公。

癸酉，潤州大將張子良、李奉僭等執李錡以獻。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乙亥，羣臣賀於紫宸殿。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己卯，免潤州今歲稅。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辛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鈺、通事舍人銑坐貶嶺外。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壬午，日傍有黑氣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氣如人頭。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十一月甲申，斬李錡於獨柳樹下，削錡屬籍。

丙戌，以擒李錡潤州牙將張子良爲左金吾衛將軍，封南陽郡王；田少卿、李奉僭等爲羽林將軍，並封公。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羣臣請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丙申，許之。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甲辰，詔司徒杜佑筋力未衰，起今後每日入中書視事。

十二月甲寅，宰相李吉甫封贊皇侯。

丙辰，上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往復數四。況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

丁巳，東都國子監增置學生一百人。

癸亥，御史臺奏：「文武常參官准乾元元年三月十四日敕，如有朝堂相弔慰及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語笑諠譁，入衙入閣，執笏不端，行立遲慢；立班不正，趨拜失儀，言語微諠，穿班穿仗，出入閤門，無故離位，廊下飲食，行坐失儀諠鬧，入朝及退朝不從正衙出入，非公事入中書等：每犯奪一月俸。班列不肅，所由指摘，猶或飾非，即具聞奏貶責。臣等商量，於舊條每罰各減一半，所貴有犯必舉。」從之。

丙寅，以劍南西川節度使高崇文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使，充京西諸軍都統。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己巳，西北有流星亘天，尾散如珠。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壬申，禮部舉人，罷試口義，試墨義十條，五經通五，明經通六，即放進士。舉人曾爲官司科罰，曾任州縣小吏，雖有辭藝，長吏不得舉送，違者舉送官停任，考試官貶黜。

丙子，令宰臣宣敕：百僚遊宴過從餞別，此後所由不得奏報，務從歡泰。保義軍節度使劉濬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爲子季友求尚主，上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

己卯，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縣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每歲賦入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户。

是歲，吐蕃、迴紇、奚、契丹、渤海、牂柯、南詔並朝貢。

元和三年（戊子、八〇八）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癸未朔，以將受尊號，元日權停朝賀。百官詣興慶宫進名起居皇太后，又赴延英門進名奉賀。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癸巳，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

御宣政殿受册，禮畢，移仗御丹鳳樓，大赦天下。

庚子，涇原段祐請修臨涇城，在涇州北九十里，扼犬戎之衝要，詔從之。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甲辰，授奚首領索位威衛將軍同正，充檀薊遊弈使，仍賜姓李氏。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戊申，罷左右神威軍，合爲一，號天威軍。

二月丙(申)〔辰〕，宰相李吉甫進封趙國公。

(己)〔乙〕丑，以武昌軍節度使韓皋爲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西觀察使。

辛未，贈故布衣崔善真睦州司馬，忠諫而死於李錡也。

癸(丑)〔酉〕，以鄜坊節度使裴玢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

丙子，以右金吾衛大將軍路恕爲鄜州刺史、鄜坊節度使。

戊寅，咸安大長公主卒於迴紇。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三月丁亥，以回紇滕里野人令俱録毗伽可汗卒，廢朝三日，仍令文武三品已上就鴻臚寺吊其使者。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癸巳，郇王總薨。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乙未，鎮星蝕月在氏。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庚子，以定平鎮兵馬使朱士明爲四鎮北庭涇原等州節度使。

乙巳，御宣政殿試制科舉人。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辛亥，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夏四月癸丑，中使郭里旻酒醉犯夜，杖殺之，金吾薛伾、巡使韋纁皆貶逐。賜朱士明名曰忠亮。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甲寅，御芳林門，張樂設百戲。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乙丑，貶翰林學士王涯虢州司馬，時涯甥皇甫湜與牛僧孺、李宗閔並登賢良方正科第三等，策語太切，權倖惡之，故涯坐親累貶之。

壬申，大風毀含元殿欄檻二十七間。

乙亥，以嶺南節度使趙昌爲江陵尹、荆南節度使，以户部侍郎楊於陵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

丁丑，以荆南節度使裴均爲右僕射、判度支。

敕五月一日御殿受朝賀禮宜停。

《册府元龜》卷一三一《延賞二》 戊寅，謚張柬之爲文貞，桓彦範爲忠烈，敬暉爲貞烈，崔玄暐爲文忠，袁恕己爲忠烈。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己卯，裴均於尚書省都堂上僕射。

五月壬辰，兵部請復武舉，從之。

甲午，敕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及副使宜停，所管將士三千七百三十人，隨畿汝界分留守及汝州防禦使分掌之。

辛丑，右僕射裴均請取荆南雜錢萬貫修尚書省，從之。

丙午，正衙册九姓迴紇可汗爲登囉里汨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

六月癸亥，以邕管將黄少卿爲歸順州刺史。

乙丑，罷江淮私堰埭二十二，從轉運使奏也。

戊辰，詔以錢少，欲設畜錢之令，先告諭天下商賈畜錢者，並令逐便市易，不得畜錢。天下銀坑，不得私採。

甲戌，以河南尹鄭餘慶爲東都留守。

丁丑，沙陀突厥七百人攜其親屬歸振武節度使范希朝，乃授其大首領曷勒河波陰山府都督。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蝕之。

己亥，復以度支安邑、解縣兩池留後爲榷鹽使。

丁未，涪州復隸黔中道。

八月庚申，復置東都防禦兵七百人。

九月己丑，淮南節度使王鍔來朝。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庚寅，以于頔爲司空，同平章事如故，加右僕射裴均同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壬辰，加宣武節度使韓弘同平章事。

丙申，以户部侍郎裴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戊戌，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吉甫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以淮南節度使王鍔檢校司徒、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河中節度使、檢校司

空，同平章事邠國公杜黄裳卒。

是秋，京師大雨。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十月己酉，勑新羅王叔金彦昇弟仲恭等三人，宜令本國准舊例賜戟。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癸亥，以太常卿高郢爲御史大夫。

甲子，以御史中丞竇羣爲湖南觀察使，既行，改爲黔中觀察使。

丁卯，度支使下判案官，以四員爲定。

《册府元龜》卷四九三《山澤一》 乙亥，重申採銀之禁。應輒採一兩已上者，笞二十，遞出本界，州縣官吏節級科罰。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十一月甲申，日南至，權停朝賀，羣臣詣興慶宫奉賀皇太后。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甲午，横海軍節度使程執恭來朝。

十二月庚戌，以臨涇縣爲行原州，命鎮將郝玼爲刺史。

甲子，南詔異牟尋卒。

辛未，以諫議大夫段平仲使南詔弔祭，仍立其子驃信苴蒙閣勸爲南詔王。

是歲，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山南東道旱。

元和四年（己丑、八〇九）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戊寅朔，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百官詣興慶宫賀太后。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壬午，免山南東道、淮南、江西、浙東、湖南、荆南今歲稅。

戊子，簡王遘薨。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庚寅，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爲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戊戌，帝御麟德殿，引南詔、渤海使謁見，賜物有差。

《册府元龜》卷一五三《明罰二》 二月丁未，國子監學生百餘人入監丞郭琬家，恣其詬辱，破什器，既而遁逸。擒獲九人，決配流天德軍。主簿啖元茂罰一月俸料。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丁卯，鄭絪罷。給事中李藩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鎮九年，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綬拱手而已。裴垍具奏其狀，請以李鄘代之。

以綬爲左僕射，以鳳翔節度使李鄘爲河東節度使。

《唐會要》卷七五《選限》 二十五日〔辛丑〕，勑：「今後宗正寺修選圖譜官、知匭使判官，至考滿日，各宜減兩選也。」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閏月己酉，以旱降京師死罪非殺人者，禁刺史境内榷率，諸道旨條外進獻，嶺南黔中福建掠良民爲奴婢者，省飛龍廄馬。

己未，雨。

丁卯，立鄧王寧爲皇太子。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辛未，靈鹽節度使范希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糧給沙陀。許之。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夏四月丙子朔。

戊寅，國子祭酒馮伉卒。

壬午，裴均進銀器一千五百兩，以違敕，付左藏庫。

甲申，令皇太子居少陽院。武功人張英奴撰《迴波辭》惑衆，杖殺之。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吐突〕承璀説上，請發本軍討〔王〕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吾大將軍，餘如故。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丙申，撫州山人張洪騎牛冠履，獻書於光順門，書不足採，遣之。

庚子，制故太尉、西平郡王李晟宜編附屬籍。

以太常卿李元素爲户部尚書，判度支，以商州刺史元義方爲福建觀察使。

甲辰，以兵部侍郎權德輿爲太常卿，仍賜金紫。以御史大夫高郢爲兵部

尚書，以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李夷簡爲御史中丞。

五月丙午朔。

辛酉，刑部尚書鄭元卒。

丁卯，鹽鐵使、吏部尚書李巽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 命祠部郎中徐復使吐蕃。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六月乙亥朔。

丁丑，以河東節度使李鄘爲刑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靈鹽節度使范希朝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以右衛上將軍王佖爲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靈鹽節度使。

辛丑，五嶺已北銀坑任人開採，禁錢不過嶺南。

秋七月乙巳朔，御制《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書於六扇屏風。

丁未，渭南暴水，壞廬舍二百餘户，溺死六百人，命府司賑給。

乙卯，右羽林統軍高固卒。

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爲江西觀察使時贓罪。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癸亥，吐蕃請和。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丁卯，貶〔楊〕憑臨賀尉。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戊辰，以尚書右丞許孟容爲京兆尹，賜金紫。

八月甲戌朔。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王〕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

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癸未，兗州魚臺縣移置於黄臺市。

丙申，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國三萬餘人，獲戰象、兵械，并王子五十九人。

癸卯，贈太師裴冕宜配享代宗廟庭，贈太師李晟、贈太尉段秀實宜配享德宗廟庭。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九月甲辰朔，裴武復命。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庚戌，以成德軍都知兵馬使、鎮府右司馬王承宗起復檢校工部尚書，充成德軍節度使。以德州刺史薛昌朝檢校左常侍，充保信軍節度、德棣等州觀察等使。

朝廷以承宗難制，乃割二州爲節度，以授昌朝。制纔下，承宗以兵虜昌朝歸鎮州。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癸亥，太白犯南斗。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丁卯，邠寧節度使、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高崇文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辛未，豐州奏吐蕃萬餘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冬十月癸酉朔，以右羽林統軍閻巨源爲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使，以少府監崔翹爲同州刺史、本州防禦、長春宮等使。

《新唐書》卷三五《五行二》 壬午，天有氣如煙，臭如燔皮，日昳大風而止。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以神策左軍中尉吐突承璀爲鎮州行營招討處置等使，以龍武將軍趙萬敵爲神策先鋒將，内官宋惟澄、曹進玉、馬朝江等爲行營館驛糧料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給事中吕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己丑，詔軍進討，其王武俊、士真墳墓，軍士不得樵採，其士平、士則各守本官，仍令士則各襲武俊之封。

庚寅，册鄧王寧爲皇太子。

癸巳，以册儲，肆赦繫囚，死罪降從流，流以下遞降一等。文武常參官、外州府長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工部侍郎歸登、給事中吕元膺爲皇太子諸王侍讀。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甲午，以投來奚王没辱孤爲右領軍衛員外同正，充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平林游弈兵馬使，仍賜姓李氏。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己亥，吐突承璀軍發京師，上御通化門勞遣之。

十一月癸卯朔，浙西蘇、潤、常州旱儉，賑米二萬石。

甲子，河南尹杜兼卒。

己巳，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吳少誠卒。

十二月壬申朔，以户部侍郎張弘靖爲陝府長史、陝虢觀察陸運等使，賜金紫。以陝虢觀察使房式爲河南尹。

中丞李夷簡奏：「諸州府於兩稅外違格科率，請諸道鹽鐵、轉運、度支、巡院察訪報臺司，以憑舉奏。」從之。

《册府元龜》卷九七二《朝貢五》　南詔、牂牁、昆明皆遣使朝貢。

元和五年（庚寅，八一〇）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壬寅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己）〔乙〕巳，浙西觀察使韓皋以杖決安吉令孫澥致死，有乖典法，罰一月俸料。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束鹿。

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爲恒州北面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鎮，官軍也，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喧嘩者。

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泗滸鎮。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鄺定進戰死。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二月辛未朔。

戊子，禮院奏東宮殿閣名及宮臣姓名，與太子名同者改之，其上臺官列、王官爵土無例輒改，從之。

東臺監察御史元稹攝河南尹房式於臺，擅令停務，貶江陵府士曹參軍。

三月辛丑朔，宰相杜佑與同列宴於樊川別墅，上遣中使賜酒饌。

乙巳，以御史中丞李夷簡爲户部侍郎、判度支，以兵部侍郎王播爲御史中丞。

癸（巳）〔丑〕，以太子賓客鄭絪檢校禮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

己未，制以遂王宥爲彰義軍節度使，以申州刺史吳少陽爲申光蔡節度留後。

甲子，大風折木。

丁卯，宰相于頔請依杜佑例一月三朝，從之。

夏四月庚午朔。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三》　辛未，白虹貫日。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癸酉，户部尚書李元素卒。

甲申，鎮州行營招討使吐突承璀執昭義節度使盧從史，載從史送京師。

丁亥，河東范希朝奏破賊於木刀溝。

福州復置侯官、長樂二縣，建州置將樂縣。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壬辰，以〔烏〕重胤爲河陽節度使，〔孟〕元陽爲昭義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四九三《山澤一》　甲午，諸道鹽鐵使奏：「元和元年鹽利錢虛估一千八百五萬三千六百貫。」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戊戌，貶前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爲驩州司馬。

五月庚子朔。

乙巳，昭義軍三千人夜潰奔魏州。

右神策軍使段祐卒。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戊午，麟德殿對歸國迴鶻伊難珠等三人，賜錦綵器服有差。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庚申，吐蕃使論思即熱朝貢，并歸鄭叔矩、路泌之柩。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甲子，奚寇靈州。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六月庚午朔。

戊寅，以太府卿李少和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

奚、迴紇、室韋寇振武。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比請罷兵，

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

《册府元龜》卷一四〇《旌表四》 丁亥，贈故禮部尚書鄭叔矩太常卿，故朔方河中副元帥判官、簡較户部郎中兼御史路泌絳州刺史，仍各賜其家絹二百匹。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癸巳，應給食實封例，節度使兼宰相，每食實封百户，歲給八百端匹，若是絹，加給綿六百兩。節度使不兼宰相，每百户給四百端匹。軍使諸衛大將軍，每百户給三百五十端匹。

秋七月己亥朔。

庚子，王承宗遣判官崔遂上表自首，請輸常賦，朝廷除授官吏。

丁未，詔昭洗王承宗，復其官爵，待之如初。諸道行營將士，共賜物二十八萬四百三十端匹。

幽州劉濟加中書令，魏博田季安加司徒，淄青李師道加僕射，並以罷兵加賞也。

乙卯，幽州節度使劉濟爲其子總鴆死。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嶺南監軍許遂振以飛語毀節度使楊於陵於上，上命召於陵還，除冗官。

丁巳，以於陵爲吏部侍郎。遂振尋自抵罪。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庚申，以虔州刺史馬總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八月乙亥，上與宰相語及神仙。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以浙東觀察使薛苹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以常州刺史李遜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以都官郎中韋貫之爲中書舍人，起居舍人裴度爲司封員外郎，知制誥。

《唐會要》卷五七《翰林院》 九日〔丁丑〕，以前朔方巡鹽節度使王佖爲右衛將軍。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癸巳，以鄧州刺史崔詠爲邕州刺史、本管經略使。

九月戊戌朔。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己亥，吐突承璀自行營還。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辛亥，以吐突承璀復爲左軍中尉。

諫官以承璀建謀討伐無功，請行朝典。上宥之，降承璀爲軍器使。乃以内官程文幹爲左軍中尉。

壬戌，以瀛州刺史劉總起復受幽州長史，充幽州盧龍軍節度使。

癸亥，以兵部尚書高郢爲右僕射致仕。

丙寅，制以正議大夫、守太常卿、上柱國、襄武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權德輿可守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丁卯，翰林學士獨孤郁守本官起居，以妻父權德輿在中書，避嫌也。

冬十月戊辰朔，以京兆尹許孟容爲兵部侍郎，以中丞王播代孟容，又以吕元膺代播。

昇平大長公主薨。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人，欲舉族入朝。河北諸鎮互遣人説止之，茂昭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左庶子任迪簡爲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易、定二州簿書管鑰授迪簡。

戊寅，虞候楊伯玉作亂，囚迪簡。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庚辰，宰相裴垍進所撰《德宗實録》五十卷，賜垍錦綵三百匹、銀器等，史官蔣武、韋處厚等頒賜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辛巳，義武將士共殺伯玉。

《册府元龜》卷一一五《籍田》 丁亥，制：「來年正月十四日朝獻太清宫，十五日謁太廟，十六日籍田于東郊，宜令所司准式。」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壬辰，制以迪簡檢校工部尚書、定州長史，充義武軍節度觀察、北平軍等使。

甲午，以前義武軍節度、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同平章事張茂昭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

十一月戊戌朔，浙西奏當鎮舊有丹陽軍，今請併爲鎮海軍，從之。

庚子，右金吾衛大將軍伊慎降爲右衛將軍，以行賂三十萬與中尉第五從直，求爲河東節度故也。

《册府元龜》卷六一二《定律令四》 癸卯，詔：「應中外官有子弟凶惡不告家長私舉公錢，起自今已後，舉錢無尊屬同署文契，其舉錢主在與不

在，其保人等並決二十，其本利錢仍令均攤填納。應口馬、莊宅、諸色買賣相當後，勒買人面付賣人。價錢如違，牙人決重杖二十，付錢主家亦科罪。」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甲辰，會王纁薨。

庚戌，以前河中節度使王鍔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傅、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以代州刺史阿跌光進爲單于大都護、振武麟勝節度度支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

庚申，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裴垍爲兵部尚書。以前保信軍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右武衛將軍，前爲王承宗虜之，囚於鎮州，至是歸朝故也。

丙寅，吏部郎中柳公綽獻《太醫箴》，上深喜納，遣中使撫勞之。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十二月丁卯，麟德殿召對奚丹使，賜錦綵金帛有差。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癸酉，諸道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李鄘檢校吏部尚書，兼揚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以河南尹房式爲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采石軍等使。以前宣歙觀察使盧坦爲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壬午，以吏部郎中柳公綽爲御史中丞。以前御史中丞吕元膺爲鄂州刺史、鄂黄岳沔蘄安黄等州觀察使。以鄂岳觀察使郗士美爲河南尹。新授諫議大夫蔣武請改名乂。以吏部侍郎崔邠爲太常卿。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横，語極懇切。

己丑，以絳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元和六年（辛卯、八一一）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丙申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甲辰，以彰義留後吴少陽爲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五三《明罰二》　癸丑，禮部奏國子監學生郭東野怒決棘籬，折明經墨義榜毁裂。詔杖東野五十，配流韶州。

《册府元龜》卷五二《崇釋氏二》　丁巳，敕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同就醴泉佛寺閱翻《大乘本心地觀經》。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庚申，以淮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國公李吉甫復知政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

二月丙寅朔。

壬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藩爲太子詹事。藩與吉甫不叶，吉甫既用事，故罷藩相位。

丙子，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中書令張茂昭卒。以太府卿裴次元爲福建觀察使。

己丑，忻王造薨。

癸巳，以陝虢觀察使張弘靖檢校禮部尚書、河中尹、晉絳慈等州節度使，以右丞衛次公爲陝府長史、陝虢觀察使。以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李絳爲户部侍郎。

以京畿民貧，貸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諸道州府依此賑貸。

《册府元龜》卷四九一《蠲復三》　甲午，勅：「泗州二年水旱所損不虚，其欠元和五年錢四千六百四十貫，米三千一百石等，宜並放免。」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三月乙未朔，以河南尹郗士美檢校工部尚書，兼潞府長史、昭義軍節度使。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戊戌，有星隕于鄆州。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乙巳，上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挾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丁未，以檢校右僕射嚴綬爲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河東舊使錫錢，民頗爲弊，宜於蔚州置五鑪鑄錢。

乙卯，畿内軍鎮牧放駙馬貴族略獲，並不得帶兵仗，恐雜盜也。

《唐會要》卷四一《雜記》　二十七日〔辛酉〕，御史臺奏：「決囚，准令，以未後者，不得至申時。如州府及諸司，已至未後者，許至來日。仍請勒本司官准制，與御史同監行決。」從之。

《册府元龜》卷一四〇《旌表四》　甲子，贈故金吾衛張克讓尚書右

僕射。克讓，茂昭長男也，前爲易定將，木（力）〔刀〕溝之捷，克讓有功焉。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夏四月乙丑朔。

戊辰，兵部尚書裴垍爲太子賓客。以諫議大夫裴堪爲同州防禦使。

庚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李夷簡檢校禮部尚書、襄州大都督府長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盧坦爲户部侍郎、判度支，京兆尹王播爲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福建觀察使元義方爲京兆尹。

癸酉，以張茂昭家妓四十七人歸定州。

己卯，月近房。

以前荆南節度使趙宗儒爲刑部尚書。東都留守鄭餘慶爲兵部尚書，依前留守。

王播奏：「江淮河嶺已南，兗鄆等鹽院，元和五年都收賣鹽價錢六百九十八萬五千五百貫。校量未改法已前四倍擡估，虚錢一千七百四十六萬三千七百貫。除鹽本外，付度支收管。」從之。

《册府元龜》卷四九一《蠲復三》　丁亥，浙江東道觀察使李遜奏：「當道台、明、温、婺四州，貞元五年准詔權加官健一千五十八人，今請停罷歸農，其衣糧税外所徵錢米，並請蠲放。」從之。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辛卯，户部奏置巡官。

五月甲午朔，取受王承宗錢物人品官王伯恭杖死。

庚子，以左金吾衛將軍李惟簡檢校户部尚書、鳳翔尹、隴右節度使。

丙午，前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裴均卒。

《册府元龜》卷六四《發號令三》　戊申，御史臺奏：「諸司諸使應有捉利錢户，請准臺省例，如有過犯差遣，並任府縣處置。」從之。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壬子，以振武節度阿跌光進夙彰誠節，久立茂勳，宜賜姓李氏。弟洛州刺史光顔，已從别敕處分。

六月甲子朔，減教坊樂人衣糧。

丁卯，中書門下奏：「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官之煩省。」乃命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户部侍郎李絳等詳定減省。

甲申，以御史中丞柳公綽爲湖南觀察使。

丁亥，太白近右執法。

戊子，賜御史中丞竇易直緋魚袋。

秋七月癸巳朔，尚書右僕射致仕高郢卒。

《册府元龜》卷一一四《巡幸三》　戊申，御興安門觀樂。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庚申，贈銀青光禄大夫、太子賓客裴垍太子少傅。

八月癸亥朔，户部侍郎李絳奏：「諸州闕官職田禄米，及見任官抽一分職田，請所在收貯，以備水旱賑貸。」從之。

《册府元龜》卷一五三《明罰二》　甲子，勑：「賀州知場官李榆持劍殺妻，雖是宗姓，無可議之刑。委觀察使決重杖一頓處死。」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乙丑，以天德軍防禦使張煦爲夏州刺史、夏綏銀等州節度使。

丁卯，荆南先制永安軍，宜停。

辛巳，以常州刺史崔芃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

九月癸巳朔，以蜀州刺史崔能爲黔中觀察使。

戊戌，富平縣人梁悦爲父復仇，殺秦杲，投獄請罪。特敕免死，決杖一百，配流循州。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執奏之。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甲寅，吏部奏準敕併省内外官計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黔州大水壞城郭，觀察使竇羣發溪洞蠻以治之，督役太急，於是辰、溆二州蠻反，羣討之，不能定。戊午，貶羣開州刺史。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十月戊辰，以户部尚書韓皋爲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以太子詹事李藩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以東都留守鄭餘慶爲吏部尚書。

己巳，詔：「朕於百執事、羣有司，方澄源流，以責實效。轉運重務，專委使臣，每道有院，分督其任。今陝路漕引悉歸中都，而尹守職名尚仍舊貫。又諸道都團練使，足修武備以靖一方，而别置軍額，因加吏禄，亦既虚設，頗爲浮費。思去煩以循本，期省事以便人。其河南水陸運、陝府陸運、潤州鎮海軍、宣州采石軍、越州義勝軍、洪州南昌軍、福州靖海軍等使額，並宜停。所收使已下俸料一事已來，委本道充代百姓闕額兩税，仍具數奏聞。」

戊寅，詔：「【略】京兆府每年所配折糶粟二十五萬石宜放。於百姓有

粟情愿折納者，時估外特加優饒。今春所貸義倉粟，方屬歲饑，容至豐熟歲送納。元和五年已前諸色逋租並放。」

丙戌，以諫議大夫孔戡爲皇太子諸王侍讀。

十一月壬辰朔。

癸巳，新授華州刺史李藩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弓箭庫使劉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萬緡，爲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左衛上將軍、知内侍省事吐突承璀，丙申，以承璀爲淮南監軍。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乙巳，以工部尚書趙昌檢校兵部尚書，兼華州刺史，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十二月庚午，以苦寒，放朝五日。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壬申，詔委宗正卿選人門嫁十六宅諸王女，仍封爲縣主。

甲申，京兆尹元義方、户部侍郎判度支盧坦以違令立戟，罰一月俸，收奪所請門戟。

己丑，制以朝義郎、守尚書户部侍郎、驍騎尉、賜紫金魚袋李絳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十二月辛卯朔，右衛上將軍伊慎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黔州奏：辰、溆賊帥張伯靖寇播州、費州。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於吐突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璀有功，希光無罪。承璀久委心腹，不宜遽棄。」知匭使、諫議大夫孔戡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乃行賂，詣光順門通之。戡聞之，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戊申，貶涉峽州司倉。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辛亥，皇太子寧薨，謚曰惠昭，廢朝三日。國典無太子薨禮，國子司業裴茝精禮學，特賜於西内定儀。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壬子，勅：「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賀，興慶宫參賀皇太后，並宜權停。」

元和七年（壬辰，八一二）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辛酉朔，帝不受朝賀，以皇太子薨，廢朝故也。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己巳，以刑部尚書趙宗儒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

庚午，以兵部尚書王紹判户部事。

辛未，以京兆尹元義方爲鄜州刺史、鄜坊丹延觀察使，以司農卿李銛爲京兆尹。

是夜，月掩熒惑。

壬申，廢信州永豐縣、越州山陰縣、衢州盈川縣。

癸酉，振武河溢，毁東受降城。

《册府元龜》卷九八〇《通好》　癸未，以鴻臚卿張茂宣充入廻鶻使，通事舍人張賈副焉。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乙酉，御麟德殿，宴涇原節度使朱忠亮。

丁亥，御麟德殿，對南詔使李興禮等，宴賜有差。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二月庚寅朔。

壬辰，詔以去秋旱歉，賑京畿粟三十萬石。其元和六年春賑貸百姓粟二十四萬石，並宜放免。

辛丑，尚書省重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

壬寅，以兵部侍郎許孟容爲河南尹。

《唐會要》卷二九《節日》　癸卯，降誕節，宰臣舊例進衣一副，惟李吉甫方固恩澤，別進馬二匹，賜通天犀帶以答之。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辛亥，山南西道節度使裴玢卒。

癸丑，入蕃使不得與私覿正員官，量别支給以充私覿。舊使絶域者，許賣正員官十餘員，取貨以備私覿，雖優假遠使，殊非典法，故革之。

三月己未朔。

辛酉，以惠昭太子葬，罷曲江上巳宴。

庚午，以旱，敕諸司疏決繫囚。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夏四月戊子朔。

癸巳，敕天下州府民户，每田一畝，種桑二樹，長吏逐年檢計以聞。

辛亥，鹽鐵使王播奏元和六年賣鹽鐵，除峽内井鹽外，計收六百八十五萬九千二百貫。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壬子，開延英，對宰臣以下。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 丙辰，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崔羣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五月戊午朔。

庚申，上謂宰臣曰：「卿等累言吴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迴，言不至爲災，人非甚困。」李絳對曰：「臣得兩浙、淮南狀，繼言歉旱。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御史非良，或容希媚，此正當姦佞之臣。況推誠之道，君人大本，任大臣以事，不可以小臣言聞之。伏望明示御史姓名，正之典刑。」上曰：「卿言是也。朝廷大體，以恤人爲本，一方不稔，即宜賑救，濟其饑寒，況可疑之也！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言過矣。」絳等拜賀。

癸亥，熒惑近太微右執法。

六月丁亥朔，舒州桐城梅天陂内，有黄白二龍，自陂中乘風雷躍起，高二百尺，行六里，入浮塘陂。

癸巳，以金紫光禄大夫、守司徒、同平章事、崇文館大學士、太清宫使、上柱國、岐國公杜佑爲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佑累表懇請故也。

己亥，月近南斗魁第四星。

鎮州甲仗庫一十三間災，兵仗都盡。王承宗常畜叛謀，至是始懼天罰，兇氣稍奪，仍殺主庫吏百餘人。

《册府元龜》卷四八《從人欲》 癸丑，以給事中劉伯芻爲虢州刺史，以疾求出故也。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七月〕乙丑，以兵部員外郎王涯知制誥。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庚午，以新羅質子試衛尉少卿、賜紫金魚袋金沔爲試光禄少卿，充弔祭册立副使，隨崔稜赴新羅。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乙亥，制立遂王宥爲皇太子，改名恒。

己卯，以新羅大宰相金彦昇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雞林州刺史，兼寧海軍使、上柱國，封新羅國王，仍册彦昇妻貞氏爲妃。

八月丁亥朔，新除新羅國大宰相金崇斌等三人，宜令本國准例賜戟。

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辛丑，廢蓬州宕渠縣。

甲辰，宣歙觀察使房式卒。

丙午，以蘇州刺史范傳正爲宣歙觀察使。

戊申，制：「諸州府五品已上官替後，委本道長官量其才行、官業、資歷，每年冬季一度聞薦。其罷使郎官、御史，許朝臣每年冬季准此聞薦。諸使府參佐、檢校官，從元授官月日計，如是五品已上官及臺省官，經三十箇月外，任與轉改，餘官經三十六箇月奏轉改。如未經考便有事故及停替官，本限之外更加十箇月，即任申奏。」

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爲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九月甲子，重陽節，賜百僚宴于曲江。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京師地震。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冬十月乙未，魏博三軍舉其衙將田興知軍州事。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

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

癸卯，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柰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且欲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

甲辰，以興爲魏博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庚戌，澧王寬改名惲，深王察改名惊，洋王寰改名忻，絳王寮改名悟，建王審改名恪。以鄭滑節度使袁滋爲户部尚書。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十一月辛酉，赦魏、博、貝、衛、澶、相六州，給復一年，賜高年、孤獨、廢疾粟帛，賞軍士。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辛未，太保致仕杜佑卒。

乙亥，以給事中李逢吉、司勳員外郎李巨並充皇太子諸王侍讀。

《册府元龜》卷六〇《立制度一》 丁丑，詔自今遇輟朝日，中書門下宜同假日，不須入。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戊寅，吏部尚書鄭餘慶請復置吏部考官三員，吏部郎中楊於陵執奏以爲不便。乃詔考官韋顗等三人祇考及第科目人，其餘吏部侍郎自定。

己卯，江西觀察使崔芃卒。

辛巳，以前魏博節度副使田懷諫爲右監門衛將軍，賜宅一區、芻粟等。

甲申，以同州刺史裴堪爲江西觀察使。

十二月丙戌朔，以吏部尚書鄭餘慶爲太子少傅。

戊戌，以京兆尹裴向爲同州防禦使。

己亥，魏博奏管内州縣官員二百五十三員，請吏部銓注。

元和八年（癸巳、八一三）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乙卯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爲相州刺史。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庚午，册大言義爲渤海國王，授祕書監、忽汗州都督。

辛未，制以正議大夫、守禮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權德輿守禮部尚書，罷知政事。

癸未，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夷簡檢校户部尚書、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以户部尚書袁滋檢校兵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二月乙酉朔。

辛卯，田興改名弘正。宰相李吉甫進所撰《元和郡國圖》三十卷，又進《六代略》三十卷，又爲《十道州郡圖》五十四卷。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能爲人屬請，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正言，求出鎮。久之，正言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棄溷中。事覺，頔帥其子殿中少監季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内。

丁酉，頔左授恩王傅，仍絶朝謁，敏流雷州，季友等皆貶官，僮奴死者數人，敏至秦嶺而死。

三月，丙辰，杖殺鑒虚，没其所有之財。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甲子，以劍南西川節度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國、臨淮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武元衡復入中書知政事，兼崇玄館大學士、太清宫使。

辛未，上以久旱，親於禁中求雨，是夜，澍雨霑足。

丙子，大風壞崇陵寢殿鴟尾，折門戟六。

夏四月癸未朔。

乙酉，以邕管經略使房啓爲桂管觀察使，以開州刺史竇羣爲邕管經略使。

丙戌，以錢重貨輕，出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常平倉收市布帛，每段匹於舊估加十之一。鄜坊觀察使元義方卒。

辛卯，以將作監薛伾爲鄜坊觀察使。

乙未，長安西市豕生三耳八足二尾。

僧鑒虚爲高崇文納賂四萬五千貫與宰相杜黄裳，共引致人永樂縣令吴憑，付錢與黄裳男載。敕吴憑配流昭州，黄裳、崇文已薨歿，所用錢不須勘問，杜載釋放。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己亥，黔中經略使崔能討張伯靖。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辛亥，賜魏博田弘正錢二十萬貫，收市軍糧。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五月戊午，迴鶻請和親使伊難珠還蕃，宴于三殿，賜以銀器繒帛。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庚申，河中尹張弘靖奏修古舜城。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癸亥，荆南節度使嚴綬討伯靖。

丁丑，大隗山崩。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六月辛巳朔。時積雨，延英不開十五日。是日，上謂宰臣曰：「今後每三日，雨亦對來。」

乙酉，工部尚書致仕裴佶卒。

丙戌，以東都留守韓皋檢校吏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使。

庚寅，京師大風雨，毀屋飄瓦，人多壓死。所在川瀆暴漲，行人不通。

《舊唐書》卷三七《五行》　辛卯，渭水暴漲，毀三渭橋，南北絶濟者一月。

丙申，富平大風，折樹一千二百株。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辛丑，出宫人二百車，任從所適，以水災故也。

壬寅，宰臣武元衡、李吉甫、李絳，舊相鄭餘慶、權德輿，各奉詔令進舊詩。

秋七月辛亥朔。

癸丑，以權德輿檢校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四日（甲寅）夜，月去太微東垣之南首星南一尺所。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丁卯，以振武節度使李光進爲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靈武節度使。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己巳，劍南東川節度使潘孟陽討張伯靖。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癸酉，命中尉彭中獻修興唐觀，壯其規制，北拒禁城，開複道以通行幸。

是夜，月近五諸侯。

丁丑，新授桂管觀察使房啓降爲太僕少卿。

以安南都護馬總爲桂管觀察使，以江州刺史張勔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鄜坊觀察使薛伾卒。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八月辛巳，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伯靖。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癸未，以蘄州刺史裴行立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以張勔耄年也。

丁亥，以司農卿裴武爲鄜坊觀察使。

庚寅，詔毀家徇國故徐州刺史李洧等一十家子孫，並宜甄奬。

甲午，太白近軒轅。

辛丑，以東川節度使潘孟陽爲户部侍郎、判度支，盧坦爲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六〇《立制度一》　壬寅，吏部奏請差定文武官告紙軸之物色。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乙巳，廢天武軍，併入神策軍。

《册府元龜》卷一六五《招懷三》　丁未，鎮州賊帥張伯靖降于荆南。

九月辛亥，以伯靖爲右衛翊府中郎同正員，兼歸州司馬，仍委荆南節度使軍前驅使。

《册府元龜》卷五〇二《平糴》　癸丑，權判度支、兵部尚書王紹奏：「請折糴粟京兆府二十五萬石，同州五萬石，華州三萬石，陝州五萬石，虢州三萬石，河中府三萬石，絳州二萬石，河南府六萬石，河陽節度管内十萬石，准舊仍各於本州處中旬時估，每斗加饒五之一，京兆府量加五之二，以當府秋税青苗錢折納，仍委户部以不折估疋段據數俱還。」從之。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丙辰，淄青李師道進鶻十二，命還之。

戊午，賜羣臣宴於曲江。

乙丑，詔：「比聞嶺南五管并福建、黔中等道，多以南口餉遺，及於諸處博易，骨肉離析，良賤難分。此後嚴加禁止，如違，長吏必當科罰。」淮西吴少陽獻馬三百匹。

丙寅，詔：「滅死戍邊，前代美政，量其遠邇，亦有便宜。今後兩京、關內、河南、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道州府，除大辟罪外，輕犯不得配流天德五城。」

戊辰，以給事中竇易直爲陝虢防禦使，仍賜金紫。

壬申，以恩王傅于頔爲太子賓客。以前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爲右衛將軍。將相出入，翰林草制，謂之白麻。至佖，奏罷中書草制，因爲例也。太常習樂，始復用大鼓。

冬十月庚辰朔。

己丑，熒惑近太微西垣南首星。

庚寅，以湖南觀察使柳公綽爲岳鄂沔蘄安黄觀察使。

辛卯，涇原節度使朱忠亮卒。

壬辰，汴州韓弘進所撰《聖朝萬歲樂譜》，共三百首。

（己）〔癸〕巳，以宗正少卿李道古爲黔中觀察使，以蘇州刺史張正甫爲湖南觀察使。

丙申，以大雪放朝，人有凍踣者，雀鼠多死。

戊戌，以神策普潤鎮使蘇光榮爲涇州刺史、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翰林學士、司封員外郎韋弘景守本官，以草光榮詔漏敘功勳故也。

壬（辰）〔寅〕，振武奏迴紇千騎至鵶鵜泉。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十一月庚戌朔，勅權停冬至朝賀。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丙辰，以福建觀察使裴次元爲河南尹。

丙寅，以鹽州隸夏州。自夏州至豐州，初置八驛。

丁卯，以泗州刺史薛謇爲福建觀察使。右龍武統軍劉昌裔卒。

癸酉，昭義都士美奏諸軍就食于臨洛。

京畿水、旱、霜，損田三萬八千頃。

十二月庚辰朔，以京兆尹李銛爲鄜坊觀察使，以代裴武入爲京兆尹。

辛巳，敕：「應賜王公、公主、百官等莊宅、碾磑、店鋪、車坊、園林等，一任貼典貨賣，其所緣稅役，便令府縣收管。」

敕：「張茂昭立功河朔，舉族歸朝，義烈之風，史册收載。如聞身歿之後，家無餘財，追懷舊勳，特越常典，宜歲賜絹二千匹，春秋二時支給。」

羣臣上表，請立德妃郭氏爲皇后。

丙戌，以桂管觀察使馬總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以邕管經略使崔詠爲桂管觀察使。

庚寅，以夔州刺史馬平陽爲邕管經略使。振武軍亂，逐其帥李進賢，屠其家。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壬辰，帝御麟德殿，召見契丹使達于可葛等，賜錦綵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丁酉，振武監軍駱朝寬奏亂兵已定，請給將士衣。上怒，以夏綏節度使張煦爲振武節度使，將夏州兵二千赴鎮，仍命河東節度使王鍔以兵二千納之，聽以便宜從事。駱朝寬歸罪於其將蘇若方而殺之。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丙午，以金吾衛將軍田進爲夏州刺史、夏綏銀節度使。

以河溢浸滑州羊馬城之半，滑州薛平、魏博田弘正徵役萬人，於黎陽界開古黄河道，南北長十四里，東西闊六十步，深一丈七尺，決舊河水勢，滑人遂無水患。

元和九年（甲午、八一四）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己酉朔，含元殿受賀。百寮退謁皇太子於崇明門，乃詣興慶宫候皇太后起居。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乙卯，大霧而雪。李吉甫累表辭相位，不許。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甲戌，王鍔遣兵五千會張煦於善羊柵。

乙亥，煦入單于都護府誅亂者蘇國珍等一百五十三人。

丁丑，貶李進賢爲通州刺史。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二月己卯朔，户部侍郎、判度支潘孟陽兼京北五城營田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甲午，駱朝寬坐縱亂者，杖之八十，奪色，配

役定陵。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丙申，賜振武軍絹二萬匹。

丁酉，月近心大星。

癸卯，制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國、高邑男李絳守禮部尚書，累表辭相位故也。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至是，上召還承璀，先罷絳相。甲辰，承璀至京師，復以爲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三月己酉朔。

丙辰，嶺州地震，晝夜八十震，壓死者百餘人。

庚申，妖人梁叔高自廣州來，授書與吏部侍郎楊於陵，使爲己輔。於陵執之以告，殺之。

辛酉，以太子少傅鄭餘慶檢校右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代趙宗儒爲御史大夫。

丁卯，隕霜殺桑。召大理卿裴棣男損、前昭應令杜式方男惊見于麟德殿前，各賜緋，許尚公主。

《册府元龜》卷一二四《修武備》 乙亥，賜振武軍弓甲三百馱。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四月辛巳，北方有大流星，跡尾長五丈，光芒照地，至右攝提南三尺所。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庚寅，詔贈太師咸寧王渾瑊宜配享德宗廟庭。

五月丁未朔，以嶺南節度使鄭絪爲工部尚書。

庚申，移宥州於經略軍，郭下置延恩縣，隸夏州觀察使。

乙丑，桂王綸薨。

以旱，免京畿夏稅十三萬石、青苗錢五萬貫。

《册府元龜》卷六一二《定律令四》 壬申，命京兆尹禁諸色人不得與商人私有便換，犯者没入，賞罰有差。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癸酉，以旱免京畿夏稅。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六月丙子朔。

戊寅，以天德軍經略使周懷义卒，廢朝一日。經略使廢朝，自懷义始也。

庚辰，以義武軍節度副使渾鎬檢校工部尚書，兼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義武軍節度使、易定觀察使、北平軍等使。

丙戌，以左龍武將軍燕重旰爲豐州刺史、天德軍豐州西城中城都防禦押蕃落等使。

乙未，置禮賓院於長興里之北。

丙申，以左丞孔戡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

《册府元龜》卷一五三《明罰二》 庚子，勑：「河南尹職在摘發奸盜，隱伏無遺。今河南府刼殺崔應家賊，彰暴若斯，收擒不獲，致使漏網，得非慢官？其河南尹及本縣令、捕賊官，宜各罰一月俸料。其捕賊官至較考日，仍書下考。其留守下本巡所縣，宜委權德輿節級科罰。」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壬寅，制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張弘靖守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癸卯，以時暑甚，放百官五日參。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七月辛亥，掩心中星。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乙）〔己〕未，以御史大夫趙宗儒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河中尹、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

戊辰，以太子司議郎杜惊爲銀青光禄大夫、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尚岐陽公主。

《册府元龜》卷一二四《修武備》 八月乙亥朔。

丙子，以戎械賜宥州。

《册府元龜》卷一三一《延賞二》 庚寅，録功臣之后。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公主，上長女，郭妃所生也。

癸巳，成昏。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年間，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

閏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吴少陽薨。

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兼汝州刺史。

壬戌，以中書舍人王涯、屯田郎中韋綬爲皇太子諸王侍讀。

己巳，加田弘正檢校右僕射，賞三軍錢二十萬貫。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九月庚辰，以洺州刺史李光顔爲陳州刺史，充忠武都知兵馬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爲壽州防禦使。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壬午，重陽節，賜百官宴于曲江。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丙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爲荆南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丁亥，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忠武軍都知兵馬使李光顔、壽州團練使李文通、河陽節度使烏重胤討之。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己丑，月掩軒轅。

壬辰，真臘國朝貢。

戊戌，加河東節度使王鍔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以給事中孟簡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贈吴少陽尚書右僕射。

冬十月甲辰朔。

丙午，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李吉甫卒。

甲寅，以刑部員外郎令狐楚爲職方員外郎、知制誥。

壬戌，以忠武軍節度使韓皋爲吏部尚書，以忠武軍節度副使兼陳州刺史李光顔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甲子，以嚴綬爲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吴元濟。

乙丑，命内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監其軍。

戊辰，以尚書左丞吕元膺爲東都留守。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辛未，熒惑犯鎮星，又與太白合于女。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十一月甲戌朔。

甲申，以吏部尚書韓皋爲太子賓客。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戊子，罷京兆府臘獻狐兔。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甲午，以御史中丞胡証爲單于大都護、振武麟勝等軍節度使。

丁酉，太子太傅范希朝卒。

戊戌，以中書舍人裴度爲御史中丞，以左金吾大將軍郭釗檢校工部尚書、邠州刺史，充邠寧節度使，以職方員外郎、知制誥令狐楚爲翰林學士。

十二月甲辰朔。

丁未，振武節度使張煦卒。

辛亥，邠寧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閻巨源卒。

癸丑，兵部尚書王紹卒。

己未，右羽林統軍孟元陽卒。

丙寅，太子少保趙昌卒。

戊辰，制以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韋貫之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元和一〇年（乙未、八一五）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正月癸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既退，百官赴崇明門通刺謁皇太子，又赴興慶宫候皇太后起居。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乙酉，宣武軍節度使韓弘守司徒，平章事並如故。

《册府元龜》卷一三六《慰勞》　丙戌，以左羽林軍李文通爲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充壽州宣慰使。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辛卯，日外有物如烏。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丙申，嚴綬帥師次蔡州界。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丁酉，召見新羅及南詔蠻使，宴賜有差。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己亥，制削奪吴元濟在身官爵。

庚子，桂管奏移富州治於故城。

二月癸卯朔。

甲辰，嚴綬軍爲賊所襲，敗於磁丘，退守唐州。田弘正子布、韓弘子公武各率師隸李光顔討賊。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丙午，雪。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辛亥，以禮部尚書李絳爲華州潼關防禦鎮軍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壽州團練使令狐通爲淮西兵所敗，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爲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户。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壬戌，河東防秋將劉輔殺豐州刺史燕重旰。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甲子，賜渤海使大吕慶等官，告歸之。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己巳，以羽林將軍李彙爲涇原節度使。

三月壬申朔，以右金吾將軍李奉仙爲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城中城都防禦使。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丙子，賜渤海使者官，告歸之。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己卯，以劍南西川節度行軍司馬李程爲兵部郎中、知制誥。

《册府元龜》卷五二《崇釋氏二》　甲申，西明佛寺僧遷寺中之毘沙門神像於開業寺，帝命假之騎軍，前後翼衛，其徒以幢盖引侍，凡數里不絶，觀者傾都。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乙酉，以虔州司馬韓泰爲漳州刺史，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饒州司馬韓曄爲汀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爲播州刺史，台州司馬陳諫爲封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以禹錫母老，請移近處，乃改授連州刺史。

贈故太常卿崔邠禮部尚書。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庚子，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顔及吴元濟戰于臨潁，敗之。

四月甲辰，又敗之于南頓。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辛亥，盜焚河陰轉運院，凡燒錢帛二十萬貫匹、米二萬四千八百石、倉室五十五間。防院兵五百人營於縣南，盜火發而不救，吕元膺召其將殺之。自盜火發河陰，人情駭擾。

壬戌，以長安縣令徐俊爲邕管經略使。

《册府元龜》卷一五三《明罰二》　五月辛未朔，詔曰：「河南少尹潘高陽，頃以母老兄患，懇求寧覲。覽其章奏，用遂私情，而乃自求宴安，致兹淹緩，理裝踰月，即路涉旬，既乖人情，頗致物議。憲司舉劾，宜有薄懲，可均王府長史。」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辛巳，御史中丞裴度兼刑部侍郎。時度自淮西行營宣慰還，所言軍機，多合上旨，故以兼官寵之。

丙申，李光顔大破賊黨於洄曲。自徵兵討賊，凡十餘鎮之師，環於申、蔡，未立戰功。裴度使還，奏曰：「臣觀諸將，惟光顔見義能勇，必能立功。」至是告捷，京師相賀，上尤賞度之知人。

六月辛丑朔。

癸卯，鎮州節度使王承宗遣盜夜伏於靖安坊，刺宰相武元衡，死之。又遣盜於通化坊刺御史中丞裴度，傷首而免。是日，京城大駭，自京師至諸門加衛兵，宰相導從加金吾騎士，出入則彀弦露刃，每過里門，訶索甚諠，公卿持事柄者，以家僮兵杖自隨。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橑者皆索之。

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

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僚，議其罪。

裴度病瘡，卧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絶。

甲子，上召度入對。

乙丑，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

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秋七月庚午朔，靈武節度使李光進卒。

辛未，以神策軍長武城使杜叔良爲朔方靈鹽定遠城節度觀察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絶其朝貢，曰：「冀其翻然改過，束身自歸。攻討之期，更俟後命。」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丙戌，涇原節度使李彙卒，以將作監王潛爲涇州刺史、四鎮北庭涇原節度使。

乙未，以京兆尹裴武爲司農卿，以捕賊弛慢故也。

八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丙午，月入南斗魁中。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丁未，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陰與嵩山僧圓淨謀反，勇士數百人伏於東都進奏院，乘洛城無兵，欲竊發焚燒宮殿而肆行剽掠。小將楊進、李再興告變，留守吕元膺乃出兵圍之，賊突圍而出，入嵩岳，山棚盡擒之。訊其首，僧圓淨主謀也。僧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乙丑，李光顔及吴元濟戰于時曲，敗績。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丙寅，訶陵國遣使獻僧祇僮及五色鸚鵡、頻伽鳥并異香名寶。

九月癸酉，以宣武軍節度使韓弘充淮西行營兵馬都統。

丁酉，以太子賓客韓皋爲兵部尚書。

冬十月庚子，始析山南東道爲兩節度，以户部侍郎李遜爲襄州刺史，充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林將軍高霞寓爲唐州刺史，充唐隨鄧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辛丑，刑部侍郎權德輿奏：「自開元二十五年脩《格式律令事類》後，至今《長行敕》，近删定爲三十卷，請施行。」從之。

上雖絶王承宗朝貢，未有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敗之；弘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乃聽至貝州。丙午，弘正軍于貝州。

《册府元龜》卷四九一《蠲復三》　戊申，罷四道兩税。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庚戌，東都奏盜焚柏崖倉。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壬子，以太子賓客于頔爲户部尚書。

十一月戊辰，詔出内庫繒絹五十五萬匹供軍。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壬申，韓弘請命衆軍合攻淮西，從之。

李光顔、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溵水，拔其城。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乙亥，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爲太子少保。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丁丑，李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戊寅，盜焚獻陵寢宫。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册府元龜》卷五七《英斷》　辛卯，詔釋忠武軍大將田穎、宋朝隱之罪。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衆。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十二月辛丑，賜南詔蠻使楊廷奇等告身二十九通。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壬寅夜，太白犯鎮星。

甲辰，李愿擊敗李師道之衆九千，斬首二千級。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丙午，賜南詔蠻錦綵有差。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壬子，東都留守吕元膺請募置三河子弟以衛宫城。

甲寅，越州復置山陰縣。

庚申，新造指南車，記里鼓。

出宫人七十二人置京城寺觀，有家者歸之。

乙丑，河東節度使王鍔卒。

是歲，渤海、新羅、奚、契丹、黑水、南詔、牂柯並遣使朝貢。

元和一一年（丙申、八一六）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春正月丁卯朔，以宿師于野，不受朝賀。

己巳，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張弘靖檢校吏部尚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

河東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庚午，授祥祠使者十六人官，賜以銀綵。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乙亥，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總及王承宗戰于武彊，敗之。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戊寅，詔羣臣曰：「今用兵已久，利害相半。其攻守之宜，罰宥之要，宜各具議狀以聞。」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己卯，日紫赤無光。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庚辰，翰林學士錢徽、蕭俛各守本官，以上疏請罷兵故也。

癸未，削奪王承宗在身官爵，所襲封邑賜武俊子金吾將軍士平。令河東、河北道諸鎮加兵進討。

甲申，盜斷建陵門戟四十七竿。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庚寅，以國信三十一封授南詔蠻，使歸之。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二月庚子，王承宗焚蔚州。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癸卯，吐蕃贊普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乙巳，以中書舍人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庚戌，授渤海使高宿滿等二十人官。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甲寅，以華州刺史李絳爲兵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乙卯，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丙辰，月掩心。

戊午，南詔蠻酋龍蒙盛卒。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己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辛酉，魏博奏敗成德兵，拔其固城。

乙丑，又奏拔其鴉城。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地震。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三月庚午，皇太后崩于興慶宮之咸寧殿。是日，羣臣發喪於西宮兩儀殿，以宰臣裴度爲禮儀使，吏部尚書韓皋爲大明宮留守，設次于中書。

辛未，敕諸司公事，宜權取中書門下處分。

癸酉，分命朝臣告哀于天下。

甲戌，見羣臣于紫宸門外廡下。

己卯，以宰臣李逢吉充大行皇太后山陵使，出內庫繒帛五萬匹充奉山陵。

己丑，月近鎮星。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三千級。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壬寅，西川節度使李夷簡遣使告哀於南詔。后喪，邊鎮告四夷，舊制也。

庚戌，貶户部侍郎、判度支楊於陵爲郴州刺史，坐供軍有闕也。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辛亥，司農卿皇甫鎛以兼中丞權判度支。鎛始以聚斂得幸。

乙卯，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丙辰，太白犯輿鬼。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丁巳，以徐、宿飢，賑粟八萬石。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己未，免京畿二歲逋稅。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五月丁卯夜，辰、歲二宿合于東井。

宥州軍亂，逐刺史駱怡。

壬申，李光顏破賊于凌雲柵。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丁亥，雲南蠻寇安南。

《册府元龜》卷一三六《慰勞》　六月庚子，命給事中柳公綽宣慰于淄青，右補闕張宿爲判官。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甲辰，高霞寓敗于鐵城，退保新興柵，是日人情悚駭，宰相奏對，多請罷兵。上曰：「勝負兵家常勢，不可以一將失利，便沮成計。今但議用兵方略，朝廷庶務，制置可否耳。」是夜，月掩心後星。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庚戌，田弘正軍討王承宗，次于南宮。

辛酉，羣臣上大行皇太后謚曰莊憲。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密州海溢。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七月丙寅，權停重陽日曲江賜宴。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丁丑，貶隨唐節度使高霞寓爲歸州刺史。以河南尹鄭權爲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袁滋爲唐州刺史、彰義軍節度使、申光唐蔡隨鄧州觀察使，權以唐州爲理所。以華州刺史裴武爲江陵尹，充荆南節度使。

戊寅，以隨州刺史楊旻爲唐州刺史，充行營都知兵馬使。以滋儒者，故復以旻將其兵。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壬午，韓弘及元濟戰于郾城，敗之。

丙戌，免淮西鄰賊州夏稅。

八月甲午，渭水溢。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壬寅，以宰臣韋貫之爲吏部侍郎，罷知政事。貫之以淮西、河北兩處用兵，勞於供餉，請緩承宗而專討元濟，與裴度爭論上前故也。

戊申，容州奏颶風海水毀州城。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西原蠻陷賓、繡二州。

己未，昭義軍節度使郗士美及王承宗戰于柏鄉，敗之。

庚申，葬莊憲皇太后于豐陵。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九月丁卯，饒州奏浮梁、樂平二縣，五月内暴雨水溢，失四千七百户，溺死者一百七十人。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乙亥，右拾遺獨孤朗坐請罷兵，貶興元府倉曹。

丙子，以韋貫之爲湖南觀察使，猶坐前事也。

辛巳，以吏部侍郎韋顗、考功員外郎韋處厚等皆爲遠州刺史，張宿讒之，以爲貫之之黨也。

乙酉，李光顔、烏重胤奏拔吴元濟陵雲柵。

丁亥，光顔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衆，拔六柵。

《册府元龜》卷四八四《經費》　己丑，勑：「寇賊未平，國用兹廣，若加賦歛，重困黎元。行權取濟，自今已應内外支用錢，宜每貫除墊陌外，量抽五十文，仍於本道本使，據數逐季收計。其諸道錢便綱部送，副度支收管，隨貯納以備軍須。賊平後，則依嘗制。」從有司之請也。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冬十月丁巳，以刑部尚書權德輿檢校吏部尚書，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十一月壬戌朔，容管奏黄洞蠻爲寇。

乙丑，邕管奏擊黄洞蠻，卻之，復賓、（蠻）〔巒〕等州。

丙寅，加幽州節度使劉總同平章事。

李師道聞拔陵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

王鍔家二奴告鍔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上命鞫於内仗，遣中使詣東都檢括鍔家財。裴度諫曰：「王鍔既没，其所獻之財已爲不少。今又因奴告檢括其家，臣恐諸將帥聞之，各以身後爲憂。」上遽止使者。己巳，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

《册府元龜》卷一三六《慰勞》　命比部員外郎張宿宣慰隨、唐等州軍。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庚午，以給事中柳公綽爲京兆尹。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以司農卿王遂爲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以京兆尹李翛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以遂、翛常歷計司，能聚歛，方藉供軍，故有斯授。

壬申，敕諸道奏事官，非急切不得乘驛馬。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甲戌，元陵火。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丁丑，出内庫錢五十萬貫供軍。

戊寅夜，月犯歲。

辛巳，命内常侍梁守謙監淮西行營諸軍，仍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付之。

戊子夜，土、火合于虚、危。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庚寅，先加李光顔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首千餘級。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十二月甲午，〔月〕犯鎮星在危。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河，斬首千餘級。

《册府元龜》卷一二四《修武備》 癸卯，以振武征馬二百匹給義武軍。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丙午，以易州刺史陳楚爲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使。

丁未，以翰林學士、尚書工部侍郎、知制誥王涯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隨、鄧節度使。初置淮、潁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溵，輸于郾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册府元龜》卷一二四《修武備》 丙辰，以襄州兵三千會于唐州。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己未，邕管奏黄洞賊屠巖州。

未央宫及飛龍草場火。

京畿水害田，潤、常、湖、衢、陳、許大水。

是歲冬雷，桃、杏花。

迴鶻、靺鞨、奚、契丹、拂柯、渤海等朝貢。

元和一二年（丁酉、八一七）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正月辛酉朔，以用兵不受朝賀。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丁丑，地震。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癸未，貶義武軍節度使渾鎬爲循州刺史，坐討賊失律也。

甲申，貶唐鄧節度袁滋爲撫州刺史，以上疏請罷兵故也。

乙酉夜，星見而雨。

戊子夜，彗出畢南，長丈餘，指西南，凡三日，南近參旗而没。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回鶻屢請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

《册府元龜》卷五二《崇釋氏二》 丙申，置元和聖壽佛寺於右神策軍。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吴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

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庚子，敕京城居人五家相保，以搜姦慝。時王承宗、李師道欲阻用兵之勢，遣人折陵廟之戟，焚芻藁之積，流矢飛書，恐駭京國，故搜索以防姦。及賊平，復得淄青簿領，中有賞蒲潼關吏案，乃知容姦者關吏也，搜索不足以爲防。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吴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栅，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甲寅，岳鄂團練使李道古師攻申州，克羅城，賊力戰，道古之衆大敗。

庚申，敕宜於許汝行營側近置行郾城，以處賊中歸降人户。

三月壬戌，昭義郗士美兵敗於柏鄉，兵士死者千人。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栅。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戊辰，滄州程執恭改名權。太常定李吉甫謚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非之。上怒，貶爲遂州司馬。賜吉甫謚曰忠。

《册府元龜》卷一六五《招懷三》　己巳，以太子僕楊元卿爲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圍）〔團〕練鎮遏使。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甲戌，以錦綿賜渤海使大誠慎等。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丁丑，月犯心後星。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程權不能禦，以衆歸滄州。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癸未，賊將吴秀琳以文城栅兵三千降李愬。

《册府元龜》卷一五三《明罰二》　甲申，勑：「河中觀察使趙宗儒，所收管内諸州錢物等，既有勑文，所宜遵守，縱緣軍用，亦合奏陳，宜罰一月俸料。崔鄯所令勘覆，頗未詳盡，以兹奉職，可謂慢官，宜罰一季俸。」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丁亥，李光顔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戊子，〔李〕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

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栅。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栅。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夏四月辛卯，李光顔破賊三萬於郾城，殺其卒什二三，獲馬千匹、器甲三萬。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乙未，李光顔又敗之于郾城。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栅。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庚子，以吐蕃贊普卒，廢朝三日。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辛丑，駙馬都尉于季友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歡宴夜飲。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于頔不能訓子，削階。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癸卯，嫗雅、田智榮破西平。

丙午，遊弈兵馬使王義破楚城。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己酉，出太倉粟二十五萬石糶于西京，以惠飢民。

庚戌，敕改蔡州吴房縣爲遂平縣，移置於文城栅南新城内。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

《册府元龜》卷九八〇《通好》　癸亥，以右補闕段均爲殿中侍御史，充弔贈吐蕃使。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丁卯，賊郾城守將鄧懷金與縣令董昌齡以郾城降。

甲戌，渭南雨雹，中人有死者。

丙子，詔權罷河北行營，專討淮蔡。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

〔李〕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栅，常陵暴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摇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歸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

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閏〕五月庚寅朔。

癸巳，隨唐節度使李愬奏敗賊於吴房，獲賊將李佑。

己亥，以尚書左丞許孟容爲東都留守，充都畿防禦使。時東畿民户供軍尤苦，車數千乘相錯于路，牛皆饋軍，民户多以驢耕。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程异還自江、淮，得供軍錢百八十五萬緡。諫議大夫韋綬兼太子侍讀，每以珍膳餉太子，又悦太子以諧謔，上聞之，丁未，罷綬侍讀，尋出爲虔州刺史。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己酉，作蓬萊池周廊四百間。

六月己未朔，以衛尉卿程异爲鹽鐵使，代王播。

壬戌，賊吴元濟上表，請束身歸朝。時連破三栅，賊勢迫蹙，實欲歸朝，而制於左右，故不果行。

乙酉，京師大雨，含元殿一柱傾，市中水深三尺，壞坊民二千家。

秋七月戊子朔。

壬辰，詔以定州飢，募人入粟受官及減選、超資。

河北水災，邢、洺尤甚，平地或深二丈。

甲辰，户部尚書于頔請致仕，不允。

嶺南節度使崔詠卒。

（乙）〔己〕酉，敕：「今後左降官及責授正員官等，宜從到任經五考滿，許量移。如未滿五考遇恩赦者，從節文處分。如犯十惡大逆、贓賄緣坐，奏取進止。」

庚戌，以國子祭酒孔戡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吴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悦。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丙辰，制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裴度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使持節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處置等使，仍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以朝散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上護軍、賜紫金魚袋崔羣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刑部侍郎馬總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行營諸軍宣慰副使，以太子右庶子韓愈兼御史中丞，充彰義軍行軍司馬，以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皆兼侍御史，爲判官書記：從度出征。詔以郾城爲行蔡州治所。

八月戊午朔。

庚申，裴度發赴行營，敕神策軍三百人衛從，上御通化門勞遣之。度望門再拜，銜涕而辭，上賜之犀帶。以河南尹辛秘爲潞府長史、昭義軍節度使，代郗士美。以士美爲工部尚書，孟簡爲户部侍郎。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衒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

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

李光顔、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戊辰，以同州刺史張正甫爲河南尹。

《册府元龜》卷一六八《却貢獻》 己巳，處州刺史苗稷進助軍錢絹及鞋等。

辛未，勅：「伐叛興師，久勞于外，饋軍給費，固已爲煩。獻賀之儀屢至，諒非朕志，務從簡約，式表憂勤。其今年冬至及來年元日，諸司諸道進奉宜停。」

《新唐書》卷三四《五行一》 壬申，雨，至于九月戊子。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癸未，勅今年重陽日公卿宴宜權停。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甲申，裴度至郾城。

九月丁亥朔。

戊子，出内庫羅綺、犀玉、金帶之具，送度支估計供軍。

《新唐書》卷三六《五行三》 己丑，雨雪，人有凍死者。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甲午，御史臺奏：「同制除官，承前以名字高下爲班位先後。或名在前身在外，及到，却在舊人之上。今請以上日爲先後。」敕曰：「名在前，上日在後，未逾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即宜以敕内前後爲定。」

戊戌，劍南東川節度盧坦卒。

己亥，貶京兆尹竇易直爲金州刺史，以鞫獄得贓不實故也。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庚子，淮西兵寇潩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辛丑，以御史中丞爲京兆尹。

壬寅，以湖南觀察使韋貫之爲太子詹事分司。

乙巳，以刑部郎中知雜崔元略爲御史中丞。

丁未，以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庚）〔壬〕子，以撫州刺史袁滋爲湖南觀察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甲寅，李愬將攻吴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

十月甲子，〔李愬〕遣掌書記鄭澣至郾城，密白裴度。

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田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壬申，裴度往淮口觀板築五溝，賊遽至，注弩挺刃將及度，而李光顔、田布扼其歸路，大敗之。是日，度幾陷。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自吴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

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鑱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

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毁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内出《元和辯謗略》三卷付史館。

甲（申）〔戌〕，以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李鄘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左丞衛次公代鄘爲淮南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于裴度。

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

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吴元濟。

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

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鞬出迎，拜於路左。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甲申，詔：「淮西立功將士，委韓弘、裴度條疏奏聞。淮西軍人，一切不問。宜準元敕給復二年。」

十一月丙戌朔，御興安門受淮西之俘。以吴元濟徇兩市，斬於獨柳樹，妻沈氏没入掖庭，弟二人、子三人，配流，尋誅之，判官劉協等七人處斬。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顔、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壬辰，詔以宦者爲館驛使。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甲午，恩王連薨。以蔡州郾城爲溵州，析上蔡、西平、遂平三縣隸焉。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爲神武將軍，知軍事。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戊申，以淮西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總爲彰義軍節度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裴度以馬總爲彰義留後，癸丑，發蔡州。

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總爲淮西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丙子，以右庶子韓愈爲刑部侍郎。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初，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爲淮南監軍；李鄘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爲相；鄘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鄘泣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戊寅，鄘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皆辭不見。

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户。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是歲，河南、河北水。

元和一三年（戊戌、八一八）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春正月乙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

己丑，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孔惟晊襲文宣公。

庚寅，敕李師道頻獻表章，披露懇誠，宜令諫議大夫張宿往彼宣慰。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乙未，歲星退行，近太微西垣之南第一星。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乙巳，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辛亥，以禮部尚書王播爲成都尹、劍

南西川節度使。

《冊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二月辛酉，帝御麟德殿對廻鶻及南詔使，賜宴有差。

乙丑，命中官以酒膳宴陳許節度使李光顏于其第，賜芻米凡二十五車。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上命六軍脩麟德殿，右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

丁卯，以奉國爲鴻臚卿。

壬申，以文悅爲右武衛大將軍，充威遠營使。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乙亥，御麟德殿，宴羣臣，大合樂，凡三日而罷，頒賜有差。

《冊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丙子，又召宰相、師、保、中丞、京尹、度支鹽鐵使，並入內觀諸親及軍使會鞠。

《冊府元龜》卷四八四《經費》　壬午，內出玳瑁琉四百隻，犀帶五百副，令度支出賣進直。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三月庚寅，以前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夷簡爲御史大夫。

丙申，以同州刺史鄭絪爲東都留守、都畿汝防禦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李鄘固辭相位，戊戌，以鄘爲户部尚書。以御史大夫李夷簡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渤海僖王言義卒，弟簡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歲卒，從父仁秀立，改元建興。乙巳，遣使來告喪。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丁未，以太子少師鄭餘慶爲左僕射。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己酉，橫海軍節度使程權以滄、景二州歸于有司，權朝于京師。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辛亥，詔：「百司職田，多少不均，爲弊日久，宜令逐司各收職田草粟都數，自長官以下，除留闕官物外分給。」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

《冊府元龜》卷五二《崇釋氏二》　幸興福寺，賜絹三百疋。

辛酉，西市百姓於芳林門爲無遮僧齋，命中使以香施之。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壬戌，前東都留守許孟容卒。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戊辰，內出廢印二紐，賜左、右三軍辟仗使。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庚辰，詔復王承宗官爵。

以華州刺史鄭權爲德州刺史、橫海軍節度、德棣滄景等州觀察使。

五月乙酉，鳳翔節度使李惟簡卒。

乙未，月近心後星。

丙（辰）〔申〕，以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爲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以彰義軍節度使馬總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陳許澱蔡觀察等使。

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李愬爲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

辛丑，知渤海國務大仁秀檢校祕書監、忽汗州都督，册爲渤海國王。

丙午，以户部侍郎孟簡檢校工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冊府元龜》卷一〇四《訪問》　甲寅，集文武百寮于中書。勅：「李師道潛包逆心，【略】命百寮議可征可赦以聞。」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癸亥，給復德、棣、滄、景四州一年。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乙丑，湖南觀察使袁滋卒。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辛未，淮水溢。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河陽。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以滄景節度使程權爲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

出內庫絹三十萬匹、錢三十萬貫，付度支供軍。

秋七月癸未，以新除鳳翔節度使李愬爲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

甲申，以田弘正檢校司空。

乙酉，詔削奪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在身官爵，仍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等五鎮之師，分路進討。

辛丑，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簡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淮南節度使。

己酉，詔諸道節度使先帶度支營田使名者，並罷之。

庚戌，以左僕射鄭餘慶爲鳳翔隴右節度使。

八月壬子，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王涯爲兵部侍郎，罷知政事。

戊午，以尚書右丞崔從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己未，月近南斗魁。

壬戌，太白順行，近太微。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甲戌，太白近左執法。

乙亥，敕應同司官有大功已上親者，但非連判及勾檢之官并官長，則不在迴避改換之限。時刑部員外郎楊嗣復以父於陵除户部侍郎，遂以近例避嫌，請出省，不從，因有是敕。

丁丑，木、金、水三宿聚於軫。

戊寅，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權德輿卒。

九月甲申，以左衛將軍高霞寓爲單于大都護、振武麟勝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五八《勤政》　戊子，自八月壬申雨，至是暫霽。翼日復降。

（乙）〔己〕丑，雨雪深數尺，人有凍死者。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癸巳，御麟德殿對吐蕃使論句藏。

戊戌，命宰臣宴吐蕃使人於中書省。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甲辰，以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判度支。以衛尉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程异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使。是時，上切於財賦，故用聚斂之臣居相位。詔下，羣情驚駭，宰臣裴度、崔羣極諫，不納。二人請退。

熒惑近哭星。

丁未，出内庫絹十萬匹給東軍。

冬十月甲寅，吐蕃寇宥州。

壬戌，靈武奏破吐蕃二萬於定遠城。

癸亥，前淮南節度使衛次公卒。

甲子，平涼鎮遏兵馬使郝玼奏收復原州，破吐蕃二萬。

是夜，月近昴。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爲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丙子，以左金吾衛大將軍薛平檢校刑部尚書、滑州刺史，充義成軍節度使，以義成軍節度使李光顔爲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使，陳許觀察等使。

十一月辛巳朔，夏州破吐蕃五萬。靈武奏攻破吐蕃長樂州羅城。

丁亥，以山人柳泌爲台州刺史，爲上於天台山採仙藥故也。制下，諫官論之，不納。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甲午，鹽州奏吐蕃遁去。

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橫海節度使。

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爲河陽節度使。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帥僧衆迎之。

《新唐書》卷三六《五行三》　丙辰，有白虹闊五尺，東西亘天。

《册府元龜》卷五二《崇釋氏二》　癸亥，命中使齎香監領宫人十三人，赴臨皋驛迎佛骨。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戊辰，以春州司户董重質爲試太子詹事，委武寧軍驅使，李愬請之也。

戊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

武寧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乙）〔己〕卯晦，進攻金鄉，克之。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是歲，迴紇、南詔蠻、渤海、高麗、吐蕃、奚、契丹、訶陵國並朝貢。

元和一四年（己亥、八一九）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正月庚辰朔，以東師宿野，不受

朝賀。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壬午，復置仗内教坊於延政里。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癸未，帝御麟德殿，對歸國迴鶻使，宴賜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丙戌，師道所署沭陽令梁洞以縣降于楚州刺史李聽。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丁亥，徐州軍破賊二萬於金鄉。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 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脩好，未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歸國。

壬辰，武寧節度使李愬拔魚臺。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迎鳳翔法門寺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如不及。刑部侍郎韓愈上疏極陳其弊。癸巳，貶愈爲潮州刺史。

丙申，魏博軍破賊五萬於東阿。

辛（巳）〔丑〕，斬前滄州刺史李宗奭於獨柳樹。朝廷初除鄭權滄州，宗奭詔不受代，既而爲三軍所逐，乃入朝，故誅之。

癸卯夜，月近南斗魁。

丙午，魏博軍破賊萬人於陽穀。

二月己酉朔，以商州刺史嚴謨爲黔中觀察使。

乙卯，敕淄青行營諸軍，所至收下城邑，不得妄行傷殺，及焚燒廬舍，掠奪民財，開發墳墓。宜嚴加止絶。以鎮、冀水災，賜王承宗綾絹萬匹。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

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爲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

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戊午，師道伏誅。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辛酉，襄陽節度使孟簡舉鄖鄉鎮遏使趙潔爲鄖鄉縣令，有虧常式，罰一月俸料。

壬戌，田弘正奏，今月九日，淄青都知兵馬使劉悟斬李師道并男二人首請降，師道所管十二州平。

甲子，上御宣政殿受賀。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乙丑，命户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己巳，上御興安門受田弘正所獻賊俘，羣臣賀於樓下。

庚午，制以淄青兵馬使、金紫光禄大夫、試殿中監、兼監察御史劉悟檢校工部尚書、滑州刺史，充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食邑三千户，賜錢二萬貫、莊宅各一區。

《册府元龜》卷一六〇《革弊二》 壬申，詔：「如聞諸道諸州府長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後，於當處置百姓莊園舍宅；或因替代情庇，便破除正額兩税，不出差科。自今已後，有此色竝勒依元額爲定。」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癸酉，田弘正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三月乙酉，以齊魯初平，宴文武百寮于麟德殿。

丙戌，又宴宰輔及大臣、翰林學士于禁中。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戊子，以華州刺史馬總鄆濮曹等州觀察等使。

己丑，以義成軍節度使薛平爲青州刺史，充平盧軍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等使；以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爲沂州刺史，充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析李師道所據十二州爲三鎮也。

庚寅，浙西觀察使李脩卒。

辛卯，李師道妻魏氏并男没入掖庭，堂弟師賢師智、姪弘巽配流。

乙未，以中書舍人衛中行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

辛丑，上顧謂宰臣曰：「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選任，所謂委寄，必合盡心，及至所行，臨事不無偏黨。朕臨御已來，歲月斯久，雖不明不敏，然漸見物情，每於行爲，務欲詳審。比令學士集前代昧政之事，爲《辯謗略》，每欲披閲，以爲鑒誡耳。」崔羣對曰：「無情曲直，辯之至易，稍懷欺詐，審之實難。故孔子有衆好衆惡之論，浸潤膚受之説，蓋以曖昧難辯故也。若擇賢

而任之，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公，孰敢行僞？陛下詳觀載籍，以廣聰明，實天下幸甚。」

丁未，以撫州司馬令狐通爲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封還制書，言通前刺史壽州，用兵失律，未宜奬用。上令宰臣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遂棄其子。其制方行。

夏四月戊申朔。

乙卯，太白順行近東井。

戊午，以刑部尚書李愿爲鳳翔尹，充鳳翔隴右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异薨。

丙子，詔〔裴〕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五月戊寅朔，以刑部侍郎柳公綽充鹽鐵轉運等使。

庚辰，以楚州刺史李聽爲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四九一《蠲復三》　乙酉，勑：「京畿之内，供億所叢，雖年穀比登，而人食尚寡。俾其存濟，實在優矜。其京兆府及諸縣，今年夏税大麥等，共九萬四千六百九十四石，並宜放免。」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丙戌，以河東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弘靖爲吏部尚書，以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顔爲邠寧慶節度使，仍以忠武軍六千人赴鎮。

庚寅，以工部尚書郗士美檢校刑部尚書、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使。是夜，月近心大星。

《册府元龜》卷一七《尊號二》　丙申，中書門下率百僚上表，請加尊號。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己亥，置臨海監牧，命淮南節度使兼之。敕李師古妻裴氏、女宜娘於鄧州安置，李宗奭妻韋氏放出掖庭，坐李師道族人籍没，上愍之，宥以輕典。以宣歙觀察使竇易直爲潤州刺史，充浙西觀察使。

《册府元龜》卷一六八《却貢獻》　六月己酉，韓弘進女樂十人，命還賜之。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癸丑，以福建觀察使元錫爲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

《册府元龜》卷五一〇《重斂》　丁巳，判度支皇甫鎛重奏：「諸道州府監院，每年送上都兩税、榷酒、鹽利、旨支米價等疋段，加估定數。」詔許之。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庚申，以户部侍郎歸登爲工部尚書。以鄭州刺史裴乂爲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

辛酉，敕定州大都督府復上州。

甲子，以前兵部尚書李絳檢校吏部尚書、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觀察使。

癸酉，詔左金吾大將軍胡証充京西北巡邊使，所經鎮戍，與守將審量利害，具事實奏聞。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使内京兆府、御史台徧鞫之，皆款服。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己卯，左散騎常侍致仕薛苹卒。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甲申，御麟德殿，宴宣武軍節度韓弘及判官、大將軍等，共三百人，賜物有差。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乙酉夜，月掩心大星。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己丑，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遣黜陟使于天下。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兗、海、沂、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爲治。

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密謀作亂。

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暴，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留後，升廳號令，與監軍抗禮，召集將吏參賀，衆莫敢不從。監軍具以狀聞。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甲午，韓弘進絁絹二十八萬匹，銀器二百七十事。

丁酉，以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朝議郎、使持節懷州諸軍事、守懷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令狐楚可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壬寅，以永州刺史韋正武爲邕管經略使。

癸卯，以前黔中觀察使魏義通爲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孟節度使。

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州刺史，充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

乙巳，罷晉州防禦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韓弘累表請留京師，八月己酉，以弘守司徒，兼中書令。

癸丑，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甲寅，於襄州穀城縣置臨漢監以牧馬，仍令山南東道節度使兼充監牧使。

戊午，王承宗進位檢校左僕射。

己未，田弘正來朝。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丁卯，帝御麟德殿，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并判官、大將等二百人，賜物有差。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戊辰，陳許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郗士美卒。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癸酉，吐蕃寇慶州，營於方渠。

《册府元龜》卷一〇六《惠民二》 乙亥，歸光州茶園於百姓，從刺史房克讓之請也。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九月丙子朔。

戊寅，考功郎中蕭祐進古畫、古書二十卷。斬沂州亂首王弁于東市。

癸未，以國子祭酒李遜檢校禮部尚書、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澱蔡等觀察使。

庚寅，貶右衛大將軍田縉爲衡王傅。縉前鎮夏州，私用軍糧四萬石，强取党項羊馬，致党項引吐蕃入寇故也。

甲午，以太子少師鄭餘慶兼判國子祭酒。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戊戌，帝遇會慶亭，宴田弘正及宰相、師、保、尚書、侍郎、左右丞、太常卿、諫議、御史中丞、給事、舍人、翰林學士等，賜物有差。

己亥，御麟德殿，宴親王及高品供奉官。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辛丑，以田弘正兄、相州刺史田融檢校刑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乙巳，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冬十月丙午朔。

壬戌，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并家屬、部曲千餘人皆遇害。

丙寅，以唐州刺史桂仲武爲安南都護，潮州刺史韓愈爲袁州刺史。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癸酉，吐蕃寇鹽州。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十一月乙亥朔，以户部尚書李鄘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守。

《唐會要》卷四四《火》 戊寅，度支火。

《唐會要》卷五八《考功郎中》 十二日（丙戌），考功奏：「外官應申考解，先無限約，請自今以後，限十一月十五日到省畢。如違本牒，使罰本判官決本典。」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辛卯，靈武大將史敬奉破吐蕃於鹽州城下，賜敬奉實封五十户賞之。

丁酉，以原王傅鄭權爲右金吾大將軍，充右街使。

上服方士柳泌金丹藥，起居舍人裴潾上表切諫，以「金石含酷烈之性，加燒鍊則火毒難制。若金丹已成，且令方士自服一年，觀其效用，則進御可也」。上怒。己亥，貶裴潾爲江陵令。

十二月庚戌，國子祭酒鄭餘慶奏見任文官一品至九品，外使兼京正員官者，每月於所請料錢每貫抽十文，修國子監，從之。

乙卯，以諫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羣爲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湖南觀察使。爲皇甫鎛所譖。及羣被貶，人皆切齒於鎛。

《册府元龜》卷一五三《明罰二》　庚申，判度支皇甫鎛奏云：「十（二）（一）月四日失火，准勑推問，得庫吏等狀，所燒文案並是貞元已前者，其近年文案見在曹司房，並未納庫。」勑庫子趙興決杖處死，餘節級科罰。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者，乃薦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兼謇才行。癸亥，擢兼謇左拾遺内供奉。

元和一五年（庚子、八二〇）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正月甲戌朔，上以餌金丹小不豫，罷元會。

庚辰，鎮冀觀察使王承宗奏鎮冀深趙等州，每州請置録事參軍一員，判司三員，每縣請置令一員，從之。

壬午，以前湖南觀察使崔倰權知户部侍郎、判度支。

丙戌，沂海四州觀察使府移置於兗州，改觀察使曹華爲兗州刺史。

乙未，命邠寧李光顔修築鹽州城。

七日已後，晝常陰晦，微雨雪，夜則晴明，凡十七日方澄霽。

丙申，月犯心大星，光彩相及。

廢齊州豐齊縣入長清，廢全節縣入歷城，廢亭山縣入章丘縣。義成軍節度使劉悟來朝。

戊戌，上對悟於麟德殿。上自服藥不佳，數不視朝，人情恟懼，及悟出道上語，京城稍安。

庚子，以少府監韓璀爲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是夕，上崩於大明宮之中和殿，享年四十三。時以暴崩，皆言内官陳弘志弒逆，史氏諱而不書。

唐穆宗部（起公元八二〇年，迄公元八二四年）

元和一五年（庚子、八二〇）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諱恒，憲宗第三子，母曰懿安皇后郭氏。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正月辛丑，遺詔皇太子即皇帝位于柩前，司空兼中書令韓弘攝冢宰。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壬寅，移仗西內。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閏月丙午，穆宗即位于太極殿東序。是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等及兵部郎中薛放、駕部員外郎丁公著對于思政殿。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丁未，集羣臣班於月華門外。貶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皇甫鎛爲崖州司户。

戊申，上見宰臣於紫宸門外。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辛亥，御史中丞蕭俛、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

癸丑，以薛放爲工部侍郎，丁公著爲給事中。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甲寅，二王後介國公宇文仲達卒，有司舉舊典葬祭之。以監察御史李德裕、右拾遺李紳、禮部員外郎庾敬休並守本官，充翰林學士。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乙卯，尊郭貴妃爲皇太后。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丁巳，以劍南東川節度使李逢吉爲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吏部侍郎王涯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充劍南東川節度使。

己未，改恒岳爲鎮岳，恒州爲鎮州，定州恒陽縣爲曲陽縣。恒王房子孫改爲泜王房。

《册府元龜》卷六五《發號令四》 癸亥，詔曰：「御樓勑下，遠近已知。如聞奸人覬望恩赦，城外道路刼奪稍多。從御樓勑下至來月五日已前，京畿應有姦非盜賊等，希恩故犯，情不可原，並依法處斷，不在赦宥之限。其犯罪人縱屬諸軍諸使，亦委府縣依法科斷。」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丙寅，以右神策大將軍張維清爲單于大都護，充振武麟勝節度使。

丁卯，上及羣臣皆釋服從吉。

戊辰，羣臣始朝於宣政衙。是夜地震。

庚午，册大行皇帝貴妃郭氏爲皇太后。

貶諫議大夫李景儉爲建州刺史。

二月癸酉朔。

丁丑，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宣制畢，陳俳優百戲於丹鳳門內，上縱觀之。

《册府元龜》卷七六《禮大臣》 庚辰，詔於西上閤門內西廊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閤中赴延英路，示優禮也。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辛巳，太常禮院奏：「准《禮》及開元、乾元、上元、元和以來元日及冬至日皇帝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百寮赴皇太后所居殿門外進名候起居，諸親及內外命婦並有朝會參賀之禮。伏請准元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勑，外命婦有邑號者，每年元日、冬至、立夏、立秋、立冬赴皇太后宮門進名奉參。如有泥雨，即停。」制曰：「可。」

《新唐書》卷三四《五行一》 癸未，大雨。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丁亥，幸左神策軍觀角抵及雜戲，日昃而罷。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爲：「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寃，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癸巳，罷邕管經略使，所管州縣隸

邕府。

甲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爲安南都護，充本管經略使。

乙未，以太僕卿杜式方爲桂州刺史，充桂管觀察使。

丙申，丹王逾薨。

丁酉，敕入迴紇使宜與私覿正員官十三員，入吐蕃使與八員。

庚子，太子賓客吕元膺卒。

辛丑，以户部侍郎楊於陵爲户部尚書。

壬寅，敕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目人，宜令中書門下尚書省四品已上於尚書省同試。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贈皇太后父郭曖太傅，母虢國大長公主贈齊國大長公主。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乙巳，杜叔良及吐蕃戰，敗之。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壬子，召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隨於太液亭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既罷，並賜緋魚袋。左右軍中尉馬進潭、梁守謙、魏弘簡等請立門戟，從之。以太子詹事分司東都韋貫之爲河南尹。

丁巳，御史中丞崔植奏：「元和十二年敕，御史臺三院御史據除拜上日爲先後，未上日不得計月數。又准其年九月十七日敕，踰一箇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即宜以敕内先後爲定。臣觀此後敕未便事宜，請自今後三院御史職事行立，一切依敕文先後爲定，除拜上日便爲月數。」從之。

戊午，吏部尚書趙宗儒奏：「先奉敕，先朝所放制科舉人，令與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官同於尚書省就試者。臣伏以制科所設，本在親臨，南省策試，亦非舊典。今覃恩既畢，庶政惟新，況山陵日近，公務繁迫，待問之士，就試非多。臣等商量，恐須停罷。」從之。

罷申州歲貢茶。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上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辛酉，以公權爲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乙丑，以皇太后兄、司農卿郭釗爲刑部尚書兼司農卿，右金吾衛大將軍郭鏦檢校工部尚書。

丁卯，貶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孟簡爲吉州員外司馬。

戊辰夜，大風雹。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辛未，安南將士開城納桂仲武，執楊清，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復以仲武爲安南都護。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夏四月壬申朔。

丁丑，澧王寬薨。

乙酉，三恪酅國公楊造卒。

丁亥，敕：「内侍省見管高品官白身，都四千六百一十八人，除官員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外，其餘單貧，無屋室居止，宜每人加衣糧半分。」

五月壬寅朔。

癸卯，詔：「以國用不足，應天下兩稅、鹽利、榷酒、稅茶及户部闕官、除陌等錢，兼諸道雜榷稅等，應合送上都及留州、留使、諸道支用、諸司使職掌人課料等錢，並每貫除舊墊陌外，量抽五十文。仍委本道、本司、本使據數逐季收計。其諸道錢便差綱部送付度支收管，待國用稍充，即依舊制。其京百司俸料，文官已抽修國學，不可重有抽取，武官所給校薄，亦不在抽取之限。」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庚戌，以〔元〕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朝論鄙之。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壬子，詔：「入景陵玄宫合供千味食，魚肉肥鮮，恐致薰穢，宜令尚藥局以香藥代食。」

庚申，葬憲宗於景陵。

六月辛未朔。

丁丑，以司徒、兼中書令韓弘爲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

戊寅，以金吾將軍李佑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夏州刺史，充夏綏銀宥節度使，代李聽；以聽爲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朔方靈鹽節度使。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

己卯，放京兆府今年夏青苗錢八萬三千五百六十貫，宜委令狐楚，以楚山陵用不盡綾絹，准實估付京兆府，代所放青苗錢。

庚辰，加邠寧慶節度使李光顔特進，以城鹽州之功也。以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李翺爲朗州刺史，坐與李景儉相善故也。

癸未，併兗州萊蕪縣入乾封縣。

己丑，工部尚書歸登卒。

壬辰，詔：「帝王所重者國體，所切者人情。苟得其體，必臻於大和；如失其情，是由於小利。況設官求理，頒禄責功，教既有常，寧宜就減。近以每歲經費，量入數少，外官俸料，據數收貫。朕再三思度，終所未安。今則歲屬豐登，兵方偃息，自宜克己以足用，何得剥下以爲謀。臨軒載懷，實所增愧。其今年五月敕應給用錢每貫抽五十文，都計一百五十萬貫，宜併停抽。」仍出内庫錢三十七萬五千貫，付度支給用。

癸巳，皇太后移居興慶宮，皇帝與六宮侍從大合宴于南内，迴幸右軍，頒賜中尉等有差。自是凡三日一幸左右軍及御宸暉、九仙等門，觀角抵、雜戲。

秋七月辛丑朔。

壬寅，以河中晉絳觀察使李絳爲兵部尚書。

甲辰，以大理卿孔戡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乙巳，以鄆、曹、濮節度爲天平軍。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丙午，敕：「乙巳詔書載誕受賀儀宜停。」先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

丁未，苑内假山毁，壓死役者七人。

自五月不雨，至此月壬子始雨。

甲寅，御新成永安殿觀百戲，極歡而罷。

乙卯，敕自今後新除節度、觀察使到任日，具見在錢帛、斛斗、器械數目分析以聞。

安南都護裴行立卒。

是日，上幸安國寺觀盂蘭盆。

邕管經略使楊旻卒。

平盧軍新加押新羅、渤海兩蕃使，賜印一面，許置巡官一人。

庚申夜，熒惑入羽林。

壬戌，盛飾安國、慈恩、千福、開業、章敬等寺，縱吐蕃使者觀之。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癸亥夜，大星出勾陳，南流至婁北滅。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乙丑，對吐蕃弔祭使于麟德殿，宴賜有差。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丙寅，以新成永安殿，與中官貴主密宴以樂之，嬪妃皆預。

丁卯，以門下侍郎、平章事令狐楚爲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宣歙池觀察使。楚爲山陵使，縱吏于墨刻下，不給工徒價錢，積留錢十五萬貫，爲羨餘以獻，故及于貶。

八月庚午朔。

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僚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税、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産物充税，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

癸酉，太子少傅致仕李鄘卒。

甲戌，安南都護桂仲武斬叛將楊清首以獻，收復安南府。

乙亥，賜教坊錢五千貫，充息利本錢。御勤政樓，問人疾苦。

前江西觀察使裴次元卒。

己卯，月掩牽牛。同州雨雪害秋稼。京兆府户曹參軍韋正牧專知景陵工作，刻削廚料充私用，計贓八千七百貫文，石作專知官奉仙縣令于畧刻削，計贓一萬三千貫，並宜決重杖處死。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乙酉，容管經略留後嚴公素及黄洞蠻戰于神步，敗之。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壬辰，幸魚藻池。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癸巳，發神策兵二千浚魚藻池。

戊戌，以御史中丞崔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亥，再貶令狐楚衡州刺史。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九月庚子朔，改河北税鹽使爲榷鹽使。

辛丑，大合樂於魚藻宮，觀競渡。又召李愬、李光顔入朝，欲於重陽日宴羣臣。

乙巳，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李宗閔爲中書舍人。

宋州大水，損田六千頃。

戊申，以重陽節曲宴郭釗兄弟、貴戚、主壻等於宣和殿。

己酉，大雨三日，至是雨雪，樹木無風而摧仆者十五六。

以吏部侍郎崔羣爲御史大夫。

滄、景水，損田。

《冊府元龜》卷九九三《備禦六》　癸丑，麟坊奏發兵百人赴寨門防擬。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戊午，加邠寧節度使李光顔、武寧節度使李愬並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加河東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户裴度守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夏州奏移宥州于長澤縣置。

辛酉，宴李光顔、李愬於麟德殿，頒賜優厚。以袁州刺史韓愈爲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復賜金紫。

丙寅，以御史大夫崔羣檢校兵部尚書、徐州刺史，充武寧軍節度、徐泗宿濠觀察等使；以將作監崔能爲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

丁卯，以兵部尚書李絳爲御史大夫。

戊辰，以前嶺南節度使孔戡爲吏部侍郎。

冬十月庚午朔，闍婆國遣使朝貢。

庚辰，宰相與吐蕃使於中書議事。京百司共賜錢一萬貫，仰御史臺據司額大小，公事閒劇均之。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卒，其弟承元上表請朝廷命帥，遣起居舍人柏耆宣慰之。

辛巳，金公亮修成指南車、記里鼓車。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成德軍觀察支使王承元以鎮、趙、深、冀四州歸于有司。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壬午，吐蕃寇涇州。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癸未，涇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爲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

《冊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甲申，對軍使索日進、程懷政、董重質、田穎、劉師貞并大將合六十七人，宴賜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乙酉，徙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劉悟爲昭義節度使，李愬爲魏博節度使。又以左金吾將軍田布爲河陽節度使。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丙戌，吐蕃遁。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丁亥，西川奏吐蕃侵雅州，令發兵鎮守。東川節度使王涯陳破吐蕃策，言以厚賂北蕃，俾入西蕃，據地得人多少賞之。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辛卯，鹽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十一月癸卯，赦鎮、趙、深、冀四州死罪以下，賜成德軍將士錢。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丁未，封王承宗祖母李氏爲晉國太夫人。

辛亥，田弘正奏王承元以今月九日領兵二千人赴鎮滑州。成德軍徵賞錢頗急，乃命柏耆先往諭之。以華州刺史衛中行爲陝州長史，充陝虢觀察使。以宗正卿李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壬子，月犯東井北轅。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乙卯，上幸金吾將軍郭鏦城南莊，鏦以莊爲獻。

戊午，詔曰：「朕來日暫往華清宮，至暮却還。」御史大夫李絳、常侍崔元略已下伏延英門切諫。上曰：「朕已成行，不煩章疏。」諫官再三論列。是日，田弘正奏今月十六日入鎮州訖。

己未，上由複道出城幸華清宮，左右中尉擗仗，六軍諸使、諸王、駙馬千餘人從，至晚還宮。

《冊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辛酉，對南詔、奚、契丹等使於麟德殿，賜以銀器錦綵。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癸亥，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鄭餘慶卒。以渭州刺史、涇原行營兵馬使、保定郡王郝玼爲慶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

《冊府元龜》卷九八〇《通好》　丁丑，改命太子中允李寮兼侍御史，充党項宣撫副使。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戊寅，召故女學士宋若華妹若昭入宮掌文奏。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庚辰，獵于城南。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壬午，幸右軍擊鞠，遂畋於城西。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癸未，容管奏破黄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十六。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甲申，獵于苑北。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丙戌，前昭義軍節度使辛秘卒。

己丑，以庫部郎中、知制誥牛僧孺爲御史中丞。

嶺南奏崖州司户參軍皇甫鎛卒。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壬辰，對新羅、渤海、南詔、拂柯、昆明等使于麟德殿，宴賜有差。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丙申，以司門員外郎白居易爲主客郎中、知制誥。

長慶元年（辛丑、八二一）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正月己亥，朝獻于太清宮。

庚子，朝享于太廟。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辛丑，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即日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改元長慶。

壬寅，夏州節度使奏浙東、湖南等道防秋兵不習邊事，請留其兵甲，歸其人。靈武節度使李聽奏請於淮南、忠武、武寧等道防秋兵中取三千人衣賜月糧，賜當道自召募一千五百人馬驍勇者以備邊。仍令五十人爲一社，每一馬死，社人共補之，馬永無闕。從之。

癸卯，以河陽懷節度使田布爲涇州刺史，充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以刑部尚書兼司農卿郭釗檢校户部尚書、懷州刺史，充河陽三城懷節度使。以涇原節度使王潛檢校兵部尚書、江陵尹，充荆南節度使。

乙巳，鄜坊節度使韓璀改名充。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丙午，月掩鉞星；二更後，月去東井南轅第一星南七寸。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己酉，以前檢校大理少卿、駙馬都尉劉士涇爲太僕卿。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丙辰，南方大流星色赤，尾有跡，長三丈，光明燭地，出狼星北二尺所，東北流至七星三尺所滅。

《册府元龜》卷一三六《慰勞》　丁巳，以京兆府司録參軍温造爲太原、鎮州等道宣慰使，以王承元請入朝也。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戊午夜，星孛于翼。

壬戌，制朝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徐國公蕭俛爲尚書右僕射，累表乞罷政事故也。

癸亥，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爲黔州刺史，充黔中觀察使。

丁卯，星孛於辰，近太微西垣南第一星。

《册府元龜》卷一三六《慰勞》　二月辛未，命給事中韋弘景爲容州、邕州、安南宣慰使，監察御史杜周士輔焉。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上面諭西川節度使王播令歸鎮，播累表乞留京師。會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段文昌請退，壬申，以文昌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翰林學士杜元穎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播爲刑部尚書，充鹽鐵轉運使。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癸酉，以尚書右僕射蕭俛爲吏部尚書。

甲戌，以檢校右僕射兼吏部尚書韓皋守右僕射。

乙亥夜，太白犯昴。

丙子，上觀雜伎樂於麟德殿，歡甚。

己卯，幽州節度使劉總奏請去位落髮爲僧。又請分割幽州所管郡縣爲三道，請支三軍賞設錢一百萬貫。

乙酉，天平軍節度使馬總奏：「當道見管軍士三萬三千五百人，從去年正月已後，情願居農者放，逃亡者不捕。」先是，平定河南，及王承元去鎮州，宰臣蕭俛等不顧遠圖，乃獻銷兵之議，請密詔天下軍鎮，每年限百人内破八人逃死，故總有是奏。

丁亥夜，月犯歲星，在尾十三度。

辛卯，寒食節，宴羣臣於麟德殿，頒賜有差。

壬辰，刑部侍郎李建卒。

癸巳，九姓迴紇毗伽保義可汗卒。

三月丁酉朔，浙東奏移明州於鄞縣置。劉總進馬一萬五千匹。

甲辰，鄭滑節度使王承元祖母晉國太夫人李氏來朝，既見上，令朝太后於南內。

丁未，宗正寺奏：「准貞元二十一年敕，宗子陪位，放五百七十人出身。准今年敕放三百人。伏緣人數至多，不霑恩澤，乞降特恩，更放二百人出身。」從之。平盧薛平奏：海賊掠賣新羅人口於緣海郡縣，請嚴加禁絶，俾異俗懷恩。從之。

戊申，罷京西、京北和糴使，擾人故也。罷河北榷鹽法，許約計課利都數付榷鹽院。

庚戌，以左丞韋綬爲禮部尚書。是夜，太白近五車。

辛亥，命給事中韋弘慶充幽州宣慰使，左拾遺狄兼謨副之。

鹽鐵使王播奏江淮鹽估每斗加五十文，兼舊三百文。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爲盧龍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瀛州刺史，充瀛莫等州都團練觀察使，從劉總奏析置也。

丁巳，制：「劉總已極上台，仍移重鎮，兄弟子姪，各授官榮，大將賓僚，亦宜超擢。幽州百姓給復一年，賜三軍賞設錢一百萬貫。令宣慰使薛存慶與弘靖計會支給。」

戊午，封皇弟憬爲鄜王，悅爲瓊王，恂爲沔王，憺爲婺王，愔爲茂王，怡爲光王，恊爲淄王，憺爲衢王，恍爲澶王。皇子湛爲景王，涵爲江王，湊爲漳王，溶爲安王，潩爲潁王。

以兵部侍郎柳公綽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己未，以屯田員外郎李德裕爲考功郎中，左補闕李紳爲司勳員外郎，並依前知制誥、翰林學士。

敕今年錢徽下進士及第鄭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等重試以聞。

甲子，劉總請以私第爲佛寺，乃遣中使賜寺額曰報恩。幽州奏劉總堅請爲僧，又賜以僧衣，賜號大覺。總是夜遁去，幽州人不知所之。

乙丑，以漳州刺史韓泰爲郴州刺史，汀州刺史韓曄爲永州刺史，循州刺史陳諫爲道州刺史，量移也。

四月丙寅朔，授劉總弟約及總男等一十一人官，內五人爲刺史，餘朝班環衛。

庚午，易定奏劉總已爲僧，三月二十七日卒于當道界，贈太尉。

甲戌，祕書監蔣乂卒。

丙子，以前天平軍節度使馬總復爲天平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丁丑，詔黜（鄭）朗等十人。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貶禮部侍郎錢徽爲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爲劍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爲開州開江令。

戊寅，宰臣崔植、杜元穎奏請，坐日所有君臣獻替，事關禮體，便隨日撰録，號爲《聖政紀》，歲終付史館。從之。事亦不行。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庚辰，命宰臣等於侍中廳宴吐蕃使。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丙戌，正衙命使册九姓迴紇爲登羅羽録没密施句主録毗伽可汗。

《册府元龜》卷四九一《蠲復三》　己丑，河南尹韋貫之，請以去年夏末至今年夏初供館驛外殘錢，一萬三千五百八十貫，草九萬五百八十束，代百姓填元和十一年至十五年逋欠及今年夏稅，從之。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辛卯，以衡州刺史令狐楚爲鄂州刺史，吉州司馬孟簡爲睦州刺史。

壬辰，詔百辟卿士宜各徇公，勿爲朋黨。

甲午，以張弘靖入幽州，受朝賀。

中書門下奏燕、薊八州平，准禮宜告陵廟，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　五月丙申朔，回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逆公主。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戊戌，以刑獄淹滯，立程：凡大事，大

理寺三十五日詳斷訖，申刑部，三十日聞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所斷罪二十件已上爲大，十件已上爲中，十件已下爲小。刑部四覆官、大理六丞每月常須二十日入省寺，其廚料令户部加給。從中丞牛僧孺奏也。

己亥，貶考功員外郎李渤爲虔州刺史，以前書宰相考辭太過，宰相杜元穎等奏貶之。

癸卯，幽州大將李參已下十八人並爲刺史及諸衛將軍。

己酉，右散騎常侍致仕柳登卒。

辛亥，造百尺樓於宫中。

壬子，加茶榷，舊額百文，更加五十文，從王播奏。

丙辰，建王審薨。

丁巳，滄州先置景州於弓高縣，置歸化縣於福城草市，並宜停廢。

壬戌，幽州宣慰使給事中薛存慶卒於鎮州。

癸亥，敕先置澱州於郾城，宜廢，其郾城上蔡、西平、遂平兩縣復隸蔡州。

皇妹太和公主出降迴紇登羅骨没施合毗伽可汗。

甲子，命金吾大將軍胡証充送公主入迴紇使，兼册可汗；又以太府卿李鋭爲入迴紇婚禮使。

六月乙丑朔。

辛未，吐蕃犯青塞堡。

《册府元龜》卷九七九《和親二》 乙亥，加李憲御史大夫。

戊寅，迴鶻奏：「以一萬騎出北庭，一萬騎出安西，（柘）〔拒〕吐蕃以迎太和長公主歸國。」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甲申，賜御史中丞牛僧孺金紫。

《册府元龜》卷九七九《和親二》 丙戌，太和長公主出降迴鶻，宜特置府，其官屬准親王府例。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己丑，白虹貫日。

《唐會要》卷二〇《親謁陵》 二十七日〔辛卯〕，吏部奏：「公卿拜陵，通取尚書省及四品以上清望官、中書省及諸司五品以上清望官、及京兆少尹充。」從之。

《册府元龜》卷二《誕聖》 七月庚子，降誕日，百僚於紫宸殿稱賀畢，詣昭德門，外命婦詣光順門，並進門奉賀皇太后。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壬寅，月掩房次相。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甲辰，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乙巳，有大流星出參西北，色黄，有尾迹，長六七丈，光燭地，至羽林滅。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壬子，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是日，上受册於宣政殿，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

《册府元龜》卷九七九《和親二》 乙卯，正衙册太和長公主爲迴鶻可敦。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丁巳，貶張弘靖爲賓客、分司。

《新唐書》卷三四《五行一》 戊午，河水赤，三日止。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己未，再貶弘靖爲吉州刺史。

庚申，以昭義軍節度使劉悟檢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國子祭酒韓愈爲兵部侍郎。

辛酉，太和長公主發赴迴紇，上以半仗御通化門臨送，羣臣班於章敬寺前。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壬戌，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八月甲子朔。

己巳，鎮州監軍宋惟澄奏：七月二十八日夜軍亂，節度使田弘正并家屬將佐三百餘口並遇害。軍人推衙將王廷湊爲留後。

辛未，以左金吾將軍楊元卿爲涇州刺史，充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

敕公卿大臣至中書議幽、鎮討伐之謀。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壬申，朱克融陷莫州。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癸酉，王廷湊遣盜殺冀州刺史王進岌，據其郡。

乙亥，以前涇原節度使田布起復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

充魏博節度使。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丙子，瀛州軍亂，執其觀察使盧士玫，叛附于朱克融。王廷湊寇深州。

丁丑，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兵討王廷湊。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己卯，以深州刺史、本州團練使牛元翼充深冀節度使。

辛巳夜，太白近軒轅左角。冀州刺史吴暐潛爲幽州兵所逐。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温造爲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

己丑，以裴度爲幽、鎮兩道招撫使。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庚寅，以建州刺史李景儉爲諫議大夫。

壬辰夜，太白近太微西垣。

癸巳，鎮州出兵圍深州。

九月甲午朔。

丁酉，廢興州鳴水縣。

戊戌夜，太白近太微右執法。

壬寅，大雨震霆。

乙巳，相州兵亂，殺刺史邢楚。

丙午，令内常侍段文政監領鄭滑、河東、許三道兵，救援深州。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納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辛亥夜，月近天關。

壬子，幽州賊掠易州涞水、遂城、滿城。

癸丑，以前魏博節度使李愬爲太子少保。

冬十月甲子朔。

丙寅，太中大夫、守刑部尚書、騎都尉王播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鹽鐵轉運使。以河東節度使裴度充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左領軍衛大將軍杜叔良充深冀諸道行營節度使。

戊辰，以深冀節度使牛元翼爲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節度使。

辛未，以中書舍人、知貢舉王起爲禮部侍郎，兵部郎中楊嗣復爲庫部郎中、知制誥。

壬申，以東都留守鄭絪爲吏部尚書；以吏部尚書李絳檢校右僕射，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都畿防禦使。以工部尚書丁公著檢校左散騎常侍，兼越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乙亥，沂州刺史王智興爲武寧軍節度副使。

丁丑，裴度奏，自將兵取故關路進討。朱克融兵寇蔚州。

戊寅，王廷湊兵寇貝州。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殺千餘人。

庚辰，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

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宫之南，拔其二柵。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壬午，以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爲中書舍人。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章，論翰林學士元稹與中官知樞密魏弘簡交通，傾亂朝政。以稹爲工部侍郎，罷學士，弘簡爲弓箭庫使。

甲申，以京兆尹、御史大夫柳公綽爲吏部侍郎。

丙戌，以深冀行營節度使杜叔良爲滄州刺史、橫海軍節度使，以代烏重胤，授重胤檢校司徒、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丁亥，前浙東觀察使薛戎卒。

戊子，魏博田布奏，自率全師進討。

太子少保李愬卒。

己丑，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崔倰爲工部尚書、判度支，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崔從爲尚書左丞，以祕書監許季同爲華州刺史，充潼關防禦、鎮國軍使。

辛卯，昭義劉悟奏，自將兵次臨城。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及吐蕃戰于大石山，敗之。

十一月甲午，裴度及王廷湊戰于會星，敗之。

丙申，朱克融寇定州，義武軍節度使陳楚敗之。

《冊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丁酉，以討鎮州，勅權停今年冬至朝賀。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乙巳，徐州崔羣奏，遣節度副使王智興率師赴行營。

戊申，以司農卿裴武爲鎮州行營供軍使。

《冊府元龜》卷九七九《和親二》　甲寅，振武節度使張惟清奏：「准詔發兵三千人赴蔚州，數内已發一千人訖，餘二千人待太和公主出界即發遣。」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戊午，上御宣政殿，試制科舉人。

辛酉，淄青牙將馬延崟謀逆，節度使薛平覺其謀而誅之。

詔中書舍人白居易、繕部郎中陳岵、考功員外郎賈餗同考制策。

十二月丙寅，以前容管經略使留後嚴公素爲容州刺史、容管經略使。

丁卯，貶諫議大夫李景儉爲楚州刺史。

庚午，杜叔良之軍與賊戰於博野，爲賊所敗，七千人陷賊，叔良僅免。

乙亥，敕諸道除上供外，留州留使錢内每貫割二百文以助軍用，賊平後仍舊。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丁丑，陳楚及朱克融戰于望都，敗之。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顔爲忠武軍節度使，代李遜，仍兼深冀行營節度；以李遜爲鳳翔節度使。貶員外郎獨孤朗韶州刺史，起居舍人温造朗州刺史，司勳員外郎李肇澧州刺史，刑部員外郎王鎰鄂州刺史，坐與李景儉於史館同飲，景儉乘醉見宰相謾罵故也。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各罰一季俸料，亦坐與景儉同飲，然先起，不貶官。

辛巳，李光顔赴鎮，百僚餞於章敬寺。上御通化門臨送，賜玉帶名馬。仍敕神策副使楊承和充深冀行營都監押。

壬午，出内庫錢五萬貫以助軍。

《冊府元龜》卷六四四《考試二》　甲申，以登制科前試弘文館較書郎厳厳爲左拾遺，前試祕書省較書郎張述爲右拾遺。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乙酉，以幽州都知兵馬使朱克融檢校右散騎常侍，充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其拘囚張弘靖、殺害府僚之罪，一切釋放。時朝議以克融能保全弘靖，王廷湊殺害弘正，可赦燕而誅趙，故有是詔。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戊子，義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

長慶二年（壬寅、八二二）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春正月癸巳朔，以用兵罷元會。

乙未，以夔州刺史王承弁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

丁酉，朱克融陷滄州弓高縣。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己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爲成德軍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在塗爲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庚子，魏博兵自潰於南宮縣。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田〕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癸卯，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

海州海冰。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戊申，魏州奏布自殺。

己酉，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

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爲横海節度使。

壬子，貶杜叔良爲歸州刺史。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甲寅，以工部尚書、判度支崔倰檢校禮部尚書，兼鳳翔尹，充鳳翔隴節度使。以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張平叔判度支。復以弓高縣爲景州。

青州奏海凍二百里。

乙卯，以前鳳翔節度使李遜爲刑部尚書。

己未，刑部尚書李遜卒。

庚（子）〔申〕，以兗沂密觀察使曹華爲節度使，以天德軍防禦使李進誠兼靈州刺史，充朔方靈鹽定遠城等州節度使，以晉州刺史李岵爲豐州刺史，充天德軍豐州東西受降城都防禦使。內出繒帛八萬匹以助軍。

權停嶺南、黔中今年選補。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二月甲子，赦王廷湊。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以前吉州刺史張弘靖爲撫州刺史。弘靖初貶官，尚在幽州，拘留半歲，克融授節，始得還，故有是命。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丙寅，以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爲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爲忻州刺史。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丁卯，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李德裕爲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

癸酉，以鄜坊節度使韓充爲義成軍節度使，以代王承元，以承元爲鄜坊節度使。

甲戌夜，火、木星相近。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爲李全略。

辛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植罷爲刑部尚書，以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德裕爲御史中丞，司勳員外郎、知制誥李紳爲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右庶子王仲周以奉使緩命，貶台州刺史。

癸未，以深冀行營諸軍節度、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爲滄州刺史、橫海軍節度使，兼忠武軍節度、深冀行營並如故，以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略爲德州刺史、德棣等州節度。

丙戌，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檢校左庶子，充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襄州軍府事，以牛元翼在深州重圍故也。

丁亥，以河東節度使、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守司徒、平章事，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都畿汝防禦使、太微宮等使。以前靈武節度使李聽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戊子，昭義節度使劉悟囚其監軍使劉承偕。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三月壬辰朔，詔曰：「武班之中，淹滯頗久。又諸薦送大將，或隨節度使歸朝。自今已後，宜令神策六軍軍使及南衙常參武官，各具歷任送中書門下，素立大功及有才器者，量加奬擢。常參官依月限改轉，諸道軍府帶監察已上官者，限三周年即與改轉。軍士死王事者，三周年內不得停衣糧。先於留州留使錢內每貫割二百文助軍，今後不用抽取。」

洎頒此詔，方鎮多以大將文符鬻之富賈，曲爲論奏，以取朝秩者，疊委於中書矣。名臣扼腕，無如之何。

癸巳，以兵部尚書蕭俛爲太子少保，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李逢吉爲兵部尚書。

壬寅，左驍衛上將軍張奉國卒。以鴻臚卿、判度支張平叔爲户部侍郎充職。

朱克融、王廷湊合兵攻深州，不解。裴度與書諭之，克融還鎮，廷湊攻城亦緩。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乙巳，武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節度使崔羣。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

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

壬子，以裴度爲淮南節度使，餘如故。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甲寅，以右僕射韓皋爲左僕射，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夷簡爲右僕射。前東都留守李絳復拜舊官。

丙辰，守司徒裴度正衙受册訖，謁太廟，赴尚書省上，宰臣百僚皆送。

丁巳，以左丞崔從檢校禮部尚書、鄜州刺史、鄜坊節度使，以代王承元；以承元爲鳳翔隴節度使。

戊午，司徒裴度復入中書知政事。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王播檢校右僕

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依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以鳳翔節度使崔倰爲河南尹。牛元翼率十餘騎突圍出深州來朝，深州大將臧平等一百八十人皆爲王廷湊所殺。

己未，以武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檢校工部尚書，兼徐州刺史，充武寧軍節度使，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復爲滄州節度使，仍合滄景德棣爲一鎮。李光顔還鎮許州。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蝕之。

甲子，左僕射韓皋赴省上，中使賜酒饌，宰臣百僚送，一如近式。

忻州刺史李寰守博野，王廷湊攻之不下。其李寰所領兵宜割屬右神策，以寰爲軍使，仍以忻州軍爲名。

《册府元龜》卷四八四《經費》 辛未，詔曰：「頃以寇賊未殄，費用滋廣。先有詔勅，於諸道留州留使給用錢中每貫量抽二百文，今兵戎已戢，經費有常，其抽錢宜從今年四月十一日已後停。切令官吏所在知委，不得妄有增減。」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爲神策都知兵馬使。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庚辰，桂管觀察使杜式方卒。

癸未，以武寧軍節度使崔羣爲祕書監，分司東都。翰林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隨進所撰《六經法言》二十卷，賜錦綵二百匹、銀器二百事，處厚改中書舍人，隨改諫議大夫，並賜金紫。

丁亥，以祕書監嚴譽爲桂管觀察使。

是夜，東北有流星，光彩燭地，殷殷有聲，出天市垣，至郎位滅。

五月辛卯朔，以德州刺史李景儉爲諫議大夫。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壬寅，邕州刺史李元宗叛，奔于黄洞蠻。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癸丑，太子少傅嚴綬卒。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進，言於元稹。

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爲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丁巳，詔左僕射韓皋等鞫之。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戊午，幽州朱克融上表進馬萬匹、羊十萬口，先請其價賞軍。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六月癸亥，宣武軍宿直將李臣則逐其節度使李愿，衙門都將李穵反。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甲子，司徒、平章事裴度守尚書右僕射，工部侍郎、平章事元稹爲同州刺史。以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輕車都尉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乙丑，大風震電，墜太廟鴟吻，霹御史臺樹。

丁卯，以易州刺史柳公濟爲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使。

壬申，諫官論責裴度太重，元稹太輕，乃追稹制書，削長春宫使。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癸酉，吐蕃寇靈州，鹽州刺史趙旰敗之。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戊寅，以前右僕射李夷簡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庚辰，鹽州奏党項都督拔跋萬誠請降。

壬午，吐蕃寇鹽州。

《册府元龜》卷一四〇《旌表四》 乙酉，詔曰：「田布頃因戎旅發憤自裁，言念忠誠，豈忘贍卹？宜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以充葬用。」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戊子，復置邕管，以安南副使崔結爲邕管經略使。

《册府元龜》卷二《誕聖》 七月甲午，降誕日，宰臣率百寮入閤奉賀訖，又詣光順門進名賀皇太后。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丙申，宋王結薨。

戊戌，宣武監軍奏軍亂。

庚子，李穵自奏已權知留後。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壬寅，出中書舍人白居易爲杭州刺史。

乙巳，詔南北省五品已上官議討李穵。

丙午，貶李愿爲隨州刺史。

以鄭滑節度使韓充爲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汴宋亳潁觀察等使，鄭滑如故。以宣武軍節度押衙李穵爲右金吾衛將軍。

丁未，内出綾絹五十萬匹付度支，以供軍用。

陳、許水災，賑粟五萬石。

己酉，中使楊再昌使鎮州。

辛亥，以贈司徒、忠烈公李憕子源爲諫議大夫，賜緋魚袋。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癸丑，忠武節度使李光顔將兵二萬五千討李穵，屯尉氏。兗海節度使曹華聞穵作亂，不俟詔，即發兵討之。

《册府元龜》卷一三六《慰勞》　甲寅，命司勳郎中崔護、均王府長史李彦璋分往昭義、魏博兩道宣慰。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乙卯，敕：「員外郎知制誥二年後轉郎中，又二年後轉前行郎中，又一年即正除。諫議大夫知同前郎中。給事中并翰林學士別宣知者，不在此限。」以前義武軍節度使陳楚爲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本朝故事，東都留守罕用武臣，今用楚，以李穵擾汴宋故也。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丙辰，兗鄆節度使曹華及李穵戰于宋州，敗之。

丁巳，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顔又敗之于尉氏。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八月己未朔，以絳州刺史崔弘禮爲河南尹，兼東畿防禦副使。給事中韋顗以弘禮望輕，封還詔書，上遣中使諭之，乃下。詔陳許李光顔將兵收汴州。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辛酉，大理卿劉元鼎自吐蕃還。

甲子，韓充入汴境，軍于千塔。武寧軍節度使王智興與高承簡共破宣武兵，斬首千餘級，餘衆遁去。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丙寅，熒惑犯鎮星在昴、畢，因留相守。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戊辰，以左僕射韓皋爲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以東都留守陳楚爲河陽懷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壬申，韓充敗宣武兵於郭橋，斬首千餘級，進軍萬勝。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癸酉，韓充奏今月六日發軍入汴州界，營于千塔。

丙子，汴州監軍姚文壽與兵馬使李質同謀斬李穵及其黨薛志忠、秦鄰等。

丁丑，韓充入汴州。

以前東都留守李絳爲華州刺史，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

浙東處州大水，溺居民。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壬午，對吐蕃使者五十人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四二　癸未，以韓充專爲宣武節度使，以曹華爲義成節度使，高承簡爲兗、海、沂、密節度使，加李光顔兼侍中，以李質爲右金吾將軍。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詔瘞汴、宋、鄭三州戰亡者，稟其家三歲。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九月戊子朔，浙西大將王國清謀叛，觀察使竇易直討平之，同惡二百餘人並誅之。韓充送李穵男道源、道樞、道渝等三人，斬於西市。穵妻馬氏、小男道本、女汴娘配於掖庭。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壬辰，勑：「蕃客等皆遠申朝聘，節遇重陽，宜共賜錢二百貫以充宴賞。」

丙申，重陽節，賜宰臣及百寮宴于曲江亭。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德州軍亂，殺其刺史王稷。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癸卯，以前河陽節度使郭釗爲河中尹，兼河中絳隰等州節度使。御史中丞李德裕爲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以代竇易直。以易直爲吏部侍郎。加晉州刺史李寰爲晉慈等州都團練觀察使。

乙巳，敕團練防禦州置判官一員，其副使推巡並停。

辛亥，以吏部侍郎柳公綽爲御史大夫。

先有詔廣芙蓉苑南面，居人廬舍墳墓並移之，羣情駭擾。

壬子，太子少師李夷簡卒，贈太子太保。

癸丑，降敕罷之。

丁巳，以萬州刺史李元喜爲安南都護。

陰山府沙陁突厥兵馬使朱耶執宜來朝貢，賜官誥、錦綵、銀器。

《册府元龜》卷九八〇《通好》　十月辛酉，以太子僕杜載爲太僕少

卿兼御史中丞，持節充答吐蕃謝會盟禮畢使，仍賜服金紫。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壬戌，前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中書令、河中尹、上柱國、許國公韓弘可守司徒、兼中書令。

甲子夜，月掩牽牛中星。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乙丑夜，太白去南斗魁第四星西一寸所。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戊辰，興元節度使烏重胤來朝，移授天平軍節度使。

己卯，以工部侍郎鄭權爲工部尚書，以前華州刺史許季同爲工部侍郎。是日，上由複道幸咸陽，止於善因佛寺，施僧錢百萬，咸陽令絹百匹。

閏十月戊子朔，入迴紇使金吾大將軍胡証、副使光禄卿李憲、婚禮使衛尉卿李鋭、副使宗正少卿李子鴻等，送太和公主自蕃中迴。

庚寅，以吏部尚書鄭絪爲太子少傅，以太常卿趙宗儒爲吏部尚書，韋綬爲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壬辰，右驍衛大將軍韓公武卒，廢朝。以户部尚書楊於陵爲太常卿。

丙申，迴紇可汗遣使獻國信四牀、女口六人、葛禄口四人。

己亥，敕翰林侍講學士諫議大夫路隨、中書舍人韋處厚，兼充史館修撰《憲宗實録》，仍更日入史館。《實録》未成，且許不入内署，仍放朝參。

甲寅，詔：「江淮諸州旱損頗多，所在米價不免踊貴，眷言疲困，須議優矜。宜委淮南、浙西東、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觀察使，各於當道有水旱處，取常平義倉斛斗，據時估減半價出糶，以惠貧民。」

丙辰，以太子賓客令狐楚爲陝虢觀察使。

《册府元龜》卷一〇七《朝會一》　十一月戊午，日南至，宰臣與百官洎内外命婦候皇后起居於興慶宫。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丁卯，尚書左丞庾承宣爲陝虢觀察使。令狐楚復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楚已至陝州視事一日，追改之。

庚午，命景王率禁軍五百騎，侍從皇太后幸華清宫，又幸石甕寺。

辛未，以前安南都護桂仲武爲邕管經略使。

癸酉，上幸華清宫迎太后，巡狩于驪山下，即日馳還，太后翌日方還。

丙子，集王綰薨。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丁丑，月掩左角。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庚辰，上與内官擊鞠禁中，有内官欻然墜馬，如物所擊。上恐，罷鞠升殿，遽足不能履地，風眩就牀。自是外不聞上起居者三日。

是夜，月近房。

十二月丁亥朔，詔五坊鷹隼並解放，獵具皆毁之。

庚寅，宰臣李逢吉率百僚至延英門請見，上不許。中外與度等三上疏，請立皇太子。

是夜，司徒、中書令韓弘卒。

辛卯，上於紫宸殿御大繩牀見百官，李逢吉奏景王成長，請立爲皇太子，左僕射裴度又極言之。

癸巳，詔景王爲皇太子。

淮南奏和州飢，烏江百姓殺縣令以取官米。

甲午，内出絹二百匹，賑兩市癃殘窮者。

（己）〔乙〕未，兩軍容内司公主戚屬之家，並以上疾痊平，諸寺爲僧齋。仍敕在京諸司疏放繫囚。

《册府元龜》卷一四五《弭災三》　己亥，詔曰：「自冬以來，甚少雨雪，農耕方始，災旱是虞。慮有冤滯感傷和氣，宜委御史臺、大理寺及府縣長吏自録囚徒，仍速決遣。除身犯罪應支證追呼近繫者，一切並令放出。須辨對者，任其責保。冀得克消沴氣，延致休祥。」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丙午，上御宣政殿册皇太子。受册畢，百僚謁太子於東宫，太子舉簾，執笏答拜，宫僚拜則受之。

丁未，判度支、户部侍郎張平叔貶通州刺史。

是夜，月掩左角。

己酉，以前天平軍節度使馬總檢校左僕射、守户部尚書。

庚戌，以吏部侍郎竇易直爲户部侍郎、判度支。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壬子五更後，月近太白，相去一尺所。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癸丑，以太子册禮畢，宣制赦囚徒。以前黔中觀察使崔元略爲鄂岳蘄黄安等州觀察使。

太子賓客孟簡卒。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甲寅，月犯太白于南斗。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乙卯，以前陝虢觀察使衛中行爲尚書右丞。

長慶三年（癸卯、八二三）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正月丁巳朔，上以疾不受朝賀。是日大風，昏霾竟日。

嗣郢王佐宜於崖州安置，坐妄傳禁中語也。

敕不得買新羅人爲奴婢，已在中國者即放歸其國。

禮部侍郎王起奏：當司所試貢舉人，試訖申送中書，候覆訖下當司，然後大字放牓。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

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綿綵、銀器各有差。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庚戌，白虹貫日。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天平軍監軍奏：節度使烏重胤病，牙將王贄割股肉以療。河陽節度使陳楚奏：移使府於三城，未有門戟，欲移懷州門戟於河陽。從之。

諫議大夫殷侑奏禮部貢舉請置三傳三史科，從之。

户部尚書崔倰卒。

三月丁巳，宰臣百僚賜宴於曲江亭。

敕應御服及器用在淮南、兩浙、宣歙等道合供進者，并端午誕節常例進獻者，一切權停。其鷹犬之類，除備蒐狩外，並令解放。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壬戌，御史中丞牛僧孺爲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癸亥，淮南、浙東西、江南、宣歙旱，遣使宣撫，理繫囚，察官吏。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四月甲午，安南奏陸州獠攻掠州縣。

丙申，賜宣徽院供奉官錢，紫衣者百二十緡，下至承旨各有差。

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禄薄不能贍，因〔鄭〕注通於〔王〕守澄以求節鎮，己酉，以權爲嶺南節度使。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五月壬申，京師雨雹。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丙子，以晉、慈二州爲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寰爲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山南西道奏移成州於寶井堡。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卒。

祕書少監李隨奏請造當司圖書印一面，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六月己丑，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宰相監修國史杜元穎奏：「史官沈傳師除鎮湖南，其本分修史，便令將赴本任修撰。」從之。

敕京兆尹、御史大夫韓愈宜放臺參，後不得爲例。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七月癸亥，嶺南奏黄洞蠻寇邕州，破左江鎮。

丙寅，邕州奏黄洞蠻破欽州千金鎮，刺史楊嶼奔石南砦。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國子祭酒韋乾慶卒。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八月癸巳，邕管奏破黄洞蠻。

丙申，上自複道幸興慶宫，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匹施山僧。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丁酉夜，有大流星如數斗器，起西北，經奎、婁，東南流，去月甚近，迸光散落，墜地有聲。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癸卯，以左僕射裴度爲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鄭滑節度使曹華卒。

檢校尚書右僕射、户部尚書馬總卒。

興元節度使韋綬卒。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丙辰，加昭義節度使劉悟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賜宰臣百僚重九宴于曲江亭。

南詔王丘佺進金碧文絲十有六品。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十月丙戌，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

察使。

己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元穎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辛卯，安南奏黃洞蠻爲寇。

韓愈、李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壬辰，復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户部侍郎。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龍武統軍陳楚卒。

召翰林學士龐嚴對，因賜金紫。

賜内園使公廨本錢一萬貫，軍器使三千貫。

《新唐書》卷三四《五行一》　十一月丁丑，雨木冰。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上御通化門，觀作毗沙門神，因賜絹五百匹。

停浙東貢甜菜、海蚶。

十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去管内淫祠一千一十五所。

長慶四年（甲辰、八二四）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正月辛亥朔，上御殿受朝如常儀。上餌金石之藥，處士張皇上疏切諫。上悦，召之；求皇不獲。

澤潞判官賈直言新授諫議大夫，劉悟上表乞留，從之。

禮部尚書致仕孔戡卒。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丁卯，嶺南奏黃洞蠻寇欽州，殺將吏。

庚午，上疾復作。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辛未，上大漸，詔皇太子監國。

壬申，上崩於寢殿，時年三十。

唐敬宗部（起公元八二四年，迄公元八二六年）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諱湛，穆宗長子，母曰恭僖太后王氏。

長慶四年（甲辰、八二四）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正月癸酉，皇太子即位柩前，時年十六。

《新唐書》卷八《敬宗紀》　門下侍郎、平章事李逢吉攝冢宰。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甲戌，左僕射韓皋卒。

丙子，羣臣準遺詔奏皇帝寶册，禮畢，詔賞神策諸軍士人絹十匹、錢十千，畿内諸軍鎮絹十匹、錢五千，其餘軍鎮頒給有差。内出綾絹三百萬段以助賞給。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綵金銀甚衆，或今日賜緑，明日賜緋。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二月辛巳朔，上縗服見羣臣於紫宸門外。

壬午，渤海送備宿衛大聰叡等五十人入朝。

癸未，貶户部侍郎李紳爲端州司馬。

丙戌，貶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龐嚴爲信州刺史，翰林學士、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蔣防爲汀州刺史，皆紳之引用者。以右拾遺吴思爲殿中侍御史，充入蕃告哀使。李紳之貶，李逢吉受賀，羣官至中書，而思獨不往，逢吉怒而斥爲遠使。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丁亥，詔宜令三月三日御丹鳳樓，所令所司准式。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戊子，河北告哀使、諫議大夫高允恭卒於東都。

辛卯，敕没掖庭宫人，先配内園宫人，並宜放出，任其所適。

《册府元龜》卷一八〇《濫賞》　甲午，以（張）鍠爲家令寺。小吏賜緋之後，又連有是命，人頗異之。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己亥，册大行皇帝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庚子，西川節度使杜元穎進罨畫打毬衣五百事，非禮也。

辛丑，上始御紫宸殿受朝。既退，幸飛龍院，厚賜内官等物有差。以米貴，出太倉粟四十萬石，於兩市賤糶，以惠貧民。

癸（未）〔卯〕夜，太白犯東井北轅。

《册府元龜》卷六〇《立制度一》　甲辰，敕：「文武百僚寒食出城及於京畿内拜掃，宜令自今月二十六日已後任去，餘准長慶二年二月十四日敕處分。」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乙巳，上率羣臣詣光順門册皇太后。

丁未，御中和殿擊毬，賜教坊樂官綾絹三千五百匹。

戊申，擊毬於飛龍院。

己酉，大合樂於中和殿，極歡而罷，内官頒賜有差。

三月庚戌朔，貶司農少卿李彤吉州司馬，以前爲鄧州刺史，坐贓百萬，仍自刻德政碑故也。

壬子，上御丹鳳樓，大赦天下。

甲寅，始於延英對宰臣。

丙辰，以尚書右丞韋顗爲户部侍郎。

戊午，禮儀使奏：「外命婦正旦及四始日舊行起居之禮，伏以禮煩則瀆，請停。」從之。

庚申，工部尚書胡証檢校户部尚書、京兆尹。

甲子，故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家爲王廷湊所害。

以太子少保張弘靖爲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太子賓客令狐楚爲河南尹。

丁卯，以刑部尚書段文昌判左丞事。

戊辰，羣臣入閤，日高猶未坐，有不任立而踣者。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俄而始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極諫，頭叩龍墀血流，上爲之動容，仍

賜緋魚袋。編甿徐忠信闌入浴堂門，杖四十，配流天德。

庚午，賜內教坊錢一萬貫，以備遊幸。

是夜，太白犯東井北轅。

甲戌，夏州節度使李祐奏：於塞外築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等五城，以備蕃寇。又以党項爲盜，於蘆子關北木瓜嶺築壘，以扼其衝。

乙亥，幸教坊，賜伶官綾絹三千五百匹。

《册府元龜》卷二《誕聖》 四月庚辰朔，中書門下奏：「皇帝六月九日降誕，伏准故事，休假一日。」從之。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甲申，以御史大夫王涯爲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鹽鐵轉運等使。

壬辰，兵部侍郎武儒衡卒。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乙未，以布衣姜洽爲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洿、布衣李虞、劉堅爲拾遺。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丙申，賊張韶等百餘人至右銀臺門，殺閽者，揮兵大呼，進至清思殿，登御榻而食，攻弓箭庫。左神策軍兵馬使康藝全率兵入宫討平之。是日，上聞其變，急幸左軍。

丁酉，上還宫，羣臣稱慶。諫議大夫李渤以上輕易致盜，言甚激切。

己亥，九仙門等監共三十五人，並笞之。

辛丑，染坊使田晟、段政直流天德，以張韶染坊役夫故也。詔雪吐突承璀之罪，令男士曄改葬之。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丙午，宰臣李逢吉封涼國公，牛僧孺封奇章縣子。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五月乙卯，以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判度支竇易直並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己未，割富平縣之豐水鄉、下邽縣之翟公鄉、澄城縣之撫道鄉、白水縣之會賓鄉，以奉景陵。

癸亥，以鹽州刺史傅良弼爲夏州節度使。

東都、江陵監大轉運留後並改爲知院官，從其使王涯請也。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乙亥，月掩畢大星。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六月己卯朔，以左神策大將康藝全爲鄜坊節度使。

庚辰，大風吹壞延喜、景風等門。

工部侍郎張惟素卒。

辛巳，敕以霖雨命疏決京城繫囚。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癸未，熒惑犯東井。

丙戌，鎮星依曆在觜觿，贏行至參六度，當居不居，失行而前，遂犯井鉞。

丁亥，〔熒惑〕入井中。

己丑，太白犯軒轅右角。

《新唐書》卷三六《五行三》 庚寅，京師雨雹如彈丸。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壬辰，以左金吾衛大將軍李愿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河中絳隰等州節度使。

丙申，山南西道節度使、守司空裴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加陳許節度使李光顔守司徒。

癸卯，太保張弘靖卒。

〔己〕〔乙〕巳，浙西水壞太湖堤，水入州郭，漂民廬舍。

丁未，以吏部尚書趙宗儒爲太常卿，兵部尚書鄭絪爲吏部尚書。

七月己酉，睦州清溪等六縣大雨，山谷發洪水泛溢，漂城郭廬舍。

庚〔辰〕〔戌〕以前河中節度使郭釗爲兵部尚書。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乙卯夜，有大星出于天船，流犯斗魁第一星西南滅。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戊午，太子賓客許季同卒。

辛酉，疏靈州特進渠，置營田六百頃。

乙丑，鄆、曹、濮暴雨水溢，壞城郭廬舍。

丁卯，敕以穀貴，凡給百官俸內一半合給匹段，今宜給粟，每斗折錢五十文。

辛未，以大理卿崔元略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爲左金吾大將軍，壬申，進馬百五十匹，上卻之。

甲戌，侍御史温造於閤內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丙子，有大流星出天將軍東北，入濁。

《唐會要》卷四三《五星臨犯》　八月丁丑，熒惑犯填星。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癸未，火犯東井。

甲（寅）〔申〕，詔於關内、關東折糴和糴粟一百五十萬石。

陳、許、蔡、鄆、曹、濮等州水害秋稼。

丁亥，火入東井。

己丑，以李憕孫宏爲河南府兵曹參軍，蔣清孫鄠爲伊陽令，録忠臣後也。

是夜，金犯軒轅右角。

壬辰，江王府長史段釗上言，稱前任龍州刺史，近郭有牛心山，山上有仙人李龍遷祠，頗靈應，玄宗幸蜀時，特立祠廟。上遣高品張士謙往龍州檢行，迴奏牛心山有掘斷處。羣臣言宜須修築。時方沍寒，役民數萬計，東川節度使李絳表訴之。

《新唐書》卷八《敬宗紀》　丁酉，中官季文德謀反，伏誅。

黄洞蠻寇安南。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乙巳，宣武軍節度韓充卒。

九月丁未，波斯大商李蘇沙進沉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諫云：「沉香爲亭子，不異瑶臺、瓊室。」上怒，優容之。

庚戌，以河南尹令狐楚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汴亳觀察等使。

乙卯，罷理匭使。以諫議大夫李渤知匭，奏請置胥吏、添課料故也。

戊午，加朱克融檢校司空。

詔浙西織造可幅盤條繚綾一千匹。觀察使李德裕上表論諫，不奉詔，乃罷之。

己（巳）〔未〕，以兵部侍郎王起爲河南尹。

甲子，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

己巳，浙西、淮南各進宣索銀粧奩三具。

十月丙子朔，宗正寺選尚縣主壻和元亮等二十五人，各賜錢三十萬，令備吉禮。

辛巳，以吏部侍郎崔從爲太常卿。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癸巳，禮儀使奏：「來月二十三日冬至，准故事，山陵未附廟，並不合行慶賀之儀。其朝賀皇太后請停。」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庚子，嶺南節度使鄭權卒。

辛丑，吐蕃貢犛牛、鑄成銀犀牛羊鹿各一。

壬寅，以鄂岳觀察使、檢校兵部尚書崔植檢校吏部尚書，兼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觀察經略使。以户部侍郎韋顗爲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以御史中丞鄭覃權知工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韋弘景爲吏部侍郎。以權知禮部侍郎李宗閔權知兵部侍郎。以工部侍郎于敖爲刑部侍郎。

《新唐書》卷八《敬宗紀》　十一月戊午，環王及黄洞蠻陷陸州，刺史葛維死之。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蘇、常、湖、岳、吉、潭、郴等七州水傷稼。

庚申，葬穆宗于光陵。

十二月癸未，迴紇、吐蕃、奚、契丹遣使朝貢。

襄州柳公綽、滄州李全略、晉州李寰、滑州高承簡並自尚書加檢校右僕射。以前起居舍人劉栖楚爲諫議大夫。

淮南節度使王播厚賂貴要，求領鹽鐵使，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伏延英抗疏論之。

戊子夜，月掩東井。

庚寅，加天平軍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甲午夜，西北有流星出閣道，至北極滅。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乙未，徐泗王智興請置僧尼戒壇，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狀論其姦幸。時自憲宗朝有敕禁私度戒壇，智興冒禁陳請，蓋緣久不興置，由是天下沙門奔走如不及。智興邀其厚利，由是致富，時議醜之。

丁酉，宰相牛僧孺進封奇章郡公，李程彭原郡公，竇易直晉陽郡公，並食

邑三千户。吏部侍郎韓愈卒。

寶曆元年（乙巳、八二五）

《新唐書》卷八《敬宗紀》 正月己酉，朝獻于太清宮。

庚戌，朝享于太廟。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辛亥，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寶曆元年。

宰相牛僧孺累表乞解機務，帝許以郊禮後。乙卯，以僧孺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鄂州刺史，充武昌軍節度、鄂岳觀察使。淮南節度使王播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於鄂州特置武昌軍額，寵僧孺也。

《册府元龜》卷六〇《立制度一》 丙辰，牛僧孺請奏使印，從之。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壬申，以給事中李渤爲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辛卯，以前禮部郎中李翺爲廬州刺史，以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故也。

辛丑，江西觀察使薛放卒。

癸卯，以職方郎中、知制誥王璠爲御史中丞。

三月乙巳朔，以兵部尚書郭釗爲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

壬子，宴羣臣於三殿。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癸丑，又宴宰臣、翰林學士、給事中、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諸曹尚書侍郎、京兆尹等，頒賜銀器錦綵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册迴鶻曷薩特勒爲愛登里囉汨没密於合毗伽昭禮可汗。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戊辰夜，有流星長三丈，出紫微，入濁滅。

辛未，以前桂管觀察使殷侑爲江西觀察使。上御宣政殿試制舉人二百九十一人，以中書舍人鄭涵、吏部郎中崔琯、兵部郎中李虞仲並充考制策官。

四月甲戌朔，宰相涼國公李逢吉進封鄭國公。以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檢校工部尚書，兼青州刺史、平盧軍節度使。宣中書，以諫議大夫劉栖楚爲刑部侍郎。丞郎宣授，自栖楚始也。

癸巳，羣臣上徽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册。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大辟罪已下，無輕重咸赦除之。

（乙）〔己〕亥，以劍南東川節度、檢校司空李絳爲左僕射。御史蕭徹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崔元略違詔徵畿内所放錢萬七千貫，付三司勘鞫不虚。

辛丑，敕削元略兼御史大夫。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壬寅，熒惑入輿鬼，掩積尸。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五月甲辰朔，以前平盧軍節度使薛平檢校左僕射、兼户部尚書。賜振武軍錢一十四萬貫，修築東受降城。

庚戌，幸魚藻宫觀競渡。

庚申，正衙命使册九姓迴紇登里囉汨没密施毗伽昭禮可汗。

丙寅，太子少傅致仕閻濟美卒。

丁卯，湖南觀察使沈傳師奏：「當道先配吐蕃羅没等一十七人，準赦放還本國，今各得狀，不願還。」從之。

庚午，以右金吾將軍李文悦爲豐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

安南李元喜奏移都護府於江北岸。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六月甲戌，赤虹貫日。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乙酉，詔公主、郡主並不得進女口。

丙戌，將作監張武均出爲洋州刺史，坐贓犯也。請司白身馮志謀等三百九人，並賜禄。

丁亥，命品官田務豐領國信十二車賜迴紇可汗及太和公主。

己丑，河中節度使、檢校司空李愿卒。

乙未，以檢校左僕射、兼户部尚書薛平檢校司空、河中尹、河中節度使。

七月癸卯朔，以忠武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李光顔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以兗海節度使王沛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

熒惑犯右執法。

甲辰，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一百萬匹，仍請日進二萬，計五十日方畢。

播自掌鹽鐵，以正入錢進奉，以希寵固位，託稱羨餘，物議欲鳴鼓而攻之。

（乙）〔己〕酉，鄜坊水壞廬舍。

《册府元龜》卷三〇《奉先三》 辛亥，勅：「奉先一縣，獨奉八陵，供辦支持，實爲繁併，眷言物力，須議優矜。宜委京兆府減一半租并雜色役等，令諸縣均出。」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癸丑，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張茂宗爲兗海沂密節度使。

乙卯，正衙命使册司徒李光顔。

丙辰，淄王傅分司元錫卒。

己未，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隻供進，仍以船材京内造。時計其功，當半年轉運之費。諫議大夫張仲方切諫，乃改進十隻。

辛酉，萬年縣典賈鎮誣告故統軍王佖男正謨等七人謀亂，詔杖殺之。

甲子夜，月犯畢。

乙丑，侍講學士崔郾、高重進《纂要》十卷，賜錦綵二百匹。

丁卯，以户部侍郎韋顗爲吏部侍郎，京兆尹崔元略爲户部侍郎。

奉天縣水壞廬舍。

辛未，以左散騎常侍胡証爲户部尚書、判度支。

太子賓客分司盧士玫卒。

閏七月壬（午）〔申〕朔，以權知工部侍郎鄭覃爲京兆尹。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癸未，太白犯南斗。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甲申，拾遺李漢、舒元褒、薛廷老於閤内論曰：「伏見近日除授，往往不由中書進擬，多是内中宣出。臣恐紀綱寖壞，姦邪恣行，伏希詳察。」上然之。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十萬翻，修清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

丙戌，户部尚書致仕裴堪卒。

戊子，以給事中盧元輔爲工部侍郎。

壬辰，以前河東節度使李聽爲義成軍節度使。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癸巳夜，月去心，距九寸。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戊戌，以刑部尚書段文昌爲兵部尚書，依前判左丞事。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庚子，流星去北極，至南斗柄滅。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八月戊申，以鄜國公楊造男元湊襲鄜國公，食邑三千户。

兩京、河西大稔，敕度支和糴折糴粟二百萬石。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庚戌，〔劉〕悟暴疾薨，子將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

《册府元龜》卷五四《尚黄老二》 癸丑，幸蓬萊殿，會沙門、道士共四百人，賜食，兼給茶絹有差。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乙卯夜，太白近房。

戊午，遣中使往湖南、江南等道及天台山採藥。

《册府元龜》卷五四《尚黄老二》 己巳，以道士劉從政爲簡較光禄少卿，賜紫，并號昇玄先生。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九月丁丑，衛尉卿劉遵古役人安再榮告前袁王府長史武昭謀害宰相李逢吉，詔三司鞫之。

癸未夜，太白犯南斗。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甲申，日赤無光。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丙戌，月犯畢。

甲午，月犯太微左執法。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丁酉，華州暴水傷稼。

徐州王智興奏，大將武華等四百人謀亂，並伏誅。

十月庚子朔，河南尹王起奏，盜銷錢爲佛像者，請以盜鑄錢論。

丁巳，振武節度使張惟清以東受降城濱河，歲久雉堞摧壞，乃移置於綏遠烽南，及是功成。

己未，以崖州安置人嗣郢王佐爲潁王府長史，分司東都，仍賜金紫。

壬戌夜，太白近哭星。

甲子，三司鞫武昭獄得實，武昭及弟彙、役人張少騰宜付京兆府決，河陽節度掌書記李仲言配流象州，彙流崖州，太學博士李涉流康州，皆坐武昭事也。

十一月辛未，以御史中丞王璠爲工部侍郎，以諫議大夫獨孤朗爲御史

中丞。

癸酉，鎮星近東井。

癸未，以殿中少監嚴公素爲容管經略使。

是夜，月犯東井。

庚寅，車駕幸温湯，即日還宫。

壬辰，以刑部侍郎劉栖楚爲京兆尹。

丙申，詔封皇子普爲晉王。

丁酉，吏部侍郎韋顗卒。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戊戌，西南大流星出羽林，入濁。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十二月辛丑，以晉王普爲昭義軍節度副大使，以劉悟子將作監主簿從諫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留後。

戊申夜，月犯畢。

《新唐書》卷三四《五行一》 （乙）〔己〕酉夜，西北有霧起，須臾遍天。霧止，有赤氣，或淺或深，久而乃散。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甲子，以左僕射李絳爲太子少師，分司東都。

戊辰，敕：「農功所切，實在耕牛，疲甿多乏，須議給賜。委度支往河東、振武、靈、夏等州市耕牛一萬頭，分給畿内貧下百姓。」

寶曆二年（丙午、八二六）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正月己巳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庚午，貶殿中侍御史王源植爲昭州司馬。

辛未，湖南觀察使沈傳師奏：奉詔校尋葉靖能、羅光遠文案，檢尋不獲。

癸酉，右贊善大夫李光現與品官李重實爭忿，以笏擊重實流血，上以宗屬，罰兩月俸料。

甲戌，以諸軍丁夫二萬入内穿池修殿。

辛巳，興元節度使裴度奏修斜谷路及館驛皆畢功。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甲申，月犯右執法，相去五寸。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壬辰，裴度來朝。

甲午，以衛尉卿劉遵古爲湖南觀察使，以國子祭酒衛中行爲福建觀察使。

丙申，鹽鐵使王播奏：「揚州城内，舊漕河水淺，舟船澀滯，輸不及期程。今從閶門外古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東通舊官河，計長一十九里。其功役所費，當使自方圓支遣。」從之。

二月辛丑，容管經略使嚴公素奏：「當州普寧等七縣，請同廣、昭、桂、賀四州例北選。」從之。

丙午夜，月犯畢。

丁未，以山南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光禄大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元尹、上柱國、晉國公裴度守司空、同平章事，復知政事。

《册府元龜》卷三九《睦親》 乙卯，襄陽公主自西内有勑於歸里第，以其男等有請，從之。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丁巳寒食節，三殿宴羣臣，自戊午至庚申方止。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甲子，詔今年三月上巳日，文武百僚宜准舊例於曲江宴集。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丙寅，正册司空裴度。

丁卯，以禮部尚書王涯檢校左僕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三月戊辰朔，命興唐觀道士孫準入翰林待詔。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己巳，流星出河鼓，東過天市，入濁滅。

《册府元龜》卷五二《崇釋氏二》 庚午，鄭滑觀察使李聽上言：「隋大業初，高祖神堯皇帝任鄭州刺史，日爲太宗文皇帝疾恙祈福於滎陽縣太海佛寺，其答如響，因建一石像，像下刊紀其事，凡十六字。歲月既遠，盡翳於土壤中。今滎陽縣令李元慶新加嚴餙，刺史張仲方立石爲文，不敢不奏。」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辛未，江西觀察使殷侑請於洪州寶曆寺置僧尼戒壇，敕殷侑故違制令，擅置戒壇，罰一季俸料。

甲戌，賜宰臣百僚上巳宴于曲江亭。

乙亥，右散騎常侍李翺卒。

戊寅，幸魚藻宮觀競渡。

《册府元龜》卷一一四《巡幸三》 己卯，賜魚藻宮從官、左右神策中尉、諸司使、翰林學士等錦綵銀器有差。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辛巳，以同州刺史蕭俛爲太子少保分司。

壬午，以工部尚書裴武爲同州刺史。

癸未，嶺南節度使崔植奏：「廣、湖、封、雷、潘、辯等七州戍軍，除折衝別將外，並請停。」從之。

丙戌，昆明夷遣使朝貢。

丁亥，敕册才人郭氏爲貴妃。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甲午，日中有黑氣如杯。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丙申，以吏部侍郎韋弘景爲陝虢觀察使。

四月戊戌朔，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略卒。

壬寅，以右金吾衛大將軍高承簡爲邠寧慶節度使。

丙午，王廷湊檢校司空。

戊申，昭義節度使留後劉從諫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庚戌，鄂岳觀察使牛僧孺奏：「當道沔州與鄂州隔江相對，纔一里餘，其州請併省，其漢陽、汉川兩縣隸鄂州。」從之。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甲寅，白虹貫日。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丙辰，右金吾衛大將軍高霞寓卒。

《册府元龜》卷一五三《明罰二》 戊午，出左拾遺張權輿爲河中府虞鄉縣令，坐前侵毀裴度故也。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甲子夜，西方大流星長三丈，穿天市垣，至房星滅。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丙寅，先是王廷湊請於當道立聖德碑，是日，内出碑文賜廷湊。

五月戊辰朔，上御宣和殿，對内人親屬一千二百人，並於教坊賜食，各頒錦綵。

辛未，祕書省著作郎韋公肅注太宗所撰《帝範》十二篇進，特賜錦綵百匹。

甲戌，以涇原節度楊元卿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以金吾衛大將軍李祐爲涇原節度使。

是夜，月近太微星。

浙西送到絶粒女道士施子微。

戊寅，幸魚藻宮觀競渡。

庚辰，中使自新羅取鷹鷂迴。幽州軍亂，殺其帥朱克融及男延齡，軍人立其第二子延嗣爲留後。

辛巳，神策軍苑内古長安城中修漢未央宮，掘獲白玉牀一張，長六尺。

癸未，山人杜景先於光順門進狀，稱有道術；令中使押杜景先往淮南及江南、湖南、嶺南諸州求訪異人。

甲申，以右丞丁公著爲兵部侍郎，以前湖南觀察使沈傳師爲尚書左丞。

辛卯，贈朱克融司徒。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癸巳，西北方大流星長三丈，光明照地，入天市垣中滅。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甲午夜，熒惑犯昴。賜興唐觀道士劉從政修院錢二萬貫。

六月丁酉朔，賜御史中丞獨孤朗金紫。

丁巳，減放苑内役人二千五百。帝性好土木，自春至冬，興作相繼。

庚申，鄆州進驢打毬人石定寬等四人。

是夜，太白犯昴。

辛酉，幸凝碧池，令兵士千餘人於池中取大魚長大者送入新池。

癸亥，以旱，命京城諸司疏理繫囚。

以延康坊官宅一區爲諸王府司局。

甲子，上御三殿，觀兩軍、教坊、内園分朋驢鞠、角抵。戲酣，有碎首折臂者，至一更二更方罷。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七月壬申，流星長二丈，出北斗，入濁滅。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乙亥，河中進力士八人。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己卯，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溆俗講。

癸未，衡王絢薨。

《唐會要》卷四三《流星》　丙戌，日初入，有流星向南滅。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内藏，以便賜與。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癸巳，敕鄠縣渼陂尚食管係，太倉廣運潭復賜司農寺。

八月丙申朔，以司空、平章事裴度判度支，以工部侍郎王播爲河南尹，代王起，以起爲吏部侍郎，以前福州觀察使徐晦爲工部侍郎。

是夜，太白近太微。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甲辰夜，太白去太微八寸所。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

乙巳，息元至京師，上館之禁中山亭。

《新唐書》卷八《敬宗紀》　丙午，觀競渡于新池。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丁未夜，熒惑近鎮星西北。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庚戌，以太府卿李憲爲江西觀察使。

癸丑，以太常卿崔從檢校吏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

九月（丁）〔乙〕丑朔，大合宴於宣和殿，陳百戲。

《册府元龜》卷五四《尚黄老二》　庚午，命兩街供奉道士趙嘗盈等四十人，於三清殿修羅天大醮道場。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壬申，宰相李程爲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

敕户部所管同州長春宫莊宅，宜令内莊宅使管係。

《新唐書》卷八《敬宗紀》　甲戌，觀百戲于宣和殿，三日而罷。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戊寅，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李光顔卒。

出内庫錢萬貫，令内園召募力士。

幽州監軍奏：都知兵馬使李再義與弟再寧同殺朱延嗣并其家屬三百餘人，推再義爲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十月己亥，以李載義爲盧龍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一四《巡幸三》　丁未，幸城南華嚴寺。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壬戌，以中書舍人崔郾爲禮部侍郎。

十一月甲子朔，以太清宫道士趙歸真充兩街道門都教授博士。帝好深夜自捕狐貍，宫中謂之「打夜狐」。中官許遂振、李少端、魚弘志以侍從不及削職。

壬申，以户部尚書胡証檢校兵部尚書，兼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八〇《濫賞》　己卯，賜翰林僧惟真絹五十疋。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甲申，以右僕射、同平章事李逢吉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臨漢監牧使。

乙酉，同州刺史裴武卒。

己丑，詔朝官及方鎮人家不得置私白身。

癸巳，以前東都留守楊於陵爲太子少傅。中官李奉義、王惟直、成守貞各杖三十，分配諸陵，宣徽使閻弘約、副使劉弘逸各杖二十。

十二月辛丑，帝夜獵還宫，與中官劉克明、田務成、許文端打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定寬等二十八人飲酒。帝方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劉克明等同謀害帝，即時殂於室内，時年十八。

唐文宗部（起公元八二六年，迄公元八四〇年）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諱昂，穆宗第二子，母曰貞獻皇后蕭氏。

寶曆二年（丙午、八二六）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當軍國事。〔十二月〕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

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

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

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趙歸真等諸術士及敬宗時佞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乙巳，即位於宣政殿。

丙午，上赴西宮成服。

丁未，宰臣百僚上表請聽政，三表，許之。

道士紀處玄、楊沖虛，伎術人李元哉、王信等，並配流嶺南。

戊申，尊聖母爲皇太后。

己酉，敕鳳翔、淮南先進女樂二十四人，並放歸本道。

庚戌，以正議大夫、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柱國、賜紫金魚袋韋處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翰林學士路隨承旨，侍講學士宋申錫充書詔學士。

丙辰，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爲刑部尚書。

丁巳，爲絳王舉哀，廢朝三日。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庚申，出宮人三千，省教坊樂工、翰林伎術冗員千二百七十人，縱五坊鷹犬，停貢纂組雕鏤、金筐寶飾牀榻。

大和元年（丁未、八二七）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正月〕庚午，以御史中丞獨孤朗爲户部侍郎，以兵部尚書、權判左丞事段文昌爲御史大夫。

是夜，月掩畢大星。

戊寅，以左散騎常侍李益爲禮部尚書致仕。以京兆尹劉栖楚爲桂管觀察使。以前户部侍郎于敖爲宣歙觀察使，代崔羣。以羣爲兵部尚書。

癸未，以吏部侍郎庾承宣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二月〕丙申，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別駕。其諸色在京及內外諸軍使等職事，並不在挾名限。

己亥，以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張正甫爲工部尚書。

辛丑，以前廣州節度使崔植爲户部尚書，以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李絳檢校司空，兼太常卿。

乙巳，御丹鳳樓，大赦，改元大和。

甲寅，敕諸道節度觀察使去任日，宜具交割狀，仍限新使到任一月分析聞奏，以憑殿最。

丙辰，以華州刺史錢徽爲尚書右丞，以前河陽節度使崔弘禮爲華州鎮國軍使。

己未，以太子少保分司蕭俛爲檢校右僕射，兼禮部尚書。

庚申，以虔州刺史韓約爲安南都護。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見，請遵朝旨。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右軍中尉梁守謙請致仕，以樞密使王守澄代之。

戊寅，以前蘇州刺史白居易爲祕書監，仍賜金紫。

壬午，幽州李載義奏故張弘靖判官家屬凡一百九十人，並送赴闕。

四月癸巳，以太子少傅楊於陵守右僕射致仕，俸料全給。

甲午，鳳翔築臨汧城於汧陽縣西北八十里。

壬寅，毀昇陽殿東放鴨亭。

戊申，毀望仙門側看樓十間，並敬宗所造也。

以前亳州刺史張遵爲邕管經略使。

《新唐書》卷三四《五行一》　庚戌，北方有赤氣，中有數白氣間之。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乙卯，以禮部尚書蕭俛爲太子少師分司。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

丙辰，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己未，忠武軍節度使王沛卒。

庚申，以太僕卿高瑀檢校左散騎常侍，充忠武軍節度。

《册府元龜》卷三八《尊親》　五月壬戌朔，帝赴興慶宮起居太皇太后，宗正卿李銳率諸宗屬詣右銀臺門進名起居。

丙寅，帝赴興慶宮上壽，内外端午進獻如常歲。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戊辰，罷宰臣奏事監搜。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己巳，貶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李續爲涪州刺史，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張又新爲汀州刺史，李逢吉黨也。

《册府元龜》卷六一《立制度二》　癸酉，左神策軍奏當軍請鑄南山採造印一面。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爲横海節度使，以前横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搆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

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檢校官。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甲申，淮南節度、鹽鐵、轉運等使王播來朝。

丙戌夜，熒惑犯右執法。

六月辛卯朔，敕文武常參官朝參不到，據料錢多少，每貫罰二十五文。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癸巳，淮南節度副大使王播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丙申，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温造權知御史中丞。

癸卯，詔：「元和、長慶中，皆因用兵，權以濟事，所下制敕，難以通行。宜令尚書省取元和已來制敕，參詳删定訖，送中書門下議定聞奏。」

甲寅，以旱放繫囚。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乙卯，以旱降京畿死罪以下。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七月癸亥，太常卿李絳進封魏國公。李同捷除兗海，不受詔，結幽鎮謀叛。

癸酉，葬敬宗于莊陵。

辛巳，敕今年權于東都置舉。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乙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上》　八月庚寅朔，以工部侍郎獨孤朗爲福建觀察使，以太府卿裴弘泰爲黔中經略使、觀察使。左僕射致仕楊於陵讓全給俸料，許之。

庚子，詔削奪李同捷在身官爵，復以張茂宗爲兗海沂密節度使。

辛丑，邠寧節度使高承簡卒。

壬寅，以刑部尚書柳公綽檢校左僕射，充邠寧節度使。

《新唐書》卷三四《五行一》　癸卯，京師見赤氣滿天。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戊申，以諫議大夫張仲方爲福建觀察使。

癸丑，前福建觀察使獨孤朗卒。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李〕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

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九月癸亥，以左神策軍將軍、知軍事何文哲爲鄜坊丹延節度使。

甲戌，以左神策大將軍、知軍事李泳爲單于都護，充振武麟勝節度使。

丁丑，浙西觀察使李德裕、浙東觀察使元稹就加檢校禮部尚書。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戊寅，月掩東井南轅星。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壬午，桂管觀察使劉栖楚卒。丙戌，以諫議大夫蕭裕爲桂管觀察使。

《舊唐書》卷三七《五行》　十月甲辰，昭德宮火，延燒至宣政東垣及門下省，至晡方息。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癸丑，兗州復置萊蕪縣。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爲橫海節度使，從王智興之請也。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甲申，日南至，宰臣率百官洎外命婦詣興慶宮及光順門行朝賀之禮。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十二月〕癸巳，以晉州、慈州復隸河中。以左丞錢徽爲華州刺史。丁酉，右金吾衛大將軍王公亮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

大和二年（戊申、八二八）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正月戊〔申〕〔午〕朔，權停朝賀，文武百寮及命婦並赴興慶宮及光順門起居太皇太后、義安皇太后。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庚午，月掩畢。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壬申，以右散騎常侍孔戡爲京兆尹。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地震。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乙亥，對歸國南詔使及入朝室韋于麟德殿，宴賜有差。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二月丁亥朔，以兵部侍郎王起爲陝虢觀察使，代韋弘景，以弘景爲尚書左丞。乙巳，以刑部侍郎盧元輔爲兵部侍郎，祕書監白居易爲刑部侍郎。庚戌，敕李絳所進則天太后删定《兆人本業》三卷，宜令所在州縣寫本散配鄉村。

《册府元龜》卷一三六《慰勞》　辛亥，命司封郎中王彦魏博宣慰。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三月丁巳朔，度支奏：「京兆府奉先縣界鹵池側近百姓，取水柏柴燒灰煎鹽，每一石灰得鹽一十二斤一兩，亂法甚於鹽土，請行禁絶。今後犯者據灰計鹽，一如兩池鹽法條例科斷。」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辛巳，上御宣政殿親試制策舉人。以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爲考制策官。閏三月丙戌朔，内出水車樣，令京兆府造水車，散給緣鄭白渠百姓，以溉水田。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亓志紹將兵二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馬植、崔瑾、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四月壬午，以邕管經略使王茂元爲容管經略使。五月乙未，以吏部侍郎丁公著爲禮部尚書。庚子，敕：「應諸道進奉内庫，四節及降誕進奉金花銀器并纂組文繡雜物，並折充鋌銀及綾絹。其中有賜與所須，待五年後續有進止。」帝性恭儉，惡侈靡，庶人務敦本，故有是詔。

《册府元龜》卷四二《仁慈》　辛丑，詔：「度支每年旨額年支配進蚺蛇膽四兩，桂州一兩、賀州二兩、泉州一兩，宜於數内量停三兩，餘一兩每年轉次送納。」帝因對侍講學士許康佐，語及取蚺蛇膽，知生割其腹而後得之，帝爲惻然，因命停減。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六月乙卯，晉王普薨。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辛酉，謚悼懷太子。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以吏部尚書鄭絪爲太子少保。

癸亥，四方館請賜印，其文以「中書省四方館」爲名。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蕭太后幼去鄉里，有弟一人，上即位，命福建觀察使求訪，莫知所在。有茶綱役人蕭洪，自言有姊流落，商人趙縝引之見，太后近親呂璋之亦不能辨，與之俱見太后。上以爲得真舅，甲子，以爲太子洗馬。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己巳，大風拔木。

乙亥，峯州刺史王昇朝反。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庚辰，安南都護武陵韓約討斬〔王昇朝〕。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辛巳，以靈武節度使李進誠爲邠寧節度使，以天德軍使李文悅爲靈武節度使。

〔七月〕乙酉，以前邠寧節度使柳公綽檢校左僕射，兼刑部尚書。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辛丑，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及同捷戰于平原，敗之。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甲辰，詔宰臣集三署四品已上常參官，議討王廷湊可否。

是夜，彗西出攝提南，長二尺。

八月丁巳，以兵部侍郎盧元輔爲華州鎮國軍使，以代錢徽，以徽爲吏部尚書致仕。

壬戌，京畿奉先等十七縣水。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己巳，王廷湊反。

壬申，義武軍節度使柳公濟及廷湊戰于新樂，敗之。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丙子，對入朝迴鶻安寧四十人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己卯，劉從諫又敗之于臨城。

辛巳，史憲誠及李同捷戰于平原，敗之。

癸未，劉從諫及王廷湊戰于昭慶，敗之。

《册府元龜》卷三九《睦親》　九月丙戌，封故絳王長女爲江華縣主，故深王第三女爲長壽縣主。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

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鎮，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庚寅，以寰爲夏綏節度使。

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

《册府元龜》卷一六五《招懷三》　辛丑，授棣州降將劉志清爲正議大夫，簡較太子詹事兼侍御史龐再忠爲朝散大夫，簡較少府監、殿中侍御史、滄州鹽山縣主簿知州事張叔連爲福王友。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癸卯，柳公濟又敗之于博野。

丁未，岳王緄薨。

庚戌，安南軍亂，逐其都護韓約。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十月丁巳，罷揚州海陵監牧。以户部尚書崔植爲華州刺史、鎮國軍使。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庚申，史憲誠及李同捷戰于平原，敗之。

《册府元龜》卷四八四《經費》　辛酉，勅：「武寧軍士馬悉在行營，不同常日，舊賜綾絹二萬匹，仍委度支逐使支送。」

《册府元龜》卷二《誕聖》　壬戌，以降誕日，召吏部侍郎楊嗣復、吏部郎中崔戎等赴麟德殿講論，賜錦綵銀器有差。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丙寅，嶺南節度使胡証卒。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丁卯，洋王忻薨。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辛未，以江西觀察使李憲爲嶺南節度使。

癸酉，以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竇易直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臨漢監牧等使，代李逢吉。以逢吉爲宣武軍節度使，代令狐楚。以楚爲户部尚書。以右丞沈傳師爲江西觀察使。

《册府元龜》卷六二一《監牧》　甲戌，命中使往龍陂監取馬五百匹，賜徐行營。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戊寅，史憲誠及李同捷戰于平原，敗之。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己卯，以河南尹王璠爲右丞，以左散騎常侍馮宿爲河南尹。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壬午，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李載義又敗之于長蘆。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十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

傅良弼至陝而薨。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爲橫海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己丑，日南至，宰臣及百寮詣興慶宮光順門，進名起居。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壬辰，給復棣州一年，稟戰士創廢者終身。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甲辰，禁中巳時昭德寺火，直宣政殿之東，至午未間，北風起，火勢益甚，至暮稍息。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十二月丁巳，王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乙丑，魏博行營都知兵馬使亓志紹率所部兵馬二萬人謀叛，欲殺史憲誠父子。

壬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暴卒。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

戊寅，以翰林學士路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己卯，渤海、新羅、室韋、契丹、南詔皆遣使朝貢，並詔對于麟德殿，宴賜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　辛巳，史憲誠奏亓志紹兵屯永濟，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

大和三年（己酉、八二九）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正月丙戌，亓志紹率兵迴據永濟縣，其衆分散入諸縣邑。

丁亥，京兆尹孔戡卒。

庚寅，吏部尚書致仕錢徽卒。

庚子，李聽殺敗亓志紹兵，志紹北走鎮州。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甲辰，昭義奏亓志紹餘衆萬五千人詣本道降，置之洛州。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以太常卿李絳檢校司空，兼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使崔植卒。

己酉，以前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涯爲太常卿。

二月辛亥朔，以兵部尚書崔羣爲荆南節度使。

甲寅，荆南節度使王潛卒。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乙卯，太白犯昴。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武寧捉生兵馬使石雄，勇敢，愛士卒，王智興殘虐，軍中欲逐智興而立雄，智興知之，因雄立功，奏請除刺史。丙辰，以雄爲壁州刺史。

史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壬申，熒惑掩右執法。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三月辛巳朔，以户部尚書令狐楚爲東都留守。

乙酉，敕兵戈未息，教坊每日祇候樂人宜權停。

壬辰，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卒。以前東都留守崔從爲户部尚書。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乙巳，以太原兵馬使傅毅爲義武軍節度使，義武軍不受命，都知兵馬使張璠自稱節度使。

戊申，以璠爲義武軍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七七《姑息二》　己酉，以張璠新上，賜帛五萬疋。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石雄既去武寧，王智興悉殺軍中與雄善者百餘人。夏四月戊午，智興奏雄搖動軍情，請誅之。上知雄無罪，免死，長流白州。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戊辰，滄景節度使李祐克德州，李同捷降。乙亥，滄德宣慰使柏耆以同捷歸于京師，殺之于將陵。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五月甲申，滄景平，李祐入滄州。

《冊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乙酉，以滄州李同捷平，百寮稱賀于宣政殿。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丁亥，御興安樓，受滄州所獻。李祐送李同捷母、妻及男元達等赴闕，詔並宥之，令於湖南安置。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庚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

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柏耆徑入城，取爲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爲循州司户。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給復滄、景、德、棣四州一年。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丙申，横海軍節度使李祐卒。以涇原節度使李岵爲齊德等州節度使，改名有裕。

丁酉，以前義武軍節度使傅毅爲滄州刺史、横海軍節度使。

辛丑，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張惟清檢校司空，充涇原節度使，以左金吾衛大將軍劉遵古爲邠寧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六月辛亥，以魏博節度使史憲誠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充河中晉絳節度使，以義成軍節度使李聽兼充魏博節度使，以魏博節度副使、檢校工部尚書史孝章爲相衛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效順，爲達章表，餘皆勿受。」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壬申，敕：「元和四年敕禁鉛錫錢皆納官，許人糾告，一錢賞百錢，此爲太過。此後以鉛錫錢交易者，一貫以下，州府常行杖決脊杖二十，十貫以下決六十，徒三年，過十貫已上，集衆決殺。能糾告者，一貫賞錢五十文。」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

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憲誠竭府庫以治行。

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内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七月癸未，中使劉弘逸送史憲誠旌節自魏州還。

（乙）〔己〕丑，河中節度使薛平依前河中節度使。

乙未，嶺南節度使李憲卒。

兵部侍郎盧元輔卒。

丁酉，以京兆尹崔護爲御史大夫、廣南節度使。

戊戌，以大理卿李諒爲京兆尹。

乙巳，以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丁公著檢校户部尚書，兼潤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觀察使。以前浙西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李德裕爲兵部侍郎。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八月辛亥，以相、衛、澶三州隸相衛節度使，進滔不受命。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壬子，詔以魏博衙内都知兵馬使何進滔檢校左散騎常侍，充魏博節度使。

癸丑，以衛尉卿殷侑檢校工部尚書，爲齊德滄節度使。

辛酉，京畿、奉先等九縣旱，損田。

播州流人衛中行卒。

宋、亳水，害稼。

壬申，詔雪王廷湊，復官爵。

甲戌，以吏部侍郎李宗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辛巳，敕兩軍、諸司、内官不得著紗穀綾羅等衣服。

壬辰，以兵部侍郎李德裕檢校户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

戊戌，以前睦州刺史陸亘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代元稹。以稹爲尚書左丞，代韋弘景。以弘景爲禮部尚書。

十月己酉，江西沈傳師奏：皇帝誕月，請爲僧尼起方等戒壇。詔曰：「不度僧尼，累有敕命。傳師忝爲藩守，合奉詔條，誘致愚妄，庸非理道，宜罰一月俸料。」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癸丑，仗内火。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丙辰，以前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爲太子少師。

癸亥，以户部侍郎崔元略爲户部尚書、判度支。以中書舍人韋辭爲湖南觀察使。

《册府元龜》卷二五《符瑞四》〔十一月〕〔乙〕〔己〕卯，司天臺上言太陽當蝕不蝕，宰臣率百官表賀。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庚辰，太子太傅鄭絪卒。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辛巳，冬至朝賀與郊祀並停。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丙戌，敕前亳州刺史李繁於京兆府賜死。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壬辰，朝獻于太清宮。

癸巳，朝享于太廟。

甲午，有事于南郊。大赦。詔毋獻難成非常之物，焚絲布撩綾機杼。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丙申，西川奏南詔蠻入寇。

《册府元龜》卷四九一《蠲復三》庚子，京兆上言奉先、富平、美原、雲陽、華原、三原、同官、渭南等八縣，旱雹損田稼二千三百四十頃，有詔蠲免。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甲辰，王智興來朝。

乙巳，以智興守太傅，依前平章事，武寧軍節度使，進封鴈門郡王。

十二月丁未朔，南蠻逼戎州，遣使起荆南、鄂岳、襄鄧、陳許等道兵赴援蜀川。以劍南東川節度使郭釗爲西川節度使，仍權東川事。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爲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

嵯巔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庚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衆保牙城以拒之，欲遁者數四。

壬子，貶元穎爲邵州刺史。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戊午，以右領軍衛大將軍董重質充神策西川行營都知兵馬使。西川奏蠻軍陷成都府。東川奏蠻軍入梓州西郭門下營。又詔促諸鎮兵救援西川。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己未，雲南蠻寇梓州。

壬戌，寇蜀州。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己〕〔乙〕丑，以東都留守令狐楚檢校右僕射、天平軍節度使，代崔弘禮爲東都留守。

丁卯，貶杜元穎循州司馬。

〔乙〕〔己〕巳，郭釗奏蠻軍抽退，遣使賜蠻帥蒙羨巔國信。

辛未，以太子少師李聽爲邠寧節度使。

癸酉，以中丞温造爲右丞，吏部郎中宇文鼎爲中丞。

大和四年（庚戌，八三〇）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正月丙子朔，權停朝賀之禮，中書門下及文武百寮赴興慶宮及光順門，奉賀太皇太后、皇太后如常儀。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丙戌，以左神策軍大將軍丘直方爲鄜坊節度使。

戊子，詔封長男永爲魯王。

辛卯，以武昌節度使、鄂岳觀黄安申等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奇章郡開國公牛僧孺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壬辰，以兵部侍郎崔郾爲陝虢觀察使。

封魯王母王氏爲昭儀。

癸巳，以前邠寧節度使劉遵古爲劍南東川節度使。

甲午，守左僕射、同平章事、諸道鹽鐵轉運使王播卒。

丙申，以太常卿王涯爲吏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辛丑，以尚書左丞元稹檢校户部尚書，充武昌軍節度、鄂岳蘄黄安申等州觀察使。

癸卯，以前陝虢觀察使王起爲左丞。

二月戊午，興元軍亂，節度使李絳舉家被害，判官薛齊、趙存約死之。

庚申，以左丞温造爲興元節度使。

辛未，夏州節度使李寰卒。

壬申，以神策行營節度使董重質爲夏綏銀宥節度使。

三月乙亥，以河東節度使李程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河中尹、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以刑部尚書柳公綽檢校左僕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

度使。

丁丑，以前河中節度使薛平爲太子太保。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温造行至褒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造密與之謀誅亂者，以其兵八百人爲牙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己卯，造視事，饗將士於牙門，造曰：「吾欲問新軍去留之意，宜悉使來前。」既勞問，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既合，唱「殺！」新軍八百餘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其手殺絳者，斬之百段，餘皆斬首，投尸漢水，以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死事者，具事以聞。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丁亥，以衛尉卿桂仲武爲福建觀察使。

己丑，詔興元監軍使楊叔元宜配流康州百姓，錮身遞於配所。

丁酉，監修國史、中書侍郎、平章事路隨進所撰《憲宗實録》四十卷，優詔答之，賜史官等五人錦繡銀器有差。

癸卯，以淮南節度使段文昌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陵尹，充荆南節度使。以前太子賓客崔從檢校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

甲辰，以前荆南節度使崔羣檢校右僕射、兼太常卿。以中書舍人李虞仲爲華州刺史，代嚴休復，以休復爲右散騎常侍。

四月丙午，以右散騎常侍、翰林侍講學士鄭覃爲工部尚書。

丁未，兵部尚書致仕張賈卒。

丁巳，貶前齊德滄景等州節度使李有裕爲永州刺史，馳驛赴任。

庚申，以尚書左丞王起爲户部尚書、判度支，代崔元略，以元略檢校吏部尚書，爲東都留守。

辛酉夜，月掩南斗第二星。

壬戌，詔曰：「儉以足用，令出惟行，著在前經，斯爲理本。朕自臨四海，愍元元之久困，日昃忘食，宵興疚懷。雖絶文繡之飾，尚愧茅茨之儉。亦諭卿士，形于詔條。如聞積習流弊，餘風未革。車服第室，相高以華靡之制；資用貨寶，固啓于貪冒之源。有司不禁，侈俗滋扇。蓋朕教導之未敷，使兆庶昧於恥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臻于致理歟！永念慚歎，迨兹申敕。自今内外班列職位之士，各務素朴，弘兹國風。有僭差尤甚者，御史糾上。主者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辛未，以前東都留守崔弘禮爲刑部尚書。鎮州王廷湊請修建初、啓運二陵，從之。

五月丁丑，以旱命京城諸司疏理繫囚。

己卯，通化南北二門鎖不可開，鑰入，如有持之者。上令鐵工破鎖，時日已及辰矣。

丁亥，改鄆州東平縣爲天平縣。

戊子，敕度支每歲於西川織造綾羅錦八千一百六十七匹，令數内減二千五百十匹。

六月丁未，以守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户、食實封三百户裴度爲守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待疾損日，每三日、五日一度入中書。

《册府元龜》卷三九《睦親》 庚申，帝幸十六宅安王、潁王院，宴樂，賜錢各五千貫，絹二千疋，銀器二十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辛未夜，自一更至五更，大小星流旁午，觀者不能數。

壬申，詔：如聞諸司刑獄例多停滯，委尚書左右丞及監察御史糾舉以聞。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七月庚辰，行幸黎園會昌殿，大宴樂。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癸未，詔以朝議郎、尚書右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宋申錫爲正議大夫、行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乙酉，敕：「前行郎中知制誥者，約滿一周年，即與正授。從諫議大夫知者，亦宜準此。餘依長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處分。」振武置雲伽關，加鎮兵千人。

以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代李諒爲桂管觀察使。

太原饑，賑粟三萬石。賜十六宅諸王綾絹二萬匹。

《册府元龜》卷一三一《延賞二》 丙戌，以故中書令蕭瑀五代孫耽、故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蘇瓌四代孫翔、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象先四代孫量，並爲釋褐參軍文學。

《册府元龜》卷一〇六《惠民二》　辛卯，以太原人饑，賑貸斛斗三萬石。

癸巳，許州上言去年六月二十一日被水，有詔：「應遭水損百姓等，宜量放今年租子，委本道即具分折聞奏。仍令宣慰使李翊與本道勘會人户實水損，每人量給米一石，其當户人多亦不得過五石，令度支以逐便支送。其人粟數分并以聞，并免本道合送上供錢二萬。」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丁酉，守司徒裴度上表辭册命，言：「臣此官已三度受册，有靦面目。」從之。

八月丙辰，鄜州水，溺居民三百餘家。太原柳公綽奏雲、代、蔚三州山谷間石化爲麵，人取食之。

己未，宣歙觀察使于敖卒。

甲子，内出綾絹三十萬匹，付户部充和糴。

戊辰，幸梨園亭，會昌殿奏新樂。

九月丁丑，以大理卿裴誼檢校右散騎常侍，充江西觀察使，代沈傳師，以傳師爲宣歙觀察使。内出綾三千匹，賜宥州築城兵士。

戊寅，舒州太湖、宿松、望江三縣水，溺民户六百八十，詔以義倉賑貸。

庚辰，吏部尚書王涯爲右僕射，依前鹽鐵轉運使。

壬午，以守司徒、平章軍國重事、晉國公裴度守司徒、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投來奚王茹羯爲右驍衛將軍同正。

丙戌，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竇易直爲尚書左僕射。

戊子，吏部尚書致仕裴向卒。

己丑，淮南天長等七縣水，害稼。

丁酉，前豐州刺史、天德軍使渾鐵坐贓七千貫，貶袁州司馬。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己酉，京師有熊入莊嚴寺。

庚戌，以前刑部尚書崔弘禮爲東都留守。

《册府元龜》卷二《誕聖》　辛亥，降誕日，命道士、僧徒講論于麟德殿。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甲寅，以前劍南西川節度使、檢校司空郭釗爲太常卿，代崔羣爲吏部尚書。

丁卯，御史中丞宇文鼎奏：「今月十三日，宰臣宣旨，今後羣臣延英奏事，前一日進狀入來者。臣以尋常公事，不暇面論，但見表章，足以陳露。儻臨時忽有公務，文字不足盡言，則咫尺天聽，無路聞達。更俟後坐，動踰數辰，處置之間，便有不及。伏乞重賜宣示，限以狀入者，並在卯前。如在卯後，聽不收覽。自然人各遵守，禮亦得中。」從之。

十一月辛未朔，是夜，熒惑近左執法。

癸巳，以左丞康承訓爲兗海沂密等州節度使。淮南大水及蟲霜，並傷稼。

《册府元龜》卷三八《尊親》　己亥，日南至，帝繇複道謁太皇太后、寶曆太后于興慶宫。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十二月辛丑朔，滄州殷侑請廢景州爲景平縣。

己酉，義成軍節度使崔元略卒。

壬子，以左金吾衛大將軍段嶷爲義成軍節度使。

癸丑，湖南觀察使韋辭卒。

丙辰，以工部侍郎崔琯爲京兆尹，代王璠爲尚書左丞。

癸亥，東都留守崔弘禮卒。

以同州刺史高重爲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

甲子，左僕射致仕楊於陵卒，贈司空。

丙寅，以前河南尹馮宿爲工部侍郎。

戊辰，以太子賓客分司白居易爲河南尹，以代韋弘景，以弘景守刑部尚書、東都留守。

閏十二月壬申，太常卿郭釗卒，贈司徒。

壬辰，廢齊州歸化縣地入臨邑縣。廢景州，其縣隸滄州刺史。

大和五年（辛亥，八三一）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正月庚子朔，以積陰浹旬，罷元會。

《冊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乙巳，是日晚，行幸黎園會昌殿奏樂。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丁巳，賜滄德節度使曰義昌軍。太原旱，賑粟十萬石。

己未，詔方鎮節度觀察使請入覲者，先上表奏聞，候允則任進程。

庚申，幽州軍亂，逐其帥李載義，立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爲留後。

癸亥，詔端午節辰，方鎮例有進奉，其雜綵匹段，許進生白綾絹。

（己）〔乙〕丑，以權知渤海國務大彝震檢校祕書監、忽汗州都督、渤海國王。

《冊府元龜》卷一五一《慎罰》　二月丁丑，詔：「以方春用事，寒氣稍侵，京城見禁囚徒，慮有冤結，宜令御史兩人各就本司疏理以聞。」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甲申，月掩熒惑。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壬辰，以盧龍軍節度使、守太保、同平章事李載義守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載義失守入朝，賜第於永寧里，給賜優厚。

丙申，以桂管觀察使李諒爲嶺南節度使。

戊戌，神策中尉王守澄奏得軍虞候豆盧著狀，告宰相宋申錫與漳王謀反。即令追捕。

《冊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三月己亥朔，新羅國王檢校太尉金彦昇薨，廢朝。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庚子，申錫罷爲右庶子。

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蔣係、裴休、韋溫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爲宰相，假使如所謀，復與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

癸卯，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存亮即日請致仕。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己酉，敕以李載義入朝，於曲江亭賜宴，仍命宰臣百僚赴會。

辛酉，以黔中觀察使裴弘泰爲桂管經略使，以前安州刺史陳正儀爲黔中觀察使。

丁卯，紫宸奏事，宰相路隨至龍墀，仆于地，令中人掖之。翌日，上疏陳退，識者嘉之。

四月甲戌，以新羅王嗣子金景徽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使持節雞林州諸軍事、雞林州大都督、寧海軍使、上柱國，封新羅王，仍封其母朴氏爲新羅國太妃。

丁亥，詔：「史官記事，用戒時常，先朝舊制，並得隨仗。其後宰臣撰《時政記》，因循斯久，廢墜實多。自今後宰臣奏事，有關獻替及臨時處分稍涉政刑者，委中書門下丞一人隨時撰録，每季送史館，庶警朕闕，且復官常。」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己丑，以李載義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爲幽州節度使。

五月辛丑，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年不葺，罰將作監、度支判官、宗正卿俸，亟命中使帥工徒，輟禁中營繕之材以葺之。

《冊府元龜》卷六九《審官》　丙辰，以新授太子賓客王堪爲均王傅。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戊午，西川李德裕奏：「南蠻放還先虜掠百姓、工巧、僧道約四千人還本道。」

辛酉，東都留守、刑部尚書韋弘景卒。

丙寅，以京兆尹崔琯爲尚書左丞。太常少卿龐嚴權知京兆尹。

六月戊寅，以霖雨涉旬，詔疏理諸司繫囚。

《冊府元龜》卷四九七《河渠二》　己卯，陳許節度使高璭奏：脩築許州繞城城水堤及開渠溝周迴一百八十里畢工。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辛卯，蘇、杭、湖南水害稼。

甲午，東川奏：玄武江水漲二丈，梓州羅城漂人廬舍。

七月庚子，贈太子賓客李渤禮部尚書。

辛丑，以兵部侍郎温造檢校户部尚書，爲東都留守。

《冊府元龜》卷一三一《延賞二》　癸卯，録國初功臣衛國公李靖等七家裔嗣，命之以官。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甲辰，以太子少師分司、上柱國、

襲徐國公蕭俛守左僕射致仕。

劍南東、西兩川水，遣使宣撫賑給。

己未，以給事中羅讓爲福建觀察使。

八月庚午，武昌軍節度使、檢校户部尚書元稹卒。

辛未，貶刑部員外郎舒元輿爲著作郎。元輿累上表請自效，并進文章，朝議責其躁進也。

壬申，以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楊元卿爲宣武軍節度使，代李逢吉，以逢吉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師，充東都留守，代温造，以温造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

戊寅，以陝虢觀察使崔郾爲鄂岳安黄觀察使。

甲申，以中書舍人崔咸爲陝州防禦使。詔陝州舊有都防禦觀察使額宜停，兵馬屬本州防禦使。

丙戌，京兆尹龐嚴卒。

庚寅，以司農卿、駙馬都尉杜悰爲京兆尹。

九月甲辰，貶太子左庶子郭求爲婺王府司馬，以其心疾，與同僚忿競也。

翰林學士薛廷老、李讓夷皆罷職守本官。

己未，以左僕射竇易直判太常卿。西川李德裕奏收復吐蕃所陷維州，差兵鎮守。

十月乙丑朔，以前綿州刺史鄭綽爲安南都護。

《册府元龜》卷四九一《蠲復三》 丁卯，京兆府上官、奉先、渭南縣，今年夏風雹暴雨害田稼，至是請蠲免其租，可之。

《册府元龜》卷二《誕聖》 甲戌，降誕日，命沙門、道士講論于麟德殿。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戊寅，蠻寇嶲州，陷二縣。

辛巳，滄州移清池縣於南羅城内置。

十一月庚戌，鳳翔節度使王承元來朝。

己未，以承元檢校司空、青州刺史，充平盧軍節度使。

癸亥，以尚書左僕射、判太常卿事竇易直檢校司空，爲鳳翔隴右節度使。

十二月戊寅，以左丞王璠兼判太常卿事。

甲申，貶新除桂管觀察使裴弘泰爲饒州刺史，以除鎮淹程不進，爲憲司所糾故也。

癸巳，以鄭州刺史李翺爲桂管觀察使。

大和六年（壬子、八三二）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正月乙未朔，以久雪廢元會。

戊戌，振武李泳招收得黑山外契苾部落四百七十三帳。

《册府元龜》卷一七《尊號二》 辛亥，中書門下及文武百官請上尊號，詔答不許。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壬子，詔以水旱降繫囚。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甲寅，司徒致仕薛平卒。

二月甲子朔，以前義昌軍節度使殷侑檢校吏部尚書，充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使，代令狐楚；以楚檢校右僕射，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

戊寅，蘇、湖二州水，賑米二十二萬石，以本州常平義倉斛斗給。

庚辰，户部尚書、判度支王起請於邠寧、靈武置營田務，從之。

己丑，寒食節，上宴羣臣於麟德殿。

三月辛丑，以武寧軍節度使、守太傅、同平章事王智興兼侍中，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以邠寧節度使李聽爲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以金吾衛大將軍孟友亮爲邠寧節度使。以前河東節度使柳公綽爲兵部尚書。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庚戌，日中有黑子。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辛酉，以前忠武軍節度使高瑀檢校右僕射，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

四月乙丑，兵部尚書柳公綽卒。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辛未，月掩鎮星于端門。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戊寅，以新除武寧軍節度使李聽爲太子太保。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己丑，太白晝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五月甲辰，西川修邛崍關城，又移嶲州於臺登城。

壬子，浙西丁公著奏杭州八縣災疫，賑米七萬石。

《册府元龜》卷一五三《明罰二》　丙辰，貶左衛勳二府中郎將、左街副使田璘瀘州縣尉，以葬妻輀車僭侈，宰相因遇驚異之，即貶。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丁巳，以鹽州刺史王晏平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充靈鹽節度使。

己未，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殺人而亡竄，官捕其父囚之，興歸，待罪有司。京兆尹杜悰、中丞宇文鼎以興自首免父之囚，其孝可獎，請免死。詔兩省參議，皆言殺人者死，古今共守，興不可免。上竟從悰等議免死，決杖八十，配流靈州。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庚申，給民疫死者棺，十歲以下不能自存者二月糧。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六月丙寅，京兆尹杜悰兼御史大夫。

戊寅，右僕射王涯奉敕，准令式條疏士庶衣服、車馬、第舍之制度。敕下後，浮議沸騰。杜悰於敕内條件易施行者寬其限，事竟不行，公議惜之。

七月甲午，以諫議大夫王彦威、户部郎中楊漢公、祠部員外郎蘇滌、右補闕裴休並充史館修撰。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戊戌，月掩心大星。

辛丑，掩南斗杓次星。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戊申，原王逵薨。

癸丑，以前靈武節度使李文悦爲兗海沂密節度使。

己未，以河中節度使李程爲左僕射，以户部尚書、判度支王起檢校吏部尚書，充河中晉慈隰節度使，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宇文鼎爲户部侍郎、判度支。

八月辛酉朔，吏部尚書崔羣卒。

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李漢爲御史中丞。

乙丑，以尚書右丞、判太常卿王璠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

庚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度來朝。

壬申，以前浙西觀察使丁公著爲太常卿。

甲戌，御史中丞李漢奏論僕射上事儀，不合受四品已下官拜。時左僕射李程將赴省上故也。

九月庚寅朔，淄青初定兩税額，五州一十九萬三千九百八十九貫，自此淄青始有上供。

庚子，以太傅趙宗儒守司空致仕。

辛丑，涿州置新城縣，古督亢之地也。

《唐會要》卷四三《五星臨犯》　癸卯，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丁未，太常卿丁公著卒。

庚戌，司空致仕趙宗儒卒。

壬子，以右金吾衛將軍史孝章爲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

十月甲子，詔魯王永宜册爲皇太子。

壬午，以左金吾衛將軍李昌言檢校左散騎常侍，充夏綏銀宥節度使。

甲申，以諫議大夫王彦威爲河中少尹，以其論上官興獄太徼訐故也。

十一月丁未，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崔從卒。

乙卯，以荆南節度使段文昌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依前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

十二月乙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

戊辰，内養王宗禹渤海使迴，言渤海置左右神策軍、左右三軍一百二十司，畫圖以進。以尚書右丞崔珙爲江陵尹、荆南都團練觀察使。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己巳，珍王誠薨。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來朝。

〔是月〕，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爲兵部尚書。

責授循州司馬杜元穎卒，贈湖州刺史。

大和七年（癸丑、八三三）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正月（乙）〔己〕丑朔，御含元殿受

朝賀。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壬辰，罷吴、蜀冬貢茶。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甲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襄州裴度奏請停臨漢監牧，從之。此監元和十四年置，馬三千二百匹，廢百姓田四百餘頃，停之爲便。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庚戌，白虹貫日。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壬子，以新除嶺南節度使崔珙檢校工部尚書，充武寧軍節度使；以右金吾衛將軍王茂元爲嶺南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甲寅，以嶺南節度使崔珙爲武寧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丙辰，以前武寧軍節度使高瑀爲刑部尚書。嶺南五管及黔中等道選補使，宜權停一二年。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己巳，以吏部侍郎庾承宣爲太常卿。

癸酉，以宗正卿李訴爲陝州防禦使，代崔咸，以咸爲右散騎常侍。

己卯，麟德殿對吐蕃、渤海、拂柯、昆明等使。

辛巳，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男禎，國忌日於私第科決罰人。詔曰：「準令，國忌日禁飲酒、舉樂。決罰人吏，都無明文。起今後從有此類，不須舉奏。王禎宜釋放。」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三月庚寅，以前户部侍郎楊嗣復爲尚書左丞。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辛卯，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楊志誠執春衣使邊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壬辰，以（張）仲方爲賓客分司。

甲午，（楊志誠）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并讓官。

丙申，復以告身并批答賜之，文穎不受而去。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己亥，嶺南節度使李諒卒。

辛丑，和王綺薨。

復於埇橋置宿州，割徐州符離縣蘄縣、泗州虹縣隸之，以東都鹽鐵院官吴季真爲宿州刺史。

癸卯，以京兆尹、駙馬都尉杜悰檢校禮部尚書，充鳳翔隴右節度。

己酉，安南奏：蠻寇寇當管金龍州，當管生獠國、赤珠落國同出兵擊蠻，敗之。

庚戌，出給事中楊虞卿爲常州刺史，中書舍人張元夫汝州刺史。以太府卿韋長爲京兆尹。

《册府元龜》卷一四〇《旌表四》　壬子，浙江東道奏：「越州蕭山縣百姓李渭，幼失父母，與兄二人同居。兄病，渭割股療之。因差後兩兄俱死，奉寡嫂孤姪二十餘年，衣食无偏，莊田租税渭自主辦，資財筦鑰寡嫂掌之，孤姪婦孫共三十三人。其家生芝草，請旌表。」從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丙辰，以散騎常侍嚴休復爲河南尹。

丁巳，以給事中蕭澣爲鄭州刺史。

四月辛酉，九姓迴紇可汗卒。

癸亥，前鳳翔節度使、檢校司空竇易直卒。

癸酉，以同州刺史吴士智爲江西觀察使，以吏部侍郎高鉷爲同州刺史。

庚辰，以工部侍郎李固言爲右丞，中書舍人楊汝士爲工部侍郎。

壬（子）〔午〕，以河南尹白居易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甲申，以江西觀察使裴誼爲歙池觀察使，代沈傳師；以傳師爲吏部侍郎。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丙戌，册回鶻新可汗爲愛登里囉汨没密施合句禄毗伽彰信可汗。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五月丁酉，以李聽爲鳳翔隴右節度使，依前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

癸卯，興元李載義來朝。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甲辰，熒惑守心中星。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癸丑，以前邛州刺史劉旻爲安南都護。

六月(乙)〔己〕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依前守太保，同平章事。

壬申，以御史中丞李漢爲禮部侍郎，以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鄭覃爲御史大夫。

甲戌，以刑部尚書高瑀爲太子少保分司。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地震。

乙亥，李宗閔罷。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丙子，月掩心中星，遂犯熒惑。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丁丑，以左金吾衛將軍李從易爲桂管觀察使。

己卯，以右神策大將軍李用爲邠寧節度使。

河陽修防口堰，役工四萬，溉濟源、河内、温縣、武德、武陟五縣田五千餘頃。

癸未，涇原節度使張惟清卒。

乙酉，以前河東節度使令狐楚檢校右僕射，兼吏部尚書。

七月丁亥，以右龍武統軍康志睦爲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甲午，月掩心中星。

丙申，掩南斗口第二星。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壬寅，以右僕射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甲辰，右丞李固言等奏狀，論僕射省中上事，不合受四品已下拜。敕旨宜準大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敕處分。

乙巳，虢州刺史崔玄亮卒。以左丞楊嗣復檢校禮部尚書，充劍南東川節度使；以户部侍郎庾敬休爲左丞。

己酉，以旱，命京城諸司疏決繫囚。

壬子，敕應任外官帶一品正京官者，縱不知政事，其俸料宜兼給。

癸丑，以左僕射李程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

甲寅，以旱徙市。

左降官開州司馬宋申錫卒，詔許歸葬。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閏月乙卯，以旱避正殿，減膳，徹樂，出宫女千人，縱五坊鷹犬。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乙丑，以前宣武軍節度楊元卿爲太子太保。

癸未，以太子賓客李紳檢校左散騎常侍，兼越州刺史，充浙東觀察使，代陸亘，以亘爲宣歙觀察使。

八月甲申朔，御宣政殿，册皇太子永。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庚寅，降死罪以下。賜文武及州府長官子爲父後者勳兩轉。

《唐會要》卷六九《別駕》 九日〔壬辰〕，勅：諸王等今後相次出閤，且授緊望已上州刺史上佐。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癸巳，太子太保楊元卿卒。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戊申，以京兆尹韋長兼御史大夫，以刑部尚書高瑀爲忠武軍節度使。

九月甲寅，以前忠武軍節度使王智興依前守太傅、兼侍中、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代王起，以起爲兵部尚書。

丙寅，侍御史李款閤内奏彈前邠州行軍司馬鄭注，曰：「注内通敕使，外連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推劾情款。」旬日之中，諫章數十上，由是授注通王府司馬，兼侍御史，充神策軍判官，中外駭歎。

《册府元龜》卷四九一《蠲復三》 丁卯，詔：「淮、江、浙西等道，仍歲水潦，其田苗全損處，全放其年青苗錢，餘亦量議蠲減。」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十月癸未朔，揚州江都等七縣水，害稼。

壬辰，上降誕日，僧徒、道士講論於麟德殿。

翌日，御延英，上謂宰臣曰：「降誕日設齋，起自近代。朕緣相承已久，未可便革，雖置齋會，唯對王源中等暫入殿，至僧道講論，都不臨聽。」宰相路隨等奏：「誕日齋會，誠資景福，本非中國教法。臣伏見開元十七年張説、源乾曜請以誕日爲千秋節，内外宴樂，以慶昌期，頗爲得禮。」上深然之，宰臣因請十月十日爲慶成節，上誕日也。從之。

辛酉，潤、常、蘇、湖四州水，害稼。

十一月乙亥，涇原節度使康志睦卒。

己卯，以左神策長武城使朱叔夜爲涇州刺史，充涇原節度使。

壬午，於銀州置監牧。

《新唐書》卷三四《五行一》 十二月丙戌，夜霧，木冰。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甲午，上尊號曰太和文武仁聖皇帝。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己亥，刑部詳定大理丞謝登新編《格後敕》六十卷，令删落詳定爲五十卷。

庚子，幸望春宮，聖體不康。

癸卯，平盧軍節度、檢校司空王承元卒。

丁未，以河南尹嚴休復檢校禮部尚書，充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棣觀察等使。

戊申，以給事中王質權知河南尹。以河東節度副使李石爲給事中。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庚戌，對室韋大都督阿朱等二十人、牂牁刺史謝聞臺等二十人，頒賜有差。

大和八年（甲寅、八三四）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正月癸丑，百寮延英進名起居，又詣光順門賀皇太后，興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見近臣，然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册府元龜》卷九八〇《通好》 庚申，鳳翔節度使李聽進吐蕃贊普賀正表函。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甲子，御紫宸殿見羣臣。

丙寅，修太廟。令太常卿庾承宣攝太尉，徧告九室，遷神主於便殿。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庚午，麟德殿對南詔及室韋、奚、契丹、牂牁等使，頒賜有差。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癸酉，揚、楚、舒、廬、壽、滁、和七州去年水，損田四萬餘頃。

二月壬午朔，日有蝕之。

庚寅，詔以聖躬痊復，赦繫囚，放逋賦，移流人。

己亥，蔚州飛狐鎮置鑄錢院。

三月甲寅，上巳，賜羣臣宴於曲江亭。

庚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度充東都留守，依前守司徒、兼侍中。以東都留守李逢吉檢校司徒，兼右僕射。

癸酉，兗海節度使李文悦卒。

丙子，以右丞李固言爲華州刺史，代崔戎，以戎爲兗海觀察使。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四月丙戌，詔笞罪毋鞭背。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壬辰，集賢學士裴潾撰《通選》三十卷，以擬昭明太子《文選》，潾所取偏僻，不爲時論所稱。

甲午，以宿州刺史吴季真爲邕管經略使。

乙巳，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王源中辭内職，乃以源中爲禮部尚書。

五月己巳，修奉太廟畢，以吏部尚書令狐楚攝太尉，徧告神主，復正殿。

飛龍神駒中厩火。

六月辛巳，徙市。

壬午，大理卿劉遵古卒。

《舊唐書》卷三七《五行》 癸未，暴風雷雨壞長安縣廨及經行寺塔。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丙戌，莒王紓薨。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壬辰，陳許節度使高瑀卒。

甲午，以旱，詔諸司疏決繫囚。

丙申，以前鳳翔節度使、駙馬都尉杜悰起復檢校户部尚書，充忠武軍節度使。

戊戌，宰臣王涯、路隨奏請依舊制讀時令。

庚子，兗海觀察使崔戎卒。

辛丑，同州刺史高鈗卒。

戊申，以將作監、駙馬都尉崔杞爲兗海沂密觀察使。

七月丙辰，以工部侍郎楊汝士爲同州刺史。

戊午，奉先、美原、櫟陽等縣雨，損夏麥。

辛酉，定陵臺大雨，震東廊，廊下地裂一百三十尺，詔宗正卿李仍叔啓告

修塞。

癸亥，郯王經薨。

己巳夜，月犯昴。

壬申，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段百倫檢校工部尚書，充福建觀察使。堂帖中外臣僚，各舉善《周易》學者。

《舊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甲戌，白虹貫日，日有交暈。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八月己卯朔，右龍武統軍董重質卒。

《册府元龜》卷六一《立制度二》　乙酉，詔嘗參官私事請假者罷給乘傳。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庚寅，太白犯熒惑。

辛卯，詔故澧王大男漢可封東陽郡王，第二男源可封安陸郡王，第三男演可封臨安郡王，故深王大男潭可封河内郡王，第二男淑可封吴興郡王，故絳王大男洙可封新安郡王，第二男滂可封高平郡王，故洋王大男沛可封潁川郡王，淄王大男澣可封許昌郡王，沔王大男瀛可封晉陵郡王，鄜王大男溥可封平陽郡王：仍並賜光禄大夫。

丙申，罷諸色選舉，歲旱故也。

己亥，御寫《周易》義五道示羣臣，有人明此義者，三日内聞奏。

《册府元龜》卷五〇二《平糴》　戊申，詔曰：「歲有歉穰，穀有貴賤，權其輕重，須使通流，非止救災，亦爲利物。同州諸縣至河中晉絳、京西北豐熟之處，宜令近京諸道，許商興販往來，不得止遏。」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九月辛亥夜，彗起太微，近郎位，西指，長丈餘，西北行，凡九夜，越郎位西北五尺滅。

癸丑，月入南斗。

己未，宰臣李德裕進《御臣要略》及《柳氏舊聞》三卷。

隨州刺史杜師仁前刺吉州，坐贓計絹三萬匹，賜死于家。

故江西觀察使裴誼乖於廉察，削所贈工部尚書。

庚申，右軍中尉王守澄宣召鄭注，對于浴堂門，仍賜錦綵銀器。

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輝耀甚偉。

辛酉，以權知河南尹王質爲宣歙觀察使。

吏部尚書致仕張正甫卒。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悦，引宗閔以敵之。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癸亥，以尚書吏部侍郎鄭澣爲河南尹。

甲子，鄭注進《藥方》一卷。

庚午，安王溶、潁王瀍皆檢校兵部尚書。宰相路隨册拜太子太師。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仵，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己丑，祕書監崔威卒。

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柱國、襄武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李宗閔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辛卯，以中使田全操充皇太子見太師禮儀使。

壬辰，召國子四門助教李仲言對於思政殿，賜緋。

河南府、鄧州、同州、揚州並奏旱蟲傷損秋稼。

甲午，以銀青光禄大夫、守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德裕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助教李仲言爲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學士。皇太子見太師路隨於崇明門。

丙申，諫官上疏論李仲言不合奬任。

淮南、兩浙、黔中水爲災，民户流亡，京師物價暴貴。

庚子，詔鄭注對於太和殿。以御史大夫鄭覃爲户部尚書。

壬寅，翰林院宴李仲言，賜法曲弟子二十人奏樂以寵之。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乙巳，貢院奏進士復試詩賦，從之。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爲兵部尚書。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十一月庚戌，以尚書左僕射致仕蕭俛爲太子太傅。

辛亥，以左金吾衛大將軍蕭洪爲河陽三城節度使。

襄州水，損田。

壬子，滁州奏清流等三縣四月雨至六月，諸山發洪水，漂溺户萬三千八百。

癸丑，以禮部尚書王源中檢校户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户部侍郎李漢爲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使。成德軍節度使王廷湊卒。以前河陽節度使温造爲御史大夫。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庚申，日南至，宰臣率百寮等奉賀如常儀。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袞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

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復以德裕爲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

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

幽州奏莫州軍亂，刺史張元汎不知所在。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度副使、檢校庫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鄭注爲太僕卿。

辛巳，以棣州刺史韓威爲安南都護。

癸未，以通王爲幽州盧龍節度使，以權勾當幽州兵馬史元忠爲留後。

甲申，許太子太傅蕭俛致仕。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丙戌夜，月掩昴。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己丑，以太子賓客分司張仲方爲左散騎常侍，常州刺史楊虞卿爲工部侍郎。

己亥，以尚書左僕射李逢吉守司徒致仕。以宗正卿李仍叔爲湖南觀察使，代李翺，以翺爲刑部侍郎，代裴潾，以潾爲華州鎮國軍潼關防禦使。

昭成寺火。

大和九年（乙卯、八三五）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正月丁未朔，權停朝賀之禮。宰臣率百寮詣興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光順門賀太后。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乙卯，以鎮州左司馬王元逵起復定遠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充成德軍節度使、鎮冀深趙觀察等使。以太常卿庾成宣檢校吏部尚書，充天平軍節度使，代殷侑，以侑爲刑部尚書。

《册府元龜》卷一五八《誡勵三》 戊午，對賀正使于麟德殿。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癸亥，巢縣公湊薨，追封齊王。

壬申，司徒致仕李逢吉卒。

癸酉，以右散騎常侍舒元輿爲陝州防禦觀察使。以前棣州刺史田早爲安南都護。

二月甲申，以司農卿王彦威兼御史大夫，充平盧軍節度使。

丁亥，發神策軍一千五百人修淘曲江。如諸司有力，要於曲江置亭館者，宜給與閒地。

辛丑，冀王綵薨。

癸卯，京師地震。

甲辰，以幽州留後史元忠爲盧龍節度使。

乙巳，劍南西川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段文昌卒。

《舊唐書》卷三七《五行》 三月乙卯，京師地震。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丙辰，以史元忠爲盧龍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庚申，以劍南東川節度使楊嗣復檢校户部尚書，兼成都尹、西川節度使。

乙丑，以歲饑，河北尤甚，賜魏博六州粟五萬石，陳許、鄆、曹濮三鎮各賜糙米二萬石。

庚午，左丞庾敬休卒，廢朝一日。

《册府元龜》卷六一《立制度二》 癸酉，詔曰：「官至丞、郎，皆朕所委，不幸云亡，宜其爲之廢朝，況朝會班列，本在諸司三品之上。比限近勑，或乖通理。昨因敬休殞喪，載深傷惻。自今丞、郎宜準諸司三品官，罷朝一日。」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四月丙戌，以桂管觀察使李從易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以鎮海軍節度使、浙西觀察等使李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辛卯，以京兆尹賈餗爲浙西觀察使；以工部侍郎楊虞卿爲京兆尹，仍賜金紫。以給事中韓佽爲桂管觀察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丙申，以太子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路隨爲鎮海軍節度、浙西觀察等使。

戊戌，詔以新浙西觀察使賈餗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庚子，詔銀青光禄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贊皇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李德裕貶袁州長史。

辛丑，大風，含元殿四鴟吻並皆落，壞金吾仗舍。廢樓觀城四十餘所。

壬寅，吏部侍郎沈傳師卒。

《册府元龜》卷四〇《文學》　五月乙巳朔，以御集《春秋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丁未，以浙東觀察使李紳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乙卯，以給事中高銖爲浙東觀察使。

《册府元龜》卷五六九《作樂五》　丁巳，太常少卿馮定押進《雲韶樂》宫三百八十人，上於麟德殿觀閱。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戊午，以御史大夫温造爲禮部尚書，以吏部侍郎李固言爲御史大夫。

辛酉，太和公主進馬射女子七人、沙陀小兒二人。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乙丑，以（仇）士良爲左神策中尉。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戊辰，以金吾大將軍李玭爲黔中觀察使，以尚書右丞王璠爲户部尚書、判度支。

己巳，以户部尚書鄭覃爲祕書監。

辛未，宰相王涯册拜司空。

癸酉，以河中節度使王智興爲宣武軍節度使，依前守太傅、兼侍中。

六月乙亥朔，西市火。

以前宣武軍節度使李程爲河中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庚寅夜，月掩歲。

癸巳，以吏部尚書令狐楚爲太常卿。

《唐會要》卷四三《流星》　二十三日（丁酉），有流星，縱横大小，約有二十餘，出没多近天河。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禮部尚書温造卒。

京兆尹楊虞卿家人出妖言，下御史臺。虞卿弟司封郎中漢公并男知進等八人撾登聞鼓稱冤，敕虞卿歸私第。

己亥，以右神策大將軍劉沔爲涇原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李）宗閔救楊虞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貶明州刺史。

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虔州司馬。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丙午，以給事中李石權知京兆尹。

戊申，填龍首池爲鞠場。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庚戌，作紫雲樓於曲江。

辛亥，以御史大夫李固言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壬子，再貶李宗閔爲處州長史。

癸丑，以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舒元輿爲御史中丞。貶吏部侍郎李漢爲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爲遂州刺史。

丁巳，詔不得度人爲僧尼。

戊午，貶工部侍郎、充皇太子侍讀崔侑爲洋州刺史，貶吏部郎中張讁夔州刺史，考功郎中、皇太子侍讀蘇滌忠州刺史，户部郎中楊敬之連州刺史。

辛酉，以鄂岳觀察使崔郾充浙西觀察使，以國子祭酒高重爲鄂岳觀察使。

壬戌，鎮海軍節度使路隋卒。

癸亥，貶侍御史李甘爲封州司馬，殿中侍御史蘇特爲潘州司户。

甲子，以《周易》博士李訓爲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充翰林侍講學士。

丁卯，天平軍節度使庾承宣卒。以大理卿羅讓爲散騎常侍，以汝州刺史郭行餘爲大理卿。

戊辰，以刑部尚書殷侑爲天平軍節度使，以吉州刺史裴泰爲邕管經略使。

八月甲戌朔，以户部侍郎李翺檢校禮部尚書，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代王起；以起爲兵部尚書，判户部事。

《唐會要》卷四三《五星臨犯》　二日（乙亥），太白犯太微。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丙子，又貶處州長史李宗閔爲潮州司户。

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爲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

上幸左軍龍首殿，因幸梨園，含元殿大合樂。

戊寅，以祕書監鄭覃爲刑部尚書。貶翰林學士、守尚書户部侍郎、知誥李珏爲江州刺史，以鄜坊節度使史孝章爲義成軍節度使。

甲申，以左神策軍大將軍趙儋爲鄜坊節度使。

甲午，貶中書舍人權璩爲鄭州刺史。

丙申，内官楊承和於驩州安置，韋元素象州安置，王踐言思州安置，仰鋼身遞送。言李宗閔爲吏部侍郎時，託駙馬沈嶼於宫人宋若憲處求宰相，承和、踐言、元素居中導達故也。宗閔黨楊虞卿、李漢、蕭澣皆再貶。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己亥，以前廬州刺史羅立言爲司農少卿。立言賕吏，以賂結鄭注而得之。

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郊送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閬州刺史。

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貶逐無虚日，班列殆空，廷中恟恟，上亦知之。訓、注恐爲人所搖，九月癸卯朔，勸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唐會要》卷四三《五星臨犯》　八日〔庚戌〕，熒惑犯氐西南星。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辛亥，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白居易爲同州刺史，代楊汝士；以汝士爲駕部侍郎。

乙〔亥〕〔卯〕，以涇原節度使劉沔爲振武麟勝節度使。

丙辰，以權知御史中丞舒元輿爲御史中丞，兼判刑部侍郎。

庚申，以鳳翔節度使李聽爲忠武軍節度使。

癸亥，令内養齊抱真將杖於青泥驛決殺前襄州監軍陳弘志，以有弑逆之罪也。

丁卯，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以翰林侍講學士、工部尚書鄭注檢校右僕射，充鳳翔隴右節度使。

戊辰，以右軍中尉王守澄爲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

己巳，詔以朝議郎、守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賜紫金魚袋舒元輿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議郎、守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賜緋魚袋李訓可守尚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賜金紫。

《唐會要》卷四三《五星臨犯》　二十八日〔庚午〕，〔熒惑〕又犯鉤鈐。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壬申，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

十月乙亥，杜悰復爲陳許節度使，李聽爲太子太保分司。

内出曲江新造紫雲樓彩霞亭額，左軍中尉仇士良以百戲於銀臺門迎之。以吏部尚書令狐楚爲左僕射，以刑部尚書鄭覃爲右僕射。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庚辰，月復掩歲星在危。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辛巳，遣中使李好古齎酺賜王守澄，是日，守澄卒。

壬午，賜羣臣宴於曲江亭。

癸未，以前廣州節度使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乙酉，鄭注赴鎮。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丁亥，禮部郎中錢可復、兵部員外郎李敬彝、駕部員外郎盧簡能、主客員外郎蕭傑、左拾遺盧茂弘等皆授鳳翔使府判官，從鄭注奏請也。

乙未，以新授同州刺史白居易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汝州刺史劉禹錫爲同州刺史。

己亥，以前河陽節度使蕭洪爲鄜坊節度使。淄青觀察使王彦威請停管内縣丞一十九員，從之。

庚子，東都留守、特進、守司徒、侍中裴度進位中書令，餘如故。以前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源中爲刑部尚書。

十一月乙巳，令内養馮叔良殺前徐州監軍王守涓於中牟縣。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丁未，鄜坊節度使趙儋卒。

〔乙〕〔己〕酉，左金吾衛大將軍崔鄯卒。

癸丑，以左僕射令狐楚判太常卿事，右僕射鄭覃判國子祭酒事。

丁巳，以户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

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爲户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

己未，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壬戌，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奔於鳳翔。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癸亥，百官入朝，日出，始開建福門，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

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

乙丑，以户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復舊任。

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

是日，以令狐楚爲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訥等，李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命翰林學士顧師邕爲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丙寅，以師邕爲矯詔，下御史獄。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丁卯，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爲鳳翔節度使。

戊辰，以給事中李翊爲御史中丞，左右軍中尉仇士良、魚志弘並兼上將軍。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晝晦。鳳翔監軍使張仲清殺其節度使鄭注。

己巳，仇士良殺右金吾衛大將軍韓約。

十二月壬申，殺左金吾衛將軍李貞素、翰林學士顧師邕。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諸道鹽鐵轉運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於民，請停，從之。

丙子，以刑部尚書王源中爲天平軍節度使。

丁丑，敕諸道府不得私置曆日板。

己卯，鳳翔監軍奏鄭注判官錢可復等四人並處斬訖。

庚辰，上御紫宸，謂宰相曰：「坊市之間，人漸安未？」李石奏曰：「人情雖安，然刑殺過多，致此陰沴。又聞鄭注在鳳翔招致兵募不少，今皆被刑戮，臣恐乘此生事，切宜原赦以安之。」上曰：「然。」

癸未，儀仗使田全操巡邊迴，馳馬入金光門，街市訛言相驚，縱横散走。賴金吾大將軍陳君賞以其徒立望仙門下，至晚方定。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甲申，敕罷脩曲江亭館。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丁亥，降京師死罪以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以權知京兆尹張仲方爲華州防禦使，以司農卿薛元賞權知京兆。左僕射令狐楚奏：「方鎮節度使等，具弩帢，帶器仗，就尚書省兵部參辭，伏乞停罷。如須參謝，令具公服。」從之。

《册府元龜》卷六五《發號令四》　庚寅，敕：「先是元和十年六月十三日敕，以内庫弓箭、陌刀賜左右街使，充宰相入朝，以爲翼衛，及建福門而退。至是因訓、注之亂，悉罷之，其所賜兩街軍器盡歸於弓箭庫。」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辛卯，置諫院印。

開成元年（丙辰、八三六）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正月辛丑朔，帝常服御宣政殿受賀，遂宣詔大赦天下，改元開成。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甲辰，太白掩西建第一星。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乙巳，御紫宸殿。

丁未，以祕書監韋綰爲工部尚書。敕：「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崔潭峻頃遭誣陷，每用追傷，宜復官爵，聽其歸葬。」以銀州刺史劉源爲夏綏銀宥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己酉，詔以入閤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堦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左右起居，又待次日對官奏事畢，方出。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丙辰望，日有蝕之。

《册府元龜》卷一六〇《革弊二》　戊辰，敕：「度支自此後不得收貯材木，如或宣索，即以其直市供。諸色作料亦如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二月辛未朔，以左散騎常侍羅讓爲江西觀察使。

乙亥夜四更，京師地震，屋瓦皆墮。

《册府元龜》卷一六二《命使二》　庚寅，中書門下奏：「准赦文，諸道黜陟，便以給事中盧均、司農卿李圮、吏部郎中薛廷光、太常少卿盧貞、刑部郎中房直温分命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丙申，左武衛大將軍朱叔夜賜死於藍田關。天德奏生退渾部落三千帳來投豐州。

〔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爲滁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丁未，皇城留守郭皎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庚申，幸龍首池，觀内人賽雨，因賦《暮春喜雨詩》。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四月庚午朔，以河南尹鄭澣爲左丞，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紳爲河南尹。

癸酉，以亳州刺史裴弘泰爲義成軍節度使，以諫議大夫李讓夷兼權知起居舍人事。

己卯，以潮州司户李宗閔爲衡州司馬，以江州刺史李珏爲太子賓客分司。

癸未，吏部侍郎李虞仲卒。

辛卯，淄王協薨。

甲午，詔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李固言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左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令狐楚檢校左僕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丙申，李固言判户部事，李石判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戊戌，上與宰相從容論詩之工拙，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五月癸卯，以翰林學士歸融爲御史中丞。

丁未，以給事中郭承嘏爲華州防禦使。給事中盧載以承嘏公正守道，屢有封駁，不宜置之外郡，乃封還詔書。翌日，復以承嘏爲給事中，乃以給事中盧鈞代嘏守華州。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恟恟，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乙卯，御紫宸，上謂宰臣曰：「爲政之道，自古所難。」李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則易。」

丁巳，以尚書右丞鄭肅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前罷觀察，復置之。以中書舍人唐扶爲福建觀察使。

庚申，判國子祭酒宰臣鄭覃奏：「太學新置五經博士各一人，請依王府官例，賜以禄粟。」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乙丑，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爲召士良等出，上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丙寅，昭義奏開夷儀山路，通太原、晉州，從之。

《册府元龜》卷五〇二《平糴》　閏五月己卯，帝御紫宸殿，謂宰臣曰：「京兆府請開場收麥，何如？」李固言曰：「但優饒百姓則易糴。今年百姓雖放兩税，亦須聽其收貯，自爲歲計。但情願出糴，即加於時價收之。」鄭覃曰：「不强其所不欲，加價收糴，人自樂輸。」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甲申，以河中節度使李程爲左僕射、判太常卿事。

乙酉，以太子太保分司李聽爲河中節度使。

丙戌，烏集唐安寺，逾月方散。

己丑，以神策大將軍魏仲卿爲朔方靈鹽節度。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進羨

餘錢二萬貫、雜物八萬段，不受，還之，使貸貧下户征稅。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乙未，李固言薦崔球爲起居舍人，鄭覃再三以爲不可，上曰：「公事勿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六月丁未，月掩心前星。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癸亥，以河南尹李紳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六九《審官》　丙寅，宰臣奏事於紫宸殿，鄭覃等奏：「南省闕丞郎，請用祕書監張仲方。」帝曰：「中臺郎朝廷重選，仲方爲京兆尹、華州刺史，不聞其政，苟授之，如有政者何？」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七月戊辰朔，御史臺奏：「祕書省管新舊書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長慶二年已前，並無文案。大和五年已後，並不納新書。今請創立簿籍，據闕添寫卷數，逐月申臺。」從之。

辛未，以左金吾衛將軍傅毅爲鄜坊節度使。

癸酉，宣武軍節度使王智興卒。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乙亥，雨土。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壬午，以滁州刺史李德裕爲太子賓客。

《册府元龜》卷三〇《奉先三》　丙戌，監察御史請修太廟祭器。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辛卯，刑部尚書殷侑檢校右僕射，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甲午，以金吾衛大將軍陳君賞爲平盧軍節度使，代王彦威，以彦威爲户部侍郎、判度支。

丙申，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進羨餘錢一十萬貫，御史中丞歸融彈其違制進奉，詔以周仁所進錢於河陰院收貯。

八月甲辰，詐稱國舅人前鄜坊節度使蕭洪宜長流驩州。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乙巳，〔月〕入南斗。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戊申，以皇太后親弟蕭本爲右贊善大夫。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九月丁丑，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爲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既而流涕泫然。

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慎微爲成固尉。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辛巳，以壽州刺史高承恭爲邕管經略使。

《册府元龜》卷五八《勤政》　丁亥，召對季集畿赤縣令等二十一人，賜帛有差。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辛卯，敕祕書省，集賢院應欠書四萬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諸道繕寫。

《唐會要》卷四三《五星臨犯》　十月三日〔己亥〕，熒惑入氐。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己酉，揚州江都七縣水旱，損田。

《唐會要》卷四三《流星》　十一月十日〔乙亥〕，西方有流星，大如一斗器，光明照地，尾跡凝著天，良久不滅。出上台，經中台西北滅。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庚辰，浙西觀察使崔郾卒。

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德裕檢校户部尚書，充浙西觀察使。

壬午，以兵部尚書、皇太子侍讀王起兼判太常卿。

甲申，以左僕射李程兼吏部尚書。

忠武帥杜悰、天平帥王源中奏：當道常平義倉斛斗，除元額外，請別置十萬石。

十二月丙申朔，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薛元賞爲武寧節度、徐泗宿濠觀察等使，以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歸融爲京兆尹，以給事中狄兼謨爲御史中丞。

《册府元龜》卷一五八《誡勵三》　庚子，御史中丞狄兼謇謝官，帝曰：「御史中丞，朝廷紀綱。一臺理，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理。無曠厥職。」

《册府元龜》卷一六〇《革弊二》　戊申，詔曰：「仕雜工商，實因鬻爵，尚須命使改以賜材。其入蕃使舊例與私覿官十員，宜停，別與錢五十貫文，令度支分付，永爲定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己酉，嶺南節度使李從易卒。

庚戌，以華州刺史盧鈞爲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以中書舍人崔龜從爲華州防禦使。

辛亥，劍南東川節度使馮宿卒。

壬子，太僕卿段伯倫卒。

癸丑，以兵部侍郎楊汝士檢校禮部尚書，充劍南東川節度使。

己未，潞王縱薨。

開成二年（丁巳、八三七）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正月乙丑朔，權停朝賀之禮。辛巳率百寮赴興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復列班於光順門賀皇太后。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丙寅，宣州觀察使王質卒。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壬申，月掩昴。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乙亥，以吏部侍郎崔鄲爲宣歙觀察使，以右丞鄭澣爲刑部尚書、判左丞事。

庚寅，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進所撰《供軍圖》。

《册府元龜》卷一一《宴享三》 癸巳，帝御麟德殿，對賀正南詔洪龍君三十人，渤海王子大明俊等一十人，賜宴有差。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二月丙申，刑部侍郎郭承嘏卒。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癸卯，賜奚、〔契〕丹、室韋等告身八十九通。

《册府元龜》卷五二《崇釋氏二》 甲辰，王彦進《准宣索内典目録》十二卷。

乙巳，以太宗皇帝先置毘沙門神及功德在蓬萊殿，是日移出，配諸寺安置。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丙午夜，彗出東方，長七尺，在危初，西指。

戊申，王彦威進所撰《唐典》七十卷，起武德，終永貞。

庚戌，均王緯薨。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癸丑夜，彗在危八度。

庚申夜，〔彗〕在虚三度半。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辛酉夜，彗長丈餘，直西行，稍南指，在虚九度半。

壬戌夜，彗長二丈餘，廣三尺，在女九度，自是漸長闊。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癸亥夜，彗愈長廣，在女四度。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三月甲子朔，内出音聲女妓四十八人，令歸家。

乙丑夜，彗星長五丈，歧分兩尾，其一指氐，其一掩房。

丙寅，罷曲江宴。

是夜，彗長六丈，尾無歧，在亢七度。

敕尚食使，自今每一日御食料分爲十日，停内修造。

戊辰夜，彗長八丈有餘，西北行，東指，在張十四度。

辛未，宣徽院法曲樂官放歸。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壬申，素服避正殿，徹樂。降死罪，流以下原之。縱五坊鷹隼，禁京畿採捕。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甲戌，以左僕射李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壬午，以楚州刺史嚴譽爲桂管觀察使。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癸未夜，彗長三尺，出軒轅之右，東指，在張七度。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甲申，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殷侑爲太子賓客分司。

貞興門外鵲巢于古冢。

《册府元龜》卷四九四《山澤二》 乙酉，鹽鐵使奏得蘇州刺史盧商狀，分鹽場三所，隸屬本州；元糶鹽七萬石，加至十三萬石，倍收税額，直送價錢。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丁亥，邠寧節度使李用卒。

戊子，以河南尹李珏爲户部侍郎。

己丑，以金吾大將軍李直臣爲邠寧節度使。

壬辰，桂管觀察使韓佽卒。

以兵部侍郎裴潾爲河南尹。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四月戊戌，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陳夷行同平章事。

甲辰，上對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書柳公權於便殿。

乙巳，以公權爲諫議大夫，餘如故。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丙午，東井下客星没。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戊申，前江西觀察使羅讓卒。

己酉，祕書監張仲方卒。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乙卯，以旱避正殿。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庚申，太原節度使李載義卒。

辛酉，詔置終南山神祠。

蓬州復置蓬池、朗池二縣。

五月乙丑，以東都留守裴度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依前守司徒、中書令。

丙寅，户部侍郎李珏判本司事。以浙西觀察使李德裕檢校户部尚書，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

辛未，詔以前淮南節度使牛僧孺爲檢校司空、東都留守，以蘇州刺史盧商爲浙西觀察使。

壬申，上幸十六宅，與諸王宴樂。決十六宅宫市内官范文喜等三人，以供諸王食物不精故也。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癸酉，端門内客星没。

《唐會要》卷四三《五星臨犯》　十二日（甲戌），太白犯畢。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壬午，客星如孛，在南斗天籥旁。

《册府元龜》卷六二一《司宗》　六月癸巳朔，宗正寺奏：「諸府州如有宗子寄寓貧病不能自濟者，有羈旅道途棲遲丐食者，並請所在州縣切加存邮，兼隨事接借，不得令有侵欺，致使抑屈。」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丁酉，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爲駙馬都尉，尚壽安公主。

己亥，以鴻臚卿李逵爲天德軍都防禦使。

庚子，吏部奏長定選格，請加置南曹郎中一人，别置印一面，以「新置南曹之印」爲文，從之。

丙午，河陽軍亂，逐節度使李泳。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丁未，貶泳澧州長史。

戊申，以左金吾將軍李執方爲河陽節度使。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己酉，大星晝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庚戌，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崔珙爲京兆尹。

魏、博、澤、潞、淄、青、滄、德、兗、海、河南府等州並奏蝗害稼。鄆州奏蝗得雨自死。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甲寅，賜宿衛新羅金忠信等錦綵有差。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己未，綿州獠反。

七月癸亥，党項羌寇振武。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給事中韋温爲太子侍讀，晨詣東宫，日中乃得見，温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温乃辭侍讀，辛未，罷守本官。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壬申，月入南斗。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乙亥，以久旱徙市，閉坊門。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　振武突厥百五十帳叛，剽掠營田，戊寅，節度使劉沔擊破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甲申，以太府卿張賈爲兗海觀察使。詔除河北三鎮外，諸州府不得以試銜奏官。

鄆州奏：「當州先廢天平、平陰兩縣，請復置平陰縣，以制盜賊。」從之。

乙酉，以蝗旱，詔諸司疏決繫囚。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丁亥，（月）掩太白于柳。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己丑，遣使下諸道巡覆蝗蟲。是

日，京畿雨，羣臣表賀。外州李紳奏蝗蟲入境，不食田苗，詔書褒美，仍刻石于相國寺。

《册府元龜》卷三四《崇祭祀三》 八月乙未，長安縣令杜慆奏，准詔置終南山祠宇畢。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丁酉，彗出虚、危之間。振武奏突厥入寇營田。

《册府元龜》卷五八《勤政》 丙午，望日，帝御延英對刑法官。自此朔望即對刑法官，以詳輕重。

《册府元龜》卷三四《崇祭祀三》 己酉，册（終）南山爲廣惠公。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庚戌，詔昭儀王氏册爲德妃，昭容楊氏册爲賢妃。又詔：「敬宗皇帝第二子休復、第三子執中、第四子言揚、第六子成美等，宜開列土之封，用申睦族之典。休復可封梁王，執中可封襄王，言揚可封紀王，成美可封陳王。皇第二男宗儉可封蔣王。」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壬子，太白入太微，遂犯左、右執法。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癸丑，封子宗儉爲蔣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乙丑，房州刺史盧行簡坐贓杖殺。己巳，以前湖南觀察使盧行術爲陝虢觀察使。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丙子，月掩昴。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甲申，詔曰：「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錫宴，庶同歡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門，將希無妄之福。恐中外臣庶不諭朕懷，廣置齋筵，大集僧衆，非獨凋耗物力，兼恐致惑生靈。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醢，永爲常例。」又敕：「慶成節宜令京兆尹准上巳、重陽例，於曲江會文武百僚，延英奉觴宜權停。」

戊子，以尚書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爲衛尉卿，分司東都。

十月辛卯朔，詔改天后所撰《三教珠英》爲《海内珠英》。

戊戌，詔嘉王運、循王遹、通王諶並可光禄大夫、檢校司空，賜勳上柱國，仍依百官例給料錢。安王溶、潁王瀍並給料錢。

庚子，慶成節，賜羣臣宴于曲江，上幸十六宅，與諸王宴樂。

癸卯，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

戊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依前同門下侍郎、平章事。

甲寅，敕鹽鐵、户部、度支三使下監院官，皆郎官、御史爲之，使雖更改，院官不得移替，如顯有曠敗，即具事以聞。

己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楊嗣復爲户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十一月壬戌，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殷侑爲忠武軍節度使。

癸亥，狂病人劉德廣突入含元殿，付京兆府杖殺。

乙丑，京師地震。

《册府元龜》卷四九一《蠲復三》 甲戌，户部侍郎李珏奏：「盧州舒縣太平鄉百姓徐行周，叔姪兄弟五代同居，請免其同籍户税。」從之。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丙子，日南至，百寮及命婦並赴南内起居太皇太后，義安太后，迴赴光順門起居皇太后。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丁丑，興元節度使令狐楚卒。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辛巳，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日赤如赭，晝昏至于癸未。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丁亥，以刑部尚書鄭澣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己丑，契丹朝貢。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十二月庚寅朔，當蝕，陰雲不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丙申，閤内對左右史裴素等。上自開成初復故事，每入閤，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之下，君臣論奏，得以備書，故開成政事最詳於近代。

壬寅，以前忠武軍節度使杜悰爲工部尚書、判度支。時悰既除官，久未謝恩，户部侍郎李珏奏杜悰爲岐陽公主服假内。

《册府元龜》卷一六〇《革弊二》 丁未，詔曰：「制服輕重，必資典禮，如聞往者駙馬嘗爲公主行服三年，緣情之義，殊非故實，違經之制，今乃聞知。宜令行杖用通制，便爲定議。」

《册府元龜》卷六三一《條制三》 庚戌，中書門下奏：「武官合入郎將等，其堪送名者，中書門下准吏部送名例磨勘，仍先過堂，然後比擬。」

從之。

開成三年（戊午、八三八）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正月庚申朔，權停朝賀之禮，宰臣及文武百寮於南内進名奉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迴於光順門進名賀皇太后如常儀。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甲子，宰臣李石遇盜於親仁里，中劍，斷其馬尾，又中流矢，不甚傷。是時，京城大恐，捕盜不獲，既而知仇士良所爲。

乙丑，常參官入朝者九人而已，餘皆潛竄，累日方安。

丁卯，詔故齊王湊贈懷懿太子。

《新唐書》卷三五《五行二》 戊辰，大風拔木。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以諸道鹽鐵轉運使、正議大夫、守户部尚書、上柱國、宏農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楊嗣復可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議郎、户部侍郎、判户部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珏可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判户部事。

丙子，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石爲荆南節度使，依前中書侍郎、平章事。

丁丑，以前荆南節度使韋長爲河南尹。

癸未，詔去秋蝗蟲害稼處放逋賦，仍以本處常平倉賑貸。

是日大雪。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二月辛卯，上麟德殿對入朝南詔、牂牁、契丹、奚、室韋、渤海等，各賜錦綵銀器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陳夷行性介直，惡楊嗣復爲人，每議政事，多相詆斥。壬辰，夷行以足疾辭位，不許。

《册府元龜》卷一五三《明罰二》 甲午，詔：「京兆府捕捉正月五日賊徒，經月未獲。官吏慢易，須有科懲，京兆尹崔洪宜罰一季俸，兩縣捕賊官烏行矩、韋文卿並停見任，餘准正月二十四日勑處分。」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乙未，上謂宰臣曰：「李宗閔在外數年，可别與一官。」鄭覃、陳夷行曰：「宗閔養成鄭注，幾覆朝廷，其奸邪甚於李林甫。」楊嗣復、李珏奏曰：「大和末，宗閔、德裕同時得罪，二年之間，德裕再量移爲淮南節度使，而宗閔尚在貶所。凡事貴得中，不可但徇私情。」上曰：「與一郡可也。」

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爲杭州刺史。

庚子，吏部奏：「去年所修長定選格，或乖往例，頗不便人，不可久行，請却用舊格。」從之。

乙巳，詔僕射、尚書、侍郎、左右丞、大卿監每遇坐日，宜令兩人循次進對。

丁未，以同州刺史孫簡爲陝虢觀察使，代盧行術；以術爲福王傅，分司東都。

（乙）〔己〕酉，禮部尚書許康佐卒。

辛亥，左丞盧載爲同州防禦使。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戊午，熒惑入東井。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三月庚午，封故陳王第十九男儼爲宣城郡王，故襄王第三男寀爲樂平郡王。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牂柯寇涪州清溪鎮，鎮兵擊卻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四月己丑，禮部尚書致仕徐晦卒。

辛卯，户部侍郎崔龜從判本司事。詔曰：「户部侍郎兩員，今後先授上者，宜令判本司錢穀；如帶平章事，判鹽鐵度支，兼中丞學士不在此限。」

壬辰，以給事中裴夀爲華州防禦使。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甲午，帝幸十六宅，賜諸王宴，頒賜有差。

《唐會要》卷四三《流星》 二十一日〔戊申〕，東方有流星，尾跡凝著天，良久不滅。出天市中帛星，經宗人星東南滅。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己酉，改《法曲》爲《仙韶曲》，仍以伶官所處爲仙韶院。兵部侍郎裴潾卒。

癸丑，屯田郎中李衢、沔王府長史林贊等進所修《皇唐玉牒》一百五

十卷。

五月丁巳朔，敕禮部，貢院進士、舉人，歲限放三十人及第。

辛酉，詔：前江西觀察使吴士規坐贓，長流端州。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乙丑，有大星出于柳、張，尾長五丈餘，再出再没。

《册府元龜》卷一三一《延賞二》　戊辰，以故棣州刺史欒濛男存固爲鄆州壽張縣主簿。大和初，李同捷阻兵滄景，濛不從其亂，爲同捷所囚，舉家遇害。存固年少，隱於吏家，因得脱免。至是録濛忠節，故命以官。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庚午，月犯天心大星。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乙亥，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臘饗太廟及饗太清宫，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癸未，以吏部侍郎高鍇爲鄂岳觀察使，代高重，以重爲兵部侍郎。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六月丁亥，太白犯熒惑于張。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初，靈武節度使王晏平自盜贓七千餘緡，上以其父智興有功，免死，長流康州。晏平密請於魏、鎮、幽三節度使，使上表雪己，上不得已，六月壬寅，改永州司户。

《册府元龜》卷四二《仁慈》　辛亥，遣中人監宫人四百八十人送兩街寺觀安置，令其親族識認還之。

壬子，又出宫人劉奴等七十五人還其親族。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癸丑，上御紫宸，對宰臣曰：「幣輕錢重如何？」楊嗣復曰：「此事已久，不可遽變其法，法變則擾人。但禁銅器，斯得其要。」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二十八日〔甲寅〕，太白犯右執法。

《唐會要》卷四三《流星》　七月六日〔辛酉〕未後，東北方有流星，尾跡光明三丈餘，滅，其声如雷。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壬戌，陳許節度使殷侑卒。

甲子，以衛尉卿王彦威檢校禮部尚書，充忠武軍節度使，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史孝章爲邠寧節度使。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乙丑，月掩心前星。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戊辰，西川節度使李固言再上表，讓門下侍郎及檢校右僕射。

八月甲午，山南東道諸州大水，田稼漂盡。

丁酉，詔：「大河而南，幅員千里，楚澤之北，連亘數州。以水潦暴至，隄防潰溢，既壞廬舍，復損田苗。言念黎元，罹此災沴，或生業蕩盡，農功索然，困餒彫殘，豈能自濟。宜令給事中盧弘宣往陳許、鄭滑、曹濮等道宣慰，刑部郎中崔瑨往山南東道、鄂岳、蘄黄道宣慰。」

己亥，嘉王運薨。魏博六州蝗食秋苗並盡。

《册府元龜》卷九九五《交侵》　甲辰，安南奏得驩州狀，申水真獵國差王子領兵馬攻伐環王國，今差兵士赴驩州防遏。

《册府元龜》卷五〇二《平糴》　九月丙辰朔，中書門下奏請配諸道收糴粟一百萬石以備凶年。

《唐會要》卷四三《流星》　五日〔庚申〕，北方有流星，尾跡凝著天，光明照地，至室宿向南滅。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辛酉，荆南李石讓中書侍郎，乃改授檢校兵部尚書。

壬戌，上以皇太子慢遊敗度，欲廢之，中丞狄兼謨垂涕切諫。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及宦官宫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戊辰，詔梁王等五人，先於北内，可却歸十六宅。

辛未，易定節度使張璠卒。

壬申，以易州刺史李仲遷爲定州刺史，充義武軍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義武馬軍都虞候何清朝自拔歸朝，癸酉，以爲儀州刺史。

朝廷以義昌節度使李彦佐在鎮久，甲戌，以德州刺史劉約爲節度副使，欲以代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戊寅，以東都留守牛僧孺爲左僕射。

辛巳，詔皇太子侍讀竇宗直隔日入少陽院。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聞奏，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癸未，始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

《册府元龜》卷五〇二《平糴》　甲申，詔令户部差官京西、東都、河中共糴粟六十萬石，各於當處收貯，以備水旱。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十月乙酉朔，以尚書左丞崔珙檢校户部尚書，充東都留守。易定軍亂，不納新使李仲遷，立張璠子元益爲留後。

己丑，以少府監張沼爲黔中觀察使。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辛卯，太白犯南斗。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壬辰，以右金吾衛將軍高霞寓爲夏綏銀宥節度使。

癸巳，以中書舍人李景讓爲華州防禦使。

甲午慶成節，命中人以酒酺，《仙韶樂》賜羣臣宴於曲江亭。

丁酉，夏州節度使劉源卒。

庚子，皇太子薨於少陽院，謚曰莊恪。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十九日（癸卯），彗見，長二丈餘。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乙巳，以左金吾將軍郭皎爲邠寧慶節度使。

是夜，彗起於軫，其長三丈，東西指。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二十二日（丙午）夜，（彗）長三丈五尺。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己酉，前邠寧節度使史孝章卒。

十一月乙卯朔，是夜，彗孛東西竟天。

《册府元龜》卷一三一《延賞》　己未，以前河東縣尉長孫鈞爲河中府猗氏縣令。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壬戌，降死罪以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以滄州節度使李彦佐爲鄜曹濮節度使，以德州刺史、滄景節度副使劉約爲義昌軍節度使。

癸亥，以宋州刺史唐弘實爲邕管經略使。

乙丑，天平軍節度使王源中卒。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丁卯，張元益出定州。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庚午，以翰林學士丁居晦爲御史中丞。

壬申，以蔡州刺史韓威爲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北平軍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河東節度使、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求歸東都，十二月辛丑，詔度入知政事，遣中使敦諭上道。

鄭覃累表辭位，丙午，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日本國貢珍珠絹。

開成四年（己未、八三九）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正月丁巳，熒惑太白辰聚於南斗。

丁卯夜，於咸泰殿觀燈作樂，三宮太后諸公主等畢會。上性節儉，延安公主衣裾寬大，即時斥歸，駙馬竇澣待罪。詔曰：「公主入參，衣服踰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澣宜奪兩月俸錢。」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癸酉，有彗星出于羽林。

《唐會要》卷四三《彗孛》　三十日（癸未），有彗見于室南，歷壁奎婁胃等宿。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閏月甲申朔，以吏部侍郎鄭肅檢校禮部尚書、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以蘇州刺史李道樞爲浙東觀察使，以諫議大夫高元裕爲御史中丞。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乙酉，月在營室。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丙申，以前河中節度使李聽爲太子太保。

己亥，裴度自太原至，上令中人就第問疾。

辛丑，以司農卿李圯爲福建觀察使，諫官論其不可，乃罷之。

丙午，以大理卿盧貞爲福建觀察使。

丁未，興元節度使鄭澣卒。

戊申，闍婆國朝貢。

《册府元龜》卷四九四《山澤二》　二月丁巳，安南都護馬植奏，管内六州界海北廢珠池今有珠生。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辛酉，以吏部侍郎歸融檢校禮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丙寅，寒食節，上御通化門以觀遊人。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丁卯，月掩歲星于畢。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戊辰，幸勤政樓觀角抵、蹴鞠。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二十六日〔戊寅〕，自夜四更至五更，四方中央流星大小二百餘，並西流，有尾跡，長二丈。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三月乙酉，賜羣臣上巳宴於曲江。是夜，月掩東井第三星。

丙申，司徒、中書令裴度卒。

癸〔酉〕〔卯〕，浙東觀察使李道樞卒。

以户部侍郎崔龜從爲宣歙觀察使，代崔鄲，以鄲爲太常卿。

以楚州刺史蕭俶爲浙東觀察使。

《唐會要》卷四三《流星》　二十三日〔乙巳〕，一更至五更，上方及四方，有流星大小百餘，交横出滅。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四月壬子朔，以右羽林統軍李昌言爲鄜坊節度使。

壬戌，有麛出太廟。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戊辰，上稱判度支杜悰之才，楊嗣復、李珏因請除悰户部尚書，陳夷行曰：「恩旨當由上出，自古失其國未始不由權在臣下也。」珏曰：「陛下嘗語臣云，人主當擇宰相，不當疑宰相。」

五月丁亥，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復言不宜使威福在下，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上遣使召還。【略】退，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召出之，癸巳，始入朝。

丙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覃罷爲右僕射，陳夷行罷爲吏部侍郎。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丙午，邠寧節度使郭旼卒。

天平、魏博、易定等管内蝗食秋稼。

六月辛亥朔，以長武城使苻澈爲邠寧節度使。

庚申，上幸十六宅安王、潁王院宴樂，賜與頗厚。

《册府元龜》卷一六〇《革弊二》　〔己〕〔乙〕丑，中書門下奏請停堂厨捉錢官，從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戊辰，以久旱，分命祠禱，每憂動於色。宰相等奏曰：「水旱時數使然，乞不過勞聖慮。」上改容言曰：「朕爲人主，無德及天下，致兹災旱，又謫見於天。若三日不雨，當退歸南内，更選賢明以主天下。」宰臣嗚咽流涕，各請策免。是夜，大雨霑霈。

丁丑，襄陽山竹結實，其米可食。

七月庚辰朔，西蜀水，害稼。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癸未，以張元益爲左驍衛將軍，以其母侯莫陳氏爲趙國太夫人，賜絹二百匹。易定之亂，侯莫陳氏説諭將士，且戒元益以順朝命，故賞之。

《册府元龜》卷六三一《條制三》　己丑，詔曰：「諸門入仕，人數轉多，每年吏曹注擬無闕，唯河北諸道、河東澤潞、山劍三川、京北京西管内官員稍多假攝之。中實有勞効，每年許奏三兩人，仍須是元額闕，不得替見任人。其餘諸道並不得奏人。」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乙未夜，月犯熒惑。

壬寅，以河南尹韋長爲平盧軍節度使，以刑部侍郎高鍇爲河南尹。

甲辰，以大中大夫、守太常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鄲可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滄景、淄青大水。

《册府元龜》卷一〇六《惠民二》　丙午，滄景節度使劉約奏請義倉

粟賑遭水百姓。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八月庚戌朔，以給事中姚合爲陝虢觀察使。

辛亥，鄜王憬薨。

丙辰，邢州廢青山縣，磁州移昭義縣於固鎮驛。

癸亥，以左僕射牛僧孺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辛未夜，流星出羽林，尾長八十餘尺，滅後有聲如雷。

壬申，鎮、冀四州蝗食稼，至於野草樹葉皆盡。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癸酉，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蕭本詐稱太后弟，上下皆稱蕭弘是真，以本來自左軍，故弘爲臺司所抑。今弘詣臣，求臣上聞。乞追弘赴闕，與本對推，以正真僞。」詔三司鞫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九月辛卯，以劍南東川節度楊汝士爲吏部侍郎。

丁酉夜，月掩東井第三星。

辛丑，以吏部侍郎陳夷行爲華州鎮國軍防禦使，以蘇州刺史李穎爲江西觀察使，以諫議大夫馮定爲桂管觀察使。

甲辰，以京兆尹鄭復爲劍南東川節度使。

丙午，以前江西觀察使敬昕爲京兆尹。

《唐會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 十月五日〔癸丑〕，勅節文：「今後流人，宜准《名例律》及《獄官令》，有身名者，六年以後聽赦；無官爵者，六年滿日放歸。」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乙卯，上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上曰：「朕歸嘗觀之。」對曰：「此歸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戊午，慶成節，賜羣臣宴於曲江亭。

辛酉夜，星入斗魁。

前桂管觀察使嚴謇卒。

丙寅，制以敬宗第六男陳王成美爲皇太子。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十等十人責之曰：「構會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復欲爾邪？」執以付吏，己巳，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唐會要》卷四三《流星》 二十六日〔甲戌〕，有大流星，光明照地，東北流，有聲如雷。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丁丑，太子太保李聽卒。

十一月己亥，曲赦京城繫囚。

十二月癸丑，貶光禄卿、駙馬都尉韋讓爲澧州長史。

乙卯，乾陵火。

以杭州刺史李宗閔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辛酉，上不康，百僚赴延英起居。

《册府元龜》卷九七二《朝貢五》 戊辰，渤海王子大延廣、契丹首領薩葛、奚大首領温訥骨、室韋大都督秩虫等朝貢。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乙亥，宰臣入謁，見上于太和殿。

《新唐書》卷三四《五行一》 丁丑晦，揚州市火，燔民舍數千家。

開成五年（庚申、八四〇）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正月戊寅朔，上不康，不受朝賀。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二日〔己卯〕，文宗暴疾，宰相李珏、知樞密劉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監國。兩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迎潁王於十六宅。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詔立親弟潁王瀍爲皇太弟，權勾當軍國事。皇太子成美復爲陳王。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是夜，士良統兵士於十六宅迎太弟赴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東宮思賢殿。

三日〔庚辰〕，仇士良收捕仙韶院副使尉遲璋殺之，屠其家。

四日〔辛巳〕，文宗崩，宣遺詔：皇太弟宜於柩前即皇帝位，宰相楊嗣復攝冢宰。

唐武宗部（起公元八四〇年，迄公元八四六年）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炎，穆宗第五子，母曰宣懿皇后韋氏。

開成五年（庚申、八四〇）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正月癸未，仇士良説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甲申，月昏而中，未弦而中，早也。

己丑，日暈，白虹在東，如玉環貫珥。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十四日〔辛卯〕，受册於正殿，時年二十七。陳王成美、安王溶殂於邸第。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甲午，追尊上母韋妃爲皇太后。

二月乙卯，赦天下。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丙辰，日有重暈，有赤氣夾日。

庚申，有彗星于營室、東壁間，二十日滅。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丙寅，謚韋太后曰宣懿。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壬申，熒惑入輿鬼。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以開府、右軍中尉仇士良封楚國公，左軍中尉魚弘志爲韓國公，太常卿崔鄲、户部尚書判度支崔珙並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敕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宜爲降聖節，休假一日。

三月，詔宫人劉氏、王氏並爲妃。

敕朔望入閤對刑法官，是日非便，宜停。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四月甲子，大風拔木。

五月己卯，楊嗣復罷。諸道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崔珙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壬寅，大風拔木。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中書奏：六月十二日，皇帝載誕之辰，請以其日爲慶陽節。

祔宣懿太后于太廟。

初，武宗欲啓穆宗陵祔葬，中書門下奏曰：「園陵已安，神道貴静。光陵二十餘載，福陵則近又修崇。竊惟孝思，足彰嚴奉。今若再因合祔，須啓二陵，或慮聖靈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福陵，實協典禮。」乃止。就舊墳增築，名曰福陵。又奏：「准今年二月八日赦文，應京諸司勒留官，令本處剋留手力雜給與攝官者。臣等檢詳，諸道正官料錢絶少，雜給手力即多，今正官勒留，亦管公事，料錢少於雜給，刻下事未得中。臣等商量，其正官料錢雜給等錢，望每貫割留二百文與攝官，餘並如舊。」從之。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六月丙寅，以旱避正殿，理囚，河北、河南、淮南、浙東、福建蝗疫州除其徭。

七月戊寅，大風拔木。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乙酉，月掩鎮星。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制檢校禮部尚書、華州刺史陳夷行復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八月甲寅，雨。

壬戌，葬元聖昭獻孝皇帝于章陵。

内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以兵殺仇士良，不克，伏誅。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珏坐爲山陵使龍輴陷，罷爲太常卿。貶京兆尹敬昕爲郴州司馬。

義武軍亂，逐節度使陳君賞。君賞募勇士數百人，復入軍城，誅亂者。

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

丁丑，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庚辰，德裕入謝。

十月丙辰，天德軍使温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亘六十里，不見其後。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薨，軍中推其子都知兵馬使重順知留後。

蕭太后徙居興慶宫積慶殿，號積慶太后。

十一月癸酉朔，上幸雲陽校獵。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戊寅，有彗星出于東方。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鹽鐵轉運使奏江淮已南請復税茶，從之。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十二月癸卯朔，日旁有黑氣來觸。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庚申，以何重順知魏博留後事。

立皇子峻爲杞王。

會昌元年（辛酉、八四一）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正月己卯，朝獻于太清宫。

庚辰，朝享于太廟。

辛巳，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劉沔奏回鶻已退，詔沔還鎮。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二月壬寅，以淮南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李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中書奏：「南宫六曹皆有職分，各責官業，即事不因循。近者户部度支，多是諸軍奏請，本司郎吏，束手閑居。今後請祇令本行分判，委中書門下簡擇公幹才器相當者轉授。」從之。

車駕幸昆明池。

賜仇士良紀功碑，詔右僕射李程爲其文。

《唐會要》卷五〇《尊崇道教》　十五日（丙辰），勅：「元元皇帝降誕日，近覽天寶二年勅，我聖祖澹然常在，爲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展事生之禮。今太清宫薦告，皆用朝謁之儀。即降誕昌辰，理难停廢，宜改爲降神聖節，休假百官，庶表貽謀之慶，以申嚴敬之誠。」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三月壬申，宰相李德裕、陳夷行、崔珙、李紳等奏：「憲宗皇帝有恢復中興之功，請爲百代不遷之廟。」帝曰：「所論至當。」續議之，事竟不行。

贈故中書令、晉國公裴度太師。

山南東道蝗害稼。造靈符應聖院於龍首池。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甲戌，以御史大夫陳夷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

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

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珏爲昭州刺史，裴夷直爲驩州司户。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四月辛丑，敕：「《憲宗實録》舊本未備，宜令史官重修進内。其舊本不得注破，候新撰成同進。」時李德裕先請不遷憲宗廟，爲議者沮之，復恐或書其父不善之事，故復請改撰實録，朝野非之。

五月辛未，中書門下奏：「據《六典》，隋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上。大曆二年，升門下侍郎爲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道，有所未周。詩云『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周、漢大臣，願入禁闥，補過拾遺。張衡爲侍郎，常居帷幄，從容諷諫。此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敬其言而行其道。況蹇諤之地，宜老成之人，秩未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升爲從四品，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又御史中丞爲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爲憲臺之長。今寺監、少卿、少監、司業、少尹並爲寺署之貳，皆爲四品。中丞官名至重，見秩未崇，望升爲從四品。」從之。

六月庚子夜五更，小流星五十餘旁午流散。

制以魏博兵馬留後何重霸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天雄軍節度使，仍賜名重順。中書奏請依姚璹故事，宰相每月修《時政記》送史館，從之。以衡山道士劉玄靖爲銀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令與道士趙歸真於禁中修法籙。左補闕劉彦謨上疏切諫，貶彦謨爲河南府户曹。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乙巳，詔：「自今臣下論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戊辰，自昏至戊夜，小星數十，縱橫流散。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七月己巳，北方有流星，經天良久。關東大蝗傷稼。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壬辰，漢水溢。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癸巳，勅賜盟没斯姓李名全忠。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八月，迴鶻烏介可汗遣使告難，言本國爲黠戛斯所攻，故可汗死，今部人推爲可汗。緣本國破散，今奉太和公主南投大國。時烏介至塞上，大首領嗢没斯與赤心宰相相攻，殺赤心，率其部下數千帳近西城。天德防禦使田牟以聞。烏介又令其相頡干迦斯上表，借天德城以安公主，仍乞糧儲牛羊供給。詔金吾大將軍王會、宗正少卿李師偃往其牙宣慰，令放公主入朝，賑粟二萬石。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

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

癸巳，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主留務。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閏九月丁酉，熒惑貫鬼宿。

戊戌，在鬼中。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爲疑。

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幽州盧龍軍將張絳殺行泰，自稱主軍務。

十月，幽州盧龍軍逐絳，雄武軍使張仲武入于幽州。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車駕校獵咸陽。

十一月壬寅夜，大星東北流，其光燭地，有聲如雷，山崩石隕。其彗起於室，凡五十六日而滅。

太和公主遣使入朝，言烏介自稱可汗，乞行策命，緣初至漠南，乞降使宣慰，從之。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庚戌，日中有黑子。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辛亥，避正殿，減膳，理囚，罷興作。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癸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鄲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十二月庚午，月犯太白于羽林。

《新唐書》卷三四《五行一》　丁丑，雨木冰。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中書門下奏修實録體例：「舊録有載禁中之言。伏以君上與宰臣、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可書於史册。且禁中之語，在外何知，或得之傳聞，多涉於浮妄，便形史筆，實累鴻猷。今後實録中如有此色，並請刊削。又宰臣與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啓事者，自有著明，並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捨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録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今後實録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李德裕奏改修《憲宗實録》所載吉甫不善之迹，鄭亞希旨削之，德裕更此條奏，以掩其迹。搢紳謗議，武宗頗知之。

會昌二年（壬戌、八四二）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正月丙申朔，以撫王紘爲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幽州盧龍節度大使。

中書奏百官議九宮壇本大祠，請降爲中祠。

宰相崔珙、陳夷行奏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己亥，李德裕爲司空。回鶻寇橫水柵，略天德、振武軍。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壬戌，掩太白于羽林。

《新唐書》卷三五《五行二》　癸亥，宋、亳二州地震。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二月丙寅，中書奏：「准元和七年敕，河東、鳳翔、鄜坊、邠寧等道州縣官，令户部加給課料錢歲六萬二千五百貫。吏部出得平留官數百員，時以爲當。自後户部支給零碎不時，觀察使乃別將破用，徒有加給，不及官人，所以選人憚遠，不樂注受。伏望令部都與實物，及時支遣。諸道委觀察判官知給受，專判此案，隨月支給，年終計帳申户部。又赴選官人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於前件州府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户部各借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之。

太子太師致仕蕭俛卒。

牂柯、南詔蠻遣使入朝。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

三月，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苻澈疾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爲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縝册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縝竟不行。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四月乙丑朔，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銀青光禄大夫、守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崔珙，銀青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紳，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上章，請加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

九日〔癸酉〕，雨，至十四日轉甚。

戊寅，御宣政殿受册。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

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虚，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羈旅二年，糧食乏絶，人心易動。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嗢沒斯情僞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縱使不誠，亦足爲反間。且欲奬其忠義，爲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爲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

甲申，嗢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

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

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諠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

丁亥，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赦天下。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五月丙申，回鶻嗢沒斯降。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嗢沒斯等，以嗢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敕慶陽節百官率醵外，別賜錢三百貫，以備素食合宴，仍令京兆府供帳，不用追集坊市樂人。

宰相李德裕兼守司徒。太子太師致仕鄭覃卒。

六月甲子朔，火星犯木。

丙寅，太白犯東井。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嗢沒期入朝。

甲申，以嗢沒斯所部爲歸義軍，以嗢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陳夷行罷。河東節度使劉沔及回鶻戰于雲州，敗績。

七月，幸左神策軍閱武。尚書右丞兼御史中丞李讓夷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嵐州民田滿川反，伏誅。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八月，可汗帥衆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鬬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

丁丑，賜嗢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順爲歸義軍副使。

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

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頡干迦斯書。

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冰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月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羣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

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于太原。令沔屯鴈門關。

癸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

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甲辰，以敏中爲翰林學士。

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制以皇子峴爲益王，岐爲兗王，皇長女爲昌樂公主，第二女爲壽春公主，第三女永寧公主。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十月丁卯，立皇子峴爲益王，岐爲兗王。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丙戌，月掩歲星于角。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部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

上幸涇陽校獵。乙卯，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於閤中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少逸等出，上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

己未，以少逸爲給事中，朗爲左諫議大夫。

劉沔、張仲武固稱盛寒未可進兵，請待歲首，李忠順獨請與李思忠俱進。

十二月丙寅，李德裕奏請遣思忠進屯保大柵，從之。

丁卯，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告達磨贊普之喪，命將作少監李璟爲弔祭使。

劉沔奏移軍雲州。

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癸未，京師地震。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丙戌，立皇子嶧爲德王，嵯爲昌王。

會昌三年（癸亥、八四三）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正月，以宿師于野，罷元會。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

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

丙午，劉沔捷奏至。

庚戌，以石雄爲豐州都防禦使。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敕新授銀州刺史、本州押蕃落、銀川監牧使何清朝可檢校太子賓客、左龍武大將軍，令分領沙陀、吐渾、党項之衆赴振武，取劉沔處分。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詔停歸義軍，以其士卒分隸諸道爲騎兵，優給糧賜。

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

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珙罷爲右僕射。

〔三月〕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

賜魏博節度使何重順名弘敬。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丙申，〔月〕又掩歲星于角。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以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四月乙丑，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閒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

辛巳，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

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

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五月甲午，震，東都廣運樓災。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戊戌，以宗閔爲湖州刺史。

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

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爲晉絳行營諸軍節度招討使。

劉沔自代州還太原。

築望仙觀於禁中。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六月辛酉，李德裕爲司徒。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

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西內神龍寺火。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七月戊子，宰相奏：「秋色已至，將議進軍，幽州須早平迴鶻，鎮、魏須速誅劉稹，各須遣使諭旨，兼偵三鎮軍情。今日延英面奉聖旨，欲遣張賈充使。臣等續更商量，張賈幹濟有才，甚諳軍中體勢，然性剛負氣，慮不安和，不如且命李回。若以臺綱闕人，即兵部侍郎鄭涯久爲征鎮判官，情甚精敏，雖無詞辯，言事分明，官重事閒，最似相稱。」上曰：「不如令李回去。」即遣回奉使三鎮。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癸巳，熒惑入東井，色蒼赤，動搖井中。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庚子，免河東今歲秋稅。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曩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供一縣一栅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賜諸軍詔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

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乙巳，以雄爲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八月壬戌，火星自七月蒼赤色，動搖井中，至是月十六日犯輿鬼。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乙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閿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

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

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渡漳水，趣磁州。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丁丑，〔熒惑〕犯輿鬼。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

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閿險不進，故賊得併兵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令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

甲申，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

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

《册府元龜》卷九九四《備禦七》 九月丁亥，賜黠戛斯敕書。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稹牓帖，皆謂官軍爲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癸巳，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

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丁未，以雨霖，理囚，免京兆府秋稅。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戊申，以河南尹敬昕爲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

庚戌，以石雄代李彦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

石雄代李彦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

辛未，徙（劉）沔爲義成節度使，以前荆南節度使李石爲河東節度使。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壬午晝，月食太白於亢。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党項寇鹽州，以前武寧節度使李彦佐爲朔方靈鹽節度使。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

安南經略使武渾役將士治城，將士作亂，燒城樓，劫府庫。渾奔廣州，監軍段士則撫安亂衆。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敕：「中外官員，過爲繁冗，量宜減省，以便軍民。宜令吏部條疏合減員數以聞。」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十二月丁巳，王宰克天井關。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

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

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己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吕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會昌四年（甲子、八四四）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正月乙酉朔，以澤潞用兵，罷元會。

其日，楊弁逐太原節度使李石。敕：「齋月斷屠，出於釋氏，國家創業，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茲弊。鼓刀者既獲厚利，糾察者潛受請求。正月以萬物生植之初，宜斷三日。列聖忌斷一日。仍准開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斷三日，餘月不禁。」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戊子，吕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

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兗海步兵三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

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爲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

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

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强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壬子，河東監軍使吕義忠收復太原，生擒楊弁，盡斬其亂卒，百僚稱賀。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二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乙卯，吕義忠奏克太原。

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相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虚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晏實今爲磁州刺史，爲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爲此也。」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

丁巳，以李石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爲河東節度使，石雄爲河中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戊午夜，太白犯鎮星。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己未，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庚申，月掩畢大星。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辛酉，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己巳，白虹貫日如玉環。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壬申，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

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爲河陽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三月，以晉絳副招討石雄爲澤潞西面招討，以汾州刺史李丕爲副。

以道士趙歸真爲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時帝志學神仙，師歸真。歸真乘龍，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

四月，王宰進軍攻澤州。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上好神仙，道士趙歸真得幸，諫官屢以爲言。丙子，李德裕亦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宫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燭。聞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戊寅，以左僕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五月，以司農卿薛元賞爲京兆尹。

六月，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崔珙貶澧州刺史。

癸丑，敕：「諫官論事，所見不同，連狀署名，事同糾率。此後凡論公事，各隨己見，不得連署姓名。如有大政奏論，即可連署。」

制追削故左軍中尉仇士良先授官及贈官，其家財並籍没。

敕責授官銀青光禄大夫、澧州刺史、上柱國、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崔珙再貶恩州司馬員外置，以珙領鹽鐵時欠宋滑院鹽鐵九十萬貫。帝令度支、鹽鐵、轉運合爲一使。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己未，中書、門下、御史臺慮囚。

《唐會要》卷六九《州府及縣加減官》　十九日〔辛未〕，「准勅，以税額數少，悉減佐官。今伏請依前，每縣各置主簿一員。」敕旨依奏。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

甲辰，以〔杜〕悰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閏月壬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紳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丙子，昭義軍將裴問及邢州刺史崔嘏以城降。

是月，洺州刺史王釗、磁州刺史安玉以城降。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賀。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乙未，昭義軍將郭誼殺劉稹以降。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丙申，宰相入賀。

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

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剉之。

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

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

丁巳，盧鈞入潞州。

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

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盡爲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内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虞鈞自遣使安撫。」從之。

乙亥，李德裕等請上尊號。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十月癸未，太白與熒惑合，遂入南斗。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李德裕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

戊子，再貶僧孺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

上幸鄠校獵。

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

十二月，以忠武節度使王宰爲河東節度使，河中節度使石雄爲河陽節度使。

上幸雲陽校獵。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敕：「郊禮日近，獄囚數多，案款已成，多有翻覆。其兩京天下州府見繫囚，已結正及兩度翻案伏款者，並令先事結斷訖申。」

會昌五年（乙丑、八四五）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正月己酉，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是日，朝獻于太清宫。

庚戌，朝享于太廟。

辛亥，有事于南郊。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文宣公、二王、三恪予一子出身。

作仙臺于南郊。

庚申，皇太后崩。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以祕書監盧弘宣爲義武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以前太原節度使、檢校司空李石以本官充東都留守。

二月戊寅朔，太白掩昴之北側。

諫議大夫、權知禮部貢舉陳商選士三十七人中第，物論以爲請託，令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落張瀆、李玕、薛忱、張覿、崔凜、王諶、劉伯芻等七人。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壬午，太白掩昴。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吴湘盜用程糧錢，强娶所部百姓顔悦女，估其資裝爲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顔悦本衢州人，嘗爲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爲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户，稠汀州司户。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

李德裕以柳仲郢爲京兆尹。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三月，旱。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崔鉉罷知政事，出爲陝虢觀察使。以御史中丞、兼兵部侍郎李回本官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爲册黠戛斯可

汗使。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皇第四女封延慶公主，第五女封靖樂公主。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五月壬子，葬恭僖皇太后于光陵。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　辛酉，太白入畢口，距星東南一尺。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壬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罷爲右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鉉罷爲户部尚書。

乙丑，以户部侍郎李回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户部如故。

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

詔册黠戛斯可汗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六月丙子，敕：「漢、魏已來，朝廷大政，必下公卿詳議，博求理道，以盡羣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向道。此後事關禮法，羣情有疑者，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參議。如是刑獄，亦先令法官詳議，然後申刑部參覆。如郎官、御史有能駁難，或據經史故事，議論精當，即擢授遷改以奬之。如言涉浮華，都無經據，不在申聞。」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甲申，作望仙樓于神策軍。

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是月，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

八月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

主客郎中韋博以爲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出爲靈武節度副使。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制第六女封樂温公主，第七女封長寧公主。中書奏：「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某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禮，即宜區別。臣等商量，公主上表，請如長公主之例，並云『某邑公主幾女上表』，郡、縣主亦望依此例稱謂。」從之。

《唐會要》卷四三《五星臨犯》　九月二十九日〔癸酉〕，熒惑犯上將星。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詔脩東都太廟。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户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十月乙亥，中書奏：「汜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峯有二聖塑容，在一堂之内。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盛於軒臺，風雲疑還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式瞻。西漢故事，祖宗嘗行幸處，皆令邦國立廟。今緣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峯以造一殿，四面置宫牆，伏望名爲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委懷孟節度使差判官一人勾當。緣聖像年代已久，望令李石於東都揀好畫手，就增嚴飾。初興功日，望令東都差分司官一員薦告。」從之。

十一月甲辰，敕：「悲田養病坊，緣僧尼還俗，無人主持，恐殘疾無以取給，兩京量給寺田賑濟。諸州府七頃至十頃，各於本管選耆壽一人勾當，以充粥料。」

十二月，車駕幸咸陽。

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論中書權重，三司錢穀不合相府兼領。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

弘質坐貶官。

會昌六年（丙寅、八四六）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正月丁巳，左散騎常侍致仕馮定卒，贈工部尚書。

己未，南詔、契丹、室韋、渤海、牂柯、昆明等國遣使入朝，對于麟德殿。

兵部侍郎、判度文盧商奏：「諸道兵討伐党項，今差度支郎官一人往所在有糧料州郡，先計度支給。」從之。

（己）〔乙〕丑，渤海王子大之尊入朝。

東都太微宮修成玄元皇帝、玄宗、肅宗三聖容，遣右散騎常侍裴章往東都薦獻。

監察元壽奏前彭州刺史李鈇買本州龍興寺婢爲乳母，違法，貶隨州長史。

《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二月癸酉，以旱降死罪以下，免今歲夏稅。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丁丑，左拾遺王龜以父興元節度使起年高，乞休官侍養，從之。

是夜，月犯畢大星，相去三寸。

庚辰，以夏州節度使米暨充東北道招討党項使。

壬午，右庶子吕讓進狀：「亡兄温女，大和七年嫁左衛兵曹蕭敏，生二男。開成三年，敏心疾乖忤，因而離婚。今敏日愈，却乞與臣姪女配合。」從之。

乙酉，前太子少保劉沔可太子太保致仕。前壽州刺史王鎮貶潞州長史。

丁亥夜，月色少光，至一更一點，犯熒惑，相去四寸。後良久，其光燭地，在軫七度。

壬辰，以翰林學士、起居郎孫轂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旱，停上巳曲江賜宴。敕：「比緣錢重幣輕，生人轉困，今新加鼓鑄，必在流行，通變救時，莫切於此。宜申先甲之令，以儆居貨之徒。京城諸道，宜起來年正月已後，公私行用，並取新錢。其舊錢權停三數年。如有違犯，同用鉛錫錢例科斷。其舊錢並没納。」又敕：「諸道鑄錢，已有次第，須令舊錢流布，絹價值稍增。文武百僚俸料，起三月一日，並給見錢一半。先給疋段，對估時價，皆給見錢。」貶舒州刺史蘇滌爲連州刺史。

以邠寧節度使高承恭充西南面招討党項使。

丙申夜，月掩牛南星，又犯歲星。

丁酉，新羅使金國連入朝。

辛丑夜，東北流星如桃，色赤，其光燭地，尾迹入大角，西流穿紫微垣。

三月壬寅，上不豫，制改御名炎。帝重方士，頗服食修攝，親受法籙。至是藥躁，喜怒失常，疾既篤，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等請見，不許。中外莫知安否，人情危懼。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辛酉，下詔稱：「皇子沖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爲皇太叔，應軍國政事令權句當。」

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

唐宣宗部（起公元八四六年，迄公元八五九年）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諱忱，憲宗第十三子，母曰孝明皇后鄭氏。

會昌六年（丙寅、八四六）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三月丁卯，宣宗即位。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即位之日，德裕奉册。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

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

尊母鄭氏爲皇太后。

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爲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爲崖州司户，皆德裕之黨也。

《唐會要》卷二三《諱》 二十日（庚寅），勅：「中外官寮有名與御名同者，及文字點畫相似，今後即任奏改。音韻文字，點畫不同，不在奏改之限。」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辛卯，李讓夷爲司空。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五月乙巳，赦天下。上京兩街先聽留兩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僧、尼依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

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

辛酉，立皇子温爲鄆王，渙爲雍王，涇爲雅王，滋爲夔王，沂爲慶王。

六月，禮儀使奏：「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於廟東增置兩室，爲九代十一室。」從之。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户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馬植本官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

回鶻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及凍餒死，所餘不及三千人，國相逸隱啜殺烏介於金山，立其弟特勒遏捻爲可汗。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兵部尚書李讓夷爲劍南東川節度使。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八月辛未，大行宫火。

壬申，葬至道昭肅孝皇帝于端陵。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爲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爲郴州司馬，恩州司馬崔珙爲安州長史，潮州刺史楊嗣復爲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爲郴州刺史。僧孺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離封州而卒。

九月，以荆南節度使李德裕爲東都留守，解平章事；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肅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蠻寇安南，經略使裴元裕帥鄰道兵討之。

以右常侍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

十月甲申，上受三洞法籙於衡山道士劉玄靜。

禮院奏禘祭祝文於穆、敬、文、武四室，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敕：「太廟祫享，合以功臣配。其憲宗廟，以裴度、杜黄裳、李愬、高崇文等配享。」

十一月京兆府奏：「京師百司職田斛斗，請准會昌三年例，許人户自送納京師，所冀州縣無得欺隱。」從之。以江西觀察使周墀爲義成軍節度使、鄭滑觀察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奏：「准七月二日敕，綾紗絹等次弱疋段，並同禁斷，不得織造。臣欲與鹽鐵户部三司同條疏，先勘左藏庫，令分析出次弱疋段州府，即牒本道官搜索狹小機杼，令焚毁。其已納到次弱疋段，具數以聞。」上從之。

大中元年（丁卯、八四七）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正月戊戌朔，宮苑使奏：「皇帝致齋行事，内諸宮苑門共九十四所，並令鎖閉，鑰匙進内。候車駕還宮，則請領。」從之。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壬子，朝獻于太清宮。

癸丑，朝享于太廟。

甲寅，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二月丁卯，制憲宗第十七子惕封彭王，第十八子惴爲棣王；皇第五子澤爲濮王，第六子潤爲鄂王。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癸未，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繫囚。

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破回鶻也。

以（馬）植爲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

以盧商爲武昌節度使。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韋琮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敕修百福殿。

以檢校太尉、東都留守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以給事中鄭亞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等使。

（二）（三）月丁酉，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三十三人，其封彦卿、崔琢、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藝，爲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位，不得令中選。」詔令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韋琮重考覆，敕曰：「彦卿等所試文字，並合度程，可放及第。有司考試，祇在至公，如涉請託，自有朝典。今後但依常例放牓，不得别有奏聞。」

閏三月，敕：「會昌季年，併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四月己酉，皇太后崩。

五月，張仲武及奚北部落戰，敗之。

吐蕃、回鶻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伐之。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六月，以義成軍節度使周墀爲兵部侍郎、判度支。

册黠戛斯王子爲英武誠明可汗，命鴻臚卿李業入蕃册拜。

以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上柱國、奇章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牛僧孺守太子太師，銀青光禄大夫、行太子賓客、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李彦佐爲太子太保，並依前分司。

以左諫議大夫庾簡休爲虢州刺史，以正議大夫、行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上柱國崔瑾爲中書舍人，以中散大夫、前湖州刺史、彭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令狐綯行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

秋七月，制以正議大夫、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柱國、賜紫金魚袋韋琮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國公李德裕爲人所訟，貶潮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八月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庚子，葬貞獻皇太后于光陵。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神策軍奏修百福殿成，名其殿曰雍和殿，樓曰親親樓，凡廊舍屋宇七百間，以會諸王子孫。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九月丁卯，以金吾大將軍鄭光爲平盧節度使。

乙酉，前永寧尉吴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户崔元藻等對辨。」

丁亥，敕御史臺鞫實以聞。

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吴湘冤狀，如吴汝納之言。

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大中二年（戊辰、八四八）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正月甲子，羣臣上尊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赦天下。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柔立爲右補闕，德裕貶潮州，柔立上疏訟其冤。丙寅，坐阿附貶南陽尉。

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亞坐前不能直吴湘冤，乙酉，回左遷湖南觀察使，亞貶循州刺史，李紳追奪三任告身。

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己丑，貶端州刺史。

二月庚子，以知制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三月，封子澤爲濮王。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王子善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

五月己未，日有蝕之。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式罷爲户部尚書，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户部周墀、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馬植并同平章事。

己卯，太皇太后郭氏崩于興慶宫。

六月，禮院檢討官王皡貶句容令。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己丑，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崔龜從奏：「應諸司場院官請却官本錢後，或有欺隱欠負，徵理須足，不得苟從恩蕩，以求放免。今後凡隱盜欠負，請如官典犯贓例處分。縱逢恩赦，不在免限。」從之。

七月戊午，以前山南西道節度使高元裕爲吏部尚書。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己巳，續圖功臣于凌煙閣。

《唐會要》卷二九《祥瑞下》　十六日〔癸酉〕，福建觀察使殷儼進瑞粟十一莖，莖有五六穗。中書門下奏請，今後諸道所有瑞物，俱報有司，不在進獻，從之。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八月戊子，朝散大夫、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上柱國、平陰縣開國男、食實封三百户、賜紫金魚袋畢誠爲刑部侍郎。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爲崖州司户，湖南觀察使李回爲賀州刺史。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敕：「比有無良之人，於街市投匿名文書，及於箭上或旗幡上縱爲奸言，以亂國法。此後所由切加捉搦，如獲此色，便仰焚瘞，不得上聞。」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十一月庚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

壬午，葬懿安皇后於景陵之側。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琮爲太子賓客、分司。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兵部侍郎、判户部事魏扶奏：「天下州府錢物，斛斗、文簿，並委録事參軍專判，仍與長史通判，至交代時具數申奏。如無懸欠，量與減選注擬。」

敕：「路隨等所修《憲宗實録》舊本，却仰施行。其會昌新修者，仰並進納。如有鈔録得，敕到並納史館，不得輒留，委州府嚴加搜捕。」

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崔龜從本官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

大中三年（己巳、八四九）

《唐會要》卷五七《左右僕射》　正月三日〔戊午〕，敕節文：「三公僕射，不常除官，每至上時，須有聚會，宜令度支户部准開貢例句當局席，取京兆府本色錢，不得令府司差派百姓。」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丙寅，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兵民歸國。詔太僕卿陸耽往喻旨，仍令靈武節度使朱叔明、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各出本道兵馬應接其來。

以太常卿封敖檢校兵部尚書，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没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乙亥，詔史館脩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爲御史。

二月，吐蕃論恐熱軍于河州，尚婢婢軍于河源軍。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衆，焚橋，歸鄯州。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三月乙卯，敕待詔官宜令與刑法官、諫官次對。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四月乙酉，周墀罷。御史大夫崔鉉爲中書侍郎、兵部侍郎、判户部事魏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癸巳，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張仲武卒，其子直方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謝，加檢校右僕射。

戊戌，以張直方爲盧龍留後。

五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李廓。

以義成節度使盧弘止爲武寧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六月癸未，五色雲見于京師。敕：「先經流貶罪人，不幸歿於貶所，有情非惡逆，任經刑部陳牒，許令歸葬，絶遠之處，仍量事官給棺櫝。」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戊申，以張直方爲盧龍節度使。

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磐、石峽六關。

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

甲子，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

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玭取秦州。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應接河西。

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爲威州。

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己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九月辛亥，西川節度使杜悰奏收復維州。

以起居郎庾道蔚、禮部員外郎李文儒並充翰林學士。

十月辛巳，京師地震，河西、天德、靈夏尤甚，戍卒壓死者數千人。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十一月己卯，封弟惕爲彭王。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東川節度使鄭涯、鳳翔節度使李玭奏修文川谷路，自靈泉至白雲置十一驛，下詔褒美。經年爲雨所壞，又令封敖修斜谷舊路。

以刑部侍郎韋有翼爲御史中丞，以職方員外郎鄭處誨兼御史知雜。

《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盧龍節度使張直方，暴忍，喜遊獵。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託言出獵，遂舉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綝爲留後。直方至京師，拜金吾大將軍。

〔十二月〕己未，崖州司户李德裕卒。

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奏取扶州。

甲戌，追上順宗謚曰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謚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仍改題神主。

大中四年（庚午、八五〇）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二月，以秦州隸鳳翔。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皇女萬壽公主出降右拾遺鄭顥，以顥爲銀青光禄大夫、行起居郎、駙馬都尉。

三月己卯，刑部奏：「監臨主守，應將官物私自貸使并貸借人，及以己物中納官司者，并專知別當主掌所由有犯贓，並同犯入己贓，不在原赦之限。」從之。

以幽州節度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張直方爲左金吾衛將軍。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四月庚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馬植爲天平節度使。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壬申，以雨霖，詔京師、關輔理囚，蠲度支、鹽鐵、户部逋負。

六月戊申，魏扶薨。户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七月丙子，大理卿劉濛奏：「古者懸法示人，欲使人從善遠罪，至於不犯，以致刑措。准大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刑部侍郎高鉷條疏，准勘節目一十一件，下諸州府粉壁書於録事參軍食堂，每申奏罪人，須依前件節目。歲月滋久，文字湮淪，州縣推案，多違漏節目。今後請下諸道，令刻石置於會食之所，使官吏起坐觀省，記憶條目，庶令案牘周詳。」從之。

八月，刑部侍郎、御史中丞魏謩奏：「諸道州府百姓詣臺訴事，多差御史

推劾，臣恐煩勞州縣，先請差度支、户部、鹽鐵院官帶憲銜者推劾。又各得三司使申稱，院官人數不多，例專掌院務，課績不辨。今諸道觀察使幕中判官，少不下五六人，請於其中帶憲銜者委令推劾。如累推有勞，能雪冤滯，御史臺闕官，便令奏用。」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以白敏中判延資庫。

盧龍節度使周綝薨，軍中表請以押牙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張允伸爲留後，九月丁酉，從之。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朝請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河陽三城節度使李拭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十月辛未，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十一月己亥，敕：「收復成、維、扶等三州，建立已定，條令制置，一切合同。其已配到流人，宜准秦、原、威、武等州流例，七年放還。」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壬寅，以翰林學士劉瑑爲京西招討党項行營宣慰使。

以盧龍留後張允伸爲節度使。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党項羌寇邠、寧。

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安業、河東節度使李拭爲招討党項使。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華州刺史周敬復爲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洪州刺史、江南西道團練觀察使，賜金紫。

大中五年（辛未、八五一）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正月甲戌，制皇第七子洽封懷王，第八子汭爲昭王，第九子汶爲康王。敕兩京天下州府，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已後，三年内不得殺牛。如郊廟享祀合用者，即以諸畜代。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正）〔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降。

以兵部侍郎裴休爲鹽鐵轉運使。

三月，以白敏中爲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南北兩路供軍使兼邠寧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四月癸卯，刑部侍郎劉瑑奏：據今年四月十三日已前，凡二百二十四年，雜制敕計六百四十六門，二千一百六十五條，議輕重，名曰《大中刑法統類》，欲行用之。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敏中軍於寧州，壬子，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於三交谷，敏中奏党項平。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辛未，給復靈鹽夏三州、邠寧鄜坊等道三歲。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以左諫議大夫孫景商爲左庶子，充邠寧行軍司馬，知制誥蔣伸爲右庶子，充節度副使。

五月，〔吐蕃論〕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院問所欲。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太原尹、河東節度使李拭爲鳳翔節度使。李業檢校户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六月，立皇子潤爲鄂王。

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凶粗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脩。」從之。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宰相監修國史崔龜從續柳芳《唐曆》二十二卷上之。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八月乙巳，赦南山党項羌。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敕：「公主邑司，擅行文牒，恐多影庇，有紊條章。今後公主除緣徼封外，不得令邑司行文書牒府縣，如緣公事，令邑司申宗正寺，與酌事體施行。」

九月，以正議大夫、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上柱國、河東縣開國子裴休守禮部尚書，進階金紫；以前宣歙觀察使、太中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裴諗權知兵部侍郎。

十月己亥，京兆尹韋博奏：「京畿富户爲諸軍影占，苟免府縣色役，或有

追訴，軍府紛然。請准會昌三年十二月敕，諸軍使不得强奪百姓入軍。」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乙卯，中書門下奏：「今邊事已息，而州府諸寺尚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大縣遠於州府者，聽置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

戊辰，以户部侍郎魏謩同平章事，仍判户部。

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川，以果州刺史王贄弘充三川行營都知兵馬使以討之。

制以党項既平，罷白敏中都統，但以司空、平章事充邠寧節度使。

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爲節度使，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爲歸義軍長史。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龜從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

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坐出獵累日不還宿衛，貶左驍衛將軍。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太子詹事姚康獻《帝王政纂》十卷，又撰《統史》三百卷。

國子祭酒馮審奏：「文宣王廟，始太宗立之，睿宗書額，武后竊政之日，改篆題『大周』二字，請削之。」從之。

十二月，盜斫景陵神門戟，京兆尹韋博罰兩月俸，貶宗正卿李文舉睦州刺史，陵令吴閱岳州司馬，奉先令裴讓隋州司馬。

大中六年（壬申、八五二）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正月戊辰，以隴州防禦使薛逵爲秦州刺史、天雄軍使，兼秦、成兩州經略使。

二月，右衛大將軍鄭光以賜田請免租税。宰相魏謩奏曰：「鄭光以國舅之親，賜田可也，免税無以勸蒸民。」敕曰：「一依人户例供税。」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王贄弘討雞山賊，平之。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三月，有彗星出于觜、參。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隴州刺史薛逵奏修築定成關工畢。

四月丁酉，敕：「常平義倉斛斗，每年檢勘，實水旱災處，録事參軍先勘人户多少，支給先貧下户，富户不在支給之限。」以禮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裴休可本官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甲辰，以邠寧節度使白敏中爲西川節度使。

湖南奏，團練副使馮少端討衡州賊帥鄧裴，平之。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五月，敕：「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能弓馬等人充教練使，每年合教習時，常令教習。仍於其時申兵部。」

御史臺奏：「諸色刑獄有關連朝官者，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三品已上官，宜先奏取進止。如取諸色官狀，即申中書取裁。」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可爲邠寧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須昌畢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略。

（六）〔七〕月壬申，先以誠爲刑部侍郎。

癸酉，乃除邠寧節度使。

雍王渙薨，追謚靖懷太子。

閏月庚子，以太子少師盧鈞爲河東節度使。

八月甲子，以禮部尚書裴休同平章事。

《唐會要》卷二九《祥瑞下》 九月二日〔乙未〕，淮南節度使杜悰奏：海陵、高郵兩縣百姓，于官河中灑出得異米煑食，呼爲聖米。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敕起居郎轉官月限，宜以二十箇月。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獠寇昌、資二州。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十月，邠寧節度使畢誠奏招諭党項皆降。

驍衛將軍張直方坐以小過屢殺奴婢，貶恩州司户。

十一月，立憲宗子惴爲棣王。

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脩復，繁會之縣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

大中七年（癸酉、八五三）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正月壬辰，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分司、上柱國、晉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歸融卒，贈右僕射。

宗正卿李文舉貶睦州刺史。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丙午，朝獻于太清宮。

丁未，朝享于太廟。

戊申，有事于南郊，大赦。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四月丙寅，敕：「自今法司處罪，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杖臀一，折笞五。使吏用法有常準。」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御史大夫鄭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五月，左衛率府倉曹張戩集律令格式條件相類一千二百五十條，分一百二十一門，號曰《刑法統類》，上之。

七月，以正議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璪爲刑部尚書，以銀青光祿大夫、行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蘇滌爲尚書左丞，權知户部侍郎崔璵可權知兵部侍郎。

十月，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崔鉉進《續會要》四十卷，修撰官楊紹復、崔瑑、薛逢、鄭言等，賜物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十二月，左補闕趙璘請罷來年元會，止御宣政。

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内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税，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大中八年（甲戌、八五四）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罷元會。

丙申，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搜摘餘黨，流竄已盡，其餘族從疏遠者，一切不問。」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陝州黄河清。

二月，南蠻進犀牛，詔還之。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員，請更增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

《册府元龜》卷一五一《慎罰》 三月甲辰，詔：「此後除巨蠹所不原外，每立夏至立秋前，犯罪人就州府常條之中量與減貸，速爲疏理，無令淹繫。」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宰相監修國史魏謩修成《文宗實録》四十卷上之，修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吉，頒賜銀器、錦綵有差。

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户部尚書、襄州刺史、上柱國、酒泉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李景讓爲吏部尚書。

五月，以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韋澳爲京兆尹，以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上柱國、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蘇滌檢校兵部尚書，兼江陵尹、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七月，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兼户部尚書。

八月，以司農卿鄭助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夏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夏綏銀宥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押蕃落安撫平夏党項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九月丙戌，以右散騎常侍高少逸爲陝虢觀察使。

立皇子洽爲懷王，汭爲昭王，汶爲康王。

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爲誰？」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有强盜數人，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

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自餘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

大中九年（乙亥、八五五）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正月辛巳，銀青光禄大夫、祕書監、許昌縣開國男陳商卒，贈工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甲申，成德軍奏節度使王元逵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紹鼎。

癸卯，以紹鼎爲成德留後。

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爲懷州刺史。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裴休檢校吏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使、汴宋亳潁觀察處置等使。

三月，試宏詞舉人，漏泄題目，爲御史臺所劾，侍郎裴諗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復罰兩月俸料，考試官刑部郎中唐扶出爲處州刺史，監察御史馮顓罰一月俸料。其登科十人並落下。其吏部東銓委右丞盧懿權判。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詔邠寧節度使畢誠還邠州。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閏四月辛丑，禁嶺外民鬻男女者。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鑰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定差。」

五月丙寅，以王紹鼎爲成德節度使。

上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七月庚申，罷淮南宣歙浙西冬至、元日常貢，以代下户租税。

是月，浙江東道軍亂，逐其觀察使李訥。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河東節度使、檢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盧鈞守尚書右僕射。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於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八月〕甲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鉉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丁酉，以悰爲太子太傅、分司。

九月乙亥，貶李訥爲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以禮部侍郎沈詢爲浙東觀察使。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昭義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涓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十一月，以河南尹劉瑑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觀察處置等使。以中書舍人鄭顥爲禮部侍郎。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以吏部侍郎柳仲郢爲兵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

右威衛大將軍康季榮前爲涇原節度使，擅用官錢二百萬緡，事覺，季榮請以家財償之。上以季榮有開河、湟功，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諫官亦上言，十二月庚辰，貶季榮夔州長史。

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顥尚主通顯，固求散地，甲午，以祗德爲賓客、分司。

大中一〇年（丙子、八五六）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正月乙巳，以正議大夫、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李訥檢校左散騎常侍，兼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丁巳，以御史大夫鄭朗爲工部尚書、同平章事。

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閒人。」休不敢復言。二月丙戌，休以疾辭位，不許。

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爲婚姻，稱臣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亂，可汗奔亡，屬姦臣當軸，遽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厖歷今爲可汗，尚寓安西，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册命。」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四月癸丑，以刑部郎中盧搏爲廬州刺史，以給事中、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高少逸檢校禮部尚書、華州刺

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上以京兆久不理，夏五月丁卯，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韋澳爲京兆尹。

六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休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兵部郎中裴夷直爲蘇州刺史。

九月，以中書舍人杜審權知禮部貢舉。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封子灌爲衛王。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司農卿韋厚欲求夏州節度使，有術士知之，詣厚門曰：「吾善醮星辰，求官無不如意。」厚信之，夜，設醮具於庭。事上聞，秋九月，上召厚面詰之。

以術士付京兆，杖死，貶厚永州司馬。

十月乙酉，以〔鄭〕顥爲祕書監。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戊子，裴休罷。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邠寧慶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邠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畢誠爲檢校兵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潞邢洺等州觀察使。桂管觀察使令狐定卒，贈禮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册拜爲嗢祿登里羅汨沒密施合俱録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十二月〕壬辰，以户部侍郎、判户部崔慎由爲工部尚書，同平章事。

大中一一年（丁丑、八五七）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正月丙午，以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夏侯孜爲户部侍郎、判户部事。

丙辰，以〔韋〕澳爲河陽節度使。

上欲幸華清宫，諫官論之甚切，上爲之止。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銀青光禄大夫、守吏部尚書、上柱國、酒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李景讓爲御史大夫。

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特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成都尹、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白敏中以本官兼江陵尹，充荆南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二月辛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夏綏銀宥節度使、通議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鄭助爲檢校工部尚書、邠州刺史，充邠寧慶節度、管内營田觀察處置，兼充慶州南路救援、鹽州及當道沿路鎮寨糧料等使；以右金吾衛將軍田在賓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夏州刺史，代鄭助爲夏綏銀宥節度等使。以荆南節度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江陵尹、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功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蘇滌爲太常卿。

以太中大夫、守工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處置等使、起復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兵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王紹鼎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餘官如故。以通議大夫、守中書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朗可監修國史。太中大夫、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可集賢院大學士。

三月，起復朝請大夫、深州刺史、御史大夫、兼成德軍節度判官王紹懿可檢校左散騎常侍、鎮府左司馬、知府事，充成德軍節度副使，兼充都知兵馬使。以成德軍中軍兵馬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上柱國王景胤可本官、深州刺史、本州團練守捉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右神武大將軍知軍事王紹孚可落起復，依前右神武大將軍。紹懿、紹孚，鎮州王紹鼎之弟也。景胤，紹鼎子也。以朝請大夫、檢校刑部尚書、華州刺史、上柱國、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蕭俶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嶺南溪洞蠻屢爲侵盜，夏四月壬申，以右千牛大將軍宋涯爲安南、邕管宣慰使。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職方郎中、知制誥裴坦爲中書舍人。以朝議大夫、權知京兆尹崔郾爲濮王傅，分司東都，以決殺府吏也。以

江西觀察使、洪州刺史、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毅夫爲京兆尹。以鳳翔節度使、正議大夫、檢校户部尚書、兼鳳翔尹、上柱國、襲晉國公、食邑三千户、襲實封一百五十户裴識可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以吏部侍郎盧懿檢校工部尚書，兼鳳翔尹、御史大夫、鳳翔隴右節度使。以中書舍人鄭憲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仍賜紫金魚袋。

以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弟允中爲荆州刺史，允千檀州刺史，允辛安塞軍使，允舉納降軍使，並兼御史中丞。以前邠寧節度使、朝議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邠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柳惠可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五月乙巳，以(宋)涯爲安南經略使。

容州軍亂，逐經略使王球。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職方郎中李玄爲壽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六月癸巳，以涯爲容管經略使。

甲午，立皇子灌爲衛王，漼爲廣王。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朔方靈武定遠等城節度使、朝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潼爲鄭州刺史，馳驛赴任，以給邊兵糧不及時也。

以朝散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蕭鄴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以右監門將軍、知内府省事、清河公崔巨淙爲淮南監軍。以特進、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杜悰本官判東都尚書省，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七月庚子，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飛龍使、宫闈局令王歸長守内侍省内常侍，知省事，充内樞密使。責授邠州員外司馬張直方爲右驍衛大將軍。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八月，成德節度使王紹鼎薨。

軍中立其弟節度副使紹懿。戊寅，以紹懿爲成德留後。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等使、檢校禮部尚書、定州刺史、上柱國、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鄭涯檢校户部尚書、汴州刺史、上柱國，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宋亳觀察、亳州太清宫等使。以四鎮北庭行軍、涇原渭武節度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涇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范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盧簡求可檢校工部尚書、定州刺史、義武節度使、易定觀察、北平軍等使。以鹽州防禦押蕃落諸軍防秋都知兵馬使、度支烏池榷税等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鹽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陸耽代簡求爲涇原節度使。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曹確權知河南尹。汝州防禦使令狐綯有善政，郡人詣闕請立德政碑頌。綯以弟綰在中書，上表乞寢，從之。以太常卿蘇滌爲兵部尚書、權知吏部銓事，以銀青光禄大夫、守散騎常侍、上柱國、渤海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封敖爲太常卿。

是月，熒惑犯東井。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九月乙未，有彗星出于房。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辛酉，以太子太師盧鈞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禮部郎中楊知温充翰林學士，以中散大夫、尚書禮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杜審權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陝虢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

右補闕陳嘏、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十月己巳，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勛爲涇原節度使。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朗以疾辭位，壬申，以朗爲太子太師。

王端章册立回鶻可汗，道爲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山南西道節度使、中散大夫、檢校禮部尚書、興元尹、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蔣係權知刑部尚書，宰相崔慎由兼修國史，蕭鄴兼集賢殿大學士。以華州刺史高少逸爲左散騎常侍，以蘇州刺史裴夷直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以太常少卿崔鈞爲蘇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十一月壬寅，以成德軍留後王紹懿爲節

度使。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太子少師鄭朗卒，贈司空。

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太保、充右羽林統軍、御史大夫、上柱國、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鄭光卒，輟朝三日，贈司徒，仍令百官奉慰，上之元舅也。

宰相崔慎由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尚書蕭鄴兼工部尚書，餘並如故。

十二月，以昭義軍節度使、朝議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上柱國、平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畢誠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朝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瑑爲尚書户部侍郎、判度支。以翰林學士承旨、通議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蔣伸爲兵部侍郎，充職。以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户裴休檢校户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潞磁邢洺觀察等使。以正議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柳仲郢本官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正議大夫、檢校户部尚書、兼太子賓客、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温業本官分司東都，以病請告故也。禮部郎中楊知温本官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幽州中軍使、檢校國子祭酒、幽府左司馬、知府事、御史中丞張簡真檢校右散騎常侍，允伸之子也。以中散大夫、權知刑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蔣係檢校户部尚書、鳳翔尹、御史大夫、鳳翔隴右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大中一二年（戊寅、八五八）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初，户部侍郎、判度支劉瑑爲翰林學士，上器重之。時爲河東節度使，手詔徵入朝，瑑奏發河東，外人始知之。〔正月〕戊午，以瑑同平章事。

以康王傅、分司王式爲安南都護、經略使。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晉陽令鄭液爲通州刺史。

羅浮山人軒轅集至京師，上召入禁中。

以前鄉貢進士于琮爲祕書省校書郎，尋尚皇女廣德公主，改銀青光禄大夫、守右拾遺、駙馬都尉。以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李弘甫爲宗正卿。以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毅夫爲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蘄黄申等州都團練觀察使。

以朝請大夫、前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蕭俶守太子少保分司。以朝請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右金吾大將軍、充右街使、上柱國、襲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賜紫金魚袋王鎮爲檢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兼福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以翰林學士、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賜緋魚袋孔温裕爲中書舍人，充職。以右驍衛上將軍李正源守大内皇城留守。

以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代韋有翼；以有翼爲吏部侍郎。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二月甲子朔，罷公卿朝拜光陵及忌日行香，悉移宫人於諸陵。

戊辰，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爲東川節度使。

勃海王彝震卒。癸未，立其弟虔晃爲勃海王。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前邕管經略招討處置使、朝議郎、邕州刺史、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段文楚爲昭武校尉、右金吾衛將軍；以朝議郎、守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上柱國、賜緋魚袋李藩爲尚書户部侍郎。以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蕭鄴爲監修國史。以朝議大夫、守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瑑可充集賢院學士。

以兵部侍郎柳仲郢爲刑部尚書。以朝議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判户部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夏侯孜爲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朝請大夫、權知刑部侍郎、賜紫金魚袋杜勝爲户部侍郎、判户部事。以光禄大夫、守左領軍衛大將軍分司東都、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康季榮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左衛上將軍分司。貶前利州刺史杜倉爲賀州司户，蔡州刺史李叢邵州司馬。以工部郎中、知制誥于德孫，庫部郎中、知制誥苗恪，

並可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以前右金吾衛將軍鄭漢璋，前鴻臚少卿鄭漢卿，並起復授本官，國舅光之子也。以銀青光祿大夫、行給事中、駙馬都尉衛洙爲工部侍郎，前濮王傅分司皇甫權爲康王傅分司。以庫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李渙爲長安令。

閏二月，以司農少卿盧簡爲代州刺史，前江陵少尹杜惲爲司農少卿。以河東馬步都虞候段威爲朔州刺史，充天寧軍使，兼興唐軍沙陀三部落防遏都知兵馬使。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三月，鹽州監軍使楊玄价殺其刺史劉皐。

四月庚子，嶺南軍亂，逐其節度使楊發。

戊申，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夏侯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以右街使、駙馬都尉劉異爲邠寧節度使。

五月丙寅，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劉瑑薨。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庚辰，湖南軍亂，逐其觀察使韓琮。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辛巳，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爲嶺南節度使，發鄜道兵討亂者，平之。

是日，湖南軍亂，都將石載順等逐觀察使韓悰，殺都押牙王桂直。

六月丙申，江西軍亂，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辛亥，南蠻寇邊。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七月丙寅，宣州都將康全泰作亂，逐觀察使鄭薰，薰奔揚州。

丁卯，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爲：「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爲課績，朝廷亦因而甄奬。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

容管奏都虞候來正謀叛，經略使宋涯捕斬之。

淮南節度使崔鉉奏已出兵討宣州賊；八月甲午，以鉉兼宣歙觀察使。

己亥，以宋州刺史温璋爲宣州團練使。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丁巳，太原地震。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十月，崔鉉奏克宣州，斬康全泰及其黨四百餘人。

上以光祿卿韋宙父丹有惠政於江西，以宙爲江西觀察使，發鄜道兵以討毛鶴。

崔鉉以宣州已平，辭宣歙觀察使。十一月戊寅，以温璋爲宣歙觀察使。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十二月甲寅，兵部侍郎、判户部蔣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韋宙奏克洪州，斬毛鶴及其黨五百餘人。

大中一三年（己卯、八五九）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正月戊午，大赦，蠲度支、户部逋負，放宫人。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虢陝觀察使杜審權爲户部侍郎、判户部事。

三月，宰相蕭鄴罷知政事，守吏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割河東雲、蔚、朔三州隸大同軍。

四月辛卯，以校書郎于琮爲左拾遺内供奉。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甲午，日暗無光。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武寧節度使康季榮不卹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左金吾大將軍田牟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爲武寧節度使，一方遂安。貶季榮於嶺南。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誥蔣伸本官同平章事。

五月，上不豫，月餘不能視朝。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六月癸巳，封憲宗子惕爲彭王。

上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壬辰，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王宗實立鄆王温爲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是日，崩于大明宫，聖壽五十。

唐懿宗部（起公元八五九年，迄公元八七三年）

《舊唐書》卷十九上《懿宗紀》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諱漼，宣宗長子，母曰元昭皇太后晁氏。

大中一三年（己卯、八五九）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八月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

丙申，懿宗即位。

癸卯，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以王宗實爲驃騎上將軍。李玄伯、虞紫芝、王樂皆伏誅。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九月庚申，追尊母爲皇太后。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加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兼中書令，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十月癸未，制以門下侍郎、守左僕射、同平章事令狐綯守司空，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同平章事蕭鄴兼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禮部尚書、平章事夏侯孜兼兵部尚書，中書侍郎、平章事蔣伸兼工部尚書，並依前知政事。又以兵部侍郎鄭顥爲河南尹。以昭義軍節度、潞邢磁洺觀察等使、光禄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裴休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畢誠爲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宋亳觀察等使。以中書舍人裴坦權知禮部貢舉。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辛卯，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耆老粟帛。

《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十一月戊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鄴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十二月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審權同平章事。

咸通元年（庚辰、八六〇）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范居植死，劉勍僅以身免。

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上御紫宸殿受朝，對室韋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鄭）祇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

丙申，葬聖武獻文孝皇帝于貞陵，廟號宣宗。

丙午，白敏中入朝，墜陛，傷腰，肩輿以歸。

朝廷知祇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遂以（王）式爲觀察使，徵祇德爲賓客。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以右拾遺劉鄴充翰林學士。以河中節度使杜審權爲兵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以門下侍郎、守司徒、同平章事令狐綯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出鎮河中。尚書左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杜悰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

裘甫分兵掠衢、婺州。

己巳，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

癸酉，入餘姚，殺丞、尉，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分兵

圍象山。

四月，〔王〕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人。

乙未，式入越州。

丙申，餞祇德于遠郊，復樂飲而歸。於是始脩軍令。

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淩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爲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

癸卯，南路軍拔賊沃州寨。

甲辰，拔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拔唐興。

白敏中三表辭位，上不許。右補闕王譜上疏，以爲：「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中自正月臥疾，今四月矣，陛下雖與他相坐語，未嘗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嘗暇與之講論乎！願聽敏中罷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己酉，貶譜爲陽翟令。

五月庚戌朔，給事中鄭公輿封還貶譜敕書。上令宰相議之，宰相以爲譜侵敏中，竟貶之。

《唐會要》卷四二《地震》 京師地震，山谷禽獸驚走。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寧海。

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暀、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

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賊入甬溪洞。

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

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

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嘹村，賊將王皋懼，請降。

壬申，右拾遺内供奉薛調上言，以爲：「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羣盜，半是逃户，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税外毋得科率，仍敕長吏嚴加糾察。」從之。

袁王紳薨。

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

賊果自黄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

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絶溪水以渴之，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

庚子夜，裘甫、劉暀、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遥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

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暀、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

《新唐書》卷三六《五行三》 七月己酉朔，白虹横亘西方。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從簡據險自守。

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

封憲宗子恂爲信王。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八月，衛王灌薨。

己卯，仇甫伏誅。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以河東節度使裴休爲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以鳳翔隴右節度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刑部尚書盧簡求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辭位，辛亥，以敏中爲司徒、中書令。

十月丁亥，敕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

己亥，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户部尚書、判度支畢誠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安南都護李鄠復取播州。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閏月乙亥，朝獻于太清宫。

十一月丙子，朝享于太廟。

丁丑，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慶王沂薨。

十二月戊申，雲南蠻寇安南。

癸亥，福王綰爲司空。

咸通二年（辛巳、八六一）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二月，以中書令白敏中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以左僕射、判度支杜悰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福王綰薨。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吏部尚書蕭鄴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

鄭滑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李福奏：「屬郡潁州去年夏大雨，沈丘、汝陰、潁上等縣平地水深一丈，田稼、屋宇淹没皆盡，乞蠲租賦。」從之。

四月，以前婺州刺史裴閔爲潁州刺史，充本州團練鎮遏等使。以駕部郎中王鐸本官知制誥。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爲安南經略使。

七月，南詔攻邕州，陷之。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八月，以中書舍人衞洙爲工部侍郎。尋改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駙馬都尉，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處置等使。

以兵部侍郎曹確判度支，以兵部員外郎楊知遠、司勳員外郎穆仁裕試吏部宏詞選人。

九月，以前兵部侍郎、判度支畢誠爲工部尚書、同平章事。蔣伸罷知政事。

林邑蠻寇安南府，遣神策將軍康承訓率禁軍及江西、湖南之兵赴援。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十月，以御史大夫鄭涯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咸通三年（壬午、八六二）

《册府元龜》卷一七《尊號二》 正月庚午，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杜悰率百寮上徽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蔣伸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二月庚子，杜悰爲司空。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棣王惴薨。

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各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三月戊寅，歸義軍節度使張義潮克涼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爲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

京還，奏事稱旨，復以京權知太僕卿，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撫使。

四月己亥朔，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度人三七日。

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爲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爲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爲西道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宰臣杜悰兼司空，畢誠兼兵部尚書。駕部郎中、知制誥王鐸爲中書舍人。以邕管經略使鄭愚爲廣州刺史，充嶺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將軍宋戎爲嶺南西道節度使。

淮南、河南蝗旱，民饑。

南蠻陷交阯，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澪渠，江西造切麪粥以饋行營。湘、灘泝運，功役艱難，軍屯廣州乏食。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温璋。

乙亥，以璋爲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爲武寧節度使。

以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夏侯孜爲左僕射、同平章事。

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鎮，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

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

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三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九月，嶺南西道軍亂，逐其節度使蔡京。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爲嶺南西道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以户部侍郎李晦檢校工部尚書，兼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十月丙申，封子佾爲魏王，侹涼王，佶蜀王。杜悰爲司徒。

十一月，封叔祖緝爲蘄王，叔憤榮王。

雲南蠻寇安南。

丙寅，降囚罪，免徐州秋稅。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遣將軍蔡襲率禁軍三千，會諸道之師赴援安南。以吏部侍郎鄭處誨、蕭倣，吏部員外郎楊儼，户部員外郎崔彦昭等試宏詞選人。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敕蔡襲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翼王繟薨。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以吏部侍郎蕭倣權知禮部貢舉。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是歲，嗢末始入貢。

咸通四年（癸未、八六三）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正月戊辰，朝獻于太清宫。

己巳，朝享于太廟。

庚午，有事於南郊，大赦。

雲南蠻陷安南，蔡襲死之。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河東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盧簡求以病求罷，詔以太子少師致仕歸東都。以昭義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潼爲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庚辰，撫王紘爲司空。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

置天雄軍於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爲天雄觀察使。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秦州經略使高駢爲安南經略招討使。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以左散騎常侍李荀檢校工部尚書、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

三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楊收本官同平章事，以刑部侍郎曹汾爲河南尹，以户部侍郎李蠙檢校禮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

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畢誠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夏四月，罷爲兵部尚書。

庚戌，羣盜入徐州，殺官吏，刺史曹慶討平之。

康承訓至京師，以爲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

五月戊辰，以翰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楊收同平章事。

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復以龔、象二州隸桂管。

戊子，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審權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

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爲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閏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曹確同平章事。

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宋戎爲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是月，東都、許、汝、徐、泗等州大水，傷稼。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免安南户税、丁錢二歲，弛廉州珠池禁。

八月，夔王滋薨。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

敕以閤門使吴德應等爲館驛使。

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曆，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十月甲戌，以長安尉、集賢校理令狐滈爲左拾遺。

乙亥，左拾遺劉蜕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綯用李涿爲安南，致南蠻至今爲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十一月丁酉，雲復上言：「滈父綯執政之時，人號『白衣宰相』。」滈亦上表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

辛（巳）〔丑〕，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爲觀察府，以濠、泗隸焉。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以中書舍人王鐸權知禮部貢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曹確同平章事，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畢誠檢校吏部尚書、河中尹、晉絳慈隰節度使。就加幽州張允伸檢校司徒。以兵部侍郎高璩本官同平章事，以户部侍郎裴寅判本司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十二月，南詔寇西川。昭義節度使沈詢奴歸秦，與詢侍婢通，詢欲殺之，未果。乙酉，歸秦結牙將作亂，攻府第，殺詢。

咸通五年（甲申、八六四）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正月戊（午）〔子〕朔，以用兵罷元會。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丙午，西川奏，南詔寇嶲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顔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

以京兆尹李蠙爲昭義節度使，取歸秦心肝以祭沈詢。

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甲申，前西川節度使蕭鄴左遷山南西道觀察使。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以兵部尚書牛叢檢校兵部尚書，兼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徐州處置觀察防禦使。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平章事杜審權爲潤州刺史、浙江西道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三月丁酉，彗星出於婁，長三尺。

己亥，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

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以兵部郎中高湜、員外于懷試吏部，平判選人。

四月，右僕射、平章事夏侯孜增爵五百户。以中書舍人王鐸爲禮部侍郎，以晉州刺史孟球檢校工部尚書，兼徐州刺史。南蠻寇邕管，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率禁軍五千赴邕管，會諸道之師禦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以兵部侍郎、判户部蕭寘同平章事。

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五月丁酉，瘞邕、嶲州死事者。

《册府元龜》卷四九八《漕運》 詔：「淮南、兩浙海運，虞隔舟船，訪問商徒，失業頗甚，所由縱捨，爲弊實深。亦有搬輦貨財委於水次，無人看守，多至散亡，嗟怨之聲，盈於道路。宜令三道據米石數，牒報所在鹽鐵巡院，令和雇入海舸船，分付所司。通計載米數足外，輒不得更有隔奪，妄稱貯備。其小河短船至江口，使司自有船，不在更取商人之限。如官吏妄行威福，必議痛刑。」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己亥，有彗星出于婁。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壬寅，制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楊收爲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曹確兼工部尚書，兵部侍郎、平章事高璩爲中書侍郎、知政事，餘並如故。

七月壬子，延資庫使夏侯孜奏：「鹽鐵户部先積欠當使咸通四年已前延資庫錢絹三百六十九萬餘貫匹。内户部每年合送錢二十六萬四千一百八十貫匹，從大中十二年至咸通四年九月已前，除納外，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一十四萬貫匹。當使緣户部積欠數多，先具申奏，請於諸道州府場監院合納户部所收八十文除陌錢内，割一十五文，屬當使自收管。敕命雖行，送納稽緩。今得户部牒稱，所收管除陌錢絹外，更有諸雜物貨，延資庫徵收不便，請起今年合納延資庫錢絹一時便足。其已前積欠，候物力稍充，積漸填納。其所割一十五文錢，即當司仍舊收管。」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殺獲甚衆。保塞城使杜守連不從南詔，帥衆詣黎州降。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爲，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爲右武衛大將軍、分司，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别爲經略使。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八月丁卯，夏侯孜爲司空。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十月丙辰，以中書舍人李蔚權知禮部貢舉。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貞陵隧陷。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十一月乙酉，以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檢校工部尚書、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義昌軍節度、滄濟德觀察等使。

乙未，以兵部侍郎蕭寘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戊戌，夏侯孜罷。

壬寅，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咸通六年（乙酉、八六五）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正月丁亥，制以河東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孔温裕爲鄜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鄜曹械觀察處置等使。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白虹貫日，中有黑氣如雞卵。

《新唐書》卷三五《五行二》　絳州大風拔木，有十圍者。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正）〔二〕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室。時王皡復爲禮院檢討官，更申前議，朝廷竟從之。

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壠，宦官德之，庚申，以宣猷爲宣歙觀察使，時人謂之「敕使墓户」。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制以御史中丞徐商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高璩罷知政事。以吏部尚書崔慎由、吏部侍郎鄭從讜、吏部侍郎王鐸、兵部員外郎崔瑾張彦遠等考宏詞選人，金部員外郎張乂思、大理少卿董賡試拔萃選人。以給事中楊嚴爲工部侍郎，尋召爲翰林學士。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寘薨。

四月，以前東川節度使高璩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西川節度使牛叢奏於蠻界築新城、安城，遏戎州功畢。

兵部侍郎、平章事徐商、蕭寘轉中書侍郎、知政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

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爲鎮南節度使。

嶲州刺史喻士珍貪獷，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嶲州，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以左丞楊知温爲河南尹，以神策大將軍馬舉爲秦州經略招討使，以右金吾大將軍李宴元爲夏州刺史、朔方節度等使。安南都護高駢奏於邕管大敗林邑蠻。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六月，高璩薨。

御史大夫徐商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七月乙酉，甲夜有大流星長數丈，光燄如電，羣小星隨之，自南徂北。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以右衛大將軍薛綰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充徐泗團練觀察防禦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立皇子侃爲郢王，儼爲普王。

高駢治兵於海門。

九月，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穫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所穫以食軍。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以中書舍人趙隲權知禮部貢舉，以吏部侍郎蕭倣檢校禮部尚書、滑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等使。

《新唐書》卷三五《五行二》　十一月乙卯晦，潼關夜中大風，山如吼雷，河噴石鳴，羣鳥亂飛，重關傾側。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鄭氏崩。

咸通七年（丙戌、八六六）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正月戊寅朔，以太皇太后喪罷元會。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二月戊申，免河南府、同華陝虢四州一歲稅，湖南及桂邕容三管、岳州夏秋稅之半。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鶻固俊克西州、北庭、輪臺、清鎮等城。

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爲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爲仇敵，無所容。仇人以告拓跋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

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爲西川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成德軍節度使王紹懿卒，其兄子景崇自稱留後。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加幽州張允伸兼太保、平章事，進封燕國公。以吏部侍郎鄭從讜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國、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充河東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閏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郤之。

四月，貶前西川節度使李福爲蔪王傅。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壽安公主上表請入朝。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五月甲辰，葬孝明太皇太后于景陵之園。

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卒，其子全皞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以王景崇爲成德留後。

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助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趾，以范昵些爲安南都統，趙諾眉爲扶邪都統。監陳敕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

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

七月，以何全皞爲魏博留後。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沙州節度使張義潮進甘峻山青骹鷹四聯、延慶節馬二匹、吐蕃女子二人。僧曇延進《大乘百法門明論》等。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八月辛卯，晝晦。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鎮州王景崇起復忠武將軍、左金吾衛將軍同正、檢校右散騎常侍，兼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御史中丞，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上柱國、賜紫金魚袋、中書侍郎、平章事徐商兼工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十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收爲宣歙觀察使。

《唐會要》卷九〇《閉糴》　二十三日〔甲午〕，御史臺奏：「今後如有所在聞閉糴者，長吏必加貶降，本判官録事參軍並停見任，書下考，仍勒州縣各以版榜寫録此條，懸示百姓。每道委觀察判官，每州委録事參軍勾當，逐月具申閉糴事由申臺。」從之。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沙州張義潮奏：差迴鶻首領僕固俊與吐蕃大將尚恐熱交戰，大敗蕃寇，斬尚恐熱，傳首京師。

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夏侯孜檢校司空、平章事，兼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等副大使、知節度事。

安南高駢奏蠻寇悉平。

十一月十日〔辛亥〕，御宣政殿，大赦，以復安南故也。以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路巖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義成軍節度蕭倣就加檢校兵部尚書，褒能政也。以禮部郎中李景温、吏部員外郎高湘試拔萃選人。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爲節度使。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十二月癸酉，白氣貫日，日有重暈。

甲戌，亦如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册立使及請亥年曆日。

以成德留後王景崇爲節度使。

咸通八年（丁亥、八六七）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正月丁未，河中府、晉絳二州地震。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以魏博留後何全皞爲節度使。

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以爲右神武統軍，命其族子淮深守歸義。樂工李可及善爲新聲，三月，上以可及爲左威衛將軍。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安南高駢奏：「南至邕管，水路湍險，巨石梗塗，令工人開鑿訖，漕船無滯者。」降詔褒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四月，上不豫，羣臣希進見。

五月丙辰，疏理天下繫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遞降一等。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七月，雨湯于下邳。

壬寅，蔪王綰薨。

乙巳，懷州民亂，逐其刺史劉仁規。

甲子，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于琮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八月庚寅，貶（楊）收端州司馬。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九月丁酉，延資庫使曹確奏：「户部每年合送當使三月、九月兩限絹二十一萬四千一百匹，錢萬貫，自大中八年已後，至咸通四年，積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餘貫匹。前使杜悰申奏，請起咸通五年正月以後，於諸道州府場監院合送户部八十文除陌錢内，割十五文當使收管，以填積欠。續據户部牒稱，州府除陌錢有折色零碎，請起咸通五年所合送延資庫錢絹，逐年兩限須足，其除陌十五文，當司仍舊收管。前使夏侯孜具事由申奏，且請依户部論請期限。其咸通五年錢絹，户部已送納。自六年至八年，其錢絹依前不旋送納，又積欠三十六萬五千五百七貫匹者。伏以所置延資庫，初以備邊爲名，至大中三年始改今號。若財貨不充，則名額虚設。當制置之時，所令三司逐年分減送當使收管。元敕只有錢數，但令本司減割送庫，不定色目。以此因循，漸隳舊制，年月既久，積欠漸多。既無計以徵收，乃指色以取濟，稱稱備邊名號，得遵元敕指揮。乃割户部除陌八十文内十五文收管，及户部請逐年送庫，須且稟從。今既積欠又多，終慮不及期限。臣今酌量諸道州府場監院合送户部錢絹内分配，令勒留下合送延資庫數目，令本處别爲綱運，與户部綱同送上都，直納延資庫，則户部免有逋懸，不至累年積欠。」從之。

十月丙寅，户部侍郎、判度支崔彦昭奏：「當司應收管江、淮諸道州府咸通八年已前兩稅榷酒及支米價，并二十文除陌諸色屬省錢，準舊例逐年商人投狀便換。自南蠻用兵已來，置供軍使，當司在諸州府場監錢，猶有商人便換，齎省司便換文牒至本州府請領，皆被諸州府稱准供軍使指揮占留。以此商人疑惑，乃致當司支用不充。乞下諸道州府場監院依限送納及給還商人，不得託稱占留者。」敕旨從之。宰相、門下侍郎、户部尚書曹確兼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禮部尚書路巖兼户部尚書，中書侍郎、工部尚書徐商兼刑部尚書，兵部侍郎、平章事于悰爲中書侍郎。以中書舍人劉允章權知禮部貢舉，以吏部侍郎盧匡、吏部侍郎李蔚、兵部員外郎薛崇、司勳員外郎崔殷夢考吏部宏詞選人。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十一月辛丑，疾愈，避正殿，賜民年七十而痼疾及軍士戰傷者帛。

十二月，信王恇薨。

咸通九年（戊子、八六八）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正月丙申，以吏部侍郎李蔚檢校刑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節度、汴宋亳觀察處置等使。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就加檢校太傅。以兵部員外郎焦瀆、司勳員外郎李嶽考宏詞選人。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有彗星出于婁、胃。

《資治通鑑》卷二五一　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嶲州控扼南詔，爲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嶲州，以邛州爲理所。」朝廷以爲信然，以師望爲嶲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並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七月戊戌，白虹横亘西方。

其月，徐州赴桂林戍卒五百人，官健許佶、趙可立殺其將王仲甫，以糧料判官龐勛爲都頭，剽掠湘潭、衡山兩縣，有衆千人，擅還本鎮。

《資治通鑑》卷二五一 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

以前靜海節度使高駢爲右金吾大將軍。駢請以從孫滔代鎮交趾，從之。

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爲西川節度使。

龐勛等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

丁巳，至泗州。刺史杜慆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爲玩己，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慆素爲之備，徐卒不敢爲亂而止。

戊午，行及徐城。

朝廷屢敕崔彦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

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彦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

《册府元龜》卷四八四《經費》 丙寅，户部侍郎、判度支崔彦昭奏：「當司應收管江淮諸道州府咸通八年已前兩稅榷酒，及昔支米價並二十文除陌，諸色屬省錢，准舊例逐年商人投狀便換。自南蠻用兵已來，置供軍使，當司在諸州府場（鹽）〔監〕錢猶有商人便換，齎錢司便換文牒，至本州府請領皆備。諸州稱准供軍使指揮占留，以此商人疑惑，乃致當司支用不充，乞下諸道州府場監院依限送納及給還商人，不得託稱占留。」

《資治通鑑》卷二五一 丁卯，勛復於遞中申狀。

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彦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士衆。

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

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追之。

時賊已至苻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

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

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

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延及官軍營。

賊夜使婦人持更，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

明旦，官軍知賊已走，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檥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爲畏己，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滀，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

乙亥，龐勛引兵北渡濉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彦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

明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爲守備，内外震恐，無復固志。

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彦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

戊寅，勛召温庭皓，使草表求節鉞。

庚辰，遣押牙張瑄奉表詣京師。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貶浙西觀察使楊收爲端州司馬同正，收弟前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御史中丞嚴爲韶州刺史，檢校工部尚書、洪州刺史、鎮南節度、江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嚴譔長流嶺南。

《資治通鑑》卷二五一 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

壬辰，〔辛讜〕復如泗州。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丁酉戊時，妖星初出，如匹練亘空，化爲雲，没在楚分。

《資治通鑑》卷二五一 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

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彦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

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

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吴迥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

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强，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杜慆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渡淮，至洪澤，説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

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

龐勛遣其將劉佶將精兵數千助吴迥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兵會之。

戊午，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

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

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

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

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奄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

王晏權兵數退衄，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

《唐會要》卷七九《諸使雜録下》 二十三日〔壬午〕勅：「司農寺丞薛瓊可贊善大夫，充滁、廬、壽州招召鄉兵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一 泗州援兵既絶，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慆，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

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

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

咸通一〇年（己丑、八六九）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正月己未朔，以徐州用兵罷元會。

《資治通鑑》卷二五一 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癸亥，以右拾遺韋保衡爲銀青光禄大夫、守起居郎、駙馬都尉。

《資治通鑑》卷二五一 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

丁卯，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

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强，不敢進。

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慆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

二月，端州司馬楊收長流驩州，尋賜死，其僚屬黨友坐長流嶺表者十餘人。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己丑，龐勛急攻泗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一 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渡濉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於濉水，溺死者不可勝紀。

三月辛未，以起居郎韋保衡爲左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

徙郢王侃爲威王。

康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渡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

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

四月壬辰，勛殺彦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温庭皓，並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

訓軍。

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于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

時魏博屢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

戊戌，以前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令狐綯爲太保、分司。

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衆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吴迴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

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

丁未，發豐縣。

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

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躡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

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鄭〕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六月，神策軍將軍宋威爲西北面招討使。

戊戌，以蝗旱理囚。

癸卯，徐商罷。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劉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一 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蕘。

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

七月，康承訓克臨涣，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

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嘗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皋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有彗星出于大陵。

《資治通鑑》卷二五一 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

戊午，開門出降。

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苻離，苻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

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

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

崔彦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昃，賊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癸酉，龐勛伏誅。

十月戊戌，免徐、宿、濠、泗四州三歲稅役。

《資治通鑑》卷二五一 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官軍深塹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吴迴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迴死於招義。

以張玄稔爲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

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悰爲義成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十一月，南詔蠻驃信坦綽酋龍率衆二萬寇黔州。定邊軍節度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爲賊所攻，再榮退保大渡河，北去清溪關二百里，隔水相射，凡九日八夜。定邊軍節度使竇滂勒兵拒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一 十二月丁酉，蠻衣兗海之衣，詐爲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爲，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

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

壬子，陷嘉州。

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以吏部侍郎楊知温，吏部侍郎于德孫、李玄考官，司封員外郎盧蕘、刑部侍郎楊戴考試宏詞選人，以虞部郎中宋震、前昭應主簿胡德融考科目舉人。詔以兵戈纔罷，且務撫寧，其禮部貢舉，宜權停一年，付中書行敕指揮，其兩省官等，不用論奏。

咸通一一年（庚寅，八七〇）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正月甲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

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吴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脩守備。

戊午，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和。

路巖、韋保衡上言：「康承訓討龐勛時，逗橈不進，又不能盡其餘黨，又貪虜獲，不時上功。」辛酉，貶蜀王傅、分司，尋再貶恩州司馬。

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爲宣諭通和使。

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

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之，杜元忠授槃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以王者自處，語極驕慢。

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

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

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甲申，劍南西川節度副使王建立及雲南蠻戰于城北，死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

丁亥，蠻斂兵請和。

戊子，遣使迎支詳。

蠻見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

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

朝廷貶竇滂爲康州司户，以顏慶復爲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蠻分兵往拒之。

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

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忠武二千人至，即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

戊戌，蠻復請和。

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遷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

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曹確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四月戊子，敕：「去年屬以用軍之際，權停貢舉一年，今既去戈，却宜仍舊。來年宜別許三十人及第，進士十人，明經二十人，已後不得援例。」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丙午，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保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爲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侯孜招諭之。

五月丁丑，以邛州刺史吴行魯爲西川留後。

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奔新息。

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膺等狀，以爲：「徐州雖屢搆禍亂，未必比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爲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向因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庶爲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爲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泗州爲團練使，割隸淮南。

加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兼侍中。

《唐會要》卷八五《逃户》 七月十九日〔己巳〕，勅：「諸道州府百姓，承佃逃亡田地，如已經五年，須承前赦文，便爲佃主，不在論理之限。仍令所司，准此處分。」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八月乙未，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翰

林醫官韓宗劭等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魏博軍亂，殺其節度使何全皞，其將韓君雄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九月庚戌，以君雄爲魏博留後。

丙辰，以劉瞻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貶溫璋振州司馬。

己巳，貶右諫議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知至、禮部郎中魏簡等於嶺南，皆坐與劉瞻親善，爲韋保衡所逐也。

保衡又與路巖共奏劉瞻，云與醫官通謀，誤投毒藥，丙子，貶瞻康州刺史。

十月癸卯，以西川留後吴行魯爲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以給事中薛能爲京兆尹，以中書舍人高湜權知禮部貢舉。

十一月辛亥，制以禮部尚書王鐸本官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丁卯，復以徐州爲感化軍節度。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以吏部侍郎鄭從讜檢校户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使，代李蔚。以蔚檢校吏部尚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十二月，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同平章事。以左金吾上將軍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使。

咸通一二年（辛卯、八七一）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正月戊申，宰相路巖率文武百僚上徽號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御含元殿，册禮畢，大赦。

辛酉，葬衛國公主於少陵原。先是，詔百僚爲挽歌詞，仍令韋保衡自撰神道碑，京兆尹薛能爲外監護，供奉楊復璟爲内監護，威儀甚盛，上與郭淑妃御延興門哭送。

幽州節度使張允伸病，請以子簡會爲節度副大使、權知兵馬事，詔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以魏博留後韓君雄爲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三月，以吏部尚書蕭鄴，吏部侍郎歸仁晦、李當考官，司封郎中鄭紹業、兵部員外郎陸勳等考試宏詞選人。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勢傾天下。既而爭權，浸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夏四月癸卯，以巖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五月庚申，理囚。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上幸安國寺，賜講經僧沉香高座。

七月辛丑，中書門下奏：「准今年六月十二日敕，釐革諸道及在京諸司奏官并請章服事者。其諸道奏州縣官司録、縣令、録事、參軍，或見任公事，敗闕不理，切要替換，及前任實有勞効，并見有闕員，即任各舉所知。每道奏請，仍不得過兩人。其河東、潞府、邠寧、涇原、靈武、鹽夏、振武、天德、鄜坊、滄德、易定、三川等道觀察防禦等使及嶺南五管，每道每年除令、録外，許量奏簿，尉及中下州判司及縣丞共三人。福州不在奏州縣官限。其黔中所奏州縣官及大將管内官，即任準舊例處分。在京諸司及諸道帶職奏官，或非時僉替，考限未滿，並卻與本資官。諸道節度及都團練防禦使下將校奏轉試官及憲御等，令諸節度事每年量許五人，都團練防禦量許三人爲定，不得更於其外奏請。其御史中丞已下，即準敕文條疏，須有軍功，方可授任。自今後如顯立戰伐功勞者，任具事績申奏，如檢勘不虚，當别與商量處分，以外輒不得更有奏請。其幽、鎮、魏三道望且準承前舊例處分。」敕旨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以兵部尚書盧耽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十月，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劉鄴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十二月，以檢校户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使鄭從讜爲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咸通一三年（壬辰、八七二）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得風疾，請委軍政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知留後。疾甚，遣使上表納旌節。

丙申，薨。

二月丁巳，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于琮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刑部侍郎、判户部奉天趙隱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三月癸酉，平州刺史張公素逐簡會，自稱留後。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以吏部尚書蕭鄴、吏部侍郎獨孤雲考官，職方郎中趙蒙、駕部員外郎李超考試宏詞選人。試日，蕭鄴替，差右丞孔温裕權判。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四月庚子，浙江東西道地震。封子保爲吉王，傑壽王，倚睦王。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以張公素爲平盧留後。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五月辛未，敕檢校尚書左僕射、守左羽林軍統軍、御史大夫張直方貶康州司馬同正，以其部下爲盜故也。

乙亥，國子司業韋殷裕於閤門進狀，論淑妃弟郭敬述陰事。上怒甚，即日下京兆府決殺殷裕，籍没其家。殷裕妻崔氏，音聲人鄭羽客、王燕客，婢微娘、紅子等九人配入掖庭。閤門使田獻銛奪紫，配於橋陵，閤門司閤敬直決十五，配南衙，爲受殷裕文狀故也。給事中杜裔休貶端州司馬。中書舍人崔沆循州司户，殷裕妻兄也。太僕少卿崔元應州司户，殷裕妻父也。前河陰院官韋君卿爲愛州崇平尉，殷裕季父也。以前大理正万俟鎔爲國子司業，前興元少尹馮彭爲普州刺史，前大理正陽琯爲昌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丙子，貶山南東道節度使于琮爲普王傅，分司。

辛巳，貶尚書左丞李當、吏部侍郎王渢、左散騎常侍李都、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張裼、前中書舍人封彦卿、左諫議大夫楊墜。

癸未，貶工部尚書嚴祁、給事中李貺、給事中張鐸、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起居舍人蕭遘、李瀆、鄭彦特、李藻，皆處之湖、嶺之南，坐與琮厚善故也。

甲申，貶前平盧節度使于琨爲涼王府長史，分司，前湖南觀察使于瓌爲袁州刺史。

六月，以盧龍留後張公素爲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杜悰奏：當管潁州僧道百姓舉留刺史宗回，敕曰：「回清幹臨人，自有月限，方藉綏輯，未議替移。」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爲郎官，憚左丞李瑋方嚴，恐其不放上，先遣人達意。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秋七月乙未，以瑋爲宣歙觀察使。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以前義昌軍節度使盧簡方爲太僕卿。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薨，沙州長史曹義金代領軍府，制以義金爲歸義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十二月，以振武節度李國昌爲檢校右僕射、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等使。

是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制追謚宣宗爲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

咸通一四年（癸巳、八七三）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正月丙寅朔。御史中丞韋蟾奏：「應諸州刺史除授，正衙辭謝後託故陳牒請假，實爲容易。自今後如實有故爲衆所知者，三日外不在陳牒之限。應内外除官入京，合便朝謝，如遇假日，且合在都亭驛。近日多因請假，便歸私家，既犯條章，頗乖禮敬。自今已後，望準故事，如未朝謝，須於都亭驛。如違越，臺司勘當申奏。」從之。

辛未，以雲、朔暴亂，代北騷動，賜盧簡方詔曰：「李國昌久懷忠赤，顯著功勞，朝廷亦三授土疆，兩移旄節，其爲寵遇，實寡比倫。昨者徵發兵師，又令克讓將領，惟嘉節義，同絶嫌疑。近知大同軍不安，殺害段文楚，推國昌小男克用主領兵權。事雖出於一時，心豈忘於長久？段文楚若實刻剥，自結怨嫌，但可申論，必行朝典。遽至傷殘性命，刳剔肌膚，慘毒憑凌，殊可驚駭。況忠烈之後，節義之門，致兹横亡，尤悚觀聽。若克用暫勿主兵務，束手待朝廷除人，則事出權宜，不足猜慮。若便圖軍柄，欲奄有大同，則患繫久長，故難依允。料國昌輸忠効節，必當已有指揮。知卿兩任雲中，恩及國昌父子，敬憚懷感，不同常人。宜悚與書題，深陳禍福，殷勤曉喻，劈析指宜。切令大節無虧，勿使前功併棄。」簡方準詔諭之，國昌不奉詔。乃詔太原節度使崔彦

昭、幽州節度使張公素帥師討之。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二月癸卯，白虹貫日。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三月癸巳，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以新除大同軍使盧簡方爲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麟勝等州觀察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亘數十里。

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已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五月丁亥，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中書令。

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兵少不敵，棄城奔荆南。荆南節度使杜悰囚而奏之。六月乙未，敕斬匡謀，籍没其家貲，親族應緣坐者，令有司搜捕以聞。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鐸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時韋保衡挾恩弄權，以劉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己，譖而逐之。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帝不豫。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七月戊寅，上疾大漸，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立少子普王儼。

庚辰，制：「立儼爲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

辛巳，上崩于咸寧殿。遺詔以韋保衡攝冢宰。

唐僖宗部（起公元八七三年，迄公元八八八年）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諱儇，懿宗第五子，母曰惠安皇后王氏。

咸通一四年（癸巳、八七三）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七月〕二十日〔壬午〕，即皇帝位于柩前，時年十二。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八月癸巳，始聽政。

丁未，追尊母爲皇太后。

乙卯，韋保衡爲司徒。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河南大水，自七月雨不止，至釋服後方霽。

九月，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韋保衡貶賀州刺史。

以岳州刺史于琮爲太子少傅，緣琮貶逐者並放還。循州司户崔沆復爲中書舍人，前户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鄭畋爲左散騎常侍，前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張禓爲太子賓客，前諫議大夫高湘復爲諫議大夫，前宣歙觀察使楊嚴復爲給事中。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有司上先太后謚曰惠安。

樂工李可及流嶺南。

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侍中，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中書令，魏博節度使韓君雄、盧龍節度使張公素、天平節度使高駢並同平章事。

十月乙未，以左僕射蕭倣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韋保衡再貶崖州澄邁令，尋賜自盡。又貶其弟翰林學士、兵部侍郎保乂爲賓州司户，所親翰林學士、户部侍郎劉承雍爲涪州司馬。

癸卯，赦天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劉鄴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觀察副大使、知節度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十一月戊辰，徙〔路〕巖荆南節度使。

以右僕射蕭鄴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光禄大夫、守太子少傅、駙馬都尉于琮檢校尚書左僕射，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十二月己亥，詔送佛骨還法門寺。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癸卯，大赦，免水旱州縣租賦，罷貢鷹鶻。

雲南蠻寇黎州。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雷震。

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杜悰就加兵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再貶路巖爲新州刺史。

乾符元年（甲午、八七四）

《舊唐書》卷一九下《懿宗紀》　正月乙丑，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蕭倣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王鐸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宋亳觀察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爲：「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蹟蓬實爲麪，蓄槐葉爲齏，或更衰羸，亦難收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至深春之後，有菜葉木牙，繼以桑椹，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爲窘急，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爲空文

而已。

路巖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長流儋州。

以太子少傅于琮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二月甲午，葬昭聖恭惠孝皇帝于簡陵。癸丑，降死罪以下。

趙隱罷。華州刺史裴坦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以虢州刺史劉瞻爲刑部尚書。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三月，以河東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崔彦昭爲尚書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以銀青光禄大夫、京兆尹、上柱國、岐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竇滌檢校户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以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同平章事趙隱檢校吏部尚書、潤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四月辛卯，以旱理囚。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崔彦昭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以前淮南節度使李蔚爲吏部尚書。以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鄆州刺史高駢檢校司空，兼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右散騎常侍韋荷爲吏部侍郎。前同州刺史崔璞爲右散騎常侍。右領軍衛上將軍渾傪檢校吏部尚書、左千牛衛上將軍。以侍御史盧胤征爲司封員外郎，判户部案。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五月乙未，裴坦薨。刑部尚書劉瞻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吏部侍郎鄭畋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户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盧攜本官同平章事。太子右庶子李嶧爲太僕卿，侍御史裴渥爲起居郎。以嶺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鄭從讜爲刑部尚書，以吏部侍郎韋荷檢校禮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使。

七月，以禮部侍郎裴瓚爲檢校左散騎常侍、潭州刺史、御史大夫、湖南觀察使，故湖南觀察使李庾贈禮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八月丁巳朔，〔劉〕鄴延，〔劉〕瞻，置酒於鹽鐵院，瞻歸而遇疾。辛未，薨，時人皆以爲鄴鴆之也。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彦昭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劉鄴罷。吏部侍郎鄭畋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盧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中書舍人崔沆爲中書侍郎，右諫議大夫崔胤爲給事中。

十一月庚寅，上有事於宗廟，禮畢，御丹鳳門，大赦，改元爲乾符。宰相蕭倣兼司空、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兵部侍郎崔彦昭爲中書侍郎，兵部侍郎鄭畋爲集賢殿大學士。以宣慰沙陀六州部落、檢校兵部尚書李鈞爲靈武節度。

以長安令李壁爲諫議大夫，以吏部員外郎徐彦若爲長安令。兵部郎中盧鄴爲楚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魏博節度使韓允中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簡爲留後。

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渡河。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十二月，党項、迴鶻寇邊。

以左司郎中崔原爲兵部郎中，江州刺史李可仁爲右司郎中。權知工部尚書牛蔚爲禮部尚書，太子賓客于琮爲工部尚書。

南詔蠻寇蜀，詔河西、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徵兵赴援。

右軍中尉韓文約以疾乞休致，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感化軍奏羣盜寇掠，州縣不能禁；敕兗、鄆等道出兵討之。

以韓簡爲魏博留後。

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

乾符二年（乙未、八七五）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正月丙戌，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己丑，朝獻于太清宮。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知内樞密田令孜爲右軍中尉。

以鳳州刺史郭弘業爲左金吾衛將軍。庫部郎中韋岫爲泗州刺史，都官員外郎李頻爲建州刺史。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庚寅，朝享于太廟。

辛卯，有事于南郊，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文宣王及二王後、三恪一子官。

雲南蠻請和。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二月，以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王凝爲祕書監，以所補吏職罪也。以吏部侍郎裴坦爲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翰林學士崔澹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徐仁嗣爲司封郎中，學士如故。以容管經略招討使高秦檢校户部尚書，太府卿李嶧爲宗正卿，湖州刺史張搏爲盧州刺史，庫部員外郎楊堪爲吏部員外郎。

三月，以右補闕鄭勤爲起居郎，度支推官牛徽爲右補闕。以户部郎中崔彦融爲長安令，都官郎中楊知退爲户部郎中。左司員外郎唐嶠爲刑部郎中，刑部員外郎畢紹顔爲左司員外郎，侍御史鄭頊爲刑部員外郎。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以魏博留後韓簡爲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四月庚辰，太白晝見。

浙西突陣將王郢反。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殿中侍御史李燭爲禮部員外郎。以太子賓客張裼爲吏部侍郎。前淮南節度使李蔚爲太常卿，成德軍節度使王景崇加開府儀同三司。祕書監蕭峴爲國子祭酒。汝州刺史崔彦沖爲太子賓客分司。新除吏部侍郎張裼爲京兆尹。東川點檢兵馬使吴行魯可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劍南東川節度等使。以東川節度使、檢校户部尚書崔充爲河南尹，河南尹李晦檢校左散騎常侍，兼福州刺史、福建都團練觀察使。以鳳翔隴西節度使、檢校司徒、同平章事、上柱國、涼國公、食邑三千户令狐綯進封趙國公。

五月，濮州賊首王仙芝聚於長垣縣，其衆三千，剽掠閭井，進陷濮州，俘丁壯萬人。鄆州節度使李種出兵擊之，爲賊所敗。以殿中少監薛瑨爲衛州刺史，國子司業裴拙爲洋州刺史，中書舍人崔沆爲禮部侍郎，兵部郎中裴虔餘爲太常少卿。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以太傅、分司令狐綯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司空、同平章事蕭倣薨。

六月辛未，高駢陰籍突將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圍其家，挑牆壞户而入，老幼孕病，悉驅去殺之，嬰兒或撲於階或擊於柱，流血成渠，號哭震天，死者數千人，夜，以車載尸投之於江。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濮州賊王仙芝、尚君長陷曹、濮二州，河南諸鎮兵討之。

幽州將李茂勳逐其節度使張公素，自稱留後。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司勳員外郎薛邁爲兵部郎中，户部員外郎鄭就爲司勳員外郎，倉部員外郎鄭紫爲户部員外郎，主客員外郎王鎮爲倉部員外郎。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冤句人黄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

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大理卿蔡行爲豐州刺史、天德軍都防禦使，大理卿張彦遠爲大理卿。以京兆尹張裼檢校户部尚書，兼鄆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以左司勳員外郎杜貞符爲都官郎中，吏部員外郎牛徵爲金州刺史，司封員外郎盧胤征爲吏部員外郎。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八月，李茂勳爲盧龍節度使。

《唐會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　九月十六日〔乙未〕，勅：「應殘疾篤廢，犯徒流罪，或是連累，即許徵贖。如身犯罪，不在免限。其年十五以下者，准律文處分。」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右補闕董禹諫上遊畋，乘驢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

邠寧節度使李侃奏爲假父華清宫使道雅求贈官，禹上疏論之，語頗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列訴於上，冬十月，禹坐貶郴州司馬。

昭義軍亂，大將劉廣逐節度使高湜，自爲留後。以左金吾大將軍曹翔爲昭義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祕書少監李貺爲諫議大夫。以前大同軍及雲朔都防禦營田供軍等使李瑨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刺史，充天德軍豐州西城中城都防禦使、本管押蕃落等使。以考功員外郎趙蕘爲吏部員

外郎，户部員外郎盧莊爲起居員外郎，禮部員外郎蕭遘爲考功員外郎。

十一月，以起居郎劉崇龜爲禮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孔綸爲户部員外郎。

是月，雷震電。

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復輔政。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羣盜侵淫，剽掠十餘州，至于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爲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仍以威爲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鎮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

乾符三年（丙申、八七六）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正月己卯朔。

浙西奏誅王郢徒黨。以左金吾衛大將軍、右街使齊克讓檢校兵部尚書，兼兗沂海等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天平軍奏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至義橋，聞北境復有盜起，留使扞禦；晏等不從，喧譟趣鄆州。都將張思泰、李承祐走馬出城，裂袖與盟，以俸錢備酒殽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一切，無得窮詰。

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

賜兗海節度號泰寧軍。

《唐會要》卷六〇《御史中丞》 二月四日〔壬子〕，御史中丞李迢奏：「外州府有禁繫罪人，關連京百司，請委本州除合抵極法外，疏理訖關奏。」從之。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丙子，以旱降死罪以下。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虜安南經略判官杜驩妻李瑶。瑶，宗室之疏屬也。蠻遣瑶還，遞木夾以遺駢，稱「督爽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瑶京師。〔三月〕甲辰，復牒南詔，數其負累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罪，安南、大渡覆敗之狀，折辱之。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彦昭罷爲太子太傅，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盧龍節度使李茂勳請以其子幽州左司馬可舉知留後，自求致仕。詔茂勳以左僕射致仕，以可舉爲盧龍留後。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吏部尚書歸仁晦、吏部侍郎孔晦、吏部侍郎崔蕘試宏詞選人，考功郎中崔庾、考功員外郎周仁舉爲考官。以太常卿李蔚本官同平章事。奉天鎮上言金龍晝見，自河升天。門下侍郎崔彦昭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鄭畋監修國史。以右武衛大將軍墨冲謙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以黎州刺史杜岡爲雅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原州刺史史懷操貪暴，夏四月，軍亂，逐之。

賜宣武、感化節度、泗州防禦使密詔，選精兵數百人於巡内遊弈，防衛綱船，五日一具上供錢米平安狀聞奏。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五月庚子，以旱理囚，免浙東西一歲稅。

昭王汭薨。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江西觀察使獨孤雲爲太子少傅，金州刺史柬鄉勵爲嘉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以盧龍留後李可舉爲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六月乙丑，雄州地震。

撫王紘爲太尉。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檢校右散騎常侍、衛尉卿李鐸爲太府卿，以涼王傅分司裴思謙爲衛尉卿，撫王府長史劉允章涼王傅。主客郎中崔福爲汾州刺史，荆南節度副使王慥爲主客郎中。

以門下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判度支崔彦昭兼左僕射，中書侍郎鄭畋兼門下侍郎，太常卿、平章事李蔚爲中書侍郎。以歙州刺史蕭鶱爲右司員外郎，右司員外郎崔澭爲歙州刺史。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七月辛巳，雄州地震。

鎮海軍節度使裴璩及王郢戰，敗之。

鄂王潤薨。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草賊王仙芝寇掠河南十五州，其衆數萬。

以户部郎中李節爲駕部郎中，金部郎中王愔爲户部郎中，主客郎中鄭誠爲金部郎中，金部員外郎張譙爲主客郎中，屯田員外郎竇翊爲金部員外郎，京兆司録趙嶧爲屯田員外郎。工部侍郎崔朗爲同州刺史，左軍擗仗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西門思恭爲右威衛上將軍。以右諫議大夫、知制誥魏簡爲中書舍人。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同平章事。

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

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中書令。

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鐐。

乙酉，赦赦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右丞崔蕘權知吏部侍郎，禮部侍郎崔沆爲尚書右丞，中書舍人高湘權知禮部侍郎，京兆尹楊知至爲工部侍郎。兵部尚書、兼太常卿李璫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常，衛尉卿蕭寬爲鴻臚卿，充閑廄使。以宰相崔彦昭男保謙爲祕書省校書郎。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崔彦昭加特進；門下侍郎、禮部尚書、平章事鄭畋可特進。太中大夫、平章事盧攜可銀青光禄大夫，銀青光禄大夫、平章事李蔚可金紫光禄大夫。以太府卿李嶧檢校工部尚書、滑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處置等使。

詔河南藩鎮舉兵討賊。以刑部郎中李磎爲户部郎中，分司東都，户部郎中鄭誠爲刑部郎中。户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王徽爲中書舍人，户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蕭遘爲户部郎中，學士並如故。諫議大夫趙蒙爲給事中，商州刺史張同爲諫議大夫。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十月，仙芝南攻唐、鄧。

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略】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功。

王仙芝攻郢、復二州，陷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十一月，以司門員外郎鄭蕘爲池州刺史，水部員外郎樊充爲工部員外郎，汴宋度支使杜孺休爲水部員外郎。太常少卿崔渾貶康州刺史，揚州左司馬鄭祥爲澧州刺史，度支分巡院使李仲章爲建州刺史。

十二月，以右金吾衛將軍張簡會爲左金吾大將軍，充右街使，右龍武將軍李弢爲右金吾將軍。前陝西虢觀察使陸墉爲太子賓客。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京師地震。

王仙芝陷申、光、廬、壽、通、舒六州。

忠武軍節度使崔安潛爲諸道行營都統，宫苑使李琢爲諸軍行營招討草賊使，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副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　以右諫議大夫張禹謨爲桂州觀察使。

乾符四年（丁酉、八七七）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正月丁丑，降死罪以下二等，流人死者聽收葬。

崔彦昭爲司空。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諫議大夫李湯爲給事中，以兵部郎中崔厚爲諫議大夫。大理少卿王承顔爲鹽州刺史，明州刺史殷僧辯爲大理卿。以吏部尚書鄭從讜、吏部侍郎孔晦、吏部侍郎崔蕘考宏詞選人。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二月，郢攻陷望海鎮，掠明州，又攻台州，陷之，刺史王葆退守唐興。詔二浙、福建各出舟師以討之。

王仙芝陷鄂州。

黄巢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

閏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遣陁西段瑳寶等來請和。

王郢横行浙西，鎮海節度使裴璩嚴兵設備，不與之戰，密招其黨朱實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二十餘萬，舟航、粟帛稱是。敕以實爲金吾將軍。於是郢黨離散，郢收餘衆，東至明州，甬橋鎮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餘黨皆平。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崔彦昭罷。

昭義軍亂，逐其節度使高湜。

宣武軍節度使王鐸檢校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宛句賊黃巢陷鄆、沂二州，天平軍節度使薛崇死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開府、行內侍監致仕劉行深爲內侍省觀軍容、守內侍監致仕。以判鹽鐵案、檢校考功郎中鄭澈爲司封員外郎，充轉運判官。兵部員外郎裴渥爲蘄州刺史，職方員外郎盧澄爲兵部員外郎。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陝州軍亂，逐其觀察使崔碣。

江西賊柳彥璋陷江州，執其刺史陶祥。

高安制置使鍾傳陷撫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黃巢與尚讓合兵保查牙山。

五月甲子，以給事中楊損爲陝虢觀察使。損至官，誅首亂者。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有彗星，避正殿，減膳。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幽州節度使李茂勳上表乞致仕，以其男可舉權知兵馬事。制以壽王傑爲開府儀同三司、幽州經略盧龍等軍節度觀察押奚契丹等使；以幽州節度副使、權知兵馬事李可舉檢校左散騎常侍、幽州大都督府左司馬，充幽州兵馬留後。制以幽州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李茂勳守尚書左僕射致仕。以前綿州刺史皇甫鏞爲祕書少監，以陳州刺史許珂爲睦州刺史，以右衛將軍程可復爲左衛大將軍。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六月庚寅，雄州地震。

王鐸爲司徒。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宣歙觀察使高駢檢校司空，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蘇常杭潤觀察處置、江淮鹽鐵轉運、江西招討等使。以汝州防禦使李鈞檢校尚書右僕射、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軍節度、潞邢洺磁觀察等使。幽州留後李可舉請以本軍討沙陀三部落，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七月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賊遂圍宋威於宋州。

（甲）〔丙〕寅，左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

王鐸、盧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爲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

庚辰，畋請歸滻川養疾。

王仙芝陷安州。

鹽州軍亂，逐刺史王承顏，詔高品牛從珪往慰諭之，貶承顏象州司户。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黃巢陷隋州，執刺史崔休徵。

九月，沙陀寇雲、朔二州。

鹽州軍亂，逐其刺史王承顏。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中書舍人崔澹權知貢舉。

十月，詔昭義節度李鈞、幽州李可舉、吐渾赫連鐸白義誠、沙陀安慶薛葛部落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邠寧節度使李侃奏遣兵討王宗誠，斬之，餘黨悉平。

河中軍亂，逐節度使劉侔，縱兵焚掠。以京兆尹竇璟爲河中宣慰制置使。

黃巢寇掠蘄、黃。

十一月己酉，以竇璟爲河中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尚君長降，宋威殺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賊王仙芝率衆渡漢，攻江陵，節度使楊知温嬰城拒守。

十二月，賊陷江陵之郭，知温窮蹙，求援於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悉其師援之。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安南戍兵亂，逐桂管觀察使李瓚。

江州刺史劉秉仁及柳彥璋戰，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黃巢陷匡城，遂陷濮州。詔（穎）〔潁〕州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

乾符五年（戊戌、八七八）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正月丁酉，王仙芝陷江陵外郭。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壬寅，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

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敕以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以曾元裕爲招討使，潁州刺史張自勉爲副使。

庚戌，以西川節度使高駢爲荆南節度使兼鹽鐵轉運使。

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代北荐饑，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李〕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説〔李〕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

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繫獄，自知軍州事。克用帥其衆趣雲州，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衆且萬人，屯於鬬雞臺下。

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爲防禦留後。

癸酉，盡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鬬雞臺下，克用令軍士丐而食之，以騎踐其骸。

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許。

以司農卿支詳爲大同軍宣慰使。

以太僕卿盧簡方爲大同防禦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己卯，克用寇遮虜軍。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貶楊知温爲郴州司馬。

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黄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

黄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衆歸之，推巢爲主，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巢襲陷沂州、濮州。

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賞救荆南之功也。

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

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奔湖口。賊轉掠湖南，别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

湖南軍亂，都將高傑逐觀察使崔瑾。

黄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王鐸奏兗州節度使李係爲統府左司馬，兼潭州刺史，充湖南都團練觀察使。

以吏部尚書鄭從讜、吏部侍郎崔沆考宏詞選人。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崔安潛罷都統。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以爲克用必無以拒也。

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

曹師雄寇湖州，鎮海節度使裴璩遣兵擊破之。王重隱死，其將徐唐莒據洪州。

饒州將彭幼璋合義營兵克復饒州。

南詔遣其酋望趙宗政來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

五月丙申朔，鄭畋、盧攜議蠻事，攜欲與之和親，畋固爭以爲不可。攜怒，拂衣起，袂罥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海！」

丁酉，畋、攜皆罷爲太子賓客、分司。以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豆盧瑑爲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爲户部侍郎，並同平章事。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是日，雨雹，大風拔木。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邕州大將杜弘送段瑰寶至南詔，踰年而還。

甲辰，辛讜復遣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朗使於南詔。

丁巳，河東節度使窦滌發民塹晉陽。

己未，以都押牙康傳圭爲代州刺史。

滌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朝廷以滌爲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爲河東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爲鎮海節度使。

沙陀焚唐林、嶓縣，入忻州境。

七月，曹翔至晉陽，己亥，捕土團殺鄧虔者十三人，殺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滑州、忠武、昭義諸道之師會于太原，大同軍副使支謨爲前鋒，先趨行營。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八月戊寅，曹翔引兵救忻州。沙陀攻岢嵐軍，陷其羅城，敗官軍于洪谷，晉陽閉門城守。

黄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九月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領平盧節度使。

壬寅，曹翔暴薨。

丙午，昭義兵大掠晉陽，坊市民自共擊之，殺千餘人，乃潰。

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蔚罷爲東都留守。以吏部尚書鄭從讜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户部尚書、判户部事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十月，司空、平章事崔彦昭罷爲太子太傅。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昭義軍節度使李鈞、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李可舉討李國昌。

十一月丁未，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爲河東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

十二月甲戌，黄巢陷福州，觀察使韋岫棄城走。

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中書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意，使安潛答之。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庚辰，崔季康、李鈞及李克用戰于洪谷，敗績。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戊戌），以中書舍人張讀權知禮部貢舉。

乾符六年（己亥、八七九）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正月，魏王佾薨。

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分道擊黄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彦、畢師鐸，李罕之、許勍等數十人，巢遂趣廣南。

二月丙寅，（徐）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已下拜。

己巳，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欲使驃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爲兄弟，不則舅甥。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既欲爲弟，爲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於驃信爲諸父，驃信爲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爲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脩舊好，豈可違祖宗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雲虔留善闡十七日而還。

辛未，河東軍至靜樂，士卒作亂，殺孔目官石裕等。

壬申，崔季康逃歸晉陽。

甲戌，都頭張鍇、郭昢帥行營兵攻東陽門，入府，殺季康。

辛巳，以陝虢觀察使高湜爲昭義節度使；以邠寧節度使李侃爲河東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京師地震，藍田山裂，出水。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三月，以吏部侍郎崔沆、崔澹試宏詞選人，駕部郎中盧溍、刑部郎中鄭頊爲考官。制以邠寧節度使李侃檢校户部尚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天平軍節度使張裼薨，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淄州刺史曹全晟討誅之。

四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凉王侹薨。

以（王）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五月辛卯，敕賜河東軍士銀。牙將賀公雅所部士卒作亂，焚掠三城，執孔目官王敬送馬步司。節度使李侃與監軍自出慰諭，爲之斬敬於牙門，乃定。

《新唐書》卷三六《五行三》 丁酉，宣授宰臣豆盧瑑、崔沆制，殿庭氛霧四塞，及百官班賀于政事堂，雨雹如鳧卵，大風雷雨拔木。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河東都虞候每夜密捕賀公雅部卒，族滅之。丁巳，餘黨近百人稱「報冤將」，大掠三城，焚馬步都虞候張鍇、府城都虞候郭咄家。節度使李侃下令，以軍府不安，曲順軍情，收鍇、咄，斬於牙門，并逐其家，以賀公雅爲馬步都虞候。

己未，以馬步都教練使朱玫等爲三城斬斫使，將兵分捕報冤將，悉斬之，軍城始定。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泰寧軍節度使李係爲湖南觀察使，副之。

黃巢陷廣州，執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陷安南。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爲之奏聞，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

六月，宰相請除巢府率，從之。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八月甲子，東都留守李蔚爲河東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九月，黃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

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栰數十，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十月〕癸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朗州。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讓乘勝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禮部侍郎張讀權知左丞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閏月丁亥朔，河東節度使李蔚有疾，以供軍副使李邵權觀察留後，監軍李奉皋權兵馬留後。

己丑，蔚薨。都虞候張鍇、郭咄署狀絀邵，以少尹丁球知觀察留後。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黃巢陷潭、澧二州，澧州刺史李絢死之。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十一月丙辰朔，有兩日並出而鬬，三日乃不見。鬬者，離而復合也。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戊午，河東節度使康傳圭爲代北行營招討使。

辛酉，黃巢陷江陵，殺李迢。

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及黃巢戰于荆門，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康傳圭自代州赴晉陽，庚辰，至烏城驛，張鍇、郭咄出迎，亂刀斫殺之，至府，又族其家。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十二月壬辰，克江陵。

貶王鐸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兵部尚書盧攜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制以河東馬步軍都虞候朱玫爲代州刺史。

廣明元年（庚子、八八〇）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正月乙卯，改元。免嶺南、荆湖、河中、河東稅賦十之四。

戊寅，荆南監軍楊復光、泰寧軍將段彦謩殺其守將宋浩，以常滋爲節度留後。淮南將張潾及黃巢戰于大雲倉，敗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沙陀部落踰鴈門關，進逼忻州。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二月丙戌，李國昌寇忻、代二州。

戊戌，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康傳圭。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庚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

辛亥，陷太谷。遣汝州防禦使博昌諸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

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户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

高駢奏改楊子院爲發運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壬子，鄭從讜罷爲河東節度使、代北行營招討使。

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辛未，以旱避正殿，減膳。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朝廷以王鐸統衆無功，乃授淮南節度使高駢爲諸道兵馬行營都統。駢令大將張璘渡江討賊，屢捷。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安南軍亂，節度使曾袞出城避之，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歸。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四月甲申，京師、東都、汝州雨雹，大風拔木。

丁酉，太府卿李琢爲蔚、朔招討都統。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内常侍張存禮充都糧料使，判官

崔鋌充制置副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以李琢爲蔚朔節度使，仍充都統。以楊師立爲東川節度使，牛勗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諸葛爽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以工部侍郎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壬寅，張濬克饒州。

《册府元龜》卷四九一《蠲復三》 五月乙卯，詔：「自廣明已前諸色稅賦，宜令十分減四分。其河中府、太原府遭賊掠處，亦宜准此。」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丁巳，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爲振武節度使。劉漢宏之黨浸盛，侵掠宋、兗，甲子，徵東方諸道兵討之。乙亥，以樞密使西門思恭爲鳳翔監軍。丙子，以宣徽使李順融爲樞密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爲蔚、朔招討副使。張濬及黄巢戰于信州，死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素微賤，報至蜀，蜀人皆驚，莫知爲誰。有青城妖人乘其聲勢，帥其黨詐稱陳僕射，馬步使瞿大夫覺其妄，執之，沃以狗血，即引服，悉誅之。六月庚寅，敬瑄至成都。

黄巢别將陷睦州、婺州。

盧攜病風不能行，謁告，己亥，始入對，敕勿拜，遣二黄門掖之。

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千來降。琢時將兵萬人屯代州，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衆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説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傅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

庚戌，黄巢攻宣州，陷之。

劉漢宏南掠申、光。

以嗣曹王龜年爲宗正少卿充使，以徐雲虔爲副使，别遣内使，共齎詣南詔。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江華賊蔡結陷道州。

宿州賊魯景仁陷連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七月，黄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

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澱水，泰寧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黄巢。

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晟爲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

劉漢宏請降，戊辰，以爲宿州刺史。

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舉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大破之，殺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又敗之於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詔以鐸爲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渾白義成爲蔚州刺史，薩葛米海萬爲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中。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八月辛卯，昭義軍亂，殺其節度使李鈞。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甲午，以前西川節度使崔安潛爲太子賓客、分司。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癸卯，榮王憤爲司空。是月，憤薨。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九月，東都奏：「汝州所募軍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還，過東都，燒安喜門，焚掠市肆，由長夏門去。」

黄巢衆號十五萬，曹全晟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晟，破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徐州兵三千人赴澱水，途經許。許州節度使薛能前爲徐帥，得軍民情。徐軍吏至，請館，能以徐軍懷惠，令館於州内。許軍懼徐人見襲，許州大將周岌自澱水以其戍卒還，逐薛能，自據其城。徐軍已至河陰，聞許軍亂，徐將時溥亦以戍兵還徐，逐節度使支詳。齊克讓懼兵見襲，亦還兗州。澱水諸軍皆散。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 先是徵振武節度使吴師泰爲左金吾大將軍，以諸葛爽代之。師泰見朝廷多故，使軍民上表留己。冬十月，復以師泰爲振武節度使，以爽爲夏綏節度使。

黄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兗之境，所至吏民逃潰。

羣盜陷澧州，殺刺史李詢，判官皇甫鎮。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 十一月，河中都虞候王重榮作亂，剽掠坊市俱空。

宿州刺史劉漢宏怨朝廷賞薄，甲寅，以漢宏爲浙東觀察使。

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讜以本道兵授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討黃巢。

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爲河陽節度使。

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

辛酉，以王重榮權知河中留後，以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李都爲太子少傅。

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

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上召見三人，以承範爲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爲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爲句當寨柵使，令孜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爲副使。

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鬬，久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絶，東西南北不見王人，凍餒交逼，兵械刓弊，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

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

辛未，陝州奏東都已陷。

壬申，以田令孜爲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是日，賊陷虢州。

以神策將羅元杲爲河陽節度使。

以周岌爲忠武節度使。

乙亥，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

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徙宣歙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州庫唯塵埃鼠迹，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

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

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卻，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

辛巳，賊急攻潼關。

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衆脱走。

黃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癸未，制以巢爲天平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甲申，宣制以户部侍郎、翰林學士王徽、裴徹本官同平章事。貶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攜爲太子賓客。攜聞賊至，仰藥而死。是日，上與諸王、妃、后數百騎，自子城由含光殿金光門出幸山南，文武百官僚不之知，並無從行者，京城晏然。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丙戌，左金吾衛大將軍張直方率武官叛附于黃巢。巢陷京師。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　戊子，上至壻水，詔牛勗、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爲備擬。

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

辛卯，巢始入宮。

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畫卑纁爲袞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丙申，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叛附于黃巢。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　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

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庚子，廣德公主、豆盧瑑、崔沆、尚書左僕射劉鄴、右僕射于琮、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死于黃巢。

中和元年（辛丑、八八一）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正月庚戌朔，車駕在興元。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壬子，如成都。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　辛未，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

壬申，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

丁丑，車駕至成都。

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齎詔召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

二月(乙)〔己〕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至絳州，將濟河。

以樞密使楊復光爲京西南面行營都監。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戊戌，清平鎮使陳晟執睦州刺史韋諸，自稱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 黃巢以朱溫爲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戒，因戍鄧州以扼荊、襄。

壬子，加陳敬瑄同平章事。

甲寅，敬瑄奏遣左黃頭軍使李鋌將兵擊黃巢。

辛酉，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甲子，畋及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天雄軍經略使仇公遇盟于鳳翔。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 羣臣追從車駕者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

詔以(王)〔王〕徽爲兵部尚書。

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即以爲河陽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四月戊寅，王玫伏誅。程宗楚、朔方軍節度使唐弘夫及黃巢戰于咸陽，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 加王鐸兼侍中。

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

賊露宿霸上，訶知官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

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

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土橋，不利。

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

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爲節度使。

賊衆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前大同軍防禦使李克用檢校工部尚書，兼代州刺史、鴈門已北行營兵馬節度等使。

五月，李克用赴代州，遂率蕃、漢兵萬人南出石嶺關，稱準詔赴難長安。

丁巳，沙陀軍至太原，鄭從讜供給糧料。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爲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高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內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

(乙)〔己〕未，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爲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辛酉，大風，雨土。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 癸亥，〔李克用〕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

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歸。

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特進、尚書右僕射趙隱卒，贈司空。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六月辛卯，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及黃巢戰于興平，敗績。

戊戌，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京城四面行營都統。

丙午，李克用陷忻、代二州。

鄧賊鍾季文陷明州。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車駕幸成都府，西川節度使陳敬瑄自來迎奉。

七月乙卯，車駕至西蜀。

丁巳，御成都府廨，改廣明二年爲中和元年，大赦天下。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庚申，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昭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　田令孜爲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日，不復及蜀軍，蜀軍頗有怨言。丙寅，令孜宴土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黄頭軍使郭琪獨不受。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從兵皆潰。

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爲賊所屠，獨北司平善。況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黄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内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又不宣慰朝臣。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況疏亢乎！儻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聖慮，尸禄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寵榮，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疏入，令孜屏不奏。

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户，遣人沉於蠶頤津。

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黄巢遣朱温拒之。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義武軍節度使王處存爲東南面行營招討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　八月己丑夜，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至丁酉乃止。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感化軍將時溥逐其節度使支詳，自稱留後。

昭義軍節度使高潯及黄巢戰于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潯，入于潞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　楊復光奏升蔡州爲奉國軍，以秦宗權爲防禦使。

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爲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九月丙午，鄜延節度使李孝章、夏綏銀節度使拓拔思恭及黄巢戰于東渭橋，敗績。臨海賊杜雄陷台州。

辛酉，封子震爲建王。

己巳，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　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

永嘉賊朱褒陷温州。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制以京城四面催陣使、守兵部尚書王徽檢校左僕射，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潞邢洺磁觀察等使。

鳳翔節度使鄭畋以病徵還行在，以鳳翔大將李昌言代畋爲節度使，兼京城西面行營都統。

十月，青州軍亂，逐節度使安師儒，立其行營將王敬武爲留後。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逐其節度使鄭畋。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　天平節度使、南面招討使曹全晟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爲留後。

十一月乙巳，孟楷、朱温襲鄜、夏二軍於富平，二軍敗，奔歸本道。

鄭畋至鳳州，累表辭位，詔以畋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爲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澈爲鄂岳觀察使。

加鎮海節度使周寶同平章事。

遂昌賊盧約陷處州。

十二月，江西將閔勗戍湖南，還，過潭州，逐觀察使李裕，自爲留後。

以感化留後時溥爲節度使。

賜夏州號定難軍。

王鐸以高駢爲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

中和二年（壬寅、八八二）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正月甲辰朔，天下勤王之師，雲會京畿，京師食盡。賊食樹皮，以金玉買人於行營之師，人獲數百萬。山谷避亂百姓，多爲諸軍之所執賣。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辛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都統，承制封拜，太子少師崔安潛副之。高駢罷都統。

辛未，王處存爲京城東面都統，李孝章爲北面都統，拓拔思恭爲南面都統。

二月甲戌，黄巢陷同州。

己卯，太子少傅分司東都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 朱温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

涇原節度使胡公素薨，軍中請命於都統王鐸，承制以大將張鈞爲留後。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丙戌，李昌言爲京城西面都統，邠寧節度使朱玫爲河南都統、諸谷防遏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 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爲左右神策内外八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

賜鄜坊軍號保大。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邛州蠻阡能叛，西川部將楊行遷討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 四月甲午，加陳敬瑄兼侍中。

赫連鐸、李可舉與李克用戰，不利。

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黄巢勢已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

《新唐書》卷三五《五行二》 五月辛酉，大風，雨土。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以湖南觀察使閔勗權充鎮南節度使。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

以天平留後曹存實爲節度使。

黄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

加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同平章事。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六月，朱玫爲京城西北面行營都統。

楊行遷及阡能戰于乾溪，敗績。

己亥，荆南監軍朱敬玫殺其節度使段彦謇，少尹李燧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以涇原留後張鈞爲節度使。

七月（己）〔乙〕巳，以鍾傳爲江西觀察使，從高駢之請也。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丙午夜，西北方赤氣如絳虹竟天。

賊將尚讓攻宜君砦，雨雪盈尺，甚寒，賊兵凍死者十二三。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蜀人韓求聚衆數千人應阡能。

鎮海節度使周寶奏高駢承制以賊帥孫端爲宣歙觀察使。詔寶與宣歙觀察使裴虔餘發兵拒之。

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詔報以方議禮儀。

以保大留後東方逵爲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

閏月，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兼侍中。

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八月〕壬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皆走。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丁巳，東方逵爲京城東北面行營都統，拓拔思恭爲京城四面都統。

魏博節度使韓簡陷孟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鄭紹業同平章事、兼荆南節度使。

李國昌自達靼帥其族遷于代州。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九月丙戌，黄巢將朱温以同州降。

己亥，温爲右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

是月，太原桃李實。

嶺南西道軍亂，逐其節度使張從訓。

平盧軍將王敬武逐其節度使安師儒，自稱留後。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賊以黃鄴爲華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朝廷以龐勛降將湯羣爲嵐州刺史，羣潛通沙陀，朝廷疑之，徙羣懷州刺史，鄭從讜遣使齎告身授之。冬十月庚子朔，羣殺使者，據城叛，附于沙陀。

壬寅，從讜遣馬步都虞候張彦球將兵討之。

賊帥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癸丑，陳敬瑄遣押牙莊夢蝶將二千人討之。

韓簡復引兵擊鄆州，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衆，嬰城拒守，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

以朱温爲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嵐州刺史湯羣以沙陀反。

諸葛爽陷孟州。

十一月丙子，湯羣伏誅。

荆南軍亂，衙將陳儒自稱留後。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沙陀李克用監軍陳景思以部落之衆一萬七千騎自嵐石州路赴河中。

賊將李詳下牙隊斬華州守將歸明，王鐸用其部將王遇爲華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

阡能敗，以詩啓求哀於仁厚，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十二月庚戌，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中書令、上柱國、常山郡王、食邑六千户王景崇卒，贈太傅，謚曰忠穆。遺表請以子鎔纘繼戎事，遂以鎔爲兵馬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以仁厚爲眉州防禦使。

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

加奉天節度使齊克儉、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並同平章事。

孟方立既殺成麟，引兵歸邢州，潞人請監軍吴全勗知留後。

和州刺史秦彦使其子將兵數千襲宣州，逐觀察使竇潏而代之。

中和三年（癸卯、八八三）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正月戊辰朔，車駕在成都府。鴈門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李克用率師至河中。

己巳，沙陀軍進屯沙苑之乾坑。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爲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爲北面都統監軍使。

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爲義成節度使，令赴鎮。以天平留後朱瑄爲節度使。

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阬，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五萬衆屯于梁田陂。

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衆大敗，俘斬數萬，伏屍三十里。巢將王璠、黄揆襲華州，據之，王遇亡去。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己未，建王震爲太保。

魏博軍亂，殺其節度使韓簡，其將樂彦禎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黄思鄴、黄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

以王鎔爲成德留後。

以鄭紹業爲太子賓客、分司，以陳儒爲荆南留後。

陳敬瑄奏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爲西川行軍司馬。

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三月壬申，沙陀軍與賊將趙章、尚讓戰于成店，賊軍大敗，追奔至良天坡，横屍三十里。王重榮築屍爲京觀。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吕）用之所爲，時面數其罪，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黨會倡家，歸禮潛遣人爇其室，殺貌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未幾，駢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

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黄揆棄城走。

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愍爲廬州刺史。

劉漢宏分兵屯黄嶺、巖下、貞女三鎮，錢鏐將八都兵自富春擊之，破黄嶺，擒巖下鎮將史弁、貞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諸暨，鏐又擊破之，漢宏走。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四月庚子，沙陀、忠武、義成、義武等軍趨長安，賊悉衆拒之於渭橋，大敗而還，李克用乘勝追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黄巢力戰不勝，焚宫室遁去。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丙午，復京師。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日有青黄暈。

丙辰，亦如之。

丁巳、戊午，又如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楊復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宫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東方逵同平章事。升陝州爲節度，以王重盈爲節度使。又建延州爲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爲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淮南將張璟陷復州。

奉國軍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黄巢。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劉〕謙擊羣盜，屢有功，〔六月〕辛丑，以謙爲封州刺史。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甲子，楊復光卒於河中，其部下忠武八都都頭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等各以其衆散去。

是月，黄巢圍陳州，營於州北五里。

孟楷移兵攻陳州，刺史趙犨示弱，伏兵擊之，臨陣斬楷。楷，賊之愛將，深惜之。黄巢怒，悉衆攻陳州。時黄巢與宗權合從，縱兵四掠，遠近皆罹其酷。

賊攻城急，徐州節度使時溥、許州周岌、汴州朱全忠皆出師護援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加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同平章事。

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

詔以黄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

李克用自長安引兵還鴈門，尋有詔，以克用爲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在。

以成德留後王鎔、魏博留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爲本道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鄭畋罷。兵部尚書、判度支裴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八月甲辰，李克用至晉陽，詔以前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爲代北節度使，鎮代州。

升湖南爲欽化軍，以觀察使閔勗爲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淮南將韓師德陷岳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九月，加陳敬瑄兼中書令，進爵潁川郡王。

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澱水，加溥東面兵馬都統。

以荆南留後陳儒爲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漸弱之，乃遷治所於邢州，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悦。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鄉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請復軍府於潞州。冬十月，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爲方立所敗。又遣李克脩擊之，辛亥，取潞州，殺其刺史李殷鋭。

劉漢宏將十餘萬衆出西陵，將擊董昌，戊午，錢鏐濟江迎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鱠刀而遁。

己未，漢宏收餘衆四萬又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

以宗女爲安化長公主，妻南詔。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全椒賊許勍陷滁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十一月甲子朔，秦宗權圍許州。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十二月，詔河東李克用赴援陳許。

忠武大將鹿晏弘陷興元，逐節度使牛勗，自爲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升浙東爲義勝軍，以劉漢宏爲節度使。

《舊五代史》卷一《太祖紀一》　帝領兵於鹿邑，與巢衆相遇，縱兵擊之，斬首二千餘級，乃引兵入亳州，因是兼有譙郡之地。

中和四年（甲辰、八八四）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正月癸亥朔，車駕在成都府。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婺州將王鎮執其刺史黄碣，叛附于董昌。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以鹿晏弘爲興元留後。

賜魏博節度使樂行達名彦禎。

徵（楊）師立爲右僕射。

（二月）丙午，以陳敬瑄爲西川、東川、山南西道都指揮、招討、安撫、處置等使。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將出師援陳許，河陽節度使諸葛爽以兵屯澤州拒之。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王）鎮伏誅。浦陽將蔣瓌陷婺州。

舒州賊吴迴逐其刺史高澞。

三月甲子，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楊師立反，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爲西川、東川、山南西道都指揮招討使。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甲戌，克用移軍自河中南渡，東下洛陽。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前杭州刺史路審中客居黄州，聞鄂州刺史崔紹卒，募兵三千人入據之。武昌牙將杜洪亦逐岳州刺史而代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四月甲寅，沙陀軍次許州，節度使周岌、監軍田從異以兵會戰。

己未，沙陀分兵攻太康、西華賊砦。

庚申，尚讓、黄鄴遁去，官軍得其芻粟，黄巢亦退保郾城。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鄭昌圖以本官同平章事。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五月辛酉，朱全忠及黄巢戰，敗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癸亥，沙陀追黄巢而北。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丁卯，次尉氏。

戊辰，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溝河漲溢。賊至中牟，臨汴河欲渡，沙陀遽至，賊大駭，其黨分潰，殺傷溺死殆半。尚讓一軍降時溥，别將楊能、李讜、霍存、葛從周、張歸霸等降朱全忠，李周、楊景彪以殘衆走封丘。

己巳，沙陀渡汴河，趨封丘，黄巢兄弟悉力拒戰，李克用擊敗之。獲所俘男女五萬口，牛馬萬餘，并僞乘輿、法物、符印、寶貨、戎仗等三萬計。得巢幼子，年六歲。黄巢既敗，以其殘衆東走。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

辛未，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

癸酉，高仁厚屯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張士安據鹿頭關以拒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甲戌，（李克用）次汴州，節度使朱全忠館克用于上源驛。全忠以克用兵力寡弱，大軍在遠，乃圖之。是夜，置酒郵舍，克用既醉，全忠以兵圍驛，縱火燒之。雷雨驟作，平地水深尺餘，克用踰垣僅免。其部下三百餘人及監軍使史敬思、書記任珪皆被害。

丙子，克用至許州，率本軍還太原。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丁丑，夜二鼓，（鄭）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斬獲甚衆而還。

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悦將兵萬人追黄巢。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壬午，福建團練副使陳巖逐其觀察使鄭鎰，自稱觀察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癸未，高仁厚陳於鹿頭關城下，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

遁歸梓州。陳敬瑄發兵三千以益仁厚軍，進圍梓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六月壬辰，東川留後高仁厚奏鄭君雄斬楊師立出降。

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

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丙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於溥。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乙卯，赦劍南三川。瘞京畿骸骨。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鄆州節度使朱瑄奏大敗賊於合鄉。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七月辛酉，楊師立伏誅。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壬午，捷書至行在，從官稱賀。

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累表訴屈，請討汴州。天子優詔和解之，就加克用階特進，封隴西郡王以悅之。自是全忠、克用有尋戈之怨。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朱全忠擊秦宗權，敗宗權于溵水。

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又請以弟克脩爲昭義節度使，皆許之。由是昭義分爲二鎮。進克用爵隴西郡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河東，從之。

九月己未，加朱全忠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爲禁軍所討，棄城擁衆東出襄、鄧，大掠許州。晏弘大將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率本軍歸朝，田令孜以建等楊復光故將，薄之，皆授諸衛將軍，惟以王建爲壁州刺史。

十月，關東諸鎮上章請車駕還京。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蕭遘爲司空。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以右僕射、大明宮留守王徽知京兆尹事。

徙（王）鐸爲義昌節度使。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十一月，鹿晏弘陷許州，殺周岌，自稱留後，尋爲秦宗權所攻。

十二月丁亥朔，大明宮留守、權知京兆尹、御史大夫、京畿制置等使王徽與留司百官上表，請車駕還宮。詔以來年正月還京。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己丑，陳敬瑄表辭三川都指揮、招討、制置、安撫等使；從之。

壬寅，以（陳）巖爲福建觀察使。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新除滄德節度使王鐸，爲魏博節度使樂彥禎害之於漳南縣之高雞泊，行從三百餘人皆遇害。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賜邠寧軍號曰靜難。

光啓元年（乙巳、八八五）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正月丁巳朔，車駕在成都府。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戊午，下詔招撫之。

己卯，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庚辰，荆南軍將成汭陷歸州。

王緒陷汀、漳二州。南康賊盧光稠陷虔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南康賊帥盧光稠陷虔州，自稱刺史，以其里人譚全播爲謀主。

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爲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

秦宗權寇潁、亳，朱全忠敗之於焦夷。

二月丙申，車駕至鳳翔。

三月丁卯，至京師。

己巳，赦天下，改元。時朝廷號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詔以武寧節度使時溥爲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宗權將秦賢攻汴，鄭不已，以汴州刺史朱全忠爲沛郡王，充蔡州西北面行營都統。

杭州刺史董昌大敗劉漢宏之衆，進攻越、婺、台、明等州，下之。遂以昌

爲越州刺史、鎮東軍節度、浙江東道觀察等使，以杭州大將錢鏐爲杭州刺史。

閏三月，鎮冀節度使王鎔獻耕牛千頭，農具九千，兵仗十萬。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秦宗權遣其弟宗言寇荆南。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四月乙卯朔，以開府儀同三司、右金吾衛上將軍、左街功德使、齊國公田令孜爲左右神策十軍使。

自黄巢亂離，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兼領榷務，歲出課鹽三千車以獻朝廷。至是令孜以親軍闕供，計無從出，乃舉廣明前舊事，請以兩池榷務歸鹽鐵使，收利以贍禁軍。詔下，重榮上章論訴，言河中地窘，悉籍鹽課供軍。

《舊五代史》卷一《太祖紀一》　戊辰，就加帝（朱全忠）檢校太保，增食邑千五百户。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吴迴伏誅。

秦宗權陷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奔于成都。

武當賊馮行襲陷均州，逐其刺史吕燁。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五月，制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上柱國、琅邪郡王王重榮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兼兗州刺史、兗沂海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代齊克讓。以克讓檢校司徒，兼定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義武節度觀察、北平軍等使，代王處存。以處存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慈隰節度觀察等使。

宰臣蕭遘率文武百僚上徽號曰至德光烈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册，大赦。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

加陝虢節度使王重盈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六月丙辰，定州王處存奏：「幽州節度使李可舉、鎮州節度使王鎔各令大將率領兵士侵攻當道，臣並已殺退。」時李可舉乘天子播越，中原大亂，以河朔三鎮，休戚事同，惟易、定二郡爲朝廷所有，乃同議攻處存以分其地。會燕將李全忠有奪帥之志，軍情相疑。全忠方圍易州，處存出奇騎以擊之，燕軍大敗。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壬戌，秦宗權陷東都。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是月，全忠收合殘衆攻幽州，李可舉舉室登樓自焚而死，全忠自稱留後。滄州軍亂，逐其帥楊全玫，立衙將盧彦威爲留後。制以保鑾都將、檢校司徒，兼黔州刺史、黔中節度觀察等使曹誠檢校太保，兼滄州刺史，充義昌軍節度、滄德觀察等使。河中王重榮累表論列，數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節度使朱玫會合鄜、延、靈、夏之師討河中。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七月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

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户，尋賜死。

以李全忠爲盧龍留後。

滄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全玫，立牙將盧彦威爲留後，全玫奔幽州。以保鑾都將曹誠爲義昌節度使，以彦威爲德州刺史。

孫儒據東都月餘，燒宫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無雞犬。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八月，光州賊王潮執王緒。

樂彦禎殺洺州刺史馬爽。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爲三川及峽内諸州都指揮、制置等使。

蔡軍圍荆南，馬步使趙匡謀奉前節度使陳儒以出，留後張瓌覺之，殺匡及儒。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反，邠寧節度使朱玫討之。

十月癸丑，朱全忠及秦宗權戰于雙丘，敗績。

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叛附于王重榮，重榮及克用寇同州，刺史郭璋死之。

十二月癸酉，朱玫及王重榮、李克用戰于沙苑，敗績。

乙亥，克用犯京師。

丙子，如鳳翔。

光啓二年(丙午、八八六)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正月辛巳，鎮海軍將張郁陷常州。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李克用旋師河中，與朱玫、王重榮同上表，請駕駐蹕鳳翔，仍數田令孜之罪。乃以飛龍使楊復恭復知内樞密事。戊子，田令孜迫乘輿請幸興元。

庚寅，車駕次寶雞。授刑部尚書孔緯兼御史大夫，令率從官赴行在。時車駕夜出，宰相蕭遘、裴徹、鄭昌圖及文武百僚不之知，扈從不及，故令孔緯促之。蕭遘惡令孜弄權，再亂京國，因邠州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乃令亟召朱玫迎奉。

癸巳，朱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令孜聞邠州軍至，奉帝入散關，令禁軍守靈壁。玫至，禁軍潰散，遂長驅追駕至尊途驛。嗣襄王熅疾，爲玫所得。時興元節度使石君涉聞車駕入關，乃毀徹棧道，柵絶險要，車駕由他道僅達，爲邠州軍踵後，崎嶇危殆者數四。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庚戌，李克用還太原。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二月辛亥朔，以十軍觀軍容使、開府田令孜爲劍南西川節度監軍，以内樞密使楊復恭爲神策左軍中尉。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以前東都留守鄭從讜爲守太傅兼侍中。

《舊五代史》卷一《太祖紀一》　三月庚辰，僖宗降制就封帝(朱全忠)爲沛郡王。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壬午，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奔于鳳翔。遂州刺史鄭君雄陷漢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癸未，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丙申，次興元。

戊戌，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保鑾都將李鋋等敗邠軍於鳳州。

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濟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

以尚書左丞盧渥爲户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留後。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四月庚戌朔，是夜熒惑犯月角。

壬子，朱玫、李昌符迫宰相蕭遘等於鳳翔驛舍，請嗣襄王熅權監軍國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乙卯，熅受册，玫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帥百官奉熅還京師。

田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晉暉爲集州刺史，張造爲萬州刺史，李師泰爲忠州刺史。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五月庚辰，襄王僭即皇帝位，年號建貞。以蕭遘初沮襄王監國之命，罷知政事，爲太子少師。以朱玫爲侍中、諸道鹽鐵轉運使。以裴徹爲門下侍郎、右僕射、同平章事、判度支。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鄭昌圖判户部事。蕭遘移疾歸河中之永樂。僞制加諸侯官爵。以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高駢爲太師、中書令，江淮鹽鐵轉運、諸道行營兵馬都統。又以淮南右都押衙、和州刺史吕用之檢校兵部尚書，兼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使。令户部侍郎柳涉往江淮宣諭，户部侍郎夏侯潭河北宣諭，諸藩節將多授其僞署，惟定州、太原、宣武、河中拒而不受。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丙戌，有星孛于箕、尾。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秦賢寇宋汴，朱全忠敗之於尉氏南，癸巳，遣都將郭言將步騎三萬擊蔡州。

戊戌，襄王熅遣使至晉陽賜李克用詔。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楊復恭兄弟於河中、太原有破賊連衡之舊，乃奏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宣諭，達復恭之旨。王重榮、李克用欣然聽命，尋遣使貢奉，獻縑十萬匹，願殺朱玫自贖。崇望使還，君臣相賀。

六月己酉朔，以扈蹕都將楊守亮爲金州刺史、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守亮率師二萬趨金州，與王重榮、李克用掎角進軍。時朱玫遣將王行瑜率邠寧、河西之師五萬屯鳳州，保鑾都將李鋋、李茂貞、陳珮等抗之於大唐峯。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淮西將黃皓殺欽化軍節度使閔頊。

衡州刺史周岳陷潭州，自稱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鎮海節度使周寶遣牙將丁從實襲常州，逐張郁。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七月戊寅朔，蔡賊秦宗權陷許州，殺鹿晏弘。

以金商節度使楊守亮檢校司徒，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等使。

王行瑜急攻興州，守亮出師擊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更命欽化軍曰武安，以衡州刺史周岳爲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八月，王潮陷泉州，刺史廖彦若死之。

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李全忠卒，其子匡威自稱留後。

九月戊寅，靜難軍將王行瑜陷興、鳳二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李克脩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吕臻於焦岡，拔故鎮、武安、臨洺、邯鄲、沙河；以大將安金俊爲邢州刺史。

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峯，李鋌等擊卻之。金吾將軍滿存與邠軍戰，破之，復取興州。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有星隕于揚州。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十月壬子（朔），滑州軍亂，逐其帥安師儒，推衙將張驍主留後軍務。師儒奔汴州，朱全忠殺之，遂以兵攻滑，斬張驍以告行在，朝廷以汴帥全忠兼領義成軍節度使。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丙辰，杭州刺史董昌攻越州，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奔于台州。

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卒，其子仲方自稱留後。

感義軍節度使楊晟陷文州。

武寧軍將張雄陷蘇州。

十一月庚子，秦宗權陷鄭州。

十二月丙午，台州刺史杜雄執劉漢宏，降于董昌。昌自稱浙東觀察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甲寅，〔王〕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辛酉，行瑜斬朱玫及其黨與數百人，縱兵大掠。是冬苦寒，九衢積雪，兵入之夜，寒冽尤劇，民吏剽剥之後，僵凍而死蔽地。裴徹、鄭昌圖及百官奉襄王奔河中，王重榮紿稱迎奉，執李熅斬之，械裴徹、鄭昌圖於獄，文武官僚遭戮者殆半。重榮函襄王首赴行在。刑部奏請御興元城南門，閱俘馘受賀，下禮院定儀注。

是月，蔡賊孫儒陷河陽，諸葛仲方奔歸汴州，別將李罕之出據澤州，張全義據懷州。

光啓三年（丁未、八八七）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正月乙亥朔，車駕在興元府。制以邠州都將王行瑜檢校刑部尚書，兼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使。保鑾都將李鋌檢校司空、黔州刺史、黔中節度觀察使，扈蹕都頭李茂貞爲檢校尚書左僕射、洋州刺史、武定軍節度使，扈蹕都頭楊守宗爲金州刺史、金商節度等使，保鑾都將陳珮檢校尚書右僕射，爲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兵部侍郎、諸道租庸使張濬本官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辛巳，以董昌爲浙東觀察使，錢鏐爲杭州刺史。

《舊五代史》卷一《太祖紀一》　二月乙巳，承制以朱珍爲淄州刺史，俾募兵於東道，且慮蔡人暴其麥苗，期以夏首回歸。珍既至淄、棣，旬日之内，應募者萬餘。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　戊辰，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薨。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三月癸未，蕭遘、裴澈、兵部侍郎鄭昌圖有罪伏誅。

壬辰，如鳳翔。鄭從讜罷。韋昭度爲司徒。

癸巳，鎮海軍將劉浩逐其節度使周寶，度支催勘使薛朗自稱知府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以特進、監修國史、門下侍郎、吏部

尚書、平章事孔緯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以集賢殿大學士、中書侍郎、兵部尚書、平章事杜讓能進封襄陽郡公，增食邑三千户。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四月甲辰，六合鎮遏使徐約陷蘇州，逐其刺史張雄。

《資治通鑑》卷二五七 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吕用之用事，宿將多爲所誅，師鐸自以黄巢降將，常自危。

乙巳，衆推師鐸爲行營使，爲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内，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爲行營副使。

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

庚戌，詗騎以白高駢，吕用之匿之。

辛亥，〔朱珍〕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張晅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乃自引兵攻秦賢寨，士卒踊躍爭先；賢不爲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爲神。

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

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吕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

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彦，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彦爲帥。

甲寅，〔吕用之〕遣所部討擊副使許戡，齎駢委曲及用之誓狀并酒殽出勞師鐸。

乙卯，師鐸射書入城，用之不發，即焚之。

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于寢室，久而後出。

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

辛酉，秦彦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揚子助師鐸。

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

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

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

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徹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遷官有差。

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

丁卯，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

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爲衛，其實囚之也。

己巳，師鐸於府廳視事。

庚午，獲諸葛殷，杖殺之。

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

畢師鐸聞之，壬（午）〔申〕，復迎駢入道院，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

前蘇州刺史張雄帥其衆自海泝江，屯於東塘，遣其將趙暉入據上元。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五月乙亥，秦宗權自率衆來應秦賢。

《資治通鑑》卷二五七 丙子，朱全忠出擊張晅，大破之。秦宗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會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壬午，鄆、兗、汴三鎮之師大破蔡賊於邊孝村，宗權退走。孫儒聞秦賢敗，盡驅河陽之人殺之，投尸於河，焚燒閭井而去。王師收孟、洛、許、汝、懷、鄭、陝、虢等州。詔以扈駕都頭楊守宗權知許州事，汴將孟從益權知鄭州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七 甲午，秦彦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

丙申，彦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仍以畢師鐸爲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鍠爲宣歙觀察使。

戊戌，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爲八寨以守之，秦彦閉城自守。

錢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諸葛爽舊將李罕之自澤州收河陽，懷州刺史張全義收洛陽。

六月戊申，天威軍都頭楊守立與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歐。上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夜嚴兵爲備。

己酉，守立以兵攻昌符，戰于通衢。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庚戌，〔李昌符〕犯大安門，不克，奔于隴州。

壬子，武定軍節度使李茂貞爲隴州招討使。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甲寅，河中牙將常行儒殺其帥王重榮，推重榮兄重盈爲兵馬留後。

丙辰，太常禮院奏：「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孝明太后等別廟三室，自車駕再幸山南，並經焚毀，神主失墜。今大駕還京，宜先葺宗廟神主，然後還宮。」遂詔修奉太廟使宰相鄭延昌修奉。

《資治通鑑》卷二五七　戊午，秦彦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

壬戌，亳州將謝殷逐其刺史宋衮。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七月壬申朔，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降李茂貞，遂拔隴州，斬李昌符、昌仁等，傳首獻于行在。

丙子，制以武定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洋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李茂貞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七　癸未，淮南將吴苗帥其徒八千人踰城降楊行密。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丁亥，降死罪以下，貞觀、開元、建中、興元功臣後予一子九品正員官，減常膳三之一，賜民九十以上粟帛。

八月壬寅，謝殷伏誅。朱全忠陷亳州。

壬子，陷曹州，刺史丘弘禮死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七　丁卯，〔秦〕彦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

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粳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彦不復言出師矣。

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高駢在道院，秦彦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煮革帶食之，有相啗者。彦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爲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有爲内應者。九月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弟罕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罕於范，擒斬之。

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張濬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十月丁未，朱全忠陷濮州。

甲寅，封子陞爲益王。杭州刺史錢鏐陷常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七　己巳夜，大風雨，吕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鬬而潰。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渡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彦暉皆從。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爲蔡人所得。

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酒，坐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

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斫使李唐賓，勇略、功名略相當，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

丙子夜，珍置酒召諸將。唐賓疑其有異圖，斬關奔大梁，珍亦棄軍單騎繼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因引兵歸。

辛巳，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

丙戌，孫儒屠高郵。

戊子，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楊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明日，殺神劍於其第。

楊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辰〕，命鎮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曰：「有違命者，族之。」於是數萬户棄資産，焚廬舍，挈老幼還於廣陵。戊戌，霸與弟晊、部將余繞山、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

己亥，秦宗權陷鄭州。

閏月己酉，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又遣千騎掩殺其

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

高眡出走，明日，獲而殺之。

庚戌，行密閱士卒。

是日，腰斬用之。

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衆二千人歸和州。

乙卯，又命指揮使蔡儔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于廬州。

趙暉據上元，會周寶敗，浙西潰卒多歸之，衆至數萬。暉遂自驕大，治南朝臺城而居之，服用奢僭。張雄在東塘，暉不與通問；雄泝江而上，暉以兵塞其中流。雄怒，戊午，攻上元，拔之。

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朱全忠遣内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以行密爲淮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十二月己巳朔，東川節度使顧彦朗、壁州刺史王建連兵五萬攻成都，陳敬瑄告難于朝，詔中使諭之。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癸巳，淮西將趙德諲陷江陵，荆南節度使張瓌死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七 乙未，周寶卒於杭州。

錢鏐以杜稜爲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申，克之。

饒州刺史陳儒陷衢州。

上蔡賊帥馮敬章陷蘄州。

文德元年（戊申、八八八）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正月己亥朔，車駕在鳳翔。制故鳳翔隴右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兼鳳翔尹、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鄭畋贈司徒，謚曰文昭。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甲寅，孫儒殺秦彦、畢師鐸。

癸亥，朱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資治通鑑》卷二五七 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爲留後，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全忠乃止。

丙寅，錢鏐斬薛朗，剖其心以祭周寶，以阮結爲潤州制置使。

二月，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

乙亥，上不豫。

壬午，發鳳翔。

己丑，至長安。

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韋昭度兼中書令。

《新唐書》卷九《僖宗紀》 魏博軍亂，殺其節度使樂彦禎，其將羅弘信自稱權知留後。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既。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正殿受册。

庚子，上暴疾。

壬寅，大漸。

癸卯，宣制立弟壽王傑爲皇太弟，勾當軍國事。是夕，崩於武德殿，聖壽二十七。

唐昭宗部（起公元八八八年，迄公元九〇四年）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諱曄，懿宗第七子，母曰惠安太后王氏。

文德元年（戊申、八八八）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三月八日〔乙巳〕，柩前即位，時年二十二。以司空韋昭度攝冢宰。

《資治通鑑》卷二五七 朱全忠裹糧於宋州，將攻秦宗權，會樂從訓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都押牙李唐賓等將步騎三萬攻蔡州，遣都指揮使朱珍等分兵救樂從訓。

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四月戊辰，孫儒陷揚州，自稱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奔于廬州。

庚午，追尊母爲皇太后。韋昭度爲中書令，孔緯爲司空。

乙亥，張全義陷孟州，李罕之奔于河東。成汭陷江陵，自稱留後。

辛卯，朱全忠及秦宗權戰于蔡州，敗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七 樂從訓移軍洹水，羅弘信遣其將程公信擊從訓，斬之，與父彦禎皆梟首軍門。癸巳，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脩好，全忠乃召軍還。詔以羅弘信權知魏博留後。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五月丁酉朔，制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侍中、沛郡王朱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自秦賢、石璠敗後，蔡賊漸弱，時溥方爲全忠所攻，故移溥都統之命授全忠。

《資治通鑑》卷二五七 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壬寅，蔡賊將僞署荆襄節度使趙德諲遣使歸朝，願討賊自効，乃以德諲爲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德諲遂以荆襄之兵屬全忠。

《資治通鑑》卷二五七 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校侍中。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六月丁卯朔，以川賊王建大亂，劍南陳敬瑄告難，制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上柱國、扶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韋昭度檢校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兼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

蔡州行營奏大破賊於龍陂，進軍以逼賊城。

《資治通鑑》卷二五七 置佑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義爲節度使。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七月丙申朔，澤州刺史李罕之引太原之師攻河陽，爲汴將丁會所敗，退還高平。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丙午，月入南斗。

《資治通鑑》卷二五七 升鳳州爲節度府，割興、利州隸之，以鳳州防禦使滿存爲節度使、同平章事。

以權知魏博留後羅弘信爲節度使。

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熒惑守輿鬼。

《資治通鑑》卷二五七 九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引兵還。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

錢鏐遣其從弟鉊將兵攻徐約于蘇州。

十月辛卯，葬惠聖恭定孝皇帝于靖陵，廟號僖宗。

徐兵邀朱珍、劉瓚不聽前，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

孟方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遼州，李克脩邀擊，大破之，擒忠信送晉陽。

陳敬瑄、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

十一月丙申，秦宗權別將攻陷許州，執忠武留後王蘊，復取許州。

《册府元龜》卷三一《奉先四》 甲寅，有事於郊廟。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辛酉，奉國軍將申叢執秦宗權。

《資治通鑑》卷二五七 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屯吴康鎮，朱珍與戰，大

破之。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降之。

十二月丁亥，以韋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彦朗爲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爲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

戊子，削陳敬瑄官爵。

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既失興、鳳，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己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使，使守彭州。王建攻彭州，陳敬瑄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厚陷夔州。

龍紀元年（己酉、八八九）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正月癸巳朔，上御武德殿受朝賀，宣制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臣僚進秩頒爵有差。以劍南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韋昭度檢校司空，爲東都留守，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誥劉崇望本官同平章事，以刑部侍郎孫揆爲京兆尹。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汴將龐師古拔宿遷，軍于呂梁。

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

壬子，蔡將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告朱全忠云：「叢謀復立宗權。」全忠以璠爲淮西留後。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二月己丑，汴州行軍司馬李璠監送逆賊秦宗權并妻趙氏以獻，上御延喜門受俘，百僚稱賀，以之徇市，告廟社，斬於獨柳，趙氏笞死。

三月壬辰朔，以右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守司空、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以右僕射、門下侍郎、集賢殿大學士杜讓能爲左僕射、監修國史、判度支，以中書侍郎、户部尚書、同平章事張濬爲集賢殿大學士、判户部事。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丙申，錢鏐拔蘇州，徐約亡入海而死。錢鏐以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

加朱全忠兼中書令，進爵東平郡王。

加奉國節度使趙德諲中書令，加蔡州節度使趙犨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以陳州爲理所。

四月，賜陝虢軍號保義。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五月壬辰朔，漢州刺史王建陷成都府，遷陳敬瑄于雅州，建自稱西川兵馬留後。復用田令孜爲監軍。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六月，李克用寇邢州。

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卒，其弟遷自稱留後。

楊行密陷宣州，宣歙觀察使趙鍠死之。廬州刺史蔡儔叛附于孫儒。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七月甲辰，月犯心。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廐，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唐賓爲無禮，拔劍斬之，遣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夜，然後從容白之，全忠果大驚。翔因爲畫策，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爲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乃退。丁未，至蕭縣，以龐師古代珍爲都指揮使。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詔於杭州置武勝軍，以鏐爲本軍防禦觀察等使。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八月甲戌，孟遷叛附于李克用。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丙子，全忠進攻時溥壁，會大雨，引兵還。

十月，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薨，子師範，年十六，軍中推爲留後，棣州刺史張蟾不從。詔以太子少師崔安潛兼侍中，充平盧節度使。蟾迎安潛至州，與之共討師範。

以給事中杜孺休爲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粲爲制置指揮使。楊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頵等攻常州。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十一月己丑朔，將有事於圜丘。改

御名曰曄。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丁未，朝獻于太清宮。

戊申，朝享于太廟。

己酉，有事于南郊，大赦。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辛亥，上宿齋於武德殿。

甲寅，圓丘禮畢，御承天門，大赦。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田頵攻常州，爲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

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自潁上趨淮南，擊孫儒。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十二月戊午，孔緯爲太保，杜讓能爲司徒。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甲子，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行能奔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

壬申，行章請降於建。

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渡江。

壬午，逐田頵，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

大順元年（庚戌、八九〇）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正月戊子朔，羣臣上尊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改元。

壬寅，王建攻邛州。

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爲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

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虔嵩降於建，建以有遷知州事。

汴將龐師古等衆號十萬，渡淮，聲言救楊行密，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

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力盡，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二月丁巳，宰臣兼國子祭酒孔緯以孔子廟經兵火，有司釋奠無所，請內外文臣自觀察使、制使下及令佐，於本官料錢上縉抽十文，助修國學，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己未，資州將侯元綽執刺史楊戡降於王建，建以元綽知州事。

乙丑，加朱全忠守中書令。

龐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己巳，與孫儒戰於陵亭，師古兵敗而還。

李克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丙子，邢洺團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河東萬勝軍使申信叛降於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

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頵敗劉建鋒於武進，敬言、仁義、威屯潤州。

時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石君和將五百騎赴之。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三月丁亥朔，朱全忠上表：「關東藩鎮，請除用朝廷名德爲節度觀察使。如藩臣固位不受代，臣請以兵誅之。如王徽、裴璩、孔晦、崔安潛等皆縉紳名族，踐歷素高，宜用爲徐鄆青兗等道節度使。」從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戊申，昭義軍節度使李克脩卒，其弟克恭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賜宣歙軍號寧國，以楊行密爲節度使。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四月丙辰，宿州將張筠逐其刺史張紹光。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之，以徐公鉷代爲蜀州刺史。

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降于建。

丙子，隩道土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降于建。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五月，張濬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李匡威爲北面招討使，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副之；朱全忠爲南面招討使，以討李克用。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克用既得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鞮，霸招其衆以叛，循山而南，至于沁水，衆已三千人。李元審擊之，爲霸所傷，歸于潞。庚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攻

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衆推居受爲留後，附于朱全忠。居受使召馮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爲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爲留後。

壬子，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上御安喜樓餞之。

癸丑，削奪李罕之官爵。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劍南東川節度使顧彦朗卒，其弟彦暉自稱留後。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六月乙卯，李克用大將權知邢洺兵馬留後安建上表，請以三州歸順，遣中使往勞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衆救成都。

己未，王建擊斬之。

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

更命義成軍曰宣義，辛未，以朱全忠爲宣武、宣義節度使。

以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

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爲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遂復爲仇敵。

張濬會宣武、鎮國、靜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七月乙酉朔，王師屯于陰地，太原大將康君立以兵拒戰。朱全忠遣大將葛從周率千騎入潞州，從周權充兵馬留後。朱全忠奏已差兵士守潞州，請節度使孫揆赴鎮。時中使韓歸範押揆旌節、官告送至行營。

丙申，揆建節，率兵二千，自晉州赴鎮昭義。

戊申，至長子縣山谷中。太原騎將李存孝伏兵執揆與韓歸範牙兵五百，俘送太原，餘兵悉爲存孝所殺。太原將康君立率兵二萬攻潞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八月丙寅，孫儒攻潤州。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庚午，朱全忠爲中書令。

錢鏐殺蘇州刺史杜孺休。楊行密陷蘇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王建退屯漢州。

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存孝將五千騎救之。

九月壬寅，朱全忠軍于河陽。

戊申，全忠庭責諸將撓敗之罪，斬李讜、李重胤而還。

李克用以康君立爲昭義留後，李存孝爲汾州刺史。

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衆數萬攻遮虜軍，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爲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閏月壬戌，邛州將任可知殺其刺史毛湘。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甲戌，〔王〕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知留後。

楊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爲常州制置使。

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

十月癸未朔，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鈇，舉城降建。

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

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侍中，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同平章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李克用陷邢、洺、磁三州。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十一月癸丑朔，太原將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恃擒孫揆功，合爲昭義帥，怨克用授康君立。存孝自晉州率行營兵歸邢州，據城上表歸朝，仍致書與張濬、王鎔求援。克用遣大將李存信、薛阿檀拒王師于陰地，三戰三捷，由是河西鄜、夏、邠、岐之軍渡河西歸。韓建以諸軍保平陽，存信追之，建軍又敗，建退保絳州。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丁卯，李匡威陷蔚州。

孫儒陷蘇州。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十二月壬午朔，張濬、韓建拔晉、絳遁去，李存信收晉、絳，大掠河中四郡。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辛丑，汴將丁會、葛從周擊魏，渡河，取黎陽、臨河，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

大順二年（辛亥、八九一）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正月壬子朔，李克用急攻邢州。李

存孝求援於王鎔，鎔出軍援之，屯于堯山。克用自太原至，擊敗之，進圍邢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羅弘信軍于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戰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

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爲荆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濬爲鄂岳觀察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彦若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頵、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

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甘露鎮使陳可言陷常州。

錢鏐陷蘇州。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杜讓能進位太尉、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以中書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劉崇望爲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判度支事，工部侍郎、平章事崔昭緯判户部事。

二月辛巳，李克用復檢校太師、中書令、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丁未，詔王建罷兵，不受命。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三月辛亥朔，以青州權知兵馬留後王師範檢校兵部尚書，兼青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平盧軍節度觀察、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

乙亥，制復敬瑄官爵。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四月庚辰，有彗星入于太微。

甲申，大赦，減膳，徹樂。

《唐會要》卷八六《奴婢》　二十日〔己亥〕，勅：「天下州府及在京諸軍，或因收擄百姓男女，宜給内庫銀絹，委兩軍收贖，歸還父母。其諸州府，委本道觀察使取上供錢充贖，不得壓良爲賤。」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庚子，〔王〕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鬻食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癸卯，王建寇成都。

《唐會要》卷七二《軍雜録》　二十五日〔甲辰〕，勅：「諸道軍人及在京諸司人吏，並不得私置器械，仍明出文榜曉示。」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以武安節度使周岳爲嶺南西道節度使。

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敗其兵於河上，進圍雲州。

楊行密遣其將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于黃池，威等大敗。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五月甲戌，〔彗星〕不見。宦者陳匡知星，奏曰：「當有亂臣入宫。」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孫儒陷和、滁二州。

《新唐書》卷三四《五行一》　六月乙酉，幽州市樓災，延及數百步。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丙午，立皇子祐爲德王。

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滁，康睟降，安景思走。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王鎔出軍援李存孝，克用大舉討鎮州。

《新唐書》卷三四《五行一》　七月癸丑甲夜，汴州相國寺佛閣災。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太原軍出井陘，屯於常山鎮，大掠鎮、趙、深諸郡。幽州節度使李匡威自率步騎三萬援王鎔。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李克用陷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奔于退渾。

孫儒焚揚州以逃。

《舊五代史》卷一《太祖紀一》　八月己丑，帝〔朱全忠〕遣丁會急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其壁，會乃率衆於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其城。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楊行密引兵拒之。

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巡内州縣率爲建所取。

辛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鄙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儻太師改圖，建復

何求！」是夕，令孜自攜西川印節詣建營授之。

壬寅，敬瑄開門迎建。

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克用班師。

九月乙卯，天子賜左軍中尉楊復恭几杖，以大將軍致仕。復恭怒，稱病不受詔。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加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兼中書令。

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

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于丁會。

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爲西川節度使。

甲申，廢永平軍。

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爲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樓，陳兵自衛，命天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張綰帥家衆拒戰，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

丙戌，禁兵守含光門，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衆望見兵來，遂潰走。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門出，趣興元，永安都頭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十一月己未，曹州將郭銖殺其刺史郭詞，叛附于全忠。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乙丑，時溥將劉知俊帥衆二千降於朱全忠。

辛未，壽州將劉弘酆惡孫儒殘暴，舉州降朱全忠。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十二月丙子朔，以光禄大夫、門下侍郎、右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劉崇望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徐州刺史，充武寧軍節度、徐宿觀察制置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乙酉，汴將丁會、張歸霸與朱瑾戰於金鄉，大破之，殺獲殆盡。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時李順節恃恩恣横，出入以兵仗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懼其窺圖非望。丁亥，兩中尉傳詔召順節，順節以甲士三百自隨，至銀臺門，門司傳詔止從者。兩中尉在仗舍邀順節，坐次，令部將嗣光審斫順節，頭隨劍落。其部下知順節死，大譟出延喜門。是日，天威、捧日、登封三都亂，剽永寧里，至晚方定。

《資治通鑑》卷二五八 以顧彥暉爲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使楊守厚囚道弼，奪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於王建。

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救東川。

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

詔以馮行襲爲昭信防禦使，治金州。

景福元年（壬子、八九二）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正月己未，朱全忠陷孟州，逐河陽節度使趙克裕。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丙寅，赦天下，改元。

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

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堯山，李克用遣其將李嗣勳擊之，大破幽、鎮兵，斬獲三萬。

威戎節度使楊晟與楊守亮等約攻王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吕堯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

戊寅，朱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軍于斗門。

甲申，朱全忠至衛南，朱瑄將步騎萬人襲斗門，朱友裕棄營走，瑄據其營。

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門，至者皆爲鄆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

丁亥，瑄擊全忠，大破之，全忠走。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庚寅，太原、易定之兵合勢攻鎮州，王鎔復告難於幽州，李匡威率步騎三萬赴之。時太原之衆軍於常山鎮，易定之衆軍堅固鎮，燕、趙之卒分拒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瑶將兵五萬攻彭州。

朱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

詔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感化節度使，以〔時〕溥爲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崇望及華陰而還。

王潮以從弟彦復爲都統，弟審知爲都監，將兵攻福州。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三月乙巳，楊行密陷楚州，執刺史劉瓚。又陷常州，刺史陳可言死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左神策勇勝三都都指揮使楊子實、子遷、子釗，皆守亮之假子也，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壬子，帥其衆二萬降於王建。

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鎮。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丙辰，武定軍節度使楊守忠、龍劍節度使楊守貞會楊守厚兵寇梓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戊午，〔王〕鎔與〔李克用〕戰於新市，大破之，殺獲三萬餘人。

辛酉，克用退屯欒城。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

癸亥，西川將李簡邀擊守忠於鍾陽，斬獲三千餘。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丙寅，福建觀察使陳巖卒，護閩都將范暉自稱留後。

庚午，泉州刺史王潮寇福州。

户部尚書鄭延昌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四月乙亥，左軍中尉西門君遂殺天威軍使賈德晟，時德晟與李順節俱掌天威軍，順節死，中尉惡德晟，誣奏殺之。是日，德晟部下千餘騎出奔鳳翔，自是岐軍益盛。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四月辛巳，杜讓能爲太尉。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乙酉，置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鏐爲防禦使。

李匡威出兵侵雲、代，壬寅，李克用始引兵還。

時溥遣兵南侵，至楚州，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之于壽河，遂取楚州，執其刺史劉瓚。

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兼中書令。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五月甲辰，制以河南尹張全義儉校司徒、同平章事，兼孟州刺史，充河陽三城節度、孟懷澤觀察等使。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日色散如黄金。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六月戊寅，楊行密陷揚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孫〕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頵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行密。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洪州。

丁酉，楊行密帥衆歸揚州。

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

己巳，李茂貞克鳳州，感義節度使滿存奔興元。茂貞又取興、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鎮之。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燕、趙之卒合勢援邢州，太原大將李存信率軍拒於堯山，王鎔大敗而還。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八月丙戌，降京畿、關輔囚罪，免淮南、浙西、宣州逋負。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丙申，〔李〕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遷入雲州。

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之。

己亥，匡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軍，斬獲不可勝計。

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奔閬州。

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頵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爲潤州刺史。

九月，加荆南節度使成汭同平章事。

時溥迫監軍奏稱將士留己，冬十月，復以溥爲侍中、感化節度。朱全忠奏請追溥新命，詔諭解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蔡儔以廬州叛附于朱全忠，河東將李存孝以邢州叛附于全忠。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十一月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將兵十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遂令友裕移兵擊時溥。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辛丑，武寧軍將張璲、張諫以濠、泗二

州叛附于朱全忠。

乙巳，朱友裕陷濮州，執刺史邵儒。

有星孛于斗、牛。

孫儒將王壇陷婺州，刺史蔣瓌奔于越州。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十二月丙子，天攙出于西南。己卯，化爲雲而没。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

《宣明曆》浸差，太子少詹事邊岡造新曆成。【略】上之，命曰《景福崇玄曆》。

景福二年（癸丑、八九三）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正月辛丑朔，制以權知劍南東川兵馬留後顧彦暉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劍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時王建連年攻彦暉，李茂貞欲與建爭東川，故表請彦暉正授旄鉞，示修好也。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徐彦若罷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李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茂貞不受命。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二月庚午朔，太原李克用以兵攻鎮州，師出井陘，王鎔懼，再求救于幽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甲戌，加西川節度使王建同平章事。

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鎔遣牙將王藏海致書解之。克用怒，斬藏海，進兵擊鎔，敗鎮兵於平山。辛巳，攻天長鎮，旬日不下。鎔出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於叱日嶺下，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衆潰去。

時溥求救於朱瑾，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之。辛卯，徐兵復出，存戰死。

李克用進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王鎔，遂入鎮州，與鎔計事。

甲午，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元氏，克用引還邢州。

龐師古攻佛山寨，拔之，自是徐兵不敢出。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三月庚子，制以捧日都頭陳珮爲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使，扈蹕都頭曹誠爲黔州刺史、黔中節度使，耀德都頭李鋌爲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宣威都頭孫惟晟爲江陵尹、荆南節度使，並加特進、同平章事，各令赴鎮，並落軍權。時朝議以茂貞傲侮王命，武臣難制，欲用杜讓能及親王典禁兵，故罷五將之權，兼以平章事悦其心。太尉杜讓能册拜，加食邑至六千户。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辛酉，幽州盧龍軍兵馬留後李匡籌逐其兄匡威，自稱節度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以渝州刺史柳玭爲瀘州刺史。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四月乙亥，王建殺陳敬瑄及劍南西川監軍田令孜。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癸未，全忠自將如徐州。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乙酉，有彗星入于太微。

丁亥，王鎔殺李匡威。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燕子樓自焚死。

己丑，全忠入彭城，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留後，奏乞朝廷除文臣爲節度使。

李神福圍廬州，甲午，楊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頵自宣州引兵會之。王彦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暉求救於威勝節度使董昌。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監軍，棄城走，援兵亦還。庚子，彦復等入城。

辛丑，暉亡抵沿海都，爲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留後。閏月，以武勝防禦使錢鏐爲蘇杭觀察使。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六月戊午，制太尉、門下侍郎、平章事、晉國公杜讓能加食邑至九千户。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崔昭緯進階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鄭延昌兼刑部尚書，並加食邑至千户。以祠部郎中、知制誥陸扆爲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李匡籌出兵攻王鎔之樂壽、武强，以報殺匡

威之恥。

七月，王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敗之于平山，壬申，進擊鎮州。鎔懼，請以兵糧二十萬助攻邢州，克用許之。克用治兵於欒城，合鎔兵三萬進屯任縣，李存信屯琉璃陂。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癸未，制以鳳翔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中書令、鳳翔尹、上柱國、岐王、食邑四千五百户李茂貞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等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丁亥，楊行密克廬州，斬蔡儔。

加天雄節度使李茂莊同平章事。

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

昇州刺史張雄卒，馮弘鐸代之爲刺史。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八月丙申朔，以嗣覃王爲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鐵副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丙辰，楊行密遣田頵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

朱全忠命龐師古移兵攻兗州，與朱瑾戰，屢破之。

九月丁卯，以錢鏐爲鎮海節度使。

乙亥，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彦若赴鎮，軍于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于盩厔以拒之。

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城大震。

甲申，茂貞陳於臨皋驛，表讓能罪，請誅之。

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

又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于儋州，内樞密使李周潼于崖州，段詡于驩州。

乙酉，上御安福門，斬君遂、周潼、詡，再貶讓能雷州司户。

壬辰，以東都留守韋昭度爲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十月乙未，賜杜讓能自盡，其弟户部侍郎弘徽坐讓能賜死。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爲福建觀察使。

制復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以徐彦若爲御史大夫。

楊行密以李神福爲舒州刺史。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十一月，邠州節度使王行瑜賜號「尚父」，賜鐵券。以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崔昭緯兼尚書左僕射，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以特進、行右僕射韋昭度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宫使、延資庫使。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判度支鄭延昌罷知政事，守尚書左僕射，以病求罷故也。以新除鳳翔節度使徐彦若復知政事。户部侍郎、判户部事王摶本官同平章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十二月，韋昭度爲太傅。

邵州刺史鄧處訥陷潭州，欽化軍節度使周岳死之，處訥自稱留後。

朱全忠請徙鹽鐵於汴州以便供軍。崔昭緯以爲全忠新破徐、鄆，兵力倍增，若更判鹽鐵，不可復制，乃賜詔開諭之。

汴將葛從周攻齊州刺史朱威，朱瑄、朱瑾引兵救之。

乾寧元年（甲寅，八九四）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正月乙丑朔，赦天下，改元。

李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

以李匡籌爲盧龍節度使。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二月，汴人大敗兗、鄆之軍於東阿，瑄、瑾勢蹙，求援於太原，李克用出師援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右散騎常侍鄭綮爲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彰義軍節度使張鈞卒，其兄鐇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以邵州刺史鄧處訥爲武安節度使。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三月甲申，李克用寇邢州，執李存孝殺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克用表馬師素爲邢洺節度使。

黄州刺史吴討舉州降楊行密。

朱全忠遣軍將張從晦慰撫壽州。從晦陵侮刺史江彦温而與諸將夜飲，彦温疑其謀己，明日，盡殺在席諸將，以書謝全忠而自殺。軍中推其子從頊知軍州事，全忠爲之腰斬從晦。

劉建鋒、馬殷引兵至澧陵，鄧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

五月戊辰，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丙子，王建陷彭州，威戎軍節度使楊晟死之。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辛卯，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延昌罷爲右僕射。

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同平章事。

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黄州，楊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朱延壽等救之。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六月壬辰，李克用攻陷雲州，執大同防禦使赫連鐸，以其牙將薛志勤守雲中。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甲午，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爲武寧節度使。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戊午，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庚申，磎罷。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蘄州刺史馮敬章邀擊淮南軍，朱延壽攻蘄州，不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七月，以雨霖避正殿，減膳。

鄭綮罷。

李茂貞陷閬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以御史大夫徐彦若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降王建。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八月癸巳，減京畿、興元、洋金商州賦役。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昭義節度使康君立詣晉陽謁李克用。己未，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信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劍斫之，囚於馬步司。

楊復恭、守亮、守信將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

韓建獻于闕下，斬于獨柳。

九月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爲昭義留後。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十月丁酉，封子祕爲棣王，禩虔王，禋沂王，禕遂王。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戊申，制御史中丞崔胤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十一月，李克用陷武州。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以涇原留後張鐇爲彰義節度使。

十二月，李匡籌遣大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用選精兵逆戰於段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絁之，狥於城下。是夕，新州降。

辛亥，進攻嬀州。

壬子，匡籌復發兵出居庸關，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疲之，遣步將李存審自他道出其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

甲寅，李匡籌挈其族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彦威利其輜重、妓妾，遣兵攻之於景城，殺之，盡俘其衆。

丙辰，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

加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檢校侍中。

吴討畏杜洪之逼，納印請代于楊行密，行密以先鋒指揮使瞿章權知黄州。

乾寧二年（乙卯、八九五）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正月辛酉，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李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

《舊五代史》卷一《太祖紀一》 癸亥，遣朱友恭帥師復伐兗，遂塹而

圍之。未幾，朱瑄自鄆率步騎援糧欲入於兗，友恭設伏以敗之，盡奪其餉於高吴，因擒蕃將安福順、安福慶。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己巳，以給事中陸希聲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壬申，護國節度使王重盈薨，軍中請以重榮子行軍司馬珂知留後事。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兗、鄆、河東兵討之。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二月己丑朔，王重盈子陝州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瑤舉兵討王珂，兼上章訴珂冒姓，非重榮子。珂、珙爭爲蒲帥，上遣中使慰勞。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辛卯，〔董〕昌被袞冕登子城門樓，即皇帝位。上重李谿文學，乙未，復以谿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一《太祖紀一》　己酉，帝〔朱全忠〕領親軍屯於單父，以爲友恭之援。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李克用表劉仁恭爲盧龍留後，留兵戍之；壬子，還晉陽。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三月庚午，河東地震。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丁亥，行密圍壽州。

〔李〕谿復罷爲太子少師。

王珙、王瑶請朝廷命河中帥，詔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護國節度使；以户部侍郎、判户部王摶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加王鎔兼侍中。

夏四月，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執刺史江從勗。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

戊戌，以劉建鋒爲武安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爲内外馬步軍都指揮使。

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略】詔釋其罪，縱歸田里。

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陸希聲罷爲太子少師。

錢鏐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

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韋昭度以太保致仕。

楊行密遣使詣錢鏐，言董昌已改過，宜釋之，亦遣詣昌，使趣朝貢。

河東遣其將史儼、李承嗣以萬騎馳入于鄆，朱友恭退歸于汴。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五月甲子，靜難軍節度使王行瑜、鎮國軍節度使韓建及李茂貞犯京師，殺太保致仕韋昭度、太子少師李磎。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壬申，以責授均州司户孔緯、繡州司户張濬並爲太子賓客。以翰林學士、户部侍郎、知制誥陸扆爲兵部侍郎，充職。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户部尚書、判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庚寅，以錢鏐爲浙東招討使，鏐復發兵擊董昌。

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户張濬並爲太子賓客。

壬辰，以緯爲吏部尚書，復其階爵。

癸巳，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張濬爲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七月丙辰朔，李克用舉軍渡河，以討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等稱兵詣闕之罪。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戊午，行約棄同州走。

己未，至京師。

行約弟行實時爲左軍指揮使，帥衆與行約大掠西市。行實奏稱同華已没，沙陀將至，請車駕幸邠州。庚申，樞密使駱全瓘奏請車駕幸鳳翔。

辛酉，以〔李〕筠、〔李〕居實兩都兵自衛，出啓夏門，趣南門，宿莎城鎮。

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彦若、王摶至莎城。

甲子，上徙幸石門鎮，命薛王知柔與知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衛宫禁。

丙寅，李克用遣節度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

丁卯，上遣内侍郗廷顯齎詔詣李克用軍，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赴新平。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鍠以涇原兵控扼鳳翔。

以薛王知柔爲清海節度使、同平章事，仍權知京兆尹、判度支，充鹽鐵轉運使，俟反正日赴鎮。

上遣延王戒丕詣河中，趣李克用令進兵。壬午，克用發河中。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八月乙酉朔，延王至河中，克用已發前鋒至渭北，又令史儼率五百騎赴行在侍衛。

己丑，克用自至渭橋砦。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辛卯，拔永壽。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癸巳，於梨園殺邠軍數千，獲其大將王令陶以獻。又詔鄜州節度使李思孝本軍進討。

丁酉，制以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兼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國、隴西郡王李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夏州節度使李思諫充邠寧東北面招討使，涇原節度使張鐇充邠寧西面招討使，河中節度使王珂充行營供軍糧料使。李茂貞聞之懼，斬閻圭、武秀子，傳首行在，上章請罪。

辛丑，制削奪王行瑜在身官爵。改授李克用邠寧四面行營都統。其大將蓋寓、李存信、閻鍔，判官王讓、李襲吉等，並降詔錫賚。又以河中都監袁季貞充邠寧四面行營兵馬都監押。

壬寅，李克用遣子存貞奉表行在，請車駕還宮。

癸卯，又令延王傳詔，令克用發騎軍三千赴三橋屯駐，以備迴鑾。

辛亥，車駕還宮。

壬子，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諸道鹽鐵轉運使崔昭緯罷知政事，爲太子賓客。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以前河中節度使崔胤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護國留後王珂、盧龍留後劉仁恭各爲本鎮節度使。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九月丙辰，制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東莞郡公徐彥若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宮修奉太廟等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摶爲金紫光祿大夫、户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判度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爲金紫光祿大夫、兼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判户部事。並賜號「扶危匡國致理功臣」。

癸亥，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太清宮修奉太廟等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孔緯卒，贈太尉。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辛未，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於梁山，瑄敗走還鄆。

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甲戌，軍于綿州。

以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檢校侍中，充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

十月丙戌，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軍於梨園北，殺千餘人。自是梨園閉壁不敢出。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丁亥，制赦繫囚。

又敕：太子賓客崔昭緯責授梧州司馬，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貶崖州司户。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戊子，上以賜李克用。

克用進屯梨園。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寧州遁去。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蘇文建爲靜難節度使，趣令赴鎮，且理寧州，招撫降人。

朱全忠遣都將葛從周擊兗州，自以大軍繼之。癸卯，圍兗州。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京兆尹孫偓爲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義武軍節度使王處存卒，其子郜自稱留後。

十一月丁巳，李克用及王行瑜戰于龍泉，敗之。

辛酉，衢州刺史陳儒卒，其弟岌自稱刺史。

丁卯，王行瑜伏誅。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朱瑄遣其將賀瓌、柳存及河東將薛懷賓將兵萬餘人襲曹州，以解兗州之圍。

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南，及之，屠殺殆盡，生擒瓌、存、懷賓。

庚午，縛瓌等徇於兗州城下，謂朱瑾曰：「卿兄已敗，何不早降！」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壬申，齊州刺史朱瓊叛附于朱全忠。

丁丑，王建陷利州，刺史李繼顒死之。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朱瑾僞遣使請降於朱全忠。

辛巳，全忠使瓊往，瑾立馬橋上，述驍果董懷進於橋下，瓊至，懷進突出，擒之以入，須臾，擲首城外。全忠乃引兵還，以瓊弟玭爲齊州防禦使。

李克用旋軍渭北。

加靜難節度使蘇文建同平章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十二月癸未，赦京師，復大順以來削奪官爵非其罪者。

甲申，閬州防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渠州刺史陳璠叛附于王建。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乙酉，李克用軍于雲陽。

戊子，華洪大破東川兵於楸林，俘斬數萬，拔楸林寨。

乙未，進李克用爵晉王，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

丙申，王建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爲東川兵所擒，顧彦暉畜以爲子。

戊戌，通州刺史李彦昭將所部兵二千降於建。

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恩。

辛亥，引兵東歸。

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兼侍中。

彰義節度使張鎰薨，以其子璉權知留後。

乾寧三年（丙辰、八九六）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正月癸丑朔，制以特進、户部尚書、兼京兆尹、嗣薛王知柔檢校司徒，兼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以尚書右丞崔澤爲鳳州刺史。魏博羅弘信擊敗太原軍於莘縣。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王建陷龍州，刺史田昉死之。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丁巳，劉建鋒遣都指揮使馬殷將兵討蔣勛，攻定勝寨，破之。

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都知兵馬使許再思守西陵，仁義不能渡。昌遣其將湯臼守石城，袁邠守餘姚。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閏月丁亥，果州刺史周雄叛附于建。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二月壬子朔，制以通王滋爲開府儀同三司，判侍衛諸道軍事。以銀青光禄大夫、户部尚書、嘉興縣子、食邑五百户陸扆爲兵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戊辰，顧全武、許再思敗湯臼於石城。上用楊行密之請，赦董昌，復其官爵；錢鏐不從。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三月壬（子）〔午〕朔，以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杜德祥爲工部郎中、知制誥。

己酉，顧全武等攻餘姚，明州刺史黄晟遣兵助之，董昌遣其將徐章救餘姚，全武擊擒之。

以天雄留後李繼徽爲節度使。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四月壬子，武安軍亂，殺其節度使劉建鋒，其將馬殷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四月辛酉，河漲，將毁滑州城，朱全忠命決爲二河，夾滑城而東，爲害滋甚。

戊寅，袁邠以餘姚降於鏐，顧全武、許再思進兵至越州城下。

李克用擊羅弘信，攻洹水，殺魏兵萬餘人，進攻魏州。

淮南兵與鎮海兵戰于皇天蕩，鎮海兵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

錢鏐、鍾傳，杜洪畏楊行密之强，皆求援於朱全忠，全忠遣許州刺史朱友恭將兵萬人渡淮，聽以便宜從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五月癸未，楊行密陷蘇州，執刺史成及；陷光州，刺史劉存死之。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丙戌，上遣中使詣梓州和解兩川，王建雖奉詔還成都，然猶連兵未解。

崔昭緯復求救於朱全忠。戊子，遣中使賜昭緯死，行至荆南，追及，斬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庚寅，成汭陷黔州，武泰軍節度使王建

肇奔于成都。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甲午，夜，顧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猶據牙城拒之。戊戌，鏐遣昌故將駱團紿昌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己亥，全武遣武勇都監使吳璋以舟載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斬之。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六月庚戌，李克用率沙陀、并、汾之衆五萬攻魏州，及其郛，大掠於其六郡，陷成安、洹水、臨漳十餘邑，報莘之怨也。鳳翔李茂貞怨國家有朱玫之討，絶朝貢，謀將犯闕，天子命覃王治兵以俟變。丙寅，鳳翔軍犯京畿，覃王拒之於婁館，接戰不利。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七月，茂貞進逼京師。辛卯，詔幸鄜州。壬辰，上出至渭北。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癸巳，次渭北。華州韓建遣子充奉表起居，請駐蹕華州，乃授建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催促諸道綱運等使。甲午，次富平。韓建來朝。乙未，次下邽。丙申，駐蹕華州，以衙城爲行宮。乙巳，制以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户部事、上柱國、博陵縣開國伯崔胤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丙午，制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知制誥、嘉興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陸扆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八月癸丑，以王建爲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甲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摶同平章事，充威勝節度使。丙辰，詔〔韓〕建關議朝政。建上表固辭，乃止。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戊午，制以户部侍郎、平章事陸扆爲中書侍郎，兼判户部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乙丑，國子《毛詩》博士朱朴爲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丙寅，加韓建兼中書令。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九月己卯朔，汴州朱全忠、河南尹張全義與關東諸侯俱上表，言秦中有災，請車駕遷都洛陽。全忠、全義言臣已表率諸藩，繕治洛陽宮室。優詔答之。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庚辰，升福建爲威武軍，以觀察使王潮爲節度使。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乙未，制新除清海軍節度使崔胤復知政事。胤之出鎮，朱全忠再表請論奏，言胤不宜去相位，故有是命。丁酉，制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判户部事陸扆責授硤州刺史，崔胤怒扆代己，誣奏扆黨庇茂貞故也。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己亥，以朱朴兼判户部，凡軍旅財賦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孫偓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爲靜難節度使，兼副都統。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丙午，制以鎮國軍節度使韓建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修復宮闕、京畿制置、催促諸道綱運等使。以京兆尹孫偓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十月戊申朔，以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薛昭緯爲禮部侍郎。壬子，制以兵部侍郎、平章事孫偓爲中書侍郎，充鳳翔行營招討使。甲寅，偓於驛舍會諸將，以議進軍。

《資治通鑑》卷二六〇　丁巳，以韓建權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午，李茂貞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脩宮室錢，韓建復佐佑之，竟不出師。錢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以鏐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復以王摶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鏐爲鎮海、威勝兩軍節度使。丙子，更名威勝曰鎮東軍。加河中節度使王珂同平章事。湖州刺史李師悦求旌節，詔置忠國軍於湖州，以師悦爲節度使。賜告身

旌節者未入境，〔十一月〕戊子，師悅卒。楊行密表師悅子前綿州刺史彦徽知州事。

朱全忠還大梁，復遣葛從周東會龐師古，攻鄆州。

淮南將安仁義攻婺州。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十二月丁未，李克用縱兵俘剽魏博諸郡邑。以前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知制誥趙光遠爲御史中丞。

太常禮院奏權立行廟，以備告饗，從之。

乾寧四年（丁巳、八九七）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正月丁丑朔，車駕在華州行宮，受羣臣朝賀。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建惡諸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驚，召建諭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乙酉，韓建以兵圍行宮，殺扈蹕都將李筠。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丁亥，詔立德王祐爲皇太子，仍更名裕。

龐師古、葛從周併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但引水爲深壕以自固。辛卯，師古等營於水西南，命爲浮梁。

癸巳，潛決濠水。

丙申，浮梁成，師古夜以中軍先濟。瑄聞之，棄城奔中都，葛從周逐之，野人執瑄及妻子以獻。

《唐會要》卷四六《封建》 二十二日〔戊戌〕，封第六子祕爲景王，第七子祺爲祁王。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己亥，罷孫偓鳳翔四面行營節度等使，以副都統李思諫爲寧塞節度使。

朱全忠入鄆州，以龐師古爲天平留後。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二月戊申，汴將葛從周攻兗州，陷之，節度使朱瑾奔楊行密，其將康懷貞降從周，朱全忠署從周爲兗州兵馬留後。自是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等州皆没於全忠，唯王師範守青州，亦納款於汴。

癸丑，責授硤州刺史陸扆爲工部尚書。

丙辰，韓建上表，請封拜皇太子、親王，以爲維城之計。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爲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

己未，赦天下。

上饗行廟。

庚申，王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爲應援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趨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爲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趨瀘州。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辛酉，制第八男祕可封景王，第九男祚可封輝王，第十男祺可封祁王，第十一男禛可封雅王，第十二男祥可封瓊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辛未，王建陷渝州。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癸酉，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始通。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乙亥，孫偓、朱朴罷。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詔以楊行密爲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

張佶克邵州，擒蔣勛。

三月，丙子，朱全忠表曹州刺史葛從周爲泰寧留後，朱友裕爲天平留後，龐師古爲武寧留後。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戊寅，制韓建進封昌黎郡王，改賜「資忠靖國功臣」。

以光禄大夫、兵部尚書、上柱國、河間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户張濬爲尚書左僕射，依前充租庸使。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更名感義軍曰昭武，治利州，以前靜難節度

使蘇文建爲節度使。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四月丙午朔，就加福建節度使王潮檢校尚書右僕射。

韓建獻封事十條，其三，太子、諸王請置師傅教導。乃以太子賓客王贇爲諸王侍讀。

宰相鄭綮以病乞骸，乃罷知政事。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辛亥，錢鏐遣顧全武等將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

己未，至城下，擊淮南兵，大破之。

癸亥，兩浙將顧全武等破淮南十八營，虜淮南將士魏約等三千人。淮南將田頵屯驛亭埭，兩浙兵乘勝逐之。

甲戌，頵自湖州奔還，兩浙兵追敗之，頵衆死者千餘人。

以同州防禦使李繼瑭爲匡國節度使。

以右諫議大夫李洵爲兩川宣諭使，和解王建及顧彦暉。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五月乙亥朔，以國子博士朱朴爲右諫議大夫、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辛巳，朱友恭爲浮梁於樊港，進攻武昌寨。

壬午，拔之，執瞿章，遂取黃州，馬珣等皆敗走。

丙戌，王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自將兵五萬攻東川。

加奉國節度使崔洪同平章事。

六月己酉，錢鏐如越州，受鎮東節鉞。

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

乙卯，以茂貞爲西川節度使。以覃王嗣周爲鳳翔節度使。

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寧。

丙寅，宣諭使李洵至梓州。

己巳，見建于張杷砦，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

覃王赴鎮，李茂貞不受代，圍覃王於奉天。

置寧遠軍於容州，以李克用大將蓋寓領節度使。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七月甲戌，帝與學士、親王登齊雲樓，西望長安，令樂工唱御製《菩薩蠻》詞，奏畢，皆泣下霑襟，覃王已下並有屬和。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庚（戌）〔辰〕，錢鏐還杭州，遣顧全武取蘇州。

乙未，拔松江。

戊戌，拔無錫。

辛丑，拔常熟、華亭。

加荆南節度使成汭兼侍中。

韓建移書李茂貞；茂貞解奉天之圍，覃王歸華州。

以天雄節度使李繼徽爲靜難節度使。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八月甲辰朔，以工部尚書陸扆爲兵部尚書。

韓建與邠、岐三鎮素有無君之迹，及李克用誅行瑜，心常切齒。去歲車駕將幸河東，乃令延王戒丕使太原，見克用，陳省方之意。是月，延王自太原還。

韓建【略】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懼，披髮沿垣而呼曰：「官家救兒命！」或登屋沿樹。是日，通王、覃王已下十一王并其侍者，皆爲建兵所擁，至石堤谷，無長少皆殺之，而建以謀逆聞。尋殺太子詹事馬道殷、將作監許巖士，貶平章事朱朴，皆上所寵昵者。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王建與顧彦暉五十餘戰，九月癸酉朔，圍梓州。

丁丑，李克用至安塞軍。

辛巳，攻之。

是日大霧，不辨人物，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澗，河東兵大敗，失亡太半。會大風雨震電，幽州兵解去。

湖州刺史李彦徽欲以州附於楊行密，其衆不從。彦徽奔廣陵，都指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

以彰義節度使張璲爲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茂貞。

復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加義武節度使王郜同平章事。削奪新西川節度使李茂貞官爵，復姓名宋文通。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十月壬子，遂州刺史侯紹叛附于王建。

乙卯，合州刺史王仁威叛附于建。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戊午，鳳翔李繼溥以援兵二千，皆降於王建。建攻梓州益急。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庚申，建陷梓州，劍南東川節度使顧彦暉死之。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甲子，加彰義節度使張璲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以華州節度使韓建兼同州刺史、匡國軍節度使。

朱全忠遣其將權徐州兵馬留後龐師古、兗州留後葛從周率兗、鄆、曹、濮、徐、宿、滑等兵士七萬渡淮討楊行密。

制以太中大夫、前御史中丞裴贄爲禮部尚書、知貢舉。

十一月癸酉，淮南大將朱瑾潛出舟師襲汴軍於清口，龐師古舉軍皆没，師古被執。時葛從周自霍丘渡淮，至濠州，聞師古敗，乃退軍，信宿至渰河，方渡而朱瑾至。是日殺傷溺死殆盡，還者不滿千人，唯牛存節一軍先渡獲免。比至潁州，大雪寒凍，死者十五六。自古喪師之甚，無如此也。由是行密據有江、淮之間。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丙子，錢鏐陷台州。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戊寅，立淑妃何氏爲皇后。

威武節度使王潮弟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

壬戌，王建自梓州還。

戊辰，至成都。

光化元年（戊午、八九八）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正月辛未朔，車駕在華州。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壬辰，河中節度使王珂親迎於晉陽，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守河中。

加平盧節度使王師範同平章事。

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東川節度使，以昭信防禦使馮行襲爲昭信節度使。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以兵部侍郎崔遠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諸道貢修宫闕錢，命京兆尹韓建入京城計度。

朱全忠遣判官韋震奏事，求兼領鄆州。時全忠軍敗之後，欲自大其權，以扼鄰藩之變。

幽州節度使劉仁恭恃安塞之捷，欲吞噬河朔，是月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節度使盧彦威棄城而遁，守文遂據之，自稱留後。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二月，赦李茂貞。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復以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

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從之。

己丑，以王審知充武威留後。

以全忠爲宣武、宣義、天平三鎮節度使。

淮南將周本救蘇州，兩浙將顧全武擊破之。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人拔崑山而戍之。

以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馬殷知武安留後。

朱全忠與劉仁恭脩好，會魏博兵擊李克用。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

丁卯，朱全忠遣葛從周分兵攻洺州。

戊辰，拔之，斬刺史邢善益。

以護國節度使王珂兼侍中。

五月己巳朔，赦天下。

葛從周攻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走。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全忠以從周爲昭義留後，守邢、洺、磁三州而還。

以武定節度使李繼密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六月，以濠州刺史趙珝爲忠武節度使。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己亥，帝幸西溪觀競渡。天下藩牧、文武百僚上表，請車駕還京。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七月丙申，朱全忠陷唐州，又陷隋，執

刺史趙匡璘。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加武貞節度使雷滿同平章事，加鎮南節度使鍾傳兼侍中。

八月庚戌，改華州爲興德府。

戊午，汴將康懷貞襲鄧州，克之，擒刺史國湘。趙匡凝懼，遣使請服於朱全忠，全忠許之。

己未，車駕發華州。

壬戌，至長安。

甲子，赦天下，改元。

九月乙亥，加韓建守太傅、興德尹，加王鎔兼中書令，羅弘信守侍中。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丙子，有星隕于北方。

甲申，錢鏐陷蘇州。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己丑，東川留後王宗滌言於王建，以東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還，動踰數月，請分遂、合、瀘、渝、昌五州別爲一鎮，建表言之。

魏博節度使羅弘信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紹威知留後。

《唐會要》卷四七《封諸嶽瀆》　十月一日〔丁酉〕，勅封少華山爲佑順侯。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己亥，朱全忠陷安州，刺史武瑜死之。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二萬出青山，將復山東三州。壬寅，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

癸卯，以威武留後王審知爲節度使。

以羅紹威知魏博留後。

丁巳，以東川留後王宗滌爲節度使。

加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侍中。

閏月，錢鏐以其將曹圭爲蘇州制置使，遣王球攻婺州。

十一月，甲寅，以魏博留後羅紹威爲節度使。

衢州刺史陳岌請降于楊行密，錢鏐使顧全武討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十二月癸未，李罕之陷潞州，自稱節度留後。

李克用陷澤州。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韶州刺史曾袞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璵帥戰艦應之。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浈、湞，隱討斬之。

光化二年（己未、八九九）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二年正月乙未，給復綿、劍二州二年。

丁未，崔胤罷。兵部尚書陸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朱全忠表李罕之爲昭義節度使，又表權知河陽留後丁會、武寧留後王敬薨、彰義留後張珂並爲節度使。

楊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于呂梁，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

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户，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于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

朱全忠遣崔賢還蔡州，發其兵二千詣大梁。二月，蔡將崔景思等殺賢，劫崔洪，悉驅兵民渡淮奔楊行密。兵民稍稍遁歸，至廣陵者不滿二千人。全忠命許州刺史朱友裕守蔡州。

朱全忠自將救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殺千餘人。全忠行至輝州，聞淮南兵已退，乃還。

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于內黃。癸卯，全忠以中軍軍于滑州。

丁未，思安使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陽不勝而卻；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

時葛從周自邢州將精騎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攻上水關、館陶門，從周等殊死戰，仁恭復大敗，擒其將薛突厥、王鄶郎。

明日，汴、魏乘勝合兵擊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燒營而遁。汴、魏之人長驅追之，至臨清，擁其衆入永濟渠，殺溺不可勝紀。

劉仁恭之攻魏州也，羅紹威遣使脩好於河東，且求救。壬〔午〕〔子〕，李克用遣李嗣昭將兵救之。會仁恭已爲汴兵所敗，紹威復與河東絶，嗣昭

引還。

丁巳，朱全忠遣河陽節度使丁會攻澤州，下之。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四月，汴將氏叔琮由上黨進軍攻太原，出石會，爲沙陀擒其前鋒將陳章，叔琮乃退去。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五月甲午，置武信軍於遂州，以遂、合等五州隸之。

李克用遣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攻李罕之，己亥，圍潞州。

朱全忠出屯河陽，辛丑，遣其將張存敬救之。

壬寅，又遣丁會將兵繼之，大破河東兵，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及其裨將伊審、李弘襲，以李嗣昭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代之攻潞州。

庚戌，康儒等敗兩浙兵於龍丘，擒其將王球，遂取婺州。

六月乙丑，李罕之疾亟。

丁卯，全忠表罕之爲河陽節度使，以丁會爲昭義節度使。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丁丑，李罕之至懷州，卒于傳舍。陝州軍亂，殺其帥王珙，立都將軍李璠爲留後。

丁亥，制以前太常卿劉崇望爲吏部尚書，兵部侍郎裴樞爲吏部侍郎，户部侍郎薛昭緯爲兵部侍郎。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七月壬辰朔，海州陳漢賓擁所部三千奔於淮南。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馬殷陷道州，刺史蔡結死之。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加荆南節度使成汭兼中書令。

朱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倫守之。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分兵攻澤州。

己巳，汴將劉玘棄澤州走，河東兵進拔天井關，以李孝璋爲澤州刺史。賀德倫閉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

乙酉，德倫等棄城宵遁，趣壺關，河東將李存審伏兵邀擊之，殺獲甚衆。葛從周以援兵至，聞德倫等已敗，乃還。

九月癸卯，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爲鳳翔、彰義節度使。

李克用表汾州刺史孟遷爲昭義留後。

淄青節度使王師範以沂、密内叛，乞師于楊行密。冬，十月，行密遣海州刺史臺濛、副使王綰將兵助之，拔密州，歸于師範。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十一月辛丑，保義軍將朱簡殺其節度使李璠，叛附于朱全忠。

徐彦若爲太保，王摶爲司空。

馬殷陷郴、連二州，刺史陳彦謙、魯景仁死之。

《資治通鑑》卷二六一　加忠義節度使趙匡凝兼中書令。

十二月，加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同平章事。

光化三年（庚申、九〇〇）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正月庚子朔，以禮部尚書裴贄爲刑部尚書。

癸卯，朱全忠奏：「本貫宋州碭山縣，蒙恩升爲輝州，其地卑濕，難葺廬舍，請移輝州治所於單父縣。」從之，仍賜號爲崇德軍。

《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宣州將康儒攻睦州，錢鏐使其從弟鉊拒之。

二月庚申，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

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

壬午，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

李克用大發軍民治晉陽城塹。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三月丙午，有星如二十斛船，色黄，前銳後大，西南行。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四月戊午，汴、魏合軍攻滄州，以報入郛之役，葛從周連陷滄德郡邑，王鎔遣使和解于全忠，令劉仁恭修好，汴、魏班師。

辛未，皇后、太子謁九廟。

《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加定難軍節度使李承慶同平章事。

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鎮兵十萬擊劉仁恭，五月庚寅，拔德州，斬刺史傅公和。

己亥，圍劉守文於滄州。

邕州軍亂，逐節度使李鐵，鐵借兵鄰道討平之。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六月丁巳，朱全忠表陝州兵馬留後朱簡鄉里同宗，改名友謙，乞真授節鉞。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癸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平章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丁卯，清海軍節度使崔胤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摶罷。

《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戊辰，貶摶溪州刺史。己巳，又貶崖州司户。〔宋〕道弼長流驩州，〔景〕務脩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七月丁亥朔，兵部尚書劉崇望卒，贈司空。

甲午，兵部郎中薛正表爲右諫議大夫。以許州刺史朱友恭檢校司徒，爲潁州刺史，以左武衛將軍趙霖檢校左僕射，爲許州刺史；宣武押衙劉知俊檢校右僕射，爲鄭州刺史：從全忠奏也。

戊申，制以武貞軍節度、澧朗敍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朗州刺史、上柱國、馮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雷滿檢校太保，封馮翊郡王，餘如故。以武泰軍節度、黔中觀察處置等使、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黔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趙崇封天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

《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庚戌，以昭義留後孟遷爲節度使。

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信武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八月丙辰朔，朱全忠奏：「先割汝州隸許州，請卻還東都。河陽先管澤州，今緣蕃戎占據，得失不常，請權割河南府王屋、清河、鞏三縣隸河陽。」從之。

癸亥，制忠貞平難功臣、河東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中書令、北都留守、太原尹、上柱國、晉王、食邑九千户、食實封七百户李克用加實封一百户。

《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李嗣昭又敗汴軍于沙門河，進攻洺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洺州，擒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丁卯，以朝請大夫、虞部郎中、知誥、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顔蕘爲中書舍人。

己巳，制前歸義軍節度副使、權知兵馬留後、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監察御史、上柱國張承奉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歸義節度、瓜沙伊西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壬申，太白應見在氐，不見。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庚辰，太原大將李嗣昭攻洺州，下之，執汴將朱紹宗。汴將葛從周率師赴之，嗣昭棄城而去。從周邀之於青山口，晉軍大敗，從周乘勝攻鎮州。

壬午，制荆南節度、忠萬歸夔涪峽等州觀察處置水陸催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江陵尹、上柱國、上谷郡王、食邑三千户成汭可檢校太師、中書令，餘如故。

甲申，制扶危匡國致理功臣、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崔胤可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魏國公，加食邑一千户，餘如故。

九月丙戌朔，朱全忠引三鎮之師攻鎮州，王鎔懼，遣判官周式、副大使王昭祚、主事梁公儒子弟爲質于汴，出犒師絹十五萬匹求盟，許之。張存敬遂自深、冀進軍，攻瀛、莫，下郡邑二十，阻雨泥濘，不及幽州。遂西行陷祁州，大敗中山將王處直軍於沙河北，進屯懷德驛。遂攻定州，節度使王郜奔太原，衙將王處直斬孔目官梁汶，出縑二十萬乞盟，許之。全忠遂署王處直爲義武軍留後。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乙巳，徐彦若罷。

丙午，崔遠罷。

戊申，刑部尚書裴贄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辛亥，以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租庸使張濬罷租庸使，守本官。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甲寅，朱全忠陷瀛州。

十月丙辰，陷景州，執刺史劉仁霸。

辛酉，陷莫州。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以前清海軍節度副使、朝散大夫、檢

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上柱國王溥守左散騎常侍，充鹽鐵副使。

《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自瓦橋趣幽州，道濘不能進。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殺刺史楊約。

癸未，以保義留後朱友謙爲節度使。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甲申，陷定州，義武軍節度使王郜奔于太原。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十一月庚寅，左右軍中尉劉季述、王仲先廢昭宗，幽於東內問安宮，請皇太子裕監國。

《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縝。以上爲太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

甲午，太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

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還。

十二月戊辰，至大梁。

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薨。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劉季述殺睦王倚。

天復元年（辛酉、九〇一）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正月甲申朔，昭宗反正，登長樂門樓，受朝賀。班未退，孫德昭執劉季述至樓前，上方詰責，已爲亂棒擊死，乃尸之於市。

乙酉，制以孫德昭檢校司空，充靜海軍節度使。

丙戌，宰相崔胤進位司空。

己丑，朱全忠械程巖，折足檻送京師，戮之於市。

制皇太子裕降爲德王，改名祐。

《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庚寅，以周承海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爲寧遠節度，賜姓李，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

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己亥，召諸將謂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驕汰。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爲我以一繩縛之！」

庚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以襲之，全忠以中軍繼其後。

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賜兩軍副使李師度、徐彥孫自盡，皆劉季述之黨也。

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

戊申，存敬至絳州。

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

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絪守絳州，屯兵二萬以扼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二月甲寅，以旱避正殿，減膳。

《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

乙卯，張存敬引兵發晉州。

己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勢窮，將奔京師，而人心離貳。

壬戌，珂植白幡於城隅，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

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馳往赴之。

戊辰，至虞鄉。

全忠表張存敬爲護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于大梁。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辛未，封全忠爲梁王。

是月，翰林學士、户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吏部侍郎裴樞爲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贈諡故睦王倚曰恭哀太子。

加幽州節度使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中。

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

癸卯，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兗、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洺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

辛亥，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即令權知沁州。

壬子，叔琮拔澤州，李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趣晉陽。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四月癸丑朔，汴軍大舉攻太原，氏叔琮以兵三萬由天井關進攻澤潞，節度使孟遷以上黨降。

《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

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刺史張鄂降。

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己未，拔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

甲戌，上謁太廟。

丁丑，赦天下，改元。雪王涯等十七家。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五月庚子，制門下侍郎、户部尚書、平章事陸扆加兵部尚書，進階特進。

《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朱全忠奏乞除河中節度使，而諷吏民請己爲帥，癸卯，以全忠爲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節度使。

己酉，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

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中書令。

叔琮等自石會關歸，諸道軍亦退。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六月庚申，帝〔朱全忠〕發自大梁。

《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癸亥，朱全忠如河中。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丁卯，視事於河中，以素服出郊，拜故節度使王重榮墓。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李克用陷隰、慈二州。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閏六月辛巳朔，制以河陽節度丁會依前檢校司徒，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等使，代孟遷，以遷檢校司徒，爲河陽節度。全忠奏也。仍請於昭義節度官階内落下邢、洺、磁三州，卻以澤州爲屬郡，其河陽節度只以懷州爲屬郡，從之。全忠又奏請以齊州隸鄆州，從之。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七月甲寅，帝東還梁邸。

《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西川龍臺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法，平之。

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扆不樂吾返正，正旦易服，乘小馬出啓夏門，有諸？」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胤輩數人知之，扆不知也。一旦忽聞宫中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爲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至於不樂返正，恐出讒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

或告楊行密云，錢鏐爲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

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爲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使相與合謀，則善矣。」

壬戌，上又謂偓曰：「〔李〕繼誨、〔李〕彦弼輩驕横益甚，累日前與〔李〕繼筠同入，輒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令人驚駭。」

十月戊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

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朝來彦弼輩無禮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學士不復得對矣。

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丁酉，令李繼筠、李彦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

癸卯，韓全誨等令上入閤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敕書，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

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内庫寶貨、帷帳、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宫人先之鳳翔。

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

十一月己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民衣紙及布襦者，滿街極目。

庚戌，上遣供奉官張紹孫召百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辛亥，駐軍於渭濱，華帥韓建遣使奉牋納款，又以銀三萬兩助軍。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壬子，中尉韓全誨與鳳翔護駕都將李繼誨奉車駕出幸鳳翔。是日，汴軍陷同州，執州將司馬鄴。

《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癸丑，李茂貞迎車駕於田家碚，上下馬慰接之。

甲寅，車駕至盩厔。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汴軍駐靈口。

乙卯，全忠知帝出幸，乃迴兵攻華州。大軍駐赤水，全忠以親兵駐西溪。韓建出降，乃署爲忠武軍節度使，以陳州爲理所。

丁巳，宰相崔胤令户部侍郎王溥至赤水砦，促全忠以兵迎駕。

戊午，全忠自赤水趨長安，崔胤率文武百僚太子太師盧知猷已下迎全忠於坡頭。

庚申，汴軍趨鳳翔。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辛酉，兵部侍郎盧光啓權勾當中書事。

《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癸亥，李茂貞及朱全忠戰于武功，敗績。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乙丑，次于岐山。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丁卯，盧光啓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戊辰，至岐下。全忠令判官李擇、裴鑄入城奏事。

辛未，全忠引軍離鳳翔，退攻邠州。

《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甲戌，制：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責授工部尚書，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罷守本官。

乙亥，朱全忠攻邠州。

丁丑，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

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

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

己丑，全忠遣朱友寧攻盩厔，不下。

戊戌，全忠自往督戰，盩厔降，屠之。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于華州。

詔以裴贄充大明宫留守。

清海節度使徐彦若薨，遺表薦行軍司馬劉隱權留後。

武貞節度使雷滿薨，子彦威自稱留後。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鍾傳陷吉州。

天復二年（壬戌、九〇二）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正月戊申朔，車駕在鳳翔。

《資治通鑑》卷二六三　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

丁卯，以給事中韋貽範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有流星起文昌，抵客星，客星不動。

己巳，客星在杠，守之。

《資治通鑑》卷二六三　丙子，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茂貞爲兄弟，全忠不從。

時茂貞不出戰。全忠聞有河東兵，二月戊寅朔，還軍河中。

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己丑，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

嗣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于蒲南，叔琮夜帥衆斷其歸路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

己亥，全忠自河中赴之。

乙巳，至晉州。

盜發簡陵。

西川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棄鎮奔鳳翔；王建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爲利州制置使。

三月庚戌，上與李茂貞及宰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晝晦。

癸丑，朱全忠陷汾州。

乙卯，浙西大雨雪。

戊午，朱全忠陷慈、隰二州。

《資治通鑑》卷二六三　辛酉，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衆依西山得還。

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軍于興平、武功之間。

丁卯，叔琮引兵還。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旌旗於高岡之巔。嗣昭等以爲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三州。

上以金吾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書御札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吴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爲平盧節度使，馮弘鐸爲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爲奉國節度使。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四月丁丑，朱友寧總大軍屯於興平。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丙申，温州刺史朱褒卒，其兄敖自稱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六三 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爲全忠歌以侑酒。

辛丑，回鶻遣使入貢，請發兵赴難，上命翰林學士承旨韓偓答書許之。

乙巳，偓上言：「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城邑荒殘，甲兵彫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啓其貪婪。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爲中國所破，恐其乘危復怨。所賜可汗書，宜諭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虚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

兵部侍郎參知機務盧光啓罷爲太子太保。

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裴，錢鏐大喜，遣裴還。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五月丙午，李茂貞及朱全忠戰于武功，敗績。

《資治通鑑》卷二六三 鳳翔人聞朱全忠且來，皆懼，癸丑，城外居民皆遷入城。

己未，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至東渭橋，遇霖雨，留旬日。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三》 甲子，太白襲熒惑在軒轅后星上，太白遂犯端門，又犯長垣中星。

《資治通鑑》卷二六三 庚午，工部侍郎、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宦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爲相。

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鏐進爵越王。

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檢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丁丑，朱全忠軍于虢縣。

武寧節度使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自恃樓船之强，不事兩道。寧國節度使田頵欲圖之。

辛巳，頵帥舟師逆擊于葛山，大破之。

甲申，李茂貞大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于虢縣之北，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

丙戌，全忠遣其將孔勍出散關攻鳳州，拔之。

丁亥，全忠進軍鳳翔城下。

行密以李神福爲昇州刺史。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七月甲辰，〔孔勍〕陷成州。

乙巳，陷隴州。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丙午，岐軍復出求戰，帝軍不利。

《資治通鑑》卷二六三 甲戌，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

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聞者大駭。

〔錢〕鏐如衣錦軍，命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帥衆治溝洫，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甲）〔丙〕戌，鏐臨饗諸將，綰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

丁亥，命綰將所部兵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

庚（戌）〔寅〕，李茂貞出兵夜襲奉天，虞汴將倪章、邵棠以歸。

乙未，茂貞大出兵，與朱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

己亥，再起復前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

西川兵請假道於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

詔以王宗滌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

丁未旦，偓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

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

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

戊申，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

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鄜州就芻糧。

壬子，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絶内外。

癸亥，以茂貞爲鳳翔、靜難、武定、昭武四鎮節度使。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十月癸酉，楊行密爲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及湖南節度使馬殷討朱全忠。

《新唐書》卷二三《天文三》 甲戌，太白夕見在斗，去地一丈而墜。

《資治通鑑》卷二六三 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彦詢帥三團步兵奔于汴軍。

己卯，李彦韜繼之。

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

甲申，又遣使獻熊白。

丙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和。

丁亥，全忠表請脩宫闕及迎車駕。

己丑，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内使王延績齎詔賜全忠。

癸巳，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敗還。

《新唐書》卷二三《天文三》 庚子，辰星見氐中，小而不明。

《資治通鑑》卷二六三 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壬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衛。

十一月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衆萬餘人救鳳翔。

甲辰，上使趙國夫人訶學士院二使皆不在，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

朱全忠遣其將孔勍、李暉將兵乘虚襲鄜、坊，壬子，拔坊州。

甲寅，大雪，汴軍冒之夕進，五鼓，抵鄜州城下。鄜人不爲備，汴軍入城。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丙辰，韋貽範薨。

《新唐書》卷三四《五行一》 丁巳，日南至，夜驟風，有烏數千，迄明飛噪，數日不止。

《資治通鑑》卷二六三 癸亥，朱全忠遣人薙城外草以困城中。

甲子，李茂貞增兵守宫門，諸宦者自度不免，互相尤怨。

田頵急攻杭州，仍具舟將自西陵渡江，錢鏐遣其將盛造、朱郁拒破之。

十二月，楊行密使人召田頵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庚辰，頵將還，徵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鏐子爲質，將妻以女。鏐謂諸子：「孰能爲田氏婿者？」莫對。鏐欲遣幼子傳球，傳球不可。鏐怒，將殺之。次子傳瓘請行。【略】鏐泣送之。傳瓘從數人縋北門而下。頵與徐綰、許再思同歸宣州。繆奪傳球内牙兵印。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甲申，夜月有三暈，裏白，中赤黄，外緑。

《資治通鑑》卷二六三 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李彦弼、李繼岌、李繼遠、李繼忠食，議與朱全忠和。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己亥，【略】保大軍節度使李茂勳叛附于全忠。

天復三年（癸亥、九〇三）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正月癸卯朔，車駕在鳳翔。

甲辰，天子遣中使到全忠軍，茂貞亦令軍將郭啓奇來達上欲還京之旨。

丙午，青州牙將劉鄩陷全忠之兖州，又令牙將張厚入奏，是日，亦竊發於華州，殺州將婁敬思。上又令户部侍郎韓偓、趙國夫人寵顔宣諭於全忠軍。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戊申，殺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韓全誨、張彦弘，内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

《資治通鑑》卷二六三 己酉，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辛亥，全忠令判官李振入奏，上令翰林學士姚洎傳宣，令全忠喚崔胤令率文武百僚來迎駕。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壬子，工部尚書崔胤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癸丑，上令禮部尚書蘇循傳詔，賜全

忠玉帶，仍令全忠處分蔣玄暉侍帝左右。

《資治通鑑》卷二六三　甲寅，鳳翔始啓城門。

丙辰，全忠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己，遣兵擊之，擒其將李繼欽。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丁巳，蔣玄暉與中使同押送中尉韓全誨、張弘彦已下二十人首級，告諭四鎮兵士迴鑾之期。

戊午，遣中使走馬華州，追崔胤，胤託疾不至。

《資治通鑑》卷二六三　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蘇檢女爲景王祕妃以自固。

壬戌，平原公主嫁宋侃，納景王妃蘇氏。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甲子巳時，車駕出鳳翔，幸全忠軍。全忠素服待罪，泣下不自勝，上親解玉帶賜之。

乙丑，次扶風，令朱友倫總兵侍衛。

丙寅，次武功。

丁卯，次興平，宰臣崔胤率百官迎謁。即日降制，以崔胤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復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使、判度支，魏國公封邑如故。

戊辰，次咸陽。

己巳，入京師。天子素服哭于太廟，改服冕旒，謁九廟。禮畢，御長樂樓，大赦，百僚稱賀。全忠處左軍。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庚午，崔胤及朱全忠殺中官七百餘人。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辛未，宴全忠於內殿，內弟子奏樂。

《資治通鑑》卷二六四　二月壬申朔，詔：「比在鳳翔府所除官，一切停。」

甲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陸扆責授沂王傅、分司。

丙子，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蘇檢，吏部侍郎盧光啓，並賜自盡。

丁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溥爲太子賓客、分司。

戊寅，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賜其僚佐敬翔等號迎鑾協贊功臣，諸將朱友寧等號迎鑾果毅功臣，都頭以下號四鎮靜難功臣。

己卯，以（輝王）祚爲諸道兵馬元帥。

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進爵梁王。以（崔）胤爲司徒兼侍中。

癸未，貶（韓）偓濮州司馬。

己丑，上令朱全忠與李茂貞書，取平原公主，茂貞不敢違，遽歸之。

壬辰，以朱友裕爲鎮國節度使。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乙未，會鞠於保寧殿，全忠得頭籌，令內弟子送酒，仍面賜副元帥官告。以新除廣州節度使裴樞爲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以户部侍郎王溥同平章事。

戊戌，全忠歸大梁。

辛丑，平原公主至京師。

《册府元龜》卷四〇《文學》　三月壬寅，御延喜樓，餞送朱全忠還汴，帝自爲詩以送之。

《資治通鑑》卷二六四　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師範弟師魯圍齊州，朱友寧引兵擊走之。師範遣兵益劉鄩軍，友寧擊取之。由是兗州援絶，葛從周引兵圍之。友寧進攻青州。

《新唐書》卷三六《五行三》　庚申，有曲虹在日東北。

《資治通鑑》卷二六四　戊辰，全忠引四鎮及魏博兵十萬繼之。

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

四月己卯，以朱全忠判元帥府事。

王師範求救於淮南，乙未，楊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

王建出兵攻秦、隴，乘李茂貞之弱也，遣判官韋莊入貢，亦脩好於朱全忠。

《册府元龜》卷一七八《姑息三》　五月辛丑，下制，以兩收宮闕、扶危保國功臣、鳳翔隴右兼四鎮北庭行軍、彰義軍節度、涇原渭武等州觀察營田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兼侍中、鳳翔尹李茂貞可簡較太師、守中書令。

《資治通鑑》卷二六四　丁未，李克用雲州都將王敬暉殺刺史劉再立，叛降劉仁恭，克用遣李嗣昭、李存審將兵討之。

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雷彦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於荆江口，乘虛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

而去。

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當急擊之！」壬子，神福遣其將秦裴、楊戎將衆數千逆擊汭於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

朱全忠表潁州刺史朱友恭爲武寧節度使。

朱友寧攻博昌。

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

師範帥登、萊兵拒朱友寧於石樓，爲兩柵。丙子，夜，友寧擊登州柵，柵中告急，師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寧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力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旁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士皋斬之，傳首淮南。

全忠聞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臨朐，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汴兵大破之。

《唐會要》卷五七《翰林院》 二十一日〔己未〕，學士柳璨准宣於興政殿，令到院宣示待詔。自今後，寫勅書，後面不得留空紙，但奉詔書勅交日，便當日示訖。

《資治通鑑》卷二六四 丁卯，以山南西道留後王宗賀爲節度使。

睦州刺史陳詢叛錢鏐，舉兵攻蘭溪，鏐遣指揮使方永珍擊之。

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齊州刺史楊師厚攻青州，身歸大梁。

庚辰，加西川節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

己丑，安仁義襲常州。

壬辰，行密以王茂章爲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温將兵會之。

九月癸卯，王師範出兵攻臨朐，師厚伏兵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獲師範弟師克。

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之，殺獲殆盡，遂徙寨抵其城下。

田頵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

頵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

戊申，又戰于皖口，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綰，行密以檻車載之，遣錢鏐剖其心以祭高渭。

辛亥，汴將劉重霸拔棣州，執刺史邵播，殺之。

甲寅，朱全忠如洛陽，遇疾，復還大梁。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戊午，平盧軍節度使王師範叛附于全忠。

《資治通鑑》卷二六四 田頵聞臺濛將至，自將步騎逆戰。

十月戊辰，與頵遇於廣德。

又戰于黄池，兵交，濛僞走，頵追之，遇伏，大敗，奔還宣州城守，濛引兵圍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王建陷忠、萬、施三州。甲戌，陷夔州。

丁丑，平盧軍將劉鄩以兗州叛附于朱全忠。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辛巳，護駕都指揮使朱友倫因擊鞠墮馬，卒於長安。訃至，帝〔朱全忠〕大怒，以爲唐室大臣欲謀叛己，致友倫暴死。

《新唐書》卷三六《五行三》 甲午，有大聲出于宣武節度使廳事。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忠義軍將趙匡明陷江陵，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六四 葛從周久病，全忠以康懷英爲泰寧節度使代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遣兵襲荆南。

楊行密求兵於錢鏐，鏐遣方永珍屯潤州，從弟鎰屯宣州，又遣指揮使楊習攻睦州。

鳳翔、邠州屢出兵近京畿，朱全忠疑其復有劫遷之謀，十一月，發騎兵屯河中。

十二月乙亥，田頵帥死士數百出戰，臺濛陽退以示弱。頵兵踰濠而鬬，濛急擊之，頵不勝，還走城，橋陷墜馬，斬之。其衆猶戰，以頵首示之，乃潰，濛遂克宣州。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辛巳，制以禮部尚書獨孤損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丙申，制守司徒、侍中、太清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判六軍十二

衛事、諸道鹽鐵轉運使、判度支、上柱國、魏國公、食邑四千五百户崔胤責授太子賓客，守刑部尚書、兼京兆尹、六軍諸衛副使鄭元規責授循州司户。

天祐元年（甲子、九〇四）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正月丁酉朔，以翰林學士、左拾遺柳璨爲右諫議大夫、同平章事，賜紫金魚袋。

己亥，制以兵部尚書崔遠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資治通鑑》卷二六四 丙午，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並縱遣之。

戊申，朱全忠密令宿衛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并胤所親厚者數人。

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

丁巳，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彦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

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

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

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

《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二月丙寅，日中見北斗。

《資治通鑑》卷二六四 乙亥，車駕至陝，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

丙子，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甲申，立皇子禎爲端王，祈爲豐王，福爲和王，禧爲登王，祐爲嘉王。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辛卯，太白夕見昴西，色赤，炎燄如火。

壬辰，有三角如花而動搖。

《資治通鑑》卷二六四 三月丁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

癸丑，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

乙卯，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脩宮室。

丁巳，上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

四月辛巳，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癸巳，帝遣晉國夫人可證傳詔諭全忠，言中宮誕育未安，取十月入洛陽宮。全忠意上遲留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彦卿曰：「亟往陝州，到日便促官家發來！」

《新唐書》卷三五《五行二》 閏四月乙未朔，大風，雨土。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丁酉，車駕發陝州。

壬寅，次穀水行宮。

甲辰，車駕由徽安門入，朱全忠、張全義，宰相裴樞、獨孤損前導。是日大風雨土，跬步不辨物色，日暝稍止。上謁太廟，禮畢還宮，御正殿宣勞從官衛士，受賀。

《資治通鑑》卷二六四 乙巳，御光政門，赦天下，改元。更命陝州曰興唐府，詔討李茂貞、楊崇本。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戊申，敕今後除留宣徽兩院、小馬坊、豐德庫、御廚、客省、閤門、飛龍、莊宅九使外，其餘並停。內園冰井公事委河南尹，仍不差內夫人傳宣。殺醫官閻祐之、國子博士歐陽特，言星讖也。宰相裴樞兼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等使，監修國史，户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獨孤損判度支，中書侍郎、平章事柳璨判户部事。

《資治通鑑》卷二六四 癸丑，以張全義爲天平節度使。

乙卯，以全忠爲護國、宣武、宣義、忠武四鎮節度使。

鎮海、鎮東節度使越王錢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朱全忠爲之言於執政，乃更封吳王。

更命魏博曰天雄軍。癸亥，進天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五月丙寅，制河陽節度使張漢瑜同平章事。宴百僚於崇勳殿，上贊述全忠之功業。

己巳，全忠辭赴大梁，宴于崇勳殿，是日雨甚。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辛未，全忠東還。

乙亥，至大梁。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戊寅，乙夜雨、晦暝，有星長二十丈，出東方，西南向，首黑、尾赤、中白，枉矢也，一曰長星。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乙酉，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知制誥沈棨遠守本官，以病陳乞故也。

丁亥，敕河南府畿縣先減尉一員，可准京兆府例，復置縣尉一員。

癸巳，中書奏：「准今年四月十一日赦文，陝州都督府改爲興唐府，其都督府長史宜改爲尹，左右司馬爲少尹，録事爲司録，陝縣爲次赤，餘爲次畿。」從之。

六月甲午朔，邠州楊崇本侵掠關内，全忠遣朱友裕屯軍於百仁村。

丙申，通議大夫、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楊注可充翰林學士。

庚子，三佛齊國入朝使蒲訶粟可寧遠將軍。

丁未，制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少傅盧紹可太子太保致仕。銀青光禄大夫、太子少師、天水男、食邑三百户趙崇可檢校右僕射。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甲寅，以京兆少尹鄭韜光爲太常少卿，前侍御史韋説爲右司員外郎，前進士姚顗爲校書郎，前進士趙頊、劉明濟、竇專並可祕書省校書郎正字，從柳璨奏也。荆南襄州忠義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江陵尹、襄州刺史、上柱國、楚王、食邑六千户趙匡凝宜備禮册命。

七月癸亥朔，全忠率師討邠、鳳。

甲子，自汴至洛陽，宴於文思毬場。全忠入，百官或坐於廊下，全忠怒，笞通引官何凝。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乙丑，帝〔朱全忠〕發東都。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丙寅，制金紫光禄大夫、行御史中丞、上柱國韓儀責授棣州司馬，侍御史歸藹責授登州司户，坐百官傲全忠也。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壬申，至河中。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甲戌，制以中大夫、中書舍人、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杜彦林爲太中大夫、守御史中丞。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丙子，茂貞遣判官趙鍠如西川，爲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勳求婚。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丁丑，制以兵部郎中蕭頊爲吏部郎中，户部郎中徐綰爲兵部郎中，司勳員外郎張茂樞爲禮部郎中，監察御史郄殷象爲右補闕。

己卯，制武昌軍節度、鄂岳蘄黄等州觀察處置兼三司水陸發運淮南西面行營招討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西平王、食邑三千户杜洪加食邑一千户，實封二百户。

庚寅，中書奏：「西京舊有凌煙閣，圖畫功臣，今遷都洛陽，合議修建。副元帥梁王勳庸冠世，請凌煙閣之側别創一閣，以表殊勳。」從之。

〔八月〕壬寅夜，朱全忠令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樞密使蔣玄暉弑昭宗於椒殿。

唐哀帝部（起公元九〇四年，迄公元九〇七年）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哀皇帝諱柷，昭宗第九子，母曰積善太后何氏。

天祐元年（甲子、九〇四）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八月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弒逆，宜立輝王祚爲皇太子，更名柷，監軍國事。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是日遷神柩于西宮，文武百僚班慰於延和門外。

帝時年十三，乞且監國，柩前即位，宜差太常卿王溥充禮儀使，又令太子家令李能告哀於十六宅。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乙巳，帝〔朱全忠〕自河中引軍而西。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丙午，大行皇帝大殮，皇太子柩前即皇帝位。

己酉，矯制曰：「昭儀李漸榮、河東夫人裴貞一，今月十一日夜持刃謀逆，懼罪投井而死，宜追削爲悖逆庶人。」

庚戌，羣臣上表請聽政。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癸丑，〔朱全忠〕次于永壽，邠軍不出。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甲寅，中書奏：「皇帝九月三日降誕，請以其日爲乾和節。」從之。

乙〔丑〕〔卯〕，百僚赴西宮，殮訖，釋服。皇帝見羣臣於崇勳殿西廊下。

中書帖：「今月二十四日釋服後，三日一度進名起居。」

丙辰，敕：「朕奉太后慈旨，以兩司綱運未來，百官事力多闕，旦夕霜冷，深軫所懷。令於內庫方圓銀二千一百七十二兩，充見任文武常參官救接，委御史臺依品秩分俵。」是日，皇帝聽政。

丁巳，敕：「乾和節方在哀疚，其內道場宜停。」

戊午，遣刑部尚書張禕告哀於河中，全忠號哭盡哀。

庚申，敕：「乾和節，文武百僚、諸軍諸使諸道進奏官，准故事於寺觀設齋，不得宰殺，只許酒果脯醢。」

辛酉，敕：「二月二十三日嘉會節。伏以大行皇帝仙駕上昇，靈山將卜，神既遊於天際，節宜輟於人間。准故事，嘉會節宜停。」

九月壬戌朔，百官素服赴西內臨，進名奉慰。

戊辰，大行皇帝大祥，百官素服赴西內臨。

己巳，敕右僕射、門下侍郎、禮部尚書、平章事裴樞宜充大行皇帝山陵禮儀使，門下侍郎、平章事獨孤損宜充大行皇帝山陵使，兵部侍郎李燕充鹵簿使，權知河南尹韋震充橋道使，宗正卿李克勤充按行使。

庚午，皇帝釋服從吉。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辛未，班師。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辛巳，山陵橋道使改差權河南尹張廷範，其頓遞陵下應接等使，並令廷範兼之。

庚寅，中書奏：太常寺止鼓兩字「敔」上字犯御名，請改曰「肇」。從之。

十月辛卯朔，日有蝕之，在心初度。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癸巳，〔朱全忠〕至洛陽，詣西內，臨於梓宮前，祇見於嗣君。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甲午，敕檢校太保、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可復本姓名李彥威，貶崖州司戶同正。檢校司徒、右龍武統軍氏叔琮可貶員州司戶同正。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丙申，天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

丁酉，復以全忠爲宣武、護國、宣義、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爲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

《唐會要》卷六四《史館雜録下》　十三日〔癸卯〕，前絳州曲沃縣令高處魯，進史館亡書三百六十卷，授兼監察御史，賜緋。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乙巳，全忠辭赴鎮。

庚戌，至大梁。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十一月辛酉，光州遣使來求援，時光州歸款於帝（朱全忠），尋爲淮人所攻，故來乞師。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戊辰，全忠自將兵五萬自潁州濟淮，軍于霍丘，分兵救鄂州。淮南兵釋光州之圍還廣陵，按兵不出戰，全忠分命諸將大掠淮南以困之。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癸酉午時，日有黄白暈，旁有青赤紃。

乙酉，敕：「據太常禮院奏，於十二月内擇日册太后者。朕近奉慈旨，以山陵未畢，哀感方纏。凡百有司，且虔充奉，吉凶之禮，難以並施。太后册禮，宜俟山陵畢日。庶得橋山攀慕，彰盡節於羣臣；蘭殿承榮，展盛儀於朕志。情既獲遂，禮實宜之。付所司。」

己丑，嶺南東道辨州宜改爲勳州。

十二月癸卯，權知河南府尹、和王傅張廷範宜復本官。光禄大夫、檢校司徒、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充山陵副使、權知河南尹、天平軍節度副使韋震權知鄆州軍州事。

天祐二年（乙丑、九〇五）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正月庚申朔，楊行密陷鄂州，執節度使杜洪，斬於揚州市。鄂、岳、蘄、黄等州入行密。

甲子，太常卿王溥上大行皇帝謚號、廟號，乃敕右僕射、平章事裴樞撰謚册，中書侍郎柳璨撰哀册。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師範。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辛未，敕：「朕祇荷丕圖，仰惟先訓，方迫遺弓之痛，俯臨同軌之期。將展孝思，親扶護衛。皇太后義深鳴鳳，痛切攀龍，亦欲專奉靈輿，躬及園寢，兼盡追摧之道，用終克敬之儀。其大行皇帝山陵發引日，朕隨太后親至陵所。付中書門下，宜體至懷。」羣臣三表諫，乃止。

《新唐書》卷一〇《哀帝紀》　丁丑，盜焚乾陵下宫。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甲申，日有黄白暈，暈上有青赤背。乙酉亦如之，暈中生白虹，漸東，長百餘丈。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丁亥，帝（朱全忠）自霍丘班師。二月辛卯，帝至自南征。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壬辰，制以前知鄜州軍州事、檢校尚書左僕射劉鄩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檢校左僕射朱漢賓爲右羽林統軍。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甲午，青州節度使王師範至大梁，【略】尋表授河陽節度使。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丙申，羣臣告謚於西宫。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戊戌，以安南節度使、同平章事朱全昱爲太師，致仕。

是日社，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翊、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琪）〔祺〕、雅王禛、瓊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己亥，敕：「今月十一日，大行皇帝啓攢宫。准故事，坊市禁音樂，至二十日掩玄宫畢，如舊。」

庚子，啓攢宫，文武百僚夕臨於西宫。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乙巳，日有黄白暈如半環，有蒼黑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既而雲變，狀如人如馬，乃消。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丁未，靈駕發引，濮王已下從，皇帝、太后長樂門外祭畢歸大内。

己酉，葬昭宗皇帝於和陵。

庚戌，制以太常卿王溥爲工部尚書。

壬子，制以汝州刺史裴迪爲刑部尚書。泰寧軍節度、檢校司空、兗州刺史、御史大夫葛從周檢校司徒、兼右金吾上將軍致仕，從周病風，不任朝謁故也。以左金吾上將軍盧彦威爲左威衛上將軍。

丙辰，左僕射裴贄等議遷廟，合遷順宗一室，從之。

己未，昭宗皇帝神主祔太廟，禮院奏昭宗廟樂，曰《咸寧之舞》。

三月壬戌，制以前平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兼青州刺史、上柱國、琅邪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王師範爲孟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孟節度觀察等使，從全忠奏也。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 乙丑，夜中有大星出中天，如五斗器，流至西北，去地十丈許而止。上有星芒，炎如火，赤而黄，長丈五許，而蛇行。小星皆動而東南，其隕如雨，少頃没。後有蒼白氣如竹叢，上衝天中，色瞢瞢。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庚午，敕：「朕以宰臣學士，文武百僚，常拘官局，空逐遊從。今膏澤不愆，豐年有望，當兹韶景，宜示優恩。自今月十二日後至十六日，各令取便選勝追遊。付所司。」

壬申，以檢校司徒、和王傅張廷範爲太常卿。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戊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同平章事，充静海節度使，以禮部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

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爲左僕射，崔遠爲右僕射，並罷政事。以吏部侍郎楊涉同平章事。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丁亥，敕：「翰林學士、户部侍郎楊注是宰臣楊涉親弟，兄既秉於樞衡，弟故難居宥密，可守本官，罷内職。」

四月壬辰，敕河南府緱氏縣令宜兼充和陵臺令，仍升爲赤縣。

癸巳，敕曰：「文武二柄，國家大綱，東西兩班，官職同體。咸臣聖運，共列明廷，品秩相對於高卑，禄俸皆均於厚薄。不論前代，祇考本朝。太宗皇帝以中外臣僚，文武參用，或自軍衛而居臺省，亦由衣冠而秉節旄，足明於武列文班，不令分清濁優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舊章，假偃武以修文，競棄本而逐末。雖藍衫魚簡，當一見而便許升堂，縱拖紫腰金，若非類而無令接席。以是顯揚榮辱，分別重輕，遽失人心，盡隳朝體。致其今日，實此之由，須議改更，漸期通濟。文武百官，自一品以下，逐月所給料錢，並須均勻，數目多少，一般支給。兼差使諸道，亦依輪次，既就公平，必期開泰。凡百臣庶，宜體朕懷。」和王傅張廷範者，全忠將吏也，以善音律，求爲太常卿，全忠薦用之。宰相裴樞以廷範非樂卿之才，全忠怒，罷樞相位。柳璨希旨，又降此詔斥樞輩，故有白馬之禍。

乙未，制左僕射裴樞、新除清海軍節度使獨孤損、河南尹張全義、工部尚書王溥、司空致仕裴贄、刑部尚書張禕，並賜一子八品正員官，以奉山陵之勞也。

《新唐書》卷一〇《哀帝紀》 庚子，有彗星出于西北。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辛丑，侍御史李光庭、郗殷象，殿中丞張昇、崔昭矩，起居舍人盧仁炯、盧鼎、蘇楷，吏部員外郎崔協，左補闕崔咸休，右補闕杜承昭、羅兗，右拾遺韋彖、路德延，並宜賜緋魚袋，兵部郎中韋乾美，比部郎中楊煥，皆賜紫金魚袋：並以奉山陵之勞也。

壬寅，敕：「朕獲荷丕圖，仰遵慈訓，爰崇徽號，已定禮儀，冀申爲子之心，以展奉親之敬。昨所司定今月二十五日行皇太后册禮。再奉慈旨，以宫殿未停工作，蒸暑不欲勞人，宜改吉辰，固難違命。册禮俟修大内畢功日，所司以聞。」

癸卯，太清宫使柳璨奏修上清宫畢，請改爲太清宫，從之。

甲辰夜，彗起北河，貫文昌，其長三丈，在西北方。

丙午，前棣州刺史劉仁遇檢校司空，兼兗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泰寧軍節度使。

丁未，敕：「設官分職，各有司存，銓衡既任於吏曹，除授寧煩於宰職。但所司注擬申到，中書過驗酌量，苟或差舛，難可盡定。近年除授，其徒實繁，占選部之闕員，擇公當之優便，遂致三銓注擬之時，皆曠職務。且以宰相之任，提舉百司，唯務公平無私，方致漸臻有道。應天下州府令録，並委吏部三銓注擬。自天祐二年四月十一日已後，中書並不除授，或諸薦奏量留，即度可否施行。庶各司其局，免致紊隳，宰相提綱，永存事體。付所司。」

辛亥，以彗孛謫見，德音放京畿軍鎮諸司禁囚，常赦不原外，罪無輕重，遞減一等，限三日内疏理聞奏。

壬子，敕：「朕以沖幼，克嗣丕基，業業兢兢，勤恭夕惕。彗星謫見，罪在朕躬。雖已降赦文，特行恩宥，起今月二十四日後，避正殿，減常膳，以明思過。付所司。」

丙辰，敕：「准向來事例，每貫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爲貫，每陌八十五文。如聞坊市之中，多以八十爲陌，更有除折，頓爽舊規。付河南府，市肆交

易，並以八十五文爲陌，不得更有改移。」

戊午，敕：「東上閤門、西上閤門，比常出入，以東上爲先。大忌進名，即西上閤門爲便。比因閹官擅權，乃以陰陽取位，不思南面，但啓西門。邇來相承，未議更改，詳其稱謂，似爽舊規。自今年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閤門，或遇奉慰，即開西上閤門，永爲定制。付所司。」

五月己未朔，以星變不視朝。

壬戌，敕：「法駕還都之日，洛京再建之初，慮懷土有類於新豐，權更名以變於舊制。妖星既出於雍分，高閎難効於秦餘，宜改舊門之名，以壯卜年之永。延喜門改爲宣仁門，重明門改爲興教門，長樂門改爲光政門，光範門曰應天門，乾化門曰乾元門，宣政門曰敷政門，宣政殿曰貞觀殿，日華門曰左延福門，月華門曰右延福門，萬壽門曰萬春門，積慶門曰興善門，含章門曰膺福門，含清門曰延義門，金鑾門曰千秋門，延和門曰章善門，保寧殿曰文思殿。其見在門名，有與西京門同名者，並宜復洛京舊門名。付所司。」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乙丑，彗星長竟天。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丙寅，有司修皇太后宮畢。

丁卯，荆襄節度使趙匡凝奏爲故使成汭立祠宇，從之。

己巳，太清宮使柳璨奏：「近敕改易宮殿門名，竊以玄元皇帝廟，西京曰太清宮，東京曰太微宮，其太清宮請復爲太微宮，臣便給入官階。」從之。

庚午，敕：「所司定今年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其修製禮衣祭服宜令宰臣柳璨判，祭器宜令張文蔚、楊涉分判，儀仗車輅宜令太常卿張廷範判。」

壬申，制新除静海軍節度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護、河南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獨孤損可責授朝散大夫、棣州刺史，仍令御史臺發遣出京訖聞奏。

敕曰：「【略】左僕射裴樞、右僕射崔遠，雖罷機衡，尚居揆路，既處優崇之任，未傷進退之規。不能秉志安家，但恣流言謗國，頗興物論，難抑朝章。【略】樞可責授朝散大夫、登州刺史，遠可責授朝散大夫、萊州刺史，便發遣出京。」

甲戌，敕中書舍人封渭貶齊州司户，右補闕鄭韋密州莒縣尉，兵部員外盧協祁州司户，並員外置。

乙亥，敕吏部尚書陸扆貶濮州司户，工部尚書王溥淄州司户。

丙子，敕户部郎中李仁儉貶和王府咨議，起居舍人盧仁烱安州司户，壽安尉、直弘文館盧晏滄州東光尉。

丁丑，陳許節度使張全義奏：「得許州留後狀申，自多事以來，許州權爲列郡，今特創鼓角樓訖，請復爲軍額。」敕旨依舊置忠武軍牌額。

戊寅，宴羣臣於崇勳殿，全忠與王鎔、羅紹威買宴也。

庚辰，敕特進、檢校司徒、守太保致仕趙崇可曹州司户，銀青光禄大夫、兵部侍郎王贊可濮州司户。

辛巳，敕責授登州刺史裴樞可隴州司户，責授棣州刺史獨孤損可瓊州司户，責授萊州刺史崔遠可白州司户。

壬午，敕司勳員外韋甄責授和王友，洛陽縣令李光序責授左春坊典設郎。

甲申，祕書監崔仁魯可密州司户，國子祭酒崔澄陳州司户，太府少卿裴鍼徐州司户，衛尉少卿裴紓曹州南華尉，左補闕崔咸休寧陵尉，司封員外薛滈輝州司户，前鹽鐵推官獨孤憲臨沂尉，祕書少監裴鉥鄆州司户，長安尉、直史館裴格符離尉，兵部郎中李象鄭州司户，刑部員外盧薦范縣尉。

丙戌，潁州汝陰縣人彭文妻産三男。

丁亥，敕以翰林學士、尚書職方郎中張策兼充史館修撰，修國史。

六月戊子朔，敕：「責授隴州司户裴樞、瓊州司户獨孤損、白州司户崔遠、濮州司户陸扆、淄州司户王溥、曹州司户趙崇、濮州司户王贊等，皆受國恩，咸當重任。罔思罄竭，唯貯姦邪，雖已謫於遐方，尚難寬於國典。委御史臺差人所在州縣各賜自盡。」時樞等七人已至滑州，皆併命於白馬驛，全忠令投屍於河。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己丑，司空致仕裴贄貶青州司户，尋賜死。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辛卯，太微宮使柳璨奏：「前使裴樞充宮使日，權奏請玄元觀爲太清宮，又別奏在京弘道觀爲太清宮，至今未有制置。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親事南禋，先謁聖祖廟，弘道觀既未修葺，玄元觀又在北山，若車駕出城，禮非便穩。今欲只留北邙山上老君廟一所，其玄元觀請拆入都城，於清化坊内建置太微宮，以備車駕行事。」從之。

壬辰，敕：「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刺史等，部内有新除朝官、前資朝官，敕到後三日内發遣赴闕，仍差人監送。所在州縣不得停住，苟或稽違，必議

貶黜。付所司。」

癸巳，敕：「衛尉少卿敬沼是裴贄之甥，常累於舅，或以明經撓文柄，或以私事竊化權。贄已左遷，爾又何逭！可貶徐州蕭縣尉。」

丙申，敕：「福建每年進橄欖子，比因閹豎出自閩中，牽於嗜好之間，遂成貢奉之典。雖嘉忠藎，伏恐煩勞。今後只供進蠟面茶，其進橄欖子宜停。」

戊戌，敕密縣令裴練貶登州牟平尉，長水令崔仁略淄州高苑尉，福昌主簿陸珣沂州新泰尉，泥水令獨孤韜范縣尉，並員外置，皆裴樞、崔遠、陸扆宗黨也。

壬寅，湖南馬殷奏，岳州洞庭、青草之側，有古祠四所，先以荒圮，臣復修廟了畢，乞賜名額者。敕旨黃陵二妃祠曰懿節，洞庭君祠曰利涉侯，青草祠曰安流侯。三閭大夫祠，先以澧朗觀察使雷滿奏，已封昭靈侯，宜依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敕處分。

丙午，全忠奏：「得宰相柳璨記事，欲拆北邙山下玄元觀移入都內，於清化坊取舊昭明寺基，建置太微宮，准備十月九日南郊行事。緣延資庫鹽鐵並無物力，令臣商量者。臣已牒判六軍諸衛張全義指揮工作訖。」優詔嘉之。

丁未，敕：「太子賓客柳遜嘗爲張濬租庸判官，又王溥監修日奏充判官，授工部侍郎，又與趙崇、裴贄爲刎頸之交。昨裴樞等得罪之時，合當連坐，尚矜暮齒，且俾懸車，可本官致仕。」

戊申，敕前司勳員外郎、賜緋魚袋李延古責授衛尉寺主簿。

七月辛酉，賜全忠《迎鑾記功碑文》，立於都內。全忠進助郊禮錢三萬貫。

癸亥，再貶柳遜曹州司馬。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庚午，〔朱全忠〕遣大將軍楊師厚率前軍討趙匡凝於襄州。

辛未，帝〔朱全忠〕南征。

《唐會要》卷二六《命婦朝皇后》 二十三日〔庚辰〕，敕：「册皇太后，內外命婦比合朝賀，今緣命婦未有院宇，兼慮或闕禮衣，若准舊儀，恐難集事，宜令各據章表稱賀。」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辛巳，敕全忠請鑄河中、晉、絳諸縣印，縣名內有「城」字並落下，如密、鄭、絳、蒲例，單名爲文。

壬午，宰臣柳璨、禮部尚書蘇循充皇太后册禮使。是日，於積善宮行禮畢，帝乘輦赴太后宮稱賀。

丙戌，太常禮院奏：「每月朔望，皇帝赴積善宮起居，文武百官於宮門進名起居。」從之。

八月戊子，制中書舍人姚洎可尚書户部侍郎，充元帥府判官，從全忠奏也。洛苑使奏穀水屯地內嘉禾合穎。

乙未，敕：僞稱官階人、泉州晉江縣應鄉貢明經陳文巨招伏罪款，付河南府決殺。

全忠遣大將楊師厚討匡凝，收唐、鄧、復、郢、隨等州。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己亥，全忠以大軍繼之。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庚子，敕：「漢代元勳，鄧禹冠諸侯之上；晉朝重位，王導居百辟之先。皆道著匡扶，功宜寰宇，其於崇寵，迥異等倫。朕獲以眇躬，重興丕運，凡關制度，必法舊章，實仗勳賢，永安宗社。副元帥梁王正守太尉、中書令，忠武軍節度使、河南尹張全義亦正守中書令，俱深倚注，咸正台衡。其朝廷册禮、告祀天地宗廟，其司空則差官攝行，太尉、侍中、中書令即宰臣攝行。今太尉副元帥任冠藩垣，每遇行禮之時，或不在京國，即事須差攝太尉行事。全義見居闕下，任正中樞，不可更差別官又攝中書令事。其太尉官，如梁王朝覲在京，便委行事，如卻赴鎮，即依前攝行。所合差中書令，便委全義以本官行禮。其侍中、司空、司徒即臨時差官。付所司。」

壬寅，敕：「前太中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司空圖俊造登科，朱紫升籍，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而釣名。志樂漱流，心輕食祿。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幽棲之志。宜放還中條山。」

癸卯，敕太常卿張廷範宜充南郊禮儀使。

丁未，制削奪荆襄節度使趙匡凝在身官爵。

九月辛酉，楊師厚於襄州西六十里陰谷江口伐竹木爲浮梁。

癸亥，梁成，引軍渡江。

甲子，趙匡凝率勁兵二萬，陣於江之湄。師厚一戰敗之，遂乘勝躡之，陣於城下。是夜，匡凝挈其孥潰圍遁去。

乙丑，師厚入襄陽。

丙寅，全忠繼至。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丁卯，荆南節度使趙匡明帥衆二萬，棄城奔成都。

戊辰，朱全忠以楊師厚爲山南東道留後，引兵擊江陵，至樂鄉，荆南牙將王建武遣使迎降。全忠以都將賀瓌爲荆南留後。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己巳，敕武成王廟宜改爲武明王。

壬申，匡凝牙將王建武遣押牙常質以荆南降。

乙酉，敕先擇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備物之間，有所未辦，宜改用十一月十九日。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召渥。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十月丙戌朔，制梁王全忠可充諸道兵馬元帥，别開府幕。

丁亥，敕：「洛城坊曲内，舊有朝臣諸司宅舍，經亂荒榛。張全義葺理已來，皆已耕墾，既供軍賦，即係公田。或恐每有披論，認爲世業，須煩按驗，遂啓倖門。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植田土，諸色人並不得論認。如要業田，一任買置。凡論認者，不在給還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當，不在此限。如荒田無主，即許識認。付河南府。」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辛卯，朱全忠發襄州。

壬辰，至棗陽，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

甲午，〔蘇〕楷帥同列上言：「謚號美惡，臣子不得而私。先帝謚號多溢美，乞更詳議。」事下太常。

丁酉，張廷範奏改謚恭靈莊愍孝皇帝，廟號襄宗，詔從之。

楊渥至廣陵。辛丑，楊行密承制以渥爲淮南留後。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丁未，所司改題昭宗神主，輟朝一日。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戊申，朱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

癸丑，更名成德軍曰武順。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十一月乙卯朔，敕潞州潞城縣改爲潞子，黎城曰黎亭。

丙辰，全忠自正陽渡淮而北，至汝陰。

丁卯，至大梁。

戊辰，宰相已下於南郊壇習儀，而裴迪自大梁迴，言全忠怒蔣玄暉、張廷範、柳璨等謀延唐祚，而欲郊天改元。玄暉、柳璨大懼。

庚午，敕曰：「先定此月十九日親禮南郊，雖定吉辰，改卜亦有故事。宜改取來年正月上辛。付所司。」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壬申，趙匡明至成都，王建以客禮遇之。

庚辰，吴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辛巳，以全忠爲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泰寧、平盧、忠武、匡國、鎮國、武寧、忠義、荆南等二十一道爲魏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壬午，中書門下奏：「相國魏王總百揆，百司合呈納本司印。其中書門下印，堂候王仁珪呈納，中書公事，權追中書省印行遣。」從之。

甲申，敕河南告成縣改爲陽邑，蔡州襄城改爲苞孚，同州韓城改爲韓原，絳州翼城改爲澮川，鄆州鄆城改爲萬安，慈州文城改爲屈邑，澤州晉城改高都，陽城改爲濩澤，安州應城改爲應陽，洪州豐城改爲吴高。全忠令判官司馬鄴讓相國總百揆之命。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十二月乙酉朔，帝〔朱全忠〕讓相國、魏王、九錫之命。

丙戌，京百司各差官齎本司須知孔目並印赴魏國送納。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戊子，詔蔣玄暉齎手詔赴魏國，不許陳讓錫命。

辛卯，制：正議大夫、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柳璨可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進封河東縣開國伯，通前食邑七百户，充魏國册禮使。制：相國魏王曾祖贈太傅茂琳追封魏王，謚宣憲。祖贈

太師信追封魏王，謚武元。父贈尚書令誠追封魏王，謚文明。敕右常侍王鉅、太常卿張廷範、給事中崔沂、工部尚書李克助、祠部郎中知制誥張茂樞、膳部員外知制誥杜曉、吏部郎中李光嗣、駕部郎中趙光胤、户部郎中崔協、比部郎中楊煥、左常侍孔拯、右諫議蕭頎、左拾遺裴璩、右拾遺高濟、職方郎中牛希逸、主客郎中蕭遘等，隨册禮使柳璨魏國行事。

甲午，上召三宰相議其事，柳璨曰：「人望歸元帥，陛下揖讓釋負，今其時也。」帝曰：「運祚去唐久矣，幸爲元帥所延。今日天下，非予之天下，神器大寶，歸於有德，又何疑焉。他人傳予意不盡，卿自往大梁，備言此懷。」乃賜璨茶、藥，便令進發。

乙未，敕：樞密使蔣玄暉宜削在身官爵，送河南府處斬。豐德庫使應頊，尚食使朱建武送河南府決殺。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丁酉，帝〔朱全忠〕又讓九錫之命。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庚子，敕：樞密使及宣徽南院北院並停。其樞密公事，令王殷權知。其兩院人吏，並勒歸中書。其諸司諸道人，並不得到宣徽院，凡有公事，並於中書論請。其延義、千秋兩門，只差小黃門三人勾當，其官健勒歸本軍。

辛丑，敕：「漢宣帝中興，五日一聽朝，歷代通規，永爲常式。近代不循舊儀，輒隳制度，既姦邪之得計，致臨視之失常，須守舊規，以循定制。宜每月只許一、五、九日開延英，計九度。其入閤日，仍於延英日一度指揮；如有大段公事，中書門下具牓子奏請開延英，不計日數。付所司。」

壬寅，戎昭軍奏收復金州，兵火之後，井邑殘破，請移理所於均州，從之。仍改爲武定軍。

《新唐書》卷一〇《哀帝紀》　癸卯，柳璨爲司空。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乙巳，汴州別駕蔣仲伸決殺，玄暉季父也。

戊申，全忠令知樞密王殷害皇太后何氏于積善宮，又殺宮人阿秋、阿虔，言通導蔣玄暉。

己酉，敕以太后喪，廢朝三日。百官奉慰訖。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辛亥，敕以宮禁内亂，罷來年正月上辛謁郊廟禮。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壬子，敕積善宮安福殿宜廢。

癸丑，敕光禄大夫、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使柳璨責授朝議郎，守登州刺史。

《新唐書》卷一〇《哀帝紀》　甲寅，殺璨及太常卿張廷範。

天祐三年（丙寅，九〇六）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正月乙卯朔，全忠以四鎮之師七萬，會河北諸軍，屯于深州樂城。

戊午，敕右拾遺柳瑗貶沼州雞澤尉，璨疎屬也。

《新唐書》卷一〇《哀帝紀》　壬戌，淮南將王茂章以宣、歙二州叛附于錢鏐。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乙丑，全忠自汴河赴魏州。

丙寅，制：「定亂安國功臣、鎮海鎮東軍節度、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等使、淮南東面行營招討營田安撫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侍中、兼中書令、杭越兩州刺史、上柱國、吴王、食邑九千户、實封五百户錢鏐，總臨兩鎮，制撫三吴。道途阻艱，未行册命，宜令所司擇日備禮。」

己巳夜，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殺其衙内親軍八千人。

〔戊〕〔庚〕午，全忠自内黄入魏州。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辛未，以權知寧遠留後龐巨昭、嶺南西道留後葉廣略並爲節度使。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壬申，敕：「相國總百揆魏王頃辭册命，宜令所司再行册禮。」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庚辰，錢鏐如睦州。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辛巳，國子監奏：「奉去年十一月五日敕文，應國學每年與諸道等一例解送兩人，今監生郭應圖等六十人連狀論訴。」敕旨：「取士之科，明經極重，每年人數，已有舊規，去夏條疏，蓋防渝濫。今國子監、河南府俱有論奏，所試明經，宜令准常年例解送禮部，放人多少，酌量施行。但不徇囑求，無致僥倖。付所司。」

二月甲申朔，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宜許於本鎮置三代私廟。

《新唐書》卷一〇《哀帝紀》　癸巳，王建陷歸州。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癸卯，敕今年禮部所放進士，據依去年人數外，更放兩人。

三月壬戌，全忠奏河中判官劉崇子匡圖，今年進士登第，遽列高科，恐涉羣議，請禮部落下。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楊渥遣先鋒指揮使陳知新攻湖南。

乙丑，知新拔岳州，逐刺史許德勳，渥以知新爲岳州刺史。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甲戌，敕：「河中、昭義管内，俱有慈州，地里相去不遠，稱謂時聞錯誤，其昭義管内慈州宜改爲惠州。」

戊寅，制元帥梁王可兼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判度支户部事，充三司都制置使。

辛巳，敕貶西都留守判官、左諫議大夫鄭賓崖州司户，尋賜死。

四月甲申朔，日有蝕之，在胃十二度。

《唐會要》卷七四《吏曹條例》　十九日〔辛丑〕，吏部奏：「今後選人，如是格式申送員闕，任其穩便去處請官，不得妄指射諸道。假滿拋官不到任，停留官元闕，及違程不上月限闕。」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戊申，魏博羅紹威奏：「臣當管博州聊城縣、武陽莘縣、武水、博平、高堂等五縣，皆於黄河東岸，其鄉村百姓渡河輸税不便，與天平軍管界接連，請割屬鄆。」從之。

五月癸〔酉〕〔丑〕朔，追贈故荆南節度使成汭、鄂岳節度使杜洪官爵，仍於本州立祠廟，從全忠奏也。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丁巳，朱全忠如洺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于魏。

丙子，廢戎昭軍，并均、房隸忠義軍，以武定節度使馮行襲爲匡國節度使。

六月甲申，復以忠義軍爲山南東道。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己亥，權知唐州事衞審符奏，州郭凋殘，又不居要路，請移理所於泌陽縣，從之。制以京兆尹、佑國軍節度使韓建爲青州節度使，代王重師；以重師代建爲京兆尹。

壬寅，敕：「文武百僚每月一度入閤於貞觀殿。貞觀大殿，朝廷正衙，遇正至之辰，受羣臣朝賀。比來視朔，未正規儀，今後於崇勳殿入閤。付所司。」左拾遺、充史館修撰裴璩以堂叔母危疾在濟源，無兄弟侍疾，乞假寧省，從之。

七月己未，全忠始自魏州歸大梁，魏博六州平定。檢校工部尚書、守宗正卿、嗣邠王震停見任，落下襲封，以請告於外也。

辛未，皇妹永明公主薨，罷朝三日。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壬申，全忠至大梁。

乙酉，李茂貞遣其子侃爲質於西川，王建以侃知彭州。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八月乙未，魏博奏割貝州永濟、廣宗，相州臨河、内黄、洹水、斥丘等六縣隸魏州，從之。

甲辰，全忠復自汴州北渡河，攻滄州。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三》　丙午，歲星在哭星上，生黄白氣如孛狀。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渡河。

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

《新唐書》卷一〇《哀帝紀》　乙亥，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陷坊州，執刺史劉彦暉。

十月辛巳，楊崇本會鳳翔、涇原、鄜延、秦隴兵以討朱全忠，戰于美原，敗績。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乙未，兩浙錢鏐請於本鎮立三代私廟，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夏州告急於朱全忠，戊戌，全忠遣劉知俊及其將康懷英救之。楊崇本將六鎮之兵五萬，軍于美原。知俊等擊之，崇本大敗，歸于邠州。

《舊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二》　十一月庚戌，懷英乘勝進軍，遂收

鄜州。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丙子，廢牛羊司。御廚肉河南府供進，所有進到牛羊，便付河南府收管。

十二月己卯朔，淮南僞署宣歙觀察使、檢校司徒王茂章可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從錢鏐奏也。茂章背楊渥，以宣州降錢鏐故也。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乙酉，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景仁，詔以景仁領寧國節度使。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己丑，全忠奏文武兩班一、五、九朝日，元帥府排比廊飡。

甲辰，河陽節度副使孫乘貶崖州司户，尋賜自盡。

閏十二月己酉朔，福建百姓僧道詣闕，請爲節度使王審知立德政碑，從之。

乙丑，華州鎮國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額及興德府名，並宜停廢，復爲華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仍隸同州爲支郡，所管華、商兩州諸縣，先升次赤、次畿並罷，宜依舊名。西都佑國軍作鎮已來，未有屬郡，其金州、商州宜隸爲屬郡。京兆府奉先縣本屬馮翊，櫟陽連接下邽，奉先縣宜卻隸同州，櫟陽宜隸華州。

丙寅，奪西川節度使王建在身官爵。

戊辰，李克用與幽州之衆同攻潞州，全忠守將丁會以澤、潞降太原。克用以其子嗣昭爲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　己巳，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

壬申，聞潞州不守。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甲戌，全忠燒長蘆營旋軍，聞潞州陷故也。

乙亥，貶興唐府少尹孫祕長流愛州，尋賜死，孫乘弟也。

天祐四年、遼太祖元年（丁卯、九〇七）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貝州。

《舊五代史》卷三《太祖紀三》　丁亥，帝〔朱全忠〕迴自長蘆，次于魏州。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庚寅，命有司設壇于如迂王集會塝，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蕭氏爲皇太后，立皇后蕭氏。北宰相蕭轄剌、南宰相耶律歐里思率羣臣上尊號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

庚子，詔皇族承遥輦氏九帳爲第十帳。

《舊五代史》卷三《太祖紀三》　壬寅，帝〔朱全忠〕至自長蘆。是日有慶雲覆於府署之上。

甲辰，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傳禪代之意。

二月戊申，帝〔朱全忠〕之家廟棟間有五色芝生焉，狀若芙蓉，紫煙蒙護，數日不散。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壬子，詔文武百官以今月七日齊赴元帥府。

癸丑，宰相百官辭，全忠以未斷表爲詞。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戊午，以從弟迭栗底爲迭烈府夷離堇。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三月戊寅朔，全忠令大將李思安率兵三萬，合魏博之衆，攻掠幽州。思安頓兵臨其郛，會仁恭子守光率兵赴援，思安乃還。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癸未，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爲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幽州。

庚寅，唐昭宣帝詔薛貽矩再詣大梁諭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

鎮海、鎮東節度使吴王錢鏐遣其子傳瑛、傳瓘討盧佶於温州。

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册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

後梁太祖部（起公元九〇七年，迄公元九一二年）

《舊五代史》卷一《太祖紀一》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諱晃，本名温，宋州碭山人。其先舜司徒虎之後，高祖黯，曾祖茂琳，祖信，父誠。帝即誠之第三子，母曰文惠王皇后。

開平元年、遼太祖元年（丁卯、九〇七）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廢其主，尋弑之，自立爲帝，國號梁，遣使來告。

劉仁恭子守光囚其父，自稱幽州盧龍軍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己酉，（李思安）直抵幽州城下。

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稱臣，下書稱教令，自稱曰寡人。辛亥，令諸牋、表、簿、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

丙辰，張文蔚等至大梁。

《新唐書》卷一〇《哀帝紀》 戊午，錢鏐陷温州。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壬戌，梁王更名晃。

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册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即皇帝位。

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廟、社稷。

丁卯，遣使宣諭州、鎮。

戊辰，大赦，改元，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爲濟陰王，皆如前代故事，唐中外舊臣官爵並如故。以汴州爲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故東都爲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爲大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

辛未，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爲楚王。

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五月丁丑朔，以唐相張文蔚、楊涉爲門下侍郎，御史大夫薛貽矩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戊寅，渤海、契丹遣使者來。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己卯，以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爲魏王，鎮海、鎮東節度使吴王錢鏐爲吴越王，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威武節度王審知兼侍中，仍以隱爲大彭王。

《舊五代史》卷三《太祖紀三》 辛巳，有司奏，以降誕之日爲大明節，休假前後各一日。

壬午，保義軍節度使朱友謙進百官衣二百副。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癸未，以權知荆南留後高季昌爲節度使。

《舊五代史》卷三《太祖紀三》 乙酉，立皇兄全昱爲廣王，皇子友文爲博王，友珪爲郢王，友璋爲福王，友雍爲賀王，友徽爲建王。

辛卯，以東都舊第爲建昌宫，改判建昌院事爲建昌宫使。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壬辰，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

甲午，詔廢樞密院，其職事皆入於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爲院使。

禮部尚書蘇循及其子起居郎楷自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循朝夕望爲相。帝薄其爲人。

戊戌，詔循及刑部尚書張禕等十五人並勒致仕，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

六月甲寅，以平盧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三《太祖紀三》 癸亥，詔以前朝官僚，譴逐南荒，積年未經昭雪，其間有懷抱材器爲時所嫉者，深負寃抑。仍令録其名姓，盡復官資，兼告諭諸道令津致赴闕。如已亡没，並許歸葬，以明恩蕩。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七月乙酉，其（劉守光）兄平州刺史守奇率其衆數千人來降，命置之平盧城。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劉守光既囚其父，自稱盧龍留後，遣使請命。

甲午，以守光爲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三《太祖紀三》 丙申，以静海軍行營司馬權知留後曲顓起復爲安南都護，充節度使。

己亥，追尊皇妣爲皇太后。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八月〕丙午，賜河南尹張全義名宗奭。

辛亥，以吴越王鏐兼淮南節度使，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各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爲潞州行營都統，黜懷貞爲行營都虞候。

《舊五代史》卷三《太祖紀三》 甲子平明前，老人星見於南極。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丁卯，同州蚘妨蟲生。

《舊五代史》卷三《太祖紀三》 壬申，密州進嘉禾，又有合歡榆樹，並圖形以獻。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九月，雷彦恭攻涔陽、公安，高季昌擊敗之。

丙申，詔削彦恭官爵，命季昌與楚王殷討之。

己亥，〔王建〕即皇帝位，國號大蜀。

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爲内樞密使。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十月乙巳，討黑車子室韋，破之。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己未，講武于繁臺。

《舊五代史》卷三《太祖紀三》 癸酉，御史司憲薛廷珪奏請文武百官仍舊朝參。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十一月甲申，夾馬指揮使尹皓攻晉江猪嶺寨，拔之。

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

戊子，遣使請降，以子延祐爲質。

《舊五代史》卷三《太祖紀三》 壬寅，帝以征討未罷，調補爲先，遂命盡赦逃亡背役髡黥之人，各許歸鄉里。

十二月辛亥，詔曰：「潞寇未平，王師在野。攻戰之勢，難緩於寇圍，飛輓之勤，實勞於人力。永言輟耒，深用軫懷。宜令長吏，丁寧布告，期以兵罷之日，給復賦租。」於是人户聞之，皆忘其倦。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

壬戌，詔河中、陝州發兵救之。

甲子，詔發步騎五千救潁州，米志誠等引去。

丁卯，晉兵寇洺州。

開平二年、遼太祖二年（戊辰、九〇八）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正月癸酉，帝御金祥殿，受宰臣文武百官及諸藩屏陪臣稱賀。諸道貢舉一百五十七人，見于崇元門。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丁丑，蜀以韋莊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辛巳，蜀主祀南郊。

壬午，大赦，改元武成。

晉王命其弟、内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李〕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吴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爲嗣。

辛卯，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略】言終而卒。克寧綱紀軍府，中外無敢諠譁。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丁酉，渤海遣使者來。

己亥，卜郊于西都。弒濟陰王。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蜀中書令王宗佶，於諸假子爲最長，且恃其功，專權驕恣。唐道襲已爲樞密使，宗佶猶以名呼之，道襲心銜之而事之逾謹。宗佶多樹黨友，蜀主亦惡之。二月甲辰，以宗佶爲太師，罷政事。

《舊五代史》卷二七《莊宗紀一》 壬戌，〔李存勗〕命存璋伏甲以誅克寧，遂靖其難。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甲子，蜀兵入歸州，執刺史張瑭。

辛未，以韓建爲侍中，兼建昌宫使。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三月壬申，帝親統六軍，巡幸澤、潞。是日寅時，車駕西幸，宰臣并要切司局皆扈從，晚次中牟。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丙子，如懷州。

丁丑，如澤州。

戊寅，封鴻臚卿李崧萊國公，爲二王後。

壬午，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甲申，登東北隅逍遥樓蒐閱騎乘，旌甲滿野。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癸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文蔚卒。

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斬監押楊敏貞。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丙申，招討使劉知俊上章請車駕還東京，蓋小郡湫隘，非久駐蹕之所。達覽，帝俞其請。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蜀太師王宗佶既罷相，怨望，陰畜養死士，謀作亂。

己亥，宗佶入見，辭色悖慢，蜀主諭之，宗佶不退，蜀主不堪其忿，命衛士撲殺之。

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

癸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涉罷爲右僕射，以吏部侍郎于兢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張策爲刑部侍郎，並同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丙午，車駕離澤州。

丁未，駐蹕於懷州，宴宰臣文武百官。

辛亥，至鄭州。

壬子，幸東京。

甲寅，淮寇侵軼潭、岳邊境，欲援朗州，以戰艦百餘艘揚帆西上，泊鼎口。湖南馬殷遣水軍都將黄璠率樓船遮擊之，賊衆沿流宵遁，追至鹿角鎮。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甲子，帥周德威等發晉陽。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丙寅，車駕幸繁臺觀稼。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己巳，晉王軍于黄碾，距上黨四十五里。

《舊五代史》卷二七《莊宗紀一》 五月辛未朔，晨霧晦暝，帝〔李存勗〕率親軍伏三垂崗下，詰旦，天復昏霧，進軍直抵夾城。時李嗣源總帳下親軍攻東北隅，李存璋、王霸率丁夫燒寨，斷夾城爲二道，周德威、李存審各分道進攻，軍士鼓譟，三道齊進。李嗣源壞夾城東北隅，率先掩擊，梁軍大恐，南向而奔，投戈委甲，噎塞行路，斬萬餘級，獲其將副招討使符道昭泊大將三百人，芻粟百萬。梁招討使康懷英得百餘騎，出天井關而遁。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壬申，更以許州忠武軍爲匡國軍，同州匡國軍爲忠武軍，陝州保義軍爲鎮國軍。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癸酉，詔撒剌討烏丸、黑車子室韋。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乙亥，楚兵寇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

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温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等弒王於寢室，詐云暴薨。

己卯，顥集將吏於府庭。

温與〔嚴〕可求誅顥，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

温使親將翟虔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爲誓。丁亥旦，直入斬顥於牙堂，并其親近。温始暴顥弒君之罪，轘紀祥等於市。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己丑，令下諸州，去年有蝗蟲下子處，蓋前冬無雪，至今春亢陽，致爲災沴，實傷隴畝。必慮今秋重困稼穡，自知多在荒陂榛蕪之内，所在長吏各須分配地界，精加翦撲，以絶根本。

壬辰夜，火星犯月。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戊戌，立唐三廟。契丹遣使者來。

六月壬寅，忠武軍節度使劉知俊爲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

己酉，殺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師範，滅其族。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辛亥，以亢陽，慮時政之闕，乃詔曰：「邇者下民喪禮，法吏舞文，銓衡既失於選求，州鎮又無其舉刺，風俗未厚，獄訟實繁，職此之由，上遭天譴。」至是，決遣囚徒及戒勵中外。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丙辰，劉知俊及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於幕谷，晉、蜀兵皆引歸。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丙寅，月犯角宿，帝以其分野在兗

州，乃令長吏治戎事，設武備，省獄訟，恤疲病，祈福禳災，以順天戒。

《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

七月壬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王。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甲戌，大霖雨，陂澤泛溢，頗傷稼穡，帝幸右天武軍河亭觀水。

癸巳，以禪代已來，思求賢哲，乃下令搜訪牢籠之，期以好爵，待以優榮，各隨其材，咸使登用。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搜訪，每得其人，則疏姓名以聞。如在下位不能自振者，有司薦導之；如任使後顯立功勞，別加遷陟。

甲午，以高明門外繁臺爲講武臺。

八月辛亥，勅應有暴露骸骨，各委差人埋瘞。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壬子，幽州進合歡瓜。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甲寅，太史奏，壽星見於南方。

甲子夜，東方有大流星，光明燭地，有聲如裂帛。

九月丙子，太原軍出陰地關南牧，寇掠郡縣，晉、絳有備。帝慮諸將翫寇，乃下詔親議巡幸，命有司備行。

丁丑，翠華西狩，宰臣、翰林學士、崇政院使、金吾仗及諸司要切官皆扈從，餘文武百官並在東京。

壬午，達雒陽。

癸未，西幸，宿新安。

丙戌，至陝州駐蹕。

丁亥，至陳州，賜宴扈從官。

戊子，延州賊軍寇上平關，又太原軍攻平陽，烽火羽書，晝夜繼至。

（乙）〔己〕丑，六軍統軍牛存節、黃文靖各領所部將士赴行在。

甲午，太原步騎數萬攻逼晉、絳，踰旬不克，知大軍至，乃自焚其寨，至夕而遁。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周德威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十月己亥，上在陝。兩浙節度使奏，於常州東州鎮殺淮賊萬餘人，獲戰船一百二隻。

乙巳，御內殿，宴宰臣扈從官共四十五人。

丙午，御毬場殿，宣夾馬都指揮使尹皓、韓瑭以下將士五百人，賜酒食。

庚戌，至西都，御文思殿。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蜀主講武於星宿山，步騎三十萬。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辛亥，宰臣百僚起居於殿前，遂宣赴內宴，賜方物有差。

丁巳，至東都。

己未，大明節，諸道節度刺史各進獻鞍馬、銀器、綾帛以祝壽，宰臣百官設齋相國寺。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辛酉，以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壬戌，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

十一月辛未，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以大駕還京故也。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定難節度使李思諫卒，甲戌，其子彝昌自爲留後。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庚辰，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盧臺軍，爲守光所敗。又戰玉田，亦敗。守文乃還。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戊子，賜文武百官帛。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癸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策以刑部尚書致仕，以左僕射楊涉同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乙未，又宴宰臣文武百官於宣和殿。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十二月己亥，以介國公爲三恪，鄴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癸丑，獵畋于含耀門外。

開平三年、遼太祖三年（己巳、九〇九）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正月戊辰朔，帝御金祥殿，受宰臣、

翰林學士稱賀，文武百官拜表於東上閤門。

己巳，奉遷太廟四室神主赴西京，太常儀仗鼓吹導引齋車，文武百官奉辭於開明門外。

甲戌，發東都，百官扈從，次中牟縣。

乙亥，次鄭州。

丙子，次汜水縣，河南尹張宗奭、河陽節度使張歸霸並來朝。

戊寅，次偃師縣。

己卯，備法駕六軍儀仗入西都。是日，御文明殿受朝賀。

庚寅，親享太廟。

辛卯，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是日，降雪盈尺，帝昇壇而雪霽。禮畢，御五鳳樓，宣制大赦天下。

甲午，上御文思殿宴羣臣，賜金帛有差。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丙申，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聖武廣孝皇帝。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以用度稍充，初給百官全俸。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賜文武官帛有差。命宣徽使王殷押絹一萬匹并茵褥圖帝二百六十件賜張宗奭。

二月丁酉，宴羣臣於崇勳殿。

甲辰，又宴羣臣於崇勳殿，蓋藩臣進賀，勉而從之。

丙午，宗正寺請修興極、永安、光天、咸寧諸陵，並令添修上下宮殿，栽植松柏。制可。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壬戌，講武于西杏園。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癸亥，勅：「豐沛之基，寢園所在，悽愴動關於情理，充奉自繫於國章。宜設陵臺，兼升縣望。其輝州碭山縣宜爲赤縣，仍以本縣令兼四陵臺令。」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甲子，延州高萬興叛于岐來降。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三月辛未，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

甲戌，如河中。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爲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取丹州。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丁丑，次陝州。

己卯，次解縣，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來奉迎。

庚辰，至河中府。

丙戌，以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韓遜爲潁川王。遜本靈州牙校，唐末據本鎮，朝廷因而授以節鉞。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辛卯，丹州刺史崔公實請降。

四月丙申朔，劉知俊移軍攻延州，李延實嬰城自守，知俊遣白水鎮使劉儒分兵圍坊州。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己亥，御前殿，宴宰臣及冀王友謙扈從官。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庚子，以王審知爲閩王，劉隱爲南平王。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壬寅辰時，駕巡於朝邑縣界焦黎店，冀王友謙及崇政內諸司使扈從，至申時迴。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丙午，知俊克延、鄜、坊三州。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辛亥，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甲寅，宴宰臣及扈從官於內殿。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乙卯，詔左僕射韓知古建碑龍化州大廣寺以紀功德。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己未，以高萬興爲保塞節度使，以絳州刺史牛存節爲保大節度使。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五月乙丑朔，朝，遂命宰臣及文武百官宴於內殿。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丁卯，帝命劉知俊乘勝取邠州，知俊難之，辭以闕食，乃召還。

佑國節度使王重師鎮長安數年，帝在河中，怒其貢奉不時，己巳，召重師入朝，以左龍虎統軍劉捍爲佑國留後。

癸酉，帝發河中。

己卯，至洛陽。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癸未，御崇勳殿，宴宰臣及文武官四品以上。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甲申，置羊城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貶重師溪州刺史，尋賜自盡，夷其族。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己丑，復御崇勳殿，宴宰臣文武官四品以上。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忠武節度使兼侍中劉知俊，功名浸盛，以帝猜忍日甚，內不自安；及王重師誅，知俊益懼。帝將伐河東，急徵知俊入朝，欲以爲河東面行營都統，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賜之。

六月乙未朔，知俊奏「爲軍民所留」，遂以同州附於岐。執監軍及將佐之不從者，皆械送於岐。遣兵襲華州，逐刺史蔡敬思，以兵守潼關。

《册府元龜》卷四三五《獻捷二》　戊戌，兩浙節度使錢鏐奏：四月十六日於蘇州大破淮賊，擒獲數千人，戰船數百隻，器甲二十餘萬。

《册府元龜》卷一九三《弭災》　己亥，以久雨，命官祈禱於神祠靈迹。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丁未，朔方節度使韓遜奏克鹽州，斬岐所署刺史李繼直。

庚戌，詔削知俊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之。

辛亥，帝發洛陽。

癸丑，帝至陝。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乙卯，冀王朱友謙爲同州東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奔于岐。丹州軍亂，逐其刺史宋知誨。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庚申，以劉鄩權佑國留後。

七月甲子，以劉守光爲燕王。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乙丑，克丹州，執其首惡王行思。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勅行營將士陣歿者，咸令所在給槥櫝，津置歸鄉里。戰卒聞之悉感涕。

丙寅，命宰臣楊涉赴西都，以孟秋享太廟。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庚午，改佑國軍曰永平。

癸酉，帝發陝州。

乙亥，至洛陽，寢疾。

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欲使督諸將攻潞州，以前兗海留後王班爲留後，鎮襄州。師厚屢爲班言牙兵王求等凶悍，宜備之，班自恃左右有壯士，不以爲意，每衆辱之。戊寅，謫求戍西境，是夕，作亂，殺班，推都指揮使雍丘劉玘爲留後。玘僞從之，明日，與指揮使王延順逃詣帝所。亂兵奉平淮指揮使李洪爲留後，附於蜀。

危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亘數十里。庚辰，周本隔溪布陳，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甚衆，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己丑夕，寢殿棟折，詰旦，召近臣諸王視棟折之迹，帝慘然曰：「幾與卿等不相見。」君臣對泣久之。

八月甲午，以秋稼將登，霖雨特甚，命宰臣以下禱於社稷諸祠。

辛亥，制：諸郡如有陣歿將士，仰逐都安存家屬，如有弟兄兒姪，便給與衣糧充役。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甲寅，上疾小瘳，始復視朝。

以鎮國節度使康懷貞爲西路行營副招討使。

辛酉，均州刺史張敬方奏克房州。

李洪寇荆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擊敗之。詔馬步都指揮使陳暉將兵會荆南兵討洪。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閏月癸酉，契丹遣使者來。

己卯，閱稼于西苑。

《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四》　襄陽叛將李洪差小將進表，帝示以含弘，特賜勅書慰諭。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陳暉軍至襄州，李洪逆戰，大敗，王求死。九月丁酉，拔其城，斬叛兵千人，執李洪、楊虔等送洛陽。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上幸崇政院宴內臣，賜院使敬翔、直

學士李班等繕綵有差。

庚子，殿直王唐福自襄城走馬，以天軍勝捷逆將李洪歸降事上聞。賜唐福絹銀有加，宰臣百官上表稱賀。

壬寅，開封府虞候李繼業齎襄州都指揮使程暉奏狀，以今月五日，殺戮逆黨千人，并生擒都指揮使傅霸以下節級共五百人，收復襄州人户歸業事。

癸卯，帝御文明殿，以收復襄漢，受宰臣以下稱賀。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丁未，以保義節度使王檀爲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

劉守光奏遣其子中軍兵馬使繼威安撫滄州吏民。戊申，以繼威爲義昌留後。

辛亥，侍中韓建罷守太保，左僕射、同平章事楊涉罷守本官。以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翰林奉旨工部侍郎杜曉爲户部侍郎，並同平章事。

《册府元龜》卷一九七《宴會》 丙辰，御崇勳殿，召韓建、楊涉、薛貽矩、趙光逢、杜曉、河南尹張宗奭、襄州節度使楊師厚、宣州節度使王景仁等賜食，賜宰臣銀鞍、轡馬、方物、銀器、細茶等。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辛酉，李洪、楊虔伏誅。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十月甲子，蜀司天監胡秀林獻《永昌曆》，行之。

湖州刺史高澧性凶忍。【略】吴越王鏐欲誅之，戊辰，澧以州叛附于淮南，舉兵焚義和臨平鎮，鏐命指揮使錢鏢討之。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己巳，遣鷹軍討黑車子室韋，破之。西北嗢娘改部族進輓車人。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癸未，大明節，帝御文明殿，設齋僧道，召宰臣、翰林學士預之，諸道節度、刺史及内外諸司使咸有進獻。

十一月癸巳朔，帝齋於内殿，不視朝。

甲午，日長至，五更一點自大内出，於文明殿受宰臣以下起居，自五鳳樓出南郊，左右金吾、太常、兵部等司儀仗法駕鹵簿及左右内直控鶴等引從赴壇，文武百官太保韓建以下班以候，帝升壇告謝。

丙申，畋于上東門外。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戊戌，大赦。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己亥，以司門郎中羅廷規充魏博節度副使，知府事，仍改名周翰。時鄴王紹威病日甚，慮以後事，故奏請焉。

辛丑，幸穀水。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己酉，搜訪賢良。

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戊午，御文明殿，册太傅張宗奭爲太保韓建受册畢，金吾仗引昇輅車，儀仗導謁太廟訖，赴尚書省上。

十二月乙丑朔，較獵于甘泉驛。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且以爲牧馬之地，使知俊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告急，詔鎮國節度使康懷貞、感化節度使寇彦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克寧、衍二州，拔慶州南城，刺史李彦廣出降。

遊兵侵掠至涇州之境，劉知俊聞之。

己丑，解靈州圍，引兵還。帝急召懷貞等還，遣兵迎援於三原青谷。

開平四年、遼太祖四年（庚午、九一〇）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正月壬辰朔，帝御朝元殿，受百官稱賀，用禮樂也。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乙未，劉延祚力盡出降。

辛丑，以盧光稠爲鎮南留後。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壬寅，幸保寧毬場，錫宴宰臣及文武百官。賜宰臣張宗奭已下分物有加，賜廣王分物。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劉守光爲其父仁恭請致仕，丙午，以仁恭爲太師，致仕。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丁未，講武于榆林。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二月乙丑，幸甘水亭。

帝出師子門，幸榆林東北坡，教諸軍兵事。

戊辰，宴於金鑾殿。

甲戌，以春時無事，頻命宰臣及勳戚宴於河南府池亭。

辛巳，楊師厚赴鎮于陝。

己丑，出光政門，至穀水觀麥。

三月壬辰，幸崇政院宴勳臣。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癸巳，吳越王鏐巡湖州，以錢鏢爲刺史。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己亥，幸天驥院宴侍臣。

壬寅，幸甘水亭宴宰臣、勳戚、翰林學士。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内樞密使唐道襲，蜀主之嬖臣也，太子屢譖之於朝，由是有隙，互相訴於蜀主；蜀主恐其交惡，以道襲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道襲薦宣徽北院使鄭頊爲内樞密使，頊受命之日，即欲按道襲昆弟盜用内庫金帛。道襲懼，奏頊褊急，不可大任，丙午，出頊爲果州刺史，以宣徽南院使潘炕爲内樞密使。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辛亥，宴宰臣於内殿。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夏州都指揮使高宗益作亂，殺節度使李彝昌。將吏共誅宗益，推彝昌族父蕃漢都指揮使李仁福爲帥，癸丑，仁福以聞。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丙辰，於興安毬場大饗六軍，樂春時也。

四月壬戌，詔曰：「追養以禄，王者推歸厚之恩，欲静而風，人子抱終身之感。其以刑部尚書致仕張策及三品、四品常參官二十二人先世，各追贈一等。」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甲子，以仁福爲定難節度使。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乙丑，宴崇政院。帝在藩及踐阼，勵精求理，深戒逸樂，未嘗命堂上歌舞。是日止令内妓升階，擊鼓弄曲甚懽，至午而罷。

丁卯，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帝以晉州刺史下邑華温琪拒晉兵有功，欲賞之，會護國節度使、冀王友謙上言晉、絳邊河東，乞别建節鎮，壬申，以晉、絳、沁三州爲定昌軍，以温琪爲節度使。

左金吾大將軍寇彦卿入朝，至天津橋，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彦卿自首於帝。

辛巳，責授彦卿遊擊將軍、左衛中郎將。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丙戌，幸建春門閱新樓，至七里屯觀麥，召從官食于樓。河南張昌孫及蒲、同主事吏賜物各有差。

五月己丑朔，以連雨不止，至壬辰，御文明殿，命宰臣分拜祠廟。

自朔旦至癸巳，内外以午日奉獻巨萬，計馬三千蹄，餘稱是，復相率助修内壘。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己亥，以劉繼威爲義昌節度使。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甲辰，詔曰：「奇邪亂正，假僞奪真，既刑典之不容，宜犯違而勿赦。應東、西兩京及諸道州府，制造假犀玉真珠腰帶、壁珥并諸色售用等，一切禁斷，不得輒更造作。如公私人家先已有者，所在送納長吏，對面毀棄。如行勑後有人故違，必當極法。仍委所在州府差人檢察收捕，明行處斷。」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癸丑，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貞莊王羅紹威卒。詔以其子周翰爲天雄留後。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六月己未朔，詔軍鎮勿起土功。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匡國節度使、長樂忠敬王馮行襲疾篤，表請代者。

庚（戊）申，命崇政院直學士李珽馳往視行襲病。

庚辰，行襲卒。

甲申，以李珽權知匡國留後，悉以行襲兵分隸諸校，冒馮姓者皆還宗。

楚王殷求爲天策上將，詔加天策上將軍。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七月戊子朔，以后兄蕭敵魯爲北府宰相。后族爲相自此始。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壬子，宴宰臣、河南尹、翰林學士、兩街使于甘水亭。

丙辰，宴羣臣於宣威殿，賜物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岐王與邠、涇二帥各遣使告晉，請合兵攻定難節度使李仁福。晉王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將兵會之，合五萬衆圍夏州，仁福嬰城拒守。

鎮、定自帝踐祚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八月〕庚申，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

壬戌，李仁福來告急。

甲子，以河南尹兼中書令張全義爲西京留守。

丙寅，帝發洛陽。

己巳，至陝。

辛未，以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會感化節度使康懷貞將兵三萬屯三原。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丙子，宴文武從官軍使已下，設龜茲樂，賜物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甲申，遣夾馬指揮使李遇、劉綰自鄜、延趨銀、夏，邀其歸路。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九月丁亥朔，命宰臣于兢赴西都，祀昊天上帝於圜丘。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己丑，上發陝。

甲午，至洛陽，疾復作。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辛丑，以久雨，命宰臣薛貽矩禜定鼎門，趙光逢祠嵩岳。

壬寅，頒奪馬令。先是，王師擊賊，獲馬多上獻，至是盡止之，蓋欲邀其奮擊之功也。

乙巳，王師敗蕃寇於夏州。

丙午，詔曰：「劉知俊貴爲方伯，尊極郡王，而乃背誕朝恩，竄投賊壘，固神人之共怒，諒天地所不容。雖命討除，尚稽擒戮，宜懸爵賞，以大功名，必有忠貞，咸思憤發。有生擒劉知俊者，賞錢千萬，授節度使，首級次之，得孟審登者，錢百萬，除刺史，得將孫坑、卓瓊、劉儒、張鄴等，賞有差。」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辛亥，搜訪賢良。

《舊五代史》卷五《太祖紀五》　乙卯，宴會羣臣於宣威殿。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十月乙亥，東京博王友文入覲，召之也。

己卯，以新修天驥院開宴落成，内外并獻馬，而魏博進絹四萬匹爲駔價。

壬午，以冬設禁軍，幸興安鞠場，召文武百官宴。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遣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十一月丁亥朔，幸廣王第作樂。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己丑，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以伐趙。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叛附于晉，晉人救趙。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辛卯，宴文武四品已上於宣威殿。

戊戌，詔曰：「自朔至今，暴風未息，諒惟不德，致此咎徵。皇天動威，罔敢不懼。宜徧命祈禱，副朕意焉。」差官分往祠所止風。

己亥，日南至，帝被衮冕御朝元殿，列細仗，奏樂於庭，羣臣稱賀。

乙巳，詔曰：「關防者，所以譏異服，察異言也。況天下未息，兵民多姦，改形易衣，覘我戎事。比者有諜皆以詐敗，而未嘗罪所過地，叛將逃卒竊其妻孥而影附使者，亦未嘗詰其所經。今海内未同，而緩法弛禁，非所以息姦詐、止奔亡也。應在京諸司，不得擅給公驗。如有出外須執憑繇者，其司門過所，先須經中書門下點檢，宜委宰臣趙光逢專判出給，俾繇顯重，冀絶姦源。仍下兩京、河陽及六軍諸衛、御史臺，各加鈐轄。公私行李，復不得帶挾家口向西。其襄、鄧、鄜、延等道，並同處分。」

庚戌，幸左龍虎軍宴羣臣。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蜀主更太子宗懿名曰元坦。【略】立假子宗裕爲通王，宗範爲夔王，宗鐵爲昌王，宗壽爲嘉王，宗翰爲集王，立其子宗仁爲普王，宗輅爲雅王，宗紀爲褒王，宗智爲榮王，宗澤爲興王，宗鼎爲彭王，宗傑爲信王，宗衍爲鄭王。

上疾小愈，辛亥，校獵於伊、洛之間。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甲寅，幸右龍虎軍宴羣臣。

《舊五代史》卷二七《莊宗紀一》　十二月丁巳朔，梁祖聞帝〔李存

勗)軍屯趙州，命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韓勍爲副，相州刺史李思安爲前鋒，會魏州之兵以討王鎔。又令閻寶、王彦章率二千騎，會景仁於邢、洺。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己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

庚申，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洺。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辛酉，宴文武四品已上於宣威殿。親閱禁軍，命格鬬於教馬亭。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虔州刺史盧光稠疾病，欲以位授譚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其子韶州刺史延昌來奔喪，全播立而事之。

丙寅，以延昌爲鎮南留後。延昌表其將廖爽爲韶州刺史。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己巳，詔曰：「滑、宋、輝、亳等州，水潦敗傷，人户愁嘆，朕爲民父母，良用痛心。其令本州分等級賑貸，所在長吏監臨周給，務令存濟。」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庚午，蜀主以御史中丞周庠、户部侍郎判度支庾傳素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太常卿李燕等刊定《梁律令格式》，癸酉，行之。

丁丑，王景仁等進軍柏鄉。

辛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永平。

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

壬午，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

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

《舊五代史》卷二七《莊宗紀一》　乙酉，致師於柏鄉，帝(李存勗)禱戰於光武廟。柏鄉無芻粟之備，梁軍以樵采爲給，爲帝之遊軍所獲，由是堅壁不出，刺屋茅坐席以秣其馬，衆心益恐。

乾化元年、遼太祖五年(辛未、九一一)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正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帝素服避殿，百官守司以恭天事，明復而止。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丁亥，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柏鄉，敗績。

庚寅，赦流罪以下囚，求危言正諫。

癸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丙申，上(遼太祖)親征西部奚。

《舊五代史》卷二七《莊宗紀一》　己亥，遣史建瑭、周德威徇地于邢、魏，先馳檄以諭之。

帝御親軍南征。庚子，至洺州，梁祖令其將徐仁浦將兵五百，夜入邢州。張承業、李存璋以三鎮步兵攻邢州，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長驅至澶、魏，帝與李嗣源率親軍繼進。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己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

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秦州節度使繼崇，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絹書遺蜀主，言繼崇驕矜嗜酒，求歸成都，蜀主召公主歸寧。辛亥，公主至成都，蜀主留之，以宋光嗣爲閤門南院使。岐王怒，始與蜀絶。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二月丙辰朔，帝御文明殿，羣臣入閤。

以蔡州順化軍指揮使王存儼權知軍州事。

《舊五代史》卷二七《莊宗紀一》　戊午，師次洹水，周德威進至臨河。

己未，魏帥羅周翰出兵五千，塞石灰窑口，周德威以騎掩擊，迫入觀音門。是日，王師迫魏州，帝(李存勗)舍於狄公祠西。周翰閉壁自固，帝軍攻之，其城幾陷。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　庚申，以户部尚書李振爲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自楊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壬戌，詔曰：「東京舊邦，久不巡幸，宜以今月九日幸東都，扈從文武官委中書門下量閑劇處分。」

《舊五代史》卷二七《莊宗紀一》　癸亥，帝(李存勗)觀河於黎陽。是時，梁祖發兵萬餘將渡河，聞王師至，棄舟而退。黎陽都將張從楚、曹儒以

部下兵三千人來降，立其軍爲左右匡霸使。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甲子，幸曜村民舍閱農事。

《舊五代史》卷二七《莊宗紀一》　乙丑，周德威自臨清狗地貝郡，攻博州，下東武、朝城。時澶州刺史張可臻棄城而遁，遂攻黎陽，下臨河、淇門。庚午，梁祖在洛，聞王師將攻河陽，率親軍屯白馬坡。

壬申，帝（李存勗）下令班師。帝至趙州，王鎔迎謁。

翌日，大饗諸軍。

壬午，帝發趙州，歸晉陽，留周德威戍趙州。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三月乙酉朔，以天雄留後羅周翰爲節度使。

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襄王劉隱病亟，表其弟節度副使巖權知留後，丁亥卒。巖襲位。

《舊五代史》卷二七《莊宗紀一》　己丑，鎮、定州各遣使言幽州劉守光凶僭之狀，請推爲尚父，以稔其惡。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辛卯，以久旱，令宰臣分禱靈迹，翌日大澍雨。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岐王聚兵臨蜀東鄙，蜀主謂羣臣曰：「自茂貞爲朱溫所困，吾常振其乏絶，今乃負恩爲寇，誰爲吾擊之？」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蜀主以宗侃爲北路行營都統。【略】以兼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師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爲三招討使，左金吾大將軍王宗紹爲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二萬伐岐。壬辰，宗侃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

《舊五代史》卷二七《莊宗紀一》　乙未，帝（李存勗）至晉陽宮，召監軍張承業諸將等議幽州之事，乃遣牙將戴漢超齎墨制并六鎮書，推劉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由是凶熾日甚，遂邀六鎮奉册。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丙申，幸甘水亭，召宰臣、翰林學士、尚書侍郎孔纘已下八人扈從，宴樂甚歡。

戊戌，幸右龍虎軍，召文武官四品已上宴於新殿。

甲辰，幸左龍虎軍新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岐王募華原賊帥温韜以爲假子，以華原爲耀州，美原爲鼎州。置義勝軍，以韜爲節度使，使帥邠、岐兵寇長安。詔感化節度使康懷貞、忠武節度使牛存節以同華、河中兵討之。己酉，懷貞等奏擊韜於車度，走之。

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蜀興元，唐道襲擊卻之。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丁卯，幸龍虎門，召宰臣、學士、金吾上將軍、大將軍侍宴廣化寺。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壬申，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丁丑，幸宣威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及軍使、蕃客。

己卯，又幸左龍虎軍宴羣臣。

五月甲申朔，帝被冕旒御朝元殿視朝，仗衛如式。制改開平五年爲乾化元年，大赦天下。

癸巳，觀稼於伊水，登建春門，幸會節坊張宗奭私第，臨亭皐視物色，賞賜甚厚。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甲辰，以清海留後劉巖爲節度使。

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監國，六月癸丑朔，至利州。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乙卯，命北面都招討使、鎮國軍節度使楊師厚出屯邢、洺。

丁巳，鎮、定鈔我湯陰。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七月壬午朔，斜離底及諸蕃使來貢。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帝不豫，稍厭秋暑。自辛丑幸會節坊張宗奭私第，宰臣視事於歸仁亭子，崇政使、内諸司及翰林院並止於河南令廨署。

甲辰，復歸大内。

八月庚申，幸保寧殿，閱天興控鶴兵事，軍使將校各有賜。

癸亥，老人星見。

《舊五代史》卷二七《莊宗紀一》　甲子，幽州劉守光僭稱大燕皇帝，年號應天。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戊辰，幸故上陽宮，至於榆林觀稼。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岐王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乙亥，王宗

侃、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與之戰於青泥嶺，蜀兵大敗。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丙子，閱四蕃將軍、屯衛兵士於天津橋，南至龍門廣化寺。

戊寅，幸興安鞠場大教閱，帝自指麾，無不踴抃，坐作進退，聲振宮掖。

九月辛巳朔，帝御文明殿，羣臣入閤，刑法待制官各奏事。

己丑，宴羣臣於興安殿。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帝疾稍愈，聞晉、趙謀入寇，自將拒之。戊戌，以張宗奭爲西都留守。

庚子，帝發洛陽。

甲辰，至衛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帝遽命輦北趣邢洺，晝夜倍道兼行。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乙巳，至於宜溝，幸民劉達墅。

丙午，至相州，賞左親騎指揮使張仙、右雲騎指揮使宋鐸，嘗身先陷陣，各賜帛。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湖州刺史錢鏐酖酒殺人，恐吳越王鏐罪之，冬十月辛亥朔，殺都監潘長、推官鍾安德，奔于吳。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駐蹕於相州，宰臣洎文武從官並詣行宮起居。

癸丑，閱武於州圍之南樓。

甲寅，將以其夕幸魏縣，命閤門使李郁報宰臣，兼敕內外。是夜，車駕發軔於都署。

乙卯，次洹水。

丙辰，至魏縣。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戊午，置鐵冶。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貝州奏晉兵寇東武，尋引去。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己未，帝御朝元門，以回鶻、吐蕃二大國首領入覲故也。

癸亥，令諸軍指揮使及四蕃將軍賜食於行宮之外廡。

戊辰，幸邑西之白龍潭以觀魚焉。

丙子，帝御城東教場閱兵，諸軍都指揮、北面招討使、太尉楊師厚總領鐵馬步甲十萬，廣亘十數里陳焉。

十一月辛巳朔，上駐蹕魏縣，從官自丞相而下並詣行宮起居，留都文武百官及諸道節度使、防禦使、刺史、諸藩府留後，各奉表起居。

壬午，帝以邊事稍息，宣命還京師。

癸未，至內黃縣。

甲申，至黎陽縣。

乙酉，命從官丞相而下宴於行次。

丁亥，次衛州。

戊子晨，次新鄉，夕止獲嘉。

己丑，次武陟。

庚寅，次溫縣。延州節度使高萬興奏，當軍都指揮使高萬金統領兵士，今月五日收鹽州，僞刺史高行存泥首來降。丞相及文武百官各上表稱賀。

辛卯，次孟州，命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夫張衍、光祿卿李翼各齎香合、祝版，告祭於孟津之望祠。

壬辰，詰旦離孟州，晚至都。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乙未，回鶻、吐蕃遣使者來。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蜀王宗弼敗岐兵於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王宗鐵、王宗播敗岐兵於黃牛川，擒其將蘇厚等。

丁酉，蜀主自利州如興元。援軍既集，安遠軍望其旗，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夾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

己亥，岐兵解圍遁去。

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庚子，蜀主西還。

《舊五代史》卷二七《莊宗紀一》　辛丑，燕人侵易、定，王處直來告難。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大雨雪，宰臣及文武師長各奉表賀焉。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戊申，燕主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攻容城。王處直告急于晉。

十二月乙卯，以朗州留後馬賓爲永順節度使、同平章事。

鎮南留後盧延昌遊獵無度，百勝軍指揮使黎球殺之，自立，將殺譚全播，全播稱疾請老，乃免。丙辰，以球爲虔州防禦使。

丁巳，蜀主至成都。

戊午，以靜海留後曲美爲節度使。

癸亥，以靜江行軍司馬姚彦章爲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從楚王殷之請也。

《舊五代史》卷二七《莊宗紀一》 甲子，帝〔李存勗〕遣周德威、劉光濬、李嗣源及諸將率蕃漢之兵發晉陽，伐劉守光於幽州。

《舊五代史》卷六《太祖紀六》 癸酉，臘假，詔諸王與河南尹、左右金吾、六統軍等較獵於近苑。

乾化二年、遼太祖六年（壬申、九一二）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正月庚辰朔，周德威等自飛狐東下。

《舊五代史》卷七《太祖紀七》 甲申，以時雪久愆，命丞相及三省官羣望祈禱。

丙戌，有司以孟春太廟薦享上言，命丞相杜曉攝祭行事。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德威東出飛狐，與趙王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於易水。【略】三鎮兵進攻燕祁溝關，下之。

戊子，圍涿州。

《舊五代史》卷七《太祖紀七》 丙申夕，熒惑犯房第二星。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丁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來求救。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二月庚戌朔，梁祖大舉河南之衆以援守光，以陝州節度使楊師厚爲招討使，河陽李周彝爲副，青州賀德倫爲應接使，鄆州袁象先爲副。

《舊五代史》卷七《太祖紀七》 中和節，御崇勳殿，召丞相、大學士、河南尹，略對訖，於萬春門外廡賜以酒食。

癸丑，勅曰：「今載春寒頗甚，雨澤仍愆，司天監占以夏秋必多霖潦，宜令所在郡縣告喻百姓，備淫雨之患。」

《新五代史》卷二《太祖紀下》 丁巳，光禄卿盧玭使於蜀。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戊午，〔遼太祖〕親征劉守光。

《舊五代史》卷七《太祖紀七》 庚申，御宣威殿開宴，丞相洎文武官屬咸被召列侍，竟日而罷。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帝聞岐、蜀相攻，辛酉，遣光禄卿盧玭等使于蜀，遺蜀主書，呼之爲兄。

《舊五代史》卷七《太祖紀七》 壬戌，帝將巡按北境，中外戒嚴，詔以河南尹、守中書令、判六軍事張宗奭爲大内留守。

甲子，發自雒師，夕次河陽。

乙丑，次温縣。

丙寅，次武陟。懷州刺史段明遠迎拜於境上，其内外所備，咸豐霈焉。

丁卯，次獲嘉。

戊辰，次衛州之新鄉。

己巳，晨發衛州，夕止淇門，内衙十將使以十指揮兵士至於行在。

辛未，駐蹕黎陽。

癸酉，發自黎陽，夕次内黄。

甲戌，次昌樂縣。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彝圍棗强，招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袁象先圍蒲縣。

《舊五代史》卷七《太祖紀七》 丁丑，次于永濟縣。青州節度使賀德倫奏，統領兵士赴歷亭軍前。

戊寅，至貝州，命四丞相及學士李琪、盧文度，知制誥竇貴等十五人扈從，其左常侍韋戩等二十三人止焉。

己卯，發自貝州，夕駐蹕於野落。

三月庚辰朔，次于棗强縣之西城。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壬午，梁祖自督軍攻棗强。甲申，城陷，屠之。

《舊五代史》卷七《太祖紀七》　丙戌，鎮、定諸軍招討使楊師厚奏下棗强縣，車駕即日疾馳南還。丁亥，復至貝州。庚寅，楊師厚與副招討李周彝等准詔來朝。辛卯，詔丞相、翰林大學士、文武從官、都招討使及諸軍統指揮使等，賜食於行殿。壬辰，命以羊酒等各賜從官。甲午，幸貝州之東闉閱武。乙未，帝復幸東闉閱騎軍。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義昌節度使劉繼威年少，淫虐類其父，淫於都指揮使張萬進家，萬進怒，殺之。詰旦，召大將周知裕，告其故。萬進自稱留後，以知裕爲左都押牙。庚子，遣使奉表請降，亦遣使降于晉；晉王命周德威安撫之。辛丑，以萬進爲義昌留後。甲辰，改義昌爲順化軍，以萬進爲節度使。乙巳，帝發貝州。

《舊五代史》卷七《太祖紀七》　丙午，次濟源縣。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丁未，至魏州。戊申，周德威遣裨將李存暉等攻瓦橋關，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皆降。

《舊五代史》卷七《太祖紀七》　詔曰：「雨澤愆期，祈禱未應，宜令宰臣各於魏州靈祠精加祈禱。」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四月癸丑，以楚王殷爲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

《舊五代史》卷七《太祖紀七》　甲寅夕，月掩心大星。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乙卯，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

《舊五代史》卷七《太祖紀七》　丙辰，敕：「近者星辰違度，式在修禳，宜令兩京及宋州、魏州取此月至五月禁斷屠宰。仍各於佛寺開建道場，以迎福應。」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丁巳，發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

《舊五代史》卷七《太祖紀七》　己巳，至東都，博王友文以新創食殿上言，并進准備內宴錢三千貫、銀器一千五百兩。辛未，宴於食殿，召丞相、文武從官等侍焉。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帝聞嶺南與楚相攻，甲戌，以右散騎常侍韋戩等爲潭、廣和叶使，往解之。

《舊五代史》卷七《太祖紀七》　戊寅，車駕發自東京，夕次中牟縣。五月己卯朔，從官文武自丞相而下並詣行殿起居，親王及諸道藩帥咸奉表來上。庚辰，發自鄭州，至滎陽，河南尹、魏王宗奭望塵迎拜，河陽留後邵贇、懷州刺史段明遠等邐迤來迎。夕次汜水縣，帝召魏王宗奭入對，便於御前賜食，數刻乃退。壬午，駐蹕於汜水，宰臣、河南尹、大學士並於內殿起居，勅以建昌宮事委宰臣于兢領之。癸未，帝發自汜水，宣令邵贇、段明遠各歸所理。午憩任村頓，夕次孝義宮。留都文武禮部尚書孔纘而下道左迎拜。次偃師。甲申，至都，文武臣奉迎於東郊。宰臣薛貽矩抱恙在假，不克扈從，宣問旁午，仍命且駐東京以俟良愈。及薨，帝震悼頗久，命雒苑使曹守瑨往弔祭之。丁亥，以彗星謫見，詔兩京見禁囚徒大辟罪以下，遞減一等，限三日內疏理訖聞奏。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己丑，蜀大赦。

《舊五代史》卷七《太祖紀七》　辛卯，詔曰：「亢陽滋甚，農事已傷，宜令宰臣于兢赴中嶽，杜曉赴西嶽，精切祈禱。其近京靈廟，宜委河南尹，五帝壇、風師雨師、九宮貴神，委中書各差官祈之。」

《冊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閏五月戊申，詔以分物銀器，賜渤

海進貢首領以下，遣還其國。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己酉，〔周德威〕攻其西門，燕人出戰，敗之。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庚申，嗢末首領熱逋鉢督、崔延没相等，並授銀青光禄大夫、檢較太子賓客，遣還本部。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壬戌，帝疾增甚。

高季昌潛有據荆南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廣之。

丙寅，蜀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鍇罷爲兵部尚書。

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戊寅，梁祖爲其子友珪所弑，友珪僭即帝位于洛陽。

後梁末帝部（起公元九一二年，迄公元九二三年）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末帝諱瑱，初名友貞，及即位，改名鍠，貞明中又改今諱。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元貞皇后張氏。

乾化二年、遼太祖六年（壬申、九一二）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六月己卯，〔朱友珪〕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爲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

辛巳，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即皇帝位。

時朝廷新有內難，中外人情恟恟。許州軍士更相告變，匡國節度使韓建皆不之省，亦不爲備。丙申，馬步都指揮使張厚作亂，殺建。

友珪不敢詰，甲辰，以厚爲陳州刺史。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七月丙午，親征术不姑，降之，俘獲以數萬計。命弟剌葛分兵攻平州。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丁未，大赦。

壬子，制以〔楊〕師厚爲天雄節度使，徙〔羅〕周翰爲宣義節度使。以侍衞諸軍使韓勍領匡國節度使。

甲寅，加吳越王鏐尚父。

甲子，以均王友貞爲開封尹、東都留守。

蜀太子元坦更名元膺。

丙寅，廢建昌宮使，以河南尹張宗奭爲國計使，凡天下金穀舊隸建昌宮者悉主之。

八月，龍驤軍三千人戍懷州者，潰亂東走，所過剽掠。戊子，遣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霍彥威、左耀武指揮使杜晏球討之。

庚寅，擊破亂軍，執其都將劉重遇於鄢陵。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壬辰，上次恩德山。皇子李胡生。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甲午，斬之〔劉重遇〕。

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爲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戊戌，以侍衞諸軍使韓勍爲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

九月丁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爲河中都招討使，更以韓勍副之。

庚午，以〔敬〕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壬申，以户部尚書李振充崇政院使。

辛巳，蜀改劍南東川曰武德軍。

〔徐〕温與〔劉〕威、〔陶〕雅帥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加嗣吳王隆演太師、吳王，以温領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如故。温遣威、雅還鎮。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十月戊寅，剌葛破平州，還，復與迭剌、寅底石、安端等反。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癸未，帝〔李存勗〕自澤州路赴河中，遇梁將康懷英於平陽，破之，斬首千餘級，追至白徑嶺，朱友謙會帝於猗氏，梁軍解圍而去。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甲申，遣人使梁致祭。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楊師厚既得魏博之衆，又兼都招討使，宿衞勁兵多在麾下，諸鎮兵皆得調發，威勢甚重，心輕郢王友珪，遇事往往專行不顧。

帥精兵萬餘人，渡河趣洛陽，友珪大懼。丁亥，至都門，留兵於外，與十餘人入見，友珪喜，甘言遜詞以悅之，賜與巨萬。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壬辰，還次北阿魯山，聞諸弟以兵阻道，引軍南趨十七濼。是日燔柴。

翼日，次七渡河，諸弟各遣人謝罪。上猶矜憐，許以自新。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十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至于臨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甲寅，葬神武元聖孝皇帝于宣陵，廟號太祖。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庚申，周德威報劉守光三遣使乞和，不報。

丁卯，燕將趙行實來奔。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十二月戊寅，蜀行營都指揮使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守將李繼夔走。

乾化三年、遼太祖七年（癸酉、九一三）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正月甲辰朔，以用兵免朝。

甲寅，王師次赤水城，弟剌葛等乞降。上素服，乘赭白馬，以將軍耶律樂姑、轄剌僅阿鉢爲御，解兵器，肅侍衛以受之，因加慰諭。剌葛等引退，上復數遣使撫慰。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丁巳，周德威攻下順州，獲刺史王在思。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癸亥，郢王友珪朝享太廟；甲子，祀圜丘，大赦，改元鳳曆。

吳陳璋攻荆南，不克而還，荆南兵與楚兵會於江口以邀之；璋知之，舟二百艘駢爲一列，夜過，二鎮兵遽出追之，不能及。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二月甲戌朔，攻下安遠軍，獲燕將一十八人。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壬午，蜀大赦。

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阬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爲。丙戌，均王奏龍驤軍疑懼，未肯前發。

戊子，龍驤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人所弑，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恥，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踊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

《新五代史》卷三《末帝紀》　庚寅，〔袁〕象先等以禁兵討賊，友珪死，杜曉見殺。象先遣趙巖持傳國寶至東都，請〔均〕王入洛陽。

是月，皇帝即位於東都，復稱乾化三年，復博王友文官爵。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丙申，晉李存暉攻燕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

庚子，以〔唐〕道襲爲太子太保。

三月甲辰朔，晉周德威拔燕盧臺軍。

丁未，帝更名鍠。

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无巨細必咨而後行。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癸丑，次蘆水，弟迭剌哥圖爲奚王，與安端擁千餘騎而至，紿稱入覲。上怒曰：「爾曹始謀逆亂，朕特恕之，使改過自新，尚爾反覆，將不利於朕！」遂拘之。以所部分隸諸軍。而剌葛引其衆至乙室堇淀，具天子旗鼓，將自立，皇太后陰遣人諭令避去。會弭姑乃、懷里陽言車駕且至，其衆驚潰，掠居民北走，上以兵追之。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

丙辰，立皇弟友敬爲康王。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壬戌，以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李仁福爲檢校太師，進封隴西郡王。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乙丑，收古北口。時居庸關使胡令珪等與諸戍將相繼挈族來奔。

丙寅，武州刺史高行珪遣使乞降。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戊辰，以邢州保義軍留後、檢校太保戴思遠爲檢校太傅，充邢州節度使。

庚午，以鎮東軍節度副使、充兩浙西面都指揮使、行睦州刺史馬綽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領秦州雄武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四月戊寅，北追剌葛。

己卯，次彌里，問諸弟面木葉山射鬼箭厭禳，乃執叛人解里向彼，亦以其法厭之。至達里淀，選輕騎追及培只河，盡獲其黨輜重、生口。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癸未，以袁象先領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甲申，燕將李暉等二十餘人舉族來奔。

德威攻幽州南門，壬辰，劉守光遣使王遵化致書哀祈於德威。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丁酉，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鄭滑濮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長沙郡開國公羅周翰加特進、駙馬都尉。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己亥，晉劉光濬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五月壬寅朔，光濬進迫營州，刺史楊靖以城降。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乙巳，蜀主以兵部尚書王鍇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及劉守奇率魏、博、邢、洺、徐、兗、鄆、滑之衆十萬討鎮州。

庚戌，營於鎮之南門外。

壬子，晉將史建瑭自趙州領騎五百入于鎮州，師厚知其有備，自九門移軍於下博。劉守奇以一軍自貝州掠冀州衡水、阜城，陷下博。師厚自弓高渡御河，迫滄州，張萬進懼，送款，師厚表請以萬進爲青州節度使，以劉守奇爲滄州節度使。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癸丑，遣北宰相迪輦率驍騎先渡。

甲寅，奏擒剌葛、涅里袞阿鉢於榆河，前北宰相蕭實魯、寅底石自剄不殊。遂以黑白羊祭天地。

壬戌，剌葛、涅里袞阿鉢詣行在，以橐索自縛，牽羊望拜。上還至大嶺。

丙寅，至庫里，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以生口六百、馬二千三百分賜大、小鶻軍。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六月壬申朔，晉王遣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議軍事。

丙子，蜀主以道士杜光庭爲金紫光祿大夫、左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

吳越錢傳瓘拔廣德，虜花虔、渦信以歸。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辛巳，至榆嶺，以轄賴縣人掃古非法殘民，磔之。

甲申，上登都庵山，撫其先奇首可汗遺跡，徘徊顧瞻而興歎焉。聞獄官涅離擅造大校，人不堪其苦，有至死者，命誅之。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戊子，以張萬進爲平盧節度使。

辛卯，燕主守光遣使詣張承業，請以城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壬辰，次狼河，獲逆黨雅里、彌里，生埋之銅河南軌下。放所俘還，多爲于骨里所掠。上怒，引輕騎馳擊。復遣驍將分道追襲，盡獲其衆并掠者。

庚子，次阿敦濼，以養子涅里思附諸弟叛，以鬼箭射殺之。其餘黨六千，各以輕重論刑。于厥掠生口者三十餘人，亦俾贖其罪，放歸本部。至石嶺西，詔收回軍乏食所棄兵仗，召北府兵驗而還之。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高陽毛文錫不至。

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爲內樞密使。

戊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唐）道襲。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逐至城西，斬之。

蜀主乃召兼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使發兵討爲亂者徐瑤、常謙等。宗侃等陳於西毬場門，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殿前，殺數十人。瑤死，謙與太子奔龍躍池，匿於艦中。己酉，太子出就舟人匄食，舟人以告蜀主，亟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太子已爲衛士所殺。

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謚忠壯；復以潘峭爲樞密使。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辛亥，德威進攻諸城門。

壬子，賊將楊師貴等五十人來降。

甲子，五院軍使李信攻下莫州。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八月乙亥，李信拔瀛州。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己卯，幸龍眉宮，幬逆黨二十九人，以其妻女賜有功將校，所掠珍寶、孳畜還主，亡其本物者，命責償其家，不能償者，賜以其部曲。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九月申辰，以御史大夫姚洎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壬戌，上發自西樓。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高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爲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吴、蜀，朝廷浸不能制。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十月己巳朔，守光帥七百騎、步軍五千夜入檀州。

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將兵躡之。

壬申，守光自檀州南山而遁，德威追及，大敗之，獲大將李劉、張景紹及將吏八百五十人，馬一百五十匹。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戊寅，和州回鶻來貢。

癸未，乙室府人迪里古、迷骨離部人特里以從逆誅。詔羣臣分決滯訟，以韓知古録其事，只里姑掌捕亡。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己丑，守光遣牙將劉化脩、周遵業等以書幣哀祈德威。

庚寅，守光乘城以病告，復令人獻自乘馬玉鞍勒易德威所乘馬而去。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甲午，立宗衍爲太子。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十一月己亥朔，帝〔李存勗〕下令親征幽州。

甲辰，發晉陽。

己未，至范陽。

辛酉，守光奉禮幣歸款於帝，帝單騎臨城邀守光，辭以佗日，蓋爲其親將李小喜所扼也。是夕，小喜來奔，帝下令諸軍，詰旦攻城。

壬戌，梯轒並進，軍士畢登，帝登燕丹塚以觀之。有頃，擒劉仁恭以獻。

癸亥，帝入燕城，諸將畢賀。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十二月庚午，以前鄆州節度、檢校司徒、食邑二千户、福王友璋爲許州節度使、檢校太保。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墨制授周德威幽州節度使。

癸酉，檀州燕樂縣人執劉守光并妻李氏祝氏、子繼祚以獻。

己卯，帝〔李存勗〕下令班師，自雲、代而旋。時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遣使請帝由井陘而西，許之。

庚辰，帝發幽州，擄仁恭父子以行。

甲申，次定州，舍於關城。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丙戌，晉王與王處直謁北嶽廟；是日，至行唐，趙王鎔迎謁于路。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戊子，燔柴于蓮花濼。

乾化四年、遼太祖八年（甲戌、九一四）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正月戊戌朔，王鎔以履新之日，與其子昭祚、昭誨奉觴上壽置宴。

己亥，帝〔李存勗〕發鎮州，因與王鎔畋於行唐之西。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壬寅，以青州節度使張萬進爲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尉。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甲辰，以曷魯爲迭剌部夷離堇，忽烈爲惕隱。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丙〔子〕〔午〕，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更謂之天策府。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壬子，〔李存勗〕至晉陽，以組繫仁恭、守光，號令而入。是日，誅守光。遣大將李存霸拘送仁恭于代州，刺其心血奠告于武皇陵，然後斬之。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二月甲戌，以感化軍節度使、華商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原郡開國公康懷英爲大安尹，充永平軍節度使，大安金棣等州觀察處置使。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四月，丙子，蜀主徙鎮江軍治夔州。

丁丑，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坐挾私遷補軍校，罷爲工部侍郎，再貶萊州司馬。

吴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于楚。

五月，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王韓遜卒，軍中推其子洙爲留後。癸

丑，詔以洙爲節度使。

吴柴再用等與劉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貞棄袁州遁去。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七月丙申朔，有司上諸帳族與謀逆者三百餘人罪狀，皆棄市。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晉王率師自黄澤嶺東下，寇邢、洺，魏博節度使楊師厚軍於漳水之東。晉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遂退。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八月，晉王還晉陽。

蜀武泰節度使王宗訓鎮黔州，貪暴不法，擅還成都，庚辰，見蜀主，多所邀求，言辭狂悖。蜀主怒，命衛士毆殺之。

戊子，以内樞密使潘峭爲武泰節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爲禮部尚書，判樞密院。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九月，徐州節度使王殷反。時朝廷以福王友璋鎮徐方，殷不受代，乃下詔削奪殷在身官爵，仍令却還本姓蔣，便委友璋及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開封尹劉鄩等進軍攻討。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十月甲子朔，建開皇殿於明王樓基。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存節等軍于宿州。吴平盧節度使朱瑾等將兵救徐州，存節等逆擊，破之，吴兵引歸。

十一月乙巳，南詔寇黎州，蜀主以夔王宗範、兼中書令宗播、嘉王宗壽爲三招討以擊之。

丙辰，敗之於潘倉嶂，斬其酋長趙嵯政等。

壬戌，又敗之於山口城。

十二月乙亥，破其武侯嶺十三寨。

辛巳，又敗之於大渡河，俘斬數萬級，蠻爭走渡水，橋絶，溺死者數萬人。宗範等將作浮梁濟大渡河攻之，蜀主召之令還。

癸未，蜀興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揮使王宗鐸攻岐階州及固鎮，破細砂等十一寨，斬首四千級。

甲申，指揮使王宗儼破岐長城關等四寨，斬首二千級。

貞明元年、遼太祖九年（乙亥、九一五）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正月己亥，蜀主御得賢門受蠻俘，大赦。

二月，牛存節等拔彭城，王殷舉族自焚。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閏二月甲午，延州節度使、太原西面招討應接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萬興進封渤海王。

三月辛酉朔，以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應接等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牛存節爲檢校太尉，加食邑一千户，賞平徐之功也。

丁卯，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趙光逢爲太子太保致仕。魏博節度使楊師厚薨，輟視朝三日。

己丑，魏博軍亂，囚節度使賀德倫。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彦以刺史。彦請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

李繼徽假子保衡殺李彦魯，自稱靜難留後，舉邠、寧二州來附。詔以保衡爲感化節度使，以河陽留後霍彦威爲靜難節度使。

吴徐温以其子牙内都指揮使知訓爲淮南行軍副使、内外馬步諸軍副使。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五月，晉王率師赴魏州。節度使牛存節薨。

鳳翔李茂貞遣僞署涇州節度使劉知俊率師攻邠州，以李保衡歸順故也。自是凡攻圍十四月，節度使霍彦威、諸軍都指揮使黄貴堅守捍寇，會救軍至，岐人乃退。

六月庚寅，晉王入魏州，以賀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舉族遷於晉陽。

是月，晉人陷德州。

七月，又陷澶州，刺史王彦章棄城來奔。

劉鄩自洹水潛師由黄澤路西趨晉陽，至樂平縣，值霖雨積旬，乃班師還。

次宗城，遂至貝州，軍於堂邑。遇晉軍，轉鬬數十里，晉軍稍退。翌日，鄩移軍于莘。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八月乙未，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綰爲北路行

營都制置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爲招討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宗瑤爲東北面招討使，同平章事王宗翰爲副使，攻鳳州。

庚戌，吴以鎮海節度使徐温爲管内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守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爲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

劉巖逆婦于楚，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送之。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梁將賀瓌襲取澶州，帝〔李存勗〕遣李存審率兵五千攻貝州，因塹而圍之。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九月壬午，正衙命使册德妃張氏。是夕，妃薨。

以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行澶州刺史、檢校太保王彦章爲汝州防禦使，依前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十月戊申，鈎魚于鴨渌江。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辛亥，康王友孜謀反，伏誅。

壬子，葬德妃張氏。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有軍士自鄆軍來奔，帝〔李存勗〕善待之，乃劉鄩密令齎酖賂帝膳夫，欲置毒於食中，會有告者，索其黨誅之。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十一月己未夜，蜀宫火。

庚申旦，蜀主出義興門見羣臣。

壬戌，蜀大赦。

乙丑，改元。

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於泥陽川，蜀兵敗，退保鹿臺山。

辛未，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擒其將李彦巢等，乘勝趣秦州。

甲戌，王宗綰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彦德。

劉知俊攻霍彦威於邠州，半歲不克，聞秦州降蜀，知俊妻子皆遷成都；知俊解圍還鳳翔，終懼及禍，夜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奔于蜀軍。

王宗綰自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癸未，克之。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十二月乙未，詔昇華原縣爲崇州静勝軍，以美原縣爲裕州，以爲屬郡。以僞命義勝軍節度使、鼎耀等州觀察使、特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李彦韜爲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静勝軍節度使、崇裕等州觀察使、河内郡開國侯，仍復本姓温，名昭圖。昭圖，華原賊帥也。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丁未，蜀大赦；改明年元曰通正。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以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爲節度使。

貞明二年、遼神册元年（丙子、九一六）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正月庚申，以皇伯父宋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廣王全昱爲守中書令，餘如故。

以浙江東道營田副使、檢校太傅、前常州刺史杜建徽遥領涇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蜀主以李繼崇爲武泰節度使、兼中書令、隴西王。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二月丙戌朔，上在龍化州，迭烈部夷離堇耶律曷魯等率百僚請上尊號，三表乃允。

丙申，羣臣及諸屬國築壇州東，上尊號曰大聖大明天皇帝，后曰應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楊涉罷相，守左僕射。涉累上章以疾辭位，故有是命。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辛丑夜，吴宿衛將馬謙、李球劫吴王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

壬寅，謙等陳于天興門外，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舉手大呼，亂兵皆潰，擒謙、球，斬之。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帝〔李存勗〕知劉鄩將謀速戰，乃聲言歸晉陽以誘之，實勞軍於貝州也，令李存審守其營。鄩謂帝已臨晉陽，將乘虚襲鄴。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丙辰，以迭烈部夷離堇曷魯爲阿盧朵里于越，百僚進秩，頒賚有差，賜酺三日。立子倍爲皇太子。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爲磁州。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是月，召楊延直會于魏城下，鄴自莘率軍亦至，與延直會。既而晉王自貝州至，鄴引軍漸退，至故元城西，與晉人決戰，大爲其所敗。追襲至河上，軍士赴水死者甚衆，鄴自黎陽濟河奔滑州。

己巳，制以鄴爲滑州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四月乙酉朔，威武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閩王王審知賜號忠勤保安興國功臣，餘如故。

晉人陷洺州。

癸卯夜，捉生都將李霸作亂，龍驤都將杜晏球討平之。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甲辰，梁遣郎公遠來賀。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五月，晉軍還太原。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吳越王鏐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汀、虔、郴、潭、岳、荆南道入貢。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六月庚寅，吳越王遣滕彦休來貢。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晉人急攻邢州，帝遣捉生都將張温率步騎五百人入于邢州，至内黄，温率衆降於晉人。

七月甲寅朔，晉王自太原至魏州，節度使張筠棄城奔京師，邢州節度使閻寶以城降於晉王。

壬戌，以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充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尚父、守尚書令、吳越王錢鏐爲諸道兵馬元帥，餘如故。

以左僕射楊涉爲太子太傅致仕。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甲子，吳潤州牙將周郊作亂，入府，殺大將秦師權等，大將陳祐等討斬之。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壬申，親征突厥、吐渾、党項、小蕃、沙陀諸部，皆平之。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八月丁酉，以太子少保致仕趙光逢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午，蜀主以王宗綰爲東北面招討使，集王宗翰、嘉王宗壽爲第一、第二招討，將兵十萬出鳳州。以王宗播爲西北面都招討，武信軍節度使劉知俊、天雄節度使王宗儔、匡國軍使唐文裔爲第一、第二、第三招討，將兵十二萬出秦州，以伐岐。

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以李嗣源爲刺史。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温帥援兵至城下諭之，寶舉城降。晉王以寶爲東南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審爲安國節度使，鎮邢州。

契丹王阿保機帥諸部兵二十萬，號百萬，自麟、勝攻晉蔚州，陷之，虜振武節度使李嗣本。

九月庚申，蜀新宫成，在舊宫之北。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己卯，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瑯琊郡王王檀薨。

晉王還太原。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棄城來奔。晉人陷貝州。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十月癸未朔，乘勝而東。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甲申，蜀王宗綰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

己丑，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

丙（寅）〔申〕，保勝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岌畏岐王猜忌，帥其衆二萬，棄隴州奔于蜀軍。

丁酉，以禮部侍郎鄭珏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亥，蜀大赦。

《舊五代史》卷八《末帝紀上》　晉王自太原至魏州。

前昭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陳留郡王葛從周薨。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晉王遣使如吳，會兵以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爲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

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大漢。

楚王殷聞晉王平河北，遣使通好，晉王亦遣使報之。

貞明三年、遼神册二年（丁丑、九一七）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正月戊午，以前淄州刺史高允奇爲右羽林統軍。

癸亥，以前天平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朱勍爲懷州刺史。

癸酉，以右天武軍使石釗爲密州刺史。

戊寅，以前懷州刺史李建爲安州刺史，仍賜名知節。

己卯，以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北面行營副招討等使、特進、檢校太傅霍彦威爲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二月甲申，晉王攻我黎陽，劉鄩拒之而退。

乙酉，前蔡州刺史董璋權知宣義軍州事。

丁亥，以前右羽林軍統軍梁繼業爲左衞上將軍。

壬辰，以租庸判官、檢校司徒張紹珪爲光禄卿，依前充租庸判官。

癸巳，以權知平盧軍軍州事、客省使、知銀臺事元湘爲檢校司空。

甲午，以飛龍使婁繼英爲左武衞大將軍。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新州將盧文進殺節度使李存矩，叛入契丹，遂引契丹之衆寇新州。

帝（李存勗）以契丹王阿保機與武皇屢盟於雲中，約爲兄弟，急難相救，至是容納叛將，違盟犯塞，乃馳書以讓之。

契丹攻新州甚急，刺史安金全棄城而遁，契丹以文進部將劉殷爲刺史。帝命周德威率兵三萬攻之，營於城東。俄而文進引契丹大至，德威拔營而歸，因爲契丹追躡，師徒多喪。契丹乘勝寇幽州。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三月辛亥，攻幽州。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庚申，以前平戎軍使、檢校司徒郭紹賓爲禧州刺史。

辛酉，以前天平軍節度副使裴彦爲隨州刺史。

戊寅，湖州刺史錢傳璟、蘇州刺史錢傳瑩、鎮海軍節度副使錢傳瓘、温州刺史錢傳瑫、睦州刺史錢傳懿、寶州刺史錢傳瓘、明州刺史錢傳球、義州刺史錢傳琇、峯州刺史錢傳珣、巒州刺史錢傳琰、鎮海軍都知兵馬使錢傳瓘等凡二十一人，並加官勳階爵，從吴越王錢鏐之請也。

夏四月庚辰，以前行左武衞大將軍蔡敬思爲右武衞上將軍。

辛巳，以前安州刺史劉圮權知晉州軍州事。以前密州刺史張實爲潁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

癸未，以六軍押牙、充左天武軍使劉彦珪爲澶州刺史。

辛卯，以右千牛衞大將軍劉璩充契丹宣諭使。詔諸道兵馬元帥開幕除吏，一同天策上將府故事。

辛丑，以清海軍元從都押牙、隴州刺史吴鍔爲檢校司空。

癸卯，以兩浙衙内先鋒指揮使、守峯州刺史錢傳珣爲泗州刺史。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命李嗣源率師赴援，次於涿水，又遣閻寶率師夜過祁溝，俘擒而還。

《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吴昇州刺史徐知誥治城市府舍甚盛。五月，徐温行部至昇州，愛其繁富。潤州司馬陳彦謙勸温徙鎮海軍治所於昇州，温從之，徙知誥爲潤州團練使。

高季昌與孔勍脩好，復通貢獻。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六月庚辰，以前東京馬步都指揮使兼左天武軍使雷景從爲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

辛卯，以租庸判官、光禄大夫、檢校司徒、行光禄卿張紹珪爲申州刺史。

壬辰，以權知晉州建寧軍軍州事、前安州刺史劉圮爲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乙巳，望城中有氣如煙火狀。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七月庚戌，蜀主以桑弘志爲西北面第一招討，王宗宏爲東北面第二招討。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丁巳，以淄州刺史陳洪爲棣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己未，以兼中書令王宗侃爲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爲西北面都招討。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乙丑，以刑部員外郎封翹爲翰林學士。

丙寅，以汝州刺史楊延直爲左衞大將軍，以前左衞上將軍劉重霸爲起復

雲麾將軍、右驍衛上將軍。

庚午，以六軍諸衛副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張業爲淄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晉王以李嗣源、閻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八月辛巳，以左神武軍統軍周武爲寧州刺史，以左崇安指揮使、前申州刺史劉仁鐸爲衍州刺史。

戊子，泰寧軍節度使張萬進賜名守進。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蜀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

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没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爲榮經尉。

〔癸巳〕，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即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爲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爲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甲午，自易州北循山而行，李嗣源率三千騎爲前鋒。

庚子，循大房嶺而東，距幽州六十里。契丹萬騎遽至，存審、嗣源極力以拒之，契丹大敗。

辛丑，大軍入幽州，德威見諸將，握手流涕。翌日，獻捷於鄴。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九月庚申，以遥領常州刺史張昌孫遥領壽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班師，帝〔李存勗〕授存審檢校太傅，嗣源檢校太保，閻寶加同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十月壬午，以權西面行營都監、右武衛上將軍張筠權知商州軍州事。

戊子，詔曰：「太子太傅李戩，多因釋教，誑惑羣情，此後不得出入無恒。」

癸巳，以前崇德軍使張思綰爲左武衛上將軍。

己亥，以啓聖匡運同德功臣、諸道兵馬元帥、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充淮南宣潤等四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吴越王錢鏐爲天下兵馬元帥。

壬寅，以尚書左丞吴藹爲工部尚書，充兩浙官告使。

是月，晉王自魏州還太原。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閏月戊申，蜀主以判内樞密院庾凝績爲吏部尚書、内樞密使。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丁卯，以前商州刺史徐瑭爲左驍衛上將軍，充西都大内皇城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蜀主祀圜丘。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壬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珏權判户部事。

戊子，以寧州刺史周武爲武靜軍防禦使，守慶州刺史。以河潼軍使竇廷琬爲寧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蜀主以劉知俊爲都招討使，諸將皆舊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無成功。唐文扆數毁之，蜀主亦忌其才。

十二月辛亥，收知俊，稱其謀叛，斬於炭市。

癸丑，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庚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華温琪爲右龍虎軍統軍，以右龍虎軍統軍張彦勳爲商州刺史，以前西京大内皇城使李項爲右威衛上將軍，以左金吾衛上將軍李周彝權兼左街使。

壬戌，以守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魏王張宗奭爲天下兵馬副元帥。

丙寅，以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鄭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王彦章爲檢校太傅。

丁卯，以西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左龍虎軍統軍賀瓌爲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宣義軍節度使、鄭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戊辰，晉王畋于朝城。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己巳，帝幸洛陽，爲來年有事於南郊也。遂幸伊闕，親拜宣陵。

癸酉，詔文武兩班，除元隨駕人數外，其餘並令御史司憲張袞部署，候車駕離京後一兩日，發赴東京。

甲戌，以天下兵馬副元帥、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爲西都留守。

貞明四年、遼神册三年（戊寅、九一八）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正月乙亥朔，蜀大赦，復國號曰蜀。

《新五代史》卷三《末帝紀》 己卯，至自西都。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庚辰，以蔡州刺史姚洪權知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

乙酉，以前靜難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黄貴爲蔡州刺史。

甲午，以右領軍衛上將軍齊奉國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丙申，以皇弟安端爲大内惕隱，命攻雲州及西南諸郡。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略】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城皇都，以禮部尚書康默記充版築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彦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彦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瀰浸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

己（亥）〔巳〕，蜀主以東面招討使王宗侃爲東、西兩路諸軍都統。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三月壬午，以前右武衛上將軍張筠爲左衛上將軍。

癸巳，以鎮國軍節度押衙、充本道馬步軍都指揮使江可復爲衍州刺史。

壬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行軍司馬、秦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馬綽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依前鎮海、鎮東等軍節度行軍司馬，餘如故，從錢鏐之請也。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四月癸卯朔，蜀主立子宗平爲忠王，宗特爲資王。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乙巳，皇弟迭烈哥謀叛。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丁未，以宣徽院使、右衛上將軍趙殼權知青州軍州事，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權知本院事。

己酉，以銀青光禄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判户部鄭珏爲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户部、上柱國，仍進封滎陽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户。以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蘭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蕭頃爲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進封蘭陵縣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户。

庚戌，以前崇德軍使、前右武衛大將軍杜存爲右領軍衛上將軍。

甲寅，以刑部郎中、充史館修撰竇專爲翰林學士。

己未，靈武節度使韓洙落起復，授開府儀同三司，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

癸亥，以延州忠義軍節度使、太原西面招討應接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王高萬興兼鄜、延兩道都制置使，餘如故。時萬興弟鄜州節度使萬金卒，故有是命。

己巳，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爲司徒致仕，兼加食邑五百户，以光逢累上章請老故也。

辛未，詔宰臣敬翔權判諸道鹽鐵使務。

壬申，以太子賓客趙光胤爲吏部侍郎。

五月甲戌，以荆南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高從誨領濠州刺史。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乙亥，詔建孔子廟、佛寺、道觀。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以特進、檢校太傅、前潁州團練使張實爲起復雲麾將軍，依前潁州團練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丙子，〔蜀主〕貶唐文扆爲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扆，削官爵，流瀘州。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庚辰，以工部尚書致仕孔拯爲國子祭酒。

己丑，以太常少卿韋彖爲右諫議大夫。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丙申，蜀主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

丁酉，削唐文扆官爵，流雅州。

辛丑，以宋光嗣爲内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並受遺詔輔政。

六月壬寅，蜀主殂。癸卯，太子即皇帝位。尊徐賢妃爲太后，徐淑妃爲太妃。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甲辰，以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歙州刺史朱令德爲忠武軍節度觀察留後。

己酉，以權知感化軍兩使留後、特進、檢校太保姚勍爲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

庚戌，上以祕書少監王翹爲將作監，以其父名祕故也。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乙卯，〔蜀主〕殺唐文扆、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全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裔於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官。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丙辰，以左監門衛將軍康贊美爲商州刺史。以左衛上將軍張筠爲權知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兼判大安府事。

戊午，以前景州刺史衛審符爲右衛大將軍。

庚申，以河陽節度、充北面行營排陣、兩京馬軍都軍節度等使、光禄大夫、檢校太保謝彦章爲匡國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權知河陽軍州事。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壬戌，帝〔李存勗〕自魏州復至楊劉。

甲子，率諸軍涉水而進，梁人臨水拒戰，帝軍小却。俄而鼓譟復進，梁軍漸退，因乘勢而擊之，交鬬於中流，梁軍大敗，殺傷甚衆，河水如絳，謝彦章僅得免去。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蜀唐文扆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内不自安。【略】庚午，貶格爲茂州刺史，玢爲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户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

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爲鉅鹿王，宗瑤爲臨淄王，宗綰爲臨洮王，宗播爲臨潁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爲琅邪郡王。

甲戌，以王宗侃爲樂安王。

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爲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庚辰，以商州刺史康贊美爲起復雲麾將軍，依前商州刺史。

《遼史》卷一《太祖紀一》　乙酉，于越曷魯薨，上震悼久之，輟朝三日，贈賻有加。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辛卯，以前左驍衛上將軍楊韶爲右武衛上將軍。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吴徐温入朝于廣陵。【略】戊戌，以〔徐〕知誥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内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温還鎮金陵，總吴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八月辛丑朔，大閱於魏郊，河東、魏博、幽、滄、鎮定、邢洺、麟、勝、雲、朔十鎮之師，及奚、契丹、室韋、吐渾之衆十餘萬，部陣嚴肅，旌甲照曜，師旅之盛，近代爲最。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丙午，以右廣勝軍使劉君鐸爲虢州刺史。

戊申，以武寧軍節度副使李存權知宿州事。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己酉，梁兗州節度使張萬進遣使歸款。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辛亥，涇原節度使杜建徽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建徽，吴越王錢鏐之將也，遥領涇原節制，至是以其上請加恩，故有是命。

乙卯，以蔡州刺史黄貴爲絳州刺史。

辛酉，以絳州刺史尹皓爲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

癸亥，以前永平軍節度副使張正己爲房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甲子，蜀順德皇后殂。

乙丑，蜀主以内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朱光葆、宋承薀、田魯儔等爲將軍及軍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大爲蜀患，周庠切諫，不聽。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以宿州團練使趙麓權知河陽節度觀察留後，以左驍衛將軍劉去非爲鄧州刺史。

戊辰，以權知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兼判大安府事張筠爲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兼判大安府事。

是月，晉王率師次楊劉口，遂軍於麻家渡，北面招討使賀瓌以兵屯濮州北行臺村，對壘百餘日。晉王以輕騎來覘，許州節度使謝彦章發伏兵掩擊，圍之數重，會救軍至，晉王僅以身免。

九月丁丑，靜勝軍節度、崇裕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温昭圖加檢校太尉。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壬午，蜀内樞密使宋光嗣以判六軍讓兼中書令王宗弼，蜀主許之。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甲午，崇政院副使張希逸加金紫光禄大夫，行祕書少監。

乙未，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壽州團練使張昌孫落起復，授光禄大夫、檢校太傅。

十月辛丑朔，以前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保姚勍爲左龍虎統軍，充西都内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洛苑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守左威衛大將軍董璋爲右龍虎統軍。

己酉，以安南静海節度使、檢校司徒曲美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

庚戌，以商州刺史康贇美爲蔡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十一月壬申，蜀葬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于永陵，廟號高祖。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領軍迫行臺寨，距寨十里結營而止。北面招討使賀瓌殺許州節度使謝彦章、濮州刺史孟審澄、别將侯温裕等於軍，以謀叛聞，爲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搆之也。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幸遼陽故城。

辛丑，北府宰相蕭敵魯薨。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乙巳，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陳州刺史、惠王友能，鎮國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邵王友誨，並落起復，加檢校太傅。以前房州刺史牛知業爲右羽林軍統軍。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丁未，以朱珪爲匡國留後。

癸丑，又以爲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戊午，以于越曷魯弟汙里軫爲迭烈部夷離堇，蕭阿古只爲北府宰相。

《舊五代史》卷二八《莊宗紀二》　下令軍中老幼，令歸魏州，悉兵以趣汴。

庚申，大軍毁營而進。

辛酉，次於臨濮，梁軍捨營踵於後。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蜀改明年元曰乾德。

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略】壬戌，至胡柳陂。

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晉王領軍出戰，〔賀〕瓌軍已成列，晉王以騎突之，王彦章一軍先敗，彦章走濮陽。晉人輜重在陣西，瓌領軍薄之，晉人大奔，自相蹈籍，死者不可勝紀，晉大將周德威殁於陣。瓌軍乃登土山，列陣於山之下，晉王復領兵來戰，瓌軍遂敗。翌日，晉人攻濮陽，陷之，京師戒嚴。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甲子，皇孫隈欲生。

貞明五年、遼神册四年（己卯、九一九）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正月辛巳，蜀主祀南郊，大赦。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丙申，射虎東山。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柵。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二月丙申，修遼陽故城，以漢民、渤海户實

之，改爲東平郡，置防禦使。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乙巳，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權知徐州軍事。

三月己卯，以華州感化軍留後尹皓爲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

癸未，制削奪兗州節度使張守進在身官爵，以其叛故也。仍命劉鄩爲兗州管内安撫制置使，領兵以攻之。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丙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渡渭水，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

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

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

詔吴越王鏐大舉討淮南。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瓘爲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吴。吴遣舒州刺史彭彦章及裨將陳汾拒之。

吴徐温帥將吏藩鎮請吴王稱帝，吴王不許。夏四月戊戌朔，即吴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宫殿文物皆用天子禮。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壬寅，以永平軍留後兼判大安府事張筠爲永平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行大安尹。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錢傳瓘與彭彦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于狼山江。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庚戌，以鎮海軍北面水陸都指揮使、湖州刺史、檢校太傅錢傳瑮遥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

是月，賀瓌攻德勝南城，以艨艟戰艦横於河，以扼津濟之路。晉人斷其艨艟，濟軍以援南城，瓌等退軍。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蜀主命天策府諸將無得擅離屯戍。五月丁卯朔，左散旗軍使王承諤、承勳、承會違命，蜀主皆原之。自是禁令不行。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己巳，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孔勍加同平章事。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庚辰，至自東平郡。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丁亥，以延州節度使、鄜延兩道都制置、太原西面招討應接等使、渤海郡王高萬興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保大忠義等軍節度、鄜延管内觀察等使。

是月，以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彦章爲許州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楚人攻荆南，高季昌求救于吴，吴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荆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六月壬戌，以天驥院使李隨權知登州軍州事。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吴人敗吴越兵于沙山。

七月，吴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吴常州，徐温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其後。壬申，戰于無錫。

丙戌，吴王立其弟濛爲廬江郡公，溥爲丹陽郡公，潯爲新安郡公，澈爲鄱陽郡公，子繼明爲廬陵郡公。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晉王自魏州還太原。

八月乙未朔，滑州節度使賀瓌卒，輟視朝三日，詔贈侍中。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丁酉，謁孔子廟，命皇后、皇太子分謁寺觀。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是月，命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瓚乃與許州留後王彦章等率大軍自黎陽濟，營於楊村，造浮梁以通津路。

《資治通鑑》卷二七〇　吴徐温遣使以吴王書歸無錫之俘於吴越；吴越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吴。自是吴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九月丙寅，制削奪廣州節度使、南平王劉巖在身官爵，以其將謀僭號故也。仍詔天下兵馬元帥錢鏐指揮攻討。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十月丙午，次烏古部。

《舊五代史》卷九《末帝紀中》　晉王復至魏州。

劉鄩攻下兗州，擒張守進，夷其族。

十一月丁丑，以兗州安撫制置使、特進、檢校太傅、大彭郡開國公劉鄩爲兗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賞平兗之功也。

辛卯，王瓚帥師至戚城，遇晉軍，交綏而退。

十二月戊戌，晉王領軍迫河南寨，王瓚率師禦之，獲晉將石家才。既而瓚軍不利，瓚退保楊村寨，晉人陷濮陽。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己酉，蜀雄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朗有罪，削奪官爵，復其姓名曰全師朗，命武定節度使兼中書令桑弘志討之。

帝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貞明六年、遼神册五年（庚辰、九二〇）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正月乙丑，始製契丹大字。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戊辰，蜀桑弘志克金州，執全師朗，獻于成都，蜀主釋之。

《舊五代史》卷一〇《末帝紀下》　戊子，以曹州刺史朱漢賓爲安州宣威軍節度使。以許州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充散指揮都軍使、檢校太傅王彦章爲匡國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軍職如故。

二月癸丑，宣州節度使錢傳瑮起復，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宣州節度使，以其丁内艱故也。

三月丁亥，以前申州刺史張紹珪爲大理卿。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漢楊洞潛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漢主嚴從之。

《新五代史》卷三《末帝紀》　四月己亥，降死罪以下囚。

《舊五代史》卷一〇《末帝紀下》　庚子，宗正卿朱守素上言：「請依前朝置匭院，令諫議大夫專判。」從之，乃以右諫議大夫鄭韜光充知匭使。

乙巳，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開國公敬翔爲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餘如故。以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户部事鄭珏爲監修國史、判度支。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蕭頃爲集賢殿大學士、判户部事。以尚書左丞李琪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丙午，吏部侍郎趙光胤爲尚書左丞。

己酉，以河中護國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制置度支解縣池場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中書令、冀王友謙依前守太保、兼中書令，兼同州節度使，餘如故。

癸丑，鄜延節度使兼西面招討接應等使、檢校太保、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萬興進封延安王，賜號匡時定節功臣。前衡州長史劉隲進所撰《地理手鏡》十卷。

己未，以租庸判官、尚書工部郎中張鋭爲户部郎中，充崇政院學士。

辛酉，以前吏部侍郎盧協爲吏部侍郎。

五月乙丑，故左衛上將軍齊奉國贈太傅。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丙寅，吴越王復遣滕彦休貢犀角、珊瑚，授官以遣。

庚辰，有龍見于拽剌山陽水上，上射獲之，藏其骨内府。

《舊五代史》卷一〇《末帝紀下》　乙酉，升宋州爲大都督府，其餘廢大都督府額。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己丑，〔吴〕宣王殂。

六月戊申，溥即吴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

丁巳，蜀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周庠同平章事，充永平節度使。帝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爲河東道招討使，帥感化節度使尹皓、静勝節度使温昭圖、莊宅使段凝攻同州。

閏月庚申朔，蜀主作高祖原廟于萬里橋，帥后妃、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丁卯，以皇弟蘇爲惕隱，康默記爲夷離畢。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于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

乙卯，蜀主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爲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八月己未朔，党項諸部叛。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

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辛未，上親征。

《舊五代史》卷一〇《末帝紀下》　九月庚寅，以供奉官郎公遠充契丹歡好使。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壬寅，大字成，詔頒行之。

《舊五代史》卷一〇《末帝紀下》　晉王遣都將李嗣昭、李存審、王建及率師來援同州，戰于城下。我師敗績，諸將以餘衆退保華州羅文寨。

冬十月，陳州妖賊毋乙、董乙伏誅。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辛酉，蜀主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辛未，攻天德。

癸酉，節度使宋瑤降，賜弓矢、鞍馬、旗鼓，更其軍曰應天。

甲戌，班師。宋瑤復叛。

丙子，拔其城，擒宋瑤，俘其家屬，徙其民於陰山南。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儔爲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晏、永寧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爲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入良原。

丁酉，王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

癸卯，蜀將陳彦威出散關，敗岐兵于箭筈嶺，蜀兵食盡，引還。

庚戌，蜀主發安遠城。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十二月己未，師還。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庚申，（蜀主）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諤來朝，請幸所治，從之。

癸亥，泛江而下。

壬申，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

癸未，至梓州。

漢主巖遣使通好于蜀。

吳越王鏐遣使爲其子傳瑛求婚於楚，楚王殷許之。

龍德元年、遼神册六年（辛巳、九二一）

《舊五代史》卷一〇《末帝紀下》　正月癸巳，詔諸道入奏判官，宜令御史臺點檢，合從正衙退後，便於中書門下公參辭謝。如有違越，具名銜聞奏。應面賜章服，仍令閤門使取本官狀申中書門下，受勅牒後，方可結入新銜。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甲午，蜀主還成都。

甲辰，徙靜勝節度使温昭圖爲匡國節度使，鎮許昌。昭圖素事趙巖，故得名藩。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丙午，以皇弟蘇爲南府宰相，迭里爲惕隱。

《舊五代史》卷一〇《末帝紀下》　二月己未，以權知靜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前汝州防禦使華温琪爲靜勝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檢校太傅。

丙寅，以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季昌爲守中書令，依前荆南節度使。

庚午，以晉州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劉玭爲晉州節度使、檢校太保。

壬申，史館上言：「伏見北齊文士魏收著《後魏書》，于時自魏太武之初，至于北齊，書不獲就，乃大徵百官家傳，刊總斟酌，隨條甄舉，搜訪遺亡，數年之間，勒爲一代典籍，編在北史，固非虚言。臣今請明下制，勅内外百官及前資士子、帝戚勳家，並各納家傳，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術德業灼然可考者，並纂述送史館。如記得前朝會昌已後公私，亦任抄録送官，皆須直書，不用文藻。兼以兵火之後，簡牘罕存，應内外臣僚，曾有奏行公事，關涉制置，或討論沿革，或章疏文詞，有可採者，並許編録送納。候史館修撰之日，考其所上公事，與中書門下文案事相符會，或格言正辭詢訪不謬者，並與編載。所冀忠臣名士，共流家國之耿光；孝子順孫，獲記祖先之丕烈。而且周德見乎殷紀，舜典存乎禹功，非唯十世可知，庶成一朝大典。臣叨庸委任，獲領監修，將贖素飡，輒干玄覽。」詔從之。

己卯，禮部尚書、充西都副留守兼判尚書省事崔沂奏：「西京都省，凡有公事奏聞，常須借印施行，伏請鑄尚書省分司印一面。」從之。

是月，鎮州大將王德明殺其帥王鎔，自稱留後，遣使來求援。宰臣敬翔

請許之，租庸使趙巖等以爲不可，乃止。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吴改元順義。

《新五代史》卷三《末帝紀》　三月丁亥朔，禁私度僧尼。

《舊五代史》卷一〇《末帝紀下》　己丑，以前兵部郎中杜光乂爲左諫議大夫致仕。

壬寅，改襄州鄀縣爲沿夏縣，亳州焦夷縣爲夷父縣，密州漢諸縣爲膠源縣，從中書舍人馬縞請也。

四月，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舉兵向闕，帝命將出師逆擊，敗之。友能走保陳州。詔張漢傑率兵進討。

勅開封府太康、襄邑、雍丘三縣，遭陳州賊軍奔衝，其夏税只據見苗輸納。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五月丙戌朔，詔定法律，正班爵。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改元。

初，劉鄩與朱友謙爲婚。鄩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俾俟援兵。」帝信之。鄩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酖之，丁亥，卒。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丙申，詔畫前代直臣像爲《招諫圖》，及詔長吏四孟月詢民利病。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舊五代史》卷一〇《末帝紀下》　（己）〔乙〕亥，以都點檢諸司法物使、檢校司徒、行左驍衛大將軍李肅爲右威衛上將軍。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七月，惠王友能降，庚子，詔赦其死，降封房陵侯。

《舊五代史》卷一〇《末帝紀下》　甲辰，制以特進、檢校太傅、衡王友諒可封嗣廣王。

《舊五代史》卷二九《莊宗紀三》　河東節度副使盧汝弼卒。

八月庚申，令天平節度使閻寶、成德兵馬留後符習率兵討張文禮于鎮州。

甲子，攻趙州，刺史王鋌送符印以迎，閻寶遂引軍至鎮州城下，營於西北隅。

是月，張文禮病疽而卒，其子處瑾代掌軍事。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十月癸丑朔，晉新州防禦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馬内附。

《舊五代史》卷二九《莊宗紀三》　己未，梁將戴思遠攻德勝北城，帝〔李存勗〕命李嗣源設伏於戚城，令騎軍挑戰，梁軍大至，帝御中軍以禦之。時李從珂僞爲梁幟，奔入梁壘，斧其眺樓，持級而還。梁軍愈恐，步兵漸至，李嗣源以鐵騎三千乘之，梁軍大敗，俘斬二萬計。

辛酉，閻寶上言，定州節度使王處直爲其子都幽於别室，都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甲子，吴王祀南郊，配以太祖。

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爲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丙子，上率大軍入居庸關。

十一月癸卯，下古北口。

丁未，分兵略檀、順、安遠、三河、良鄉、望都、潞、滿城、遂城等十餘城，俘其民徙内地。

《舊五代史》卷二九《莊宗紀三》　帝〔李存勗〕至鎮州城下，張處瑾遣弟處琪、幕客齊儉等候帝乞降，言猶不遜，帝命囚之。時王師築土山以攻其壘，城中亦起土山以拒之，旬日之間，機巧百變。張處瑾令韓正時以千騎夜突圍，將入定州與王處直議事，爲我游軍追擊，破之，餘衆保行唐，賊將彭贇斬正時以降。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十二月癸丑，王郁率其衆來朝，上呼郁爲子，賞賚甚厚，而徙其衆于潢水之南。

庚申，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康默記攻長蘆。

癸亥，圍涿州。

《舊五代史》卷二九《莊宗紀三》　辛未，王郁誘契丹阿保機寇幽州。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癸酉，刺史李嗣弼以城降。

乙亥，存勗至定州，王都迎謁馬前。存勗引兵趨望都，遇我軍禿餒五千騎，圍之，存勗力戰數四，不解。李嗣昭領三百騎來救，我軍少却，存勗乃得出，大戰，我軍不利，引歸。存勗至幽州，遣二百騎躡我軍後，我軍反擊，悉擒之。

己卯，還次檀州，幽人來襲，擊走之，擒其裨將。詔徙檀、順民于東平、瀋州。

龍德二年、遼天贊元年（壬午、九二二）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正月壬午朔，王都省王處直於西第。

《舊五代史》卷二九《莊宗紀三》　甲午，帝（李存勗）至新城，契丹前鋒三千騎至新樂。是時，梁將戴思遠乘虛以寇魏州，軍至魏店，李嗣源自領兵馳入魏州。梁人知其有備，乃西渡洹水，陷成安而去。時契丹渡沙河口，諸將相顧失色，又聞梁人內侵，鄴城危急，皆請旋師，唯帝謂不可，乃率親騎至新城。契丹萬餘騎，遽見帝軍，惶駭而退。帝分軍爲二廣，追躡數十里，獲阿保機之子。

帝至定州，王都迎謁，是夜宿於開元寺。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餒五千騎，爲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

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媯、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二月庚申，復徇幽、薊地。

癸酉，詔改元，赦軍前殊死以下。

《舊五代史》卷一〇《末帝紀下》　晉王以兵至，思遠收軍而退，復保楊村。

《舊五代史》卷二九《莊宗紀三》　三月丙午，王師敗於鎮州城下，閻寶退保趙州。時鎮州累月受圍，城中艱食，王師築壘環之，又決滹沱水以絕城中出路。是日，城中軍出，攻其長圍，皆奮力死戰，王師不能拒，引師而退。鎮人壞其營壘，取其芻糧者累日。帝聞失律，即以昭義節度使李嗣昭爲北面招討使，進攻鎮州。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四月甲寅，攻薊州。

戊午，拔之，擒刺史胡瓊，以盧國用、涅魯古典軍民事。

壬戌，大饗軍士。

癸亥，李存勗圍鎮州，張文禮求援，命郎君迭烈、將軍康末怛往擊。

辛未，攻石城縣，拔之。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甲戌，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腦。【略】是夕卒。

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

閻寶慚憤，疽發於背，甲戌卒。

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鎮州，營于東垣渡，夾滹沱水爲壘。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丁未，張文禮卒，其子處瑾遣人奉表來謝。

六月，遣鷹軍擊西南諸部，以所獲賜貧民。

《舊五代史》卷一〇《末帝紀下》　八月，段凝、張朗攻衛州，下之，獲刺史李存儒以獻。戴思遠又下淇門、共城、新鄉等三縣。自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儲三分之一焉。

《舊五代史》卷二九《莊宗紀三》　九月戊寅朔，張處球悉城中兵奄至東垣渡，急攻我之壘門。時騎軍已臨賊城，不覺其出，李存進惶駭，引十餘人鬬於橋上，賊退，我之騎軍前後夾擊之，賊衆大敗，步兵數千，殆無還者。是役也，李存進戰殁於師，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以攻鎮州。

丙午夜，趙將李再豐之子冲投繩以接王師，諸軍登城，遲明畢入，鎮州平。獲處球、處瑾、處琪并其母，及同惡高濛、李翥、齊儉等，皆折足送行臺，鎮人請醢而食之，發張文禮尸，磔於市。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十月甲子，以蕭霞的爲北府宰相。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十一月戊寅，晉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曹太夫人詣其第，爲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王聞其喪，不食者累日。命河

東留守判官何瓚代知河東軍府事。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壬寅，命皇子堯骨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略地薊北。

《資治通鑑》卷二七一　十二月，晉王以魏博觀察判官晉陽張憲兼鎮冀觀察判官，權鎮州軍府事。

龍德三年、遼天贊二年（癸未、九二三）

《舊五代史》卷二九《莊宗紀三》　正月丙子，五臺山僧獻銅鼎三，言於山中石崖間得之。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温、裨將張崇。

二月甲子，以平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二　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册命吴越王鏐爲吴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

《舊五代史》卷二九《莊宗紀三》　新州團練使李嗣肱卒。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三月戊寅，軍于箭笥山，討叛奚胡損，獲之，射以鬼箭。

《資治通鑑》卷二七二　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於郭崇韜，崇韜薦横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卧病，己卯，徙存審爲盧龍節度使，輿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横海節度使。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四月己酉，梁遣使來聘，吴越王遣使來貢。癸丑，命堯骨攻幽州，迭剌部夷離堇覩烈徇山西地。庚申，堯骨軍幽州東，節度使符存審遣人出戰，敗之。

後唐莊宗部（起公元九二三年，迄公元九二六年）

《舊五代史》卷二七《莊宗紀一》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諱存勗，武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貞簡皇后曹氏。

同光元年、遼天贊二年（癸未、九二三）

《舊五代史》卷二九《莊宗紀三》 四月己巳，帝升壇，祭告昊天上帝，遂即皇帝位，文武臣僚稱賀。禮畢，御應天門宣制，改天祐二十年爲同光元年。大赦天下。

閏月丁丑，以李嗣源爲檢校侍中，依前橫海軍節度使、內外蕃漢副總管，以幽州節度使李存審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依前蕃漢馬步總管，以河中節度使朱友謙爲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安國軍節度使符習加同平章事，定州節度使王都加檢校侍中。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庚辰，堯骨抵鎮州。

壬午，拔曲陽。

丙戌，下北平。

《舊五代史》卷二九《莊宗紀三》 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

壬寅，命嗣源率步騎五千，銜枚自河趨鄆。是夜陰雨，我師至城下，鄆人不覺。

《資治通鑑》卷二七二 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顒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簪、判官趙鳳送興唐。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五月戊午，堯骨師還。

《新五代史》卷三《末帝紀》 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取德勝南城。

《舊五代史》卷一〇《末帝紀下》 辛酉，王彥章率舟師自楊村寨浮河而下，斷德勝之浮梁，攻南城，下之，殺數千人。唐帝棄德勝之北城，併軍保楊劉。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癸亥，大饗軍士，賞賚有差。

《舊五代史》卷一〇《末帝紀下》 己巳，王彥章、段凝圍楊劉城。

六月乙亥，唐帝引軍援楊劉，潛軍至博州，築壘於河東岸。

戊子，王彥章、杜晏球率兵急攻博州之新壘，不克，遂退保于鄆口。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辛丑，波斯國來貢。

《資治通鑑》卷二七二 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鄆家口，復趨楊劉。

甲寅，遊弈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

乙卯，蜀侍中魏王宗侃卒。

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桄焚其連艦。

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鄆家口，己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萬人。

《舊五代史》卷二九《莊宗紀三》 甲子，帝幸楊劉城，巡視梁軍故壘。

八月壬申朔，帝遣李紹斌以甲士五千援澤州。

未至而城已陷，裴約被害，帝聞之，嗟痛不已。

甲戌，帝自楊劉歸鄴。梁以段凝代王彥章爲帥。

戊子，凝帥衆五萬結營於王村，自高陵渡河。帝軍遇之，生擒梁前鋒軍士二百人，戮于都市。

庚寅，帝御軍至朝城。

戊戌，梁左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領百騎來奔，帝虛懷引見，賜御衣玉帶。

九月壬寅朔，帝在朝城，凝兵至臨河南，與帝之騎軍接戰。

《資治通鑑》卷二七二 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

《舊五代史》卷二九《莊宗紀三》 戊辰，梁將王彥章率衆至汶河，李嗣源遣騎軍偵視，至遞公鎮，梁軍來挑戰，嗣源以精騎擊而敗之。

己巳，下令軍中將士家屬並令歸鄴。

《舊五代史》卷三〇《莊宗紀四》　十月辛未朔，日有蝕之。

皇后劉氏、皇子繼岌歸鄴宮，帝送於離亭，歔欷而別。

詔宣徽使李紹宏、宰相豆盧革、租庸使張憲、興唐尹王正言同守鄴城。

壬申，帝御大軍自楊劉濟河。

癸酉，至鄆州。是夜三鼓，渡汶。

時王彦章守中都。甲戌，帝攻之，中都素無城守，師既雲合，梁衆自潰。

翌日，車駕即路。

丁丑，次曹州，郡將出降。

《舊五代史》卷一〇《末帝紀下》　戊寅夕，〔皇甫〕麟進刃於建國樓之廊下，〔梁〕帝崩。

《舊五代史》卷三〇《莊宗紀四》　己卯遲明，前軍至汴城，嗣源令左右捉生攻封丘門，梁開封尹王瓚請以城降。俄而帝與大軍繼至，王瓚迎帝自大梁門入。梁朝文武官屬於馬前謁見。

《資治通鑑》卷二七二　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帝宣敕赦之。

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社。

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陣使杜晏球爲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

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爲萊州司户，蕭頃爲登州司户，翰林學士劉岳爲均州司馬，任贊爲房州司馬，姚顗爲復州司馬，封翹爲唐州司馬，李懌爲懷州司馬，竇夢徵爲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爲密州司户，陸崇爲安州司户，御史中丞王權爲隨州司户。

《舊五代史》卷三〇《莊宗紀四》　丁亥，梁百官以誅凶族，於崇元殿立班待罪，詔各復其位。

以樞密使、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郭崇韜權行中書公事。

己丑，御崇元殿。

《資治通鑑》卷二七二　庚寅，豆盧革至自魏。

《册府元龜》卷二《誕聖》　壬辰，萬壽節，百官齊會於開封府。

《舊五代史》卷三〇《莊宗紀四》　甲午，以樞密使、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太原縣男郭崇韜爲開府儀同三司、守侍中、監修國史、兼真定尹、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太原郡侯，仍賜鐵券。

乙未，詔宰相豆盧革權判吏部上銓，御史中丞李德休權判東西銓事。

丙申，滑州留後、檢校太保段凝可依前滑州留後，仍賜姓，名紹欽。

丁酉，賜百官絹二千匹、錢二百萬，職事絹一千匹、錢百萬。

戊戌，以竭忠啓運匡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侍中、蕃漢馬步總管副使、隴西郡侯李嗣源爲依前檢校太傅、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特進，封開國公，加食邑實封，餘如故。以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軍諸衛事李繼岌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東京留守。

己亥，宴勳臣於崇元殿，梁室故將咸預焉。

庚子，帝畋於汴水之陽。

十一月辛丑朔，有司奏：「河南州縣見使僞印，望追毀改鑄。」從之。

壬寅，鳳翔節度使、秦王李茂貞遣使賀收復天下。

癸卯，河中節度使、西平王朱友謙來朝。

《册府元龜》卷三一《奉先四》　甲辰，敕：「雒京太廟，先爲朱温毀廢，將幸雒陽宮告廟，下尚書省會議，重修本朝宗廟。」

《舊五代史》卷三〇《莊宗紀四》　乙巳，賜友謙姓，改名繼麟，帝令皇子繼岌兄事之。以捧日都指揮使、博州刺史康延孝爲鄭州防禦使、檢校太保，賜姓，名紹琛。以宋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平章事袁象先依前爲宋州節度使，仍賜姓，名紹安。以許州匡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温韜依前許州節度使，仍賜姓，名紹冲。

丁未，日南至，帝不受朝賀。

《資治通鑑》卷二七二　戊申，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官，餘並停，俟見任者滿二十五月，以次代之。其西班上將軍以下，令樞密院準此。」從之。人頗咨怨。

《舊五代史》卷三〇《莊宗紀四》　己酉，詔：「應隨處官吏、務局員僚，諸軍將校等，如聞前例，各有進獻，直貢章奏，不唯褻黷於朝廷，實且傍滋於誅斂，並宜止絶，以肅化風。」

又詔：「左降均州司馬劉岳，有母年踰八十，近聞身故，準故事許歸，候三年喪服闋，如未量移，即却赴貶州。」

壬子，詔取今月二十四日幸洛京，以十二月二十三日朝獻太微宮，二十

四日朝獻太廟，二十五日有事於南郊。

癸（未）〔丑〕，中書門下奏：「應隨駕及在京有帶兼官者，並望落下，只守本官。」從之。

乙卯，以特進、檢校太傅、開封尹、判六軍諸衛事、充功德使王瓚爲宣武軍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

《新五代史》卷五《莊宗紀下》 丙辰，復汴州爲宣武軍。

丁巳，尚書左丞趙光胤爲中書侍郎，禮部侍郎韋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戊午，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

《舊五代史》卷三〇《莊宗紀四》 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豆盧革判租庸使，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己未，以洛京留守、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魏王張全義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餘如故。以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渤海王高季興爲依前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餘如故。

庚申，以工部尚書、真定尹、北都副留守、知留守事任圜爲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使行軍司馬，知軍府事。安義軍節度使李繼韜入見待罪，詔釋之。

辛酉，以宣化軍留後、檢校太傅戴思遠權知青州軍州事，檢校司空、左監門上將軍安崇阮並檢校舊官，却復本任。以鎮國軍留後、檢校太傅霍彦威爲保義軍節度留後，以權知威化軍留後、檢校司徒高允貞權知鎮國軍留後，以權知河陽留後、檢校太保張繼業依前權知河陽留後，以鄜延兩鎮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北平王高萬興依前鄜延節度使，仍封北平王，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平章事孔勍依前襄州節度使，餘如故。以永平軍節度使、行大安尹、檢校太保張筠爲西都留守、行京兆尹。以晉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劉玘，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韓恭，安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朱漢賓，並檢校舊官，却復本任。

《資治通鑑》卷二七二 復以永平軍大安府爲西京京兆府。

《舊五代史》卷三〇《莊宗紀四》 壬戌，以左金吾衛大將軍史敬鎔爲左街使，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存確爲右街使。

甲子，車駕發汴州。

十二月庚午朔，車駕至西京。

辛未，以百官初到，放三日朝參。

壬申，以租庸使、刑部侍郎、太清宮副使張憲爲檢校吏部尚書、充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太原尹。

詔改取來年二月一日行郊禮。

戊寅，詔德勝寨、莘縣、楊劉口、通津鎮、胡柳陂皆戰陣之所，宜令逐處差人收掩戰士骸骨，量備祭奠，以慰勞魂。

己卯，禁屠牛馬。

庚辰，御史臺上言：「請行用本朝律令格式，今訪聞唯定州有本朝法書，望下本州寫副本進納。」從之。

辛巳，詔貶安義軍節度使李繼韜爲登州長史，尋斬於天津橋下，再謀叛故也。

甲申，淮南楊溥、奚首領李紹威並遣使朝貢。

乙酉，以翰林學士承旨盧質權知汴州軍府事，以禮部尚書崔沂爲尚書左丞、判吏部尚書銓事，以兵部侍郎崔協爲吏部侍郎，以刑部侍郎、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盧文紀爲尚書兵部侍郎，依前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

丁亥，澤州刺史董璋上言：潞州軍變，李繼達領兵出城，自刎而死，節度副使李繼珂已安撫軍城。

己丑，有司上言：「上辛祈穀於上帝，請奉高祖神堯皇帝配。孟夏雩祀，請奉太宗文皇帝配。季秋大享於明堂，請奉太祖武皇帝配。冬至日祀圜丘，請奉獻祖文皇帝配。孟冬祭神州地祇，請奉懿祖昭聖皇帝配。」從之。

辛卯，亳州太清宮道士上言，聖祖玄元皇帝殿前枯檜再生一枝，圖畫以進。

壬辰，幸伊闕。

（己）〔癸〕巳，以中書舍人崔居儉爲刑部侍郎，充史館修撰、判館事。

甲午，以租庸副使、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守衛尉卿孔謙爲鹽鐵轉運副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二 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

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

一失。」過襄州，節度使孔勍留宴，中夜，斬關而去。丁酉，至江陵。

同光二年、遼天贊三年（甲申、九二四）

《舊五代史》卷三一《莊宗紀五》 正月庚子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

壬寅，南郊禮儀使、太常卿李燕進太廟登歌酌獻樂舞名。

甲辰，幽州上言，契丹入寇至瓦橋。

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彦威爲副，率軍援幽州。

（己）〔乙〕巳，故宣武軍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檢校太傅王瓚贈太子太師。

《册府元龜》卷一五四《明罰三》 丙午，前新鄉鎮將李洪玫詣闕首罪，斬於天津橋南。

《舊五代史》卷三一《莊宗紀五》 丁未，詔改朝元殿復爲明堂殿，又改崇勳殿爲中興殿。

戊申，以振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李存霸權知潞州留後。以知保大軍軍州事高允韜爲檢校太保。

《新五代史》卷五《莊宗紀下》 己酉，求唐宦者。

《舊五代史》卷三一《莊宗紀五》 庚戌，以涇原節度使、充秦王府諸道行軍司馬、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李從曮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依前涇原軍節度使，充秦王府諸道行軍司馬。

辛亥，中書門下奏：「準本朝故事，諸王、内命婦、宰臣、學士、中書舍人，諸道節度、防禦、團練使、留後官告，即中書帖官告院索綾紙標軸，下所司書寫印署畢，進入宣賜。其文武兩班及諸道官員并奏薦將校，並合於所司送納朱膠綾紙價錢。伏自僞梁，不分輕重，並從官給，今後如非前件事例，請官中不給告敕，其内司大官侍衛將校轉官，即不在此限。」從之。

壬子，蜀主王衍致書於帝，稱有詐爲天使，馳報收復汴州者，詔捕之，不獲。

癸丑，有司奏：「郊祀前二日，迎祔高祖、太宗、懿祖、獻祖、太祖神主於太廟。議者以中興唐祚，不宜以追封之祖雜有國之君以爲昭穆，自懿祖已下，宜别立廟於代州，如後漢南陽故事可也。

甲寅，帝於中興殿面賜郭崇韜鐵券。

乙卯，渤海國遣使貢方物。幽州奏，嬀州山後十三寨百姓却復新州。

戊午，以前太子少師薛廷珪爲檢校户部尚書、太子少師致仕，以前太子賓客封舜卿爲太子少保致仕，以前太子賓客李文規爲户部侍郎致仕。

詔鹽鐵、度支、户部並委租庸使管轄。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太后至，庚申，上出迎於河陽。

辛酉，從太后入洛陽。

《舊五代史》卷三一《莊宗紀五》 乙丑，有司上言：「南郊朝享太廟，舊例親王充亞獻、終獻行事。」乃以皇子繼岌爲亞獻，皇弟存紀爲終獻。

丙寅，帝赴明堂殿致齋。

丁卯，朝饗於太微宫。

戊辰，饗太廟，是日赴南郊。

二月己巳朔，親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禮畢，宰臣率百官就次稱賀，還御五鳳樓。

庚午，租庸使孔謙奏：「諸道綱運客旅，多於私路苟免商税，請令所在關防嚴加捉搦。」從之。

癸酉，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尊號曰昭文睿武光孝皇帝。

甲戌，詔曰：「汴州元管開封、浚儀、封丘、雍丘、尉氏、陳留六縣，僞庭割許州鄢陵、扶溝，陳州太康，鄭州陽武、中牟，曹州考城等縣屬焉。其陽武、匡城、扶溝，考城四縣，宜令且隸汴州，餘還本部。」

丙子，以隨駕參謀耿瑗爲司天監。

丁丑，以光禄大夫、檢校司徒李筠爲右驍衛上將軍。

戊寅，幸李嗣源第，作樂，盡歡而罷。

己卯，以河中節度使、冀王李繼麟兼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

辛巳，以檢校太師、守尚書令、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魏王張全義爲守太尉，兼中書令、河陽節度使、河南尹，改封齊王。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秦王李茂貞依前封秦王，餘如故，仍賜不拜、不名。

癸未，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表，請立中宫。制以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

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丁亥，以天平軍節度使、蕃漢總管副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中書令李嗣源爲檢校太尉，依前天平軍節度使，加實封百户，兼賜鐵券。

戊子，以前右龍武軍都虞候、守左龍武大將軍李紹奇爲鄭州防禦使，以楚州防禦使張繼孫爲汝州防禦使。

己丑，以振武軍節度使、權安義留後、檢校太傅、平章事李存霸爲潞州節度使，以捧日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李紹琛爲陝州節度使，以成德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右監門衞大將軍毛璋爲華州節度使。

壬辰，樞密使郭崇韜再上表，請退樞密之職，優詔不允。

癸巳，詔曰：「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視羣生，當別建宮闈，顯標名號，冀因稱謂，益表尊嚴，宜以長壽宮爲名。」

甲午，奚王李紹威、吐渾李紹魯皆貢駝馬。

丁酉，以武安軍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昭州刺史馬希範爲永州刺史、檢校太保。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三月己亥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宫人皆脱冠露髻，喧譁自恣。

《舊五代史》卷三一《莊宗紀五》 （二月）癸卯，以光禄大夫、檢校左僕射、行太常卿李燕爲特進、檢校司空，依前太常卿，以御史中丞李德休爲兵部侍郎，以吏部侍郎崔協爲御史中丞。

甲辰，故河陽節度使王師範贈太尉。

乙巳，以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符習爲青州節度使，以北京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右領軍衞大將軍李紹斌爲滄州節度使。

鎮州奏，契丹犯塞，詔李嗣源率師屯邢州。

丙午，以荆南節度使、守中書令、渤海王高季興依前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封南平王。以幽州節度行軍司馬李存賢依前檢校太保，爲幽州節度使。

己酉，以太子少保李琪爲刑部尚書。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

《新五代史》卷五《莊宗紀下》 賜從平汴州及入洛南郊立仗軍士等功臣。

《舊五代史》卷三一《莊宗紀五》 癸丑，左諫議大夫竇專上言：「請廢租庸使名目，事歸三司。」疏奏不報。

丙辰，責授萊州司户鄭珏等一十一人並量移近地。

尚書户部侍郎、知貢舉趙熙卒，以中書舍人裴皞權知貢舉。

禁用鉛錫錢。

丁巳，中書門下奏：「懿祖陵請以永興爲名，獻祖陵請以長寧爲名，太祖陵請以建極爲名。」從之。

戊午，詔應南郊行事官，並付三銓磨勘，優與處分。

己未，以大理卿張紹珪充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

幸左龍武軍，以皇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衞事故也。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唐室諸陵先爲温韜所發，庚申，以工部郎中李途爲長安按視諸陵使。

《舊五代史》卷三一《莊宗紀五》 癸亥，以彰武、保大等軍節度使、北平王高萬興可依前延州鄜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兼中書令、北平王。

甲子，幸東宅。

四月己巳朔，帝御文明殿，具袞冕，受册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

壬申，以成德軍節度行軍司馬、權知府事任圜爲檢校右僕射、權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

《册府元龜》卷四九七《河渠二》 癸酉，蔡州朱勍奏開淘雒河到故雒城。

《舊五代史》卷三一《莊宗紀五》 甲戌，以順義軍留後華温琪依前檢校太保，充留後。

乙亥，以天策上將軍、武安等軍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楚王馬殷可依前守太師，兼尚書令。

詔在京諸道節度使、刺史，令各歸本任。

丁丑，以前幽州節度使、内外蕃漢馬步總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李存審爲宣武軍節度使，餘如故。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戊寅，新羅朝貢使、授朝散大夫、守倉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金岳爲朝議大夫、試衞尉卿。

《舊五代史》卷三一《莊宗紀五》 己卯，帝御文明殿，册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

庚辰，賜霍彦威姓，名曰紹真。

癸未，以宋州節度使李紹安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宋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李紹冲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許州節度使，以襄州節度使孔勍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襄州節度使。

甲申，以樞密副使、通議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宋唐玉爲左監門衛將軍同正，依前樞密副使，以内客省使、通議大夫、行内侍省内侍楊希朗爲右監門衛將軍同正，依前内客省使，並賜推忠匡佐功臣。

車駕幸龍門。

丙戌，迴鶻遣使貢方物。

己丑，以夏州節度使李仁福依前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夏州節度使，封朔方王。以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韓洙依前檢校太傅、兼侍中，充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靈、鹽、威、警、雄、涼、甘、肅等州觀察使。

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判内侍省、兼内局、特進、左監門將軍同正李紹宏爲右領軍衛上將軍。

癸巳，以静江軍節度使、扶風郡王馬賓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依前静江軍節度使。以朗州節度使馬希振爲檢校太傅、兼侍中，依前朗州節度使。

鳳翔節度使、秦王李茂貞薨。

丙申，潞州小校楊立據城叛，以李嗣源爲招討使，陝州留後李紹真爲副，率師以討之。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五月己亥，帝御文明殿，册齊王張全義爲太尉。

庚子，太常卿李燕卒。

壬寅，以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内園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皆梁之伶人也。

甲辰，以兗州節度使李紹欽依前檢校太保、兗州節度使，進封開國侯。以邠州節度使韓恭依前檢校太保、邠州節度使，進封開國伯。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爲：「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鋭，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户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丙午，以福建節度使、閩王王審知依前檢校太師、守中書令、福建節度使。

戊申，幸郭崇韜第。

己酉，詔天下收拆防城之具，不得修濬池隍。以西都留守、京兆尹張筠依前檢校太保，充西都留守。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帝以潞州叛故，庚戌，詔天下州鎮無得脩城濬隍，悉毁防城之具。

壬子，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于幽州。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甲寅，以滄州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招討使，以兗州節度李紹欽爲副招討使，以宣徽使李紹宏爲招討都監，率大軍渡河而北，時幽州上言契丹將寇河朔故也。

乙卯，潞州叛將楊立遣使健步奉表乞行赦宥，帝令樞密副使宋唐玉齎勅書招撫。

丙辰，渤海國王大諲撰遣使貢方物。以澶州刺史李審益爲幽州行軍司馬、蕃漢内外都知兵馬使。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庚申，賜渤海朝貢使大元讓等分物有差。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辛酉，故澤潞節度使丁會贈太師。詔割復州爲荆南屬郡。

壬戌，以權知鳳翔軍府事、涇州節度使李曮爲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大將軍同正，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

乙丑，以權知歸義軍留後曹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沙州刺史、檢校司空。

丙寅，李嗣源奏收復潞州。

六月甲戌，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豆盧革加右僕射，餘如故。侍中、監修國史、兼樞密使、鎮州節度使郭崇韜進爵邑，加功臣號。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趙光裔加兼户部尚書。禮部侍郎、平章事韋説加中書侍郎。

丙子，李嗣源遣使部送潞州叛將楊立等到闕，並磔於市。

丁丑，有司上言：「洛陽已建宗廟，其北京太廟請停。」從之。

甲申，以衛國夫人韓氏爲淑妃，燕國夫人伊氏爲德妃，仍令所司擇日册命。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乙酉，大舉征吐渾、党項、阻卜等部。

詔皇太子監國，大元帥堯骨從行。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丙戌，以順義軍節度使李令錫爲許州節度使，以前保義軍留後李紹真爲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李紹榮爲宋州節度使。

戊子，汝州防禦使張繼孫賜死於本郡。

己丑，以迴鶻可汗仁美爲英義可汗。

庚寅，故左僕射裴樞，右僕射裴贄、崔遠並贈司徒，故靜海軍節度使獨孤損贈司空，故吏部尚書陸扆贈右僕射，故工部尚書王溥贈右僕射。

壬辰，以天平軍節度使、蕃漢總管副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李嗣源爲宣武軍節度使、蕃漢馬步總管，餘如故。

甲午，以樞密使、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知内侍省事張居翰爲驃騎大將軍、守左驍衛上將軍，進封開國伯，賜功臣號。

七月戊戌朔，故宣武軍節度使李存審男彦超進其父牙兵八千七百人。

己亥，中書門下奏：「每年南郊壇四祠祭，太微宫五帝獻，並宰臣攝太尉行事，惟太廟遣庶僚行事，此後太廟祠祭，亦望差宰臣行事。」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壬寅，蜀以禮部尚書許寂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又厚賂伶官，求租庸使，終不獲，意怏怏，癸卯，表求解職，帝怒，以爲避事，將置於法，景進救之，得免。

梁所決河連年爲曹、濮患，甲辰，命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乙巳，汴州雍丘縣大風，拔木傷稼。曹州大雨，平地水三尺。

丙午，以襄州節度使孔勍爲潞州節度使，李存霸爲鄆州節度使。

（乙）〔己〕酉，幸龍門之雷山，祭天神，從北俗之舊事也。

辛亥，以鄆州副使李紹珙爲襄州留後，以前澤州刺史董璋爲邠州留後。

戊午，西川王衍遣僞署户部侍郎歐陽彬來朝貢，稱「大蜀皇帝上書大唐皇帝」。

庚申，以應州爲雲州屬郡，升新州爲威塞軍節度使，以嬀、儒、武等州爲屬郡。

壬戌，皇子繼岌妻王氏封魏國夫人。

幽州奏，契丹阿保機東攻渤海。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爲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己巳，詔洛京應有隙地，任人請射修造，有主者限半年，令本主自修蓋，如過限不見屋宇，許他人占射。

《册府元龜》卷一一五《蒐狩》　庚午，車駕幸西苑，試鷹以畋。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辛未，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孟知祥加檢校太傅，增邑，賜功臣號。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壬申，幸皇子繼岌院，奏教坊樂，縱酒而罷。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癸酉，以租庸副使、守衛尉卿孔謙爲租庸使，以右威衛上將軍孔循爲租庸副使。

甲戌，以權知汴州軍州事、翰林學士承旨、户部尚書盧質爲兵部尚書，依前翰林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乙亥，〔蜀主〕以長直馬軍使林思鍔爲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丙子，以雲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安元信爲大同軍節度留後，以隰州刺史張廷裕爲新州威塞軍節度留後。

丁丑，樞密使郭崇韜上表請退，不允。

戊寅，租庸使、守禮部尚書王正言罷使，守本官。

辛巳，詔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並於洛陽修宅一區。

《册府元龜》卷一四《都邑二》　壬午，西都奏重修華清宫温湯屋宇。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癸未，租庸使孔謙進封會稽縣男，仍賜豐財贍國功臣。

《册府元龜》卷一一五《蒐狩》　甲申，畋於西苑。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乙酉，至烏孤山，以鵝祭天。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丁亥，中書門下侍郎奏：「請差左丞崔沂，吏部尚書崔貽孫，給事中鄭韜光、李光序，吏部員外郎盧損等，同詳定選司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從之。

癸巳，放朝參三日，以霖雨故也。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甲午，次古單于國。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乙未，中書門下上言：「諸陵臺令丞請停，以本縣令知陵臺事。」從之。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鶻城，勒石紀功。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帝復遣使者李彦稠入蜀。

己亥，至成都。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庚子，拜日于蹄林。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癸卯，畋於西北郊。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丙午，遣騎攻阻卜。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丁未，又宴羣臣于嘉慶殿。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戊申，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裴皞爲禮部侍郎，以前鄭州防禦副使姜弘道爲太僕卿。

己酉，司天臺請禁私曆日，從之。

庚戌，有司自契丹至者，言女真、迴鶻、黄頭室韋合勢侵契丹。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辛亥，宴吴使盧蘋於嘉慶殿，大臣畢預。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壬子，有司上言：「八月二十二日夜，熒惑犯星二度，星周分也，請依法禳之。於京城四門懸東流水一罌，兼令都市嚴備盜火，止絶夜行。」從之。

甲寅，幸郭崇韜第，置酒作樂。

乙卯，以前振武節度使、安北都護馬存可依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充寧遠軍節度、容管觀察使。

丙辰，黑水國遣使朝貢。

契丹寇幽州。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丁巳，鑿金河水，取烏山石輦致潢河、木葉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嶽之意。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戊午，宣宰臣於中書，磨勘吏部選人，謬濫者焚毁告勅。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癸亥，大食國來貢。

甲子，詔鄴闕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漢字紀其功。

十月丙寅朔，獵寓樂山。

丁卯，軍于霸離思山。遣兵踰流沙，拔浮圖城，盡取西鄙諸部。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戊辰，帝畋於西北郊。

己巳，故安義節度使、贈太尉、隴西郡王李嗣昭贈太師。

庚午，正衙命使册淑妃韓氏、德妃伊氏，以宰臣豆盧革、韋説充册使。

辛未，詔：「今後支郡公事，須申本道騰狀奏聞。租庸使各有徵催祇牒，觀察使貴全理體。」

契丹寇易、定北鄙。

壬申，故大同軍防禦使李存璋贈太尉。

癸（未）〔酉〕，畋於石橋。

甲戌，河南尹張全義上言：「萬壽節日，請於嵩山開瑠璃戒壇，度僧百人。」從之。

乙亥，故守太師、尚書令、秦王李茂貞追封秦王，賜謚曰忠敬。

丁丑，皇后差使賜兖州節度使李紹欽湯藥。

己卯，汴、鄆二州奏，大水。

庚辰，以前太僕卿楊遘爲大理卿。

辛巳，故天雄軍節度副使王緘贈司空。

壬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吴越國王錢鏐可依前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封吴越國王。

癸未，幸小馬坊閱馬。

甲申，以兩浙兵馬留後、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等使、守太尉、兼侍中、廣州刺史錢元瓘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兩浙節度觀察留後，餘如故。以鎮東軍節度副大使、江南管内都招討使、建武軍節度、嶺南西道觀察等使、

檢校太傅、守侍中、知蘇州中吳軍軍州事、行邕州刺史錢元璙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

《冊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丁亥，宴羣臣於長春殿。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辛卯，天平軍監軍使柴重厚可特進、右領衛將軍同正，充鳳翔監軍使。

《冊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壬辰，嘉慶殿宴近臣。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甲午，以宣武軍節度押牙李從温、李從璋、李從榮、李從厚、李從璨並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押牙李從臻可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十一月乙未朔，獲甘州回鶻都督畢離遏，因遣使諭其主烏母主可汗。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丙申，靈武奏，甘州迴鶻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銀權主國事。

己亥，幸六宅宴諸弟。

壬寅，尚書左丞、判吏部尚書銓事崔沂貶麟州司馬，吏部侍郎崔貽孫貶朔州司馬，給事中鄭韜光貶寧州司馬，吏部員外盧損貶府州司户。

癸卯，帝畋於伊闕。

甲辰，宿伊闕縣。

乙巳，宿椹碉。

丙午，復命衛兵分獵，殺獲萬計。是夜方歸京城，六街火炬如晝。

丁未，賜羣臣鹿肉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蜀以唐脩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濬等三十七軍。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庚戌，制改節將一十一人功臣號。

辛亥，以兵部侍郎李德休爲吏部侍郎。

壬子，日南至，百官拜表稱賀。

丁巳，河中節度使、守太師、兼尚書令、西平王李繼麟可依前守太師、兼尚書令、河中護國軍節度使、西平王，仍賜鐵券。

戊午，幸李嗣源、李紹榮之第，縱酒作樂。

是日，鎮州地震。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庚申，蔚州言契丹入寇。

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十二月乙丑朔，蜀主以右僕射張格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戊辰，幸西苑校獵。

己巳，詔汴州節度使李嗣源歸鎮。

庚午，帝與皇后劉氏幸張全義第。

翌日，皇后傳制，命學士草謝全義書，學士趙鳳密疏，陳國后無拜人臣爲父之禮，帝雖嘉之，竟不能已其事。

壬申，以教坊使王承顔爲興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爲京城内外馬步都指揮使。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丙子，詔取來年正月七日幸魏州。

庚辰，畋於近郊，至夕還宫。

壬午，契丹寇嵐州。党項遣使貢方物。

乙酉，幸龍門佛寺祈雪。

丙戌，以徐州節度使李紹真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使。

戊子，李嗣源奏，部署大軍自宣武軍北征。

己丑，幸龍門。

庚寅，詔河南尹張全義爲洛京留守，判在京諸軍事。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辛卯，蜀主改明年元曰咸康。

同光三年、遼天贊四年（乙酉、九二五）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正月甲午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

丙申，詔以昭宗、少帝山陵未備，宜令有司別選園陵改葬，尋以年饑財匱而止。

契丹寇幽州。

戊戌，詔：「起今後特恩授官及侍衛諸軍將校、内諸司等官，其告身官給，舊例朱膠錢、臺省禮錢並停，其餘合徵臺省禮錢，比舊數五分中許徵一

分，特恩者不徵。兵吏部兩司逐月各支錢四十貫文，充吏人食直。少府監鑄錢造印文，今後不得徵納銅炭價直，其料物官給。」

庚子，車駕發京師幸鄴。以前許州節度使李紹冲爲太子少保，以前邠州節度使韓恭爲右金吾大將軍，充兩街使，以前安州節度使朱漢賓爲左龍武統軍。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壬寅，以捷報皇后、皇太子。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庚戌，車駕至鄴。

命青州節度使符習修酸棗河堤。

丙辰，幽州上言，節度使李存賢卒。

二月甲子朔，詔：「興唐府管内有百姓隨絲鹽錢，每兩與減五十文。逐年所俵蠶鹽，每斗與減五十文。小菉豆稅，每畝與減放三升。都城内所徵稅絲，永與除放。」

丙寅，定州節度使王都來朝。

丁卯，畋於近郊。

己巳，召從臣擊球於鞠場。

辛未，許州上言：「襄城、葉縣準勅割隸汝州，其扶溝等縣請卻隸當州。」從之。

甲戌，以滄州節度使李紹斌爲幽州節度使，依前檢校太保；以大同軍留後安元信爲滄州節度使。

乙亥，幸王莽河射鴈。

丙子，李嗣源奏，涿州東南殺敗契丹，生擒首領三十人。

庚辰，以宣武軍節度使李嗣源爲鎮州節度使。

辛巳，以皇子繼潼、繼嵩、繼蟾、繼嶢並檢校司徒，皆冲幼，未出閤。

突厥、渤海國皆遣使貢方物。

甲申，以樞密使郭崇韜爲依前守侍中、監修國史、兼樞密使，加食邑實封。

乙酉，帝射鴨於郭泊。

丙戌，定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王都進封開國公，加食邑實封。

戊子，幸近郊射鴈。

《新五代史》卷五《莊宗紀下》 庚寅，射鴈于北郊。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辛卯，堯骨獻党項俘。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三月癸巳朔，賜扈從諸軍將士優給，自二十千至一千。

甲午，振武軍節度使、洛京内外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奏，昨修月陂堤，至德宫南獲玉璽一紐獻之。

丙申，寒食節，帝與皇后出近郊，遥饗代州親廟。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丁酉，表衛州刺史李從珂爲北京内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庚子，詔取三月十七日車駕歸洛京。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壬寅，符習奏，修河隄畢功。

戊申，帝召郭崇韜謂曰：「朕思在德勝寨時，霍彦威、段凝皆予之勍敵，終日格鬬，戰聲相聞，安知二年之間，在吾撫下。吾無少康、光武之才，一旦重興基構者，良由二三勳德同心輔翼故也。朕有時夢寢，如在戚城，思念曩時挑戰鏖兵，勞則勞矣，然而揚旌伐鼓，差慰人心，殘壘荒溝，依然在目。予欲按德勝故寨，與卿再陳舊事。」崇韜曰：「此去澶州不遠，陛下再觀戰地，益知王業之艱難，豈不韙哉！」

己酉，車駕發鄴宫。

辛亥，至德勝城。

壬子，淮南楊溥遣使朝貢。

《新五代史》卷五《莊宗紀下》 庚申，至自東京。

辛酉，改東京爲鄴都，以洛京爲東都。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四月癸亥朔，日有蝕之。

以租庸副使孔循權知汴州軍州事。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甲子，南攻小蕃，下之。

皇后、皇太子迎謁於札里河。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丙寅，淮南楊溥遣使貢方物。

壬申，幸甘泉亭。

癸酉，詔翰林學士承旨盧質覆試新及第進士。
乙亥，帝與皇后幸郭崇韜第，又幸左龍武統軍朱漢賓之第。
戊寅，以耀州爲團練州，其順義軍額宜停。
庚辰，帝侍皇太后幸會節園，遂幸李紹榮之第。
辛巳，以旱甚，詔河南府徙市，造五方龍，集巫禱祭。
癸未，以兗州節度使李紹欽爲鄧州節度使。
丁亥，以鎮州節度使李嗣源兼北面水陸轉運使，以徐州節度使李紹真爲副。
庚寅，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趙光胤卒。
五月壬辰朔，淮南楊溥貢端午節物。
丁酉，皇太妃劉氏薨於晉陽，廢朝五日。
戊戌，以鎮州行軍司馬、知軍府事任圜爲工部尚書。
戊申，幸龍門廣化寺祈雨。
己酉，黑水、女真皆遣使朝貢。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甲寅，清暑室卑陋。

《舊五代史》卷三二《莊宗紀六》 戊午，以鳳州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袒爲涇州節度使、檢校太傅。
己未，詔天下見禁罪人，如無大過，速令疎放。
幸玄元廟禱雨。
六月癸亥，雲州上言，去年契丹從磧北歸帳，達靼因相掩擊，其首領于越族帳自磧北以部族羊馬三萬來降，已到南界，今差使人來赴闕奏事。
甲子，太白晝見。
丁卯，以滄州節度使安元信充北面行營馬步軍都排陣使。
辛未，以宗正卿李紓充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
壬申，京師雨足。
丁丑，詔吳越王錢鏐將行册禮，準禮文合用竹册，宜令所司修製玉册。
丙戌，詔曰：「關内諸陵，頃因喪亂，例遭穿穴，多未掩修。其下宫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據所管陵園修製，仍四時各依舊例薦饗。每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户充陵户，以備灑掃。其壽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置陵户。」
戊子，以刑部尚書李琪充昭宗、少帝改卜園陵禮儀使。
己丑，以工部郎中李途爲京兆少尹，充修奉諸陵使。
辛卯，詔括天下私馬。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太后疾甚。秋七月甲午，成德節度使李嗣源以邊事稍弭，表求入朝省太后，帝不許。

《舊五代史》卷三三《莊宗紀七》 丁酉，以久雨，詔河南府依法祈晴。
滑州上言，黄河決。
壬寅，皇太后崩於長壽宫，帝執喪於内，出遺令以示於外。
癸卯，帝於長壽宫成服，百官於長壽宫幕次成服後，於殿前立班奉慰。
乙巳，宰臣上表請聽政，不允，表再上，勅旨宜廢朝七日。
丁未，弘文館上言：「請依《六典》，改弘文館爲崇文館。」從之。
洛水泛漲，壞天津橋，以舟濟渡，日有覆溺者。
己酉，宰臣百官上表請聽政，又請復常膳，表凡三上。
以刑部尚書李琪充大行皇太后山陵禮儀使，河南尹張全義充山陵橋道排頓使，孔謙充監護使。
壬子，河陽、陝州上言，河溢岸。
以禮部尚書王正言爲户部尚書，以御史中丞崔協爲禮部尚書，以刑部侍郎、史館修撰、判館事崔居儉爲御史中丞，以尚書左丞歸霽爲刑部侍郎。
陝州上言，河漲二丈二尺，壞浮橋，入城門，居人有溺死者。
乙卯，汴州上言，汴水泛漲，恐漂没城池，於州城東西權開壕口，引水入古河。
澤潞上言，自今月一日雨，至十九日未止。
戊午，以刑部尚書、判太常卿兼判吏部尚書銓事李琪爲吏部尚書，依前判太常卿；以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盧文紀爲吏部侍郎；以給事中李光序爲尚書右丞。
許州、滑州奏，大水。
八月壬戌，詔諸司人吏，不許諸處奏薦，如有勞績，只許本司奏聞。
丁卯，帝釋服，百官奉慰於長壽宫。
戊辰，客省使李嚴使蜀回。

庚辰，幸壽安山陵作所。

鄴都大水，御河泛溢。

癸未，河南縣令羅貫長流崖州，尋委河南府決痛杖一頓，處死，坐部内橋道不修故也。

甲申，山陵禮儀使奏：「山陵封域之内，先有丘墳，合令子孫改卜。舊例給其所費，無子孫者官爲瘞藏。如是五品以上官，所司仍以禮致祭。」從之。

鳳翔奏，大水。

（己）〔乙〕酉，中書門下上言：「據禮儀使狀，準故事，太常少卿定大行太后謚議，太常卿署定訖，告天地宗廟。伏準禮文：賤不得誄貴，子不得爵母，后必謚於廟者，受成於祖宗。今大行太后謚，請太常卿署定後，集百官連署謚狀訖，讀於太廟太祖皇帝室，然後差丞郎一人撰册文，别定日，命太尉上謚册於西宫靈座，同日差官告天地、太微宫、宗廟，如常告之儀。」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丁亥，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吴越國王玉册、金印，紅袍御衣。

《舊五代史》卷三三《莊宗紀七》　己丑，以襄州留後李紹琪爲襄州節度使，以邠州留後董璋爲邠州節度使。

九月辛卯朔，河陽奏，黄河漲一丈五尺。

癸巳，中書上言：「大行皇太后謚議合讀於太廟太祖室，其日，集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三品已上官，於太廟序立。」從之。

乙未，制封第三子鄴都留守、興聖宫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繼岌爲魏王。

幸壽安陵。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

庚子，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

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

《舊五代史》卷三三《莊宗紀七》　丁未夕，偏天陰雲，北方有聲如雷，野雉皆鳴，俗所謂「天狗落」。

戊申，魏王繼岌、樞密使、侍中郭崇韜，進發西征。

甲寅，幸壽安陵。

丁巳，幸尖山射鴈。

十月庚申朔，宰臣及文武三品以上官赴長壽宫，上大行皇太后謚曰貞簡皇太后。

辛酉，幸甘泉，遂幸壽安陵。

壬戌，魏王繼岌率師至鳳翔，先遣使馳檄以諭蜀部。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癸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

甲子，至漢州。

《舊五代史》卷三三《莊宗紀七》　丁卯，奉皇太后尊謚寶册赴西宫靈座，宰臣豆盧革攝太尉讀册文，吏部尚書李琪讀寶文，百官素服班於長壽宫門外奉慰。

己巳，中書上言：「貞簡太后陵請以坤陵爲名。」從之。

丙子，以前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馮道依前本官充職。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丁丑，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彦禋等知不能守，亦降。

《舊五代史》卷三三《莊宗紀七》　戊寅，西征之師入大散關，僞命鳳州節度使王承捷、故鎮屯駐指揮使唐景思次第迎降。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己卯，蜀主至利州。

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爲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日本國來貢。

辛巳，高麗國來貢。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州，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

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

《舊五代史》卷三三《莊宗紀七》　丁亥，文武百官上表，以貞簡皇太后靈駕發引，請車駕不至山陵所。

戊子，葬貞簡太后於坤陵。

己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僞東川節度使宋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來降，武定軍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來降，興元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

渠、麟五州來降，階州刺史王承岳納符印請命，秦州節度使王承休棄城自扶州路奔於西川。

十一月庚寅朔，帝幸壽安，號慟於坤陵。

《資治通鑑》卷二七四 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于七里亭。

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

《舊五代史》卷三三《莊宗紀七》 戊戌，以振武節度使朱守殷爲兗州節度使。

徐州、鄴都上言，十月二十五日夜，地大震。

康延孝至利州，修吉柏津浮梁。

辛丑，魏王過利州，帝賜王衍詔，諭以禍福。

甲辰，魏王至劍州，僞武信軍節度使王宗壽以遂、合、渝、瀘、忠五州來降。

《資治通鑑》卷二七四 王宗弼至成都，登大玄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

丙午，宗弼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

《舊五代史》卷三三《莊宗紀七》 丁未，高麗國遣使貢方物。

庚延孝、李嚴至漢州，王衍遣人送牛酒請降，李嚴遂先入成都。

戊申，祔貞簡皇太后神主於太廟。

己酉，魏王至綿州，王衍遣使上牋歸命。

庚戌，皇弟鄆州節度使存霸、滑州節度使存渥、左金吾大將軍晉州節度使存乂、邢州節度使存紀，並授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大將軍同正。

辛亥，魏王至德陽。

壬子，王衍遣使上表請降。

癸丑，以吳越國馬步統軍使、檢校太傅錢元球爲檢校太尉、守侍中，充靜海軍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四 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

《舊五代史》卷三三《莊宗紀七》 乙卯，魏王至西川城北。

丙辰，蜀主王衍出降。

丁巳，大軍入成都。

己(丑)〔未〕，禮儀使奏：「貞簡皇太后升祔禮畢，一應宗廟伎樂及諸祀並請仍舊。」從之。

十二月壬戌，以前雲州節度使李存敬爲同州節度使，以同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李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以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董璋爲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華州節度使毛璋爲邠州節度使，以左金吾大將軍史敬鎔爲華州節度使。

丁卯，以武寧軍節度副使李紹文爲兗州觀察留後。

庚午，宴諸王武臣於長春殿，始用樂。

《資治通鑑》卷二七四 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

癸酉，王承休、王宗汭至成都。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乙亥，詔曰：「所謂兩事，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讎未雪，豈宜安駐！」乃舉兵親征渤海大諲譔。皇后、皇太子、大元帥堯骨皆從。

《舊五代史》卷三三《莊宗紀七》 丙子，以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孟知祥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西山八國雲南都招撫等使，以户部尚書王正言爲檢校吏部尚書、守興唐尹，充鄴都副留守，以鄴都副留守、興唐尹張憲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充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

己卯，以臘辰狩於白沙，皇后、皇子、宮人畢從。

庚辰，次伊闕。

辛巳，次潭泊。

壬午，次龕澗。

癸未，還宮。

丙戌，第三姑宋氏封義寧大長公主，長姊孟氏封瓊華長公主，第十一妹張氏封瑤英長公主。

《資治通鑑》卷二七四 閏月己丑朔，孟知祥至洛陽，帝寵待甚厚。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壬辰，祠木葉山。

《舊五代史》卷三三《莊宗紀七》 甲午，賜中書門下詔。

吏部尚書李琪引古田租之法，從權救弊之道，上疏言之，帝優詔以獎之。

《資治通鑑》卷二七四　丁酉，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奬任。

庚子，彰武、保大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萬興卒，以其子保大留後允韜爲彰武留後。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壬寅，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于烏山。

《舊五代史》卷三三《莊宗紀七》　甲辰，淮南楊溥遣使朝貢。

乙巳，以晉州節度使李存乂爲鄜州節度使，以相州刺史李存確爲晉州節度使。

丙午，兩省諫官上疏，請車駕不巡幸汴州，凡三上章，乃允。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己酉，次撒葛山，射鬼箭。

《舊五代史》卷三三《莊宗紀七》　庚戌，魏王繼岌奏，遣秦州副史徐藹齎書招諭南詔蠻。

辛亥，制皇第二弟存霸可封永王，第三弟存美可封邕王，第四弟存渥可封申王，第五弟存乂可封睦王，第六弟存確可封通王，第七弟存紀可封雅王。

《資治通鑑》卷二七四　壬子，知祥發洛陽。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丁巳，次商嶺，夜圍扶餘府。

同光四年、遼天顯元年（丙戌、九二六）

《舊五代史》卷三四《莊宗紀八》　正月戊午朔，帝不受朝賀。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己未，白氣貫日。

庚申，拔扶餘城，誅其守將。

《資治通鑑》卷二七四　魏王繼岌遣李繼曮、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新五代史》卷五《莊宗紀下》　壬戌，降死罪以下囚。

《舊五代史》卷三四《莊宗紀八》　癸亥，河中節度使李繼麟來朝。

諸州上言，準宣爲去年十月地震，集僧道起消災道場。

甲子，魏王繼岌殺樞密使郭崇韜於西川，夷其族。

丙寅，百官上表，請復常膳。

《資治通鑑》卷二七四　戊辰，孟知祥至成都。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己巳，諲譔請降。

庚午，駐軍于忽汗城南。

辛未，諲譔素服，稟索牽羊，率僚屬三百餘人出降。

甲戌，詔諭渤海郡縣。

丙子，遣近侍康末怛等十三人入城索兵器，爲邏卒所害。

丁丑，諲譔復叛，攻其城，破之。駕幸城中，諲譔請罪馬前。

《舊五代史》卷三四《莊宗紀八》　戊寅，契丹阿保機遣使貢良馬。

庚辰，帝異母弟鄜州節度使存乂伏誅。

是日，以河中節度使、守太師、兼尚書令、西平王李繼麟爲滑州節度使，尋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誅之，夷其族。

辛巳，吐渾、奚各遣使貢馬。

甲申，以鄆州節度使、永王存霸爲河中節度使，以滑州節度使、申王存渥爲鄆州節度使。

乙酉，內人景姽上言：「昭宗遇難之時，皇屬千餘人同時遇害，爲三穴瘞於宮城西古龍興寺北，請改葬。」從之，仍詔河南府監護其事。

丙戌，迴鶻可汗阿咄欲遣使貢良馬。

丁亥，詔朱友謙同惡人史武等七人，已當國法，並籍沒家産。

二月己丑，以宣徽南院使、內侍省兼內勾、特進、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紹宏爲驃騎大將軍、守左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充樞密使。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庚寅，安邊、鄚頡、南海、定理等府及諸道節度、刺史來朝，慰勞遣之。

壬辰，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大赦，改元天顯。以平渤海遣使報唐。

《資治通鑑》卷二七四　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爲備。

《新五代史》卷五《莊宗紀下》　癸巳，鄴都軍將趙在禮反于貝州。

《舊五代史》卷三四《莊宗紀八》　甲午，以鄭州刺史李紹奇爲河陽節度使，以樂人景進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守御史大夫。

是日，帝幸冷泉校獵。

乙未，宰臣豆盧革上言，請支州縣官實俸，以責課效。

丙申，武德使史彦瓊自鄴馳報稱：「今月六日，貝州屯駐兵士突入都城，剽劫坊市。」

丁酉，淮南楊溥遣使賀平蜀。

《資治通鑑》卷二七四 〔李〕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紹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

戊戌，李繼曮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以符印與之，促令詣闕。

己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人斷桔柏津。

《舊五代史》卷三四《莊宗紀八》 庚子，福建節度副使王延翰奏，節度使王審知委權知軍府事。

邢州左右步直軍四百人據城叛，推軍校趙太爲留後，詔東北面副招討使李紹真率兵討之。

辛丑，元行欽至鄴都，進攻南門，以詔書招諭城中。

壬寅，行欽自鄴退軍，保澶州。

甲辰，從馬直宿衛軍士王温等五人夜半謀亂，殺本軍使，爲衛兵所擒，磔於本軍之門。

《資治通鑑》卷二七四 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丙午，改渤海國爲東丹，忽汗城爲天福。

册皇太子倍爲人皇王以主之。

《舊五代史》卷三四《莊宗紀八》 丁未，鄴都行營招撫使元行欽率諸道之師再攻鄴都。

戊申，以洋州留後李紹文爲夔州節度使。

詔河中節度使、永王存霸歸藩。

己酉，以樞密使宋唐玉爲特進、左威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

庚戌，諸軍大集於鄴都，進攻其城，不克。

辛亥，淮南楊溥遣使貢方物。

壬子，以守太尉、中書令、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齊王張全義爲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充許州節度使。

癸丑，湖南馬殷奏，福建節度使王審知疾甚，副使王延翰已權知軍府事，請降旌節。

甲（辰）〔寅〕，命蕃漢總管李嗣源統親軍赴鄴都，以討趙在禮。

《資治通鑑》卷二七四 三月丁巳朔，李紹真奏克邢州，擒趙太等。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戊午，遣夷離畢康默記、左僕射韓延徽攻長嶺府。

《資治通鑑》卷二七四 庚申，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下而殺之。

辛酉，以威武節度副使王延翰爲威武節度使。

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

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

漢州無城塹，樹木爲柵。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鴈橋，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追擒之。

丁卯，〔嗣源〕自魏縣南趣相州。

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己巳，安邊、鄚頡、定理三府叛，遣安端討之。

《資治通鑑》卷二七四 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鄴都，憂懼不食，辛未，卒於洛陽。

乙亥，帝發洛陽。

丁丑，次汜水。

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

庚辰，帝發汜水。

辛巳，李嗣源至白皋，遇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

壬午，嗣源入大梁。

癸未，帝還過甾子谷。

甲申，帝至石橋西。

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扼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四月丁亥，莊宗崩。

後唐明宗部（起公元九二六年，迄公元九三三年）

天成元年、遼天顯元年（丙戌、九二六）

《舊五代史》卷三五《明宗紀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諱亶，初名嗣源，及即位，改今諱，代北人也。世事武皇，及其錫姓也，遂編於屬籍。皇考諱霓，皇贈汾州刺史，追尊爲孝成皇帝，廟號德祖，陵曰慶陵。皇妣宋國夫人劉氏，追謚爲孝成懿皇后。帝即孝成之元子也。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四月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

（乙）〔己〕丑，嗣源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

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止餘數騎，爲人所執，折足送洛陽。存霸亦帥衆千人棄鎮奔晉陽。

辛卯，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據鳳翔。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

《舊五代史》卷三五《明宗紀一》　壬辰，文武百僚三拜牋請行監國之儀，以安宗社，答旨從之。既而有司上監國儀注。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嗣源乃許之，甲午，入居興聖宮，始受百官班見。下令稱教，百官稱之曰殿下。

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鎮州別駕張延朗爲副使。

《舊五代史》卷三五《明宗紀一》　丙申，下敕：「今年夏苗，委人户自供通頃畝，五家爲保，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檢括。如人户隱欺，許人陳告，其田倍徵。」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戊戌，李紹榮至洛陽，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紹榮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

《舊五代史》卷三五《明宗紀一》　己亥，命石敬瑭權知陝州兵馬留後，皇子從珂權知河南府兵馬留後。

庚子，淮南楊溥進新茶。

以權知汴州軍州事孔循爲樞密副使，以陳州刺史劉仲殷爲鄧州留後，以鄭州防禦使王思同爲同州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自監國入洛，内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真。紹真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沖下獄，欲殺之。

辛丑，監國教，李紹沖、紹欽復姓名爲温韜、段凝，並放歸田里。

壬寅，以孔循爲樞密使。

《舊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紀二》　丙午，帝自興聖宮赴西宮，文武百僚縞素于位，帝服斬衰，親奉攢塗設奠，哭盡哀，乃於柩前即皇帝位。百官易吉服班于位，帝御衰冕受册訖，百僚稱賀。

丁未，羣官縞素赴西宮臨。以樞密使安重誨爲檢校司空，守左領軍大將軍，依前充樞密使。宰臣豆盧革等三上表請聽政，從之。

遣使往諸道及淮南告哀。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戊申，敕中外之臣毋得獻鷹犬奇玩之類。

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

《舊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紀二》　辛亥，帝始聽政于中興殿。

壬子，西南面副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率步騎二萬六千人入見。

甲寅，帝御文明殿受朝。制改同光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

乙卯，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朝貢。

五月丙辰朔，帝不視朝，臨於西宮。宰相豆盧革進位左僕射，韋説進位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監修國史，並依舊平章事。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朱守殷加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安元信加同平章事，移鎮徐州。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毛璋加同平章事。以太子賓客鄭珏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工部尚書任圜爲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

丁巳，初詔文武百僚正衙常參外，五日一度内殿起居。

戊午，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加檢校太傅，以貝州刺史房知温爲兗州節度使，以齊州防禦使王晏球爲宋州節度使，以洛州刺史米君立爲邢州節度使。

己未，賜文武百官各一馬一驢。

辛酉，詔華州放散西川宮人各歸骨肉。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南海、定理二府復叛，大元帥堯骨討之。

《舊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紀二》 壬戌，以前相州刺史、北京左右廂都指揮使安金全爲安北都護、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甲子，前西都留守、京兆尹張筠加檢校太傅，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夔州節度使李紹文爲遂州節度使。以前鄧州留後戴思遠爲洋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丙寅，趙在禮請帝幸鄴都。

《舊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紀二》 丁卯，以金吾將軍張實爲金州防禦使。

戊辰，以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趙在禮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制下，在禮以軍情不順爲辭，不之任。

以許州留後陶玘爲鄧州留後，以諸道馬步副都指揮使安審通爲齊州防禦使。

庚午，以權知北京軍府事、汾州刺史符彦超爲晉州留後，以前陳州刺史劉仲殷爲陝州留後。

癸酉，以前磁州刺史劉彦琮爲同州留後。

甲戌，福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王延翰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乙亥，翰林學士、户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端明之職，自此始也。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丙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兩家貨財田宅，前籍没者皆歸之。

《舊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紀二》 丁丑，西都衙内指揮使張籛進納僞蜀主王衍犀玉帶各二條、馬一百五十匹。

戊寅，以樞密使安重誨兼領襄州節度使。

辛巳，以衛尉卿李懌爲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

壬午，以前蔚州刺史張温爲振武留後，以左右廂突陣指揮使康義誠爲汾州刺史，以左右廂馬軍都指揮使索自通爲忻州刺史。

尚父、吴越國王錢鏐遣使進金器五百兩、銀萬兩、綾萬疋謝恩，賜玉册、金印。

甲申，幽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李紹斌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復姓名爲趙德鈞。

乙酉，詔百官朔望入閤，賜廊下食。

六月戊子，前襄州節度使李紹琪起復，依前襄州節度使，仍復本姓名曰劉訓。以皇子、河中留後從珂爲河中節度使，百僚表賀。以翰林承旨、兵部尚書、知制誥盧質爲檢校司空，充同州節度使。

己丑，以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李琪爲御史大夫，以禮部尚書崔協爲太常卿，判吏部尚書銓事，以御史中丞崔居儉爲兵部侍郎，以太子賓客蕭頃爲禮部尚書。

丙申，新州留後張庭裕、雲州留後高行珪並正授本軍節度使。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丁酉，汴州控鶴軍亂，指揮使張諫殺其權知州事高逖。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南海、定理〕二府平。

《舊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紀二》 戊戌，樞密使安重誨加檢校太保，行兵部尚書事如故。以太子詹事劉岳爲兵部侍郎，以太子右庶子王權爲户部侍郎，以太子左庶子任贊爲工部侍郎。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張諫〕逼馬步都指揮使、曹州刺史李彦饒爲帥。【略】己亥旦，彦饒伏甲於室，諸將入賀，彦饒曰：「前日唱亂者數人而已」，遂執張諫等四人，斬之。其党張審瓊帥衆大譟於建國門，彦饒勒兵擊之，盡誅其衆四百人，軍州始定。

《舊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紀二》 庚子，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南平王高季興加守太尉、兼尚書令，澤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孔勍加兼侍中。

以樞密使孔循權知汴州軍州事。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辛丑，滑州都指揮使于可洪等縱火作亂，攻魏博戍兵三指揮，逐出之。

《舊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紀二》 甲辰，樞密使孔循加檢校太保、守祕書監，依前充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乙巳，敕：「朕二名，但不連稱，皆無所避。」

《舊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紀二》 祕書少監姚顗爲左散騎常侍，以

太子左諭德陸崇爲右散騎常侍，以兵部郎中蕭希甫爲左諫議大夫，前幽州節度判官吕夢奇爲右諫議大夫，以鄴都副留守孫岳爲潁州團練使。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丙午，次慎州，唐遣姚坤以國哀來告。

《舊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紀二》 丁未，中書門下奏：「京城潛龍舊宅，望以至德宫爲名。」從之。

戊申，夏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朔方王李仁福加食邑一千户。以延州留後高允韜爲延州節度使，以利州節度觀察留後張敬詢爲利州節度使。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孟知祥加檢校太傅、兼侍中，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董璋加檢校太傅。

壬子，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李從曮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汴州知州孔循奏，召集謀亂指揮使趙虔已下三千人並族誅訖。

甲寅，以晉州留後符彦超爲北京留守，以鎮州副使王建立爲鎮州留後，以右龍武統軍安崇阮爲晉州留後。

七月乙卯朔，以太原舊宅爲積慶宫。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丙辰，鐵州刺史衛鈞反。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庚申，安重誨殺殿直馬延于御史臺門。

契丹使梅老述骨來，渤海使大昭佐來。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于可洪與魏博戍將互相奏云作亂，帝遣使按驗得實，辛酉，斬可洪於都市，其首謀滑州左崇牙全營族誅，助亂者右崇牙兩長劍建平將校百人亦族誅。

《舊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紀二》 甲子，詔割韓城、郃陽兩縣屬同州。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乙丑，堯骨攻拔鐵州。

《舊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紀二》 丁卯，以僞蜀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晉國公王諧爲檢校司空、守陵州刺史，以虢州刺史石潭爲耀州團練使。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庚午，東丹國左大相迭剌卒。

辛未，衛送大諲譔于皇都西，築城以居之。賜諲譔名曰烏魯古，妻曰阿里只。

盧龍行軍司馬張崇叛，奔唐。

《舊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紀二》 詔：「諸道節度、刺史、文武將吏，舊進月旦起居表，今後除節度、留後、團練、防禦使，惟正、至進賀表，其四孟月並且止絶。」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壬申，初令百官每五日起居，轉對奏事。

《舊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紀二》 甲戌，中書門下上言：「宣旨令進納新授諸道判官、州縣官官告敕牒，祇應宣賜。準往例，除將相外，並不賜官告，既因梁氏起例，凡宣授官，並特恩賜。臣等商量，自兩使判官令録在京除授者，既於内殿謝恩，便辭赴任，不更進納官誥，判司主簿，不合更許朝對。敕下後，望準舊例處分。」從之。

乙亥，莊宗皇帝梓宫發引，帝縗服臨送於樓前。是日，葬莊宗於雍陵。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丁丑，鎮州留後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劉殷肇不受代，謀作亂，已討擒之。

己卯，置彰國軍於應州。

《舊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紀二》 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楊凝式爲給事中，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以僞蜀吏部尚書楊玢爲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

宰相豆盧革貶辰州刺史，韋説貶溆州刺史，仍令所在馳驛發遣，爲諫議大夫蕭希甫疏奏故也。

庚辰，賜蕭希甫衣段二十疋、銀器五十兩，賞疏革、説之罪也。

辛巳，以捧聖嚴衛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李從璋領饒州刺史，充大内皇城使。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平旦，子城上見黄龍繚繞，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于行宫。有紫黑氣蔽天，踰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五。

壬午，皇后稱制，權決軍國事。

《舊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紀二》 癸未，詔辰州刺史豆盧革可責授費州司户參軍，敍州刺史韋説可責授夷州司户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仍令馳驛發遣。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甲申，流革于陵州，説于合州。

《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三》　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鄆州節度使霍彦威移鎮青州。

丁亥，莊宗神主祔廟，有司請祧懿祖室，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夫餘城。

初，郭崇韜以蜀騎兵分左、右驍衛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庚寅，孟知祥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内外。又置義寧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戍管内州縣就食。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内。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辛卯，康默記等攻下長嶺府。

《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三》　壬辰，以久雨，放百僚朝參，詔天下疏理繫囚。

甲午，汴州奏，舊管曹州乞卻歸當道，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王公儼既殺楊希望，欲邀節鉞，揚言符習爲治嚴急，軍府衆情不願其還。習還，至齊州，公儼拒之，習不敢前。公儼又令將士上表請己爲帥，詔除登州刺史。

公儼不時之官，託云軍情所留，帝乃徙天平節度使霍彦威爲平盧節度使，聚兵淄州，以圖攻取，公儼懼，乙未，始之官。

丁酉，彦威至青州，追擒之，并其族黨悉斬之。

《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三》　内出象笏三十四面，賜百官之無笏者。

己亥，帝御文明殿，百官入閤，月望如月朔之儀，從新例也。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庚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

《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三》　辛丑，以前青州節度使符習爲鄆州節度使，以前華州節度使史敬鎔爲安州節度使。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壬寅，堯骨討平諸州，奔赴行在。

乙巳，人皇王倍繼至。

《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三》　禁鎔錢爲器。

壬子，襄州節度使劉訓加檢校太傅，以僞蜀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事、趙國公張格爲太子賓客，充三司副使，從任圜請也。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甲寅，醫官張志忠爲太原少尹。

《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三》　九月乙卯朔，詔汴州扶溝縣復隸許州。

以前絳州刺史婁繼英爲冀州刺史，充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

己未，幸至德宮，遂幸前隰州刺史袁建豐之第。

庚申，以都官郎中庾傳美充三川搜訪圖籍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南府宰相蘇薨。

《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三》　癸亥，應聖節，百僚於敬愛寺設齋，召緇黄之衆於中興殿講論，從近例也。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丁卯，梓宮至皇都，權殯于子城西北。

《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三》　戊辰，以僞蜀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右金吾街使張貽範爲兵部尚書致仕。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己巳，上謚昇天皇帝，廟號太祖。

《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三》　癸酉，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尚書令、楚王馬殷可檢校太師、守尚書令。

兩浙節度留後、静海軍節度、嶺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錢元瓘加食邑。中吴建武等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錢元瑫加開府階，進食邑。

甲戌，以前代州刺史馬溉爲左衛上將軍致仕。

己卯，以光禄卿羅周敬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

辛巳，以前復州刺史袁義爲唐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壬午，賜李繼曮名從曮。

《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三》　癸未，文武百僚至張全義私第柩前立班辭，以來月二日葬故也。

十月甲申朔，詔賜文武百僚冬服緜帛有差。

丙戌，吏部侍郎盧文紀上言：「請内外文武臣僚，每歲有司明定考校，將相乞迴御筆，以行黜陟，疏下中書門下商量，宰臣奏請施行。」從之。

丁亥，雲南蠻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傳能，阿花等來朝貢，帝御文明殿對之，百僚稱賀。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昭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驕淫殘暴，己丑，自稱大閩國王。

《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三》 庚寅，以客省使李嚴領泗州防禦使，以河中節度副使李鱗爲太子賓客。

壬辰，邠州節度使毛璋移鎮潞州。

甲午，以前隰州刺史袁建豐遥領洪州節度使。

庚子，幽州奏，契丹平州守將僞署幽州節度使盧文進率户口歸明，百僚稱賀。

辛丑，契丹遣使來告哀。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爲孟知祥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甲辰，季良至成都。

《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三》 丙午，以蠻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李卑晚爲寧遠將軍，大渡河山前邛川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鄧摽莎爲定遠將軍。

丁未，幽州奏，盧文進所率降户孳畜人口在平州西，首尾約七十里。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强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自請爲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己酉，以嚴爲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弘昭爲東川副使。

《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三》 庚戌，以吏部侍郎盧文紀爲御史中丞。

以兵部侍郎劉岳爲吏部侍郎，以户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馮道爲兵部侍郎，以中書舍人、充端明殿學士趙鳳爲户部侍郎，並依前充職。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旱，辛亥雨。

《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三》 壬子，靜江軍節度使、桂州管内觀察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扶風郡王馬賓加食邑實封，澧朗觀察使、檢校太傅、兼侍中馬希振加檢校太尉。

盧文進至幽州，遣軍吏奉表來上。

十一月戊午，以滄州留後王景戡爲邢州節度使。

己未，以翰林學士、尚書、户部郎中、知制誥劉昫爲中書舍人充職。

辛酉，以前祕書少監温羣爲太子詹事。

壬戌，以前房州刺史朱宰爲潁州團練使。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丙寅，殺南院夷離堇耶律迭里、郎君耶律匹魯等。

《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三》 庚午，河陽節度使夏魯奇移鎮許州，留後梁漢顒爲邠州節度使。

淮南楊溥遣使貢獻，賀登極。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甲戌，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敕文班丞、郎、給、諫，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爲朱膠綾軸，厥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禄，何惜小費！

《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三》 乙亥，以前振武留後張温爲利州昭武軍留後，以果州刺史孫鐸爲漢州刺史，充西川馬步軍都指揮使。

壬午，靜海軍節度、安南管内觀察等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錢元球加開府階，進食邑。

癸未，鎮州奏，準詔盧文進所率歸業户口，蠲放租税三年，仍每口給糧五斗。

十二月戊子，盧文進及將吏四百人見，賜鞍馬、玉帶、衣被、器玩、錢帛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閩王延翰蔑棄兄弟，襲位纔踰月，出其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爲建州刺史，延翰與書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

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福州指揮使陳陶帥衆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别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弒先王，告諭吏民，斬於紫宸門外。

《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三》 壬辰，帝狩於近郊。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癸巳，以盧文進爲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三》 戊戌，詔嚴禁鑄錢。

庚子，皇第二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從榮可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天雄軍節度使、鄴都留守。

以武安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希範爲澧州刺史，鐵林都知事馬希杲爲衡州刺史。

壬寅，潁州刺史孫岳加檢校太保。

丙午，中書門下奏：「故事，藩鎮節度、觀察使帶平章事，於都堂上事刊石記壁，合納禮錢三千貫，以充中書及兩省公使。今欲各納禮錢五百千，於中書立石亭子，鐫勒宰臣使相官氏、授上年月，餘充修葺中書及兩省公署部堂什物。」從之。

庚戌，御史臺奏：「京城坊市士庶工商之家，有婢僕自經投井，非理物故者。近者已來，凡是死亡，皆是臺司左右巡舉勘檢，施行已久，仍恐所差人吏及街市胥徒，同於民家，因事邀脅。臣詢訪故事，凡京城民庶之家，死喪委府縣檢舉，軍家委軍巡，商旅委户部。然諸司檢舉後，具事由申臺，其間或枉濫情故，臺司訪聞，即行舉勘。如是文武兩班官吏之家，即是臺司檢舉。臣請自今已後，並準故事施行者。」詔曰：「今後文武兩班及諸道商旅，凡有喪亡，即準臺司所奏施行。其坊市民庶軍士之家，凡死喪及婢僕非理物故，依臺司奏，委府縣、軍巡同檢舉，仍不得縱其吏卒，於物故之家妄有邀脅。或恐暑月屍柩難停，若待申聞檢舉，縱無邀脅，亦須經時日。今後仰本家喚四鄰檢察，若無佗故，逐便葬埋。如後別聞枉濫，妄有保證，官中訪知，勘詰不虛，本户鄰保並行科罪。如聞諸道州府，坊市死喪，取分巡院檢舉，頗致淹停，人多流怨，亦仰約京城事例處分。」

天成二年、遼天顯二年（丁亥、九二七）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正月癸丑朔，帝更名亶。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丙辰，詔：「端明殿學士班位宜在翰林學士之上，今後如有轉改，只於翰林學士内選任。」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壬戌，〔孟知祥〕以西川節度副使、内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李敬周爲遂州留後。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癸亥，宰臣鄭珏加特進、門下侍郎兼太微宫使，崇文館大學士任圜加光祿大夫、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以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馮道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太常卿崔協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戊辰，以前鄧州節度使劉玘卒，廢朝。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王延稟還建州，王延鈞送之，將别，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遜謝甚恭而色變。

庚午，初令天下長吏每旬親引慮繫囚。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辛未，皇子、河中節度使從珂加同平章事。以鎮州留後、檢校司徒王建立爲鎮州節度使、檢校太傅。

癸酉，第三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從厚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乙亥，以監門衛大將軍傅璉爲右武衛上將軍。

丙子，詔曰：「頃自本朝多難，雅道中微，皆尚浮華，罕持廉讓。其有除官蘭省，命秩柏臺，或以人事相疎，或以私讎見訴，稍乖敬奉，遽至棄捐，蓋司長之振威，處君恩而何地。今後應新授官朝謝後，可準例上事，司長不得輒以私事阻滯。其本官亦不得因遭抑挫，託故請假。」

戊寅，皇子從厚領事於河南府，宰相鄭珏已下會送，非例也。

己卯，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行兵部尚書安重誨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侍中，樞密使、檢校太保、守祕書監孔循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詔崇文館依舊爲弘文館。

辛巳，詔曰：「亂離斯久，法制多隳，不有舉明，從何禁止。起今後三京及州使職員名目，是押衙兵馬使，騎馬得有暖坐。諸都軍將衙官使下係名糧者，只得衣紫皂，庶人商旅，只著白衣，此後不得參雜。兼有富户，或投名於勢要，以求影庇，或希假于攝貴，以免丁徭。仰所在禁勘，以肅奸欺。」

二月壬午朔，新羅遣使朝貢。

丁亥，以北京皇城使李繼朗爲龍武大將軍，北京都指揮使李從臻爲左衛大將軍，捧聖都指揮使李從璨爲右監門衛大將軍。

戊子，以前北面水陸轉運招撫使、守冀州刺史烏震領宣州節度使。

庚寅，陝州節度使、檢校司徒石敬瑭加檢校太傅兼六軍諸衛副使。

壬辰，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奏，泗州防禦使、充西川兵馬都監李嚴，扇搖軍衆，尋已處斬。

以潁州刺史孫岳爲耀州團練使。

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爲景州刺史，尋令中使誅之，夷其族，以其首謀大逆以弒莊宗也。

壬寅，制曰：荆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尚書令、南平王高季興可削奪官爵，仍令襄州節度使劉訓充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許州節度使夏魯奇爲副招討使，統蕃漢馬步四萬人進討，以其叛故也。又命湖南節度使馬殷以湖南全軍會合。以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授夔州刺史西方鄴爲副招討使，共領川軍下峽州，三面齊進。

甲辰，兗州節度使房知温加同平章事，宋州節度使王晏球加檢校太傅。

丁未，以禮部尚書蕭頃爲太常卿。

戊申，以御史大夫李琪爲右僕射，以太子賓客李鱗爲户部尚書，以吏部侍郎李德休爲禮部尚書，以前吏部侍郎崔貽孫爲吏部侍郎，以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趙鳳爲兵部侍郎，依前充職。

庚戌，詔諸道節度使男及親嫡骨肉未沾恩命者，特許上聞。

河南府新安縣宜爲次赤，以雍陵在其界故也。

辛亥，以刑部侍郎歸藹爲户部侍郎。

三月壬子朔，以中書舍人馬縞爲刑部侍郎。

幸會節園，宰相、樞密使及在京節度使共進錢絹，請開宴。

癸丑，遣供奉官賈俊使淮南。

甲寅，以西川節度副使李敬周爲遂州武信軍留後。

乙卯，開府儀同三司、司徒致仕趙光逢可太保致仕，仍封齊國公。

以武信軍節度使李紹文卒廢朝。

丙辰，宰臣判三司任圜奏：「諸道藩府，請依天復三年已前許貢綾絹金銀，隨其土産折進馬之直。又請選孳生馬，分置監牧。」並從之。

庚申，以前澤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孔勍爲河陽節度使。

壬戌，幸甘水亭。

甲子，青州節度使霍彦威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以大内皇城使、守饒州刺史李從璋爲應州節度使。

丁卯，詔：「所在府縣糾察殺牛賣肉，犯者準條科斷。其自死牛即許貨賣，肉斤不得過五錢，鄉村民家死牛，但報本村所由，準例輸皮入官。」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房知温怨烏震驟來代己，震至，未交印。壬申，震召知温及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博於東寨，知温誘龍晅所部兵殺震於席上，其衆譟於營外，安審通脱身走，奪舟濟河。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癸酉，以户部郎中、知制誥盧詹爲中書舍人。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民，甲戌，至成都。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四月辛巳朔，房知温奏：「前月二十一日，盧臺戍軍亂，害副招討寧國軍節度使烏震，尋與安審通斬殺亂兵訖。」帝聞之，廢朝一日，贈震太傅。

丁亥，以華州留後劉彦琮爲本州節度使。

幸會節園宴近臣。

己丑，以兵部侍郎崔居儉權知尚書左丞，以户部侍郎王權爲兵部侍郎，以禮部侍郎裴皞爲户部侍郎，以翰林承旨、守中書舍人李愚爲禮部侍郎充職。

庚寅，御史臺奏：「今月三日廊下食，百官坐定，兩省官方來，自五品下輒起。」詔曰：「每赴廊餐，如對御宴，若行私禮，是失朝儀，各罰半月俸。」

癸巳，兗州節度使房知温加侍中，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加檢校太傅，並賞盧臺之功也。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孟知祥遣牙内指揮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瓊華長公主及子仁贇於晉陽，及鳳翔，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都。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丁酉，僞吴楊溥遣移署右威衛將軍雷現貢端午禮幣。

辛丑，以前利州節度使張敬詢爲雲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江陵卑濕，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劉訓亦寢疾，癸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審攻戰之宜。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甲辰，以户部侍郎韓彦惲爲祕書監。

幸石敬瑭、安重誨第。

丙午，故振武節度使李嗣恩贈太尉，以司封郎中、充樞密院直學士閻至爲左諫議大夫充職。

五月癸丑，以福建留後、檢校太傅、舒州刺史王延鈞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充福建節度使、瑯琊郡王，以太常卿蕭頃爲吏部尚書。

戊午，以三司副使、守太子賓客張格卒廢朝。

以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竇夢徵爲中書舍人充職。

癸亥，遣宣徽使張延朗調發郡縣糧運赴荆南城下，仍以軍法從事。

以右龍武統軍崔公實爲左龍武統軍，以前復州刺史高行周爲右龍武統軍。

乙丑，僞吴楊溥貢新茶。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説高季興，季興不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

丁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

庚午，詔劉訓等引兵還。

六月庚辰，太子詹事温輦請立太子。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壬午，華州、邢州進兩歧麥，兗州進三足烏。

丙戌，宰相任圜落平章事，守太子少保。

丁亥，詔天下除併無名額寺院。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　己丑，以宣徽北院使張延朗判三司。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辛卯，大理少卿王鬱上言：「凡決極刑，準敕合三覆奏，近年已來，全隳此法，伏乞今後決前一日許一覆奏。」從之。

壬辰，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劉訓責授檢校右僕射、守檀州刺史。

乙未，户部尚書李鱗上言：「請朝班自四品已上官各許薦令録兩人，五品官各薦簿尉兩人，功過賞罰，與舉者同之。」詔從之。

丙申，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尚書令、楚王馬殷爲守太師、尚書令，封楚國王。

庚子，幸白司馬陂，祭突厥神，從北俗之禮也。

七月庚戌朔，以宋州節度使王晏球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

癸丑，以左金吾將軍烏昭遠爲左衛上將軍，充入蠻國信使。

壬戌，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孟知祥加檢校太尉、兼侍中，東川董璋加爵邑。以左効義指揮使元習爲資州刺史，右効義指揮使盧密爲雅州刺史。

癸亥，幸冷泉宫。

甲子，以檢校工部尚書謝洪爲宿州團練使。

夔州刺史西方鄴奏，殺敗荆南賊軍，收峽内三州。丙寅，升夔州爲寧江軍，以鄴爲節度使。

戊辰，詔曰：「頃因本朝親王，遥領方鎮，遂有副大使知節度事，年代已深，相沿未改。其東川、西川今後落副大使，只云節度使。」

庚午，遂州留後李敬周、鄜州留後劉仲殷並正授本州節度使。

壬申，兗州節度使房知温移鎮徐州，徐州節度使安元信移鎮襄州，滄州節度使趙在禮移鎮兗州。以齊州防禦使安審通爲滄州節度使。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癸酉，殺豆盧革、韋説。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甲戌，太子少保任圜上表乞致仕，仍於外地尋醫，詔從之。

丁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曹廷隱爲齊州防禦使。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辛巳，以右諫議大夫孔昭序爲給事中，以祕書少監崔憕爲右諫議大夫。

壬午，以右驍衛大將軍劉衡爲左領衛上將軍；以鄴都副留守趙敬怡爲右衛上將軍，判興唐府事。

乙酉，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差使隨牂牁、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三人來朝，進方物，各賜官告、繒綵、銀器放還蕃。

丙戌，以御史中丞盧文紀爲工部尚書，以右諫議大夫梁文矩爲御史中丞。

癸巳，幸皇子從榮第，宣禁中伎樂觀宴，從榮進馬及器幣，帝因以伎樂賜之。

華州上言，渭河泛濫害稼。

丁酉，以吏部郎中、襲文宣公孔邈爲左諫議大夫。

新州奏，契丹乞置互市。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葬太祖皇帝于祖陵，置祖州天城軍節度使以奉陵寢。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癸卯，汴州節度使朱守殷加兼侍中，鄆州節度使符習加檢校太尉。

甲辰，皇子從榮娶鄜州節度使劉仲殷女，是夕禮會，百僚表賀。

九月辛亥，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王都加食邑實封。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加檢校太尉，鎮州節度使王建立加同平章事。

己未，以前雲州節度使高行珪爲鄧州節度使。

庚申，以衛尉卿李延光爲大理卿。

乙丑，夏州節度使李仁福、鳳翔節度使李從曮、朔方節度使韓洙，並加食邑，改賜功臣。

以汝州防禦使趙延壽爲河陽節度使，以比部郎中、知制誥劉贊爲中書舍人，以河陽掌書記程遜爲比部員外郎、知制誥，以代州刺史李德琉爲蔚州刺史。

丙寅，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

己巳，鄧州節度使史敬鎔加檢校太保，同州節度使盧質加檢校司徒。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庚午，党項使如連山來。

壬申，契丹使梅老來。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戊寅，西川奏：據黎州狀，雲南使趙和於大渡河南起舍一間，留信物十五籠，并雜牋詩一卷，遞至闕下。

十月己卯朔，帝御文明殿視朝。

癸未，亳州刺史李鄴貶郴州司户，又貶崖州長流百姓，所在賜自盡。判官樂文紀配祁州，責其違法黷貨也。

乙酉，駕發西京，詔留宰相崔協以奉祠祭。

丁亥，帝宿於滎陽。

汴州朱守殷奏，都指揮使馬彦超謀亂，已處斬訖。

戊子，次京水，知朱守殷反，帝親統禁軍倍程前進。

翌日，至汴州，攻其城，拔之，守殷伏誅。

丙申，磁州刺史藥縱之上言，今月十二日，供奉官王仁鎬至，稱制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戊戌，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己亥，詔曰：「太子少保致仕任圜，早推勳舊，曾委重難，既退免於劇權，俾優閑於外地。而乃不遵禮分，潛附守殷，緘題罔避於嫌疑，情旨頗彰於怨望。自收汴壘，備見綜由，若務含弘，是孤典憲。尚全大體，止罪一身，已令本州私第自盡，其骨肉親情僕使等並皆放罪。」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辛丑，吴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温卒。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癸卯，以權知汴州事、陝州節度使石敬瑭爲汴州節度使、兼六軍諸衛副使、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

鳳翔奏，地震。

丙午，威武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尉、守建州刺史王延稟可同平章事、守建州刺史，充奉國軍節度副使、兼威武軍節度副使。

詔割施州卻屬黔南。

十一月己酉，帝祭蕃神於郊外。

庚戌，以皇城使、行袁州刺史李從敏爲陝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吴王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乙卯，青州霍彦威、鄆州符習來朝。

以太子詹事温輦爲吏部侍郎。

徐州房知温來朝。

戊午，黔南節度使李紹義加檢校太保。

庚申，皇子河中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從珂，鄴都留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從榮，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從厚，並加檢校

太傅，進爵邑。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壬戌，人皇王倍率羣臣請于后曰：「皇子大元帥勳望，中外攸屬，宜承大統。」后從之。是日即皇帝位。

癸亥，謁太祖廟。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甲子，吴大赦，改元乾貞。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丙寅，行柴册禮。

戊辰，還都。

壬申，御宣政殿，羣臣上尊號曰嗣聖皇帝。大赦。有司請改元，不許。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詔霍彦威等歸藩。

詔太宗朝左僕射李靖可册贈太保，鄭州僕射陂可改爲太保陂。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乙亥，契丹使梅老來。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丙子，吴主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爲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

十二月戊寅朔，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脩成都城。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以前鳳翔留後高允貞爲右監門上將軍。

詔以施州爲夔州屬郡。

己卯，蔚州刺史周令武得代歸闕，帝問北州事，令武奏曰：「山北甚安，諸蕃不相侵擾。鴈門已北，東西數千里，斗粟不過十錢。」帝悦。

許州地震。

庚辰，皇子、鄴都留守從榮移鎮太原。

以北京留守符彦超爲潞州節度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立妃蕭氏爲皇后。禮畢，閱近侍班局。

辛巳，諸道將帥辭歸鎮。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乙酉，以彰國軍節度使李從璋昧於政理，詔歸闕。

己丑，兗州節度使趙在禮來朝。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祀天地。

庚寅，遣使諭諸國。

辛卯，閱羣牧于近郊。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壬辰，以太傅致仕齊國公趙光逢卒輟朝。

丙申，許州節度使夏魯奇移鎮遂州。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戊戌，女直遣使來貢。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庚子，幸石敬瑭公署及康義誠私第。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壬寅，謁太祖廟。

甲辰，閱旗鼓、客省諸局官屬。

《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四》　狩於東郊。

丙午，追尊四廟，以應州舊宅爲廟。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丁未，詔選遥輦氏九帳子弟可任官者。

天成三年、遼天顯三年（戊子、九二八）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正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己酉，閱北剋兵籍。

庚戌，閱南剋兵籍。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辛亥，前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孔勍以太子太師致仕。

癸丑，詔取今月十七日幸鄴都。

甲寅，以國子祭酒朱守素卒廢朝。

丙辰，以鎮南軍節度使袁建豐卒廢朝，詔贈太尉。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丁巳，契丹陷平州。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吴主立子璉爲江都王，璘爲江夏王，瑨爲宣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玠爲南陽王。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己未，中書門下奏，國子祭酒，望

令宰相兼判。乃詔崔協判之。

辛酉，以前潞州節度使毛璋爲右金吾上將軍，以左驍衛上將軍華温琪爲右金吾大將軍，以春州刺史張虔釗爲鄭州防禦使。

戊辰，以隨駕馬軍都指揮使、富州刺史康義誠兼領鎮南軍節度使，以隨駕步軍都指揮使、潮州刺史楊漢章遥領寧國軍節度使。

庚午，册贈故瀛州刺史李嗣襲爲太尉。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以王郁爲興國軍節度使，守中書令。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壬申，册贈故皇子、檢校司空從諫爲太保。

甲戌，制以楚國夫人曹氏爲淑妃，以韓國夫人王氏爲德妃，仍令所司擇日册命。

二月丁丑朔，有司上言，太陽合虧，既而有雲不見，羣官表賀。

庚辰，僞吴楊溥遣使貢獻，賀誅朱守殷。帝以荆南拒命，通連淮夷，不納其使，遣還。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辛巳，吐渾都督李紹虜來。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壬午，以光禄卿韋寂卒廢朝，贈禮部尚書。

癸未，工部尚書盧文紀貶石州司馬，員外安置。

丁亥，天德軍節度使郭承豐加檢校司徒。

辛卯，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爲左驍衛上將軍。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壬辰，寧江節度使西方鄴攻拔歸州；未幾，荆南復取之。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癸巳，以禮部尚書崔貽孫卒輟朝。

甲午，以吐渾寧朔、奉化兩府都知兵馬使李紹魯爲吐渾寧朔府都督。

乙未，以樞密使兼東都留守孔循爲許州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鄧州節度使高行珪移鎮安州，應州節度使李從璋移鎮滑州，滑州節度使盧文進移鎮鄧州。

丁酉，以責授檀州刺史劉訓爲右龍武大將軍。

己亥，迴鶻可汗仁喻遣都督李阿山等貢獻。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辛丑，達盧古來貢。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壬寅，以左金吾大將軍羅周敬爲同州節度使。

甲辰，以威塞軍節度使張廷裕卒廢朝，詔贈太保。

以耀州團練使孫岳爲閬州團練使，以左監門上將軍高允貞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以右金吾衛大將軍華温琪爲左金吾衛大將軍。

三月丁未朔，以久雨，詔文武百辟極言時政得失。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安〕重誨惡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志。建立亦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既至，言重誨與宣徽使判三司張延朗結婚，相表裏，弄威福。

辛亥，帝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鎮自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荆棘事陛下數十年，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數年間天下幸無事。今一旦棄之外鎮，臣願聞其罪！」帝不懌而起。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乙卯，東蒐。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丁巳，以邢州節度使王景戡爲華州節度使，以前北京副留守李從温爲邢州節度使。

己未，以宰臣鄭珏爲開府儀同三司、左僕射致仕，加食邑五百户。

庚申，以前復州刺史翟章爲新州威塞軍留後。

癸亥，以前鎮州節度使王建立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

以前鄭州刺史楊漢賓爲洋州武定軍留後。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乙丑，獵松山。

唐義武軍節度使王都遣人以定州來歸。唐主出師討之，使來乞援，命奚禿里鐵剌往救之。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戊辰，以前彰國軍節度副使陳皋爲鳳州武興軍留後，以前蔡州刺史孫漢韶爲應州彰國軍留後，以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爲樞密使，以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張延朗爲宣徽南院使，以前冀州刺史張廷蘊爲金州防禦使。

己巳，命范延光權知鎮州軍府事。

甲戌，册迴鶻可汗仁喻爲順化可汗。

四月戊寅，以汴州節度使石敬瑭爲鄴都留守，充天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樞密使、權知鎮州軍府事、檢校太保范延光爲鎮州節度使兼北面水陸轉運使。以司農卿鄭纘爲太僕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東巡。

己卯，祭鹿鹿神。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壬午，夔州節度使、東南面副招討使西方鄴加檢校太保。

甲申，皇第三女石氏封永寧公主，第十三女趙氏封興平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册命。

乙酉，達靼遣使朝貢。

以隨駕馬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丙戌，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爲汴州節度使，判六軍如故。

丁亥，復州奏，湖南大破淮賊於道人磯。

以西川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廷隱兼漢州刺史。

癸巳，殿中少監石知訥貶憲州司户，坐扇惑軍鎮也。

北面副招討、宋州節度使王晏球以定州節度使王都反狀聞。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甲午，取箭材赤山。

丙申，獵三山。

鐵剌敗唐將王晏球于定州。唐兵大集，鐵剌請益師。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戊戌，吴徙常山王濛爲臨川王。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庚子，制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太原王王都削奪官爵。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辛丑，命惕隱涅里衮、都統查剌赴之。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知定州行軍州事，以滄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爲副招討使兼諸道馬軍都指揮使，以左散騎常侍蕭希甫兼判大理卿事。

五月乙巳朔，迴鶻可汗仁喻封順化可汗。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丙午，建天膳堂。

獵索剌山。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丁未，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河陽節度使趙延壽並加駙馬都尉。以右僕射李琪爲太子少傅。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戊申，至自獵。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辛亥，沙州節度使曹義金加爵邑。

癸丑，湖南馬殷奏，二月中，大破淮寇二萬，生擒將士五百人。

己未，幽州奏，契丹禿餒領二千騎西南趨定州。

以前同州節度使盧質行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

辛酉，以天雄軍節度副使、判興唐府事趙敬怡爲樞密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留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脩新樂城。契丹已自他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

丙寅，至曲陽。

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于城南。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己巳，女直來貢。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壬申，王晏球奏，今月二十一日，大破定州賊軍及契丹於曲陽，斬獲數千人，王都與禿餒以數十騎復入於定州。

六月己卯，以右金吾上將軍毛璋爲左金吾上將軍，以前安州節度使史敬鎔爲右金吾上將軍，以前華州節度使劉彦琮爲左武衛上將軍。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于吴，吴進季興爵秦王，帝詔楚王殷討之。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壬午，放内園鹿七頭於深山。

乙酉，皇子故金槍指揮使、檢校左僕射從璟贈太保。

己丑，幽州趙德鈞奏，殺契丹千餘人於幽州東，獲馬六百匹。

壬辰，宰臣馮道率百僚上表，請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詔報

不允。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王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朱弘昭、張虔釗宣言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乙未，攻之，殺傷將士三千人。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丙申，馮道等再上尊號，不允。

戊戌，以西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張遵誨行京兆尹。

七月乙巳，詔故僞蜀主王衍追封順正公，以諸侯禮葬。

丙午，以前武信軍節度使李敬周爲邠州節度使。

丁未，以滄州節度使安審通卒於師輟朝。

壬子，以朔方節度使韓洙卒廢朝。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王都奏唐兵破定州，鐵剌死之，涅里袞、查剌等數十人被執。上以出師非時，甚悔之，厚賜戰歿將校之家。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甲寅，王晏球奏，六月二十二日進攻逆城，將士傷者三千人。

乙卯，以太子少保李茂勳卒輟朝。

己未，詔弛麴禁，許民間自造，於秋苗上納徵麴價，畝出五錢。

壬戌，齊州防禦使曹廷隱以奏舉失實，配流永州，續勅賜自盡。

甲子，王晏球奏，今月十九日契丹七千騎來援定州，王師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

戊辰，詔福建節度使王延鈞可依前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進封閩王。

己巳，王晏球奏，此月二十一日，追契丹至易州，掩殺四十里，擒獲甚衆。故朔方節度使韓洙贈太尉。

以兵部侍郎王權、御史中丞梁文矩並爲吏部侍郎，以左諫議大夫吕夢奇爲御史中丞。

八月癸酉朔，以翰林學士守中書舍人李懌、劉昫並爲户部侍郎充職，以吏部侍郎劉岳守祕書監，以吏部侍郎韓彦惲守禮部尚書，以户部侍郎歸藹守太子賓客，以户部侍郎裴皞守兵部侍郎，以中書舍人張文寶守刑部侍郎。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丙子，突厥來貢。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丁丑，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守龍武大將軍劉訓爲晉州節度使、檢校太傅。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辰，詔建應天皇太后誕聖碑于儀坤州。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壬午，幽州趙德鈞奏，於府西邀殺契丹敗黨數千人，生擒首領惕隱等五十餘人。

辛卯，以朔方軍留後韓璞爲朔方軍節度使、靈武雄警甘肅等州觀察使、檢校司徒。

庚子，詔：「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以先後爲班次，承旨一員，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乙未，吴大赦。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閏月丁未，兩浙節度觀察留後、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錢元瓘可杭州、越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鎮東、鎮海等軍節度使。

戊申，趙德鈞獻戎俘於闕下，其蕃將惕隱等五十人留於親衛，餘契丹六百人皆斬之。

乙卯，升楚州爲順化軍。

以明州刺史錢元珣爲本州節度使，以吏部尚書蕭頃爲太子少保。

契丹平州刺史張希崇上表歸順。

乙丑，陝州節度使李從敏移鎮滄州。以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爲陝州節度使。

己巳，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服，大理寺斷處流，特勅孟昇賜自盡。

大水，河水溢。

絳州地震。

九月乙亥，以捧聖左右廂副都指揮使索自通爲雲州節度使。

丁丑，以太府卿、判四方館事李郁爲宗正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己卯，突吕不遣人獻討烏古俘。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辛巳，荆南敗楚兵於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于吴。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壬午，以晉州節度使安崇阮爲左驍衛上將軍。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癸未，詔分賜羣臣。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甲申，吐蕃、迴紇各遣使貢獻。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己丑，幸人皇王倍第。

庚寅，遣人使唐。

辛卯，再幸人皇王第。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壬辰，宰臣王建立進玉杯，上有文曰「傳國萬歲盃」。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癸巳，有司請以上生日爲天授節，皇太后生日爲永寧節。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乙未，詔德州流人温韜、遼州流人段凝、嵐州司户陶玘、憲州司户石知訥、原州司馬聶嶼，並宜賜死於本處，暴其宿惡而誅之也。

丙申，以邠州節度使梁漢顒爲右威衛上將軍。

丁酉，河陽節度使、駙馬都尉趙延壽爲檢校司徒。

己亥，詔徐州節度使房知温兼荆南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辛丑，徙慶州防禦使竇廷琬爲金州刺史。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十月癸卯朔，以永寧節，上率羣臣上壽於延和宫。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甲辰，制瓊華長公主孟氏可册爲福慶長公主。

丙午，以滄州節度使李從敏兼北面招討使。

戊申，帝臨軒，命禮部尚書韓彦惲、工部侍郎任贊往應州奉册四廟。詔邠州節度使李敬周攻慶州，以刺史竇廷琬拒命故也。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己酉，謁太祖廟。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丁巳，突厥使張慕晉來。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戊午，契丹平州刺史張希崇已下八十餘人見於元德殿，頒賜有差。

甲子，安州節度使高行珪奏，屯駐左神捷、左懷順軍士作亂，已逐殺出城。

戊辰，以雲州節度使索自通領壽州節度使，以前雲州節度使張温復爲雲州節度使。

庚午夜，西南有彗星長丈餘，在牛星五度。

十一月癸酉，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

甲戌，捧聖指揮使何福進招收到安州作亂兵士五百人，自指揮使已下至節級四十餘人並斬，餘衆釋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丙子，鼻骨德來貢。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壬午，房知温奏，荆南高季興卒。以契丹所署平州刺史、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張希崇爲汝州刺史，加檢校太傅。

己丑，中書奏：「今後或有封册，請御正衙。」從之。

庚寅，禮部員外郎和凝奏：「應補齋郎並須引驗正身，以防僞濫。舊例，使蔭一任官補一人，今後改官須轉品即可，如無子，許以親姪繼限，念書十卷，試可則補。」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爲妃，循因之得之大梁，厚結王德妃之黨，乞留。安重誨具奏其事，力排之，禮畢，促令歸鎮。

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同平章事，充平盧節度使。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丙申，帝謂侍臣曰：「古鐵券如何？」趙鳳對曰：「帝王誓文，許其子子孫孫長享爵禄。」帝曰：「先朝所賜，唯朕與郭崇韜、李繼麟三人爾，崇韜、繼麟尋已族滅，朕之危疑，慮在旦夕。」於是嗟嘆久之。趙鳳曰：「帝王執信，故不必銘金鏤石矣。」

戊戌，前安州節度副使范延榮并男皆斬於軍巡獄，爲高行珪誣奏故也。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辛丑，自將伐唐。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十二月壬寅朔，詔真定府屬縣宜準河中、鳳翔例升爲次畿，真定縣升爲次赤。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癸卯，祭天地。

《舊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紀五》　甲辰，邠州節度使李敬周奏，收下慶州，刺史竇廷琬族誅。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戌，聞唐主復遣使來聘，上問左右，皆曰：「唐數遣使來，實畏威也。未可輕舉，觀釁而動可也。」上然之。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辛亥，幸康義誠第。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甲寅，次杏堝，唐使至，遂班師。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寢疾，命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季興卒。吴主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兼侍中。

天成四年、遼天顯四年（己丑、九二九）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正月壬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

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能念儒書，備彰家訓，不勞就試，特與成名。宜賜别勅及第，附今年春牓。」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宴羣臣及諸國使，觀俳優角觝戲。

己卯，如瓜堝。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戊子，放元年應欠秋稅。

以左衛上將軍安崇阮爲黔南節度使。

壬辰，迴鶻入朝使掣撥等五人各授懷化司戈放還。

以北京副留守馮贇爲宣徽使、判三司。

戊戌，禁天下虚稱試攝銜。

西川孟知祥奏：「支屬刺史乞臣本道自署。」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乙巳，王晏球奏，此月三日收復定州，獲王都首級，生擒契丹禿餒等二千餘人。百僚稱賀。詔取今月二十四日車駕還東京。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戌，閱遥輦氏户籍。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辛亥，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宋州節度使王晏球爲鄆州節度使，加兼侍中，以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滄州節度使李從敏爲定州節度使，以北面行營兵馬都監、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爲滄州節度使，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加兼侍中。

乙卯，以樞密使趙敬怡權知汴州軍州事。

丙辰，邢州奏，定州送到僞太子李繼陶，已處置訖。

辛酉，帝御咸安樓受定州俘馘，百官就列，宣露布於樓前，禮畢，以王都首級獻於太社。

樞密使趙敬怡卒，贈太傅。

以端明殿學士趙鳳權知汴州軍州事。

甲子，車駕發汴州。

丙寅，至鄭州。賜左僕射致仕鄭珏錢二十萬。

丁卯，宰相崔協卒，詔贈尚書右僕射。

庚午，車駕至自汴州。

三月甲戌，馮道進表乞命相。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

辛巳，晏球入朝，帝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丙戌，殺姪從璨。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壬辰，中書奏：「今後羣臣内有乞假覲省者，請量賜茶藥。」從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甲午，望祀羣神。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乙未，以前鄆州節度使符習爲汴州節度使。

丙申，詔鄴都、幽、鎮、滄、邢、易、定等州管内百姓，除正税外，放免諸色差配，以討王都之役，有輓運之勞也。

四月庚子朔，禁鐵鑼錢。

壬寅，重修廣壽殿成。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丙午，楚六軍副使王環敗荆南兵于石首。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辛亥，至自瓜堝。

壬子，謁太祖廟。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以皇子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從榮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以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爲北京留守，

以河陽節度使趙延壽爲宋州節度使，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鎮南軍節度使康義誠爲河陽節度使。

契丹寇雲州。

癸丑，契丹遣捺括梅里等來朝貢，稱取禿餒等骸骨，並斬於北市。

甲寅，以端明殿學士趙鳳爲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

丙辰，諫議大夫致仕、襲文宣公孔邈卒。

庚申，以王建立、孔循帶中書直省吏歸藩，並追迴。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辛酉，人皇王倍來朝。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壬戌，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兼北面行營招討使，鎮州節度使范延光加檢校太傅。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癸亥，録囚。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戊辰，中書奏：「五月一日，應在京九品已上官，及諸道進奉使，請準貞元七年勅，就位起居，永爲恒式。」從之。

五月己巳朔，帝御文明殿受朝。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癸酉，謁二儀殿，宴羣臣。

女直來貢。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丙子，以夔州節度使西方鄴卒輟朝。

丁丑，大理卿李保殷卒。

己卯，以忠武軍節度使索自通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以左威衛上將軍朱漢賓爲潞州節度使。

乙酉，以黔州節度使安崇阮爲夔州節度使，以左驍衛上將軍張温爲洋州節度使，以黔州留後楊漢賓爲本州節度使。

中書奏：「太常寺定少帝謚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伏以少帝今不入廟，難以言宗，只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從之。

丁亥，以鳳州武興軍留後陳皋爲武興軍節度使，以新州威塞軍留後翟璋爲威塞軍節度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戊子，射柳于太祖行宫。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壬辰，以權知尚書右丞崔居儉爲尚書右丞。詔葺天下廨宇。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癸巳，行瑟瑟禮。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丙申，襄州奏，荆南高從誨乞歸順。

雲州奏，契丹犯塞。

六月辛丑，以左散騎常侍姚顗爲兵部侍郎。

壬寅，夔州節度使楊漢章移鎮雲州，以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兼欽州刺史張敬達爲鳳州節度使。

癸卯，以前西京副留守事張遵誨行衛尉事，充客省使。

丙午，以沂州刺史張萬進爲安北都護，充振武軍節度使。

戊申，以宿州團練使康思立爲利州節度使。

詔鄴都仍舊爲魏府。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己酉，西巡。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辛亥，以權知朔方軍留後、定難軍都知兵馬使韓澄爲朔方留後。

癸丑，以前潞州節度使符彦超爲左驍衛上將軍。

丙辰，權知荆南軍府事高從誨上章首罪，乞修職貢，仍進銀三千兩贖罪。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己未，選輕騎數千獵近山。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庚申，高從誨自稱前荆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上表求内附。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壬戌，幸至德宫。

詔：「京城空地，課人蓋造。如無力者，許人請射營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癸亥，駐蹕涼陘。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七月庚午，以前西京留守判官張鎛爲司農卿。

壬申，貶前左金吾上將軍毛璋爲儒州長流百姓，尋賜自盡，以其在藩鎮陰蓄奸謀故也。

甲戌，御史中丞吕夢奇責授太子右贊善大夫，坐曾借毛璋馬故也。

己卯，以工部侍郎任贊爲左散騎常侍，以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充匭使閻至爲工部侍郎充職。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辰，觀市，曲赦繫囚。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壬午，以給事中、判大理卿事許光義爲御史中丞。

史館上言：「所編修莊宗一朝事迹，欲名爲實録，太祖、獻祖、懿祖名爲紀年録。」

甲申，以前荆南行軍司馬、檢校太傅高從誨起復，授檢校太傅、兼侍中，充荆南節度使。

丙戌，涇州節度使李從昶移鎮華州，以冀州刺史李金全爲涇州節度使。

戊子，中書奏：「今後新及第舉人，有曾授正官及御署者，欲約前任資序，與除一官。」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己丑，罷荆南招討使。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壬辰，詔取來年二月二十一日有事於南郊。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甲午，祠太祖而東。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八月丁酉朔，大理正路阮奏：「切見春秋釋奠於文宣王，而武成王廟久曠時祭，請復常祀。」從之。

戊戌，中書奏：「太子少傅李琪所撰進《霍彦威神道碑》文，不分真僞，是混功名，望令改撰。」從之。

辛丑，詔：「亂離已來，天下諸軍所掠生口，有主識認，即勒還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至自涼陘，謁太祖廟。

癸卯，幸人皇王第。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甲辰，以宰臣馮道爲南郊大禮使，兵部尚書盧質爲禮儀使，御史中丞許光義爲儀仗使，兵部侍郎姚顗爲鹵簿使，河南尹從榮爲橋道頓遞使，客省使、衛尉卿張遵誨爲修裝法物使。

乙巳，黑水朝貢使骨至來朝，授歸德司戈，放還蕃。

丁未，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知制誥李愚爲兵部侍郎，職如故。以中書舍人盧詹爲禮部侍郎，以兵部侍郎裴皞爲太子賓客。

吐渾首領念公山來朝貢。

戊申，帝服衮冕，御文明殿，追册昭宣光烈孝皇帝。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己酉，謁太祖廟。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庚戌，以宰臣、監修國史趙鳳兼判集賢院事，以左散騎常侍任贊判大理卿事。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吴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江都，癸丑，卒于採石。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六》　乙卯，党項折遇明來。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己未，高麗王王建遣使貢方物。

辛酉，詔：「準往例，節度使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並列銜於勅牒，側書『使』字。今錢鏐是元帥、尚父，與使相名殊，馬殷守太師、尚書令，是南省官資，不合署勅尾，今後勅牒内並落下。」

甲子，幸金真觀，改賜建法大師賜紫尼智願爲圓惠大師，即武皇夫人陳氏也。

丙寅，達靼來朝貢。

九月丁卯，中書奏：「據宗正寺申，懿祖永興陵、獻祖長寧陵、太祖建極陵並在代州鴈門縣，皇帝追尊四廟在應州金城縣。」詔：「應州升爲望州，金城、鴈門並升爲望縣。」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午，如南京。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辛（酉）〔未〕，太常博士段顒奏：「切見大祠則差宰相行事，中祠則卿監行事，小祠則委太祝、奉禮，並不差官，今後請差五品官行事。」從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戊寅，祠木葉山。

己卯，行再生禮。

癸巳，至南京。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制天下兵馬元帥、尚父、吴越國王錢鏐可落元帥、尚父、吴越國王，授太師致仕，責無禮也。

乙未，詔諸道通勘兩浙綱運進奉使，並下巡獄。

十月丙申朔，併吏部三銓爲一銓，宜令本司官員同商量注擬，連署申奏，

仍不得於私第注官。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朔方節度使韓洙卒，弟澄爲留後。未幾，定遠軍使李匡賓聚黨據保靜鎮作亂，朔方不安。

丁酉，韓澄遣使齎絹表乞朝廷命帥。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戊戌，以襄州兵馬都監、守磁州刺史康福爲朔方、河西等節度使，靈、威、雄、警、涼等州觀察使。

庚子，以右金吾上將軍史敬鎔爲左金吾上將軍，以左驍衛上將軍符彦超爲右金吾上將軍，以前黔州節度使李承約爲右驍衛上將軍，以雲州節度使張敬詢爲左驍衛上將軍，以前華州節度使王景戡爲右驍衛上將軍。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壬寅，幸人皇王第，宴羣臣。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癸卯，太常少卿蕭愿責授太子洗馬，奪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甲辰，幸諸營，閱軍籍。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己酉，制復故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官爵。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戌，以雲中郡縣未下，大閱六軍。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辛亥，升閬州爲保寧軍。

壬子，以内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李仁矩爲閬州節度使。

幸七星亭。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先是，西川常發芻糧饋峽路，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他鎮，詔不許，屢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力乏，不奉詔。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丙辰，夏州進白鷹。

幸龍門。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甲子，詔皇弟李胡帥師趣雲中討郡縣之未附者。

十一月丙寅朔，以出師告天地。

丁卯，餞皇弟李胡于西郊。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洛州水暴漲，壞居人垣舍。

戊辰，以刑部侍郎張文寶爲右散騎常侍。

己巳，以尚書右丞李光序爲刑部侍郎。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壬申，命大内惕隱告出師于太祖行宫。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癸酉，升曹州濟陰縣爲次赤，以昭宣光烈孝皇帝温陵所在故也。

甲戌，奉國軍節度使王延稟加兼侍中，從福建節度使王延鈞請也。

己卯，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

癸未，祕書少監于嶠配振武長流百姓，永不齒任，爲宰臣趙鳳誣奏也。

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獻祖、懿祖、太祖《紀年録》共二十卷、《莊宗實録》三十卷上之，賜器帛有差。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甲申，觀漁三叉口。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壬辰，吴主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大和。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十二月丁酉，靈武康福奏：「破野利、大蟲兩族三百餘帳於方渠，獲牛羊三萬。」

戊戌，詔：「應授官及封贈官誥、舉人冬集等所費用物，一切官破。」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　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爲建州刺史。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辛丑，殺西平縣令李商。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戊申，女直來貢。

戊午，至自南京。

《舊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紀六》　壬戌，中書奏：「今後宰臣致齋内，不押班，不知印，不赴内殿起居。或遇國忌，行事官已受誓戒，宜不赴行香，并不奏刑殺公事。大祠致齋内，請不開宴。每遇大忌前一日，請不坐朝。」從之。

長興元年、遼天顯五年（庚寅、九三〇）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正月丙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常儀。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丁卯，閱馬于苑。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午，皇弟李胡拔寰州捷至。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乙亥，國子監請以監學生束脩及光學錢備監中修葺公用，從之。

丙子，帝謂宰臣曰：「時雪未降，如何？」馮道曰：「陛下恭行儉德，憂及烝民，上合天心，必有春澤。」是夜降雪。

是日，幸至德宮。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辛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脩好。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辛卯，中書奏，郊天有日，合差大內留守。詔以宣徽南院使朱宏昭充。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甲午，朝皇太后。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爲西川之患。」

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丁酉，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斬之。

戊戌，就宴，盡去左右，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幸稻田莊。

己亥，黑水國主兀兒遣使貢方物。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詔修南京。

癸卯，李胡還自雲中，朝于行在。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乙巳，中書奏：「皇帝朝獻太微宮、太廟，祭天地於圜丘，準禮例親王爲亞獻行事，受誓戒。」從之。

以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御營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丙午，以先所俘渤海户賜李胡。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壬子，帝宿齋於明堂殿。

癸丑，朝獻太微宮。是日，宿齋於太廟，詰旦請行饗禮。

甲寅，赴南郊齋宮。是夜微雨，三鼓後晴明如晝。

乙卯，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柴燎禮畢，郊宮受賀。是日，御五鳳樓，宣制：改天成五年爲長興元年，大赦天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丙辰，上與人皇王朝皇太后。太后以皆工書，命書于前以觀之。

辛酉，召羣臣議軍國事。

三月丙寅，朝皇太后。

丁卯，皇弟李胡請赦宗室舍利郎君以罪繫獄者，詔從之。

己巳，幸皇叔安端第。

辛未，人皇王獻白紵。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壬申，鳳翔節度使李從曮進封岐國公，移鎮汴州。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癸酉，吴主立江都王璉爲太子。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甲戌，延州節度使高允韜移鎮邢州。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乙亥，册皇弟李胡爲壽昌皇太弟，兼天下兵馬大元帥。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丙子，以宣徽使朱弘昭爲鳳翔節度使，潞州節度使朱漢賓加檢校太傅，移鎮晉州，徐州節度使房知温移鎮鄆州，鄆州節度使王晏球移鎮青州。

宰臣馮道率百僚拜表，請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詔報不允。

壬午，許州節度使孔循移鎮滄州，陝州節度使張延朗移鎮許州，加檢校太傅，滄州節度使張虔釗移鎮徐州，加檢校太保。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以龍化州節度使劉居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癸未，詔貶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蕭希甫爲嵐州司户參軍，仍馳驛發遣，坐誣告之罪也。

宰臣馮道等再請上尊號，詔允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乙酉，宴人皇王僚屬便殿。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丙戌，以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

使、河陽節度使康義誠爲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以左武衛上將軍劉彦琮爲陝州節度使、檢校太保。

庚寅，制淑妃曹氏可立爲皇后，仍令擇日册命。

四月甲午朔，國子司業張溥奏，請復八館，以廣生徒。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乙未，詔人皇王先赴祖陵謁太祖廟。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丁酉，前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符習可太子太師致仕，進封衛國公。

戊戌，遂州節度使夏魯奇加同平章事，皇子、河中節度使從珂進位檢校太尉，封開國公。

己亥，幸會節園。

壬寅，以樞密使安重誨爲留守、太尉、兼中書令，使如故。

青州節度使王建立加侍中，移鎮潞州。

皇子、河中節度使從珂奏：「臣今月五日，閱馬於黄龍莊，衙内指揮使楊彦温據城叛，臣尋時詰問，稱奉宣命。臣見在虞鄉縣。」帝遣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藥彦稠等攻之，仍授彦温絳州刺史，冀誘而擒之也。詔從珂赴闕。

丁未，以户部尚書李鱗爲兗州行軍司馬，坐引淮南覘人貽安重誨寶帶也。

戊申，宰臣馮道加右僕射，趙鳳加吏部尚書。

（乙）〔己〕酉以左龍武統軍劉君鐸卒廢朝。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辛亥，索自通等拔河中，斬楊彦温。

癸丑，傳首來獻。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丙辰，以西京留守、檢校司徒索自通爲河中節度使。

丁巳，雲州奏：掩襲契丹，獲頭口萬計。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戊午，帝加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庚申，以左金吾上將軍史敬鎔爲鄧州節度使，以右金吾上將軍符彦超爲兗州節度使，以驍衛上將軍張敬詢爲滑州節度使，以閬州防禦使孫岳爲鳳州節度使。

詔改鳳翔管内應州爲匡州，信州爲晏州，改新州管内武州爲毅州。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辛酉，吐蕃首領于撥葛來。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五月乙丑，鄭州防禦使張進、副使咸繼威並停任，以盜掠城中居人故也。

丙寅，以少府監韋肅爲洺州刺史，以潞州節度使王建立爲太傅致仕。

丁卯，以前興元節度使劉仲殷權知潞州軍州事。

戊辰，以安州節度使高行珪卒輟朝。

壬申，以權知昭義軍軍州事劉仲殷爲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傅。

丁丑，帝臨軒，命使册淑妃曹氏爲皇后。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庚辰，回鶻使安黑連來。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癸未，太子少傅蕭頃卒，廢朝。

甲申，迴鶻可汗仁裕遣使貢方物。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乙酉，謁太祖廟。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辛卯，以翰林承旨、兵部侍郎李愚爲太常卿。

壬辰，以前滑州節度使李從璋爲右驍衛上將軍。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丁酉，以護駕馬軍都指揮使、貴州刺史安從進爲宣州節度使，充護駕馬軍都指揮使。以護駕步軍都指揮使、澄州刺史藥彦稠爲壽州節度使兼護駕步軍都指揮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己亥，射柳于行在。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甲辰，以皇城使安崇緒爲河陽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辛亥，敕防禦、團練使、刺史、行軍司馬、節度副使，自今皆朝廷除之，諸道無得奏薦。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壬子，中書門下奏：「詳覆到禮部院今年及第進士李飛、樊吉、夏侯珙、吴泗、王德柔、李穀等六人，望放及第。其盧價等七人及賓貢鄭朴，望許令將來就試。知貢舉張文寶試士不得精當，望罰一季俸。」從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乙卯，如沿柳湖。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丁巳，皇子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從厚移領鎮州，以左武衛上將軍李從温爲許州節度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拜太祖御容于明殿。

己未，敵烈德來貢。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七月甲子，以宣徽南院使、行右衛上將軍、判三司馮贇爲北京留守、太原尹。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董璋遣兵掠遂、閬鎮戍。

戊辰，兩川以朝廷繼遣兵屯遂、閬，復有論奏，自是東北商旅少敢入蜀。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己巳，以鄧州節度使史敬鎔卒廢朝。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壬申，烏古來貢。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甲戌，以左威衛上將軍梁漢顒爲鄧州節度使，前兗州節度使趙在禮爲左驍衛上將軍。

庚辰，奉國軍節度使兼威武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王延稟加兼中書令。

辛巳，詔揀年少宮人及西川宮人並還其家，無家可歸者，任從所適。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壬午，訪莊宗子孫瘞所。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甲申，以前齊州防禦使孫璋爲鄜州節度使。

戊子，以右散騎常侍陸崇卒廢朝。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八月甲午，以前鄧州節度使盧文進爲左衛上將軍。

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密人邊彦温並族誅，以其誣告安重誨私市兵仗故也。

以前許州節度使張延朗爲檢校太傅、行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之有使額，自延朗始也。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丁酉，以大聖皇帝、皇后宴寢之所號日月宮，因建日月碑。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壬寅，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榮封秦王，仍令所司擇日册命。

癸卯，北京奏，生吐渾内附，欲於嵐州安族帳。

都官員外郎、知制誥張昭遠奏：「請依國朝舊例，選郎官、御史分行天下，宣問風俗，興利除害。」不報。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丙午，如九層臺。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戊申，兗州奏：「淮南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殺本州刺史陳宣，焚燒州城，以所部兵士及家口五千人歸國，至沂州。」帝遣使慰納之。

庚戌，正衙命使册福慶長公主孟氏。

以前雄武軍節度使王思同爲左武衛上將軍，以前鳳州節度使陳皋爲右威衛上將軍。

壬子，正衙命使赴太原，册永寧公主石氏。

乙卯，以左監門衛上將軍陳延福卒廢朝。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吐渾康合畢來。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丙辰，皇子、鎮州節度使從厚封宋王，仍令擇日册命。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九月壬戌，吐蕃使王滿儒來。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癸亥，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兵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内顧之憂矣。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引兵擊閬州。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乙丑，階州刺史王弘贇上言：「一州主客户纔及千數，並無縣局，臣今檢括得新舊主客已及三千二百，欲依舊額立將利、福津二縣，請置令佐。」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爲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爲先鋒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別將牙内都指揮使侯弘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者衆。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重誨内憂懼，表解機務，上曰：「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

矣，卿何爲爾？」甲戌，重誨復面奏曰：「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忽爲人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種矣。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鎮浮言，願賜一鎮以全餘生。」上不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丁丑，詔天下諸州府，不得奏薦著紫衣官員爲州縣官。

戊寅，升尚書右丞爲正四品。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己卯，詔舍利普寧撫慰人皇王。

庚辰，詔置人皇王儀衛。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癸未，利、閬、遂三州奏，東川節度使董璋謀叛，結連西川孟知祥。

甲申，以鎮州節度使范延光爲檢校太傅、守刑部尚書，充樞密使。

乙酉，以左驍衛上將軍趙在禮爲同州節度使，兼四面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樞密院直學士、守工部侍郎閻至，樞密院直學士、守尚書右丞史圭，並轉户部侍郎，依前充職。以翰林學士、守户部侍郎李懌爲尚書右丞，以翰林學士、户部侍郎劉昫爲兵部侍郎，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夢徵爲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中書舍人劉贊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許光義爲兵部侍郎，以兵部侍郎姚顗爲吏部侍郎。

丙戌，詔東川節度使董璋可削奪在身官爵，仍徵兵進討。

丁亥，以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兼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兼東川行營招討副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戊子，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

庚寅，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爲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爲伐蜀前鋒。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以右衛上將軍王思同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兼西南行營馬步都虞候。

十月壬辰，以太子少傅李琪卒廢朝。

癸巳，以鄜州節度使米君立卒廢朝。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衆降於仁罕。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甲午，正衙命使册興平公主於宋州節度使、駙馬都尉趙延壽之私第。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丁酉，始藏冰。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己亥，以左驍衛上將軍李從璋爲陝州節度使，陝州節度使劉彦琮移鎮邠州。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錢鏐因朝廷册閩王使者裴羽還，附表引咎，其子傳瓘及將佐屬爲鏐上表自訴。癸卯，敕聽兩浙綱使自便。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甲辰，驍衛上將軍致仕張筠進助軍粟。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乙巳，供奉官張仁暉自利州迴，奏董璋攻陷閬州，節度使李仁矩舉家遇害。

丁未，宫苑使董光業并妻子並斬於都市，璋之子也。

辛亥，以武安軍節度副使、洪鄂道行營副都統、檢校太尉馬希聲爲武安軍節度使，加兼侍中。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癸丑，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

丙辰，吴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爲兵部尚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十一月庚申朔，帝御文明殿，册皇子秦王，仗衛樂懸如儀。

甲子，正衙命使册皇子宋王於鎮州。

翌日〔乙丑〕，馮道奏曰：「陛下宫中無事，遊幸近郊則可矣，若涉歷山險，萬一馬足蹉跌，則貽臣下之憂。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況貴爲天子，豈可自輕哉！」帝斂容謝之。退令小黄門至中書問道垂堂、倚衡之義，道因注解以聞，帝深納之。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戊辰，張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

己巳，楚王殷卒。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故太子少保致仕封舜卿贈太子

少傅。

庚午，應州節度使張敬達移雲州，以捧聖都指揮使、守恩州刺史沙彥詢爲應州節度使，以潁州團練使高行周爲安北都護，充振武節度使。

壬申，黔南節度使楊漢章棄城奔忠州，爲董璋所攻也。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襲劍門，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温，據而守之。

甲戌，弘贄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

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丙子，以前同州節度使羅周敬爲左監門上將軍。

丁丑，故兵部侍郎許光義贈禮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

庚辰，遣牙内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辛巳，西面軍前奏，今月十三日，階州刺史王弘贄、瀘州刺史馮暉，自利州取山路出劍門關外倒下，殺敗董璋守關兵士三千人，收復劍州。

甲申，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

丙戌，以給事中鄭韜光爲左散騎常侍。

青州奏，得登州狀，契丹阿保機男東丹王突欲越海來歸國。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馬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

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劍門。

乙未，進屯劍州北山。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庚子，以前襄州節度使安元信爲宋州節度使。

辛丑，幸苑中。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癸卯，夔州奏復取開州。

《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丁未，以二王後祕書丞、襲鄫國公楊仁矩卒輟朝，贈工部郎中。

庚戌，湖南節度使馬希聲起復，加兼中書令。

壬子，以樞密院直學士、户部侍郎閻至爲澤州刺史，樞密院直學士、户部侍郎史圭爲貝州刺史。

甲寅，遣樞密使安重誨赴西面軍前。

故西川兵馬都監、泗州防禦使李嚴贈太傅。

丙辰，車駕畋於西山，臘也。

丁巳，迴鶻遣使來朝貢。

戊午，故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尚書令、南平王高季興贈太尉。

長興二年、遼天顯六年（辛卯、九三一）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正月庚申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儀。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壬戌，孟知祥奉表謝。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甲子，西南邊將以慕化轄戛斯國人來。

乙丑，敵烈德來貢。

丁卯，如南京。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戊辰，党項使折七移來。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壬申，契丹東丹王突欲自渤海國率衆到闕，帝慰勞久之，錫賚加等，百僚稱賀。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劍州，屯于北山。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丙子，以沙州節度使曹義金兼中書令。

丁丑，東丹王突欲進本國印三紐。

庚辰，以靜江軍節度使馬賓卒廢朝，贈尚書令。

丙戌，荆南節度使高從誨落起復，加兼中書令。

二月己丑朔，以宋州節度使趙延壽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石敬瑭以遂、閬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彦琦棄城走。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癸巳，詔貢院舊例夜試進士，今後晝試，排門齊入，即日試畢。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留後。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丁酉，幸至德宮，又幸安元信、東丹王突欲之第。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戊戌，突厥使杜阿熟、吐渾使康萬琳來。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爲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東略地。

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爲護國節度使。

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劍州引還，留兵五千戍利州。

丙午，董璋亦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己酉，以右威衛上將軍陳皋爲洋州節度使。

詔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爲限。諸州刺史、諸道行軍司馬、副使、兩使判官已下賓職，團防軍事判官、推官、府縣官等，並以三十日爲限。幕職隨府者不在此例。

癸丑，邠州節度使李敬周移鎮徐州。

詔禁天下開發無主墳墓。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萬州。

庚申，陷雲安監。

辛酉，賜契丹東丹王突欲姓東丹，名慕華，以爲懷化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

李仁罕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棄鎮，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甲子，以前鴻臚卿王瓊爲太僕卿。

丙寅，以皇子、從珂爲左衛大將軍。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辛未，召大臣議軍國事。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壬申，以滄州節度使孔循卒廢朝。

乙亥，以西京留守、權知興元軍府事王思同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充西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庚辰，以少府監聶延祚爲殿中監，以前雲州節度使楊漢章爲安州節度使。

乙酉，太師致仕錢鏐復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以其子兩浙節度使元瓘等上表首罪，故有是命。

丁亥，以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人皇王倍妃蕭氏率其國僚屬來見。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四月辛卯，制德妃王氏進位淑妃。

丁酉，幸會節園宴羣臣，因幸河南府。

戊戌，詔今年四月禘饗太廟。故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故汴州節度使符存審，並配饗莊宗廟庭。

己亥，以前徐州節度使張虔釗爲鳳翔節度使。

癸卯，以汴州節度副使藥縱之爲户部侍郎，前宗正卿李諧爲將作監。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

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

甲辰，追擒之。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以宣徽北院使、左衛上將軍趙延壽爲檢校太傅、行禮部尚書，充樞密使。

乙巳，潞州節度使劉仲殷移鎮秦州。

帝幸龍門佛寺祈雨。

己酉，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

辛亥，以前鳳翔節度使朱弘昭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

壬子，以兵部尚書盧質爲河陽節度使。

甲寅，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没於王事廢朝。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乙卯，以旱赦流罪以下囚。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五月戊午朔，帝御文明殿受朝。

庚申，以三司使、行工部尚書張延朗爲兗州節度使。

辛酉，詔：「近聞百執事等，或親居内職，或貴列廷臣，或宣達君恩，或勾當公事，經由列鎮，干撓諸侯，指射職員，安排親昵，或潛示意旨，或顯發書題。自今後一切止絶，有所犯者，發薦人貶官，求薦人流配。如逐處長吏自徇人情，只仰被替人詣闕上訴，長吏罰兩月俸，發薦人更加一等，被替人却令依舊。」

甲子，都官郎中、知制誥崔梲上言，請搜訪宣宗已來野史，以備編修。從之。

丁卯，詔：「諸州府城郭内依舊禁麴，其麴官中自造，減舊價之半貨賣。應田畝上所徵麴錢並放，鄉村人户一任私造。」

戊辰，中書奏，應朝臣丁憂者，望加頒賚。從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乙亥，至自南京。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丁丑，以祕書監劉岳爲太常卿。

己卯，以武德使孟漢瓊爲右衛大將軍、知内侍省，充宣徽北院使。

辛巳，以前相州刺史孟鵠爲左驍衛大將軍，充三司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壬午，謁太祖陵。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甲申，以權知朗州軍州事、守永州刺史馬希範爲洪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以權知桂州軍府事、富州刺史馬希彝爲鄂州節度使、檢校司徒。

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薄文爲晉州留後。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閏五月戊子朔，帝御文明殿視朝。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寅，射柳于近郊。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制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安重誨可太子太師致仕。是日，重誨男崇緒等潛歸河中。

以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爲兵部侍郎。夔州節度使安崇阮棄城歸闕，待罪於閤門，詔釋之。

壬辰，陝州節度使李從璋移鎮河中。

癸（丑）〔巳〕，升廬州爲昭順軍。

甲午，以衡州刺史姚彦章爲昭順軍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遣步軍指揮使藥彦稠將兵趣河中。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丁酉，安重誨奏：「男崇贇、崇緒等到州，臣已拘送赴闕。」崇緒至陝州，詔令下獄。

己亥，詔安重誨宜削奪在身官爵，並妻阿張，男崇贇、崇緒等並賜死，其餘親不問。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壬寅，帝御文明殿視朝。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以尚書左丞崔居儉爲工部尚書，以吏部侍郎王權爲尚書左丞。

丙午，以隨駕馬軍都指揮使、宣州節度使安從進爲陝州節度使。

丁未，以前中書舍人楊凝式爲左散騎常侍。

戊申，以右龍武統軍王景戡爲新州節度使。

己酉，以右領軍上將軍李肅爲左金吾大將軍。

壬子，以隨駕步軍都指揮使藥彦稠爲邠州節度使。

癸丑，以邠州節度使劉行琮卒廢朝，贈太傅。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六月丁巳朔，帝御文明殿視朝。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復置明法科，同《開元禮》。

乙丑，以皇子、左衛大將軍從珂依前檢校太傅，加同平章事、行京兆尹，充西都留守。

庚午，以邠州節度使張温爲右龍武統軍。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壬申，如涼陘。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甲戌，以魏徵八代孫韶爲安定縣主簿。

乙亥，以鎮州節度使、宋王從厚爲興唐尹，以石敬瑭爲河陽天雄軍節度使，以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班爲河陽節度使，依前六軍諸衛副使。

丙子，詔諸道觀察使均補苗稅，將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頃畝，

有嗣者排改檢括，自今年起爲定額。

（乙）〔己〕卯，定州節度使李從敏移鎮州節度使，盧質爲滄州節度使。

庚辰，皇孫、太子舍人重美授司勳員外郎，重真已下六人並授同正將軍及檢校官。

壬午，以前秦州節度使李德琄爲定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

太原地震。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烏古來貢。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乙酉，以前黔州節度使楊漢賓爲羽林統軍。

詔止絶諸射係省店宅莊園。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七月丙戌朔，帝御文明殿視朝。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丁亥，女直來貢。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庚寅，以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登州刺史張從實爲壽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壬辰，福建王延鈞上言：「當境廟七所，乞封王號。」敕：「無諸史傳有名宜封爲閩越富義王，其餘任自於境内祭享。」

《册府元龜》卷九八〇《通好》　乙未，兗州奏：「密州淮口（淮）〔淮〕勑，放過往來商客一千八十九人。」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甲辰，前晉州節度使朱漢賓授太子少保致仕。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己酉，命將校以兵南略。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庚戌，大理正劇可久責授登州司户，刑部員外郎裴選責授衛尉寺丞，刑部侍郎李光序、判大理卿事任贊各降一官，罰一季俸，坐斷罪失入也。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壬子，薦時果于太祖廟。

東幸。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八月丙辰朔，帝御文明殿視朝。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己未，契丹使邪姑兒來。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申，皇子述律生，告太祖廟。

《册府元龜》卷一四九《捨過》　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高允真爲右衛大將軍。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癸亥，以太常少卿盧文紀爲祕書監，以祕書監馬縞爲太子賓客，左監門上將軍羅周敬爲右領軍上將軍，前懷州刺史婁繼英爲左監門上將軍。

乙丑，詔：「大理寺官員，宜同臺省官例升進，法直官比禮直官任使。仍於諸道贓罰錢内，每月支錢一百貫文，賜刑部、大理兩司，其刑部於所賜錢三分與一分。」

丙寅，以武平軍節度使馬希振依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充虔州昭信軍節度使。

詔天下州府商税務，並委逐處差人依省司年額勾當納官。

以故鎮州節度使、趙王王鎔男昭誨爲朝議大夫、司農少卿，賜紫金魚袋，繼絶也。

己巳，太傅致仕王建立、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皆上章求歸鄉里。

詔内外致仕官，凡要出入，不在拘束之限。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庚午，帝御文明殿視朝。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辛未，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劉昫守本官，充端明殿學士，以左拾遺、直樞密院李崧充樞密直學士。

壬申，以左龍武統軍李承約爲潞州節度使。

癸酉，詔：「文武百官，五日内殿起居仍舊，其輪次轉對宜停。若有封事，許非時上表，朔望入閤，待制候對，一依舊制。」

乙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竇夢徵卒。

《册府元龜》卷一四五《弭災三》　丙子，勑：「陰雨稍頻，慮妨收獲，宜令河南府依古法祈晴。」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丁丑，以前西京副留守梁文矩爲兵部尚書。

己卯，詔不得薦銀青階爲州縣官。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辛巳，鼻骨德來貢。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壬午，詔應有朝臣、藩侯、郡守，凡

欲營葬，未曾封贈，許追封贈。

禮部尚書致仕李德休卒。

九月丙戌，以前兗州節度使符彦超爲左龍武統軍。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甲午，詔修京城。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丁酉，宴百寮於長春殿。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己亥，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

吴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守中書令徐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辛丑，樞密使、檢校太傅、刑部尚書范延光加同平章事，使如故。

壬寅，以中書舍人封翹爲禮部侍郎，禮部侍郎盧澹爲户部侍郎。

癸卯，許州節度使李從温移鎮河東。

詔天下州縣官，不得與部内富民於公廳同坐。

辛亥，詔五坊見在鷹隼之類，並可就山林解放，今後不許進獻。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十月乙卯朔，帝御文明殿視朝。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戊午，以前北京留守、太原尹馮贇爲許州節度使。

辛酉，左補闕李詳上疏：「以北京地震多日，請遣使臣往彼慰撫，察問疾苦，祭祀山川。」從之。

丙寅，詔：「應在朝臣僚、藩侯、郡守，準例合得追贈者，新授命後，便於所司投狀，旋與施行。封妻蔭子，準格合得者，亦與施行。外官曾任朝班，據在朝品秩格例，合得封贈敍封者，並與施行。其補蔭，據資蔭合得者，先受官者先與收補，後受官者據月日次第施行。」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丁卯，洋州指揮使李進唐攻通州，拔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丁丑，鐵驪來貢。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壬午，以王延政爲建州刺史。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乙酉，唐遣使來聘。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己丑，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賀。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乙未，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丁酉，以翰林學士、起居郎張礪爲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以汝州防禦使張希崇爲靈州兩使留後。

庚子，以左威衛上將軍華温琪爲華州節度使。

福州節度使王延鈞奏，誅建州節度使王延稟及其子繼雄。

壬寅，詔今後諸道兩使判官罷任一年與比擬，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二年，推巡、軍事判官並三年後與比擬。仍每遇除授，量與改轉官資或階勳、職次云。

以御史中丞劉贊爲刑部侍郎，以鳳州節度使孫岳充西面閣道使。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戊申，吐蕃遣使者來。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壬子，鄜州奏，黄河暴漲，漂溺四千餘户。

癸丑，以給事中崔衍爲御史中丞。

十二月甲寅朔，詔開鐵禁，許百姓自鑄農器、什器之屬，於秋夏田畝上，每畝輸農器錢一文五分。

乙卯，畋於西郊。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丙辰，遣人以詔賜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

《册府元龜》卷九八〇《通好》　幽州奏契丹乞通和好。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丁巳，以彰武軍節度使劉訓卒廢朝。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己未，西涼府遣使者來。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陽。

癸亥，徐知誥至金陵。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己巳，回鶻使安求思來。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庚午，以前利州節度使康思立爲陝州節度使。

秦州地震。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辛未，渤海使文成角來。

党項寇方渠。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劍州與牙内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

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爲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子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八》　丁丑，詔三司，所過西川兵士家屬，常令贍給。

《册府元龜》卷三七《頌德》　己卯，帝御中興殿。

長興三年、遼天顯七年（壬辰、九三二）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正月癸未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

丁亥，陝州節度使安從進移鎮延州。

己丑，遣邠州節度使藥彦稠、靈武節度使康福率步騎七千往方渠討党項之叛者。

庚寅，以前北京副留守吕夢奇爲户部侍郎。

辛卯，以前彰國軍留後孫漢韶爲利州節度使，充西面行營副部署兼步軍都指揮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壬辰，征西將軍課里遣拽剌鐸括奏軍事。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乙未，孟知祥妻福慶長公主卒。

《册府元龜》卷一五八《誡勵三》　丁酉，康福等率騎軍先進，帝御興教樓，誡以賞罰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己亥，唐遣使來聘。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庚子，契丹遣使朝貢。

辛丑，秦王從榮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中書令。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癸卯，遣人使唐。

戊申，祠木葉山。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詔選人文解不合式樣，罪在發解官吏，舉人落第，次年免取文解。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己酉，渤海、回鶻皆遣使者來。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二月甲寅，帝御文明殿視朝。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乙卯，制晉國夫人夏氏追册爲皇后。

丙辰，幸龍門。

詔故皇城使李從璨可贈太保。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戊午，宴羣臣於長春殿。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甲子，幸至德宫。

以右衛大將軍高居貞爲右監門衛上將軍。

庚午，以前華州節度使李從昶爲左驍衛大將軍，以前夔州節度使安崇阮爲右驍衛上將軍，以前新州節度使翟璋爲右領軍上將軍，以右領軍上將軍羅周敬爲右威衛上將軍。

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從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壬申，拽剌迪德使吴越還，吴越王遣使從，獻寶器。復遣使持幣往報之。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甲戌，靈武奏，都指揮使許審環等謀亂伏誅。

藥彦稠奏，誅党項阿埋等十族，與康福入白魚谷追襲叛黨，獲大首領六人、諸羌二千餘人、孳畜數千，及先劫掠到迴鶻物貨。

己卯，以前河中節度使索自通爲鄜州節度使。懷化軍節度使李贊華進契丹地圖。

詔司天臺，除密奏留中外，應奏曆象、雲物、水旱，及十曜細行、諸州災祥，宜並報史館，以備編修。

壬午，藥彦稠進迴鶻可汗先送秦王金裝胡鞍，爲党項所掠，至是得之以獻。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三月癸未朔，帝御文明殿視朝，羣

臣入門，遇雨而罷。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甲申，契丹遣使朝貢。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乙酉，勑：「文武兩班每遇入閤，從官並賜酒食，從前臺官及諸朝官，皆在敷政門外兩廊下就食，唯北省官於敷政門内。既爲隔門，各不相見，致行坐不齊，難於整肅。起今後，每遇入閤賜食，北省官亦宜令於敷政門外東廊下設席，以北爲首，待班齊一時就坐。」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己丑，林牙迪離畢指斥乘輿，囚之。

《册府元龜》卷九九九《請求》　甲午，禮賓使梁進德自契丹使迴，稱契丹王請放前刺舍利還本國。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丙申，西京奏，百姓侯可洪於楊廣城内掘得宿藏玉四團進納。賜可洪二百緡、絹二百匹。

庚子，以前鄜州節度使孫璋卒廢朝。

《册府元龜》卷一六六《招懷四》　辛丑，以淮南降人潤州觀察巡官嚴澤爲亳州譙縣令，仍賜緋。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癸卯，帝顧謂宰臣曰：「春雨稍多，久未晴霽，何也？」馮道對曰：「水旱作沴，雖是天之常道，然季春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廣敷恩宥，久雨無妨於聖政也。」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甲辰，閩王延鈞復位。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丁未，以神捷、神威、雄武、廣捷已下指揮改爲左右羽林軍，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爲一軍，軍置都指揮使一人。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遣使諸國。

戊申，上率羣臣朝于皇太后。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吴越武肅王錢鏐疾。

庚戌，卒，年八十一。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帝觀稼於近郊。

高麗國遣使朝貢。

以右領軍上將軍翟璋爲右羽林統軍，以前安州留後周知裕爲左神武統軍。

四月甲寅，詔諸道節度使未帶使相及防禦、團練使、刺史，班位居檢校官高者爲上，如檢校官同，以先授者爲上，前資在見任之下。

新羅王金溥遣使貢方物。

戊午，中書奏：「準勑重定三京、諸道州府地望次第者。舊制以王者所都之地爲上，今都洛陽，請以河南道爲上，關内道爲第二，河東道爲第三，餘依舊制。其五府，按《十道圖》，以鳳翔爲首，河中、成都、江陵、興元爲次。中興初，升魏州爲興唐府，鎮州爲真定府，望升二府在五府之上，合爲七州，餘依舊制。又天下舊有八大都督府，以靈州爲首，陝、幽、魏、揚、潞、鎮、徐爲次，其魏、鎮已升爲七府兼具員内，相次升越、杭、福、潭等州爲都督，望以十大都督府爲額，仍據升降次第，以陝爲首，餘依舊制。《十道圖》有大都護，請以安東大都護爲首。防禦、團練等使，自來升降極多，今具見在，其員依新定《十道圖》以次第爲定。」從之。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庚申，新羅遣使者來。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壬戌，前樞密使、驃騎大將軍馬紹宏卒。

癸亥，以懷化軍節度使李贇華爲滑州節度使。

甲子，以太子賓客蕭遘爲户部尚書致仕。

乙丑，以天雄軍節度使、宋王從厚兼中書令。

辛未，以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兼中書令。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甲戌，唐遣使來聘，致人皇王倍書。

己卯，女直來貢。

五月壬午朔，幸祖州，謁太祖陵。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帝御文明殿受朝。

詔禁網羅、彈射、弋獵。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癸未，〔孟〕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

甲申，遲明，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

知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李瑭守雞蹤橋，皆爲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内都指揮副使侯弘實兵亦卻，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

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水，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

丙戌，知祥入成都。

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己丑，二王後、詹事司直楊延紹襲封鄴國公。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　壬辰，孟知祥有疾。

癸巳，疾甚。

乙未，知祥疾瘳。

丁酉，入梓州。

戊戌，犒賞將士。

己亥，契丹使者迭羅卿辭歸國。

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甲辰，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曲阜縣主簿孔仁玉爲兗州襲邱令，襲文宣公。

戊申，襄州奏，漢江大漲，水入州城，壞民廬舍。

六月壬子朔，幽州趙德鈞奏：「新開東南河，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以通漕運，舟勝千石，畫圖以獻。」

甲寅，以權知高麗國事王建爲檢校太保，封高麗國王。

丁巳，衞州奏，河水壞堤，東北流入御河。

戊午，荆南奏：「東川董璋領兵至漢州，西川孟知祥出兵逆戰，璋大敗，得部下人二十餘，走入東川城，尋爲前陵州刺史王暉所殺，孟知祥已入梓州。」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己未，勅：「以霖雨經旬，街衢泥濘，文武兩班宜放今月八日朝參。」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辛酉，范延光奏曰：「孟知祥兼有兩川，彼之軍衆皆我之將士，料其外假朝廷形勢以制之，然陛下苟不能屈意招攜，彼亦無由革面。」帝曰：「知祥予故人也，以賊臣間諜，故兹阻隔，今因而撫之，何屈意之有！」由是遣供奉官李璮使西川，齎詔以賜知祥。

詔以霖雨積旬，久未晴霽，京城諸司繫囚，並宜釋放。

甲子，以大雨未止，放朝參兩日。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戊辰，御製《太祖建國碑》。

戊寅，烏古、敵烈德來貢。

庚辰，觀角觝戲。

七月辛巳朔，賜中外官吏物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朔方奏夏州党項入寇，擊敗之，追至賀蘭山。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以天下兵馬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錢鏐薨，廢朝三日。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癸未，賜高年布帛。

丙戌，召羣臣耆老議政。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詔賜諸軍救接錢有差。

戊子，正衙命使册高麗國王王建。

己丑，兩浙節度使錢元瓘起復，加守尚書令。青州節度使王晏球加兼中書令。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庚寅，李存璮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詔。

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内諸神祠門，竟不雨。辛卯，希聲卒，六軍使袁詮、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壬辰，以前太僕卿鄭續爲鴻臚卿，以前兗州行軍司馬李鏻爲户部尚書。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唐遣使遺紅牙笠。

癸巳，使復至，懼報定州之役也。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乙未，福建節度使王延鈞進絹表云：「吳越王錢鏐薨，乞封臣爲吳越王。湖南馬殷官是尚書令，殷薨，請授臣尚書令。」不報。

戊戌，太子賓客李光憲以禮部尚書致仕。

己亥，以前靈武節度使康福爲涇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庚子，以西京留守、同平章事李從珂爲鳳翔節度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壬寅，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遣人進

時果。

丁未，薦新于太祖廟。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以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趙鳳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邢州節度使。

詔諸州府遭水人户各支借麥種及等第賑貸。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八月庚戌，帝御文明殿視朝。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辛亥，青州節度使王晏球卒，廢朝二日。

以利州節度使孫漢韶兼西面行營招討使。

甲寅，以前振武節度使張萬進爲鄧州節度使。

己未，以鄆州節度使房知温兼中書令，移鎮青州。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庚申，馬希範至長沙。

辛酉，襲位。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壬戌，捕鵝于沿柳湖，風雨暴至，舟覆，溺死者六十餘人，命存恤其家，識以爲戒。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甲子，孟知祥令李昊爲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爲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丙寅，以宰臣李愚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戊辰，林牙迪離畢逸囚，復獲而鞫之，知其事本誣構，釋之。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乙亥，以湖南節度使馬希聲卒廢朝。

己卯，吐蕃遣使朝貢。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九月庚辰朔，〔趙德鈞〕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壬午，以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爲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甲申，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中書令高從誨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己丑，帝見羣臣於端明殿。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壬辰，供奉官李璮自西川迴，節度使孟知祥附表陳敍隔絶之由，并進物，先賜金器等。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子，阻卜來貢。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乙巳，契丹遣使自幽州進馬。

秦州地震。

十月己酉朔，再遣供奉官李璮使西川，兼押賜故福慶長公主祭贈絹三千匹，并賜知祥玉帶。

《册府元龜》卷四九二《蠲復四》 庚戌，襄州奏：「漢江暴溢，廬舍田稼並盡，無可徵稅，請特免。」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毁裂抵棄。壬子，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癸丑，以太常卿劉岳卒廢朝。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乙卯，唐遣使來聘。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丙辰，幽州奏契丹屯捺剌泊。

《册府元龜》卷一五八《誡勵三》 丁巳，前涇原節度使李金全再進馬十五匹，帝不納。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己未，以兵部侍郎張文寶爲吏部侍郎，以户部侍郎藥縱之爲兵部侍郎。

庚申，幸至德宫，因幸石敬瑭、李從袒、李從敏之第。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己巳，遣使雲中。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壬申，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臣聞安危得失，治亂興亡，誠不繫於天時，固非由於地利，童謡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雊雉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此不足懼者五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狗深

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此深可畏者六也。伏惟陛下尊臨萬國，奄有八紘，蕩三季之澆風，振百王之舊典，設四科而羅俊彦，提二柄而御英雄。所以不軌不物之徒，咸思革面；無禮無儀之輩，相率悛心。然而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加以崇三綱五常之教，敷六府三事之歌，則鴻基與五岳爭高，盛業共磐石永固。」優詔奬之。澄言可畏六事，實中當時之病，識者許之。

癸酉，湖南馬希範、荆南高從誨並進銀及茶，乞賜戰馬，帝還其直，各賜馬有差。

丁丑，帝謂范延光曰：「如聞禁軍戍守，多不稟藩臣之命，緩急如何驅使？」延光曰：「承前禁軍出戍，便令逐處守臣管轄斷決，近似簡易。」帝曰：「速以宣命條舉之。」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十一月己卯朔，帝御文明殿視朝。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辛巳，以三司使、左武衛大將軍孟鵠爲許州節度使，以前許州節度使馮贇爲宣徽使、判三司，以宣徽北院使孟漢瓊判院事。

壬午，史館奏：「宣宗已下四廟未有實録，請下兩浙、荆湖購募野史及除目報狀。」從之。

癸未，以左僕射致仕鄭珏卒廢朝。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乙酉，上以胡寇浸逼北邊，命趣議河東帥。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丁亥，以河陽節度使兼六軍諸衛副使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

己丑，樞密使趙延壽加同平章事。

詔在京臣僚，不得進奉賀長至馬及諸物。

甲午，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

己亥，河中節度使李從璋加檢校太傅，以右散騎常侍楊凝式爲工部侍郎。

庚子，以祕書監盧文紀爲工部尚書，以工部尚書崔居儉爲太常卿，以工部侍郎鄭韜光爲禮部侍郎。

乙巳，雲州奏，契丹主在黑榆林南捺剌泊造攻城之具。帝遣使賜契丹主銀器綵帛。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丁未，阻卜貢海東青鶻三十連。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十二月戊申朔，供奉官丁延徽、倉官田繼勳並棄市，坐擅出倉粟數百斛故也。教坊伶官敬新磨受賄，爲人告，帝令御史臺徵還其錢而後撻之。

《册府元龜》卷三四《崇祭祀三》 庚戌，勑：「祠祀祭器牲帛務從精潔，齋宫壇墠，所司宜簡舉崇飾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辛亥，以叛人泥離衮家口分賜羣臣。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癸丑，幸龍門，觀修伊水石堰，賜丁夫酒食。

甲寅，以太子賓客歸藹卒廢朝。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丁巳，西狩，駐蹕平地松林。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戊午，以康義誠爲河陽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以朱弘昭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九》 以前宣徽使朱弘昭爲襄州節度使，康義誠爲河陽節度使，充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壬戌，以吏部侍郎姚顗爲尚書左丞，以尚書左丞王權爲禮部尚書，以兵部侍郎藥縱之爲吏部侍郎，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程遜爲户部侍郎，依前充職。

戊辰，帝畋於近郊，射中奔鹿。

長興四年、遼天顯八年（癸巳、九三三）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正月戊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是日雪盈尺。

《册府元龜》卷一四〇《旌表四》 丙戌，磁州武安縣崇禮鄉萬善里人馬肇三世義居，旌表門閭，仍改崇禮鄉爲崇孝鄉，萬善里爲和慶里。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戊子，女直來貢。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秦王從榮加守尚書令、兼侍中，依前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庚寅，以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甲午，正衙命使册故福慶長公主孟氏爲晉國雍順長公主，遣太常卿崔居儉赴西川行册禮。

突厥内附。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帝見百寮於中興殿。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庚子，以前河東節度使李從温爲鄆州節度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命皇太弟李胡、左威衛上將軍撒割率兵伐党項。

癸卯，上親餞之。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二月戊申，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辛亥，吐谷渾、阻卜來貢。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癸丑（朔），帝於便殿問范延光内外見管馬數。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乙卯，剋實魯使唐還，以附獻物分賜羣臣。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丁巳，以虔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馬希振爲洪州節度使。以鄂州節度使馬希廣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桂州節度使。以廬州節度使兼武安軍副使姚彦章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静江節度副使馬希範爲鄂州節度使。故潞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康君立贈太傅。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戊午，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己未，宋州節度使安元信加兼侍中。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庚申，軍中立其（李仁福）子彝超爲留後。

癸亥，以孟知祥爲東西川節度使、蜀王。

《册府元龜》卷一三五《愍征役》　乙丑，勑：「倉門開河，役夫數日，春寒稍甚，宜俟晴暖作役。」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庚午，以御史中丞崔衍爲兵部侍郎，以右諫議大夫龍敏爲御史中丞。

三月己卯，幸龍門。

甲申，鎮州奏，行軍司馬趙瓊、節度判官陸浣、元從押衙高知柔等並棄市，坐受賂枉法殺人也。節度使李從敏罰一季俸。

乙酉，以西川節度副使、知武泰軍節度兵馬留後趙季良爲檢校太保、黔南節度使，以西川諸軍馬步都指揮使、知武信軍節度兵馬留後李仁罕爲檢校太傅、遂州節度使，以西川左廂馬步指揮使、知保寧軍節度兵馬留後趙廷隱爲檢校太保、閬州節度使，以西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知寧江軍兵馬留後張知業爲檢校司徒、夔州節度使，以西川衙内馬步都指揮使、知昭武軍兵馬留後李肇爲檢校太保、利州節度使，從孟知祥之請也。

丙戌，賜宰相李愚絹百匹、錢十萬、鋪陳物一十三件。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丁亥，敕諭夏、銀、綏、宥將士吏民，以「夏州窮邊，李彝超年少，未能扞禦，故使之延安，從命則有李從曮、高允韜富貴之福，違命則有王都、李匡賓覆族之禍。」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戊子，以延州節度使安從進爲夏州留後，以夏州左都押衙、四州防遏使李彝超爲延州留後，仍命邠州節度使藥彦稠、宫苑使安重益帥師援送從進赴鎮。以左衛上將軍盧文進爲潞州節度使，以右龍武統軍張温爲雲州節度使。

庚寅，以鳳翔行軍司馬李彦琮爲鹽州防禦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辛卯，皇太弟討党項勝還，宴勞之。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癸巳，以右威衛上將軍安重霸爲同州節度使。

己亥，以左龍武統軍符彦超爲安州節度使。

詔除放京兆、秦、岐、邠、涇、延、慶、同、華、興元十州長興元年二年係欠夏秋税物，及營田莊宅務課利，以其曾輦運供軍糧料也。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丙申，唐遣使請罷征党項兵，上以戰捷及党項已聽命報之。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甲辰，故晉國夫人夏氏追册皇后，有司上謚曰昭懿，從之。

四月戊申，李彝超奏：「奉詔除延州留後，已受恩命訖，三軍百姓擁隔，

未遂赴任。」帝遣閤門使蘇繼顏齎詔促彝超赴任。

癸丑，以刑部侍郎劉贊爲祕書監、秦王傅。

甲寅，前鄧州節度使梁漢顒以太子少師致仕，太子賓客裴皞以兵部尚書致仕。

戊午，追册昭宗皇后何氏爲宣穆皇后，祔饗太廟，百僚進名奉慰，廢朝三日。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党項來貢。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己巳，以左散騎常侍任贊爲户部侍郎，以吏部侍郎藥縱之爲曹州刺史。

癸酉，延州奏，蕃部劫掠餉運及攻城之具，守蘆關兵士退守金明鎮。

五月丙子朔，帝御文明殿受朝。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戊寅，立皇子從珂爲潞王，從益爲許王，從子、天平節度使從温爲兗王，護國節度使從璋爲洋王，成德節度使從敏爲涇王。

庚辰，閩地震，閩主璘避位脩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機。

甲申，帝暴得風疾。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紀》 丙戌，契丹使述骨卿來。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己丑，獵獨牛山，惕隱迪輦所乘内廐騮馬斃，因賜名其山曰騮山。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庚寅，小愈，見羣臣於文明殿。

壬辰夜，夏州城上舉火，比明，雜虜數千騎救之，安從進遣先鋒使宋温擊走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戊戌，如沿柳湖。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庚子，以靈武留後張希崇爲本州節度使。

辛丑，故夏州節度使、朔方郡王李仁福追封虢王。

壬寅，以前晉州留後薄文爲本州節度使。

六月丙午朔，文武百僚、宰臣馮道等拜章，請於尊號内加「廣運法天」四字，凡拜三章，詔允之。

詔宫西新園宜名永芳園，其間新殿宜名和慶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甲寅，阻卜來貢。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丙辰，秦王從榮加食邑至萬户，實封二千户。

丁巳，以右驍衛上將軍李從昶爲左龍武統軍，以前邢州節度使高允韜爲右龍武統軍，以右驍衛上將軍羅周敬爲左羽林統軍，以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爲金州刺史。

戊午，宋王從厚加食邑至萬户，實封一千户。

壬戌，以前涇州節度使李金全爲滄州節度使。

癸亥，詔御史中丞龍敏等詳定《大中統類》。

甲子，第十四女封壽安公主，第十五女封永樂公主。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丙寅，帝見百寮於文明殿。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戊辰，以前利州節度使孫漢韶爲洋州節度使。

壬申，永寧軍節度使、容州管内觀察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馬存加食邑實封。

甲戌，帝復不豫。

七月丁丑，以著作佐郎尹拙爲左拾遺，直史館。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戊寅，行納后禮。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己卯，東岳三郎神贈威雄大將軍。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庚辰，帝力疾御廣壽殿，人情始安。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壬午，詔安從進班師，時王師攻夏州無功故也。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癸未，皇子提離古生。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乙酉，以許州節度使孟鵠卒廢朝，贈太傅。

詔賜在京諸軍將校優給有差。

丁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傅、守中書令錢元瓘封吴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鐵驪、女直、阻卜來貢。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戊子，閩主璘復位。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癸巳，回鶻遣都督李米等三十人來朝。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帝以工部尚書盧文紀、禮部郎中吕琦爲蜀王册禮使，并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

《册府元龜》卷一七《尊號二》　丁未，帝齋宿於明堂殿之寢室。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戊申，知祥服衮冕，備儀衛詣驛，降階北面受册，升玉輅，至府門，乘步輦以歸。

羣臣上尊號曰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大赦。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己酉，賜侍衛諸軍優給有差。

辛亥，以晉州節度使薄文卒廢朝。

丁巳，以右龍武統軍李從昶爲許州節度使。

戊午，以祕書監高輅卒廢朝。

辛酉，以太子太師致仕符習卒廢朝，贈太師。

辛未，秦王從榮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加食邑萬户、實封三千户。以右羽林統軍翟璋爲晉州節度使；以太子賓客馬縞爲户部侍郎。

壬申，幸至德宫。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九月甲戌朔，吴主立德妃王氏爲皇后。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以户部尚書李鱗爲兵部尚書，以前户部尚書韓彦惲爲户部尚書。

丙子，幸至德宫。

《册府元龜》卷一四七《恤下二》　丁丑，范延光奏：「隔在兩川兵士家口，自來支給衣糧，今緣國計不充，欲權停支給。」帝曰：「彼非願留，因事睽阻，父子仳離，非人情也，不可頓絶支給。其間願歸鄉貫者，從之；如有子弟，繼其父兄本軍名糧。如無鄉里可歸，無子弟承繼，且量支一年，以是曉諭其家。」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戊寅，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並加兼侍中，依前充使。

癸未，以兵部侍郎盧詹爲吏部侍郎。

丙戌，宰臣馮道加左僕射，李愚加吏部尚書，劉昫加刑部尚書。

戊子，河陽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張虔釗並加同平章事。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馮贇依前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二品，充三司使。

壬(戊)〔辰〕，永寧公主石氏進封魏國公主，興平公主趙氏進封齊國公主。皇孫重光、重哲並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秦王、宋王子也。

前洋州節度使梁漢顒以太子少傅致仕。

丁酉，以右龍武統軍高允韜爲滑州節度使，以韶州刺史、檢校司空王萬榮爲華州節度使。

戊戌，以樞密使趙延壽爲汴州節度使，以襄州節度使朱弘昭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庚子，清海軍節度使錢元璙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中吴、建武等軍節度使錢元瓘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以前滑州節度使李贇華遥領虔州節度使。

辛丑，詔天下兵馬大元帥、秦王從榮班宜在宰臣之上。

壬寅，以北面行營都指揮使、易州刺史楊檀爲振武軍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十月甲辰朔，雨，不視朝。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乙巳，阻卜來貢。

丙午，至自沿柳湖。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以前同州節度使趙在禮爲襄州節度使。

丁未，以前滑州節度使張敬詢卒廢朝。

以刑部侍郎任贊爲兵部侍郎，充元帥府判官。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辛亥，唐遣使來聘。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壬子，新授汴州節度使趙延壽赴鎮，宴於廣壽殿，餞之。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乙卯，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什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從之。

戊午，以前武興節度使孫岳爲三司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己未，遣拔剌使唐。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庚申，以樞密使范延光爲鎮州節

度使，以三司使馮贇爲樞密使。

辛酉，以前潞州節度使李承約爲左龍武統軍，以前威塞軍節度使王景戡爲右龍武統軍，以左驍衛上將軍安崇阮爲左神武統軍，以右監門上將軍高允貞爲右神武統軍。

壬戌，以權知夏州事、檢校司空李彝超爲夏州節度使、檢校司徒。

丙寅，詔在朝文武臣僚並與加恩，以受册尊號也。

戊辰，以前安州節度使楊漢章爲兗州節度使，以前雲州節度使張敬達爲徐州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己巳，夏州李彝超進馬五十匹。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庚午，以前兗州節度使張延朗爲秦州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一四《巡幸三》 辛未，幸宫西土和亭，至晚還宫。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壬申，秦州節度使劉仲殷移鎮宋州。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十一月癸酉，帝御文明殿視朝。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甲戌，宴餞鎮州節度使范延光。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丙子，以前滄州節度使盧質爲右僕射。

庚辰，改慎州懷化軍爲昭化軍，升洮州爲保順軍。

辛巳，以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鮑君福爲保順軍節度、洮鄯等州觀察等使，以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杜建徽爲昭化軍節度、慎瑞司等州觀察使。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癸未，宴近臣及諸軍將校於中興殿。

《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十》 乙酉，以前汴州節度使李從曮爲鄆州節度使，以鄆州節度使李從温爲定州節度使。

丙戌，新授右僕射盧質奏：「臣忝除官，合赴省上事，若準舊例，左右僕射上事儀注所費極多，欲從權務簡，只取尚書丞、郎上事例，止集南省屬僚及兩省官送上，亦不敢輒援往例，有費官用，自量力排比；兼不敢自臣隳廢前規，他時任行舊制。」從之。

戊子，帝不豫。

己丑，大漸，自廣壽殿移居雍和殿。

壬辰，天下大元帥、守尚書令、兼侍中、秦王從榮領兵陣於天津橋，内出禁軍拒之。從榮敗奔河南府，遇害。

癸巳，馮道率百僚見帝於雍和殿。

甲午，賜宰臣、樞密使御衣玉帶，康義誠已下錦帛鞍馬有差。

遣宣徽使孟漢瓊召宋王於鄴都。

乙未，以三司使孫岳爲亂兵所害廢朝。

丁酉，勅秦王府官屬，除諮議參軍高輦已處斬外，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配武州，祕書監兼秦王傅劉贊配嵐州，河南少尹劉陟配均州，並爲長流百姓，縱逢恩赦，不在放還。河南少尹李蕘配石州，河南府判官司徒詡配寧州，秦王友蘇瓚配萊州，記室參軍魚崇遠配慶州，河南府推官王説配隨州，並爲長流百姓。河南府推官尹諲、六軍巡官董裔、張九思，河南府巡官張沆、李潮、江文蔚並勒歸田里，應長流人並除名。六軍判官、殿中監王居敏責授復州司馬，六軍推官郭畯責授坊州司户，並員外置，所在馳驛發遣。

戊戌，帝崩於大内之雍和殿。

後唐閔帝部（起公元九三三年，迄公元九三四年）

《舊五代史》卷四五《閔帝紀》 閔帝，諱從厚，小字菩薩奴，明宗第三子也。母昭懿皇后夏氏。

長興四年、遼天顯八年（癸巳、九三三）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十一月辛丑，宋王（李從厚）至洛陽。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太皇太后崩，遣使告哀于唐及人皇王倍。

《新五代史》卷七《愍帝紀》 十二月癸卯朔，發喪于西宮，皇帝即位于柩前，羣臣見於東階，復于喪位。

丙午，成服于西宮。

《舊五代史》卷四五《閔帝紀》 丁未，羣臣上表請聽政，表再上，詔允。

己酉，中外將士給賜有差。

庚戌，帝縗服見羣臣於廣壽門之東廡下。

癸丑，以前鎮州節度使、涇王從敏權知河南府事，尋以盧質代之。

乙卯，賜司儀康氏死，事連王氏也。

丙辰，以天雄軍節度判官唐汭爲諫議大夫，掌書記趙彖爲起居郎，元從都押衙宋令詢爲磁州刺史。

丁巳，以左僕射、平章事馮道爲山陵使，户部尚書韓彦惲爲副，中書舍人王延爲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爲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鱗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龍敏爲儀仗使，右僕射、權知河南府盧質爲橋道頓遞使。

庚申，以前相州刺史郝瓊爲右驍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以光禄卿、充三司副使王玫爲三司使。

癸亥，故檢校太尉、右衛上將軍、充三司使孫岳贈太尉、齊國公。

丁卯，帝釋縗服，羣臣三上表，請復常膳，御正殿，從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党項來貢。

《舊五代史》卷四五《閔帝紀》 辛未，帝御中興殿。

應順元年（遼天顯九年、甲午、九三四）

《舊五代史》卷四五《閔帝紀》 正月壬申朔，帝御廣壽殿視朝，百僚詣閤門奉慰。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癸酉，漁于土河。

《舊五代史》卷四五《閔帝紀》 乙亥，契丹遣使朝貢。

丁丑，以太常卿崔居儉爲祕書監，以前蔡州刺史張繼祚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山陵橋道頓遞副使。

戊寅，御明堂殿，仗衛如儀，宫懸樂作，羣臣朝服就位，宣制大赦天下，改長興五年爲應順元年。

廻鶻可汗仁美遣使貢方物，故可汗仁裕進遣留馬。

庚辰，宰臣馮道加司空，李愚加右僕射，劉昫加吏部尚書，餘並如故。

壬午，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康義誠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甲申，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寧國軍節度使安彦威爲河中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忠正軍節度使張從賓爲涇州節度使，並加檢校太傅。以捧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欽州刺史朱洪實爲寧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嚴衛左右廂都指揮使、巖州刺史皇甫遇爲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戊子，樞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書門下二品馮贇、河東節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並兼中書令。

贇以超遷太過，堅辭不受，己丑，改兼侍中。

《舊五代史》卷四五《閔帝紀》 庚寅，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加兼侍中，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房知温加檢校太師。

辛卯，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右丞李懌爲工部尚書，以祕書監盧文紀爲太常卿，充山陵禮儀使。

壬辰，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高從誨封南平王，湖南節度使、

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馬希範封楚王。

甲午，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吴王錢元瓘進封吴越王。前洺州團練使皇甫立加檢校太保，充鄜州節度使。前彰義軍節度使康福加檢校太傅，充邠州節度使。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蜀王孟知祥加檢校太師。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吴徐知誥别治私第於金陵，乙未，遷居私第，虚府舍以待吴主。

《新五代史》卷七《愍帝紀》 朱弘昭、馮贇獻錢助作山陵。

《舊五代史》卷四五《閔帝紀》 丙申，鎮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范延光，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趙延壽，並加檢校太師。

戊戌，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張虔釗，襄州節度使趙在禮，並加檢校太尉。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時潞王長子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己亥，出爲亳州團練使。

《舊五代史》卷四五《閔帝紀》 辛丑，以振武軍節度使、安北都護楊檀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都虞候，充北面馬軍都指揮使。

閏月壬寅朔，羣臣赴西宫臨。

癸卯，御文明殿入閤。以前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盧質爲太子少傅兼河南尹。以諫議大夫唐汭、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並爲給事中，充樞密院直學士。宣徽南院使、驃騎大將軍、左衛上將軍、知内侍省孟漢瓊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忠貞扶運保泰功臣。

丙午，正衙命使册皇太后曹氏。

戊申，以前雄武軍節度使劉仲殷爲右衛上將軍，邢州節度使趙鳳加爵邑。

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崔悦爲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給事中張鵬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龍敏爲兵部侍郎，以太僕少卿竇維爲大理卿。

甲寅，正衙命使册皇太妃王氏。

丁巳，安州奏，此月七日夜，節度使符彦超爲部曲王希全所害，廢朝一日。

戊午，以前振武軍節度使、安北都護高行周爲彰武節度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唐遣使告哀，即日遣使弔祭。

《舊五代史》卷四五《閔帝紀》 辛酉，以前鄆州使范政爲少府監。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壬戌，東幸。女直來貢。

《舊五代史》卷四五《閔帝紀》 丙寅，幸至德宫。車駕至興教門，有飛鳶自空而墜，殭於御前。是日大風晦冥。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己巳，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二月壬申，祠木葉山。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

《舊五代史》卷四五《閔帝紀》 乙亥，以前鎮州節度使、涇王從敏爲宋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丙子，吴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戊寅，葬太皇太后於德陵。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己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爲成德節度使。

吴主詔徐知誥還府舍。甲申，金陵大火。

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

《舊五代史》卷四五《閔帝紀》 庚寅，幸山陵工作所。是日，西京留守王思同奏，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拒命。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辛卯，以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前靜難節度使藥彦稠副之，前絳州刺史萇從簡爲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爲偏裨。

《舊五代史》卷四五《閔帝紀》 乙未，樞密使馮贇起復視事，時贇丁母憂也。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

國節度使安彦威爲西面行營都監。

《舊五代史》卷四五《閔帝紀》　己亥，以司農卿張鎛爲殿中監。庚子，殿直楚匡祚上言，監取亳州團練使李重吉至宋州，繫於軍院。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三月癸卯，女直來貢。

《舊五代史》卷四五《閔帝紀》　甲辰，以前太僕少卿魏仁鍔爲太僕卿。興元節度使張虔釗奏，會合討鳳翔。

丙午，以右領衛上將軍武延翰爲郢州刺史。

丁未，洋州孫漢韶奏，至興元與張虔釗同議進軍。

己酉，以鎮州節度使范延光依前檢校太師、兼侍中，行興唐尹，充天雄軍節度使、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以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其真定尹、充鎮州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如故。

辛亥，以前定州節度使李德琉爲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許王從益加檢校太保，前河中節度使、洋王從璋加檢校太傅。

乙卯，興元張虔釗奏，自鎮將兵赴鳳翔，收大散關。

《新五代史》卷七《愍帝紀》　丙辰，思同兵潰，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以其軍叛降于從珂。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丁巳，宴羣臣於長春殿。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率居民家財以賞軍士。是日，帝〔李從珂〕整衆而東。

《舊五代史》卷四五《閔帝紀》　己未，以前金吾大將軍李肅爲左衛上將軍，充山陵修奉上下宮都部署。

庚申，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至。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李從珂〕次長安，副留守劉遂雍以城降，率京兆居民家財犒軍。

《舊五代史》卷四五《閔帝紀》　辛酉，幸左藏庫，視給將士金帛。是日，誅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坐與康義誠忿爭故也。

《資治通鑑》二七九　壬戌，潞王至昭應。

癸亥，至靈口。

制以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思同副之。

甲子，潞王至華州，獲藥彦稠，囚之。

乙丑，至閔鄉。

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使安從進爲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矣。

是日，潞王至靈寶。

丁卯，潞王至陝。

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議誠軍潰，憂駭不知所爲。

《舊五代史》卷四五《閔帝紀》　是夜，帝以百騎出玄武門。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

敬瑭牙内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去。敬瑭遂趣洛陽。

是日，太后令内諸司至乾壕迎潞王，王亟遣孟漢瓊存撫之。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壬申，帝〔李從珂〕至蔣橋，文武百官立班奉迎，教旨以未拜梓宫，未可相見，俟會於至德宫，時六軍勳臣及節將内職已累表勸進。是日，帝入謁太后、太妃，至西宫，伏梓宫慟哭，宰相與百僚班見致拜，帝答拜。

後唐末帝部（起公元九三四年，迄公元九三六年）

也。母宣憲皇后魏氏。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鎮州人

清泰元年、遼天顯九年（甲午、九三四）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四月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爲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

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

乙亥，即位於柩前。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丙子，詔河南府率京城居民之財以助賞軍。

丁丑，又詔預借居民五箇月房課。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王弘贊遷閔帝於州廨，帝遣弘贊之子殿直巒往酖之。戊寅，巒至衛州謁見，閔帝問來故，不對。弘贊數進酒，閔帝知其有毒，不飲，巒縊殺之。

己卯，石敬瑭入朝。

庚辰，以劉昫判三司。

辛巳，蜀大赦，改元明德。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邢州奏，磁州刺史宋令詢自經而卒。

癸未，太后、太妃出宮中衣服器用以助賞軍。

甲申，帝以鄂王薨，行服於內園，羣臣奉慰。

乙酉，帝服衰冕御明堂殿，文武百僚朝服就位，宣制改應順元年爲清泰元年，大赦天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

丁亥，以宣徽北院使赦瓊爲宣徽南院使，權判樞密院，以前三司使王玫爲宣徽北院使。以隨駕牙將宋審虔爲皇城使，劉延朗爲莊宅使。鳳翔節度判官韓昭裔爲左諫議大夫，充端明殿學士，觀察判官馬裔孫爲翰林學士，掌書記李專美爲樞密院直學士。

戊子，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伏誅。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己丑，誅藥彥稠。

庚寅，釋王景戡、萇從簡。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辛卯，以左諫議大夫盧損爲右散騎常侍。

壬辰，詔賜禁軍及鳳翔城下歸明將校錢帛各有差。

丙申，葬明宗皇帝於徽陵。

丁酉，奉神主於太廟。

戊戌，山陵使、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上表納政，不允。

五月庚子朔，御文明殿受朝賀。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甲辰，如沿柳湖。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乙巳，以左龍武指揮使安審琦爲左右捧聖都指揮使，以右千牛上將軍符彥饒爲左右嚴衛都指揮使。

丙午，以端明殿學士韓昭裔爲樞密使，以莊宅使劉延朗爲樞密副使，以權知樞密事房嵩爲宣徽北院使，以成德軍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都部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駙馬都尉石敬瑭爲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都部署如故。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駙馬都尉趙延壽進封魯國公。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丁未，階州刺史趙澄降蜀。

戊申，以羽林軍使楊思權爲靜難節度使。

己酉，張虔釗、孫漢韶舉族遷于成都。

庚戌，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馮道同平章事，充匡國節度使。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辛亥，以嚴衛都指揮使尹暉爲齊州防禦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癸丑，女直來貢。

大星晝隕。

《新五代史》卷七《廢帝紀》 甲寅，賜勸進選人、宗子官。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丁巳，以皇子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重美爲檢校司徒、守左衛上將軍。

戊午，以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爲陝州節度使。

宣徽北院使、檢校工部尚書房暠加檢校司空，行左威衛大將軍，使如故。以樞密使、左諫議大夫韓昭裔爲刑部尚書，使如故。

己未，太白晝見。

以樞密副使劉延朗爲左領軍大將軍，職如故。

庚申，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李愚加特進，充太微宫使、弘文館大學士，餘如故。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判三司劉昫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判三司。

《册府元龜》卷一九六《納貢獻》　壬戌，平盧軍節度使房知温來朝。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癸亥，秦州奏，西川孟知祥出軍迫陷成州。以宣徽南院使、右驍衛大將軍郝瓊爲左驍衛上將軍，職如故。以前義州刺史張承祐爲武勝軍留後。

戊辰，以前右龍武統軍王景戡爲右驍衛上將軍。

六月庚午朔，改侍衛捧聖軍爲彰聖，改嚴衛軍爲寧衛。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辛未，唐李從厚謝弔祭所遣使初至闕。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壬申，封吴岳成德公爲靈應王，禮秩同五岳。

幽州節度使趙德鈞進封北平王，青州節度使房知温進封東平王。

癸酉，以前鄜州節度使索自通爲右龍武統軍。

甲戌，皇子、左衛上將軍重美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充鎮州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吴徐知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丁丑，詔天下見禁罪人，委所在長吏躬親慮問，疾速疏決。

庚辰，幸至德宫，因幸房知温、安元信、范延光、索自通、李從敏第。

壬午，以檢校太子太傅致仕王建立爲檢校太尉、兼侍中、鄆州節度使，以前宋州節度使安元信爲檢校太尉、兼侍中、潞州節度使。

癸未，三司使劉昫奏：「天下户民，自天成二年括定秋夏田税，迨今八年。近者相次有百姓詣闕訴田不均，累行蠲放，漸失税額，望差朝臣一概檢視。」不報。

甲申，帝爲故皇子、亳州刺史重吉，皇長女、尼惠明大師幼澄舉哀行服，羣臣詣閤門奉慰。

乙酉，以户部侍郎韓彦惲爲絳州刺史，以左武衛上將軍李肅爲單州刺史。

丙戌，襄州節度使趙在禮加同平章事。

甲午，以武勝軍留後張承祐爲華州節度使，以皇城使宋審虔爲壽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以右衛上將軍劉仲殷爲宋州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壽州節度使皇甫遇爲鄧州節度使，以前華州節度使華温琪爲太子太傅致仕。

丁酉，左神武統軍周知裕卒，贈太傅。

《册府元龜》卷一四五《弭災三》　七月己亥，分命宰臣百僚諸祠廟祈雨。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庚子，太子少保致仕崔沂卒。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辛丑，前邠州節度使康福入朝，獻金龍鞍勒馬十一匹。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癸卯，鳳翔進僞蜀孟知祥來書，稱「大蜀皇帝獻書于大唐皇帝」，且言「見迫羣情，以今年四月十二日即皇帝位」云，帝不答。

以前武州刺史鄭琮爲右衛上將軍。

甲辰，幸龍門佛寺禱雨。

乙巳，皇子、故亳州團練使重吉贈太尉，仍於宋州置廟。

丁未，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封西平王。

辛亥，以太常卿盧文紀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日，中書門下三上章請立中宫，從之。

《册府元龜》卷九六五《封册三》　癸丑，簡較刑部尚書、瓜州刺史慕容歸盈轉簡較尚書左僕射。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帝欲殺楚匡祚，韓昭胤曰：「陛下爲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祚，無益死者，恐不厭衆心。」乙卯，長流匡祚於登州。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丁巳，制立沛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庚申，太子少傅陳皐卒。

《册府元龜》卷一三五《愍征役》　甲子，詔：「鳳翔西面來往兵士，或疾病傷損者，留醫養候住行李，則人給千錢，勒歸本處。」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乙丑，史官張昭遠以所撰莊宗朝列傳三十卷上之。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贇更名昶。丁卯，即皇帝位。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八月庚午，詔蠲放長興四年十二月以前天下所欠殘稅。

辛未，以前尚書左丞姚顗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荆南奏，僞蜀孟知祥卒，其子昶嗣僞位。

壬申，以尚書禮部侍郎鄭韜光爲刑部侍郎，以前工部侍郎楊凝式爲禮部侍郎。

甲戌，以前金州防禦使婁繼英爲右神武統軍，以右神武統軍高允貞爲左神武統軍。

乙亥，以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知制誥李懌爲太常卿，以翰林學士、户部侍郎、知制誥程遜爲學士承旨。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壬午，自將南伐。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甲申，以兵部侍郎龍敏爲吏部侍郎，以祕書監崔居儉爲工部尚書。

乙酉，以右武衛上將軍張繼祚爲右衛上將軍，以右驍衛上將軍王景戡爲左衛上將軍，以右領衛上將軍劉衛爲左武衛上將軍，以右千牛上將軍王陟爲右領軍上將軍。以司農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館事王景崇爲鴻臚卿，依前通事舍人、判四方館。

丁亥，右龍武統軍索自通卒。

辛卯，禮部尚書致仕李光憲卒。

甲午，以太子少傅盧質爲太子少師。

乙未，以前邢州節度使趙鳳爲太子太保。

丙申，御文明殿册皇后，命使攝太尉、宰臣盧文紀，使副攝司徒、右諫議大夫盧損詣皇后宫，行禮畢，恩賜有差。

九月己亥，以久雨，分命朝臣禁都城門，告宗廟社稷。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子，西南星隕如雨。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辛丑，夜有星如五斗器，西南流，尾迹長數丈，屈曲如龍形。又衆星亂流，不可勝數。京師大雨，雹如彈丸。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癸卯，詔鳳翔益兵守東安鎮以備蜀。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甲辰，以霖霪甚，詔都下諸獄委御史臺憲録問，諸州縣差判官令録親自録問，晝時疏理。

壬子，中書門下舉行長興三年敕，常年薦送舉人，州郡行鄉飲酒之時，帖太常草定儀注奏聞。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蜀衛聖諸軍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李仁罕自恃宿將有功，復受顧託，求判六軍，令進奏吏宋從會以意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草麻。蜀主不得已，甲寅，加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以左匡聖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趙廷隱兼侍中，爲之副。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乙卯，次雲州。丁巳，拔河陰。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己未，雲州奏契丹入寇，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契丹。

辛酉，敬瑭奏振武節度使楊檀擊契丹於境上，卻之。

蜀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肇聞蜀主即位，顧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飲踰旬；冬十月庚午，始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見，見蜀主不拜。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辛未，有雉金色，止於中書政事堂。

中書門下奏：「請以正月二十三日皇帝誕慶日爲千春節。」從之。

戊寅，宰臣李愚、劉昫罷相，以愚守左僕射，昫守右僕射。

契丹寇雲、應州，詔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率兵屯代州。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蜀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豐德庫使韓保貞、茶酒庫使安思謙等皆事蜀主於藩邸，素怨李仁罕，共譖之，云仁罕有異志。蜀主令繼勳等與趙季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命武士執而殺之。癸未，下詔暴其罪，并其子繼宏及宋從會等數人皆伏誅。是日，李肇釋杖而拜。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丙戌，皇子河南尹重美、洋王從璋、涇王從敏、宣徽使李專美獻煖帳、羊酒、爐餅、火具。襄州趙在禮獻青氈帳、紅錦織成龍鳳煖帳。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丁亥，略地靈丘，父老進牛酒犒師。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蜀主左右以李肇倨慢，請誅之。戊子，以肇爲太子少傅致仕，徙邛州。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辛卯，以左衛上將軍李宏元卒廢朝，贈司徒。

癸巳，以禮部郎中、知制誥吕琦守本官，充樞密院直學士。

十一月辛丑，以刑部侍郎鄭韜光爲尚書右丞，以光禄少卿烏昭遠爲少府監。

秦州節度使張延朗奏，率師伐蜀。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圍武州之陽城。

壬寅，陽城降。

癸卯，洼只城降，括所俘丁壯籍于軍。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丙午，以前興州刺史馮暉配同州衙前安置。

丁未，詔振武、新州、河東西北邊經契丹蹂踐處，放免三年兩税差配，時契丹初退故也。

《册府元龜》卷一四五《弭災三》　辛亥，詔曰：「朕君於人上，燭理不明，自冬初迄今，未降密雪，虞愆伏災及黎民，宜令宰臣百寮分詣諸祠壇祈告。」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癸丑，以前華州節度使王萬榮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

甲寅，以振武節度使楊光遠充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兵馬都虞候，以前右金吾大將軍穆延暉爲右武衛上將軍。

壬戌，以禮部侍郎楊凝式爲户部侍郎。

甲子，以中書舍人盧導爲禮部侍郎。

十二月丁卯朔，詔修奉本朝諸帝陵寢。

己巳，以北面馬軍都指揮使、易州刺史安叔千爲安北都護、振武節度使，以齊州防禦使尹暉爲彰國軍節度使。

庚午，詔葬庶人從榮。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壬申，石敬瑭奏契丹引去，罷兵歸。

乙亥，徵雄武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辛巳，漢皇后馬氏殂。

甲申，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廟號高祖。

乙酉，葬鄂王于徽陵城南，封巒數尺，觀者悲之。

《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　丙戌，夜有白氣，東西亘天。

《册府元龜》卷一四五《弭災三》　戊子，以自冬無雪，詔宰臣盧文紀祈嵩嶽。

庚寅，幸龍門廣化寺，開無畏塔祈雪。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壬辰，皇子阿鉢撒葛里生，皇后不豫。

清泰二年、遼天顯一〇年（乙未、九三五）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正月丙申朔，閩大赦，改元永和。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

乙巳，中書門下奏：「遇千春節，凡刑獄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後請重繫者即候次月，輕繫者即節前奏覆決遣。」從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戊申，皇后崩于行在。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宗正寺奏：「北京、應州、曹州諸陵，望差本州府長官朝拜。雍、坤、和、徽四陵，差太常宗正卿朝拜。」從之。

己酉，北京奏，光禄卿致仕周元豹卒。

庚申，鄴都進天王甲。

《冊府元龜》卷二《誕聖》　甲子，宴羣臣於長春殿。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乙丑，雲州節度使張温移鎮晉州，以西京留守安重霸爲雲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二月丙寅朔，蜀大赦。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庚午，定州節度使、兗王從温移鎮兗州，振武軍節度使楊檀移鎮定州，兼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

甲戌，以安州節度使李周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以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汴州節度使。皇子、鎮州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左右街坊使重美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天雄軍節度使，餘如故。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丁丑，夏州節度使李彝超上言疾病，以兄行軍司馬彝殷權知軍州事。

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爲皇太后。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辛巳，以右諫議大夫盧損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張鵬爲刑部侍郎。

壬午，寧遠軍節度使馬存加兼侍中，鎮南軍節度使馬希振加兼中書令。詔順義軍節度使姚彦璋加兼侍中。

己丑，宰臣盧文紀等上皇妣魯國太夫人尊謚曰宣憲皇太后，請擇日册命。從之。

《冊府元龜》卷一四五《弭災三》　三月丙申，詔宰臣姚顗告嵩嶽、右丞陳韜光告亳州太清宮祈雨。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戊戌，故太子太保趙鳳贈太傅。

辛丑，以前汴州節度使趙延壽爲許州節度使兼樞密使，以夏州行軍司馬李彝殷爲本州節度使。

癸卯，以靜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安南都護錢元球爲留守太保，餘如故。

丙午，以給事中趙光輔爲右散騎常侍。

戊申，皇妹、魏國公主石氏封晉國長公主，齊國公主趙氏封燕國長公主。

己酉，有司上言：「宣憲皇后未及山陵，權於舊陵所建廟。」從之。

《冊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庚戌，御文明殿。羣臣入閤，刑法官劇可久、待制官李慎儀次對。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辛亥，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欲立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

丙辰，以右龍武統軍李德琉爲涇州節度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戊午，党項來貢。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庚申，以鎮州節度使、知軍府事董温琪爲鎮州節度使、檢校太保。

《冊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辛酉，宰臣、学士、皇子、樞密宣徽使、侍衛馬部都指揮使共進錢五十萬，絹五百疋，請開宴。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壬戌，以左右彰聖都指揮使、富州刺史安審琦領楚州順化軍節度使，軍職如故。

《冊府元龜》卷五二《崇釋氏二》　四月丙寅，河中棲巖寺弘福院僧惠鑒言：「先師在龍潛時，施財起塔，奏號靈應之塔。師未有謚。」詔賜謚真寂。

丁卯，遣供奉官李彦驥鳳翔法門寺，飯僧尼道俗，帝舊游故也。

《冊府元龜》卷三四《崇祭祀三》　戊辰，考功員外郎李慎義上言：「今春以來，稍愆雨澤。陛下念稼穡之重，深宵旰之憂，倍軫聖心，徧走羣望，盈尺則告瑞於元朔，如膏則潤洽於暮春，可卜豐穰，動皆響應。請天下凡祠宇有益於人者，下本處嘗令修飾，冀集洪休。」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庚午，蜀以御史中丞龍門毋昭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辛巳，宰臣判三司張延朗奏：「州縣官徵科條格，其令録在任徵科，依限了絶，一年加階，兩年與試銜，三年皆及限了絶，與服色。攝任者一年内了絶，仍攝，二年三年内皆及限，與真命。其主簿同縣令條。本判官一年加階，二年改試銜，三年轉官。本曹官省限内

了絶，與試銜。諸節級三年内並了絶者，與賞錢三十貫。其責罰依天成四年五月五日敕施行。」從之。

《册府元龜》卷一四五《弭災三》　壬午，以京畿旱，命宰臣盧文紀告太徵官太廟，姚顗告嵩嶽。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癸未，御史中丞盧損等進清泰元年以前十一年制敕，堪悠久施行者三百九十四道，編爲三十卷。其不中選者，各令所司封閉，不得行用。詔其新編敕如可施行，付御史臺頒行。

以宰相盧文紀兼太微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姚顗加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張延朗兼集賢殿大學士。以樞密使韓昭裔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

乙酉，以前武勝軍節度使張萬進爲鄜州節度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丙戌，皇太后父族及母前夫之族二帳並爲國舅，以蕭緬思爲尚父領之。

己丑，録囚。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爲刑部尚書，充樞密使，以司天監耿瑗爲太府卿，以僞蜀右衛上將軍胡杲通爲司天監，以宣徽北院使房嵩爲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樞密副使劉延朗爲左領軍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癸巳，以左領軍衛大將軍劉延朗爲本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五月甲午朔，始製服行后喪。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丙申，新州、振武奏，契丹寇境。

乙巳，詔：「天下見禁囚徒，自五月十二日以前，除十惡五逆、放火燒舍、持仗殺人、官典犯贓、僞行印信、合造毒藥并見欠省錢外，罪無輕重，一切釋放。」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丙午，葬于奉陵。上自製文，謚曰彰德皇后。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庚戌，詔不得貢奉寶裝龍鳳雕鏤刺作組織之物。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癸丑，以舍利王庭鶚爲龍化州節度使。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甲寅，以户部侍郎楊凝式爲祕書監，以尚書禮部侍郎盧導爲尚書右丞，以尚書右丞鄭韜光爲尚書左丞。

丙辰，以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爲兵部侍郎，以端明殿學士李崧爲户部侍郎，以翰林學士馬裔孫爲禮部侍郎，以禮部郎中、充樞密院直學士吕琦爲給事中，並充職如故。太子少保致仕任圜贈尚書右僕射，以順化軍節度使兼彰聖都指揮使、北面行營排陣使安審琦爲邢州節度使。

庚申，以兵部尚書李鱗爲太常卿，以禮部尚書王權爲户部尚書，以太常卿李懌爲禮部尚書。

癸亥，以六軍諸衛判官、給事中張允爲右散騎常侍。

六月甲子朔，新州上言，契丹入寇。

乙丑，有司上言，宣憲皇太后陵請以順爲名，從之。

振武奏，契丹二萬騎在黑榆林。

丁卯，以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卒廢朝。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辛未，幸品不里淀。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壬申，命史官修撰明宗實録。

契丹寇應州。

以新州節度使楊漢賓爲同州節度使，以前晉州節度使翟璋爲新州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己卯，鎮州董温其獻絹千疋、銀五百兩、金銀器，供御馬，請開宴。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庚辰，北面招討使趙德鈞奏，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定州節度使楊光遠，行營排陣使、邢州節度使安審琦帥本軍至易州，見進軍追襲契丹次。

辛巳，詔諸州府署醫博士。

《新五代史》卷七《廢帝紀》　癸未，羣臣獻添都馬。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甲申，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

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糴軍糧，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丙戌，以前許州節度使李從昶爲

右龍武統軍，以前彰國軍節度使沙彥珣爲右神武統軍。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壬辰，詔：「竊盜不計贓多少，并縱火强盜，並行極法。」

《册府元龜》卷四八四《經費》　七月甲午，北面總管言：「邊軍乏芻糧，其安重勞巡邊兵士欲移振武就軍食。」從之。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丙申，石敬瑭奏，斬挾馬都指揮使李暉等三十六人，以謀亂故也。

丁酉，迴紇可汗仁美遣使貢方物。

以樞密使劉延皓爲天雄軍節度使。

甲辰，以右神武統軍沙彥珣權知雲州。

乙巳，以徐州節度使張敬達充北面行營副總管。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乙卯，獵南赤山。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帝深以時事爲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規贊。丁巳，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暫獲對揚，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自上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側。」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於閤門奏牓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八月庚午，滑州節度使高允韜卒。

壬申，以右衛上將軍王景戡爲左衛上將軍，以右神武統軍婁繼英爲右衛上將軍。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褒異三》　乙亥，回鶻朝貢使密録都督陳禄海爲懷化郎將，副使達奚相温爲懷光司階。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己卯，以西上閤門使、行少府少監兼通事舍人蘇繼顔爲司農卿，職如故。

辛巳，以權知雲州、右神武統軍沙彥珣爲雲州節度使。

鄴都殺人賊陳延嗣并母、妹、妻等並棄市。

癸未，以前潞州行軍司馬陳元爲將作監，以元善醫，故有是命。

丁亥，以洺州團練使李彥舜爲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

己丑，以太子少保致仕戴思遠卒廢朝。

庚寅，以前兗州節度使楊漢章爲左神武統軍，以前邢州節度使康思立爲右神武統軍。

潞州奏，前雲州節度使安重霸卒。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九月丙申，吴大赦，改元天祚。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己亥，以河陽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從進爲襄州節度使，以襄州節度使趙在禮爲宋州節度使。

癸卯，以忠正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爲河陽節度使，典軍如故。

己酉，禮部貢院奏：「進士請夜試，童子依舊表薦，重置明算道舉。舉人落第後，別取文解。五科試紙，不用中書印，用本司印。」並從之。

以宣徽南院使房嵩爲刑部尚書，充樞密使。以宣徽北院使、充樞密副使劉延朗爲宣徽南院使，充樞密副使。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甲寅，兩浙貢茶、香、綾絹三萬六千計。

《新五代史》卷七《廢帝紀》　乙卯，渤海遣使者來。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丙辰，以左僕射李愚卒廢朝。

十月丁卯，幸崇道宫、甘泉亭。

己巳，以左衛上將軍李嗣爲左領軍上將軍。北面行營總管石敬瑭奏自代州歸鎮。

庚午，以晉州節度使張温卒廢朝。

甲戌，幸趙延壽、張延朗第。

丁丑，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李專美爲祕書監，充宣徽北院使。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李〕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倣於閩主，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

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梃擊李可殷，殺之，中外震驚。

庚辰，閩主疾少間，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宫。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亂兵刺之而出。閩主宛轉未絶，宫人不忍其苦，爲絶之。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

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即皇帝位。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庚寅，以左諫議大夫唐汭爲左散騎常侍。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十一月乙未，前靈武節度使張希崇入朝，獻馬五十匹。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庚子，以左驍衛上將軍郝瓊爲左金吾上將軍，以光禄卿王玟爲太子賓客。以徐州節度使張敬達爲晉州節度使，依前充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兵馬副總管。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丙午，幸弘福寺爲皇后飯僧。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丁未，以祕書少監丁濟爲太子詹事。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　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衛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之不疑。

壬子，倣入朝，延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朝門。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乙卯，以前金州防禦使馬全節爲滄州留後。

十二月戊辰，禁用鉛錢。

壬申，以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充樞密使韓昭裔爲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

甲戌，以宗正少卿李延祚爲將作監致仕。

丁丑，故武安軍州節度使、累贈太傅劉建峯贈太尉。

戊寅，太常奏：「來年正月一日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依禮大祠不朝。」詔曰：「祀事在質明前，儀仗在日出後，事不相妨，宜依常年受朝。」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辰，如金瓶濼，遣拽剌化哥、窟魯里、阿魯掃姑等捉生敵境。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壬午，以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程逐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崔梲爲户部侍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和凝爲工部侍郎，並依前充職。

《册府元龜》卷一四五《弭災三》　癸未，詔曰：「陰陽爽候，時雪稍愆，分命臣僚詣祠廟祈請。」

《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中》　乙酉，以前祕書監楊凝式爲兵部侍郎。

己丑，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爲司空，以尚書右僕射劉昫爲左僕射，以太子少師盧質爲右僕射，以兵部侍郎馬縞兼國子祭酒。

清泰三年、遼天顯一一年（丙申、九三六）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正月辛卯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仗衛如式。

乙未，百濟遣使獻方物。

戊戌，幸龍門佛寺祈雪。

癸卯，以給事中、充樞密院直學士吕琦爲端明殿學士，以六軍諸衛判官、尚書工部郎中薛文遇爲樞密院直學士。

乙巳，以上元夜京城張燈，帝微行，置酒於趙延壽之第。

丁未，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重美封雍王。

《資治通鑑》卷二八〇　癸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己未，以前司農卿王彦鎔爲太僕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二月）庚申，如潢河。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戊辰，吐渾寧朔、奉化兩府留後李可久加檢校司徒。

庚午，監修國史姚顗，史官張昭遠、李祥、吴承範等修撰《明宗實録》三十卷上之。

以大理卿竇維爲光禄卿，以前許州節度判官張登爲大理卿。

丁丑，以太常卿李鱗爲兵部尚書，以兵部尚書梁文矩爲太常卿。

庚辰，以前鄜州節度使皇甫立爲潞州節度使。

辛巳，以前均州刺史仇暉爲左威衛上將軍，保順軍節度使鮑君福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丁亥，以昭義節度使安元信卒廢朝。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三月庚寅朔，女直來貢。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庚子，中書門下奏：「準閤門分析內外官辭見謝規例：諸州判官、軍將進奉到闕，舊例門見門辭，今後只令朝見，依舊門辭。新除諸道判官、書記以下無例中謝，並放謝放辭，得替到京無例見，今後兩使判官許中謝，赴任即門辭，其書記以下並依舊例。朝臣文五品、武四品以上舊例中謝，其以下無例對謝，今請依天成四年正月敕，凡升朝官並許中謝。諸道都押衙、馬步都指揮、虞候、鎮將、諸色場院，無例謝辭，並進牓子放謝放辭，得替到闕，無例入見。在京鹽麴稅官、兩官巡即許中謝，新除令、録並中謝，次日門辭，兼有口敕誡勵。文武兩班所差弔祭使及告廟祠祭，只正衙辭，不赴內殿。諸道進奏官到闕，見，得假，進牓子門辭。」從之。

辛丑，權知福建節度使王昶奏，節度使王延鈞以去年十月十四日卒。

甲辰，以右神武統軍楊漢章爲彰武軍節度使。

丙午，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裔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丁巳，以端明殿學士吕琦爲御史中丞。

戊午，御史中丞盧損責授右贊善大夫，知雜侍御史韋稅責授太僕寺丞，侍御史魏遜責授太府寺主簿，侍御史王岳責授司農寺主簿。

四月己未朔，以左衛上將軍王景戡爲左神武統軍，以右領軍上將軍李琪爲華清宫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申，謁祖陵。

戊辰，還都，謁太祖廟。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以太子詹事盧損爲工部尚書致仕。

辛未，以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張昭遠爲禮部侍郎，以前滄州節度使李金全爲右領軍上將軍。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癸酉，女直諸部來貢。

癸未，賜回鶻使衣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八〇　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

辛卯，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

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爲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乙未，詔：「諸州兩使判官、畿赤令有闕，取省郎、遺補、丞博、少列宫僚，選擇擢任。」

以忠正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張彦琪爲河陽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彰聖都指揮使、饒州刺史符彦饒爲忠正軍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丙申，以雍王重美與汴州節度使范延光結婚，詔兗王從温主之。

丁酉，以國子祭酒馬縞卒廢朝。

戊戌，昭義奏，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叛。

以鴻臚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館王景崇爲衛尉卿，充引進使。

壬寅，削奪石敬瑭官爵，便令張敬達進軍攻討。

乙（卯）〔巳〕，以晉州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尋改爲招討使。以河陽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張彦琪爲太原四面馬步軍都指揮使。以邢州節度使安審琦爲太原四面馬軍都指揮使。以陝州節度使相里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爲壕寨使。

丙（辰）〔午〕，以定州節度使楊光遠爲太原四面兵馬副部署、兼馬步都虞候，尋改爲太原四面副招討使，都虞候如故。

《資治通鑑》卷二八〇　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爲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欲移石敬瑭於鄆州，房暠等堅言不可，司天監趙延義亦言星辰失度，尤宜安靜，由是稍緩其事。

戊申，張敬達奏，西北面先鋒都指揮使安審信率雄義左第二指揮二百二十七騎，并部下共五百騎，剽劫百井，叛入太原。

己酉，振武節度使安叔千奏，西北界巡檢使安重榮驅掠戍兵五百騎叛入太原。以新授河東節度使宋審虔爲宣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壬子，鄴都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據城叛。

翌日，令昭召副使邊仁嗣已下逼令奏請節旄。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六月戊午朔，鼻骨德來貢。

《資治通鑑》卷二八〇　庚申，止削延皓官爵，歸私第。

辛酉，吴太保、同平章事徐景遷以疾罷，以其弟景遂代爲門下侍郎、參

政事。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癸亥，以天雄軍守禦、右捧聖第二軍都虞候張令昭爲檢校司空，行右千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

丙寅，御敷政殿，遣工部尚書崔居儉奉宣憲皇太后寶册於寢宮。

己巳，以西上閤門副使、少府監兼通事舍人劉頎爲鴻臚卿，職如故。

庚午，詔曰：「時雨稍愆，頗傷農稼，分命朝臣祈禱。」

辛未，工部尚書致仕許寂卒。

以權知魏府事、右千牛將軍張令昭爲齊州防禦使，以捧聖右第三指揮使邢立爲德州刺史，以捧聖第五指揮使康福進爲鄭州刺史。

甲戌，以汴州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軍四面招討使，知行府事。

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爲天雄軍四面副招討使兼兵馬都監。

詔河東將佐節度判官趙瑩以下十四人並籍没家産。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乙酉，吐谷渾來貢。

《册府元龜》卷一四五《弭災三》　七月丁亥，同、華言，自夏不雨。京畿旱，遣供奉官杜紹懷往析城山取聖水。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戊子，范延光奏，領軍至鄴都攻城。

己丑，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

《資治通鑑》卷二八〇　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還。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辛卯，沂州奏，誅都指揮使石敬德，并族其家，敬瑭之弟也。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烏古來貢。

壬辰，蒲割顆公主率三河烏古來朝。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乙未，以前彰武軍節度使高行周爲潞州節度使，充太原四面招撫排陣使，以潞州節度使皇甫立爲華州節度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丙申，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其主所討，遣趙瑩因西南路招討盧不姑求救。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丁酉，雲州節度使沙彦珣奏，此月二日夜，步軍指揮使桑遷作亂，以兵圍子城，彦珣突圍出城，就西山據雷公口。三日，招集兵士入城誅亂軍，軍城如故。

辛丑，以將作監丞、介國公宇文頡爲汝州襄城令。

乙巳，以衛尉卿聶延祚爲太子賓客。

《資治通鑑》卷二八〇　丁未，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昭。詔悉誅其黨七指揮。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戊申，范延光奏，此月二十一日收復鄴都，羣臣稱賀。

己酉，以禮部侍郎張昭遠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吕琦爲禮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

庚戌，中書奏：「劉延皓賓佐等，帥臣既已削奪，其行軍司馬李延筠、副使邊仁嗣以下，望命放歸田里。」奏入，帝大怒，詔大理曰：「帥臣失守，已行削奪，其僚佐合當何罪？」既而竟依中書所奏。

壬子，詔范延光誅張令昭部下五指揮及忠銳、忠肅兩指揮。

癸丑，左衛上將軍仇暉卒。

《資治通鑑》卷二八〇　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八月戊午，契丹遣使梅里入朝。

己未，以汴州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以西京留守李周爲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癸亥，應州奏，契丹三千騎迫城。

詔端明殿學士吕琦往河東忻、代諸屯戍所犒軍。

以左龍武大將軍袁義爲右監門上將軍，以振武軍節度使安叔千充代北兵馬都部署。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丙寅，吐谷渾來貢。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己巳，雲州沙彦珣奏，供奉官李讓勳送夏衣到州，縱酒凌轢軍都行，刼殺兵馬都監張思愍、都指揮使黨行進，其李讓勳已處斬訖。

張敬達奏，造五龍橋攻太原城次。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午，自將以援敬瑭。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戊寅，以鎮州節度使董温琪充東

北面副招討使。

己卯，洺州獻野繭二十斤。

辛巳，張敬達奏，賊城内出騎軍三十隊、步卒三千人衝長連城，高行周襲殺入壕，溺死者大半，擒賊將安小喜以下百餘人，甲馬一百八十匹。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九月癸巳，有飛鴈自墜而死，南府夷離堇曷魯恩得之以獻。卜之，吉。上曰：「此從珂自滅之兆也！」

丁酉，入雁門。

戊戌，次忻州，祀天地。

己亥，次太原。

庚子，遣使諭敬瑭曰：「朕興師遠來，當即與卿破賊。」

《資治通鑑》卷二八〇 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

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

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癸卯，圍晉安。

甲辰，以的魯子徒離骨嗣爲夷離堇，仍以父字爲名，以旌其忠。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張敬達奏，此月十五日，與契丹戰於太原城下，王師敗績。

是日，遣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彦饒率兵屯河陽，詔范延光率兵由青山路趨榆次，詔幽州趙德鈞由飛狐路出敵軍後，耀州防禦使潘環合防戍軍出慈、隰以援張敬達。以前絳州刺史韓彦惲爲太子賓客。

契丹主移帳於柳林。

乙巳，詔取二十二日幸北面軍前。

《資治通鑑》卷二八〇 丁未，唐主下詔親征。

戊申，發洛陽。

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彦饒軍赴潞州，爲大軍後援。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庚戌，樞密使趙延壽先赴潞州。

辛亥，幸懷州。

十月丁巳夜，彗星出虛危，長尺餘。

壬戌，詔天下括馬，又詔民十户出兵一人，器甲自備。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甲子，封敬瑭爲晉王，幸其府。

丁卯，召敬瑭至行在所，賜坐。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戊辰，代州刺史張朗超授檢校太保，以其屢殺敵衆，故以是命奬之。

癸酉，幽州趙德鈞以本軍二千騎與鎮州董温琪由吴兒谷趨潞州。

十一月戊子，以趙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以趙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劉延朗副之。

庚寅，以范延光爲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李周副之。

《資治通鑑》卷二八〇 癸巳，吴主詔齊王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爲西都。

後晉高祖部（起公元九三六年，迄公元九四二年）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捩鷄，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臬捩鷄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得其姓之始也。

天福元年、遼天顯一一年（丙申、九三六）

《新五代史》卷七《廢帝紀》 十一月丁酉，契丹立晉。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皇帝即位，國號晉。以幽、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州入于契丹。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册敬瑭爲大晉皇帝。

自戊戌至戊申，候騎兩奏南有兵至，復奏西有兵至。命惕隱迪輦洼拒之。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己亥，大赦，改元。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庚子，趙德鈞奏，大軍至團柏谷，前鋒殺蕃軍五百騎。范延光奏，軍至榆次，蕃軍退入河東川界。潘環奏，隰州逐退蕃軍。

壬寅，趙德鈞奏，軍出谷口，蕃軍漸退，契丹主見駐柳林砦。

閏月丙辰，日南至，羣臣稱賀於行宫。

丁巳，以岢嵐軍爲勝州。

辛酉，以右龍武統軍李從昶爲左龍武統軍，以前邠州節度使楊思權爲右龍武統軍。

壬戌，丹州刺史康承詢停任，配流鄧州。

甲子，太原行營副招討使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於晉安寨，以兵降契丹。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丙寅，翰林學士承旨、尚書户部侍郎趙瑩爲門下侍郎，桑維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資治通鑑》卷二八〇 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爲前鋒，與降卒偕進。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符彦饒、張彦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己巳，帝聞晉安寨爲敵所陷，詔移幸河陽。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午，僕射蕭酷古只奏趙德鈞等諸援兵將遁，詔夜發兵追擊。

辛未，兵度團柏谷，以酒肴祀天地。俄追及德鈞父子，乃率衆降。次潞州，召諸將議，皆請班師，從之。命南宰相解領、鶻離底、奚監軍寅你已、將軍陪阿先還。

壬申，惕隱洼、林牙迪離畢來獻俘。

晉帝辭歸，上與宴飲。酒酣，執手約爲父子。

《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 車駕至河陽。

甲戌，晉高祖與戎王至潞州，戎王遣蕃將大相温率五千騎送晉高祖南行。

丁丑，車駕至自河陽。

己卯，帝遣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率千餘騎至白馬坡，言踏陣地。

庚辰，晉高祖至河陽。

辛巳辰時，帝舉族與皇太后曹氏自燔於玄武樓。晉高祖入洛，得帝燼骨於火中。

《資治通鑑》卷二八〇 壬午，百官入見，獨收延朗付御史臺，餘皆謝恩。

甲申，車駕入宫，大赦。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十二月乙酉朔，幸河陽，餞送太相温、蕃部兵士歸國，詔降末帝爲庶人。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遣近侍撻魯存問晉帝。

丙戌，以晉安所獲分賜將校。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丁亥，制以司空馮道守本官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以步軍都指揮使符彦饒爲滑州節度使，以河

陽節度使袁從簡爲許州節度使，以澤州刺史劉凝爲華州節度使，以皇子重乂爲河南尹。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戊子，遣使馳奏皇太后，及報諸道師還。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己丑，曹州指揮使石重立殺其刺史鄭玩。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寅，發太原。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以滑州節度判官石光贊爲宗正卿。

辛卯，以舊相姚顗爲刑部尚書。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壬辰，次細河，閱降將趙德鈞父子兵馬。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癸巳，以邠州節度使張希崇爲靈武節度使，鄧州節度使皇甫遇爲定州節度使。

詔國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閤，宜依唐明宗朝事例施行。

鎮州衙内都虞候祕瓊作亂，逐副使李彦琦，殺都指揮使胡章。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使楊漢賓，燒劫州城。

丙申，帝爲明宗皇后曹氏薨舉哀於長春殿，輟朝三日。

詔封故東丹王李贊華爲燕王，遣前單州刺史李肅部署歸葬本國。

以右拾遺吴涓爲左補闕，充樞密院學士。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戊戌，次雁門，以沙太保所部兵分隸諸將。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己亥，以汴州節度使李周充西京留守，以前河中節度使李從璋爲鄧州節度使。

慈州奏，草寇攻城，三日而退。

庚子，帝爲皇弟、故彰聖指揮使敬殷，沂州指揮使敬德，檢校太子賓客敬友舉哀於長春殿。

以舊相盧文紀爲吏部尚書，以皇城使周環爲大將軍，充三司使，以左贊善大夫馬重績爲司天監。

《資治通鑑》卷二八〇　安遠節度使盧文進聞帝爲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將，辛丑，棄鎮奔吴。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戌，幸應州。

癸丑，唐大同、彰國、振武三節度使迎見，留之不遣。

天福二年、遼天顯一二年（丁酉、九三七）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正月甲寅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仗衛如式。

乙卯，日有蝕之。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詔以前北面招收指揮使安重榮爲成德節度使，以祕瓊爲齊州防禦使。遣引進使王景崇諭瓊以利害。重榮與契丹將趙思温偕如鎮州，瓊不敢拒命。丙辰，重榮奏已視事。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丁巳，故皇弟敬德、敬殷並贈太傅，皇子重裔、重進、重英並贈太保。

庚申，以前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王松爲左諫議大夫，水部郎中王易簡本官知制誥。

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和凝爲禮部侍郎，依前充職。

以前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王建立爲平盧軍節度使，以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馮道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天雄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改封秦國公，加食邑實封，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從曮加食邑實封。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辛酉，射鬼箭于雲州北。

壬戌，祀天地。

癸亥，遣國舅安端發奚西部民各還本土。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乙丑，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吕琦爲檢校工部尚書、祕書監。

丙寅，改中興殿爲天福殿，門名從之。

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食邑實封，改賜功臣名號。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丁卯，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殺齊州防禦使祕瓊。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庚午，涇州節度使李德珙、徐州節

度使安彦威、秦州節度使康福、延州節度使劉景巖、襄州節度使安從進、夏州節度使李彝殷，並加食邑實封。

壬申，正衙備禮册贈故皇弟、皇子等。

丙子，故契丹人皇王歸葬，輟視朝一日。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丁丑，皇子述律迎謁于灤河，告功太祖行宫。

戊寅，朝于皇太后，進珍玩爲壽。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以兵部侍郎、判户部李崧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以權知樞密使事、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學士桑維翰爲樞密使。

庚辰，以吏部侍郎龍敏判户部。

二月丙戌，以尚食使安友規充葬明宗皇后監護使，以河陽節度使安審暉爲鄜州節度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丁亥，以軍前所獲俘叛入幽州者皆斬之。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戊子，吴主使宜陽王璨如西都，册命齊王，王受册，赦境内。册王妃曰王后。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癸巳，詔停北京西北面計度司事。

吴越國王錢元瓘加食邑實封，改賜功臣名號。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丁酉，契丹使皇太子解里來。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己亥，詔：「應諸道行軍副使等得替後，且就私家取便安止，限一年後方得赴闕，當便與比擬。」

壬寅，詔：「應諸道馬步都虞候，自今後朝廷更不差補，委自藩方，於本州衙前大將中，慎選久歷事任、曉會刑獄者充，以三年爲限，仍不得於元隨職員内差補。」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詔諸部休養士卒。

癸卯，晉遣唐所掠郎君剌哥、文班吏蕭鰂里還朝。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甲辰，以滄州留後馬全節爲横海軍節度使，以太子賓客韓惲爲貝州刺史，左羽林統軍羅周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

丙午，以皇子、左驍衛上將軍重信爲檢校太保、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權知河陽軍州事周瓌爲安州節度使。

戊申，中書舍人陳乂改左散騎常侍。

辛亥，天和節，帝御長春殿，召左右街僧録威儀殿内譚經，循舊式也。

三月甲寅，制北京留守、太原尹、皇子重貴封食邑三百户，刑部侍郎張鵬改兵部侍郎。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吴越王鏐少子元球，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吴越王元瓘立，元球爲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横，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

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球宴宫中，既至，左右稱元球有刃墜於懷袖，即格殺之，並殺元珣。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己未，御史臺奏：「唐朝定令式，南衙常參文武百僚，每日朝退，於廊下賜食，謂之常食。自唐末亂離，常食漸廢，仍於入閤起居日賜食，每入閤禮畢，閤門宣放仗，羣官俱拜，謂之謝食。至僞主清泰年中，入閤禮畢，更差中使至正衙門口宣賜食，百官立班重謝，此則交失唐朝賜食之意，於禮實爲太煩。臣恐因循，漸失根本，起今後入閤賜食，望不差中使口宣，準唐明宗朝事例處分。」從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申，晉遣使來貢。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丁卯，晉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廣潛遣人請内附，不納。

己巳，遣郎君的烈古、梅里迭烈使晉。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吴徐知誥立子景通爲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温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甲戌，以右龍武統軍楊思權爲左衛上將軍。

乙亥，前鄜州節度使張萬進加檢校太傅，前宋州節度使李從敏加檢校太尉，以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薛融爲左諫議大夫，以兵部郎中段希堯爲右諫議大夫。

戊寅，以户部尚書王權爲兵部尚書，工部尚書崔居儉爲户部尚書，兵部尚書李鱗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仕裴皞爲工部尚書，東上閤門使李守貞爲右龍武將軍充職。

庚辰，車駕離京。

《冊府元龜》卷一一四《巡幸三》　辛巳，帝寅時離偃師，至孝義食，巳時至鞏縣。

壬午，帝丑時離鞏縣，汜水食，上馬至滎陽。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四月癸未朔，至鄭州，防禦使白景友進牲餼器皿。

甲申，駕入汴州。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地震。

幸平地松林，觀潢水源。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丁亥，大赦。

《冊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戊子，房彦儒又進絹五千疋。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辛卯，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進助國錢。

契丹使宮苑使李可興來。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吴越王元瓘復建國，如同光故事。丙申，赦境内，立其子弘僔爲世子。

丁酉，加宣武節度使楊光遠兼侍中。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己亥，陝州節度使、侍衛都虞候劉知遠加檢校太保。

庚子，北京、鄴都、徐兗二州並奏旱。

《冊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己酉，秦州康福進戰馬十匹，供御馬一匹，玉鞍轡一副。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五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甲寅，幸頻蹕淀。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丙辰，敕權署汴州牙城曰大寧宮。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戊午，以前成德軍節度判官張彭爲大府卿。

壬戌，詔在朝文武臣僚，每人各進封事一件，仍須實封通進，務裨闕政，用副虚懷。

甲子，以虞部郎中、知制誥于嶠爲中書舍人，以户部郎中于邁爲虞部郎中、知制誥，故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贈司空。

乙丑，六宅使王繼弘送義州衙前收管，前洛州團練使高信送復州收管。

《冊府元龜》卷四八五《濟軍》　丁卯，許州萇從簡進助國錢五千貫、絲五千兩。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戊辰，翰林學士、户部員外郎、知制誥竇貞固改工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都官郎中、如制誥李慎儀改中書舍人，仍賜金紫，並依舊充職。

庚午，制封皇第二十一女爲長安公主，封皇第十一妹烏氏爲壽安長公主，皇第十二妹史氏爲永壽長公主，皇第十三妹杜氏爲樂平長公主。

壬申，天雄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興唐尹范延光進封臨清王，加食邑三千户；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從曮進封岐王。

《冊府元龜》卷四八五《濟軍》　甲戌，徐州安彦威進助軍錢五千貫，綿絲六萬。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丙子，平盧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建立進封臨淄王。昭信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景延廣改寧江軍節度使，典軍如故。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丁丑，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璟謚曰孝安，廟號靖祖，祖妣秦氏謚曰孝安元，曾祖郴謚曰孝簡，廟號肅祖，祖妣安氏謚曰孝簡恭，祖昱謚曰孝平，廟號睿祖，祖妣來氏謚曰孝平獻，考紹雍謚曰孝元，廟號獻祖，妣何氏謚曰孝元懿。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戊寅，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王延爲御史中丞，以翰林學士、户部侍郎、知制誥崔棁爲兵部侍郎充承旨，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程遜爲檢校禮部尚書、太常卿，以檢校吏部尚書、太常卿梁文矩爲吏部尚書，以御史中丞張昭遠爲户部侍郎，以吏部尚書盧文紀爲太子少傅。

己卯，詔大社内先收掌唐朝罪人首級等，宜令骨肉或先舊僚屬收葬，其

喪葬儀注不得過制。

六月壬午朔，制：「宗正卿石光贊奏：滎陽道左有萬石君石奮之廟，德行懿美，宜示封崇，用光遠祖之徽猷，益茂我朝之盛典。贈奮太傅。」

癸未，契丹使夷離畢來聘，致馬二百匹，及人參、貂鼠皮、走馬、木椀等物。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甲申，晉遣户部尚書聶延祚等請上尊號，及歸雁門以北與幽、薊之地，仍歲貢帛三十萬疋，詔不許。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乙酉，翰林學士、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王仁裕改都官郎中，右贊善大夫盧損改右散騎常侍，前有朝貶故也。以祕書少監致仕劉頎爲鴻臚卿致仕，前光禄少卿尹玉羽以少府監致仕。

丙戌，宰臣李崧上表讓樞密使於趙瑩，以瑩佐命之元臣也。詔不允。以前義成軍節度使李彦舜爲左武衛大將軍，以左散騎常侍唐汭爲檢校禮部尚書、國子祭酒，以前左龍武統軍李承約爲左驍衛上將軍。

戊子，宰臣趙瑩自契丹使回。

癸巳，東都奏，瀍、澗河溢，壞金沙灘内舍屋。

甲午，六宅使張言自魏府迴，奏范延光叛命。

乙未，魏府范延光男閑廄使守圖送御史臺。

攝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太保、歸州刺史王保義加檢校太傅，知武泰軍節度觀察留後，充荆南行軍司馬兼沿淮巡檢使。

丁酉，遣内班史進能押信箭一對，往滑州賜符彦饒。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爲魏府西南面都部署。

戊戌，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滑州。

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衛州。

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乙巳，范延光差牙將王知新齎表到闕，不令朝見，收付武德司。

丁未，詔侍衛使楊光遠充魏府四面都部署，以張從賓充副，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充魏府西面都部署。

己酉，以奉國都指揮使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領步騎五千往屯汜水關。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戌，侍中列率言，范延廣叛晉，引兵南向。

七月辛亥朔，詔諸部治兵甲。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壬子，右衛大將軍尹暉叛奔于吴，不克，伏誅。

右監門衛大將軍婁繼英叛降于張從賓。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癸丑，幸懷州，謁奉陵。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甲寅，奉國都指揮使馬萬奏，滑州節度使符彦饒作亂，屠害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尋以所部兵擒到彦饒，差立功都虞候方太押送赴闕。尋賜死於路。

是日，削奪范延光在身官爵。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乙卯，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丙辰，以盧順密爲果州團練使，方太爲趙州刺史。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辛酉，杜重威克汜水關。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甲子，晉遣使來告范延廣反。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丁卯，以唐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中書令、西平王李晟五代孫饑爲耀州司户參軍。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午，遣耶律裹古里使晉議軍事。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壬申，帝御崇元殿，備禮册四廟，親授寶册於使攝太尉、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使副攝司徒、守工部尚書裴皞，赴洛京行禮。

甲戌，以宰臣趙瑩判户部，以吏部侍郎判户部龍敏爲東都副留守。

詔洛京留司百官並赴闕。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丙子，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其節度使周瓌，右衛大將軍李金全討之。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鋭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八月辛巳，以許州節度使葭從簡

爲徐州節度使，以陝州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劉知遠爲許州節度使，以權北京留守、徐州節度使安彦威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癸未，晉遣使復請上尊號，不許。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丁亥，以前宋州節度使李從敏爲陝州節度使。

戊子，以尚書左丞鄭韜光爲户部尚書致仕。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庚寅，晉及太原劉知遠、南唐李昇各遣使來貢。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奔吴，遣行軍司馬張朏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暉大掠安州，將奔吴，部將胡進殺之。癸巳，以狀聞。

《册府元龜》卷四八五《濟軍》　甲午，邠州安叔千進助軍馬五千疋。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庚子，華州渭河泛溢，害稼。

宰臣馮道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實封。左僕射劉昫加特進，兼鹽鐵轉運等使。

《册府元龜》卷四八五《濟軍》　癸卯，宋州趙在禮進大小麥一萬石，同州符彦卿進助國銀一千兩、舡五隻。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乙巳，赦張從賓、符彦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丙午，詔：「天下刑獄繫囚染疾者，宜差醫工治療，官中量給藥價。事輕者仍許家人看候，合杖者俟損日決遣。」

九月庚戌朔，以前太府卿兼通事舍人陳瓚爲衛尉卿兼通事舍人。

《册府元龜》卷四八五《濟軍》　辛亥，湖南馬希範進助大茶三萬斤。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壬子，故安遠軍節度使周環贈太傅。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吴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内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老病無齒。

癸丑，令謀卒。

甲寅，以李金全爲安遠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四八五《濟軍》　丙辰，荆南高從誨進助國絹五千匹，綿綺一百匹。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戊午，以太子賓客孔昭序爲工部尚書致仕。

庚申，静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馬希杲加階爵及功臣名號，以前兵部侍郎楊凝式爲檢校兵部尚書、太子賓客，故右金吾衛上將軍羅周敬贈太傅。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癸亥，朮不姑、女直來貢。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乙丑，鄧州節度使李從璋卒，贈太師。

改興唐府爲廣晉府，興唐縣爲廣晉縣。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丙寅，吴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于齊。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辛未，遣使高麗、鐵驪。

癸酉，回鶻來貢。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以左諫議大夫、判度支王松爲尚書工部侍郎。

甲戌，貝、衛兩州奏，河溢害稼。

乙亥，以將作監王岳爲太子賓客。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十月庚辰朔，皇太后永寧節，晉及回鶻、燉煌諸國皆遣使來賀。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辛巳，禁造甲兵。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壬午，以宣徽南院使、左監門衛上將軍楊彦詢爲鄧州威勝軍節度使。詔選人試判兩道。以左司郎中張璨爲右諫議大夫，以刑部侍郎、鹽鐵轉運副使史圭爲吏部侍郎，以曹州刺史宋光業爲宣徽北院使，以左金吾衛大將軍高漢筠爲左驍衛大將軍，充内客省使，以宣徽北院使、左驍衛大將軍劉處讓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甲申，齊王誥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

乙酉，遣右丞相玠奉册詣吴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宫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吴制。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丙戌，遣使祀五嶽四瀆。故天平軍節度使閻寶追封太原郡王，故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贈太師，故瀛州刺史李嗣顒贈太尉，故相州刺史史建瑭、故代州刺史王建及並贈太保，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追封燕王。

丁亥，立徐知證爲江王，徐知諤爲饒王。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諸國使還，就遣蒲里骨皮室胡末里使其國。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己丑，唐主表讓皇改東都宫殿名，皆取於仙經。

辛卯，吴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爲公，而加官增邑。

丙申，以吴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同平章事。

丁酉，加宋齊丘大司徒。

《册府元龜》卷一三一《延賞二》 戊戌，詔曰：「恩隆加等，故有明文；道在恤孤，宜弘異渥。自去年出師已來，諸軍將較有歿於王事者，其子孫竝與量材叙録。」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乙巳，立王后宋氏爲皇后。

戊申，以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爲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吴王。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十一月庚戌，賜楊光遠空名官告，自司空至常侍凡四十道，將士立功者，得補之而後奏。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甲寅，前涇州李德充進戰馬三十匹、犛牛四頭。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乙卯，唐吴王景通更名璟。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丙辰，太子賓客王岳卒。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丁巳，襄州安從進進絹一千疋、馬二十匹。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爲吉王，景達爲壽陽公。以景遂爲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己未，遣使求醫于晉。

丁卯，鐵驪來貢。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戊辰，鎮海鎮東節度使、吴越王錢元瓘加天下兵馬副元帥，封吴越國王。

庚午，以右拾遺李濬充翰林學士。

甲戌，命太常卿程遜、兵部員外郎韋悦充吴越國王加恩使。

丙子，以户部侍郎張昭遠守本官，充翰林學士，仍知制誥。

丁丑，湖南馬希範貢寶裝龍鳳器用、結銀花果子等物。

壬午，安州李金全上言：「奉詔抽臣元隨左都押衙胡漢筠，其人染重病，候損日赴闕。」漢筠本滑吏也，從金全歷數鎮，而濫聲喧聞，帝知之，欲授以他職，免陷功臣。漢筠懼其罪，遂託疾，由是勸金全貳於朝廷，自此始也。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十二月甲申，東幸，祀木葉山。

己丑，醫來。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丙申，宋州趙在禮進助國絹三千疋。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辛丑，湖南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馬希範加食邑實封，改賜扶天佐運同德致理功臣。

甲辰，車駕幸相國寺祈雪。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明德。

《舊五代史》卷七六《高祖紀二》 以監察御史徐台符爲尚書膳部員外郎、知制誥，以右補闕史官修撰吴承範爲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左諫議大夫薛融改中書舍人，辭而不拜。尚書水部郎中、知制誥王易簡改中書舍人，故隴西郡王李嗣昭追封韓王，故横海軍節度使安審通贈太師。

天福三年、遼會同元年（戊戌、九三八）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正月戊申朔，晉及諸國遣使來賀。晉使且

言已命和凝撰《聖德神功碑》。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

己酉，百官守司，以太史先奏日蝕故也。至是不虧，內外稱賀。

壬戌，是夜以上元張燈於京城，縱都人遊樂，帝御大寧宮門樓觀之。

《册府元龜》卷一三三《褒功二》　乙丑，西京留守李周奏乞正鄉名里號。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丙寅，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和凝兼判度支；工部郎中、判度支王松改尚書刑部侍郎。户部郎中高延賞改左諫議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副使。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戊辰，遣人使晉。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壬申，以前右諫議大夫薛融爲左諫議大夫。

前興元節度使張筠卒於西京，輟視朝一日。

《册府元龜》卷四八五《濟軍》　二月戊寅，徐州萇從簡進助國錢三千貫，同州符彦卿進馬三十疋。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庚辰，左散騎常侍張允進《駁赦論》，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

甲申，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加食邑實封。

戊子，翰林學士李濬賜緋魚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吴承範爲庫部員外郎，充樞密院直學士。

乙未，御札曰：「曾有宣示百官，令進封事，今據到者未及十人。朕雖無德，自行敕後已是數月，至於假手於人，也合各有一件事敷奏，食禄於朝，豈當如是！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

丙申，制武清軍節度使馬希萼改威武軍節度使。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丁酉，獵松山。

戊戌，幸遼河東。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諸鎮皆進物以助國。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辛丑，中書上言：「《禮經》云：『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云：『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宇、邱與區也。二名不偏諱，謂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此古禮也。唐太宗二名並諱，玄宗二名亦同，人姓與國諱音聲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與古禮有異。廟諱平聲字，即不諱餘三聲，諱側聲，即不諱平聲字。所諱字正文及偏旁闕點畫，望依令式施行。」詔曰：「朝廷之制，今古相沿，道在人弘，禮非天降。方開曆數，虔奉祖宗，雖踰孔子之文，未爽周公之訓。所爲二名及嫌名事，宜依唐禮施行。」

乙巳，天和節，宴近臣於廣政殿。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丁未，詔增晉使所經供億户。

《册府元龜》卷四八五《濟軍》　三月庚戌，安州季金全進助國錢一千貫、茶三千斤。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戊午，鴻臚卿劉頎卒，贈太子賓客。

壬戌，東上閤門使、前司農卿蘇繼顔改鴻臚卿充職。

迴鶻可汗王仁美進野馬、獨峯駝、玉團、碙砂等方物。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丙寅，女直來貢。

癸酉，東幸。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甲戌，永壽長公主薨，輟朝一日。

故涇州節度觀察留後盧順密贈右驍衛上將軍。

丁丑，詔禁止私下打造鑄瀉銅器。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四月戊寅朔，如南京。

甲申，女直來貢。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唐宋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唐主答以省署未備。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乙酉，幸温泉。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丁亥，以尚書吏部侍郎盧詹爲尚書左丞。

戊子，宣武軍節度、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廣晉府行營都招討使楊光遠加兼中書令。昭義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廣晉府行營都排陣使杜重威，河陽節度使兼奉國左右廂都指揮使、廣晉府行營馬步都虞候侯益，並

加檢校太傅。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岐王李從曮進封秦王，平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臨淄王王建立進封東平王。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己丑，還宮，朝于皇太后。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甲午，泰寧軍節度使李從温、西京留守京兆尹李周、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並加兼侍中。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丁酉，女直貢弓矢。

《册府元龜》卷四八五《濟軍》　戊戌，楊光遠進草十萬束、粟三千石、大豆二千石、白米三千石。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己亥，西南邊大詳穩耶律魯不古奏党項捷。

《册府元龜》卷四八五《濟軍》　壬寅，襄州安從進助國茶一萬斤。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五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甲寅，晉復遣使請上尊號，從之。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丁巳，詔應諸州縣名犯廟諱者並改之。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爲丹楊宮，以李建勳爲迎奉讓皇使。

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屈意從之。庚申，以其子承祚爲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

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輿爲鎮海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爲臨軍使，親吏馬思讓爲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丁卯，魏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右神武統軍王周加檢校太保。

戊辰，故振武節度使李嗣本贈太尉。

己巳，詔：「中外臣僚，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及諸道節度使，並許私門立戟，仍並官給及據官品依令式處分。」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六月丙子朔，吐谷渾及女直來貢。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丁丑，右監門衛上將軍王彦璘卒。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爲！」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甲申，以太子詹事王居敏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事。

左諫議大夫薛融上疏，請罷修洛京大內，優詔褒之，尋罷營造。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河南留守高行周奏脩洛陽宮。丙戌，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況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誠非陛下脩宮館之日，俟海内平寧，營之未晚。」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丁亥，河中安審信進謝恩加官馬三十匹。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己丑，金部郎中張鑄奏：「竊見鄉村浮户，非不勤稼穡，非不樂安居，但以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爲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庚寅，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竇貞固改中書舍人充職。户部尚書致仕蕭遘卒，贈右僕射。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辛卯，南唐來貢。

癸巳，詔建日月四時堂，圖寫古帝王事于兩廡。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丁酉，詔：「尚書省司門應管諸闕令丞等，宜準唐天成四年四月四日勅，本司不得差補，祇委闕鎮使鈐轄，見差補者，並畫時勒停訖奏聞。應常帶使相節度使，自楊光遠已下凡七人，並改鄉里名號。」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壬寅，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進謝恩加官馬二十匹，銀二千兩。

甲辰，陝府李從敏進謝恩加官馬十匹，錢一萬貫。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七月丙午朔，差左諫議大夫薛融、祕書監吕琦、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皞、刑部郎中司徒詡、大理正張仁璨，同共詳定唐明宗朝編勅。

庚戌，御史中丞王延改尚書右丞，尚書右丞盧導改尚書吏部侍郎，以左諫議大夫薛融爲御史中丞。

辛酉，製皇帝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

壬戌，虞部郎中、知制誥于邁改中書舍人。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癸亥，遣使賜晉馬。

丁卯，遣鶻離底使晉，梅里了古使南唐。

戊辰，遣中臺省右相耶律述蘭迭烈哥使晉，臨海軍節度使趙思温副之，册晉帝爲英武明義皇帝。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八月丁丑，秦州節度使康福進謝恩加官銀五百兩，馬三十匹。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戊寅，以左僕射劉昫爲契丹册禮使，左散騎常侍韋勳副之，給事中盧重爲契丹皇太后册禮使。

壬午，魏府軍前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逆城來歸。

定州奏，境内旱，民多流散。

甲申，襄州奏，漢江水漲一丈一尺。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丙戌，許御署官選。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戊子，女直來貢。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己丑，蠲水旱民税。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以前澶州刺史馮暉爲檢校太保，充義成軍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乙未，鳳翔李從曮進謝恩册授秦王馬五十匹。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丙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貞固上言：「請令文武百僚，逐司之内，各奏舉一人，述其人有某能，堪爲某官某職，據所薦否臧，定舉主黜陟。」疏奏，嘉之。

宴契丹册禮使於廣政殿。

戊戌，鄆州奏，陽穀縣界河決。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庚子，吐谷渾、烏孫、靺鞨皆來貢。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辛丑，歸伶官于契丹。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詔：「魏府城下，自屯軍已來，墳墓多經剗掘，雖已差人收掩，今更遣太僕卿邢德昭往伸祭奠。」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大梁。

己酉，延光遣牙將奉表待罪。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庚戌，黑車子室韋貢名馬。邊臣奏晉遣守司空馮道、左散騎常侍韋勳來上皇太后尊號，左僕射劉昫、右諫議大夫盧重上皇帝尊號，遂遣監軍寅你已充接伴。

壬子，詔羣臣及高年，凡授大臣爵秩，皆賜錦袍、金帶、白馬、金飾鞍勒，著于令。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乙卯，詔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官一品，給門戟十六枝，中書侍郎平章事桑維翰、李崧給門戟十二枝。

己未，宣遣靜鞭官劉守威、左金吾仗勘契官王英、司天臺鷄叫學生商暉等，並赴契丹。

庚申，契丹使人往洛京般取趙氏公主。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壬戌，唐太府卿趙可封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乙丑，于闐國王楊仁美遣使貢方物。迴鶻可汗遣使貢駝馬。

丙寅，趙延壽進馬謝恩，放燕國長公主歸幽州。

范延光差節度副使李式到闕，奉表首罪，兼進玉帶一條。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己巳，赦魏州，蠲民税。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以天雄軍節度副使、檢校刑部尚書李式檢校尚書右僕射，充亳州團練使。以貝州刺史孫漢威檢校太保、隴州防禦使。以天雄軍三城都巡檢使薛霸爲檢校司空、衛州刺史。以天雄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王建爲檢校司空、虢州刺史。以天雄軍内外馬軍都指揮使藥元福爲檢校司空、深州刺史。以天雄軍内外步軍都指揮使安元霸爲檢校司空、隨州刺史。以天雄軍都監、前河陽行軍司馬李彦珣爲檢校司空、坊州刺史。

庚午，遣客省使李守貞押器幣賜魏府立功將校。

辛未，以魏府招討使楊光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廣晉尹，充天雄軍節度使。

十月乙亥，福建節度使王繼恭遣使貢方物。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丁丑，范延光差男守節、守嚴等進謝恩累差使臣安撫馬三十匹，銀一千兩，絹三十二疋。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戊寅，契丹命使以寶册上帝徽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是日，左右金吾、六軍儀仗、太常鼓吹等並出城迎引至崇元殿前，陳列如儀。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庚辰，升汴州爲東京，以洛陽爲西京，雍州爲晉昌軍。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乙酉，青州王建立進謝恩賜册禮銀器一千兩，綵帛二十疋。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丙戌，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張彦澤爲鎮國軍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裴皞爲尚書右僕射致仕。

戊子，以右金吾大將軍馬從斌爲契丹國信使，考功郎中劉知新副之。以前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安審琦爲晉昌軍節度使，行京兆尹。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辛卯，宋州趙在禮進助國錢二萬貫。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壬辰，以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桑維翰兼兵部尚書，皆罷樞密使。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己）〔乙〕未，契丹使梅里來。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丙申，魏府楊光遠進謝恩允臣朝覲馬三匹，絹一千疋，玉腰帶、金酒器等。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戊戌，大赦天下，以魏府初平故也。

庚子，楊光遠朝覲到闕，對於便殿，錫賚甚厚。

于闐國王李聖天册封爲大寶于闐國王。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壬寅，徐州萇從簡進錢一千貫，絹一千疋。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十一月甲辰，樞密直學士、祠部員外郎吴涓可金部郎中、知制誥，樞密直學士、庫部員外郎吴承範可祠部郎中、知制誥。

乙巳，鄆州范延光來朝。

丙午，封閩王昶爲閩國王，加食邑一萬五千户。又以中吴建武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蘇州誠州刺史錢元瓘爲太傅，以清海軍節度使、廣州刺史錢元璙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仍改名元懿。應付魏府行營將校及六軍諸道、本城將校等，並與加恩。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丁未，范延光又進絲十萬兩，耀州團練使安元信進添都馬二十五匹。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戊申，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判户部趙瑩兼吏部尚書。以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王繼恭爲特進、檢校太傅，仍封臨海郡王。以魏博節度使楊光遠爲守太尉、洛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判度支和凝改尚書户部侍郎充職。

庚戌，鄆州范延光上表乞休退，詔不允。

辛亥，升廣晉府爲鄴都，置留守。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壬子，皇太后御開皇殿，馮道、韋勳册上尊號曰廣德至仁昭烈崇簡應天皇太后。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甲寅，以范延光爲太子太師致仕。

丙辰，以祕書監吕琦爲禮部侍郎，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改天平軍節度使，昭義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杜重威改忠武軍節度使，忠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改歸德軍節度使，前河陽節度使兼奉國左右廂都指揮使侯益改昭義軍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丁巳，鄴都副留守、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進謝恩馬十匹，絹一千疋，玉腰帶一條，金匣盛金酒器一副。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

戊午，以景爲耀州團練使。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癸亥，割濮州濮陽縣隸澶州。詔許天下私鑄錢，以「天福元寶」爲文。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甲子，行再生柴册禮。

丙寅，皇帝御宣政殿，劉昫、盧重册上尊號曰睿文神武法天啓運明德章信至道廣敬昭孝嗣聖皇帝。大赦，改元會同。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

《册府元龜》卷五二《崇釋氏二》　庚午，西京左右街僧録可肇等齎佛牙到闕，宣付汴京收掌。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壬申，前西京留守高行周進絹一千疋，馬十匹。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十二月甲戌朔，以前兵部尚書梁文矩爲太子少師，以鎮州節度副使符蒙爲右諫議大夫，以吏部郎中曹國珍爲左諫議大夫。

丙子，以前涇州彰義軍節度使李德珙爲晉州建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皇太子、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貴爲檢校太傅、開封尹，封鄭王，加食邑三千户。

戊寅，制以大寶于闐國進奉使、檢校太尉馬繼榮可鎮國大將軍，使副黄門將軍、國子少監張再通可試衛尉卿，監使殿頭承旨、通事舍人吴順規可試將作少監。迴鶻使都督李萬金可歸義大將軍，監使雷福德可順化將軍。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己卯，新授鄴都留守高行周進謝恩馬十匹，絹一千疋，銀器三百兩，内宴錢一萬貫。

乙酉，湖南馬希範進御車一乘，金漆柏木鏤金花板，銀裝真珠、車渠，紅絲網囊。

《舊五代史》卷七七《高祖紀三》　戊子，以河陽潛龍舊宅爲開晉禪院，邢州潛龍舊宅爲廣法禪院。

龍武統軍李從昶卒，輟朝一日，贈太尉。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戊戌，遣同括、阿鉢等使晉，制加晉馮道守太傅，劉昫守太保，餘官各有差。

天福四年、遼會同二年（己亥、九三九）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正月癸卯，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乙巳，以受晉册，遣使報南唐、高麗。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丙午，召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宴于便殿。

丁未，以西京副留守龍敏爲吏部侍郎。

戊申，盜發唐閔帝陵。

己酉，朔方軍節度使張希崇卒，贈太師。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辛亥，以澶州防禦使太原張從恩爲樞密副使。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甲寅，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寧江軍節度使景延廣爲義成軍節度使，以義成軍節度使馮暉爲朔方軍節度使。

乙卯，左諫議大夫曹國珍上言：「請於内外臣僚之中，選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後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集，俾無漏落，别爲書一部，目爲《大晉政統》。」從之。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丙辰，晉遣使謝免沿邊四州錢幣。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辛酉，以前晉昌軍節度使李周爲靜難軍節度使。

是日，封皇第十一妹安定郡主爲延慶長公主，皇第十二妹廣平郡主爲清平長公主。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乙丑，唐主許之。

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

己卯，唐主爲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

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

庚寅，唐主更名昇。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辛卯，改東京玉華殿爲永福殿。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癸巳，謁太祖廟，賜在京吏民物，及内外羣臣官賞有差。

丁酉，加兼侍中、左金吾衛上將軍王鄴檢校太尉。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宰臣馮道、左散騎常侍韋勳、禮部員外郎楊昭儉自契丹使迴。

庚子，以天和節宴羣官於廣政殿，賜物有差。

三月癸卯朔，左僕射劉昫、給事中盧重自契丹使迴，頒賜器幣如馮道等。

乙巳，迴鶻可汗仁美遣使貢方物，中有玉狻猊，實奇貨也。

丙午，涇州節度使張萬進卒，贈太師。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戊申，女直來貢。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庚戌，唐主追尊吴王恪爲定宗孝静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廟號及謚。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丙辰，頒《調元歷》。靈州戍將王彦忠以懷遠城反。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丁巳，封皇子述律爲壽安王，罷撒葛爲太平王。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己未，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歸德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忠武軍節度使杜重威，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平軍節度使趙在禮封衛國公。

庚申，遣内臣趙處玭以版詔徵華山隱者前右拾遺鄭雲叟、玉笥山道士羅隱之。

辛酉，封迴鶻可汗仁美爲奉化可汗。

癸亥，以左龍武統軍皇甫遇爲鎮國軍節度使，張彦澤爲彰義軍節度使。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己巳，大赦百姓。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四月壬申朔，以河中節度副使薛仁謙爲衛尉卿。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乙亥，幸木葉山。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丙子，以汝州防禦使宋彦筠爲同州節度使。以護聖左右軍都指揮使李懷忠爲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領壽州忠正軍節度使。以奉國左右廂都指揮使郭謹爲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夔州寧江軍節度使。

戊寅，詔廢長春宫使額。

己卯，改明德殿爲滋德殿，宫城南門同名故也。以華州節度使劉遂凝爲右龍武統軍，以右龍武統軍張廷蘊爲絳州刺史。

庚辰，徵前右拾遺鄭雲叟爲右諫議大夫，玉笥山道士羅隱之賜號希夷先生。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辛巳，唐主祀南郊。

癸未，大赦。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悦權判太常卿，以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和凝爲翰林學士承旨。樞密院學士、尚書倉部郎中司徒詡，樞密院學士、尚書工部郎中顔衍並落職守本官，樞密副使張從恩改宣徽使；初廢樞密院故也。

丙戌，以韓昭裔爲兵部尚書致仕，馬裔孫爲太子賓客致仕，房暠爲右驍衛大將軍致仕，皆唐末帝之舊臣也。

戊子，升永、岳二州爲團練使額，改湘川縣爲全州，從馬希範之奏也。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癸巳，東京路奏狼食人。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五月壬寅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

癸卯，以左僕射劉昫兼太子太保，封譙國公。

乙巳，昭順軍節度使姚彦章卒。

升靈州方渠鎮爲威州，隸於靈武，改舊威州爲清邊軍。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丁未，以所貢物賜羣臣。

戊申，回鶻單于使人乞授官，詔第加刺史、縣令。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加天策上將軍。以前邠州節度使安叔千爲滄州節度使。

庚戌，虞部郎中楊昭儉可本官知制誥。

辛亥，置靜海軍於温州，從錢元瓘之請也。

壬子，以侍御史盧價爲户部員外郎、知制誥。户部尚書崔居儉卒。

甲寅，詔止絶朝臣，不得外州府求覓表狀，奏薦交親。

乙卯，升金州爲節鎮，以懷德軍爲使額。以齊州防禦使潘環爲懷德軍節度使。右諫議大夫致仕鄭雲叟賜號逍遥先生，仍給致仕官俸。

丁巳，以刑部尚書姚顗爲户部尚書，以兵部侍郎、權判太常卿事崔梲爲尚書左丞，以工部侍郎任贊爲兵部侍郎，以禮部尚書李懌爲刑部尚書，以左丞盧詹爲禮部尚書，以左散騎常侍韋勳爲工部侍郎。

庚申，廢華清宫爲靈泉觀。

辛酉，御史臺奏：「省郎知雜之時，赴臺禮上，軍巡邸吏之輩，咸集公參，赤縣府司，悉呈杖印。今後年深御史判雜上事，欲依前例。」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乙丑，以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爲康化節度使；璉固辭，請終喪，從之。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丙寅，以鎮海軍衙内統軍、上直馬步軍都監、檢校太傅、睦州刺史陸仁章爲同平章事，遥領遂州武信軍節度使。以鎮海軍興武左右開道都指揮使、明州刺史仰仁銓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從錢元瓘之請也。

六月辛未朔，陳郡民王武穿地得黄金數餅，州牧取而貢之，帝曰：「宿藏之物，既非符寶，不合入官。」命付所獲之家。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丁丑，雨雪。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庚辰，西京大風雨，應天福門屋瓦皆飛，鴟吻俱折。

辛卯，詔禮部貢舉宜權停一年。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乙未，閩主徙居長春宫。

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癸卯，以華清宫使李琪爲右領軍衛上將軍。

甲辰，以定州節度使皇甫遇爲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尉，以潞州節度使侯益爲徐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乙巳，閩北宫火，焚宫殿殆盡。

戊申，薛融等上所定編敕，行之。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庚戌，吐谷渾來貢。

乙卯，敞史阿鉢坐奉使失職，命笞之。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丙辰，敕：「先令天下公私鑄錢，今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壬戌，以太子少師梁文矩爲太子太保致仕。

閏七月庚午朔，百官不入閤，雨霑服故也。

壬申，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桑維翰爲檢校司空、兼侍中、相州彰德軍節度使，以彰德軍節度使王庭胤爲義武軍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甲戌，宴羣臣於廣政殿。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二人怨之。

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宫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羲於瓦礫中，呼萬歲。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壬午，濮州刺史武從諫勒歸私第，受贓十五萬故也。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癸未，乙室大王坐賦調不均，以木劍背撻而釋之；并罷南、北府民上供，及宰相、節度諸賦役非舊制者。

乙酉，遣的烈賜晉烏古良馬。

己丑，以南王府二刺史貪贓，各杖一百，仍繫虞候帳，備射鬼箭；選羣臣爲民所愛者代之。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壬辰，宴羣臣於永福殿，賜物有差。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丁酉，故皇子河南尹重乂妻號國夫人李氏落髮爲尼，賜名悟因，仍錫紫衣、法號及夏臘二十。

八月己亥朔，河決博平，甘陵大水。

辛丑，以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馮道爲守司徒、兼侍

中，封魯國公。

壬寅，詔曰：「皇圖革故，庶政惟新，宜設規程，以諧公共。其中書印祇委上位宰臣一人知當。」

戊申，前兵部尚書王權授太子少傅致仕。

己酉，以天下兵馬副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大師、行中書令、吳越王錢元瓘爲天下兵馬元帥。

壬子，升亳州爲防禦使額，依舊隸宋州。

丙辰，司天監馬重績等進所撰新曆。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乙丑，晉遣使貢歲幣，奏輸戊、亥二歲金幣于燕京。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九月辛未，以右羽林統軍周密爲鄜州節度使。

癸酉，升麥州爲武勝軍額。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甲戌，阻卜阿離底來貢。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丁丑，宴羣臣於永福殿。契丹使粘木孤來聘，致牛馬等物。

己卯，遥領洮州保順軍節度使鮑君福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湖州諸軍事。

辛巳，相州節度使桑維翰上言：「管内所獲賊人，從來籍没財産，請止之。」詔：「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律定罪，不得没納家資，天下諸州準此。」

癸未，封唐許王李從益爲郇國公，奉唐之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

丙戌，高麗王王建遣使貢方物。

己丑，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崧權判集賢殿事。

庚寅，詔停寒食、七夕、重陽及十月暖帳内外郡官貢獻。

丙申，以威勝軍節度副使羅周岳爲給事中，中書舍人李詳改禮部侍郎，禮部侍郎吕琦改刑部侍郎，刑部侍郎王松改户部侍郎，户部侍郎閻至改兵部侍郎，中書舍人王易簡充史館修撰，判館事。

十月戊戌朔，故昭信軍節度使白奉進贈太尉。

丙午，以太常卿程遜没于海，廢朝一日，贈右僕射。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丁未，上以烏古部水草肥美，詔北、南院徙三石烈户居之。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庚戌，閩王王昶、威武軍節度使王繼恭遣僚佐林思、鄭元弼等朝貢，致書於宰執，無人臣之禮。帝怒，詔令不受所貢。

丙辰，谿州刺史彭士愁，以錦、獎之兵與蠻部萬人掠辰、澧二境，湖南節度使馬希範遣牙兵拒之而退。金州山賊度從讜等寇洵陽，遣兵討平之。

十一月甲戌，以太子賓客李延範爲司農卿。

乙亥，詔立唐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於洛陽。

丁丑，祠部郎中、知制誥吴承範改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貞固改御史中丞，御史中丞薛融改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王延改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崔梲改太常卿。

戊寅，史館奏：「請令宰臣一人撰録《時政記》，逐時以備撰述。」從之。

己卯，吏部侍郎龍敏改尚書左丞。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丁亥，鐵驪、燉煌並遣使來貢。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戊子，契丹遣其臣遥折來使，遂如吴越。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己丑，以太子賓客楊凝式爲禮部尚書致仕。詔建錢鑪於欒川。

丙申，諫議大夫致仕逍遥先生鄭雲叟卒。

十二月丁酉朔，百官不入閤，大雪故也。

己亥，故皇子重英妻張氏落髮爲尼，賜名悟慎，并夏臘二十。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庚子，鈎魚于土河。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己酉，宴羣臣於永福殿。

《舊五代史》卷七八《高祖紀四》 庚戌，禮官奏：「來歲正旦，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玄同之樂》；再飲，奏《文同之樂》；三飲，奏同前。」從之，歌辭不録。

丙辰，詔今後城郭村坊，不得創造僧尼院舍。

丁巳，帝謂宰臣曰：「大雪害民，五旬未止，京城祠廟，悉令祈禱，了無其驗，豈非涼德不儲，神休未洽者乎？」因令出薪炭米粟給軍士貧民等。

壬戌，禮官奏：「正旦上壽，宫懸歌舞未全，且請雜用九部雅樂，歌教坊

法曲。」從之。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甲子，回鶻使者傔人有以刃相擊者，詔付其使處之。

天福五年、遼會同三年（庚子、九四〇）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正月丁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

帝憐之，辛未，詔釋元弼等。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壬申，蜀人寇西鄙，羣盜張達、任康等劫清水德鐵之城以應之。

癸酉，湖南奏，閩人殺王昶，夷其族，王延羲因民之欲而定之。

甲戌，遣宣徽使楊彦詢使於契丹。

辛巳，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加檢校太尉。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戊子，吴越王遣使來貢。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己丑，迴鶻可汗仁美遣使貢良馬白玉，謝册命也。

庚寅，以二王後前右贊善大夫、襲鄫國公楊延壽爲太子左諭德，三恪汝州襄城縣令、襲介國公宇文頡加食邑三千户。

辛卯，升絳州爲防禦州。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壬辰，遣陪謁、阿鉢使晉致生辰禮。晉以并、鎮、忻、代之吐谷渾來歸。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癸巳，以左神武統軍陸思鐸爲右羽林統軍，以隴州防禦使何福進爲右神武統軍。

甲午，太常少卿裴羽奏：「請追謚唐莊宗皇后劉氏爲神閔敬皇后，明宗皇后曹氏請追謚爲和武憲皇后，閔帝魯國夫人孔氏請追謚爲閔哀皇后。」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楚劉勍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獠、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暠帥諸酋長納溪、錦、獠三州印，請降於楚。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丙申，河中節度使安審信奏：「軍校康從受、李崇、孫大裕、張崇、于千等以所部兵爲亂，尋平之，死者五百人。」

二月丁酉朔，沙州歸義軍節度使曹義金卒，贈太師，以其子元德襲其位。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己亥，奚王勞骨寧率六節度使朝貢。

庚子，烏古遣使獻伏鹿國俘，賜其部夷離堇旗鼓以旌其功。

壬寅，女直來貢。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乙巳，御史中丞竇貞固奏：「國忌日，宰臣跪爐焚香，文武百僚列坐。竊惟禮例，有所未安。今欲請宰臣仍舊跪爐，百僚依班序立。」詔可之，仍令行香之後飯僧百人，永爲定制。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戊申，湖南進卧輦一乘、御衣一襲與鳳文之靴、龍玉之帶。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庚戌，北京留守安彦威來朝，帝慰接甚厚，賜上樽酒。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辛亥，墨離鶻末里使回鶻阿薩蘭還，賜對衣勞之。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壬子，升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正二品。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乙卯，鴨渌江女直遣使來覲。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丁巳，青州節度使、東平王王建立來朝。

己未，以中書門下侍郎爲清望正三品，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爲清望正四品。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閩王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

曦遣統軍使潘師逵、吴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逵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吴越，壬戌，吴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内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

諫，不聽。

《冊府元龜》卷五二《崇釋氏二》　甲子，天和節，道釋賜紫衣師號者凡九十人，寺宇賜名額者凡二十五所。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三月丁卯朔，左散騎常侍張允改禮部侍郎。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戊辰，師逵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遣使使晉，報幸南京。

己巳，如南京。

辛未，命惕隱耶律涅離骨德率萬騎先驅。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宋州歸德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加特進，改鄴都留守、廣晉尹，典軍如故。以兗州節度使李從温爲徐州節度使，以北京留守安彦威爲宋州節度使。

壬申，詔朝臣覲省父母，依天成例頒賜茶藥。

癸酉，以青州節度使王建立爲昭義軍節度使，進封韓王，仍割遼、沁二州爲昭義屬郡。

以晉州節度使李德珙爲北京留守，以潞州節度使皇甫遇爲晉州節度使。

甲戌，以給事中李光廷爲左散騎常侍，亳州團練使李式爲給事中。

乙亥，相州節度使桑維翰加檢校司徒，改兗州節度使。許州節度使杜重威改鄆州節度使，河中節度使安審信改許州節度使。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丙子，魯不姑上党項俘獲數。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丁丑，長安公主出降駙馬都尉楊承祚。

戊寅，詔：「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於兩省上事，宰臣押角之禮。及第舉人與主司選勝筵宴，及中書舍人靴鞋接見舉人。兼兵部、禮部引人過堂之日幕次酒食會客，悉宜廢之。」

己卯，以前樞密使劉處讓爲相州節度使。

辛巳，湖南遣牙將劉勍領兵大破溪峒羣蠻，收溪、錦、獎三州。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癸未，獵水門，獲白鹿。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丁亥，以秦州節度使康福爲河中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侯益爲秦州節度使。

庚寅，御明德樓，餞送昭義軍節度使王建立，賜玉斧、蜀馬。

甲午，詔吏部三銓，聽四時選，擬官旋奏，不在團甲之限。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乙未，晉及南唐各遣使來覲。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四月丙申朔，宴羣臣於永福殿。

戊戌，曹州防禦使石暉卒，帝之從弟也。

己亥，罷洛陽、京兆進苑囿瓜菓。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庚子，至燕，備法駕，入自拱辰門，御元和殿，行入閤禮。

壬寅，遣人使晉。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右僕射致仕裴皞卒，贈太子太保。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蜀太保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季良請與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分判三司，癸卯，蜀主命季良判户部，昭裔判鹽鐵，業判度支。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乙巳，幸留守趙延壽別墅。

丙午，晉遣宣徽使楊端、王眺等來問起居。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庚戌，以滄州節度使馬全節爲安州節度使。

禮部侍郎張允奏，請廢明經、童子科，從之。

《冊府元龜》卷九九五《交侵》　辛亥，北京奏契丹于越王進寧掠山後諸蕃，退止於青塚。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壬子，御便殿，宴晉及諸國使。

丙辰，晉遣使進茶藥。

《冊府元龜》卷五〇《崇儒術二》　辛酉，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襲文宣公孔仁玉爲兗州曲阜縣令。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壬戌，御昭慶殿，宴南京羣臣。

癸亥，晉遣使賀端午，以所進節物賜羣臣。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甲子，吴越孝獻世子弘僔卒。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乙丑，南唐進白龜。

五月庚午，以端午宴羣臣及諸國使，命回鶻、燉煌二使作本俗舞，俾諸使觀之。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癸酉，宋州貢瑞麥兩歧。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庚辰，晉遣使進弓矢。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吴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于城之西北。

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未，仁詮等夜遁。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甲申，以前徐州節度使萇從簡爲右金吾衞上將軍。

丙戌，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詔新授安州節度使馬全節以洛、汴、汝、鄭、單、宋、陳、蔡、曹、濮十州之兵討之，以前鄜州節度使安審暉爲副，以内客省使李守貞爲都監，仍遣供奉官劉彦瑤奉詔以諭金全。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戊子，閱騎兵於南郊。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辛卯，昭義節度使韓王王建立薨，輟朝二日，册贈尚書令。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六月乙未朔，東京宰相耶律羽之言渤海相大素賢不法，詔僚佐部民舉有才德者代之。

丙申，閱步卒於南郊。

庚子，晉及轄剌骨只遣使來見。

壬寅，駕發燕京，命中書令蕭翰隱部諸道軍于長坐營。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少府監致仕尹玉羽卒。

癸卯，淮南使李承裕代李金全，金全南走，承裕以淮兵二千守其城。

甲辰，馬全節自應山縣進軍於大化鎮。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丙午，安審暉追敗唐兵於黄花谷，段處恭戰死。

丁未，審暉又敗唐兵於雲夢澤中。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戊申，與鄂州賊軍陣於安陸之南，三戰而後克之，斬首三千級，生擒千餘人。

是日，削奪李金全官爵。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癸丑，次奉聖州。

甲寅，勞軍士。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丁巳，淮夷僞校李承裕率衆掠城中資貨而遁，馬全節入城撫其遺民，遣安審暉率兵以逐承裕，擒而斬之。

癸亥，道士崇真大師張薦明賜號通玄先生。

七月甲子朔，降安州爲防禦使額，以申州隸許州。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乙丑，帝賜鄭元弼等帛，遣歸。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丙寅，安州節度使馬全節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度使。前鄜州節度使安審暉加檢校太傅，爲威勝軍節度使。

丁卯，湖南奏：遣天策府步騎將張少敵領兵五萬，樓船百艘，次於岳陽，將進討淮夷也。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李金全之叛也，安州馬步副都指揮使桑千、威和指揮使王萬金、成彦温不從而死，馬步都指揮使龐守榮誚其愚，以徇金全之意。己巳，詔贈賈仁沼及桑千等官，遣使誅守榮於安州。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獵猾底烈山。

癸酉，朝于皇太后。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甲戌，宣徽使楊彦詢加檢校太傅，充安國軍節度使。

乙亥，户部尚書致仕鄭韜光卒，贈右僕射。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丙子，從皇太后視人皇王妃疾。

戊寅，人皇王妃蕭氏薨。

己卯，以安重榮據鎮州叛晉，詔征南將軍柳嚴邊備。

丙戌，徙人皇王行宫於其妃薨所。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戊子，宿州奏，淮東鎮移牒云：本國奏書於上國皇帝，曰：「久增景慕，莫會光塵，但循戰國之規，敢預睦鄰之道。一昨安州有故，脱難相歸，邊校貪功，乘便據壘，矧機宜之孰在，顧茫昧以難申。否臧皆凶，乃大《易》之明義，進取不止，亦聖人之厚顔。適屬暑

雨稍頻，江波甚漲，指揮未到，事實已違。今者猥沐睿咨，曲形宸旨，歸其俘獲，示以英仁。其如軍法朝章，彼此不可，揚名建德，曲直相懸。雖認好生，匪敢聞命。其杜光鄴等五百七人，已令却過淮北。」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辛卯，晉遣使請行南郊禮，許之。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八月甲午朔，宴羣臣於永福殿。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丁酉，帝觀稼於西郊。

己亥，詳定院以先奉詔詳定冬正朝會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上之。

庚子，以前金州防禦使田武爲金州懷德軍節度使。

辛丑，升復、郢二郡爲防禦使額。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壬寅，遣使南唐。

乙巳，阻卜、黑車子室韋、迭烈等國來貢。

南唐遣使求青氈帳，賜之。

戊申，以安端私城爲白川州。

辛亥，鼻骨德使乞賜爵，以其國相授之。

甲寅，阻卜來貢。

乙卯，置白川州官屬。

丙辰，詔以于諧里河、臚朐河之近地，給賜南院歐董突呂、乙斯勃、北院温納何剌三石烈人爲農田。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丁巳，唐主立齊王璟爲太子，兼大元帥，録尚書事。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戊午，左龍武統軍相里金卒，廢朝一日，贈太師。

己未，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卒於河陽，廢朝二日，贈太師。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唐齊王璟固辭太子，九月乙丑，唐主許之，詔中外致牋如太子禮。

丁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和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巳，鄴都留守劉知遠入朝。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庚午，侍中崔窮古言：「晉主聞陛下數游獵，意請節之。」上曰：「朕之畋獵，非徒從樂，所以練習武事也。」乃詔諭之。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辛未，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上曰：「法外税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翰林學士李澣輕薄，多酒失，上惡之，丙子，罷翰林學士，併其職於中書舍人。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丁丑，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慎儀爲右散騎常侍，以翰林學士、左右補闕李澣爲吏部員外郎，以右散騎常侍趙元輔爲太子賓客，以太子賓客韓惲爲兵部尚書，以右諫議大夫段希堯爲萊州刺史。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辛巳，閱稼于沙臺。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壬午，邊將奏破吐谷渾，擒其長。詔止誅其首惡及其丁壯，餘並釋之。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甲申，西京留守楊光遠加守太尉、兼中書令，充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丙戌，晉遣使貢名馬。

戊子，女直及吴越王遣使來貢。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十月丁酉，制：天下兵馬元帥、鎮海鎮東浙江東西等道節度使、中書令、吴越王錢元瓘加守尚書令，充天下兵馬都元帥。

戊戌，户部尚書姚顗卒，廢朝一日，贈右僕射。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辛丑，遣剋郎使吴越，略姑使南唐。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壬寅，唐大赦，詔中外奏章無得言「睿」、「聖」，犯者以不敬論。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癸卯，湖南上言：福建王延羲與弟延政互起干戈，内相侵伐。

甲辰，升萊州爲防禦使額，以汝州防禦使楊承貴領之。以新授萊州刺史段希堯爲懷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唐主巡東都，乙巳，唐主命齊王璟監國。

光政副使、太僕少卿陳覺以私憾奏泰州刺史褚仁規貪殘。丙午，罷仁規

爲扈駕都部署，覺始用事。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丁未，契丹使舍利來聘致馬百疋及玉鞍、狐裘等。

己酉，宴羣臣於永福殿，賜帛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庚戌，唐主發金陵。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辛亥，宴東平王楊光遠於萬歲殿。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癸丑，詔：「今後竊盜贓滿五匹者處死，三匹已上者決杖配流，以盜論者准律文處分。」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甲寅，至江都。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庚申，晉遣使貢布，及請親祠南嶽，從之。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十一月壬戌，遥領遂州武信軍節度使、鎮海軍衙内統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陸仁璋卒，贈太子太傅。

甲子，滑州節度使景延廣加檢校太傅，改陝州保義軍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爲義成軍節度使。

戊辰，曹州防禦使石贇加檢校太保，充河陽三城節度使。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己巳，南唐遣使奉蠟丸書言晉密事。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庚午，以翰林學士、户部侍郎張昭遠爲兵部侍郎。

丙子，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始用二舞。

丁丑，吴越國進奉使陳元亮進《冬日觀仗詩》一首，帝覽之稱善，賜服馬器幣。

癸未，移德州長河縣，大水故也。

甲申，制授閩國王延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福州威武軍節度使，封閩國王。以兩浙西南面安撫使錢元懿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遥領廣州清海軍節度使。又以恩州團練使錢鐸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遥領楚州順化軍節度使。

丁亥，割衛州黎陽縣隸滑州。

十二月壬辰朔，遥領洮州保順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湖州軍州事鮑君福卒，贈太傅。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率百僚謁太祖行宫。

甲午，燔柴，禮畢，祠于神帳。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丙申，詔：故静海軍兼東南面安撫制置使、檢校太傅、温州刺史錢弘叟贈太子太傅，故吴越兩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尉錢弘傳贈太子太師。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遣使使晉。

丙辰，詔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

丁巳，詔燕京皇城西南堞建涼殿。

天福六年、遼會同四年（辛丑、九四一）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正月辛酉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壬戌，以乙室、品卑、突軌三部鰥寡不能自存者，官爲之配。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甲子，同州指揮使成殷謀亂事洩，伏誅。

乙丑，青州奏，海凍百餘里。

丙寅，遣供奉官張澄等領兵二千，發并、鎮、忻、代四州山谷吐渾，令還舊地。

戊辰，詔：「應諸州無屬州錢處，今後冬至、寒食、端午、天和節及諸色謝賀，不得進貢。」

壬申，以左司郎中趙上交爲諫議大夫。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丙子，南唐遣使來貢。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戊寅，封唐叔虞爲興安王，臺駘神爲昌寧公，差給事中張璨、户部郎中張守素就行册禮。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庚辰，涅剌、烏隗部獻党項俘獲數。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丙戌，故皇第二叔、檢校司徒萬友贈太師，皇第三叔、檢校司空萬銓贈太尉，皇兄、故檢校左僕射敬儒贈太傅。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己丑，詔定征党項功。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二月辛卯，詔：「天下郡縣，不得以天和節禁屠宰，輒滯刑獄。」

壬辰，置浮橋於德勝口。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彰義節度使張彦澤欲殺其子，掌書記張式素爲彦澤所厚，諫止之。

癸（未）〔巳〕，式至涇州，彦澤命決口、剖心，斷其四支。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甲午，詔：「諸衞上將軍月俸舊三十千，令增至五十千。」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丙申，皇太子獲白麝。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戊戌，以三恪汝州襄城縣令、襲介國公宇文頡爲太子率更令。

己亥，詔户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等同修《唐史》，仍以宰臣趙瑩監修。

壬寅，以三白渠制置使張璨爲給事中。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甲辰，晉遣使進香藥。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戊申，詔侯伯來朝，君臣相見，賞宴貢奉，今後宜停。

癸丑，長安公主薨，帝之長女也，笄年降於駙馬楊承祚，帝悼惜之甚，輟視朝二日，追贈秦國公主。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丙辰，加衞聖馬步都指揮使、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趙廷隱樞密使、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張公鐸檢校官，並罷其節度使。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丁巳，詔有司編《始祖奇首可汗事迹》。

《册府元龜》卷二《誕聖》　戊午，天和節，宴羣臣於廣政殿，賜道釋紫衣、師號并寺額。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己未，晉遣楊彦詢來貢，且言鎮州安重榮跋扈狀，遂留不遣。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三月甲子，河中節度使康福進封許國公。

乙丑，左驍衞上將軍李承約卒。

癸酉，詔天福四年終已前，百姓所欠夏秋租稅，一切除放。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甲戌，以翰林學士承旨李昊知武寧軍，散騎常侍劉英圖知保寧軍，諫議大夫崔鑾知武信軍，給事中謝從志知武泰軍，將作監張讚知寧江軍。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四月庚寅朔，湖南奏，溪州刺史彭士愁、五溪酋長等乞降，已立銅柱於溪州，鑄誓狀於其上，以《五溪銅柱圖》上之。

丙申，詔顯義指揮使劉康部下兵五百人放還淮海。

己亥，虞部郎中、知制誥楊昭儉遷中書舍人，户部侍郎王松改御史中丞，禮部郎中馮玉改司門郎中、知制誥。

辛丑，宰臣監修國史趙瑩奏：「奉詔差張昭遠等五人同修唐史，内起居郎賈緯丁憂去官，請以刑部侍郎吕琦、侍御史尹拙同與編修。」又奏：「史館所闕唐朝實録，請下敕購求。」並從之。

壬寅，以户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價爲虞部郎中、知制誥，以昭義節度副使陳玄爲光禄卿致仕。

乙巳，齊、魯民饑，詔兗、鄆、青三州發廩賑貸。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己）〔乙〕卯，晉遣使進櫻桃。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己未，契丹使述括來。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五月庚申朔，以前邢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延州節度使，延州節度使劉景巖爲邠州節度使。故皇子杲册贈太尉，進封陳王。

庚午，涇州奏，雨雹，川水大溢，壞州郡鎮戍二十四城。

甲戌，北京遣牙將劉從以吐渾大首領白承福、念龐里、赫連功德來朝。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庚辰，吐谷渾夷離堇蘇等叛入晉。遣牒蠟往諭晉及太原守臣。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遣使奉表詣蜀，請出師金、商以爲聲援；丁亥，使者至成都。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六月辛卯，振武軍節度副使趙崇逐其節度使耶律畫里，以朔州叛，附晉。

《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五》　丙申，以前衛尉卿趙延乂爲司天監。

丁酉，詔：「今後藩侯郡守，凡有善政，委倅貳官條件聞奏，百姓官吏等不得遠詣京闕。」

壬寅，右領衛上將軍李頊卒，贈太師。

甲辰，迦葉彌陁國僧喔哩以佛牙泛海而至。

丙午，高麗國王王建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食邑一萬户。

戊午，鎮州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拽剌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於博野，仍貢表及馳書天下，述契丹援天子父事之禮，貪傲無厭，困耗中國，已繕治甲兵，將與決戰。帝發所諭而止之，重榮跋扈愈甚，由是與襄州節度使安從進潛相搆謀爲不軌。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七月己未朔，帝御崇元殿視朝。

庚申，升陳州爲防禦使額。

辛酉，以前鄧州節度使焦方爲貝州節度使。

壬戌，涇州奏，西涼府留後李文謙，今年二月四日閉宅門自焚，遣元入西涼府譯語官與來人齎三部族蕃書進之。以三司使劉審交爲陳州防禦使。

癸亥，以前鄆州節度使趙在禮爲許州節度使，以前鄴都留守、廣晉尹高行周爲河南尹、西都留守。詔改拱辰、威和、内直等軍並爲興順。

甲子，以宣徽使、權西京留守張從恩判三司。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丙寅，裹古只奏請遣使至朔令降，守者猶堅壁弗納。且言晉有貢物，命即以所貢物賜攻城將校。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唐主自以專權取吴，尤忌宰相權重，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執政歲久，欲罷之。

戊辰，罷建勳歸私第。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己巳，以鄴都留守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廣晉尹劉知遠爲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仍割遼、沁二州却隸河東。以北京留守李德珙爲廣晉尹，充鄴都留守。以昭義節度使馬全節爲邢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壬申，晉遣使進水晶硯。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甲戌，詔：「今後諸道行軍副使，不得奏薦骨肉爲殿直供奉官。」

己卯，以前陝州節度使李從敏爲昭義軍節度使，以陝州節度使景延廣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以河陽節度使石贇爲陝州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五一《慎罰》　庚辰，詔曰：「政刑所切，獄訟惟先，推窮須察於事情，斷遣必遵於條法，用弘欽恤，以致和平。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縣見禁諸色人等，宜令逐處長吏嘗切提撕，疾速決遣，每務公當，勿使滯淹。」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壬午，突厥遣使朝貢。以遥領壽州忠正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懷忠爲同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李守貞遥領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軍指揮使。

甲申，降御札，取八月五日暫幸鄴都，沿路供頓，並委所司以官物排比，州縣不得科率人户。

丙戌，以右諫議大夫趙遠爲中書舍人，吏部郎中鄭受益爲右諫議大夫，刑部郎中殷鵬爲水部郎中、知制誥。

八月戊子朔，以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爲東京留守，以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杜重威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爲東京内外兵馬都監。改奉德馬軍爲護聖。放文武百官朝參，取便先赴鄴都。

壬辰，車駕發東京。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癸巳，南唐奉蠟丸書。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己亥，至鄴都。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庚子，晉遣使進犀弓、竹矢。吴越王遣使奉蠟丸書。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壬寅，大赦。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丁未，以客省使、將作監丁知浚爲内客省使，引進使、鴻臚卿王景崇爲客省使，殿中監、判四方館事劉政恩爲引

進使。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戊申，宴文武百官于武德殿。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壬子，改鄴都皇城南門應天門爲乾明門，大明館爲都亭驛。

甲寅，遣光禄卿張澄、國子博士謝攀使高麗行册禮。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湖南遣使進金銀器及方物。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九月己未，以兵部侍郎閻至爲吏部侍郎。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辛酉，滑州言河決。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壬申，忠武建武等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行蘇州睦州刺史錢元璙進封彭城郡王，遥領廣州清海軍節度使、判婺州軍州事錢元懿爲檢校太師。

乙亥，遣前邢州節度使楊彦詢使於契丹，錫賚甚厚。

丁丑，吐渾遣使朝貢。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庚辰，宴文武百官于武德殿，諸道進奉使、夷狄來朝者亦與焉。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壬午夜，有彗星出於西方，長二丈餘，在房一度，尾跡穿天市垣東行，踰月而滅。

丙戌，兗州上言，水自西來，漂没秋稼。

十月丁亥朔，遣鴻臚少卿魏玭等四人，分往滑、濮、鄆、澶視水害苗稼。

己丑，詔以胡梁度月城爲大通軍，浮橋爲大通橋。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吴越王錢元瓘進金帶一條、金器三百兩、銀八千兩、綾三千疋、金條紗五百疋、綿五萬兩、茶三萬斤。

辛卯，又進象牙、諸色香藥、軍器、金裝茶、牀、金銀、鞍器、細茶、法酒事件萬餘。

甲午，湖南貢諸色香藥、蠟面含膏、茶。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辛丑，有司奏燕、薊大熟。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壬寅，詔唐梁國公狄仁傑可贈太師。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癸卯，吴越王遣使來貢。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丁未，鄭王夫人張氏薨。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壬子，福州王延羲遣使進銀四千兩、象牙二十株、葛五十疋、乾姜、蕉、乳香、沉香、玳瑁諸物，謝恩加官。

癸丑，福建進度支户部商税葛八千八百八十疋。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甲寅，遣太子賓客聶延祚、吏部郎中盧撰持節册天下兵馬元帥、守尚書令、吴越國王錢元瓘。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十一月戊午，殿中監劉政思進竹牛角五對。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甲子，以御史中丞王松爲尚書右丞，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王易簡爲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張昭遠爲兵部侍郎，國子祭酒田敏以本官兼户部侍郎。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丙寅，晉以討安重榮來告。

庚午，吐谷渾請降，遣使撫諭。阻卜來貢，以其物賜左右。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辛未，太妃、皇后至自東京。

壬申，遣給事中李式、考功郎中張鑄持節册閩國王王延羲。

甲戌，太子少傅致仕王權卒，贈左僕射。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乙亥，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統軍行軍副（史）〔使〕、諸軍指揮使於文思殿，諸道進奉使亦與焉。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丙子，鴨渌江女直來貢。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丁丑，襄州安從進舉兵叛，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行營都部署，率兵討之，以前同州節度使宋彦筠爲副，以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監護焉。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己卯，殿中省進麝香、熊膽、熊蹯，從舊制也。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庚辰，以鄴都留守李德珙權東京留守，召鄭王重貴如鄴都。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壬午，以永寧、天授二節及正旦、重午、冬至、臘並受賀，著令。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安從進攻鄧州，威勝節度使安審暉據牙城拒之，從進不能克而退。癸未，從進至花山，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從恩獲其子、牙内都指揮使弘義，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州，嬰城自守。

十二月丙戌朔，徙鄭王重貴爲齊王，充鄴都留守；以李德珙爲東都留守。

丁亥，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詔荆南、湖南共討襄州。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戊子，晉遣使來告山南節度使安從進反。詔以便宜討之。

庚寅，南唐遣使奉蠟丸書。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内飢民，衆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

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爲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使王清爲馬步都虞候。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癸巳，武德使焦繼勳奏，安從進遣弟從貴領兵千人，取接均州刺史蔡行遇，尋領所部兵掩殺賊軍七百餘人，生擒安從貴，截其雙腕，却放入城。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丙申，契丹遣使者來。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戊戌，以皇子、重睿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

己亥，北面軍前奏，十三日未時，於宗城縣西南大破鎮州賊軍，殺一萬五千人，餘黨走保宗城縣。是夜三更，破縣城，前深州刺史史虔武自縛歸降，獲馬三千疋，絹三萬餘疋，餘物稱是。安重榮脱身遁走。是日，百官稱賀。

《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庚子，冀州刺史張建武等取趙州。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癸卯，削奪安從進、安重榮在身官爵。右金吾上將軍葭從簡卒，廢朝，贈太師。

乙巳，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令、吴越國王錢元瓘薨，廢朝三日，謚曰文穆。

丁未，南面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奏，今月十三日，部領大軍至襄州城下，相次降賊軍二千人。其降兵馬軍詔以「彰聖」爲號，步軍以「歸順」爲號。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戊申，晉以敗安重榮來告，遂遣楊彦詢歸。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庚戌，以權知吴越國事錢弘佐爲起復鎮軍大將軍、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封吴越國王。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辛亥，晉遣使乞罷戍兵，詔惕隱朔古班師。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壬子，杜重威部領大軍至鎮州城下。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甲寅，攻拔朔州，遣控鶴指揮使諧里勞軍。

天福七年、遼會同五年（壬寅、九四二）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正月丙辰朔，上在歸化州，御行殿受羣臣朝。以諸道貢物進太后及賜宗室百僚。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不受朝賀，用兵故也。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戊午，以前將作監李鍇爲少府監。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辛酉，追贈皇弟三人：故沂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贈太傅德再贈太尉，追封福王。故檢校太子賓客、贈太傅殷再贈太尉，追封通王。故彰聖右第三軍都指揮使長州刺史、贈太傅威再贈太尉，追封廣王。

壬戌，追贈皇子五人：故右衛將軍、贈太保重英再贈太傅，追封號王。故權東京留守、河南尹、贈太傅重乂再贈太尉，追封壽王。故皇城副使、贈太保重裔再贈太傅，追封郯王。故河陽節度使、贈太尉重信再贈太師，追封沂王。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重進再贈太傅，追封夔王。

癸亥，改鎮州爲恒州，成德軍爲順國軍。

丙寅，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趙瑩爲侍中。青州節度使楊光遠加

食邑，改賜功臣名號。兗州節度使桑維翰加檢校太保。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加兼侍中。以鄆州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杜重威爲恒州順國軍節度使，加兼侍中。皇子、廣晉尹兼功德使、齊王重貴加兼侍中。秦州節度使侯益加特進，增食邑。

丁卯，以判四方館事孟承誨爲太府卿充職。

戊辰，以滄州節度使安叔千爲邢州節度使，以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邢州節度使馬全節爲定州節度使，以定州節度使王庭胤爲滄州節度使，以前邢州節度使楊彦詢爲華州節度使。恒州立功將校王温以降等第除郡。

庚午，契丹遣使來聘。

壬申，延州節度使丁審琦加爵邑，鄧州節度使安審徽加檢校太傅，陝州節度使石贇加檢校太傅。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癸酉，遣使使晉。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乙亥，契丹遣使來聘。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景延廣加檢校太尉，改鄆州節度使，典軍如故。以前貝州節度使、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王周爲河陽節度使，加檢校太保。

丁丑，以刑部侍郎竇貞固爲門下侍郎，以禮部郎中邊歸讜爲比部郎中、知制誥。

壬午，以河陽節度使王周爲涇州節度使，以恒州節度副使王欽祚爲殿中監。

二月丁亥，皇妹、清平公主進封衛國長公主。契丹遣使來聘。

己丑，宴於武德殿，新恒州節度使杜重威已下、諸軍副兵馬使已上悉預焉，賜物有差。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壬辰，上將南幸，以諸路有未平者，召太子及羣臣議。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彰武節度使丁審琪，養部曲千人，縱之爲暴於境内。軍校賀行政與諸胡相結爲亂，攻延州，帝遣曹州防禦使何重建將兵救之，同、鄜援兵繼至，乃得免。

癸巳，以重建爲彰武留後，召審琪歸朝。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甲午，如南京。遣使使晉索吐谷渾叛者。

乙未，鼻骨德來貢。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御文思殿開宴。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己亥，以曹州防禦使何建爲延州留後。

辛丑，宰臣李崧丁母憂，起復舊任。延州蕃寇作亂，同州、鄜州各起牙兵討平之。

丙午，詔：「鄧、唐、隨、郢諸州，多有曠土，宜令人户取便開耕，與免五年差稅。」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三月乙卯朔，晉遣齊州防禦使宋暉業、翰林茶酒使張言來問起居。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己未，兵部尚書韓惲卒。

庚申，遣前齊州防禦使宋光鄴、翰林茶酒使張言使于契丹。

壬戌，分命朝臣諸寺觀禱雨。

丙寅，皇后爲妹契丹樞密使趙延壽妻燕國長公主卒於幽州，舉哀於外次。

辛未，滑州節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卒，輟朝，贈太保。

乙亥，以晉昌軍節度使安審琦爲河中節度使，以前亳州防禦使王令温爲貝州節度使。

丙子，賜宰臣李崧白藤肩輿，以起復故也。

丁丑，以晉州節度使皇甫遇爲河陽節度使，以壽州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指揮使李守貞爲滑州節度使，以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爲相州節度使，皆典軍如故。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戊寅，涇州節度使張彦澤到闕，進朝見謝恩馬九匹。

己卯，又進馬五十匹，供御金鍍銀鞍轡一副。

庚辰，又進馬五十匹，金鞍轡、全人馬甲弓箭各五十副。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閏月丙戌，以兵部郎中司徒詡爲右諫議大夫。

戊子，兗州節度使桑維翰加特進，封開國公。

庚寅，以延州留後何建爲延州節度使，以引進使兼殿中監劉政恩爲太子詹事。

壬辰，宋州節度使安彦威奏，修滑州黄河功畢，詔於河決之地建碑立廟。

丙申，以鄜州節度使周密爲晉州節度使，以左羽林統軍符彦卿爲鄜州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四〇《旌表四》　辛丑，旌表陳州西華縣人張厚門閭，仍改禮教鄉爲孝義鄉，株林里爲和順里。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壬寅，詔百官五日一度起居，日輪定兩員，具所見以封事奏聞。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丁未，御崇德殿，宴宰臣，前任見任節度、防禦、團練、刺史，統軍、行軍副使，都指揮使。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戊申，宋州節度使安彦威封邠國公，賞修河之勞也。

癸丑，涇州節度使王周奏，前節度使張彦澤在任日不法事二十六條，已改正停廢，詔褒之。

四月甲寅朔，避正殿不視朝，日蝕故也。是日，太陽不虧，百官上表稱賀。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丙辰，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刺史、行軍副使、諸軍都指揮使于崇德殿。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己未，右諫議大夫鄭受益兩疏論張彦澤在涇州之日，違法虐民，支解掌書記張式、部曲楊洪等，請下所司，明申其罪，皆留中不出。

庚申，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同詣閤門上疏，論張彦澤罪犯，詞甚懇切。

辛酉，詔：「張彦澤剋剔賓從，誅剥生聚，寃聲穢跡，流聞四方，章表繼來，指陳甚切。尚以曾施微功，特示寬恩，深懷曲法之慚，貴徇議勞之典。其張彦澤宜削一階，仍降爵一紀。其張式宜贈官，張式父鐸、弟守貞、男希範並與除官。仍於涇州賜錢十萬，差人津置張式靈柩并骨肉歸鄉，所有先收納却張式家財物畜，並令却還。其涇州新歸業户，量與蠲減税賦。」

翌日，以前涇州節度使張彦澤爲左龍武大將軍。

《册府元龜》卷一四《都邑二》　乙丑，勅改鄴都羅城及大城諸門。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戊辰，廢雄州爲昌化軍，警州爲威肅軍，其軍使委本道差補。故涇州節度掌書記張式贈尚書虞部郎中，以式父鐸爲沁州司馬致仕，弟守貞爲貝州清河縣主簿，男希範爲興元府文學。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己巳，新授龍武軍大將軍張彦澤進謝恩馬十匹。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甲戌，詔皇子、齊王就前河中府節度使康福第，以教坊樂宴會前，見任節度使。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丙子，晉遣使進射柳鞍馬。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丁丑，〔漢〕高祖殂。【略】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玢。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戊寅，前慶州刺史米廷訓追奪在身官爵，配流麟州，坐姦妻兄之女也。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五月甲申朔，荆南遣使進賀端午白金茜緋簟扇等物。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戊子，禁屠宰。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爲計。

己亥，始有疾。

乙巳，尊太妃劉氏爲皇太后。

丙午，〔唐主〕以〔宋〕齊丘爲鎮南節度使。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丁未，工部侍郎韋勳改刑部侍郎。

壬子，以左散騎常侍李光廷爲祕書監，給事中蕭愿爲右散騎常侍，左諫議大夫曹國珍爲給事中，太常卿裴坦爲左諫議大夫。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六月癸丑朔，晉齊王重貴遣使來貢。

《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紀》　丙辰，吐渾使念醜漢來。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丁巳，以兗州節度使桑維翰爲晉昌軍節度使，以前許州節度使安審琦爲兗州節度使。襄州都部署高行周奏，安從進觀察判官李光圖出城請援，送赴闕。

《册府元龜》卷九八〇《通好》　辛酉，契丹遣達剌於來使。

癸亥，遣殿直張延杲使於契丹。

《舊五代史》卷八〇《高祖紀六》　乙丑，帝崩於保昌殿，【略】遺制齊王重貴於柩前即皇帝位。

後晉出帝部（起公元九四二年，迄公元九四七年）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爲唐莊宗騎將，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貴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

天福七年、遼會同五年（壬寅、九四二）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六月丁卯，賜侍衛諸軍將校錢一百貫下至五貫，以初即位示賚也。

戊辰，宰臣馮道等率百僚請聽政，凡三上表，允之。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晉遣使告哀，輟朝七日。

庚午，遣使往晉弔祭。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始聽政於崇德殿門偏廊，分命廷臣以嗣位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右驍衛將軍石德超等押先皇御馬二匹，往相州西山撲祭，用北俗禮也。

丙子，以司徒、兼侍中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門下侍郎竇貞固副之，太常卿崔棁爲禮儀使，户部侍郎吕琦爲鹵簿使，御史中丞王易簡爲儀仗使。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丁丑，聞皇太后不豫，上馳入侍，湯藥必親嘗。仍告太祖廟，幸菩薩堂，飯僧五萬人。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己卯，遣判四方館事朱崇節、右金吾大將軍梁言持國信物使於契丹。

七月癸未朔，百官素服臨於天清殿。

戊子，詔應宫殿、州縣及官名、府號、人姓名，與先帝諱同音者改之。

己丑，大行皇帝大祥，帝釋縗服，百官衣緦。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庚寅，晉遣金吾衛大將軍梁言、判四方館事朱崇節來謝，書稱「孫」，不稱「臣」，遣客省使喬榮讓之。

辛卯，阻卜、鼻骨德、烏古來貢。將軍闍德里、蒲骨等率降將轄德至闕，并獻所獲。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帝除禫服，百官吉服。

壬辰，太皇太后劉氏崩。

癸巳，右諫議大夫鄭受益、中書舍人楊昭儉並停見任，以請假在外，不赴國哀故也。

丁酉，宰臣馮道等率文武百僚詣崇德殿門拜表，請御正殿，凡三上表，允之。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庚子，大赦。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辛丑，恒州順國軍節度使杜威、河東節度使劉知遠，並加檢校太師，仍增爵邑。青州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加守太師。

癸卯，鄆州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相州彰德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並加檢校太傅，仍增爵邑。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甲辰，契丹使通事來。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乙巳，徐州節度使李從温、宋州節度使安彦威並加兼中書令，西都留守、充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加兼侍中，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加守太保。遣中使就中書賜宰臣馮道生辰器幣。

丙午，以給事中羅周岳爲左散騎常侍，以右諫議大夫符蒙爲給事中，以祕書少監兼廣晉少尹邊蔚爲右散騎常侍，以廣晉少尹張煦爲右諫議大夫，以廣晉府判官、光禄少卿邊光範爲右諫議大夫。

丁未，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從誨加兼尚書令，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守太傅。自是藩侯郡守，皆第加官封，示溥恩也。

八月壬子朔，百官素服臨於天清殿。

乙卯，以左散騎常侍羅周岳爲東京副留守。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戊午，高行周克襄州。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庚申，以山陵禮儀使、太常卿崔棁爲太子賓客，分司西都，病故也。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天平軍節度使景延廣、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彰德軍節度使郭謹，進錢粟助作山陵。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辛酉，女直、阻卜、烏古各貢方物。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壬戌，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加檢校太傅。

甲子，宰臣馮道加守太尉，趙瑩加中書令，李崧加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和凝加右僕射。

契丹遣使致慰禮馬二十匹及羅絹等物。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丙寅，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强之。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戊辰，以太子太保兼尚書左僕射劉昫爲太子太傅。詔賜襄州城内百姓粟。

己巳，以太子賓客趙元輔權判太常卿事，充山陵禮儀使。

庚午，葬太皇太后於魏縣秦固村。

癸酉，契丹遣使致祭於高祖，賻禮御馬二匹、羊千口、絹千匹。契丹主母亦遣使來慰。

（九月）丁丑（朔），百官素服臨於天清殿。

己卯，分命朝臣詣寺觀禱雨。

辛巳，兩浙節度使吴越國王錢弘佐、福建節度使王延羲，並加食邑，仍改賜功臣名號。

（九月）癸未，帝御乾明門，觀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都監張從恩等獻俘馘，有司宣露布訖，以安從進男弘受等四十四人狥於市，皆斬之。曲赦京城禁囚。

甲申，宴班師將校於崇德殿，賜物有差。

乙酉，宰臣和凝上《迴河頌》，賜鞍馬器帛。

丁亥，以宋州歸德軍節度使安彦威爲西京留守兼河南尹，以襄州行營都部署、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

戊子，降襄州爲防禦使額，均、房二州割屬鄧州，升泌州爲團練使額。

己丑，以東京留守兼開封尹李德珙爲廣晉尹；以宣徽南院使、襄州行營都監張從恩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加檢校太尉；以前同州節度使、襄州行營副部署宋彦筠爲鄧州威勝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山陵禮儀使撰高祖祔饗太廟酌獻樂章，上之。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唐主自爲吴相，興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及尚書删定爲《昇元條》三十卷，庚寅，行之。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壬辰，遣使賀晉帝嗣位。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癸巳，樂平公主史氏進封魯國大長公主，壽安長公主烏氏進封衛國大長公主，鄭國長公主杜氏進封宋國大長公主。

荆南高從誨累表讓尚書令之命。

己亥，追封故秦國長公主爲梁國長公主，故永壽長公主爲岐國大長公主，故延慶長公主爲邠國大長公主。

辛丑，以義成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充大行皇帝山陵一行都部署。

壬寅，以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劉遂清爲鄭州防禦使，以澶州防禦使李承福爲宣徽北院使。

癸卯，詔大行皇帝十一月十日山陵，宜自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二十日不坐，放文武百官朝參。

甲辰，上大行皇帝尊謚寶册，百官素服班於天清殿。

十月辛亥朔，百官素服臨於天清殿。襄州利市廟封爲順正王，仍令本州修崇廟宇。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己未，契丹使舍利來。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癸亥，啓攢宫，百官衣初喪服入臨。

甲子，靈駕進發，帝於朱鳳門外行遣奠之祭，辭畢還宫。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己巳，徵諸道兵。遣將軍密骨德伐党項。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庚午，回鶻遣使者來。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丙子，張遇賢陷循州，殺漢刺史劉傳。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丁丑，太保盧質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

己卯，宰臣李崧母喪，歸葬深州，遣使弔祭之。

庚辰，契丹遣使致祭於高祖，賻馬三匹、衣三襲。

十一月庚寅，葬高祖皇帝於顯陵。

壬辰，湖南奏，前洪州節度使馬希振卒。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乙未，武定軍奏松生棗。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戊戌，詔宰臣等分詣寺廟祈雪。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己亥，牛羊使董殷使于契丹。

庚子，祔高祖神主于太廟。

辛丑，蠲高祖靈車所過民租之半。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十二月辛酉，以威武軍節度副使、充福建管内諸軍都指揮使王亞澄爲威武軍副大使，知節度事。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癸亥，晉遣使來謝。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乙丑，以前鄧州節度使安審暉爲左羽林統軍，以前延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右羽林統軍，以前金州節度使潘環爲左神武統軍，以前華州節度使皇甫立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右龍武統軍劉遂凝爲左驍衛上將軍，以前貝州節度使馬萬爲右驍衛上將軍，以左龍武大將軍張彦澤爲右武衛上將軍。

丙寅，宰臣馮道、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河陽節度使皇甫遇、西京留守安彦威、廣晉尹李德珏，並加爵邑，以山陵充奉之勞也。

己巳，迴鶻進奉使密里等各授懷化歸德大將軍、將軍郎將，放還蕃。

庚午，故洪州節度使馬希振追封齊國公。

辛未，故中吴建武等軍節度使、彭城郡王錢元瓘追封廣陵郡王。

丙子，于闐、迴鶻皆遣使貢方物。

天福八年、遼會同六年（癸卯、九四三）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正月辛巳，盜發唐坤陵，莊宗母曹太后之陵也。

後唐莊宗德妃伊氏自契丹遣使貢馬。

庚寅，沙州留後曹元深加檢校太傅，充沙州歸義軍節度使。

癸巳，發禁軍萬人并家口赴東京。

《册府元龜》卷一〇六《惠民二》　丁酉，勅：「河南懷、孟、鄭等州管内百姓，有積粟者，仰均分借便，以濟貧下。」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癸卯，蜀主以宣徽使兼宫苑使田敬全領永平節度使。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乙巳，于闐、迴鶻入朝使劉再成等並授懷化大將軍、將軍郎將，放還蕃。

二月庚戌，御札取今月十一日車駕還東京，沿路州府，不用修飾行宫，食宿頓遞，並以官物供給，文武臣僚除有公事合隨駕外，並先次進發。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壬子，景延廣爲御營使。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癸丑，以廣晉尹李德珏權鄴都留守。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乙卯，晉遣使進先帝遺物。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己未，如東京，赦廣晉府囚。

庚申，次澶州，赦囚。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辛酉，晉遣使請居汴，從之。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甲子，次封丘，文武百官見於行宫。

乙丑，至東京。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庚午，寒食，望祭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甲戌，以東京留守張從恩爲權鄴都留守，以皇弟檢校司徒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年幼未出閤，差左散騎常侍邊蔚知府事。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丙子，〔唐主〕始宣遺制。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丁丑，以前太僕卿薛仁謙爲衛

尉卿。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三月己卯朔，以中書令趙瑩爲晉昌節度使兼中書令，以晉昌節度使兼侍中桑維翰爲侍中。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辛巳，以左散騎常侍盧重爲祕書監，以東京副留守羅周岳爲右散騎常侍。

癸未，青州節度使、東平王楊光遠進封壽王，北京留守劉知遠、恒州節度使杜威並加兼中書令。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甲申，梅里喘引來歸。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乙酉，以鄜州節度使符彦卿爲河陽節度使，以權鄴都留守、前開封尹張從恩爲鄴都留守、廣晉尹，以右羽林統軍丁審琪爲鄜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

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丁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戊子，南唐遣使奉蠟丸書。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己丑，桂州節度使馬希杲依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兼知朗州軍州事。朗州武平軍節度使馬希萼加檢校太尉，進封爵邑。以武平軍節度副使、岳州團練使馬希贍爲檢校太尉，領廬州昭信軍節度使，以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團練使馬希廣爲檢校太尉，領洪州鎮南軍節度使，皆楚王馬希範之弟也。

庚寅，以宣徽北院使李承福爲右武衛大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前鄭州防禦使劉繼勳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國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以印本《五經》書上進，賜帛五十段。

甲午，有白烏棲作坊桐樹，作坊使周務掠捕而進之。

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誨使契丹。

癸卯，以左諫議大夫司徒詡爲給事中，左司郎中王仁裕爲右諫議大夫，前鴻臚卿王均爲少府監。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丁未，晉至汴，遣使來謝。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四月戊申朔，日有蝕之。

庚戌，以許州節度使趙在禮爲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李從温爲許州節度使。

己巳，中書門下奏：「請以六月二十七日降誕日爲啓聖節。」從之。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庚午，董殷使于契丹。

供奉官張福率威順軍捕蝗于陳州。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五月己卯，追封皇故長姊爲吴國長公主。

癸未，皇姪女永福縣主薨，輟朝三日。

丁亥，皇第二叔祖贈太師萬友追封秦王；皇第三叔祖贈太尉萬銓贈太師，追封趙王。皇伯贈太傅敬儒贈太師，追封宋王。皇叔贈太尉福王德贈太師，追封如故。皇叔贈太傅暉贈太師，追封韓王。皇叔贈太尉通王殷、皇叔贈太尉廣王威、皇兄贈太傅鄆王重裔並贈太師，追封如故。皇兄贈太師沂王重信追封楚王，皇兄贈太傅虢王重乂、皇兄贈太師夔王重進、皇弟贈太尉陳王重杲等並贈太師，追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册命。

辛卯，以御史中丞王易簡爲尚書左丞，以禮部侍郎張允爲御史中丞，以中書舍人吴承範爲禮部侍郎，以吏部侍郎王延爲尚書右丞，以尚書右丞王松爲吏部侍郎，以兵部侍郎張昭遠爲吏部侍郎，以户部侍郎吕琦爲兵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韋勳爲户部侍郎，以工部侍郎李詳爲刑部侍郎。

癸巳，命宰臣等分詣寺觀禱雨。

己亥，飛蝗自北翳天而南。

太子賓客李悦卒。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癸卯，馮道罷。

甲辰，以旱、蝗大赦。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乙巳，幸相國寺祈雨。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六月丁未朔，鐵驪來貢。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庚戌，以螟蝗爲害，詔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往皋門祭告。

乙卯，以左羽林統軍安審暉爲潞州節度使。

宿州奏，飛蝗抱草乾死。

丙辰，貝州奏，逃户凡三千七百。

遣供奉官衛延韜詣嵩山投龍祈雨。

戊午，以西京留守馬從斌爲左監門衛上將軍。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己未，奚鋤骨里部進白麝。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庚申，河南府奏，飛蝗大下，徧滿山野，草苗木葉食之皆盡，人多餓死。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辛酉，莫州進白鵲。

晉遣使貢金。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癸亥，供奉官七人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

《舊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紀一》　丙寅，以將册皇太后，遣尚書左丞王易簡奏告天地。

陝州奏，蝗飛入界，傷食五稼及竹木之葉，逃户凡八千一百。

丁卯，以給事中符蒙爲禮部侍郎，以左諫議大夫裴坦爲給事中。

辛未，遣内外臣僚二十八人分往諸道州府率借粟麥。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七月丁丑朔，京師雨水深三尺。

辛巳，許州節度使李從温來朝，進封楚國公。

壬午，以前河陽節度使皇甫遇爲右龍武統軍。

丁亥，以宣徽南院使李承福爲同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己丑，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於諸道括民穀。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癸巳，改陝州甘棠驛爲通津驛，避廟諱也。

甲午，正衙命册皇太后，以宰臣李崧充使，右散騎常侍李慎儀爲副。

丁酉，幸南莊，召從駕臣僚習射，路左農人各賜布衫麻屨。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甲辰，供奉官李漢超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吴越王弘佐初立，上統軍使闞璠强戾，排斥異己，弘佐不能制。内牙上都監使章德安數與之爭，右都監使李文慶不附於璠，乙巳，貶德安於處州，文慶于睦州。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八月丁未朔，募民捕蝗，易以粟。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戊申，右衛上將軍楊思權卒，贈太傅。

辛亥，分命朝臣一十三人分檢諸州旱苗。涇、青、磁、鄴都共奏逃户凡五千八百九十。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乙卯，唐主立弟景遏爲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遏，唐主力保全之。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己未，如奉聖州。晉遣其子延煦來朝。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夏州牙内指揮使拓跋崇斌謀作亂，綏州刺史李彝敏將助之，事覺，辛未，彝敏棄州，與其弟彝俊等五人奔延州。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癸酉，以前昭義節度使李從敏爲左龍武統軍。

九月戊寅，尊秦國夫人安氏爲皇太妃，帝所生母也。

丁亥，追册故魏國夫人張氏爲皇后，帝之元妃也。是日，以金部郎中、知制誥馮玉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潁州團練使。

戊子，前潁州團練使田令方追奪在身官爵，勒歸私第，坐前任耀州日，額外配民麴錢納歸私室故也。

辛卯，夏州奏，差宥州刺史李仁立權知綏州。

癸巳，故絳州刺史張從訓贈太尉，追册皇后之父也。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甲午，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李彝敏作亂之狀，詔執彝敏送夏州，斬之。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丙申，幸大年莊，遂幸侍衛使景延廣第，延廣進金玉器玩，賜延廣玉帶名馬，母妻、賓佐、部曲、僮僕錫賚咸及之。

庚子，以右諫議大夫邊光範爲給事中，以吏部郎中劉知新爲右諫議大夫。

十月戊申，制以吴國夫人馮氏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庚戌，封皇第十一妹爲嘉興長公主，第十二妹爲永泰長公主。

壬子，以權知延州軍州事、前鳳州防禦使杜威爲延州留後。

甲寅，以國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以吏部侍郎張昭遠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以給事中司徒詡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

甲子，以前延州節度使何建爲涇州節度使。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丙寅，契丹使通事劉胤來。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以涇州節度使王周爲陝府節度使。

己巳，以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邊蔚爲工部侍郎，依前知府事。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庚午，括借民粟。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壬申，以前兵部侍郎李玘爲吏部侍郎。

癸酉，命使攝太尉、右僕射平章事和凝，使副攝司徒、給事中邊光範追册故魏國夫人張氏爲皇后，奉寶册至西莊影殿行禮，鹵簿儀仗如式。

十一月丁丑，以鄧州節度使宋彦筠爲晉州節度使，以涇州節度使何建爲鄧州節度使。

己卯，以前鄴都留守、廣晉尹李德珙爲涇州節度使。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董殷使于契丹。

甲申，幸八角，閱馬牧。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戊子，吴越王弘佐納妃仰氏。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辛卯，上京留守耶律迪輦得晉諜，知有二心。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乙未，契丹使梅里來。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丙申，所司奏議，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吴越國王錢元瓘謚曰莊穆，詔改爲文穆。

戊戌，遣前復州防禦使吴巒權知貝州軍事，詔節度使王令温赴闕。

庚子，單州軍事判官趙岳奏，刺史楊承祚初夜開門出城，稱爲母病，往青州寧親，於孔目官齊琪處留下牌印，臣已行用權知州事。

辛丑，高麗遣使朝貢。

昭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等使杜建徽進封鄖國公。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甲辰，鐵驪來貢。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押兵士屯於鄆州，仍遣供奉官殿直二十六人，自河陰至海口，分擘地分巡檢，以青州節度使楊光遠謀叛故也。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丁未，如南京，議伐晉。命趙延壽、趙延昭、安端、解里等由滄、恒、易、定分道而進，大軍繼之。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庚戌，前左御正齊國夫人吴氏巳降二十一人並進封郡國夫人，太后宫、皇后宫知客夫人等亦如之。

太子太保致仕梁文矩卒，贈太子太傅。

癸丑，詔河陽節度使符彦卿、宋州節度使高行周、貝州節度使王令温、同州節度使李承福、陳州梁漢璋、亳州李彝、懷州薛懷讓並赴闕，分命使臣諸州郡巡檢，以契丹入寇故也。遣給事中邊光範、前登州刺史郭彦威使於契丹，行至恒州，敵已犯境，不能進。

甲寅，以單州刺史楊承祚爲登州刺史，從其便也。

乙丑，臘，車駕不出。詔前陝州節度使石贇率諸節度使畋於近郊。

丁卯，詔宣徽使劉繼勳就杜威園亭會節度使統軍等習射。

淄州奏，青州節度使楊光遠反，遣兵士取淄州，刺史翟進宗入青州。

開運元年、遼會同七年（甲辰、九四四）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正月甲戌朔，趙延壽、延昭率前鋒五萬騎次任丘。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是夕陣雲掩北斗之魁星。

乙亥，滄、恒、貝、鄴馳告，契丹前鋒趙延壽、趙延昭引五萬騎入寇，將及甘陵，青州楊光遠召之也。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丙子，安端入雁門，圍忻、代。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己卯，契丹陷貝州，知州吴巒死之。

庚辰，以宋州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彦卿爲馬軍左廂排陣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以陝州節度使王周爲步軍左廂排陣使，以左羽林統軍潘環爲步軍右廂排陣使。

太原奏，契丹入鴈門，圍忻、代二州。恒、滄、邢三州上言，契丹大至。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辛巳，殿直王班使于契丹，至于鄴都，不得進而復。大饑。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壬午，詔取此月十三日車駕北征，以前邠州節度使李周爲權東京留守。

乙酉，車駕發東京。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丙戌，契丹寇黎陽。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丁亥，敵騎至黎陽，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爲前軍都虞候。河北危蹙，諸州求救者人使相望。

戊子，車駕至澶州。以貝州節度使王令温爲鄧州節度使。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己丑，次元城，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率所部屯南樂。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辛卯，鄴都留守張從恩遣人夜縋城間行，奏契丹主以鐵騎三四萬建牙帳於元城，以趙延壽爲魏博節度使，改封魏王，延壽日率騎軍摩壘而退。

甲午，以北京留守劉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以恒州節度使杜威副之，定州節度使馬全節爲都虞候，其職員將校委招討使便宜署置。

乙未，大霧中有白虹相偶，占者曰：「斯爲海淫，其下必將有戰。」詔率天下公私之馬以資騎軍。

丙申，契丹攻黎陽，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彦澤等率勁騎三千以禦之。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戊戌，蜀主復以將相遥領節度使。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己亥，遣譯語官孟守忠致書於契丹主，求修舊好。

辛丑，太原奏，與契丹戰於秀谷，斬首三千級。

二月甲辰朔，遣石贇守麻家口，何建守楊劉鎮，白再榮守馬家渡，安彦威守河陽。鄆州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潛約，光遠引契丹於馬家渡濟河。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章、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

丙午，契丹圍高行周、符彦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

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渡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辛亥，夏州節度使李彝殷合蕃漢之兵四萬抵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以牽脅之。

壬子，以彝殷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易州刺史安審約奏，戰契丹於北平，賊退保祁溝關，斷其橋梁而還。

癸丑，博州殘兵至自賊中。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己未，滄州奏，賊衆三千人援送所掠人口寶貨等，由長蘆入蕃，以輕騎邀之，斬獲千餘人，人口輜重悉委之而走。

庚申，宰臣馮道等再上表請聽樂，皆不允。

壬戌，楊光遠率兵圍冀州，刺史李瓊以州兵擊之，棄營而遁。

癸亥，以前鄧州節度使何建爲東南面馬步軍都部署，率師屯汶陽。

甲子，蜀人寇我階州。

三月癸酉朔，契丹主領兵十餘萬來戰。

是日，前軍高行周在戚城之南，賊將趙延壽、趙延昭以數萬騎出王師之西，契丹主自擁精騎出王師之東，兩軍接戰，交相勝負。

契丹乃率精騎以攻東邊，王師敗走，敵騎追之。時有夾馬軍士千餘人在堤間治水寨，旗幟之未出於堰埭，敵望見之，以爲伏兵所起，追騎乃止。久之復戰，王師又退，李守超以數百騎短兵直進擊之，敵稍却。戰場之地，人馬死者無算。

乙亥，契丹主帳内小校竊其主所乘馬來奔，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壬午，留趙延昭守貝州，徙所俘户于内地。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禮部尚書盧詹卒，贈太子少保。

甲申，契丹車帳已過貝州，以趙延昭守貝州。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丁亥，詔太原、恒、安兵各還本鎮。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己丑，冀州刺史白從暉及契丹戰于衡水，敗之。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辛卯，定州馬全節攻泰州，拔之。

癸巳，北京留守、兼中書令劉知遠封太原王，餘如故。是日，詔天下抽點鄉兵，凡七户出一士，六户資之，仍自具兵仗，以「武」爲號。

四月甲辰，鄴都留守張從恩來朝。

丁未，加從恩平章事，還鄴。

己酉，詔取今月八日車駕還京，令高行周、王周留鎮澶淵，近地兵馬委便宜制置。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庚戌，帝發澶州。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癸丑，還次南京。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甲寅，至自澶州，曲赦京城大辟以下罪人。

丁巳，升冀州爲防禦使額。

同、華奏，人民相食。

己未，以右武衛上將軍張彦澤爲右神武統軍。

辛酉，以鄆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爲西京留守，以宋州節度使高行周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侍衛親軍都虞候、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爲兗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是日，分命文武臣僚三十六人往諸道州府括率錢帛，以次軍門。

癸亥，以西京留守安彦威爲晉昌軍節度使，以晉昌軍節度使趙瑩爲華州節度使，以左龍武統軍皇甫遇爲滑州節度使。

丙寅，隴州奏，餓死者五萬六千口。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辛未，如涼陘。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五月壬申朔，太原劉知遠奏，邊境未寧，軍用甚廣，所封王爵，乞未行册命。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癸酉，耶律拔里得奏破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及將吏二十七人。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戊寅，遣侍衛親軍都虞候李守貞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丙戌，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丁亥，以鄴都留守張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以滑州節度使皇甫遇爲行營都虞候，以左神武統軍潘環掌騎兵，右神武統軍張彦澤掌步兵。

辛卯，張從恩奏，貝州賊將趙延昭縱火大掠，棄城而遁。以李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彦卿副之。

戊戌，以鄧州節度使何建爲貝州永清軍節度使。

六月辛丑朔，王師拔淄州，斬楊光遠僞署刺史劉翰。

癸卯，以太尉、兼侍中馮道爲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同州節度使。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甲辰，黑車子室韋來貢。

乙巳，紇没里、要里等國來貢。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漢主幽齊王弘弼于私第。

丙午，復置樞密院。

《舊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紀二》 丁未，以侍中桑維翰爲中書令，充樞密使。權開封府尹李周卒，輟朝，贈太師。

辛亥，以邢州節度使安叔千爲晉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晉州節度使宋彦筠爲陝州節度使，以吏部郎中李穀充樞密直學士。

丙辰，滑州河決，漂注曹、單、濮、鄆等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濟。

戊午，升府州爲團練使額。
庚申，襄州獻白鵲。
甲子，復置翰林學士。
乙丑，宰臣等三上表請聽樂，詔允之。
戊辰，以門下侍郎王松爲左丞，以右丞王易簡爲吏部侍郎，以右散騎常侍蕭愿爲祕書監，以右諫議大夫王仁裕爲給事中，以給事中李式爲左散騎常侍，以金部郎中、知制誥徐台符爲翰林學士，以禮部郎中李澣本官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刑部郎中劉溫叟改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以主客員外郎范質充翰林學士，御史張宜改倉部員外郎、知制誥。
庚午，以前晉州節度使周密爲左龍武統軍，以同州節度使李懷忠爲左羽林統軍。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癸酉，以定州節度使馬全節爲鄴都留守，加兼侍中，以昭義節度使安審暉爲邢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
乙亥，前陝州節度使王周加檢校太尉，改定州節度使，鄴都留守張從恩改鄆州節度使。
丁丑，虞部員外郎、知制誥陶穀改倉部郎中、知制誥，大理卿吳德謙改祕書監致仕。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己卯，晉楊光遠遣人奉蠟丸書。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辛巳，以左龍武統軍李從敏爲潞州節度使，天策府都護軍、桂州節度使、知朗州軍事馬希杲加檢校太師。
壬午，降金州爲防禦州，降萊州爲刺史州。戶部侍郎田敏改兵部侍郎，刑部侍郎李祥改尚書右丞，以潁州團練使馮玉爲戶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中書舍人趙上交改刑部侍郎。
己丑，以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充弘文館大學士，太子太傅、譙國公劉昫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三司，宰臣李崧、和凝進封爵邑。
庚寅，宣徽北院使劉繼勳改宣徽南院使，三司使董遇改宣徽北院使。
辛卯，以前陝州節度使石贇爲鄧州節度使。
同州節度使李承福卒，贈太傅。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壬寅，閩王王延羲爲其下連重遇、朱文進所害，衆推文進知留後事，稱天福年號，間道以聞。
甲辰，太子少傅盧文紀改太子太傅，太子少保李麟改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李懌改户部尚書，給事中司徒詡改右散騎常侍，以府州刺史折從阮爲安北都護，充振武節度使。
乙巳，詔復置明經、童子二科。
己酉，以鄧州節度使王令温爲延州節度使。
癸丑，以威武軍兵馬留後、權知閩國事朱文進爲檢校太傅、福州威武軍節度使，知閩國事。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辛酉，回鶻遣使請婚，不許。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癸亥，升澶州爲節鎮，以鎮寧爲軍額，割濮州爲屬郡。
甲子，以延州節度使史威爲澶州節度使。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戊辰，旌表陳州項城民史仁詡門閭。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北幸。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于七里烽，敗之。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乙酉，以户部侍郎韋勳爲太子賓客，以前棣州刺史段希堯爲户部侍郎，以光禄卿張仁愿爲大理卿。
己丑，禮部侍郎符蒙卒。
壬辰，太原奏，代州刺史白文珂破契丹於七里烽，斬首千餘級，生擒將校七十餘人。
癸巳，以前隴州防禦使翟光鄴爲宣徽北院使。
己亥，以滄州節度使王廷胤卒輟朝，贈中書令。
十月壬寅，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弘佐加守太尉。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丙午，漢主毒殺鎮王弘澤于邕州。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丁未，鼻骨德來貢。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庚戌，以徐州節度使、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趙在禮爲北面行營副都統，鄴都留守馬全節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使。

甲寅，以起居郎、知制誥賈緯爲户部郎中、知制誥。

戊午，詔曰：「朕虔承顧命，獲嗣丕基，常懼顛危，不克負荷，宵分日昃，罔敢怠寧，夕惕晨興，每懷祗畏。但以恩信未著，德教未敷，理道不明，咎徵斯至。」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壬戌，天授節，諸國進賀，惟晉不至。

十一月壬申，詔徵諸道兵，以閏月朔會溫榆河北。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己卯，以陳州刺史梁漢璋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壬午，以貝州節度使何建爲澶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馬軍右廂排陣使，以澶州節度使史威爲貝州節度使。

丙戌，以前金州節度使田武爲滄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步軍右廂都指揮使，以前相州節度使郭謹爲鄜州節度使。

十二月己亥朔，幸皇門，射中白兔。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癸卯，南伐。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癸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丁巳，楊承勳囚其父光遠以降。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甲子，次古北口。

閏月己巳朔，閱諸道兵於溫榆河。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庚午，以楊承信爲右羽林將軍，承祚爲右驍騎衛將軍。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

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己卯，圍恒州，下其九縣。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乙酉，德音赦青州囚。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丙戌，起復楊承勳，除汝州防禦使。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己丑，以工部尚書竇貞固爲禮部尚書，太常卿王延爲工部尚書，左丞王松爲太常卿，以前尚書右丞龍敏爲尚書左丞。

癸巳，以前安州防禦使李建崇爲河陽兵馬留後，以宣徽使翟光鄴爲青州防禦使，以内客省使李彦韜爲宣徽北院使。

甲午，以給事中邊光範爲左散騎常侍，以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李穀爲給事中，依前充職。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殷吴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于殷。

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槊直前刺重遇，殺之。

開運二年、遼會同八年（乙巳、九四五）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正月戊戌朔，帝不受朝賀，不豫故也。

己亥，張從恩部領兵士自邢州退至相州，人情震恐。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庚子，分兵攻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癸卯，以客省使孟承誨爲内客省使。

甲辰，以前汝州防禦使宋光鄴爲左驍衛大將軍。

乙巳，帝復常膳。以左威衛上將軍袁象爲客省使，上將軍如故。

《册府元龜》卷八一《慶賜三》　辛亥，宴青州立功將較於永福殿。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于榆林，兩軍皆潰。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甲寅，以河陽留後李建崇爲邢州留後，以鳳州防禦使爲河陽留後。詔李守貞領兵屯滑州，以宣徽北院使李彦韜權侍衛馬步都虞候。改諸道武定軍爲天威軍。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戊午，幸南莊。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己未，以前許州節度使李從温爲北面行營都招撫使，以鄆州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庚申，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辛酉，相州奏，契丹抽退，其鄉村避寇百姓，已發遣各歸本家營種。

下詔親征。誅楊光遠部下指揮使張迴等五人，以戎事方興，慮其扇摇故也。

癸亥，以樞密直學士李穀爲三司副使，判留司三司公事。

乙丑，車駕發離京師。

二月戊辰朔，車駕次滑州。

己巳，渡浮橋，幸黎陽勞軍，至晚還滑州。以滄州節度使田武充東北面行營都部署。

甲戌，幸澶州，以景延廣爲隨駕馬步軍都鈐轄。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乙亥，至澶州。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丙子，大閱諸軍于戚城，帝親臨之。

《册府元龜》卷一一八《親征三》　丁丑，復大閱，列左右陣，戎容甚肅，帝親乘馬指揮。至晚，還行宫。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戊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馬全節、行營都監李守貞、右神武統軍張彦澤等以前軍先發。

己卯，以許州節度使符彦卿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左神武統軍潘環爲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

辛巳，幸楊村故壘。符彦卿、皇甫遇、李殷率諸軍進發。以左散騎常侍邊光範爲樞密直學士。

詔恒州杜威與馬全節等會合進軍。

《册府元龜》卷一一八《親征三》　壬午，定州、易州各差人奏契丹攻圍祁州。

癸未，宣差皇甫遇領馬步軍兵士二十九指揮天威兵士二千一百八十人進發。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丙戌，幸鐵丘閱馬，因幸趙在禮、李從温軍。是日大雪。

戊子，安審琦、梁漢璋領兵北征。府州防禦使折從阮奏，部領兵士攻圍契丹勝州，降之，見進兵趨朔州。

甲午，以河中節度使安審琦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許州節度使符彦卿充馬步軍左廂都指揮使，滑州節度使皇甫遇充馬步軍右廂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梁漢璋充馬軍左右廂都指揮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李殷充步軍左右廂都指揮使，左神武統軍張彦澤充馬軍左右廂都排陣使，右神武統軍潘環充步軍左右廂排陣使。

丙申，以端明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馮玉爲户部尚書，充樞密使。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樂之民以實之。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

乙巳，左補闕袁範先陷契丹，自賊中逃歸。杜威奏，與李守貞、馬全節、安審琦、皇甫遇部領大軍赴定州。

丁未，畋於戚城，還幸景延廣、安審信軍。

庚戌，王師攻泰州，刺史晉庭謙以城降。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辛亥，易州戍將孫方諫及契丹諧里戰于狼山，敗之。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甲寅，杜威奏，收復滿城，獲契丹首領没剌相公，并蕃漢兵士二千人。以前户部尚書李懌爲兵部尚書。

乙卯，杜威奏，收復遂城。

丙辰奏，大軍自遂城却退至滿城。

丁巳，至泰州。

戊午，契丹前鋒已至。

己未，大軍發泰州而南，契丹踵其後。是日，次陽城。

庚申，賊騎如牆而來，我步軍爲方陣以禦之，選勁騎擊賊，鬬二十餘合，南行十餘里，賊勢稍却，渡白溝而去。

辛酉，杜威召諸將議曰：「戎首自來，實爲勍敵，若不血戰，吾輩何以求免。」諸將然之。是日，敵騎還遶官軍，相去數里。

明日，我軍成列而行，蕃漢轉鬬，殺聲震地，纔行十餘里，軍中人馬飢乏。癸亥，大軍至白團衛村下營，人馬俱渴，營中掘井，及水輒壞，兵士取其泥絞汁而飲，敵衆圍繞，漸束其營。

張彦澤、符彦卿、皇甫遇等率騎奮擊，風勢尤猛，沙塵如夜，敵遂大敗。時步騎齊進，追襲二十餘里，至陽城東，賊軍稍稍成列，我騎復擊之，乃渡河而去。

乙丑，杜威等大軍自定州班師入恒州。

《册府元龜》卷一一四《巡幸三》　四月丙寅，在澶淵。是日，帝出北門巡幸。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丙子，以車駕將還京，差官往西京告天地宗廟社稷。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戊寅，勞旋于戚城。

己卯，勞旋于王莽河。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辛巳，駕發澶州。

甲申，至京師，曲赦在京禁囚。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己丑，復以鄴都爲天雄軍。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庚寅，大賞軍功。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宴將士於元和殿。

《舊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紀三》　壬辰，西京留守景延廣加邑封、改功臣，秦州節度使侯益移鎮河中，定州節度使王周加檢校太師。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癸巳，如涼陘。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五月丙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大赦天下。

丁酉，以右衛上將軍馬萬爲左金吾上將軍致仕。

戊戌，陝州節度使宋彦筠移鎮鄧州，澶州節度使何建移鎮河陽。以左神武統軍潘環爲澶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李彦韜遥領壽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滄州節度使田武遥領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丙午，幸南莊。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辛亥，白虹貫日。

壬子，宰臣桑維翰、劉昫、李崧、和凝並加階爵。禮部尚書竇貞固改刑部尚書，太常寺卿王松改工部尚書。以尚書左丞龍敏爲太常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李慎儀爲尚書左丞，以御史中丞張允爲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左諫議大夫顔衍爲御史中丞，以兵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館事田敏爲國子祭酒，以户部侍郎段希堯爲兵部侍郎，以工部侍郎邊蔚爲户部侍郎，依前權知開封府事，以左散騎常侍李式爲工部侍郎，以給事中王仁裕爲左散騎常侍。

甲寅，以華州節度使趙瑩爲開封尹，以皇弟、開封尹重睿爲秦州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劉繼勳爲華州節度使，以前鄆州節度使張從恩爲晉州節度使。

丙辰，杜威來朝。

《資治通鑑》卷二八四　丁巳，李仁達大閱戰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刺殺巖明。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

己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人并鎧仗。

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六月乙丑朔，帝御崇元殿，百官入閤。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録凡二百三卷上之。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丁卯，射于繁臺，幸杜威第。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戊辰，回鶻來貢。

辛未，吐谷渾、鼻骨德皆來貢。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癸酉，以恒州節度使杜威爲天雄軍節度使，充鄴都留守，以鄴都留守馬全節爲恒州節度使。

（己）〔乙〕亥，以邠州節度使劉景巖爲陝州節度使。

己卯，新授恒州節度使馬全節卒，輟朝，贈中書令。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辛巳，黑車子室韋來貢。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壬午，大理卿張仁愿卒，贈祕書監。

遣刑部尚書竇貞固等分詣寺觀禱雨。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丁亥，趙延壽奏晉兵襲高陽，戍將擊走之。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己丑，以定州節度使王周爲恒州節度使，以前易州刺史安審約爲定州留後。

七月乙未朔，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夔州節度使田武爲昭義軍節度使。

甲寅，左諫議大夫李元龜奏，請禁止天下僧尼典買院舍，從之。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乙卯，獵平地松林。

晉遣孟守中奉表請和，仍以前事答之。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丙辰，前少府監李鍇貶坊州司户，坐冒請逃死吏人衣糧入己故也。

庚申，以前齊州防御使薛可言爲延州兵馬留後。

八月甲子朔，日有蝕之。

中書舍人陶穀奏，請權廢太常寺二舞郎，從之。

丙寅，宰臣和凝罷相，守右僕射。以樞密使馮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使如故。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己巳，詔侍衛蕭素撒閱羣牧于北陘。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辛未，閱馬于茂澤陂。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乙亥，詔：「諸御史今後除準式請假外，不得以細故小事請假離京。除奉制命差推事及按察外，不得以諸雜細務差出。」

丙子，以靈州節度使馮暉爲邠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前鄜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左羽林統軍，以前鄜州節度使郭謹爲左神武統軍。

丁丑，以前晉州節度使安叔千爲右金吾上將軍，以三司副使、給事中李穀爲磁州刺史，充北面水陸轉運使。分遣使臣於諸道率馬。

戊寅，以左金吾上將軍皇甫立爲左衛上將軍，以右羽林統軍李懷忠爲左武衛上將軍。

庚辰，新授潞州節度使田武卒，輟朝，贈太尉。

《資治通鑑》卷二八五　丁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戊子，湖南奏，靜江軍節度使馬希杲卒。

九月丙申，以西京留守、北面馬步軍都排陣使景延廣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使。

丁酉，以刑部侍郎趙遠爲户部侍郎，以工部侍郎李式爲刑部侍郎，以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

己亥，幸繁臺觀馬，遂幸李守貞第。

庚子，以晉州節度使張從恩爲潞州節度使。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壬寅，次赤山，宴從臣，問軍國要務。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戊申，升曹州爲節鎮，以威信軍爲軍額。詔李守貞率兵屯澶州。

己酉，月掩昴宿。以宣徽北院使焦繼勳爲宣徽南院使，以内客省使孟承誨爲宣徽北院使。

壬子，以前太子詹事王居敏爲鴻臚卿，李專美爲大理卿，以太子賓客致仕馬裔孫爲太子詹事。

甲寅，移泰州理所於滿城縣。

乙卯，詔相州節度使張彦澤率兵屯恒州。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辛酉，還上京。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十月戊（寅）〔辰〕，以河陽節度使何建爲涇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李從温爲河陽節度使，以前鄭州節度使石贇爲曹州節度使。

庚午，遣使太子賓客羅周岳、使副太子右庶子王延濟册兩浙節度使錢弘佐爲守太尉。

辛未，右金吾衛上將軍楊彦詢卒，贈太子太師。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丁丑，高麗使其廣評侍郎韓玄珪、禮賓卿金廉等來。

戊寅，射兔于硯臺。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庚辰，以前延州節度使王令温爲

靈州節度使。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戊子，高麗使其兵部侍郎劉崇珪、内軍卿朴藝言來。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庚寅，以邢州兵馬留後劉在明爲晉州兵馬留後，以前河陽留後方太爲邢州留後。

癸巳，升陳州爲節鎮，以鎮安軍爲軍額。

十一月戊戌，以邠州節度使馮暉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充北面行營先鋒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武爲檢校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

癸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己）〔乙〕巳，射兔于皋門，幸沙臺。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戊申，兩浙奏，順化軍節度使錢鐸卒。

甲（申）〔寅〕，以壽州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彦韜爲陳州節度使，典軍如故。

《資治通鑑》卷二八五　乙卯，吳越王弘佐誅内都監使杜昭達。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丙（申）〔辰〕，前商州刺史李俊除名，坐受財枉法也。

《資治通鑑》卷二八五　己未，〔吳越王〕誅内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闞璠。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十二月癸亥朔，朝謁太祖行宫。

乙丑，雲州節度使耶律孔阿獲晉諜者。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以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弘佐兼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丙寅，以吳越國金馬左廂都指揮使、湖州刺史胡思進遥領虔州昭信軍節度使，以吳越國金馬右廂都指揮使、明州刺史闞璠遥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並典軍如故。

左羽林統軍丁審琪卒，贈太尉。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戊辰，臘，賜諸國貢使衣馬。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辛未，以工部侍郎盧價爲禮部侍郎，以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司徒詡爲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前中書舍人殷鵬爲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以給事中劉知新爲右散騎常侍。

乙亥，陝府節度使劉景巖來朝。

丁丑，狩於近郊。

己卯，光禄卿致仕陳玄卒於太原。

庚辰，命使册高麗國王王武。

癸未，以前兗州節度使安審信爲華州節度使。

丁亥，以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爲開封尹，以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劉昫判三司，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崧爲守侍中，充樞密使，以開封尹趙瑩爲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以宣徽南院使焦繼勳知陝州軍州事。

己丑，邠州節度使馮暉準詔來朝。

開運三年、遼會同九年（丙午、九四六）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正月癸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詔改鑄天下合同印、書詔印、御前印，並以黄金爲之。

己亥，貝州梁漢璋奏，蕃寇屯聚，將謀入寇。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庚子，回鶻來貢。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癸卯，以前華州節度使劉繼勳爲同州節度使，以陝州節度使劉景巖爲鄧州節度使。

丙午，以宣徽南院使、知陝州事焦繼勳爲陝州留後。

丁未，刑部員外王涓賜私家自盡，坐私用官錢經營求利故也。

己酉，詔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李守貞率師巡撫北邊。

辛亥，以皇弟、秦州節度使重睿爲許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安審琦爲兗州節度使，以兗州節度使趙在禮爲晉昌軍節度使。

癸丑，以涇州節度使何建爲秦州節度使，以前貝州節度使史威爲涇州節度使。

乙卯，定州奏，契丹入寇。

己未，二王後守太僕少卿、襲酅國公楊延壽除名配流威州，終身勿齒。

二月壬戌朔，日有蝕之。詔滑州皇甫遇率兵援糧入易、定等州。

甲子，以滄州留後王景爲本州節度使。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戊辰，鼻骨德奏軍籍。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辛未，魯國大長公主史氏薨，輟朝三日。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丙子，回鶻使突厥陸來。

壬午，射鴨于板橋，幸南莊。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甲申，河陽節度使李從溫薨，輟朝，贈太師。

三月壬辰朔，以權知河西節度事張遵古爲河西留後。

乙未，以御史中丞顏衍爲户部侍郎，以户部侍郎趙遠爲御史中丞。

丙申，以邠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馮暉爲河陽節度使，以前涇州節度使李德琉爲邠州節度使。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己亥，吐谷渾遣軍校恤烈獻生口千户，授恤烈檢校司空。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癸卯，奏大軍迴至冀州。

戊申，以皇子齊州防禦使延煦爲澶州節度使。

辛亥，密州上言，飢民殍者一千五百。

庚申，以瓜州刺史曹元忠爲沙州留後。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四月辛酉朔，吐谷渾白可久來附。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李守貞自北班師到闕。

乙亥，宰臣詣寺觀禱雨。

戊寅，幸相國寺禱雨。

五月庚寅朔，以兵部郎中劉皞爲太府卿。

戊戌，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爲鄧州節度使。

沂州奏，淮南遣海州刺史領兵一千五百人，應接賊頭常知及，詔兗州安審琦領兵捕逐。

甲辰，以前太子賓客韋勳爲太子賓客。

兗州安審琦奏，淮賊抽退，賊頭常知及與其次首領武約等並乞歸命。

丁未，幸大年莊，游船習射。

戊申，以鄜州留後李殷爲定州節度使。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庚戌，晉易州戍將孫方簡請内附。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辛亥，詔皇甫遇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張彦澤爲副，李殷爲都監，領兵赴易、定等州，尋止其行。

甲寅，以貝州留後梁漢璋爲貝州節度使，以左神武統軍郭謹爲鄜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八五　拓跋彦超、石存、也庵褒三族，共攻靈州，殺〔王〕令温弟令周。戊午，令温上表告急。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六月庚申朔，登州奏，文登縣部内有銅佛像四、瓷佛像十，自地踴出。

《資治通鑑》卷二八五　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

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爲之備。」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乙丑，詔諸道不得横薦官僚，如本處幕府有闕，即得奏薦。

丙寅，以前昭義軍節度使李從敏爲河陽節度使，以河陽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馮暉爲靈州節度使。

壬午，以鄆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高行周爲宋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充北面行營副都統，以宋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定州奏，蕃寇壓境。

詔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滑州皇甫遇爲副，相州張彦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定州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戊子，謁祖陵，更閟神殿爲長思。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七月壬辰，以禮部尚書王延爲刑部尚書，以工部尚書王松爲禮部尚書，以太常卿龍敏爲工部尚書，以左丞李慎儀爲太常卿，以吏部侍郎張昭遠爲左丞，以右丞李詳爲吏部侍郎，以前義州刺史李玘爲右丞。前晉昌軍節度使安彦威薨，輟朝，贈太師。

丙申，兩浙節度使、吴越國王錢弘佐加守太師，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加守太尉。

楊劉口河決西岸，水闊四十里。

以前鄧州節度使劉景巖爲太子太師致仕。

辛亥，宋州穀熟縣河水雨水一概東流，漂没秋稼。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詔徵諸道兵，敢傷禾稼者，以軍法論。

癸丑，女直來貢。

乙卯，以阻卜酋長曷剌爲本部夷離堇。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丁巳，大理卿李專美卒。

戊午，詔僞清泰朝經削奪官爵朱弘昭、馮贇、康義誠、王思同、藥彦稠等，並復其官爵。

八月己未朔，以左諫議大夫裴羽爲給事中。

庚申，李守貞、皇甫遇駐軍定州。

辛酉，幸南莊，召從臣宴樂，至暮還宫。

詔潞州運糧十三萬赴恒州。

癸亥，以右散騎常侍張煦爲青州刺史。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丙寅，烏古來貢。

《資治通鑑》卷二八五 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澶州。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庚午，以前亳州防禦使邊蔚爲户部侍郎，以刑部侍郎李式爲户部侍郎，充三司副使，以禮部侍郎盧價爲刑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邊光範爲禮部侍郎充職。

辛未，以右龍武統軍周密爲延州節度使。

癸酉，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奏，誅吐渾大首領白承福、白鐵匱、赫連海龍等，并夷其族凡四百口，蓋利其孳畜財寶也，人皆冤之。

甲戌，以大理少卿劇可久爲大理卿。

《資治通鑑》卷二八五 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

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

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候官。

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丙戌，靈州馮暉奏，與威州刺史藥元福於威州土橋西一百里遇吐蕃七千餘人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九月壬辰，閱諸道兵于漁陽西棗林淀。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鄆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加兼侍中，滑州節度使皇甫遇進封邠國公，相州節度使張彦澤加檢校太尉。

甲午，以權知威武軍節度使李弘達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福建節度使，知閩國事。

乙未，前商州刺史李俊賜自盡。

己亥，張彦澤奏，破蕃賊於定州界。

《資治通鑑》卷二八五 辛丑，福州排陳使馬捷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彦貞以兵百人拒之。弘達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爲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吴越。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彦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之。

癸卯，劉知遠及契丹戰于朔州，敗之。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太原奏，破契丹楊武谷，殺七千餘人。

甲辰，以天策上將軍、江南諸道都統、楚王馬希範兼諸道兵馬都元帥。

乙巳，詔安審琦率兵赴鄴都，皇甫遇赴相州。

丙午，以太子少保楊凝式爲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王延爲太子少保，前潁州團練使竇貞固爲刑部尚書。

《資治通鑑》卷二八五 丙辰，河決澶州臨黄。

《舊五代史》卷八五《少帝紀五》 十月甲子，正衙命使册皇太妃安氏。

乙丑，以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邊光範爲翰林學士，以給事中邊歸讜爲左散騎常侍，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張沆爲右諫議大夫。

《新五代史》卷九《出帝紀》 丙寅，河決原武。

辛未，杜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李守貞爲兵馬都監。

《舊五代史》卷八五《少帝紀五》 癸酉，册吴國夫人馮氏爲皇后。

乙亥，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彦韜權知侍衛司事。

《資治通鑑》卷二八五 福州使者至錢塘，吴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

壬午，遣統軍張筠、趙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州。

《舊五代史》卷八五《少帝紀五》 丙戌，鳳翔節度使、秦王李從曮

薨，輟朝，贈尚書令。

丁亥，邠州節度使李德琄卒，輟朝，贈太尉。

十一月戊子朔，以給事中盧撰爲右散騎常侍，以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陳觀爲左諫議大夫。

庚寅，樞密使、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馮玉加尚書右僕射，以皇子、鎮寧軍節度使延煦爲陝州節度使，以陝州留後焦繼勳爲鳳翔留後，以前定州留後安審琦爲邠州留後，以右僕射和凝爲左僕射。

甲午，兩浙節度使吴越國王錢弘佐起復舊任。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丙申，先遣候騎報晉兵至，遣精兵斷河橋，晉兵退保武强。南院大王迪輦、將軍高模翰分兵由瀛州間道以進。

《舊五代史》卷八五《少帝紀五》 丁酉，詔李守貞知幽州行府事。

《資治通鑑》卷二八五 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

《舊五代史》卷八五《少帝紀五》 戊申，日南至，御崇元殿受朝賀。

《資治通鑑》卷二八五 己酉，吴越兵至福州，自晉浦南潛入州城。

甲寅，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彦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

十二月丁巳朔，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彦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

《舊五代史》卷八五《少帝紀五》 己未，杜威奏，駐軍於中渡橋。

庚申，以前司農卿儲延英爲太子賓客。詔徐州符彦卿屯澶州。

辛酉，詔澤潞、鄴都、邢洺、河陽運糧赴中渡，杜威遣人口奏軍前事宜，勢迫故也。

壬戌，又遣高行周屯澶州，景延廣守河陽。

《資治通鑑》卷二八五 甲子，契丹遥以兵環晉營，内外斷絶，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彦筠謀降契丹。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丙寅，杜重威、李守貞、張彦澤等率所部二十萬衆來降。上擁數萬騎，臨大阜，立馬以受之。授重威守太傅、鄴都留守，守貞天平軍節度使，餘各領舊職。

《資治通鑑》卷二八五 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

《舊五代史》卷八五《少帝紀五》 己巳，邢州方太奏，此月六日，契丹與王師戰於中渡，王師不利，奉國都指揮使王清戰死。

庚午，幸沙臺射兔。

千申，始聞杜威、李守貞等以此月十日率諸軍降於契丹。

是夜，相州節度使張彦澤受契丹命，率先鋒二千人，自封丘門斬關而入。

癸酉旦，張彦澤頓兵於明德門外，京城大擾。

帝奉表於戎主。

甲戌，張彦澤遷帝與太后及諸宫屬於開封府，遣控鶴指揮使李榮將兵監守。

是夜，開封尹桑維翰、宣徽使孟承誨皆遇害。

己卯，皇子延煦、延寶自帳中迴，得僞詔慰撫，帝表謝之。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壬午，次赤岡。

《舊五代史》卷八五《少帝紀五》 丙戌晦，百官宿封禪寺。

開運四年、遼天禄元年（丁未、九四七）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正月丁亥朔，備法駕入汴，御崇元殿受百官賀。

戊子，以樞密副使劉敏權知開封府，殺秦繼旻、李彦紳及鄭州防禦使楊承勳，以其弟承信爲平盧軍節度使，襲父爵。

《舊五代史》卷八五《少帝紀五》 己丑，斬張彦澤於市，以其剽劫京城，恣行屠害也。

庚寅，洛京留守景延廣自扼吭而死。

辛卯，契丹制，降帝爲光禄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黄龍府安置，其地在渤海國界。

癸巳，遷帝於封禪寺，遣蕃大將崔廷勳將兵守之。

《資治通鑑》卷二八六 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

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彦韜與之俱。

癸丑，蜀主以左千牛衛上將軍李繼勳爲秦州宣慰使。

趙在禮至洛陽，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憂。」

乙卯，在禮至鄭州，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

後漢高祖部（起公元九四七年，迄公元九四八年）

《舊五代史》卷九九《高祖紀上》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諱暠，本名知遠，及即位改今諱。其先本沙陀部人也。

皇考諱珙，事後唐武皇帝爲列校，晉贈太師，追尊爲章聖皇帝，廟號顯祖，陵曰肅陵。皇妣吳國太夫人安氏，追謚章懿皇后。

天福一二年、遼天禄元年（丁未、九四七）

《舊五代史》卷九九《高祖紀上》 二月丁巳朔，契丹主具漢法服，御崇元殿受朝，制改晉國爲大遼國，大赦天下，號會同十年。

《資治通鑑》卷二八六 壬戌，蜀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刘景攻固鎮，拔之。

何重建請出蜀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州，丙寅，蜀主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

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滎澤史弘肇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

《舊五代史》卷九九《高祖紀上》 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彦威與文武將吏等，以中原無主，帝威望日隆，羣情所屬，上牋勸進，帝謙讓不允。

庚午，陝府屯駐奉國指揮使趙暉、侯章、都頭王晏殺契丹監軍及副使劉愿，暉自稱留後。契丹因授暉陝州兵馬留後，侯章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王晏爲副都指揮使，暉等不受僞命。

辛未，帝於太原宮受册，即皇帝位，制改晉開運四年爲天福十二年。

《資治通鑑》卷二八六 壬申，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

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

《舊五代史》卷九九《高祖紀上》 丁丑，磁州賊帥梁暉據相州。

《資治通鑑》卷二八六 戊寅，帝還至晉陽。

《舊五代史》卷九九《高祖紀上》 己卯，帝遣都將史弘肇率兵討代州，平之。

庚辰，權晉州兵馬留後張晏洪奏，軍亂，殺知州副使駱從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以城歸順。

辛巳，權陝州留後趙暉、權潞州留後王守恩，並上表歸順。

癸未，澶州賊帥王瓊與其衆斷本州浮橋，瓊敗，死之。

《册府元龜》卷二五《符瑞四》 乙酉，陽曲縣令崔握遣主簿吕光鄴進白兔壹隻。

《舊五代史》卷九九《高祖紀上》 三月丙戌朔，詔河東管内，自前税外，雜色徵配一切除放。

是日，契丹主坐崇元殿行入閤之禮，契丹主以舅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八六 戊子，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辛卯，高允權奉表來降。帝諭允權聽周密詣行在，密遂棄東城來奔。

壬辰，高彦詢以丹州來降。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蝦浦。

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宫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

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磁州帥梁暉以相州降漢，己酉，命高唐英討之。

《資治通鑑》卷二八六 庚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

《舊五代史》卷九九《高祖紀上》 辛亥，吐渾節度使王義宗加檢校太尉，以前忻州刺史秦習爲耀州團練使。

癸丑，以北京副留守、檢校司徒白文珂爲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四月丙辰朔，發自汴州，以馮道、李崧、和凝、李濬、徐台符、張礪等從行。次赤岡，夜有聲如雷，起於御幄，大星復隕於旗鼓前。

《新五代史》卷一〇《高祖紀》　己未，右都押衙楊邠爲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樞密副使。

契丹陷相州，殺梁暉。

《舊五代史》卷九九《高祖紀上》　庚申，以石州刺史易全章爲洺州團練使，以前遼州刺史安真爲宿州團練使，以嵐州刺史孟行超爲潁州團練使，以汾州刺史武彦弘爲曹州防禦使，以前憲州刺史慕容信爲齊州防禦使，以遼州刺史薛瓊爲亳州防禦使，以沁州刺史李漢韜爲汝州防禦使。

癸亥，册魏國夫人李氏爲皇后。

《新五代史》卷一〇《高祖紀》　甲子，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觀察推官蘇禹珪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乙丑，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取潞州。

《舊五代史》卷九九《高祖紀上》　丙寅，以權知潞州軍州事、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爲潞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權點檢延州軍州事高允權爲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岢嵐軍使鄭謙爲忻州刺史，遥領應州節度使，充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

丁卯，以河東都巡館驛、沿河巡檢使閻萬進爲嵐州刺史，領朔州節度使，充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

戊辰，權河陽留後武行德以城來歸。

《資治通鑑》卷二八六　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

辛未，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

《舊五代史》卷九九《高祖紀上》　甲戌，潞州節度使王守恩加檢校太尉，以前棣州刺史慕容彦超爲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

《資治通鑑》卷二八六　乙亥，鳳州防禦使石奉頵舉州降蜀。

《舊五代史》卷九九《高祖紀上》　丙子，契丹主耶律德光卒於鎮之欒城。趙延壽於鎮州自稱權知國事。

《資治通鑑》卷二八六　帝之自壽陽還也，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爲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

丁丑，復取承天軍。

《遼史》卷五《世宗紀》　戊寅，梓宫次鎮陽，即皇帝位於柩前。

《舊五代史》卷九九《高祖紀上》　辛巳，陝州節度使趙暉加檢校太尉，華州節度使兼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侯章加檢校太傅，以陝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兼絳州防禦使王晏爲晉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以丹州都指揮使、權知軍州事高彦珣爲丹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八六　或説趙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下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

《遼史》卷五《世宗紀》　甲申，次定州，命天德、朔古、解里等護梓宫先赴上京。太后聞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五月乙酉朔，契丹所署大丞相、政事令、東京留守、燕王趙延壽爲永康王兀欲所繫，既而兀欲召蕃漢臣僚於鎮州牙署，矯戎王遺詔，命兀欲嗣位，於是發哀成服。

辛卯，詔取五月十二日車駕南幸。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馬希廣，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内外諸司事。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立。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甲午，以判太原府事劉崇爲北京留守，命皇子承訓、武德使李暉大内巡檢。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乙未，〔劉〕彦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馬希廣〕。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丙申，帝發河東，取陰地關路幸東京。

丁酉，史弘肇奏，澤州刺史翟令奇以郡來降。

契丹所署汴州節度使蕭翰迎郇國公李從益至東京，請從益知南朝軍

國事。

己亥，蕭翰發離東京北去。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辛丑，帝至霍邑。

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蕭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環，燒鐵灼之，腹爛而死。

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己赴恒州。

壬寅，翰及劉晞辭行，從益餞於北郊。

甲辰，帝至晉州。

契丹主以安國節度使麻荅爲中京留守，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爲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於恒州，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隨。乙巳，發真定。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戊申，車駕至絳州，本州刺史李從朗以郡降。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辛亥，帝至陝州，趙暉自御帝馬而入。

壬子，至石壕，汴人有來迎者。

六月甲寅朔，蕭翰至恒州。

《遼史》卷五《世宗紀》 次南京，五院夷離堇安端、詳穩劉哥遣人馳報，請爲前鋒；至泰德泉，遇李胡軍，戰敗之。上遣郎君勤德等詣兩軍諭解。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乙卯，吴越忠獻王弘佐卒。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契丹河中節度使趙贇起復河中節度使。

丙辰，車駕至洛，兩京文武百僚自新安相次奉迎。郇國公李從益、唐明宗淑妃王氏皆賜死於東京。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戊午，帝發洛陽。

辛酉，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

甲子，帝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

丙寅，吴越王弘倧襲位。

戊辰，帝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己巳，詔青州、襄州、安州復爲節鎮，曹、陳二州依舊爲郡。

壬申，北京留守劉崇加同平章事。

甲戌，詔：「文武臣僚，每遇内殿起居，輪次上封事。」

丁丑，以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卒輟視朝三日。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契丹主德光命奉國都指揮使南宫王繼弘、都虞候樊暉以所部兵戍相州，彰德節度使高唐英善待之。

唐英聞帝南下，舉鎮請降，使者未返，繼弘、暉殺唐英。繼弘自稱留後，遣使告云唐英反覆，詔以繼弘爲彰德留後。庚辰，以暉爲磁州刺史。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七月己丑，以御史中丞趙上交爲太僕卿，以户部侍郎邊蔚爲御史中丞。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甲午，以馬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

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他鎮。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爲歸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守貞爲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庚子，以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岐國公符彦卿爲兖州節度使，加兼侍中。以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師王周爲徐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許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劉重進爲鄧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兖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安審琦爲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莒國公李從敏爲西京留守，加同平章事。以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侯益依前鳳翔節度使，加兼侍中。

辛丑，故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譙國公劉昫贈太保。

甲辰，華州節度使侯章、同州節度使張彦威、涇州節度使史威，並加檢校太尉。以晉昌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劉銖爲青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白文珂爲鄆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青州節度使楊承信爲安州節度，加檢校太傅。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信、許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並加檢校太尉。

庚戌，以司天監任延皓爲殿中監，以司天少監杜昇爲司天監。

閏月辛酉，以左衛上將軍皇甫立爲太子太師致仕。

乙丑，禁造契丹樣鞍轡、器械、服裝。

丙寅，唐故樞密使郭崇韜贈中書令，故河中節度使安重誨贈尚書令，故華州節度使毛璋贈侍中，故汴州節度使朱守殷贈中書令。

丁卯，故青州節度楊光遠贈尚書令，追封齊王，仍令所司追謚立碑。

庚午，以前延州留後薛可言爲宣徽北院使，以監察御史王度爲樞密直學士。新授宋州節度使杜重威據鄴都叛，詔削奪重威官爵，貶爲庶人。以高行周爲行營都部署，率兵進討。

辛未，以權樞密使楊邠爲樞密使，加檢校太傅，以權樞密副使郭威爲副樞密使，加檢校太保，以權三司使王章爲三司使，加檢校太傅。

壬申，故晉昌軍節度使趙在禮贈中書令，故曹州節度使石贇贈侍中，故滑州節度使皇甫遇贈中書令。故同州節度使劉繼勳、故貝州節度使梁漢璋，皆贈太尉，故宣徽使孟承誨贈太保。

丁丑，有彗出於張，旬日而滅。

己卯，陝州節度使趙暉加階爵，晉州節度使王晏加檢校太尉，河陽節度使武行德加階爵，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加檢校太尉。鄧州節度使常思加檢校太尉，移鎮潞州。

庚辰，追尊六廟，以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爲不祧之廟，高曾已下四廟，追尊謚號，已載於前矣。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辛巳，契丹主兀欲遣騎至恒州，召前威勝節度使兼中書令馮道、樞密使李崧、左僕射和凝等，會葬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略】漢兵奪契丹守門者兵擊契丹。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八月壬午朔，鎮州駐屯護聖左廂都指揮使白再榮等，逐契丹所命節度使麻答，復其城，麻答與河陽節度使崔廷勳、洛京留守劉晞，並奔定州。馳驛以聞。

《遼史》卷五《世宗紀》 尊母蕭氏爲皇太后，以太后族剌只撒古魯爲國舅帳，立詳穩以總焉。

癸未，始置北院樞密使，以安搏爲之。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庚寅，以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爲邢州節度使。

辛卯，詔恒州復爲鎮州，順國軍復爲成德軍。

乙未，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爲鎮州留後。

丙申，詔天下凡關賊盜，不計贓物多少，案驗不虛，並處死。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希尊自永州來奔喪，乙巳，至趺石。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丙午，以吐渾府節度使、檢校太尉王義宗爲沁州刺史，依前吐渾節度使。

己酉，以刑部尚書竇貞固爲吏部尚書。

是日，薛懷讓奏，收復邢州，殺僞命節度副使、知州事劉鐸。

庚戌，文武百僚上表，請以二月四日降誕日爲聖壽節，從之。

《遼史》卷五《世宗紀》 九月壬子朔，葬嗣聖皇帝於懷陵。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甲子，宰臣蘇逢吉兼户部尚書，蘇禹珪兼刑部尚書。

丁卯，以吏部侍郎、權判太常卿事張昭爲太常卿。

《遼史》卷五《世宗紀》 行柴册禮，羣臣上尊號曰天授皇帝。大赦，改大同元年爲天禄元年。追謚皇考曰讓國皇帝。以安端主東丹國，封明王，察割爲泰寧王，劉哥爲惕隱，高勳爲南院樞密使。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戊辰，故易州刺史郭璘贈太傅。

甲戌，宰臣蘇逢吉加左僕射、監修國史，蘇禹珪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以吏部尚書竇貞固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以翰林學士、行中書舍人李濤爲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

戊寅，詔以杜重威叛命，取今月二十九日暫幸澶、魏。

己卯，以前樞密使李崧爲太子太傅，以前左僕射和凝爲太子太保。

庚辰，車駕發京師。

《册府元龜》卷一一四《巡幸三》 十月壬午，次長垣。

癸未，幸遽伯玉廟，駐蹕，賜臣僚酒。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以太子太保李鱗爲司徒，以太子太傅盧文紀爲太子太師，以前磁州刺史李穀爲左散騎常侍。

《新五代史》卷一〇《高祖紀》 甲申，次韋城，赦河北。

《册府元龜》卷一一四《巡幸三》 丙戌，次澶淵。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壬辰，日有黑子如鷄卵。

丙申，以相州留後王繼弘爲相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戊戌，帝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丙午，詔都部署高行周督衆攻城，帝登高阜以觀之，時衆議未欲攻擊，副部署慕容彦超堅請攻之。是日，王師傷夷者萬餘人，不克而退。

十一月壬子，雨木冰。

癸丑，日南至，從官稱賀於行宫。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丙辰，内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己未，湖南奏，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叛。

辛酉，雨木冰。

壬申，杜重威上表請命。

癸酉，雨木冰。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杜重威之叛，觀察叛官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

乙亥，重威子弘璉來見。

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即晉之宋國長公主也，帝復遣入城。

丁丑，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存者皆尪瘠無人狀。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己卯，以許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爲宋州節度使、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信爲許州節度使、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澶州節度使慕容彦超爲鄆州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前定州節度使李殷爲貝州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郭從義爲澶州節度使。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十二月辛巳朔，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李洪信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以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尚洪遷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丙戌，車駕發鄴都歸京。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爲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宣徽使韓保貞爲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

辛卯，皇子、開封尹承訓卒。

癸巳，帝至大梁。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甲午，以皇子、開封尹承訓薨廢朝三日。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乙未，追立皇子承訓爲魏王。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丁酉，帝舉哀於太平宫。

庚子，司徒李鱗薨。

辛丑，以前鄜州節度使郭謹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

戊申，宿州奏，部民餓死者八百六十有七人。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己酉，鮑脩讓傳李孺贇首至錢塘，吴越王弘倧以丞相山陰吴程知威武節度事。

内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倧惡之。

庚戌晦，弘倧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己，與其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戎服執兵入，【略】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俶。」

乾祐元年、遼天禄二年（戊申、九四八）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正月辛亥朔，帝不受朝賀。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乙卯，大赦，改元。

己未，帝更名暠。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辛酉，詔：「諸道行軍副使、兩使判官並不得奏薦，帶使相節度使許奏掌書記、支使、節度推官。不帶使相節度使，只許奏掌書記、節度推官。其防禦團練判官、軍事判官等聽奏。所薦州縣官，帶使相節度使許薦三人；不帶使相二人，防禦、團練、刺史一人。」云。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壬戌，吴越王弘俶遷故王弘倧於衣錦軍

私第。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甲子，帝不豫。庚午，以前宗正卿石光贊爲太子賓客，以太僕卿趙上交爲祕書監。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趙匡贊不俟李恕返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丁丑，帝崩於萬歲殿，時年五十四，祕不發喪。